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二册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二册目次

史部・別史類

宋史新編二百卷附錄一卷

（三）

〔明〕柯維騏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宋史新編二百卷》提要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四

明南京戶部主事

呂大防 [illegible] 劉摯

呂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蕡比部郎中通葬藍田遂家焉大防進士及第調馮翊簿永壽令縣無井遠汲於澗大防疏泉為渠民賴之號呂公泉歷官權鹽鐵判官英宗立自太常博士與范純仁並命為監察御史裏行疏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望者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得謝退外國驕慢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埸

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京師大水陳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遼夏連謀盜賊恣行群情失職刑罰失平時議濮王稱考又奏人君臨御之始宜有至公大義厭服天下以結其心今大臣欲加非正之號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所以結天下心也章累上出知休寧縣神宗立歷知制誥州知延州環慶兵亂落知制誥知臨江軍數月徙知華州除龍圖閣待制知秦州元豐初徙永興彗星求言陳三說九宜曰治本曰緩末曰納言養民教士重穀此治本之宜三也治邊治兵此緩末之宜二也廣受言之路

寬優官之罰恕誹謗之罪容異同之論此納言之宜歷
也進直學士居數年知成都府哲宗立召爲翰林學士
權開封府遷吏部尚書元祐元年拜尚書右丞進中書
侍郎封汲郡公三年超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哲
宗年益壯大防以勸學爲急撫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
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哲宗御邇英閣召
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于慶曆所論祖宗家法大防因推
廣以進曰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祖宗以來皆朝
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仁宗
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代

宮闈多不肅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
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
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
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
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
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此尚禮之法也
前代多深於用刑本朝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
法也至於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玉器不貴異味此
皆祖宗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當行家
法足以爲天下大防朴厚惷直不植朋黨與范純仁並

位同心戮力以相王室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
嫁怨以邀聲譽凡八年始終如一懇乞避位宣仁后曰
上方富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
未果而后崩爲山陵使復命以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
大夫知潁昌府尋改永興軍使便其鄉社紹述說行連
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信豐而病語其子
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尚有遺種遂卒年
七十一大防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游目燕居
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如神宗常目送之與大忠及
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昏喪祭一本於古關

中言禮學者推呂氏嘗爲鄉約淳俗爲敎焉徽宗立復
其官高宗又復大學士贈太師宣國公謚正愍
大忠字進伯第進士簽書定國軍判官熙寧中王安石
議遣使立緣邊封溝大忠與范育俱辭行大忠陳
五不可以爲恩信不洽必致生患罷不遣令與劉忱使
契丹議代北地會遭喪起復知代州換西上閤門使知
石州契丹復使蕭禧來求代北地神宗召執政與大忠
忱議知不可奪議卒不決罷忱還三司大忠亦終喪制
其後竟以分水嶺爲界焉元豐中爲河北轉運判官上
生財養民十二事徙提點淮西刑獄時河決飛蝗爲災

大忠入對極論之詔歸故官元祐初歷知秦州進寳文
閣待制馮湝以進士舉首入幕府自稱狀元大忠曰狀
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既爲判官則不可今科舉之
習既無用脩身爲己之學不可不勉又教以臨政治民
之要湝自以爲得師謝良佐教授州學大忠每過之聽
講論語必正襟斂容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紹
聖二年加寳文閣直學士知渭州有以秦渭之事大忠
奏對欲以計徐取横山不求近功既而鍾傅城安西王
文郁亦用事章惇曾布主之大忠議不合又乞以所進
職爲大防量移惇布陳其所言與元祐時異徙知同州
旋降待制致仕卒詔復學士官佐其葬

大鈞字和叔父蕡六子五登科大鈞第三子也中乙科
調秦州右司理參軍歷諸王宮教授求監鳳翔船務制
改宣義郎會伐西夏鄜延轉運司檄爲從事既出塞轉
運使李稷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大鈞請於种諤
諤曰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一劍
耳大鈞性剛直即曰朝廷出師去塞未遠遂斬轉運使
無君父乎諤意折强謂大鈞曰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
禍矣大鈞怒曰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諤
乃許稷還是時微大鈞盛氣譙諤稷且不免未幾卒年
五十二大鈞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說尤喜講明井田兵
制謂治道必自此始悉撰次爲圖籍可見於用雖皆本
於載而能自信力行載每歎其勇爲不可及

大臨字與叔學于程頤通六經尤邃於禮嘗論選舉欲
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區
別能否脩辟法以興能備用嚴擧法以覈實得人制考
法以責任考功庶幾可以漸復古矣富弼致政于家爲
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內則論道于朝外
則主教于鄉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
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謝
之元祐中爲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
學脩身如古人可備勸學未及用而卒

劉摯字莘老東光人十歲而孤鞠於外氏就學東平因
家焉嘉祐中擢甲科歷冀州南宮令與信都令李沖清
河令黃莘皆以治行聞人稱爲河朔三令宗擢檢正中
書禮房默默非所好也才月餘爲監察御史裏行欣然
就職未及陛對即奏論亳州獄數事及入見神宗面賜
褒諭因問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
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
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

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
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其有愛君憂國者皆無以容於
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為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為流俗
此以彼為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為可恥嗜利者以守道
為無能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願陛下虛心平聽
審察好惡使會於大中之道又論率錢助役十害會御
史中丞楊繪亦言其非安石使張琥作十難詰之琥辭
不為司農曾布請為之且劾摯繪欺誕懷向背詔問狀
繪懼謝罪摯奮曰為人臣豈可厭於權勢使天子不知
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且曰臣所向者義所

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語甚激切不報摯明
日復上疏曰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
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至
於求水利行淤田併州縣興事起新難以徧舉其議財
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歷日
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今西夏之款未入反
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
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
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
竄摯嶺外神宗不聽但謫監衡州鹽倉繪出知鄭州琥

亦洛職摯乞詣鄆還葬然後赴職所許之久之簽書
南京判官會司農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河渡
法收淨利併及南京閼伯微子廟摯歎曰一至於此往
語留守張方平方平瞿然託摯爲奏閼伯遷商丘主
祀大火火爲國家盛德所乘微子開國此地本朝受命
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
患乞留三廟以慰邦人奏之帝謂慢神辱國莫甚
於斯詔悉從舊入同知太常禮院元豐初再遷右司郎
中初宰掾多於執政分廳時請閑白事多持兩端伺意
指摯始請以公禮聚見其決可否或不便者所請坐以

事罷歸明年起知滑州哲宗即位擢至侍御史講筵進
讀至仁宗不避庚戌臨奠張士遜侍讀曰國朝故事多
避國音國朝角音木也故畏庚辛哲宗問果當避否摯
進曰陰陽拘忌聖人不取如正月祈穀必用上辛此豈
可改也漢章帝以反支日受章奏唐太宗以辰日哭張
公謹仁宗不避庚戌日皆陛下所宜取法哲宗然之又
疏蔡確罪大略有十論章惇凶悍輕侻無大臣體皆罷
去初神宗更新學制有司立為約束過於煩密摯上疏
曰學校為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之所雖
群居衆聚師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焉治天下

者過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以應乎上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爲而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頗罷其制又請雜用經義詩賦取士復賢良方正科能常平免役引朱光庭王巖叟爲言官執憲數月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包拯呂誨元祐元年擢御史中丞遷進尚書左丞中書侍郎遷門下侍郎摯與同列奏事論人才摯曰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勢改變此小人也終不可用六年拜尚書右僕射摯性陗直觸機輒發不爲利怵

威誘子弟親戚入官皆令赴銓部以俗調選未嘗以干朝廷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爲朋讒奇中先是邢恕謫官永州摯故與恕善答書有第往以俟休復之語鄭雍楊畏方交章擊摯遂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語出周易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之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爲牢籠之計以冀後福以觀文殿學士罷知鄆州七年徙大名又爲雍等所遏徙知青州紹聖初來之邵周秩論摯變法棄地罪再貶光祿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將行語諸子曰

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止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於色無一言及遷謫四年陷邢恕之誘貶新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惟一子從數月以疾卒年六十八摯嘗論列文及甫又論其父彥博不可爲三省長官故止爲平章重事彥博既致仕及甫自權侍郎以脩撰補外母喪將除摯與呂大防猶當國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當塗猜怨於鷹揚者益深其徙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爲寒心粉昆者世以駙馬都尉爲粉侯韓嘉彥尚主以兄

忠彥爲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碩蔡渭渭上書訟摯及大防等十餘人陷其父確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爲證時章惇蔡卞誣造元祐諸人事不已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爲摯有廢立謀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安惇蹇序辰雜治及甫託其亡父言以眇躬指上以昭比摯粉謂王巖叟面白如粉昆謂梁燾字況之況猶兄也又問實狀但云疑其事勢如此會摯卒京奏不及考驗遂免其子官與家屬徙英州凡三年死於瘴者十人徽宗立詔反其家屬得歸葬遂貶及甫于渭於嶺外復摯中大夫蔡京當爲相除朝散大夫後又復觀文殿大學士大

中大夫紹興初贈少師謚忠簡嘗著書自幼至老未
釋卷家藏書多自讎校少好禮學晚好春秋其教子孫
先行實後文藝毎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
足觀矣子玫能爲文章遺墨皆爲竹柘洛家居避禍以
壽終

蘇頌字子容南安人父紳葬丹陽因家焉第進士歷知
江寧縣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脩委以政曰子容
處事精審脩不復省矣皇祐五年召試館閣校勘同知
太常禮院選集賢校理富弼與韓琦爲相同表其廉退
以知潁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頌待之以禮至忠

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公與韓
魏公耳歷擢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知審刑院時知金
州張仲宣坐枉法贓罪至死法官援例杖脊黥配海島
頌對神宗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雖其人無
可矜所重者汙辱衣冠耳乃免杖黥流海外遂爲定法
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擢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
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陳条法制未敢具草
次至李大臨亦封還於是並落知制誥歸工部郎中班
歲餘知婺州方泝桐廬江水暴迅舟横欲覆母在舟中
幾溺矣頌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母甫及岸舟乃覆
人以爲純孝所感徙亳州加集賢院學士知應天府及
吏三赦大臨還侍從頌纔授祕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吳
越饑選知杭州及脩兩朝正史轉右諫議大夫使契丹
遇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爲是頌曰曆家
筭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
刻則屬子時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北人
以爲然使還以奏神宗嘉曰卿所對殊善因問其山川
人情向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
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昔漢武帝自謂高皇
帝遺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

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
宗每讀貞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
七州歸于有司由此觀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
之盛衰也頌意蓋有所諷神宗然之元豐初權知開封
府有獄連祥符令李純頌置不治御史舒亶糾其故縱
貶祕書監知濠州後又被譖在開封時寬國子博士陳
世儒夫婦重獄逮御史臺神宗察非頌罪猶坐泄獄情
罷郡未幾知河陽改知滄州入辭帝曰朕知卿久然每
欲用輙爲事奪命也夫卿直道久而自明頌頓首謝召
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因陛對神宗謂頌曰契丹通

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欲有所[illegible]不
朕早成此書耶書成帝讀序引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賜
名曰魯衛信錄除吏部侍郎遷光祿大夫元祐初遷吏
部尚書兼侍讀奏謂人主聰明不可有所嚮有則偏偏
則為患大矣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無不治帝進
讀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人主之意既又請別
製渾儀因命頌提舉頌既邃於律曆以吏部令史韓公
廉曉算術有巧思奏用之授以古法刪此未有也遷翰
林學士承旨五年擢尚書左丞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
門下侍郎賈易除知蘇州頌言易以御史名敢言既為

監司矣今因赦令及下遷為州不可爭論未決諫官楊
畏來之邵謂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罷為觀文殿大
學士集禧觀使繼出知揚州徙河南府辭不行告老以中
太一宮使居京口紹聖四年拜太子少師致仕方頌執
政時見哲宗年幼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每
大臣奏事但取決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
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貶
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
議此老徽宗立進太子太保爵累趙郡公卒年八十二
贈司空頌器局閎遠不與人較短長以禮法自持雖

奉養如寒士自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星
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尤明典故嘗議貢舉欲先
行實而後文藝庶幾復鄉貢里選之遺論者韙之
范純仁字堯夫以父任為太常寺太祝登進士第調知
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辭時胡瑗孫復石介李
覯皆在仲淹門純仁從之游講肄至夜分不寢置燈帳
中帳頂如墨父沒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諭民
植桑有罪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號著作林歷
江東轉運判官召為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會議濮王
典禮純仁言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論奏

不聽純仁還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書尊
王為皇夫人為后純仁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
出房闥恐異日為權臣矯託之地尋詔罷追尊起純仁
就職純仁請出不已遂通判安州改知蘄州歷京西提
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以陝西城郭兵
食為問純仁勸帝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為他
日意外患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奏言
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
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
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帝曰卿

書論事宜爲朕條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乃作尚書解
以進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疏
遠小臣咨訪純仁言小人知小忘大貪近昧遠其言不
可不察又論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
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
己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
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益確執
政遣人諭留已擬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
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凡所上章語多激切帝悉不
付外純仁錄申中書安石乞加重貶帝不從命知河中

府徙成都路轉運使純仁戒州縣未得遽行新法安石
怒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過闕
入對帝曰卿父在慶著威名今可謂世職卿隨父既久
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揣帝有功名心即對曰臣儒
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
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
開拓侵攘願別謀帥臣帝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顧不肯
爲朕悉心爾遂行環州种古執熟羌爲盜流南方過慶
呼冤純仁以爲非盜也古避罪譁訟詔御史治于寧
州純仁就逮民萬數遮馬涕泗不得行至有自投于河
者獄成古以誣謫亦加純仁以他過黜知信陽軍移齊
州丐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復知河中哲宗立復直
龍圖閣知慶州召爲右諫議大夫以親嫌辭改天章閣
待制兼侍講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爲政將
盡改熙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
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
不必謀自己出光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
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元
祐初進吏部尚書數日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拜尚書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

士風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既而中止
純仁請置往咎而念其私情鄧綰帥淮東言者斥之不
已純仁言臣嘗爲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非爲綰也綰
既左降不宜錄人之過太深宣仁后嘉納因下詔前日
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王覿言事忤旨純仁慮朋黨
將熾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未解純仁曰朝臣本
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
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曆柄任各舉所
知常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
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

之禍乎鍊歐陽脩朋黨論以進知漢陽軍吳處厚上蔡
確車蓋亭詩以爲謗訕廷議欲寘確于法唯純仁與左丞
王存以爲不可爭之未定用太師文彥博欲貶於嶺嶠
純仁謂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荊棘近七十
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確新州命下
純仁於宣仁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
字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此
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
也不能無損焉又與王存諫於哲宗退而上疏確卒貶
新州大防奏確黨人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諫朋黨難

辨恐誤及善人退復上疏論之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
世交章擊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明年以觀文殿學
士知潁昌府歷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曰或謂卿必
先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
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宣仁后寢疾召純仁曰
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
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
盡忠宣仁后崩哲宗親政所用二三大臣皆從中出侍
從臺諫官亦多不由進擬純仁言陛下初親政四方拭
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
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又群小力排宣
仁后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
明共鑒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以仁宗禁言明肅
垂簾事詔告上之李清臣殿試策問爲紹述之說蘇轍
奏辨引漢昭變法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
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
史無貶辭轍殆非謗也且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叱奴僕
右丞鄧潤甫越次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純
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爲少霽轍平日與純
仁多異至是乃服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純仁凡薦引

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或曰爲宰
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
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耶帝既召相章惇純仁
堅請去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府
徙河南府又徙陳州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
惇先期阻其事純仁聞而憂憤上疏爲申理且曰臣曾
被大防等排斥陛下所親見臣之激切蓋仰報聖德耳
惇不悅詆爲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
副使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
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

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illegible]
諸子怨悼純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純仁出
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惟維貴均州其子
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役
法與光異議爲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
朝論事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有愧心而生
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居三年徽宗即位即日
授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諭
意虛相位以待不數月連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
使賜以優詔又遣中使賜茶藥促入覲純仁乞歸許養

疾帝不得已許之因遣上醫視疾復從所請賜章服酬
醫疾革口占遺表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爲恨疆場未解
嚴爲憂凡八事卒年七十五詔厚賻官給其葬贈開府
儀同三司謚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純仁夷
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爲
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在洛與司馬光諸賢爲眞率會
脫粟一飯酒數行而已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
子恩多先踈族稱古之獄不少於舊且念先世契誼[illegible]
撫之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
戒子弟曰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

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戒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
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
爾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
德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子正平正思
正平字子夷有學行父卒詔特增恩澤正平推與幼弟
紹聖中爲開封尉與蔡京有隙及當國乃言正平繑撰
父遺表又言李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二聖虛佇之
意遂逮御史獄捕楚甚苦驗皆實獄遂解正平羈管象
州之儀羈管太平州正平家偏死者十餘人會赦得歸
頻昌居君益爲守取所賜碑額求所居爲忠直坊二子

竟撤去之正平晚益工詩著荀里退居編以壽終
論曰呂大防劉摯蘇頌范純仁咸先朝宿德負忠直之
望元祐相繼秉政殆不媿溫公中入公矣然調停回河西
邊之議蘇轍於呂劉非滿焉故曰知者千慮必有一失
二人並爲姦邪所構死於竄豈不寃哉純仁雖不能如
頌之無咎然皆被眷徽宗以壽終牖下何四賢之禍福
若是殊也申包胥曰人衆勝天天定勝人係於所遺焉
耳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四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王存　孫固　趙瞻　傅堯俞

王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年十二辭親從師于江西五年始歸登進士第由簿令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存故與王安石厚安石執政論事多不合在三館歷年不少貶以干進累上書陳時政因及大臣無所附麗皆時人難言者元豐初神宗察其忠實無黨累擢右正言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判太常寺論熙寧以來群臣緣論事得罪或註誤被斥者宜隨材召擢語合

上意收拔者甚衆又言赦令出上恩而議法治獄者乞不以赦降原減官司禁謁本防請託而弔死問疾一切杜絶皆非便執政不悅五年遷至兵部尚書轉戶部元祐初連遷尚書左右丞蔡確以詩怨訕存與范純仁欲薄其罪確再貶新州存亦爲確罷知蔡州蓋存初轉兵部確力也人善其能損怨云又知揚州進至資政殿學士召爲吏部尚書時朋黨之論寖熾存爲哲宗言慶曆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脩爲黨賴仁宗聖明不爲所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復與任事者忤除知大名府改知杭州紹聖初請老提舉崇禧觀遷右正議大夫致仕舊制當得東宮保傅[illegible]存[illegible]嘗議還西夏使地故殺其恩典既而降通議大夫卒年七十九贈左銀青光祿大夫存性寬厚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其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孫固字和父管城人登進士第始仕州縣爲宰相韓琦所知歷官潁王宮侍講潁王爲皇太子又爲侍讀即位擢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种諤取綏州固上言兵凶器也動不可妄妄動將有悔大臣惡其說出知澶州還復領銀臺封駁兼侍讀判少府監神宗問王安石可

相否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其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凡四問皆以此對及安石當國更法度固數議事不合又極陳青苗非便時議修僖祖爲始祖固議曰漢高以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爲始封光武中興不敢祖舂陵而祖高帝宋有天下傳之萬世太祖功也請以爲始祖而別爲僖祖立廟禘祫之日奉祧主東向以伸其尊韓琦是其議而安石主僖祖語在禮志出知眞定府召入知開封府進至樞密直學士元豐初同知樞密院事議者告夏人幽其主帝欲西討固數

言擧兵易解禍難以不得已而詰其罪漸伐之分裂其
地使其酋長自守焉帝笑曰此眞酈生之說爾其後師
果無功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爲迂今悔無及矣改太中
大夫樞密副使進知院事以疾避位以觀文殿學士知
河陽尋奉祠哲宗立歷拜門下侍郎復知樞密院事累
官右光祿大夫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溫靖
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
不爲人所疾害嘗曰人當以聖賢爲師一節之士不足
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傅堯俞銘
其墓曰司馬公之淸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

者也世以爲確論紹聖時奪遺澤元符列黨籍徽宗以
固嘗爲神宗宮僚特出籍悉還所奪

趙瞻字大觀永城人父剛太子賓客徙鳳翔之盩厔瞻
登進士第初歷州縣有惠政治平初自都官員外郎除
侍御史上疏曰英斷獨化人主至權也審至權者當士
以天下之大公揆以天下之正論如是而後權可一也
英宗稱善時議追崇濮王瞻引漢師丹董宏事力爭會
使契丹及還聞呂誨等以諫濮議罷乞與同貶不報趣
入對英宗曰卿欲就龍逢比干之名孰若効伊尹傅說
我聽言使不收奉詔使朝廷有同罪異罰之譏遂通判
汾州神宗即位累遷開封府判官神宗問卿知靑苗法
便乎對曰靑苗法唐行於季世擾擾中揩民財誠便今
欲爲長久計愛養百姓誠不便初王安石欲瞻助己使
其黨餌以知雜御史瞻不應由是出爲陝西轉運副使
改永興軍轉運使以親老請知同州歷知汾州哲宗立
擢至樞密直學士同知院事初元豐中河決小吳北注
界河東入于海神宗詔東流故道淤高理不可回其勿
復塞乃開大吳以護北都至是都水王令圖請還河故
道瞻同爭之不能役如瞻議瞻又奏廢渠陽軍紓荊湖
之力乞詔諭西夏使歸永樂遺民夏人聽命卒年七十

二太皇太后語輔臣曰惜哉忠厚君子也車駕親臨贈
銀靑光祿大夫謚懿簡紹聖中追奪所贈官列于黨籍
瞻著春秋論二十卷史記牴牾論五卷唐春秋五十卷
奏議十卷文集二十卷西山別錄一卷

傅堯俞字欽之濟源人十歲能爲文未冠登第石介每
過之未嘗不在介曰少年不以游戲爲娛何也堯俞曰
性不喜囂雜介奇之歷知新息縣累遷太常博士嘉祐
末爲監察御史仁宗春秋高堯俞請建儲以慰天下望
及英宗爲皇子有司闕供饌堯俞言非所以隆親親也
國本也於是詔供具甚厚英宗即位轉殿中侍御史遷

起居舍人内侍任守忠讒間兩宮堯俞諫皇太后曰天
下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亦無大於受天下以
公見皇帝以明睿之資貫通古今而受人之天下于如
誅竄讒人則慈孝之隆矣於是皇太后還政遂守
忠堯俞言於帝曰皇太后給事左右之人宜頗錄勤勞
少加恩惠上慰母后下安反側遷右司諫同知諫院帝
眷遇堯俞嘗問曰多士盈庭孰忠孰邪堯俞曰大忠大
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帝納其言大臣議濮
王稱皇考堯俞與侍御史呂誨抗論凡十餘疏遂易考
稱親堯俞又言親非父母而何夫恩義存亡一也先帝

既以陛下爲子當是時設濮王尚無恙陛下得以父名
之乎又因水災言簡宗廟則水不潤下今以濮王爲皇
考於仁宗之廟簡孰甚焉俄命堯俞與趙瞻使契丹比
還呂誨等皆以諫濮議罷堯俞請同貶遂出知和州神
宗即位徙知廬州熙寧三年至京師王安石素與之善
方行新法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
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爲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平
生未嘗好欺敢以爲告安石愠之但授直昭文館權鹽
鐵副使俄出爲河北轉運使改知江寧府徙許州河陽
徐州再歲六移官困於道路知不爲時所容請祠先是

徐人告有談天文休咎者堯俞坐不即捕削官職稍起
監黎陽縣倉草場郡掾行縣堯俞從衆出迎盡禮守爲
遣他吏代上出納堯俞不可曰居其官安得曠其職凡
十年哲宗立召知明州召入遷侍御史中丞奏言人才
有能有不能如使臣補闕拾遺以輔盛德明善攻失以
平庶政舉直措枉以正大臣臣雖不才敢不盡力若使
窺人陰私抉人細故則非臣所能亦非臣之志也御史
張舜民以言事罷堯俞請留不聽遂以龍圖閣待制知
陳州未幾復舊職而前宰相蔡確坐詩訕謗貶新州宰執
侍從以下罷者七八人御史府爲之一空堯俞曰確之

黨甚者固宜逐餘可一切置之且言以陛下盛德乃
於此不能平頗聽之如蚊虻過耳無使有纖微之忤以
奸太和之氣事至以無心應之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
遐福也進吏部尚書兼侍讀元祐四年拜中書侍郎六
年卒年六十八哲宗與太皇太后哭臨之太皇太后語
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
以相遽至是乎贈銀青光祿大夫諡獻簡坐元祐黨奪
贈諡後黨錮解下詔褒贈錄其子堯俞厚重言寡不設
城府人自不忍欺論事君前略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
有矜異色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之德人所難兼

者於欽之見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
溫是爲難爾從孫祭見忠義傳
論曰方王安石得君當國平生交游誰無希望王存孫
固趙瞻傅堯俞寧悔舊好終不肯依阿受其誘餌及與
政多獻替然一切持平無或矯激至謂蔡確不宜深罪
與范純仁彭汝礪所見皆同何上識者非之諫也羅仲
素有言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存孫得之矣

梁燾　王巖叟　鄭雍　孫永

梁燾字况之須城人以父蒨任爲太廟齋郎舉進士中
第歷集賢校理通判明州檢詳樞密五房文字元豐時

父早上書論時政曰青苗之錢未及償而責以免役免
役之錢未暇入而重以淤田淤田方下而復有方田方
田未息而迫以保甲其爲害之實雖有言者而上下相
蒙竟成就其事臣謂天下之患不患禍亂之不可去患
朋黨蔽蒙之俗成使上不得聞所當聞故政日以敝而
禍亂卒至也內侍王中正將兵于賞不以法燾爭之不
得請外知宣州未幾提點京西刑獄哲宗立召還太常
少卿右諫議大夫文彥博議遣劉奉世使夏國御史張
舜民論其不當遣被黜燾力爭之時同論者傅堯俞王
巖叟朱光庭王覿孫升韓川七人悉召至都堂敕諭以

舉當權其輕重故不惜一新進御史以慰老臣彥博之
御史者天子之法官不可以大臣私怒斥去詔十上不
聽燾又面責給事中張問不能駁還舜民制命爲失職
坐謫同列出爲集賢殿修撰知潞州辭曰臣以罪負夫
職守劇郡如此則朝廷命令不能明辨曲直以好惡示
天下矣不報明年以左諫議大夫召上疏言帝富於春
秋未專宸斷太皇保佑制政簾帷姦人易爲欺蔽願正
綱紀明法度采用忠言講求仁術兩宮嘉納焉前宰相
蔡確作詩怨謗燾與劉安世交攻之乃竄確新州鄧潤
甫除吏部尚書燾爲御史中丞論潤甫柔佞不忠巧爲

進取不聽元祐七年自翰林學士進拜尚書左丞蔡京
帥蜀燾言京輕險貪傲不可用又與同列議夏國地界
不合遂丐去爲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故事非宰相
不除使遂置同使以寵之力辭改知潁昌府紹聖元年
知鄆州朋黨論起哲宗曰梁燾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
皆記之以故最後貶竟以司馬光黨黜知鄂州連貶雷
州別駕化州安置卒年六十四燾自立朝一以汲引人
物爲意在鄂作薦士錄具載姓名客或見其書曰公所
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
垂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不得盡用自愧多矣凡好賢

樂善如此

王巖叟字彥霖清平人仁宗初置明經科巖叟十八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調欒城簿涇州推官甫兩月聞弟喪棄官歸養熙寧中韓琦留守北京辟爲屬韓絳代琦復欲留用巖叟謝曰巖叟魏公之客不願出他門上君子韙之後知定州安喜縣有法吏罷居鄉里導人爲訟巖叟捕撻於市衆皆竦然守呂公著歎爲古良吏有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巖叟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巖叟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哲宗即位劉摯薦爲監察御史入臺之明日即上書論社稷安危之計

在從諫用賢不可以小利失民心又極陳時事謂不絕害本百姓無由樂生不屛群邪太平終是難致李定不持所生母服巖叟論其不孝定遂分司宰相蔡確以定策自居巖叟言確貪天自伐章惇不忠之罪蓋與確等於是二人相繼斥逐左司諫兼權給事中時詔命執政其間有不協時望者巖叟即繳錄黃上疏諫既而命不由門下省以出又疏曰臣爲諫官既當言矣兼給事又當駁非臣好爲高論喜忤大臣恐命令斜出尤損紀綱疏凡八上命竟寢又言省吏月糜厚祿歲累優秩而朝廷每舉一事輒計功論賞不知平日祿賜將焉用之姑

患相承流弊已極望飭勵大臣事爲之制即詔裁抑鐫停定爲十七條遷侍御史坐張舜民事改起居舍人不拜以直集賢院知齊州明年復以起居舍人召拜侍邇英講進讀寶訓至節儉巖叟曰須每事以節儉爲意則國用自饒讀仁宗知人事巖叟曰人主常欲虛心平意無所偏係則忠非邪正自然可見司馬康講洪範至又用三德哲宗曰止此三德爲更有德蓋哲宗自臨御淵默不言巖叟喜聞之因欲風諫退而上疏曰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在陛下力行何如耳巖叟因侍講奏曰聖賢之學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屛絕它好始可

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進權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質孤勝如二堡漢趙充國留屯之所自元祐講和在蘭州界內夏力爭之廷議欲以二堡與夏蘇轍主其議巖叟曰形勢之地豈可輕棄乃止夏人侵定西之東通遠之北壕已生嚙堡掠居人轉侵涇原及河外鄜府州朝議或欲以已嚙經毀之地皆以與夏巖叟力言不可定遂城皆巖叟之力拜中書舍人復爲樞密都承旨權知開封府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言於哲宗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識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此乃深誤陛下

也上清儲祥宮成將肆赦嚴叟曰昔天禧中神源成湌
平中醴泉成皆未嘗赦古人有曰死誅無赦者此可見
赦無益於聖治也哲宗選后既定嚴叟曰聖人言正家
而天下定當慎之於始太皇太后以是語哲宗者再嚴
叟又取歷代后事可爲法者類爲中宮懿範上之宰相
劉摯右丞蘇轍以人言求避位嚴叟曰元祐之初排斥
姦邪緝熙聖治摯與轍之功居多願深察讒毀重惜腹
心無輕其去就後摯竟爲御史鄭雍所擊嚴叟連上疏
論救摯去位御史遂指爲黨罷爲端明殿學士知鄭州
言者猶未厭太皇太后曰嚴叟有大功今日之命出不

獲已耳明年徙河陽數月卒年五十一贈左正議大夫
紹聖初追貶雷州別駕司馬光嘗以嚴叟進諫無隱稱
之曰吾寒心栗齒憂在不測公處之自如至于再三或
累十數章必行其言而後已有易詩春秋傳行于世

鄭雍字公肅襄邑人進士甲科調兗州推官歷擢起居
郎進中書舍人鄒潤甫除翰林承旨雍當制制未出言
者交章攻之換侍讀學士雍言二職皆天下精選以潤
甫之過薄不當華前命以爲姦邪不當在經幄今中外
咸謂朝廷始以是塞言者如此則邪正何由可辨善惡
何由可明若每事必待人言是賞罰之柄不得已而行

非所以示信天下之道潤甫仍爲承旨使邦彦還徙右
諫議大夫侍御史賈易沽激自喜中丞趙彥若懦不自
立雍并論之遂罷易右轉彥若以雍爲中丞初邢恕以
書抵宰相劉摯雍與楊畏釋其語論摯威福自恣又論
王巖叟朱光庭梁燾等三十人皆爲摯黨及摯出知鄆
州光庭方爲給事中繳還摯麻詞巖叟燾力救之哲宗
以先入之言不納事詳摯傳拜尚書右丞改左丞雍在
政地哲宗稱其事上有禮紹聖初治元祐衆臣雍頓首
自列論使勿去二年始以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北京
留守初章惇以白帖貶謫元祐臣僚安燾爭論不已帝

疑之雍謂惇曰王安石作相常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
案牘懷之以白帝遂其姦雍雖以此結惇然卒罷政坐
元祐黨奪職知鄭州數日改成都府元符初提舉崇福
宮歸未至卒政和中復資政殿學士

孫永字曼叔長社人祖沖蔭將作監主簿登進士第自
縣令擢爲諸王府侍讀神宗爲皇太子進舍人郎位累
擢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王韶建取熙河策永以生事
折之漸築劉家堡失利衆請戮偏裨以塞責永曰尤人
以自免於我安乎竟用是降天章閣待制知和州後以
詳定編敕知審官東院召還神宗問青苗助役便否對

曰法誠善然強民出息輸錢代徭不能無重斂之患議
復肉刑求奏曰漢文帝所不忍陛下忍之乎不果行復
學士知瀛州進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時行市易抵當
法神宗詔求及韓維究實御史張琥劾求奪同即異罷
予祠元豐中判軍器監出知太原入判將作進端明殿
學士病不能朝神宗虛樞密以待辭去益力乃予祠踰
年起知陳州徙潁昌哲宗召拜工部尚書徙吏部又僞
疾政資政殿學士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未拜卒年六
十八贈銀青光祿大夫謚康簡求外和內勁論議常持
平事或悖于理雖逼以勢亦不爲屈未嘗以矯亢形于

色辭與人交終身無怨仇范純仁蘇頌稱爲國器云
論曰山有猛獸則群妖伏國有直臣則百寮肅梁燾王
巖叟之在朝不其然耶弟蔡確新州之貶啓紹聖之報
復議者尤其已甚孫永不激不阿爲堯夫子容所稱許
將其器量有相符乎鄭雍晚易所守任情攻擊及章惇
得政復與爲黨以陷元祐諸賢鄙夫患失何所不至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六　列傳五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許將　鄧潤甫　林希弟旦　蔣之奇
陸佃　吳居厚　溫益

許將字沖元閩人舉進士第一簽書昭慶軍判官代還
當試館職辭曰起家爲官本代耕爾願以守選餘日讀
所未見書宰相善其志以通判明州神宗召對得美除
又自太常丞超改右正言明日直舍人院又明日判流
內銓進知制誥特敕不試執丹以兵二十萬壓代州境
遣使請代地歲聘之使不敢行以命將將入對謂北人

萬一言及代州事何以答之遂命將詣樞密院閱文書
及至蕭禧館客果以代州爲問神宗善之歷進翰林學
士權知開封府爲同進所忌蔡確舒亶陷以罪黜知蘄
州明年以龍圖閣待制起知秦州改揚州又改鄆州上
元張燈吏籍爲盜者繫獄將曰是絕其自新之路也悉
縱遣之自是無一人犯法三圄皆空父老嘆曰王沂公
後五十年今再見也召爲兵部侍郎條奏八事西方用
兵神宗遣近侍問兵馬之數將立具上之明日訪樞臣
不能對也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元祐中復爲翰
林學士遷尚書右丞中書用王文郁姚兕領軍執政欲

用張利一張守約將始與執政商議復密疏利一不
可用言者論其希旨貴友龍知定州移揚州又移大名
紹聖初入爲吏部尚書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章惇蔡
卞奏發司馬光惡哲宗以問將對曰發冢非盛德事乞
黨禍作或舉漢唐誅戮故事帝復問將對曰二代固有
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
未嘗輒戮大臣也哲宗皆納之徽宗立進門下侍郎累官
金紫光祿大夫以復河湟功轉特進凡居政地十年御
史中丞朱諤謂將左顧右視見利則回觽欲改圖初無
定論言者不已降資政殿學士知頴昌移大名加觀文

殿學士泰國軍節度使凡六年數告老召爲佑神觀使
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定子份龍圖閣學士
鄧潤甫字溫伯建昌人第進士爲上饒尉武昌令熙寧
中王安石以爲編脩中書戶房事神宗覽其文除集賢
校理直舍人院改知諫院知制誥同鄧綰張琥治鄭俠
獄深致其文入馮京王安國丁諷王旡咎罪擢御史中
丞李憲措置熙河邊事潤甫率其屬上書切諫云豈可
使國史所書以中人將兵自陛下始不聽又言前代帝
王陵寢近議許民請射耕墾小人狃貪不顧大體願詘
創議之人一切如令從之遷翰林學士因論奏相州獄

爲蔡確所陷落職知撫州移杭州以龍圖閣直學士知
成都府召復翰林學士兼掌皇子閣牋記一時制作徧
倚潤甫焉哲宗立惟潤甫在院一夕草制二十有二進
承旨後爲吏部尚書梁燾論其草蔡確制妄稱定策功
乃以龍圖閣學士知亳州閱歲復以承旨召數月除端
明殿學士禮部尚書請郡得知蔡州移永興軍元祐末
以兵部尚書召紹聖初哲宗親政潤甫首陳武王能廣
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遂拜尚書左
丞章惇議重謫呂大防劉摯潤甫不以爲然曰俟見上
當力爭無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安惠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第進士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
院遣使高麗希聞命懼形於色神宗怒責監杭州樓店
務後復官遷至禮部郎中元祐初歷進中書舍人言者
疏其行誼浮僞不足以玷從列出知蘇州更宣湖潤杭
亳五州加天章閣待制紹聖初進寶文閣直學士知成
都府道闕下會哲宗親政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
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
之或曰希可惇欲使希典書命逞毒元祐諸臣且許以
爲執政希亦以久不得志將甘心焉遂留行復爲中書
舍人哲宗問神宗殿曰宣光前代有此名乎希對曰此

石勒[illegible]也乃更爲[illegible]崇尚方推明紹述希旨窺伺[illegible]
蘇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蘇軾轍等數十人之
制皆希爲之詞極醜詆至以老姦擅國詆斥宣仁讀者
無不憤歎一日希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了名節矣遷
禮部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權同知樞密院始惇疑曾布
在樞府間己使希爲試以相伺察希目爲布所誘且怨
惇不引共政遂叛惇會邢恕論希罪惇因并去之罷知
亳州移杭州布不能救也旋以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
徽宗立徙大名朝廷以其詞命醜正之罪奪職知揚州
徙舒州卒贈資政殿學士諡文節弟旦

旦第進士熙寧中由著作佐郎主管淮南常平權太子
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居臺五月以論李定事罷守故官
久之復罷去累年乃簽書淮南判官入爲太常博士工
部考功員外郎元祐初拜殿中侍御史甫莅職即上疏
曰去歲詔求讜言士民爭欲自獻及詳觀詔語約束下
寧使不得覬望迎合犯令干譽於是人人知戒言將出
而復止初詔乃蔡確章惇造端其詞盡出於惇今二人
既去朝廷宜懷醜正惡直之心願深留宸慮以析邪
謀遂論呂惠卿鄧綰雖罷揚州猶莅小郡小郡之民
非驕佞之散地以謝天下又論崔台符晉種民蔡文

深酷之罪皆逐之歷右司郎中秘書少監太僕卿除河
東轉運使子虞坐元符上書陷黨籍
蔣之奇字穎叔宜興人以蔭得官登進士第中春秋三
傳科至太常博士又舉賢良方正試六論中選及對策
失書問日報罷英宗覽而善之擢監察御史神宗立轉
殿中侍御史上謹始五事曰進忠賢退姦邪納諫諍遠
近習閉女謁初之奇爲歐陽修所厚制科既黜乃詣修
盛言濮議之善以得御史復懼不爲衆所容因劾修帷
薄事語在修傳神宗批付中書問狀無實貶監道州酒
稅仍榜朝堂改宣州累擢直龍圖閣江淮荊浙發運使

元祐初進天章閣待制知潭州言者皆謂之奇小人不
足當斯選改集賢殿修撰知廣州加寶文閣待制徙河
北都轉運使知瀛州入爲戶部侍郎未幾復出知熙州
夏人論和請畫封境之奇揣其非誠心務守備謹斥候
常若敵至終之奇去夏人不敢犯塞紹聖中召爲中書
舍人改知開封府進龍圖閣直學士拜翰林學士兼侍
讀元符末鄒浩以言事得罪之奇 析餞別之責守汝州
閱月徙慶州徽宗立復爲翰林學 士拜同知樞密院
年知院事崇寧元年除觀文殿學 士知杭州以舊所[illegible]
事降中大夫以疾告歸提舉靈仙觀卒後錄其嘗[illegible]

述復其官之奇為部使者十二任六典會府以謝戮□
且宣薦士在閩薦處士陳烈在淮南薦孝子徐積每行
部至必造之特以畀歐陽脩為清議所□學云子皆至侍
從孫興祖用蔭歷官知武陽縣治最□□□康初金兵
來攻力不敵死焉曾孫沂有傳

陸佃字農師山陰人居貧苦學映月讀書熙寧三年應
舉入京適王安石當國以嘗受經造焉安石首問新政
佃曰頗擾民又訪外議佃曰頗以為拒諫安石笑曰邪
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安石
召謂之曰吾與呂惠卿議云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

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既而承之還詭言使佃說
不行擢甲科歷國子監直講安石以佃不附己專付之
經術不復咨以政神宗問佃大裘襲衮佃考禮以對神
宗悅用為詳定郊廟禮文官每有所議神宗輒曰自王
鄭以來言禮未有如佃者累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哲宗
時去安石之黨士多諱變所從安石卒佃率諸生供佛
哭而祭之識者嘉其無向背遷吏部侍郎以脩撰神宗
實錄徙禮部數與史官范祖禹黃庭堅爭辨大要多為安
石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
謗書乎進權禮部尚書與雍論其穿鑿附會改龍圖閣
待制知潁州加直學士又為韓川朱光庭所譏□
陝徙知鄧州未幾知江寧府甫至祭安石墓紹聖初治
實錄罪坐落職知泰州改海州朝論灼其情復集賢殿
脩撰移知蔡州徽宗即位召為禮部侍郎上疏曰近世
學士大夫相傾競進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
采以忠厚為重遲以靜退為卑弱相師成風莫之或止
正而救之實在今日大抵繼前人者不必因所為否者
辯之善者揚焉元祐紛更是知矯之而不知揚之之罪
也紹聖稱頌是知揚之而不知矯之之過也願咨謀人
賢詢考政事惟其當之為貴大中之期亦在今日也

命脩哲宗實錄遷吏部尚書拜尚書右丞諫官陳瓘上
書曾布怒佃曰若不能容是成其名也佃執政與曾布
比而持論多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奔競嘗曰
天下多事須不次用人苟安寧時人之才無大相遠當
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
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須其安平苟輕事改作
是使之騎射也轉左丞御史論呂希純劉安世復職太
驟請加繩約且欲更懲元祐餘黨佃為徽宗言不宜窮
治乃下詔申諭揭之朝堂議者用是詆佃名在黨籍罷
自及卒遂罷為中大夫知亳州數月卒年六十一追復

資政殿學士所著書三百四十三卷於禮家名數之說
尤精如埤雅禮象春秋後傳皆傳於世
吳居厚字敦老洪州人第進士歷武安節度推官殿學
奉行新法計勞得大理丞擢司農屬元豐間提舉河
北常平歷京東轉運副使居厚精心計苦籠利擢天章
閣待制都轉運使當時興利之臣所在成聚居厚最為
掊克剝盜王沖因民不忍欲乘北行部取投諸治居厚
聞知間道逃元祐治其罪責成州團練副使安置黃州
章惇用事起為江淮發運使召拜戶部侍郎尚書以龍
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坐事罷知和州崇寧初復尹開封

進中書門下侍郎以老避位後知樞密院政和中以
武寧軍節度使知洪州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居厚初以
聚斂躐侍從及在政地惟以周謹自媚云
溫益字禹弼泉州人第進士歷諸王府記室出知福州
徙潭州鄒浩南遷過潭暮投宿村寺益夜遣登舟而去
他逐臣在其境內若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陶
率為所侵困用事者悅之未及用而徽宗以藩邸恩召
遷給事中兼侍讀陳瓘指言其過謂不宜處經帷不報
改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徙兼侍讀遷吏部尚書建中
靖國元年拜尚書右丞鄧洵武獻愛莫助之圖帝初付
曾布布辭改付溫益益得藉手以為宜相蔡京上下之言
士一切指為其黨論時人惡之布與京爭事帝前益助
益叱曰曾布安得無禮帝不樂布由是得罪而京遂為
相進益中書侍郎益從諛傅合甚天寖然及是乃時有
立異京頗憚焉踰年卒子萬石至尚書
論曰自熙豐迄崇寧君子小人迭當國化於時者嘗論
其心術何如詞學吏治亦與焉許將諫止役家及誅戮
士大夫庶知民救然見利改圖亦六部尸祿潤甫深治
詔獄安惠蔡確功文首開紹述之說凶恣類如此迨與
國政乃稍持平與章惇異謂可以為往從耶林希草制

忍於醜詆士斥宣仁以圖柄用擲筆之嘆豈誠有悔心
將之奇素行反覆兼贊紹述其好賢薦士或者假以自
文吳居厚以聚斂見黜元祐後為章惇所援歷通顯斁
黜可知溫益佞困遷人巳失之刻至於及引蔡京為社
稷蠹是同惡也陸佃出王安石門數有規諷晚雖與曾
布比而能不火平怨俾元祐之黨免窮治不優於諸人
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孫覺（弟覽）　李常　孔文仲（弟武仲 平仲）　黃廉
鮮于侁　彭汝礪（弟汝霖）　呂陶　張舜民
龔鼎臣　盛陶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甫冠從胡瑗學登進士第調合肥主簿歲旱州督民捕蝗覺言民方艱食若以米易之是爲除害而享利也守悅推其說諸縣嘉祐中進館閣校勘神宗擢右正言帝將大革積弊覺言革而當其悔乃亡帝稱善嘗從容語及知人之難覺曰堯以知人爲難終享其易願觀詩書之所任使無速於小利近功則王道可成矣帝語覺欲用陳升之爲樞密而罷邵亢覺退即奏疏如所言帝以爲希旨奪官兩級覺連章匃去云去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未聞罰金貶秩而猶可居位者乃通判越州已而復右正言徙知通州熙寧二年詔知諫院同脩起居注知審官院王安石早與覺善驟引用之將援以爲助青苗法行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故以國服爲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況載師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農民之絕將補耕助斂顧比末作而征之可乎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安石覽之怒始有逐覺意因請遣覺行視畿縣散常平錢利病覺既受命復疏辭且言陳留不散一錢以此見民實不願望賜寢罷坐反覆出知廣德軍歷知蘇州福州進徙亳揚徐州知應天府入爲太常少卿易秘書少監哲宗即位兼侍講遷右諫議大夫論宰相蔡確當絀進不以德進吏部侍郎擢御史中丞數月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士奉祠求舒州靈仙觀以歸卒年六十三覺爲王安石所逐不以介意安石退居鍾山覺枉駕道舊迨其死又作文以誄其德蓋如此紹聖中以元祐黨奪官徽宗即位復之所著有文集奏議春秋傳弟覽

覽字傳師擢第歷司農主簿舒亶判寺且兼諫院欲引覽自助拒不答亶怒用帳籍違事劾之出提舉利州湖南常平改京西轉運判官累擢戶部侍郎與蔡京論役法不合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城葭蘆策勳加樞密直學士覽雖立邊功議論多觸執政屢遭絀削歷知河南永興延成都辭不行降寶文閣待制卒年五十九

李常字公擇建昌人擢第歷宣州觀察推官發運使蔣
佑將薦改秩常推其友劉琦佑曰世無此風久矣并薦
之熙寧初爲秘閣校理王安石與之善以爲三司條例
檢詳官改右正言知諫院疏言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傅
會經義人且大駭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
下安石見之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爲止落校理通判滑
州歲餘復職知鄂州累徙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元豐中
召還至禮部侍郎哲宗立進戶部尚書常講對上七事
將役法差免二科未定常出法無新陳使民各以論無
役已可久者確令使民俱出貲則貧者辦供出力則

當者難堪各從其願則可久爾乃析衆條上之拜御史
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諫官劉安世力攻蔡確
常疏論以討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安世併劾常徙兵部
尚書辭不拜出知鄧州徙成都道卒年六十四所著有
文集奏議詩傳元祐會計錄常與孫覺齊名俱受知呂
公著其論議趣舍大略多同云
孔文仲字經父新喻人舉進士南省擢第一歷台州推
官熙寧初翰林學士范鎮薦制舉對策萬言力論理財
訓兵之法非是王安石怒啓神宗御批罷歸故官齊俊
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皆言不當黜亦上章不
聽蘇頌歎曰方朝廷求賢如飢渴而
不見錄其論太高而難合耶言太激而取怨耶後爲
國子直講以方川王氏經義進取文仲不肯其書因
改官出通判保德軍哲宗累擢左諫議大夫會日食疏
陳五事曰邪說亂正道小人乘君子惑服侮中國斜封
奪公論人臣輕國命又論青苗免役百因天下保甲保
馬茶鹽之法爲道弊留意改中書舍人卒年五十一蘇
軾稱其柩曰世方靡然從欲孰惡崢嶸求劲直如古經父者
今無有矣弟武仲平仲並以文聲起江西時號三孔文
仲後追貶梅州別駕元符末復之有文集五十卷

武仲字常父進士甲科歷遷禮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
知洪州請從臣爲州者杖以下公坐止劾官屬候獄成
聽大理約法以全朝廷體貌之意遂著爲令徙宣州坐
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元符末追復之所著
詩書論語余華講義內外制雜文共百餘卷
平仲字義父登進士第又應制科用呂公著薦爲秘書
丞集賢校理紹聖中言者詆其元祐時附會當路譏毀
先烈削校理知衡州徙韶州又坐前上書之故貶惠州
別駕安置英州徽宗立召爲戶部金部郎中出提舉永
興路刑獄帥鄜延環慶黨論再起罷奉祠卒平仲長史

章文詞著續世說稽解稗詩戲諸書
黃廉字夷仲洪州人第進士歷州縣或薦之王安石白
神宗召訪時務對曰朝廷立法之意則一而四方推奉
紛然不同所以法行而民病陛下不盡察也河朔被水
河南齊曹旱淮浙飛蝗江南疫癘陛下不盡知也帝即
命廉體量振濟東道除司農丞還報合旨擢利州路轉
運判官復丞司農爲監察御史裏行論俞充結王中正
致宰屬并言中正任使太重帝曰人才蓋無類顧駕馭
何如耳對曰雖然臣慮漸不可長也河決曹村壞田廬
受詔安撫凡所活二十五萬加集賢校理提點河東刑

獄遼人求代北地廉言分水畫境失中國險固啓豺狼
心其後遼人果包取兩不耕地下臨鴈門父老以爲根
王中正發西兵潰歸嫁罪於轉餉廉坐貶元祐初累遷
起居郎集賢殿脩撰樞密都承旨上官均論其往附蔡
確獄改陝西都轉運使拜給事中卒年五十九
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第進士爲江陵右司理參軍慶
曆中天下旱詔求言侁條當世之失有四其語剴切詹
介與同鄉里稱其名於上官交章論薦侁盛言左參
李景陽枝江令高汝士之美乞移與之介益以爲賢
通判綿州趙抃使蜀薦於朝未及用從何郯辟從事
[illegible]判官神宗詔求直言侁爲[illegible]應詔陳十八
事詔近臣舉所知范鎮以侁應選除利州路轉運判官
劾王安石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爲相侁惡其沽激要君
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至是乃上書論時政曰
可爲憂患者一可爲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召民怨
者不可槩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神宗曰侁
有文學可用初助役法行詔諸路各定所役緡錢利州
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侁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
可矣瑜不從各以其事聞神宗是侁議諭司農頒以爲
式因黜瑜而升侁副使仍兼提舉常平凡居部九年治

所去閭中近姻戚旁午待之無所私各得其歡心蘇軾
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徙京東
西路河決澶淵作議河書上之神宗嘉納後兩路合爲
一以侁爲轉運使元豐二年召對命知揚州蘇軾自湖
州赴獄親朋皆絕道揚侁往見臺吏不許通或謂侁宜
亟焚軾所往來書文以避禍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爲
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爲舉吏所累罷主管西京御史
臺哲宗立復以侁使京東司馬光言於朝曰以侁之賢
不宜使居外願齊魯之區凋敝已甚須侁往救之安得
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父母召

爲太常少卿侍從議神宗廟配享有用王安石吳充者侁曰先朝宰相之賢誰出富弼右乃用弼拜左諫議大夫首言君子小人消長之理甚備又言王安石用事諱人詆訾新政廢制舉科今方搜羅俊賢廓通言路宜復六科之舊又乞罷大理獄許乃省諫官相往來減特奏名舉人嚴出官之法復三路義勇以寬保甲罷戎瀘保甲以寬民力事多施行甫三月以疾求去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居無何卒年六十九侁刻意經術孫復與論春秋嘆其該洽時推所著詩傳易斷范鎮孫甫並稱舉之作詩平澹淵粹尤長於楚辭蘇軾讀九誦謂近屈原

宋玉自以爲不可及也

彭汝礪字器資鄱陽人舉進士第一歷彰州軍事推官王安石見其詩義擢至太子中允既而惡之中丞鄧綰將舉爲御史召之不往既上章自列失舉神宗怒逐綰用汝礪爲監察御史裏行首陳十事一正己二任人三守令四理財五養民六振救七興事八變法九青苗十鹽事指摘利害多人所難言又論呂嘉問市易聚斂當罷俞充諂中人王中正充至出妻拜之不當使正中書五房事卻爲罷充詰其語所從汝礪曰如此非所以廣聰明也久中正助李憲主西師汝礪言不當以兵付中人因及漢唐禍亂之事帝不懌語折之汝礪抗言不動閣門復言帝爲改容元豐初以館閣校勘爲江西轉運判官代還提點京西刑獄元祐初拜遷中書舍人賜金紫論詩賦回河事亢力吳處厚得蔡確詩以爲怨謗諫官交章請治之欲寘之法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數以白執政不能救遂上疏論列及確謫命下汝礪封還除目辨論愈切諫官指爲朋黨遂落職知徐州初汝礪在臺時論呂嘉問聚斂事與確異趣徙外十年後治嘉問宅獄以不阿執政坐奪二官至是又爲確得罪人以此益賢之歷拜吏部侍郎哲宗躬聽斷脩紹述元豐政事人

皆爭獻所聞汝礪獨無建白或問之答曰在前日則無敢言於今則人人能言之矣進擢吏部尚書言者謂嘗附會劉摯遂降待制知江州數月召爲樞密都承旨命未至卒以告賜其家年五十四汝礪讀書爲文志於大者言動取舍必合於義與人交必盡誠敬少時師事桐廬倪天隱既死竹其母妻葬之且衣食其孤所著易義詩義詩文凡五十卷弟汝霖汝方

汝霖字岩老第進士以曾布薦歷侍御史執政李清臣與布異布先諷江公望擊之將處以諫議大夫公望辭聽汝霖竟逐清臣果得諫議元祐禍再興吳材王能甫

辨析不已汝霖言諸人罪狀紹聖要籍具在不必復搜
名彈擊於是司馬光以下復貶布失位汝霖謫濮州團
練副使後以顯謨閣待制卒
汝方字宜老以汝礪廕爲滎陽尉歷通判衢州權知州
事方臘寇至汝方守孤城三日而陷罵賊以死年六十
六超贈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忠毅
呂陶字元鈞成都人年十三能文爲蔣堂所獎登
進士第歷知壽陽縣府帥唐介辟簽書判官暇日促赴
詔語告以立朝事君大節曰君廊廟人也以介薦應熙
寧制科陶校數王安石更法之過謂陛下惜意立法自

謂庶幾堯舜然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
而思之乎及奏第神宗顧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頗
沮帝覺徙馮京竟讀謂其言有理司馬光范鎮見陶皆
曰自安石用事吾輩言不復效不意君及此平生聞望
在此一舉矣安石既怒孔文仲科亦隨罷陶遂入等纔
通判蜀州徙知彭州李杞蒲宗閔來榷茶西川騷動陶
言立法太嚴取息太重宗閔怒劾其沮敗新法謫監廣
安商稅或往中之陶曰吾欲假外郡之虛名救蜀民千
萬之實禍苦而言行所濟多矣敢有榮辱進退之念
起知廣安軍召爲司門郎中元祐初擢殿中侍御

史蘇轍上之辨曰熙寧雖蔡確張璪章惇在先朝則與小人
黨異爲病民害物之政在今日則觀望反覆爲維持
之計安燾李清臣又依阿其間以伺勢所在而歸之
譖者皆先帝今日肖陛下願亟加斥逐於是數人相繼
罷陶與同列論張舜民事不合傅堯俞上殿救安攻之太
皇太后不納遷陶左諫議繼出爲梓州淮西成都路轉
運副使入拜右司郎中起居舍人大臣上殿有乞屏左
右及史官者陶曰屏左右已不可況史官乎大臣奏事
而史官不得聞是所言私也詔定爲令遷中書舍人奉
使契丹歸乞修邊備以言進給事中紙以集賢院學

士知陳州徙河陽潞州例奪職再貶庫部員外郎分司
徽宗立復集賢殿脩撰知梓州致仕卒年七十七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登進士第爲襄樂令王安石倡
新法舜民上書言人主不可與小民爭利時人壯之元
豐中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機宜文字王師無功舜民在
靈武賦詩紀其事坐謫赦還司馬光薦爲監察御史上
西夏強臣爭權不宜加以爵命當興師問罪因及
博左遷深擢直秘閣陝西轉運使知陝潭青三州
中罷職徽宗立擢右諫議大夫居職七日上六十
吏部侍郎旋以龍圖閣待制知定州改同州坐元

疵黨論楚州團練副使商州安置復集賢殿修撰卒年
民傳師吾論事自號浮休居士使遼見其太孫禧好音
樂美姝名茶古畫以爲他日必有如唐張義潮挈十三
州來歸者後如其言紹興中贈寶文閣直學士

龔鼎臣字輔之須城人父誘沒武陵令鼎臣幼孤自立
第進士爲平陰主簿歷泰寧軍節度掌書記石介死讒
者謂北走契丹仁宗詔兗州劾狀郡守杜衍會問掾屬
莫對鼎臣獨曰願以闔門證其死衍探懷出奏稾示之
曰吾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如是未可量也薦爲秘書
省著作佐郎知萊蕪縣大臣薦試館職坐與石介善不

召歷知安丘縣以賢良方正召試秘閣轉太常博士賜
五品服知渠州渠故僻陋無學者鼎臣請建廟學選邑
子爲生立課試法始有登科者郡人繪像事之召擢起
居舍人同知諫院累擢兼侍御史知雜事賜三品服轉
吏禮二部郎中英宗登位屢乞延訪臣下親決國事上
疏勸皇太后早還政又極論昭陵宜儉葬其靈駕御殿
不宜增修以彰先帝恭德鼎臣在言路累歲闊略細故
至大事無所避其言不爲峻激使人主易聽退亦
未嘗語人故多施行改集賢殿修撰知應天府徙江寧
召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神宗即位判吏部流內銓王安
石侍講欲賜坐事下禮官鼎臣言不可安石不悅出爲
外知兗州改吏部提舉西京崇福宮復判太常寺留守
南京時河決曹村流殍滿野鼎臣勞來振恤歸者不廢
耕拜諫議大夫京東路安撫使知青州改太中大夫
請老奉祠壽以正議大夫致仕年七十七卒

盛陶字仲叔鄭州人第進士熙寧中爲監察御史慶州
李復圭輕敵敗國程昉開河無功皆疏其過二人實王
安石所主陶不少屈累遷侍御史劉安世等攻蔡確爲
謗詩陶謂不可長告訐之風安世疏其附會觀望出知
汝州徙晉州歷龍圖閣待制知應天府順昌府瀛州元

符中例奪職卒年六十七

論曰宋世宰臣得君專政未有如王安石之專者曾公
亮依違其間諉之於天蓋亦無可奈何已孫覺李常乃
其故人極論傅會周官之非黃廉奏對呂陶孔文仲應
制科彭汝礪張舜民鮮于侁陳時務並列新法病民言
甚剴切龔鼎臣沮坐講盛陶劾李程敗績亦甘與安石
忤不少忌避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安石之蔽也又
曰徇之未遠是用大諫數子其有見也夫

顏復　鄭穆　李周　顧臨
李之純從弟之儀　王覿從子寀　馬默　喬執中

孫諤　孫升　韓川　朱服
章衡　黃寔

顏復字長道魯人顏子四十八世孫也父太初以名儒為國子監直講出為臨晉簿嘉祐中詔郡國敦訪遺逸京東以復言試中書第一賜進士為校書郎知永寧縣熙寧中為國子直講坐王安石罷元祐初起太常博士建言令禮官會萃古今典範為五禮書以為士民式又請改正祀典為後世法累遷中書舍人兼國子監祭酒以疾改天章閣待制未拜卒年五十七王巖叟等言復學行超特宜加優賻詔賜錢五十萬子岐門下侍郎

鄭穆字閎中候官人性醇謹好學進退容止必以禮門人千數與陳襄陳烈周希孟友號四先生舉進士四冠鄉書遂登第歷集賢校理求外補通判汾州熙寧三年召為岐王侍講嘉王出閤改諸王侍講府僚闕員御史陳襄請擇人神宗曰如鄭穆德行乃宜左右王者凡居館閣三十年而在王邸一紀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元豐三年出知越州加朝散大夫未滿告老與祠元祐初召拜國子祭酒諸生皆尊其經術服其教訓故人張景晟者死遺白金五百兩託其孤穆俟其孤[illegible]事也金於何有反金而收其子長之三[illegible]上請為侍講既除直集賢院復入王府[illegible]為楊王翊善太學生[illegible]為師復除祭酒兼徐王翊善明年拜給事中又明年除寶文閣待制皆仍祭酒又明年請老提舉洞霄宮給事中范祖禹疏留不報太學之士數千人以狀詣司業文詣宰相請留亦不從於是公卿大夫各為詩贈其行空學出祖都人張觀嘆其稀見云逾年卒年七十五

李周字純之馮翊人登進士第歷通判施州州介群獠不習服牛之利為辟田數千畝選諭戍知田者市牛使耕種食賴以足司馬光將薦為御史欲使來見周曰公之賢吾固願見但聞薦而往所謂呈身御史也神宗以

近臣孫固薦召對詰曰知卿不游權門識今執政乎對曰不識也識司馬光乎曰不識也訪禦邊之術曰四邊手足爾若疲中國以勤遠略搆成腹心之憂神宗韙之翌日語固曰今周樸忠之士也朕且以為御史執政意其異己請試以事除提點京西刑獄竟以直道罷判西京國子監哲宗立召為職方郎中累遷集賢院學士知邠州徙鳳翔府河中府陝州提舉崇福宮改集賢殿脩撰卒年八十紹聖中追貶貫州別駕後復之周自為小官沉晦自匿嘗向使三司欲辟為屬及相見卒不敢言退而歎曰若人未易屈也以是不偶於世

顧臨字子敦會稽人通經學長於訓詁皇祐中舉說書
科爲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神宗以臨喜
論兵詔編武經要略且召問兵對曰兵以仁義爲本動
靜之機安危所繫不可輕也因條十事以獻出權湖南
轉運判官提舉常平議事忤執政黜能歸改同判武學
累遷直龍圖閣河東轉運使元祐二年擢給事中朝廷
方事回河拜臨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於是翰林
學士蘇軾等言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宜留左右以補
闕遺諫議大夫梁燾亦言都漕之職任外豈無其人在
朝求如臨者恐不易得皆不報臨至部請因河勢回使

東流復以給事中召還歷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徙應天
河南府轉運使郭茂恂御將宇意劾臨奪職知歙州又
以附會黨人斥饒州卒年七十二徽宗立追復之
李之純字端伯滄州人登第歷成都路轉運使數歲始
得代神宗勞之曰遐方不欲數易大吏使劍外安靖年
穀屢豐以彰朝廷綏遠之意也遷至太僕卿元祐中累
遷御史中丞建言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朋者國
論稍嚴雜騰語言播傳動係觀望不可以不謹董敦逸
黃慶基論蘇軾託詞命以毀先帝蘇轍以名器私所親
之純疏其誣罔乃更黜之以疾改工部尚書紹聖中

極劾其阿附轍出知單州卒年七十五從弟之儀
之儀字端叔登第三十年乃從軾於定州幕府歷樞密
院編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內香藥庫御史石豫言
其嘗從蘇軾辟請勒停徽宗初提舉河東常平坐爲范
純仁遺表作行狀編管太平遂居姑熟久之徙唐州終
朝請大夫之儀能爲文尤工尺牘軾謂入刀筆三昧
王覿字明叟泰州人第進士歷官司農丞神宗時司農
爲要官進用者多由此選覿拜命一日卽求外韓絳高
其節留檢詳三司會計絳出賴以辟簽書判官坐公累
免解居累年起歷太常丞哲宗立擢右正言進司諫疏

言國家治亂係於大臣今執政八人姦邪居半使一二
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
害正章數十上相繼斥去又劾竄呂惠卿朝論以大姦
旣黜慮人情不安將下詔慰釋之且戒止言者覿言舜
罪四凶而天下服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治當是之時
不聞人情不安亦不聞出命令以悅其黨覿言雖切然
不能止也時復行差役而罷免役覿言法無新舊惟善
之從因采擬數十事於差法有助可以通行者上之遂
論青苗之害乞盡罷新令復常平舊法又言刑罰世輕
世重熙寧重法行之已久今可以適輕之時願擇循厚

通練之士識加裝正於是置局編纂覲預焉大抵揣用
中興元祐救花也朱光庭訐蘇軾策問呂陶辯其不然
遂起洛蜀二黨之說覲言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
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帝爲置不問遷至侍御史
右諫議大夫坐論尚書右丞胡宗愈出知潤州加直龍
圖閣知蘇州民歌詠其政徙江淮發運使入拜刑戸二
部侍郎與豐稷偕使遼爲遼人禮重紹聖初以寶文閣
直學士知成都府徙河陽連貶鼎州團練副使徽宗卽
位召還御史中丞改元詔下覲言建中雖取皇極然實
襲前代紀號非是宜以德宗爲戒時任事者多乖異不

同覲言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之
文王作邑于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
周公征而禁之不害爲善繼善述當國者忿其言遂改
翰林學士日食下詔覲當制忤宰相乃力請外以龍圖
閣學士知潤州徙海州罷與祠安置臨江軍覲清脩簡
潔人莫見其喜慍持正論始終排羅讒逐不少變卒年
六十八紹興初復舊官從子俊義
俊義字堯明游學京師資用乏或薦之童貫欲厚聘之
拒不答林靈素設講所寶籙宮詔兩學選士聞道取駕
將臨視推恩司成以俊義及曹偉應詔俊義辭焉曰使
辭不獲命至彼亦不拜倘見困辱則以死繼之[illegible]
所去御幄跬步內侍呼姓名至再俊義但望幄致敬不
肯出次呼曹偉偉回首俊義目之亦不出既罷皆爲之
惧俊義處之恬然以太學上舍選奏名列其下徽宗親
程其文擢第一詔謂侍臣宜超用蔡京邀使來見俊義
不往僅拜國子博士居二年乃得改太學博士遷至右
司員外郎爲王黼所惡以直秘閣知岳州卒年四十七
俊義與李邴友善首建正論於宣和間當是時諸公卿
稍知分別善惡邪正兩人力也邴字漢老官不顯
馬默字處厚成武人家貧徙步詣徂徠從石介學登進

士第調臨濮尉知須城縣爲守張方平所知治平中方
平還翰林薦爲監察御史裏行遇事輒言無顧方平儆
之曰得無累舉者乎默謝曰辱知之深所以報也時議
尊崇濮王默論呂誨等悉補外默請還之不報遂上言
濮王稱親義無可據願詔寢罷又言致治之要求賢爲
本仁宗以官人之權盡委輔相故士趨權門必得顯仕
願陛下明目達聰歷試而超升之以幸天下西京會聖
宮將創仁宗神御殿默言事不師古前典所戒漢以諸
帝所幸郡國立廟知禮者非之況先帝未嘗幸洛而創
建廟祀實非典則神宗卽位以論歐陽脩罪通判懷州

上疏陳十事曰攬威權察姦佞近正人明功罪息大費備凶年崇儉素久任使擇守宰禦邊患除知登州沙門島因衆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每溢數則投諸海默爲奏請更定配島法凡二十條溢數而年深無過者移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其後蘇軾知登州父老迎於路曰公爲政愛民得如馬使君乎徙知曹州召爲三司鹽鐵判官以默與富弼善且論新法不便出知濟兗二州還提舉三司帳司爲神宗言用兵應對如流神宗甚將用之大臣滋不悅以提點京東刑獄剛嚴疾惡部吏有投檄去者改廣西轉運使安化蠻歲饑內寇默上平蠻方略以

疾求歸知徐州召爲司農少卿司馬光爲相欲盡脩祖宗法問默以復鄉差衙前法如何默曰不可如常平自漢爲良法豈宜盡廢去其害民者可也歷寶文閣待制復知徐州改河北都轉運使初元豐間河決小吳因不復塞縱之北流元祐議臣以爲東流便水官逐與之合默與同時監司上議以北流爲便時不能用其後河竟決而北云久之告老予祠紹聖時坐附司馬光落待制致仕元符復之卒年八十贈開府階加贈太保

喬執中字希聖高郵人入太學補五經講書五年不謁告王安石爲群牧判官見而器之命子弟與之游擢進士調須城主簿安石爲政引執中編脩熙寧條例遷提舉湖南常平章惇討五溪檄執中取大田離子二峒路險絕期迫執中但走一校諭其酋即相率歸命錄功當遷秩辭以及父母就徙轉運判官召爲司農丞歷提點京西北路刑獄元祐中累擢中書舍人論邢恕蔡確之黨不宜以赦甄復遷給事中刑部侍郎紹聖初上官均摭執中爲呂大防所用以寶文閣待制知鄆州執中性仁厚慶典刑獄雪活以百數明年夢神人畀以騎都尉誥且爲客言之少焉談笑而逝年六十三

孫諤字元忠雎陽人父文用以信厚稱鄉里死謚慈靜

居士諤少挺特不群登進士第調哲信主簿選爲國子直講陷虞蕃獄免元祐初起歷左正言紹聖治元祐黨諤言漢唐朋黨之禍其監不遠蹇序辰編類章疏諤又言朝廷當示信以靜安天下請如前詔一切勿問帝每患臺諫乏人諤曰士豈乏於世顧陛下不知爾立蹤尋用者二十二人竟悖惡其拂已出知廣德軍徙唐州提點湖南刑獄徽宗立復爲右司諫首論大臣邪正政事可廢置因革者帝稱其鯁直遷左司諫俄以疾卒諤與彭汝礪以氣節相尚汝礪亡諤語所知曰吾居言責不愧器資於地下矣及再入諫省不能旬月時論惜之

孫升字君孚高郵人第進士簽書泰州判官元祐初以升為監察御史多建明遷殿中侍御史梁燾言張舜民被而擊之執政指為朋黨出知濟州又提點京西刑獄召為金部員外郎復拜舊職進侍御史鄧溫伯為翰林承旨升與賈易論之尤力不報擢至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以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董敦逸等擿升過改集賢院學士紹聖初張商英等又劾之屢貶果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卒升嘗為哲宗言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為翰林學士已極其任矣若使輔佐經綸願以王安石為戒世譏其失言

韓川字元伯陝人進士上第歷開封府推官元祐初為監察御史極論市易之害遷殿中侍御史疏言近制大中大夫以上歲舉守臣遇大州闕則選諸所表從雖考課上等皆莫得預恐啓馳騖請求者得之為多至於淹歷郡縣治狀應法者顧出其下則是潔身脩潔之人不若營求一章之速化也於是詔吏部更立法張舜民論西夏事罷御史梁燾等為舜民爭之川與呂陶上官均謂舜民之言實未可行燾等去川亦改太常少卿不拜加集賢校理知潁州歷進中書舍人吏禮二部侍郎以龍圖閣待制復[illegible]州徙虢州與孫升同受責岷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徽宗立復故官[illegible]

朱服字行中烏程人進士甲科歷國子直講祕閣校理元豐中擢監察御史裏行執政章惇遣所善袁默周之道達薦引意以市恩服舉劾之惇補郡免默之道官後直龍圖閣知潤州徙泉婺寧壽五州常元祐時未嘗一日在朝廷不能無少望紹聖初因表賀乃力詆變亂法度之故召為中書舍人除禮部侍郎湖州守馬城言其居喪疏几筵而處他室謫知萊州徽宗即位加集賢殿脩撰知廬州徙廣州以哲宗既祥服賦詩有孤臣正泣龍髯之語為部使者所上黜知袁州又坐與

蘇軾游貶海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改興國軍卒、

章衡字子平浦城人嘉祐二年進士第一歷鹽鐵判官同脩起居注三司使忌其能出知汝州潁州熙寧初還判太常寺出知鄆州議罷原武監弛牧地四千二百頃以予民復判太常知審官西院使遼燕射連發破的遼以為文武兼備待之異他使歸復命言遼境無備因此特可復山後八州不聽衡纂歷代帝系名曰編年通載神宗覽而善之面賜三品服判吏部流內銓未幾知通進銀臺司直舍人院拜寶文閣待制知澶州徙知成德軍坐事免元祐中[illegible]蘇州加集賢院學[illegible]

以待制知揚州[illegible]管[illegible]州卒
[illegible]寔字師是陳州人登進士第歷京東河北轉運副使
哲宗以寔爲監司久議仍用曾布陰沮之[illegible]而上寔[illegible]
文皆緣蘇軾子所爲不正不宜用乃以知陝州累擢寶
文閣待制知瀛州徙定州卒贈龍圖閣直學士寔居官
端謹世稱其內行紹聖黨禍起寔以[illegible]悼故得免然亦
不得久於朝若此
論曰[illegible]復鄭穆在[illegible]世朝不阿不競經術操行亡矣爲
世表儀李周論役法[illegible]治內頡論論用兵本仁義君
子道輔其君也喬執中恤刑獄馬默更究酷虐法近古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七　二二
以德更敵李之純斥誣罔孫諤戒黨禍與夫王覿孫升
韓川黃寔爲姦邪所忌蓋皆履正君子哉阿意[illegible]
朱服[illegible]衡者復等蓋恥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七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柯維騏[illegible]

劉安世　鄒浩田晝[illegible]附

任伯雨　陳禾　豐稷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父航第進士歷知虞城犀浦二縣
多盜犀浦民馴航寬猛不同兩縣皆治爲河南監牧使
使西夏還上禦戎書六辯上好爲可喜之說武夫徼幸
不貲之寵或爲所誤不可不戒爲河北西路轉運使熙
寧大旱求言航論新政不便者五又上書言人主不可
輕失天下心宜乘時有所改爲則人心悅天意得矣不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八

報乃請祠起知涇利二州王師西征徙知陝虜時倉卒
督餽餉急民多棄田廬或至自盡航獨期會如平日事
更整辦終太僕卿安世自少持論已有識航使監牧時
文彥博在樞府有所聞輒呼安世告之安世從容言王
介甫求去外議謂公且代其任彥博曰介甫壞天下至
此後之人何可爲安世拱手曰安世雖晚進竊以爲不
然今日新政果順人所欲而爲人利乎否則公當去所
害興所利反掌間耳彥博默不應他日見航獎其堅正
登第不就選從學司馬光咨盡心行己之要光教以誠
且自不妄語始調洛州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轉運使

□殺之問於安世對云無之事遂止安世嘗條對不以
□書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揚雄法言君子避礙則通
諸理意乃釋哲宗立光入相薦爲秘書省正字光曰光
居閑足下問訊不絶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所以
相薦也呂公著又薦擢右正言時執政頗與親戚官安
世言祖宗以來大臣子弟不敢受華要之職自王安石
秉政淺壞舊章今廟堂之上猶存故態因歷疏文彥博
以下七人皆與舊不少假借章惇以強市民田詔命安
世言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天下指爲四凶今
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絶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

會吳處厚箋注確安州詩安世謂確指斥乘輿與梁燾等
極論之竄之新州宰相范純仁及御史十人皆緣是去
還起居舍人兼左司諫進左諫議大夫有旨暫罷講筵
民間謹傳宮中求乳媼安世疏諫甚切鄧溫伯爲翰林
承旨安世言其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乞行免黜不
報遂請外予祠數月召爲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呂
惠卿復光祿卿安世爭之不聽出知成德軍章惇用事
三貶新州別駕安置英州同文館獄起蔡京乞誅滅安
世等家竄徙梅州事在劉摯安惇傳惇與蔡卞必寘之
死因使者入海島誅陳衍諷令安世自裁又擢一士豪

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勸安
世自爲計安世不爲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
僕顧客曰死不難矣客密從僕所視皆經紀同貶當死
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二十里嘔血而斃劉賢妃立
爲后惇卞發前諫乳媼事以爲爲后設時鄒浩既貶詔
有司以檻車收二人赴京師行數驛而徽宗即位赦至
乃還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歷之移衡及
鼎然後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眞定府曾布又忌之不
使入朝蔡京既相連七謫至峽州羈管稍復承議郎卜
居宋都宣和六年復待制中書舍人沈思封還之明年

卒年七十八孝宗賜諡忠定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鐘
初除諫官入白母曰言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
觸忤禍譴立至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諫官爲天子
諍臣當捐身報國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
安世乃受命母亦竟如其言云安世面折廷爭旁觀者
皆縮悚汗目曰殿上虎家居無惰容作字必楷絶聲色
貨利之好梁師成用事求得小吏吳默嘗趨走前後者
使持書來啖以大用默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
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光于
地下還其書不答有與蘇軾論元祐人才者軾曰若器

之眞鐵漢也死後二年金人發其冢貌如生相[illegible]
異人也爲之蓋棺乃去

鄒浩字志完晉陵人第進士調潁昌府教授元祐中上疏論事蘇頌爲相用爲太常博士來之邵論罷之後哲宗親擢右正言陝西奏邊功中外皆賀浩言傾中救將帥毋徇屢勝圖惟厥終蹇序辰看詳元祐章奏公肆詆欺輕重不平浩言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近臣頗加省察以爲來事之監章惇獨相用事威虐震赫浩所言每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旣廢后幷斥美

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所以遠嫌也望陛下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追停冊禮帝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蔡卞安惇左膚繼請治其祖送者王回等語在他傳徽宗立亟召還復爲右正言遷左司諫上疏謂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伏見朝廷之事頗異於卽位之初願陛下深思之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又言陛下善繼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朝聖政盛德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揚七廟之光貽福萬世遷兵吏二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州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僞疏竄之昭州五年始得歸語在太子茂傳初浩除諫官恐貽親憂欲固辭母張氏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論吾顧何憂及浩兩謫嶺表母不易初意稍復直龍圖閣瘴疾作危甚楊時往省之薾然僅存餘息猶眷眷以國事爲問語不及私卒年五十二高宗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謚忠浩所與游田晝王回曾誕皆良士也

晝字承君陽翟人以從父況任知西河縣有善政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勵元符中浩爲諫官晝監京城門往見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官浩曰天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貴有益也晝然之既而以病歸許邸狀報立后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得罪晝迎諸塗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徽宗立入爲大宗正丞曾布數羅致之不爲屈欲與提舉常平官亦辭請知淮陽軍卒淮陽人祀以爲土神云

[illegible]宰景深仙遊人第進士歷宗正寺簿元符中[illegible]

[illegible]親密講書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illegible]
密告回力贊之且曰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
南遷人莫敢顧同歛交游錢與治裝且慰安其母逮詔
獄停廢祖洽亦坐黜徽宗立召還擢監察御史數日卒
年五十三錄其子蔡京爲相奪之仍列名黨籍
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
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者王山主人對客問以譏之蓋
倣韓愈諫臣論云誕仕亦不顯
陳瓘字瑩中沙縣人中甲科歷越州判官檄判明州章
惇入相瓘從衆道謁惇問其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

宋史新編卷卅八

瓘曰天子待公爲政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
辨瓘曰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誤國如此非
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不爲無罪若指爲
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唯消朋黨持
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
至都用爲太學博士會蔡卞與惇合忘正論遂紹述祕
書省校書郎紹述之說盛瓘奏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不
同執政憾之出通判滄州知衛州徽宗即位召爲右正
言遷左司諫瓘論議務存大體未嘗及人晻昧事惟極
論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御史龔夬擊蔡京將被逐

瓘遂草疏論京未及上時皇太后已歸政瓘言外戚向
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通使物議籍籍謂皇太
后今猶預政由是罷監揚州糧料院瓘出都門繳四章
奏之并明宣仁誣謗事帝密遣使賜黃金百兩后亦命
勿遽去畀十僧牒爲行裝改知無爲軍明年還爲著作
郎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
即眞瓘語子正彙曰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
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將投書決去就且
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辨
移時至箕踞諍語瓘色不爲動徐起白曰適所論者國

宋史新編卷卅八

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信宿出
知泰州崇寧中除名竄袁州廉州移郴州稍復宣德郎
杭守蔡薿京黨也因正彙告京動搖東宮執送京師瓘
併逮開封制獄正彙坐流海上瓘安置通州瓘在明州
嘗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脩神宗
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張商英爲相取其書既上而商
英罷又是瓘自通州徙台州宰相何執中善京令瓘所
過州出兵甲護送至台每十日一徙且與擬謀命凶人
石悈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
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悈失措始告之曰朝廷

不敢尊堯集頭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
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助舜尊堯何得爲罪時
相學術淺短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甚公議干
犯名分乎慨慨拚使退歎中猶以慨爲怯罷之任台五
年乃得自便纔復承事郎帝令再敘一官仍與差遣執
政持不行卜居江州復有讒之者至不許輒出城旋令
居南康纔至又移楚州所論京卞皆披摘其處心發露
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卒年六
十五靖康初贈諫議大夫召官正彙高宗賜謚忠肅
任伯雨字德翁眉山人父孜字遵聖名與蘇洵埒仕至

光祿寺丞其弟汲字師中亦知名嘗知瀘州當時稱大
任小任伯雨登進士第由縣簿知雍丘縣撫民如傷御
史知求濕歷擢右正言徽宗初政納用讜論伯雨首擊
章惇章八上貶惇雷州繼論蔡卞六罪語在卞傳建中
靖國改元當國者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故以中爲名
伯雨言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
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
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不戒
又言昆日內降浸多或恐矯傳制命道鴻都賣爵唐墨
敕斜封此近照也居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

言俾權給事中密諭少默即爲眞伯雨抗論愈力且擬
劾曾布布覺之徙度支員外郎尋知虢州黨事作削籍
編管通州爲蔡卞所陷與陳瓘龔夬張庭堅等十三人
皆南遷獨伯雨徙昌化姦人猶未甘心用匿名書復逮
其仲子申先赴獄妻適死于淮報訃俱至伯雨處之如
平常曰死者已矣生者有負朝廷亦當從此訣如其不
然天豈殺無辜耶申先鍛鍊無所傳致乃得釋居海上
三年而歸卒年七十三長子象先登世科又中詞學兼
茂舉有司啓封見爲黨人子不奏名調秦州戶曹掾聞
父謫棄官歸養終身不復仕申先以布衣特起至中書

舍人高宗詔贈伯雨官采其諫章追貶章惇蔡卞邢恕
黃履叙明著誣宣仁事告天下孝宗賜謚忠敏
陳禾字秀實鄞縣人第進士徽宗時初歷殿中侍御史
蔡京遣酷吏李孝壽鞫治章綖獄禾奏免孝壽京子鯈
及何執中婿蔡芝皆疏其罪罷之遷左正言俄除給事
中時童貫黃經臣與御史中丞盧航表裏爲姦搢紳側
目禾曰吾位言責此而不言一遷給舍則非其職矣未
拜命首抗疏劾貫經臣願惡黨遠方論奏未終上拂衣
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
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

覆貫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內侍請易衣抑之曰留旌直臣翌日貫等譖禾不祥語盧航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赦還里初陳瓘遣子正彙從學後正彙告京罪瓘並就逮經臣莅獄檄禾取證禾答以事有之罪不敢逃或謂失對禾曰禍福死生命也可以死易不義耶願得分賢者罪坐停官起知廣德軍歷知秀州王黼得政禾不欲出黼門力辭改汝州辭益堅曰寧餓死黼聞而銜之禾兄秉爲壽春府教授禾侍兄官居適童貫領兵道府下謁不得入餽之不受貫歸譖於上上曰此人素如此汝不能容耶久之知舒州命下卒南渡

後贈中大夫謚文介所著有易春秋傳論語孟子解

豐稷字相之明州鄞人第進士爲穀城令以廉明稱從安燾使高麗大風檣折舟幾覆稷神色自若知封丘縣神宗召問海中風波何以不畏對曰憑仗威靈尚何畏帝悅擢監察御史治章惇請託事無所移撓出惇陳州歷殿中侍御史上疏哲宗願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鑑擢右司諫多糾正累遷刑部侍郎兼侍講帝親政召內侍居外者樂士宣等數人稷言陛下初親萬機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幸恐累大德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江寧府兼吏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府加龍圖閣待制章惇欲困以道路違歲亟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狀既而陳瓘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動稷語陳師錫等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京遂去翰林曾布得助變壓將拜相稷約其僚共論之俄轉工部尚書兼侍讀布遂相稷謝表有佞臣之語帝問爲誰對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改禮部論宋用臣不當賜美謚不爲書敕哲宗升祔議配享功臣稷舉司馬光呂公著或謂二人豈得幷稷曰止

論其有功爾如唐五王得罪中宗何嫌配享帝待稷厚將處以尚書左丞積忤貴近竟以樞密直學士守越蔡京得政貶海州團練副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復朝請郎卒年七十五高宗追復學士謚清敏初文彥博嘗品稷似趙抃及賜謚皆以清得名稷三任言責每草疏必密室退多焚藁未嘗以時政語人云

論曰劉安世之諫乳媼鄒浩之諫龍妃皆敢於觸人主忌諱又焉肯默默於章惇輩哉惇諷之南荒備歷艱險徽宗既召擢復爲蔡京所傾與豐稷陳瓘任伯雨相繼遠竄陳禾則坐擊童貫勒停彼讒亦太甚矣然此三凶

[illegible]不得其死而安世等身後咸竄鄙典錫之遷[illegible]
孰榮孰辱耶

陳次升　陳師錫　張庭堅　龔夬
江公望　陳祐　常安民

陳次升字當時仙遊人入太學時學官以王安石字說訓諸生次升作曰丞相豈秦學邪美尚鞅能行仁政而爲李斯解事非秦學而何坐屛斥既而第進士知安丘縣以薦爲監察御史哲宗立使察訪江湖提點淮南河東刑獄紹聖中復爲御史轉殿中初章惇蔡卞以次升在元祐間外遷意其不能無怨望卞又與同鄉里故延

寘憲府欲使出力助排衆賢而一無所附且上章論惇卞植黨爲姦乞收還威福之柄又論卞客周穜貪鄙鄭居中險佞由是惇卞交惡之乘間白爲河北轉運使帝曰漕臣易得耳次升敢言不當去更進左司諫宣仁有追廢之議次升密言先太后保佑聖躬始終無間願勿聽小人銷骨之謗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風聞毋詰其所從來可也呂升卿察訪廣南次升言陛下無殺流人之意而遣升卿出使升卿資性慘刻喜求人過今使逞志釋憾則亦何所不至哉乃止不遣次升累章劾章惇皆留中蔡卞誣其毀先烈擿謫監全州酒稅帝以

爲遠竄南安軍徽宗立召爲侍御史極論惇卞曾布蔡京之惡遷右諫議大夫獻體道稽古脩身仁民崇儉節用六事言多規切崇寧初以寶文閣待制知潁昌府降集賢殿脩撰繼除名徙建昌編管循州皆以論京卞故政和中用赦恩復舊職卒年七十六次升三居言責建議不苟合劉安世稱其有功於元祐人謂能遏呂升卿之行也它所言留肇士凱張庭堅賈易李昭玘呂希哲范純禮蘇軾等公議或不謂然

陳師錫字伯脩建陽人游太學有儁聲神宗知其材廷試擢第三調昭慶軍掌書記郡守蘇軾器之倚以爲政

軾得罪捕詣臺獄親朋多畏避師錫獨出餞之又安輯其家知臨安縣爲監察御史上言宋興享國長久號稱太平者莫如仁宗切考致治之本不過延直言御群下進善退邪而已願稽皇祖以興治功時詔進士習律師錫言陛下方用經術訓迪上類不應以刑名之學亂之用事者謂倡爲詖說出知宿遷縣元祐初蘇軾三上章薦入爲祕書省校書郎歷考功員外郎知宣州蘇州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疏言元豐之末中外洶洶宣仁聖后拚安天下委國而治者司馬光呂公著爾章惇邢恕包藏禍心至於追毀天相陛下發潛繼統而惇[illegible]

高位光等贈謚未還墓碑未復願早擴睿略以慰中[illegible]
之望蔡京爲翰林學士師錫言京與弟卞同惡而京好
大喜功交結內侍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
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京援引死黨至數百
人鄧洵武內行汙惡豈可汙穢史筆向宗回宗良亦陰
爲京助是皆國之深患若出之于外社稷之福也帝曰
此於東朝有疑卿爲我處之對曰臣當具白太后遂上
封事俄改考功郎中師錫抗章言臣在職數月所言皆
當今急務若以爲非陛下方開納褒獎若以爲是不應
遽解言職如蔡京典刑未正願受竄貶於是出知穎盧

滑三州坐黨論連削官置郴州卒年六十九師錫始與
陳瓘同論京卞時號二陳紹興中贈直龍圖閣

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進士高第歷官樞密院編脩
文字坐析餞別鄒浩免徽宗召擢至右正言帝方銳意
圖治進延忠鯁庭堅與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
雨皆在諫列一時翕然稱得人庭堅在職逾月數上封
事其大要言世之論者必曰紹復神考然後謂孝夫前
後異宜法亦隨變而欲織悉必復則將敝於一偏久必
有不便於民而拂然者如此謂之孝可乎是時議者欲
往指元祐舊臣在廷者太多庭堅爲帝言司馬光呂公
著之賢又薦蘇軾蘇轍可用頗忤旨曾布因少其論[illegible]
命徙爲郎俄出爲京東轉運判官改知汝州李清臣欲
而擠之改通判陳州初蔡京守蜀庭堅在幕府與相好
及京還朝欲引以爲己用庭堅拒之京大恨後遂列黨
籍又坐嘗談瑤華非辜事編管號州徙鼎州象州久之
復故官卒年五十七紹興初贈直徽猷閣

龔夬字彥和瀛州人進士第三簽書河陽判官從曾布
於瀛紹聖初擢監察御史以親老求通判相州知洺州
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始上殿即抗疏請辨忠邪以
致太平時章惇蔡卞用事夬極論其惡請正惇典刑而

下明示譴黜又論蔡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上
誣宣仁歸咎先帝引用方天若顯其傾險以爲腹心立
起仟獄多斥善士天下寃之皆京與天若爲之也願考
證其實以正姦臣之罪於是三人者皆去又上疏乞正
元祐后冊位號及元符后不當並立崇寧初元祐后冊
廢言者論夬首乞建言詔削籍編管房州繼徙象又徙
化徙步通貶所持扇乞錢以自給逢赦命得歸卒年五
十五高宗加贈右諫議大夫官其後二人弟大壯少有
重名清介自立從兄官河陽曾布欲見之不可得及[illegible]
語夬邀之出從容竟日題詩壁間有得見兩龔之[illegible]

御史大夫出湖使早去夫以爲畏友不幸早卒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第進士建中靖國元年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諫上疏曰神考與元祐之臣非有射鉤斬袪之隙先帝信任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思建皇極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欲愈之今皇天后土何內苑稍畜珍禽奇獸公望力諫他日入對帝曰已縱遣之矣唯一白鷴畜之久終不肯去先是帝以拄杖逐鷴鷴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蔡王似府史以語言疑似成獄公望論救出知淮陽軍語在似傳召爲左司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壽州蔡京爲政編管南安軍赦還卒建炎中贈右諫議大夫

陳祐字純益仙井人第進士徽宗初自右正言遷右司諫言林希在紹聖掌書命草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制皆務求合章惇之意陛下頃用臣言褫其職自大名移揚州而希謝表具言皆出先朝大抵姦人詆毀善類事成則德己所憤事敗則歸過於君希再降知舒州又論章惇蔡京蔡卞亦隨鄧洵武竹古通判滁州十乞既而筠祐在數中編管澧州徙歸州復承議郎卒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年十四入太學王安石稱其文欲見之安民堅不肯往第進士授應天府軍巡判官遷成都府教授與安惇爲同僚惇皆謁府帥輒毀素所厚善者安民退謂惇曰若人不厚於君乎惇曰吾心實惡之姑面交爾安民曰君所謂匿怨而友其人乃李林甫也惇笑曰直道還君富貴輸我安民應之曰處厚貴天下事可知我當歸山林豈復與君校是非邪第恐累陰德爾惇深銜之秩滿寓京師妻孫氏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確時爲相安民惡其人絕不相聞調知長洲縣以主信爲治人不忍欺元祐初以薦擢大理鴻臚丞是時元豐用事之臣雖去朝廷然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

搖時政安民竊憂之貽書呂公著其略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時語人曰其後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陳蕃竇武協心同力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得志至於竄移淪沒凡此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歎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攖而卒爲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

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歷劇
遷官紹聖初召對爲哲宗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士不知
恥類遊進廉潔有守之士以厲風俗拜監察御史論章
惇顓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又論蔡京姦足以惑
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顚倒
天下之是否內結中官外連朝士陛下不可不早覺悟
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
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
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近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
碑周秩爲博士親定光謚爲文正近乃乞斲棺鞭尸陛

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章前後數十上度終不
能回遂匄外帝慰勉而已大饗明堂劉賢妃從侍齋宮
安民語頗切直帝微怒曾布與章惇不相能布始以安
民數撼章惇意其附己屢稱之於朝其後安民併論曾
布於是布與惇比而排之取所貽呂公著書白于帝屯
日帝謂安民曰卿上宰相書比朕漢靈帝何也安民曰
姦臣指摘以文致臣爾雖辨之何益董敦逸再爲御史
欲劾蘇軾兄弟安民謂二蘇負文章重望恐不當爾至
是敦逸奏之詔與知軍惇徑擬監滁州酒稅至滁日覩
細務郡守曾肇約爲山林之游曰謫官例不治事安民

謫曰食焉而怠其事不可　滿三歲通判溫州徽宗立詔
論欲起爲諫官曾布沮之以提點永興軍路刑獄發處
爲相安惇亦在樞密陷安民黨籍流落二十年卒年七
十高宗贈右諫議大夫安民先事之慮其後皆驗而安
惇之子坐法誅祀絕亦符陰德之誚云子同自有傳
論曰紹聖元符崇寧中章惇曾布蔡卞蔡京輩相繼用
事士大夫有宿怨或稍拂意者非顯斥則陰擠擯莫能
脫而諫官陳次升等持正論不爲撓至暴其罪狀請加
之罰何工於謀國拙於謀身也徽宗嘗因物議逐群姦
于外然京兄弟結援嬖倖方罷即召還諸賢罹報復之

禍固不足言如宗社何嗚呼建中之號與唐德宗同也
而產亂招寇留不興轍易戒小人勿用豈不信哉

傅楫　李昭玘　孫鼛　吳時
徐勣　陳軒　吳師禮　路昌衡
陳暘　席旦　張閣　俞㮚
王漢之 弟渙之　劉嗣明

傅楫字元通仙遊人少自刻厲從孫覺陳襄學第進士
歷官太學博士居四年未嘗一跡大臣門丞福清時受
知郡守曾鞏鞏弟布方執政出是薦爲太常博士徽宗
以端王就傅首選楫記室參軍進侍講踰五年

不遷鄒浩得罪貶揖以贓行免官徽宗即位歷[illegible]
史中書舍人曾布白以汲引恩冀爲之用揖略無所傾
下布大失望帝以舊學故多所延訪揖每以遵祖宗法
度安靜自然爲言在朝歲餘見事變興竊歎曰禍其始
此乎遂上疏匄去以龍圖待制知博州卒
李昭玘字成季濟南人少與晁補之齊名登進士第歷
祕書丞開封推官俄提點永興京西京東路刑獄坐元
符黨奪官徽宗立召還太常少卿韓忠彥欲用爲起居
舍人曾布恃之布使山陵命始下爲陳次升所論出知
滄州崇寧初罷奉祠遂入黨籍居閒十五年自號樂靜

先生寓意法書圖畫貯於十瓊命曰燕遊十友爲之序
以爲與今之人友或趨附而陷於禍吾寧與十者友久
益有味也初昭玘校試高密得侯蒙蒙執政使人致己
意昭玘唯求祕閣法帖而已使陝西時延安小將車吉
者被誣爲盜昭玘察知無他吉後立戰功至皇城使相
遇京師以名馬爲獻笑却之晚知歙州辭不行靖康初
復以起居舍人召而已卒高宗追復直徽猷閣
孫鼛字叔静錢塘人用父任登仕徽宗時由福建轉運
判官召爲屯田員外鼛徽時與蔡京善嘗曰蔡子貴人
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至是京還朝遇諸塗京邀
謂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鼛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
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
下幸甚鼛何爲者京默然既相出提點江東刑獄未幾
入爲少府少監戶部郎中縣官用度無藝鼛與尚書曾
孝廣侍郎許幾共疏論之孝廣幾坐是罷而徙鼛開封
遷太僕卿殿中少監四輔建以顯謨閣待制知曹州論
經始規畫之勞轉太中大夫徙鄆州邑人子爲草祭之
謠指切蔡京鼛以聞京怒使言者誣以他謗予祠起知
單州遂致仕卒年八十六贈銀青光祿大夫謚通靖鼛
篤於行義黨事起家人危懼鼛一無所顧時人稱之

吳時字伸道邛州人初舉進士得學究出身再試中甲
科歷官太僕少卿張商英罷相言者指時爲黨出知耀
州又降通判鼎州未赴提舉河東常平童貫經略北方
每訪以邊事輒不答還爲大晟典樂擢中書舍人給事
中內侍何訢諷監衡州酒僧領節度使時奏奪之又因
進對及取燕事曰祖宗盟血未乾渝之必速亂王黼聞
之怒斥爲衛尉時求去以徽猷閣待制兼侍讀俄提舉
上清太平宮西歸遇其里人趙雍爲言取燕必召禍吾
老得不謂其幾乎遂卒年七十八時敏於爲文未嘗屬
稾落筆已就兩學目之曰立地書廚

徐勣字元功南陵人第進士調吳江尉選桂州教授王師討交阯傳運使檄勣從軍舒亶聞其名將以御史薦勣恥爲人辭不答求知建平縣入爲諸王宮教授歷諸王府記室參軍徽宗立擢寶文閣待制兼侍講遷中書舍人帝謂勣曰朕每聽臣僚進對非詐則諛惟卿鯁直朕所倚賴詔與蔡京同校五朝寶訓勣不肯與京聯職固辭奏京之惡引盧杞爲喻遷給事中翰林學士上疏陳六事又言神宗正史更五閏未能成書蓋由范祖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蔡京兄弟純用王安石日錄各爲之說故論議紛然當時輔相之家家藏記錄何

得無之臣謂宜盡取用參訂是非勒成大典帝然之帝初政銳欲損益新法曾布始以爲然已乃密陳紹述之說帝以問勣勣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今是非未定政事未一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又因論葉漳州請自今勿妄興邊事以貽後悔勣與何執中偕事帝於王邸蔡京每曲意事二人勣不少降節俄而遭憂京入輔執中亦預政適勣行章惇詞以爲詆先烈服闋以主管靈仙觀入黨籍起知江寧府言者復論爲元祐姦朋罷歸大觀二年知太平州召入覲極論茶鹽法爲民病帝嘉納之加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蔡京自錢塘召還過勣微言撼之曰元功遭遇在伯通右伯通既相矣勣笑曰人各有志吾豈以利祿易哉以疾除顯謨閣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九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勣挺挺持正尤爲帝所敬禮而不至大用時議惜之

陳軒字元輿建陽人進士第二元祐中累遷中書舍人高麗入貢軒館客北使求市歷代史策府元龜抄鄭衞曲譜皆爲上聞禮部尚書蘇軾劾其失體以龍圖閣待制知廬州徙杭州江寧潁昌府徽宗立爲兵部侍郎兼侍讀言比更定役法欲以寬民力而有司生事急切祈嘗贏羨散青苗以抑兼幷拯難困不當以散多予賞入

侍經闈每以治貴清淨法文景之恭儉爲勸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不行改杭州福州卒年八十四

吳師禮字安仲錢塘人太學上舍賜第歷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預餞鄒浩免徽宗初遷至右司諫改右司員外郎師禮工翰墨帝嘗訪以字學對曰陛下御極之初當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伎對以直祕閣知宿州卒凡

師仁字坦求篤學廉潔不事科舉喪親廬墓下日倩孝寺僧造飯一缽以充飢不復置妻孥及畜僮僕郡守陳襄等皆以遺逸薦于朝後爲潁川吳王宮教授卒

路昌衡字持正祥符人第進士累遷工部侍郎以寶文

閣待制知開封府李清臣有任婦人之訴昌衡致之罪
辟出知瀛州徙永興軍進直學士知成都徽宗立應詔
上書謂頻年以來西方用兵致興大役利源害政倿臣
檄主西者皆僥之過盛俄坐清臣獄事責司農少卿分
司居郢州起爲滁州定州復直學士知開封府徙南京
留守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贈龍圖閣學士
陳暘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官
徽宗初進迓衡集以勸導紹述得太學博士秘書省正
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暘所著樂書甚備乞援其兄祥
道進禮書故事給札既上遷太常丞進駕部員外郎爲

講議司參詳官魏漢津議樂用京房二變四清暘四五
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時論方右漢
津絀暘議實未有知其謬者語在樂志進鴻臚太常少
卿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坐事奪官
已而復之祥道字用之元祐中爲太常博士終秘書省
正字所著禮書一百五十卷與暘樂書竝行于世
席旦字晉仲河南人元豐中舉進士禮部不奏名時方
求邊功旦詣闕上書言戰勝易守勝難知所以得之必
知所以守之神宗嘉納令廷試賜第歷鄭州河陽教授
敕令所刪定官徽宗擢右正言遷右司諫御史中丞錢
遹等請廢元祐皇后冊劉氏爲太后旦面質爲不可遹
劾旦左轉吏部員外郎累遷御史中丞兼侍講內侍郝
隨驕橫旦劾罷之帝以其章有指斥旋改吏部侍郎以
顯謨閣待制知宣州召爲戶部侍郎還吏部郝隨復入
侍乃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坐進對淹留黜知滁
州久之帝思其治蜀功復知成都威州守焦才叔言欲
誘保霸二州內附旦上章劾才叔爲姦利宰相不悅代
以龐恭孫而徙旦永興恭孫俄罪去加旦述古殿直學
士復知成都卒于長安贈太中大夫旦立朝無所徇
第爲中丞時蔡王似方以疑就第旦糾其私出府請推

治官吏議者哂之子益紹興初參知政事
張閣字臺卿河陽人第進士歷官翰林學士蔡京免相
閣當制歷數其過詞語遒拔人士多傳誦之京復相以
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杭久闕守閣經理有敘去惡少年
之爲人害者州以理閣召拜兵部尚書兼侍讀復爲學
士徽宗有意大用未幾卒閣初出守杭思所以固寵乃
日乞自領花石綱事應奉由是滋熾云
俞㮚字祇若江寧人崇寧五年以上舍生賜進士第歷
官中外兩爲給事中蔡京再相憾向所用士多畔已
冀得言㮚獨否遂拜御史中丞陳士風六弊又發言

改書劉炳為集子府陰事京方倚炳為腹心薦於蔡京
奧翰林學士遷兵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德府石
公弼在襄州以論衍前事謫言者謂臯實倡之罷子祠
竟以毀紹聖法度貶常州團練副使安置太平州未至
復述古殿直學士知江寧府卒

王漢之字彥昭常山人父介舉制科以宣聞至秘閣校
理漢之進士甲科歷官太常少卿蔡京置講議司漢之
其客也引為參詳官權禮部戶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
知瀛州徙江寧河南府不至而為蘇潭洪三州召拜兵
部侍郎進直學士知成都又不至連徙五州入為工部

侍郎使遼還言其主棓克荒淫亡可跂而待徽宗悅以
知定州徙江寧進至延康殿學士卒弟渙之

渙之字彥舟未冠擢上第歷官太學博士校對黃本祕
書通判衢州入編修兩朝魯衛信錄徽宗立以日食求
言渙之用大臣薦召對稱旨欲任以諫官御史辭曰臣
由大臣薦不可居是官累擢中書舍人崇寧初進給事
中吏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廣州言者論渙之當元
祐末與陳瓘龔夬張庭堅游解職知舒州入黨籍寄知
福州未至復徙廣州召詰謝言者復拾故語沮之罷為
洪州改滁州歷潭杭揚三州張商英相復為給事中吏
部侍郎商英去亦出守越八年知中山府加寶文閣學
學士朝廷議北伐渙之以疾提舉明道宮卒渙之恬於
仕進每六乘車常以顛覆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
宦常以不遇處之則無事矣其歸趣如此

劉嗣明祥符人入太學解褐補承事郎至給事中時鄭
居中雖以嫌去樞密然陰殖黨與窺伺益固嗣明與之
合計傾宰相張商英得遷大司成士子肄雅樂被恩嗣
明亦升班與學士等言者論其取悅權貴妄升國子生
預舍法以抑寒士黜知潁州未幾入為工部侍郎翰林
學士工部尚書卒贈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

論曰傅楫而下並徽宗朝侍從也楫乃曾布所薦恥為
之用李昭玘於侯蒙有舊恩却其延致孫謦雅善蔡京
而守法節財寖失規諷良切京嘗曲意結徐勣勣不少
貶凡奏其惡均可謂不黨矣方京倡豐亨豫大之說陳
軒則曰宜遵恭儉童貫王黼相與經營北方吳時則曰
必召亂徽宗喜祥瑞路昌衡則曰陰盛致災耿輸墨吳
師禮則曰當志其大均可謂不阿矣若陳暘導紹述蔣
且擠蔡王張閣以花石蕩上心龔臯王漢之劉嗣明媚
權貴視數君子者何霄壤也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沈畸 蕭服　張汝明　黃葆光
毛注　石公弼 張克公附　洪彥昇

沈畸字德侔德清人第進士崇寧中擢監察御史六察
無言事法畸詣匭上十事言花石擾民土木弊國冗費
多恩澤濫議論異同下情睽隔其論當十夾錫錢最為
剅當進殿中侍御史蔡京興蘇州錢獄欲陷章綖兄弟
遣開封尹李孝壽御史張茂直鞫之株逮至千百強抑
使承盜鑄罪帝悉其非辜遣畸及御史蕭服往代京

喚以顯仕畸至即決釋無佐證者七百人嘆曰為天子
耳目司可徇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
聞京大怒貶監信州酒稅既而獄事竟復羈管明州已
卒矣建炎初贈龍圖閣直學士子濬為右正言
蕭服字昭甫廬陵人第進士調望江令訪古跡得王祥
臥冰池孟宗泣筍臺皆為築亭俾民知所嚮歷將作少
監以使事得入對論人主聽言之要纚纚數百言徽宗
謂有爭臣風擢監察御史奉詔作崇寧備官記帝稱善
俄偕沈畸使鞫獄坐羈管處州踰歲得歸張商英當國
引為吏部員外郎以父老得請知蘄州卒

張汝明字舜文廬陵人少入太學有聲國子司業蔣
將妻以女汝明約無飾華侈協承親歡然後受室登進
士第滯州縣二十年未嘗干進大觀中召賓學制改
宣教郎擢監察御史嘗攝殿中侍御史即日疏劾政府
市恩招權以蔡京為首帝獎其直京銜之徙司門員外
郎出通判寧化軍與遼人文移名觸其諱坐貶遇赦簽
書漢陽判官最晚知岳州卒年五十四汝明至孝母病
疽刺血調藥傅之而愈居喪飯脫粟飲水無醯醢草木
之滋浸病羸行輒踣夢父授以服天南星法用之驗人
以為孝感汝明學精微研象數貫穿經史百家所著書

不蹈襲前人語有易索書張子危言大究經傳於世
黃葆光字元暉徽州黟人應舉不第以從使高麗得官
試吏部銓第一賜進士出身歷擢左司諫始莅職即言
三省吏猥多大弊有十徽宗蚤命釐正蔡京怒密請降
御筆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為衰亂減損之計徙符寶郎
帝念之明年拜侍御史遼人李良嗣來歸擢祕書丞葆
光論其五不可帝感悟自崇寧後增朝士兼局多葆光
以為言乃命蔡京裁定京陽請一切廢罷以激怒士大
夫葆光言如禮制局製造局濫員最多豈不能省去二
三以副上意時皆壯之後因歲旱又上疏曰陛下恭儉

敦朴以懷天下而太師蔡京修入過制陛下以紹述爲
心而京所行乃背元豐之法太宰鄭居中少宰余深依
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疏入不報京中以他事貶安
置昭州京罷召爲職方員外郎改知處州州當方臘殘
亂後盡心牧養民列上其狀加直秘閣再任卒州人祠
之豫兆善論事會文切理不爲橫議所移本出鄭居中
門攸極力攻蔡京無所顧然亦有迎時好者方作神霄
萬壽宮溫州郭敦實泗州葉點皆坐是得罪豫兆遂疏
建昌軍陳并秀州蔡密岳州傅惟肅祁門令葛長卿不
即奉行制書悉坐停廢議者尤之

毛注字聖可西安人第進士歷官殿中侍御史蔡京免
相留京師注疏京擅持威福結葉夢得爲腹心徽宗逐
夢得而遷注侍御史遂極論京受孟翊妖姦之書與逆
人張懷素游處引凶朋林攄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尹
京時論者和繼京遂致仕甚再見注又言蔡京怙恩恃
寵宜早令去國消弭災咎京始出居錢塘注遷左諫議
大夫張商英爲相言者攻之力注亦言其無大臣體然
託以交通商英罷奉祠卒於家建炎末復諫議大夫
石公弼字國佐新昌人第進士調衞州司法參軍章惇
方求太學官或薦公弼使往見謝不往後歷宗正寺
簿入見言朝廷比以直言詞學闕額[illegible]交[illegible][illegible]忠直之
士徽宗善之擢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三舍法行
士子計等第頗事告訐公弼言設學校者要以仁義漸
摩欲人有士君子之行顧使之相告訐非建學本意也
由右正言改左司諫遷侍御史論蘇杭造作局擾民之
害請稍能進奉常納之蔡京始與公弼有連故因得進
用至是意漫與京忤焉徙太常少卿遷起居郎兼定王
嘉王記室故事初至官賜金綺二百萬公弼辭不受大
觀二年拜御史中丞京西轉運使張徽言欲因方田耤
增立汝襄鄧三州稅以公弼言罷之公弼遂劾蔡京罪

惡章數十上京始罷又言吏員猥冗冗元豐舊制於是
堂選歸吏部者數千員罷宮廟者千員都水知埽六十
員縣非大郡悉省丞在京茶事歸戶部諸道市舶歸轉
運司仕途爲清京雖上相印猶提舉修實錄公弼復言
願特必斷之決以消後悔又因星變言之竟出京杭州
劉逵反京所爲公弼論其廢紹述良法啓用元祐邪黨
學術人知其非一意於正者進兵部尚書兼侍讀張商
英入相欲引爲執政不果以樞密直學士知揚州改越
古殿直學士知襄州京再相責秀州團練副使台州安
置踰年赦歸卒年五十五後復其官初名公輔徽宗以

爲人臣譏至指李林甫楊國忠爲喻議者由是益薄之出
知宣州除京西轉運副使徙蘇州徐州加直祕閣元符
中累謫保靜軍行軍司馬邵州安置徽宗立召爲太常
少卿歷寶文閣待制知鄧州尋入黨籍卒

董敦逸字夢授永豐人第進士歷梓州路轉運判官元
祐六年召爲監察御史同御史黄慶基疏言蘇軾爲制
誥指斥先帝其弟轍相爲表裏宰相呂大防奏曰元祐
以來言事官用此中傷士人兼欲動搖朝廷意極不善
轍復奏曰臣昨日以兄軾所撰呂惠卿告觀之其言及
先帝者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

信宰予亦豈是謗毀邪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
之事但未暇改爾元祐改更蓋追述美意而已宣仁后
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
其本意宣仁后曰皇帝宜深知於是二人並罷敦逸爲
湖州通判改知臨江軍紹聖初軾轍失位劉拯訟敦逸
無罪哲宗曰非前日白鬚御史乎復除前職論常安民
爲二蘇之黨凡論議主元祐者斥去之累遷侍御史瑤
華祕獄成詔詣掖庭録問敦逸察知冤狀握筆弗忍書
郝隨從旁脅之乃不敢異獄既上終不自安幾兩旬竟
上疏謂臣恐得罪天下哲宗怒蔡卞欲加重貶章惇曰

亦以爲不可而止明年用他事出知興國軍徙江州徽
宗即位加直龍圖閣知荊南召爲左諫議大夫敦逸極
言蔡京蔡卞過惡遷戸部侍郎卒

上官均字彥衡邵武人神宗熙寧親策進士擢第二爲
北京留守推官國子直講元豐中蔡確薦爲監察御史
裏行時相州富人子殺人讞獄爲審刑大理所疑京師
流言法官竇莘等受賕蔡確引猾險吏數十人窮治莘
等慘酷無敢明其冤均上疏言之乞以獄事詔臣參治
坐是謫知光澤縣莘等卒無罪天下服其持平還都監
進奏院哲宗即位擢開封府推官復爲監察御史自熙

寧以來京師百司有謁禁均言以誠待人則人思竭忠
以疑遇物則人思苟免願除開封大理外餘皆釋禁以
明洞達不疑之意遂論吉甫願罷之而復爲常平糴糶
之法又言官冗之弊詔有司議久之不能有所省復上
疏又因請對力陳之宣仁后曰當從我家始乃自后屬
而下至大夫悉裁其數蔡確弟碩盜貸官錢萬計獄既
上均請正確罪以厲百官張璪李清臣執政與正人異
趣相繼擊去之歷殿中侍御史西夏恃勝氣驕朝廷議
棄四砦與之至是又請蘭州爲砦地均疏謂蘭州復棄
則熙河數郡孤立難守若繼請熙河故地將何辭以拒

之不如治兵積穀畫地而守使夏人曉然知朝廷意也
時執政傅堯俞許將韓忠彥論事多同異俱求罷均言
堯俞等事皆緣公無顯惡大過望令就職詔從之御史
中丞蘇轍等尚以爲言均上疏言許將舍同列之議上
奉聖旨是能將順其美不當反以爲過惡也將罷均又
言呂大防堅彊自任同列不敢與爭惟許將時有異同轍
素與大防善盡力排將期於必勝臣恐綱紀法令自此
敗壞矣遂乞罷出知廣德軍改提點河北東路刑獄紹
聖初召拜左正言時大防轍已罷政均論大防轍六罪
並再黜大防史禍由此起孚相章惇用吏部尚書彭汝

礪知成都府召朱服爲中書舍人均言汝礪不可出服
不可用惇怒遷均工部員外郎尋提點京東淮東刑獄
歷梓州淮南轉運副使知越州徽宗立累遷給事中宰
相欲盡循熙豐法度爲紹述以風均均曰法度惟是之
從無彼此之辨由是不協以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徙
襄州崇寧初與元祐黨籍奪職奉祠後復集賢院修撰
久之復龍圖閣待制致仕卒

來之邵字祖德咸平人第進士元豐中黃履薦爲監察
御史未幾貫倡女爲妾覆劾其汙行左遷哲宗即位累
遷殿中侍御史之邵資性姦諂與楊畏合攻蘇頌論[illegible]
[illegible]賈易知蘇州之命又論梁燾緣劉摯[illegible]
彌又論范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紹
聖初之邵逆探時指劾呂大防[illegible]相[illegible]御史
王安石配食神宗之邵又請加美謚疏司馬光等畔道
逆理典刑未正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其何恣無
忌悍如此進刑部侍郎陽翟民蓋淅以訟至有司之邵
二子皆娶蓋氏婦淅川蓋氏子以規其貲除官張商英
論之以直龍圖閣出知蔡州卒蔡京爲相特贈太中大
夫

楊畏字子安其先遂寧人父徙洛陽畏幼孤好學事母

孝不事科舉其後第進士調成紀主簿不之官刻志經
術以所著書謁王安石呂惠卿爲鄆州教授自是尊安
石之學以爲得聖人之意除西京國子監教授舒亶薦
爲監察御史裏行時有御史中丞出爲郡守監司薦之
畏言侍從賢否上所素知監司乃敢妄薦蓋爲異日地
爾乞戒其觀望[illegible]行[illegible]學士院尉錢罪爲王安禮所發
畏抗章爲辨[illegible]罷[illegible]除宗正丞出提點夔州路刑獄
元祐初請祠歸洛畏恐得罪司馬光等曰畏官夔峽雖
深山窮僚聞用司馬光皆相賀其盛德如此至光卒畏
復曰司馬光若知道更是皐夔稷契以不知道故於政

羣來盡也呂大防劉摯爲相俱與畏善屢擢殿中侍御
史畏助大防攻摯十事幷言梁燾王巖叟劉安世朱光
庭皆其死黨必與爲地冀將來收拾皆不納摯罷
相蘇頌代之畏復攻頌頌罷畏意在蘇轍而宣仁后特
召相范純仁畏又攻純仁不報畏本附轍知轍不相復
上疏詆轍不可用其傾危反覆如此百僚莫不側目遷
侍御史宣仁后崩大防欲用畏諫議大夫范純仁以畏
非端士不可乃遷禮部侍郎及大防爲宣仁后山陵使
畏首背大防稱述熙寧元豐政事與王安石學術哲宗
信之遂薦章惇呂惠卿可大任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

有紹述意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畏復考悉下之拔畢
漸爲第一惇入相畏遣所親陰結之曰畏前日度勢力
之輕重遂因呂大防蘇轍以逐劉摯梁燾方欲逐呂蘇
二人覺罷畏言職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寧首爲相公開
路者也惇至徙畏吏部尚以自助中書侍郎李清臣知
樞密院安燾與惇不合畏復陰附安李惇覺其情又曾
布蔡卞言畏平日所爲於惇遂出知眞定府入下於是
目爲楊三變謂其進於熙豐顯於元祐遷於紹聖也後
竟落職奉祠入元祐黨蔡京爲相畏自明出黨籍尋復
寶文閣待制政和二年[illegible]人詣闕請封禪嵩山畏上疏

[illegible]疏言極其詭佞方治行得疾卒畏爲人縱橫[illegible]
才辯而多捭闔與邢恕等交比其好功名富貴亦同然
術而多失畏謀必中其忌亦俱爲搢紳所[illegible]云
劉拯字彥脩南陵人進士及第知常熟縣有善政元豐
紹聖再爲御史言元祐修先帝實錄以司馬光蘇軾之
門人范祖禹黃庭堅秦觀爲之竄易增減誣毀先烈又
言蘇軾醜詆厚誣乞請正其罪時祖禹等已貶軾謫英
州而拯猶鷙視不悛也累至給事中徽宗立歷戶部尚
書論朋黨及財賦事違蔡京意徙兵部旋罷知蘄州徙
潤州張商英入相召爲吏部尚書左轉工部以樞密直

學士知同州商英罷言者併劾之削職與祠卒
錢遹字德循婺州人進士甲科徽宗時兩爲殿中侍御
史劾罷右相曾布遷侍御史旋進中丞乞治元符末大
臣嘗請復孟后廢劉后者韓忠彥曾布李清臣黃履及
議者曾肇豐稷陳瓘龔夬皆坐貶復與殿中侍御史石
豫左膚言元祐皇后得罪先朝當國大臣因一布衣何
大正狂言復還廢后位號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疏
逖小臣詣闕上書天下公議從可知矣今已貶削忠彥
等及追褫大正誤恩則元祐皇后義非所安宜丞正厥
[illegible]明日又言之由是復廢遹據遂言元符皇后名位未

正乃冊爲崇恩太后適所言小臣上書者昌州推官
澥也澥因得鴻臚丞蔡京謀取青唐適助成其議會
籍元祐黨適以爲淮南路給事中劉逵駮之左轉戶部侍
郎俄遷工部尚書兼侍讀踰年知潁昌府言者疏其罪
黜爲滁州徙宣州復爲工部尚書舉馮澥自代言者又
疏其罪以顯謨閣待制知秀州中書舍人侯綬封還之
又奪待制久之還故職改述古殿直學士屏居十五年
方臘陷婺適逃奔蘭溪爲賊所殺
石豫者寧陵人第進士以安惇薦爲監察御史與左膚
鞫鄒浩獄文致亞比以論邊事不稱旨出爲淮南轉運

判官陳瓘又追論羅織鄒浩事降通判亳州崇寧元年
召拜殿中侍御史遂同錢遹追廢元祐皇后議亟遷侍
御史至中丞景靈宮繪像臣僚請削文彥博司馬光呂
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王巖叟諸人既
以論罷軍器監蔡碩碩訟豫平生交通狀黜知陳州徙
鄧州歷刑部侍郎卒膚廬州人亦用安惇薦爲御史履
歷大略與石豫同累至刑兵戶三尚書以樞密直學士
知河南府改永興軍卒
吳執中字子權松溪人登第官州縣同門生呂惠卿方
貴盛不肯附以進取三十餘年始提舉河南常平歷諸

司封郎中大觀中擢至御史中丞疏論外戚鄭居中不
在政地帝還其章諭所以用居中意初蔡京忌張康國
故引執中言路執中先劾劉炳兄弟宋喬年父子皆京
客帝寤語執中收其不阿康國曰是乃爲逐臣地耳已
而章果至帝怒黜知滁州歷知河南府過都復拜中丞
京以星變逐執中謂大臣當全體貌於是得不重貶遷
禮部尚書張商英罷御史張克公言執中與商英皆由
郭天信以進除樞密直學士知越州竟奪職卒于家
吳材字聖取龍泉人登第歷左司諫首論范純禮爲朋
附黨魁不宜復其職程之元爲蘇軾心腹不宜亟九卿

張舜民皆狂不宜以從官處鄉郡其後受右相曾布指
與王能甫疏罷宰相韓忠彥材鷙忍疾視善類所排逐
最多蔡京用爲給事中吏部侍郎陛見有所陳京不悅
以天章閣待制知光州趙挺之作相拜工部侍郎卒
論曰所貴司言責者非以其扶植天下之公議乎廢公
議則爲讒爲佞凡惑主聽而生亂階也當哲宗更化海
內雖新法之害實惟諸賢戮力賈易求之邵楊畏反
媒蘖其過相繼去朝然則使元祐之治不終者易輩之
爲也無何楊畏紹述之說售而崇豐之黨進劉拯輩之
部黃履上官均力攻元祐諸臣欲假其罪然則使

倖等凶焰愈熾者攸輩之爲也徽宗擢敝政召用正人
錢遹石豫吳材乃疾視巧詆連及善衆然則使建中之
治遽變者遹輩之爲也蔡京以星變逐炎執中從而營
護之然則使姦相爲國蠹既深且久者執中輩之爲也
若均者其他建白頗切時病且能非紹述與京忤罪差
薄云

張近　鄭僅　宇文昌齡子常
許幾　程之邵　蒲卣

張近字幾仲開封人第進士累遷大理正哲宗命鞫發
運使呂溫卿獄諭之曰此出朕命所畏惠卿對曰法之

所在雖陛下不能使臣輕重何惠卿也歷大理少卿以
集賢殿脩撰知瀛州遼爲夏請地而宿兵以臨我近請
亦出秦甲戍北道伐其謀邊吏執北盜呂㦸兒遼略我
民爲質近言朝廷方繼好息民當使曲在彼釋之便出
鎮高陽累加顯謨閣待制直學士徙知太原府以疾奉
祠先承詔買馬三千給牒今户近悉斂諸民不予直爲御
史所劾失學士二年而復之

鄭僅字彥能彭城人第進士累遷直龍圖閣陝西都轉
運使論餽餉洮湟功進集賢殿脩撰顯謨閣待制改知
鄆州諸軍多殺老弱持首要賞僅下令非彊壯而能生
致諸賞斗之有內附羌追寇得老人不忍殺攜之乃其
父也相持哭一軍感動將諸路爭進討奏徙僅獨保塹
不生事寇亦不犯徙秦州復爲都轉運使召拜戶部侍
郎改吏部侍郎知徐州以顯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卒
年六十七贈光祿大夫謚脩敏子望之自有傳

宇文昌齡字伯脩成都人進士甲科歷太常少卿詔議
郊祀合祭昌齡力辨合祭之非後蒞川北議改直秘閣
知梓州歷壽州河中府鄧鄆青三州徽宗立擢至戶部
侍郎陝西餽芻糧於邊舊制令內郡轉給爲民病昌齡
建言止輸其州而令量取道里費助邊糴從之歲省糴

價五百萬公私俱便以寶文閣待制知開封府復爲戶
部侍郎知青杭越三州卒子常

常字權可徽宗時提舉成都路茶馬是時馬政大壞率
虧歲額提舉官歲以所入進羨餘吏緣爲姦市馬裁十
一二且負其直夷人皆怨常盡革其弊馬遂溢額加直
秘閣改知夔州進秘閣脩撰官累中大夫卒

許幾字先之貴溪人第進士歷顯謨閣待制知鄆州梁
山濼多盜皆漁者窟穴幾籍十人爲保使晨出夕歸否
則以告輒窮治無脫者幾善理財四入戶部至尚書坐
事貶永州團練副使安置袁州遇恩復中大夫卒

賢之邵字懿叔眉山人曾祖仁霸治獄有陰德之及
第歷夔路轉運判官除主管秦蜀茶馬公事徙知鄭州
元符中復主管茶馬歲有增羡童貫用師熙岷不俟報
運茶往帥糴發錢二十萬億佐用度連進秩爲熙河都
轉運使秦鳳出師命之邵經制即言已備十萬騎可食
三百日矣徽宗擢顯謨閣待制敵犯熙河攝帥事俄
卒贈龍圖閣直學士子唐至寶文閣學士
蒲卣字君錫閬州人毋任知書里中號任五經卣第進
士歷提舉湖北京西常平崇寧均旧轉運使將度費定
稅卣曰詔旨所以嘉惠元元非增賦也提點湖南刑獄

知鼎遂諸州復提舉潼川路刑獄有議榷酤於瀘敘間
云歲可得錢二十萬卣言先朝念此地夷漢雜居故弛
其榷禁以惠安邊人乃止累官中大夫卒
論曰衛國在兵裕國在賦二者非得良有司鮮不病民
況當哲徽紹述時乎張近剝下此何足齒於鄭僅不徼
邊功宇文父子能酌邊餉脩馬政許幾弭盜理財各著
其績程之邵經制茶馬以給軍需蒲卣議稅榷以惠民
安邊爲本斯謂之良有司非耶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九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　列傳六十二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鍾傅 陶節夫 毛漸
王祖道 張莊 趙遹

鍾傅字弱翁樂平人本書生用李憲薦爲蘭州推官坐
對獄不實編管郴州章惇興邊事奏還其官得入對爲
哲宗言夏衆黠而易難以一舉滅但當擇城險要以正
不制制地之法坐待其斃帝然之命幹當熙河涇原秦
鳳三路公事以功累進集賢殿修撰知熙州傅自始仕
至此僅再歲遂擢帥熙秦騎四萬出塞無功而還惇方

主其議不加罪初傅請合三路兵築天都城工既集復
言水源不壯不可興役坐所奏乖異褫職俄而詐增首
虜事覺再貶連州別駕崇寧中復起知河中府歷鄜瀛
渭三州擢顯謨閣待制建言河南要地靈武爲根本條
上十四事未報詔諸道進討傅遣將折可適至靈州川
有功進龍圖閣直學士會別將高永年沒於西而可適
遇伏失道爲虜所乘傅以逗撓黜知汝州奪學士未幾
復爲杭州眞定永興太原延安府以故職卒贈端明殿
學士傅所行事大抵欺妄故屢起屢僨云
陶節夫字子禮鄱陽人晉大司馬侃之後第進士崇寧

中知延安府以招降羌有功加集賢殿脩撰秦鳳
西城石堡以天澗為隍可趨者惟一路夏人嘗聚粟其內
以千數既為宋有其酋驚曰漢家取我金窟埚亟發鐵
騎來爭節夫禦之斂兵退進擢龍圖閣直學士方議城
銀州諜告夏人已東節夫料必西趨涇原乃遣裨將耿
端彥疾驅至銀州五日城成夏人果從涇原至則城備
已周遂遁去進樞密直學士節夫久在延安蔡京張康
國從中助之故唯京意是徇尋領經制環慶涇原河東
邊事陳取興靈之策加龍圖閣學士會朝廷罷經制司
且棄所城地節夫乃求內郡歷青秦二州太原府坐疏

留本道兵勿移戍降待制知永興軍卒追復故職

毛漸字正仲江山人第進士知寧鄉縣熙寧經理五溪
漸上利害於察訪使章惇遂誘以區畫建新化安化二
縣擢著作佐郎知安化召為司農丞提舉京西南路常
平哲宗時歷廣東荆湖轉運判官江東兩浙轉運副使
浙部水溢案錢氏有國時故事起長安堰至鹽官徹清
水浦入于海開無錫蓮蓉河武進廟堂港常熟疏涇梅
里入大江又開崐山七耳茜涇下張諸浦東北道吳汀
際大盈顧匯柘湖下金山小官浦以入海自是無水患
累遷祕閣校理陝西轉運使知渭秦熙三州復攝帥涇
原日夜治兵棐夏人犯邊擣其虛破沒烟尋進直龍圖
閣知渭州命下卒贈龍圖閣待制

王祖道字若愚福州人第進士又舉制科會罷調韓城
尉歷官中外累典方州[illegible]知桂州積遷祕書少監直
龍圖閣蔡京開邊祖道乘時徼富貴誘王江酋使納土
夸大其辭言向慕者百二十峒六千家十餘萬口王江
據諸峒要會幅員二千里置州建城爲控制百蠻以武
臣為守置溪峒司主之詔以為懷遠軍又言黎人願為
王民得地千五百里遂以安口隘為允州中古州地為
格州皆提舉溪峒官二員又言地州文州蘭州那州皆

內附請於黎母山心立鎮州為下都督府賜軍額曰靜
海知州領海南安撫都監徙萬安軍於水口南丹州莫
公佞獨拒命發兵討擒之遂築懷遠軍爲平州格州爲
從州南丹爲觀州幷允地文蘭那五州置黔南路連擢
龍圖閣直學士召為兵部尚書未行徭黎渠帥不勝忿
蜂起侵剽瓊新萬安軍及觀州殺官吏初祖道徙城時
言黎人伐木助役及是詔問不能對京芘之猶除端明
殿學士知復州召為刑部尚書卒贈宣奉大夫祖道在
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費餘
內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瘴癘戍者歲十亡五六實

無尺地一民徭於縣官蔡京既自以爲功至謂溪中應
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祖道用是超取顯美張商
英爲相治其誕罔追貶昭信軍節度副使京再輔政復
還之然所創州縣不旋踵皆罷先後龐恭孫張莊趙遹
程鄰皆以拓地受上賞大抵皆放效祖道云
張莊應天人第進士累遷龍圖閣直學士廣南西路轉
運副使王祖道死請立朱崖諸州縣從萬安軍詔莊按
覆相度實與祖道相表裏後莊集賢殿修撰代知桂州
奏安化諸州納土幅員九千里尋又奏覺樂諸州納土
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進莊兼黔南路經略安撫

使知靖州莊遣黃忱築安化城忱蠻將也知蠻情僞力
言不可莊怒別遣胡超儂昌等往築果爲蠻所拚超等
沒者幾千人中書舍人宇文粹中言祖道及莊擅興師
旅啓釁邀功妄言諸蠻效順納款得地當時柄臣攬爲
綏撫四夷之功奏賀行賞張皇其事自昔欺君無大於
此朝廷既追貶祖道莊責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再
貶連州移和州起知荆南府徙江寧復進徽猷閣直學
士歷知渭亳襄州鎮江東平府宣和末坐締治東平城
摧壞降兩官予祠卒贈宣奉大夫
趙遹開封人大觀初以發運司勾當公事爲梓州路轉
運司判官以勞加授龍圖閣直學士爲正使政和五年
晏州夷酋卜漏反陷梅嶺堡初瀘帥賈宗諒以斂竹木
擾夷部且誣致其罪夷人咸怨漏遂相結四出剽掠已
而樂共城監押潘虎誘殺羅始党族首領其族蠻僨奴
合漏等攻樂共城遹弃劾之詔斬虎罷宗諒代以康延
魯而聽遹節制遹陰有專討意兵端滋大矣於是詔發
陝西軍義軍土軍保甲三萬人以遹爲瀘南招討使遹
與別將馬覺張思正分道出期會于晏州漏據輪縛大
囤其山峭崅數百仞林箐深密遹軍不能進間從巡檢
种友直田祐恭按視其旁山崖壁峭絕賊恃之無守

備遹欲襲取命友直祐恭迭攻之友直所部多思黔土
丁習山險而山多生猱遹遣土丁捕之伐去蒙密緣崩
石挽藤葛而上得猱數千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於
猱背昏夜復遣土丁負繩梯登崖顛迺縋梯引下人人
銜枚挈猱蟻附而上比雞鳴友直祐恭與其衆悉登攤
刀斧穿箐入及賊柵出火然炬猱熱狂跳賊廬舍皆茅
竹猱竄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撲猱益驚火益熾遹望
見火麾軍躡雲梯攻其前兩軍相應賊擾亂不復能抗
赴火墮崖死者不可計俘斬數千人卜漏突圍走追獲
之晏州平諸夷落皆降拓地環二千里遹爲建城砦遣

[illegible]撒易人耕種且習戰守號曰勝兵詔[illegible]
以轉運副使孫羲叟爲安撫使加適龍圖閣直學士[illegible]
知渭州涇原經略安撫使適以疾請祠不許既入對賜上舍
出身拜兵部尚書適與童貫有隙力請去以提舉醴泉
觀兼詳定一司勅令六年出知成德軍拜延康殿學士
賜其子求爵上舍出身秘書省校書郎淶水人董才得
罪亡命上書請取金燕以自效王黼童貫大喜將許之
適言不可疏奏上斥還才書才窮蹙轉入河東詔以問
適適復具疏極論其害洎適徙熙州黼等卒納才又虛
適過闕有所陳趣使道赴鎮諸番聞適至相賀曰吾父

來朝廷眞欲無事矣爭出鉏耨午假爲頓犒居數月以
疾乞致仕尋祠起知中山順昌應昌府金人舉兵召赴
闕尋卒承裔歷知眉州言者論適欺罔軍功承裔遂放
罷

論曰宋西圉有夏州諸羌南服有溪峒諸蠻舊矣叛則
討順則撫祖宗之謨烈具在竟悖蔡京乃襲王安石餘
知務以恢拓疆宇啗其君任鍾傅王祖道輩日興干戈
爭不毛之地邊氓暴骨儲峙爲虛是何啻以介鱗易衣
裳也況貪功僥賞人懷僥倖圖燕之議起而厥禍構矣
由兹言之漢相蕭望之匡衡唐相姚崇宋璟咸抑邊功
其慮誠遠哉

郝質　賈逵　竇舜卿　劉昌祚
盧政　燕達　姚兕弟麟子雄古　楊燧
劉舜卿　宋守約子球　高敏

郝質字景純汾州人少從軍挽強爲第一充殿前行門
換供奉官爲府州駐泊都監累功超遷內殿承制并代
路都監又爲大名路鈐轄討貝州賊平遷六宅使歷安
德軍節度使爲殿前副指揮使神宗立易節度武軍爲
都指揮使卒贈侍中謚武莊質御軍有紀律犯者不貸
而享犒豐渥公錢不足出己奉助之自奉簡儉食不重

肉篤于信義在并州與朝士董熙善約爲婚姻熙死家
貧無依質已爲節度使竟以女歸董氏自爲官不上閥
閱從微至貴皆以功次遷云

賈逵藁城人隸拱聖爲卒至西染院副使從狄青征儂
智高戰歸仁驛既陳青誓衆不待令而舉者斬時左將
孫節戰死逵爲右將軍先鋒將私念所部兵數困易衂
兵法先據高者勝苟復待命而賊乘勝先登吾事去矣
即日引軍趨山既定賊至逵麾衆馳下仗劍大呼斷賊
爲二賊首尾不相救遂潰逵詣青請罪青拊其背勞謝
之邕州城空青使入括公私遺墜固辭尤時將校多以

投城故能羈金賓獨遠無所犯歷秦鳳諸路鈐轄涇原
高陽關麟延路副都總管積遷至昭信軍節度觀察留
後元豐初拜建武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卒年六十
九贈侍中謚武恪

竇舜卿字希元安陽人以蔭爲三班奉職歷府州兵馬
監押夏人犯邊舜卿舉烽求援於大將王凱兆應舜卿
度事急提州兵出戰勝之明日經略使問狀凱要以同
出爲報舜卿雖然相許不自以爲功爲青淄路都監海
盜行劫執官吏舜卿募士三百悉擒之湖北蠻猺彭仕
義叛徙爲鈐轄兼知辰州建請築州城不擾而辦仕義

降擢康州刺史累遷邕州觀察使歷邠寧環慶路副都
總管熙寧中十上章求退乃回易文階以刑部侍郎以
管祠致仕再轉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八十八謚康敏

劉昌祚字子京眞定人以父賀戰沒定州錄右班殿直
遷至涇原副都總管神宗命將西征詔與總管姚麟率
兵五萬受環慶高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出既入境
而慶兵不至昌祚出胡盧川次磨臍隘夏衆十萬扼險
不可前昌祚挾兩盾先登敵小却師乘之斬首千七百
級進次鳴沙川取其窖粟遂薄靈州城未及闔先鋒奪
門幾入遵裕馳遣使止之昌祚曰城不足下朝廷謂
我爭功奈何命按甲勿攻是夕慶兵始距城三十里而
軍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七級渠灌遵裕軍遂潰
而還復命涇師爲殿至渭州糧盡士爭入無復行伍坐
貶永興軍鈐轄明年復徙涇原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
使知延州時永樂方陷士氣不振昌祚先修馬政令軍
中校技騎優者給馬夏人寇塞門安遠砦拒破之殺其
統軍葉悖麻咩吡埋二人蓋始謀攻永樂者圖其形以
獻帝喜遣營馬步軍皆宗立以知渭州累遷殿前副都
指揮使冀州觀察使武康軍節度使卒年六十八贈開
府儀同三司謚毅肅昌祚氣貌雄偉善騎射箭出百步

之外夏人得箭以爲神持歸事之所著射法行於世

盧政太原人以神衛都頭從劉平與夏人戰延州平敗
政脫身歸黃德和誣平降賊仁宗引政問狀政言平被
執非降也因自陳失主將當死帝義其言赦之以爲供
奉官德州兵馬監押累功歷秦鳳高陽關都鈐轄治平
熙寧中爲涇原四路副都總管遷至武泰軍節度使政
時年七十三氣貌不衰上朝參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燕達字逢辰開封人以材武隸禁籍授內殿崇班歷秦
鳳副都總管遷至忠州刺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鄜
延招討安南爲行營馬步軍副都總管神宗諭之曰鄜

名位已重不必親矢石也達頓首謝因屁得懲[illegible]
賊雖死何悍初度嶺聞前鋒遇敵苦戰卷甲趨之士[illegible]
自奮傳呼太尉來蠻驚潰即定廣原師次富良江蠻艤
舟船於南岸欲戰不得達默計曰兵法致人而不致於
人吾示之以虛彼必來戰已而蠻果來擊之大敗乃請
降還拜榮州防禦使元豐中累進殿前副都指揮使武
康軍節度使哲宗立遷爲使徙節武信卒贈開府儀同
三司謚毅敏達起行伍嘗讀書神宗以其忠實可任每
燕見未嘗不從容詢問用兵當何先對曰莫如愛帝曰
威克厥愛可乎達曰要以愛爲先耳帝善之

姚兕字武之五原人以父寶戰沒定川錄右班殿直爲
環慶巡檢與夏人戰一矢斃其酋衆潰乘之逐破蘭浪
敵大衆寇邊圍諸砦有悍酋臨陣甚武兕前射中其目
斬首還明日來攻益急兕又敗之敵退攻大順城兕復
往救轉鬬三日斬級數千卒全二城神宗召入覲試騎
射賜銀槍袍帶遷爲路都監徙鄜延涇原累功拜通州
團練使卒於鄜延總管贈忠州防禦使兕幼失父事母
孝凡圖畫器用皆刻仇讎未報字老不廢書尤喜[illegible]
[illegible]曰吾慕其人耳弟麟軍中號二姚子雄古
雄字君瑞初從兕兵間中矢透骨以強弩出其鏃[illegible]

自若積功至東上閤門使英州刺史元豐西討以涇原
副總管從劉昌祚出戰乘勝向鳴沙趨靈州而高遵裕
敗還降秩復以副總管督諸將討堪哥平哲宗時歷拜
武康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王贍取青唐麟謂朝
廷討伐方息奈何復生此大患已而贍果敗徽宗立
進都指揮使節度建雄定武軍檢校司徒卒贈開府階
麟爲將沉毅持重不少縱捨宿衞士嘗犯法詔釋之麟
杖于庭而後請拒詔之罪故所至肅然
雄字毅夫少勇鷙有謀年十八郎佐父征伐歷涇原秦
鳳將累進騏驥使紹聖中渭帥章楶城平夏雄部熙河

兵策援夏人傾國來與之鏖鬬大破之先五日折可適
敗於沒煙士氣方沮雄賈勇得儁諸道始得并力城成
擢東上閤門使泰州刺史明年虜攻平夏勢銳甚城幾
不守雄與弟古合兵卻之徙知會州領熙河鈐轄王贍
略地青唐羌人攻湟鄯詔雄與苗履援之徙河州种朴
戰沒王贍軍陷敵中雄自鄯至湟四戰皆捷拔出之遂
築安鄉關夾河立堡以護浮梁通湟水漕運商旅負販
入湟者始絡繹於道加復州防禦使建中靖國初議棄
湟州詔訪雄利害雄以爲可棄遂賜趙懷德徙雄知[illegible]
州進華州觀察使蔡京治棄地罪再竄雄金州凡累[illegible]

戰歿贈承宣年死延州權經略熙河累遷武康軍節度使
知熙州熙河十八年凡更十六帥惟雄三至共六年以
檢校司空奉寧軍節度致仕卒贈開府階謚武憲
古亦以邊功官累熙河經略靖康元年金兵逼京城古
與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俱勒兵勤王時朝命种
師道爲京畿河北路制置使趣召之師道與古子平仲
先已率兵入衞欽宗拜師道京畿兩河宣撫使平仲爲
都統制二家並山西巨室平仲恐功獨歸种氏忌之乃
欲夜劫斡離不營謀泄爲所敗既而議和金兵退詔古
與种師中折彥質范瓊等領十餘萬兵護送之粘罕陷

隆德府以古爲河東制置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
師中援中山河間諸郡黏罕圍太原內外不相通古進
兵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與金人戰互有勝負太
原圍不解詔古與師中犄角師中進師平定軍乘勝復
壽陽榆次等縣朝廷數遣使趣戰師中約古及張灝兩
軍齊進而二人失期不至師中回趣榆次兵敗而死金
人進兵迎古遇于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詔以解潛代
之古之屯威勝軍也帳下統制官焦安節妄傳寇至以
動軍情既又勸古遁去故兩郡皆潰李綱召安節斬于
環稼死中丞陳過庭奏古罪不可恕詔安置廣州

傷燧開封人隸軍籍從征貝州穴城以入論功第一積
神衞指揮使又以征儂蠻功擢爲秉都指揮使終寧遠
軍節度殿前副都指揮使贈侍中謚莊敏燧穴城時爲
叛兵所傷同行卒劉順救之得免及貴順已死訪恤其
家故人事之貧不能活者一切收養之人推其義
劉舜卿字希元開封人父鈞監鎭戎兵馬慶曆中與子
堯卿戰死於好水舜卿年十歲錄爲供奉官歷呂州駐
泊都監諭降瀘水蠻八百人誅其桀驁者知水洛城神
宗經略西邊近臣薦其能召問狀對曰自元昊稱臣秦
中不復戒嚴今宜先自治帝善之又歷秦鳳鈐轄知代

州雄州遷至西上閤門使元祐初進龍神衞四廂都指
揮使高州刺史知熙州夏人聚兵天都連西羌鬼章青
宜結先城洮州將大舉入寇舜卿使姚兕部洮西領武
勝兵合河州熟羌擣講珠城又焚河橋絕西援种誼部
洮東由哥龍谷宵濟拜金川黎明至臨洮城下一鼓克
之俘鬼章斬馘數千計再遷徐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
揮使知渭州召還宿衞未上道卒贈泰國軍節度使謚
毅敏舜卿知書曉吏事謹文法善料敵著名北州
宋守約開封人以父任至河北緣邊安撫副使累遷步
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留後神宗以禁旅驕惰爲簡

之淑兆管可併者併之守約率先推行約束嚴峻衆
其待軍太急帝密戒之對曰臣爲陛下明紀律不意使
恩出於臣而怨歸陛下帝善欲擢眞樞府宰相難之乃
止故事當郊之歲先期籍士卒之兇悍者配下軍以警
衆當受糧而倩人負者罰久而浸弛守約悉舉行之所
居肅然無人聲至蟬噪於庭亦擊去在職十年卒年七
十一贈安武軍節度使謚勤毅子球
球以蔭幹當禮賓院條秦川券馬四弊群牧使用其議
馬商使之再使高麗還獻圖紀神宗朂告哀于遼遼使
易吉服球折以理不能奪積遷西上閤門使樞密副都

承旨卒球性謹密朝日所聞上語雖家人不以告云
高敏登州人爲涇原指使數與西夏戰有功范仲淹韓
琦皆薦之歷利州路都監等環慶都監羌人聲言出鄜延
敏慶白帥李復圭曰兵家之事聲東擊西環慶當破白
豹金湯結釁已深不可不備已而果以兵三十萬來寇
總管楊燧以敏爲先鋒將夏人攻奪大順水砦敏出逆
路自寅及午且戰且前多斬獲次榆木拔不至戰死熙
寧三年八月也年五十七官止東頭供奉官贈嘉州刺
史錄其三子時鈐轄郭慶魏慶宗秦勃等俱死之
論曰郝質以下皆名將多以壽終而高敏獨死於陣何
所遭有幸不幸歟姚氏世用武奮而古臨家[illegible]尤[illegible]

苗授子履　王君萬子贍　張守約　王文郁
周永清　劉紹能　王光祖　李浩
和斌子詵　劉仲武　曲珍　劉闃
郭成　賈嵓　張整　張蘊
王恩　楊應詢　趙隆　高永年

苗授字授之潞州人父京慶曆中以死守麟州拒元昊
授由國子生以蔭至供備庫副使王韶取鎮洮授爲先
鋒破香子城拔河州羌率衆迎師韶遣將田瓊爲援
瓊死乃簡騎五百爲授援奮擊敗之羌復要於架麻平

注矢如雨衆懼授令曰第進毋恐氈牌數百且至行前
者傳呼羌驚亂力戰數十斬首四千級取珂諾城盡得
河湟地知德順軍三遷西上閤門使鬼章寇河州授一
戰克撒宗論功第一遂知州事加四方館使榮州團練
使從燕達取銀川降木征加引進使果州團練使涇原
都鈐轄召使契丹神宗勞之曰香子之役非汝以寡擊
衆幾敗吾事歷昌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徙
知雄州熙州授持議不苟合初在德順或議城籛南授
謂地阻大河糧道不濟非萬全計遂止師征靈武詔授
高遵裕節制進退利害甚切以歷遷武泰軍節度使殿前

副都指揮使踰歲以保康節度知潞州提舉上清太平
宮復使殿前卒年六十七贈開府階諡武敏子覆
覆束髮從戎歷熙延涇秦四路鈐轄知鎮戎軍及其父
時坐官四方館使吉州防禦使矣以事寘房州起為西
上閤門副使熙河都監又責右清道率府率監峽州酒
稅元符初悉還其官以熙河蘭會都鈐轄知蘭州阿章
叛詔覆與种朴過河討蕩辭以兵少朴遂陷歿覆前功
擢能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成州團練使知慶州徙渭州
進捧日天武都指揮使是後史失載子傅在叛臣傳
王君萬秦州人以殿侍為秦鳳指揮使積功至熙河路

鈐轄進領英州刺史達州團練使又累遷客省使為副
總管坐貸結糴錢數萬緡為轉運使孫迥所糾貶秩討
西山鐵城有功復之君萬怨孫迥使番官木什訟之鞫
于秦隴又貶鳳翔鈐轄籍家貲償逋遂以憤卒子贍
贍始因李憲以進立戰功至皇城使領開州團練使元
符中知河州坐事奪十一官猶令領州贍欲以功贖過
乃密畫取青唐之策遣客詣章惇言狀惇下其事於孫
路路以為可取贍遂引兵趨邈川路知贍狡獪難制使
總管王愍統軍而以贍副贍為前鋒忌愍分其功紿曰
羌今且乃發愍信之夜半贍忽傳發平明入邈川據府

庫發上捷書不以白軍府愍後至因訴於路路亦惡贍
以兵柄付愍留贍屯邈川贍與愍交訟又訴路指畫相
違惇不直路曰首謀者贍也路欲掩其功故抑贍乃徙
路河南龍愍統制以胡宗回為帥時瞎征已來降青唐
戍將惟心牟欽氈父子百餘人在贍不即取二羌遂迎
溪巴溫之子隴拶入守氈宗回至日夜督出師遣使威
以軍法贍懼急進攻隴拶及心牟等皆出降贍入據其
城詔建為鄯州進贍四方館使榮州防禦使知州事黃
履詆贍薄乃拜維州團練使為路鈐轄贍縱所部剽敓
羌衆攜貳心牟等結諸族帳謀復青唐贍戮心牟等積

級如山初贍諷諸會籍勝兵者涅其臂無應者錢羅結
請歸師本路為唱贍聽之去遂嘯集外叛以數千人圍
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來援圍始解
已而王吉魏釗种朴相繼敗沒將士奪氣書聞帝震駭
轉運使李譓等劾贍盜取二城財物因此致變又殺心
牟欽氈以滅口會布言贍創造事端以生邊害萬死不
塞責詔貶右千牛將軍房州安置言者論不已熙河又
奏青唐諸族怨贍入骨髓日圖報復樞密院乞斬贍以
謝一方詔配昌化軍縊于途贈保平軍留後
張守約字希參濮州人以蔭歷定州路駐泊都監徙秦

神宗開拓熙河召問曰王韶欲辦事否對曰以天威
臨之當無不濟但董氊忠勤效順恐不宜侵逼因請召
古渭爲軍以根本隴右帝從之建爲通遠軍加通事舍
人熙河鈐轄仍統秦鳳羌卒衆欲復舊地守約度洮水
擊破之取窖粟食軍鬼章圍岷州守約提敢死士鳴鼓
張幟高山上賊驚潰而遁遂知岷州降其首領千七百
人遷西上閤門使知鎭戎軍徙環州從征靈武以機事
言於高遵裕不聽果敗還守約有捍海南鹹平之功亦
不錄進爲環慶都鈐轄知邠州徙涇原鄜延秦鳳副總
管領康州刺史夏人十萬屯南牟畏其名引去遂知涇

州召爲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道卒年七十五守約典
七州皆有惠愛神宗嘗訪武臣可任者以燕達劉昌祚
姚麟王崇極劉舜卿等對其後皆爲名將云

王文郁字周卿麟州人由供奉官歷麟府駐泊都監以
功遷通事舍人神宗召見問曰向者招納香崖群議不
一對曰旋逸生羌莽馳突識鄉導儻能撫柔之所謂以
外夷攻外夷也帝乃決意招納多獲其用文郁後歷熙
河路鈐轄會夏人圍蘭州募死士夜突賊營卽解去及
知蘭州諜知夏人將大入清野以俟大破之收其戶[illegible]
京觀徙知河州築安西城金城關累遷至冀州觀察使

卒

周永清字肅之以蔭從仕累功至秦鳳鈐轄河北沿邊
安撫副使知代州遼人求地朝廷命韓縝分畫永清貳
焉入對言疆境不可輕與人臣職守土不願行固遣之
復疏陳利害竟以母病辭歷高陽關定州涇原路鈐轄
知涇州保州又爲定州路副總管終東上閤門使

劉紹能字及之保安軍人世爲諸族巡檢父懷忠官內
殿崇班閤門祗候元昊叛厚以金幣王爵招之懷忠毀
印斬使洎入寇力戰以死錄紹能右班殿直累遷洛苑
使英州刺史鄜延兵馬都監紹能世世邊將敵每設疑

間之神宗明其不然手詔云紹能戰功最多忠勇第一
此必夏人畏忌爲間害之計耳紹能捧詔感泣守邊圍
四十七年大小五十戰以皇城使簡州團練使卒

王光祖字君俞開封人父珪爲涇原勇將號王鐵鞭戰
死好水川錄光祖爲供奉官閤門祗候歷眞定鈐轄徙
梓夔瀘敍叛詔熊本安撫而命內藏庫使楊萬成都鈐
轄賈昌言梓夔都監王宣與光祖同致討皆受本節度
本疑光祖不爲用分三道進師使光祖將後軍出黃沙
坎比發日已暮士以枚索塗相挽而前夜半抵絕頂賊
前徼望見大駭一鼓而潰萬等困於松谿又亟往援出

閤門祗候其險促黔[illegible]先[illegible]會其兄[illegible]復[illegible]
上宣始遇萬等與俱還本塊謝上北坊第一積功至四
方館使知瀘州置瀘南安撫使俾兼領邊事聽顓決遷
客省使嘉州刺史歷涇原河東定州路副總管卒
李浩字直夫西河人務學通兵法以父定蔭積官供備
庫副使廣西都監哀西北疆事著安邊策謁王安石安
石言之神宗召對改管幹麟府兵馬未行又從章惇於
南江引兵城懿州進討黔江蠻復城黔江擢引進副使
累遷引進使隴州防禦使知蘭州兼熙河涇原安撫副
使坐西關失守及報上不實貶秩旋以戰吃囉瓦井

運立功復之哲宗即位進至黔州觀察使歷鄜延太原
永興環慶路副都總管再知蘭州卒贈安化軍留後
和斌字勝之鄄城人選隸散直爲德順軍指揮使從狄青
南征使部騎兵倍道繞出賊後敗之師還張破賊陳形
於殿廷仁宗拊勞擢文思副使權廣西鈐轄改秦鳳廣
西乞留秦州亦請之詔留廣西累歲徙涇原召對盛言
取交州有害無益願戒邊臣無妄動神宗歎曰卿質直
如此兩路爭卿不誣矣進帶御器械安南入寇復徙廣
西累遷皇城使昭州刺史撫水蠻羅世念犯宜州斌大
敗之世念率首領四千八百内附遂以榮州團練使知
宜州遷西上閤門使[illegible]州以老請還除高陽關副總
管歷永興軍路遷至步軍都虞候卒年八十贈寧州防
禦使斌老於爲將以恩信待邊人心嶺南珍貨一無所
畜邊吏欲希功造事皆懼不敢發或巧爲諜報啓釁亦
必析其姦謀故所至無事子詵以蔭至右武大夫威州
刺史知雄州上制勝強遠弓式能破堅於三百步外邊
人號爲鳳凰弓進相州觀察使童貫攻燕召計事悅之
坐覘候不實貶秩筠州安置說始與取燕之謀見事勢
浸異則又以爲不宜故平燕卻赦不得預後復官卒
劉仲武字子文秦州人熙寧中試射殿庭與等補官累

爲邊將遷至客省使榮州防禦使副高永年西征仲武
欲持重固壘永年易賊輕戰遂大敗仲武引咎自劾坐
流嶺南命未下與夏人戰傷足朝廷閔而貸之以爲西
寧都護童貫招誘羌王子臧征僕哥收積石軍邀仲武
計事仲武曰王師入羌必降但河橋非倉卒可成若稟
命待報慮失事機貫守以便宜僕哥果約降而索一子
爲質仲武即遣子錫往河橋亦力仲武帥師渡河挈與
歸貫掩其功亦不自言徽宗召勞之曰高永年以不用
卿言失律僕哥之降河南綏定卿力也子九人悉命以
官仲武累官瀘川軍節度使以老奉祠再起爲熙州卒

年七十三贈檢校少保謚成肅子鈞有傳
曲珍字君玉隴干人世爲著姓以材武長雄邊關珍從
劉溫潤城古渭與羌戰先登陷陳爲綏德城監押擬孤
軍拒寇斬其大酋加閤門祗候有功洮西遷內殿崇班
郭逵趙卨南征珍功最諸將遷西染院使擢鄜延鈐轄
進副總管從种諤攻金湯永平川斬二千級累遷客省
使拜懷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徐禧城永樂
珍以兵從板築方興羌數十騎濟無定河覘役珍將追
殺之禧不許諜言夏人聚兵甚急珍請禧還米脂而自
居守明日果至禧復來夏兵且濟珍欲乘未集擊之及

攻城急又欲乘兵氣未衰潰圍而出使人白求生禧咸
不許數日城陷珍縋而免子弟死者六人亦坐貶皇城
使神宗察無罪慰諭之元祐初爲環慶副總管夏人寇
涇原號四十萬珍擣虛馳三百里破之曲律山俘斬千
八百人進東上閤門使忠州防禦使卒

劉闃字靜叔青州人初爲軍校從文彥博討貝州以穴
城先登功擢虎翼指揮使累遷宣武神衛都指揮使昭
州刺史辰州團練使韓絳宣撫陝西詔闃自河東爲犄
角遇夏兵大集衆懼闃自殿後率銳驍搏戰飛矢蔽體
不爲却敵解去爲冀州駐泊總管開青楊道口以退河
水患賴之以左金吾大將軍致仕卒

郭成字信之德順軍安堡人以從軍得供奉官王師趙
靈武成將涇原兵從劉昌祚大破夏人奪其隘至城下
有羌乘白馬突陳成躍馬梟其首進秩四等朝廷築平
夏城環以五砦使成往守俘阿埋都逋二酋進雄州防
禦使涇原鈐轄徽宗詔諸道并力築綏戎懷戎二堡成
獨當合流之役暴露霜雪感疾卒成輕財好施名震西
鄙既沒廉訪使者七考冤白於朝帝手書報曰郭成盡
忠報國有功于民宜載祀典廟榜曰仁勇子浩有傳

賈嵒字民瞻開封人以材武選爲內殿承制慶州荔原

堡都監林廣討瀘夷辟將前鋒又爲河東將敗夏兵於
明堂川累功轉莊宅副使遷路監紹聖中夏兵數萬圍
麟州神堂砦甚急嵒以數百騎往援一矢殪其酋衆駭
潰加皇城使威州刺史又遷路鈐轄嵒在兵間二十年
有智略能拊御士卒所鄉輒勝遷至步軍都虞候滄州
團練使卒年五十二贈雄州防禦使

張整字成伯亳州人由供奉官爲利文州都巡檢使邊
夷歲鈔省地吏習不與校至反遺之物習久乃去整募
死士時其來掩擊殲盡有司劾生事神宗壯之不問詔
荊湖將領柘溪蠻地築九城董其鎮守又破蠻於大田

歲中三遷待御萬衆乘舟屯托口迫黔江城時守兵才
五百人情大恐整分兵設伏大破之爲廣西鈐轄坐殺
降傜貶官復爲涇原並定京東環慶鈐轄涇軍嚴明
哲宗嘗召對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管幹馬軍司卒
官至威州刺史
張蘊字積之開封將家子也從軍爲小校隸劉昌祚西
討以戰功賜金帶從征安南次富良江裹瘡先濟衆隨
之蠻遯走使巫被髮登崖爲厭勝蘊射之應弦而斃一
軍讙譟歷京西涇原將知綏德懷寧順寧軍等六城儲
粟至三十萬斛將兵取宥州大破夏人又與宥州監軍

戰敗之夏人寇順寧遣伏陘中俟斬及獲馬械甚衆累
遷至通州防禦使開德河陽馬步軍副總管顯肅皇后
母自鄭氏再適蘊徽宗屢欲以恩進其官輒力辭人以
爲賢卒年七十三贈威德軍節度使謚榮毅
王恩字澤之開封人以善射入羽林補供備庫副使爲
河州巡檢遷涇原將嘗整軍出葛懇嶺士饑欲食恩倍
道兼行衆洶洶已而遇敵數萬引兵先入壁并竈皆具
諸將始服羌扣壁願見恩單騎徑出逆與語一夕羌引
去哲宗召見語左右曰先帝時宿衛人皆傑異如此留
爲龍神衛都指揮使遷馬軍都虞候出爲涇原副都總

管兵護秦渭延熙四路兵城西安寨臨羌天都會寧
羌國平夏恩止諸校出戰而設伏於歸路曰彼野無所
掠必攜擠而遇伏必敗已而果大獲徽宗立以衛州防
禦使徙熙河改知渭州括隱地數萬頃分弓箭士耕屯
以省餽餉邊臣獻車戰議帝以訪恩恩曰古有之然今
非所習恐緩急難用大概不習之器與敵周旋先自敗
耳帝善其對遷至殿前都指揮使武信軍節度使屬疾
以檢校司徒致仕卒年六十二贈開府階
楊應詢字仲謀楊淑妃族孫也歷知信安保定軍霸州
滄欒地沮洳水潦易集居人浮栰以濟應詢增隄防爲

長堤瀦其旁以泄流民利賴之爲河北沿邊安撫使又
知雄州朝廷多取西夏地遼爲乞還不從擁兵並塞中
外恟疑應詢曰願治兵積粟示有備彼將聞風自戢明
年果還兵尋兼高陽關路鈐轄邊人捕得北盜呂儀兒
遼謂略執平民有詔縱釋應詢言吾知執盜耳求而與
之是示怯也不與遂責我民固索之應詢坐貶再遷洋
州觀察使入提舉萬壽觀復爲定州真定大名副都總
管卒年六十三贈昭化軍節度使謚康惠
趙隆字子漸成紀人應募從王韶取熙河大將姚麟被
重創渴欲死時已暮有泉近賊營隆衛身潛往漬衣泉

中賊覺隆且鬬且行得歸以激衆乃與文從李憲戰
西市師討鬼章降斷河橋以絕諸羌之援爲涇原將舉
平夏川功最多從緋中鈐轄熙河預復鄯廓夏人寇涇
原詔熙河深入分其兵無令專嚮東乃師至鐵山隆先
登士皆殊死戰敵解去徽宗召勞之軍賞與論燕雲事
隆極言不可貫曰君能與此當有殊拜對曰隆武夫豈
敢干賞異時起釁將死不償責貫知不可奪白以知西
寧州充隴右都護遷濕州防禦使龍神衛捧日天武都
指揮使仍爲本道馬步副都總管卒贈鎮洮軍節度使
命詞臣製碑帝篆額曰旌忠

高永年河東蕃官也爲麟州都巡檢從王贍取青唐屢
與羌戰有功乾寧之役單馬援子刺羌酋彪雞斷萬衆
之中斬其首餘衆宵遁已而隴拶逼鄯州永年佐王贍
拒守及姚雄棄湟鄯皆以永年殿歸師崇寧初知岷州
蔡京議復兩州七月使永年帥兵抵湟州即知州事自
皐城副使進四方館使利州刺史爲熙秦兩路兵都統
制與溪賒羅撒戰大敗之遂平鄯州遷賀州團練使知
其州溪賒羅撒合夏國凶監軍之衆逼宣威城永年出
御之行三十里逢羌帳下親兵皆永年昔所推納熟戶
也永年不之備羌遽執永年以叛遂爲多羅巴所殺探
其心食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不可
不殺也是役也王厚實主其事而謀策皆出永年乃致
永年信任降羌坐受執縛故略而不及而厚亦坐是貶
永年略知文義范純仁嘗令賀所著書詣闕作元符隴
右錄不以棄湟鄯爲是故蔡京用之雖成功然竟以此
死云

論曰宋制知州察用介胄之臣中世有事邊疆彌重兹
選郭成勞王事以死臣節懋矣張蘊甘分辭榮趙隆不
敢啓釁干賞劉仲武敗不飾咎勝不言功雖被服儒者
或有媿焉苗授籛南之計審和詵父州之對直王文郁

香崖之議驗周永清守土之言壯曲珍圖功之志決以
至張整御衆嚴肅賈嵒射藝精李浩劉紹能臨敵銳王恩
王光祖察機中劉闐張守約楊應詢撫民惠不均爲良
帥哉王贍父子狡焉喜功死不償責高永年有餘勇而
不足於智可憫也夫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韓忠彥

韓忠彥字師朴宰相琦子也蔭爲將作監簿第進士歷給事中官制行章惇爲門下侍郎奏給事中東省屬官封駁宜先稟而後上忠彥奏事當封駁則與執政異何稟議之有左僕射王珪爲南郊大祀使事之當下者自從其所請旨忠彥以官制駮之詔皆從其議元祐中累擢知樞密院事紹聖中以觀文殿學士知眞定府移定州忠彥初以用兵西方非是願棄所取地以息民力至

是坐降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徽宗立以吏部尚書召拜門下侍郎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踰月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是時錮逋負敍復流人忠直若知名之士稍收用號小元祐云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爲右相曾布黨所排出知大名府蔡京爲相又以欽聖欲復廢后爲忠彥罪再降秩懷州居住又以棄湟州謫崇信軍節度副使濟州居住遂復厚部又謫磁州團練副使後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子治太僕少卿治子肖胄亦登政府別有傳

論曰韓忠彥輔徽宗之初政善矣不幸與群姦同事執黨附容故曰一薰一蕕十年尚亦有臭矣其初發也以曾布其連黨也以蔡京帝皆不之疑獨於京則四拜相而寵彌隆迄于禪位嗚呼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厲王所以奔于彘也帝甘蹈前轍何哉

趙挺之　張商英　劉正夫

何執中　鄭居中

趙挺之字正夫諸城人進士上第熙寧建學選教授登隸二州通判德州哲宗召試館職爲秘閣校理遷監察御史初在德州希意行市易黃庭堅監德安鎮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及召試蘇軾曰聚斂小人豈堪此選至

是挺之劾軾誹謗先帝既而坐不論蔡確通判徐州歷遷中書舍人給事中徽宗立爲禮部侍郎拜御史中丞曾布知禁中密指諭使建議紹述於是挺之排擊元祐諸人不遺力由吏部尚書拜右丞進左丞中書門下侍郎時蔡京獨相帝謀置右輔挺之以京薦拜尚書右僕射既相與京爭權屢陳其姦惡且請去位避之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留京師乞歸青州將入辭會彗星見帝默思咎徵罷京除京諸蠹法召挺之曰京所爲一如卿言加挺之特進仍右僕射京首興邊事連年用兵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挺之退謂同列

陛下志在息兵吾豈所宜將順已而京復相擬之乃以大學士使佑神觀卒贈司徒謚清憲

張商英字天覺蜀州人長身偉然豪視一世章惇經制夔夷狎侮郡縣商英知南川著道士服長揖就坐惇肆意大言商英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惇大喜延爲上客歸薦諸王安石擢至監察御史坐論樞密檢詳官劉奉世語侵樞臣文彥博等上印求去詔責商英監荆南稅更十年乃得館閣校勘檢正刑房商英嘗薦舒亶可用至是亶知諫院商英以婿王溈之所業示之亶繳奏以爲準涉干請責監赤岸鹽稅哲宗初爲開封府推官屢

詣執政求進朝廷稍更新法商英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且移書蘇軾求入臺其庾詞有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之語呂公著聞之不悅出提點河東刑獄哲宗親政召爲右正言左司諫商英積憾元祐大臣極力攻之疏論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譏議先帝遂諭內侍陳衍以搖宣仁至比之呂武乞追奪光公著贈謚仆碑毀冢又言文彥博背負國恩及蘇軾范祖禹孫升韓川諸人皆相繼受譴又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其觀望渾闕以險[illegible]欲以當世

[illegible]此惇尋亦忌商英助惇傾[illegible]哲宗不直商英[illegible]以[illegible]員外郎尋責監江寧酒遷至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衆益畏其口徽宗出爲河北都轉運使降知隨州崇寧初爲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學士蔡京拜相商英雅與善當制過爲褒美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復與京議政不合數詆京御史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及司馬光祭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入元祐黨籍京罷相知鄂州京復相以散官安置歸峽兩州大觀四年京再逐起知杭州過闕賜對留爲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頃之除中書侍郎遂拜尚書右僕射京久盜國柄中外怨

疾見商英能立同異更稱爲賢徽宗因人望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徽宗喜大書商霖二字賜之商英爲政持平大革弊事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然意廣才疏凡所當爲先於公坐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爲計何執中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御史中丞張克公疏擊之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旋貶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京復用未幾太學諸生爲訟冤京懼乃乞令自便繼復還故職卒贈少保商英繼蔡京作相小變其政故蒙忠直之名高宗賜謚文忠天下不謂然允[illegible]矣

唐英字次功登進士第調穀城令英宗繼統上謹始書
云他日必有引漢定陶故事以惑宸聽者帝不豫皇太
后垂簾又上書請立皇太子神宗即位擢殿中侍御史
薦知江寧府王安石經術道德宜在左右未幾卒唐英
有史材所著有仁宗政要宋名臣傳衍樞机
劉正夫字德初西安人未冠入太學有聲元豐八年預
南省奏名後歷太常博士除左司諫入對徽宗語及蔡
邸獄徐引尺布斗粟之謠以對帝感動遷至給事中蔡
京據相位正夫附翼之京罷又與鄭居中陰援京京憾
劉逵次骨而逵善正夫京雖賴其助亦惡之因章綖獄

諷有司追逮帝知其情第貶兩秩京又出之成都入辭
留為翰林學士京愈不能平謀中以事作春宴樂語有
紫袞朝龍袞衣開之句京黨張康國密白帝曰袞衣豈
可開竟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召為工部尚書拜
右丞進中書侍郎帝喜其不與京同擢拜特進少宰屢
疾告老除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徙節安
靜軍起充中太一宮使封康國公卒謚文憲再贈太傅
正夫能迎將上下持祿養權性吝嗇惟恐不足於用晚
年築第悉取其旁軍營民舍議者譏之
何執中字伯通龍泉人進士高第調台亳二州判官亳

術妖獄久不竟執中訊諸囚聽其相與語謂牛並之屬
背曰殷扣其故閉不言相視色變執中曰是必為師張
角諱耳即引伏知海鹽縣邑人紀其政有十異入為太
學博士選為王府記室轉侍講徽宗即位歷遷吏部尚
書兼侍讀辟雍成請開學殿使都人士女縱觀大為士
論所貶拜尚書右丞進中書門下侍郎一意謹事蔡京
遂代為尚書左丞加特進制下太學諸生陳朝老詣闕
上書曰執中脅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太宰遽俾之經
體贊元是猶以蚊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
眷注益異執中與蔡京並相無所建明及張商英任事

執中惡其出己上與鄭居中合擠之陳瓘在台州起遷
人石悈知州事使衙取辱瓘集謀必死瓘語在瓘傳會
正宰相官名自少保轉少傅為太宰又遷少師封榮國
公輔政凡一紀被疾以太傅就第其在政府嘗戒邊吏
勿生事重改作惜人材寬民力還義莊贍宗族性復謹
畏至於迎順主意贊飾太平則始終不能自克卒贈太
師清源郡王謚正獻
鄭居中字達夫開封人第進士崇寧中遷至中書舍人
直學士院居中為貴妃從兄弟妃家世微亦倚居中為
重由是連進擢會妃父紳客祝安中者上書涉謗訕居

中坐罷知和州徙潁州明年歸故官遷給事中翰林學士大觀初同知樞密院時妃寵後宮於居中無所賴乃以外戚秉政辭改資政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蔡京以星變免趙挺之相與劉逵謀盡改京所爲政未幾帝悔且張之暴居中往來紳所知之卽入見言陛下建學校興禮樂以藻飾太平置居養安濟院以周拯窮困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乎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繼請對語同京再得政兩人之助爲多居中厚自報京京言不效怨之乃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霖得龜兩首於黃河獻以爲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

而霸者也居中曰首豈宜有二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我遂申前命進知院事妃正位中宮以嫌罷爲觀文殿學士政和中再知樞密院官累特進時京總治三省益變亂法度居中每爲帝言帝亦惡京專尋拜居中少保太宰使伺察之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丁母憂旋詔起復踰年加少傅得請終喪服除以威武軍節度使佑神觀還領樞密院加少師連封崇信慶三國公朝廷遣使與金約夾攻遼復燕雲蔡京童貫任之居中力陳不可由是議稍寢其後金數攻遼日蹙王黼童貫復議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寄

釁而動待其自斃可也不聽燕山平進太保自陳無功不拜暴卒贈太師華原郡王諡文正帝表其隧曰政和寅亮醇儒宰臣文正鄭居中之墓時又有安堯臣者亦嘗上書論燕雲事謂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徽宗然之命以官後竟爲姦諛所奪堯臣嘗舉進士不第惇族子也

論曰國有小人雖治世不能免然未有叢集蔓引若徽宗朝者自韓忠彥罷而蔡京進相繼爲宰執皆京之徒也趙挺之出其推挽張商英竊爲僚與及競利爭權遂相傾構方京罷而政更帝頗勤念鄭居中與劉正夫力

援之責望弗償復揚其惡正夫與劉逵稚相善逵既攻京所爲則正夫可樹恩於京耶何執中謹事京沒無可否然與居中合擠商英決非爲京地矣夫此五人者其他行事槩不足道卽其寮友且同尤徵險狡歐陽子曰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觀此信然

張康國　朱諤　劉逵　林攄

管師仁　侯蒙　余深　薛昂

張康國字賓老揚州人第進士知雍丘縣紹聖中戶部尚書蔡京薦提舉兩浙常平推行役法徙福建轉運判官歷崇寧不三歲連遷中書舍人仍不試而命未幾遷

翰林學士至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初蔡京既元祐黨
籍看詳講議司編纂章牘康國皆預密議故汲汲擢之
及得志寖爲崖異徽宗惡京專復陰令沮其姦嘗許以
相一日康國朝退暴得疾仰天吐舌舁至待漏院卒或
疑中毒云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簡
朱諤字聖與華亭人初名紱進士第崇寧中爲給事
中以同黨籍人姓名故改名進御史中丞帝曰今朝廷
無事宜審重以稱朕意對曰前此中執法類不知職守
言事多妄至過于浮橋見汴隄一角墊陷乞修葺如許
細故何足論哉俄兼侍讀徙兵禮吏三部尚書大觀初

拜右丞相數月卒贈光祿大夫謚忠靖諤出蔡京門善
附合不能有所建白既死京爲誌其墓
劉逵字公路隨縣人進士高第崇寧中歷兵部尚書同
知樞密院拜中書侍郎逵無他才能以附蔡京故躐進
京以星變去相逵首勸徽宗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
之禁凡京所行事稍稍澄正逵與趙挺之同心然挺之
多智每建白務闕其端使逵終其說逵欲自以爲功直
情不顧未滿歲帝疑逵擅政而鄭居中劉正夫之策售
矣帝意既移於是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逵專恣庇其婦
兄章綖使之盜鑄罷知亳州京復相再貶鎮江節度副
使安州居住京再以星變去稍起知杭州加資政殿學
士以醴泉觀使召及都而卒贈光祿大夫
林攄字彥振福州人以父邵蔭至校令檢討官蔡京薦
明熙豐故事引爲屬進屯田員外郎時遣朝士察
諸道攄使河北入辭言河朔事宜徽宗喜曰卿所陳已
盡利害可毋庸行賜進士第遷翰林學士遼遣使請還
夏國命攄報聘京密使激怒以啓釁入境盛氣以待迓
者小不如儀輒辨詰及見遼主即抗言數夏人之罪謂
北朝不能加責反爲之請及辭答語復不巽遼人大怒
空客館水漿絕煙火至舍外積潦亦污以矢溲使饑渴

無所得凡三日乃遣還饔餼祖犒皆廢議者以爲怒鄰
生事猶除禮部尚書既而遼以爲言出知潁州尋召爲
開封尹同治妖人張懷素獄得民士交關書疏數百攄
請悉焚蕩以安反側京與懷素游最密攄實爲京地也
京德之用鞫獄明允加秩改兵部尚書進同知樞密院
尚書左丞中書侍郎集英臚唱貢士攄當傳姓名不識
甄盎字帝笑曰卿誤邪攄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
寡學倨傲失人臣禮黜知滁州言者不厭能奉祠起拜
端明殿學士知揚州從大名府過闕爲帝言頃使
遼見其國中攜貳若乘而有之勢無不可蓋以暴辱故

倏懋爲其後北伐蓋兆於此加觀文殿學士拜慶遠軍
節度使復被論罷還姑蘇瘍生於首卒贈開府儀同三
司嗣絕靖康初以京死黨追貶節度副使
管師仁字元善龍泉人第進士歷左司諫論蘇軾蘇轍
毀熙寧之政其門下士晁補之輩不宜在朝廷逐去之
累擢刑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揚州徙定州時承平
百餘年邊備久弛而遼橫使冊至爲凶人請侵疆朝廷
詔師仁設備至則增陴浚湟繕甲冑徽宗手詔獎激
召爲吏部尚書俄同知樞密院事閱月以病請拜資政
殿學士佑神觀使卒贈正奉大夫

侯蒙字元功高密人未冠有俊聲急義好施進士及第
由尉令擢至殿中侍御史崇寧星變求言蒙疏十事徽
宗有大用意遷侍御史西將高永年死于羌帝怒親書
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蒙往秦州逮治既
行拜給事中至秦又拜御史中丞蒙奏言漢武帝殺王
恢不如秦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
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繇之而死是自艾
支體也帝釋不問累遷同知樞密院進尚書左丞中書
侍郎一日帝從容問蔡京何如人對曰使京能正心術
雖古賢相何以加帝頷首且使密伺京所爲京聞而銜
之中以事罷知亳州旋加資政殿學士宋江寇京東蒙
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
其才必過人今淸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
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東平府未赴卒年六
十八贈開府階謚文穆
余深福州人進士及第累官御史中丞兼侍讀與林攄
治張懷素獄爲蔡京掩覆京力引之大觀中由吏部尚
書拜尚書左丞歷中書門下侍郎京致仕深不自安請
罷政和二年京復相深復入中書宣和初爲太宰進少
保封衞國公加少傅出爲鎭江軍節度使知福州靖

康初加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深與林攄諂事蔡京結爲
死黨京姦謀詭計得二人助爲多以數被論勾致仕高
宗降中大夫臨江軍居住尋赦還卒
薛昂杭州人登元豐八年進士第昂寡學術惟宗王安
石嘗在安石坐圍棋賭詩安石代其作在哲宗時請罷
史學哲宗斥爲俗佞徽宗時歷給事中兼大司成士子
有用史記西漢語輒黜之及爲翰林學士不稱職改刑
部尚書轉兵部至尚書左丞門下侍郎尋請罷授彰化
軍節度使佑神觀使改特進充資政殿大學士知應天
府昂因蔡京進始終附會至舉家爲京諱有犯輒笞責

昂嘗誤及即自批其口靖康初言者斥其罪詔致仕如
州軍亂昂攬領州事責徽州居住

論曰甚矣蔡京之恣威福也同己者超躐異己者傾擠
之時兩府誰非所締合哉朱諤林攄余深薛昂咸之死
黨貳而攄深贊其計蓋爲國貫禍罪尤甚焉張康國劉
逵晚與京異然一當主眷之衰一當罷相之後所謂權
利盡則交疏者歟死灰尚復然乎管師仁昔爲諫官忿
於逐二蘇吝不令立朝其阿附可知及與政以疾早退
豈素心耶若侯蒙者行事論議不失正庶幾賢者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一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二

明南京戶部主事柯維騏撰

白時中　徐處仁　李邦彥
唐恪　王安中　王襄　趙野
曹輔　耿南仲　聶昌

白時中字蒙亨壽春人登進士第累官吏部侍郎坐事
降知鄆州復召用政和六年拜尚書右丞中書門下侍
郎宣和六年加特進太宰封崇國公進慶國初時中爲
春官詔令編類天下祥瑞其行非文字所能盡者圖繪
以進時中進政和瑞應記并贊及爲太宰表賀翔鶴霞

光等事圜丘禮成上言休氣充應前所未有乞宣付祕
書省時燕山日告急而時中恬不爲慮金人入攻京城
修守備時中謂宇文粹中曰萬事須是涉歷非公嘗目
擊守城事吾輩豈知首尾耶欽宗召大臣決策守京師
時中以將兵非所能與李綱爭論語在綱傳尋罷爲觀
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御史劾其不才落職卒

徐處仁字擇之應天人進士甲科歷知金鄉縣以薦者
召見徽宗問京東歲事以旱蝗對問盜賊曰有之上謂
不欺除宗正寺丞太常博士時初置筭學議所祖或以
孔子贊易知數處仁言仲尼之道非專門比黃帝迎日

貪黷之始也擢至給事中戶部尚書拜中大夫尚書
右丞既而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徙知永興軍童貫使
陜西欲平物價處仁議不合改知河陽落職知蘄州久
之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潁昌府民得罪宦掖者雖赦不
原童貫因其奏擠之奪職奉祠復延康殿學士知汝州
再奉祠知徐州召為醴泉觀使徽宗訪天下事對曰天
下大勢在兵與民今水旱之餘賦役繁重公私凋弊兵
民皆困不及今謀之後將有不勝圖除侍讀處仁復申
冢宰制國用之說上稱善詔置裕民局討論振兵裕民
之法蔡京不悅言者謂今設局曰裕民豈平日為不裕

民哉乃罷局出處仁知揚州未幾以疾奉祠歸方臘為
亂處仁亟見留守薛昂畫戰守事聞起為應天尹河北
盜起徙大名以剛廉稱徽宗詔詢所以備金者處仁上
備邊禦戎十策進觀文殿學士召為寶籙宮使特陞大
學士二府得除大觀文自處仁始欽宗即位金人犯京
師處仁合鋭兵勤王奏乞下詔親征以張國威奏至詔
適下以李綱為行營使即移書綱言備禦方略金人請
和歸奏宜伏兵滑濬擊其半濟召為中書侍郎欽宗問
割三鎮對曰國不競亦陵且定武為潛藩不當棄吳敏
以議合薦處仁可相拜太宰兼門下侍郎處仁變前議
與吳敏李綱異嘗與敏爭事擲筆中敏面鼻額為血唐
恪耿南仲等亦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諷言者論之與
敏俱罷處仁為中太一宮使尋知東平府提舉崇福宮
高宗即位起為大名尹北道都總管卒處仁為首相無
建明种師道請合諸道兵屯河陽諸州為防秋計處仁
謂金人豈能復來不宜先自擾以示弱南都受圍時處
仁在圍城中都人指為姦細殺其長子庚幼子度吏部
侍郎

李邦彥字士美懷州人上舍及第授秘書省校書郎試
符寶郎邦彥俊爽為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

應對便捷善謳謔能蹴鞠每綴街市俚語為辭曲人爭
傳之自號李浪子言者劾其無檢罷符寶郎復為校書
郎歷起居郎邦彥善事中人爭薦譽之累遷尚書左丞
父死起復與王黼不協迺陰結蔡攸梁師成等譖黼罷
之拜少宰無所建明都人目為浪子宰相徽宗內禪命
為龍德宮使升太宰金兵薄都城李綱种師道罷邦彥
堅主割地之議太學生陳東數百人伏宣德門上書言
邦彥及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棁之徒為
社稷之賊邦彥退朝群詬而欲毆之邦彥疾馳得免迺
以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充太一宮使不旬日復起為太

守言者交論之出知滁州遂請持餘服奉祠建炎初以
主和議國是建武軍節度副使潯州安置

吳敏字元中眞州人在辟雍有聲郎爲蔡京所知後爲
祕書省校書郎京薦充館職中書以敏未嘗過省不可
京請徽宗御筆特召上殿除右司郎官繇是推倖爭請
御筆而繳駁之任廢矣升中書舍人同修國史改給事
中鄭居中秉政敏數言其失居中以事能奉祠久之
復給事中權直學士院兼侍講既而除門下侍郎命草
詔禪位太子欽宗既立上皇出居龍德宮敏與蔡攸同
爲宮副使遷知樞密院拜少宰敏主和議與太宰徐處
仁議不合紛爭上前並罷爲醴泉觀使言者論其比蔡
京父子出知揚州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建
炎初移柳州以薦起知潭州敏辭免仍宮祠紹興初復
觀文殿大學士爲廣西湖南宣撫使卒

唐恪字欽叟錢塘人以蔭登第累官右司員外郎起居
舍人出爲河北都轉運使加集賢殿修撰中貴人稱詔
有所市恪不答憤而歸中以他事降秩知梓州凡五年
徙滄州河決水犯城下恪悉力營治城得全進龍圖閣
待制知揚州召拜戶部侍郎京師暴水至汴且溢付恪
治之決金隄注之河浹旬水平宣和初遷尚書爲言者

所陷罷知滁州言者論其治第擾民踰制予祠五年起
知青州未行召爲吏部尚書徙戶部復請外知潭州改
杭州靖康初拜同知樞密院事至則爲中書侍郎進少
宰兼中書侍郎金人遂割三鎭恪集廷臣議以爲當與
者十九恪從之使者既行諸道勤王兵大集輒諭止皆
反旆而去洎金兵薄城下始悔之密請以太子居守而
西幸洛連據秦雍領天下親征以圖興復欽宗將從其
議而開封尹何㮚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
遷之甚者帝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擢㮚門下
侍郎恪從帝巡城爲都人遮擊策馬得脫御史胡舜陟
劾恪智慮不能經畫邊事但長於交結內侍今國勢日
蹙不可以備位乃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
讀罷㮚代爲相帝留金營金人議立張邦昌取百官推
戴狀恪既書名仰藥而死

王安中字履道陽曲人進士及第仕州縣至御史中丞
有徐禋者以增廣鼓鑄之說媚于蔡京京主其言安中
獨論禋欺上擾下禋竟得罪時徽宗方鄉神仙蔡京引
方士王仔昔以妖術見朝臣戚里賓緣關通安中請嚴
臣庶往還之禁并言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上悚
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上曰俟過天寧節當爲卿罷京

[illegible]椅知大懼其子夜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上爲還燕中翰林學士又爲承旨宣和中遷至尚書左丞金人來歸燕謀帥臣安中請行王黼贊於上授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遼降將郭藥師同知府事藥師跋扈府事皆專行安中不能制第曲意奉之俄加檢校少保改少師時山後諸州俱陷唯平州爲張覺所據金人入燕以覺爲臨海軍節度使其後叛金金人攻之覺敗奔燕金人來索急安中不得已縊殺之函其首送金郭藥師自是解體語在張覺傳安中召還除檢校太保建雄軍節度使大名府尹兼北京留守

司公事靖康初言者論其締合王黼童貫及不幾察郭藥師叛命罷奉祠又連貶單州團練副使象州安置高宗即位內徙道州尋放自便卒安中爲文豐潤敏捷尤工四六徽宗嘗宴睿謨殿命賦詩百韻紀其事既成令大書殿屏凡侍臣皆以副本賜之其見重如此有初寮集傳于世

王襄初名寧南陽人登進士第歷官中外坐事奪龍圖閣直學士奉祠大觀中爲兵部侍郎使高麗還對稱旨先已更名至是賜名襄遷至吏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坐薦引近侍罷知亳州又坐交通郭天信落職奉祠久之起知鄧州尋加資政殿學士知淮寧府以營事忤王黼復奉祠起爲河南尹金人再入出爲西道都總管張昇副之高宗即位復爲河南尹坐靖康勤王與趙野迂道宿留降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卒

趙野開封人徽宗時登第歷翰林學士至尚書左丞時蔡京王黼更秉政植黨相擠一進一退莫有能兩全者野處之皆得其心京黼亦待之不疑靖康初爲門下侍郎以諫官言罷之出爲北道都總管顏岐爲副已而落職奉祠元帥府建命與范訥爲宣撫司守東京尋帥師屯宛亭以待王師王襄既貴野亦降安遠軍節度副使

鄧州安置建炎初起知密州屬盜起棄城去軍校杜彥等乘間作亂追野以歸彥坐堂上數之曰汝知州而攜家先遁此州之人誰其爲主野不能應遂見殺

曹輔字載德南劍州人第進士中詞學兼茂科歷祕書省正字自政和後帝多微行乘小轎子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輔上疏略曰陛下出入廛陌之中郊坰之外極游樂而後反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昔者仁祖視民如子憫然惟恐或傷一旦宮闈不禁衛士輒踰禁城幾觸寶瑟仰語有之從

悟主入主人何負於盜哉上得疏出示宰臣令速黜[illegible]
番問太宰余深曰朴小官何敢論大事輔對曰大官不
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也少宰王黼
陽顧左丞張邦昌右丞李邦彥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
知輔曰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其侵已令吏從輔受
辭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於
家遂編管郴州凡六年黼當國不得移輔亦怡然不介
意欽宗立召為監察御史奏言宰相因循苟且誤國大
計乞正其罪而罷黜之後因面奏曰陛下用此數人於
艱難之中敗事必矣帝曰卿姑待之輔曰存亡所關不

容猶豫帝曰朕已有處置次日猶未行遣輔因奏事曰
言官論列大臣勢不兩立臣言不行不敢復居此職退
而居家待罪帝手詔褒諭遣中使押令供職王雲使金
議加十六字徽號及玉輅袞冕儀物之類輔上疏極陳
屈已崇奉為失計且引魯仲連却帝秦之說為証輔在
試院中聞諸奉使計議人並改為和議一二大臣議不
協遂圖引去輔奏疏頗以和為名以戰為實二者不可
一廢惟吾先後用之耳帝深然之即試院中除諫議大
夫既出院因論朝廷宜急而緩者五事以獻如邢磁相
當虜衝而不命將分兵團集民伍置屯列寨之類皆

[illegible]要務遷給事中輔以言不用懇辭不允未[illegible]
[illegible]丞遂拜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窺[illegible]
師㮚以宰相領守禦輔副之㮚忌輔奏遣報謝虜軍
留虜營七日而歸㮚贊帝再詣金營輔曰虜意不[illegible]
測㮚偽聲詆輔輔復率馮澥說之㮚堅不從卒如所料
從二帝留軍中張邦昌請歸輔輔歸乞奉祠邦昌不從
輔謁康王於濟州從至南京陳五事嘉納之康王即位
輔仍舊職數日卒
耿南仲開封人登第歷太子詹事寶文閣直學士欽宗
立累升尚書左丞門下侍郎金人再舉鄉京師請割三

鎮以和議者多主戰守唯南仲與吳幵堅欲割地金人
次洛陽不復言三鎮直請畫河為界於是議遣大臣往
南仲以老辭聶昌以親辭上大怒令南仲出河東昌出
河北議割地初南仲自謂事帝東宮首當柄用而吳敏
李綱越次居已上不能平因每事異議尤力沮李綱而
戰守之備皆罷高宗立罷與祠言者論其誤國罪詔鐫
學士秩其子中書舍人延禧亦落職與祠尋責南仲[illegible]
江軍居住言者不已帝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
欲手劍擊之命降授別駕安置南雄行至吉州卒
王寓字元忠江山人[illegible]第[illegible]政[illegible]大學士兼侍[illegible]

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之使金也以寓爲[illegible]
丞副之寓憚行假裝兆巧免易節亦上書以請上覽怒
追毀左丞命降單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弃易節宮觀
黜之建炎中賊馬進破江州易節等三百人俱被害

聶昌字貴遠臨川人繇太學上舍釋褐爲相州教授蔡
攸薦除秘書郎歷戶部侍郎昌本厚王黼既而從蔡京
爲黼所中罷知德安府又以鄉人訟謫崇信軍節度副
使安置衡州欽宗立吳敏用事以昌猛厲徑行爲可助
已累遷戶部尚書[illegible]開封[illegible]爲門始憚之引唐
恪徐處仁等共政獨遺昌昌舊名山至是帝謂其有周

昌抗節之義乃命之曰昌京師復戒嚴拜同知樞密院
入論陳扞敵之策帝壯之命提舉守禦以便宜行事然
實無所能何㮚議建四將統勤王兵昌與耿南仲力沮
之語在㮚傳金人議割兩河須大臣報聘詔分命南仲
與昌俱辭不往帝怒固遣之昌出河東行至絳絳人閉
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州鈐轄趙子清麾衆害
昌抉其目而臠之事聞贈昌觀文殿大學士謚忠愍昌
爲人跌蕩喜鬥人之急然恩怨太明睚眦必報王黼之
死昌實遣客刺之棄屍道旁遂結南仲取顯位其誤國
類也

論曰昔歐陽脩作唐六臣傳推論漢唐之亡由國無君
子而君子盡獲讒者由朋黨之說也觀宋徽欽之失國
其故豈殊哉蔡京以怨懟之行佐紹述之政凡鯁正士
悉目爲黨而禁錮之徽宗頗亦疑京參用王黼等陰分
其柄是何異以酒解酲以鴆療毒也時政府自時中輩
並邪佞庸瑣多出二三家之門左右姦謀徼功貿亂及虜
犯闕求于莫展寸籌內則匈和不爲備外則逗留入援
之師尚謂國有人乎徐處仁曹輔雖由附離進然處仁
晩節懦弱輔費蠟詔雷同和議亦無益於事耶嗚呼靖
康之際近矣何南渡後有僞學之禁俾士習大壞國勢

日頹以底于亡非其愚乎哉

何㮚　孫傅　陳過庭　張叔夜

何㮚字文縝仙井人政和五年進士第一歷中書舍人
兼侍講或論㮚與蘇軾鄉黨宗其曲學與郡已而留之
御史中丞論王黼十五罪黼抗章請去而猶豫未決㮚
繼上七章黼及其黨胡松年胡益等皆罷㮚亦出知泰
州欽宗立復以中丞召閱月爲翰林學士進尚書右丞
中書侍郎會宰相主割三鎮㮚論辨不已帝頗悟㮚請
建四道總管使統兵入援而唐恪耿南仲聶昌相與謀
曰方繼好息民而調發不已金人聞之奈何亟檄止之

桌辭政事俄以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尹金兵至長驅傳城下帝罷恪相拜桌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始復三省舊制時康王在河北信使不通桌建議立爲元帥密草詔稾上之金兵陷都城命桌使其營語在李若水傳桌與若水勸帝再幸金營遂留不返既而議立異姓金人曰唯何桌李若水毋得預議既陷朔廷仰天大慟不食死年三十九高宗贈觀文殿大學士官其家七人

孫傅字伯野海州人登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靖康元年爲兵部尚書上章乞復祖宗法度欽宗問之傅曰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惡國崇觀法惠姦時謂名言拜尚書

右丞俄改同知樞密院金人圍都城傅日夜親當矢石讀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人中訪得無忌龍衛兵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二將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技藝能否但擇其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或上書見傅謂不宜委之太過懼爲國家羞不聽又有稱六丁力士天關大將北斗神兵者大率皆效京所爲京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桌數趣之徙期再三乃啟宣化門出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噪而前京兵敗退墮護龍河塡屍皆滿城門急閉京遽白以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是日金人遂登城明年正月欽宗詣金營以傅輔太子留守仍兼少傅金人來索太上帝后諸王妃主傅留太子不遣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紿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鬬殺之誤傷太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爲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傅曰吾爲太子傅當同生死金人雖不吾索吾當與之俱行求見二酋而責之庶或萬一可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而從太子死朔廷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定

陳過庭字賓王山陰人登進士第初名揚庭徽宗改焉歷遷御史中丞兼侍讀睦寇竊發過庭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朱勔父子罪惡盈積宜正典刑以謝天下由是大與權貴迕既外除旋責海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欽宗立擢至尚書右丞中書侍郎時議遣大臣割地與金耿南仲聶昌辭過庭曰主憂臣辱願效死帝因遣二人及城陷過庭亦行因留金軍不得還卒于燕山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肅

張叔夜字嵇仲耆之孫也以蔭歷官開封少尹獻文召試制誥賜進士出身遷右司員外郎從弟克公彈蔡京

京遷怒叔夜貶監西安草場久之召爲秘書少監擢至禮部侍郎又爲京所忌以徽猷閣待制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敗之擒其副賊江乃降加直學士徙濟南府又以平盜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靖康改元金人南下叔夜再上章乞假騎兵與諸將并力斷其師路不報徙鄧州四道置帥叔夜領南道都總管金兵再至欽宗手札趣入衛仰自將中軍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三萬人翌日上道至都入對言賊鋒方銳願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領之連進資政殿學士俄簽書樞密院

連四日與金人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帝遣使齎蠟書以褒寵叔夜之事檄召諸道然迄無赴者城陷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車駕再出郊叔夜因起居叩馬而諫帝曰朕爲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拜衆皆哭帝迴首字之曰嵇仲努力金人議立異姓叔夜謂孫傅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帥請立太子以從民望二帥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請如初遂從以北道中不食次白溝馭者曰過界河矣叟然起仰天大呼不復語明日卒年六十三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文紹興末立廟祀之

論曰語有之治强易爲謀亂弱難爲計當靖康之難何㮚孫傅陳過庭張叔夜並在政府以彼疾邪擊姦之素志宜若有濟顧朝綱官毀蠹壞於崇觀宣政已極河決魚爛之勢誰能塞而收之縱使淵聖得伊呂之才亦無所復施況㮚輩所存者乎抑春秋時諸侯卒于師葬之加等所以勵臣節也四人者皆從主播遷以死其節胡可沒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二

明南京禮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崔公度　沈銖弟錫　葉濤　龔原孫楫

崔台符　楊汲　呂嘉問

崔公度字伯易高郵人用父任補三班差使非其好也益閉戶讀書歐陽脩得所作感山賦示韓琦琦上之英宗授和州防禦推官王安石當國獻熙寧稽古一法百種論安石延與語累遷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公度媚附安石晝夜造請雖踞廁見不屑也嘗從後執其帶安石反顧公度笑曰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見者皆笑

亦恬不為恥歷知潁潤宣通諸州以直龍圖閣卒

沈銖字子平真州人少從舅氏王安石學進士高第歷起居郎權中書舍人講詩南山有臺至萬壽無期以為此太平之基立而可久之應哲宗屢首肯之真拜中書舍人兼侍講俄引疾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卒弟錫

錫字子昭以王安禮任至徽猷閣待制知應天府徙江寧張懷素誅朝廷疑其黨有脫者江淮間往往以誣告興獄錫至郡按告者皆妄疏于朝由是他郡繫者並得釋歷知海泰諸州以通議大夫致仕卒贈宣奉大夫

葉濤字致遠龍泉人進士乙科為國子直講虞蕃訟起進學濤坐與茶紙免官往從王安石於金陵學為文詞哲宗立上書自理得太學正歷校書郎曾布薦權中書舍人司馬光等追貶呂大防等責官皆濤為制詞文極醜詆後附蔡京進三黜曾布引為給事中以病奉祠卒

龔原字深之遂昌人少師王安石進士高第至國子直講以虞蕃訟失官哲宗即位詣訴理所得直歷遷權工部侍郎為安惇所論出知潤州徽宗初擢至給事中多論駁坐議哲宗喪禮黜知南康軍改壽州俄用三年之制乃復職知揚州還朝歷兵工二部侍郎除寶文閣待制知廬州陳瓘擊蔡京原與瓘善或謂原實使之奪職

居和州起為亳州命下卒初安石改學校法引原自助原亦為盡力為司業時請以安石字說洪範傳及子雱論語孟子義刻傳故士靡然從之孫楫建炎初率家僮百人襲擊金兵於新塘鄉里從者二千餘人復其二將遇金兵大至不敵被執猶挺劍刺一人罵不絕口金人臠割之年二十二

崔台符字平叔蒲陰人中明法科為大理寺詳斷官遷至判寺初王安石定按問欲舉法舉朝以為非台符獨舉手加額曰數百年之誤今乃得正安石喜附己故用之累遷大理卿時中官石得一以皇城偵邏為獄台符

與少卿楊汲輒迎伺其意鍛鍊成之都人憐棄集不敢
偶語數年閒麗文法者日夥人選刑部侍郎元祐初以
御史言出知潞州貶秩徙相州後兼監牧使卒台符嘗
建言武臣自供奉官印川蔭庶與文吏准從之
楊汲字潛古晉江人登進士第歷官權都水丞與侯叔
獻行汴水淤田法遂釃汴流漲潦以溉西部瘠土皆爲
良田神宗嘉之賜以所淤田千畝歷大理卿遷刑戶二
侍郎元祐初以寶文閣待制知廬州坐台符被劾汲亦
落職知黃州歷徐襄越州後復爲戶部侍郎卒
呂嘉問字望之以蔭歷權戶部判官管諸司庫務王安

石用魏繼宗議卽京城置市易務命嘉問提舉七建置
十三事居二年連以羨課受賞神宗聞其擾民語安石
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大傷國體安石僞
辨自解至譏帝爲叢脞不知帝王大略初市易隸三司
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
出手札詢布布訪於魏繼宗繼宗憤嘉問掠其功列其
與初議異者布得實具上嘉問多收息干賞挾官府爲
兼并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詔
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脅繼宗使誣布語言增
加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未決安石去位嘉
問恃之以沮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惠卿銜之致
前獄遂成布得罪嘉問亦出知常州明年安石復相召
檢正中書戶房安石罷以知江寧府歲餘轉運使何琬
劾嘉問營緝越法徙潤州復坐免久之入爲吏部郎中
光祿卿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於天下削三秩黜知淮
陽軍悉罪前被賞者紹聖中權寶文閣待制戶部侍郎
加直學士知開封府專附章惇蔡卞多殺不辜焚牘以
滅口皆爲鄒浩所論遂坐罷知懷州徽宗時復毀其宿
惡至分司南京光州居住郢州安置然爲蔡氏所右其
壻劉逵宰府辰其死友鄧洵武羽翼之故不久輒起以

龍圖閣學士太中大夫卒贈資政殿學士初嘉問竊從
祖公弼論新法奏槀示王安石公弼以是斥于外呂氏
號爲家賊故不得與呂氏同傳
論曰王安石雅負儒學名及爲相以事功自喜嘗言曰
經術所以經世務也奈闇於大道以仲尼春秋猥與後
代之史等弗列學官所頒新義字說如詩鳧鷖章實整
騖侈其他非雜管商則涉佛老至於揚雄仕莽爲道更
事四姓無譏焉此豈可以訓而施諸政哉神宗雅其言
是聽盡黜中外沮格之臣常情鮮有與歧路而不遲回
者況人主導之使趨乎崔公度之獻賦沈鉢葉濤龔原

之治經催台符楊汲呂嘉問之治賦與獄皆甘心蠹之
羣右黨與滋蔓歷哲徽猶述其法而科目用其學取士
迄南渡弗之廢流毒不既遂乎然則高尚謂毋以政事
殺百姓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良有激云

葉祖洽　時彥　霍端友　蔡薿附班孝聞
李南公　董必　虞策弟奕　郭知章
謝文瓘　陸蘊　姚祐　樓异
沈積中　李伯宗　汪澥　何常

葉祖洽字敦禮邵武人熙寧初策試進士祖洽所對專
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為第

一元祐中歷禮部郎中給事中趙君錫論其對策詆及
宗廟出提點淮西刑獄紹聖中還至給事中祖洽性很
愎嘗訣附蔡言王珪於冊立時有異論哲宗曰宣仁聖
烈婦人之堯舜也其於社稷大計聖意素定朕已令作
告命明述此旨祖洽復言若以珪為無迹則黃履劉拯
相繼論之矣頗稽合群情決之獨斷珪遂追貶又言司
馬光呂公著獲終牖下恩禮隆縟蔡確受遺定策而貶
死嶺外乞恤其孤其論率類此坐舉王回出知濟州徙
洪州以牟利黜責閩祖洽與曾布厚人目為小訓狐布
用事引為吏部侍郎布罷亦出知定州且行言於徽宗

云當時王珪果遂姦謀則神宗遂失正統臣爲朝廷[illegible]
社明確之功正珪之罪勸沮忠邪於千萬年以此報神
宗足矣帝怒其躁妄降集賢殿修撰與祠久之知洪州
改亳州加徽猷閣直學士卒

時彥字邦美開封人舉進士第一累官集賢校理紹聖
中遷右司員外郎使遼失職坐廢旋復校理又坐前受
賜增拜隱不言復停官徽宗立累遷吏部侍郎從戶部
爲開封尹遷工部尚書進吏部卒

霍端友字仁仲武進人徽宗即位策進士第一歷禮部
侍郎端友言朝廷尊安重內輕外可令內外侍從更出

迭入以奉禁闥殿大邦俾天下之勢如持衡庶無重輕
之患疏入即請補郡廼以顯謨閣待制知平江改陳州
復以禮部召轉吏部至通議大夫卒贈宣奉大夫

蔡薿字文饒開封人崇寧五年以諸生試策擿蔡京且
復用即對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
紹聖之繼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
言之詔欲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元符之末者方
且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間隙而投異意於是擢第一以
所對頒天下市解褐即除祕書省正字遷起居舍人未
幾爲中書舍人自布衣至侍從纔九月前所未有也數

進給事中一意附蔡京敘族爲尊爲叔父京命攸儋等
出見蘷亟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也諸父行也遽列拜
之八寶赦恩詔兩省選擇元祐黨人情輕者出籍蘷不
肯書言者論之出知和州明年加顯謨閣待制知杭州
始蘷未第時以書謁陳瓘稱其諫疏似陸贄剛方似狄
仁傑明道似韓愈及對策所持論頗異遂欲害瓘以絕
口因其子正彙告蔡京不軌執送京師蘷復入爲給事
中又與宰相何執中謀使石悈治瓘幾不免御史毛注
言蘷巧言惑衆造爲釁端疏入不報蘷遷翰林學士坐
妄議政事罷予祠起知建寧府方建神霄宮蘷先一路

奏辦下詔褒獎召爲學士承旨禮部尚書嘗陰附權倖
事覺徽宗令入對將面詰之踰月不奉詔帝怒命黜之
御史疏蘷罪請重寘諸罰遂貶單州團練副使房州安
置宣和中復龍圖閣直學士再知杭州西北戍卒代歸
人得犒絹蘷禁民與爲市乃下其直彊取之卒怒乘蘷
夜飲客縱火焚州治須其出救殺之蘷踰垣走免詔奪
職罷歸明年以徽猷閣待制卒時有雍孝聞者蜀人也
在太學應上封事極剴切崇寧初省試奏名第一及對
策力詆二蔡及時政臣便者徽宗大怒竄海外宣和末
思其忠授閤門宣贊舍人命下而孝聞死乃錄其子或

詔敍赦官蓋有懲云
李南公字楚老鄭州人進士及第歷京西轉運副使入
爲屯田員外郎南公有女皆適人而同産女弟年三十
不嫁寄他姊家爲御史所論罷與祠又爲河北轉運副
使坐議迎陽孫村水利爲御史所論詔罰金加直秘閣
知延安府累遷戶部尚書歷知永興軍成都真定河南
府鄭州擢龍圖閣直學士後坐哲宗祔廟議非當奪學
士未幾復之遂致仕卒南公爲吏六十年幹局明鋭然
反覆詭隨無特操子譓
譓字智甫第進士歷官秘閣校理以母憂去方建永泰

陵起使京西諫官任伯雨言祖宗之世朝廷有大事邊
鄙有兵革將相大臣召爲將從乃不得已奪情今山陵
事人皆可辦何至以一譓廢喪禮哉命遂格終制以直
龍圖閣知熙州蔡京使王厚復河湟譓與之異召爲光
祿卿厚奏功能譓守說坐妄言招納未使停官後數年
爲陝西轉運使京兆參價期與譓議和市民弗肯損價
譓移府勒上戶閉糴府帥徐處仁不聽且責之譓上章
奏處仁詔擢譓顯謨閣待制代其任鄜延帥錢昂奏處
仁不當黜坐謫永州譓又代其任復從永興僞爲蟄芝
以獻徽宗疑曰蟄動物也安得生芝命漬盆水一夕而

州安置上貶散官安置三年復之歷數郡卒
董必字子彊宣州人嘗謁王安石於金陵咨質諸經疑
義爲安石稱許第進士紹聖中提舉湖南常平宰相章
惇與蔡卞將大誅流人遣呂升卿往廣東必往廣西察
訪哲宗既止不治然必所至徧以慘刻按劾立威爲五
害歸奏除工部員外郎中書舍人郭知章封還其命詔
以付道挺之排給事中陳次升復封駁不下必於是訟
知章次升爲元祐黨人坐貶知江州歷左司員外郎初
舒亶守荊南起邊事必蓋與之謀及是亶卒加必直龍
圖閣往代乃城遍道等六砦置市易公私煩費荊人病

之進至顯謨閣待制卒贈龍圖閣待制
虞策字經臣錢塘人第進士元祐中爲監察御史進右
正言數上書論事哲宗納后上正始要言遷左司諫帝
親政條所當先者五十六事後多施行遷至給事中累
知州軍府歷刑戶吏三尚書屬疾祈外加龍圖閣學士
知潤州卒于道贈左正議大夫策在元祐紹聖時皆居
言職雖不依人進取亦頗持兩端故黨議之興已獨得
免弟奕
奕字純臣第進士崇寧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沿相徙從
東路既而西部盜起復徙提點刑獄擢監察御史坐濟
濟語嘗龍大父之還故職提點河北刑獄自何承矩創
邊地爲塘濼有定界既中貴人典領以屯田開拓爲功
肆侵民田訴者皆不得直奕出折上之疏其五不可詔
罷屯田累遷戶部侍郎陜州亂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鎮
江府寇平增兩秩還爲戶部徙工部裴慶等張宗使郡
人詣闕請益封東平守王靚以京東歲凶多盜諫止爲
政者不悅將罪靚奕言靚憂民愛君所當獎激奈何用
爲罪乎靚獲免未幾卒贈龍圖閣學士
郭知章字明叔龍泉人第進士歷監察御史哲宗親政
上書言自大河東北分流生靈被害今水之趨東者已

不可遏順而導之閉北而行東其利百倍矣遷殿中侍
御史史院究神宗實錄誣罔事知章請貶治呂大防等
紹聖復制科知章校試言先朝既廢此科近年復置誠
無所補遂復罷又請復元豐役法大抵迎合時好進左
司員外郎改左司諫權工部侍郎爲中書舍人坐河議
以集賢殿脩撰知和州徽宗立曾布援之擢至刑部尚
書知開封府爲翰林學士言者又論河事罷知鄧州旋
入黨籍數年復顯謨閣直學士卒
謝文瓘字聖藻陳州人進士甲科教授大名府元豐中
上疏言臣下推行新法多失本意而榜笞禁錮民愛其

虛大臣以爲訕神宗不之罪哲宗時歷右司員外郎徽宗立擢至給事中詔脩神宗寶訓文瓘請擇當時大政事大黜陟節要旨而爲之説以進然所論率是王安石謂神宗能察衆多之説任之而不貳於是朋黨消而威柄立他皆放此以使遂失職貶秩崇寧元年出知濮州尋治黨事坐元豐上疏及嘗詆呂公著書貶謫邵武軍移處州帝披黨籍曰朕究知文瓘本末命出籍以集英殿脩撰知濟州卒子昺欽宗時提點京西北路刑獄金人犯汝州昺自襄陽領兵往援戰死

陸蘊字敦信候官人登進士第崇寧中提舉河北兩浙

學事召對言元祐異意俗學既不爲我用近詔不以使一路而猶得爲守令臣愚未知其可遂遷至太常少卿坐議原廟不合貶復還太常累遷御史中丞蘊頗論事皆中時病以龍圖閣待制知福州改建州時弟藻由列曹侍郎出爲泉州閩人以爲盛事加顯謨閣直學士引疾奉祠方二浙用兵帝郡皆繕治守備蘊聞命就道使者劾爲避事奪職稍復集英殿脩撰卒

姚祐字伯受長興人元豐末第進士徽宗初除夔州路轉運判官且行會帝幸禁苑御弓矢祐奏聖武臨射賦帝大悅留爲右正言歷陳紹述之説遷左司諫建議畫淛郡以拱大畿三爲殿中監至延康殿學士禮部尚書後知太原府縣有小胥造家逼其先墓祐疑爲厭已請解官持服先是詔許祐悉買某旁地遂併徙他家小胥不從故祐持以爲説言者論其挾仇要君乃止以提舉上清寶籙宮卒贈特進謚文僖

樓异字試可明州人進士高第歷官中外政和末知隨州入辭請於明州置高麗一司刱百舟應使者之須以遵元豐舊制州有廣德湖可墾爲田遂改知明州出內帑緡錢六萬爲造舟費治湖田七百餘頃歲得穀三萬六千加至徽猷閣待制郡資湖水灌溉往者爲民包侵

异令盡泄之墾田自是苦旱鄉人怨之睦寇起善理城戍有績進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卒

沈積中常州人賜進士出身歷戶部尚書知河間真定府積中本王黼所引按黼方圖燕地使覘邊防中書舍人程振語之曰當思其聘遼族之禍積中感其戒至鎮以書謝振盛言其不可棄宣告于朝已而師敗於白溝童貫還罷積中既得燕山又命以資政殿學士同知府未行而卒或曰爲盜所殺或曰婢殺之終不能明也貫惡其累言追削官職建炎中宰相上其書乃悉復之

滕伯宗字希之河陽人第進士歷知太康縣崇寧初括

縣壯丁爲兵得千人上其名數與按閱之法知樞密院蔡卞喜而薦之提舉京畿保甲使行其說增籍二萬已而牒訴者九百人坐左遷歷大理卿爲徽宗言今情重法輕者許奏請而情輕法重者弗許恐非忠恕之意帝納之遷刑部侍郎與王黼不相能能奉祠起歷陝西都轉運使終顯謨閣待制贈光祿大夫謚曰榮

汪澥字仲容宣州人少從胡瑗學易又學於王安石著三經義傳澥與其議又首傳其說熙寧太學成分錄學政復第進士遷至大司成議學制不合以顯謨閣待制知婺州改潁昌諸州後徙應天府上章辭行予祠卒贈

宣奉大夫澥自布衣錄天子學至爲正爲司業祭酒迄于司成官以儒名者三十年一時人士推之

何常字德固京兆人登第爲開封兵曹紹聖初或言蘇軾主文取士之非毀宗廟者常預焉出通判原州歷將作監丞熙河轉運副使與熙帥議事不合坐劾貶秩徙成都路中使持御札至令織戲龍羅二千緉旗五百常奏旗者軍器之飾敢不奉詔戲龍羅唯供御服且衣一匹歲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無益也詔奬其言爲減四之三除直龍圖閣加集賢殿脩撰爲使從陝西以顯謨閣待制知秦州凡六年祭訪方邵劾其越法貨酒借兵逐數官而毀其縣獄具責昭化軍節度副使數月復之終右文殿脩撰

論曰世風之變不有自來哉東都士大夫名節相高至江左遂變而爲恬嬉何則懲於黨錮之禍也宋養士有素其出科目爲世用者皆忠信端厚漸摩成俗不幸壞於新法而繼以紹述彼見忤時獲咎曷若易節而躐顯榮哉如葉祖洽蔡薿並以與詠對策竊倫魁既又朋姦誣善廉恥滅矣時彥霍端友亦濫茲選究其行事不過如水中之鳧隨波下上奚賢於李南公諸人耶自昔曲學邪說害人心術則邦國從之宋人有言國家一統之

業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諒乎

劉昺　宋喬年子昇　強淵明　蔡居厚

蔣靜　賈偉節　許敦仁

劉昺字子蒙東明人初名炳賜今名元符末進士甲科歷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兄煒通樂律煒死蔡京擢昺大司樂付以樂正遂引魏漢津鑄九鼎作大晟樂昺撰鼎書新樂書皆漢津妄出己意而爲之緣飾累遷給事中京置局議禮昺又領之爲翰林學士改工部尚書提舉紀元曆有所損益爲吳執中所論以顯謨閣直學士知隰州昺與弟煥皆侍從而親喪不葬坐奪職罷郡復以

事免京再相召為戶部尚書昺對為京書稾排御史
敵京力援昺由殿黜中還故班御史中丞俞㮚發其姦
利事京徙東他官徽宗儲三代彝器詔昺討定再為翰
林學士又為太子賓客復還戶部加宣和殿學士知河
南府坐王寀交通事貶長流瓊州死

宋喬年字仙民庠之孫也父充國刻意問學以鄉書試
禮部既自謂宰相子恥罷舉仁宗知之召試學士院賜
進士出身累遷知太常禮院東西府建上二箴以戒大
臣大臣不懌會廟饗宿齋其妻遣兩妾至寺充國自劾
罷禮院遂致仕性剛介孝於奉親至太中大夫卒喬年

用蔭監市易坐不檢失官落拓二十年女嫁蔡京子攸
京當國起歷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京罷貶官蘄州安
置京復相還舊官知陳州卒謚忠文子昇

昇字景裕父子依憑蔡氏陵轢士大夫陰交諫官蔡居
厚使為鷹犬擢至顯謨閣學士方是時徽宗議謁諸陵
有司預為西幸之備昇治宮城廣袤十六里創廊屋四
百四十間費不可勝會髹漆之灰人骨為胎斤直錢數
千盡發洛城外二十里古冢凡衣冠藏兆大抵遭其掘
用是遷正議大夫殿中監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延康殿
學士謚恭敏

強淵明字隱季錢塘人父至以文學受知韓琦
部郎中淵明第進士歷國子司業與兄浚明及葉夢得締
蔡京為死交立元祐籍分三等定罪皆三人所建遂濟
成黨禍亟遷祕書少監中書舍人大司成翰林學士京
罷相淵明亦補郡後召為禮部尚書復拜學士進承旨
翰林廢直廬徽宗書摛文堂牓賜之兼太子賓客以疾
改延康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監修國史卒贈金
紫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謚文憲浚明早卒

郤居厚字寬夫熙寧御史延禧子也延禧嘗擊呂惠卿
兄弟有直名居厚第進士大觀初為右正言奏疏曰神

宗造立法度曠古絕儗雖符祐之黨力起相軋而終不
能搖者人心理義之所在也陛下繼志詹聲政事具舉
願如明詔救有司勒為成書以明一代之制遂起居郎
進右諫議大夫後改戶部侍郎言者論其在諫省時為
宋喬年父子用以集賢殿修撰知秦州坐事削職罷蔡
京再相起知諸州加徽猷閣待制為應天河南尹初建
神霄宮度地汙下坐徙汝州久之知東平府復以戶部
侍郎召未至又以知青州病不能赴卒

蔣猷字叔明宜興人第進士歷知陳留縣與屯將不協
罷云徽宗初亦求言猷多詆元祐間事蔡京第為正等

□□員外郎中書舍人吳伯舉坐封還□□□□
遷中書舍人歷典諸州移疾奉祠越九年召爲太府卿成
出知洪州復告歸加直學士卒贈通議大夫

賈偉節開封人第進士累擢直祕閣爲江淮發運副使
蔡京壞東南轉般法爲直達綱偉節率先奉承歲以上
供物徑造都下籍催諸道逋負造巨船二千四百艘以
備洪奉花石海錯之急切自此與論功進秩遂拜戶部
侍郎改刑部終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

許敦仁興化人第進士崇寧初入爲校書郎蔡京以州
里之舊倚爲腹心亟遷右正言至御史中丞疏請五日

一視朝坐罰金左遷兵部侍郎靖康中諫官呂好問
論敦仁之疏乃蔡京授指欲顚覆□□奪命也

論曰春秋之法罪黨惡使爲惡者而無助則亂弭矣
方蔡京用事暱交死友往往而是劉昺數輩其尤也
蓋京阿意紹述設黨禁以杜異議又之飾五禮作雅樂
自謂太平豐豫無□爲官家花石之娛因之蕩上心以
竊國命而昺等嘗緣指效力共爲之因遂令賢臣而併
集主荒而權移正言在下□謫□天類毛□而朋
過之宜誅少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四　列傳六十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崔鶠　張根弟樸　任諒
周常　李朴

崔鶠字德符陽翟人登進士第歷鄧州推官徽宗初立
以日食求言鶠上書大略謂方今政令煩苛風俗險薄
未暇一二陳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爲本夫毀譽者朝
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姦而
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姦
此何理也傳曰謂狐爲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光忠

信直諒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姦是欺
天下也至如惇狙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京師
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比
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
共持喑默以爲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內
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
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
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
誰使行之帝稱善除相州教授後蔡京籍上書人以鶠
爲邪等免官久之詔續溪令移病歸始居郟城治地數

畝爲婆娑園居處十餘年人無貴賤長少悉推趨之宣和六年起通判鎮化軍召爲殿中侍御史至則欽宗立授右正言上疏曰六月一日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也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已者此京之本謀也安得實見之言聞於陛下哉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爲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

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爲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仁宗英宗選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爲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爲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材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遣腹心考定之同已爲正異已爲邪澥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

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忍使其餘蠹再破壞我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累章極論忤宰相旨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命下卒鶠平生爲文至多嘗爲人取去尤長於詩清峭雄深有法度無子甥衛昂集遺文爲三十卷傳焉

張根字知常德興人甫冠第進士歷遂昌令當改京秩以門親在堂冀以父母之恩封大父母而貽妻封及母遂致仕得通直郎如其志時年三十一屏處凡十年廷臣交本道使者上其行義徽宗召詣闕爲帝言清心省欲以窒禍亂之原遂請罷錢塘製造局帝改容嘉美以

爲親賢宅教授未幾通判杭州提舉江西常平大觀中入對言陛下幸滌煩苛破朋黨而士大夫以議論不一觀望苟且莫肯自盡陛下毀石刻除黨籍與天下更始而有司以大臣仇怨廢錮自如爲治之害莫大於此卽命爲轉運副使改淮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徙兩浙辭不行乃具疏付驛遞奏大略謂今軍須匱乏邊備缺然東南水旱盜賊間作西北二國窺伺日久安得不豫爲之計因條列茶鹽常平等利病之數遂言今群臣賜一第或費百萬臣所部二十州一歲上供財三十萬緡曾不足給一第之用願陛下斷之其次如田園邸店金帛

好賜之類亦不可不節也書奏權倖側目尋以花石綱
拘占漕舟官買一竹至費五十緡而多入諸臣之家因
力陳其弊益忤權倖迺適奏牘注切草略爲不恭責監
信州酒稅又言根非誣常平以搖紹述之政再貶濠州
團練副使安置郴州尋以討淮賊功得自便以朝散大
夫終于家年六十根性至孝父病蠱戒鹽根爲食淡母
嗜河豚及蟹既終根不復食母方病何至雞鳴則少蘇
後不忍聞雞聲子壽自有傳弟樸
樸字見素第進士歷侍御史鄭居中去位樸言朋黨分
攻非朝廷福若不樹其尤又則類鬪於是宇文黃中賈

安宅等六人皆罷凡蔡京所惡亦指爲居中黨而逐時
郎員充監至五十五人徽宗喻樸使論列乃摘其庸繆
者十六人疏斥諸外改秘書少監蔡攸引爲道史檢討
官召試中書舍人卒
任諒字子諒眉山人徙汝陽九歲而孤力學自奮年十
四冠鄉書登高第調河南戶曹以兵書謁樞密曾布布
使人邀諸閣既見覺不能合辭去布爲相猶欲用之諒
予書規以李德裕事布始怒蔣之奇章楶在樞府薦爲
編修官布持其奏不下爲懷州教授徽宗見其所作新
學碑曰文士也擢提舉夔路學事歷河北發運使累官
徽猷閣待制蔡京破東南轉般漕運法爲直達綱應奉
者卒游手亡賴盜川乾沒不可核人莫敢言諒入對
首論之京怒會汴泗大水諒漂溺千計坐削籍歸田里
復陝西都轉運使諒復往扶進直學士重貫史錢法必
欲鐵錢與銅錢等諒言爲六路害罷其策加龍圖閣直
學士知京兆府徙渭州以母憂去宣和七年提舉上清
寶籙宮修國史初朝廷將有事於燕諒曰中國其有憂
乎乃作書貽宰相王黼又言郭藥師必反帝不聽大臣
以爲病徙予祠是冬金人舉兵犯燕山藥師叛降皆如
諒言迺復起爲京兆未幾卒年五十八

周常字仲修建州人登進士第以所著禮檀弓義見王
安石呂惠卿二人稱之補國子直講太常博士以養親
求教授揚州年未五十致仕久之起太常博士辭元符
初復申前命兼崇政殿說書遷至起居舍人鄒浩得罪
常於講席論救貶監郴州酒徽宗立召爲國子祭酒起
居郎從容言自古求治之主未嘗不以尚志爲先然溺
於富貴逸樂蔽於諂諛順適則志隨以喪不可不戒元
祐法度亦有得失人才各有所長不可偏廢遷中書舍
人禮部侍郎蔡京用事不能容以寶文閣待制出知湖
州尋又奪職居婺州復集賢殿修撰卒年六十七

字朴守先之興國人登進士第歷西京國子監教授
頗器許之移虔州教授以嘗言隆祐太后不當廢處瑤
華宮事有詔推劾無者欲擠之死使人危言動之朴泰
然無懼色坐勒停會赦注汀州司戶徽宗即位翰林承
旨范純禮自言待罪四十六日不聞上音詔朴曰某事
宜便於國乎某事宜便於民乎朴曰承旨知而不言無
父風也純禮泣下右司諫陳瓘薦朴召對首言熙豐以
來政體屢變始出一二大臣所學不同後乃更執圓方
互相排擊失今不治必至不可勝救又言今士大夫之
學不求諸已而惟王氏之聽敗壞心術莫大於此蔡京

惡朴鯁直復以為虔州教授又嗾言者論朴為元祐學
術不當領師儒罷為四會令改承事郎知清江縣廣東
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欽宗即位半歲間五遷至國
子祭酒以疾不能至高宗即位除祕書監趣召未至卒
年六十五贈寶文閣待制朴自為小官天下高其名蔡
京俾所厚道意許以禁從朴拒之中書侍郎馮熙載欲
邂逅見朴朴笑曰不能見蔡京焉能邂逅馮熙載邪居
官所至有聲嘗自誌其墓曰以天為心以道為體以時
為用其可已矣蓋敘其平生云有章貢集二十卷
論曰徽宗政出權姦仇視善類士之少有剛者言詆僉儉
者僭默習俗風靡矣崔鷗張根任諒周常李朴輩首
直節歷歷陳時弊所諱帝未嘗不嘉美乃竟厄於讒或
竄或廢所謂善善而不能用其失國宜哉

何灌　李熙靖　譚世勣 孫逢 徐汝翼
梅執禮　程振　劉延慶　歐陽珣

何灌字仲源祥符人武選登第歷府州火山軍巡檢遼
人舉兵犯我灌迎高射之發輒中或著崖石皆沒鏃敵
驚以為神為河東將與夏人遇鐵騎來追灌射皆徹甲
至洞胸出背疊貫後騎羌懼而引卻知寧化軍豐州徙
熙河都監見童貫不拜貫憾焉張康國薦於徽宗召問

西北邊事對稱旨歷知滄州遷至引進使詔運粟三十
萬石於並塞三州灌言水淺不勝舟陸當用車八千乘
沿邊方登麥願以運費增價就糴之奏上報可安撫使
忌而劾之再貶秩罷去未幾知岷州引邈川水溉田湟
人號廣利渠從河州復守岷提舉熙河蘭湟弓箭手入
言漢金城湟中穀斛八錢今西寧湟廓即其地也漢唐
故渠尚可考若先並渠引水使田不病旱則人樂應募
而射士之額足矣從之而數歲得善田二萬六千頃募
士七千四百人為他路最改知蘭州攻仁多泉拔之正
拜鄜州防禦使坐救震武逗遛罷為淮西鈐轄從平方

[illegible]職陞遷同州觀察使浙東都鈐轄改浙西[illegible]北
征機統制兵馬涿易平以知易州遷寧武軍承宣使[illegible]
山路副都總管又加龍神衛都指揮使召還管幹步軍
司遷步軍都虞候金師南下悉出禁旅付梁方平守黎
陽灌請留精銳以衛根本不從明日又命灌行辭以軍
不堪戰彊之拜武泰軍節度使河東河北制置副使未
及行而帝內禪灌領兵入衛扈行靖康元年正月二日
次滑州方平南奔灌亦望風迎潰黃河南岸無一人禦
敵金師遂直叩京城灌至乞入見不許而令控守西隅
背城拒戰凡三日被創沒于陣年六十二帳下韓綜雷

彥興奇士也各手殺數人從以死長子蘄至閤門宣贊
舍人從父戰箭貫左臂拔出之病創死言者論灌不守
河津追削官秩紹興四年復焉

李熙靖字子安晉陵人唐德裕九世孫也祖均父公弼
皆進士第公弼崇寧初通判潞州以議三舍法不便使
者劾其沮格詔令坐削黜以死熙靖擢第又中詞學兼
茂選爲辟雍錄太學正歷右司員外郎以忤王黼貶秩
僅遷太常少卿黼罷乃拜中書舍人蔡攸又惡之出知
撫州越兩月復以故官召入對言燕山雖定宜益謹思
患豫防之戒靖康初同譚世勣事龍德宮改顯謨閣待
制提舉醴泉觀既聞張邦昌之命憂憤廢食家人含[illegible]
之[illegible]然生意故人視頗相持嗷泣索筆書王維百官何
日再朝天之句明日卒年五十三高宗追贈焉

王雲字子飛澤州人舉進士歷中書舍人靖康初以給
事中使斡离不軍議割三鎮以和使還傳道斡离不之
意執政以爲不然罷爲徽猷閣待制知唐州金人陷太
原召拜刑部尚書再使許以三鎮賦入之數雲至真定
遣從吏李裕還言金人不復求地但索五輅及上尊號
且須康王來和好乃成欽宗從之且命王及馮澥往求
行而車輅至長垣爲所卻雲亦還奏言事勢中變金人

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詔集百官議雲固言
康王舊與斡离不結歡宜將命王遂行而雲以資政殿
學士爲之副頃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徹近城民舍運
粟入保爲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州又與守臣宗
澤有憾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曰肅王已
爲金人所留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眞姦
賊也譟而殺之王見事勢洶洶乃南還相州是役也雲
不死王必北行議者以是驗天命云贈觀文殿學士雲
兄霽崇寧府爲謀議司詳議官上書告蔡京罪黥隸海
島欽宗復其官從种師中戰死

譚世勣字彥成長沙人第進士教授郴州時王氏學盛行世勣雅不喜曰説多而屢變無不易之論也又中詞學兼茂科除祕書省正字以不附蔡京六年不遷京敗相乃至吏部員外郎京起能奉祠久之復還吏部擢至中書舍人以讜命令惜名器廣言路各賜予正上供省浮費六事爲言又取嫉當路以閣職知婺州未行復留徽宗禪位同王官龍德宮甚出東方大臣或謂四夷衰兆世勣面奏當修德應天不宜惑謏説進給事中兼侍讀改禮部侍郎金騎駸駸南下世勣言守邊爲上策守河則京畿自固中策也巡幸江淮會東南兵以捍敵下

策也再扈車駕至虜帳以十害説其用事者言講解之利詞意忠激虜從聽張邦昌僭國命與李熙靖同直學士院皆稱疾臥不起以憂卒年五十四建炎初故贈端明殿學士方金人立邦昌也有司趣百官入賀太學博士孫逢堅臥不起祠部員外郎喻汝礪捫其膝曰不能爲賊臣屈遂挂冠去逢義不受汙憂憤而卒

梅執禮字和勝浦江人第進士歷武學博士或薦於宰相王黼以未嘗識面爲慊執禮聞之卒不往謁累遷禮部侍郎素與王黼善黼嘗置酒其第夸示園池妓妾之盛執禮曰方臘流毒郡縣瘡痍未息是豈宰相宴樂時乎退又戒以詩黼慚而銜之會孟饗原廟後至以顯謨閣待制知蘄州又奪職明年徙滁州復集英殿修撰欽宗立徙知鎮江府召爲翰林學士道除吏部尚書旋改戶部金人圍京都執禮勸帝親征請太上帝后皇后太子皆出避用事者沮之泊失守金人質天子邀金帛以數百千萬計執禮與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盍以軍法結罪儻寬其求而官者挾宿怨語金帥曰城中七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換粟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酋怒呼四

人責之對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繒何有哉顧比屋枵空亡以塞命耳酋怒先取其副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俁各杖之百執禮爭猶爲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撾殺之而梟其首將靖康二年二月也年四十九高宗即位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士議者以爲薄復加資政殿學士

程振字伯起樂平人少有軼材入太學徽宗幸學以諸生右職除官爲辟雍錄升博士歷國子司業左司員外郎兼太子舍人方臘起振謂王黼宜乘此時建革天下弊事以上當天意下順人心黼不懌太子薦之甚力遂

權給事中黼白振資淺且雅長書命請以爲中書舍人侍郎馮熙載出知亳州黼德熙載欲振詆以讒語振不從黼使言者劾爲黨罷奉祠居三年復還故官欽宗即位進吏部侍郎奏言佞臣不和論議多駁詔令輕改失於事幾金人交兵半歲而至今不解者以和戰之說未一故也裁抑濫賞如白黑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議以私心不除各蔽其黨故也時金兵至河北振請糾諸道兵犄角擊之十八於外廷不能用拜開封尹改刑部侍郎金騎在郊邀車駕出城振爲何㮚言宜思所以折之之策㮚不從未幾與梅執禮等同遇害年五十七初

王黼圖燕振戒以後禍而振乃用是死聞者痛之初宣和崇道家之說振侍坐東宮從容言孔子以鴟鴞之詩爲知道老子亦云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事目前區區非二聖人意他日太子爲徽宗道之徽宗猶頗欲去健羨疏近習而宦寺楊戩輩方大興宮室懼不得肆因讒家令楊馮以爲將軸太子幸非常徽宗震怒誅馮而太子之言亦廢高宗贈振端明殿學士端平初賜謚剛愍

劉延慶保安軍人世爲將家以雄豪稱數從西伐立戰功積官至保信軍節度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從童貫平方臘節度河陽三城又從北伐以宣撫都統制督兵十萬渡白溝郭藥師曰今行軍無紀律扣馬諫不聽至良鄉遼將蕭幹以衆來與戰敗績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取令公之子三將軍簡師爲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與藥師先行即入燕城幹舉精兵三千巷戰三將軍者光世也渝約不至藥師失援敗走世宣死之延慶營于盧溝南幹以計恐之燒營而奔相蹂踐死者百餘里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作歌賦誚之坐貶率府率安置筠州遼人知中國不能用兵由是輕宋未

幾復爲鎮海軍節度使靖康之難延慶分部守京城城陷引兵奪開遠門以出至龜兒寺爲追騎所殺光世有傳

歐陽珣字全美廬陵人徽宗時第進士歷將作監丞靖康元年金虜勢張甚珣適詣京師道出豫章故人爲師惎珣勿行行且及禍珣曰國覆如此而謀國者日益鄙吾將有所開說說不合而死是得死所矣及至虜犯京師朝議割河北絳磁深三鎮地講和珣率其友九人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及事急會群臣議何㮚而下三十六人無異詞珣復抗論謂割地奉虜雖

策且曰虜志不在地猶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我師收
之直今舉以與之他日我師取之曲將宰怒欲殺劉韐
白遣珣使虜軍割深州珣即取告身文書畀同年生戴
特立曰持此歸報吾家吾不生還矣遂行至深州城下
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一死
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遂死之
論曰金虜入宋廷臣死於難者多矣李若水哉何灌劉
延慶提兵捍禦雖敗猶奮程振梅執禮閻都民恭持邦
其無厭之求李熙靖譚世勣恥事二姓堅拒張邦昌召
命歐陽珣力阻割地爲忠義倡七人之事雖殊其爲殺
身成仁均也王雲斃於衆怒設免焉高宗能中興乎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四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五　列傳六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前田柯維騏編

李綱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自其祖始居無錫父夔終龍圖閣
待制綱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官監察御史兼權殿中
侍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遷起居郎宣和
元年京師大水綱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爲憂
朝廷惡其言謫監沙縣稅務七年爲太常少卿時金人
渝盟邊報御至朝廷議避敵之計詔起師勤王命皇太
子爲開封牧令侍從陳所見綱上禦戎五策且請所善
給事中吳敏曰東宮恭儉之德聞天下以守宗社可也
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
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翌日敏請對具
道李綱所論與臣同有旨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云
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監國常禮可乎於
是徽宗內禪而欽宗立綱上封事謂復位之初當上應
天心下順人欲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李鄴使金議
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除兵部
侍郎靖康元年以吳敏爲行營副使綱爲參謀官金將
斡离不直渡河徽宗東幸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綱曰

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默然太
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
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
上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
用之於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彦等雖未必知兵然藉
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李綱莫
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
死報乃以綱為尚書右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
綱為東京留守綱為上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明
皇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范祖禹以為其失在於不

能堅守以待援陛下奈何輕舉以蹈覆轍乎上意頗悟
會內侍奏中宮已行上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
矣綱泣拜以死邀之上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
之事專責之卿綱皇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綱趨朝
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
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六軍父母妻子
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且
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
遂輟行綱傳旨語左右曰敢復有言去者斬禁衛皆拜
伏呼萬歲命綱為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

之具不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縋城而
下斬酋長及其衆數千人金人知有備又聞上已內禪
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上遣李棁綱曰臣
恐李棁怯懦誤國事也上竟遣棁金人需金幣以千萬
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地以親王宰相為質棁不措一
辭還綱謂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三鎮國之屏蔽割
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
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
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
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執議不合綱不能奪求去上慰

諭之綱退則誓書已行以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為質
時朝廷日輸金幣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
王之師漸有至者种師道姚平仲亦以涇原秦鳳兵至
綱奏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已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
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如
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
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
深以為然約日舉事姚平仲急於要功先期夜斫敵營
欲生擒斡离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中使傳旨諭綱曰
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綱率諸將旦出封丘門與金

人戰却之平仲竟以襲敵營不克懼誅亡去金使來宰相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以蔡懋代之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恚不得報至殺傷內侍帝亟召綱復爲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金人稍稍引却且得割三鎮詔及親王爲質乃退師除綱知樞密院事綱奏請如澶淵故事遣兵護送且戒諸將可擊則擊之乃以兵十萬分道並進將士受命踴躍以行已追及金人於邢趙間遽得還師之命無不扼腕比綱力爭復追而將士解體矣詔議迎太上皇帝還京徽宗

還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綱至具道皇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徽宗泣數行下詢近日都城攻圍守禦次第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綱奏方艱危時兩宮隔絕朝廷應副行宮亦豈能無不至者在聖度燭之耳且言皇帝仁孝每得詰詔輒憂懼不食陛下回鑾臣謂宜慰安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扞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書青史垂名萬世綱還具道太上意宰執進迎奉太上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

進綱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且面責南仲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爲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辨願以公輔事下吏臣得乞身待罪章十餘上不允太上皇帝還綱復上章懇辭上手詔勉留綱不得已就職上備邊禦敵八事時北兵已去太上還宮上下恬然置邊事不問綱獨以爲憂與樞密許翰議調防秋之兵吳敏乞置詳議司檢詳法制以革弊政詔以綱爲提舉官南仲沮止之綱奏邊患方棘調度不給宜稍抑冒濫以足國用誰敢揭其奏通衢以綱

得士民心欲因此離之命守禦司奏補副尉二人御批有大臣專權寖不可長詰綱奏頃得旨給空名告敕以便宜行事二人有勞當補官故具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時太原圍未解种師中戰沒師道病歸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上以綱爲河東北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上以其爲大臣遊說斥之或謂綱此非爲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臥不起讒者益行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書杜

劉二字遺綱綱具忠愛命上手書褒序俾以明宣撫司

與俾萬二千人應事未集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爲遷延

拒命綱上疏明其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爲

專權今以臣爲拒命願乞骸骨解樞筦上趣召數四曰

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行無復還之理昔范仲

淹以參政出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夷簡曰參政豈

可復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

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

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感動及陛辭言唐恪

聶山之姦後必誤國進至河陽望拜諸陵復上奏願深

考祖宗之法進君子退小人益固邦本以圖中興行次

懷州有詔罷減所起兵綱奏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

一人一騎以副其求而集之兵又皆散遣臣誠不足以

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

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御批日促解太原之

圍而諸將承受御畫事皆專達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

綱上疏極陳其弊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未幾徐處仁

吳敏罷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而進聶山陳過

庭李回等吳敏復謫置涪州綱聞之歎曰事無可爲者

矣即上奏匃罷乃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領宣撫

司事召綱赴闕尋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綱奏論朱勝

以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落職予祠責授保靜軍節度副

使建昌軍安置再謫寧江金兵再至上悟和議之非除

綱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綱行次長沙被命即率

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先是康王自北軍

代歸至是開大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且貽書趣之即

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

爲金人所喜宜增重其禮李綱爲金人所惡宜及其未

至罷之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

塞而退岐又遣人封其章示綱冀以沮其來上趣綱見

上於殿綱涕泗交集上爲動容綱因奏曰臣愚但知有

趙氏不知有金人宜爲所惡因力辭宰相罷顏岐與祠

而諫議大夫范宗尹亦以論綱罷爲知州綱始力辭上

溫言勉受命綱頓首泣謝云臣孤立寡與望察管仲害

霸之言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使得以盡志畢慮雖死

無憾因效姚崇要說獻十事一議國是二議巡幸三議

赦令四議僭逆五議偽命六議戰七議守八議本政九

議久任十議修德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偽命二事

留中不出綱言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陛下欲建中

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偽

御史察一切置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黃潛
善汪伯彥力主邦昌好問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
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
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
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能臣乃詔邦昌謫潭州吳幵
莫儔而下遷謫有差綱又言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
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恤上從其請有
旨兼充御營使入對奏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
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群臣輯睦於下庶幾靖康之
弊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

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彊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
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
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
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脩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
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
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莫若於河北置
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
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
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
朝廷亦無北顧之憂矣上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

所傅亮所嘗爲監察御史在靖康圍城中以蠟書募河
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救而
用之應募者凡十七萬人傅亮者先以邊功得官嘗治
兵河朔都城受圍亮率勤王兵三萬人屢立戰功故綱
薦之上乃以所爲河北招撫使亮爲河東經制副使綱
立軍法申明改更者數十條又進三疏曰募兵曰買馬
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諫議大夫宋齊愈聞而笑之謂
虞部員外郎張浚曰李丞相三議無一可行者齊愈將
極論之浚曰公受禍自此始矣一日上與論靖康時事
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寢然卒致播遷

何邪綱曰人主之職在知人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
勉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上
皆嘉納又奏臣嘗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
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
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上爲詔諭
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未幾有詔欲幸東南避
敵綱極論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上乃許幸南陽
黃潛善汪伯彥實陰主東南之議客或有謂綱曰外論
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
去就爭之初綱每有所論諫無不容納至是所言常留

中不報已而遷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黃潛善除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言招撫經制臣所建明張所傅
亮臣所薦用今潛善伯彥沮所及亮所以沮臣臣每覽
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二人
設心如此願陛下察之亮竟罷乃再疏求去初金人議
立異姓宋齊愈自敵所來吏部尚書王時雍入問之齊
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至是齊愈論綱三事不報章
將再上其鄉人唯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
偽罪遂逮齊愈戮東市張浚為御史劾綱以私意殺侍
從且論買馬招軍之罪綱罷奉祠陳東言潛善伯彥不

可任綱不可去東坐誅後有旨奪綱職居鄂州綱為相
僅三月而張所旋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
二司及凡所規畫悉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關輔中
原盜賊蠭起矣建炎三年帝治行宮於臨安大赦惟綱
不赦紹興二年盜擾鼎澧潭三州除綱觀文殿學士湖
廣宣撫使兼知潭州綱至盜平上言荊南一帶皆當屯
宿重兵倚為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襄漢之聲援可
接議未及行呂頤浩言綱縱暴護官徐俯劉裴劾綱罷
奉祠四年冬金人及偽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詔行之
時韓世忠等兵屢捷幸駕進抵江上勢張金人退師綱

附群臣以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綱奏願陛下勿以敵
退為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
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陷於敵國為可恥勿以諸將屢
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而彊敵猶得以潛
逃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馬既
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為不然生理未固而
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
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為不然祖宗境土
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乎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
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

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荊襄以為東南屏蔽有守
備矣然後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因利乘便收復京畿
以及故都斷以必為之志而勿失機會則逆臣可誅彊
敵可滅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為駐蹕之所然後
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
壯地勢寬博六朝更都之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
中為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為便願詔守
臣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刱營壘使粗成規摹以待巡
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其
心未嘗一日忘宋天威震驚必有結糾來歸願為內應

者宜給之土田予以爵賞許其自新使陷溺之民知所
依怙莫不感悅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
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英武取爲之志然自臨
御迨今九年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群臣誤陛下也
夫緊近年閑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
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御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
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
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
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不和退避之與進御其効槩
可覩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秋高馬肥不再擾

我疆埸使疲於奔命哉臣夙夜爲陛下思所以爲善後
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覆行陣而不
避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
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
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
維揚退而至江浙則東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復將
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
避之計可乎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
遣使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
悟夫辨其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

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爲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鑄錯
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
之使可乎二說既定擇所當爲者以至誠爲之力可有
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
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蕃朝廷
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惟陛下正
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
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
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
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

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凡此六者皆中興之
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昔唐太宗謂魏徵爲敢言
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
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疏奏上爲賜詔
褒諭除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奏
事畢之官六年綱乞引對內殿朝廷方銳意大舉綱陛
辭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
三當善後者二明年淮西酈瓊以全軍叛歸劉豫綱指
陳朝廷有措置失當者深可痛惜者及當監前失以圖
方來者凡十有五事奏之張浚以酈瓊事引咎去相言

猶可漢武誅王恢爲比綱奏張浚區區徇國之心有可
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車駕在建康將幸平江駐綱
兄罷聞而上奏曰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
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豈可
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人情動
搖士氣銷縮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虎踞鴟張雖欲如
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荊棘瓦礫中不可得也借
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疆埸未
有警兵將無失利朝廷正可懲往事脩軍政而遽爲此
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及

聞王倫使化還復上疏曰王倫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
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
何禮也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
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
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
者非愚則誣也上不以爲忤曰大臣當如此矣九年除
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罷自江
西爲日未久又蒙湔祓畀以帥權昔季布謂漢文帝曰
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
陛下之淺深也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亟

[illegible]上冀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illegible]
並請十年正月卒年五十八訃聞上軫悼厚賻其家
少師官其親族十人孝宗謚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
身用捨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
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
鼎安否宋當稱綱爲一世之偉人云所著有易傳內
篇外篇論語詳說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

論曰李綱兩柄川於靖康建炎間皆罷又廢黜遂使主
辱國削卒莫之振甚哉讒人之爲害也蓋當時排和議
以禦敵復讎爲己任者在廷惟一綱綱黜則可以悅虜

而紓患斯唐李汪黃輩之謀實然要之欽高二君並闇
弱務苟安是以全軀保妻子之臣得售其說厥後宣撫
安撫亟徵而罷命隨下諺所謂狐埋而狐搰之豈足與
有爲哉夫綱之進退布衣之士指生爲白于朝非忠誠
所動曷能爾顧反不信於主上取嫉於同列至如張浚
賢者亦不免見忌而訾其短嗚呼無亦天未悔禍使然
耶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五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趙鼎

趙鼎字元鎮聞喜人幼孤力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鼎曰祖宗之地不可與人何俟議已而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即位除權戶部員外郎張浚在樞密薦之除司勳郎官上幸建康詔條具防秋事宜鼎言宜擇精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布江淮使敵莫測巡幸之

定所上嘉納之久雨詔求闕政鼎言自王安石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闕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至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庭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於是乃罷安石配享擢右司諫遷殿中侍御史劉光世部將王德擅殺韓世忠之將而世忠亦率部曲奪建康守府解鼎言德總兵專殺漸不可長遂付鼎鞫之鼎又請下詔切責世忠而捕取其將吏付有司治罪諸將肅然上曰肅宗興靈武得一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媿昔人矣中丞[illegible]尹言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上曰鼎[illegible][illegible]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遂遷侍御史兆兵至江上上幸會稽召臺諫議去留鼎陳戰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荊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韓世忠敗金人于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上幸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為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已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疏頤浩過失凡十言上罷頤浩復鼎中丞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攻楚州鼎奏遣張俊往援之俊不行山陽遂陷

鼎上章匄去會辛企宗除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忤旨出奉祠除知平江府改知建康又移知洪州京西招撫使召拜參知政事時紹興四年三月也宰相朱勝非兼知樞密院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為勝非所忌除鼎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改都督川陝諸軍事鼎所條奏勝非多沮抑之鼎上疏言頃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罪竄逐今臣無浚之功而當其任遠去朝廷其能免於紛紛乎時人士皆惜其去臺諫有留行者會邊報沓至郎

鼎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
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
鼎論戰禦之計諸將各出議獨張俊以為當進討鼎是
其言上亦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於是詔張俊以
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
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車駕至平江下詔聲
逆豫罪欲自將渡江決戰鼎以為不可詔在豫僭未幾
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先見也張
浚父喪鼎言浚可大任乃召除知樞密院命浚往江上
視師時敵兵久駐淮南知南兵有備漸謀北歸鼎曰金

人無能為矣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
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
之力也又嘗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
謂宗社之幸也五年上還臨安制以鼎守左僕射知樞
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
鼎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
第奏行之又監脩神哲二史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賜
鼎又賜御書尚書一帙曰書所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欲
卿共由斯道張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
誇大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

也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
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
臣當去上曰俟浚歸議之浚嘗奏乞幸建康而鼎與折
彥質請回蹕臨安既浚還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
軍政鼎言擒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
光世累世為將無故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鼎以
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七年酈瓊以全軍降偽齊浚
引咎去位召鼎入對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樞密使進四官張浚謫置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
同列救解上怒殊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

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
祕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乃
解遂以散官分司居永州鼎既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
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
砭必傷元氣矣鼎嘗闢和議與秦檜不合及鼎爭據封
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鼎事在檜傳檜又薦蕭振為臺
官振本鼎所引及是劾罷參知政事劉大中鼎曰振意
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
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之擊臣乃
趙鼎意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上問狐疑鼎引疾求免

言太中特正論為詐悖蔡京之黨所嫉議論出處
夫中間大中去臣何可留乃以忠武節度使復出知紹興
府尋加檢校少傅改奉國軍節度使檜字執政往錢塘
不為禮檜銜憾之鼎既去王庶入對上謂庶曰趙鼎兩
為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
鑾無患他人所不及也先是王倫使金從鼎受使指問
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為界
二者使事之大者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與
金使俱來以撫諭江南為名上歎息謂庶曰使五日前
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初車駕還臨安內侍移竹栽入

內鼎見責之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
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鼎嘗薦胡寅魏矼晏敦復潘
良貴呂本中張致遠等數十人分布朝列暨再相奏曰
今清議所與如劉大本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
陛下能用之乎妬賢長惡如趙霈胡世將周秘陳公輔
之徒陛下能去之乎上為徙世將而公輔等尋補外始
浚薦秦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以為言然檜機穽深
險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鼎鼎至越仍祠檜惡
其過已徙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鼎嘗受張邦昌僞命
遂奪節御史中丞王次翁論鼎治郡廢弛命提舉洞霄
宮居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次翁又
論其嘗受偽命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居興化軍
論者猶不已移漳州又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
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
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屬潮守放編置人移吉陽軍鼎
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
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
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
知之命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子汾曰檜必欲殺
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

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
上氣作山河壯本朝屬其子乞歸葬不食死年
天下聞而悲之孝宗謚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高宗
祔廟配享廟庭錄其孫十有二人鼎為文渾然天成凡
高宗處分軍國機事多其視草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
百餘篇號得全集行於世中興賢相以鼎為稱首云
論曰趙鼎自為小官已著姱節中興贊襄陳時政皆嘉
謨天下屬望公輔久矣總其入相者再其初力贊親征
國勢丕振數年後南北之勢已成務持重養威以固根
本所謂懲在前而能需者乃以梗和議為秦檜所擠拔

黨以死狀鼎鑊恔報主之志雖歷顛沛臨禍變而不少
渝觀其自題銘旌有氣作山河壯本朝之句視夫爲虜
兜殺賊者豈異耶

張浚 孫子約 忠恕

張浚字德遠綿竹人父咸舉進士賢良兩科浚入太學
登進士第靖康初爲太常簿張邦昌僭立逃入太學中
聞高宗即位馳赴南京除樞密院編修官歷禮部侍郎
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建炎三年春金人南侵車駕幸錢
塘留朱勝非于吳門捍禦以浚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
召浚獨留會苗傅劉正彥作亂浚慟哭謀張俊起兵衢

縣書約呂頤浩劉光世以兵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吳江
上疏請復辟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詣行在浚以大兵
未集未欲誦言討賊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讋姑少留
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舟師抵常熟張俊曰世忠來事濟
矣白浚招之世忠至令以兵赴闕而戒其急趨秀州據
糧道以俟大軍之至會傅等以書招浚浚報云自古言
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
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傅等得書恐乃遣
兵扼臨平承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責郴
州安置俊世忠拒不受會頤浩光世兵至浚乃聲傅正
彥罪傳檄中外率諸軍繼進初浚遣客馮轓以計策
說傅等悔即康國語在康國傳會大軍且至傅正彥憂
恐不知所出轓知其可動即白宰相朱勝非請復辟高
宗御筆除浚知樞密院事浚進次臨平賊兵扼不得前
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傅正彥脫遁浚與頤浩等入見伏
地涕泣待罪高宗問勞再三解所服玉帶賜之傅正彥
走閩中浚命世忠追縛以獻與其黨皆伏誅盜薛慶嘯
聚淮甸至數萬人浚徑至高郵入慶壘諭以朝廷恩意
慶感服浚歸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取
蜀則東南不可保遂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川陝宣撫處

置使得便宜黜陟將行御營平寇將軍范瓊擁衆自豫
章至行在先是靖康城破多瓊之謀至是入朝悖傲無
禮且乞貸逆黨傅正彥等死罪浚奏誅之分其軍隸神
武軍然後行金人取鄜延驍將婁宿孛堇引大兵渡渭
攻永興已而窺江淮浚即治軍入衞至房州知金人北
歸復還關陝檄五路帥悉所部兵來會以復永興命劉
錫統之初浚問計於諸將曲端吳玠郭浩皆謂虜鋒方
銳宜分守要害以待其弊浚不以爲然金人聞出師急
調兀术等由京西入援至富平諸將議戰吳玠謂地勢
不利敵騎至軍大潰浚退保興州貶劉錫斬環慶帥趙

趙哲擅離所部衆驚潰故諸軍隨潰也浚命吳玠與
秦鳳兵扼險于和尚原大散關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
收熙河兵守岷州大潭孫渥賈世方等收涇原鳳翔兵
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浚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紹
興元年吳玠兩敗金人兀朮僅以身免亟鬄其鬚髯遁
特拜浚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浚以劉子羽爲上賓
任趙開爲都轉運使擢吳玠爲大將守鳳翔子羽慷慨
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故關陝雖失而全蜀
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云曲端者素
有威望然嘗與王庶吳玠有隙而端腹心部將相繼降

虜致陷五路故二人之讒得行浚初超用端中坐廢猶
欲再用之後卒下端獄論死會有言浚殺趙哲曲端無
辜而任子羽開玠非是朝廷疑之三年遣王似副浚浚
求解兵柄且奏似不可任宰相呂頤浩不悅而朱勝非
以宿憾日毀短浚詔浚赴行在四年御史中丞辛炳率
同列劾浚乃以本官奉祠居福州浚既去國慮金人釋
川陝之兵以將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乃上疏
極言其狀未幾劉豫之子麟果引金人入攻高宗思浚
前言策免朱勝非而參知政事趙鼎請幸平江乃召浚
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入見高宗手詔辨

浚前謗除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兀
朮聞之夕遁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趙鼎除左僕射浚與鼎
同志輔治務在塞倖門抑近習特巨寇楊么據洞庭屢
攻不克浚請行至潭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
平浚遂奏追岳飛屯荊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
大會諸將議防秋之宜高宗召對便殿進中興備覽四
十一篇六年浚力請幸建康車駕進發浚先往江上諜
報劉豫與子猊挾金人入攻浚謂賊豫以逆犯順不勦
除何以爲國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且命楊沂中往屯濠

州劉麟逼合肥張俊請益兵劉光世欲退師趙鼎及簽
書折彥質欲召岳飛兵東下御書付浚令俊光世沂中
等還保江浚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
共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復何所恃乎詔書從之沂
中兵抵濠州光世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浚聞疾馳至
采石令其衆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
接劉猊攻沂中沂中大破之猊麟皆拔柵遁高宗手書
嘉獎召浚還勞之時趙鼎等議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
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
若□一還人心解體言高宗幡然從浚計七年以浚都

功制除特進既又加金紫光祿大夫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先後訃聞上哀甚浚奏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願揮淚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乃命浚草詔諭中外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中外感動浚請乘輿發平江至建康幾事叢委浚以一身任之浚奏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遂罷光世時岳飛被命赴都督府與浚議事浚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欲以爲都統酈瓊副之呂祉爲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

然則楊沂中耳飛曰沂中亦豈能馭此軍浚不悅曰然則非太尉不可迄行之瓊果叛執祉歸劉豫殺祉於途事詳祉傳浚悔不用飛言引咎求去初浚嘗薦秦檜共政及是上問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檜由是憾浚遂寻祠先是浚遣人持手榜間劉豫及瓊叛復遣間持蠟書遺瓊金人果疑豫尋廢之臺諫交論浚以祕書少監分司西京居永州九年用赦復官予祠未幾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大使金使來以詔諭爲名浚五上疏爭之十一年除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奉朝請後又封和

國公十六年彗星出西方浚將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訝其瘠問故浚以實對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能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決上疏謂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僞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臺諫論浚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連州二十年徙永州浚去國幾二十載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之武夫健將言浚者必咨嗟太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也金人憚浚每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

用當是時秦檜怙寵固位懼浚爲正論以害己令臺臣有所彈劾論必及浚反謂浚爲國賊必欲殺之以張柄知潭州汪召錫使湖南使圖浚張常先使江西治張宗元獄株連及浚捕趙鼎子汾下大理令自誣與浚謀大逆會檜死乃免二十五年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浚時以母喪將歸葬念天下事二十年爲檜所壞邊備蕩弛又聞金亮篡立必將舉兵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爲嫌具奏論之會星變再見求直言浚謂金人數年間勢決求釁用兵而國家溺於宴安蕩然無備乃上疏極言而大臣沈該万俟卨湯思退等訓敵初無釁

浚為狂臺諫湯鵬舉浚指論浚歸蜀恐搖動遠方詔
復居永州服除落職以本官奉祠三十一年春有旨自
便浚至潭上疏請早定守戰之策未幾亮兵大入中外
震動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金騎充斥王權兵
潰劉錡退歸鎮江遂改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浚
至請乘輿亟臨幸三十二年車駕幸建康浚迎拜道左
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時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
民皆倚為重又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
軍馬金兵十萬圍海州浚命鎮江都統張子蓋往救大
破之孝宗即位召浚入見賜坐降問浚從容言人主之

學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
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
當人心自歸敵讎自服孝宗悚然曰當不忘公言除少
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進封魏國公翰林學士史浩議
欲城瓜州采石浚謂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
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及浩參知政事浚所規
畫浩必沮之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江
州池州江陰軍軍馬時金將蒲察徒穆及知泗州大周
仁屯虹縣都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為南攻計浚
欲及其未發攻之會主事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邵

宏淵亦獻擣二邑之策浚具以聞上報可浚遂行在
命先圖兩城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
虹縣而浚自往臨之顯忠至靈壁敗蕭琦宏淵圍虹縣
降徒穆周仁乘勝進克宿州孝宗手書勞曰十年來無
此克捷浚以盛夏人疲急召顯忠等還師未達聞會金
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至顯忠與戰連日小不利忽諜報
敵兵大至顯忠夜引歸至符離諸軍大潰資糧盡委棄
由二將不協而士怨犒薄不用命云浚降授特進江淮
宣撫使是役也廷臣皆議浚失策御書賜浚曰前日舉
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復召浚子栻

奏事浚附奏云自古有為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
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
乞骸骨孝宗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不為浮議所
惑帝眷遇浚未嘗斥其名每遣使來必令視浚飲食多
寡肥瘠何如尋詔復浚都督之號金帥僕散忠義貽書
三省樞密院索四郡及歲幣不然以農隙治兵時檜黨
湯思退為右相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持書報金浚言
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以許四郡辱命
朝廷復以王之望為通問使龍大淵副之浚爭不能得
未幾召浚入見復力陳和議之失孝宗為止誓書留之

令過書言胡昉楊由義往諭金以四郡不可割若必欲得四郡當追還使人罷和議拜浚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思退爲左僕射胡昉等至宿金人械繫迫脅之昉等不屈更禮而歸之孝宗諭浚曰和議之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二年議進幸建康詔之昉等還思退聞之大駭陽爲乞祠狀而陰與其黨謀爲陷浚計俄詔浚行視江淮時金人屯重兵于河南爲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來亟徹兵歸且以檄諭邊約爲應援金人益懼思退乃令王之望盛毀守備以爲不可恃令尹穡論罷督府參議官馮

方又論浚費國不貲奏留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爲拒命浚亦請解督府詔從其請浚留平江凡八章乞致仕除少師保信軍節度判福州浚辭改醴泉觀使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既去猶上疏論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上務學親賢或語浚勿復及時事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上設欲復用浚浚當卽日就道不敢以老病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爲相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死不當葬先人墓左葬衡山下足矣年

訃聞孝宗震悼贈太師謚忠獻浚幼有大志及爲熙河路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守將燕語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故一旦起疏遠當樞筦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皂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每論定都大計以爲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至如錢塘僻在一隅易於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與趙鼎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小元祐云浚事母孝學邃於易有易解及雜說十卷書詩禮春秋中庸亦各有解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栻自有傳栻弟杓杓子忠恕

杓字定叟以父恩歷官知臨安府進直龍圖閣權兵部侍郎府治火延及民居詔削二秩杓再疏乞罷移知鎭江尋改明州辭仍知鎭江召爲戶部侍郎面對言事迕旨相意高宗崩以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董山陵事召還爲吏部侍郎光宗卽位權刑部侍郎復兼知臨安府累進徽猷閣學士知建康府繼復命還襄陽寧宗嗣位歷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以疾乞祠卒杓天分高爽吏材敏給遇事不凝滯隨宜變通所至以治辦稱南渡以來論尹京者以杓爲首

忠恕字行父以祖任監樓店務入府寺希韓侂胄奪民[illegible]

許嫁女夫家以告忠恕白于歸其父母累遷司農卿知寧國府夏旱常平使者欲均濟勿勸糶忠恕所見寖異以言去奉祠起知鄂州歷戶部郎官入對言邊事甚慮至遠理宗即位忠恕移書史彌遠請收法孝宗行三年喪飲而卒輔辭有條請太母同聽政忠恕復貽書彌遠謂英宗以疾仁哲以幼母后垂簾有不容已惟欽聖出於勉彊務從抑損今吾君長矣若姑援以請此亦中策嗣寶慶初詔求直言忠恕陳八事其五曰陛下於濟王之恩自謂彌縫曲盡矣然不留京師徙之外郡不擇牧守混之民居一夫奮呼闔城風靡雖弭患莫副初心

謂當此時亟下哀詔痛自引咎優崇恤典選立嗣子則陛下所以身處者庶幾無憾而造訛騰謗者靡所致力自始至今率誤於含糊而猶不此之思臣所不解也始魏了翁肯勉忠恕無憤家聲及是嘆曰忠獻有後矣眞德秀聞之更納交焉忠恕又因輪對引伯父栻告孝宗之語曰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伏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語益剴切自知不爲時所容力請外以直祕閣知贛州言者指爲朋比落職降兩官罷紹定三年復官進秩一等提舉沖佑觀卒

論曰張浚在高孝朝荐歷將相之任觀其平劇盜討除通寇始終排和議與強虜抗非篤於忠義能然乎余考陳量編往往自用於賢者弗能容是以國事無濟王師屢衂浚身有遺恨焉朱熹晚年頗悔撰狀失實元儒揭傒斯亦極論其罪蓋事久而是非彌定修史者第據狀中語何耶雖然昔魯莊與齊不共戴天乾時戰敗仲尼以爲榮而不諱金固讐也可以用兵勝負議浚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六

宋史新編卷二百二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illegible]

朱勝非　呂頤浩

朱倬

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上舍登第靖康初爲東道副總管權應天府金人攻城勝非逃去會韓世忠部將楊進破敵兵乃還視事明年詔濟州謂高宗言南京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計從之建炎改元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時方草刱勝非憑敗鼓草制辭氣嚴重如平時總制使錢蓋進職勝非言其棄師誤國封還貼黃蓋遂罷二年除尚書右丞時宰執䕃補多濫勝非奏宰執子弟例不當除宣和諫官疏云尚從竹馬之遊已造荷囊之列今不可以不戒遷中書侍郎三年拜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會苗傅劉正彥與其徒王鈞甫王世修等謀作亂擁兵犯闕請高宗避位太后抱皇子聽政太后不可傅覩勝非曰今日正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耶勝非還告上曰王鈞甫乃傅等腹心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於是太后垂簾高宗退居顯忠寺勝非請降赦以安傅等又奏母后垂簾須二臣同對北承平故事今日事機

有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日引傅徒二人上殿以釋其疑因諭鈞甫爲朝廷協力鈞甫唯唯又諭世修曰國家艱難若等立功之秋也世修喜時往來道傳中情實擢爲工部侍郎傅正彥乞改年號及移蹕建康勝非白太后若盡從所請則倉卒變生乃改元明受傅等欲挾上幸徽越勝非諭以禍福而止傅聞韓世忠起兵取其妻子爲質勝非紿傅曰今當啓太后召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君益安傅許諾勝非喜曰二凶眞無能爲也諸將將至傅等懼勝非因諷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公等置身何地乎卽召學士作百

官章及太后手詔四月朔勝非率百官請睿聖宮親掖上乘馬還宮上旣復辟勝非曰臣昔遇變義當節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乃乞罷政上問誰可代者勝非曰呂頤浩張浚問孰優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疎上曰浚太年少勝非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御史中丞張守論勝非宜罷不報授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尋除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紹興元年侍御史沈與求又論之降秩分司南京江州居住二年左相呂頤浩薦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給事中胡安國侍御史江躋交章論罷頤浩欲傾右相秦檜故

方引之改除侍讀檜尋罷相拜勝非尚書右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母憂起復兼知樞密院事時員外郎江
端友請營宗廟議者謂國家期於恢復不常厥居勝非
方主和議遂白上營宗廟于臨安侍御史魏矼劾罷之
五年起知湖州引疾歸檜衍政勝非遂廢居卒謚忠靖
勝非張邦昌友壻也邦昌僭位勝非嘗械其使及金人
過江勝非請尊禮邦昌錄其後以謝敵苗劉之變保護
聖躬功居多既去力薦張浚然受黃潛善風旨草罷李
綱制詆其狂妄再相忌趙鼎鼎宣撫川陝欲重使名以
制吳玠勝非曰元樞出使宜論此耶蓋因事出鼎而輕
其權人以此少之及著閒居錄亦多其私說云

呂頤浩字元直齊州人登進士第累官徽猷閣待制河
北都轉運使伐燕之役頤浩以轉輸隨軍既得燕山爲
燕山府路轉運使頤浩奏開邊極遠其勢難守又奏燕
山河北危急五事徽宗怒褫職尋復焉進徽猷閣直學
士謝病與祠高宗即位除知揚州車駕南幸進至戶部
尚書劇賊張遇衆數萬屯金山頤浩單騎與韓世忠造
其壘諭降之進吏部尚書建炎三年金人逼揚州駕幸
錢塘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還屯京口
金兵退改江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明受之變頤
浩約張浚及諸將會兵討賊俄有旨召頤浩赴院供職
上言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請亟復明辟以圖恢復遂以
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厲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
迓之相持而泣咨以大計頤浩曰頤浩曩諫開邊幾死
宦臣之手承乏漕輓幾陷腥膻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
族爲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即舟中草檄進韓世
忠爲前軍張浚翼之劉光世爲游擊頤浩浚總中軍光
世分軍殿後頤浩發平江苗傅劉正彥之黨託旨請頤
浩單騎入朝頤浩奏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
傅等懼乃請高宗復辟師次秀州頤浩勉勵諸將曰今

雖反正而賊猶擁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
翟義徐敬業可監也次臨平傅等拒戰頤浩被甲立水
次出入行陣督世忠等破賊傅正彥引兵遁頤浩等以
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以手加額朱勝非罷相以
頤浩守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改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初建炎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
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頤浩在位尤顓恣趙
鼎論其過幾十數上頤浩求去除鎮南軍節度開府儀
同三司醴泉觀使尋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池州
李成馬進攻淮南民未復業詔以頤浩兼宣撫領壽春

濟陷廬和州無爲軍張琪自徽犯饒州頤浩大破之拜
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紹興二年上自越州還臨安會桑仲在襄陽欲進取京
城乞朝廷舉兵爲聲援頤浩乃大議出師而身督之時
頤浩與秦檜並相上諭之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
種蠡分職可也檜知頤浩不爲公論所與多引知名士
爲助欲傾之而擅朝權上爲下詔戒朋黨除頤浩都督
江淮荊浙諸軍事開府鎮江頤浩至常州前軍將趙延
壽叛犯金壇又聞桑仲已死遂引疾不進詔還朝以朱
勝非同都督諸軍事頤浩既還欲傾檜力引勝非爲助

給事中胡安國坐是罷檜乞留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
諫吳表臣皆以論救安國罷程瑀胡世將劉一止張燾
林待聘樓炤亦坐論檜黨斥凡省一空語詳安國傳於
是檜免相頤浩獨秉政屢請興師復中原時盜賊稍息
頤浩請遣使循行郡國宣德意李綱宣撫湖南頤浩言
綱縱暴無善狀請罷諸路宣撫之名綱止爲安撫使時
李光在江東與頤浩皆言綱有大節四夷畏服頤浩稱
光結黨言者因論光罷之時方審量濫賞頤浩時有縱
舍右司郎官王岡持不可曰公秉國鈞不平謂何尚宗
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
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侍御史辛炳殿中常同論其
罪遂罷頤浩爲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奉祠改
將進觀文殿大學士五年詔問宰執以戰守方略頤浩
條十事以獻除湖南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帝在建
康除頤浩少保浙西安撫制置大使知臨安府行宮留
守明堂禮成進封成國公八年上將還臨安除少傅鎮
南定江軍節度使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
宮留守頤浩引疾求去除醴泉觀使未幾卒贈太師封
秦國公謚忠穆頤浩有膽略善鞍馬弓劍當國步艱難
之際人倚之爲重自江東再相胡安國以書勸其法韓

忠獻以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恩讎爲戒頤浩不能用時
軍用不足頤浩與朱勝非剏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
椿錢於是郡邑多横賦爲東南患云

范宗尹字覺民鄧城人上舍登第累遷侍御史右諫議
大夫靖康初金人必欲得三鎮宗尹請棄之以紓禍爲
言者所非罷歸張邦昌僭位復其職建炎元年李綱作
相宗尹論其名浮於實有震主之威不報出知舒州言
者論其嘗汚僞命責置鄂州既召爲中書舍人遷御史
中丞拜參知政事呂頤浩罷相宗尹攝之時諸盜據有
州縣朝廷力不能制宗尹言太祖收藩鎮之權天下無

享百五十年然國家多難四方帥守畢裒束手環視
流之弊今當仿復藩鎮之法付以兵權俾蕃王室較之
棄地夷狄豈不相遠上從其言授通議大夫守尚書右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時年三十近世宰
相年少無如宗尹者宗尹請有司討論崇觀以來濫賞
修書營繕應奉開河免夫獄空之類皆釐正之明堂覃
恩請舉行討論之事上手劄云朕不欲歸過君父斂怨
士大夫始秦檜力贊宗尹建此議及見上意堅反擠之
上亦惡其與辛道宗兄弟往來遂罷沈與求奏其罪狀
落職未幾命知溫州退居天台卒年三十七宗尹有才

智當北敵肆行之衝毅然自任建議分鎮以是得相位
然其置帥多授劇盜又無總率統屬且不請援不通餉
故諸鎮守鮮能久存者及爲政多私屢招物議云

朱倬字漢章閩縣人宣和五年登進上第調常州宜興
簿張浚薦除福建廣東西財用所屬官宣諭使明橐再
薦于朝因賜對策劉豫必敗高宗大喜詔改合入官與
丞相秦檜忤出教授越州歷知惠州陛辭高宗問卿久
滯何所倬曰厄於檜上愀然慰諭且送之衍日間除國
子監丞尋除浙西提舉且命自今在內除提舉官令朝
辭上殿蓋爲倬設也累遷中丞首言人主任以耳目非
報怨任氣之地每上疏輒焚槀告若上帝鑒臨焉
凡數十卒焚稿不傳遷參知政事紹興三十一年拜尚
書右僕射高宗自建康回鑾有內禪意倬密奏曰靖康
之事正以傳位太遽盍姑徐之心不自安屢求去詔以
觀文殿大學士奉祠孝宗卽位降資政殿學士明年致
仕卒復元職贈特進孫著登第仕至吏部尚書

論曰朱勝非在靖康委城避敵其屈身明受要爲自全
計耳呂頤浩雅著直聲而撫寇討逆勇略孰加焉范宗
尹嘗汚僞命特以片言竊上宰小人乘君子之器者也
夫道不同不相爲謀以勝非宗尹所爲宜與李綱趙鼎

莫能容何頤浩亦有娼嫉之累耶朱倬在相位未久無
赫赫名然見忌秦檜所守可知矣

馮澥　范致虛　權邦彥　徐俯
呂好問　劉珏　滕康　葉義問

馮澥字長源普州人父山熙寧末爲祕書丞通判梓州
鄧綰薦爲臺官不就退居二十年范祖禹薦於朝官終
祠部郎中澥登進士第歷官入朝以言事再謫靖康元
年爲左諫議大夫金人圍太原朝廷命李綱宣撫兩河
澥奏罷之除尚書左丞欽宗詣金營澥扈從張邦昌僭
位與澥有舊取之歸建炎初除資政殿學士知潼川府

言者論淵嘗污僞命奪職已而復官紹興三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淵爲文師蘇軾論西事與蔡京忤郡人張庭堅謫死妻子流離淵力振其家然議論主熙豐紹聖而排鄒浩李綱楊時君子少之

范致虛字謙叔建陽人舉進士爲太學博士鄒浩以言事斥致虛坐祖送停官徽宗嗣位累進中書舍人蔡京建請置講議司引爲詳定官議不合改兵部侍郎自是入處華要出典大郡者十五年以附張商英貶通州政和七年復官入爲侍讀修國史尋除刑部尚書提舉南京鴻慶宮初致虛在講議司延康殿學士劉昺嘗乘蔡

京怒擠之後士宋坐妖言繫獄事連昺論死致虛爭之昺得減死士論賢之遷尚書右丞進左丞歷知鄧州提舉亳州明道宮帝方好老氏致虛希時好營飭道宇賜名鍊真宮靖康元年除知京兆府時金人圍太原聲震關中朝廷命錢蓋節制陝西除致虛陝西宣撫使金人分道再犯京師詔致虛會兵入援有僧趙宗印者喜談兵屢薦之致虛以便宜假官俾充宣撫司參議官兼節制軍馬致虛勇而無謀委已以聽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金將婁宿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過半致虛收餘兵入潼關高宗即位言者論其逗撓徙知鄧州尋加觀文殿學士復知京兆府致虛力[illegible]州次年宗印領兵出武關與致虛合會金將銀朱兵壓境致虛遁宗印兵不戰走轉運使劉汲力戰死焉致虛坐責安遠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後召復資政殿學士知鼎州未至卒贈銀青光祿大夫

權邦彥字朝美河間人登太學上舍第歷都官郎中與王黼議不合鐫職知冀州金人再入高宗開大元帥府起兩河兵復汴京邦彥提所部兵二千五百人與宗澤自澶淵趨京城據刀馬河諸道兵莫有進者會敵兵大至移屯南華二帝北遷邦彥與澤五表勸進建炎元年

五月召還命知荊南府改東平府時東州半已入金至是圍益急邦彥誓以死守居數月城破猶力戰不已民義而從之突圍以出遂奔行在帝以其父母妻子皆沒於敵纔與二秩歷江淮等路制置發運使以治辦稱紹興初遷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初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謂人事盡則天悔禍不可獨歸之數呂頤浩表除邦彥薦用之給事中程瑀劾邦彥五罪三疏不報尋兼權參知政事帝嘗對輔臣言湖南事頤浩言李綱縱暴非治潭無善狀帝曰綱在宣和間論水災以[illegible][illegible]邦彥曰綱元無草疏第略虛名耳蓋助頤浩以擠綱

也逾年卒邦彥嫁鮮所建明充位而已有遺集十卷
號瀛海殘編藏於家
徐俯字師川分寧人以父禧死難授通直郎累官司門郎
張邦昌僭位俯遂致仕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其弟昌
辰避邦昌皆改名俯買婢名昌奴客至即呼前驅使之
內侍鄭諶識俯於江西車駕至南京胡直孺汪藻
迭薦之遂行宮祠起右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程俱言考
之古今非陽城种放則未嘗不循序而進願姑以所應
名命之不報俱遂罷紹興中賜進士出身兼侍讀遷翰
林學士未幾擢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又兼權參

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上流所當先取帝曰盍就
委岳飛參政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俯獨持不
可會劉光世乞入奏鼎言方議出師大將不宜離軍俯
欲許之鼎固爭俯乃求去與祠既而知信州言者論其
郡事不理復予祠卒
呂好問字舜徒侍講希哲子也以蔭補官崇寧治黨事
好問以元祐子弟坐廢監東嶽廟司揚州儀曹欽宗
擢至御史中丞初徽宗將內禪詔解黨禁除新法盡復
祖宗之故而蔡京黨戚根據中外皆畏其復用好問
言太上皇詔旨備矣願一一施行又言今不蔽章京貫

等所爲太平無由可致欽宗鄉納好問疏京過惡乞投
海外黜朋附之尤者以厲其餘又建白削王安石王爵
正神宗配饗褒表江公望張庭堅任伯雨龔夬等除青
苗之令瀹元符上書獲譴者章前後數十上每奏對帝
雖當食輒使畢其說時金兵既退大臣不復顧慮武備
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當速講求禦敵之備
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好問言彼名和而
實攻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
于畿邑以衛京城疏上不省金人陷眞定攻中山上下
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

臣畏懦誤國出好問知袁州帝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
既而金人薄都城帝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都城失守
帝幸金營好問扈從帝既留遣好問還慰撫都城已
而金人立張邦昌以好問爲事務官邦昌入居都省好
問曰相公眞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爾大元
帥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
爲福以好問攝門下省好問既緊銜仍行舊職吳幵莫
儔請邦昌見金使於紫宸垂拱殿好問曰宮省故吏驟
見御正衙必將憤駭變且不測邦昌懼然止王時雍議
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乃先赦城中

婚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好問以書白王宜遠避且
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既又語邦昌遣
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於是邦昌謀遣謝克家奉
傳國寶往大元帥府須金人退乃發金人既行好問趣
遣使勸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邦昌易服歸太宰位
高宗即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所高宗勞之曰
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侍御史王賓論好問
嘗汙僞命不可以立新朝高宗曰好問心跡非他人比
好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
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圍齎書

勸陛下蹟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奉祠以恩封東萊
郡侯避地卒于桂州子本中孫祖謙祖儉皆有傳
劉珏字希范長興人登崇寧進士第初游太學以書遺
中書舍人鄒浩曰公始爲博士論取士之失免所居官
在諫省斥宮掖之非遠遷嶺表豈逆計禍福邀後日報
哉固欲踏古人行也今庶政豈盡脩明百官豈盡忠賢
從臣繼去豈盡非才言官屢逐豈盡有罪信任踰襄豈
而拱默不言天下之士竊有疑焉浩愧謝宣和中擢監
察御史坐言事知舒州留爲主客員外郎靖康初除中
書舍人陳十開端之戒曰外幸曰營繕曰任用失當曰

命令數易曰大臣不和曰臣下誕謾曰內侍恣橫曰言
路壅塞曰政事失信曰爵賞僭濫李綱出知揚州安扶
持不可珏言韓琦好水之敗韓絳西州之敗皆不免黜
責綱勇於報國銳於用兵聽用不審數有敗衂宜降黜
以示懲戒綱改宮祠吏部侍郎馮澥言珏持兩端爲綱
游說珏遂與祠建炎初以舊職召還給事中論內降營
繕二事曰除授不歸中書工役領之內侍此人言所以
藉藉也孟忠厚邢煥除從官珏封還言舊制外戚未有
爲兩禁官者遷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言淮甸備敵兵食
爲先今以降卒爲見兵以糴本爲見糧無一可恃維楊

城池未修軍旅多闕卒有不虞何以待之已而金人果
乘虛大入帝亟如臨安以珏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
連遷吏部尚書隆祐太后奉神主如江西詔珏爲端明
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至洪州疏言修治
巡幸道路之役乞降詔悉罷金人攻吉州分兵追太后
舟至太和縣衛兵皆潰珏奉太后退保虔州言者論不
已連責祕書少監貶衡州紹興初許自便明年以朝散
大夫分司西京卒于梧州追復龍圖閣學士有吳興集
二十卷集議五卷兩漢蒙求十卷
滕康字子濟宋城人登進士第又中詞學兼茂科歷官

平司兵高宗從元帥府聞康習憲章乃至濟州[illegible]
羣臣勸進除太常少卿使定登極禮儀凡告天肆赦之
文皆康爲之累遷試中書舍人會孟忠厚乞用父滅學
遷官康言忠厚隆祐太后之姪也太宗以來凡母后兄
弟之子無爲侍從者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遷遙郡
刺史康又封還詞頭言義之遷雖名一官實升五等紊
法之甚也自古召亂之源非外戚撓法則內侍干政漢
唐可鑑凡再降旨竟不肯行後軍統制韓世忠以不能
戢所部坐贖金康言世忠無赫赫功秪緣捕盜微勞遂
正節鉞今其所部卒伍至奪御器逼諫臣於死地乃止

罰金何以懲後詔降世忠一官知江州陳彥文用劉光
世奏錄其守城功遷龍圖閣待制康以光世所上彥文
功狀前後牴牾閣而未下宰相力主彥文趣康行詞康
論不已宰相銜之會布衣省試卷子不合式康以其文
取之諫官李處遯論奏遂以集英殿修撰奉祠未幾移
知錢塘再除中書舍人上封事上稱其有諫臣風除左
諫議大夫旬日間封章屢上遂擢翰林學士翌日除端
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建炎三年宰相呂頤浩議
率武呂爲擁陝之計既移蹕建康又議欲盡棄中原從
幸浙東南康力持不可上悟而止未幾上請太后幸

洪州始江西以參知政事[illegible]楙知三省樞密院事從
[illegible]資政殿學士同從衛以行邵辭疾又命康權知以紹
興爲貳康從衛至洪州劉光世護江不密金人絕而渡
康等命卒奉太后趨虔州坐論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
京永州居住未幾許自便復左朝請大夫與祠卒後追
復龍圖學士有文集二十卷
葉義問字審言壽昌人登進士第歷知江寧縣召奏檜
欲親役同僚不可義問曰釋是何以服他人卒役之通
判江州豫章守張宗元忤檜或中以飛語事下漕臣張
常先宗元道九江常先邀義問拘其舟義問投檄曰吾

寧得罪不爲不祥常先白檜罷之檜死召擢殿中侍御
史累章劾湯鵬舉有一檜死一檜生之語并黨方崇等
皆罷之累遷同知樞密院事金主亮南侵命視師義問
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
吏曰生兵何物耶聞者掩口至鎮江聞瓜洲官軍與敵
相持大失措會建康留守張燾遣人告急義問乃遵陸
去往建康從發軍市人皆慄駡之又聞敵據瓜洲采石
兵北渠復欲還鎮江諸軍喧渊曰不可回矣回則有不
測遂趨建康已而亮死師退義問還朝力請退遂罷孝
宗即位坐論謫饒州數年詔自便卒

諫官[illegible]淵初爲諫官論者謂諛佞誣罔則其附儷逆黨
黨良亦何足怪范致虛左道媚上權邦彥朋邪害正殆
姦以折衝禦侮之術何異羊質虎皮以貂則傈也徐俯
不失身逆臣似矣傾仄趙鼎而沮岳飛財於協恭體國
之義呂好問劉珏陳康伯栗義問流數有忠諫然或汚僞
命或失戎律責亦奚辭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七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八　列傳七十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李光　許翰　許景衡

翟汝文　富直柔　王庶

李光字泰發上虞人童稚不戲弄父高稱曰吾兒雲間
鶴其興吾門乎登崇寧五年進士第歷官司封首論士
大夫諛佞成風妄引苟卿行聽從無諫諍之說以塞言
路又言怨嗟之氣結爲妖沴王黼惡之令部注桂州陽
朔縣再遷符寶郎欽宗擢右司諫上皇東幸檢人間兩
宮光請集議奉迎典禮又奏朱勔李彥蔡京王黼竭天
下之財名爲應奉實入私室乞依舊制三省樞密院通
知兵民財計與戶部量其出入選吏考核使利源歸一
遷侍御史時言者循主王安石之學詔榜朝堂光言祖
宗規摹宏遠安石欲盡廢法度則謂人主制法而不當
制於法欲盡逐元老則謂人主當化俗而不當化於俗
蔡京兄弟祖述其說五十年閒毒流四海今又風示中
外鼓惑民聽豈朝廷之福金人逼京城士大夫委職而
去者五十二人非同罰其士論紛然光請付理寺公行
之李會李擢復以諫官召光奏蔡京復用時會擢共爲
臺官嘿不發一語及京城被圍與白時中李邦彥專主

遼敵割地之謀時中邦彥坐是落職而會擢及被召用復預諫諍之列乞寢成命不報光旬外亦不報彗出寅艮間狀陷仲董皆謂應在外夷不足憂光奏孔子作春秋不書祥瑞名蓋欲使人君恐懼修省未聞以災異歸之外夷也疏奏監汀州酒稅高宗即位擢秘書少監除知江州未幾擢侍御史皆以道梗不赴建炎三年車駕自臨安移蹕建康除知宣州光以宣密邇行都乃繕城池聚兵糧籍六邑之民保伍相比謂之義社擇其健武者統以土豪得保甲萬餘號精揀軍又栅險要二十三所謹戍之事聞授管內安撫許便宜從事進直龍圖閣

又進右文殿修撰潰將邵青自真州擁舟數百艘剽當塗蕪湖兩邑聞光招諭之遺米二千斛青喜謂使者曰我官軍也所過皆以盜賊見遇獨李公不疑我於是秋毫無犯除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歷權吏部侍郎光奏疏極論朋黨之害議論之臣各懷顧避莫肯以持危扶顛為己任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宗社修宮闕保江浙劉琨祖逖與逆胡拒戰於并冀兗豫同殲諸州未嘗陷沒也石季龍迫之已至歷陽命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以禦之未聞專主避狄如今日也上欲移蹕臨安被旨節制臨安府見屯諸軍兼戶部侍郎督營繕事光經營

撙節不擾而辦權吏部尚書大將韓世清本苗傅餘黨久屯宣城擅據倉庫調發不行光請先事除之乃授光淮西招撫使光假道至郡世清入謁縛送闕下伏誅初光於上前面稟成算宰相以不預聞怒之未至道除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壽春滁濠廬和無為宣撫使秦檜既罷呂頤浩朱勝非並相光議論素與不合言者指光為檜黨落職奉祠尋復寶文閣待制知湖州歷知洪州兼制置大使擢吏部尚書踰月除參知政事時秦檜初定和議將揭榜檜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議自息遂用之同郡楊煒上光書責以附時相取

尊官墮黠虜款計虧平時大節光本意謂但可因和而為自治之計既而檜議徹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徹檜惡之檜以親黨鄭億年為資政殿學士光於榻前面折之又與檜語難上前因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明日光求去章九上乃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改提舉臨安洞霄宮中丞万俟卨論光陰懷怨望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越四年移瓊州居瓊州八年仲子孟堅坐陸升之誣以私撰國史獄成呂原中又告光與胡銓詩賦倡和譏訕朝

故移呂祉軍論文考史怡然自適年踰八十筆力愈壯
文三年以郊恩復左朝奉大夫任便居住至汀州卒老
宗即位復資政殿學士賜謚莊簡幼子适傳有傳
許翰字崧老襄邑人登進士第宣和中為給事中為書
祗時相謂何姓因弊起為盜賊天下有危亡之憂願罷
雲中之師脩邊保境與民休息高麗入貢調民開運河
民間騷然中書舍人孫傅論高麗於國無功不宜與大
役傅坐罷翰謂傅不當黜時相怒落職奉祠欽宗即位
復以給事中召時金人攻京師甫退翰造闕即日賜對
除翰林學士尋改御史中丞上疏言邊事因陳決勝之

策張邦昌為太宰翰上疏力爭之种師道罷翰言師道
名將不可使解兵柄欽宗謂其老難用翰曰自呂望以
來用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師道雖老可用也且謂金
人此行存亡所係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不
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憂宜起師道邀擊之上不能
用擢中大夫同知樞密院論議不合以病去除延康殿
學士知亳州坐言者落職奉祠高宗即位用李綱薦召
拜尚書右丞兼權門下侍郎黃潛善等請罷宗澤翰極
論以為不可李綱罷翰言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高宗
不許會潛善奏誅陳東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

東市吾在朝可乎求去益力章八上以資政殿大學
士提舉洞霄宮復以言者落職紹興初復資政殿學士
卒贈光祿大夫翰通經術正直不撓以與黼攸潛善齟
迕志卒不展所著有論語解春秋傳
許景衡字少伊瑞安人登進士第宣和中為監察御史
遷殿中侍御史論事忤王黼意又論童貫不可用
者數十事會知泮州吳嚴夫以私書抵執政子道景衡
之賢談致王黼黼用是中景衡逐之欽宗即位以左正
言召歷遷中書舍人李光稱其以鯁挫忤執政斥景衡
為辨白坐落職丁祠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既至除御

史中丞宗澤為東京留守言者附黃潛善等多攻其短
景衡奏曰開封宗廟社稷所在苟欲罷澤別遣留守不
識搢紳中威名孰有加於澤者爭疏入上大悟封以
示澤澤乃安除尚書右丞有大政事必請間極論潛善
伯彥以景衡異己共排沮之初李綱議建都以關中為
上南陽次之建康為下景衡為中丞奏南陽不若建康
至是諜報金人攻河陽汜水景衡又奏請南幸建康已
而有詔還京罷景衡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
宮至京口卒年五十七謚忠簡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
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遂僕渡江之議非之既沒高宗

思之賜第衢家溫州官舍一區

翟汝文字公巽丹陽人登進士第歷除秘書郎三館士建議東封汝文曰治道貴清淨今不啓上述三代禮樂而師秦漢侈心非所願也徽宗不悅責監宿州稅累遷給事中內侍梁師成銜汝文嘗言其奸乃密因廣陽閒諷宰相黜守宣州召爲吏部侍郎出知廬州徙密州欽宗召爲翰林學士改顯謨閣學士知越州兼浙東安撫使建炎改元上疏言即位赦書裁損上供額外之數今越州貢輸倍他州乞視戶等第減罷楊應誠請使高麗圖迎二帝汝文奏其欺罔若高麗辭以金人問津質契

丹將何辭以對後高麗果如汝文言紹興元年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除參知政事同提舉修政局忤秦檜面刻汝文專擅右司諫方孟卿助檜論之罷去以卒先是汝文任密檜爲郡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之然汝文性剛不爲檜屈對案相詬至目檜爲濁氣汝文風度翹楚好古博雅精篆籀有文集行于世

富直柔字季申弼之孫以父任補官敏悟有才名晁說之奇其文薦于朝召賜同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建炎初累遷給事中時宦官團練使王繼先覃恩轉防禦使然當回授得旨特與換武功大夫直柔論之上謂宰相

況崇尹曰此除出朕意今直柔抗論朕屈意從之以伸直言之氣四年遷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紹興初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言宗社大計直柔從而薦之於是孝宗立爲普安郡王以寅亮之言也除同知樞密院事侍御史沈與求論其附會辛道宗兄弟得進并論其所薦右司諫韓璜先是直柔嘗短呂頤浩於上前頤浩與秦檜皆忌之由是璜與直柔俱罷直柔與祠後起知衢州以失入死罪落職奉祠尋復端明殿學士徜徉山澤放意吟咏與蘇遲葉夢得諸人游以壽終于家

王庶字子尚慶陽人舉進士第歷陝西運判兼制置解鹽事疆事益棘欽宗欲幸襄鄧以庶副席益爲京西安撫使高宗立除直龍圖閣鄜延經略使兼知延安府累立戰功進集英殿脩撰陞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先是河東經制使王㻐既遁歸留守宗澤承制以庶權陝西制置使庶傳檄諸路會期討賊涇原統制曲端雅不欲屬庶以未受命辭居數日告身至又辭金人知其不協併兵寇鄜延庶檄督端進兵訖不行遂陷延安端謀欲誅庶不果語在端傳庶時自劾得罷後張浚自富平敗歸始思庶及端言可用乃並召之庶地近先至乃陳撫秦保蜀之策勸浚收熙河秦鳳兵扼關隴爲

復國矣不納叛援庶參議官庶因謂端有反心浚始有
殺端意矣紹興五年知興元府利夔路制置使庶以士
卒單寡籍諸邑强壯號義士日閱於縣月閱於州厚犒
之不半年有兵數萬浚言于朝陞徽猷閣直學士有譖
於浚者徙庶知成都改嘉州明年浚劾庶輕率傾險落
職奉祠尋起知遂寧閬州得請六年除湖北安撫使知
鄂州過闕上因燕見庶言陛下欲保江南無所事如曰
紹復大業非都荊不可荊州左吳右蜀利盡南海前臨
江漢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曹操所以畏關羽者也
上大興之復徽猷閣待制知荊南府湖北經略安撫使

又復直學士七年以兵部侍郎召明年入對因奏恢復
之功十年未立其失其偏聽在欲速任輕爵賞是非邪
正混淆誠能賞功罰罪其誰不服上喜即日遷尚書閏
八月拜樞密副使命措置江淮邊防秦檜再相以和戎爲
事詔趣庶還庶力詆和議請誅金使及張通古來庶乞
免簽書和議文字累疏求去乃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
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論罷之十三年又以御史胡汝明
言責向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卒貶所孝宗思庶言
追復其官謚敏節子之奇乾道中知樞密院事
論曰易蹇之九五曰大蹇朋來豈不以艱難之運必資

多難乎宋南渡果何時也納忠宣力之臣可倚以共濟
者有若李光等數人雖皆欲致君然或沮於汪黃或折
於秦檜而王庶至被竄以死則安望其能興復哉嗚呼
賢如李綱趙鼎亦不免廢謫何況其他甚矣高宗之不
知人也

鄭瑴　張慤　張守　李邴
沈與求　韓肖胄　胡松年　王綸

鄭瑴字致剛建州人舉進士歷御史臺主簿張邦昌僭
號瑴挺身見高宗于元帥府即位擢至諫議大夫苗傅
劉正彥等逆亂瑴廷立面折二凶且討以微巇甚須得

外援乃上章待罪求去退見呂頤浩議興復計太后降
詔不允朱勝非言瑴面折事拜御史中丞時二凶竊威
福之柄肆行殺戮日至都堂侵紊機政瑴言宦官用事
于上則生人受禍于下匹夫力不能勝則羣起而攻之
光以靖康之初攻六者庶民也睿聖皇帝南渡駐蹕未
安攻之者衆兵也今當痛革前弊或有招權納寵屏之
遠方俾無浸淫以激衆怒則賞罰自朝廷出國勢尊矣
仍論軍法便宜止行于所轄軍伍其餘當聞之朝廷付
之有司不報瑴遣所親謝嚮變姓名微服爲賈人徒步
如平江告張浚等起兵謂持重緩進使賊得遁無驚動

二宮此上策也俄詔睿聖皇帝爲皇太弟天下兵馬大
元帥幼主爲皇太姪仰與大臣進議以爲亂常逆天退
與御史王庭秀上疏力爭太后不可毀又奏人君位號
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太后令毀至都堂朱勝
非出朱勝非等所上書宗汝既庭秀二人力言詐詔豈不
可宣布必有變故與李邴並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
密院事上復辟進簽書尋卒上甚悼之
張慤字誠伯河間人登進士第累遷龍圖閣學士計度
都轉運使高宗爲兵馬大元帥慕諸道兵勤王慤飛輓
踵道建議即元帥府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閱旬得緡

錢五十萬以佐軍高宗器重之命以便宜權大名尹兼
北京留守馬步軍都總管已而爲戶部尚書除同知樞
密院事措置戶部財用兼御營副使至中書侍郎慤善
理財論議可否不形辭色未嘗失同列之歡卒諡忠穆
上每念之謂慤謀國盡忠遇事敢諫古之遺直也
張守字子固晉陵人登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歷擢監
察御史丁內艱去建炎初召還收官上在維揚黏罕將
自東平歷泗淮以窺行在宰相汪伯彥黃潛善以爲李
成餘黨不足畏上召百官議葉夢得請上南巡汎江爲
備張浚亦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守獨抗疏上防淮渡

江利害六事疏再上二相不悅遂以守撫諭京城
守聞命即就道三年正月還奏金人必來願早爲之圖
上測然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金人果渡淮上幸臨安
遷御史中丞論宰相朱勝非非能之上幸建康呂頤浩張
浚叶議將奉上幸武昌爲趨陝計時方拜浚宣撫處置
使身任陝蜀守與諫議大夫滕康皆持不可曰東南今
日根本也陛下遠適則姦雄生窺伺之心況將士多陝
西人以蜀近鄰陝可圖西歸非爲陛下與國家計也守
又陳十害議遂寢六月久雨恒陰頤浩浚皆謝罪求去
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初守爲副端時嘗上疏以二帝母

后爲言至是復申前說且曰漢制災異策免三公今任
宰相者雖有勳勞然其器識不足以幹旋機務願更擇
文武全材海內所共推者親擢而並用之上書論事或
有切直宜加褒擢以來言路先是守嘗論呂頤浩不可
獨任張浚不可西去與上意異乞補外除禮部侍郎以
趙鼎言遷翰林學士知制誥九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
書樞密院事四年除參知政事守嘗薦汪伯彥沈與求
劾其短以資政殿學士奉祠未幾知紹興府改知福州
上既還臨安詔問守以攻戰之利守備之宜綏懷之略
措置之方守言明詔四事臣以爲莫急於措置措置得

[illegible]餘不足爲陛下道矣其一請置[illegible]張[illegible]
復措置既定俟至防秋復遣大臣爲之統督使諸路之
兵首尾相應綏懷之略亦在是矣究其本原則在陛下
內修德而外修政耳累請去郡以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召還甫兩月引病以去知平江府乃以祠歸紹興六年
冬召見復除參知政事明日兼權樞密院事七年張浚
罷劉光世兵柄而欲以呂祉往淮西撫諭諸軍守以爲
不可必曰改圖亦須得聞望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浚
不聽遂有酈瓊之變及臺諫交章論浚御批安置嶺表
趙鼎不即行守力解曰浚爲陛下捍兩淮罷劉光世正

以其衆烏合不爲用今其驗矣羣臣從而媒孽其短臣
恐後之繼者必以浚爲鑒誰肯爲陛下任事乎浚謫永
州守亦引咎請去弗許八年正月上自建康將還臨安
守言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可爲別都以圖恢復鼎持
不可守力求去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婺州尋改洪州兼
江南西路安撫使徙知紹興府會朝廷遣三使者括諸
路財賦所至以傲桂立威守求入覲爲上言之詔追還
三使秦檜當國不悅守亦不自安復奉祠建康謀帥上
曰建康屯兵非張守可至鎮數月卒守嘗薦檜於時宰
張浚及檜爲樞密使同朝一日守在省閣執浚手曰守

前此誤公矣今守在江右以郡縣供億科擾上疏請[illegible]
賞罷和糴檜怒曰張帥何損國如是守聞之嘆曰彼謂
損國乃以益國也諡文靖孫抑戶部侍郎
李邴字漢老任城人登進士第累官試中書舍人北方
用兵酬功第賞日數十百邴辭命無留難遷至翰林學
士嘗與禁中曲宴徽宗命賦詩未幾坐言者罷奉祠欽
宗除徽猷閣待制知越州再落職奉祠高宗即位復元
官踰歲召爲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苗傅劉正彥迫上
遜位上顧邴草詔邴請得御札而後敢作朱勝非請降
詔赦邴就都堂草之除翰林學士初邴見苗傅而諭以

逆順禍福且密勸殿帥王元俾以禁旅擊賊元唯唯不
能用即詣政事堂白勝非適正彥及其黨王世修在焉
又以大義責之人爲之危不顧也時御史中丞鄭瑴又
抗疏言睿聖皇帝不當改號於是邴瑴同簽書樞密院
事邴與張守分草百官章奏三奏三答及太后手詔與
復辟赦文一日而具拜尚書右丞改參知政事上巡江
寧太后六宮往豫章命邴爲資政殿學士權知行臺三
省樞密院事以與呂頤浩論不合罷未閱月起知平江
府會兄鄴失守越州坐累落職明年卹引赦復之又升
資政殿學士紹興五年詔問宰執方略邴條上戰陣守

[illegible]懷各五事不報卽歸居十有七年卒
年六十二謚文敏有草堂集一百卷
沈與求字必先德清人登進士第累遷殿中侍御史論
范宗尹年少爲相恐誤國事高宗不悅以直龍圖閣知
台州宗尹罷召還再除侍御史論朱勝非赴鎮太緩致
馬進陷九江勝非罷去遷御史中丞兩浙轉運副使徐
康國自溫州進發宣和間所製間金銷金屛障什物與
求奏康國以微物累盛德乞斥而焚之仍黜康國從
之與求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其言切
直自敵已已下有不能堪者上時有所訓敕每曰汝不

識沈中丞邪移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遂出
爲荊湖南路安撫使知潭州引疾丐祠紹興四年出知
鎭江府兼兩浙西路安撫使復以吏部尚書召除參知
政事金人將入寇上諭輔臣曰朕當親總六軍與求對
之上書車攻詩以賜上曰朕以二聖在遠屈己通和今
豫逆亂如此安可復忍與求曰和親乃金人屢試之策
不足信也因奏諸將分屯江岸而敵人往來淮甸當遣
岳飛自上流取間道乘虛擊之彼必有反顧之憂五年
兼權知樞密院事六年張浚出視師不告同列與求嘆
曰大事不與聞何以居位遂丐祠罷出知明州七年除
同知樞密院事從至建康還知樞密院事卒贈左銀青
光祿大夫謚忠敏
韓肖胄字似夫相州人曾祖琦祖忠彥再世爲相父治
肖胄以蔭歷開封府司錄徽宗聞其家世賜同上舍出
身除衛尉少卿尋假給事中使遼時治守相州請祠肖
胄使還因乞補外侍疾詔除直祕閣知相州代其父任
建炎二年知江州入爲祠部郎遷左司應詔陳五事曰
遠斥堠戢戍兵防海道援中原修軍政擢工部侍郎時
召侍從問戰守計肖胄條奏千餘言高宗稱善紹興二
年應詔言省費裕國强兵息民之策多所采納遷吏部

侍郎時條例散失肖胄立重賞俾各省記編爲條目鏟
文之弊始革且嚴六部出入之禁而請託不行三年拜
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通問使以胡松年副
之肖胄慨然受命時金酋黏罕專執政方恃兵强持和
戰離合之策行人皆危之肖胄入奏曰大臣各循己見
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乃權時之宜他日國家安彊當
聲大振誓當雪此讎恥今臣等行或半年不返命必復
有謀宜速進兵勿顧臣等也將行母文語之曰汝家世
受國恩勿以我老爲念帝稱賢毋封榮國夫人肖胄至
金知其家世甚重之往返纔半年自帝卽位使者凡六

十年未嘗報聘至是始遣人偕來肖胄先北使入對
朱勝非議不合力求去以舊職知温州奉祠五年起知
常州召赴行在提舉萬壽觀詔除簽書樞密院事和議
已定復命肖胄爲報謝使接伴者逆於境謂當稱謝恩
使肖胄論難三四反遂語塞既至金遣人就館議事肖
胄隨問隨答衆皆從聽北還給氈車及頓遞宴設自肖
胄始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辭奉祠與其弟膺胄寓
居于越幾十年事母以孝聞弟不至不食所得恩澤皆
先給宗族卒年七十六謚元穆琦守相作晝錦堂治作
榮歸堂肖胄又作榮事堂三世守鄉郡人以爲榮

胡松年字茂老懷仁人政和二年上舍釋褐補濰州教
授累遷中書舍人時方有事燕雲松年累章咈時相意
與祠高宗時密奏中原利害召赴行在出知平江府未
入境會吏解印斂跡加徽猷閣待制奏防江利害召爲
中書舍人除給事中奏恢復中原必自山東始山東歸
附必自登萊密始不特三郡民俗忠義且有通泰飛艘
往來之便除兼侍講王倫使金還言金人欲再遣重臣
計議以松年試工部尚書副韓肖胄以行時使命久不
通人皆疑懼松年毅然而往還拜吏部尚書除端明殿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首奏八事立規摹以定中興之基

振紀綱以尊朝廷之勢馭將帥使知畏撫士卒使知勸
拔卒伍之材祭毀譽之言無以小疵棄人才無以虛文
廢實效諜報劉豫於登萊海密具舟楫淮陽順昌積芻
粟欲憑藉金人侵我邊鄙詔遣松年往江上與諸將會
議進討因覘賊情帝決意親征遂次平江命松年權參
知政事專治戰艦張浚專治軍器松年曰議論既定力
行乃有效若今日行明日止徒紛紛無益俄以疾奉祠
卜居陽羨雖居閒不忘朝廷事屢言和糴科斂防秋利
害帝皆嘉納病革呼其子曰大化推移有所不免乃就
枕鼻息如雷有頃卒人謂不死也年六十松年平生不

喜蓄財每除官例賜金帛以軍興費廣一無所陳請或
勸其白于朝曰弗請則已白之是沽名也秦檜秉政天
下識與不識率以疑忌置之死地故士大夫無不曲意
阿附爲自安計松年獨鄙之至死不通一書云
王綸字德言建康人幼穎悟能屬文登進士第歷諸王
宮大小學教授兼權兵部郎官御史中丞魏師遜薦爲
監察御史與秦檜論事忤其意師遜遂劾罷之踰年知
興國軍檜死召爲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尋兼權禮
部侍郎又試中書舍人高宗躬親政事召諸賢於散地
詔命填委多綸所草歷除同知樞密院事金將渝盟遣

[illegible]宰相沈該未敢以聞綸白其事乞備與朝論欲遣大臣爲泛使覘敵且堅盟好綸請行乃以爲稱謝使曹勛副之至金連發數問綸條對金主不能屈還朝入見言鄰國恭順和好然當時金已謀犯江特以善意紿綸爾綸疾作力匃外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明年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卒贈左光祿大夫謚章敏

論曰鄭毅朴忠優於濟變張燾雅量優於治賦張守通達優於謀國李邴沈與求剛介優於進諫代言以至韓肖胄孝友胡松年廉潔王綸諒直皆優於使命南渡多故之秋非得斯人贊帷幄其能國乎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九　　列傳七十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宗澤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歷官登州通判朝廷遣使山登州結女眞盟海上謀夾攻遼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使金議和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不遣命知磁州磁經敵騎蹂躪

之餘人民逃徙帑廩捋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爲固守不移之計除河北義兵都總管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反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迺自將兵趨渡道遇北兵遣秦光弼張德夾擊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會簽書樞密院事曹輔齎蠟封欽宗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

以爲京城之圍尚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
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
明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
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
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荅澤以孤
軍進連敗金人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
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
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
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
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王承制以澤

爲徽猷閣待制將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卽提軍欲徑
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
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
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于王曰自古姦臣皆外爲恭
順而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惡狀昭著若
邦昌者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
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又上書言今天下所屬望者
在於大王大王行之得其道則有以慰天下之心所謂
道者近剛正而遠柔邪納諫諍而拒諛佞尚恭儉而抑
驕侈體憂勤而忘逸樂進公實而退私僞因累表勸進

王卽帝位于南京澤入見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
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
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
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
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陜之蒲解乎臣
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
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李綱薦知開封
府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
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
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

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楊進號沒角牛王再興李貴王大
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侵掠爲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
招降之上疏請上還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
上疏言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
慰人心其唱爲異議者非爲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
輩陰與金人爲地爾除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
尹時金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爲使
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
澤曰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
之言者附潛善意皆以澤拘留金使爲非尚書左丞許

[illegible]衡[illegible]疏力辨且乞原加任使以成禦敵治民之功詔始淮甸澤上表諫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升飛爲統制飛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上疏請帝回汴京不報復抗疏言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奈何輕棄以遺敵國乎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敉寧特一手臂之不信爾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瘳且并與腹心而棄之矣又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爲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爲狂金將黏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斬以徇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爲忠義鬼今反爲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爲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脅從貸之金人入滑部將張撝請往救力戰死之澤聞撝急遣王宣救之撝死二日宣始至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迎撝喪歸恤其家以宣權知滑

州金人自是不復犯東京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爲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王策者本遼酋爲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爲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眞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願效死因問敵虛實盡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力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戰不利悉引兵去澤疏諫南幸除資政殿學士又遣子穎詣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爲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伊洛而金酋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砦義民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先是澤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統制趙世隆殺之至是世隆及弟世興以兵三萬來歸澤數世隆罪命斬之時世興佩刀侍側衆兵露刃庭下澤徐謂世興曰汝兄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金人攻滑州澤遣世興往救世興至掩其不備敗之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澤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

[illegible]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
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上乃
降詔擇日還京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爲潛善
等所抑潛善等又疑澤爲變以郭仲荀爲副留守伺察
之澤憂憤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矍然曰吾爲國積憤
至此汝等能殲敵我死無恨已而歎曰出師未捷身先
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無一語及家事但
呼過河者三卒建炎二年七月也年七十都人號慟遺
表猶拳拳還京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澤質直
好義親故貧者多依爲活而自奉甚薄常曰君父側身

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邪始澤招羣盜聚兵儲糧結諸
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剋復可指日冀有志弗
就識者恨之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澤卒數日將士去
者十五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會朝廷已命杜充留守乃
以穎爲判官充反澤所爲頗失人心穎屢爭之不從乃
請持服歸自是豪傑不爲用羣聚城下者復去爲盜而
中原不守矣

論曰靖康建炎之禍徽欽因而北高宗播而南一時忠
義之臣紓籌策以[illegible]匡復者有執政李綱舊都留守宗
澤顧皆阻於姦佞屢失事機綱既弗安于位而澤亦賫
志以死悲夫按澤撫羣盜集義兵居衛忠之地[illegible]
潛善等慮變遣其族人陰伺察之亦詎知非高宗意設澤
不死必與岳飛同禍非矣劉向有言執狐疑之心者來
讒賊之口其不然乎

岳飛 子雲

岳飛字鵬舉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者有
耕侵其地割與之貰其財不責償飛好左氏春秋孫吳
兵法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
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人義之宣和中應募累
功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慮其

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
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耳高宗即位飛上書請乘敵穴
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以越職奪
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充中
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用兵在定謀勇不足
恃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
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以收復河北所大喜借
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
獨引所部鏖戰遂拔新鄉已而戰侯兆川又敗之又戰
太行山擒金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

八鐵槍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
宗澤爲留守司統制及卒充代澤飛累功授英州刺史
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
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
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戰皆敗之時命充守建康金
人與成合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視師充竟不
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𤩽先遁諸
將皆潰獨飛力戰會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
秋毫無所犯兀术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累戰皆
捷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建炎四年

兀术攻常州飛移屯宜興遣王貴等追破湖盜郭吉又
遣辯士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
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焉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
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于清水亭又大捷橫尸十
五里兀术次龍灣飛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术奔淮西遂
復建康兀术歸飛又邀擊于靜安敗之詔討戚方與戰
數十合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遷通泰鎮撫使兼知
泰州金攻楚急詔飛往援而命劉光世出兵援飛飛以
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光世等皆
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陷詔飛還守通泰尋有旨

隨宜棄守飛以泰無險可恃退保柴墟紹興元年張俊
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請爲
先鋒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
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
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
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
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于南康成聞進敗自引兵十
餘萬來飛遇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蘄州降
僞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降之江淮平俊
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升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
成擁衆十餘萬據道賀二州命飛招成成不從飛連破
其衆成奔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嶺表平授武
安軍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撫李回檄飛捕劇賊馬
友等皆平之三年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南安建
昌汀邵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
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帝初以隆祐震驚之
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
三四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飛入見帝手書精忠
岳飛字製旗以賜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

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
李横牛皐皆隷焉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
鄧諸州又約湖寇楊么趨兩浙帝命飛爲之備四年除
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
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
兵湖湘以殄羣盜帝遂授黄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
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郢州
城下僞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
崖死復郢州連復隨州襄陽鄧州唐州信陽軍襄漢遂
平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乃

以隨郢唐鄧信陽竝爲襄陽府路隷飛飛移屯鄂授清
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
子兀朮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金兵一戰
而潰廬州平五年授飛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
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又除荆湖南北襄
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楊么飛先遣使
招諭賊黨黄佐佐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拊其背曰
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
招捕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
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

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未幾佐果襲周倫砦殺倫擒其
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都督
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許之飛遂如鼎州佐招楊欽
降禮遇遣歸欲說余端劉詵等又降獨么負固不服方
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
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
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賊怒來追舟輪礙不
行飛遣兵急擊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
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皐擒斬之果
八日而平浚嘆曰岳侯神筭也詔兼蘄黄制置使未幾

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
討使六年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
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
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
往武昌調軍母憂起復飛扶櫬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
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下
虢州降其衆數萬復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
捷中原響應七年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
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卽不受
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

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
取少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
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踊躍
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
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拜太尉繼除宣撫使兼營田
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酈瓊兵隸焉飛數見帝論恢復
之略又手疏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
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
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
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帝曰有臣如此顧復

何憂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
瓊兵隸飛詔詣都督府議瓊事浚語在浚傳飛即日
上章乞終喪步歸廬母墓浚怒奏以張宗元監其軍語
在帝紀帝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凡六日始朝待罪帝
尉遣之飛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
未決又奏錢塘非用武之地願建都上游親督六軍未
報忽瓊叛如飛所料飛請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破
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
朮惡劉豫可以間而動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
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機長驅以取中

原不報八年還軍鄂州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和不
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復
河南大赦飛表謝有唾手燕雲復讎報國之語授開府
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
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
受會遣士㒟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埽實欲觀釁以
伐謀檜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
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
卿朕不遙度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
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

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
銳兀朮以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
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
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
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
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
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是役以萬五千騎來
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
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
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又連敗

之方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
援王貴既而兀术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
殺兀术壻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孛堇兀术遁去梁興
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
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术等皆令老少
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
兀术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
术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
五年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
謀等斂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

琪等舉眾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
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
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
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
不行兀术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金帥烏陵
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
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
虎大王下忔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牓自北方
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眾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
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

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
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
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
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
慟哭訴曰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
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
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兀术棄汴去有
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自古未有權臣
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
乎兀术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

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諜報
金分道渡淮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方苦寒嗽力疾
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
爲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却帝得
奏大喜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
帝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爲得體兀术破濠州張俊
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
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己乃密奏召三
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
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

飛與諸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
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
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己下之金人攻淮西俊
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即行遂解廬州
圍帝授飛兩鎮節俊益恥楊么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
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及同行楚州城俊欲
脩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
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紡言二樞密若分世忠
軍恐至生事紡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
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

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
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嘆息又以恢復爲己任不肯附
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惡曰君臣大
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兀朮遺檜書必殺
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
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卨劾飛又風中
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
淮西飛略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
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
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

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
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
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
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卨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
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
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爲言卨
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孫革
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傅
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
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幕屬于

鵬等從坐者六人飛被收時其女痛父冤負銀瓶死井
中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
罪卨俱劾去宗正卿士㒟請百口保飛以竄死汾州進
士智浹建州布衣劉允升各上書訟冤智浹編管袁州
允升下獄死飛獄之將上也韓世忠詣檜詰之檜曰岳
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
字何以服天下洪皓在金蠟書馳奏以爲金人畏服惟
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
北訪求迎歸母卒水漿不入口三日家無姬侍吳玠遺
名姝結歡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少家飲帶戒

嘗曰卿與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
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
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
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
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爲調藥凡有頒犒
均給軍吏辭以少擊衆從遇敵不爲動敵爲之語曰撼
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
闕一不可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
後指操爲姦賊尤檜所惡也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
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推功將士然忠憤激烈議論

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紹興末太學生程宏圖訟
飛冤詔飛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爲純州至是
仍舊汪澈宣撫荊襄故部曲合辭泣訟之孝宗詔復飛
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悉錄其後建廟於鄂號忠烈謚
武穆嘉定封鄂王理宗改謚忠武五子雲雷霖震霆
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贏官
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之張浚廉得其
實曰岳侯避寵榮廉則廉矣未得爲公也奏乞推異數
特命遷三資飛累表不受穎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
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爲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飛又辭
命帶御器械飛又力辭終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年
二十三孝宗初與飛同褒恤典贈安遠軍承宣使雷忠
訓郎閤門祗候贈武略郎霖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贈
太中大夫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辨驗彙次凡出師
應援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爲籲天辨誣集五卷天定
錄二卷上之震朝奉大夫霆脩武郎閤門祗候

論曰昔晉文之技郤縠孫權之勗呂蒙文武豈不欲兼
哉岳飛本以勇敢進而旁通儒業恂恂撿飭以忠義自
誓觀其所撰表詞眞有諸葛孔明之風爰數郤呂非邪
當時盜平而敵屢挫設非阻於秦檜和議則雪國恥復

敵都罔可刻日待頓既弗償反遭慘禍高宗頓忘父兄
之仇宜其莫恤功臣之寃也詩曰君子秉心維其忍之
飛之所遭亦不幸矣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韓世忠 子彥直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鷙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檢年十八以敢勇應募隸赤籍崇寧四年西夏騷動郡調兵捍禦世忠在遣中斬關殺將屢破其衆再轉進勇副尉宣和二年方臘反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賊敗而遁世忠窮追至睦州挺身渡險擣其穴禽臘以出山東河北盜賊蠭起世忠從王淵梁方平討捕禽獲殆盡積功

至武節郎欽宗即位轉武節大夫詔諸路勤王兵領所部入衞會金人退河北總管司辟選鋒軍統制累以功遷嘉州防禦使康王如濟州世忠領所部勸進金人縱兵逼城世忠據西王臺力戰金人少却翌日酋帥率衆數萬至時世忠麾下僅千人單騎突入斬其酋長遂大潰康王即皇帝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初建御營爲左軍統制建炎二年升定國軍承宣使帝如揚州世忠以所部從授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左將軍屯淮陽會山東兵拒敵黏罕聞世忠扼淮陽乃分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軍迎世忠戰世忠不敵夜引歸敵躡之軍潰

于沭陽閤門宣贊舍人張遇死之在陽城收合散卒數千人聞帝如錢塘即繇海道赴行在苗傅劉正彥反張浚等在平江議討亂知世忠至更相慶慰張浚喜[illegible]不自持世忠得浚書大慟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見浚曰今日大事世忠願與張俊身任之公無憂欲即進兵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不測已遣馮輴甘言誘賊矣以所部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傅等始懼初傅正彥聞世忠來檄以其兵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且言所部殘零欲赴行在傅等大喜許之至矯制除世忠及張俊爲節

度使皆不受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傅所質防守嚴密朱勝非紿傅白太后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迓世忠速其勤王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未幾明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傅等大懼次臨平賊將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河爲陣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忠舍舟爲前軍張俊繼之劉光世又繼之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皆用命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傅正彥擁精兵二千

開湧金門以納世忠馳入帝步至宫門握世忠手慟哭
曰中軍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
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于市又執賊謀主王世脩
以屬吏詔授武勝軍節度使御營左軍都統制請于帝
曰賊擁精兵距險當甚邇儻成巢窟卒未可滅臣請討
之於是以爲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至漁梁驛與賊
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
潰擒正彥及傅弟翊送行在傅亡建陽追禽之皆伏誅
校檢校少保武寧昭慶軍節度使兀朮將入侵帝召諸
將問移蹕之地張俊辛企宗勸自鄂岳幸長沙世忠曰

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於是以世
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既而兀朮分道渡江諸屯皆
敗世忠亦自鎮江退保江陰杜充以建康降敵兀朮自
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
江灣後軍駐海口俟敵歸邀擊之會上元節就秀州張
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
山寺金將李選降受之兀朮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
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
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撻辣在濰州遣孛堇太
一趨淮東以援兀朮世忠與二酋相持黃天蕩者四十

八日太一孛堇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
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鈎授驍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
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
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
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
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
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平版鋪
之穴船版以棹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
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
流兀朮一夕潛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計刑白馬剔婦

人心自割其額祭天次日風止我軍帆弱不能運金人
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孫世詢嚴允皆戰死敵得絕江
遁去世忠收餘軍還鎮江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
觀我虛實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滸約聞鼓聲
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
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既墜而復馳者
詰之乃兀朮也是役也兀朮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
人帝六賜札褒獎拜檢校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
使神武左軍都統制紹興元年十一月命世忠副孟庾
爲福建江西荊湖宣撫使討閩寇范汝爲二年正月世

忠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賊震怖臣測吾自城破汝
爲竄身自焚弟從者汝道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
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賜黃金器皿世
忠因奏江西湖南寇賊尚多乞乘勝討平廣西賊曹成
擁餘衆在郴邵世忠遣人招之成以其衆降得戰士八
萬進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
營柵相望世忠伏精兵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
授太尉三年三月進開府儀同三司充淮南東西路宣
撫使置司泗州四年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駐鎮江
是歲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飭守

備圖進取辭旨懇切世忠受詔感泣曰主憂如此何以
生爲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
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遣魏良
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
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眂吾鞭所嚮
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
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聶兒
孛堇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
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
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

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
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所遣董旼亦
擊金人於天長縣之鵶口擒女眞四十餘人解元至高
郵遇敵設水軍夾河陣日合戰十三相拒未決世忠遣
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生女眞及千戶等世忠復
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甚衆論者以此舉爲
中興武功第一五年進少保六年授武寧安化軍節度
使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
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親織薄爲屋將士有怯戰者
世忠遺以巾幗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恥之故人人奮

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劉豫兵數入寇
輒爲世忠所敗時張浚以右相視師命世忠自承楚圖
淮陽劉豫方聚兵淮陽世忠即引軍渡淮旁符離而北
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一躍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
延通與金將牙合孛堇搏戰扼其吭而禽之乘銳掩擊
金人敗去既而圍淮陽賊堅守不下約曰受圍一日則
舉一烽至是六烽具舉兀朮與劉猊皆至世忠求援於
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
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
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尋辭

班師復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三月除[illegible]
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江府仍楚州置司四年
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橫海武寧安化三鎮節度使金
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
納歸附爲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
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又
力陳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章十數上皆慷慨激切帝率
優詔褒答後金果渝盟如其言金使蕭哲之來以詔諭
爲名世忠聞之凡四上疏言不可許願舉兵決戰兵勢
最重處臣請當之又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

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且請馳驛面奏不
許既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克九年授少師十年
金人敗盟兀朮率撒離曷李成等破三京分道深入八
月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世忠迎擊敗之又遣解元擊
金人於潭城劉寶擊於千秋湖皆捷親隨將成閔從統
制許世安奪淮陽門而入大戰門內世安中四矢閔被
三十餘創復奪門出世忠奏其功擢武德大夫閔由是
知名世忠進太保封英國公兼河北諸路招討使十一
年兀朮恥順昌之敗復謀再入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
旣而金敗於柘皋復圍濠州州破三日世忠至楊沂[illegible]

[illegible]也南奔世忠與金人戰于淮岸夜遣劉寶泝流將劫
之金人伐木塞河龍洲扼歸路世忠知之全師而還金
人自渦口渡淮北去自是不復入侵世忠在楚州十餘
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秦檜收三大將權拜世忠
樞密使世忠爲檜所抑遂抗疏言檜誤國檜諷言者論
之世忠連疏乞解樞密柄繼上表乞骸骨爲醴泉觀使
奉朝請進封福國公節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
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平時將佐罕
得見其面後改潭國公又封咸安郡王又改鎮南武安
寧國節度使卒年六十三進太師通義郡王孝宗封蘄

王諡忠武配饗高宗廟庭世忠常戒家人曰吾名世忠
汝曹諱而不言是忘忠也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
世忠獨攖檜怒而抵排和議觸檜尤多十指僅全四不
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創克敵弓常用以取勝嗜義
輕財錫賚悉分將士知人善獎用成閔解元王勝王權
劉寶岳超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云解兵罷政臥家
凡十年澹然若未嘗有權位者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
士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彥古戶部尚書
彥直字子溫生期年補右承奉郎尋直祕閣六歲從世
忠入見高宗命作大字即跪書皇帝萬歲四字帝喜拊

寔我背回他日令器也親解孝宗州角之編佩其首銜十
二賜三品服紹興十八年登進士第調太社令秦檜惡
衡世忠會彥直除喪出為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
檜死拜光祿寺丞累進直龍圖閣司農少卿總領湖北
京西軍馬錢糧尋兼發運副使會時相不樂密啟換武
階授利州觀察使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乾道
七年授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條奏軍中六事朝
廷多從之八年匃歸文班授左中奉大夫充敷文閣待
制知台州匃祠差親提舉佑神觀奉朝請遷刑部侍郎
明年兼工部侍郎以議奪吳名世攺正過名不當降兩

官會當遣使于金在廷相顧莫肯先帝親擇以往聞命
慨然就道既至幾罹禍者數守節不屈金卒禮遣之帝
嘉歎遷吏部侍郎尋權工部尚書復中大夫攺工部尚
書兼知臨安府力控辭以言罷提舉太平興國宮尋提
舉佑神觀奉朝請尋知隰州海寇出沒勢甚張彥直授
將領土豪等方略生禽賊首海道為清以功進敷文閣
學士而以弟彥質為兩浙轉運判官引嫌易泉府匃祠
奉親差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特令佩魚示異數也淳
熙十年夏旱應詔言時政久之再為戶部尚書會歲旱
乞廣糴為先備又乞追褒部曲曾誣陷岳飛者以慰忠
魂以言降充敷文閣學士尋提舉萬壽觀有疾帝賜之
藥進顯謨閣學士嘗撫宋朝事分為類目名水心鏡為
書百六十七卷光宗覽之稱善進龍圖閣學士轉光祿
大夫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論曰史稱韓世忠之忠勇勳烈尚矣然當時從臣汪藻
疊奏諸將病極貴多驕悍無鬬志而世忠屯京口掠儲
避敵秀州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其事跡顯暴如
此要之覽蹤復舊役功可贖千城之材難責以細行也
仙川世忠為河東宣撫請以賜田及私產自昔未需之
稅併歸之官無亦懲人言而勵檢橾視劉光世求膏壤

張俊與民爭利不差賢哉是故南渡名將岳飛為最世
忠次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

明南京户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劉錡　吳玠　吳璘子挺

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宣和間授閤門祗候高宗錄仲武後授閤門宣贊舍人差知岷州為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歷權果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馬軍司紹興十年金人歸三京充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錡

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五月抵順昌金人果敗盟來侵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城中諜報金人入東京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號夜叉者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當為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凡六日粗畢而游騎已涉潁河至城下及金人圍城錡破其鐵騎數千特授鼎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命折竹為嘂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眾大亂百人者聞吹嘂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即索

靴上馬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錡聞兀朮至募得曹成等二人諭遣作間第如我言今置汝綽路騎中遇敵則佯墜馬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朮問之對如前兀朮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鵝車砲具不用兀朮至城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朮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為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以濟錡遣人毒潁上流

吾軍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
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
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朮兀朮一
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錡士氣閒暇
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番休更食敵人馬饑渴食水草
者輒病往往困乏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
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
南門以鋭斧犯之士殊死鬭入其陣敵大敗兀朮拔營
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時兀朮兵皆重鎧甲號鐵
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

一步卽用拒馬擁之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長
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
至是爲錡軍所殺棄屍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
山阜兀朮平日恃以爲强者什損七八捷聞帝喜甚授
錡武泰軍節度使侍衞馬軍都虞候知順昌府沿淮制
置使是役也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錡兵不滿
二萬出戰僅五千人能以逸待勞故輒勝洪皓在燕密
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
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
討則兀朮可禽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

惜也七月命爲淮北宣撫判官副楊沂中破敵兵於太
康縣未幾秦檜請命沂中還師鎮江錡還太平州岳飛
以兵赴行在出師之謀寢矣十一年帝測知敵情必不
一挫遂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待之金人攻廬和二州
錡渡江抵廬州與張俊楊沂中會而敵已大入錡據東
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行至柘皐與
金人夾石梁河而陣錡命曳薪壘橋須臾而成會沂中
王德田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翌日兀朮以鐵騎十萬
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酋斃之因
大呼馳擊諸軍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

鏖戰沂中以萬兵各持長斧奮擊敵大敗錡與德等追
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卽退走錡駐
和州得旨乃引兵渡江歸太平州時並命三帥不相節
制諸軍進退多出於張俊而錡以順昌之捷驟貴諸將
多嫉之俊與沂中爲腹心而與錡有隙故柘皐之賞錡
軍獨不與濠州告急俊與沂中錡趨黃連埠援之距濠
六十里而聞城已陷或言敵兵已去錡謂曰敵得城而
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俊不從命沂中與德將神勇
步騎六萬人直趨濠州果遇伏敗還一夕俊軍士縱火
劫錡軍錡擒十六人梟首梁上餘皆逸錡見俊俊怒曰

有卒歸言未嘗効些呼一人出對錡正色曰錡爲國家將帥有罪宜撫當言于朝豈得與卒伍對事人皆上馬去已皆班師後沂中還朝每言岳飛不赴援而錡戰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宣撫判官命知荆南府岳飛奏留錡掌兵不許詔以武泰之節提舉江州太平觀錡鎭荆南凡六年軍民安之魏良臣言錡名將不當久閑乃命知潭州加太尉復帥荆南州三十一年金主亮調軍六十萬自將南來中外大震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八月金人攻揚州錡大敗之錡病求解兵柄留其姪副都監汜以千五百人塞

瓜洲渡又令李横以八千人固守詔錡專防江錡遂還鎭江十一月金人以重兵逼瓜洲汜先退横以孤軍不能當亦却統制魏友王方死之横汜僅以身免錡憤激病益甚都督府參贊軍事虞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戰敗金人允文過鎭江謁錡問疾錡執其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召詣闕提舉萬壽觀明年二月錡發怒嘔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罪不赦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云

吳玠字晉卿隴干人少沉毅有志節知兵善騎射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累功升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坐違節度降武顯大夫權總管復知懷德軍張浚惜玠才尋以爲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兵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賴以生轉忠州防禦使張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決戰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及次富平都統制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已而敵驟至進薄玠營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

守計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大敗移砦黃牛會大風雨雹遂遁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張浚錄其功承制拜明州觀察使居母喪起復兼陜西諸路都統制金人自起海角伊常勝及與玠戰輒北憤甚謀必取玠婁宿死兀朮會諸道兵十餘萬攻和尚原玠大敗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張浚承制以玠爲鎭西軍節度使弟璘爲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二年命玠兼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龍三州金久窺蜀以璘駐兵和尚原

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离喝自商於直擣上津三年正月取金州二月長驅趨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命田晟守饒風關以驛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离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登山仰攻爲大石摧壓死者山積凡六晝夜不退會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導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瞰饒風諸軍不支遂潰玠退保西縣敵入興元劉子羽退保三泉築潭毒山以

自固玠走三泉會之未幾金人北歸玠急遣兵邀于武休關掩擊其後軍墮澗死者以千計盡棄輜重去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道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郡而失不償得進玠檢校少保充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四年二月敵復大入攻仙人關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金分軍爲二兀朮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已而金人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復以火攻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歸路又敗之以郭震戰不力斬之捷聞授玠川陝宣撫副使四月復鳳秦隴三州七月錄仙人關功拜檢校少師奉寧保定軍節度使璘自防禦使升定國軍承宣使楊政以下遷秩有差六年兼營田大使易保平靜難節九年金人請和帝以玠功高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遷四川宣撫使陜西階成等州皆聽

節制遣內侍賜親札至則病甚卒於仙人關年四十七贈少師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寘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詢受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晚節頗多嗜欲使人漁色於成都喜餌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死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亦棘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諡武安作廟于仙人關號思烈淳熙中追封涪王子五人長拱亦握兵云

吳璘字唐卿玠弟也從玠攻戰積功至閤門宣贊舍人

紹興元年箭筈關之戰璘功居多遷統制和尚原
焉於是玠駐師河池璘專守原及兀朮大入玠兄弟以
死守之兀朮中流矢遁歷遷榮州防禦使知秦州節制
階文玠敗於祖溪嶺時璘猶在和尚原玠命璘棄原別
營仙人關以防金深入四年兀朮撒离喝果以大兵十
萬至關下璘血戰連日金兵大敗二酋自是不敢窺蜀
者數年露布獻捷遷定國軍承宣使熙河蘭廓路經略
安撫使知熙州六年新置行營兩護軍璘為左護軍統
制九年升都統制尋除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玠
卒授璘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時朝廷恃和忘戰欲廢

仙人關於是四川權宣撫胡世將抗奏謂當外固歡和
內脩守禦今日分兵當使陝蜀相接仙人關未宜遽棄
魚關倉亦宜積糧於是璘僅以牙校三隊赴秦州留大
軍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得撤備世將尋奏除宣撫置
司河池十年金人敗盟詔璘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撒离
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遠近震恐世將急召諸將議惟
涇原帥田晟與楊政同至參謀官孫渥謂河池不可守
欲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
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
璘遂至之涇原命田晟以三千人迎敵璘又遣姚仲拒

于石壁砦敗之詔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璘以書遺金
將約戰金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李師顏以
驍騎擊走之鶻眼入扶風復攻拔之獲三將及女真百
十有七人撒离喝怒甚自戰百通坊列陣二十里璘遣
姚仲力戰破之授鎮西軍節度使升侍衛步軍都虞候
十一年金將胡盞習不祝合軍五萬來攻璘與胡盞戰
劉家圈用姚仲計及疊陣法敗之復秦州及陝右諸郡
胡盞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詔趣班師世將
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與敵撤戍割地皆秦檜主
之也十二年入覲拜檢校少師階成岷鳳四州經略使

十四年朝議析利州路為東西路以璘為西路安撫使
治興州階成和鳳文龍興七州隸焉時和議方堅而璘
治軍經武常如敵至十七年徙奉國軍節度使改行營
右護軍為御前諸軍都統制安撫使如故二十一年以
守邊安靜拜少保二十六年領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
統制職事改判興州渡江以來未有使相為都統制者
璘已為開府儀同三司故改命之三十一年金主亮渝
盟拜四川宣撫使金兵扼大散關及黃牛堡璘遣將敗
之又兼陝西河東招討使明年遣將攻拔大散關分兵
攻和尚原金人走寶雞時又遣姚仲收鞏于彥光閒敗

陝築東逢取熙河或又攻不下或既得復失仲舍壘攻
德順已踰四旬璘以知夔州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
軍馬挺與敵戰於瓦亭敗之璘自將至城下八日而克
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不絕璘尋還河池四
月原州受圍璘命姚仲以德順兵往援璘趨鳳翔視師
仲敗績失將三十人璘亦無功還璘奪仲兵欲斬之或
勸而止械繫河池獄孝宗受禪賜璘札命兼陝西河東
路宣撫招討使璘策金人必再爭德順亟馳赴城下而
完顏悉烈等兵十餘萬果來攻萬户謡謡復領精兵自
鳳翔繼至璘築堡東山以守終不能克時議者以為兵

宿於外去川口遠恐敵襲之欲棄三路遂詔璘退師敵
乘其後失將士甚衆三路復為敵有語在王之望傳拜
少傅隆興二年冬金人侵岷州璘提兵至祁山金人聞
之退師遣使來告曰兩國已講和矣會詔至俱解去沈
介為四川安撫制置使與璘議不協兵部侍郎胡銓上
書語頗及璘璘抗章請朝上親札報可未半道請罷宣
撫使及致仕皆不允乾道元年入謁拜太傅封新安郡
王越數日詔仍領宣撫使改判興元府及還鎮宴餞甚
寵璘至漢中脩復褒城古堰溉田數千頃三年卒年六
十六贈太師信王厚賻之璘剛勇喜大節略苛細讀史

曉大義代兄為將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為方面之重威
名亞於玠高宗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
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所著兵法
二篇知兵者取焉王剛中嘗談劉錡之美璘曰信叔有
雅量無英槩天下雷同譽之恐不能當逆亮剛中不以
為然錡果無功以憂憤卒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
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
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子挺

挺字仲烈以門功補官從璘為中郎將累遷利州東路
前軍統制繼改西路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渝盟璘總三

路兵禦之挺頗自力軍前璘以為中軍統制王師既復
秦州金將合喜孛堇介叛將張中彥以兵來爭挺破其
治平砦已而南市城賊亦掎角為援轉戰竟日挺令前
軍統制梅彥麾衆直據城門衆兆喻彥亦懼力不敵挺
督之彥出兵殊死戰挺率背嵬騎盡易黃旗繞出敵後
憑高突之敵驚敗挺不自為功狀彥第一璘亦引嫌併
匿其功擢榮州刺史尋拜熙河經略安撫使明年挺被
檄與都統制姚仲率東西路兵攻德順以功授團練使
又以瓦亭功授郢州防禦使孝宗即位拜武昌軍承宣
使尋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熙河路經略安撫使中

軍統制時年二十五會朝廷主議和詔西師解嚴父憂
逐旋軍乾道初升本軍都統制歷左衛上將軍拜主管
侍衛步軍司公事淳熙元年改興州都統拜定江軍節
度使四年入覲除知興州利州西路安撫使十年冬特
加檢校少保成州西和歲大侵挺力爲振恤諭總賦者
分軍儲佐之全活數千萬光宗詔問備邊急務即建增
儲之策由是糧糗不乏以疾乞致仕詔加太尉卒年五
十六贈少師開府儀同三司挺少起勳閥弗居其貴禮
賢下士雖遇小官賤吏不敢怠忽拊循將士人人有恩
父故部曲拜庭下輒降答即失律誅治無少貸孝宗被

遇深厚光宗賜內府珍奇以示殊禮子五人次曦以叛
誅見叛臣傳

論曰按張俊傳南渡名將以張韓劉岳並稱劉蓋指錡
云順昌之捷強虜褫魄而困於疾疢命實爲之豈乏英
槩如吳璘所短耶璘與兄玠蒋却金兵保川蜀而子挺
亦克繼家聲崇勳華閥一代鮮比不謂挺子曦遂覆其
宗三世爲將固道家所忌歟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二　　列傳七十四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張俊（從子子蓋）　劉光世　王淵
曲端　成閔　楊存中

張俊字伯英成紀人好騎射負才氣起於諸盜年十六
爲三陽弓箭手政和七年從討南蠻轉都指揮使宣和
初從攻夏人仁多泉平鄜州河朔山東羣寇遂至武德
郎靖康元年以守中明縣功轉武功大夫金人攻太原
俊從种師中往援屯榆次師中戰死俊率所部突圍而
出且行且戰至烏河州再與敵遇斬五百級金人圍汴

京俊勒兵從梁揚祖勤王高宗時爲兵馬大元帥見俊
英偉擢元帥府後軍統制累功轉榮州刺史建炎元年
積遷拱衛大夫既而汴京破二帝北遷人心皇皇俊懇
辭勸進且白耿南仲奏之表三上乃發濟州俊扈行至
應天府即位初置御營司以俊爲御營前軍統制又除
帶御器械時江淮羣盜蜂起俊討杜用于淮寧趙萬郭
青于鎮江陳通于杭州蔣和尚等于蘭溪皆平之落階
官除正任觀察使二年升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進武
寧軍承宣使帝如臨安苗傅劉正彥反俊時屯兵吳江
聞傅等矯詔加俊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以三百人

趣秦鳳命他將領餘兵俊知北爲拒不受節引浙兵八
千人至平江張浚諭俊以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須
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呂頤浩至俊見之亦泣曰
今日惟以一死報國劉光世以所部至俊釋舊憾韓世
忠來自海上俊借一軍與之俱戰于臨平傅等兵敗開
城以出世忠俊光世入城見于內殿帝嘉勞久之拜鎮
西軍節度使御前右軍都統制尋爲浙東制置使金人
分兵深入帝如明州俊自越州引兵至兀朮攻臨安帝
御樓船如溫州留俊於明州以拒敵帝賜親札曰朕非
卿則倡義誰先卿捨朕則前功俱廢宜戮力共扞敵兵

一戰成功當封王爵金兵至城下俊使統制劉寶與戰
兵少却其將党用丘橫死之於是統制楊沂中田師中
統領趙密皆殊死戰沂中舍舟登岸力戰殿帥李質以
班直來助守臣劉洪道率州兵射其旁大破之四年正
月忽西風起金人乘之復攻明州俊遣兵掩擊殺傷大
當金人奔北死於江者無數夜拔砦去會江浙盜起授
俊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制置使六月改御前五軍爲神
武軍俊御本軍爲神武右軍都統制除檢校少保定江
昭慶軍節度使十月浙西羣盜悉平改江南招討使紹
興元年帝至會稽時金人殘亂之餘孔彥舟據武陵張

用據襄漢李成尤悍據江淮湖湘十餘州連兵數萬
有席卷東南意范宗尹請遣將致討俊慨然請行遂改
江淮路招討使成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江筠之間俊
聞命就道急趨豫章岳飛爲先鋒楊沂中出上流徑絕
生米渡出賊不意追奔七十里至筠州賊背筠河而陣
俊用沂中計夾擊敗之復筠州臨江軍乘勝追至江州
成勢迫絕江而遁號俊爲張鐵山復江州已而旁州羣
盜聞俊兵至皆遁去俊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
賊衆數萬俱潰馬進爲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諸郡
悉平拜太尉四年十月金人與劉豫分道入侵以俊爲

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宣撫使屯建康既而改淮西宣撫
使瀕江相拒逾月敵不得入俊遣張宗顏潛渡至六合
出其背敵將引去俊繼遣王進薄諸淮大敗之獲其二
酋以獻六年改崇信奉寧軍節度使劉麟兵十萬犯濠
壽詔併以淮西屬俊楊存中亦聽節制與俊合兵拒敵
俊分遣存中與張宗顏王𤩽田師中等自定遠軍次越
家坊遇劉猊左右軍擊走之俊率大軍鼓行而前至李
家灣遇猊大兵與戰殺獲略盡降者萬餘人猊僅以身
免拜少保加鎮洮崇信奉寧軍節度使七年改淮南西
路宣撫使置司盱眙俊與韓世忠入見議移屯乃命俊

廬州八年金人請寢兵許之賜俊安民靖難功臣
少傅九年冬金復渝盟再破河南圍順昌府命俊策應
劉錡俊督軍渡江金人引退繼而金人分道來侵抵亳
州北渡河俊收宿亳諸軍擊之盡復衛眞鹿邑等地十
年酈瓊在亳州都統制王德下符離乘勝趨亳與俊合
俊引軍入城金人棄城遁復亳州進少師封濟國公十
一年二月兀朮入合肥漸攻歷陽俊遣兵渡江屢敗之
敵斷石梁以拒俊俊疾作力疾引衆涉岸追擊王德與
楊存中劉錡會兵敗金人于柘皐拜樞密使俊知朝廷
欲罷兵首請納所統兵力贊和議與秦檜意合言無不

從薦士大夫監司郡守者甚衆雖劉子羽自謫籍起家
亦俊力也加太傅封廣國公尋進益國公十二年殿中
侍御史江邈論之罷爲鎭洮寧武奉寧軍節度使充醴
泉觀使初檜以俊助和議德之故盡罷諸將以兵權付
俊歲餘俊無去意故檜使邈攻之尋進封清河郡王奉
朝請十六年改鎭靜江寧武靜海軍二十一年拜太師
以其姪子蓋爲節度使南渡後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
與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爲名將世稱張韓劉岳然俊與
錡有隙獨以楊沂中爲腹心故有濠梁之敗岳飛寃獄
韓世忠救之俊獨助檜成其事心術之殊也遠哉帝於

諸將中眷俊特厚然數警敕之若不絕口自淮西入見則
教其讀郭子儀傳召入禁中戒以毋與民爭利毋與士
卒年六十九帝臨奠哭之慟追封循王
子蓋字德高父宓隨叔從俊軍戰死子蓋初從韓世忠
累功遷武功郎紹興中從俊擊劉猊敗兀朮歷遷興寧
軍承宣使和議成改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十
三年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兩浙西路馬步軍都總
管帝幸俊第授子蓋安德軍節度使三十二年春金人
攻海州急以子蓋爲鎭江府都統往援之即日渡江亟
趨漣水取便道以進率精銳數千騎擊之賊大敗圍遂

解退屯泗州孝宗即位以疾還鎭江授檢校少保淮東
招撫使未上卒年五十一贈太尉諡恭壯子蓋藕塘柘
皐雖多奏功未能出諸將右惟海州一捷可稱云
劉光世字平叔保安軍人延慶次子以蔭歷威武奉寧
軍承宣使充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靖康元年擢侍衛
馬軍都虞候濟州謁康王命爲五軍都提舉王即位命
爲提舉御營使司一行事務行在都巡檢使斬山東賊
李昱遷奉國軍節度使平鎭江叛兵改滁濠太平州無
爲軍江寧府制置使討張遇破之以功加檢校少保命
討李成光世以王德爲先鋒與成遇於上蔡驛口橋敗

成收散卒再戰光世以儒服臨軍成遂遁自[illegible]
俘其黨閻之德潰圍投光世以出下令得成首者以其官爵
與之士爭奮再戰皆捷成遁執其謀主陶子思加檢校
少傅尋加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苗傅劉正彥爲亂
其俾光世[illegible]徙光世爲大尉淮南制置使張浚在平江馳
書諭以勤王光世不從呂頤浩遣使至鎮江說之乃引
兵會于丹陽兵進光世以選卒爲游擊仍分軍殿後遇
苗翊馬柔吉軍于臨平與韓世忠等破之至行在遷太
尉御營副使遣王德追傅至崇安縣盡降其衆傅僅以
身免逆將范瓊被執張浚使光世撫定其衆又招賊靳

賽降之命光世爲江東宣撫使守太平及池州受杜充
節制隆祐太后在南昌議者謂金人自蘄黃渡江陸行
二百里可至命光世移屯江州爲屏蔽光世既至日置
酒高會金人自黃州渡江凡三日無知之者比金人至
遂遁馮檝貽書光世言賊深入最兵家之忌伏兵掩之
可使匹馬不還光世不能用酈瓊圍固始縣光世遣人
招降之又遣王德擒妖賊王念經于信州升御前巡衛
軍都統制召赴行在授浙西安撫大使知鎮江府光世
言安撫捴制一路若但守鎮江則他郡有警不可離任
望別除守臣光世專充安撫使從便置司時光世慮金

人必過江故請擇便地帝覺之止許增辟通判言者論
其擇便求佚中外所憤帝釋不問加寧武軍節度使開
府儀同三司以遣之光世乞便宜行事不許時金兵留
淮東光世頗畏其鋒楚州被圍已百日帝手札趣援者
五竟不行但遣王德酈瓊將輕兵以出時奏殺獲而已
楚州破命光世節制諸鎮力守通泰紹興元年金人渡
淮眞揚州皆闕守命光世兼淮南京東路宣撫使置司
揚州措置屯田迄不行張俊討李成又命光世分兵屯
巢穴光世以江北盜未平爲辭命兼淮南宣撫使領眞
揚通泰楚州漣水軍郭仲威謀據河南通劉豫光世遣

王德擒之并其衆光世以枯秸生穗爲瑞聞于朝帝曰
歲豐人不乏食朝得賢輔佐軍有十萬鐵騎乃可爲瑞
此外不足信淮北人多歸附者命光世兼海泗宣撫使
以安輯之光世因招降羣盜明年復命移屯揚州時至
鎮江視師光世不奉詔入朝言鄰寇有疑或致生事頗
仍領浙西爲根本計右司諫方孟卿劾之乞召宰執與
議使之必往光世猶以乏糧爲辭光世之來以繒帛方
物爲獻帝命分賜六宮中丞沈與求以爲不可命還之
呂頤浩與光世有故怨頤浩出視師奏光世兵冗糧乏
月費二千萬緡乞差官考覈帝方倚其成功詔兩漕臣

措置鎮江酒稅務助其軍費仍省上供織造七百萬緡
叅之加寧武寧國軍節度使給事中程瑀言光世兵未
渡江金人或渡淮江浙必震光世方遣人按行宜興湖
洑之間以備退保詔以章示之光世遷延如故三年金
光世與韓世忠易鎮同召赴闕授檢校太傅江東宣撫
使世忠既至鎮江城下姦人入城焚府庫光世擒之皆
云世忠所遣世忠屯澄雲門光世引兵出攔其旆已改
途趨白鷺店世忠遣兵襲其後光世以聞帝遣使和解
仍書賈復寇恂傳賜之命為江東淮西宣撫使置司池
州金人劉豫入侵時光世張俊韓世忠權相敵且持私

隙帝遣侍御史魏矼至軍中諭以滅怨報國光世始移
軍太平州以援世忠金兵退光世入覲遷少保光世請
以所置淮東田易淮西田給事中晏敦復言其營私而
止又請益封其三妾為孺人南渡後諸將封妾自此始
加保靜軍節度使遂領三鎮張浚撫淮上諸屯劉豫挾
金人分道入侵命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與韓世忠張
俊鼎立楊沂中將精卒為後距光世奏廬難守密干趙
鼎欲還太平州浚命呂祉馳往軍中督師光世已舍廬
州退浚遣人厲其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
不得已駐兵與沂中相應張浚入對言光世驕惰不戰
不可為大將請罷之帝命與趙鼎議鼎曰光世將官子
孫將卒多出其門罷之恐拂人心遂遷護國鎮安保靜
軍節度使右司諫陳公輔劾其不守廬州張浚言其沈
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乞賜罷斥光世
引疾請罷軍政又獻所餘金穀于朝拜少師充萬壽觀
使奉朝請封榮國公九年用講和恩賜號和衆輔國功
臣進封雍國公十年金人圍順昌拜太保為三京招撫
處置使援劉錡光世請李顯忠為前軍都統又請王德
自隸德不願受其節制顯忠行至宿泗軍多潰進至和
州秦檜主罷兵召還光世入見為萬壽觀使改封楊國

公卒年五十四贈太師謚武僖孝宗追封安成郡王寧
宗追封鄜王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
法不肯為國任事逋寇自資見詆公論嘗入對言願竭
力報國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帝曰卿不可徒為空言
建炎初結內侍康履以自固又蚤解兵柄與時浮沈不
為秦檜所忌故寵榮終其身云

王淵字幾道環州人善騎射應募累功遷拱衛大夫寧
州觀察使靖康元年為眞定府總管就遷都統制吳湛
據趙州叛淵討平之金人攻汴京從宣撫使范訥勤王
為先鋒尋以所部歸康王府明年張邦昌僭立康王如

濟州命淵以三千人入衛宗廟淵至以朝服見邦昌繼
謂曰余家宰相公邦昌始易紫袍延之政事堂淵慟哭
賀教康王仰皇帝位淵與楊惟忠韓世忠以河北兵劉
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等以帥府及降卒盜兵皆在
行朝不相統一始置御營司以淵爲都統制扈從累月
不釋甲帝如揚州迺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進保
大軍承宣使時羣盜蜂起以淵爲制置使提兵四出所
向皆捷遷鄜德軍節度使建炎三年金人攻揚州帝倉
卒渡江劉光世見帝泣告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
決不誤事今臣所部數萬二千餘騎皆不能濟淵忿其

言斬江北都巡檢皇甫佐以自解中書侍郎朱勝非馳
見淵督之乃始經畫已無所及自是淵失諸將心帝欲
如鎮江以援江北羣臣亦固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
面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議遂決命淵守姑蘇尋自平
江赴行在拜簽書樞密院事仍兼都統制諸將籍籍帝
聞之乃寢其命先是統制官苗傅以淵驟用頗觖望劉
正彥亦以招巨寇曾薄怨淵而內侍康履頗用事及淵
入樞府傅正彥以其由宦官薦愈不平俟淵入朝伏兵
殺之併殺康履淵時年五十三淵爲將輕財好義家無
宿儲每言朝廷官人以爵祿足代耕若事錐刀曷若爲

富淵大賈邪帝嘗遣中使問疾還言帷幄茵褥皆不具
帝輟所御紫茸茵以賜然其卒羣盜多殺降與康履深
交故及於禍累贈少保錄其子孫孝宗賜謚襄愍

曲端字正甫鎮戎人父渙任左班殿直戰死端三歲授
三班借職警敏知書善屬文長於兵略歷權涇原路第
三將夏人入寇帥司謂統制李庠捍禦端在遣中庠駐
兵柏林堡爲夏人所薄兵大潰端力戰敗之整軍還夏
人再入寇西安懷德相繼陷沒鎮戎當敵要衝無守將
經略使席貢疾柏林功奏端知鎮戎軍兼經略司統制
官建炎二年婁宿入長安鳳翔關隴大震游騎入涇原

端遣副將吳玠據清溪嶺與戰大破之六月以王庶爲
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遂授端吉州團練使
充節制司都統制端雅不欲屬庶頗不協金人諜知倂
兵攻鄜延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趣其
進又遣使臣進士十數輩往說端不聽庶知事急又遣
屬官魚濤督師端陽許而實無行意延安已陷庶無所
歸以軍付王𤫩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庶猶
以節制望端欲倚以自副端彌不平端聲色俱厲問庶
延安失守狀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愛天子城乎庶曰
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曰在耀州屢陳軍事不

一見聽何也庶留端軍終夕不自安端欲即軍中殺庶
奪其兵夜走寧州見陝西撫諭使謝亮請誅庶亮曰人
臣擅誅于外是跋扈也公爲則自爲端意沮復歸軍明
日庶見端爲言已自劾待罪端拘縻其官屬奪其節制
使印庶乃得去三年九月遷康州防禦使涇原路經略
安撫使時延安新破端不欲去涇原乃以知涇州郭浩
權鄜延經略司公事自謝亮歸朝廷聞端欲斬王庶疑
有叛意以御營司提舉召端端疑不行議者喧言端反
端無以自明會張浚宣撫川陝入辨以百口明端不反
浚自收攬英傑以端在陝西屢與敵角欲仗其威聲承

制築壇拜端爲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宣撫處置使
司都統制知渭州端登壇受禮軍士歡聲如雷浚雖欲
用端然未測端意遣張彬以招塡禁軍爲名詣渭州察
之彬見端問曰婁宿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
不難萬一黏罕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謂宜審主客俟
時而動萬一輕舉後悔方大彬以端言復命浚不主端
說四年春金人攻環慶端遣吳玠等拒于彭原店端自
將屯宜祿玠先勝既而金軍復振玠小却端退屯涇州
金乘勝焚邠州而去玠怨端不爲援端謂玠前軍已敗
不得不據險以防衝突乃劾玠違節制是秋兀朮窺江
淮浚議出師以撓其勢端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
端既與浚異浚積前疑竟以彭原事罷端兵柄與祠再
責海州團練使萬安州安置是年浚爲富平之役欲慰
人望敘端左武大夫興州居住紹興初敘正任榮州刺
史提舉江州太平觀徙閬州於是浚自興州移司閬州
欲復用端玠與端有憾言曲端再起必不利於張公王
庶又從而間之浚亦畏端難制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
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庶告浚謂其指斥乘輿
於是送端恭州獄武臣康隨者嘗忤端鞭其背隨恨入
骨浚以隨提點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

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又
數聲乃赴逮既至隨令獄吏縶維之糊其口熁之以火
端乾渴求飲予之酒九竅流血而死年四十一陝西士
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悵悵有叛去者浚尋得罪追
復端宣州觀察使謚壯愍端有將略使展盡其才要未
可量然剛愎恃才凌物故及於禍云

成閔字居仁邢州人靖康初應募捍金兵高宗南渡韓
世忠追苗傅及襲兀朮討范汝爲閔皆在戎行積功至
保寧軍承宣使紹興二十四年拜慶遠軍節度使母憂
起復金主亮將敗盟命閔提舉禁旅鎮武昌進屯應城

未幾除湖北京西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復兼京西河北招討使俄詔回援淮西閔喜得歸冒雨兼程趨建康士卒多死又匿朝廷犒物有怨詈者閔斬之除淮東制置使堯死閔引兵渡江趨揚州及敵自盱眙渡淮北去閔列兵南岸軍士若敵相聞敵笑曰奇聲成太尉有勤護送閔至泗州奏已克復淮東尋入朝入侍從卿監閣門內侍皆有賂遺左正言劉度劾之循超拜太尉主管殿前司公事御史又劾之罷太尉婺州居住尋復節乾道初聽自便歸湖州尋復節鉞統鎮江諸軍後請祠致仕治園第于平江年八十一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楊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名存中代州人忠宗閔永興軍路總管與唐重同守永興金人陷城迎戰死之父震先死難在忠義傳存中魁梧沈鷙少警敏學孫吳法善騎射宣和末應募擊賊積功至忠翊郎後隸張俊部曲高宗問將於俊俊以存中對召見賜袍帶劇賊李昱據任城久不下存中以數騎入擊殺數百人帝乘高望見介胄盡赤意其被重創召視之皆汙賊血壯之飲以酒曰酌此血漢存中請復往大破之復任城遷閤門祗候建炎二年破賊徐明于嘉興苗劉之變從張俊赴難金人攻明州又從俊與田師中趙密殊死戰破之積遷文州防禦使御前中軍統制紹興元年從俊討李成連敗之追至九江成遂遁去遷宣州觀察使二年進神武中軍統制兼提舉宿衛親兵明年又討平妖賊繆羅于嚴州遷[illegible]衛內兩都指揮使密州觀察使[illegible]是張俊視師謀渡江以圖劉豫倚韓世忠為用世忠圍淮陽從俊乞張俊將趙密為助俊拒之[illegible]語俊曰世忠所欲者趙密爾存中武勇不減於密盍令存中助之於是俊請存中於朝既被命以八隊萬人趨督府助[illegible]忠其冬與劉猊戰于藕塘大破之猊以首抵謀士李諤曰適見[illegible]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以數騎遁

去餘黨萬人僵立失措存中躍馬叱之皆怖而降[illegible]順昌孔彥舟方圍光州皆拔砦遁去捷聞帝遣中使勞賜謂宰執曰卿輩始知朕得人也除保成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尋兼領馬步帥九年遷殿前副都指揮使十一年金人敗盟順昌之役復謀來侵詔大合兵屯淮西待之於是存中以殿司兵三萬卒戍淮與金人戰于柘皋敗之時張俊為宣撫使存中為副使劉錡為判官王德為都統制田師中張子蓋為統制官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而濠圍猶未解俊與存中錡議班師會諜報金攻濠甚急倉卒復回鬪城陷矣俊[illegible]

[illegible]諸將之錡謂存中何以處此存中曰戰爾相公[illegible]
顧在後存中當居前錡曰本來救濠濠既已失進無所
將人懷歸心勝氣已索此危道也不若退師據險俟其
若爲後圖諸將皆曰善排足而營遣人俟敵曰已去矣
俟自以爲功謂錡所亡命存中如德偕至濠列陣未定
煙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諸軍散亂南奔無
復紀律金人追殺甚衆存中自宣化渡江歸行在加
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蓋錄柘
皋之功而掩濠梁之敗也十二年拜少傅二十年封恭
國公二十八年拜少師存中久在殿嚴權寵日盛李浩

陸游王十朋陳俊卿相繼以爲言三十一年罷爲太傅
醴泉觀使進封同安郡王時金主亮有南侵意存中上
十策步帥趙密謀奪存中權因指爲喜功生事存中聞
之上章乞[illegible]密竟代之未幾邊報日急復詔存中爲御
營宿衛使劉[illegible]戰敗瓜州命存中往[illegible]已爲守江計虞
允文自釆石來會存中協力拒敵敵不能濟帝如建康
詔存中扈蹕因語允文曰楊存中唯命東西忠無與二
朕之郭子儀也已復奉祠隆興元年王師潰符離復起
存中爲御營使二年金人再入關議割蜀和尚原之
存中以對曰和尚原隴右之藩要也願毋棄俄命復

領淮甸詔同都督江淮軍事辭以虞請班師加昭慶軍
節度使奉祠[illegible]存中獻私田在楚州者三萬九
千畝卒年六十五以太師致仕追封和王謚武恭存中
驍勇大小二百戰身被五十創宿衛出入四十年最寡
過高宗假借諸將存中尤深趙密代領殿帥則衆[illegible]
[illegible]李王[illegible]兵[illegible]事豫戒大臣[illegible]異之呼
郡王而不名天資忠孝位既顯請表父祖事詔宗閔曰
忠介震曰忠毅賜廟曰顯忠曰報忠又請家廟祭器許
祭五世前所無也祖母劉流落蜀隴存中日夜禱祠訪
問間關數千里卒迎以歸御軍寬而有紀將士專以[illegible]

勇選不私可曲之[illegible]以克敵弓雖勁而蹶張難遂以
意創馬皇弩極工巧發易中遠人服其精營居室千[illegible]
山十年而成極山川之勝後獻於朝廷更下築焉[illegible]俊
工部侍郎俊孫王簽樞昭慶軍節度使
論曰高宗之南渡也諸臣廢立強敵侵凌所在寇賊蜂
起而終獲偏安諸將之功何可少然究觀張俊等五人
之行事其爲身圖者非狠鄙不廉則阿附權倖以保富
貴其及於禍者非剛愎傲上則驕盈失將士[illegible]
天人寧無愧耶楊存中被眷兩朝數致臺論[illegible]
獨然歟

宋史新編卷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柯維騏撰

王彥　張憲　牛皐
趙密　郭浩　楊政　李寶

王彥字子才上黨人喜韜略詣京師隸弓馬子弟所徽宗試補下班祗應為清河尉從种師道兩入西夏國有功建炎初金人攻汴京彥慨然棄家赴闕求自試討賊河北招撫使張所異其才擢都統制使率裨將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與金人戰敗之復新鄉縣金兵數萬薄彥壘圍數帀衆寡不敵彥潰圍出諸將散歸彥獨保共城西山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部曲覺之咸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字以示無他彥益感勵撫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衆十餘萬刻日大舉告期於東京留守宗澤澤召議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即以所部付留守司以親兵趨行在會遣使議和彥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北伐言辭憤激忤其意遂以彥為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彥知平寇前將軍范瓊有逆節稱疾不就乞致仕許之張浚宣撫川陝奏為前軍統制浚與金會戰宿相持于富平欲大舉初至漢中會諸將議彥獨以為不可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聽彥即請為利路鈐轄俄改金均房州安撫使知金州時中原盜賊蠭起桑仲既陷淮安襄陽又欲西向均房失守直擣金州白土關衆號三十萬彥將門立戰死諸將請避其鋒不可勒兵趨長沙平與戰賊敗走追至白磧復房州紹興元年權京西南路副總管李忠反攻金州諸關彥戰不利關陷退屯秦郊設奇以待大敗之追襲至秦嶺遂復乾祐縣忠走降劉豫初桑仲既敗復熾彥又敗之又有王闢董貴爲寇中阻兵窺蜀勢雖不及桑仲然小者猶足減數萬彥悉討平之是冬敗僞齊將郭振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為節制商虢陝華州軍馬三年正月金人入侵撒離曷自上津疾馳不一日至洵陽統制郭進死之彥退保石泉縣金人入金均彥趨西鄉二月金人攻饒風關彥與吳玠禦之不能卻關破彥收餘兵奔達州九月彥遣兵至漢陰與劉豫將周貴戰大敗之復金州五年四月差知荊南府充歸峽荊門公安軍安撫使六年張浚奏彥為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督府參謀軍事丁母憂起復以為浙西淮東沿海制置副使以所部屯

隨州閭事爲言者所論貶秩二等彥不自安乞終餘喪
未幾復洪州觀察使知郢州入辭帝慰遣之卒于官年
五十一彥稱名將威聲振河朔顧撓於和議遂召之還又
奪其兵柄于郡士議惜之彥非親老任官廉子弟有戰
功不與推賞將死召弟姪以家財均給之
張憲亦飛愛將也飛破曹成憲與徐慶王貴招降其黨
有郝政者率衆走沅州爲成報讎首被白布號白巾賊
憲一鼓擒之復隨鄧憲咸有勞金人流盜入侵憲戰頴
昌陳州皆大捷復其城兀朮頓兵臨頴楊再興戰死急
至破其衆兀朮夜遁憲將徐慶李山繼破之中原大震

會秦檜主和命飛班師憲亦還積官至龍神衛四廂都
指揮使閬州觀察使未幾檜與張俊謀殺飛密以優賞
誘飛部曲告飛事卒無應者聞飛嘗欲斬王貴又杖之
遂以爲言貴不可曰爲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爲
怨將不勝其怨俊乃劫以私事貴懼從之時又有王俊
者善告訐號鴟兒以姦貪屢爲憲所裁檜使人諭之輒
從檜俊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將使自相攻發因及
飛父子庶主上不疑俊自爲狀付王俊妄言憲謀還飛
兵令告王貴使貴執憲憲未至俊預爲獄待之使憲自
誣謂得雲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全膚竟不伏俊

乃自具獄成告檜械憲至行在下大理寺檜奏召飛父
子證憲事帝曰刑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
召之万俟卨誣飛使孫革致書憲貴令虛申警報以動
朝廷雲與憲書規還飛軍妄稱書已焚但以衆證具獄
憲坐死籍家貲後追復故官贈寧遠軍承宣使錄其家
牛皋字伯遠魯山人初爲射士金人入侵皋聚衆與戰
屢勝補保義郎累功遷至蔡唐州信陽軍鎮撫使知蔡
州加親衛大夫會岳飛制置江西湖北將由襄漢規中
原命皋隸飛軍飛薦甚力即辟爲唐鄧襄郢州安撫使尋
改神武後軍中部統領偽齊使李成合兵入寇陷諸郡

皋率兵復隨州執其守將王嵩磔之又以騎兵破李成
復襄陽偽齊驅甲騎五千薄廬州皋遙謂曰牛皋在此
爾輩胡爲見犯衆愕然不戰而潰皋追擊三十里斬其
副都統及千戶五人百戶數十人軍聲大振廬州平進
中侍大夫從平楊幺幺技窮挈鍾子儀投于水繼乃自
仆皋投水擒之楊幺即楊太僭稱大聖天王者也子儀
者鍾相僭稱楚王之少子幺立爲太子也皋既擒幺
湖湘悉平除寧國軍承宣使荊湖南路馬步軍副總
管紹興十七年上巳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皋遇
毒亟歸語所親曰皋年六十一官至侍從幸不啻足所

浙西通和不以馬革裹屍顧死牖下耳明日卒戰于
泰將令師中致毒云
王德字子華通遠軍熟羊砦人以武勇應募隸熙帥姚
古會金人入侵古軍保澤州遣德諜之斬一酋而還補
進武校尉古曰能復往乎德從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
執僞守姚太師械獻于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特止
見一夜叉耳特遂呼德爲王夜叉建炎元年以勤王師
隨道趨闕改隸劉光世平濟南寇李昱池陽寇張遇又
討李成敗之語在劉光世傳授武略大夫三年春遷前
軍統領屯天長金人攻揚州西軍多潰德趨宣化時和

州爲叛將張昱等所圍求援於德斬昱俘其兵騎數萬
會苗傅劉正彥走閩中詔德追擊隸韓世忠德欲自致
功名而世忠必欲德爲之使遣親將陳彥章邀德於信
州彥章拔佩刀擊德德殺彥章尸諸市德至浦城斬苗
瑀擒馬柔吉送行在世忠訟其擅殺下臺獄當死帝特
原之編管郴州時光世以便宜復德前軍統制進平信
州妖賊王念經一鼓擒之詔還舊秩加武顯大夫榮州
刺史四年光世鎮京口以德爲都統制金兵復南光世
將退保丹陽德請以死捍江諸將恃以自彊分軍扼險
渡江襲金人收真揚數郡既而又遇敵于揚州北有被

重鎧突陣者德揮刀迎之即墮馬衆號駭靡騎棄之所
殺萬計紹興元年與秀州水賊邵青戰崇明沙青軍大
潰[illegible]日餘黨復來戰諜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
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先命合軍持滿陣始
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遷中亮
大夫同州觀察使二年光世宣撫江淮當移屯建康命
韓世忠代之德從數十騎迎世忠徒步立道左抗言曰
擅殺陳彥章王德請死世忠下馬握其手曰鄉來纖介
不足置懷乃設酒盡歡而別歷環慶副總管六年冬劉
豫遣麟猊分道入寇德大敗猊兵于藕塘麟拔砦遁德

追至壽春弗及獲其糧舟四百艘第功除武康軍承宣
使眞拜相州觀察使七年改熙河蘭廓路副總管行營
左護軍都統制駐師合肥會光世罷宣撫詔德盡護其
衆以酈瓊副之瓊與德故等夷恥屈其下率衆叛從劉
豫八年命隸張俊名其軍曰銳勝十年解潁昌圍俊檄
德就取宿州已復乘勝趨亳州酈瓊屯亳聞德至曰夜
叉未易當也遂遁第功第一再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
虞候封隴西郡侯十一年金人入侵游騎及江俊議分
屯守南岸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脣亡齒
寒也敵數千里遠來餉道頗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

以[illegible]兵從俊徇[illegible]州未許德請益堅巨頗又于先趣江[illegible]
州下然後可渡北渡俊乃許德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
已而俊按和州德迎俊入敵退保昭關又擊走之追至
坼臯張俊後至諸將欲待之德怒曰事當機會復何待
遂渡河決戰首犯敵鋒一矢斃其酋乘勝大呼令萬兵
持長斧如牆而進敵大敗退屯紫金山德復尾擊之劉
錡謂德曰昔聞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召
拜清遠軍節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歷浙
東福建總管荊南副都統制二十五年卒贈少傅

趙密字微叔太原人用材武授河北隊將戍燕建炎初

從張俊討李昱俊輕騎先行遇伏密奔射斃數人乃脫
擢閤門祗候又平賊董青趙萬徐明等累功轉武節郎
左軍統領苗傅之變破赤心軍于臨平金人犯明州密
及楊沂中與殊死戰敗之進武功大夫陞統制紹興中
李成馬進擾江淮俊復遣密大破之金犯亳宿從俊營
合肥與敵遇敗之敵分兵犯滁濠又敗之海寇朱明暴
橫密授張守忠方略遂降明歷進定江軍承宣使崇信
軍節度使以年勞轉太尉拜開府儀同三司領殿前都
指揮使上疏告老以萬壽觀使奉朝請隆興二年進少
保致仕俄[illegible]金復犯淮復爲殿前都指揮使和議成[illegible]

[illegible]乾道初復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少傅

郭浩字充道以父成任三班奉職徽宗時爲邊將累遷
夏人遷至中州刺史欽宗即位進忠州團練使以秘
道爲召對奏言金人暴露日久思歸乞給輕兵間道馳
滑州待其半度可擊也命和戰異議不能用建炎元年
知原州二年金人取長安涇州守臣夏大節棄城遁郡
人亦降浩適按所部所將財二百人得金人不殺使
之還曰爲語汝將曰我郭浩也盍來決戰金人遂引去
升本路兵馬鈐轄知涇州權主管鄜延路經略安撫司
除涇原路兵馬鈐轄知涇州浩去夏人復來權帥耿友

諒僅以身免一路震駭張浚爲宣撫處置使以浩爲秦
鳳路提點刑獄權經略使知秦州時浚經略陝西有言
敵可討者諸帥恥於不武莫敢出言浚檄五路帥悉所
部兵會于富平浩獨謂敵鋒方銳且當分守其地掎角
相援俟釁而動浚不聽帥出果敗五路俱陷帥府皆徙
置他所浚復以浩嘗倡移知鳳翔府寓治寶雞縣又退
保和尚原金人攻原下浩與吳玠隨方捍禦蜀以安全
第功遷正任防禦使紹興元年金人攻和尚原浩與吳
[illegible]斬獲萬計遷永州觀察使權知利州金人破和
[illegible]州浩與吳玠大破之遷彰武軍承宣使玠[illegible]

黠刑獄宋萬年陰與敵境通利所鞫不同由是萬年遂
不協朝廷乃徙浩知金州兼永興軍路經略使屢遷奉
國軍節度使仍節制陝西河東兼措置河東路忠義軍
馬十一年金將胡盞犯不親內侵宣撫使胡世將召浩
及吳璘楊政會仙人原授以攻取之策浩遣裨將設伏
破之十四年召見升檢校少保還鎮是歲分利州為東
西兩路以浩為金房開達州經略安撫使兼知金州樞
密院都統制屯金州仍兆節府未幾卒年五十九贈檢
校少師謚恭毅孝宗詔立廟金州仲保倪皆其孫也累
世為將龍利盈溢弗之戒故及於禍世家第六

楊政字直夫原州人崇寧中夏人舉國大入父忠戰歿
政應募為弓箭手建炎紹興間累從吳玠擊敗金人遷
至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環慶路經略安撫使改經略
安撫涇原兼帥環慶利路三鎮事叢集剖決無滯母留
敵境間遣人省視母惟勉以忠義和議成始得迎母及
兄弟歸乞祠便養不許以為熙河蘭鞏路經略安撫使
知熙州進武康軍承宣使徙利州又徙興元會金渝盟
政建迎敵之策兼川陝宣撫副使司都統制政偕統制
楊從義劫金人于鳳翔城南砦敗之升武當軍節度使
金二將內侵詔在郡浩併政引兵收商州通檢子寶雞

將之和議成帝召政還並民詣部使者借留世將卒
鎮加檢校少保後分利州為東西兩路政屯興元府又
之拜太尉卒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襄毅政守漢
中十八年六堰久壞政為修復漢江水決為害政築長
堤捍之凡利於民者不敢以軍旅廢政故為吳璘裨將
久與璘分道建帥執門下之禮益恭世頗賢之

李寶河北人嘗陷金拔身從海道來歸金主亮渝盟造
舟潞河將繇海道襲浙江諜聞高宗授寶浙西路馬步
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揖楫次江陰先
遣其子公佐潛伺敵動靜公佐即與將官邊士寧偕往

覘敵發蘇州大洋行三日風惡舟散不可收寶慷慨顧
左右曰天以是試李寶耶寶心如鐵石不變矣酹酒自
誓風為止明日散舟復集士寧自密州回得敵耗甚悉
且言公佐已挾魏勝得海州寶喜曰吾兒不負乃翁矣
遡衆抵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旌麾數十里寶麾兵登
岸揮槊前行遇敵奮擊將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敵出不
意亟引去勝出城迎寶獎以忠義勉以立功名勝感
泣乃維舟犒士遣諸將四出招納降附群豪山東豪傑
如王世修等各將旗集義勇爭應援多者數萬人寶列
名上聞朝檄所部會密之膠西命公佐以郡事畀勝與

俄發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臼神俄有風自柁樓中來如鐘鐸聲衆咸奮引舟握刃待戰風駛舟疾寶亟命火箭環射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刺盡殪之俘大漢軍士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奴等六人上喜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爲天下倡矣詔獎諭書忠勇李寶表其旗幟除靜海軍節度使沿海制置使亮聞膠西之敗大怒召諸酋約以三日渡江於是內變殺亮向微唐島之捷則亮之死未可期錢塘之危可憂也寶戰具精利宰臣陳康伯取其長槍

克敵弓弩俾所司爲式製之卒贈檢校少保

論曰王彥從張浚張憲牛皐從岳飛王德趙密從張俊皆累奏奇績吳玠兄弟保有全蜀郭浩楊政實左右之魏勝復海州李寶亦與有勞經營中興人豈云乏乃爲和議所撓竟不能建古人錫社之勳而憲皐以飛故弃死於禍斯志士所以扼腕而長歎也

李顯忠　魏勝　楊再興　張宗顏

解元　王友直　姚興　張玘

李顯忠綏德軍青澗人舊名世輔南歸賜名顯忠初其母當產數日不能免有僧過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劍矢寘母旁即生已而果生焉顯忠立於蓐咸異之年十七投效用隨父永奇出入行陣有敵人夜宿陶穴顯忠縋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補承信郎充隊將出是始知名轉武翼郎充副將金人陷延安授顯忠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乃爲彼用邪密戒顯忠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元朮授顯忠承宣使知同州元帥撒里曷來同州顯忠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勝顯忠恐高原望追騎益多乃與撒里曷折箭爲誓不得殺同州人不得害我骨肉皆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

爭救得免顯忠攜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急遣人告求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馬翅谷口爲金人所及家屬二百口皆遇害是日天昏大雪延安人聞之皆泣下顯忠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具言父母妻子之亡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撒里曷取陝西五路歸于夏顯忠亦得報不共戴天之讎時有酋豪號青面夜义者久爲夏國患乃令顯忠圖之請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以歸夏主大悅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哆訛爲陝西招撫使顯忠爲延安招撫使時紹興九年二月十四日也顯忠引兵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路

[illegible]款矣已行收書顯忠與官吏觀赦書列拜[illegible]
大哭衆皆哭百姓哭聲不絕顯忠知勢不可乃出刀斫
㖶訛不及擒王樞縛之揭榜招兵旬日間得萬人行至
鄜州已有馬步軍四百餘撒里曷在耀州聞顯忠來一
夕遁去四川宣撫吳玠遣張振來撫諭云兩國見議和
好不可生事可帚引軍赴行在高宗撫勞再三賜名加
賚又賜田鎮江以從行壯鼻韓充將佐兀朮犯河南命
顯忠爲招撫司前軍都統制兀朮兵屢敗焚廬江而走
太后至臨安顯忠入覲加保信軍節度使浙東副總管
顯忠熟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忤秦檜意金使言

顯忠私遣人過界遂降官奉祠台州居住復寧國軍節
度使升都統制二十九年金渝盟詔顯忠以本部捍禦
敗之殺獲甚衆金主亮犯淮西和州失守將濟采石朝
廷詔顯忠代王權命虞允文趣其交軍軍中大喜於是
有采石之捷盡復淮西州郡金主亮切責諸將不用命
諸將弒之而還顯忠以下遷秩有差既而顯忠擢太尉
寧國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赴行在孝宗卽
位賜田百頃從權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節制軍
馬隆興元年兼淮西招撫使時張浚開都督府命顯忠
渡江督戰遂復靈璧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中原歸

附者踵接時邵宏淵圍虹縣未下顯忠遣靈璧降卒諭
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又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
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益不相能乃偕宿州城金
人來拒顯忠敗之遂復宿州捷聞授顯忠開府儀同三
司殿前都指揮使宏淵欲發倉庫犒士卒顯忠不可移
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金帥孛撒自南京率
步騎十萬來晨薄城列大陣顯忠親帥軍遇于城南戰
數十合孛撒大敗翼日敵益兵至顯忠謂宏淵幷力夾
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與所部力戰百餘合殺獲甚
衆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淸涼猶不堪況烈日

中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鬬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
鳴鼓大譟陽謂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遁
繼而統制左士淵統領李彥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殿
司前軍統制張訓通馬司統制張師顏池州統制荔澤
建康統制張淵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
捍禦斬首虜二千餘人敵始退顯忠曰若使諸軍相與
掎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金帥可擒河南之地指
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軍不返
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曰
天未欲平中原耶何阻撓若此遂引還至符離師大潰

見襲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顧忠遂貶采
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後朝廷知其冤移撫州歷威武
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賜第京師孝宗奇其狀貌
命繪像閣下復太尉乞祠許之淳熙四年召提舉萬壽
觀奉朝請卒年六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襄
魏勝字彥威宿遷人多智勇善騎射應募爲弓箭手紹
興三十一年金人將南侵籍諸路民爲兵勝躍曰此其
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
殺一人漣水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勝權知州事遣人
諭朐山懷仁沭陽東海諸縣皆定分忠義士爲五軍紀

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自兼都統制益募忠義以圖收
復遠近聞之響應左軍統制董成謀取沂州勝以我軍
器甲未備戒成勿動成不從勝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
州巷戰殺其守金人生兵復集蔽登屋擲瓦擊之成軍
幾敗勝欲斬成以其驍勇釋之金人遣同知海州事蒙
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勝帥兵出迎設伏于臨賊大
敗殺鎮國識千人軍聲益振勝偵敵招諭結集以待王
師之至沂民屯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告急於勝勝
提兵往救無敢當者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皆趨
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勝

以義父朝廷尚未知沿海制置使李寶遣其子公佐由
海道與敵至州始遣忠義將朱震諸道詣行在白勝姓
名守執政其後宗敗金兵以功授閤門祗候差知海州
兼山東路忠義軍都統遣其子昌同峒晤山首領張榮
持旗榜往結山東忠義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
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走初勝起義時撫州郡糧餉
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勝經畫市易課酒榷鹽勸糶豪
右環海州度視敵兵攻取處築城浚隍塞闕隘在軍未
嘗一日懈弛恒如寇至方糾集逃遯犒勞士卒期約有
日會金主亮被弑金兵北歸王師亦南還矣都督張浚

在建康招勝詢以軍務轉閤門宣贊舍人差充山東路
忠義軍都統制兼鎮江府駐劄御前前軍統制仍知海
州隆興元年詔以鎮江御前同統制魏全來守海州督
府亦遣賀和仲充山東河北路招撫使節制本路車馬
海州駐劄和仲忌勝陰誘忠義軍使不安勝與辨是非
和仲又譖勝於都督致之呼勝至鎮江計事罷其職改
京東路馬步軍副總管都督府統制建康府駐劄既而
督府知和仲所譖罷之復勝官職仍還鎮江御前後軍
屯海州代前軍還鎮江勝既還海州民安其政攻忠州
刺史勝嘗自創如意戰車數百兩砲車數十兩詔下其

式於諸軍二年以議和撤海州戍命勝知楚州時和議
尚未決金兵乘北冊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趨
淮陰勝知之身帥忠義士扼于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
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知其謀率諸軍拒於淮陽
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軍增生兵來勝與之力戰又遣
人告急於都統制劉寶寶堅謂方講和決無戰事迄不
發一兵勝矢盡救不至死之年四十五事聞贈保寧軍
節度使謚忠壯命有司刻木以斂葬鎮江賜廟褒忠官
其二子削劉寶兩鎮節鉞籍其家貶瓊州死
楊再興賊曹成將也岳飛破成入莫邪關第五將韓順

夫解鞍脫甲以所虜婦人佐酒再興率衆直入其營殺
順夫又殺飛弟翻成敗再興走躍入澗張憲欲殺之呼
曰願執我見岳公遂受縛飛奇其貌釋之曰汝當以忠
義報國飛屯襄陽以圖中原遣再興盡復西京險要中
原響應飛敗金人于郾城兀朮怒合兵逼之再興以單
騎入其軍擒兀朮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兀朮憤甚併
力復來再興戰死後獲其屍焚之得箭鏃二升
張宗顏字希賢延安人父吉爲涇原將解宜威城圍死
之宗顏以父恩積官至涇原副將權殿前司統轄御營
軍統制張俊選爲統領從討浙西寇敗李成將馬進酒
州敗劉猊累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武信軍承宣使
紹興八年知廬州總帥事敵數百騎抵城下宗顏以降
百餘禦之敵退有至自淮北者傳金人言曰此張鐵山
弟也明年卒年四十四贈保靜軍節度使謚壯敏
解元字善長保安軍德清砦人踈眉俊目猿臂善騎射
起行伍爲清澗都虞候建炎中隸大將韓世忠敗金兵
刺其酋追苗傅劉正彥擒之金人攻浙西元躍入敵舟
以短兵擊殺數十人擒其千戶繼從討閩盜范汝爲及
湖外劉忠諸盜累轉相州觀察使紹興四年金人與僞
齊合兵入侵世忠自鎮江趨揚州命元屯承州金人至

近郊元度翌日必至城下遣百人伏要路百人伏嶽廟
自以四百人伏路隅令曰俟金人過我當先出掩之伏
要路者視我麾旗則立幟以待金人必自嶽廟走伏者
背出又決河岸遏其歸路金人果走城下伏發金人進
退無路乃走嶽廟元追之獲百四十八人止遣二人持
城中兵不滿三千金萬戶黑頭虎直造城下約降元匿
其兵以微服出僞若降者金人稍懈俄伏發擒黑頭虎
未幾金兵四集元戰却之追北數十里赴水死者甚衆
改同州觀察使六年從世忠出下邳以數百騎破敵伏
兵授保順軍承宣使十年略地至淮陽遇敵戰退之

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明年世忠罷兵柄爲樞密使以元爲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以統其衆又明年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尋授保信軍節度使卒年五十四贈檢校少保

王友直字聖益高平人金人渝盟友直結豪傑志恢復謂其衆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遂矯制自擬承宣使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餘擬官有差徧諭州縣勤王得衆數萬制爲十三軍軍置都統制提舉提點提轄訓練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乃與王任馮穀張昇牛汝霖列奏于朝欲領衆

南歸敕除友直檢校少保天雄軍節度使王任天平軍節度使馮穀左通議大夫徽猷閣直學士張昇右朝奉大夫直祕閣牛汝霖通直郎直祕閣職任各從舊得便宜行事時三十二年正月一日也友直旋率所部渡淮見帝于金陵恥前功不遂自陳攻復州防禦使以忠義軍統制隸鎮江都統司越四月詔偕統制張子蓋援海州敵敗走圍遂解轉宜州觀察使孝宗受禪友直與統制米寔數出奇轉戰張浚都督江淮一見喜之辟建康前軍統制累遷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淳熙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年總殿步司明年進殿前指揮使晚節寧安軍政稍失律授宜州觀察使尋罷官提舉居信州以郊祀恩內徙三奉祠復武寧軍承宣使卒年六十一追復節度使贈檢校少保

姚興相州人靖康中以州校川劫殺金人有功借補承信郎累功歷遷建康府駐劄御前破敵軍統制充荊湖南路兵馬副都監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渝盟興隸都統王權麾下金兵渡淮權逆戰稍却之而退保和州興與金人遇于尉子橋興麾兵力戰手殺數百人權奔仙宗山嚴兵自衛興告急數不應初李二者嘗有私恩於權因得出入軍中往來兩界貿易間竊權旗幟遺金人至是

金人立權旗幟以誤興興往奔之父子俱死焉贈容州觀察使官其後三人賜廟曰旌忠開禧元年謚忠毅時統制官韋永壽與金人戰和州子承節郎世堅救之同死各褒贈

張玘字伯玉世居河南澠池建炎中以家財募兵討金人從者數千人積功補武翼大夫成州刺史董先爲制置司前軍統制玘佐之每戰冒矢石爲諸軍先紹興二年春偕先繇藍田渡渭規取長安時劉豫據京師先軍乏食偽降豫不挈家玘事其夫人如舊豫使人迎其妻先密書報玘勿遣且述必還意王倚撫虢州從偽齊

珏忠之會別將董震自商州來倚曰震與我善今必爲
來夫贊我也乃與震謀害珏震陽許而陰以告翌日倚
詣珏識珏叱下責以大義并推官祁宗儒斬之先是
豫遣人持詔撫諭以珏爲商虢順州路兵馬都監同統
制軍馬珏囚其使至是并戮之升霸州防禦使三年春
光自僞齊歸珏還兵柄退就位時人義之累功進拱衛
大夫入侍衛始以誅王倫事聞進親衛大夫三十二年
領御營宿衛前軍都統屯泗州時金人攻海州急詔珏
會鎮江都統制張子蓋赴之珏麾精騎衝其陣手殺數
十人殲其長殺獲萬計海州圍解珏中流矢卒子蓋上

其功特附正任觀察使廟號忠勇官其後九人孝宗再
贈清遠軍承宣使子世毅歿於符離贈武節大夫

論曰李顯忠破家徇國圖復中原魏勝以匹夫崛起集
義兵抗勍敵兩人皆名震一時乃爲衆所忌墮其前功
惜哉楊再興張宗顏解元姚興張珏悉善戰有威名然
或沒於陣或限於年或罹意外之禍何其不幸也王友
直義槩亦豈出數子下晚以怠事黜將誚咎矣古人有
言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其有由夫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四　列傳七十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柯維騏編

張所　鄭剛中　胡舜陟　劉子羽
柳約　胡世將兄者甫　呂祉　君典　孫昭遠
曾孝序　陳求道　劉晏　陳淬

張所青州人登進士第靖康初爲監察御史事見李綱
傳高宗即位遣所按視陵寢還疏言河東河北天下根
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
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可藉以守不則兩河
兵民無所係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論還京師有五利又

條上兩河利害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
不可用乃改兵部郎中尋責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
後李綱入相薦所乃借所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許
便宜從事所入見條利害賜五品服遣行河北轉運副
使張益謙附潛善奏所置司北京非是且言自置招
撫河北盜賊愈熾不若罷之專以事付帥司命下樞密
院汪伯彥論用北人給言招撫司李綱與伯彥爭於上
前伯彥詆張所乃招求豪傑以王彥爲都統制岳飛爲
準備將而李綱已罷相所落職嶺南安置卒

鄭剛中字亨仲金華人進士甲科累官殿中侍御史剛

中丞秦檜爲子朋檜主和議剛中不敢言然禮部侍郎
爲四川宣撫副使剛中治蜀頗有方略秦檜怒其專擅
令侍御史汪勃劾況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贍不棄爲之
不隷宣撫司不棄牒宣撫司剛中怒由是有隙不棄頗
求剛中陰事言於檜檜陽召不棄歸因召剛中剛中語
人曰孤危之迹獨賴上知之耳檜聞愈怒遂罷責桂陽
軍居住再責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徙封州卒
胡閎休字良弼開封人宣和初入太學時方諱兵閎休
著兵書二卷靖康初以知兵科閎休應試中優等補承
信郎從辛道宗勤王南渡以忠義進兩官湖湘盜起或

曰招之便或曰討之便閎休作致寇禦寇二篇言天地
之氣先春後秋招之不伏則討之岳飛爲招討使辟閎
休爲主管機宜文字以誅鍾子儀功進成忠郎飛被誣
死閎休發憤杜門佯疾十年卒有勤王忠義集
劉子羽字彥修崇安人父韐在忠義傳宣和末歷衛尉
丞韐守眞定子羽偕從會金人入父子相誓死守金人
不能拔而去由是知名除直秘閣韐死難免喪服除樞
密院檢詳文字建炎中大將范瓊擁強兵江西召之弗
來來又不肯釋兵知樞密院事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
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

召俊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飲食食已諸公相
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
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
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瓊竟伏誅
浚以此奇其材浚宣撫川陝辟子羽參議軍事至秦州
立幕府節度五路諸將規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除徽
猷閣待制金人窺江淮急浚令禁衛寡弱計所以分撓
其兵勢者遂合五路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浚曰
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事方急可遂止至富平與金人
遇戰不利金人乘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興州人情大震

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進
退失計悔將何及浚然子羽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
羽即自請奉命北出復以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諸亡
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子羽命吳玠柵和尚原守
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金人知有備引去紹興元
年金人復聚兵來攻再爲玠所敗浚移治閬州子羽請
獨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浚許之二年玠以
秦鳳經略使戍河池王彥以金均房鎭撫使戍金州二
鎭皆饑興元帥臣閉糴二鎭病之玠彥皆願得子羽守
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通

樞輔渠二鎮遂除寶文閣直學士是冬金人犯金州
三年春王彥失守退保石泉子羽亟移兵守饒風嶺馳
告玠玠馳至饒風列營拒守金人悉力仰攻死傷山積
更募死士由間道繞出玠後玠遂邀子羽去子羽不可
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西子羽焚興元退守三
泉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牙木甲食之遺玠書訣
別玠時在仙人關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
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
于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
往守仙人關張浚欲移潼川子羽遺浚書言已在此金

人必不南浚乃止撒離曷由斜谷北去浚乃劾師辛全
蜀子羽之力居多子羽還興元四年坐富平之役與浚
俱罷尋爲言者所論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泉州安置吳
玠始爲裨將未知名子羽獨奇之薦於浚至是玠訟子
羽之功請納節贖其罪詔聽子羽自便明年復元官與
祠張浚還朝議合兵大舉乃請召子羽令諭旨西帥以
集英殿修撰知鄂州歷徽猷閣待制知泉州七年淮西
酈瓊叛張浚罷相八年御史常同論子羽十罪上批出
白州安置趙鼎曰疏中論及結吳玠事今方倚玠恐不
自安伺疏上上以散官安置漳州十一年張浚薦復

官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金人議和復徽猷閣待制
秦檜風諫官論罷之復與祠卒弟子翬子珙並有傳
柳約字元禮華亭人大觀三年上舍進士試中學官爲
霸州教授歷辟雍博士廣親宅宗子博士約深於經學
屬辭粹微大爲學者師慕靖康初自監察御史兼權殿
中侍御史論三鎮不可棄改官再遷左司員外郎父喪
終以直顯謨閣充御營司參謀官遷太常少卿高宗將
幸平江約疏言兵可進毋退以示怯於敵乃以直龍圖
閣知嚴州兼浙西兵馬都監時金人大入杜充擁衆北
去列郡震恐莫有奔門官守者約於橫潰中屹保孤城

悉力捍禦境內按堵則慨然上書請糾合諸郡克復吳
會上嘉其忠進右文殿脩撰再詔襃獎其備禦保綏功
充集英殿脩撰召對嘉勞再三擢權戶部侍郎約感激
盡言凡例外宣索皆執奏不進論吳幵等罪未正非所
以儆臣節諸大將擁兵入覲各名其家將有尾大不掉
之患皆人不敢言者遣使高麗且將大用當路忌之諷
言者誣以事罷奉祠居七年復祕閣脩撰金人歸侵疆
起知蔡州被命而往一無所顧既而金人渝平傳檄河
南守臣皆舉城降約獨遣使數輩於武昌得報而後返
未幾以敷文閣待制食祠祿十有五年卒贈四官約天

性至孝母病甚泣禱于天願損壽以益親母尋愈約先母兩月卒

胡世將字承公常州人宿之曾孫崇寧間與允唐老同登進士第歷兵部侍郎尋以樞密直學士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先是軍饟困於遞輸半歲始達世將奏用轉般措置之法公私便之紹興九年以寶文閣學士宣撫川陝明年除端明殿學士又明年秋朝廷復用兵會母喪命起復遂復隴州破岐下諸屯又取華虢兵威稍振以疾除資政殿學士致仕卒年五十八

唐老字俊明歷官殿中侍御史當金人再犯京師也唐老請對曰城危矣康王北使爲河朔士民留不得進殆天意也請就拜大元帥俾召天下兵入援宰相何㮚是之遂遣秦仔持蠟書詣相州拜王河北兵馬大元帥京城破金人根括金銀分命朝臣董之以臺臣糾察唐老預焉出知無爲軍高宗竄逐僞命之臣坐降二官先是金人怒民間多匿金銀杖唐老幾死以疾得免稱臣於僞楚至是唐老不自言故例從貶秩建炎三年知衢州苗傅敗走以亂兵犯城唐老戰却之以功進秩未幾進徽猷閣待制充兩浙宣撫司參謀官知鎮江府兼浙西安撫使杜充降金建康失守潰卒戚方等趣鎮江唐老度力不敵因撫之人無何方欲犯臨安安言赴行在請虜老部衆以行營充不從遂遇害詔贈徽猷閣直學士謚定愍時安撫司機宜鄭凝之亦以兵死詔官其家一人凝之戩孫也

呂祉字安老建陽人宣和初上舍釋褐建炎中爲右正言以論事忤執政出通判明州紹興中歷直龍圖閣知建康府祉與通判吳若安撫司準備差遣陳充共議作東南防守利便三卷上之累遷兵部尚書督府參謀軍事往淮西撫諭諸軍張浚以劉光世持不戰之論罷之乃命行營左護軍前統制王德爲都統制又以統制官酈瓊爲之副瓊與統制靳賽皆故群盜與德素不協祉還朝瓊與德交訟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命德還建康以其軍隸督府數月復命祉往廬州節制之瓊等復訟德祉諭之曰儻能立功雖有大過亦闊略況小嫌乎當力爲諸公辨之瓊等感泣事小定祉乃密奏乞罷瓊及賽兵權其書吏漏語於瓊瓊令人遮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大怨怒會朝廷命張俊爲淮西宣撫使置司盱眙楊存中爲淮西制置使劉錡爲副置司廬州召瓊赴行在瓊懼遂叛諸將晨謁祉坐定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官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

闕之朝廷邪祉爲瓊所執瓊遂渡淮降劉豫檄祉次三塔距淮三十里祉下馬曰劉豫逆臣我豈爾見之又語其衆曰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祉詈瓊等碎齒折首而死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歸吳中者其妻吳氏持帛自縊以徇姓聞者哀之慶元間詔立廟賜額以旌其忠祉同時翟興亦爲裨將楊偉所殺

翟興者字公祥伊陽人劇賊王伸起興與弟進應募擊賊號大翟小翟興以功歷陝西宣撫司前軍統制高世由以澤州降金金以爲西京留守興與進提步卒數百

卷曰夜趨洛陽擒世由等斬之進爲叛寇楊進所害興遡死事于朝以興代爲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兼招討使兼知河南府興擊楊進于魯山縣進中流矢死餘衆潰去累功至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劉豫將遷汴以興屯伊陽憚之遣將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頤焚其書豫乃陰遣人啗裨將楊偉以利偉殺興攜其首奔豫或云賂偉爲內之以兵徑犯中軍興奮擊墜馬死事聞贈保信軍節度使興威貌魁偉每怒鬚輒張在河南累年金人不敢犯諸陵詔賜軍名忠護子琮沈勇有父風繼興爲鎮撫使琳閣門祗候進字先之贈左武大夫忠州刺史守其後五人

孫昭遠字顯叔其先眉山人元祐間進士建炎元年爲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都總管至洛收集散亡得義兵萬餘人俾伊陽使入保其冬金人來攻昭遠遣將姚慶拒戰軍敗慶死昭遠命將官王仔奉啓運諸殿神御間道走行在金兵益熾昭遠戰不利其下欲擁昭遠南還昭遠罵曰若等平日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南去何爲叛兵怒反殺昭遠遂遇害官爲無死者追贈徽猷閣待制

曾孝序字逢原晉江人以蔭累官至環慶路經略安撫

使過闕與蔡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乎流通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時京方行結糴俵糴之法盡括民財孝序上疏論之京益怒被竄嶺表京罷授顯謨閣待制知潭州復以論徭事與吳居厚不合落職尋復之連謫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訓練士卒儲峙金穀有數年之備金人不敢犯高宗即位遷徽猷閣學士升延康殿學士召赴行在既而青州民詣南都借留許之先是臨朐土兵趙晟聚衆爲亂孝序付將官王定兵千人捕之失利而歸孝序責以力戰自贖定乃以言撼賊卒徐鬥斬關入孝序出據廳事瞋目罵之遂

興其子宣教郎訂皆溺等作七十九城無主遂陷知臨淄縣陸有常率民兵拒守死于陣知益都縣張侃千乘縣丞丁興宗亦死之贈孝序光祿大夫謚威愍訂承議郎餘並錄贈

陳求道字得之咸寧人登進士第靖康間判都水監金人立張邦昌下令不朝者死求道稱疾不往嘔血累日建炎四年命爲襄鄧隨郢鎮撫以奏兵食不給待命未行自咸寧挈家就食嘉魚值亂兵起遁之蒲圻窩龍堂僧寺未久招撫劉忠叛一夕數千人猝至驅求道家還嘉魚至苦山逆旅具酒食奉求道爲主將南走湖湘求

道正色厲辭賊怒殺求道妻蔡及二子符佺罵愈厲賊斫其口拔出舌斷之獨符子訓竄山谷得免

劉晏字平甫嚴州人八遂第進士爲尚書郎宣和四年帥衆數百來歸授通直郎金人犯京師以晏總遼東兵號赤心隊建炎初從劉正彥擊淮西賊李進進不戰而降遷朝散郎正彥反晏曰吾豈從逆黨者耶以衆歸韓世忠世忠追正彥及苗傅于浦城晏以所部力戰正彥既擒世忠上其功遷一官累功進直龍圖閣保馬跡山以捍寇寇再至晏迎戰降其衆郡人爲立生祠戚方圍宣城急命晏往援爲賊所害事聞贈龍圖閣待制官其子四人立廟曰義烈

陳淬字君銳莆田人紹聖初下第挾策西遊將呂惠卿帥鄜延淬戎服往見補三班奉職累遷忠州團練使眞定府路馬步副總管金人入眞定淬以孤軍禦之妻孥八人皆遇害建炎元年擢知恩州上善者金之種落也擁兵十萬長驅襲恩淬與長子仲剛拒戰賊飛刃及淬仲剛以身蔽刃死之明年金復圍陳州淬大敗金兵拜宿州安撫使李成叛詔以淬爲御營使六軍都統淮南招撫使討之三戰三捷未幾金人犯采石又檄淬回援

建康金兵犯板橋諸軍皆潰淬獨與戰勢窮力盡據胡牀大罵刃交於胷而色不動與其從子仲敏俱死詔贈拱衞大夫明州觀察使官其家二人

論曰南渡戎事孔棘儒者釋俎豆以戮力其間或贊幕府或專方面寧非濟時之傑然成敗禍福人固弗能預圖也張所鄭剛中皆以忤檜奸黨死胡閎休濱王帥之冤杜門徉疾劉子羽柳約數遭譖構胡世將中道而殂斯豈君子所深恨者況呂祉諸人隕身亂賊之手乎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四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鄭望之　王倫 孫述　宇文虛中　朱弁
張邵 兄祁　洪皓 子适 遵　崔縱

鄭望之字顧道彭城人僅之子登進士第歷駕部員外郎兼金部員外郎靖康元年金人攻汴京望之假尚書工部侍郎仲為軍前計議使既還金人遣吳孝民與望之同入見望之言金人意在金幣且要大臣同議迺命同李梲再使斡离不遣蕭三寶奴偕梲等還又除望之戶部侍郎同梲再使金營金人拘留望之踰旬會再遣

宇文虛中持割地詔至望之得還因盛言敵勢强大我兵削弱不可不和朝廷以議和非策罷望之與祠建炎初李綱以望之張皇敵勢沮損國威以致禍敗責海州團練副使連州居住綱罷望之復起戶部侍郎轉吏部侍郎屢罷屢起終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四贈中大夫

王倫字正道文正公旦之弟勗之玄孫也家貧無行為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汴京失守欽宗御宣德門都人喧呼不已倫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彈壓之欽宗解所佩夏國寶劍以賜倫曰臣未有官豈能彈壓遂自薦曰臣才欽宗取片紙書曰王倫可除兵部侍郎倫下樓挾惡少數人傳旨撫定都人少息宰相何㮚以倫小人無功除命太峻奏補修職郎斥不用建炎元年假刑部侍郎充金國通問使閤門舍人朱弁副之見金左副元帥宗維議事金留不遣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在黃龍府倫遂與弁及洪皓以金遺忠往黃龍府潛通意由是兩宮始知高宗已即位矣久之黏罕使烏陵思謀即驛見倫語及遼將亡倫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為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嚮成厥功上國之臣皆欲稱兵南來先大聖垂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

國果先大聖意乎況亙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蓋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者特之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黏罕至詰倫曰比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為此言耶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為哉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黏罕不答凡後使者宇文虛中魏行可洪皓崔縱張邵相繼至金皆拘之紹興二年黏罕忽自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是秋倫至入對言金人情

偽甚衆帝優奬之除右文殿脩撰主管萬壽觀府方用
兵討劉豫和議中格三年韓肖胄使金還金遣李永壽
王詡繼至二人倨傲以倫充伴使倫與道雲中舊故稍
爲禮遂拜詔訖事倫請祠宰相趙鼎請召倫赴都堂稟
議倫陳進取之策不合復請祠七年春徽宗及寧德后
訃至復以倫爲徽猷閣待制假直學士充迎奉梓宮使
以朝請郎高公繪副之入辭帝使倫訓金左副元帥昌
曰河南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倫奉詔
以行因附進太后欽宗黃金各二百兩仍以金帛賜宇
文虛中等倫至睢陽劉豫館之疑有他謀移文取國書

倫報曰國書須見金主面納若所銜命則祈請梓宮也
豫脅取不已會逆者至渡河見撻懶於涿州具言豫邀
索國書無狀且訶豫忍背本朝他日安保其不背大國
是年冬豫廢倫及高公繪還左副元帥昌遣倫等曰好
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以平達倫入對言金人
許還梓宮及太后又許歸河南地且言廢豫之謀由己
發之帝大喜賜予特異八年秋以端明殿學士再使金
知閤門事藍公佐副之中閒辭日期還梓宮倫入辭引
至都堂授使指二十事既至金國金主宣爲設宴三日
遣簽書宣徽院事蕭哲左司郎中張通古爲江南詔諭

使偕倫來朝論以哲通古肆嫚抗議止呼爲書之類又
未定多歸罪倫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請都堂與秦檜議
召倫責曰公爲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
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
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
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倫見通
古以一二策動之通古恐遂議以檜見金使于館受書
以歸金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九年春賜倫同進士
出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充迎梓宮奉還兩宮
交割地界使既又以爲東京留守兼開封尹倫至東京

見金右副元帥兀朮交割地界兀朮還燕五月倫自汴
京赴金國議事初兀朮還密言於金主曰河南地本撻
懶宗磐主謀割之與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
勿令踰境兀朮遂命中山府拘倫殺宗磐及撻懶十月
倫始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悉無所答令其翰
林待制耶律紹文爲宣勘官問倫知撻懶罪否倫對不
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來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耶倫
曰比蕭哲以國書來係出上國意使人只通好兩國耳
既就館金主復遣紹文諭倫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
貸之還曾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耶乃遣藍公佐先歸

論歲貢正朔誓表冊命等事拘倫以俟報已而遣之河
間遂不復遣十年金渝盟兀术等復取河南倫居河間
六載至十四年金欲以倫爲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
奉命而來非降也金益脅以威遣使來趣倫拒益力金
杖其使俾縊殺之倫冠帶南鄉再拜慟哭曰先臣文正
公以直道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命被留欲汙以僞
職臣敢愛一死以辱命乃就死年六十一贈通議大夫
子述與從兄遵間入金境至河間得倫骨以歸官給葬
事孝宗錄其孫三人光宗賜謚節愍孫枏知名
枏字汝良有才具其初未有官既以倫故被褒錄遂得

調通州海門尉乘輕舟入海濤捕劇賊小吳郎并其徒
十七人獲之獄成不受賞韓侂胄以恢復起兵端天子
思繼好息民凡七遣使無成績遣方信孺往將有成說
矣坐白事忤侂胄得罪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
以枏薦乃擢枏監登聞鼓院假右司郎中使持書北行
枏以白其母母曰而祖以忠死國故恩及子孫汝其勉
旃毋以吾老爲念枏乃拜命疾驅抵敵所金將烏古論
等四人列坐問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枏對已十餘年平
章財二年耳又問今欲去此人可乎枏曰主上英斷去
之何難四人相顧而笑有笑顏天寵者袖出文書云王

枏[illegible]持侂胄書乃朝廷有旨遣其來元帥所議和
[illegible]議以報於是金人知侂胄已誅和議遂決枏持金人
驟歸求函侂胄首以起居郎許奕爲通謝使枏爲通謝
所參謀官枏自軍前再還議以侂胄首易淮陝侵地從
之枏奏和約之成皆方信孺備嘗險阻再將三命之功
臣因人成事乞錄信孺功而獨其過朝論以枏不掩人
揚已多之守軍器少監知楚州累官至太府卿告歸以
右文殿脩撰知太平州加集英殿脩撰致仕卒贈寶章
閣待制
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人登進士第歷中書舍人宣和

間承平日久兵將驕惰蔡攸童貫貪功開邊將興燕雲
之役引女眞夾攻遼以虛中爲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
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論之王黼大怒
降集英殿脩撰督戰益急虛中建十一策上二十議皆
不報斡离不粘罕分道入侵粘罕迫太原帝顧虛中曰
王黼不用卿計殖契丹以爲藩籬之議是以有此可奈
何虛中請降詔罪己即命虛中楊前具草謂言路壅蔽
而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上天震怒而朕不悟百
姓怨懟而朕不知又言出宮人罷應奉等事帝曰今日
不吝改過可便施行又謂虛中曰卿與姚古師道如兄

帝宜以一使名護其軍遂以爲資政殿大學士軍前宣
諭使虛中檄趣姚古師道兵令並赴汴京應援會姚平
仲劫金營失利虜復引兵逼城下虛中縋而入欽宗欲
遣使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肯行虛中承命即往
都亭驛見金使王汭因持書復議和渡濠橋冒鋒刃而
進既至虜營露坐風埃自巳至申虜注矢露刃周帀圍
繞久乃得見康王于軍中次日侍王至金幕見二太子
者語不遜禮節倨傲抵暮遣人隨虛中入城要越王李
邦彥吳敏李綱曹晟及金銀騾馬之類又欲御筆書定
三鎭界至方退軍令虛中再往必請康王歸虛中再出

明日從康王還除簽書樞密院事自是又三往金人固
要三鎭虛中泣下不言金帥變色虛中曰太宗殿在太
原皇祖陵在保州詎忍割棄諸酋曰樞密不稍空我亦
不稍空如中國人稱脫空遂解兵北去言者以議和劾
罷知青州尋落職奉祠建炎元年竄韶州二年詔求使
絶域者虛中應詔復資政殿大學士爲祈請使楊可輔
副之尋又以劉誨爲通問使王貺副之明年春金人並
遣歸虛中曰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於是獨留虛中有
才藝金人加以官爵即受之與韓昉輩俱掌詞命累官
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常卿封河內郡開國公書金太

祖睿德神功碑進階金紫光祿大夫金人號爲國師然
因是而知東北之士皆憤恨陷北遂密以信義結約金
人不覺也金人每欲南侵虛中以江南荒僻得之不足
以富國王倫歸言虛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詔存恤其
家檜慮虛中沮和議悉遣其家往金國以牽制之金皇
統四年轉承旨加特進遷禮部尙書虛中恃才輕肆好
譏訕凡見女眞人輒以獷鹵目之貴人達官往往積不
平媒蘖其罪遂告虛中謀反鞫治無狀乃羅織圖書爲
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
之高士談圖書尤多豈亦反邪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

談虛中百口同日受焚死淳熙間贈開府階謚肅愍賜
廟仁勇且爲置後語在宇文紹節傳開禧初加贈少保
賜姓趙有文集行于世

朱弁字少章婺源人少穎悟旣冠入太學晁說之見其
詩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靖康之亂家碎于賊弁南
歸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獻補脩武郎借
吉州團練使爲通問副使至雲中見粘罕邀說甚切粘
罕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弁復與書言用兵講和利害
甚悉紹興二年金人遣宇文虛中言和議可成當遣一
人詣元帥府受書還虛中欲弁與正使王倫探策決去

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倖苟歸願使
人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
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請曰古之使者
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
以死死不朽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
人迫弁仕劉豫且訹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吾嘗恨不
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
困拒驛門忍饑待盡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
易其官終不能屈王倫還言於朝帝為官其子厚賜其
家後倫復歸又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為獻其辭有

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
帝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賜田九頃帝謂丞相張浚曰歸
日當以禁林處之十三年和議成弁得歸入見便殿弁
謝且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
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
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納其言
賜金帛甚厚秦檜諷之僅轉奉議郎明年卒弁為文慕
陸宣公詩學李義山有聘游集四十二卷書解十卷曲
洧舊聞三卷續骫骳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
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

張邵字才彥烏江人宣和中登上舍第建炎元年為衢
州司刑曹事三年金人南侵命邵假禮部尚書充通問
使武臣楊憲副之即日就道至濰州左監軍撻懶命之
拜邵曰皆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
在強弱在曲直今大國復裂地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
在矣撻懶怒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囚于祚山砦明年
又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呼為殿院責以君臣大
義詞氣俱厲豫怒械置于獄楊憲遂降豫知邵不屈久
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後又徙會寧府距燕三千
里和議成乃及皓弁南歸升至敷文閣待制屢奉祠卒

年六十一累贈少師邵負氣遇事慷慨常以功名自許
出使因徙屢瀕於死其在會寧金人多從之學書誦佛
書雖異域不廢初使金時過秦檜於濰州及歸疏檜忠
節議者少之後弟祁下大理獄將株連邵會檜死得免
有文集十卷子孝曾後亦出使死于金

洪皓字光弼番易人登進士第王黼朱勔皆欲婚之力
辭宣和中為秀州司錄歲澇發廩損直別以青白幟涅
民手為識無紛擾者又邀留浙東綱米以濟人感之曰
呼號洪佛子後秀軍叛過皓門相戒不敢犯建炎中假
徽猷閣待制使金即[illegible][illegible]之皓入對言天道好還金人安

能久陵中夏此正春秋邲鄢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
也帝悅擢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爲通問使龔璹副
之議國書欲有所易頤浩不樂遂抑遷官之命時淮南
盜賊蜂起李成甫就招即以知泗州羈縻之乃命皓兼
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仰成以所部衛皓至南京北過
淮而成方與耿堅擁兵圍楚州皓先以書抵成復密諭
堅以大義堅遂強成斂兵皓至泗境迎騎介而來璹曰
虎口不可入皓遂還上疏言成以朝廷餽餉不繼有引
衆建康之語此含垢之時宜優進官秩畀之以京口綱
運如晉明帝待王敦可也帝即遣使撫成給米五萬石

頤浩惡其直遂坐以稽留貶秩皓遂請由他界以行至
太原留幾一年及至雲中粘罕迫二使仕劉豫皓曰恨
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
生鼠狗間粘罕怒流遞冷山流遞猶編竄也惟璹至汴
受豫官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
已雪穴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八
子或二年不給食盛夏衣粗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
火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問皓皓力折之悟室
銳欲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
爾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

止者悟室怒欲殺皓皓不爲懼悟室義之皓爲悟室條
析和議十事甚悉悟室與如燕莫將汎北議事復中止
留燕甫一月兀朮殺悟室黨類株連者數千人獨皓與
異論幾死故得免紹興十年因諜者趙德書機事數萬
言藏故絮中歸達于帝語在劉錡傳十一年又求得太
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大喜初皓至燕宇文虛中已受金
官因薦皓欲以爲翰林直學士力辭之皓有逃歸意乃
請于參政韓昉乞於真定或大名以自養昉怒始易皓
官竟不能屈未幾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人還鄉皓與
張邵朱弁三人在遣中已而復追留七騎及淮而皓已

登舟矣既至入見力求郊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雖蘇
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請見慈寧宮帝人設簾太后
曰吾故識尚書命撤之皓退見秦檜語逾日不止曰張
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
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
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
味須如黃鐘大呂乃可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
兼權直學士院因議事觸檜怒又言室撚寄聲檜怒益
甚語在檜傳翌日侍御史李文會劾皓不省母出知饒
州明年大水中官白鍔宣言燮理乖繆洪尚書名聞天

下詔不用檜流鍔嶺表諫官詹大方遂論皓鍔刎頸交更相稱譽罷皓奉祠鍔初不識皓特以從太后北歸在金國素知皓名耳尋居母喪他言者猶謂皓睥睨鈞衡終喪除饒州通判李勤又附檜誣皓作欺世飛語責濠州團練副使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州卒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帝聞皓卒嗟惜之復敷文閣學士贈四官久之復徽猷閣學士謚忠宣皓留北中十五年不堪其苦然爲金人所敬所著詩文爭鈔誦求鋟梓既歸後使者至必問皓起居性急義當艱危中不少變同時使者十五人惟皓邵朴得生還而

皓節尤顯博學強記有文集五十卷及帝王通要姓氏指南松漠紀聞金國文具錄等書子适遵邁适爲相別有傳

遵字景嚴皓仲子也皓留沙漠母亡遵孺慕號既葬兄弟即僧舍肄詞業夜枕不解衣以蔭補承務郎紹興中同兄适試博學宏詞科中魁選賜進士出身擢秘書省正字守相秦檜子熺爲官長譽毀爲人輕重遵不之附二年弗遷皓出守遵亦乞外通判常婺越三州以湯思退薦復爲正字又兼權直學士院父喪終召對陳父冤曰先臣與張燾同出疆燾仕劉豫以安殺兵官被誅而秦檜憾以節旄擢用其子先臣拒金人之命留十五歲乃得歸顧南竄以死臣兄弟又屏跡在外檜不分忠逆如此高宗悉爲追還誥所旭遂拜起居舍人奏乞以經筵官除罷及封章進對宴命錫予講讀問答等事萃爲一書名曰邇英記注其後乾道間又有祥曦殿記注寔自遵始遷起居郎兼權樞密院都承旨又拜中書舍人論者欲復鄱陽永平永豐兩監鼓鑄詔給舍議遵曰唐有鼓鑄使國朝或以漕臣兼領或分道置使釐爲三司自中興來罷都大提點官屬大多動爲州縣之害聞者亟行廢罷又無一定之論初委運使又委提刑又委

郡守貳號令不一故鑄益少竊以爲復置便遷至翰林學士兼吏部尚書汪澈論湯思退罷相遵行制無貶詞澈以爲言遂匄去以徽猷閣直學士奉祠金人由海道窺二浙朝廷以浙西副總管李寶禦之寶駐兵平江守臣朱翌素與寶異朝議以遵嘗薦寶乃命遵知平江及寶以舟師捍膠西凡糧器械舟楫皆遵供億寶成功而歸遵之助爲多孝宗即位升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詔問宰執侍從臺諫曰敵人來索舊禮從之則不忍屈不從則邊患未已中原歸正人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否則絕向化之心遵與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

遷起居郎周必大共爲一議其略謂不宜直情徑行亦未可遽爲之屈謂宜遣金繒如前日之數或許稍歸侵地如海泗之類則彼亦可藉口而來議矣拜同知樞密院事壽康殿成金遣使上壽同列議表賀遵引李文靖奏災異故事風止之會湯思退爲左相而次相張浚罷御史周操策遵且超遷上章致劾上亟徙寘他官遵連章乞免詔與御史俱去以端明殿學士奉祠乾道六年起知信州徙知太平州前守周操以背論遵不俟合符馳去遵追餞十里勞苦如平時曰君當官而行我何怨聞者以爲盛德徙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孝

宗諭當制褒其治績且許入覲時虞允文當國有北征志先調侍衛馬軍出屯其在府者五軍悉送其孥謀築營砦無慮萬竈張松用不能罷特勅遵同宰執赴選德殿奏事進資政殿學士以行營卒醉妄言搖衆磔于市三軍無敢譁有晝入旗亭挺刃椎壚者械付獄驛上奏未下統帥懼得譴請自治之孝宗怒罷統帥遵亦坐貶兩秩未幾五營成復元官仍拜資政殿學士淳熙初提舉洞霄宮卒年五十五謚文安

邁字景盧皓季子也博極載籍雖稗官虞初釋老傍行靡不涉貫中博學宏詞科歷勅令所刪定官皓忤秦檜投閒檜憾未已御史汪勃論邁知其父不靖之謀遂出添差教授福州累遷左司員外郎紹興三十二年金主褒遣左監軍高忠建來告登位且議和邁爲接伴使知閤門張掄副之入辭上曰朕料此事終歸於和欲首議名分而土地次之邁於是奏更接伴禮數凡十有四事自渡江以來屈己含忍多過禮至是一切殺之用敵國體既而高忠建有責臣禮及取新復州郡之議邁以聞且奏言土疆實利不可與禮際虛名不足惜禮部侍郎黃中聞之亟奏曰名定實隨不可謂虛土疆得失不可謂實兵部侍郎陳俊卿亦謂先正名分名分正則國威

張而歲幣亦可損矣進起居舍人時議遣使報金聘邁慨然請行於是假翰林學士充賀登位使欲令金稱兄弟敵國而歸河南地高宗親札賜邁等曰祖宗陵寢隔闊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己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閤門見國書呼曰不如式抑令使人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初執不可既而金鎖使館自旦及暮水漿不通三日乃得見金人語極不遜欲質留不果邁還孝宗已即位矣言者以辱命論罷起歷起居郎拜中書

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仍參史事邁與父兄四人皆歷此三職縉紳榮之除知贛州又知建寧府婺州婺卒素無律春給不欲以緡易米吏不可則羣呼嘯聚于郡將之治郡將惴恐姑息如其欲邁至衆伍前非至以飛語牓譙門邁以計逮捕四十有八人置之理黨衆相喚擁邁轎邁曰彼罪人也汝等何預衆逡巡散去邁戮首惡二人梟之市餘黥梓行無莫敢譁者事聞上語輔臣曰不謂書生能臨事達權特遷敷文閣待制明年召對言論淮東邊備六要地上嘉之以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脩國史累遷翰林學士上四朝史一祖八宗百七十八

年爲一書淳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奏事言浙政宜以十漸爲戒上曰浙東民困於和市卿往爲朕正之邁再拜曰誓盡力提舉玉隆萬壽宮明年再上章告老進龍圖閣學士尋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未幾卒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諡文敏邁兄弟皆以文章取盛名所著顯邁尤以博洽受知孝宗謂其文備衆體邁考閱典故漁獵經史極鬼神事物之變手書資治通鑑凡三有容齋五筆夷堅志行於世其他著述尤多所修欽宗紀本之孫覿附耿南仲惡李綱所紀多失實朱熹嘗王允之論言佞臣不可使執筆蓋指覿也

崔縱字元矩臨川人以弟廕承議郎幹辦審計司高宗遣使通問二帝廷臣以前使者相繼受繫莫肯往縱奮然請行乃授試工部尚書北至金首責以大義請還二帝又言遣之書金人怒徙之窮荒不少屈又之金人許南使自陳臨北還縱以主辱未雪不忍言又誘以官爵縱悲恨成疾竟握節以死

論曰宋有金虎狼之與隣也聘問之使深慮禍惟虜是從會弗顧君命與天地間之名義如鄭望之宇文虛中何以算矣王倫屢往復屢羈留竟從容就死不肯屈而臣之謂市井無行能如是耶朱弁張邵洪皓崔縱並

完節不爲大宋羞而皓留最久方之蘇武無媿然武嘗不及嗣論者猶謂漢薄皓之譏乃不免於其身高宗眞少恩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五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何鑄　王次翁　范同
楊愿　樓炤

何鑄字伯壽餘杭人登進士第歷官州縣累遷御史中丞命鞫岳飛獄無反狀以白秦檜檜不悅曰此上意也鑄曰强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長計檜語塞改命万俟卨時金遣使來議事檜言先帝梓宮太后鑾輿須大臣祈請乃擢鑄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爲報謝使鑄曰是行猶顏眞卿使李希烈也既返

命檜諷万俟卨論鑄私岳飛爲不反擬竄鑄嶺表高宗不從止謫徽州時朝臣有使金還者言金人詢問何鑄於是復起鑄知溫州未幾以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赴行在力辭再遣使金使事祕不傳既歸報命復許以大用又力請祠除資政殿學士知徽州居數月竟與祠卒鑄孝友廉儉既貴無屋可居力辨岳飛之冤似與檜異然其論趙鼎李光周葵范沖孫近諸人未免迎望風旨至於慈寧歸養梓宮復還雖鑄祈請之力而金謀蓋素定矣先是金諸將皆已厭兵欲和難自己發故使檜盡室航海而歸密有成約紹興以後我師屢捷金欲和益堅至是遣鑄銜命蓋檜之陰謀以鑄嘗辨飛獄而飛竟死使金知之而其議速諧也鑄死四十餘年謚通惠其家辭焉嘉定初改謚恭敏

王次翁字慶曾濟南人入太學禮部別頭試第一歷廣西轉運判官召對不合旨出知處州乞祠歸寓于婺呂頤浩帥長沙辟爲參謀官頤浩罷之乞致仕秦檜召還道出婺次翁見之樓炤言頤浩與次翁同郡頤浩再相次翁貧困至此檜笑曰非其類也檜居朝累遷御史中丞金人敗盟入侵次翁爲檜言於高宗謂無使小人異議乘間而入檜德之事在檜傳先是檜兄子與其內兄王㬇

以恩幸得官檜初罷政二人擯斥累年至是次翁希檜旨乞悉罷建炎紹興前後累降指揮由是二人驟進次翁既論罷趙鼎檜忌其復用令次翁又言之鼎遂謫居興化軍既而以何鑄言謫鼎漳州檜意猶未厭次翁又言之遂安置潮州次翁除參知政事兩浙轉運司牒試主司觀望檜與次翁子姪多預選士論大駭金人敗于柘皋檜召三大將除樞府罷兵柄次翁歸語其子曰吾與秦相謀之久矣太后回鑾次翁爲奉迎扈從禮儀使初太后貸金于金使以犒從者至境金使責償乃入次翁以未得檜命且懼檜疑其私相結約欲擁其位竟不

附檜於將境上凡三日中外憂虞副使王映衰金與之
太后歸泣訴于帝帝震怒欲誅之次翁先白檜檜力爲
營救奏爲假詔使以避帝怒使還帝立中宮奏爲冊寶
副使帝終惡之檜論次翁辭位遂以資政殿學士奉祠
引年歸居明州檜憐之餽問不絕卒贈宣奉大夫錄其
諸子親族檜擢國十九年終始不二者惟次翁爾
沱同字擇之建康人登第再中宏詞科歷吏部員外郎
與秦檜力主和議累遷給事中紹興十一年檜再主和
議患諸將難制同獻計於檜皆除樞府罷其兵權帝召
同入對復以爲翰林學士俄拜參知政事兼修實錄同

始爲檜所引及在政府或自奏事檜忌之万俟禼因論
朝廷收天下兵柄歸之宥密同輒於稠人中貪天功以
爲已有遂罷與祠檜意未已禼再論責授祕書少監謫
居筠州再復太中大夫知太平州卒
楊愿字原仲宣和末補太學錄二帝北遷愿奔元帥府
勸進辟爲屬高宗即位歷越州判官秦檜薦之召改樞
密院編修官登紹興二年進士第累遷御史中丞踰月
升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仍兼修玉
牒未幾罷奉祠初高閌侍經筵帝問張九成安否翌日
又問檜檜疑閌所薦以語愿愿嗾李文會劾閌去藤州
守臣書遷客李光作詩諷刺時政愿傳會其說再謫光
文會既升西府愿覘檜意稍厭劾罷之後二日愿遂補
其處愿希檜意附下罔上未幾亦斥天下快之起知宣
州王䁥成加資政殿學士移建康府愿守宣城也表弟
王炎調新水令過之醉中謂愿曰嘗於當丞相處得公
頃歲所通書頗及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愿聞之色如
死炎遂留炎不聽去會愿移守宴監司大合樂守卒皆
怨炎即青溪得客舟以行愿憂慟卒
樓炤字仲暉永康人登進士第歷右司郎中紹興二年
秦檜罷相炤亦以言者論去累擢中書舍人與勾龍如

淵並命甚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九年兼侍讀除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繼命往陝西宣諭德意還朝以
親老求歸省于明州許之十四年以資政殿學士知紹
興府過闕入見除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爲
李文會詹大方所劾與祠久之除知宣州徙廣州未行
卒謚襄靖炤蚤附蔡京攸秩爲真諫所論其後立朝至
位二府皆與秦檜同時其宣諭陝西妄自尊大或者論
其好貨失將士心云
論曰秦檜以和虜要君權勢震赫鄙儒之夫率黨附爲
之用何鑄輩五人雖因之躋要途竟亦不免廢黜可

爲不知義命者之戒矣

勾龍如淵　羅汝楫　蕭振

尹穡　薛弼　梁汝嘉

勾龍如淵字行父永康軍人以姓本出古勾芒高宗即位避御名更勾龍氏徽宗時登上舍第沉浮州縣二十年張浚薦於高宗召試館職歷起居舍人嘗進所爲文三十篇帝曰卿文極高古史令平易盡善後因進對帝復言文章平易者多淺近淵深者多艱澀惟用意淵深而造語平易此最難者累遷御史中丞先是檜力主和多上書諫止者檜患之如淵爲檜謀曰相公爲天下大

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爲臺諫使盡擊去則事遂矣檜大喜即擢如淵中司如淵嘗與施廷臣忿爭廷臣謂如淵有指斥語帝頗不悅初如淵與莫將及廷臣皆力主和議緣此得擢用張燾晏敦復上疏專以三人爲言如淵入言路即劾二人至是與廷臣俱罷其後檜擬如淵知遂寧府帝曰此人用心不端遂已兩奉祠卒如淵始以張浚薦召而終乃黨秦檜擠趙鼎斥呂本中遂劉大中王庶爲世所少云

羅汝楫字彥濟歙縣人登進士第高宗時歷殿中侍御史與中丞何鑄交章論岳飛罷其樞筦朱芾李若虛爲飛謀[illegible]主帥有異意而不能諫又言飛獄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斷咸請死有餘罪寺丞何彥猷李若樸獨喧然以衆議爲非皆坐黜劉子羽知鎮江上言和好非久遠計宜及閒暇爲備檜風汝楫論罷之汝楫累遷侍御史求去益力遷吏部尚書充國信使除龍圖閣學士知嚴州秩滿請祠居婺卒累贈開府階六子皆有文願字端良尤博學好古朱熹特稱重之有小集七卷爾雅翼二十卷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甫拜遽卒人疑飛之憾不釋云

蕭振字德起溫州人入太學登進士第歷婺州教授改

秩乞祠以執政薦拜監察御史明年以親老累章乞補外高宗不許遂除提點浙西刑獄尋召爲宗正少卿俄擢侍御史振本趙鼎所薦後因秦檜引入臺時劉大中與鼎不主和議振遂劾大中以搖鼎大中既出振謂人曰趙丞相當自爲去就鼎遂罷後振知紹興府改兵部除徽猷閣待制知湖州將行白檜曰宰相如一元氣不可有私私則萬物爲之不生檜不悅振至州檜欲取羨餘振遺檜書謂財用在天下如血氣之在一身移左以實右則病矣檜銜以私事又不允請徙以親老乞祠召之後知台州以楊煒在獄供涉鐫秩謫居池州逾年詔

除敷文閣待制知成都府安撫制置使帝嘉振治行謂宰臣曰四川並政前有胡世將今有蕭振進秩四等加敷文閣學士卒振兩爲蜀守威行惠孚死之日民相與聚哭於道振居瀕江自入微時見過客與掌渡者爭多溺死振造大舟傭工以濟人感其德名其江爲蕭家渡云有文集二十卷

尹穡字少稷建炎中興自北歸南紹興末與陸游同爲樞密院編修官召對稱旨並賜進士出身孝宗獎用西北之士除穡監察御史尋爲右正言明年除殿中侍御史歷遷諫議大夫上書者攻和議之失且言穡專附大

臣爲鷹犬如張浚忠誠爲國天下共知穡不顧公議妄肆詆誹凡大臣不悅者皆逐之相與表裏以成姦謀皆可斬上雖怒言者而一時主議之臣與穡皆相繼廢黜先是胡銓亦力排和議大臣不悅命銓與穡分往浙東西措置海道二人挈家以行爲言者所劾遂皆罷

薛弼字直老永嘉人登進士第高宗時爲湖南運判進直秘閣王彥自荊移襄遷延不即赴彥所將八字軍皆中原勁卒朝廷患其恣橫以弼直徽猷閣代之彥殊不意弼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駭弼曲折譬曉彥感悟即日出境除岳飛參謀官又除戶部郎官所知荊南遷秘閣修撰陝西轉運使以左司郎官召知虔州移黃州時謫州大盜行號營天下伍黑龍滿山紅之屬其衆甚盛詔以弼集英殿修撰與守臣莫將兩易其任弼至郡月四年而賊平後知廣州擢敷文閣待制卒初秦檜居永嘉弼游其門弼在湖北除盜歸功于万俟卨檜誣岳飛下吏卨以中司鞫成其獄朱芾李若虛坐嘗爲飛謀議奪職惟弼得免且爲檜用至從官云

梁汝嘉字仲謨麗水人以外祖何執中任入官累遷權戶部尚書兼江淮荊廣經制使汝嘉素善秦檜殿中侍御史周葵將按之汝嘉計給中書舍人林待聘曰副端

將論君待聘亟告檜徙葵起居郎葵入後省出疏示待聘曰梁仲謨何其幸也待聘始知爲汝嘉所賣汝嘉求去以寶文閣直學士奉祠未幾升學士知明州兼浙西沿海制置使更溫宣鼎三郡復奉祠以歸卒

論曰自昔權奸斥逐異己之士必假手於言責其甘心爲用壞公議以苟富貴非鄙夫誰忍爲如勾龍如淵羅汝楫蕭振之黨秦檜尹穡之黨湯思退視万俟卨王次翁輩何殊哉薛弼梁汝嘉雖非諫列均爲檜腹心而弼於主帥之冤曾不動念無重媿胡閎休乎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王居正　程瑀　洪擬

李彌遜（弟彌大）　家愿

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少嗜學工文辭入太學時習新經字說者主司輒置高選居正語人曰窮達自有時心之是非可改耶流落十餘年司業黃齊得其文曰王佐才也及同知貢舉欲擢爲首以風多士他考官持之遂斥選調饒州安仁丞荊州教授皆不赴大名鎮江兩帥交辟教授府學亦不就范宗尹薦于朝召至詔宗尹曰

時危如此公不極所學拔元元塗炭中尚誰待宗尹愧謝入對稱旨高宗諭宗尹曰如王居正人才歲月間得一人亦幸矣除太常博士遷禮部員外郎建議合祭天地於明堂請奉太祖太宗配宗尹是之議遂定侍御史沈與求劾宗尹因及居正宗尹去居正乞補外不許試太常少卿兼修政局參議遷起居郎帝方鄉規諫居正次前世聽納事爲供諫十五卷以廣帝意詔以時務訪群臣居正獻疏數千言論治貴尤切居正素與秦檜善檜爲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凡帝言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人惟當着衣啖飯共圖中興臣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爲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爲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檜銜之出居正知婺州州貢羅舊制歲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炎中減爲二萬至是主計者請復崇寧之數居正力爭之詔如建炎數浙司市御炭須胡桃文鵓鴿色者居正以病民言于上詔止之召還爲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又兼權直學士院又除兵部侍郎入對以所論王安石父子之言不合於道者裒得四十二篇名曰辨學上之出知饒州尋改吉州侍御史謝祖信劾罷屏居數年起知溫州是時檜專國居正知不爲所容

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終忌之風中丞何鑄劾其爲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凡十年檜死復故職卒年六十五居正廉約奉祿班兄弟宗族無留者郊祀恩以任其弟居厚及卒季子猶布衣其學根據六經楊時嘗出所著三經義辨示之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爲書辨學十三卷詩辨學二十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外集一卷居正既進其書七卷而楊時三經義辨亦列秘府二書既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程瑀字伯寓饒州人少有聲太學試爲第一累官兵部

員外郎欽宗議割三鎮命瑀往河東秦檜往河中瑀奏
臣願奉使不願割地不報至中山諸將已得密諭城守
不下瑀與金使王汭俱至燕山還除左正言瑀言徐處
仁唐恪吳敏耿南仲存恪傾險請盡黜免別選賢共圖
大計帝嘉納之瑀嘗論蔡京罪帝因言吳敏庇京又疑
李光黨京謂瑀曰須卿作文字來瑀辭改屯田郎官論
添監漳州鹽稅高宗即位累遷給事中兼侍講建修政
局其目曰省費裕國強兵息民瑀條上十四事皆切時
務帝言呂頤浩在外總諸將秦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
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

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擢邦彥除簽書樞
密院瑀言邦彥五罪疏三上不報求罷以敷文閣待制
知信州江公躋方公孟言瑀不可去仍以為給事中久
之復命知信州胡安國劉一止言瑀不宜去遂得留未
幾以言者罷與祠尋以徽猷閣待制知撫州無何復與
祠服除知嚴州徙宣州復與祠俄召赴行在除兵部侍
郎兼侍讀尋遷翊善論金人入侵未嘗一大衂有輕我
心豈可保其不背盟宜省費抑末常賦外一毫不取於
民民日益厚兵日益強使金人不敢窺為長計帝曰且
作十年瑀再拜曰十年之說願陛下早夜毋忘除兵部

尚書檜既主和瑀議論不專以和為是檜忌之改龍圖
閣學士知信州會大水檜見瑀奏牘謂同列曰堯之洪
水不至如是瑀遂稱疾奉祠坐論書李光降朝議大夫
卒年六十六瑀在朝無所附嘗為論語說至弋不射宿
言孔子不欲陷中人至周公謂魯公則曰可為流涕洪
興祖序述其意檜以為譏己逐興祖燬安行鏤版亦奪
官籍其家檜死瑀子孫乃[illegible]有奏議六卷
洪擬字成季一字逸叟丹陽人登進士甲科歷侍御史
時王黼蔡京更用事擬無所附與殿中侍御史許景衡
竝罷知桂陽軍改海州建炎間丁母憂以祕書少監召

不起終喪為起居郎中書舍人高宗如越執政議移蹕
饒信間擬上疏力爭謂偏方下邑不足以示形勢固守
尋遷給事中吏部尚書言者以擬未嘗歷州縣以龍圖
閣待制知溫州召為禮部尚書遷吏部金人再攻淮詔
問攻守之策擬言國勢強則戰將士勇則戰財用足則
戰我為主彼為客則戰陛下前年幸會稽今年幸臨安
興王之居未有定議非如高祖在關中光武在河內也
以國勢論之可言守未可言戰時相姑議戰以示武實
不能戰也紹興四年以天旱地震詔羣臣言事擬奏曰
決行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偏則人怨而氣乖尋以言

□罷為徽猷閣直學士奉祠始擬兄子儁部郎官與祠
與擬上封事侯在位者於是俱罷起知溫州與祠卒年
七十五謚文憲有滹智先生集及注杜甫詩二十卷
李彌遜字似之吳縣人弱冠以上舍登第累官起居郎
以封事貶知廬山縣改奉嵩山祠廢斥閒居者八載宣
和末知冀州金人犯河朔彌遜捐金帛致勇士邀擊其
遊騎斬首甚衆兀朮北還戒師毋犯其城靖康初召為
衛尉少卿出知瑞州建康府牙校周德叛嬰城自守勢
猖獗彌遜以江東判運領郡事招降之時李綱行次建
康共謀誅首惡五十人撫其餘黨一郡帖然改淮南運

副後奉興國祠知饒州召對首奏當堅定規模排斥姦
言輔臣有不悅者以直寶文閣知吉州紹興七年遷起
居郎彌遜自政和末以封事貶垂二十年及復居是職
直前論事鯁切如初試中書舍人又試戶部侍郎會趙
鼎罷相秦檜專國胡銓范如圭曾開皆論和議之非相
繼貶逐彌遜請對言金使請和欲行君臣之禮有大不
可帝詔廷臣議彌遜手疏言陛下率國人以事讎將何
以責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力陳不可者三檜嘗邀彌遜
至私第曰政和好無異議當以兩地相浼答曰今日之
事國人皆不以為然獨有一去可報相公檜默然彌遜

再上疏言愈切直檜大怒彌遜引疾帝諭大臣留之明
年再上疏乞歸田以徽猷閣直學士知端州改知漳州
遂歸隱連江西山既而檜追仇向者盡言之臣唆言者
論彌遜與趙鼎王庶曾開四人同沮和議於是彌遜落
職十餘年間不通時相書不請磨勘不乞任子不序封
爵以終其身當憂國無怨懟意既卒朝廷思其忠節詔
復敷文閣待制有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詩十
卷弟彌大

彌大字似矩登崇寧進士第累遷起居郎試中書舍人
同修國史童貫宣撫求與走馬承受白鍔侍貫不報師

期朝廷止從謫責彌大繳奏以為邊報不至非朝廷福
鍔坐除名彌大亦出知光州移知鄂州召為給事中拜
禮部侍郎金人大舉入侵李綱定城守之策命彌大為
參議與綱不合罷未幾除刑部尚書歷知陝州建炎初
知淮寧府坐事貶秩尋召為吏部侍郎帝如杭州命權
紹興府試戶部尚書兼侍讀呂頤浩視師以彌大為參
謀官彌大奏言已為天子從官非宰相可辟忤旨出知
平江府中丞沈與求劾彌大謀間君臣安自尊大奪職
歸起知靜江府入為工部尚書未幾罷去又為廣西提
刑韓璜所劾貶秩卒

家居學勉厚眉山人父勤國與蘇軾兄弟爲同門友王安石久廢春秋學勤國憤之著春秋新義熙寧元豐諸人紛更而元祐諸賢矯枉過正勤國憂之爲築室作宗喩二蘇讀之敬歎愿弱冠遊京師以廣文館進士登第時紹聖元年李清臣策問詆元祐之政愿對與之異蘇轍崖上疏辨策問觸上怒待罪愿未及知見轍誦所對轍驚喜曰故人了道同志合猶若是也楊畏覆考列愿下第元符末徽宗嗣位以正陽日食求言愿陳十事凡萬言皆切於時政不報崇寧初詔籍元祐元符上書人姓名愿以選人籍入邪下等謫監華州西嶽廟禁錮不

調凡十年大觀四年黨禁解始改秩調知雙流縣通判文州守鄭行純憑內侍勢自恣能番夷互市啓邊隙愿爭之不從徑下令復其舊守怒交章互奏俱報罷而愿以曾入黨籍謫英州酒稅量移黃州數年始予祠興元帥王庶薦自代通判果州左丞馮澥薦備諫列除開封府工曹高宗南渡擢知閬州會張浚謀大舉愿謂浚厲兵足穀以俟機會浚不悅以便宜移彭州有論邊防書名曰罪言守彭之明年乞骸骨以歸卒淳祐間曾孫大酉侍講經筵因從容及之上咨嘉歎宣取所上書又親書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十大字以賜愿同郡楊炳丹陵人字信仲登進士第知廣都縣與愿同時上書語甚切直同入黨籍邪下第五等其書以火不存

論曰高宗初立頗更先朝弊政凡名節之士皆獲謚若父滄若晉得從擢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王居正等或箴王闕或排廷議或論邊防初終一節立朝齗齗廢棄而靡悔豈非守道君子歟家愿位不踰郡守未嘗一日立朝何帝鄉潛之不遇耶

仇悆　張䌹　陳桷　向子諲

章誼　孫道夫　盧知原（弟法原）　陳規

李璆　陳橐　胡舜陟　季陵

沈晦

仇悆字泰然益都人第進士授邠州司法讞獄詳恕爲鄧城令滿秩民不忍其去從武陟令調高密丞攝州司錄既行老稚攀歸縣解悆由它道出或追拜馬首曰必使公復來它日悆白事郡牙忽數千人徑奪以歸劇寇犯萊密間相戒毋犯高密境密卒叛掠害官吏獨呼曰無驚仇公歷沿海制置使坐事削官奉祠復以淮西宣撫知廬州劉豫子麟合金兵大入宣撫司統制張琦者欲危悆悆出帳中士數千突入迫悆上馬悆厲詞曰若輩無守土責我當以死徇國琦等遽挾悆人出入近

覺愈求援宣撫司不報又遣其子閭道告急于朝雖宮
其子而援不至帝方下詔親征而詔亦不至淮甸喧言
將棄兩淮爲保江計愈錄詔語揭之郡縣讀者皆流涕
思自吞聚廬壽兵得數百爲鄉兵二千出奇直抵壽春
城下敵三戰皆北卻走渡淮愈復壽春麟復以步騎數
千至合肥諜言兀朮爲之殿人心怖駭會京西制置使
遣小卒統兵適至愈以忠義撼之卒馳出援戰寇潰去
明年宣撫司始遣大將王德來德謂其伍曰事平方至
何面目見仇公耶初宣撫司但令愈預積聚棄城退保文
移不絕于道又請張浚督行浚檄愈度宜處之愈謂師

臣誓當死守卒全活數州之衆以功加徽猷閣待制尋
詔詣闕軍民號送之改浙東宣撫使知明州進直學士
湖南安撫使皆有治狀加寶文閣學士陝西都轉運使
時金人無故歸侵疆詐叵測愈力陳非策固辭不行秦
檜方主和誚愈居全州起知河南府金人果陷所歸郡
邑如愈言迺復官再知明州改知平江府以言罷奉祠
官至左朝議大夫爵益都縣伯卒贈左通議大夫愈居
喪盡禮行已端方無所附麗云
張覺字柔直福州人第進士爲小官蔡京延以訓子弟
再三辭不獲乃即館一日謂諸生曰汝曹曾學走乎諸
生駭而問之覺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來先
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死爾諸子亟告京曰先
生心恙京瞿然曰此非汝所知也見覺斂容問計覺曰
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雖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
外爲第一義爾因以楊時薦遂召焉覺後守南劍州遷
福建轉運判官未行會范汝爲陷建州遣葉徹擁衆寇
南劍時統制官任士安駐軍城西不肯力戰覺獨率州
兵厚犒之分爲數隊更迭交戰徹中流矢死衆敗走覺
函徹首與士安士安大喜州兵皆憤覺曰賊必再至非
與大軍合力不能破也未幾徹二子果引衆聲言復父

讎縞素來攻於是士安與州兵夾而敗之後知處州平
餘寇進至秘閣修撰卒廟食邵武
陳桷字季壬溫州人以上舍貢辟雍廷對第三授冀州
兵曹參軍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宣和七年提點福建
刑獄福州調發防秋兵資糧不滿望殺帥臣桷入亂兵
中諭以禍福賊邀桷奏帥臣自斃桷詭從其請已乃間
道以實奏叛兵既調行追殺首惡二十餘人建炎四年
復除福建提刑辭以疾乞祠紹興中遷至權禮部侍郎
晉安郡王出閤奉詔與吏部太常討論典故桷等議以
國本未立宜優其禮以繫天下望乃以皇子出閤禮例

上之或以爲太重詔以其懷姦附麗與吏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郎官方雲翼丁仲寧太常卿王普躬籍並罷桷詩與祠起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金房兵叛桷遣將平之而後以間從其請除祕閣修撰奉祠後改知廣州充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未至卒年六十四桷寬洪醞藉以誠接物而恬於榮利當秦檜用事以永嘉爲寓里執不貧緣躐進桷獨恥焉自號無相居士有文集十六卷孫峴擢第官中書舍人直學士院

向子諲字伯恭敏中玄孫以欽聖憲肅皇后恩補官三遷知開封咸平縣豪民席勢犯法獄具上尹盛章方以

獄空覬賞却不受子諲以聞詔許自論決章大怒以他事劾勒停宣和初復官歷直祕閣京畿轉運副使兼發運副使建炎初金人犯亳州子諲自勤王所以書遺金人言兵勢逆順令退保河外金人諜報約日索戰語極不遜諸道兵畏縮不進時康王次濟州子諲獻金帛及本司錢穀之在濟州者以助軍費張邦昌僭位遣人持赦書往廬州問其家安否子諲檄所司拘之以俟王命邦昌又使其甥劉達齎手書來子諲不啓封焚之械達于獄遣子瀊請康王率諸將渡河出其不意以救二帝進將士儀統勤王兵至城下遷直龍圖閣江淮發運副使請明詔大臣按劾諸路監司向承蠟詔頒格不勤王又名爲勤王而稽緩者悉加顯黜子諲素爲李綱所善黃潛善罷之未幾知襲慶府道梗不能赴初邦昌爲平章軍國事子諲乞致仕避之坐言者降三官起復知潭州金人破江西移兵湖南子諲聞警報率軍民以死守金人圍八日登城縱火子諲率官吏奪南楚門道城陷坐點旋復之紹興初移鄂州主管荊湖東路安撫司劇盜曹成據攸縣子諲遣使招之成聽命子諲又遣將西扼衡陽南守宜章成逡巡不敢南向者百餘日諸郡遂得割穫既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扼已擁衆而南子諲

率親兵拒之會官軍潰度不可遏單騎入賊中諭以國家威靈成不服執子諲歸會宣撫司都統制馬擴遣人持吳敏檄諭成成許受招始釋子諲詔與祠胡安國以書抵秦檜言子諲忠節宜復收用起知廣州又以言者罷遂致仕起知江州改江東轉運使進祕閣修撰劉豫入寇劉光世軍合淝以江東乏餉告亟退師子諲馳至合淝見光世以間光世由是得罷進徽猷閣待制徙兩浙路爲都轉運使除戶部侍郎入見論京都舊事頗及珍玩潘良貴聞其言甚怒既而子諲奏事久復良久良貴厲辭叱之語在良貴傳上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言

退責無非上併俗同張九成言士大夫所以喜孚謹者
以其能脊脊於評類今以孚謫故遂柱史又遂中司非
孚謹也上意稍解批諭同言不已於是三人俱罷
子謹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金使議和將入境子
謹不肯拜金詔上章言自古人主所已和戎莫甚此時
宜却勿受忤秦檜致仕子謹相家子能修飭自見於時
友愛諸弟置義莊贍宗族初淮南時張邦昌僞詔至
虹縣武尉徐端益不拜而走事定爲言於朝易端益文
資退閒十五年號所居曰鄉林卒年六十八
章誼字宜叟浦城人登進士第歷杭州通判苗劉之變

高宗御樓人心恂恂帝問羣臣曰今日之事何如浙西
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輒曰乞問三軍誼越班
斥之曰問三軍何義若將鼓亂邪希孟却立屏息事定
責希孟遷誼秩累遷殿中侍御史張浚宣撫陝西誼奏
自趙哲退敗事任已重處斷大專當除副貳使自助慮
南侵獻戰守四策謂北者駐蹕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
一戰斥候不明金人奄至踰江而東此宰相黃潛善汪
伯彥過也前年移蹕建康兵練將勇據長江之險可守
矣而師不設二相異意金人未至遵海而南此宰相呂
頤浩過也不知今年守戰之策安所從出執政大臣誰

爲陛下任此事者臣愚謂有江海必資舟楫戰守之具
有險阻必資郡縣防守之力有兵將必駕馭循撫不可
爲將帥自衛之資有糧賦必漕運轉輸不可爲盜賊侵
據之用四者各付能臣分路以辦重賞嚴罰誰敢不用
命哉詔問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策誼以任人不任法
爲對紹興二年除大理卿宰相奏知平江府帝曰誼儒
者賴其奏讞平恕使民不冤勿令補外尋除權吏部侍
郎攺刑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四年金遣使求還劉
豫之俘及西北人在東南者又欲畫江以益劉豫時議
難之欲遣大臣報使參政席益以母老辭薦誼爲代加

誼龍圖閣學士以行給事中孫近副之誼至雲中與黏
罕兀室論事不少屈金人諭亟還誼曰萬里銜命兼迎
兩宮必俟得請金人乃令蕭慶授書併以風聞事責誼
誼詰其所自金人以實告乃還至南京劉豫留之以計
得歸帝嘉勞擢刑部尚書是冬帝親征王師大捷於淮
陰誼扈從還臨安遷戶部尚書五年以疾請郡除龍圖
閣學士知溫州適歲大旱米斗千錢誼用劉晏招商之
法弛場增直以糴米商輳至其價自平六年移守平江
時將臨幸供億繁夥誼應之皆當於理召對賜帶勞帝
曰此不足以償卿勞其勿謝明年移蹕建康復爲戶部

尚書及帝還臨安以誼為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未幾與祠代還卒年六十一謚忠恪誼寬厚長者立朝論事奏疏無慮數十百篇皆經國濟時之策初虜徙鶴使金帝曰誼亦母老朕當自諭之誼聞命略無難色戒其家人勿使母知將行告母曰是行不數月即歸大以往仕太學謁告將爾及還母竟不知其使金也誼卒母年九十二

孫道夫字太沖眉州人年十八貢辟雍時禁元祐學坐收蘇氏文除籍再貢入優等張浚薦于高宗召對道夫奏願修德以回天意定都以繫人心任賢材圖興復以

雪國恥上在越浚遣奏事賜出身改左承奉郎召試館職上諭宰相自渡江以來文氣未有如道夫者涵養一二年當命為詞臣除祕書正字權禮部郎官尋權左司員外郎遷校書郎出知懷安軍又知資州宣撫鄭剛中薦治行第一移知蜀州盜不敢入境遇事明了人目為水晶燈籠凡年不遷蓋非秦檜所樂也歷擢權禮部侍郎上曰趙鼎與張浚相失後蜀士仕于朝者皆為沮抑今有所見可數來對兼侍講奏敵有窺江淮意上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身弒其父兄而奪其位興兵豈無有名宰相沈該不以為慮道夫復請對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遂請外知綿州致仕卒年六十六道夫居官一意為民不可干以私奉給多置書籍然性剛鯁面折不容人之短云

虞知原字行之德清人以父任至梓州路轉運副使王黼當國貴州無藝知原因疏言之黼怒罷去久之起提點京東刑獄累升祕閣修撰提舉河北以言者劾褫職高宗即位復龍圖閣知溫州帝東幸知原繇海道轉粟及金繒十萬至台州擢右文殿修撰管內安撫使凡四年民繪像祠之歷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諫官唐輝論其乖謬章再上以舊職奉祠卒弟法原

法原字立之積官吏部尚書坐王黼累貶秩紹興元年張浚承制自宮祠起知夔州尋進端明殿學士川陜宣撫副使金人攻關輔叛將史斌陷興州法原初堅壁不戰既而河東經制使王𤫊以乏食班師法原開關納之與𤫊同破斌復興州方巨盜充斥秦隴叛兵欲窺蜀法原極意拊循嚴為備禦傳檄諸路人心稍安視山川險阻分地置將關師古屯洮川劉錡屯巴西前後屢捷上所倚重會兀朮攻關為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法原之過帝手詔詰問法原辯甚力上頗不直之及悉卒始法原之擢宣撫也上從容謂知原曰朕

蜀以川陝付法原蓋兄弟皆以材見稱於世云

陳規字元則安丘人中明法科靖康末爲安陸令會遊寇進攻德安府守棄城逝父老請規攝守事規率兵討卻之既而王在復與進合攻連戰敗之二人懼遁逝高宗即位除直龍圖閣知德安府李好義以許圍城規逆爲備敗之又與楊進相持七八日進技窮求和規出城與交臂語進感之折箭爲誓而去除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升至徽猷閣待制李横圍城造天橋塡濠鼓譟臨城規募軍民禦之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横遣人來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十

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予會濠橋陷規焚天橋以火牛助之須臾皆盡横拔砦去歷遷龍圖閣直學士改知廬州尋召赴行在以疾辭與祠復起知德安府金人歸河南地改知順昌府會劉錡領兵赴京留守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即告錡城中有粟數萬斛願同爲死守計布設粗畢金遊騎已薄城矣金龍虎大王者挽事兵踵至規與錡巡城督戰用神臂弓射之稍引退以步兵邀擊溺于河者甚衆復潛兵斫營殲其兵金人告急於兀朮規大饗將士問策將吏由諸將或謂今已累捷宜乘勢全師而歸規曰規已誓一死錡叱諸將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耶已而兀朮至責諸酋用兵之失衆跪曰南兵非昔比元帥下令并兵十餘萬攻城時方劇暑規謂錡毋多由軍第更休易器以逸制勞蔑不勝矣事在錡傳兀朮敗逝詔褒諭之遷樞密直學士規至順昌廣糴粟麥實倉廪至是得其用成錡功者規也移知廬州兼淮西安撫卒年七十贈右正議大夫有攻守方略傳于世初規守德安時條上營屯田事宜倣古之制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墾詔下其法於諸鎮自紹興以來文臣鎮撫使有威聲者惟規而已尤好振施家無贏財嘗爲女求從婢得一婦

甚閑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即輟女奩嫁之聞者感泣規功名與諸將等而位不酬勞時共惜之乾道八年詔立廟德安賜額賢守追封忠利侯後加封智敏

李璆字西美汴人登進士第歷國子博士出知房州宣和三年庭議將取燕璆疏諫不省燕既平責監英州清溪鎮赦還爲郎尋試中書舍人建言忤大臣意罷紹興中累遷徽猷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成都舊城多毀璆至首命修築俄水大至民賴以安三江有堰可以下灌眉田百萬頃久廢弗修璆率部刺史合力修復

計人利之給像祠于學所藏鐵氏徙發倉振活無慮百
萬家治蜀之政多可紀有清溪集二十卷
陳槖字德應餘姚人入太學登政和上舍第歷數縣令
皆以愷悌稱呂頤浩欲援爲御史約先一見槖曰宰相
用人乃使之呈身邪謝不往趙鼎李光交薦其才紹興
二年除監察御史論事不合除江西運判期年間按劾
不法吏以十數至有望風解印綬者移知台州母喪邦
人巷哭相率走行在所請起槖詔賜槖錢三十萬槖乃
辭上謂近臣曰陳槖有古循吏風終喪累遷權刑部侍
郎時秦檜主和議槖疏謂金人多詐不可信又謂宜乘

時掃清以雪國恥否亦當按兵嚴備審勢而動舍此不
爲乃遽講和何以繫中原之望既而金厚有所邀議久
不決將再遣使槖復極論不可檜憾之槖力請去未幾
金果渝盟除徽猷閣待制知潁昌府改處州又改廣州
留鎮三年民夷悅服檜中以事降秩屢告老改婺州請
不已遂致仕卒年六十六槖博學剛介不事產業先世
田廬悉推予兄弟在廣積年四方賻幣一不入私室既
謝事歸剡中僑寓僧寺日僅以食飢之泰然王十朋爲
風土賦論近世會稽人物曰杜祁公之後有陳德應云
胡舜陟字汝明績溪人登進士第歷官監察御史欽宗

即位言紹成邊患幾傾社稷自趙良嗣始請戮之以慰
天下從之遷侍御史高宗即位論宰相李綱之罪不聽
言者論其嘗事僞廷除集英殿修撰知廬州其州要騎
卒孫琪聚兵爲盜號一海蝦至廬舜陟乘城拒守時出
兵擊其抄掠者琪宵遁伏兵邀擊得其輜重而歸又請
以身守江北以護行宮帝壯其言擢徽猷閣待制充淮
西制置使自軍興後淮西八郡羣盜攻蹂無全城舜陟
守廬二年按堵如故以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充沿江
都制置使踰年改知臨安府復爲徽猷閣待制充京畿
數路宣撫使尋罷遷廬壽鎮撫使改淮西安撫使改知

靜江府御史中丞常同奏舜陟兇暴傾險罷之後十八
年復爲廣西經略以知邕州俞儋有贓爲運副呂源所
按事連舜陟與祠先是舜陟與源有隙舜陟因討郴賊
劾源沮軍事源以書抵秦檜訟舜陟受金盜馬非訕朝
政檜素惡舜陟入其說遣官推劾凡兩旬辭不服死獄
中舜陟有吏愛邦人聞其死爲之哭妻江氏訴于朝詔
通判德慶府洪元英究實元英言舜陟受金盜馬事涉
曖昧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過帝爲治勘官罪
李陵字延仲龍泉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三遷太學博
士論學術邪正與同長官怒譖之執政謫知舒城縣未

從除太常寺簿遷比部員外郎建炎中累遷中書舍人會盛夏淫雨詔求直言陵援洪範以證時事上嘉納之張浚爲川陝宣撫處置使陵論其太專忤旨落職與祠後復爲中書舍人入對言事有可深慮者四尚可恃者一大駕未有駐蹕之地賢人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而將不和政權去而主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厭而已前年議渡江人以爲可朝廷以爲不可故詐言南渡而降詔回鑾去年議幸蜀人以爲不可朝廷以爲可故弛備江淮經營關陝以今觀之孰得孰失維揚之變朝廷不及知而功歸宦寺錢塘之變朝廷不能救而

功歸將帥是致此曹有輕朝士之心黃潛善好自用不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不能任賢自張愨許景衡飲恨而死凡知幾自重者往往卷懷退縮今天下不可謂無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各招亡命以張軍勢各效小勞以報主恩然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爲謀昔周望在浙西人能言之張浚在陝右無敢言者夫軍事恐失機會便宜可也乃若自降詔書得無矯命之嫌邪官吏責以辦事便宜可也乃若安置從臣得無忌器之嫌邪臣恐自陝以西不知有陛下矣惟祖宗德澤在人心未忘所望以中興者此耳今　欲薄斂以裕民財而用度方闕輕徭以紓民力而師旅乃興罪己之詔屢下愛民之言屢聞丁寧切至終莫之信臣謂動民以行不以言陛下爵當賢祿當功刑當罪施設注措無不當理天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除戶部侍郎范宗尹嘗仕僞楚故凡受僞命者皆錄用陵因上疏曰前日士大夫名節不立論事者皆畏攻之瑕疵既彰不復可用縱加拔拭攻者踵來雖欲相制命亦不能爲之地也臣願明詔宰執於罪戾中選擇實能量材以事勿因一眚廢其終身仍詔臺諫爲國愛人勿復追論詆牓其疏於朝堂侍御史沈與求劾陵承望宰執風旨罷職與祠紹興初連

復徽猷閣待制帥廣先是惠州有狂男子聚衆數千僭號作亂陵誘其徒曾袞令以功贖罪不旬日擒之在官三年卒贈中大夫有文集十卷陵善言事奏疏可觀然附范宗尹攻張浚又草幸蜀王繼先授防禦使制時論少之

沈晦字元用遘之孫也宣和間進士廷對第一除校書郎遷著作佐郎金人攻汴京從肅王樞出質斡離不軍邦昌僞立請金人歸馮澥等晦得還爲給事中高宗即位言者論之除集英殿修撰知信州將召爲中書舍人侍御史張守論其布衣時事帝曰頃在金營見其慷慨

士人紐行豈足爲終身累哉不果召歷守婺州進徽猷閣待制復被論降秩復祠尋復秩知宣州移知建康府御史常同又論罷之紹興四年起知鎮江兩浙西路安撫使尋與祠起爲廣西經略兼知靜江府先是南州蠻酋莫公晟歸朝授本路鈐轄羈縻之歲久逝去旁結諸洞蠻爲邊患梅招誘諸酋示以威信皆詣府請降梅犒遣之結誓而去自是公晟孤立不復犯邊梅在郡歲買馬三千匹繼者皆不能及進徽猷閣直學士召赴行在除知衢州改潭州奉祠卒梅膽氣過人不能盡循法度貪時尤甚故累致人言然當官才具亦不可掩云

論曰南渡歲遭兵禍黎元荼毒所賴名侍從爲之鎮撫耳仇悆兩挫強虜張覺兩平巨寇陳規兩靖叛兵向子諲單騎諭賊孫道夫盜不入境章誼通商救荒盧知原兄弟轉輸備禦陳規武功與諸將頡頏李璆陳橐方古循吏斯其才並美況節槩又落落可尚若胡舜陟季陵沈晦其人亦若然晦略細行陵攻張浚舜陟陷高登不免悖義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

馬伸王庭秀　辛炳　鄧肅

陳公輔　常同　張致遠　陳淵

魏矼　潘良貴　廖剛　黃龜年

馬伸字時中東平人紹聖四年進士歷西京法曹求學於程頤頤曰時論方興恐貽子累曰使伸得聞道死何憾況未必死乎頤歎其有志進之自是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卒受中庸以歸靖康初孫傅以卓行薦召擢監察御史及金人陷汴京立張邦昌衆唯唯伸獨奮曰吾

職諫爭忍坐視乎乃與御史吳給約秦檜共爲議狀乞存趙氏復嗣君位邦昌既僭立賊臣多從臾之伸具書請邦昌速迎奉元帥康王同院無肯連名者伸獨持以往而銀臺司視書不稱臣卻不受伸投袂叱之曰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爲此耳卽繳申尚書省以示邦昌其書略曰相公不幸迫於強敵使當僞號所以忍須臾死而詭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遜於人而實亡趙氏之宗祧若虛受於已而實存以歸之耳忠臣義士未卽就死者亦以相公必能立趙孤也今金人北還康王在外國統有屬宜卽發使通問掃清宮室率羣臣共迎而立之

澈後歸死司寇伏闕俟命如此則明主以能察相公忠賢存國義非苟生且無過而錄功矣今乃謀不出此尚當非據偃寢禁闥若固有之摩心孤疑道路洶洶謂相公方挾强金使人遊說康王姑命南遊爲久假不歸之計相公若以忠言但知覺悟及此改圖猶可轉禍爲福於匪朝伊夕之間過此以往則包藏已深志慮轉異九廟在天萬無成理伸必不能輔相公爲宋朝叛臣也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邦昌得書氣沮明日議迎哲宗后孟氏垂簾追還僞赦遣馮澥李回等迎康王既即位擢伸殿中侍御史撫諭荆湖廣南伸自湖廣將入奏黄

潛善汪伯彥不法凡十有七事草疏已具朝廷方召孫覿謝克家乃先奏覿克家趨操不正宜加遠竄不報伸乃進疏曰陛下得黄潛善汪伯彥以爲輔相委任不疑然撫其所爲豈不辜陛下哉陛下隱忍不肯斥逐塗炭遺民固已絶望二聖還期在何時邪臣每念此不如無生歲月匆遽時幾易失望速罷潛善伯彥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衛尉少卿伸以論事不行辭不拜錄疏申御史臺且上奏言臣言可采即乞施行若臣言非是合坐誣罔之罪移疾待命詔責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恚甚必欲殺之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趣使上道伸怡然襆被而行死道中或曰下淵往從潛善密嗾其不利於伸天下識與不識皆冤痛之明年潛善伯彥以誤國竄乃召伸爲衛尉少卿未知其死也尋加直龍圖閣後以胡安國言贈諫議大夫伸天資純確學問有原委勇於爲義而所蘊深厚恥自名凡建言輒削稿人罕知之建炎初右正言鄧肅嘗論列士臣邦昌者例貶二秩伸不辨也居官晨興整衣端坐讀中庸一遍然後出涖事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故在廣陵行篋一檐圖書半之山東已擾家尚留于鄆常稱

孔子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日溝壑乃吾死所也伸門人何兌邵武人爲辰州通判觀郵報秦檜自陳存趙之功它人莫預兌徑取所輯伸事狀詣尚書省檜大怒下兌荆南詔獄坐削官竄眞陽檜死始放還復其官

王庭秀字穎彥慈溪人與黄庭堅楊時游其爲學旁搜遠紹不苟趣時好造詣深遠操持堅正發爲文辭俊邁宏遠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歷御史臺檢法官高宗立臺臣言僞楚時庶官中如虞諶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致爲臣而歸願褒擢之拜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莅

欽力爭明受降封事未幾出知瑞州召正言呂祉朝廷緣論大臣今日移一言官明日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遂召爲吏部郎改左司遷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與宰相議多不合不自安引疾求去詔直秘閣主管崇道觀而歸

辛炳字如晦候官縣人登進士第累官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先是蔡京廢發運司轉般倉爲直達綱炳極疏其弊徽宗以問京京以爲沮撓責監南劒州新豐場尋奉祠起知袁州移無爲軍靖康初召爲兵部員外郎高宗立歷侍御史首言今日公道壅塞風俗頽薄又

連疏三省罪失數十事蘇湖地震下詔求言炳言大臣無畏天之心何事不可爲其言甚峻由是宰執呂頤浩居家待罪炳劾罷之知樞密事張浚召赴行在炳論其敗事誤國浚坐落職除御史中丞時方遣使議和炳力言金人無信宜講求守禦攻戰之策以疾請外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未赴卒詔炳操行清修貧無以葬厚賻其家贈通議大夫

鄧肅字志宏沙縣人少能文美風儀善談論李綱奇之相倡和爲忘年交居喪哀毁踰禮芝產其廬入太學所與游皆天下名士時守令以花石綱擾民肅作詩十一章用事者見之屏出學欽宗嗣位召對補承務郎授鴻臚寺簿金人犯闕肅被命詣敵營留五十日而還張邦昌僭位肅義不屈奔赴南京擢右正言先是朝廷賜金國帛一千萬匹付諸營將帥均與將士之數大約不過八萬人至是爲高宗言之且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功又相等者或已轉數官或尚爲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既不明誰肯自勸欲望專立功賞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而賞有不行及行而非公者並究之法從之朝臣受僞命者衆肅請分三等定罪耿南仲得

祠祿歸其子延禧爲郡守肅劾南仲父子誤國乞正典刑南仲嘗薦肅上嘉其直賜五品服因入對言外夷之所仗文書簡約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煩煩故遲太祖太宗之時法嚴而令速事簡而官清未嘗旁搜曲引以稽賞罰自時厥後羣臣無可議者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言燬充棟宇惟恐不備此文書所以益煩而政事所以益緩也肅在諫垣不三月凡抗二十疏言皆切至上多採納會李綱罷肅奏陛下嘗顧臣曰李綱忠以身徇國今日罷之而責詞甚嚴此臣所以有疑也執政怒送肅吏部罷歸後避寇福唐卒

衛膚敏字商彦華亭人以上舍生登進士第歷秘書省校書郎命假給事中賀金主生辰膚敏奏曰彼生辰後天寧節五日萬一金使不來爲朝廷羞請至燕山候進止徽宗可其奏既至燕金使果不至遂以幣置境上而還後復使金道聞金已大入至燕報愈急衆懼不敢進膚敏叱曰吾將君命以行其可止乎既至金知其兵已舉殊不爲屈金人不說及還中道羈留且半年至涿州新城與斡離不遇遣人約相見膚敏長揖而入金人出書示之却不視曰遠使久不聞朝廷事此書眞僞不可知因論用兵事又以語折之幾復爲所留靖康初始

還進三官遷吏部員外郎會高麗遣使來賀命假太常少卿往接之既至明州會京師多難乃便宜稱詔厚賜使者遣還建炎初復命自劾矯制之罪高宗嘉賞遷衛尉少卿建議兩河諸郡宜降蠟書許以世襲使各堅守陝西山東淮南諸路並令增陴浚隍徙民入城爲清野計命大臣留守汴京車駕早幸江寧帝頗納之遷起居舍人言陛下踐阼之初苟無典刑何以立國凡前日屈節敵人委質僞命者宜差第其罪大則族次則誅又其次竄殛下則斥之遠方終身不齒豈可猶畀祠祿使塵班列哉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時行在築承慶院昇暘宮膚敏奏土木繁興非所以示四方乞罷役初欽宗以侍昭慶軍承宣使容機圍城中時乞致仕高宗命起之膚敏言自古帝王未有求閹寺於閒退而用者遂寢后父邢煥除徽猷閣待制太后兄子孟忠厚除顯謨閣直學士膚敏言非祖宗法煥尋換武職忠厚自若俄遷膚敏中書舍人膚敏累奏曰事母后莫若孝待親屬莫若恩勸臣下莫若賞今陛下順太母以非法非所謂孝處忠厚以非分非所謂恩不用臣言而遷其官非所謂賞一舉而三失矣帝命宰相諭曰朝廷以次遷官非因論事也膚敏猶不拜居家逾月及忠厚改承宣使詔后族勿

除從官膚敏始拜命在後省論事爲黃潛善汪伯彦所惡因事斥之三年春召赴行在力疾扈蹕至臨安俄除刑部侍郎未拜謁告歸華亭就醫許之遷禮部侍郎卒年四十九特贈太中大夫

陳公輔字國佐臨海人政和三年上舍及第調平江府教授朱勔方發倖當官者奴事之公輔絕不與交勔有兄喪諸生欲往弔公輔不予告勔不悅諷權要移公輔越州累遷秘書郎靖康初二府多宣和舊人公輔言蔡京王黼用事二十餘年[illegible]皆緣以進願擇人臣中朴茂純直能安貧[illegible]論事者列之臺諫則禮義廉

恥稍稍振起敵國聞之豈不畏服哉時吳敏李綱不協公輔奏乞諭以聖訓俾務一心以安國家上皇渡江未還人情疑懼公輔力陳父子之義宜遣大臣迎奉欽宗奏之擢右司諫論蔡京父子懷奸誤國終未行譴今朝廷公卿由執事半出其門必有庇之者乃詔謫京父奏朱勔罪惡乞勿許其子姓隨上皇入京折行指公輔爲李綱之黨設唱士庶伏闕者公輔自列因辭位後陳三事其一言李綱遣援太原乃爲大臣所陷必敗事其二言余應求不當以言遠謫其三言馮澥不宜更論熙寧元豐之政語觸時宰遂與應求程瑀李光俱得罪斥監

合州稅高宗即位累擢吏部員外郎疏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爲之維持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耶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存亡理亂爲聖君賢相忠臣義士之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揚雄仕王莽爲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謂合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謂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

也復授左司諫公輔感帝知遇益盡忠讜遷禮部侍郎後以徽猷閣待制奉祠卒年六十六贈太中大夫公輔論事剴切疾惡如讎惟不右程頤之學士論惜之有文集奏議行于世

常同字子正安民之子也登政和進士第歷太常博士高宗南渡辟浙江機幕建炎中詔錄常安民江公望之後遂召同以爲大宗丞紹興初乞郡得郴州三年召爲首論朋黨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唱於紹聖之初蔡京和於崇寧之後上下蒙蔽養成夷虜之禍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交背公死黨者固自若也上曰朋黨亦難破對

曰朋黨之結蓋緣邪正不分但觀其言行之實察其朋附之私則邪正分而朋黨破矣上曰君子小人皆有黨對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除殿中侍御史時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建康以私忿欲交兵同疏論其罪請分是非正國典上以章示兩軍呂頤浩與相同論其十事頤浩罷論張浚喪師失地浚遂貶同與辛炳在臺同好惡上皆重之金使李永壽等入見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上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同奏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僞齊宿遷令張澤以二千人自拔

來歸泗州守徐宗誠納之朝論令却澥等而械宗誠赴
行在同奏敵雖議和而兩界人往來未嘗有禁僞齊尚
能誘歸受館並賞以招吾民今乃却澥人心自此離矣
况宗誠起土豪不用縣官財賦募兵自衛爲國障捍今
因受澥而械之以沮士氣非策也詔處來歸者於淮南
釋宗誠罷四年除起居郎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先是同
嘗上疏論神哲二史悉出一時姦人之論宜精擇史官
脩定上嘉納至是命同修撰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
聞多得事實故也張俊乞復其田產稅役命一卒持書
瑞昌而凌悖其令郭彥參彥參繫之獄俊訴于朝命罷

彥參同併封還二命俄除集英殿修撰知衢州以疾辭
除徽猷閣待制奉祠七年秋連擢御史中丞車駕自建
康回臨安同奏旋蹕之初去淮益遠宜遣重臣出按兩
淮詢人情利病察官吏侵擾縱民耕墾勿收租稅數年
之後田野加闢矣乃遣樞密使王庶視師同又言江浙
困於月樁錢民不聊生上爲減數千緡又言國家養兵
不爲不多患在於偏聚而不同力自用而不同心詔付
王庶出示諸將同乞補外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湖州復召
請祠卒

張致遠字子猷沙縣人登進士第歷兩浙轉運判官改
廣東提點刑獄徐俯等悉請除紹興四年遷擢殿中侍
御史時金人與劉豫分道入寇宰相趙鼎勸親征朝士
尚以爲疑致遠入對獨贊其決遷侍御史五年爲戶部
侍郎言陛下欲富國強兵大有爲於天下願詔大臣力
務省節明禁僭侈自宮禁朝廷始中興之業可致也除
給事中尋以母老乞外以顯謨閣待制知台州改福州
八年再召爲給事中出知廣州尋以顯謨閣待制致仕
卒年五十八致遠鯁亮有學識歷臺省侍從言論風旨
皆卓然可觀趙鼎嘗謂其客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從
官如張致遠常同胡寅張九成潘良貴呂本中魏矼皆

有士望他日所守當不渝識者謂知人云

陳淵字知默瓘諸孫也紹興五年以薦充樞密院編修
官李綱辟爲制置司機宜文字七年詔舉直言極諫之
士淵得召對改官賜進士出身明年遷右正言入對
論比年以來頒賚賜予之費太過周官唯王及后世子
不會說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作法開後
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
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事事以式雖不會猶
會也臣願自今錫賚一二若得以共議戶部得以執奏則
前日冗費息矣淵面對因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上

因以三經義解觀之其瑕穿鑿淵同穿鑿之過尚不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上曰差者何謂淵曰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答惟樊遲問始對曰愛人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爲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鄭億年復資政殿學士奉朝請召見可內殿淵言億年嘗從賊乞緩職名不報億年秦檜親黨也由是檜怒之除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以祖名

辭改宗正少卿何鑄論罷奉祠卒

魏矼字邦達歷陽人唐丞相知古後也宣和上舍及第紹興元年爲考功郎會星變矼因轉對力言大臣黜陟不公高宗識其忠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臨安大火矼言春秋定哀間數言火災說者謂孔子有德不能用季孫有惡不能去故天降之咎今朝廷之上有姦慝邪佞之人未逐乎有執事之間有朋附奔競之徒未汰乎搢紳有公忠宿望及抱道懷藝有猷有守之士未用乎遷侍御史時朱勝非獨相矼論其無所建明又疏其五罪詔令勝非持餘服帝將親征劉豫矼請扈從因命督江上諸軍將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大將莫肯協心矼首至光世軍諭之曰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況軍自爲心將何以戰爲諸公計當思爲國雪恥釋去私隙光世許之遂勸其貽書二帥示以無他二帥復書交歡遷祕書少監矼在職七閱月論事百二十餘章未幾請郡知建州尋召還句祠不允除權吏部侍郎八年金使入境命矼充館伴使矼言頃任御史嘗論和議之非今難以專論秦檜召矼至都堂問所以不主和之意矼具陳敵情難保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相公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不能屈乃

改命吳表臣詔金使入境欲屈己就和令侍從臺諫條奏來上矼言陛下欲爲親少屈願審思天下治亂之機酌之羣情擇其經久可行者行之其不可從者以國人之意拒之庶無後悔所謂國人者不過萬民三軍爾搢紳與萬民一體大將與三軍一體今陛下詢于搢紳則民情可見速召大將詳加訪問大將以爲不可則其氣益堅何憂此敵父喪終除集英殿修撰知宣州不就改奉祠凡四任丁內艱以卒

潘良貴字子賤金華人以上舍釋褐爲辟雍博士遷至主客郎中尋提舉淮南東路常平靖康初召還賜對欽

宗問執可秉鈞軸者良貴極言何㮚唐恪等四人不可
用他日必誤社稷陛下若欲扶危持顛之相非博詢於
下僚明揚於微陋未見其可語徹于外當國者指爲狂
率黜監信州汭口排岸高宗即位召爲左司諫既見請
巡幸維揚養兵威以圖恢復黃潛善汪伯彥惡其言改
除工部良貴以不得其言求去與祠歷考功郎遷左司
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對
曰非良貴可爲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何可
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
外以直龍圖閣知嚴州到官兩月即請祠起爲中書舍

人會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語言煩褻良貴故善子諲
是日攝起居立殿上徑至榻前厲聲曰子諲以無益之
談久煩聖聽高宗顧良貴曰是朕問之又諭子諲且款
語子諲復語久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高宗色變閤門
併彈之良貴求去以集英殿修撰奉祠起知明州兼沿
除徽猷閣待制奉祠歸不出者十年李光得罪良貴坐
嘗與通書降二官卒年五十七良貴剛介清苦壯老一
節初登朝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親故致蔡京
願交懇正色謝絕晚家居貧甚秦檜諷令求郡良貴曰
我年除授合資格今求之於宰相將之於君父良貴不

爲也其諫疏多焚棄僅存雜著十五卷云
廖剛字用中順昌人少從陳瓘楊時學登進士第歷擢
監察御史時蔡京當國剛論奏無所避以親老請郡出
知興化軍欽宗即位以右正言召父憂服闋除工部員
外郎以母疾辭紹興元年盜起旁郡官吏悉逃去順昌
民以剛爲命剛諭從盜者使反業既而他盜入順昌部
使者檄剛撫定剛遣長子遲諭賊亦散去累遷給事中
復權戶部侍郎遷刑部求補外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
州七年二月日有食之詔內外官言事剛言陛下有建
國之封所以承天意示大公於天下後世者也然而未

遂正名者豈非有所待耶有所待則是應天之誠未至
也上韙之從然即召剛趣至闕拜御史中丞鄭億年與
秦檜有連得美官剛顯疏其惡檜銜之金人叛盟剛乞
起舊相有德望者處以近藩檜聞之曰是欲置我何地
耶改工部尚書以王次翁爲中丞初邊報至從官會都
堂剛謂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今已背約有何面目
尚在朝廷乎億年奏祠去次翁與右諫議何鑄劾剛黨
劉昉陳淵相爲朋比以徽猷閣直學士奉祠後致仕卒
子四人遲過遂遽任皆秉麾節邦人號萬石廖氏
黃龜年字德邵永福人登進士第累官尚書左司員外

[illegible]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時呂頤浩再相植薦循秦
檜引朱勝非秦京祠兼侍讀恐中書舍人胡安國持錄
黃不下特命龜年書行遷殿中侍御史會邊報王倫來
歸龜年劾檜主和誤國併劾檜黨王喚王昞王守道皆
罷之檜乃與祠龜年又奏檜厚貌深情矯言僞行上不
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章凡三上遂褫
檜職累遷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兼給事中侍御史常同
劾龜年罷歸司諫詹大方希檜意繼論之落職本貫居
住卒年六十三龜年微時永福簿李朝旌奇之許妻以
女既登第而朝旌死家貧甚或勸別娶龜年曰死而負

之何以自立任子恩先奏其弟之子人皆義之
論曰諫院御史臺分職不同同有繩糾之責也馬伸以
下十二人者當建紹中皆歷是職各偘偘獻忠每觸忤
君相意夫苦口之藥利於病向使高宗能盡用其言何
至爲姦臣所誤竟削弱不振耶

汪若海　馮康國　王衣　李迨
趙開　曹勛　李植　韓公裔

汪若海字東叟歙人爲太學生靖康初以知兵應詔擢
[illegible]康王起兵相州若海請立王爲大元帥鎮撫河北
以稱僉人之後則京城之圍自解宰相何㮚執謀議不
果用京城失守若海述麟爲書以獻及二帝北行袖[illegible]
抗粘罕請存趙氏繼而出謁康王於濟州勸登即位圖
中興既即位歷轉承事郎監登聞檢院朝廷以張浚宣
撫川陝議未決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
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
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繼論軍食迕執政通判沅州以
議奪籍謫英州道出臨川時節制江夏軍馬李允文擁
衆數十萬跋扈不用朝命朝廷命招討使張俊屯江西
參謀官湯東野與若海故道逢若海謂曰非君莫能開
其自新若海馳往諭之復說以三策允文感悟即舉軍

東下若海復爲書招其徒張用曹成李宏馬友用即以
其衆二十萬降惟成尚有他志若海移書責之成怒將
殺若海若海夜宿王林軍帳以計得林軍印奪其衆五
千人翼日成遁若海遂以其衆歸張俊時朝廷方出師
若海以爲爲國家者當化盜賊爲我用不可失英雄爲
國患因獻平寇策悉用之累遷直祕閣知江州丁父憂
卒若海豁達高亮恥爲世俗章句學爲文操紙筆立就
路厲風發高宗愛其才嘗書其名諭宰相俾甄錄焉
馮康國字元通本名輜遂寧府人爲太學生負氣節建
炎中苗劉作亂張浚外倡帥諸將合兵致討僉博等居

中欲得辯士往說之時輶客浚所慷慨請行至杭說傅
正彥曰自古宦官亂政根株相連若誅鉏必受禍今二
公一旦為國家去數十年之患天下蒙福甚大然主上
春秋鼎盛天下不聞其過豈可遽傳位于襁褓之子且
前日名為傳位其實廢立二公本心為國奈何以此負
謗天下傅按劒大怒輶辭氣不屈正彥乃善諭之曰張
侍郎欲復辟固善然須面議乃遣輶還約浚至杭浚復
遣輶移書傅等告以禍福使改既又復傅書訓言其罪
輶至傅黨馬柔吉詠之曰昨張侍郎書不委曲二公大
怒已發兵出杭矣君尚敢來耶輶曰畏則不來來則不

畏王世修欲拘留輶浚逆知之謬為書遺輶云適有客
自杭來方知二公於社稷初無不利之心甚悔前書之
輕易也傅等見之喜輶得免俄勤王兵大集傅等始懼
輶知其可動乃說宰相朱勝非以今日之事當以淵聖
皇帝為主睿聖皇帝宜復為大元帥少主為皇太姪太
后垂簾勝非令與傅正彥議皆許諾輶又請發傅正彥
如趙普故事遂皆賜鐵券詔補輶奉議郎守兵部員外
郎賜五品服更名康國高宗反正以張浚宣撫川陝檄
辟康國主管機宜文字浚至蜀遣康國入奏事詔進兩
官為兩浙宣諭使康國之行也上幸浙東不暇降詔旨

康國以自意為之坐劾降秩二等紹興三年浚召還康
康國俱赴行在浚既黜御史常同因論康國罷之起知
萬州湖北轉運判官浚相入為都官員外郎浚去位康
國乞補外遷右司員外郎除直顯謨閣知夔州丁母憂
起復撫諭吳玠軍除都大主管川陝茶馬卒

王衣字子裳歷城人以門蔭仕中明法科歷大理寺正
林靈素得幸將毀釋氏以逞其私襄州僧杜德寶毀體
然香有司觀望靈素意捕以聞衣閱之曰律自傷者杖
靈素求內批竄流之停衣官歸與祠累遷大理少卿韓
世忠執苗傅劉正彥獻俘檻車幾百兩先付大理獄將

盡尸諸市以衣奏詔傅正彥妻子外皆釋之奉詔鞫范
瓊獄詞服賜死釋其親屬將佐升大理卿初帶御器械
王球為龍德宮都監盡盜本宮寶玉器玩事覺帝大怒
欲誅之衣曰球固可殺然非其所隱匿則盡為敵有何
從復歸國家乎乃寬之先是百司從行付寺劾之至三
問取伏狀衣奏曰伏與辨二事也若一切取伏是以威
迫之不使自直非法意也乞三問未承者聽辨從之詳
定一司敕令刪雜犯死罪四十七條書成帝嘉其詳明
紹興元年權刑部侍郎明年除集英殿脩撰奉祠既而
以薦召復為言者所格卒于家

李迨開封人未冠入太學以蔭至通判濟州高宗以大
元帥過濟守自以才不及遜迨行州事迨應辦軍須無
闕會勅進乘輿儀物皆未備迨諳熟典故裁定其制不
日而辦上嘆賞卽除隨軍漕運卽位授山東漕運攻金
部郎丁父喪詔起復爲御營使司參議官兼措置軍前
財用苗傅劉正彥叛勤王之師大集迨流涕謂諸將曰
君第行無慮軍食事平詔轉三官辭不拜除權戶部侍
郎加顯謨閣待制爲淮南江浙荆湖等路制置發運使
以軍旅甫定乞持餘服許之紹興二年知筠州明年移
信州尋奉祠五年連遷龍圖閣直學士爲四川都轉運

使兼提舉成都等路茶事并提舉陝西等路買馬踰年
詔迨以每歲收支之數具旁通驛奏迨奏曰臣嘗考劉
晏傳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筦榷居其半今四川
榷鹽榷酒歲入一千九十一萬過晏所榷多矣諸窠名
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數彼以一千二百萬贍中原之
軍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貫贍川陝一軍而不足宂
濫在官員不在軍兵也以與吳玠不合與祠九年金人
歸三京命爲京畿都轉運使時孟庾爲權東京留守潛
通北使迨察其隱徵庾不能平訟于朝且使人告迨曰
北人以兵至矣迨曰吾家食祿二百年如果然吾將延
頸以死告者悚然而去降聖節庾失於行禮迨所措
庾白劾迨因求能乃落職與祠歸而庾以京師降金迨
尋復龍圖閣待制知洪州以疾匃祠卒
趙開字應祥普州人登進士第權辟雍正用舉者改秩
卽盡室如京師貨田尉氏與四方賢俊遊因詞知天下
利病所當罷行者如是七年慨然有通變救弊志宣和
中歷除成都路轉運判官遂奏罷宣和六年所增上供
認額綱布十萬匹減綿州下戶支移利州水脚錢十分
之三又減瀘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次第
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科等實數俾人

人具曉鄉胥不得隱匿竄寄嘗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
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而事理因指陳榷
茶買馬五害朝廷是其言卽擢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
使推行之時建炎二年也於是大更茶馬之法比及四
年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乃踰二萬匹
張浚宣撫川陝承制以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
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
不可加獨榷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已有互相隱匿
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
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明年遂徧四路行

其法又倣成都府法於秦州置錢引務最後又變隆法
言者遂奏其不便乞罷之且曰如詔大臣建請務全謗
備以須更制即乞劉與張浚照會詔以其言示浚浚不
爲變時浚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犒月賞期川不貲盡
取辦於開開悉知慮於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
而應貲若有餘吳玠爲四川宣撫副使專治戎守於財
計殆虛未嘗問惟一切以軍期趣辦與開此呃玠數以
不給訴于朝開亦自劾老憊匄去不許乃特置四川安
撫制置大使之名命席益爲之益前執政忍位宣撫司
上朝論恐未安仍詔張浚視師荊襄川陝明年罷綿州

宣撫司玠仍以宣撫治兵事軍馬聽玠移撥錢物則委
開拘收辛除開徽猷閣待制加玠兩鎮節鉞坐軍需終
朝各貶二秩朝廷故抑揚之使之交解開隙趣辦餉饋
也而開又與席益不協乃詔開赴行在以李迨代之會
疾作不行與祠逾年復右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陝茶
馬開已病累疏匄去復與祠卒

曾勛字公顯陽翟人父組爲閤門宣贊舍人以占對閑
敏得幸徽宗勛用恩補承信郎特命赴進士廷試賜甲
科爲武吏如故靖康初爲閤門宣贊舍人勾當龍德宮
除武義大夫從徽宗北遷過河十餘日謂勛曰不知中
原之民猶戴康王否翌日出御衣書領中曰可便即真
來救父母行持韋賢妃邢夫人信命勛間行詣王又諭
勛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爲念
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
不祥勛自燕山遁歸建炎元年至南京以御衣所書進
入高宗泣以示輔臣勛建議募死士航海入金國東京
奉徽宗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于外凡九年不遷紹
興中歷遷忠州防禦使金使蕭毅等來命勛爲接伴使
未幾落階官爲容州觀察使充金國報謝副使召入內
殿帝洒泣諭以懇請親族之意及見金主正使何鑄伏

地不能言勛反覆開諭乃許還梓宮及太后累遷昭信
軍節度使時金主亮已定侵淮計勛副王倫爲稱謝使
還言恭順無他人譏其妄孝宗朝加太尉提舉皇城司
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少保

李稙字元直臨淮人幼明敏篤學兩舉于鄉晁無咎奇
之妻以女高宗開大元帥府羣盜四起餉道阨絕轉運
向子諲以稙借補迪功郎使督四百艘招募忠義二萬
人自淮入徐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宗駐師鉅
野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首加勞問稙占
對詳敏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拱璧並特

[illegible]也授承直郎留之幕府稙三上表斷遂三陳手[illegible]
[illegible]稙感激知遇言無不盡爲汪伯彥黃潛善所忌高
宗既即位歷鄂州通判平馬友孔彥舟二盜張浚上其
功加秩通判荊南遷戶部員外郎時秦檜當國帥府舊
僚率皆屏黜浚亦去國稙即匄祠奉親寓醴陵十九年
杜門不仕檜死除戶部郎中入見帝曰朕故人也方有
意大用以母老每辭便養除知桂陽軍母憂歸葬哀毀
廬墓有白鷺朱草之祥服闋歷遷直敷文閣京西河北
路計度轉運使乾道中遷至直寶文閣江南東路轉運
使兼知建康軍府兼本路安撫使主管行宮留守司事

稙上書言防江十策孝宗嘉納以太府卿召有疾不克
上道遂以中奉大夫寶文閣學士致仕還湘與劉錡胡
安國父子相往還講論言及國事憂形于色始終以和
議爲恨年七十六卒謚忠襄有臨淮集

韓公裔字子扆開封人初以三館吏補官充康王府內
知客從王出使金軍爲磁人所沮王將南奔與公裔謀
間道潛師夜起遲明至相磁人無知者自是親愛愈篤
王既即帝位累遷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後以事忤黃
潛善[illegible]三官帝念舊勞召復之遷至廣州觀察使[illegible]
[illegible]修玉牒秦檜以公裔帥府舊人奏令修[illegible]
就質其事俄除保康軍承宣使檜疑其指已而求于帝
衛之諫議大夫汪勃希檜意劾與祠檜死復提舉佑神
觀升華容軍節度使請致仕華容後復爲岳陽云卒年
七十五贈太尉謚恭榮公裔律身和謹不植勢不市恩
又敢與權臣異亦足多者

論曰汪若海諭服叛將馮康國說折二凶有魯仲連之
辨歟王衣兩奏鞫大獄釋無辜數百人有于定國之平
歟李迨猶開更食貨以佐軍需有桑弘羊之心計歟曹
勛之使虜李稙之勸王韓公裔之扈從皆歷險阻著勞
效而稙與公裔爲天子故人公裔又起武吏乃能不附

權倖退居待時蓋拔於流俗乎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張九成　范如圭　晏敦復
曾幾弟開　黃中　張燾
張闡　胡銓胡夢昱附　許忻

張九成字子韶錢塘人嘗從楊時學紹興二年策進士九成對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以憂驚自沮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爲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可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又

言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臣之所憂也擢第一授鎮東軍簽判忤提刑張宗臣投檄歸從學者日衆趙鼎薦之再遷著作郎除浙東提刑力辭乃與祠歸未幾召除宗正少卿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兼權刑部侍郎金人議和九成謂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因言十事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既罷秦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上問以和議九成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因在經筵言西漢災異事檜甚惡之謫守邵州中丞何鑄論其矯僞欺俗傾附趙鼎落職終父喪秦檜取旨上曰自古朋黨畏人主知之此人[illegible]無所畏可與宮觀先是徑山僧宗杲善談禪理九成時往來其間檜令司諫詹大方論其與宗杲謗訕朝政謫居南安軍凡十四年每執書就明倚立庭甎歲久雙趺隱然廣帥致籠金九成悉歸之檜死起知溫州戶部遣吏督餉九成移書痛陳其弊戶部持之九成即乞祠歸數月卒九成經學多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游故議論多偏寶慶初特贈太師封崇國公謚文忠

范如圭字伯達建陽人少從舅氏胡安國受春秋登進

士第歷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秦檜建和議金使來無所於館將虛祕書省處之如圭亟見宰相趙鼎曰祕府謨訓所藏可使仇敵居之乎鼎竦然爲改館既而金使至悖傲議多不可從中外憤鬱如圭以書責檜曲學倍師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爲此必遺臭萬世矣草奏與史官六人上之金歸河南地如圭輪對言宜遣使朝陵以慰神靈萃民志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遣[illegible]士㒟等往檜以如圭不先白己益怒如圭請告去竟與祠杜門十餘年起通判邵州移荊南府檜死高宗召對[illegible]爲治以知人爲先知人以清心寡[illegible]

為本又論東南不樂士之俗傷絕人理請嚴漢賦法
令以全活之抑亦勾踐生聚報吳意也以直祕閣提舉
江西常平茶鹽移利州路提點刑獄以病請祠時宗藩
廷建儲位未定如圭援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
六篇合為一書囊封以獻請深考群言仰師成憲斷以
至公勿貳帝感悟謂輔臣曰如圭可謂忠矣即日下詔
以普安郡王為皇子復起如圭知泉州南外宗官寄治
郡中挾勢為暴如圭以法義正之大沮恨密為浸潤遂
以中旨罷領祠如故僦舍邵武以居學者多從之質疑
年五十九卒

晏敦復字景初殊之曾孫少學于程頤第進士歷吏部
郎官以守法忤呂頤浩出知貴溪縣累遷權吏部侍郎
除給事中居兩月論駁凡二十四事議者伻之復為吏
部侍郎彗星見詔求直言敦復奏昔康澄以賢士藏匿
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恥道消毀譽亂眞直言不聞為
深可畏臣幷即其言考已然之事多本於左右近習及
姦邪以巧佞轉移人主之意臣願防微杜漸以助應天
之實紹興八年金遣使來要以難行之禮詔侍從臺諫
條奏所宜敦復言一事既屈必以他事來屈我小有違
異即成衅端社稷存亡皆在其掌握矣時秦檜方力贊
和上之就外議群起而未敢行勾龍如淵說檜擇人為
臺官使擊去其論於是如淵施廷臣莫將皆擢要地人
皆駭愕敦復與尚書張燾疏言如淵廷臣庸人但知觀
望將則姦人也陛下奈何與此輩斷國論乎既又與燾
等入對爭之檜使所親諭曰公能曲從兩地旦夕可至
敦復曰吾終不為身計誤國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
請勿言檜卒不能屈始檜拜相朝士相賀敦復與李彌
遜獨有憂色曰姦人相矣張致遠魏矼皆以其言為過
及竄胡銓敦復謂人曰頃言秦之姦諸君不以為然今
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權吏部尚書兼江淮

等路經制使尋請外以寶文閣直學士知衢州奉祠卒
年七十一敦復靜默如不能言立朝論事無所避帝嘗
謂之曰卿鯁峭敢言可謂無忝爾祖矣
曾幾字吉甫河南人幼有識度入太學有聲以兄弼恤
恩授將仕郎試吏部優等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歷校
書郎林靈素得幸徽宗朝士爭趨之幾與李綱傅崧卿
皆稱疾不往視久之為應天少尹歷江西浙西提刑兄
禮部侍郎開與秦檜力爭和議去位幾亦罷逾月除廣
西轉運副使徙荊南路請閑得崇道觀復為廣西運判
避檜僑居上饒檜死起為浙西提刑知台州賀允中薦

召對以疾辭除直秘閣歸故治未幾復[illegible]又不振陛下欲亟之於一朝矯枉者以過直雖有[illegible]斷襲牽裾還笏若賣直干譽者頗加優容時高宗[illegible]檜擅權方開言路故幾先事陳之授秘書少監幾承平時已爲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復至須鬢皓白衣冠偉然每會同舍多談前輩言行臺閣典章薦紳推重焉權禮部侍郎兄棣開皆是職人以爲榮引年請謝曰臣無補萬一惟進退有禮尚不負陛下拔擢上閔勞以事提舉玉[illegible]觀[illegible]升[illegible]敷文閣待制金犯塞定議親征有欲遣使請[illegible]者幾極言幾疏爲朝廷計正當嘗膽枕戈專務節

[illegible]經武外一切置之且前日詔諸將傳檄數金君臣如[illegible]以讒同辭可與之和耶帝壯之孝宗受禪將召屢請老乃遷通奉大夫致仕卒年八十二謚文清幾事親孝母死蔬食十五年三任嶺表家無南物人稱其廉早從舅氏孔文仲武仲講學又從劉安世胡安國游其學益粹爲文純正雅健詩尤工有經說二十卷文集三十卷子逢至司農卿逮終敷文閣待制而逢最以學稱

開字天游少好學善屬文登崇寧進士第歷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多所論駁忤時相意左遷監大寧監鹽井[illegible]召屢辭建炎中自宮祠召爲中書舍人累遷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秦檜專主和議開當草國書辨詞[illegible]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讀檜嘗招開慰以[illegible]言且曰主上慮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聖德登大位臣民之所推戴列聖之所聽聞公當彊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敢聞也又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illegible]檜獨不知耶他日開又至政事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第欲濟國事耳時詔侍從臺諫集議開上疏謂當修德立政嚴於

[illegible]備不待借已陛下之志成矣檜曰此事大係安危開曰今已不當說安危只當論存亡檜矍然會胡銓上封事痛詆檜極稱開由是罷去居閑十餘年黃達如請籍撫職後復秘閣修撰卒年七十一檜死始復寶文閣待制盡還致仕遺表恩數開從游酢學其留南京劉安世一見如舊定交終身師友淵源固有所自云

黃中字通老邵武人以蔭補官高宗策進士親擢第二授保寧軍節度推官二十餘年秦檜死乃召爲校書郎遷[illegible]封員外郎兼國子司業芝草生武成廟不以聞宣

叟陰畫圖以獻宰相謂斧淵問紹興中曰治世之[illegible]
而八奏何耶紹未對中曰治世何用此爲使金還[illegible]
權禮部侍郎中之初還也言金治汴宮必徙居見迫宜
早爲計上矍然宰相顧謂中曰沈介歸殊不聞此何耶
居數日中白宰相請以妄言俟湯思退怒語侵中已
乃除介吏部侍郎徙中以補其處中猶以備邊爲言又
不聽遂請補外上不許曰黃中恬退有守除左史不數
月金主亮已擁衆渡淮朝臣爭遣家逃匿比敵退唯中
與陳康伯家屬在城中衆慙服兼給事中內侍遷官不
應法諫官劉度坐論龍大淵罷中皆不書讀舉小稍與

姝蘖能去尹穡希意詆中爲張浚黨乾道初引年致仕
居六年孝宗召對問勞甚渥以爲兵部尚書兼侍讀疏
陳十要道以爲用人而不自用以公議進退人才察邪
正廣言路核事實即用度擇監司懲貪吏陳方略考兵
籍上亟稱善中力求去竟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凡邑里
後生上謁必訓以孝弟忠信朱熹裁書以見願進於門
弟子之列其爲人敬慕如此其後上手書遣使訪朝政
闕失進端明殿學士病革手草遺表猶以山陵欽宗梓
宮爲言深以人主之職不可假之左右爲戒卒年八十
五贈正議大夫謚簡肅有奏議十卷

張燾字子公根之子也宣和八年進士第三人茸爲辟
雍錄秘書省正字靖康元年李綱爲親征行營使辟燾
入幕綱貶親知坐累者十七人燾亦貶建炎初起通判
湖州明受之變賊檄詔何燾撫諭江浙燾不受高宗復
辟詔求言燾上書言指陳江防非計徙費民財損官賦
不適於用又言侍從臺諫觀望意指毛舉細務至國家
大事坐視不言又言巡幸所至營繕困民越捷會稽似
不如是紹興二年呂頤浩薦除司勳員外郎遷起居舍
人又遷中書舍人呂祉之撫諭淮西也燾謂張浚曰祉
書生不更軍旅何可輕付浚不從遂致酈瓊之變七年

張滉特賜進士出身滉浚兄也燾執奏謂陛下方與浚
圖回大業何以塞公議上以命起居郎樓炤炤又封還
起居舍人何掄乃與書行燾與炤求去不許言者論之
以集英殿修撰奉祠明年以兵部侍郎召上曰卿去止
緣張滉燾曰臣苟有所見不敢不言臣若不言豈惟負
陛下亦負張浚上因問圖治一紀收効蔑然其弊安在
燾曰自昔有爲之君未有不先定規模而能收効者往
者進臨大江退守吳會未嘗[illegible]而或進或卻豈不爲敵
所窺乎今陛下相與斷國論者二三大臣而已一紀之
間十四命相執政遞遷遞[illegible]無慮二十餘日月逝矣大計宜

寖復議館以先定規模爲急尋權吏部尚書時金使至境詔欲屈己就和令侍從臺諫條上燾言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陛下飛龍濟州天所命也敵騎屢犯行闕不能驚虞甲寅一戰敗敵師丙辰再戰却劉豫丁巳酈瓊叛實爲僞齊廢滅之資皆天所贊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禍有期中興不遠矣今此和議果天誘其衷必不復强我以難行之禮如二三其說使當以大義絶之謹邊防厲將士相時而動毋取必於彼而取必於天而已乃若略國家之大恥置宗社之深讎躬率臣民屈膝于金而臣事之而覬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愀然變色

曰卿言可謂忠矣凡熟議燾頓首謝金使張通古蕭哲至朝議欲上拜金詔燾曰陛下信于倫之虛詐遽欲屈而聽之一屈之後不可復伸羣臣莫能正救曾魯仲連之不如豈不獲罪於天下萬世况而監察御史施廷臣力贊和議擢侍御史司農寺丞莫將以賜第擢起居郎朝論大駭燾率侍郎晏敦復疏請斥逐少杜華任之門於是將廷臣皆不敢拜燾又面折檜黨勾龍如淵曰造覬其所舉君薦七人皆北面張邦昌今囁嚅附會覬敢許他日必皆得覬矣秦檜患之燾亦自知得罪託疾伝告檜使林待聘論燾欲以爲直院燾大駭曰果有此言念

不敢出矣檜不能奪乃止和議成范如圭請遣使朝八陵遂命判大宗正士㒟與燾偕行且命修奉令荊湖帥臣所飛濟其役陵前澗水久涸二使垂至忽湧溢父老驚歎以爲中興之兆燾歸副奏疏曰自古戡定禍亂非武不可狼子野心不可保恃久矣伏望修武備俟釁隙迎而應之雷動風驅盡俘醜類以告諸陵然後盡天子之孝矣上問諸陵寢如何燾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讎一黯然燾因請求問陵不用金玉謂金玉珍寶動人耳目又其爲物自當流布於世理必發露燾又言頃劉豫初廢人情向我斥候不明坐失機會今又聞敵於

淮陽作筏造繖素不知安用諸將又見黃河船盡均北岸乘爲救用往來自若無一人敢北渡者傾傷邊吏貴耳目先事而防所言皆切中時病秦檜方主和惟恐少忤敵意悉寢不問成都謀帥上諭檜曰張燾可第恐道遠憚行檜以諭燾燾曰君命也焉敢辭以敷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付以便宜燾因言官吏害民者請先罷後劾許之又言軍興十餘年日不暇給今和議甫定願汲汲以政刑爲先務上曰嘗書之座右在蜀四年乞祠歸凡十有三年檜死舊人在者皆起燾除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居二年進端明殿學士二十九年

萬壽觀兼侍講以疾力辭不許除吏部尚書初上
欲立普安郡王為嗣顯仁皇后意未欲遲回久之顯仁
崩上問壽方今大計壽以儲貳對上曰朕懷此久矣旋
當議典禮又因對言甲庫諸工巧以蕩上心酒庫酤良
醞以奪官課且乞罷減教坊樂工上曰卿言可謂責難
於君悉詔罷之壽屢乞骸三十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
尋遷太中大夫給真奉三十一年八月落致仕復知建
康府時金人窺江建業民驚徙過半聞壽至人情稍安
尋詔沿江帥臣條上恢復事宜壽言陳十事大率欲預
備不虞持重養威觀釁而動期於必勝孝宗受禪除同

知樞密院既而遷參知政事以老病不拜臺諫交章留
之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謁告將理許
之及家固求致仕卒年七十五謚忠定壽外和內剛帥
蜀有惠政民祠之不忘始論和議歸之于天士論歉然
泊繳駁施廷臣之奏朝野復一辭歸重焉
張闡字大猷永嘉人幼力學善屬文未冠由舍選貢京
師登進士第歷鄂台二州教授紹興十年給事中林待
聘薦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吳益王府
教授十三年遷秘書郎兼國史院檢討官秦檜每薦臺
諫必先諭以己意嘗謂闡曰秘書久次欲以臺中相浼
何如闡謝曰丞相見知得老死秘書幸矣檜默然遷[illegible]
奉祠歷泉衢二州通判二十五年冬帝躬攬萬機起闡
提舉兩浙市舶入為御史臺檢法官升吏部員外郎帝
妙選宮僚謂非重老成無踰闡者改祠部兼建王府贊
讀三十一年春大雨無麥苗荊浙盜起應詔陳所宜禦
盜之術帝嘉納遷將作監進宗正少卿孝宗即位闡權
工部侍郎兼侍講入謝言諸將以敗為虛冒爵秩州府
禁軍因覃霈鼓譟希厚賞不可不正其罪悉為施行是
冬給札侍從臺諫條具時務當時應詔數十人惟闡與
國子司業王十朋陳時政斥權倖無所回隱明日召兩

人對內殿大加稱賞賜酒及御書隆興元年真拜工部
侍郎時數易臺諫闡力言之請增廣諫員帝曰臺諫好
名如某人但欲得直聲而去闡曰唐德宗疑姜公輔為
賣直陸贄切諫願陛下深以為鑒金人求和帝與闡議
闡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款我耳力陳六害不可
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頃之除工部尚書兼侍
讀屢引疾乞骸骨帝不忍其去二年請益力遂除顯謨
直學士奉祠歸陛辭帝問所欲言闡奏許和則忘祖宗
之讎棄四州則失中原之心遣歸正人則傷忠義之氣
惟陛下毋忘老臣平昔之言居家踰月卒年七十四特

[illegible]學士朱震書[illegible]敵要君力主和[illegible]
折忠臣義士之氣遂使士大夫偷安成習至癸未和[illegible]
則知其非者鮮矣觀論川有建白率雜言利害其言[illegible]
人世雖不可和惟胡左史銓張尚書闡耳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策士銓對萬餘言高宗將以冠多士有忌其直者[illegible]撫州軍事判官未上會隆祐太后避兵贛州金人躡之銓以漕檄攝本州募鄉丁助官軍捍禦[illegible]紹興中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修官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中外洶洶銓上疏

曰臣謹案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十年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

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

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愎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爲衣裳之

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爲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

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坐除名編管昭州朝臣多救之者檜迫於公論改監廣州鹽倉復改簽書威武軍判官諫官羅汝楫希意劾銓遂編管新州守臣張棣訐銓與客唱酬怨謗謫吉陽軍凡九年檜死量移衡州銓書初上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鋟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爲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贈之詩有癡兒不了官中事男子要爲天下奇之句師古廷珪坐流遠州剛中謫知安遠縣死焉三十一年銓得自便孝宗即位累遷祕書少監擢起居郎論左右史失職者四詔從之兼侍講國史院編修官進言

乞都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興王之計也時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謂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陛下自即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以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又言周世宗斬敗將何徽等七十人軍威大震近宿州之敗士死者滿野而敗軍之將以所得金賂權貴以自解陛下非信賞必罰以應天不可也論納諫曰今廷臣以箝默爲賢容悅爲忠馴至興元之幸所謂一言喪邦上曰非卿不聞此金人求成銓謂金人

知陛下銳意恢復故以甘言款我願絕口勿言和字既
而詔以和戎遣使大詢于庭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
可和者銓一人而已乃獨上一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
仲主和二聖播遷自何㮚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
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
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
自振尚能戰乎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明年兼國子
祭酒尋除權兵部侍郎上以災異詔延臣言闕政急務
銓以振災為急務議和為闕政其議和略曰自靖康迄
今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

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為和者有三說焉曰
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議
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何謂可
弔者十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為相切勿與虜講和
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此可弔者一也
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一與虜和則中原絕望
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
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此
可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
如路允迪等分往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臣

[illegible]僕單又將覆也此可弔者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
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
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必有逆亮之謀
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
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自此復和則
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
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歲幣之外又有私覿私覿
之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生
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齎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憚
而為之此其可弔者七也側聞虜人嫚書欲書御名欲

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為繁文小節不必計較
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獻
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臣子欲君父屈己以從之則
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恥獻納不必爭此其可弔者
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
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
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為快此其
可弔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為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弔
者十也儻乾剛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湑等絕請和之
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則有可賀者亦十

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辱
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
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
璧輿櫬之辱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冤十也去十弔而就
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稚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
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自符
離之敗朝廷已棄唐鄧海泗與金和至是金又欲得商
秦地邀歲幣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銓以本職措置浙
西淮東海道時金兵號八十萬高郵守臣陳敏拒敵射
陽湖而大將李寶預求密詔爲自安計擁兵不救銓劾

奏之寶懼始出師掎角將大雪河冰皆合銓先持鐵鎚
鎚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乂之與祠乾道初以集英殿
修撰知漳州改泉州趣奏事留爲工部侍郎其後屢與
祠進至端明殿學士召歸經筵銓引疾力辭以資政殿
學士致仕卒謚忠簡有澹菴集一百卷其與祠歸廬陵
曾上所著易春秋周禮禮記解孫槻渠皆至尚書同邑
有胡夢昱字季昭寶慶初爲大理寺評事應詔上書
訟濟王竑史彌遠怒竄象郡以死人稱小澹菴端平更
化追贈朝奉郎錄其子

許忻拱州人宣和三年進士高宗時爲吏部員外郎是
時金使張通古在館忻上疏極論和議不便其略曰金
人所謂講和者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王倫誘致金
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以詔諭江南爲名則是飛尺
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臣竊料陛下必不忍爲也
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諸將邀
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
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令其何以自處乎夫王倫之爲
此行也雖閭巷之人亦知其取笑外夷爲國生事今無
故誘敵悖慢如此若猶倚信其說而不寤誠可慟哭
使賈誼復生謂國有人乎哉無人乎哉爲今之計獨有

陛下幡然改慮布告中外正倫賣國之罪當行誅責以
釋天下之疑然後激厲諸將謹捍邊陲無啓敵計進用
忠正黜遠姦衺以振紀綱以修政事務爲實效不事虛
名夕慮朝謀以圖興復庶乎可矣臣聞萬人所聚必有
公言今在廷百執事之臣與中外一心皆以金人之詔
爲不可從公言如此陛下獨不察乎疏入不省後忻乞
外補授荊湖南路轉運判官謫居撫州起知邵陽卒

論曰秦檜導高宗偷安一隅忘親釋怨誤國可勝道哉
從臣引義固爭非去位竄居而不悔如張九成范如圭
[illegible]數復貴中曾幾兄弟不媿賢師友矣張燾亦庶幾有

父風乎張闡胡銓歷兩朝竝力排和議而許忻之疏亦
切順與銓同胡夢昱亦慕銓而興者舊史逸其事特附
載之韓退之曰無亦使其無傳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九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　列傳八十二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蔣猷　薛徽言　胡交修
勾濤　趙逵　吳表臣
劉一止 弟寧止　綦崇禮　呂本中
劉才邵

蔣猷字仲遠金壇人第進士政和四年拜御史中丞兼
侍讀有直聲嘗論廷臣伺人主意承宰執風旨此風不
可長輔臣奏事殿上雷同無可否非論道獻替之體內
侍省不隸臺察荼元豐官制楊戩不當除節度使趙良

嗣不宜出入禁中上皆嘉納至揭其章內侍省且詔自
今無得援圖節鉞又疏孟昌齡徐鑄等姦狀歷吏部尚
書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請祠歸召為刑部尚書兼
資善堂翊善靖康初奉上表起居太上皇帝於淮陰且
持詔貶童貫猷奏貫得罪天下願黜遠之太上以為然
亟令宣詔趣貫赴貶所遂奉太上還京移兵部尚書累
官正議大夫引疾授徽猷閣直學士奉祠卒贈特進
薛徽言字德老溫州人登進士第爲樞密院計議官紹
興二年遣使分行諸路徽言以權監察御史宣諭湖南
時郴道桂陽旱飢徽言請于朝不待報即發衡永米以

[illegible]而以經制銀市米償之所剩與二十人使還他使皆
進擢宰相呂頤浩以徽言專擅出知興國軍後擢至起
居舍人秦檜議和徽言與晏敦復等七人同拜疏爭之
一日檜於上前論和徽言直前引義固爭反復數刻中
寒疾卒高宗念之特優恤焉子季宣有傳

胡交修字已楙晉陵人登進士第授泰州推官試詞學
兼茂科得首選歷起居舍人起居郎既而以右文殿修
撰知湖州高宗即位以中書舍人召辭不至以徽猷閣
待制奉祠越二年復以舍人召詔守臣津發尋進給事
中直學士院兼侍講帝出手詔訪以弭盜保民豐財裕

國彊兵禦戎之要交修疏言昔人謂飢有麥飯休有故
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爲盜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死迫
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陛下開其自新之路豐其
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
與攜落亦爲吏士所係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
矣沃野千里殘爲盜區昔吾杭稻之地操乃矢帶刀劍
雉牛發家白晝爲盜皆吾畎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
其田里無急征暴斂啓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
業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者
[illegible]與連西路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爲農爲兵不數年
積聚充物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爲患況以中興二百
郡之彊兵以禦寇不能爲翟興輩之所爲乎世以爲危言
累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久之遷刑部尚書蜀帥
闕盜既去帝問交修孰可守蜀者以從子世將對遂用
之世將在蜀五年號爲名帥徽宗祔廟功臣交修定議
韓忠彥人大允服紹興八年以親老丐祠便養帝曰卿
去行復召矣九年召除兵部尚書翰林學士兼侍講逾
年復丐外除端明殿學士知合州卻私請免上供萬計
數月卒交修簡重寡言進止有度爲文不事琢雕坦然
明白在詞苑號稱職自其從祖宿從父宗愈至交修世

將皆任禁林中興以後學士三入者自交修始交修嘗
次爲書號四世絲綸集以侈一門之遇至於事繼母以
孝聞撫二弟極友愛可謂文行兼副矣

句濤字景山成都人崇寧登進士第紹興七年遷至起
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都統制劉光世乞罷丞相張浚
欲以呂祉代之濤謂祉疎庸淺謀必敗事未幾祉死於
亂浚聞之夜半召濤愧謝除中書舍人明年除史館修
撰重修哲宗實錄復修徽宗實錄丞相趙鼎諭旨宜疏
辨紹聖事濤曰崇寧大觀大臣誤國以稔今禍若有隱諱
如天下將以何所給事中求去以徽猷閣待制知池州

以典祠俄除荆湖北路安撫使知潭州秦檜嘗令人
意欲與共政濤以書謝之檜諷言者劾濤不報濤疏論
時事之害政者有五帝歎其忠直賜繒綵茶藥秩滿與祠
久之帝謂檜曰勾濤久閑其言泉石可進職與一山水
近郡檜對永嘉有天台鴈蕩之勝帝曰永嘉太遠其以
湖州命之俄卒年五十九帝震悼顧近臣曰勾濤死矣
惜哉贈左太中大夫濤身長七尺風貌偉然頗以忠亮
自許國有大議帝必委心延訪往復酬詰率漏下數刻
始罷料邊情如在目前知名之士多所薦進有文集十
卷西掖制書十卷奏議十卷

趙逵字莊叔資州人讀書數行俱下尤好聚古書紹興
中類省奏名廷對論君臣父子之情甚切擢第一時秦
檜意有所屬而逵對獨當帝意檜不悅即罷知舉王㬢
授逵左承事郎簽書劒南東川帝嘗問趙逵安在檜以
實對久之帝又問除校書郎逵單車赴闕征稅者希檜
意使行橐皆書籍才數帙而已既就職未嘗私謁檜愈
恨逵嘗御製芝草詩有皇心未敢實安圖之句檜怒曰
逵倚以爲未太平耶又謂逵曰館中祿薄能以家來乎
逵曰親老不能涉險遠檜銜之常以百金爲助又遣所
親申前言諷逵往謝逵不答檜愈怒欲擠之會檜死遷
著作佐郎兼權禮部員外郎帝謂曰卿始終皆朕自擢
卿登第後爲大臣沮格久不見卿秦檜日薦士未嘗一
語及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眞天子門生也詔充普安郡
王府教授進遷起居郎入謝帝又曰秦檜炎炎不附者
惟卿一人逵曰受陛下爵祿而奔走權門臣不惟不敢
亦且不忍遂除中書舍人登第六年而當外制南渡後
未有也帝語王綸曰趙逵純正可用朕於蜀士未見其
比先是逵嘗薦杜莘老唐文若孫道夫皆蜀名士至是
舉士又以馮方劉儀鳳李石郯次雲應詔宰執以聞帝
因蜀人道遠不因論薦無由得知前此蜀中宦游者多

隔絕不得一至朝廷甚可惜也自檜顓權深抑蜀士故
帝語及之逵以疾卒年四十一帝抆淚嘆息逵嘗自謂
司馬溫公不近非色不取非財吾雖不肖庶幾慕之帝
亟稱逵不附麗又謂文章似蘇軾故稱小東坡未及用
而死惜其論建不傳于世有棲雲集三十卷

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登進士第擢通州司理陳瓘謫
居郡中一見而器之歷官右正言高宗詔臺諫條陳大
利害表臣策多見用以病請補外以直祕閣知信州紹
興初召爲司勳郎中遷左司詔百官陳裕國彊兵之策
表臣獻十事除左司諫給事中胡安國以論事不合罷

表臣疏留之前宰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軍馬表臣罷
疏爭之不聽遂罷表臣擢黃巖丞尋除提點浙西刑獄
召爲祕書少監歷遷兵部侍郎兼崇二國公說外傅兼
講善遷至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時秦檜欲令使金議
地界指政事堂曰歸來可坐此表臣不答又以議大禮
忤意罷去俄起知婺州課最除敷文閣待制三歲請祠
許之進直學士家居數年卒年六十七表臣晚號湛然
居士自奉無異布衣時鄉論推其清約
劉一止字行簡歸安人七歲能屬文試太學有司欲舉
八行曰行者士之常不就登進士第爲越州教授李邴

薦爲詳定一司勑令所刪定官紹興初召試館職帝稱
善欲驟用執政不樂除祕書省校書郎遷監察御史請
倣劉晏法瀕江置司以制國用鄉村置義倉以備水旱
後多採用其言遷起居郎奏事帝迎語曰朕親擢也繇
六察遷二史祖宗時有幾一止謝先朝惟張澂李棁耳
因極陳堂吏宦官之蠹執政植私黨無憂國心翌日罷
奉祠歷擢中書舍人兼侍講莫將賜出身除起居郎一
止論將以助和議驟從班臣恥與同命乞併罷不報
遷給事中居瑣闥百餘日繳奏不已用事者始忌秦檜
使合李光復罷奉祠進敷文閣待制御史中丞何若又

奏論落職罷祠後八年請老復職致仕秦檜死召至國
門以病不能拜力辭進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三一止
沖澹寡欲嘗誨其子曰吾平生通塞聽於自然惟機械
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博學無不通爲文不事纖刻制
誥坦明有體嘗言訓誥者賞善罰惡詞也豈過情溢美
怒鄰罵坐之爲哉其草顏魯公孫特命官制甚偉帝歎
賞爲手書之詩自成家呂本中陳與義讀之曰語不自
人間來也有類藁五十卷
寧止字無虞登進士甲科歷兩浙轉運判官苗劉之變
寧止馳詣呂頤浩劉光世勉以忠義退而具軍須以佐

勤王高宗復辟除右司郎官累遷吏部侍郎進徽猷閣
直學士知秀州以顯謨閣奉祠卒寧止有文名慷慨喜
論事指切時政多人所難言乞禁王安石日錄復賢良
方正科用司馬光十科薦士法倣唐制宰執論事以諫
官侍立皆其顯顯者寧止與一止岑皆羣從昆弟帝嘗
稱寧止忠一止清岑敏云有敎忠堂類藁十卷
綦崇禮字叔厚高密人祖父皆中明經進士科崇禮入
太學登重和元年上舍第調淄縣主簿歷起居郎攝給
事中召試政事堂爲制誥三篇不淹晷而就辭翰奇偉
擢中書舍人進用之速近世所未有高宗猶以爲得之

晩單駕如平江有旨追復鄧浩官崇禮當行詞有曰士大
夫不亡想生氣之猶在姦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列
推重除試尚書吏部侍郎時從官惟崇禮與汪藻壽耆
直學士院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徙知明州召爲吏
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時兵革後省曹簿書殘毀幾盡
崇禮再執銓法熟於典故討論沿革援据該審吏不得
容其私後有詔重刋七司條勑崇禮所建明悉書爲令
移兵部侍郎仍進直學士院未幾御筆除翰林學士再
入翰林凡五年所撰詔命數百篇不私美不寄怨深得
代言之體以寶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劉豫導金人入

侵楊楚震擾高宗躬御戎衣次吳會崇禮以近臣承寧
方面謂浙東一道爲行都肘腋之地備禦不可不謹密
疏於朝得便宜從事於是繕城郭厲甲兵輸錢帛以犒
王師簡舟艦以扼海道疚心夙夜忘廢食寢及帝還七
州晏然不知羽檄之遽期年上印綬退居台州卒年六
十贈左朝議大夫崇禮妙齡秀發聰敏絕人不爲崖岸
斬絕之行廉儉寡欲獨覃心辭章洞曉音律酒酣氣振
長歌慷慨議論風生中年頓挫場屋晚方登第驟升華
要極潤色論思之選端方亮直不憚彊禦秦檜罷政崇
禮草詞顯著其惡及再相嬌詔下台州就崇禮家索其
藁繳納檜尚且將修怨會崇禮已沒故身後恩澤其家
閣不敢陳士大夫亦無敢爲其任保云
呂本中字居仁公著之後幼而敏悟以父任承務郎公著
追貶本中亦坐黜後歷樞密院編修官紹興六年自直
祕閣主管崇道觀召赴行在特賜進士出身擢起居舍
人兼權中書舍人七年上幸建康本中奏曰當今之計
必先爲恢復事業求人才恤民隱審刑政開言路然後
練兵謀帥增師上流固守淮甸伺彼有釁一舉可克若
邪本未强恐生他患引疾乞祠直龍圖閣知台州不就
主管太平觀召爲太常少卿八年遷中書舍人又兼侍

講又兼權直學士院初本中與秦檜同爲郎相得甚歡
檜既相私有引用本中封還除目檜勉其書行卒不從
趙鼎素主元祐之學謂本中公著後又范沖所薦故深
相知會哲宗實錄成鼎遷僕射本中草制有曰合晉楚
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散牛李之黨未知明是以去非
檜大怒言于上曰本中受鼎風旨伺和議不成爲脫身
之計風御史蕭振劾罷與祠卒學者稱爲東萊先生
謚文清有詩二十卷得黃庭堅陳師道句法又有春秋
解童蒙訓師友淵源錄行于世
劉才邵字美中廬陵人其上世鶵太宗召見未及用而

卒悼慎五季文辭卑弱倣揚雄法言著法語八十一篇行於世才邵以大觀二年上舍釋褐為潁汝二州教授復為湖北提舉學事管幹文字宣和二年中宏詞科遷司農寺丞靖康元年遷校書郎高宗即位以親老歸侍居閒十年御史中丞廖剛薦之召見遷祕書丞歷遷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帝稱其能文時宰忌之出知漳州開城東渠十有四為閘與斗門以瀦泄決溉田數千畝民甚德之兩奉祠後召拜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尋權吏部尚書以疾請祠加徽猷閣直學士卒贈通奉大夫才邵氣和貌恭方權臣用事時雍容遜避以保名節

所著𥡴溪居士集行世

論曰蔣猷直聲著先朝嚴徽言而折秦檜和議奈病奪其志弗克佐中興也若胡交修之孝友句濤之忠直趙逵之純正劉才邵之溫恭吳表臣劉一止之清修綦崇禮呂本中之端亮兼優詞學稱代言論思之任顧皆見忌秦檜不能久於朝若甚或廢黜以老均可悲也夫

林勳　李舜臣　婁寅亮

高登　宋汝爲

林勳賀州人第進士為廣州教授建炎中獻本政書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率因唐舊今農貧多失職兵弊不可用亦以饑民竄卒類為盜賊宜倣古井田之制使一夫占田五十畝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什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七倍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為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之額以給征役其說甚備書奏擢桂州節度掌書記後又獻比校書二篇謂桂州土地荒蕪遊手末作之人衆皆本政不修之故朱熹甚愛其書陳亮謂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

於一變之後成順致利則民不駭而可以善其後矣

李舜臣字子思隆州人博達古今慨然有志於天下紹興末張浚視師江淮舜臣應詔上書言乘輿不出無以定大計宜徙幸武昌又謂江東六朝皆嘗取勝北方不肯乘機爭天下宜為今日監著江東勝後之鑑十篇上之登乾道進士第歷官知德興縣有惠政遷宗正寺主簿重修裕陵玉牒當會布呂惠卿初用必謹書或謂非執政除免格舜臣曰治忽所關何拘常法尤邃於易嘗曰易起於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為誠敬坎離中畫為誠明著本傳三十三篇朱熹每

翀之所著書群經義八卷書小傳四卷文集五十卷
玉餘功錄二卷子心傳道傳性傳並有傳舜臣以[illegible]
官二府贈太師追封崇國公
婁寅亮字陟明永嘉人第進士爲上虞丞建炎四年上
疏云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
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
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
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恐祀
豐于昵仰違天監太祖在天莫肯顧歆是以二聖未有
回鑾之期金人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未有息肩之日臣

愚不識忌諱欲乞陛下于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
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弁
選宣祖太宗之裔有材武者升爲南班以備環衛庶幾
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帝感悟樞密富直柔薦
之紹興元年召赴行在復上疏申前說擢監察御史時
相秦檜以直柔所薦惡之諷言者論罷由是坐廢
高登字彦先漳浦人宣和間爲太學生金人犯京師登
與陳東等上書乞斬六賊廷臣復建和議奪种師道李
綱兵柄登與東再拜書詣闕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欽
[illegible]即位登上書言事謂陛下自東宮即位意必能爲民
[illegible]除大和害今何相吳敏張邦昌又納攸黨太宰[illegible]
從望臣恐人心自此離矣凡五上書皆不報因謀南歸
忽聞邦昌等相繼罷斥與所言偶合者十七八登喜曰
是可以盡言矣復爲書論敏等不報初金人至六館
諸生將遁去登曰君在可乎與林邁等請隨駕隸扈山
帳中而帝不果出金人退師敏遂諷學官起羅織斥
還鄉紹興二年廷對有司惡其直授富川主簿憲董棻
聞其名檄攝六郡獄復命兼賀州學事滿秩士民匃留
不獲相率餽金五十萬不告姓名白于守曰高君貧無
以養願太守勸其咸受登辭之不可乃置于學買書以

謝士民歸至廣會新興大饑帥連南夫檄發廩振濟復
爲糜于野以食之與代者聽所全活萬計歲適大稔而
償亦及數民投牒願留者數百輩因奏辟終其任召赴
都堂審察遂上疏萬言及時議六篇帝善之下其議中
書奏檜惡其譏己不復以聞授靜江府古縣令豪民秦
琥武斷鄉曲持吏短長號秦大蟲邑大夫以下爲其所
屈登至頗革登亦喜其遷善補處學職它日琥有請屬
登謝卻之琥怒謀中以危法會有溺琥侵貸學錢者登
寘之法忿而死一郡快之帥胡舜陟與登奏琥事坐以
[illegible]殺之罪詔送靜江府獄屬登母死歸葬訖事詣獄而

□仲先爲秦檜所陷下獄死事寧白廣湯鄉湯朝趙不□
孫指歸蕭令遂差考試策問浙水災之由仰帝李仲之
僧馳逆檜檜震怒編管容州漳州遣使臣謝大作拘省
劄示登登讀畢即投火作上馬火作曰少入告家人無
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比夜巡檢領百卒復至登曰若
朝廷賜我死亦當拜敕而後就法大作爲泣下奮劒叱
巡檢曰省劄無它語汝欲何爲吾當以死拒之而不棄
亦坐鐫一官登謫居授徒以給家事一不介意惟朋朝
廷所行事小則蹙人則慟哭隨之臨卒所言皆天下
大計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疏其事以聞何萬守漳言

諸朝追復迪功郎後五十年朱熹爲守奏乞褒録贈承
務郎登事母孝其學以慎獨爲本所著家論忠辨等篇
有東溪集行世

宋汝爲字師禹豐縣人靖康之難闔門遇害汝爲思報
國家及父兄之讎會金人用兵至謁部使者陳邊事遣詣
行在高宗嘉納特補修武郎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奉
國書副京東運判杜時亮使金時劉豫節制東平丞相
呂頤浩因致書豫汝爲行次壽春遇完顏宗弼軍不遁
與時亮會俄馳入其營將上國書宗弼盛怒劫而縛之
汝爲一無懼色曰銜命出疆願達書此一辭死未晚宗
弼義解縛延之曰此山東忠義之士也命往見豫汝爲
因頌伏劒爲南朝鬼豈忍背主不忠於所事力拒不行
乃至京師瀕死者數四豫僭號汝爲以頤浩書與之勉
以忠義豫曰使豫自新南歸人誰直我獨不見張邦昌
之事乎業已至此夫復何言仰拘留汝爲授通直郎同
知曹州以誘之汝爲固辭陰結先陷于北者凌唐佐等
爲腹心以機密遣人報朝廷紹興十二年汝爲亡歸作
恢復方略以獻時秦檜當國置不復問補禮部尚書蘇符
憐之爲言于朝進轉通直郎汝爲詣上丞相書言用兵
大計久之有告汝爲于金人以蠟書言其機事者大索

不獲尋知南歸檜將械送金人汝爲變姓名爲趙復徒
步入蜀汝爲身長七尺疎眉秀目望之如神仙楊企道
者遇之溪上款留與語見其議論英發洞貫古今歷言
靖康間離亂事企道驚遂定交假僧舍居之檜死企道
勸其理前事汝爲慨然太息曰吾結髮讀書奮身一出
志在爲國復讎收還上宇頗爲諸公所知命繆數奇軋
于權臣今老矣新進貴人無知我者汝爲能知死期將
終神氣不亂三十二年其妻錢莫知汝爲死詰旦聞鼓
院以狀進詔索之不得隆興二年事聞特官一子有忠
嘉集行世

論曰南渡民弊兵弱政多因循而苟安僻壤中原不復當意又不能立昌陵後以定國本係人心皆中興之失策者林勳諸人特小官或布衣乃有志天下事先後論列雖古賈誼之通達國體殆無以過林勳李舜臣之用兵究君相兵之知也婁寅亮建儲之議豈不見納竟與高登宋汝爲咸以忤秦檜得罪野諺曰直如弦死道邊寅亮等之謂耶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八十三

明南京戶部主事前田柯維騏編

陳康伯　陳俊卿子宓　虞允文
梁克家　葉顒

陳康伯字長卿弋陽人宣和三年中上舍丙科歷官提舉江東常平茶鹽紹興中累遷戶部司勳郎中康伯與秦檜太學有舊檜當國康伯在部省泊然無求凡五年始遷軍器監借吏部尚書使金至汴將帥不供餉閉戶臥館人夜扣戶謝不敏亦不對後金使至詔康伯館伴端午賜扇帕與論拜受禮言者以生事論罷知泉州秩

滿奉祠垂十年檜死起知漢州將出峽召對除吏部侍郎至尚書拜參知政事未幾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嘗謂其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眞宰相也又命與湯思退輔政事勿懼所論惟其當而已康伯言大臣事當盡公若依阿植黨此鄙夫患失者臣非惟不敢亦素不能上嘆其忠者明年拜左僕射金遣使賀天申節出嫚言求淮漢地指取將相大臣先是葉義問賀允中使還言金必敗盟康伯請早爲之備建四策至是召三衙帥及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又請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

樞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大
譁宰執劉人情洶洶右相朱倬無一語同知樞密院事
周麟之受命聘金憚不欲行康伯獨以為已任奏曰金
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
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康
伯勉周麟之以國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某不為
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以辭行
貶余杞廬州王權敗歸中外震駭康伯入奏曰聞有勸
陛下幸閩蜀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忽
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之而後奏曰百官散

主勢孤矣上意既堅請下詔親征以葉義問督江淮軍
虞允文參謀軍事尋敗敵於采石金主亮為其臣下所
弒而還於是報書始用敵國禮高宗倦勤康伯密贊大
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孝
宗即位命兼樞密使進封信國公禮遇殊渥呼丞相而
不名自建康扈從回即以病祈去不允隆興元年請益
堅遂以太保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判信州已又召外
祠除醴泉觀使二年起判紹興府且命赴闕奏事復辭
未幾召陪郊祀時北兵再犯淮甸人情驚駭皆望康伯
丞相上出手札遣使即家居召之未出里門拜尚書左

僕射同中書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封魯國公輿疾造道
朝邊遽兼程以進至闕減拜賜坐許肩輿至殿門仍給
扶敵師退尋以目疾免朝謁乾道元年卒年六十九贈
太師謚文恭後配享孝宗廟庭改謚文正康伯以經濟
自任臨事明斷孝宗嘗對輔臣稱其器量從容不迫可
比晉謝安云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登紹興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
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但謝不往秩滿秦檜察其不附
已抑之檜死乃以校書郎召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
累遷殿中侍御史首言人主以兼聽為美必本至公人

臣以不欺為忠必達大體御下之道恩威並施抑驕將
作士氣則紀綱正而號令行矣湯思退專政俊卿言冬
日無雲而雷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詔罷思退
時災異數見金人侵軼之勢已形俊卿乃上疏為張浚
辨謗未報因請對力言之上始悟數月以浚守建康又
言內侍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避敵計搖成算請按軍
法上曰卿可謂仁者之勇除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渡淮
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
詔俊卿治淮東堡砦屯田所過安輯流亡金主褎新立
遣使好廷臣多附和議俊卿奏宜以正名為先名正則

賦減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孝宗
受禪俊卿言爲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所以行之
者至公而已遷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方以閫外
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沉靖有謀命爲江淮宣撫判官
兼權建康府事會上和方堅詔吳璘班師俊卿亦召還
上封事曰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
宗之法蠲無名之賦隆興初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侍
郎參贊軍事張浚初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爲未可已而
邵宏淵兵潰俊卿退保揚州主和議者幸其敗橫議搖
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從坐詔貶秩諫臣尹穡附思

退議罷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
別屬督將若欲責其後効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
重權寘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
後効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爲宗社計願
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効疏再上即命浚都督且召
爲相卒爲思退穡所擠遣視師江淮俊卿累章請罪以
寶文閣待制知泉州請祠許之及思退被竄太學諸生
伏闕乞召俊卿乾道元年入對上勞撫之因極論朋黨
之弊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才當以氣節爲主氣
節者小有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錢端禮起

戚里爲參政規相位俊卿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奏本
朝家法外戚不預政陛下宜謹守端禮憾之知建康府
逾年授吏部尚書時上未能屛鞠戲將游獵白石俊卿
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力以爲戒上嘉納
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覿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俊卿
因事質於上出之事在覿傳三年冬當郊而雷上手詔
戒飭大臣葉顒魏杞坐罷以俊卿參知政事於是政事
稍歸中書四年制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爲已任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廉
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

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
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可相上即召允文爲樞密使
至則以爲右相俊卿爲左相允文建議遣使金以陵寢
爲請俊卿面陳復手疏以爲未可上御弧矢弦激致目
告俊卿疏言陛下豈樂爲此蓋志圖恢復故閱武備激
士氣耳然臣願陛下任智謀明賞罰恢信義則英聲義
烈不越尊俎固已震懾敵人於萬里之遠豈待區區騎
射於百步間哉曾覿官滿當代俊卿預請處以浙東總
管覿怏怏而去張說爲親戚求官憚俊卿不敢言會在
告請於允文得之俊卿聞救已出諭吏留之說皇恐來

謝允文亦愧循爲之一請俊卿竟不與說深憾之吏部尚書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爲執政上初然之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鄉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上手札諭俊卿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於大事欲計其萬全不敢迎合意指誤國事即杜門請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帥福州陛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政攘敵泛使未可輕遣旣去允文卒遣使終不得要領曾覿亦召還建節鉞躋保傅而士大夫莫敢言旣而俊卿請祠歸第弊廬數楹

怡然不介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命坐賜茶因從容言曾覿王抃招權納賄朝辭又奏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覿抃之門十纔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材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進少保累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卒年七十四方屬諸子勿祈恩澤勿請謚樹碑上嗟悼贈太保謚正獻俊卿孝友忠敬清嚴好禮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正色危論無所顧避推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熹屢嘗論薦其學也嘗歲知已不遠千里往哭之又爲撰行狀有集二十卷子守定宓並知名

宓字師復少登朱熹之門長從黃榦遊以父任歷知安溪縣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言宰相史彌遠獨秉政無敢慷慨盡言者宓上封事言宮闈儀刑有未正朝廷權柄有所分政令刑賞多所舛逆奏入彌遠不樂而中宮慶壽三牙獻遺至是爲之罷卻尋遷軍器監簿九年轉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指陳敝事視前疏尤剴切宓遂請罷歸在告日擢太府丞不拜出知南劍州漳州未行請致仕

寶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三上迄不就直秘閣主管崇禧觀拜祠命而辭職名卒進職一等致仕初宓之在朝也寺丞丁焴往使金宓歎曰世讎未復何以好爲餞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句後數年開關外不靖以書抵焴曰蜀口夫關外雖遠實如一身近事可寒心皆士大夫之罪豈非斯道不絕之故耶焴深服其言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爲朱墨銘謂朱陽墨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若論平初贈直龍圖閣所著書有論語注義問答

著春秋三傳抄讀通鑑綱目唐中[illegible]纂宋之[illegible]數十[illegible]
于家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人父祺嘗登進士第允文以父任入官亦登進士第歷知渠州秦檜當國蜀士多屏棄檜死高宗欲收用之允文以薦召對論士風之弊以文章進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必黜其巧僞以政事進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除秘書丞累遷禮部郎官金主亮修汴已有南侵意又隱畫工圖臨安湖山以歸亮賦詩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允文上疏請詔大臣豫思備禦時紹興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允文使金見運糧造

舟者多辭歸亮曰我將看花洛陽明年允文還奏所見及亮語中言淮海之備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九月金主遣其臣造浮梁于淮水上十月金主將兵自渦口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權自廬州錡亦回揚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陳康伯力贊親征是月戊午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參謀軍事權又自和州遁歸錡回鎮江盡失兩淮矣十一月壬申金主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洲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義問被旨命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丙子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

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illegible]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illegible]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諜者言亮前一日刑白黑馬祭天誓衆以明日濟江時敵兵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代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絶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

則兒女子爾俊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多俘獲僵尸凡四千餘敵兵不死于江者亮怒悉敲殺之允文以捷聞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絶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丁丑敵果至因夾擊之焚其舟三百始遁又再以捷聞顯忠至自蕪湖允文語之曰敵必[illegible]揚州以與瓜洲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illegible][illegible]乎顯忠分李林[illegible]京口葉義[illegible]

[illegible]會允[illegible]
[illegible]寧於瓜洲今我[illegible]兵聚京口待重待之可一戰[illegible]
淹少緩六飛之發[illegible]中至京口敵屯重兵塞瓜洲口[illegible]
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惟海
鰌船不滿百戈船[illegible]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
使戰艦數少恐不足[illegible]川遂聚材冶鐵改修馬船爲戰艦
庚寅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
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
亮笑曰紙船耳一將跪奏南軍有備未可輕願駐揚州
徐圖進取亮怒欲斬之乙未亮爲其下所殺丙申敵人

退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己亥奏聞召入對上慰藉嘉歎
謂陳俊卿曰虞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詔免扈
從往兩淮措置允文至鎮江奏收兩淮三策不報明年
充川陝宣諭使陛辭言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
天相我恢復也上以爲然允文至蜀與大將吳璘議經
略中原璘進取鳳翔復鞏州金治兵爭陝西新復州郡
蜀士欲棄之允文持不可孝宗受禪輔臣有言西事者
謂官軍進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允文爭之
不待吳璘遂歸河池蓋用參知政事史浩議欲盡棄[illegible]
而亮[illegible]其說允文前後凡十五疏[illegible]

[illegible]康伯康伯牽於同列不能回也上將召允文閣陳
[illegible]事執政忌其來以斷誤閣直學士知夔州尋又命奏
事隆興元年入對史浩既素主棄地及拜相亟行之且
親爲詔有曰棄雞肋之無多免狼心之未已允文入對
言今日有八可戰上問及棄地允文以笏畫地陳其利
害上曰此史浩誤朕以敷文閣待制知太平州尋除兵
部尚書湖北京西宣撫使改制置使時朝廷遣盧仲賢
議和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允文累疏力爭思退怒
陽請召允文實欲去之也允文上印猶以四州不可棄
爲請乞致仕詔以顯謨閣學士知平江府思退竟決和

議割唐鄧二年金兵復至思退貶上悔不用允文言陳
俊卿亦薦允文堪大用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
事乾道元年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坐論罷奉祠
歸三年召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吳璘卒議擇代
上諭允文曰無以易卿即以爲四川宣撫使一月召至
闕不數月復使蜀太上賜御書聖主得賢臣頌上爲之
製跋陛辭復以所御雙履及甲胄賜焉五年拜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允文多薦知名士及爲
相籍人才爲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六年除
俊卿以奏留龔茂良忤上意上震怒俊卿待命浙江亭

何日不報允文請對極論體貌之道與乎楊州而遂命判
潭州自雅又太子覲儲位未定允文上疏且援梁陳本
義詔恭王惇立為皇太子會慶節金使烏林答天錫入
見金主壻也驕倨甚固請上降榻問金主起居上不許
天錫跪不起侍臣錯愕失措允文請大駕還禁中且諭
之曰大駕既興難再御殿使人來且隨班上壽金使慙
而退時改僕射為丞相乃八年二月授允文特進左丞
相兼樞密使梁克家為右丞相四月御史蕭之敏劾允
文允文上章待罪上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
在何許毋聽其去上為出之敏且書扇製詩留之上命

進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久不報曾覿薦
一人賜第權諫議大夫允文克家爭之不從允文力求
去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陛
辭上諭以進取之方期以某日會河南允文言異時戒
內外不相應上曰西師出而朕遲回即朕負卿朕已動
而卿遲回即卿負朕上御正衙酌酒賦詩以遣之且賜
家廟祭器使蜀一歲無進兵期密詔趣之答以軍需未
備上不樂淳熙元年卒贈太傅謚忠肅允文姿貌雄偉
慷慨磊落有大志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二
心嘗注唐書五代史藏于家有詩文十卷又有經筵

[illegible]議內外志行于世孫剛簡最知名嘉定中為
不至終利路提點刑獄
梁克家字叔子晉江人幼聰敏書過目成誦紹興末進
士第一授平江簽判召為祕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時
災異數見奏宜下詔求言既得旨遂條六事曰正心術
立紀綱救風俗謹威柄定廟筭結人心累遷中書舍人
乾道三年郊祀雷震復條六事遷給事中事多執奏無
隱每勸上開言路上欣納因命條其風俗之弊乃列四
條曰欺罔苟且循默奔競上嘉獎五年拜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遂參知政事又兼知院事在政府與虞

允文可否相濟允文主恢復克家密諫數不合力勾去
上曰兵終不可用乎克家曰財用不足何以集事上改
容曰朕將思之詰朝上面諭曰朕終夜思卿言至當毋
庸去八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允文既罷相克家獨秉
政近戚權倖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張說入樞府謀中
傷士夫不附己者克家悉力調護善類賴之議金使朝
見授書儀說欲移文對境以正其禮克家議不合遂求
去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陛辭上以治效為問克
家勸上無求奇功既而三省密院卒移牒泗州敵不從
遣泛使來舉朝震駭後二年湯邦彥坐使事貶天下益

嚴克家謀國之忠淳熙八年起知福州召除醴泉觀使
九年拜右丞相封儀國公逾月而疾十三年以内祠兼
侍讀明年卒年六十贈少師謚文靖克家風度峻整為
文渾厚明白成一家辭命尤溫雅多行于世
葉顒字子昂仙遊人登紹興進士第歷知上虞縣賀正
中薦顒靜退遂召見顒論國讎未復其言剴切高宗嘉
納除將作監簿知處州湯思退之兄家奴犯禁一繩以
法思退不悅為常州逋緡錢四十萬守坐免移顒代之
金犯邊高宗視師建康道毗陵顒賜對舟次因言故相
張浚久謫無恙是天留以相陛下也顒初至郡無旬月

償未一年餘緡錢二十萬累遷端明殿學士參知政事
兼同知樞密院事武臣梁俊彥請稅沙田蘆場御史林
安宅請兩淮行鐵錢顒力言不可安宅不能平既入樞
府乃上章攻顒御史王伯庠亦論之乃以資政殿學士
與祠孝宗下其事臨安府鞫奏上以安宅伯庠風聞失
實免所居官仍貶安宅筠州召顒起爲除知樞密院事
未拜進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顒首薦汪應辰王十朋
陳良翰周操陳之茂芮煇林光朝等備執政侍從臺
諫上嘉納又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盜惟
上察甚上曰珂康劉源嘗賂近習朕欲遣王抃廉其姦

顒曰臣恐廉者甚於姦者乃止乾道三年冬至上郊祀
而雷顒引漢故事上印綬奉祠歸卒年六十八贈特進
謚正簡顒爲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毅然
不可奪友人高登嘗上書譏切時相名捕甚急顒與同
邸適介逸去登曰不爲君累乎顒曰以獲罪固所願也
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僮妾田宅不改其舊
論曰陳康伯抑於秦檜高宗末年始顯用其贊親征久
早定太子誠有經濟才除與召命蓋望做蜀奚似器量
似謝安千嗣是賢相有如陳俊卿雅而飭虞允文采而
亮梁克家靜而肅葉顒樸而介衡識雖殊要皆辨人材

抑僥倖裨益勵精之治實多而允文兼優將略尤為時
倚重云

湯思退　魏杞　蔣芾　葉衡
洪适　史浩　趙雄　王淮

湯思退字進之處州人紹興中山縣令試博學宏詞科
除秘書省正字自是登館閣貳中秘兼史筆繇禮部侍
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遂參大政秦檜病篤
招參知政事董德元及思退至臥內屬以後事各贈黄
金千兩德元慮其以我爲貳則不敢辭思退慮其以我
期其死不敢受高宗以不受金非檜黨信用之驟擢知

樞密院事尚書左僕射侍御史陳俊卿論其姦詐傾邪
亦爲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遂罷奉祠
隆興元年符離師潰乃思退復相言者論之不報思退
主議割地與金張浚力爭之語在浚傳其冬拜思退左
僕射張浚右僕射浚以金未可與和請上幸建康圖進
兵上詔荊襄川陝嚴邊備詔思退曰金無禮如此卿猶
欲言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
入駭陰謀陷浚罷之上遂命思退作書許金四郡上聞
有敵兵命思退督江淮軍辭不行金帥僕散忠義自清
河口渡淮言者極論思退急和徹備之罪遂罷相尋責

居永州大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王之望
尹穡等姦邪誤國招致敵人請斬之思退憂悸死思退
始終與張浚不合浚以雪恥復讎爲志思退每借保境
息民爲口實更勝迭負思退之計迄行終亦不免敵既
得海泗唐鄧又索商秦皆思退力也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祖陵入官登進士第歷宗正少卿
湯思退建和議命杞使金孝宗面諭今遣使一正名二
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十七事擬問對
上隨事畫可陛辭奏曰臣將指出疆其敢不勉萬一無
厭願速加兵上善之行次盱眙金所遣大將僕散忠義
紇石烈志寧等方擁兵關北遣權泗州趙房長問所以
來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
僕散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
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上命諸依初式毋易國書歲幣
亦如其數忠義以未如所欲遂與志寧分兵犯山陽戰
不利驍將魏勝死之上怒金反覆詔以禮物犒督府師
杞奏金若從約而金繒不具豈不孫國體格事機乎乃
以禮物行至燕見金主褒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
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和則兩國享其福
戰則將士蒙其利皆人論之甚悉金君臣環聽拱竦館

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省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
禮損歲幣五萬不發歸正人北還上慰藉甚渥一歲間
遷至右僕射兼樞密使上銳意恢復杞爲相左右其論
會郊祀冬雷用漢制策免守左諫議大夫奉外祠起知
平江府諫官王希呂論杞奪職後再奉祠告老從資政
殿大學士卒贈特進謚文節
蔣芾字子禮之奇曾孫也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二人
孝宗累遷起居郎兼直學士院簽書樞密院事首奏加
意邊防又奏核將才行伍間籍記姓名以待用除權參
知政事同知國用事首奏方今財賦於養兵盡祖取天

下不過十五萬人紹興初外有大敵內有巨寇然兵數
亦不若今日之多又招兵杠蠹愈甚上悟一日因進呈
邊報上顧曰將家都督非卿不可芾奏臣未嘗經歷兵
間陛下更審思其人明年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樞密使母卒起復升左僕射力辭有密旨欲令歲
大舉手詔廷臣議芾奏天時人事未至拂上意服闋除
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提舉洞霄宮尋被論落職建
昌軍居住期年聽自便再與祠卒芾始以言邊事結上
知不十年致相位終以不能任兵事受責云
葉衡字夢錫金華人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調寧德簿

政秩知於潛縣治為諸邑最郡以政績聞即召對上曰
聞卿作縣有法遣還任擢知常州累遷戶部尚書簽書
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時淳熙元年也衡奏二事一牧
守將帥必擇材以稱其職必久任以盡其材二令戶部
取湖廣會子實數盡以京會立限易之從之其冬拜右
丞相兼樞密使孝宗銳意恢復凡將帥器械山川防守
悉經思慮奏對畢從容賜坐講論機密或不時召對上
諭執政選使求河南衡奏司諫湯邦彥有口辨邦彥恨
衡擠己聞衡對客有訕上語奏之上大怒即日罷相責
授安德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邦彥使還果辱命上震

怒竄之嶺南既而詔衡自便復官與祠年六十二卒贈
資政殿學士衡負才智理兵事甚悉由小官不十年至
宰相人謂出於曾覿云
洪适字景伯皓長子也以父出使恩補修職郎紹興十
二年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高宗曰父在遠方子能
自立此忠義報也擢除敕令所刪定官後三年弟邁亦
中是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改祕書省正字皓歸忤
秦檜出知饒州适亦出為台州通判皓謫英州适復論
罷往來嶺南省侍者九載檜死起知荊門軍改知徽州
歷升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孝宗即位海

州解圍符離用兵饋餉繁夥适究心調度供億無闕遷
司農少卿隆興二年召貳太常兼權直學士院除中書
舍人時金人再犯淮羽檄沓至書詔填委咨訪酬答率
稱上旨自此有大用意金既尋盟首為賀生辰使得其
要領以歸乾道元年五月遷翰林學士仍兼中書舍人
秦塤久廢忽予祠适論殺將巫伋復召莫伋擢樞密院
編修官余堯弼復龍圖閣學士适謂其皆檜黨隨命繳
之六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八月拜參知政
事諫議大夫林安宅請禁銅錢入北境即蜀中取鐵錢
行之淮上适言其不可乃寢前命十二月拜尚書右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未幾春霖迨引咎乞
避林安宅抗疏論适既而臺臣復合奏除觀文殿學士
奉祠尋起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再奉祠卒年六十八
謚文惠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然無大建明以究其
學家居十有六年兄弟鼎立子孫森然以著述吟詠自
樂近世備福鮮有及之或謂适黨湯思退又謂适來自
淮東言張浚妄費浚以此罷相云
史浩字直翁鄞縣人高宗時登進士第歷司封郎官兼
建王府直講一日講周禮言膳夫掌膳羞之事歲終則
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會至酒正掌飲酒之事惟

王及后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飲酒不可無節
也王嘉納遷宗正少卿王立爲皇太子浩除起居郎兼
太子右庶子孝宗立遷翰林學士知制誥議城瓜洲
采石張浚以爲不可語在浚傳擢參知政事詔議應敵
定論浩奏先爲備禦是謂良規儻聽淺謀之士興不教
之師謂之恢復得乎拜尚書右僕射首言趙鼎李光無
罪岳飛父冤宜復官爵祿其子孫從之張浚請幸建康
上以問浩浩陳三說不可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
全豈可嘗試圖僥倖復辨論於殿上浚因內引奏浩意
不可回恐失機會乞出英斷浩在省中忽得邵宏淵出

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
兼右府而出兵不與聞不去何待乎因奏言康伯欲納
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爲陛下子孫憂浚銳意用兵若一
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侍御史王十朋論其
懷姦誤國出知紹興先是浩因城瓜洲白遣太府丞史
正志往視之正志與浚論辨十朋疏正志朋比併及浩
遂與祠凡十三年復起與祠淳熙五年復爲右丞相殿
前司輒捕市人京城騷動軍人怙衆因奪民財浩奏盡
釋所捕而禽軍民首讙收者欲成議罪欲各取一人梟
首以徇浩曰軍人始變市人可同罰乎陛下恐軍人有

語故一其罪以安之夫民不得其平言亦可畏尋求去
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兼侍讀後有言前
人陸慶童之冤者上曰史浩嘗力爭至今悔之劉光祖
試館職答策論取士之道上批其後略曰國朝以來過
於忠厚宰相誤國大將敗軍未嘗誅戮要在人君擇相
相當爲官擇人懋賞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才不出吾
不信也中外聞之大聳議者謂曾覿視草爲光祖甲科
發也上遣覿持示浩浩奏爲國底於忠厚豈有所謂過
哉臣恐議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歸過祖宗不可
不審也自經筵將告歸乃於小官中薦江浙之士十五

人皆一時選如薛叔似楊簡陸九淵石宗昭陳[illegible]
襄燮趙靜之張子智後皆擢用十年請老除太保致仕
封魏國公光宗御極進太師年八十九卒封會稽郡王
寧宗賜謚文惠御書純誠厚德元老之碑後改封越王
謚忠定配享孝宗廟庭浩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
與郡之茂嘗毀浩上曰卿豈以德報怨耶對曰臣不知
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
行事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對
曰臣不敢以私害公其寬厚類此子𠈌遠別有傳
趙雄字溫叔資州人隆興元年類省試第一虞允文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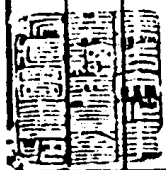
撫西蜀辟幹辦公事入相薦于孝宗召見大奇之除正
字范成大使金將行雄當登對允文招與之語既進見
雄極論恢復上大喜曰功名與卿共之即除右史兩月
除舍人雄請復置恢復局日夜講磨條具合上意除中
書舍人自選人入館至此未滿歲也時金將起河南之
役議盡以諸陵梓宮歸于我上命雄出使賀生辰仍止
奉遷陵寢及正受書儀雄見金主爭辨數四其臣屢喝
旭辨益力卒得請乃已金人謂之龍闘[illegible]上疏論恢復
謂莫若由蜀以取陝西得陝西以臨中原是秦制六國
之勢也淳熙中歷兩府拜右丞相祖宗時蜀人未嘗除

宰帥雄請外除觀文殿大學士四川制置使御史以非
故事疏論之改知瀘南安撫使上思雄不忘改知江陵
府張栻再被召論恢復固當第其計非是即奏疏上大
書紙曰以疏宣示云恢復當如栻所陳方是即除侍講
云且得直宿時與卿論事允文與雄之徒不樂沮抑之
時司天奏相星在楚地上曰張栻當之人愈忌光宗將
受禪召雄雄上萬言書甚剴切授寧武軍節度使開府
儀同三司進衛國公改帥湖北疾甚改判資州又除瀘
川府改隆興府卒年六十五贈少師寧宗謚文定
王淮字季海金華人登紹興進士第累遷右正言首論

大臣養尊小臣恃祿願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
官宰相湯思退無物望淮條其罪策免至於吏部侍郎
沈介之盜名都司方師尹之狡險大將劉寶之梧克結
權倖皆劾罷之又奏自治之策孝宗嘉歎除祕書少監
兼恭王府直講與錢端禮不合出知建寧府改浙西提
刑入見陳閩中利病甚悉召還至翰林學士知制誥又
自簽書樞密除同知參大政時宰相久虛淮與李彥穎
同行相事擢樞密使上謂之曰陳康伯雖有人望處事
則不及卿拜右丞相兼樞密事先是自夏不雨至秋是
日甘雨如注士大夫相賀趙雄罷相蜀士在朝者皆有

[illegible]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哉以
進退獨士乃安章穎論事征直上將黜之淮曰陛下樂
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黜之適成其名穎復留時以
荒政爲急淮言李椿年老成練達擬除長沙帥朱熹學
行篤實擬除浙東提舉以倡郡國成都闕帥上加訪問
淮以留正對上曰非閩人乎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
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
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拜左丞
相上章力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力辭改宮祠
光宗時卒贈少師諡文定初朱熹提舉浙東劾台守唐

仲友淮素善仲友不喜熹乃擢陳賈爲監察御史攻論
學其後慶元僞學之禁始於此

論曰湯思退襲秦檜役謀割地畀敵敵得地而勢彌張
黨死不足以償責秬杞蔣芾葉衡並驟處非據廢黜亦
宜洪适之建白惟以文行名或目爲思退黨何歟史浩
棄雞肋以啗狼心殊爲非計然於人無怨德賛其君行
忠厚之政則盛德事也若趙雄排張栻王淮傾朱熹
豈肯爲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一

明南京戶部主[illegible]

辛次膺　劉珙　王[illegible]
黃祖舜　汪澈　周葵　王之望
錢端禮

張綱字彥正丹陽人入太學以上舍及第歷校書郎入
對請法祖考躬行之教以化天下徽宗稱善論事與蔡
京不相合黜主管玉局觀久之還故官稍遷敕高宗累
遷起居舍人攺中書舍人試給事中宗室令廣特轉太
中大夫綱言崇寧以來官職不循資任致綱紀大壞今

方丕變其俗奈何以令廣故復違舊章詔以次官命詞
舍人王居正復執不行命遂寢除給事中侍御史魏矼
劾綱與祠進徽猷閣待制引年致仕秦檜用事久綱臥
家二十年絕不與通問檜死召爲吏部侍郎兼侍讀已
而權吏部尚書除參知政事告老以資政殿學士知婺
州尋致仕孝宗登極召陪祀南郊以老辭不至詔嘉之
命有司存問卒年八十四綱嘗書坐右曰以直行己以
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節守如此初諡文定吏部尚
書汪應辰論駁之孫釜再請特賜曰章簡釜慶元間爲
[illegible]官力排道學諸賢累官至簽書樞密院事

于次膺字起莘萊州人甫冠進士第歷[illegible]
部郎湖北運判中途召還見高宗于建康首言救世之
弊上稱善擢右正言王倫使北請和次膺言宣和海上
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
識其詐時秦檜在政府次膺劾其妻兄王仲嶷王晚不
法章留中次膺再論之曰貴連宮掖親如肺腑寵任非
宜臣亦得論之而大臣之姻婭乃不得繩之耶求去除
直祕閣湖南提刑先是湖南賊龍淵李朝擁衆數萬據
茶陵檜匿不奏次膺陛辭上曰卿以將母為請朕不得
留湖湘風物甚佳且無盜賊職名異恩卒歲當召既抵

長沙賊勢方張如晤檜欲陷之即單車趨茶陵擒賊驍
將戮之募賊黨齎榜諭降待以不死皆相繼降金好成
赦書至衡陽次膺極陳其詐書奏不報金陷三京次膺
罷奉祠秦檜以其負重名欲先移書當稍收用次膺笑
而不答閱十六年貧益甚亡毫髮求於人檜死起知婺
州俄被召以足疾求去加祕閣修撰還郡再召見因奏
國本未立上改容曰誰可人次膺曰知子莫若父上稱善
擢權給事中坐駁戶部侍郎[illegible]為中丞湯鵬舉所論
奉祠起知泉州移福建帥丁母憂乞納祿孝宗即位年
詔對除侍御史中丞時兩淮盡為荒野次膺奏乞屯盱
眙縣業倚犢牛或令在屯兵從給以耕種此足兵足食
若成閔之貪饕湯思退之朋附黨義問之姦回皆以次
論劾上方厲精政事次膺每以名實為言多裨益呼其
官不名隆興改元同知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以疾力
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除侍史[illegible]上親擢天下皆知臣嘗
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臣不引避人
其謂何除資政殿學士奉祠陛辭賜茶甚惜其去次膺
奏臣與思退理難同列上曰有謂湯思退可用者次膺
奏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誤國
家事卒年七十九次膺孝友清介立朝謇諤仕宦五十

年無絲毫挂吏議為政貴清靜先德化所至人稱其不
煩善屬文尤工於詩

劉珙字共父子羽長子也生有奇質從季父子翬學以
蔭補承務郎登進士乙科監紹興府都稅務請祠歸杜
門力學不急仕進後歷禮部郎官秦檜欲追謚其父召
禮官會議珙不至檜風言者逐之檜死召為大宗正丞
累遷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出知泉州改衢州湖南盜
李金起朝廷憂之以珙知潭州湖南安撫使珙移書制
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曰擅興之罪吾自當之介即遣
[illegible]連戰破賊賊黨執李金降支黨聽其自降[illegible]

以給喪歸田里孝宗賜璽書褒獎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已而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時上欲召曾覿以珙言而止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密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上諭執政召之珙請曰此人名位微何自知之上以琪告珙與陳俊卿遂奏罷琪珙將爭之尤力殿中皆驚以故獨罷爲端明殿學士奉外祠陳俊卿奏留乃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入辭猶以六事爲獻上嘉其忠除資政殿學士知荊南府湖北安撫使以繼母憂去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荊襄安撫使珙據禮懇辭亦恥與張說並命也最後言曰三

年通喪三代未之有改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已爲先王罪人今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爲漢儒之罪人乎服闋再除知潭州湖南安撫使過闕入見極論時事進資政殿大學士以行淳熙二年移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進觀文殿學士屬疾請致仕孝宗遣中使以醫來疾革草遺奏言恭顯伾文近習用事之戒令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此陳俊卿忠良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願亟召用既又手書訣栻與朱熹皆以未能爲國報雪讎恥爲根卒年五十七贈光祿大夫諡忠肅珙性明果斷事繼母以孝聞功緦之戚必素服以終喪受盡言事有小失下吏言之立改臨數鎮民愛若父母聞訃有罷市巷哭相與祠之者

王剛中字時亨樂平人進士第二人得除州推官改左宣義郎故事當召試秦檜怒其不詣已授洪州教授檜死召見擢秘書省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會西蜀謀帥遂以剛中知成都府制置四川進至敷文閣直學士剛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塹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敵騎度大散關人情洶洶剛中跨

一馬夜馳二百里起吳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金兵敗走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壽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壽嘆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成都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田歲久淤澱剛中集三鄉夫共疏之累土爲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州人指曰王公之甘棠也昔諸葛武侯祠張文定公廟東菁巢皋表賢碑惡以示民孝宗受禪以宮僚進秩召赴闕請祠歸次番陽營圃植竹號竹塢金犯淮有旨趣剛中入見陳戰守之策進擢端明殿學士同知樞密院

事剛中曰戰守者實事和議者虛名不可恃虛名[illegible]事又奏四事制屯田省浮費選將帥汰冗兵屬疾卒年六十三贈資政殿大學士光祿大夫諡恭簡剛中繇布衣至公卿無他嗜好惟讀書著文爲樂有易說春秋通義仙源聖紀經史辨漢唐史要覽天人修應錄東溪集應齋筆錄凡百餘卷

黃祖舜福清人登進士第累任至倉部郎中遷右司郎中權刑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司兼侍講進論語講義上令國子監板行兼權給事中張浚没其家奏留使臣五十餘人理資任祖舜言素食進秩尚以勸功乞爲限制

乃詔勳臣家兵校留五之一時閤門有以恩澤補者修撰有不由文學擢者祖舜皆論寢其命楊愿家乞遺表恩祖舜言愿陰濟秦檜中傷善類事遂止檜子熺贈太傅祖舜言熺濟惡追奪之遷同知樞密院事隆興初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卒諡莊定

汪澈字明遠自新安徙居饒州第進士教授衡州沅州以薦爲秘書省正字校書郎輪對合高宗意除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特賜鞍馬時和戎歲久邊防寖弛澈陳養民養兵自治豫備之說累數千言除侍御史同諫院劾罷左相湯思退又論鎮江大將劉寶十罪[illegible][illegible]奉祠殿帥楊存中久握兵權內結閹寺王十朋陳俊卿等相繼論劾帝欲存護使去澈與俊卿同具奏存中始罷會金使高景山來求釁端澈言天下之勢強弱無定形在吾所以用之願陛下赫然睿斷益兵嚴備佈告中外將見上下一心其氣百倍矣除御史中丞尋爲湖北京西宣諭使鄂帥田師中老而怯立奏易之時欲置襄守荊南澈奏襄陽地重爲荊楚門戶不可棄未幾金主亮死澈乞出兵淮甸與荊襄軍夾擊其歸師未報而金新主罷兵請和召澈爲參知政事與宰相陳康伯贊內禪孝宗即位銳意恢復首用張浚使江淮澈以參謀督

軍荊襄將分道進討隆興元年入奏還武昌而張浚剋期大舉詔澈出師應之澈以議不合乞令浚併領荊襄諫議大夫王大寶論澈無制勝策乞罷黜澈亦請祠許之大寶疏再上落職仍祠祿明年知建康府尋除樞密使任位二年以觀文殿學士復奉祠尋知鄂州兼安撫使時議廢江州軍澈言不可知寧國府改福州福建安撫使請祠尋致仕卒年六十三贈金紫光祿大夫諡莊敏澈爲殿中日薦陳俊卿王十朋陳之茂爲臺官高宗以次第用之在樞府孝宗密訪人材薦百有十八人嘗奏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惟無私不欺介自奉清約雖貴

綸州衣時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
周葵字立義宜興人進士甲科歷殿中侍御史兩月間
告事至三十章張浚議北伐葵上章力言此存亡之機
非獨安危所係或言葵沮大計罷爲司農少卿以直祕
閣知信州未上改湖南提刑以親老易江東皆不就和
議已定被召論爲國有道戰則勝守則固和則久不然
三者在人不在我矣除太常少卿時秦檜獨相意葵前
事必憾趙鼎再除殿中侍御史葵語人曰元鎮已貶葵
固不言雖門下客亦不及之也檜始不樂因林待聘之
訴檜卽奏徙葵起居郎語在梁汝嘉傳再落職與祠檜

死連擢權禮部侍郎尋兼國子祭酒又兼權給事中侍
御史湯鵬舉言葵以魏良臣薦躐處侍從呂廣問葵之
死黨乞併罷之太學生黃作詹淵率諸生都堂投牒留
葵翌日博士何俌等言于朝乞懲戒詔作淵皆送五百
里外州編管葵出知信州隨罷復起知信州引疾奉興
國祠復知太平州發州造至敷文閣待制孝宗卽位除
兵部侍郎兼侍講改同知貢舉兼權戶部侍郎張浚自
督府來朝密言敵失泗州其懼罪者皆欲來歸願遣軍
渡淮赴之此恢復之機也葵請對謂不可輕舉累數百
言及遣李顯忠邵宏淵取靈壁虹二縣敗績上思其言

拜參知政事葵始終守自治之說兼權知樞密院事
諫友章言識和太速葵與陳康伯湯思退乞令侍從臺
諫集議衆益洶洶諸公待罪乞罷不許葵獨留身固請
上曰卿何請之力也曰自預政以來每與宰相論事有
以爲然而從者有不得已强從者有絶不肯從者十常
四五洎至榻前陛下又或不然大率十事之中不從者
七八安得不愧於心比臣所以欲去也虞允文陳康伯
相葵卽求退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泉州告
老加大學士致仕閒居累年不以世故縈心卒年七十
七累贈太傅葵孝於事親當任子先孤姪其卒也幼子

與孫尚未命平生問學不泥傳注作聖傳詩二十篇文
集三十卷奏議五卷晚號惟心居士謚惠簡
王之望字瞻叔襄陽人父綱登進士第至通判徽州之
望以蔭補復登進士第歷陞太府卿孝宗卽位除戶部
侍郎充川陜宣諭使代虞允文贊吳璘棄德順敵乘其
後喪師二萬人將校所存無幾連營慟哭聲震原野上
聞而悔之隆興初言者蹝之望罪除集英殿修撰奉祠
未幾權戶部侍郎江淮都督府參贊軍事累擢右諫議
大夫之望因上章極言廷臣執偏見爲身謀乞明詔在
廷平其心於議論之際時思退主和議浚主恢復之議

議爲思退地也拜參知政事既入俄兼同知樞密院[illegible]
敵兵交至以參知政事勞師江淮之望先資貼書敵帥
至是王抃使敵軍弁割商秦地許歸被俘人世爲叔姪
之國敵皆聽許講解而罷上聞敵師退令督府擇利擊
之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王抃既
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復論罷爲端明殿學士仍
奉祠居天台乾道元年起知福州福建路安撫使捕海
賊王大老捷聞加資政殿大學士移知溫州尋復罷之
望有文藝幹略當秦檜時落落不合或謂其有守紹興
季年力附和議與思退相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爲得計

地割而敵勢益張之望迄以此廢焉
錢端禮字處和臨安人父忱在外戚傳端禮以恩補官
至右文殿修撰仕外服有聲高宗材之知臨安府升權
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符離失利湯思退倡和議端
禮亦奏買怨生事思退大喜奏除戶部侍郎未幾兼吏
部張浚方主戰孝宗甚鄉之思退詭求去端禮請對乞
留又奏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爲戒於是思退復留
命浚行邊還戍兵罷招納以端禮充淮東宣諭使王之
望使淮西端禮入奏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
兵兵未必精端禮既以是詆浚右正言尹穡亦劾浚[illegible]
都督自此議論歸一矣端禮至淮還極言守備疏略宜
早定和議遂除吏部侍郎再往淮上金帥僕散忠義分
兵入上意中悔令思退都督江淮軍馬端禮試兵部尚
書參贊軍事思退畏怯不行端禮赴闕兼戶部尚書俄
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端禮以
和議既定乞降詔除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時久
不置相端禮以首參覬相位甚急皇長子鄧王夫人端
禮女也殿中侍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
不報遷太常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皆坐絀刑
部侍郎王弗陰附端禮建爲國是之說吏部侍郎陳俊

卿抗疏力詆其罪且謂本朝無以戚屬爲相上納其言
鄧王立爲太子端禮引嫌奉祠起知寧國府移紹興進
觀文殿學士端禮籍人財產至六十萬緡有詣闕陳訴
者上聞之與舊祠侍御史范仲芑劾降一職既而復之
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諡忠肅孫象祖自有傳
論曰張綱見疏蔡京非通秦檜晝以靜退高天下辛次
膺亦與檜迕斥湯思退之奸居約而操彌勵劉珙恥附
權倖復讎雪恥抵沒有餘心王剛中戮力破敵不以和
好輟備禦黃祖舜爲國家惜名器靳之於匪人皆有古
大臣風也汪澈周葵當廷議恢復頗有異同然於平生

大節何損王之望錢端禮並附奸樹黨誑誤人主而竟
免流竄孝宗於是乎失刑矣

蕭燧　李彥穎　黄洽　施師點
范成大　龔茂良

蕭燧字照鄰臨江軍人進士高第授平江府觀察推官
時秦檜當國其親黨密告燧秋試必主文漕臺燧詰其
故曰丞相有子就舉欲以屬公燧怒曰初仕敢欺心耶
檜慊之既而被檄秀州至則員溢就院易一員往漕闈
秦熺果中前列秩滿當爲學官避檜調靜江府察推而
歸燧未第時夢神人示以文書記其一聯云如火烈烈

玉石俱焚在冬青青松栢不改已而果符前事孝宗初
自靖州教授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對論官當擇人
不當爲人擇官上喜製用人論賜大臣淳熙中累遷左
司諫上諭執政蕭燧若何龔茂良奏燧純實無華宜任
言責擢右諫議大夫入謝上以議論鯁切不求名譽糾
正姦邪不恤仇怨嘉獎之參政趙雄庇襲帥李景亨恣
其貪虐臺臣謝廓然不敢論燧奏罷景亨雄營救復任
燧再論併及雄雄密奏燧誤聽景亨仇人之言遂下臨
安府捕恭州士人鍾京等置之獄坐以罪景亨復依舊
職燧乃自劾詔以風聞不許竟力求去徙刑部侍郎不
拜間請補外知嚴州嚴地狹財匱始至官鏹不滿三千
燧儉以足用二年之間積至十五萬以其羨補積逋諸
色皆寬詔治郡有勞除敷文閣待制移知婺州父老遮
道幾不得行婺與嚴鄰人熟知條教不勞而治後召還
至參知政事又權知樞密院以年及自陳上留之不可
除資政殿學士與郡復請閒與祠卒年七十七謚正肅
孝宗每稱其全護善類誠實不欺手書二十八將傳以
賜子逵登進士第官至太常

李彥穎字秀叔德清人登進士第歷建德丞改秩時宰
知其才將處之學官彥穎恥自獻調富陽丞御史周操

薦爲御史臺主簿金敗盟張浚督師進討孝宗方向浚
執政堅主和陳良翰周操不以爲然右正言尹穡陰附
執政薦引同己者轉言和於上前上惑之罷督府良翰
操相繼黜而穡進遷諫議大夫一日穡以和戰守扣彥
穎答曰人所見同不同公既以和議爲是曷不明陳於
上前以身任之事成功歸於公不成奉身而退若欲享
其利而不及其害國事將誰倚穡大怒曰自爲諫官前
後百餘奏曷嘗及一和字而臺諫有是言自是銜彥穎
陰排之改國子博士權吏部郎中歷升詹事兼吏部侍
郎權尚書兼侍讀時廷臣多以中批斥去彥穎言民下

有過亦顯逐之使中外知獲罪之由以爲戒今贊[illegible]
行斥命中出將恐陰邪得伸善類喪氣非盛世事也[illegible]
吏部尚書既而自簽書樞密擢參知政事彥穎在東府
三歲實輔相事內降繳回甚多內侍白劄籍名造器械
務攜師降旨發左藏封樁諸庫錢動億萬計彥穎疏歲
中經費以進因言虞允文建此庫以備邊故曰封樁陛
下方有意恢復苟用之不節徒啓他日妄費失封樁初
意上憂然曰卿言是朕失之矣墜馬在告力求去以資
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勤約有惠政與祠復參知政事諫
官論其子毆人至死與祠鐫秩起知婺州復知紹興府

遷資政殿大學士再奉祠進觀文殿學士致仕家居凡
十載自奉澹約食纔米數合室無姬媵蕭然永日與州
縣了不相聞卒年八十一贈少保謚忠文子沐慶元中
與一時臺諫排趙汝愚善類一空公論醜之
黃洽字德潤福州人隆興初以太學生試春官第二詔
循故事未臨軒賜第一人及第授紹興府觀察判官歷
右正言除侍御史所論列未嘗摭撫細故他慝以累其
終身除右諫議大夫上銳志肆武洽因風諫言頤之大
象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言語飲食猶謹節之況其他
事凡筋力喘息之間一有過差皆非所以養其身也上

嘉納之洽在經筵言人主命相任則勿疑宰相[illegible]
然尊朝廷尊則廟社安宰相論才當盡公心君子進則
庶職衆庶職衆則天下治上首肯再三乃曰卿如良金
美玉渾厚無瑕天其以卿爲朕弼耶自御史中丞擢參
知政事上因商確除目洽罄竭無所顧避上大喜曰五
十年無此差除知樞密院事累章求去以資政殿大
學士知隆興府光宗立詔言事洽奏用人爲萬世不易
之論臣前以此納忠壽皇今復告于陛下屢乞歸田畀
宮祠方未得請也人勸之治第洽曰吾書生蒙拔擢至
此未有以報國先營私乎使吾一旦罪去猶有先人敝

廬可庇風雨夫復何憂慶元二年致仕洽常言居家不
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
求福報哉卒年七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洽質直端重
有大臣體兩朝推爲名臣有文集奏議八十五卷
施師點字聖與上饒人弱冠游太學司業高宏盛稱其
文尋授學職以合選奉廷對調除臨安府教授乾道元
年陳康伯薦賜對言歷年屢詔恤民而惠未加洽願因
明堂肆赦蠲除逋負從之淳熙八年兼權禮部侍郎除
給事中時太子詹事已除特增員爲二命兼之賜對言
比年人物凋散士氣耗薾當廣儲人材以待用奉使[illegible]

廷立班既定相儀若以親王將至命師點退俟[illegible]
師點正色曰班立已定尚欲何爲在廷相顧駭愕知其
有守不敢復以爲請使還上嘉歎不已十年連除參知
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十四年除知樞密院事師點惓
惓搜訪人才手書置夾袋中謂蜀去朝廷遠人才難以
自見蜀士之賢者俾各疏其所知差次其才行文學每
有除授必列陳之明年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泉州繼與
臨安祠紹熙二年除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師點嘗謂
諸子曰吾平生仕宦皆任其升沉初未嘗枉道附麗獨
人主知之遂至顯用夫人窮達有命不在巧圖惟忠孝

之事也卒年六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有文集奏議
制藁東宮講議及易說史識諸書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登進士第累遷吏部郎官言者
論其超躐罷奉祠起知處州陛對論力之所及者三曰
日力曰國力曰天力今盡以虛文耗之孝宗嘉納處民
以爭役嚚訟成大爲勸義役隨家貧富輸金買田助當
役者甲乙輪第民便之詔頒其法於諸路處多山田成
大訪通濟堰故迹復之置隄閘立水則溉灌有序民食
其利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隆興再講和失定
受書之禮上嘗悔之遷成大起居郎假資政殿大學士

充金祈請國信使國書專求陵寢蓋泛使也上面諭受
書事成大乞併載書中不從金迓使者慕成大名至求
巾幘效之至燕山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
書詞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既爲叔
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
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
而歸館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成大之未起也金庭
紛然太子欲殺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節而歸除中書
舍人初御書崔寔政論賜輔臣成大奏謂聖意在飭綱
紀積微而近日大理議刑遞加一等此非以嚴致平

之具也上稱爲知言張說除簽書樞密成大當制留詞
頭不下又上疏言之命竟寢知靜江府改除敷文閣待
制四川制置使蜀知名士孫松壽年六十餘樊漢廣甫
五十九皆掛冠不仕表其節詔召之皆不起蜀士由是
歸心召對遂擢參知政事踰月爲言者所論奉祠起知
明州尋帥金陵以病請閒再奉祠進至資政殿大學士
卒成大有文名尤工於詩自號石湖有石湖集攬轡錄
桂海虞衡集行于世
龍茂良字賞之興化軍人登進士第歷祕書省正字累
遷吏部郎官張浚視師江淮茂良言景德之勝本於能

階靖康之禍在於致疑頑法其斷勿蓄其疑除豐蒙卿
史水災應詔疏曰水至陰其占爲女寵爲嬖佞爲小人
專制蓋指內侍梁珂曾覿龍大淵也遷右正言會內侍
李珂沒贈節度謚靖恭茂良諫寢其謚又極論大淵覿
二人害政甚珂百倍孝宗諭以皆潛邸舊有文學敢諫
爭未嘗預外事翌日所疏不報即家居待罪章再上除
太常少卿五辭不拜除直祕閣知建寧府請祠不允二
人既逐起廣東提刑就知信州召對崇政殿左丞相陳
俊卿欲留之右相虞允文不樂會俊卿亦罷除直顯謨
乚西運判兼知隆興府上念江西連歲大旱以一路
政付之茂良發廩振贍加右文殿修撰再任疫癘大
作命醫治療全活數百萬進敷文閣待制除禮部侍郎
明日拜參知政事葉衡罷上命茂良以首參行相事宣
諭獎用廢退茂良奏朱熹操行耿介請錄用除祕書郎
爲羣小讒毀未幾手詔付茂良謂虛名之士恐壞朝廷
熹迄不至錢良臣侵盜大軍錢糧累數十萬茂良奏其
事手詔令具析俄召良臣赴闕將柄用之淳熙四年召
史浩於四明茂良覺將衰因疾力求去上曰朕以經筵
召史浩卿不須疑時曾覿欲以文資祿其孫茂良以格
法繳進覿因茂良入堂道間得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
不避街司叱之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臣固不足道所
惜者朝廷大體上諭覿往謝茂良正色曰參知政事者
朝廷參知政事也覿慙退茂良批旨取賈光祖輩下臨
安府撻之手詔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上使人宣諭
委曲令繳進手詔且謂卿去雖得美名置朕何地茂良
卽奉詔茂良見覿勢益橫力求去上諭曰俟議恢復卿
當再來是日與鄰令內殿奏事乃手疏恢復六事上曰
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自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
不可信如此良臣以宿怨從而傾之殿中侍御史謝廓
黨也劾茂良落職尋論其矯旨責降安置英州父
貶所後復資政殿學士謚莊敏茂良言恢復或謂
覿令人誅以再留茂良信之茂良沒朱熹得副本讀之
極言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也深爲歎息云
論曰蕭燧忠實敢言全護善類李彥穎裁濫恩汎費不
爲近倖撓黃洽論治以用人爲急孜孜許國無以家爲
施師點范成大抗禮廣庭使宋重於九鼎大呂並淳熙
良執政也龔茂良磊落大節殆無與讓然王淮既袞又
爲羣小肆侮陳忠不已宜及於禍蓋說難自古所嘆云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杜莘老　王十朋　吳芾　王希呂
陳良翰　李衡　張大經

杜莘老字起莘眉州人唐工部甫之後第進士以親老不赴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梁山軍教授以薦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彗星見高宗求言莘老陳時弊十事進一階歷殿中侍御史陳俊卿既解言職力求去上以莘老言復留金遣使致嫚書傳欽宗凶問請淮漢地指索近上決策親征莘老上疏力贊謂當待以不懼則人不恃而士氣振矣樞密周麟之聞金將盛兵犯邊大懼建言不必遣使莘老劾麟之挾姦罔上避事辭難恐懼至於掩泣衆有哭殺富鄭公之誚尋與宮觀疏再上乃責瑞州辛醫王繼先怙寵干法聞邊警承輦重貲歸吳興為避敵計莘老疏其十罪罷之內侍張去為取御馬院西兵二百援其資都人共駭口語藉藉莘老彈治上疑其未審不樂莘老執奏不已竟能為御馬院致仕而莘老亦以直聲震閣知遂寧府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劉珙封還制書改司農少卿尋請外仍與遂寧始莘老自蜀造朝不以家行高宗面對褒諭曰聞卿出蜀即新圖紙帳如僧然難及人也未幾遂權[illegible]莘老言中[illegible]又知公論所予奪姦邪皆得其根本脈絡皆數曰事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敢其君者也及任言責極言無隱取衆所指目者悉擊去聲振一時都人稱骨鯁敢言者必曰杜殿院云治郡撫循為諸州最孝宗受禪莘老進三議曰定國是修內政養根本尋卒年五十八

王十朋字龜齡樂清人有文行授徒梅溪餘太學試太遷秦檜既死高宗親政十朋以權對其略曰胄有鋪翠之禁而以翠羽為首飾者自若是豈法令不可禁乎抑矣服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法之至公者莫如選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類竊巍科有司以國家名器為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上親擢第一學者爭傳誦其策以擬古晁董上因取交阯所貢翠物焚之特授紹興府簽判尋以四科求士帥王師心薦召除祕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金將渝盟十朋輪對言攘敵莫急於用人今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為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樂用可為大帥者或投閒置散或老於藩郡願起而用之盜賊竊發剿絕必文言今雖推節陛下政復出多門是一檜

[illegible]與楊存中以三衙結北司盜大權[illegible]
[illegible]其徒子弟親戚布滿州郡臺諫論列委曲[illegible]
[illegible]獄不行於管軍之門何以為國至若清貧加於[illegible]伍
[illegible]盜於醫門諸軍承受威福自恣甚於唐之監軍皇
[illegible]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之監謗將帥剝下賂上結怨
三軍道路捕人為卒結怨百姓皆非治世事上嘉納秦
檜久塞言路至是十朋與馮方胡憲查籥李浩相繼論
事太學生為五賢詩述其事除著作郎遷大宗正丞丞
請祠歸孝宗立起知嚴州尋遷國子司業言人主有大
三任賢納諫賞罰除起居舍人升侍講時左右史之

久缺十朋同起居郎胡銓奏史職四事從之除侍御
史上謂銓曰卿與十朋皆朕親擢十朋見上英銳每見
必陳恢復之計及將北伐復上疏謂陛下志在興復大
權不能仰副聖心乞戒飭因論史浩八罪浩與郡十朋
疏再上乃與祠史正志拜浩父事之林安宅出入史浩
龍大淵門幷疏其罪皆罷去符離失律張浚上表自劾
主和者乘此唱異議十朋上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
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
陛下命督師江淮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及王
師一衄橫議蠭起臣竊謂今日之師為二帝復讎為中

三

[illegible]戰伐雖非前代好大喜功者比陛下固不以一[illegible]
[illegible]議所搖然此論紛紛浚既待罪臣其可尚居[illegible]
[illegible]職乞賜竄殛因言臣聞近日欲遣龍大淵撫諭淮甸
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以楊存中充御營使上默然
改除吏部侍郎力辭出知饒州饒並湖盜出沒其間聞
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适請故學基益其圃十朋曰
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人移知夔州饒民走諸司乞留
不得至斷其橋乃從間道去衆共斷橋以王公名之移
知湖州戶部責虛逋三十四萬命吏持券往辨不聽即
請祠去起知泉州凡歷四郡布上恩恤民隱士之賢者

宋史 四

請[illegible]以禮致之訟至庭溫詞曉以理義多退聽者所至
人繪而祠之及去老稚攀留思之如父母饒久旱入境
雨湖積霖入境即霽凡禱必應其誠之所感如此東宮
建除太子詹事力辭不允遂力疾造朝詔給扶減拜又
詔免朝參遣中使以告及襲衣金帶就其家賜之疾革
累章告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卒年六十紹熙三
年謚忠文十朋事親孝終喪不處內友愛二弟郊恩先
奏其名遂沒二子俯仰衣昔室僅曰不欺每以諸葛亮
顏真卿寇準范仲淹韓琦唐介自比朱熹張栻雅敬之
[illegible]聞詩聞禮皆篤學自立聞詩知光州提點江東[illegible]

[illegible]常州江東轉運判官能守家法人亦以是稱之
吳芾字明可仙居人登進士第遷祕書正字與秦檜善
故檜專政芾退然如未嘗識公坐旅進揖而退檜風言
者論罷通判處婺越三郡知處州以薦除監察御史遷
殿中侍御史兩淮戰不利廷臣爭陳退避計芾言進為
上策退為無策既而金主亮斃上蹕勸親征高宗至建
康芾請遂駐蹕以係中原之望會有詔啓還東者下侍
從臺諫議芾言今欲控帶襄漢引輸湖廣則臨安不如
建康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近議者
徒說一時忽從思歸之人非爲國計臣恐回鑾之後西

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絶望矣又言去歲兩淮諸
城望風奔潰此秦檜壅塞言路挫折士氣之餘毒也能
反其道則士氣振而見危授命首有人矣出知婺州孝
宗立陛辭陳裴垍對憲宗爲治先正其心以爲臨御之
初出治大原無越於此上嘉納改知紹興府遷至吏部
侍郎以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執政議以芾使金復
除吏部侍郎凡議以龍大淵爲副芾曰是可與言行事
者邪詔開待罷不行下遷禮部侍郎力求去與祠陳俊
卿與芾俱以剛直忠相繼引去中書舍人閻安中爲
芾言二臣之去非國之福也芾知太平州又知隆興

府前後守六郡各因俗爲寬猛吏莫容姦民懷其德
與祠屢告老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嘗因視
官物當如己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
得罪於上官立朝不偶晚退閑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
士爲文豪健俊整有表奏五卷詩文三十卷
王希呂字仲行宿州人南渡居嘉興登進士第孝宗獎
用西北士召試授祕書省正字除右正言張說擢簽書
樞密院事希呂與侍御史李衡交章劾之上疑其合黨
責遠小監當葬悔改宮觀希呂直聲聞遠邇雖以此黜
亦以此見知歷中書舍人給事中轉兵部尚書改吏部

未去除端明殿學士知紹興府以言者落職處之晏如
天性剛勁遇利害無回護意嘗抗論近習用事上變色
欲起希呂挽御衣曰非但臣能言之侍從臺諫皆有文
字來矣守廬州又兼安撫使擢江西轉運副使及守紹
興皆有政績江西時出所作奉石記示僚屬一幕官舉
筆塗數字衆坐駭愕希呂喜其不阿薦之居官廉無屋
可居紹興歸猶寓僧寺上聞之賜錢造第卒于家
陳良翰字邦彥臨海人登進士第知瑞安縣俗號強梗
吏治尚嚴良翰獨撫以寬催租不下文符但揭示名氏
民[illegible]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良翰曰無術第

此心如虚堂懸鏡耳遷至監察御史孝宗除右正言
人再移書求唐鄧淮泗湯思退主遣小使盧仲賢李棫
良翰言仲賢輕儇無恥棫自北來難信又言廟堂督府
論議不同邊奏上聞皆陽唯諾而陰沮敗之萬一失事
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瞿然稱善仲賢至汴輒許金
疆土歲幣而還上大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扣頭懇
請得免復遣王之望龍大淵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
臣不悔前失不謂秦檜復見今日且金要我罷四郡屯
兵以歸之是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
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猶有名今議未決

而之望遂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詔侍從臺諫議多
是良翰遂以胡昉楊由義為審議官與敵議四郡不合
困辱而歸思退尚執前論正言尹穡附思退以撼督府
良翰為左司諫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早罷黜張浚精
忠老謀不宜以小人言搖之上曰思退前議因失然朕
愛其謇敏卿其道之若魏公則今日孰出其右此所言
者有異意卿為朕諭之良翰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天
下幸甚宰相縱無全材寧取樸實緩急猶可倚賴思退
憸猾小黠大癡將誤國且謇敏二字恐非明主下相之
法旣退以上語諭同列穡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遂[illegible]

書謝諫職兩淮旣撤備金大入上始深悔太學生數百
人伏闕乞召用良翰胡銓王十朋而斬思退等思退由
是始敗良翰知建寧府福建轉運副使提點江東刑獄
移浙西召為宗正少卿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進給
事中未幾以敷文閣待制奉祠召為太子詹事一日出
手書唐太宗與魏徵論仁德功利之說俾極陳今日所
未至者良翰疏八弊上嘉歎詔兼侍講以疾告老除敷
文閣直學士奉祠卒年六十五光宗立特諡獻肅
李衡字彥平江都人幼博誦為文操筆立就登進士第
授吳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侵刻衡不忍以敲朴迎合

投劾于府拂衣歸後知溧陽縣專以誠意化民治狀聞
詔進一秩尋召為監察御史歷司封郎中樞密院檢詳
出知溫婺台三州加直祕閣而衡引年乞身懇懇不休
孝宗累卻其奏除祕閣修撰致仕上思其樸忠旋召除
侍御史以老固辭不許差同知貢舉會外戚張說以節
度使掌兵柄衡力疏其事廷爭移時改除起居郎衡曰
與其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於道章五上請老上知
不可奪仍以祕撰致仕時給事中莫濟不書敕翰林[illegible]
必大不草制右正言王希呂亦與衡相繼論奏同時[illegible]
罷士爲四賢詩紀之衡後定居崑山結茅別墅[illegible]

辟左右惟二程頤與書論孟鎔議曰樂巷卒年七十
衡初入辟雍同舍洛人趙孝孫得程頤之學衡讀論
語曰學非記誦詞章之謂所以學聖賢也不可有絲毫
僞實處方可以言學衡心佩其訓雖博通群書而以論
語為根本臨沒沐浴冠櫛翛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世
儒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逃儒入釋者而臨終超
然如此殆幾孔門所謂聞道者歟

張大經字彥文建昌人紹興中登進士第調吉之龍泉
簿有善政諸司列薦賜對便殿出知儀真軍多以□民咸
德之提舉湖南常平提點湖北刑獄尋移江東孝宗以

風力峻整遂除監察御史大經首陳士風捂克媮惰誕
慢浮虛四弊遷大理少卿守殿中侍御史論近習韓侂
冑士上曰此亦無害昔楊得意為狗監亦嘗薦司馬相
如大經奏恐無恥者望風希旨傷毀士俗又論宦者董
琫暴橫將命淮甸所至誅求且自號范蠡羅上依奏竄
琚領南康軍除侍御史至禮部尚書兼侍讀屢請祠上
曰卿公廉必能為朕牧民以徽猷閣學士知建寧府未
幾移鎮紹興辭不拜予祠進龍圖閣學士告老以通奉
大夫致仕方是眷未衰抗疏引去人方之孔戣壽逾八
十卒寧宗遊正議大夫降詔撫問賜銀奩藥茗逮疾革語
諸子曰吾國可瞑吾受君厚愛國之心不可泯無一語及
私計聞上甚悼之贈銀青光祿大夫謚簡肅

論曰南渡權奸相踵泯默言路迨秦檜死高宗始親政
繼以孝宗勵精並矯襄弊容納忠言如杜莘老等間逆
心難堪亦不深譴良以作士氣循順明是故小康之治
臻焉衷考七人者皆信道不惑足當大任用若克究其
效宜何如耶

王大寶　汪應辰　陳良祐　李浩
汪大猷　劉儀鳳　李燾

王大寶字元龜其先溫陵徙潮州政和貢辟雍建炎

廷試第二授南雄州教授移病歸數年差監登聞鼓院
奉台州祠復數年趙鼎謫居潮大寶日從講論語鼎歎
曰吾居此平時所為無一至者君遂人遠矣知連州張
浚亦謫居命子栻與講學時浚張客賤斥無虛日人為
累息大寶獨泰然知袁州進詩書易解除國子司業兼
崇政殿說書進秩知溫州又提點福建廣東刑獄孝宗
即位連擢右諫議大夫張浚起為都督大寶力贊其議
未幾湯思退議罷督府請講和大寶極論之章三上除
兵部侍郎起居郎胡銓奏引近日王十朋王大寶相繼
去非國之福上曰十朋自引去朕留之不能得大

實論湯思退太早今爲兵部侍郎豈容復聽其去矣以敷文閣直學士奉祠尋請致仕督府既罷撤邊防棄四州金復犯邊詔思退都督軍馬辭不行上震怒竄思退中外以大寶前言不用爲恨乾道初召爲禮部尚書入對言理財之道當務本抑末右正言程叔達奏大寶乞復免行錢非是以舊職奉祠中書舍人閻安中欲留其行叔達併劾之詔大寶致仕尋卒年七十七

汪應辰字聖錫玉山人十八歲能詩鄉舉進士倶第一年甫十八高宗異之特書中庸篇以賜初名洋爲改應辰即欲除館職宰相趙鼎言且令歷外任養成其材乃授

鎭東軍簽判鼎爲帥幕府事悉諮焉歲小旱命應辰禱名山卽應人曰此相公門鼎曰乃狀元所也召爲秘書省正字時秦檜力主和議應辰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秦檜大不悅出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寓居常山之永年院蓬蒿滿逕饘粥不繼應辰處之裕如益以修身講學爲事自是凡三主管崇道觀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皆絶應辰時通問及喪父言者猶攻之應辰不遠千里往弔通判袁州趙鼎喪過郡應辰爲文祭之曰兩登上宰皆値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爲死生之別事已定矣蓋將與得容於歸骨吏付之於其子借三兵以歸道出衢州守章傑希檜意捕應辰爲死黨符移訊鞫徧搜行橐求祭文不可得胡寅遭檜書謂此事不足竟事乃寢通判靜江府踰期不待代乃歸檄歸省其母繼差通判廣州時檜所深忌者趙鼎張浚鼎既死而浚獨存未快其意江西運判張常先姿注前帥張宗元與浚詩言于朝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獄既具檜死應辰幸而免明年召爲吏部郎官遷右司丏老乞外知婺州尋以憂去廬于墓側服闋除秘書少監遷權吏部尚書又權戶部侍郎兼侍講孝宗將建

爲太子名與唐廬江王晉楚王同詔改爲瞱應辰以爲與唐昭宗同遂改今名既內禪擬於傳位日降赦應辰言唐太宗受禪於高祖明年正月始改元乃從其說又議改元重熙應辰謂契丹嘗以紀年遂改隆興一朝大典禮多應辰所定議太上尊號李燾陳康伯密議以光堯壽聖爲稱及集議或謂徽號始自開元罷於元豐今不當復況太上視天下如棄敝屣豈復顧此應辰主之尤力或又言主上奉親爲得援元豐自却爲比於是議狀書者半不書者半明日應辰復與金安節等十二人言陳所見大槩謂光堯近乎神堯壽聖乃英宗誕節實

以名寺御史周必大亦以爲問應辰答以堯孟可[illegible]
語有開之德詩者高宗因上過宮云汪應辰素不樂[illegible]
於是認尊號不谷但巳安節等遂奉詔應辰連乞補外
遂知福州未幾升敷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在鎮二年
會朝廷謀蜀帥乃以敷文閣直學士爲四川制置使知
成都府宣撫使吳璘死應辰攝宣撫之職蜀道晏然召
還陛對以畏天愛民爲言上曰卿久在蜀寬朕西顧憂
除吏部尚書尋兼翰林學士并侍讀論愛民六事廟堂
議不合不悅者衆 一日陳良祐登對上告以汪應辰言
卿在蜀多誕謾良祐奏臣與應辰昨同從班應辰請外

得衢州臣情其去同奏留之時遵奏方急臣不知應辰
將爲便私計也應辰以此大憾乃爲是說中臣上曰乃
爾邪應辰在朝多革弊事中貴人皆側目德壽宮方甃
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于上上過之高宗指示曰水銀
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上怒曰汪應辰力言朕置房廊
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應辰知之力求去遂以端明
殿學士知平江府韓玉被旨揀馬過郡應辰簡其禮玉
歸譖之遂貶秩請祠自是臥家不起矣淳熙三年卒應
辰接物溫遜遇事特立不回流落嶺嶠十有七年檜死
始還朝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少從呂居仁胡安國游張

栻呂祖謙深器許之告以造道之方嘗釋克巳之私如
用兵克敵其義理之精如此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尤篤
友愛嘗以先疇遜其兄衢雖無屋可居不顧也子逵繼
登進士第仕至吏部尚書

陳良祐字天與金華人登紹興進士第乾道中歷左司
諫孝宗銳意圖治以唐太宗自比良祐請省覽太宗政
要擇善而從知非而戒使臣爲良臣勿爲忠臣上曰卿
所當以魏徵自勉特詔起復左相良祐言起復非正禮
今無戰場之事宜使之終喪遂寢累遷給事中兼直學
士院至吏部尚書時議遣使請地良祐奏陛下恢復

之志未嘗忘懷然詢謀貴於僉同不可不察博訪歸於
獨斷不可不審固有以用衆而興亦有以用衆而亡固
有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而敗今遣使求侵地乃啓
釁之端陛下豈可以虛聲下之乎奏入忤旨貶瑞州居
住尋移信州後許自便久之起知徽州尋除敷文閣待
制知建寧府卒

李浩字德遠臨川人紹興十二年登進士第時秦檜揆
單相子以魁多士同年皆見之或拉浩行教然不往歷
太常主薄兼光祿寺丞自秦檜用事塞言路及上總攬
權綱此習尚存至是浩與王十朋數人始相繼言事剛

[illegible]起浩不安於朝請祠歸孝宗卽位以太常丞召
權吏部郎官浩推爲湯思退所厚御史尹穡欲引以共
擠張浚因薦浩及對乃明示不同之意二人皆不樂踰
年始除員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講王炎薦之他日外
補累年以歸王喜曰李直講來矣浙河水災應詔條時
政闕失傾倒罄竭見者悚慄上不以爲忤執事者深忌
之乞外得台州除直秘閣豪民鄭憲以貲給事權貴人
門憲棄爲姦事覺械繫之死獄中盡籍其家徙其妻孥
權貴人敎其家訟冤且誣浩以買妾事言者用是擠之
竄方上權參政劉珙越次奏浩爲豪民所誣上顧曰守

臣不畏彊禦豈易得邪卽日門章安在珙袖出之遂留中
不下大理觀望猶欲還其所沒貲已訖其後如浩斷浩
始得安明年除司農少卿擢大理卿時上英明有大有
爲之志廷臣不能奉行誕慢苟且依違避事浩前在司
農嘗因面對陳經理兩淮之策至是爲金使接伴還奏
曰臣親見兩淮可耕之田盡爲廢地心嘗痛之條畫營
屯以爲恢復根本又言比日措置邊事甚張皇願戒將
吏嚴備禦無規微利近功日與大臣脩治具結人心持
重安靜以俟敵釁上悉嘉納忤宰相力求外以直寶文
閣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踰二年召還入對論俗不美

者八曰陛下所求者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所責者[illegible]
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所惜者名器而僥倖之路未塞所
重者廉恥而趨附之門尚開儒術可行而有險詖之徒
下情當盡而有壅蔽之患期以氣節而偸惰者得以苟
容責以實效而誕慢者得以自售上問誕慢謂誰浩具
以實對翌日謂宰相曰李浩直諒遂除權吏部侍郎時
政府有怙寵竊權者黨與非一浩中立不倚相與謀嗾
諫議大夫姚憲論罷與祠屬夔路闕帥命浩以秘閣修
撰罷其行踰年以疾請祠提舉玉隆萬壽宮命未至卒
年六十一特贈集英殿修撰浩天資質直涵養渾厚不

以利害動其心少力學爲文辭及壯益沈潛理義立朝
忠憤激烈見忌於衆上始終全之爲郡尤潔已不載南
海一物平生奉養如布衣時人不敢干以私云

汪大猷字仲嘉鄞縣人以父恩補官登進士第累遷大
宗丞兼吏部郎官又兼戶部右曹入對言總覈名實責
任臣下因才而任毋違所長量能授官毋拘流品孝宗
顧謂左右曰疏通詳雅而善議論有用之才也除禮部
員外郎丞相洪适薦兼吏部侍郎仍遷主管左選兼侍
建兼太子左諭德侍講遷秘書少監脩五禮會要兼權
禮部侍郎又兼崇政殿說書又兼給事中上淸[illegible]

詢政事曰朕每厭臣官文字之言思與卿等款語以盡
所聞可極論之大猷遂陳數事上嘉獎歷權吏部尚書
以言去授敷文閣待制奉太平興國祠起知泉州毗舍
耶常掠海濱居民歲遣戍防之勞費不貲大猷作屋二
百區遣將留屯久之戍兵以眞臘大賈爲毗舍耶犯境
大猷曰毗舍耶面目黑如漆語言不通此豈毗舍耶耶
遂遣之進敷文閣直學士留知泉州踰年奉舊祠改知
隆興府江西安撫使以大暑討永新禾山洞寇不利自
劾落職南康軍居住仍奉舊祠後提舉上清太平宮運
復敷文閣待制升學士卒贈二官大猷與丞相史浩同

里又同年進士未嘗附麗以干進好周施敘宗族外族
爲與仁錄率鄉人爲義莊二十餘畝以爲倡衆皆欣勸
所著有適齋存稾備忘訓鑑等書

劉儀鳳字韶美普州人登進士第十年始赴調尉蓬溪
監資陽酒稅爲渠州榮州掾紹興二十七年起居郎趙
逵舉儀鳳稱其富有詞華恬於進取得除諸王宮大小
學教授歷禮部員外郎孝宗受禪兼國史院編修官兼
權祕書少監乾道元年遷兵部侍郎兼侍講儀鳳奉入
半以儲書凡萬餘卷國史錄無遺者御史張之綱論儀
鳳錄四庫書本以傳私室遂斥歸蜀三年復集英殿修
撰起知邛州未上改漢州果州罷歸卒年六十有儀鳳
苦學至老不倦尤工於詩然頗矜持人簡傲之風不樂
與庸輩接故平生多蹭蹬一跌遂不振云

李燾字仁甫眉州人唐宗室曹王之後父中登第知仙
井監燾甫冠憤金讎未報著反正議十四篇皆救時大
務紹興八年登進士第仕州縣有聲以餘暇力學燾恥
讀王氏書徧博極載籍搜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本朝
典故尤悉力研覈倣司馬光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迄
于靖康爲編年一書名曰長編浩大未畢仍效光體爲
百官公卿表史官以聞詔給札來上歷潼川府路轉運

判官乾道三年召對首舉藝祖治身治家治官治吏典
故以爲恢復之法再除禮部郎中言中興祭禮未備請
令太常參校開寶嘉祐政和禮書同異修成祭法四年
上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五年遷祕
書少監兼權起居舍人尋兼實錄院檢討官宰相以燾
數言事不樂燾遂請去除直顯謨閣湖北轉運副使燾
辭以欲速變古爲戒八年直寶文閣帥潼川兼知瀘州
淳熙改元被召過城中火上章自劾提刑何熙志奏燾
數不實且言長編記魏王食肥彘語涉誣謗上曰憲臣
按奏火數失實職也何預國史詔熙志貶二秩罷燾止

又一秋歎及都門乞祠除江西運判臨遣壽奏言今
寰皆陰盛土敵國小人不可不慮且中無變古無[illegible]
而言又上快箴引太祖罷朝悔秉快決事以諫上嘉納
進祕閣修撰權同修國史權實錄院同修撰既而權禮
部侍郎七月壬戌雷震太廟柱壞鴟尾有司旋加修繕
壽奏非所以畏天變當應以實上諭大臣壽愛朕屢進
讜言賜金紫四年眞拜侍郎仍兼工部子垕既中制科
爲祕書省正字尋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編修檢討
曾父子同主史事搢紳榮之近臣復舉次子塾應制科
以閣試不中程黜垕偶考上舍試卷發策問制科爲御

史所劾語連及壽垕罷壽亦出知常德府累表乞閒與
祠明堂禮成以其首議復除敷文閣待制垕塾繼亡上
欲以史事紓壽憂起知遂寧府十年長編全書成詔藏
祕閣壽自謂寧失之繁無失之略故一祖八宗之事凡
九百七十八卷云一日召對延和殿講臣方讀陸贄奏
議壽因言贄雖相德宗其實不遇今遇陛下可謂千載
一時遂擧贄所言切於今者數十事勸上力行之上有
功業不足之嘆壽曰功業見乎變通人事既修天應乃
至以內祠兼侍講同修國史薦尤袤劉清之十人爲史
官十一年春乞致仕優詔不允病革除敷文閣學士致

仕口占遺表願經遠以藝祖爲師用人以昭陵爲則
語舒徐乃卒年七十上聞嗟悼贈光祿大夫壽性剛特
立早著書檜尚當路檜死始聞于朝暨在從列每正色
以討國論張栻嘗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栢無嗜好無姬
侍不殖産平生生死文字間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孝
宗謂無媿司馬遷葉適謂春秋以後纔有此書文集五
十卷奏議三十卷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又有五經傳
授尚書百篇圖大傳雜說七十二子名籍及歷代宰相
年表等書謚文簡累贈太師溫國公子璧垕至執政皆
有文名人比之三蘇璧別有傳

論曰當趙鼎張浚張九成相繼遠謫一時交遊率慮禍
絕踪而王大寶汪應辰乃甘附於黨友其聞范滂之風
而興者乎陳良翰諫開邊李浩執法不撓汪大猷鄉族
惡其庇劉儀鳳苦學於祿利恬如李壽恥讀王氏書擅
著述才均從臣之表表者或少壽長編掇拾野史自古
博而精者鮮矣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三

明南京户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劉章　李椿　唐文若　胡沂
周執羔　金安節　張孝祥　周淙
蔡洸　莫濛　李燾　王信
陳居仁　張運

劉章字文孺龍游人紹興十五年廷對擢第一歷秘書郎兼普安恩平兩王府教授遷著作佐郎秦檜嫌不附己風言者媒蘖其罪出倅筠州檜死遷至吏部侍郎復被論予祠舉朝嗟鬱起居郎王佐訟其寃亦坐紬起知

信州未久請祠孝宗念舊學歷拜禮部侍郎朝廷議經略中原調諸郡兵民頗擾少卿趙彦端指言非是或譖彦端曰陛下宄心大舉凡所圖回但資趙彦端一笑爾上問章曰聞卿監中有笑朕者章不知狀從容對曰聖主所爲人焉敢笑若議論不同或者有之上意解彦端獲免人稱章長者進權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對選德殿問章今年幾何容貌未衰頗肯學道否章拱對曰臣書生無他長惟非儉自度晏嬰一狐裘三十年人以爲難臣以爲易上嘉歎久之章力告歸以顯謨閣學士食祠祿上數存問拜端明殿學士後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謚靖文章容狀魁碩以周密自守出入兩朝被顧遇未嘗泄禁中一語

李椿字壽翁永平人父升進士起家靖康之難升與其父以背受刃與長子俱死椿得補迪功郎至寧國軍節度推官張浚辟爲制司準備差遣嘗以自隨椿奔走淮甸綏流民布屯戍察廬壽軍情相山水險要所助爲多隆興初諸將有以北討之議上聞者事下督府椿奏記浚曰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縱得其地未易守也既而師出無功浚嘗嘆實才之難椿曰豈可厚誣天下無人唯不惡逆耳而甘遜志則庶其

肯來耳浚復除右相椿知事不可爲勸之去明年春浚出視師椿曰公無故去朝廷蹤跡必危復申前說甚苦浚心是之而自以宰臣任天下之重不忍決去未幾果罷椿監登聞鼓院有所不樂請通判廉州以歸未上召對知鄂州移廣西提刑又移湖北漕召爲吏部郎官論廣西鹽法孝宗納其說遂改法爲除樞密院檢詳忤張說求去上慰留遷左司復請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條請十三事同日報可大者減桂陽軍月椿錢萬二千緡損民稅折銀之直民刻石紀之除司農卿椿會大農歲用米百七十萬斛而省倉見米僅支一二月嘆曰真

所謂國非其國矣力請減僧二百萬斛爲一年之[illegible]
得臨安守椿在議中執政或謂其於人無委曲上曰正
欲得如此人遂兼臨安府視事三月竟以權倖不便辭
去椿在朝遇事輒言執政故不悅及是轉對又言君以
剛健爲體而虛中爲用臣以柔順爲體而剛中爲用陛
下得虛中之道以行剛健之德矣在廷之臣未見其能
以剛中守柔順事陛下者也執政滋不悅出知婺州除
吏部侍郎又極言閹寺之盛最後極言當預邊備以病
歸祠特與郡賜尚方珍劑以遺既而上章請老進秩致
仕越再歲命待制顯謨閣知潭州湖南安撫使累辭不

後乃勉起至則撫摩凋瘵氣象一如盛時未滿歲復告
歸進敷文閣直學士致仕朝拜命夕登舟歸老野塘上
卒年七十三朱熹嘗銘其墓云

唐文若字立夫眉山人父庚在文苑傳文若登進士第
分教潼州府給事中勾濤薦自代詔赴行在所既至而
勾濤出不得見文若奏書闕下略曰昔漢高慢士四皓
去之而西鄙少廉恥之人光武禮賢嚴光友之而東都
多節義之士今兩宮將歸五路初復正宜市朽骨式怒
蛙以來豪傑與之共治寧濫惜此數刻之對耶書奏翌
日召對高宗大悅特旨改合入官通判洋州再判遂寧
府秦檜死上訪蜀士於[illegible]良臣以文若對召試館職[illegible]丞
改秘書郎爲文思箴以獻其意言有國者不可去兵也
自檜主和朝論諱言兵故文若以此風焉遷起居郎[illegible]
上收用西北人材以固根本上深納之將命以掌制時
有爲宣和執政請恩爲司諫凌哲所彈文若喜其直作
采葵詩以美之侍御史周方崇以爲譏已劾文若狂誕
出知邵州上疑爲近臣言唐文若無罪可改近郡知饒
州加直敷文閣移知温州後召爲宗正少卿復除起居
郎時金主自將圍大將王權于歷陽權遁淮南盡沒詔
百官廷議文若畫三策一請上親征二乞遣大臣勞軍

三乞起張浚衆遂列奏上之不報文若尋面對上問曰
卿熟張浚否文若曰浚守道篤學天下屬望今四十年
天不死浚嶺海正爲今日遂起浚知平江府尋改建康
乘輿幸江表以文若起居郎兼給事中直學士院同群
司居守駕還遷中書舍人孝宗嗣位張浚以右府都督
江淮軍事文若時以疾請外與郡尋改都督府參贊軍
事浚使行邊按守備多所罷行者未還除知鼎州改江
州旋請祠章三上未報卒年六十贈左通奉大夫

胡沂字周伯餘姚人父宗伋號醇儒沂進士甲科陞沉
州縣幾三十載紹興二十八年始入爲正字遷校書郎

[illegible]院檢討官吏部員外郎轉右司孝宗受禪除殿中侍御史時龍大淵曾覿以潛邸舊恩除知閤門事沂論其市權招士請斥遠之未聽而諫官劉度坐抗論左遷沂章累上曰安知無柳宗元劉禹錫輩撓節以從之者好進者嫉其言共排之沂亦以言不行請去與外祠乾道元年累遷吏部侍郎兼權尚書以目疾匄祠六年出知處州復引疾提舉興國宮八年連拜給事中進禮部尚書並兼領詹事又改侍讀上顧沂厚有大用意時沂恬退無所依附數請去虞允文當國希旨建策復中原沂極論金無釁而我諸將未見可任者數梗其議

遂以龍圖閣學士仍奉興國宮卒年六十八方疾革整衣冠不少惰其爲學所得者如此謚獻肅

周執羔字表卿弋陽人徽宗擢進士第二至太學博士高宗南渡調宜黃縣丞時四境俶擾潰卒相挻爲變令夫恐不知所爲執羔諭以禍福皆斂手聽命乃誅其黨執首謀者斬以徇邑人德之繪像立祠遷太常丞會建明堂習肄大樂執羔訪輯舊聞嗣作始備累遷權禮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同知貢舉舊例進士試禮部下歷十八年得免舉又四試禮部下始特奏名推恩秦檜既以科第私其子士論讙譁爲減三年以悅衆執羔言祖宗法不可亂繇此忤檜御史劾罷之久之知[illegible]州改夔州兼夔路安撫使又知饒州尋除敷文閣待制乾道初守婺州召還以內祠兼侍講首進二說謂王道在正心誠意立國在節用愛人復爲禮部侍郎孝宗患人才難知執羔曰今一介干進亦蒙賜召口舌相尚殆成風俗豈可使之得志哉上嘉納一日侍經筵自言學易知數臣事陛下之日短已乃垂涕上惻然即拜本部尚書升侍讀固辭不許命釐正統元曆執羔用劉羲叟法推曆議曆書五星測驗各一卷上之充安恭皇后冊寶按行使日與閹人接卒事未嘗交一談閹亦服其長

者不怨也拜疏求去除龍圖閣學士奉內祠在經筵二年每勸上辨忠邪納諫爭上深知其忠累章告老上度不可奪乃典外祠賜茶藥御書恩禮尤渥公卿祖帳都門外搢紳榮之卒年七十七執羔有雅度立朝無朋比治郡廉恕有循吏風手不釋卷尤通于易

金安節字彥亨休寧人博洽經史尤精於易繇太學登進士第累遷殿中侍御史秦檜兄梓知台州安節劾其附麗梁師成梓遂罷檜銜之未幾丁母憂去遂不出檜死起歷大理卿遷宗正少卿金使施宜生賀正安節館之遷禮部侍郎明年再充送伴使至楚州副使耶律翼

秦檜檄王松馬不得鞭笞之安節遣人責翼詣闕但戚
翹首恐生事坐削兩秩後復官遂至侍講給事中孝宗
嗣位給廷臣筆札陳當世事安節請嚴内降數事上嘗
對大臣稱其誠實一日因奏事而勞之曰有所見但繳
駁朕無不聽隆興改元龍大淵曾覿並除知閤門事安
節封還錄黃又與給事中周必大奏論之命遂寢潛邸
舊人李珂擢編修官安節又奏罷之上諭之曰朕知卿
孤立無黨張浚聞之語人曰金給事眞金石人也拜兵
部侍郎已而請祠得請中書舍人胡銓繳奏謂安節膂
力未衰有愛國心豈宜從其引去上遂留之踰年權吏

部尚書兼侍讀自是力請謝事以敷文閣學士致仕去
之日縉紳相與嘆羨以爲中興以來全名高節鮮有其
比卒年七十七後累贈少保安節至孝居喪有禮與兄
相友愛田業悉推與之又以恩奏其孤平生未嘗求薦
於人初除司農丞或語之曰公是命張侍郎爲中司時
所薦盍往謝之安節曰彼爲朝廷薦人豈私我耶竟不
往其薦晁公武龔茂良可臺諫皆稱職二人弗知也與
秦檜忤不出者十八年及再起論事終不屈人以此服
之有文集三十卷奏議表疏周易解

張孝祥字安國烏江人紹興二十四年孝祥方弱冠高
宗試進士策問師友淵源秦塤曾冠力攻程氏專門之
學考官定塤爲首孝祥次之高宗讀塤策皆秦檜語於
是擢孝祥第一而冠塤次之授承事郎簽書鎭東軍節
度判官上之抑塤而擢孝祥也秦檜已怒既知孝祥乃
祁之子祁與胡寅厚檜素憾寅且唱第後曹泳揖孝祥
于殿廷以請婚爲言孝祥不答泳憾之於是風言者誣
祁有反謀繫詔獄會檜死得釋遂以孝祥爲祕書省正
字遷校書郎芝生太廟孝祥獻文曰原芝以大本未立
爲言且言芝在仁宗英宗之室天意可見累遷起居舍
人權中書舍人初孝祥登第出湯思退之門思退爲相

擢孝祥甚峻而思退素不喜汪澈孝祥與同館職往往
陵拂之至是澈爲御史中丞首劾孝祥遂罷與祠尋除
知撫州孝宗卽位復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張浚自蜀
還朝薦孝祥召赴行在湯思退不悅孝祥入對乃陳二
相當同心戮力以副陛下恢復之志歷直學士院兼都
督府參贊軍事俄兼領建康留守以言者改敷文閣待
制留守如舊又被劾落職復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廣
南西路經略安撫使治有聲績又以言者罷俄起知潭
州復待制徙知荊南湖北路安撫使請祠卒年三十八
孝祥文章過人尤工翰墨嘗親書奏劄高宗見之曰必

鮮名世文優於吏事所至以治辦稱但渡江初大議惟
和戰張浚主復讎湯思退祖秦檜力主和孝祥出入二
人之門兩持其說議者惜之
周淙字彥廣長興人父需以進士起家至左中奉大夫
淙警敏力學以父任爲郎歷官至通判建康府紹興末
邊事方興命淙守滁陽未赴移越州又徙濠梁淮楚舊
有山水寨兵自衛者淙爲立約束結保伍金主亮傾
國犯邊民賴全活者不可勝計除直祕閣再任孝宗受
禪命帥維揚進至直顯謨閣時兩淮經踐蹂民多流亡
淙極力招輯按堵如故進直龍圖閣除兩浙轉運副使

未幾知臨安府請禁貴近奢靡浚河流以通舟楫除祕
閣修撰進右文殿修撰奉祠歸上念淙不忘除敷文閣
待制起知寧國府趣入奏上慰撫逾渥魏王出鎮移守
婺州明年復奉祠丐告老尋卒年六十
蔡洸字子平襄之後從居雲用父伸左中大夫洸以蔭
補將仕郎中法科除大理評事遷寺丞歷戶部郎總領
淮東軍馬錢糧知鎮江府時久旱郡民築陂瀦水灌溉
漕司檄郡決之父老泣訴洸曰吾不忍獲罪百姓也卻
之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瀦我水以
灌以溉俾我不奪蔡公是賴就除司農少卿以戶部侍
郎召試吏部尚書移戶部孝宗謂侍臣曰朕以洸會稽
人爲喜洸常言財無滲漏則不可勝用未幾求去除徽
猷閣學士知寧國府即奉祠歸卒年五十七洸事親孝
雖宋易名力請于朝得賜謚奉入每以振親戚之貧者
去朝之日囊無餘資至售所賜銀鞍韉治行云
莫濛字子蒙歸安人以祖蔭補將仕郎兩魁法科累官
至大理寺正孝宗諭輔臣曰莫濛非獨曉刑獄可俾理
金穀除戶部員外郎遣措置浙西江淮沙田蘆場上語
之曰得此可助經費歸日以版曹處卿濛多方括責得
二百五十三萬七千餘畝言者論其丈量失實徵及貧

民責監饒州景德鎮起知光化軍金遣盟餉餽急除淮
南轉運判官濛遷延不之任坐勒停宣諭使汪澈言於
上復舊職召見上諭曰朕常記向措置沙田甚不易濛
謝曰職爾不敢避怨上曰使任責者人人如卿天下何
事不成累遷直寶文閣學士大理少卿兼詳定司敕令
官兼權知臨安府未幾假工部尚書使金金庭賜宴濛
以本朝忌日不敢簪花聽樂竟不能奪使還除刑部侍
郎改工部兼臨安府少尹以言者罷起知鄂州卒年六
十一贈正奉大夫
李蘩字清叔崇慶人第進士爲隆州判官攝綿州歲侵

濟活十萬人明年又饑諸郡盜起綿御援堵歷雅黎成
都路剿撫兼提舉常平歲凶先事發廩糴粗所活百七
十萬人知興元府安撫利州東路漢中久饑劍外和糴
在州者獨多繁嘗匹馬行阡陌間訪求民瘼有老嫗泣
曰民所以饑者和糴病之也繁奏免之徙倉部員外郎
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升郎中淳熙三年廷臣上言
四川歲糴軍糧名為和糴實科糴也詔制置使范成大
與繁相度以聞繁書利民十一事上之前後凡三年繁
上奏疏十有三而天子降詔難問者凡八訖如其議梁
洋間繪像祠之語在食貨志擢守太府少卿上意方嚮

用而繁亦欲奏罷監酒和買之弊以盡滌民害會有疾
卒上優恤焉初繁宰眉山校成都漕試念吳氏世襲兵
柄必稔蜀亂發策云以武宣之明不能銷大臣握兵之
禍以憲武之烈不能收藩鎮握兵之權後吳曦果叛安
丙既誅曦語人云吾等焦頭爛額孰如李公先見者乎
繁講學臨政皆有源委所著書十八種有桃溪集一百
卷
王信字誠之麗水人入太學登進士第授建康府學教
授父喪將進所著唐太宗論贊及負薪論孝宗覽而嘉
之特循兩資授太學傳士權考功郎官銓曹為淸授軍
器少監兼官如故以母憂去吏裒金殺牲禱神願信服
闋無再為考功既起知永州入奏事留為將作少監復
考功郎官轉軍器少監兼右司郎官升至左司員外郎
轉對論士大夫趨向之敝居官者逃一時之責而後之
禍患有所不恤獻言者求一時之合而行之可否有所
不計集事者以趣辦為能而不為根本之慮謀利者以
羨餘為事而不究源流之實持論尚則薄而寖失祖宗
忠厚之意華靡煩碎而不明國家寬大之體願示好
惡於取舍之間使天下靡然知向又論朝廷有恤民之
政而州縣不能行恤民之實又論豫備三說及屯田利

害上皆嘉納歷遷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假禮部尚
書使金肆射都亭連中的信得米芾書法金人寶之歸
言金人必衰之兆有四在我當備之策有二上首肯之
太史奏仲秋旧月五星會于軫信言休咎之徵史策不
同然五星聚者有之未聞七政共集也分野在楚願思
所以順天而應之因條上七事信遇事剛果論奏不避
權要上亦虛心延訪益抗志不回繇此人多嫉之信亦
为求去與祠詔求言信條十事以獻曰法戒輕變令貴
必行寬州郡以養民力脩軍政以待機會郡當分其緩
急縣當別其劇易嚴銅錢之禁廣積聚之備處歸附之

人收逃亡之卒起知湖州擢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
東安撫使山陰境有狹搽湖四環皆田歲苦潦信創石
斗門導停瀦注之海築十一垻化匯浸爲上腴民繪像
以祠更名曰王公湖加煥章閣待制知鄂州改池州疾
亟請老以通議大夫致仕有星隕于其居數日信卒遺
戒其子以忠孝公廉所著有是齋集行世
汲宛仁字安行興化軍人家明州以父資蔭入仕舉進
士秦檜與膏有故居仁曰是有命焉終不自通歷諸王
宮大小學教授虞允文欲引爲用不就欲與論兵謝不
能退而貽書謂有定力乃可立事若徒爲大言終必無

成幸成亦旋敗允文爲色動徙主軍器監簿宗正修玉
牒轉對言立國須定規模陛下非無可致之資而規模
未立孝宗不懌居仁奏陛下銳意恢復繼乃通和和戰
守三者迄今未定孰爲規模耶允文曰此正前日定力
之論也累遷權禮部郎官力請外知徽州秩滿邦人挽
留入對帝嘉獎留爲戶部右曹郎官命未下以治行天
下第一特轉朝議大夫兼權度支又兼權禮部累遷起
居郎兼詳定一司敕令兼權中書舍人凌恩濫賞封
繳無所避權直學士院乞詔大臣博議絕浮費汰冗兵
訂常賦之數定蠲除之目此富民之術也以集英殿修

撰知鄂州進煥章閣待制移建寧府有因告糴殺人者
會赦殆居仁曰此亂民也遂誅之鎮江大旱又移居仁
守鎮江區畫有方所存活數萬計加寶文閣待制知福
州治宗室之暴橫申蠱毒之舊禁再進華文閣直學士
奉祠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居仁風度凝遠處已應物壹
以誠信臨事毅然有守號稱循吏所至立祠祀之有奏
議制藁詩文行世子卓有傳
張運字南仲貴溪人唐宰相文瓘之後入太學登進士
第賜同上舍出身仕州縣多佳政擢度支郎中爲高宗
陳諸路綱運七弊懲革十術遠近遞輸以均勞逸皆施

行累遷刑部侍郎所建白皆主欽恕又請廣儲蓄興鼓
鑄脩屯田作鄉兵並聽納遷戶部侍郎丞相陳康伯
議遣李寶自四明控制海道衆論紛紜運贊決以爲上
策金人果敗走以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從上勞師江上
駕還山外得太平州當兵饑疾癘之餘勞徠安輯繕甲
兵弛禁令民賴以安孝宗即位運請老以敷文閣待制
奉祠尋按廣東經略不赴乾道七年鄱大饑運首發粟
三千石振之自是民爭出粟以濟連號致政不許卒贈
少師左光祿大夫嘉定中贈開府儀同三司
論曰劉章始見黜而不悔晚被眷而不驕李椿多建白

者爲柄臣近倖所嫉周文若胡沂之正論直氣劉[illegible]
金安節實兼之張孝祥仕學俱優周淙而下七人者盖
稱良吏何乾淳之多賢也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五　列傳八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周必大　留正　葛邲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其先管城人祖詵倅廬陵因
家焉父利建太學博士必大第進士授徽州戶曹中博
學宏詞科教授建康府除太學錄召試館職高宗讀其
策曰掌制手也授祕書省正字館職復召試自此始兼
國史院編修官除監察御史孝宗踐阼除起居郎又兼
權中書舍人應詔上十事皆切時弊權給事中繳駁不
辟權倖上曰意卿止能文不謂剛正如此曾覿龍大淵
得詐遷知閤門事必大與金安節不書黃旬日中前命
必大格不行遂請祠去久之差知南劍州改提點福建
刑獄除祕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領史職鄭聞草必大
制上改竄其末引漢宣帝事必大因奏曰陛下取漢宣
帝之言親制贊書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
鄙朴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弘蔡
義韋賢號曰儒者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
宜使宣帝知眞儒何至雜伯哉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
儒名上嘉其納洽兼權兵部侍郎尋權禮部侍郎兼直
學士院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一日與王之奇陳良

陛問經對上出手詔舉唐太宗魏徵問對以終始之戒
宋有成命必大等極陳當否退而條上謂陛下經[illegible]
欲恢復而將數易是用將之道未至擇人以守郡國而
守數易是責實之方未盡諸州長吏倏來倏去吏姦何
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蘇上善其言為革二弊又兼侍讀
兼中書舍人未幾辭直學士院從之張說再除簽書樞
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必大奏貴戚預政公私兩
失臣不敢具草上批濟必大予宮觀說露章薦二人於
是濟除溫州必大除建寧府必大至豐城稱疾而歸三
以祠請累遷吏部侍郎除翰林學士久雨奏請減後宮

給使寬浙郡積逋命省部議優恤內直宣引論金星近
前星武士擊毬太子亦與臣甚危之上俾語太子必大
曰太子人子也陛下命以騁馳臣安敢勸以違命陛下
勿命之可也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進吏部兼承旨
詔禮官議明堂典禮必大定圜丘合宮互舉之議在翰
苑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為一時詞臣之冠或言
其再入也實曾覿所薦而必大不知除參知政事有介
椒房之援求為郎者上俾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
舍與三省相維持首可諭意不從失體從則壞法命下
之日臣等自當執奏上喜曰肯如此任怨耶必大曰當

予而不予則有怨不當予而不予何怨之有上曰此正
言非任怨也除知樞密院遂拜樞密使上諭軍升[illegible]
時點召一二察能否主帥悚澈無敢容私飭諸軍點試
法甚花外解發而親閱之池州李忠孝自言正將二人
不能開弓乞罷軍上曰此樞使措置之效也淳熙十四
年拜右丞相首奏今內外晏然殆將二紀此正可懼之
時當思經遠之計不可紛更欲速封事多言大臣同與
必大曰各諳所見豈可尚同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
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十五年
明堂加恩封濟國公十一月留身乞去上獎勞再三忽

宣諭比年病倦欲傳位太子須卿且留必大言聖體康
寧止因孝思稍過何遽至倦勤上曰禮莫大於事宗廟
而孟饗多以病分詣孝莫重於執喪而不得自至德壽
宮欲不退休得乎朕方以此委卿必大泣而退明年正
月拜左丞相許國公留正拜右丞相二月二日行內禪
禮語在本紀中光宗立問當世急務奏用人求言二事
三月拜少保益國公何澹為司業久不遷留正奏遷之
澹憾必大而德正至是為諫長遂首劾必大詔以觀文
殿大學士判潭州坐所舉官以贓敗降滎陽郡公復經
[illegible]判隆興府除醴泉觀使寧宗即位求直言奏四

[illegible]敢笑曰京鏜僉曰久矣慶元元年三月[illegible]
中道授少傅致仕御史施康年劾必大唱僞徒[illegible]
降爲少保自慶元以後侂胄之黨立僞學之名以禁錮
君子而必大與趙汝愚留正指爲罪首後復少傅年七
十九卒贈太師謚文忠帝篆其墓碑曰忠文耆德之碑
自號平園老叟著書八十一種有平園集二百卷嘗建
三忠堂於鄉謂歐陽文忠脩楊忠襄邦乂胡忠簡銓皆
廬陵人必大平生所敬慕爲文記之蓋絶筆也
留正字仲至泉州人六世祖從效事見世家正第進士
授南恩州陽江尉清海軍節度判官龔茂良守番禺薦

之都堂審察宰相虞允文奇之薦于上得對正言國家
右文而略武備至敵人長驅而不能支今當改轍使文
武竝用孝宗嘉歎知循州陛辭言士大夫名節不立國
家緩急無所倚仗今欲恢復當崇尚名節上益喜明日
除軍器監簿歷中書舍人兼侍講兼權兵部侍郎除給
事中多繳駁兼權吏部尚書言用人莫先論相陛下志
在恢復望精選人才與圖大議時相益不樂以顯謨閣
直學士出知紹興府侍御史范仲芑劾前帥贓六十萬
正明其非辜御史怒并劾正降職與祠尋復職知贛州
又知隆興府又爲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進至敷文

閣學士[illegible]趣行在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裝僅書數
簏進除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孝宗密諭內禪意拜
右丞相上謂太子曰留正純誠可託光宗受禪姜特立
隨龍恩擢知閤門事正列其招權預政狀乞斥逐上意
猶未決會副參闕特立謁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還
左相葉翥張杓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正奏之上大
怒詔特立奉祠孝宗聞之曰眞宰相也紹熙元年進左
丞相正謹法度惜名器豪髮不可干以私引趙汝愚首
從班卒與共政用黄裳爲嘉王翊善世號得人正言嘉
王未立請早正儲位以定天下本上不豫外議洶洶正

與同列間至福寧殿奏事處分得宜人情以安進封申
國公上疾寖平正乞歸政不許進少保封衞國公李端
友以椒房親手詔除郎正繳還上不納復執奏曰昔館
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今端友依憑內援恐累聖
德姜特立除浙東副總管尋召赴行在正引唐憲宗召
吐突承璀事乞罷相上批成命已行朕無反汗卿宜自
處正待罪六和塔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敕待罪范村
乞歸田里不許凡一百四十日復入都堂視事蓋是時
太后將上尊號冊寶以正爲禮儀使也禮成拜少傅封
魯國公正力辭五年正月孝宗疾革正數請車駕過宮一

日上拂衣起正引裾泣諫隨至福寧殿門正退上疏

極激切六月戊戌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能執喪正率同

列屢奏乞早正嘉王儲位又擬指揮付學士院降詔尋

有手詔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得之始懼請對復不

報即出國門上表請老始正議以上疾未克七喪宜立

皇太子監國若終喪未倦勤當復辟設議內禪太子可

即位既而趙汝愚以內禪請于憲聖正謂建儲詔未下

遽及此他日必難處以肩輿逃去寧宗即位遣使召正

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乃從叔椿吏部侍

郎而正復相進少傅屢辭不拜奏言陛下勉徇羣情以

登大寶當遇事從簡示天下以不得已之意定非頒爵

之時韓侂胄謀與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

知閣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積數事失上意侂胄從

而間之八月手詔正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

尋又以張叔椿言落職既而復之初劉德秀自重慶入

朝未爲正所知謁正客范仲黼請爲言正曰此人若留

之班行朝廷必不靜乃除大理簿德秀憾之及爲諫議

大夫論正四大罪落職自是彈劾無虛歲以張釜言責

授中大夫光祿卿分司西京邢州居住明年令自便給

事中謝源明封駮錄黃移南劍州聽許自便累復觀

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嘉泰元年進封魏國公復少

師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太師理宗賜謚

忠宣正出處大致以紹熙去國恥與姜特立並位而待

罪近郊五月復入議者猶惜其去之不勇首發大議蚤

正嘉王儲位遂致言者深文指爲棄國然弘毅有所不

足耶或問范仲黼留趙二公處變不同如何仲黼曰趙

同姓之卿也留則異姓之卿反復之而不聽則去聞者

以爲名言有詩文奏議外制行于世

葛邲字楚輔吳興人高祖密至邲五世登科第大父勝

仲至邲三世掌詞命邲少警敏以蔭爲上元丞登第除

國子博士輪對論州縣受納及鬻爵之弊孝宗嘉獎除

著作郎兼學士院權直除正言疏言盈虛之理隱於未

然治亂之分生於所忽宜專以畏天愛民爲先又論征

榷歲增之害上爲令條陳邲以六事對皆切中時病除

侍御史論救荒二事累遷給事中除刑部尚書邲爲東

宮僚屬八年孝宗書安遇字以賜又出梅花詩命邲屬

和眷遇甚渥光宗受禪除參知政事又除知樞密院事

紹熙四年拜左丞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物博采公

論惟恐其不聞之未期年除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

改隆興諸祠寧宗即位判紹興府簡稽期會錢穀刑獄

必親或謂大臣均佚有體必曰崇大體而簡細務若
爲也嘗六十二特中莫敢自已其實踐如此改判福州
道行感疾除少保致仕卒年六十六贈少師謚文定配
饗光宗廟庭有文集二百卷詞業五十卷
論曰周必大紬繹忠淳以善道其君而飭勵軍帥薦進
名儒皆可爲大臣決當光宗遜豫儲嗣未建能使中外
帖然留正之功何可少顧處變去留不免與趙汝
愚異守正行權豈各有見歟司諫章穎數論爾郯不足
當大任然兆奈成法汲汲於揚善拔才且蒞方州有惠
愛可不謂賢乎

胡晉臣　羅點　王藺　陳騤

胡晉臣字子遠蜀州人登進士第爲成都通判制置使
范成大以公輔薦諸朝孝宗召對疏當今士俗民力邊
備軍政四弊試學士院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
兼右曹郎官輪對論二事一無忽講讀官以仁宗爲法
二責諫官以糾官邪責宰相以抑奔競三嚴聽納通下
情以銷未形之患又極論近倖上覽奏色動晉臣曰陳
甚悉已而手詔下中書問近倖姓名晉臣奏言至中書
執政請其故晉臣曰近習招權丞相豈不知之卽條具
大者以聞上感悟自是近習嚴憚以親老求外知漢州
歷侍御史侍郎林栗劾奏朱熹傲慢晉臣上疏留熹論
排衆物論歸重光宗嗣位進擢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
院事上自南郊後久不御朝晉臣與丞相留正同心輔
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淸定省爲先次及親君子
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啓沃剴切彌縫縝密人無知者
卒于位贈資政殿學士謚文靖

羅點字春伯崇仁人六歲能文登淳熙進士第累遷校
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應詔上封事謂今時姦諛日甚
議論凡陋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衆
皆默己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己獨淸則曰立異此風

不革陛下雖欲大有爲於天下未見其可也遷秘書郎
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寧宗時爲皇孫點兼教授撫古
事勸戒爲鑑古錄以進歷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光
宗立被命使金告登寶位會金有國喪迫點易金帶點
曰登位吉事也必以吉服從事金人不能奪上嘉謂點
舊爲宮僚非他人比有所欲言毋憚啓告點言君子得
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明王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
主張而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以燭察而隄防
之又言人主憂勤則臣下協心人主偷安則臣下解體
今道塗之言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勉彊聽斷而宮中燕

嚴縱鬻資奢侈之費尸饜於衆口彊敵對壘此豈
可已哉紹熙三年日長至車駕將朝賀重華宮不果黯
言三綱五常所係甚大不當以爲常事而忽之上意[illegible]
未決黯奏陛下已涓日過宮壽皇必引領以俟常人於
朋友且不可以無信况人主之事親乎他日又奏竊聞
壽皇生朝稱壽禁中父子歡洽寧不動心上念兩宮延
望之意黯以言不見聽求去不許進試兵部尚書五年
四月上將幸玉津園黯請先過重華又奏陛下深居不
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上曰卿
等可爲朕調護之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黯曰

陛下一出卽當釋然上猶未行黯率講官言之及壽皇
不豫黯又隨宰執班進諫閤門吏止之黯叱而入上拂
衣起宰執引上裾黯亟前泣奏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
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上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衆
慟哭而退壽皇崩黯請上奔喪許而不出前後與侍從
列奏諫請帝過宮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章
而奏疏重華上書嘉王及面對口奏不預焉寧宗嗣位
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卒年四十五贈太保諡
文恭黯性孝友無矯激崖異之行而端介有守義利之
辨較如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黯曰當先論其心心苟

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
黃裳羅黯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王藺字謙仲廬江人登進士第歷宗正丞出守舒州陛
辭疏論時政闕失尋詔王藺鯁直敢言除監察御史一
日孝宗袖出幅紙賜之曰比覽陸贄奏議所陳深切今
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可條上藺卽對曰德宗之
失在於自用遂非疑天下士退具疏陳之上嘉納遷起
居舍人言朝廷除授失當臺諫不悉舉職給舍始駁繳
駁內官醫官藥官賜予之多遷轉之易可不思警懼而
正之乎上竦然曰非卿言朕皆不聞磊磊落落惟卿一

人累遷禮部尚書參知政事光宗卽位遷至樞密使除
目或自中出未愜人心者輒留納御坐中丞何澹論之
罷去起帥閩易鎮蜀皆不就後領祠帥江陵寧宗卽位
改帥湖南臺臣論罷歸里奉祠卒藺盡言無隱然嫉惡
太甚同列多忌之竟以不合去有奏議傳于世
陳騤字叔進臨海人登第歷祕書少監兼太子諭德崔
淵以外戚張說進除祕書郎兼金部郎騤封還詞頭未
幾出知贛州易秀州召還冉歸故官遷至試中書舍人
兼侍講同修國史孝宗欲采晉宋以下興亡理亂之大
端約爲一書謂騤曰惟卿與周必大可任此事言者[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之上留章不下與祠起知寧國府改知太平州以言者罷起知袁州光宗受禪累遷參知政事光宗不朝重華宮騤數入奏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臨喪騤請正儲位以安人心寧宗即位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趙汝愚爲右丞相騤素所不快未嘗同堂語汝愚擬除劉光祖侍御史騤奏曰劉光祖舊與臣有隙光祖入臺臣請避之汝愚愕而止時吏部侍郎彭龜年論韓侂冑不報於是俱請祠騤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龜年竟外補侂冑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爲好人耶遂與郡辭詔與祠越二年知婺州告老授觀文

殿學士與舊祠卒年七十六贈少傅諡文簡

論曰朱熹學宗伊洛胡晉臣排羣議薦之其道同也方光宗滯疾弗親萬機晉臣與宰相留正協心毗贊國以敉寧其功同也羅點優輔導而限於年王藺陳騤負剛直而見忌於衆是以皆弗究所建立云

尤袤　謝諤　曾三復　顏師魯

袁樞　王自中　沈煥 附舒璘　王阮 王質附

尤袤字延之無錫人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宮紹興十八年登進士第嘗爲泰興令舊有外城屢殘於寇頹毀甚袤即修築會金人渝盟陷揚州獨泰興以有城得全吏民爲立生祠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爲讀書計從臣以靖退薦召除將作監簿大宗正闕丞人爭求之陳俊卿曰當予不求者遂以袤復授秘書丞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初張說自閤門入西府從臣因執奏而去者數十人袤率三館上書諫與郡得台州有毀袤者高宗疑之使人密察民誦其詩不絕口乃錄其東湖四詩歸奏上歎賞遂以文字受知累遷樞密院正兼左諭德輪對申言民貧兵怨者甚切夏旱求言袤上封事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人心抑鬱故感傷天和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當

定廟號袤與禮官定號高宗洪邁獨請號世祖袤率禮官奏謂太上以子繼父不可援漢光武爲比以亂昭穆之序孝宗卒從初議語在禮志會建議事堂令皇太子參決庶務袤時兼侍讀乃獻書以爲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乞懇辭以彰殿下之令德進權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侍讀既而兼權中書舍人先是命兼直學士院辭至是復詔兼之辭不允孝宗內禪議已定諭袤曰旦夕制冊甚多故處卿以是職袤乃拜命光宗即位開講筵袤奏天下萬事失之於始則後不可救又[illegible]唐太宗不私秦府

[illegible]

[illegible]僅得一階權要貴近之臣僚游而[illegible]

以爲議已言者因以爲嗣必大黨遂與祠紹熙元年起

知婺州改太平州召除給事中既就職即上言曰老矣

無所補報凡營求內降小礙法制者必不奉詔甫數日

中貴四人希賞欲自正其使輒橫行袤繳奏者三竟格不

下兼侍講入對以上謹天戒下畏物情內正一心外正

五事爲言陳源及耶律適嘿等八人除遷皆論駁並聽

納韓侂胄以武功大夫知□州防禦使用應辦賞直轉橫

行袤繳奏謂正使可回授不可直轉侂胄勳賢之後不

宜首壞國法開攀援之門袤入手詔令書行袤復奏朝

廷官爵專徇侂胄之求非所以爲摩厲之具命遂格耶

律適嘿復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輒奉內批特與

施行袤執奏謂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祿而加於公議

不允之人上震怒裂其奏事竟不行中宮謁家廟官吏

推賞者百七十有二人袤力言其濫乞痛裁節從之除

禮部尚書上屢以疾不過重華宮袤先後奏請駕隨出

兼侍讀上封事曰陳源奉祠人情恟巳驚愕至姜特立

召尤爲駭聞自古去小人甚難譬除蔓草猶且復生況

加封植乎時上已屬疾國事多舛袤積憂成疾請告不

報疾篤乞致仕又不報遂卒年七十贈金紫光祿大夫

袤少從喻樗汪應辰游樗學於楊時時特程頤高第也方

乾道淳熙間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爲道學將攻之袤

在掖垣首言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

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

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

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

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

所宜有孝宗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使眞

僞相亂爾待付出戒敕之袤死數年侂胄擅國於是禁

錮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袤爲知言嘗取孫

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書扁賜之有遂初小藁六十卷

內外制三十卷謚文簡孫焴禮部尚書

謝諤字昌國新喻人紹興末登進士第歷州縣有治辦

聲累遷監察御史諤里居時創義役法編爲一書至是

上之詔行於諸路遷侍御史再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講

孝宗嘗問曰聞卿與郭雍游雍有問學豈曾見程頤乎

諤奏雍父忠孝嘗事頤雍蓋得其傳於父上遂封雍爲

頤正先生光宗登極獻十箴又論三節三近所當節者

曰宴飲曰賞賚所當近者曰執政大臣曰舊學名儒曰

經筵列職除御史中丞權工部尚書請祠以歸卒年七十四贈通議大夫諤爲文倣歐陽脩曾鞏初居時齋[illegible]坡名其燕坐曰艮齋周必大薦士及諤姓名孝宗曰是豈謂艮齋者耶朕見其聖學淵源五卷而得之云

曾三復字無玷臨江人乾道六年進士歷太府丞登朝數年安於平進縉紳稱之紹熙初出知池州改常州累遷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致仕三復性耿介恥奔競在臺持論不隨不激其歿也士論惜之

顏師魯字幾聖龍溪人紹興中登進士第歷國子丞除江東提舉尋改使浙西更役法以便民鹽課爲旁路最

上謂執政曰儒生能辨事如此予職直祕閣入爲監察御史有自外府得內殿宣引且將補御史闕員師魯丞奏宋璟召自廣州道中不與楊思勗交一談李鄘恥爲吐突承璀所薦堅辭相位不拜士大夫未論其才立身之節當以璟鄘爲法今其人朋邪爲迹人所切齒縱朝廷乏才寧少此輩乎臣雖不肖羞與爲伍命乃寢繼累章論除職帥藩者比年好進之徒乎時交結權倖一紆郡紱皆掊克以厚苞苴故昔以才稱後以貪敗上出其疏袖中行之繇太府少卿爲國子祭酒除禮部侍郎尋兼吏部高宗喪制多師魯裁定又與尤袤鄭僑上議廟號語在袤傳詔充遺留禮信使初顯仁遺留使至金必令簪花聽樂師魯堅辭言國勢今非昔比金人或強臣非禮誓以死守沿途宴設力請徹樂至燕山復辭簪花執射時孝宗以未闋師魯據經陳訴反復慷慨故金終不能奪遷吏部侍郎尋除吏部尚書兼侍講屢抗章請老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泉州專以恤民寬屬爲政始至即錮舶貨諸商賈胡尤服其清再起知泉州以紹熙四年卒于家年七十五師魯孝友天至大節確如金石雖動與俗情不合而終翕然信服寧宗賜諡定肅

袁樞字機仲建安人試禮部詞賦第一人調溫州判官

教授興化軍乾道七年除太學錄張說自閤門以節鉞簽樞密樞論之上遲容納而色不怡樞退詣宰相示以奏疏且曰公不恥與噲等伍邪虞允文愧甚樞即求外補出爲嚴州教授樞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參知政事龔茂良奏于上孝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宮及分賜江上諸帥且令熟讀曰治道盡在是矣以大宗正簿召登對即因史書歷陳往事自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偏聽姦佞致于禍亂且曰固有詐偽而似誠實險佞而似忠鯁者苟陛下日與圖事於帷幄中進退天下士臣恐必爲朋

[illegible]太府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國史傳[illegible]
後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寧負鄉人不可負[illegible]
下後[illegible]公議[illegible]遷大理少卿通州民高氏以産業事下
大理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納厚賂曲庇之樞直其事以
聞上怒立罷世光以朝臣劾御史自樞始手詔權工部
侍郎仍兼國子祭酒因論大理獄案請有予郡之命既
而以兩秋寢前旨光宗受禪叙復元官與祠知常德府
寧宗擢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尋為臺臣劾罷自是五
奉祠力上請制比之疏傳陶令卒年七十五閒居十載
作易傳解義辯異童子問等書

王自中字道甫平陽人少負奇氣自立崖岸繇是忤世
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自中伏麗正門爭論且言今因
空無賢外空無兵當搜羅豪俊廣募忠力以圖中原坐
所徽州放還淳熙中登進士第主舒州懷寧簿嚴州分
水令以從臣薦召對帝壯其言將改秩為籍甲令
又俾舉所知且嚮用矣諫疏被譏罷通判郢州道除知
光化軍改信州以艱服闋還朝光宗即位迎謂曰朕
得卿名於壽皇留為郎可乎言者不置主管沖佑觀起
知邵州興化軍命下而自中已病卒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試入太學始與陸九齡為友從而
學焉乾道五年第進士歷太學錄番[illegible]延見學者[illegible]
誨誘長貳忌其立異會充殿試考官帝得其儀觀遣內
侍問姓名衆滋忌之或勸其姑嘗職道未可行也煥曰
道與職有二乎[illegible]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
道不行恥也言路以為訕已請黜之任職才八旬調高
郵軍教授而[illegible]後遷[illegible]通判舒州卒丞相周必大聞之曰
道思立朝不能[illegible]賞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
予愧也煥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常曰晝觀
諸妻子夜卜諸夢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追贈直華
文閣特謚端憲

舒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補入太學張栻官中都
璘往從之又從陸九淵遊朱熹呂祖謙講學于婺璘徒
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床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
雨友為美境乾道八年第進士歷徽州教授詩禮久不
預貢士學絕無傳璘作詩禮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
寖盛以薦知平陽縣郡政頗苛又璘以民病告辭嚴義
正守為改容秩滿通判宜州卒璘與沈煥為友而樂[illegible]
斂人嘗曰晰道甚敬璘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則[illegible]
敵吾孫袁燮謂璘篤實不欺楊簡謂璘孝友忠實道[illegible]
而[illegible]之於人如熙然之陽春淳祐中特謚文靖

王阮字南卿曾祖韶祖厚有傳父彥傳靖康■■■■
阮少好學尚氣節每自稱將種辭辯奮發四坐■■■
嘗■■守張栻栻謂曰當今道在武夷盍往求之阮見
朱熹熹與語大悅■■進士第時孝宗初立首詔經理建業
圖進取而大臣■■幸安計未決阮對策曰臨安利於
休息建康利於進取■皇遵養時晦已三十年主上獨
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固以臨安為不足居也戰守
之形既分動靜之理異也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
固而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
衢而匣金以守之忌恐半夜之或失也知舉范成大嘆

曰是人傑也調都昌主簿以廉聞移永州教授獻書闕
下請罷吳楚牧馬而積馬於蜀茶馬司以省往來綱驛
之費歲時分牧之費凡數千言紹熙中知濠州日講守
備訪北邊事宜■■凡在濠金人不敢南侵改知撫州韓
侂胄聞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詣阮阮
不答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吾肯效
劉歆柳宗元為■■■哉陛對畢拂衣出闕侂胄聞之
大怒批旨予祠阮乃歸隱廬山棄人間事從容觴詠而已
朱熹嘗惜其才氣術略過人不遇於世云嘉定初卒
王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博學善屬文游太
學與王阮齊名阮每云聽景文論古如讀酈道元水經
名川支川貫穿周帀質著論五十篇言歷代君臣治亂
謂之朴論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歷太學正時孝宗
屢易相國論■■■上疏曰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
事乎李牧在鴈門■主於守守乃有戰祖逖在河南法
主於戰戰乃有和羊祜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有守使
臣為陛下謀會三者為一天下烏有不治哉忌者謂質
好異論罷去會虞允文宣撫川陝辟偕行一日令草檄
遂文援筆立就辭氣激壯允文執其手曰景文天才也
遷樞密院編修官孝宗擇諫官允文以質鯁亮有

文學可右正言時中貴人多畏憚■■沮之出通判荆
南府改吉州皆不行奉祠山居絕意祿仕卒
論曰尤袤屢駁內侍尤有功於正學謝諤受知崇儒之
朝實多啓沃曾三■恬仕進而不激不隨無忝風紀顏
師魯法宋璟之■■養■近倖伍至謂事持克以厚苞苴
切中時弊袁樞以小官論國政能令時宰懷慚及為廷
尉執三尺法經■■■史罷之皆紹熙良侍從也若王自
中洗奧王阮諸人並慕古有志天下事竟■■■■■
之身老而道亨矣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五

明南京戶部主[illegible]

余端禮　京鏜　謝深甫

余端禮字處恭衢州龍游人第進士知烏程縣孝宗召對端禮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漢武乘匈奴之困漢南無王庭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修武備伺其闕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上嘉

納遷太常少卿詔以來歲祈穀上辛討論明道故事行於殿庭端禮言祈穀之制合祭天地於圜丘若乃明道之制則以宮中火後考室落成故於大安殿恭謝天地非此一時謝災之禮耳詔集議中書有可以義起者端禮曰禮固有可義起至於大體則不可易古者郊而後耕以其於郊故謂之郊備祀於明堂故謂之明堂如明道謝災之制則以祈穀與從之遷至試吏部侍郎出知太平州奉祠光宗立累遷吏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興州帥吳挺死端禮謂樞密趙汝愚曰吳氏世握蜀兵將為後患汝愚是其言後挺子曦卒以蜀叛上以疾不朝重華宮孝宗崩又不能喪人情洶然端禮謂宰相留正曰公獨不見唐肅宗朝群臣發哀太極殿故事乎宜請太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於是宰執以請于太皇太后策皇子嘉王即皇帝位王流涕遜避端禮奏安危之機在於呼吸今堅持退讓是守匹夫之小節而昧天子之大孝也寧宗悽然收涕不得已側身就御坐之半端禮與汝愚再拜固請寧宗乃正御坐退行禫祭禮進端禮知樞密院事尋參知政事汝愚去右相端禮代之始端禮與汝愚同心共政及韓侂胄逐汝愚端禮不能遏但長吁而已進左丞相端禮在相位朞年頗知擁護善類

然為侂胄所制壹鬱不愜志稱疾求退以觀文殿大學士奉祠居頃之判潭州移慶元復帥潭卒授少保郇國公致仕贈太傅諡忠肅子嶸工部尚書

京鏜字仲遠豫章人登進士第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金人遣使來弔鏜為報謝使金人故事南使至汴京則賜宴鏜請免宴不從鏜謂必不免宴則請徹樂遺之書曰鏜聞鄰喪者舂不相里殯者不巷歌今鏜銜命而來繫北朝之惠弔是荷是謝北朝勤其遠而憫其勞遣郊勞之使展式宴之儀德莫厚焉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曰而必聽樂是於聖經為悖理於臣節為悖義

豈惟貽本朝之羞亦豈昭北朝之懿哉相持甚久金人
迫之乃帥其屬出館門甲士露刃向鏜鏜叱退之金人
知不可奪馳白其主歎曰直臣也特命免樂使還入見
孝宗嘉勞之右司周必大言於上曰增秩當與爾京鏜
奇節令之毛遂也乃命權工部侍郎歷刑部尚書寧宗
時累遷左丞相當是時韓侂胄權勢震天下鏜變素守
[illegible]出旨又薦引劉德秀排擊善類於是有偽學之禁
從官者王德謙除節度使鏜乃請裂其麻或曰亦侂胄
意也未幾請老免拜卒贈太保謚文忠後改謚莊定
謝深甫字子肅臨海人少穎悟刻志爲學積數年不謀

多則置餅水加足於上以警困怠登進士第歷崑山丞
爲浙曹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曰文士
世不乏求具眼如深甫者實鮮深甫曰文章有氣骨如
泰山喬嶽可望而知以是得之又歷江東提舉常平光
宗即位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知閤門事韓侂胄破格
轉遙郡刺史深甫封還內降請罷其命既而知臨安府
除工部侍郎兼吏部侍郎又兼給事中陳源久以罪斥
忽予內祠姜特立復召用張子仁除節度使深甫皆固
爭每禁庭燕私左右有希恩澤者上必曰恐謝給事有
不可耳寧宗即位韓侂胄用事內批以深甫爲御史中

丞與監察御史劉德秀並命時陳傅良在講筵深甫劾
罷之右正言李沐劾宰相趙汝愚以觀文殿大學士知
福州深甫奏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加以書殿
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省咎汝愚遂罷郡深甫遷至
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拜右丞相累封魯國公嘉泰
元年累疏乞遜位寧宗曰卿能爲朕守法度惜名器不
可以言去有余嚞者上書乞斬朱熹絕偽學且指蔡元
定爲偽黨深甫擲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
自相與講明其學耳果有何罪乎余嚞蟣蝨臣乃敢狂
妄如此當相與奏知行遣以厲其餘拜少保乞骸骨授

醴泉觀使明年拜少傅致仕卒後孫女爲理宗后追封
信王易封衛魯謚惠正
陳自強字勉之閩縣人登進士第嘗爲韓侂胄童子師
[illegible]遷御史中丞未踰月遂登樞府由選人至兩地財四
年嘉泰三年拜右丞相歷封秦國公侂胄顓朝權包苴
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并獻
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爲國用使掊克民財州郡騷數
方侂胄欲爲平章循畏衆議自強首率同列援典故入
奏每稱侂胄爲恩王恩父呼堂吏史達祖爲兄蘇師旦
爲叔侂胄久盜國柄自強實爲表裏侂胄既誅籍自強

宋尹貴復州團練副使州安置後死於廣州

論曰寧宗踐阼以來韓侂胄用事宰相趙汝愚之死留正之論皆其致罄也余端禮不能匡救京鏜謝深甫率惟其言是從平生節操盡喪在武陳自强素貪鄙則其倡附宗興衆喪爲奸無足怪已抑楊次中六人得免嶺海之貶實賴端禮力且端禮以志弗行而辭位猶可諉也陵[illegible]深甫排正人而父事匪穢罪豈亞自强乎

許及之　何澹　張巖

程松　李壁

許及之字深甫永嘉人第進士歷宗正簿乾道初林栗請增置諫員乃做唐制置拾遺補闕以及之爲拾遺辭叔似爲補闕班序在監察御史上王淮當國久及之奏其無補於治淮竟罷光宗受禪歷大理少卿寧宗即位除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及之早與叔似同擢皆爲當時所予黨事既起叔似累斥逐而及之諂事侂胄無所不至爲尚書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序其知遇及衰遲之狀不覺膝屈侂胄惻然憐之居亡何同知樞密院事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爲笑連遷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侂胄誅言者論及之寘贊開邊降兩官泉州居住卒

何澹字自然龍泉人第進士累官兵部侍郎光宗內禪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澹本周必大所厚始爲學官二年不遷及是劾必大罷之澹嘗謀於所善劉光祖答曰周丞相豈無可論第其門多佳士不可并及其所薦者澹不聽時姜特立譙熙載以春坊舊恩頗用事一日光祖過澹語曰曾龍之事不可再澹曰得非姜譙之謂乎旣而澹引光祖入從坐則皆姜譙之徒也光祖始悟澹設諸明年光祖除殿中侍御史首上學術邪正之章澹曰近日風采一新光祖曰非立異也但嘗爲大諫言者今日言之耳同院謂光祖曰何自然見君所上章數夕恍惚餌安志凡他可知也進御史中丞澹有本生繼母喪乞有司定所服禮寺言當解官澹引不逮事之文乞下給諫議太學生喬嘉朱有成等移書於澹謂足下自長臺諫綱常所係澹乃去終制與郡寧宗即位還爲中丞怨趙汝愚不援引汝愚時已免相復詆汝愚落職罷祠又言專門之學流而爲偽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孟不得自相標榜連遷參知政事知樞密院吳獵賄通時宰規圖帥蜀未及賄澹從侂胄已許之澹持不可侂胄怒曰始以君肯相就黜偽學汲引至此今顧立異耶遂罷[illegible]知福州澹居外怏怏失意以書祈侂胄曰迹雖

東冶心溪南園南園侂胄家圃也挖肖御之進觀文殿
學士再罷移知隆興府最後爲湖北制置使兼知江陵卒
祠卒贈少師濟少年取科名急於榮進僞黨之禁賢士一
空其後更化凡黨倶逐濟以早退幸免云
陳嚴字肖翁潮州人爲人儉嗇果回善諂登進士第歷
監察御史與張釜陳自強劉三傑程松等阿附韓侂胄
排逐當時賢者廢道學之禁累遷給事中除參知政事
以言者罷與祠進至資政殿大學士嘉泰方開詔嚴與
程松分帥兩淮復以參知政事兼同知國用事開禧二
年遷知樞密院事明年督視江淮軍馬侂胄誅御史論

嚴與蘇師旦朋姦誤國奪兩官寧宗特原之復官奉祠
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卒贈特進
程松字冬老青陽人登進士第歷知錢塘縣諂事殿帥
吳曦以結韓侂胄侂胄以小故出愛姬松聞以百千市
之至則潔供帳舍諸中堂夫婦奉之謹居無何侂胄意
解復召姬姬具言之侂胄大喜累擢諫議大夫呂祖泰
上書乞誅侂胄蘇師旦松與陳讜劾祖泰流嶺南松滿
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于侂胄曰松壽侂胄訝其
名同之答曰欲使賤姓名常蒙記憶爾除同知樞密
院事自寧邑至執政財四年開禧元年以資政殿大學

士知成都府四川制置使侂胄決議用兵以二年四
月分道進兵命松爲宣撫使與元都統制吳曦副之曦
降金封爲蜀王遣松書諷使去松不知所爲命報金人
且至百姓奔走相蹂躪一城如沸松亟遁由閬州順流
至重慶以書抵曦匄贈買舟稱曦爲王曦遣使以匣封
致餽松望見大恐疑其劍也亟逃奔使者追及松不得
已於視則金寶也乃兼程出峽西向掩淚曰吾今獲保
頭顱矣曦誅迺責果州團練副使賓州安置卒
李璧字季章以父燾任入官後登進士第召試爲正字
寧宗即位累遷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韓侂胄專

國建議恢復璧相陳自強請侂胄平章國事遂召璧草
制討論典禮侂胄用師意方銳錢象祖以沮議得罪璧
度力不能回乃迎合侂胄入奏自秦檜首倡和議使父
兄百世之讎不復開於臣子之口臣愚以爲宜亟貶秦
檜示天下以讎恥必復之志則宏綱舉而國論明流俗
變而人心一矣初侂胄召葉適草出師詔適不從乃以
屬璧由是進權禮部尚書未幾拜參知政事與史彌遠
謀誅侂胄兼同知樞密院事言者論其反復詭譎削三
秩謫居撫州後復官奉祠久之又以御史奏削三秩罷
祠越四年復除端明殿學士知遂寧府尋引疾奉祠卒

拜資政殿學士致仕謚文懿壁嗜學如飢渴老而彌篤
多識前言往行尤遺於典章制度尤綜練所著有雁湖集涓塵錄
中興戰功錄中興奏議內外制援毫錄臨汝閒書

論曰韓侂胄既逐趙汝愚朱熹仍設偽學之名而嚴爲之禁及爲平章爵位已極復謀開邊立不世之功茲二者適所以基亂而賈禍也許及之輩或阿佞締交或從史效力皆不數載躋政府小人圖私誤國乃至於此厥後李壁協謀誅侂胄罪或可贖而及之程松鄧友龍張巖見原何濟幸免苟失刑矣

胡紘　林栗　鄭丙　高文虎

胡紘字應期遂昌人淳熙中第進士歷秘書郎韓侂胄逐朱熹趙汝愚意猶未快遂擢紘監察御史紘未達時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遂亡去及是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熹爲偽學罪首竄之搢紳大夫若學校之士皆憤悒不平疏論甚衆侂胄以汝愚之門及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不便於已欲盡去之乃設爲偽學之目用何澹劉德秀爲言官專擊偽學然未有誦言攻熹者獨紘草疏將上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沈繼祖以追論程頤得爲察官紘遂以槀授之繼祖論熹皆紘筆也寧宗以孝宗嫡孫行三年服紘言上當服期於是從太常使草定其禮紘既解言責復入疏云比年偽學猖獗圖爲不軌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排之故元惡殞命徒黨逃竄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倡議調停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陛下何未悟也詔偽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益急紘累遷權吏部侍郎坐同知貢舉不當罷未幾學禁漸弛紘亦廢棄卒于家

林栗字黃中福清人登進士第孝宗時爲屯田員外郎兼王府直講時金人請和約爲叔姪且以歸疆爲請栗

上疏謂宗廟之讎而事之以弟姪其忍使祖宗聞之乎且唐鄧則荊襄有齒寒之憂無泗海則淮東之備薄乎淮揚海道之防備于明越矣議者皆言和戎之幣少養兵之費多不知講和之後朝廷能不養兵乎今東南民力陛下之所知也朝廷安得而不較乎且非徒無益而已與之歲幣是畏之矣三軍之情安得不懈弛歸正之心安得不攜貳爲今日計宜停使勿遣徐於境上移書諭以名守分界不煩聘使之往來各保疆場之無事焉用疲弊州縣以奉犬羊之使乎孝宗懲創紹興權臣之弊躬攬權綱栗言人主攬權大臣審權爭臣議權王侯

賞罰善窺權者也左右近習善竊權者也至有以蠱
惑以雞為鸞之語執政訴於孝宗謂林栗詆誣臣等臣
實不願與之同朝乃出知江州以吏部員外郎召兼皇
子慶王府直講有旨令二王非時招延講讀官議論時
政期盡規益栗疏言漢武帝為戾太子開博望苑卒敗
太子唐太宗為魏王泰立文學館卒敗魏王太子諸王
惟以講經讀史為事他無預焉除右司員外郎遷太常
少卿除直寶文閣知湖州栗朝辭曰臣聞賈誼上書以
一身喻天下之勢臣每見士大夫好論時事臣輒舉以
問之今日國體於四百四病之中名為何病能言其病

者猶未必能處其方不能言其病而輒處其方其誤人
之死必矣聞臣之言者不怒則默間有反以詰臣即對
之曰今日之病名為風虛其狀半身不隨是也非但半
身不隨而已半身存者凜凜乎畏風邪之乘而不能以
自安也聞之醫曰中風再至者多不能救臣愚有感於
斯言竊謂賈誼復生為陛下言無以易此歷知夔州加
直敷文閣夔屬郡曰施州其羈縻郡曰思州施民譚汝
翼者與知思州田汝弼交惡會汝弼卒汝翼帥兵二千
人伐其喪汝弼之子祖周沐入報復兵交於二州之境
施黔大震孝宗親札賜栗及成都制置使陳峴曰如尚

不悛未免加兵除其元惡時汝翼與官軍戰潰汝翼遁
去栗取其巨惡九人誅之田祖周由是懼與其母冉氏
詣獻田業計錢九十萬緡以贖罪蠻徼遂安既而汝翼
入都訴栗受田氏金栗辯其事尋坐栗擅格上命鐫職
罷歸未幾起廣南西路轉運判官累遷兵部侍郎朱熹
召為兵部郎官既入國門以疾未就職栗與論易與西
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為浮
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人習
為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
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將置朝列而熹邀延道途

邀索高價既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
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望將熹停罷姑令循
省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上謂其言過當而大臣畏栗
之強莫敢深論太常博士葉適獨上封事辯之語在適
傳於是侍御史胡晉臣劾栗罷知泉州又改明州奉祠
以卒諡簡肅栗為人強介有才而性狷急欲快其私忿
遂至攻詆名儒廢絕師教殆與陳賈何澹劉德秀劉三
傑輩同科雖嘗昔論事雄辯可觀不足以蓋晚節之謬
也
鄭丙字少融長樂人第進士歷官吏部尚書浙東提舉

朱熹奏台守唐仲友不法宰相王淮芘之丙雅厚仲友
且迎合淮意奏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
不宜信用於是監察御史陳賈和之慶元學禁善類掊
厄丙罪爲多官終端明殿學士卒謚簡肅

高文虎字炳如四明人登進士第調吳興主簿曾幾守
官在吳文虎從之游又爲名儒閱之從子啟習聞典故
除國子正遷太學博士孝宗幸兩學祭酒林光朝訪文
虎具儀注文虎輯國朝以來臨幸故事授之兼國史院
編修官與修四朝國史出知建昌軍擢將作丞兼實錄
院檢討官修高宗實錄又兼王牒所檢討官脩神宗徽

宗玉牒累遷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祭酒升實錄院
同脩撰同脩國史慶元初韓侂胄既逐趙汝愚朱熹以
其門多知名士設僞學之目擯之遂命文虎草詔極其
詆毀語在本紀中遷至翰林學士兼侍讀實錄院脩撰
脩國史除華文閣學士知建寧府力丐祠以臺臣言奪
職卒文虎以博洽自負與胡紘合黨共攻道學久司學
校專困遏天下士凡言性命道德者皆絀焉

論曰有宋士大夫學術號爲近古師弟子講授至濂洛
寖盛南渡則尤盛朱子正心誠意之說取厭世俗而不
疑直躬正論忤王淮斥韓侂胄而不忌何其信道篤也
侂胄以私憾務盡傾正直之朋假手何澹劉德秀陳賈
輩以僞學排擊而胡紘林栗鄭丙高文虎皆極力爲之
左右羅織禁錮名士爲空而故相趙汝愚朱門蔡元定
竟死於黨禍嗚呼善人國之紀也紀滅則國無以立黨錮
未幾而亡漢學禁未幾而亡宋仲尼曰佞人殆其非信
乎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丘崈　婁機　樓鑰　林大中

宇文紹節　任希夷

丘崈字宗卿江陰軍人第進士歷國子博士孝宗以薦賜對時方遣范成大使金祈請陵寢崈言必使亟遣無益大計徒以驕敵上不樂曰卿家墳墓爲人所據亦須理索否崈對曰臣但能訴之不能請之上怒崈退待罪上察其忠不譴也累遷樞密院檢詳文字被命接伴金使先是王抃爲樞密崈不少下之方迓客時抃排定程

頓奏上降付接伴令沿途遵執崈具奏謂不可以此啓敵疑心不奉詔抃憾之旹崈不禮金使予祠起知鄂州歷兩浙轉運副使光宗即位進擢煥章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崈素以吳氏世掌兵爲慮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便宜撫定諸軍以俟朝命及挺死朝廷以命張詔繼命郭杲杲死韓侂胄復以付吳曦曦叛識者乃服崈先見進煥章閣直學士寧宗即位赴召中丞謝深甫論罷之居數年復職知慶元府既入奏韓侂胄招以見出奏疏幾二千言示崈蓋北伐講也知崈平日主復讎冀可與共功名崈曰兵凶戰危首事之禍其誰任之進敷文閣學士改知建康府侂胄聞金人置平章宣撫河南奏以崈爲簽樞宣撫江淮以應之崈手書力論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無議遂寢侂胄移書欲除崈內職宣諭兩淮崈報曰使名雖異其爲示敵人以嫌疑之蹟則同侂胄滋不悅升寶文閣學士刑部尚書江淮宣撫使金人自渦口犯淮南或勸崈棄廬和州爲守江計崈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吾當與淮南俱存亡益增兵爲防進端明殿學士侍讀尋拜簽書樞密院督視江淮軍馬崈得金人講和之情白于廟堂

請遣使移書續前議又謂彼既指侂胄爲元謀若移書宜暫免係銜侂胄大怒罷崈以張巖代之既以臺論奪祠落職侂胄誅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尋改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以病丐歸拜同知樞密院事卒謚忠定崈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謂人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爲猛將以滅敵其忠義性然也

婁機字彥發嘉興人乾道二年進士歷太常博士秘書郎時皇太子始就外傅以機兼資善堂小學教授機以累朝事親修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累擢監察御史講未退而除命頒太子戀戀幾不忍舍機亦爲之感

漭韓侂胄議開邊機極口沮之侍御史鄧友龍初不知兵騰書投合妄薦大將既召還專主此議機詰友龍曰今日孰可爲大將孰可爲計臣正使以殿嚴當之能保其可用乎還右正言兼侍講進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詔遣宣諭荊襄機昌言曰慰安人情則可必欲開邊啓釁有死而已不能從也泗州捷聞愈增憂危友龍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機遂以言去侂胄誅召爲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又兼太子詹事遷至參知政事當干戈甫定信使往來之始瘡痍方深敝蠹紛然機彌縫裨贊甚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

市私恩不避嫌怨數上章告老寧宗不許以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力辭予祠歸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加贈特進機初登第其父壽戒之曰得官誠可喜然爲官正自未易爾機撫其弟模棟卒爲善士居鄉以誠接物是非枉直判於語下不爲後言人憚而服之稱奬人才訪問賢能其所薦進亦不欲人之知也所著有歷代帝王總要及班馬字類機深於書學尺牘人多藏弆云

樓鑰字大防鄞縣人登第歷太府宗正寺丞出知溫州光宗嗣位累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繳奏無所回避禁中或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會慶節上壽從班集乘輿不出已而玉牒聖政會要書成將進重華又屢更日鑰奏言之上感悟進書成禮試中書舍人俄兼直學士院草光宗禪詔薦紳傳誦之遷給事中朱熹忤韓侂胄除職與郡鑰奏留不報趙汝愚初謂人曰樓公當今人物直恐臨事少剛決耳及見其持論堅正嘆曰吾於是大過所望矣彭龜年以攻侂胄與郡鑰與林大中奏留龜年竟去鑰遷吏部尚書已而以顯謨閣學士奉外祠尋知婺州移寧國府罷仍奪職告老許之侂胄誅起爲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講時鑰年過七十精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入朝

陛楯舊班諦視鑰曰久不見此官矣趙汝愚子崇憲奏雪父寃鑰乞正趙師召之罪重蔡璉之誅毀龔頤正續稽古錄以白誣謗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升同知進參知政事位兩府者五年累疏求去與郡辭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卒年七十七贈少師謚宣獻鑰文辭精博自號攻媿主人有集一百二十卷

林大中字和叔永康人入太學登進士第知金谿縣郡督輸賦急大中請寬其期不聽投劾歸已而主太常寺簿光宗受禪除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奏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趣向果

雖小節可責不失爲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
失爲小人陳賈以靜江守臣入奏大中極論其黨回亡
識嘗表裏王淮刱爲道學之目陰廢正人儻許入奏必
再留中善類聞之紛然引去非所以靖國命遂寢紹熙
二年守侍御史兼侍講馬大同爲戶部大中劾其用法
峻又論大理少卿宋之瑞俱不報大中以言不行求去
改吏部侍郎辭不拜乃與大同之瑞俱與郡初占星者
謂朱熹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和叔耶至是熹
貽書朝士謂林和叔當於古人中求之給事中尤袤中
書舍人樓鑰上疏云大中言官當與被論者有別尋命

知寧國府又移贛州寧宗即位召還試中書舍人遷給
事中尋兼侍講韓侂胄來謁大中接之無他語陰請內
交大中笑而却之侂胄怨由此始會吏部侍郎彭龜年
抗論侂胄侂胄與內祠龜年與郡大中同中書舍人樓
鑰繳奏請留龜年經筵而命侂胄以外任有旨可並書
行大中復同奏不聽呂祖儉以攻侂胄謫大中抹之汪
義端以論趙汝愚去至是侂胄引爲右史大中駁之改
吏部侍郎不拜以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仍祠得請給
事中許及之繳駁遂削職後提舉沖佑觀乞休致復元
職監察御史林采論列再落職尋復之大中罷歸屏居

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心作園甌潭之上客至指松
菊取溪魚觴酒賦詩時事一不掛口客或勸通侂胄書
對曰吾爲夕郎時一言承意豈至今日耶客曰縱不求
福盍亦免禍對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侂胄
誅即召見試吏部尚書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嘉定改元兼太子賓客嘗議講和事上曰朕不憚屈已
爲民講和之後亦欲與卿等革侂胄弊政作家活耳大
中頓首曰陛下言及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是年卒年七
十八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謚正惠大中清脩寡欲
退然如不勝衣及遇事而發凜乎不可犯自少力學趣

向不凡有奏議外制文集三十卷
宇文紹節字挺臣祖簽書樞密虛中父顯謨閣待制師
瑗皆以使女眞死無子孝宗命族子紹節爲之後既補
官復第進士歷寶謨閣待制知廬州韓侂胄方議用兵
紹節專爲固圉計淮西轉運判官鄧友龍諂於侂胄以
書讓之紹節復書謂公有復讎之志而無復讎之略有
開邊之害而無闢邊之利不量國力浪爲進取計非所
敢知侂胄得書不樂乃以李奕代紹節召還遷至試吏
部尚書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朝廷於蜀事多
所咨訪紹節審而後言皆周悉事情其卒也寧宗嗟悼

進資政殿學士致仕又贈七官爲少師謚忠惠

任希夷字伯起伯雨四世孫也先眉州人其後仕閩因家邵武希夷登進士第調浦城簿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器之歷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謂周惇頤程顥程頤爲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謚寧宗卒如其請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史彌遠柄國久執政皆具員議者頗譏其拱默尋與祠卒贈少師謚宣獻

論曰識闇不可以慮事勢弱不可以倖功故韓侂冑謀開邊丘崈婁機宇文紹節力止之樓鑰林大中之扶善

類排諫臣亦皆弗避侂冑之怨玆豈爲身謀而罔恤國事者哉任希夷均大臣也方二奸執柄之日惟務拱默自全得無負疇昔朱夫子之教耶

劉頴　吳柔勝　楊大全　應孟明

陳謙　陸游　薛叔似　商飛卿

劉頴字公實西安人第進士累遷起居郎兼實錄院檢討官權戶部侍郎升同修撰以疾丐祠起與郡歷知平江徑歸奉祠再起知泉州請興國祠以歸祠滿除數文閣待制致仕嘉定初召赴行在除刑部侍郎辭進龍圖閣待制知婺州請老以寶謨閣直學士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光祿大夫孝宗朝入臣爭承意自獻頴義今日之失在經筵聽人言昔之施爲今復弊置大損盛德光宗將論人主難克而易流者四曰逸豫無節賜予無度儒臣易疏近倖易昵寧宗將學禁初起黨論日興頴奏願陛下御之以道容之以德不然元祐崇觀之事可鑒也其在從班日韓侂冑舊與周旋無間方居中用事頴謝絕之常言士以不矜身爲重云

吳柔勝字勝之宣州人登進士第調都昌簿丞相趙汝愚知其賢差嘉興府學教授將寘之館閣會汝愚去御史湯碩劾爲汝愚黨且主朱熹之學不可官師儒自是

閒居十餘年嘉定初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正柔勝始以朱熹四書與諸生誦習伊洛之學晦而復明遷太學博士又遷司農寺丞出知隨州收土豪孟宗政扈再興隸帳下後皆爲名將除京西提刑傾州如故改湖北運判兼知鄂州改知太平州終秘閣修撰奉祠卒謚正肅二子淵潛各有傳

楊大全字渾甫眉之青神人第進士調溫江尉紹熙中召除監登聞鼓院光宗以疾久不省重華宮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餘人上書而龔日章等百餘人以投匭上書爲箋必欲伏闕大全謂院以登聞名寔明目達聰之

也今乃使人覘懇為具文吾何顏尸此職乃爲書以諫力
請過宮不報大全於是三上疏其略曰盜滿山東而高
斯弄權二世不知也蠻寇成都而更奏捷明皇不知也
此猶左右韓贊爾今在朝之士盡忠以告而陛下不聽
是陛下自塞蔽其聰明也疏入又不報寧宗即位累遷
司農寺丞脩高宗實錄充檢討官先是韓侂胄私臺諫
之選爲已羽翼且欲得名士以壓羣言一時好進者恨
不預此選也有力薦大全者屬一往見且曰公朝見除
目夕下矣大全笑謝明日遂出外時實錄將上當推恩
大全去不少待除知金州道病卒

應孟明字仲實永康人入大學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
詳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輪對首論南北通好疆場無
虞當選將練兵常如大敵之在境次乞申嚴監司庇貪
吏及薦舉徇私之禁帝嘉獎久之它日宰相進擬帝出
片紙於掌中書二人姓名曰卿何故不及此其一則孟
明也乃拜大理寺丞出爲福建提舉常平陛辭帝因問
當世人才對曰有才而不學則流爲刻薄惟上之教化
明取舍正使回心向道則成就必倍於人尋除浙東提
點刑獄以察部引嫌改江東會廣西謀帥帝謂輔臣無
易應孟明者進直祕閣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光

宗立累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寧宗立拜太府
卿兼吏部侍郎慶元初權吏部侍郎卒孟明受知人主
宦職未嘗倖遷韓侂胄嘗遣其客誘以諫官俾詆趙
汝愚孟明不答士論以此重之

陳謙字益之永嘉人乾道八年進士歷樞密院編修官
陳中興五事至李綱議建鎮事上曰綱何足道謙曰陛
下用大臣審出綱上宜如聖訓令顧出綱下遠甚奈何
上憮然光宗立謙仕於外除戶部郎中總領湖廣財賦
謙乃丞相趙汝愚客慶元黨論起坐斥起提點成都府
路刑獄移京西運判復直煥章閣遷司農少卿湖廣總

領除宣撫司參謀官金兵深入陷應城焚漢川謙以寶
謨閣待制副宣撫未幾奪職罷後復知江州韓侂胄死
和議已決謙罷奉祠卒謙有雋聲早爲善類所予晚坐
僞禁中廢首稱侂胄爲我王士論以是薄之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年十二能詩文蔭補登仕郎鎖廳
薦送第一秦檜孫塤適居其次檜怒至罪主司明年試
禮部主司復置游前列檜顯黜之由是爲所嫉檜死始
赴寧德簿累遷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孝宗即位遷樞
密院編修官兼編類聖政所檢討官以薦得召見賜進
士出身時龍大淵曾覿用事游爲樞臣張燾曰及今不

言與日將不可去壽遂以聞上詰語所自來壽以游對
上怒出通判建康府尋易隆興府言者論游交結臺諫
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免歸久之通判夔州王炎宣
撫川陝辟為幹辦公事范成大帥蜀游為參議官以文
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頹放因自號放翁後累遷江西
常平提舉召還給事中趙汝愚駮之遂與祠起知嚴州
過闕陛辭上諭曰嚴陵山水勝處職事之暇可以賦詠
自適再召入見上曰卿筆力回斡甚善非他人可及除
軍器少監光宗遷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又以孝
宗光宗兩朝實錄及三朝史未就詔游權同修國史實

錄院同修撰免奉朝請尋兼祕書監書成升寶章閣待
制致仕游才氣超逸尤長於詩晚年再出為韓侂胄撰
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朱熹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
恐為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蓋先見云卒年八
十五

辥叔似字象先永嘉人游太學解褐國子錄初登對論
熙寧以來賦日增而民困滋甚孝宗嘉納因曰朕在宮
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陛
下即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未免牽於苟安無事之說
上默然遷太常博士尋除樞密院編修官時倣唐制置
補闕拾遺上自除叔似左補闕劾首相王淮去位[illegible]
主殂太孫景立叔似奏規模果定則乘五單于爭立之
機規模不存則恐成五胡迭起之勢光宗立除將作監
出為江東轉運判官以言者論罷奉祠起歷權戶部侍
郎兼樞密都承旨復以言者論罷奉祠起歷試吏部侍
郎兼侍讀充京湖宣諭使開禧初韓侂胄開邊除兵部
尚書宣撫使尋除端明殿學士兼侍讀叔似夙以功業
自期逮臨事絕無可稱以御史論奪職罷祠侂胄誅諫
官再論迎合開邊降兩官謫福州久之許自便卒贈銀
青光祿大夫謚恭翼叔似雅慕朱熹窮道德性命之旨

參天文地理鍾律象數之學有藁二十卷

商飛卿字翬仲臨海人由太學登進士第歷工部郎官
將韓侂胄柄國飛卿未嘗造請踰月即丐去提舉福建
常平茶鹽事擢監察御史言事迕侂胄罷為奉常請外
以祕閣修撰為荊湖南路轉運判官後改司農卿總領
江東淮西軍馬錢糧開禧中就擢戶部侍郎侂胄將舉
師問餉計豐約飛卿以實告比調遣浩繁不克支復被
旨軍前傳宣撫勞金兵大至幾不免以憂卒

論曰陳仲微有言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材不可以啖
當天下之豪傑當韓侂胄尊用廷紳升黜出其手劉穎

爲與周旋吳柔勝安於久廢楊大全應孟明學失諫官不願出其門下茲豈非所謂豪傑者耶若陳謙獻諂侂游增文辟叔似商飛卿預邊事皆未免牽於榮利品斯下矣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七

明南京户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彭龜年　黃裳　曾三聘　劉光祖
徐誼　徐邦憲　李祥　章穎
孫逢吉　黃度　何異　詹體仁
游仲鴻　呂祖儉　楊宏中　徐範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人幼孤事母孝性穎異好讀程氏易從朱熹張栻質疑學益明登進士第歷太學博士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坐論吳端徙官龜年疏乞復其位貽書宰相云祖宗實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

易臺諫以伸倖臣之私累遷秘書郎兼嘉王府直講光宗不朝重華宮龜年以書譙趙汝愚且疏宰執侍從但能使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會不之及內侍陳源得罪壽皇朝人皆謂離間所自宜亟發威斷逐源然後負罪引慝以謝壽皇除起居舍人龜年述祖宗法爲內治聖鑑以進曰是書爲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上曰不至是紹熙五年壽皇疾浸革龜年三疏請對不復命屬上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久不已血漬甃甓上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不過宮同知樞密院余端禮曰

抑領龍墀由致忠惻怛了至此爲得已邪孝宗崩寧宗受禪與翊善黃裳同奏往朝南內因定過宮之禮遷中書舍人寧宗嘗謂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讀書不可龜年奏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尋除侍講遷吏部侍郎兼兼侍讀遣充金國弔祭接送伴使初朱熹與龜年約共論韓侂胄會龜年護客熹以上疏見絀龜年聞之附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既罷臣宜併斥不報迨歸見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於是條數其姦謂不去必爲後患上覽奏甚駭曰侂胄朕之肺腑信而不疑不謂

如此批下中書予侂胄祠已乃復入龜年上疏求去詔侂胄與內祠龜年與郡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龜年勾祠慶元二年以呂棐言落職已而追三官勒停嘉泰元年復元官起知贛州以疾辭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沖佑觀開禧二年以待制寶謨閣致仕卒龜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其愛君憂國之忱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既投閒悠然自得幾微不見於顏面自僞學有禁士大夫鮮不變者龜年於關洛書益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堂訓蒙蓋始終特立者也[illegible]蘇師旦建節[illegible]曰此韓氏之陽虎其禍韓氏必矣及聞

兵曰禍其在此乎所著書有經解祭儀五致錄奏議外制侂胄誅謚忠肅加贈龍圖閣學士擢用其子鈇

黃裳字文叔隆慶人登乾道進士第調巴州通江尉益務進學文詞迥出流輩時蜀中餉師名爲和糴足則取民裳賦漢中行諷總領李蘩爲罷糴民便之改興元府錄事參軍以薦召對論蜀兵民大計遷國子博士光宗登極裳進對謂中興規模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利便之勢不可不定行都富國强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課吏治捍內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除太學博士進祕書郎遷嘉王府翊善作八圖以獻曰

太極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紹運以百官終焉每進言王宜以心爲嚴師於心有一毫不安者不可爲也且引前代危亡之事以爲儆戒又每陳詩以寓諷製渾天儀與地圖術以詩章欲王觀象則知進學如天運之不息披圖則思祖宗境土半陷異域而未歸其後又以王所講三經爲詩三章以進上詔勞裳裳曰臣不及朱熹嘗學問四十年若召熹府寮宜有裨益紹熙二年遷起居舍人時臺諫攻潘景珪上曲庇之裳奏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其蔽有三曰私心勝心忿心因私而生勝因勝而生忿其

設甚備三年試中書舍人疏論留意武備及測襲形勢
時朝廷方宴安裳所言多不省未幾除給事中汪義端
詆趙汝愚裳奏汝愚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義端
所見曾奴隸之不如不可以居朝列於是義端與郡裳
在鎖闥甫一月封駁無慮十數韓侂胄洛階官與汝諸
除吏部侍郎皆繳其命改兵部侍郎不拜遂以顯謨閣
待制充翊善先是光宗以憂疑成疾不過重華宮裳入
疏請五日一朝至是復苦言之上曰內侍楊舜卿告朕
勿過宮裳請斬舜卿且以八事之目爲奏曰念恩釋怨
辨讒去疑責己畏天防亂改過不報上猶未過宮裳復

推致疑之事有四各爲辨析請幡然改過以弭禍亂會
壽皇不豫中外憂危裳抗聲諫上起入宮裳挽裾隨之
至宮門揮涕而出乃連章請外謂臣之職三曰待制曰
侍講曰翊善今不過宮有虧子道前後三諫不加聽是
待制之職可廢也不問安不視疾大義已喪復講何書
乎是侍講之職可廢也陛下不能以孝事壽皇臣將何
說以勸皇子乎是翊善之職可廢也因出關待命及聞
壽皇遺詔乃亟入臨寧宗即位裳病不能朝改禮部尚
書兼侍讀力疾入謝勸上愼終如始謂臣恐數年之
後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之專聽用臺諫不能如今日
之重至如篤於孝愛勤於學問澹於嗜好陛下今皆行
之未知數年之後能保常如今日乎又引魏徵十漸爲
戒懇懇數千言又奏言陛下近日所爲頗異前日除授
之際大臣多有不知臣聞之憂甚而病劇蓋是時韓侂
胄已潛弄威柄而宰相趙汝愚未之覺故裳先事言之
及疾革時時獨語曰五年之功無使一日壞之度吾已
不可爲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者遂口占遺表卒年
四十九訃聞上驚悼贈資政殿學士裳簡易端純每講
讀隨事納忠氣平而辭切事該而理盡篤於孝友與人
言傾盡底蘊恥一書不讀一物不知推賢樂善出乎天

性所爲文明白條達有王府春秋講義及乘山集論天
人性命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蓋嘗與鄉人陳平父兄
弟講學平父張栻門人也嘉定中諡忠文
曾三聘字無逸新淦人乾道二年進士累遷軍器監主
簿光宗不朝重華宮三聘以書抵丞相留正正未及言
會以它事不合求去三聘謂父子夫婦之際羣臣莫敢
深言者避嫌遠罪耳丞相身退計決言之何嫌乎還祕
書郎帝欲幸玉津園三聘上疏言今人心既離大亂將
作陛下安意肆志而弗聞知萬一敵人諜知馳一介之
使問安北宮不知何以答之姦宄竊間傳一紙之檄播

府災變不知何以禦之望亟備禦焉朝論不然會孝宗崩寢
知死所也孝宗病革復上疏帝甚爲動及孝宗崩帝疾
不能執喪朝論益震洶三聘謂今日事勢莫若建儲
戒之曰前日臺諫謂汝奪其職今復有跡耶三聘曰此
何時而可避煩言也寧宗立兼考功郎後知郢州會韓
侂胄爲相指三聘爲故相趙汝愚腹心坐追兩官久之
復元官與祠差知郴州改提點廣西湖北刑獄皆辭不
赴侂胄誅諸賢遭黨斥者相繼召用三聘祿不及終不
自言嘉熙間三聘已卒詔贈三官直龍圖閣謚忠節
劉光祖字德脩簡州人外祖晉暉遺澤補官登進士第

歷右正言知果州以趙汝愚薦召入光宗即位累遷殿
中侍御史光祖入謝因論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
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
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
術議論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
深厚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疏
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
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滅絕綱常其論既
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
貶道學之說而實未睹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還
朝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
忠諫嗟乎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章既下讀之有
流涕者光祖劾戶部尚書葉翥太府卿兼中書舍人
沈揆結近習圖進用言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
慕奔競不樂公正而樂軟美既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爲
至計良由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
依學術無所宗主幸詔大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屬
望忠所同敬者參錯立朝國勢自壯徙太府少卿求去
不已除直祕閣潼川運判改江西提刑又改夔州時孝
宗不豫上久不過宮光祖致書留正趙汝愚曰宜與群

賢并心一力若上未過宮宰執不可歸安私第林陳二
閹自以獲罪重華日夜交謀其間宜用韓魏公逐任守
忠故事以釋兩宮疑謗大臣亦當收兵柄密布腹心俾
緩急有可付者聞孝宗崩又貽書汝愚勉以安國家定
社稷之事寧宗即位除侍御史改司農少卿入對獻謹
始五箴又論人主有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事易
安意欲易肆政令易忽歲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難進
小人難退苦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決皆
主之所易明王之所難闇主之所難明主之所易進經
筵舍人論政令當出中書陛下審而行之人主操持

要於此知閤門事韓侂冑寖擅威福故首及之遷起居郎朱熹詔與祠光祖再疏請留不聽劉德秀劾光祖出爲湖南運判不就主管玉局觀趙汝愚既罷相侂冑擅朝遂目士大夫爲僞學逆黨禁錮之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爲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釜指爲謗訕奪職謫居房州久之許自便起知眉州歷潼川路提刑權知瀘州侂冑誅歷京湖制置使進至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升顯謨閣直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引年不許予外祠卒進

華文閣學士謚文節趙汝愚稱光祖論諫激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世以爲名言所著後溪集十卷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人第進士累官太常丞孝宗躬攬政權執政惟奉旨而行羣下多恐懼顧望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及論樂制誼對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上遽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自惰矣知徽州移提舉浙西常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光宗久不朝重華宮誼入諫退告宰相曰上目瞪不瞬意思怳惚眞疾也宜進皇子嘉王參決留正不克用孝宗崩上不能喪百官皆未成服誼與少保吳琚議請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及將禪正憂懼仆於殿庭而去誼以書譙趙汝愚曰自古人臣爲忠則忠爲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非憲聖命不可語在汝愚傳寧宗郎位誼累遷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侂冑恃功觖望誼告汝愚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雅器誼除授建明多咨訪誼不避形迹怨者始衆侂冑益怨恨以御史劉德秀劾絃疏誼責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移袁州又移婺州久之許自便復官與祠起

守江州加集英殿修撰升寶謨閣待制移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移知隆興府以卒後謚忠文

徐邦憲字文子義烏人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登進士第三遷爲祕書郎開禧初韓侂冑謀舉兵伐金邦憲言挑釁非計出外知處州陛辭力諫用兵不可太驟再歲召還又上侂冑書侂冑惡其言嗾御史徐柟擊之鐫秩罷祠未幾復官除江西憲改江東漕以戶部郎爲淮西總領侂冑誅除尚右郎兼太子侍講後以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以祠知江州奏乞郡得節制屯戍兵事兼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年 官謚文肅

李祥字元德無錫人登進士第爲錢塘縣主簿歷太常
寺丞軍器少監言恭朝請八年在外賢才不勝衆[illegible]
出迭入内臣始出提舉淮東常平茶鹽淮西運判累遷
國子祭酒丞相趙汝愚去國祥上疏爭之曰壽皇崩兩
宮隔絕中外洶洶留正棄印亡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
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
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當典使精忠巨節怫鬱黯闇何
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言者劾罷之於是太
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書留之俱得罪主沖
佑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卒謚肅簡

章穎字茂獻臨江軍人以兼經中鄉薦孝宗立詔求言
穎爲萬言書附驛以聞禮部奏名第一上稱其文似陸
贄調道州教授召對除太學錄歷太常博士中丞何澹
聞繼母訃引不逮事之文穎定議解官除左司諫時右
相葛邲獨當國穎論邲不足任大事凡二十餘疏邲始
出穎屢疏請光宗問安重華宮悉焚其藁寧宗即位除
侍御史兼侍講尋權兵部侍郎上御經幃問曰諫官有
言及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讓無可否穎奏曰天地
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容易進
退大臣不報奏請待罪與郡御史劾穎阿黨罷太學生
周端朝等六人伏闕辨汝愚誣且請章穎皆發於忠[illegible]
被罪自是黨論遂起矣久之起知衢州侍御史林行可
劾罷之尋知贛州御史王益祥復劾寢其命再祠需次
知建寧府韓侂胄誅累遷禮部尚書兼侍讀丐去與祠
卒年七十八穎生平風節不爲窮達所移方黨論之興
朱熹遺以書謂宗社有靈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是責
者非公吾誰望耶贈光祿大夫謚文肅

孫逢吉字從之龍泉人登進士第歷官秘書郎兼嘉王
府直講紹熙二年春雷雪之沴交作應詔疏八事去蔽
諛親講讀伸論駁崇氣節省用度惜名器拔材武戒

備權右正言凡七十日章二十上皆人所難言者改國
子司業求去爲湖南提刑以祕書監召兼吏部侍郎經
筵輪講劉光祖以疾告吏因請逢吉曰講義安在取觀
之乃詩權輿篇刺康公與逐朱熹事相類欣然代之因
爭論甚苦寧宗曰朱熹言多不可用對曰熹議祧廟與
臣不合他所言皆正寖失上意會彭龜年補郡逢吉入
疏曰道德崇重陛下所敬禮者無若朱熹志節端亮陛
下所委信者無若彭龜年熹既以論侂胄去龜年復以
論侂胄絀臣恐賢者皆無固志陛下所用皆庸[illegible]
之徒何以立國侂胄見而惡之時報優人王喜除[illegible]

書郎言於上前效朱侍講進趨以儒為戲者豈可令
在閣職抗疏力爭之王喜之命寢未出遂以誣詆出知
太平州丐祠許之起知贛州已屬疾卒謚獻簡弟逢年
逢辰皆有文行時稱孫氏三龍

黃度字文叔新昌人隆興元年進士歷國子監簿紹熙
四年守監察御史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度連疏切諫
又與臺諫官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三人之罪大
於李輔國又言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今天下無不議
聖德者臣竊危之上猶不聽遂出脩門上諭使安職度
奏不得其言理難復入寧宗即位詔復為御史改右正

言侂胄驟竊政柄以意所好惡為威福度具疏將論其
姦為侂胄所覺御筆遽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
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
効一言非為國之利也因辭丞相趙汝愚紬其疏入白
詔以沖佑祿歸養俄知婺州坐事罷起知泉州辭乃進
寶文閣奉祠如故侂胄誅天子思而召之累遷權吏部
侍郎兼修玉牒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屢移疾出知
福州進至寶謨閣待制始至訟牒日千餘度隨事裁決
日未中而畢改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又進至寶謨
閣直學士度以人物為己任推挽不休每曰無以報國
惟有此耳十上引年之請不許為禮部尚書兼侍讀越
入覲論藝祖垂萬世之統一曰純用儒生二曰務惜民
力上納其言謝病匃去遂以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歸
越提舉萬壽宮卒進龍圖閣學士贈通奉大夫度志在
經世而以學為本作詩書周禮說著史通抑僭竊存大
分別為編年不用前史法又有藝祖憲監仁皇從諫錄
屯田便宜歷代邊防行於世壻周南

周南字南仲平江人登進士第為池州教授與度俱罷
以偽學黨開禧三年召試館職南對策詆權要言者劾
罷卒于家南端行拱立尺寸有程準自賜第授文林郎

終身不進官兩為館職數月止既絕意當世敝衣惡食
挾書忘晝夜曰此所以遺吾老俟吾死也

何異字同叔崇仁人以第進士累遷右正言時光宗怠于
定省異疏諫不報約臺官聯名言姦人離間當明正典
刑語極峻又不報匃外授湖南轉運判官歷祕書監兼
實錄院檢討官權禮部侍郎太常寺乃慶元五年太廟
芝草生韓侂胄率百官觀焉異謂色白應生兵妖侂胄
不悅又以劉光祖於異交密言者遂劾罷之久乃與祠
起知夔州兼本路安撫匃祠許之起知潭州乞閒與祠
寧宗嘉定元年召為刑部侍郎五月不雨異上封事所

當切中時弊明年權工部尚書告老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從所乞與祠進寶章閣學士轉一官致仕卒年八十一畀高自標致有詩名所著月湖詩集行世

詹體仁字元善浦城人父慥與吳宏劉子翬游調贛州信豐尉金人渝盟造見張浚論滅金秘計浚辟爲屬體仁登進士第歷太常丞攝金部郎官光宗即位累遷太常少卿上以積憂成疾久不過重華宮體仁陛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說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爲寇而不知

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群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絶方其未通也湮鬱煩憤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悅而條暢也孝宗崩體仁率同列抗疏請詣重華宮親臨祥祭辭意懇切寧宗登極天下晏然體仁與諸賢密贊趙汝愚之力也孝宗將復土體仁言永阜陵地勢卑下非所以妥安神靈與宰相異議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知福州言者竟以前論山陵事罷之退居霅川日以經史自娛人莫窺其際起知靜江府移守鄂州除司農卿復總湖廣餉事卒年六十四體仁穎邁特立博極群書少從朱熹學以存誠愼獨爲主周必大當國體仁嘗疏薦二十餘人皆當世知名士郡人眞德秀早從其游嘗問居官涖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云

游仲鴻字子正南充人登進士第歷知中江縣總領楊輔檄置幕下紹熙四年赴召趙汝愚在樞密訪以蜀中利病汝愚欲親出經略仲鴻曰獨不聞呂中公謂經略西事當在朝廷乎汝愚悟而止差幹辦諸司糧料院光宗以疾久不朝重華宮仲鴻遺汝愚書陳宗社大計有伊周霍光語汝愚駭立焚之又遺書曰大臣事君之道

有利社稷死生以之既不死曷不去孝宗崩仲鴻泣謂汝愚曰今惟有率百官哭殿庭以請親臨宰相留正以病去仲鴻亟簡汝愚曰禫日不決禍必起矣後三日嘉王即位于重華宮汝愚既拜相以仲鴻久游其門辟嫌不用韓侂胄方居中用事汝愚迹已危而汝愚以淮東總賦積弊奏遣仲鴻覈實仲鴻曰丞相之勢已孤不憂此而顧憂彼耶改監登聞鼓院以行會侍講朱熹以論事去國仲鴻上疏曰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爲聰明者也願

□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監察御史胡紘者佐
□忠誣汝愚久蓄邪心又謂朝士中有推其宗派以為
□尚出楚王元佐正統所在者指仲鴻也慶元元年汝愚
罷□仲鴻遂罷器監主簿力匄外除知洋州起知嘉定
府擢利路轉運判官坐數忤宣撫副使吳曦易他部未
幾曦叛誅除仲鴻利路提點刑獄尋乞休致予祠歸遷
中奉大夫卒年七十八劉光祖表其隧道曰於乎慶元
黨人游公之墓紹定五年謚曰忠子似有傳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
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為違年祖儉必欲

終朞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為限自祖儉始歷
籍田令中丞何澹所生父繼室周氏死澹欲服伯母服
祖儉貽書宰相曰禮曰為後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令□
氏非中丞父之妻乎將不謂之母而謂之何中丞為風
憲首而以不孝令百僚何觀焉除司農簿已而乞補外
通判台州寧宗即位除太府丞時韓侂胄寖用事正言
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未至如言者所
云侂胄怒曰吕寺丞乃預我事邪會祭酒李祥博士楊
簡皆上書訟汝愚沐皆劾罷之祖儉上疏論救謂臣□
□淑自取罪戾識實以士氣頹靡之中稍忤權臣則□

□□□□憂過計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
□□寡也疏既上束檐待罪有旨安置韶州改送吉州
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熹以
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額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
群小之為不能一言以報效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羣
小而蹈禍機其愧歎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
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
多言為哉祖儉在謫所讀書窮理賣藥以自給每出必
草屨徒步為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
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

所為文有大愚集賜謚忠從弟祖泰

祖泰字泰然夷簡五世孫寓常之宜興性疏達尚氣誼
論世事無所忌諱聞者或掩耳而走祖儉貶移瑞州祖
泰徒步往省之及祖儉沒貶所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
泰憤之乃詣登聞鼓院上書請誅韓侂胄蘇師旦而罷
逐陳自強之徒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詔拘管連州
右諫議大夫程松懼曰人知我素與游其謂預聞乎乃
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命
不殺猶當杖黥竄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讜亦以為言乃
□□道配欽州既至府庭尹為好語誘之曰誰教汝

[illegible]識害之吾且寬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譬
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
心鄉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
風喪心耳既行侂胄使人迹其所在祖泰乃匿襄郢間
侂胄誅朝廷訪祖泰詔雪其冤補迪功郎監南嶽廟
卒尹王相為具棺斂歸葬焉
楊宏中字充甫福州人弱冠補國子生寧宗時韓侂胄
竊弄國柄引李沐為右正言論罷趙汝愚竟竄之國子
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救爭俱被斥宏中曰師儒能
辨大臣之冤而諸生不能留師儒之去於誼安乎衆莫

應獨徐範林仲麟張衜蔣傅周端朝五人願預其議遂
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傷君
子其禍尤慘黨錮敗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
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而陛下所不
忍聞也今李沐欲盡去正人以便其私於是託朋黨以
罔陛下之聽臣謂二人之去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
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監豈堪復見於今
日邪臣願陛下明示好惡確別淑慝竄李沐以謝天下
還祥簡以收士心臣雖身膏鼎鑊實所不辭書奏未報
俄劄付臺諫侍從侂胄大怒將竄之嶺南中書舍
人鄧馹上書救之不聽右丞相余端禮為稍前至[illegible]
十匃免遠徙上惻然許之乃各送五百里外編管宏中
編管太平州天下號為六君子明年移福州聽讀嘉泰
三年寧宗幸學特旨放參開禧元年宏中登進士第教
授南劍州侂胄誅特遷宏中一秩亦不拜累遷武學博
士改宣教郎諫官應武以私憾論之遂通判潭州以親
老請祠差知武岡軍未受卒年五十三端朝字子靜嘉
定三年試禮部第一終刑部侍郎兼侍講衜字用叟以
父任補官有二子同登進士第仲麟字景仲傅字象夫
以居學校忠鯁有聞咸以不偶死

徐範字彝父侯官人舉于鄉入太學丞相趙汝愚去位
祭酒李祥博士楊簡論救俱被逐同舍生楊宏中等議
伏闕上書書已具有閩士亦署名忽夜傳韓侂胄將眞
言者重辟閩士怖請削名友人亦止範範慨然曰業已
書名矣尚何變書奏侂胄果大怒謂其扇搖國是各送
五百里編管範謫臨海禁錮十餘年始得釋登嘉定元
年進士第累遷國子監主簿入對言時平不急之務無
用之官猶當痛加裁節矧多事之秋哉願一意養民以
培國本通判潭州知邵武軍尋召赴行在言功利之者
[illegible]總刑罰不若恩厚雜伯不若純王貴端不若[illegible]

不若[illegible]諫使變不若正人奢侈不若詩書[illegible]
[illegible]玩好不若宵衣旰食窮黷不若偃兵息民幾[illegible]
[illegible]大體所關積習不移治道弁矣歷起居郎兼史職以
朝奉大夫致仕卒贈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

論曰光宗不朝重華寢疾而儲嗣未定寧宗初立韓侂
冑擅權逐趙汝愚朱熹又輕識兵挑强虜皆國事之[illegible]
憂者彭龜年諸賢[illegible]諫官或書生各竭其忠詞氣激
烈良為國家扶綱常圖治安奚忍循默以規一身之[illegible]
貴耶時黃裳先沒其餘悉不免於譴侂冑敗乃牽復[illegible]
寧既焚始悔不用徙薪之謀亦何及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八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九　　　列傳九十一

明南京戸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湯璹　牛大年　徐應龍　莊夏
黃疇若　曹叔遠[李]　沈作賓　黃黼
宋德之　劉爚　陳咸　辛棄疾
方信孺

湯璹字君保瀏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歷國子博士時
朱熹予祠璹疏留不報由是寖忤權相意而璹之直聲
亦大聞于時至大理少卿進直徽猷閣卒璹與韓侂冑
際自强不合故屢嗾言者中傷生平奉祠閒居之日多
為揚歷其在禮曹例掌三省奏記臨安大火寧宗遇災
避正殿中書三表請復不許璹屬辭務持大體不為阿
曲言者摭其語涉訕而朝廷知其無他起復制詞有清
風峻節之語璹嘗擇壻得將重珍人服其識鑒

牛大年字隆叟揚州人慶元二年進士歷官將作監主
簿入對言人主所當先者要以天命人心之所繫致[illegible]
焉又言今日士氣大靡宜體立國之意以振起之未有
扶狩作興之意而後搢紳無貪名嗜利之習無貪名[illegible]
利之習而後有持正秉義之操遷軍器監主簿大宗[illegible]
丞四川提舉茶馬兼權總領知黎州兼管內安撫司[illegible]

[illegible]館制黎雅州屯戍軍馬累遷直華文閣浙東提點
[illegible]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以寶章閣待制提舉太
平興國宮卒特贈四官大年清操凜然所至以廉潔[illegible]
將云

徐旟龍字允叔登進士第調衡州法曹閱實寃獄提刑
不能奪聞者多其有守交薦之改秩知高安縣呂祖儉
忤韓侂胄謫死高安旟龍經紀其喪且為文誄之有勸
避禍者曰緣此獲譴亦所願也朱熹貽書謂義風凜然
云累遷守祕書少監兼權工部侍郎又兼侍講言人主
不能盡知天下人材當責之宰相宰相不能盡知天下

人材當採之公論今吉甫為相號稱得人而三人之薦
乃出於裴垍之疏遷至刑部尚書兼侍讀旟龍在講筵
多指陳時政一日讀吳起為卒吮疽事旟龍奏起恤士
卒故能得其死力今軍將得以賄遷專事掊克未免多
怨寧宗驚曰儕帥之風今猶未除耶宰相史彌遠聞而
惡之免侍讀未幾從吏部尚書以煥章閣學士奉祠卒
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肅三子皆登朝榮叟清叟至政
府別有傳

莊夏字子禮泉州人第進士慶元六年大旱求言夏知
興國縣上封事曰積陰之極陽氣散亂而不收其弊為
火災為旱蝗願陛下體陽剛之德使後宮戚里內省黃
門思不出位此抑陰助陽之術也召為太學博士言比
年分藩持節詔墨未乾而改除坐席未溫而易地一人
而歲三易節一歲而郡四易守民力何由裕累遷宗正
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尋權直學士院兼太子侍讀時
流民來歸夏言荊襄兩淮多不耕之田計口授地貸以
屋廬牛具兵民可合屯田可成此萬世一時也遷試中
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左諭德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兵
冗乞下將帥令老弱自陳得以子若弟姪若婿強壯者
收刺代之除兵部侍郎煥章閣待制與祠歸卒

黃疇若字伯庸豐城人淳熙五年第進士歷知廬陵縣
治為諸邑最召赴都堂審察差監行在都進奏院開禧
初都城火應詔言當今急務有三一曰賦斂征求之無
藝二曰都鄙軍民之無法三曰守令牧養之無狀歷拜
監察御史首章乞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監司又言善為
國者必以恐懼修省之訓陳于前善為相者必以危亡
災異之事告於上尋遷殿中侍御史兼侍講時與金人
約和金人約函致韓侂胄首詔臺諫侍從兩省雜議疇
若與章燮等奏乞梟首然後函送人識其失國體疇若
奏今帑藏無餘願自宮禁以及宰執百官共為撙節又

吉湖賊盜賊亦有激而成之者宜戒諸司申明法禁凡
賊閥防以持平心決訟勿令岸官巡尉侵漁權戶部侍
郎奏乞撥賞官田充糴本以廣常平之儲乞令戶絲一
員專監安邊所帑皆是之進華文閣待制知成都府蜀
自吳曦畔後制置使移司興元朝論有偏重之嫌朝廷
擇人故輟疇若以往避諱改寶謨閣待制詔凡利病臧
否並許諮訪以聞當徵積欠十餘萬疇若亟命榜九邑
盡蠲之考官吏冗員非敕命差注者悉罷又糴米足廣
惠倉又減他賦之重者民力遂寬初沈黎蠻屢犯邊疇
若至則鏤榜曉以禍福青羌彌羌遂乞降會董蠻合部

族入寇疇若亟調兵且設方略捕之皆遁去進龍圖閣
待制以平蠻功進一秩疇若留蜀四年弊根蠹穴苗薅
髮櫛累遷兵部尚書太子詹事後兼知貢舉試禮部尚
書以足疾乞歸進煥章閣學士知福州力辭乃與祠閣
外軍遺言者論及疇若落職罷祠後以煥章閣學士致
仕所著有竹坡集奏議講議經筵故事

曹叔遠字器遠瑞安人少學于陳傅良登紹熙元年進
士第久之李壁薦爲國子學錄遷辭侂胄罷通判涪州
累官權禮部侍郎謁事獻替多所裨益終徽猷閣待制
謚文肅嘗編永嘉譜識者謂其有史才子威孫邵皆登

進士第族子豳

豳字西上登嘉泰二年進士第授安吉州教授調重慶
府司法參軍郡守度正欲薦之豳辭曰章司錄母老請
先之正敬嘆歷浙東提點刑獄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
感泣如期至召爲左司諫與王萬郭磊卿徐清叟俱負
直聲當時號嘉熙四諫疏論余天錫李鳴復近旨遂起
居郎進禮部侍郎不拜疏七上進古詩以寓規正久之
起知福州再以侍郎召爲臺臣所沮而止遂守寶章閣
待制致仕卒謚文恭子愉老亦登進士第

沈作賓字賓王歸安人以父任登仕中刑法科歷大理

評事改秩通判紹興府秩滿知台州五十日閒盡除前
政之弊郡人胥悅而前守嫉其勝己媒蘖之罷去民詣
于朝借留不遂爲立留賢碑除太府丞遷刑部郎慶元
初除直龍圖閣帥浙東知紹興府韓侂胄方用事族有
居越者私釀公行作賓逮捕寘于獄而竄其奴除兩浙
轉運副使入奏攢宮一司歲撥經總制錢爲繕葺四萬
有奇未見弊壞輒加脩造妄費固不足計亦非所以妥
神靈彰聖孝自今有以營繕聞于朝下守臣稽覈書旨
而後興役上皆許再三而修奉者不樂也遷權工部侍
郎兼戶部以言者罷歸起歷知鎮江寧國潭州平江尋

命參贊督府兼權鎮江府請留戍兵千人又欲以江陰
新軍二千人易舊軍千人備不虞朝廷難之遂請祠言
者繼及之復召爲戶部侍郎軍興之餘國用耗乏見存
金穀僅支旬日作寘考逋負柅吏姦閱三月即有半年
之儲除權戶部尚書母喪終歷授寶謨閣學士江西安
撫使兼知隆興府在郡撙錢二十餘萬緡倂屬請獻諸
朝作寘謂平生未嘗獻羨以半歸帥司犒師半隸本府
除煥章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進顯謨閣學
士致仕卒于家贈金紫光祿大夫

黃黼字元章餘杭人少游太學第進士歷太常博士輪

對言周以輔翼之臣出任方伯漢以牧守之最擢拜公
卿唐不歷邊任不拜宰相本朝不爲三司等屬不除清
望官仁宗時韓琦范仲淹龐籍皆嘗經略西事久歷邊
任始除執政邊奏復警范仲淹至再請行貝州之變文
彥博親自討賊乞於侍望近臣中擇才略謀慮可以任
重致遠者或畀上流或委方面出將入相何所不可上
嘉獎曰如卿言可謂盡用人之道歷提舉江東常平茶
鹽兩浙路轉運判官進秩至直顯謨閣浙東瀕海之田
以旱澇告常平儲蓄不足黼捐漕計貸之毗陵饑民以
糠粃雜草根充食郡縣不以聞黼取民食以進乞捐僧
牒鬻錢振濟全活甚衆累遷侍御史行起居郎兼權刑
部侍郎劉德秀劾奉祠卒

牟德之字正仲其先京兆人隋諫議大夫遠謫彭山子
孫散居於蜀遂爲蜀州人德之以應舉擢慶元二年外
省第一歷武學博士與諸生論八陣之象本乎八卦皆
動物也奇正之變相生不窮知此然後可以致勝遷編
脩樞密院時數有災詔求言德之疏七事皆當時至切
之患又曰今敵未動而輕變祖宗舊制命武臣帥邊以
自遺患昔叛將唐藩鎮之禍甚於此矣除太常丞出知
閬州擢本路提點刑獄制帥安丙奏德之傲視君命降

一官歷兵部郎官朝論有疑安丙意丞相史彌遠首以
問德之對曰蜀無安丙朝廷無蜀矣人有大功不敢以
私嫌廢公議忤時相意遂罷安丙嘗謂人曰丙不知正
仲正仲知丙丙負正仲正仲不負丙請昏於德之不許
論者益稱其賢起知眉州監特奏名試得疾卒德之大
父耕性剛介一朝棄官去莫知所終從父廉語德之曰
吾昔至臨安府有人言錫有宋宣教者過浙江而去吾
適越求之則入四明矣德之渡浙江尋訪至雪竇有蜀
僧言聞諸耆老云山後㵎平山有三居士焉其一宋宣
教也德之躋攀至㵎平見丹竈置祠其上而歸

劉爚字晦伯建陽人與弟炳俱受學于朱熹呂祖謙登
進士歷知閩縣治以清簡庭無滯訟興利去害知無不
爲以憂去僞學禁興爚從熹武夷山講道讀書築雲莊
山房爲終老之計調贛州坑冶司主管文字差知德慶
府入奏言前者北伐之役執事者不度事勢貽陛下憂
冷雖從和議頗益恐懼修省開言路以廣忠益振公道
以進人才飭邊備以防敵患提舉廣東常平召入奏畢
首論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可安也公道
廢則人心自二朝廷自輕雖安易危也寧宗嘉獎累遷
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熹所著論語中庸大

學孟子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
心奏乞罷僞學之詔又請以熹白鹿洞規頒示太學取
熹四書集註刊行之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
進國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論貢舉五弊累官權刑部
侍郎兼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升同修國史實錄院
同修撰時廷臣爭務容默爚奏乞明詔大臣獎忠讜以
作士氣戒詖佞以肅具僚冬雷爚奏遴選監司以考察
倉吏爲先又兼工部侍郎試刑部侍郎夏旱應詔上封
事大略謂上既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然或者
以爲好名要譽而陛下聽之則苦言必棄之而不恤其

言者受之而不覺矣前封男爵至是進封子權工部尚
書加兼右庶子每講讀經史至聲色嗜欲之戒輒懇切
再三敷陳之進讀詩之說詹事戴溪讀之爲之吐舌卒
贈光祿大夫謚文簡所著有奏議史稾經筵故事東宮
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雲莊外稾

陳咸字逢儒登進士第歷利路轉運判官開禧三年吳
曦叛關外四州繼沒人情大駭咸留太安軍督軍糧檄
守傷震仲振流民備姦盜衆稍安曦以咸名士欲脅之
以令其餘檄咸議事咸不往遂之利州抵城外僞都運
使徐景望已挾兵入居臺治英宗諱曰景望大合樂以

享咸力拒之初咸語家子欽曰咸受國厚恩義當擊賊
恨無兵權獨有下策削髮以全臣節會曦以書招之急
咸答書勸其稟命既而欲親諭之遂行遇僞統領孟可
道知曦已僭亂曰吾書不可用矣還至后鋪入帳中以
刀自斷其結披緇而出景望遣兵捕咸于岸曦聞怒甚
安丙力爲救解乃得釋歸曦既誅咸上表自劾安丙奏
以咸總蜀賦從之時僭亂後帑藏亦乏咸至武興與丙
商權利病兵政財計合爲一家咸晝夜精勤調度有方
不二歲所省各嬴數十萬而布帛銅鐵錢與祠牒不預
焉又金州地險咸請饋米以實之未幾金人犯上津守臣

以[illegible]爲司農少卿卒丙列奏其功賜謚勤節
辛棄疾字幼安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党懷英同學號
辛党始筮仕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離遂決意南
歸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耿京聚兵山東稱天平節
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棄疾爲掌書記即勸京
決策南向僧義端者喜談兵聚衆千餘說下之使隸京
僧一夕竊印逃去棄疾揣僧以虛實奔告金帥急追獲之
斬其首而還紹興末京令棄疾奉表歸宋高宗授承務
郎天平節度掌書記併以節使印告召京會張安國邵
進已殺京降金棄疾乃約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

福等徑趨金營安國方與金將酣飲即衆中縛之以歸
獻俘行在仍授前官改差江陰簽判棄疾時年二十三
乾道六年自通判建康府召對孝宗銳意恢復棄疾因
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爲迎合作
九議幷應問三篇美芹十論以獻言逆順之理消長之
勢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歷知
滁州兼湖南安撫盜連起湖湘棄疾悉討平之遂奏乞
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弭盜之術申飭州縣以惠養元元
爲意詔獎諭之復奏乞依廣東摧鋒荊南神勁福建左
翼例別創一軍以湖南飛虎爲名止撥屬三牙密院專

總帥臣節制調度庶使聽望風懾服詔委以規畫乃
度馬殷營壘故基立砦柵將樞府有不樂之者數沮撓
之棄疾行愈力卒不能奪費以鉅萬計棄疾善斡旋事
皆立辦議者以聚斂聞降御前金字牌俾住罷棄疾受
而藏之出責監辦者期一月營柵成開陳本末繪圖繳
進上遂釋然軍成雄鎮一方爲江上諸軍之冠加右文
殿修撰差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時江右大饑詔任責
荒政民賴以濟進一秩以言者落職久之主管沖佑觀
光宗立之二年起福建提點刑獄召見遷大理少卿加
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以臺臣王藺劾[illegible]

祠歸寧宗初落職已而復主管沖佑觀起知紹興府兼
浙東安撫使其後寧宗召見言鹽法加寶謨閣待制提
舉佑神觀奉朝請尋差知鎮江府歷龍圖閣待制知江
陵府令赴行在奏事試兵部侍郎辭免進樞密都承旨
未受命卒棄疾嘗跋紹興間詔書曰使此詔出於紹興
之前可以無事讎之大恥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
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讎敵俱存也悲夫人服其警
切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故以稼名軒朱熹殁僞
學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棄疾爲文往哭之雅
善長短句悲壯激烈有稼軒集行世謝枋得過其墓旁

傍舍有泣聲亦呼于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昏暮達旦不絕謝枋得秉燭作文且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illegible]下朝加贈少師謚忠敏

方信孺字孚若興化軍人以父崧卿蔭補官韓侂胄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金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何以答侂胄竦然假朝奉郎樞密院檢詳文字充樞密院參謀官持督師張巖書通問于金國元帥府至濠州金帥紇石烈子仁止于獄中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於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忍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

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至汴見金左丞相都元帥完顏宗浩陳兵見之云五事不從兵南下矣信孺辯對不少詘宗浩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朝廷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遣信孺再往金人猶執初議信孺曰本朝謂增幣已為卑屈況名分地界哉且以曲直較之本朝興兵在去年四月若貽書誘吳曦則去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強弱言之若得滁濠我亦得泗漣水若夸胥浦橋之勝我亦有鳳凰山之捷如謂我不能下宿壽若圍廬和楚果能下乎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illegible]

[illegible]金人見信孺忠懇乃曰割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為伯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宗浩計窮遂密與定約復命仍充通謝國信所參謀官奉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抵汴宗浩變前說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還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語信孺不為動會蜀兵取散關金人益疑信孺還言敵所欲者五事割兩淮一增歲幣二犒軍三索歸正等人四其五不敢言侂胄再三問至厲聲詰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三秩臨江軍居住時開禧三年九月也已而王柟定和議還白信孺功曰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

在公論所推雖敵人不能掩也乃詔信孺自便尋知韶州累遷淮東轉運判官兼提刑知眞州因事降秩再奉祠稍復官信孺性豪爽揮金如糞土所至賓客滿其後單使北時年財三十既齟齬歸營居室嚴寶自放於詩酒後貲用竭賓客益落信孺尋亦死矣

論曰湯璹秉直牛大年持廉徐應龍莊夏陳持政黃疇若優治行曾叔遠多獻替沈作賓舉職不避怨宋德之不以私嫌廢公議陳咸拒逆曦之召劉爚請除學禁表章朱熹所著書皆端士也黃黼敬歷有聲一斥不復進[illegible]志不復伸方信孺抗詞金庭顧反加之

何以爲鏤版以[illegible]哉

李孟傳　倪思　袁燮　王介

柴中行　許奕

李孟傳字文授以父光遺表恩歷官大府丞又兼考功郎因對言國家長育人才猶天地之於植物滋液滲漉待其既成而後足以供大厦之用今士大夫皆有苟進之心冶功未優功能尚薄而意已馳騖於臺閣不稍抶將匠飭之其敝將甚韓侂胄與孟傳故嘗致意孟傳謝曰行年六十志意已決侂胄慙而退請外知江州侂胄不悅勾歸復知處州遷廣西提點刑獄歷福建提舉常

平詔入對首論用人宜先氣節後才能益招徠忠讜以扶正論政府故人折簡悶勞勤甚孟傳逆知其意謝曰孤蹤久不造朝獲一望清光而去幸矣對畢即出關閩大饑發廩勸分民無流莩侂胄誅就遷提點刑獄移江東又辭丞相史彌遠其親故也人謂進用其時矣卒歸便節角巾還第卅奉祠以倉部郎召又辭遷浙東提點刑獄未數月請疏刑上加直祕閣移江東不赴主管明道宮進直寶謨閣致仕卒年八十四常誡子孫曰安貧莫若無競脩已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逮雲溪集宏詞類稾左氏說續史雜志記善記異聞書

倪思字正甫歸安人登進士第中博學宏詞科累遷著作郎兼翰林權直光宗即位歷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同脩國史尋兼侍講除禮部侍郎上久不過重華宮思疏十上會上召嘉王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爲動容李皇后寖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濼因奏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漢呂氏唐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也兼權吏部侍郎出知紹興府寧宗即位歷數郡皆以言者論去久之召還試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侂胄先以書致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世人望豈宜專以潔己爲賢哉思報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時好

耳將赴召者未引對先謁侂胄思曰私門不可登矧未見君乎逮入見言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竄而布衣不敢極說又言士大夫寡廉鮮恥列拜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竇稱門生不足稱恩坐恩主至稱爲恩父者諛文豐賂在所不論也侂胄聞之太怒思既退謂侂胄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決如流此明有餘爲蘇師旦蒙蔽此聰不足也周筠與師旦並爲姦利師旦已敗筠尚在人言平章騎虎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侂胄悚然曰聞所未聞司諫毛憲劾思予祠侂胄死復召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求

劉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端倪必見俄[illegible]
職議謂史彌遠也徙禮部尚書史彌遠擬除兩從官參
政錢象祖不與聞思奏論之彌遠上章自辨思求去上
留之思乞對復申前說彌遠懷恚思請去益力以寶謨
閣直學士知鎮江府移福州彌遠拜右相陳晦草制用
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爲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
一言蕭咸以爲堯禪舜之文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
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
改麻制詔下分析彌遠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即劾思落
臣僚論厭制錫職而罷久之除寶文閣學士尋祠卒謚

文節

袁燮字和叔鄞縣人生而端粹專靜乳媼置盤水其前
玩視終日夜臥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然以名
節自期入太學登進士第調江陰尉除沿海制屬寧宗
即位爲太學正時朱熹諸儒相次去國丞相趙汝愚罷
燮亦以論去自是黨禁興矣久之歷司封郎官因對言
陛下追思彭龜年臨朝太息今正人端士不乏願常存
此心急開剴切崇獎朴直天下何憂不治遷至國子祭
酒祕書監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爲
道本聞者悚然有得士氣益振兼崇政殿說書除禮部
侍郎兼侍讀時史彌遠主和燮爭益力臺論劾罷以寶
文閣待制奉祠起知溫州進直學士奉祠卒燮初入太
學陸九齡爲學錄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並在學以道義
相切磨後見九齡弟九淵發明本心之指乃師事焉每
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
地相似學者稱曰絜齋先生後謚正獻子甫有傳

王介字元石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遊登進士第廷對
陳時弊光宗嘉其訐擢居第三人歷國子錄上久不朝
重華宮介上疏極諫孝宗崩介又力請過宮執喪言辭
激切人歎其忠寧宗立介上疏言陛下初即位策免宰

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遷太學博士韓侂
胄疑介前封事詆已且其弟仰胄嘗以舊識求通介拒
絕之侂胄怨益深添差通判紹興府尋知邵武軍會學
禁起坐劾奉祠久之差知廣德軍侂胄隸人蘇師旦怒
介不通謁目爲僞黨以告侂胄有勸其自明者介曰吾
髮已種種豈爲鼠輩所使邪侂胄亦畏公議不敢發後
爲祕書郎遷度支郎官師旦已建節介與同列謁政府
遇於庭客皆踰階而揖介不顧於是殿中侍御史徐柟
劾介資淺立異奉祠除都大坑冶侂胄誅朝廷更化介
召還累遷國子祭酒會以旱詔百官指陳闕失時宰相

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手疏歷論時政又言濮蒙地
降登兗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
主宮蔡恭之徒輒可以爲戒除祕書監陞太子右諭德
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繳駁不避權貴張允濟以
閤職爲州鈐介謂此小事而用權臣例破祖宗制不可
不封還詞頭丞相語介曰此中宮意介曰宰相逢宮禁
意向給舍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除起居舍人
介奏宰相以私請不行而托威福於宮禁權且下移誰
敢以忠告陛下者乞歸老不許許奕以言事去國介奏
自古未有大臣因給舍論事而去之者是大臣誤陛下

也將恐成孤立之勢疏奏乞補外以右文殿脩撰知嘉
興府升集英殿脩撰知襄陽府京西安撫使徙知慶元
府兼沿海制置使以疾奉祠卒端平中贈中大夫寶章
閣待制諡忠簡子埜有傳
柴中行字與之餘干人紹熙元年進士授撫州軍事推
官權臣韓侂胄禁道學校文轉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僞
學中行奮筆曰自幼讀程頤書以收科第如以爲僞不
願考校調江州學教授歷遷太學博士輪對首論士威
奪而國勢輕次論士大夫寡廉隅乏骨鯁末論權臣用
事包苴成風遷太常主簿轉軍器監丞出知光州治行
[illegible]殿文[illegible]上之遷西京
運使兼提點刑獄改直[illegible]襄陽兼京西帥仍領漕
事[illegible]陵戎司移屯襄州[illegible]又弛中行白于朝考覈軍
實招補虛籍自是朝廷以節制之權歸帥司更劾李珙
不法以懲貪守明屯田興有功以厲宿將遷江東轉運
司判官旋改湖南提點刑獄入爲吏部郎官以立志啓
迪君心言好進好同好欺士大夫風俗三敝選曹法大
壞吏緣爲姦中行遇事持正不爲勢屈由是銓綜平允
擢宗正少卿又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邊烽告急至失
地喪師淮甸震洶中行亟奏內外二失朝廷十憂大要

言今日之事人主盡委天下以任一相一相盡以天下
謀之三數腹心而舉朝之士相視以目噤不敢言甚至
邊庭申請久不即報脫有闕誤咎當誰執調秘書監崇
政殿說書極論往年以道學爲僞欲加遠竄杜絕言語
使忠義士箝口結舌天下之氣豈堪再沮壞如此耶又
謂欲結人心莫若去貪吏欲去貪吏莫若清朝廷又論
內治外患辨君子小人進[illegible]閣脩撰知贛州勾祠得請
以言罷理宗即位以右文殿脩撰奉祠卒所著有易繫
集傳書集傳詩講義論語童蒙說
許奕字成子簡州人以父任歷潜城尉寧宗親擢進士

擧一累遷起居舍人韓侂胄議開邊奕貽書曰今日之
勢如元氣僅屬不足當寒暑之冠又因轉對論今日之
急懼循邊而則死晏然百官充位如平時京西淮上之
師敗同罰與廟堂主議外廷莫得聞護聖之軍半發於
外而禁衛單薄侂胄聞之不樂遣使金詰中書受指奕
曰會歲幣歸俘虜不可行者當死守之遷起居郎兼權
給事中以國事未濟力辭不許既行成還奏帝優勞之
權禮部侍郎條獻六事俄兼侍講會諫官王居安傅伯
成以言事去職奕疏留後因災異申言之又論用兵以
來貪賞汎濫僥倖攀出宜加裁制夏旱應詔又言內降

非盛世事王璿進狀不實經營求待免裴伸何人驟爲
帶御器械言最剴切權兼侍讀遷吏部侍郎兼脩玉牒
官兼權給事中論駁十六事皆忤貴近而封還劉德秀
贈典高文虎祠命士論尤韙之楊次山加少保郡王奕
疏言恩寵太甚恐非保全宜聽其辭又言史彌遠力辭
恩命宜從之以成其美不報奕遂臥家乞外以顯謨閣
待制知瀘州安撫使安丙遺譏忌奕相餞象祖出謗書
間奕奕唱而言士不愛一死而因於衆多之口亦可悲
也奕顧以百口保之象祖愧然曰公恐安予文若此乎
閣學文紹興宣撫荊湖還曰僕願以百口信許公之言

於是與論頓息奕於丙深相知而職事所關必反覆論
辯以求直移知遂寧府加至寶謨閣直學士又知潼川
府兩郡民書像祠之會金敗盟蜀道震擾奕請速選大
臣宣撫信賞必罰以獎忠義收人心坐論降一官詔提
舉玉隆宮未幾復官提舉崇福宮還家草遺表曰本非
衰病初染微痾當湯劑可去之時臣以疾而爲諱及鍼
石已窮之後醫束手而莫圖靜言膏肓所致之由大抵
脈絡不通之故寓諷諫焉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贈通
議大夫奕性孝友通籀隷書所著有毛詩說論語尚書
周禮講義奏議雜文行世子彪孫爲四川制置司參謀

官劉整叛召草降文以潼川一道獻蒙古彪孫辭曰腕
可斷筆不可書即與家人俱仰藥死

論曰韓侂胄史彌遠相繼相寧宗皆憑恃寵靈進雷同
而退厓異甚矣其壞士習也李孟傳咸有雅故乃懼爲
已逸絕意攀援倪思面規疏陳並摘發其姦狀袁燮王
介柴中行許奕皆不附侂胄而燮爭和議介奕多繳駁
中行欲清朝廷去貪吏復與彌遠忤直道三黜數子不
愧古人賢哉

明南京戶部[illegible]

吳獵　項安世　李[illegible]

楊輔　安丙　楊巨源　趙方

賈涉

吳獵字德夫醴陵人登進士第初主潯州平南簿張栻經略廣西檄攝靜江府教授劉焞代栻栻以獵薦辟本司準備差遣盜李接起陷諸州獵請明賞罰焞乃錄獵捄功誅南流縣尉鬱林巡檢人人驚厲爭死鬭不踰時盜悉就擒尉宰相王淮甥也獵坐降久之知無錫縣用

薦召試守正字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宮獵上疏辭甚切陳傅良言過宮事不行求去獵責之曰何不奮發[illegible]諫爲士夫倡潔身何益寧宗即位遷校書郎除監察御史僞學禁興獵言侍講朱熹遽以御札畀祠中外惶駭謂事不出中書是謂亂政又駁史浩謚請張浚配享阜陵議皆不合出爲江西轉運判官尋劾罷久之黨禁弛起歷祕閣脩撰主管荊湖北路安撫司公事知江陵府時韓侂胄開邊江陵又告饑獵前後備禦振䘏皆有法金人圍襄陽德安遊騎迫竟陵命獵節制本路兵馬加寶謨閣待制京湖宣撫使金人再犯竟陵襄陽[illegible]

悉以[illegible]及手劉[illegible]報至獵請魏了翁攝參議官[illegible]西步兵死士入竟陵命其將王宗廉死守調江陵及[illegible]荊襄捷分道夾擊金人遂去又督董逵等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解襄陽圍西事方殷獵爲討叛計請于朝以王大才彭輅任西事仍分兵扼險要漕粟以待王師及曦誅除刑部侍郎充四川宣諭使朝廷命旌別淑慝以敷文閣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嘉定六年召還卒家無餘貲蜀人思其政畫像祠之獵初從張栻學朱熹會栻于潭獵又親炙湖湘之學一出于正獵嘗表卒之右畏齋文集奏議六十卷謚文定

項安世字平父括蒼人後家江陵第進士召試除祕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疏諫不報安世遺宰相留正書求去尋遷校書郎寧宗即位應詔言曾子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其次莫如宮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宮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事在陛下宮中既省則外廷官吏四方州縣奔走不暇民生自厚國力日壯復祖宗之業雪神人之憤惟吾所爲矣侂胄[illegible]朱熹予祠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不報侂胄

言者劾去安世吳獵並坐學禁〻廢開禧用兵獵起師
荊渚起復安世知鄂州伐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爲
侂胄所惡安世因貽侂胄書末曰偶送客至江頭飲竹
光酒半醉書不成字侂胄大喜曰項平父乃爾洲峨遂
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金圍德安益急諸
將無所屬安世不俟命徑遣兵解圍第諸將殺獲功以
聞獵代叔似爲宣撫使奏以宣諭使入蜀朝命安世權
宣撫使又升太府卿有宣撫幕官上度者獵客也獵與
安世素相友及安世招軍名項家軍多不逞好虜掠獵
斬其爲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斬度於大別寺獵以聞安

世坐免後以直龍圖閣爲湖南轉運判官未上用臺章
奪職罷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他書多行于世

李大性字伯和端州人其先積中爲御史入元祐黨籍
始家豫章大性少力學以父任入官因參選進藝祖廟
謨百篇及公私利害百疏歷主管吏部架閣文字服闋
進典故辨疑百篇皆本朝故實蓋網羅百氏野史訂以
日歷寔錄核其正舛率有據依孝宗嘉之擢大理司直
累遷工部郎紹熙中陳傅良言事去國彭龜年黃度楊
方相繼皆去大性抗疏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臣所爲
寒心也孝宗崩光宗疾未能執喪大性疏言今日之事

顛倒舛逆況金使祭奠常引見于北宮素帷不知是日
猶可以不出乎檀弓曰成人有兄死而不喪者聞子皋
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兄則死而子皋爲之衰若陛
下必待使來然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特如成人而
已哉累遷戶部尚書開禧將用兵大性條陳利害忤韓
侂胄意出知平江移知福州又移知江陵充荊湖制置
使江陵當用兵後殘燬饑饉繼以疾疫大性亟議振貸
凡三十八萬緡有奇前官虛羨十有四萬五千緡蠲放
不督流移復業者皆奏免征榷江陵舊使銅錢重而楮
輕民持貲入市終日不得一錢大性奏乞依襄郢例通

用鐵錢於是泉貨流通民甚賴之遷至兵部尚書尋以
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引疾匄祠卒于家年七十七贈
開府儀同三司謚文惠李氏自積中三世官于朝父子
兄弟相師友而大性與弟大異大東並躋從列爲名臣
云

劉甲字師文摯之後家龍游登進士第累官寶謨閣待
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移知廬州程松爲四川宣撫
使吳曦副之以甲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時曦獻四州
於金金立爲蜀王甲在漢嘉未至鎮也松謀遁甲固留
不可遂以便宜檄甲兼沿邊制置曦以書致甲甲援大

[illegible]寵之以臥疾曦又遣其帶牧邀甲相見甲北而去之
乃援顏眞卿河北故事欲自拔歸朝先募二兵持帛書
詣參知政事李壁告變曦僭王位甲遂去官朝廷久乃
及聞曦反狀韓侂胄猶不之信甲奏至舉朝震駭壁袖
其書進寧宗覽之稱忠臣者再召赴行在甲舟行至重
慶聞安丙等誅曦復還漢中上奏待罪詔趣還任楊巨
源既死軍情叵測除甲宣撫使未幾金自鶻嶺關剗金
[illegible]進屯八里山甲分兵進守諸關伐潼川戍兵駐饒風
以待之金人知有備引去侂胄誅拜甲寶謨閣學士賜
衣帶鞍馬自楊輔召歸西邊諸事朝論多於甲取決人

無知者明年罷宣撫司合利東西爲一帥治興元移甲
知潼川府後進寶謨閣學士知興元府利路安撫使節
制本路屯駐軍馬卒于官年七十三甲幼孤多難母病
刲股以進生平常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晝所爲夜
必書之名曰自監有奏議十卷理宗詔謚淸惠
楊輔字嗣勳遂寧人進士甲科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
字遷校書郞出知眉州累遷戶部郞中總領四川財賦
升太府少卿利西安撫使吳挺病輔密白二府早擇人
望以革世帥之弊又貽書四川制置丘宗言統制官李
貴乃吳氏腹心緩急不可令權軍並從之歷敷文閣直
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韓侂胄決意用兵以吳
曦爲四川宣撫副使假以節制財利之權輔知曦有異
志與書大臣言自昔兵帥與計臣不相統攝故總領有
[illegible]覺察之權今所在皆受節制內憂不輕寧宗意輔
能誅曦密詔授寶謨閣學士四川制置使許便宜從事
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兩月但急去
討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而去安丙謀誅
曦以輔有人望謂密詔白輔所求聞者皆信曦既誅丙
邀輔還成都除四川宣撫使奏言臣以衰病軟懦而居
建元功者之上徒恐牽制敗事安丙才力强濟賞罰明

果乞以事任付丙又論蜀中三帥惟武興事權特重故
致今日之變乞並置兩帥分其營屯隸屬安丙奏乞兩
宣撫分司朝廷察丙與輔興召輔赴闕議者謂蜀亂初
平輔未宜去乃復以爲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再被召踰
年不進上召給事著作佐郞楊簡言輔旣棄成都不當
召乃除兵部尚書兼侍讀以龍圖閣學士知建康府兼
江淮制置使卒年七十謚莊惠
安丙字子文廣安人第進士調大足縣主簿秩滿諸[illegible]
陳蜀利病言皆劇切歷知大安軍開禧二年邊事方起
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丙陳十可憂於松繼又

爲州言曦必誤國松不省蓋丙嘗爲其父客素知曦
而曦奏丙爲隨軍轉運曦隨叛受金詔稱蜀王以興州
爲興德府以丙爲中大夫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丙度
徒死無益陽與而陰圖之遂與楊巨源李好義等誅曦
語見巨源好義傳曦僭位凡四十一日丙陳曦所以反
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自劾待罪朝廷初聞變莫知
所爲亟召問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對曰安丙非附逆者
必能討賊乃密降帛書令圖曦帛書未至露布已聞上
下動色交慶加丙端明殿學士中大夫知興州安撫使
兼四川宣撫副使詔獎諭恩數視執政巨源愬功于朝

語見巨源傳於是丙拜疏訶閒金人揭示境上得丙首
者與銀絹二萬匹兩即授丙四川宣撫時方議和丙獨
戒飭將士恫疑虛喝以攻爲守威聲甚著詔以蜀平遣
吳獵撫諭四川時沿邊關隘悉爲金毀丙遺時相書論
邊事又請于朝以沔州都統司所統十軍權太重故自
吳璘至挺曦皆有尾大不掉之憂乃請分置副都統制
各不相隸以前右中左後五軍隸都統司踏白摧鋒選
鋒策鋒游奕五軍隸副司詔皆從之金人和意未決上
手書賜丙當激勵將士戮力赴功侂胄既誅進丙資政
殿學士和議成還大散隔牙關丙分遣僚吏經畫洋沔
興元大安民田別定租稅嘉定二年丞相史彌[illegible]
丙移書曰昔仁宗起復富鄭公文潞公孝宗起復蔣丞
相皆力辭名教所係人言可畏論者韙之升大學士四
川制置大使兼知興元府諜知金人遷汴關輔豪傑款
塞願降者衆丙以爲此正卅閱告晉之時乃與宰臣書
謂當興問罪之師朝論憂丙輕舉乃詔飭修守備七年
春丙使所愛吏安蕃何九齡合官軍夜襲秦州敗歸沔
州都統王大才執九齡等七人斬之而訟丙于朝三月
詔丙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手書召之未至進觀
文殿學士知潭州湖廣安撫使政尚嚴酷數被論乃授

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賜旌節金印
衣帶鞍馬三辭還蜀董居誼帥蜀大失士心金人乘之
破赤丹黃牛堡入武休關直擣梁洋至大安宋師所至
輒潰散入巴山十二年以聶子述爲四川制置使代丙
時丙子癸仲知果州子述檄兼參議官四月紅巾賊張
福莫簡叛入利州子述遁去總領財賦楊九鼎爲賊所
殺子述退保劍門檄癸仲兼節制軍馬任討賊之責癸
仲召戎帥張威等軍來會賊自閬趨遂寧所過無不殘
滅丙欲自持十萬緡偕子述往益昌募士子述曰大臣
非得上旨未可輕出丙遂如果州時四川大震甚於曦

之變趙方首奏勳望如丙今猶可用魏了翁移書輦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卽平雖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宣撫事乃定耳李壁李𡌴時鎮滄遂亦皆以國事勉丙五月詔起丙四川宣撫使予便宜尋降制授保寧軍節度使兼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丙奏自古及今謗以疑間而成禍以忌嫉而得咒臣已傷弓於既往肯容不懲沸於方來詔曰昔唐太宗以西寇未平詔起李靖慷慨請行不以老疾爲解代宗有朔方之難國任郭子儀聞命引道亦不以讒惎自疑勉圖隽功以濟國事尋命丁焴攺知興元府丙至遂寧賊猶負固于普州之茗山丙下令

諸軍合圍絶其樵汲之路未幾張威李貴俘獲張福等十七人丙命斬其黨王才以祭九鼎併誅福等七月盡俘餘黨千餘人皆斬之遂班師移治利州賜保寧軍節度使印癸仲亦加三秩明年進丙少保丙以關表營田多遺利命官括之有受劾者方持母喪以便宜起復幹辦魚關糧料院而遇安世者又卽利州置根括局於是了翁遺丙書謂不可用冒喪之人丙復書曰僕皆清澈何由辦事其後安世不決滋甚丙械送大安窮治之丙訃聞以少傅致仕贈少師賻銀絹千計賜沔州廟額爲[illegible]理宗親札賜謚忠定所著有晶然集

[illegible]巨源字子淵益昌人倜儻有大志善騎射博涉[illegible]以獻爲鳳州堡子原倉官馳騁射獵傾財養士沿邊忠義咸服其才分差魚關糧料院移監興州合江贍軍倉開禧三年正月吳曦叛巨源陰有討賊志結義士三百人給其資糧曦所忌者游奕軍統領張林隊將朱邦寧巨源深與締結并集忠義人朱福陳安傅檜之徒安丙聞其謀延致之巨源曰先生而爲逆賊丞相長史耶丙號泣曰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先生之意決乎丙指天誓曰若誅此賊雖死爲忠義鬼夫復何恨巨源大喜時李好義兄弟亦結李貴李坤辰凡數十人坤辰邀巨

源與好義會巨源又大喜曰吾與安長史議以三月六日邀曦謁廟合勇士刺之好義曰彼出則嚴巷從衞且千人事必難濟聞熟食日祭東園此其時也巨源然之以告丙明日好義在僞宮見丙共謀乃決巨源好義慮事漫泄遂以二月乙亥未明好義率其徒入僞宮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啓戶欲逸李貴執殺之衞者始拒鬭聞有詔皆卻巨源好義迎丙宣詔以曦首徇三軍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詔文乃巨源所作也丙奏功于朝以巨源第一詔補承[illegible][illegible]乘勢取四州好義亦以爲言丙慮軍無見糧

巨源自請為隨軍措置糧運於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
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階州孫忠銳復故關俄詔
巨源轉朝奉郎與通判差遣兼四川宣撫使司參議官
丙素惡忠銳聞失守散關嫉其還欲殺之先命巨源偕
邦寧以沔兵二千策應巨源至鳳州因忠銳出迎伏壯
士斬之并其子挨丙遂以忠銳附偽貸表聞于朝且待
罪先是獎諭誅叛詔書至沔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
不及巨源疑有蔽其功者俄報曦黨王喜授節度使巨
源彌不平以啓謝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慕魯仲連之
高誼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又遣愬功于

朝而從興元都統制彭輅乞書遺韓侂胄輅陽許而陰
以白丙正將陳安復告巨源結死士入關欲焚沔州州
治俟丙出則殺之丙積前事因欲去巨源未有以發也
會巨源在鳳州以檄書遺金鳳翔都統使其辭若馬閭
者且自稱宣撫副使而以參議官印印之金以檄至丙
丙乃移書召巨源時輅已至河六月壬申巨源還幕府
丙密命輅收巨源巨源至庭大呼曰我何罪丙隔屛遣
人謂之曰若為詐稱宣撫副使命械送閬州獄巨源曰
我一時用間具時必行為我明此事明日左右殺之舟
中以自縊聞丙以人情洶洶封章求免楊輔亦謂丙殺

[illegible]源必召變請以劉甲代之及曦之誅也巨源遣光[illegible]
書述丙酬答之語鋟梓遍傳之丙已弗樂浸潤不已積
成此禍成忠郎李珙投匭獻所作巨源傳為訟冤賜廟
褒忠官其二子加贈寶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理宗特
賜謚忠愍子復正終大理卿四川制置副使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父棠慷慨有大志嘗見張浚於督
府浚欲以右選官之不為屈累以策言兵事浚奇之命
子栻與棠交方遂從栻學第淳熙進士歷知青陽縣告
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
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寧宗時遷至權工部侍郎寶謨

閣待制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諜知金人謀犯境乃
下防夏之令金相高琪及樞密烏古論慶壽犯陳光化
隨棗陽信陽均州方夜半呼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
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遂抗疏主戰親往襄
陽金圍棗陽急遣孟宗政扈再興等往援仍增戍光化
信陽均州以壯聲勢棗陽圍解再疏力陳不可和者七
戰議遂定金將完顏賽不入境兵號十萬方部分諸將
犯棗陽者宗政敗之于尚家川犯隨州者劉世興敗之
于磨子平相特踰年方調世興移師與許國再興援[illegible]
陽張興李雄韜援隨州隨州圍解再興等轉戰入[illegible]

戰[illegible]守城伏兵城東金人過伏敗走宋[illegible]
又敗之旨先無川不戰諸將表裏合謀又連破之金人
遂誅賽不方以功遷龍圖閣待制封長沙縣男賜食邑
金人復大舉命訛可圍棗陽賴兵八十餘日方乘其氣
竭命國再興尅期合戰連敗之宗政自城中出夾擊遂
大潰訛可單騎逃獲其輜器甲不可勝計進方煥章閣
直學士其後累敗金人進至顯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
權刑部尚書俄得疾進徽猷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方
疾搞師第其功上之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
引再興臥內勉以協心報國貽書宰相論疆場大計尋

卒是夕有大星隕于襄陽以端明學士正議大夫致仕
累贈太師諡忠肅方起偏北師邊十年以戰為守合官
民兵為一體通制總司為一家淮蜀沿邊屢遭金人之
禍而京西獨全其沒也人皆惜之方當問相業於劉清
之對以留意人才故知名士如陳晐游九功輩皆羅為
大吏諸名將多在麾下若扈再興孟宗政皆起自土豪
推誠擢任能致其死力云光奕有傳

曹洸字濟川天台人幼好讀古書慨然有大志以父任
歷大理司直知盱眙軍淮人季先沈鐸說楚州守應純
之以招山東人純之遣說楊友劉全李全等以其衆

[illegible]石珪[illegible]平楊德廣通號忠義軍生等反殺[illegible]
光純之罷通判梁丙行守事欲省其糧使自潰[illegible]
等以漣水諸軍度淮屯南渡門焚掠幾盡[illegible]
殘金置我軍何地丙遣李全李先拒之不止事且危洸
聞有實應上書曰降附踵至而金乃請和此正川尚澄
卻侯景遺策恐山東之禍必移於兩淮况舉數年歲幣
送還金人是以肉將餒虎盡將反噬矣若忠義之人不
立定額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饑則噬人飽
則用命其勢然也授淮東提點刑獄兼楚州節制本路
京東忠義人兵洸亟遣傅翼諭珪等逆順禍福自以輕

車抵山陽德廣等郊迎伏地請死誓以自新由是屢破
金人金人不敢窺淮東者六七年平等尚懷異志洸密
使先以計殺之而先之勢亦孤洸慮忠義諸軍思亂因
滁濠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為兩屯李全軍為五砦
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
不滿六萬人朝廷歲省費十三四洸又遣李全取海州
復取密濰王琳以寧海州歸遂收登萊二州青州守張
林以濱棣淄州降又取沂沂等州自是忠博等十餘州
相繼請降擢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權吏部侍郎
洸行軍法以肅諸將淮西之勢大振初翟朝宗得玉璽

議謂璽玉是爲璽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
喜璽之歸行慶賞涉遺書史彌遠謂今日人事尚未有
可答天意者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有山東忠義
與北邊宜亟圖之彌遠不懌未幾涉卒贈龍圖閣學士
光祿大夫涉父偉嘗守開江贈永州推官兼參謀時帥
吳挺之横它日陛對又乞裁抑郭棣郭杲兵權孝宗嘉
納後反爲所擠以沒涉弱冠此父寃不避寒暑泣愬十
年至伏書闕下子似道任姪臣倩
論曰嘉泰開禧以來邊徼多虞攸劇宜以謀帥爲急與
瓛李大性劉甲楊輔以惠政聞安丙楊巨源趙方賈涉

以武事顯況瓛與頂安世素以學術節槩稱哉雖然安
世殺無辜以逞私憾乃忌巨源討逆功而誣之罪以死
均爲不仁人也涉庶孽誤國覆其家視方之有子何如
耶

陳敏　張詔　李好義　畢再遇
扈再興　孟宗政　張威

陳敏字元功石城人精騎射歷閤門祗候時閩地多寇
始置左翼軍以敏爲統制漳州駐劄累功封武功縣男
領興州刺史召赴闕高宗見其狀貌魁岸除破敵軍統
制海寇起復以所部駐太平州金主亮來攻成閔爲京
湖路招討使以敏軍隸之升馬司統制屢討不應逡
矣歸姑孰孝宗即位張浚宣撫江淮奏爲神勁軍統制
浚親師改都督府武鋒軍都統制朝廷遣李顯忠北伐
浚欲以敏偕行敏以盛夏興師非時浚不聽令敏屯盱
眙顯忠至符離果大往敏遂入泗州守之金人議和詔
敏退守滁陽敏請於朝謂滁非受敵之所改戍高郵兼
知軍事與金人戰連敗之遷宣州觀察使召除主管侍
衛步軍司公事居歲餘敏抗章以久任周廬無以効塵
大今兩淮無備臣乞以故部之兵再戍高郵仍請更築
其城乃除光州觀察使分武鋒爲四軍以敏爲都統制

兼知高郵軍事仍賜築城屯田之費召爲左驍衛上將
軍言事者議欲戍守清河口敏言宜先脩楚州城池蓋
南北襟喉彼此必爭之地及是再出守高郵乃詔與楚
州守臣左祐同城楚州祐卒遂移守楚州北使過者觀
其雉堞堅新號銀鑄城以歸正人二百家逃歸降秩爲
福建路總管改江西最後除武鋒軍都統制兼知楚州
復官至光州觀察使卒贈慶遠軍承宣使
張詔字君卿成州人少隸張俊帳下積功守和州嘗被
旨介聘金人持所繪祐獻二陵像至館中皆北地服詔
問之押館者閤之答曰詔雖不識其人但能識之宋

契丹之衰弱非北朝祖宗也敢不拜孝宗聞而壯之
是秋[illegible]紹熙五年以爲成州團練使興州都統制兼知
興州代吳挺慶元二年趙彥逾帥蜀復請分東西爲二
師詔遂兼西路安撫司公事先是趙汝愚每奏吳氏世
掌蜀兵非國家之利請以張詔代領武興軍未及行也
汝愚知樞密院力辭不拜曰若武興朝除帥則臣夕拜
命光宗從之詔在興州甚得士心卒郭杲代之
李好義下邽人祖師中忠州團練使父定一興州中軍
統制好義號驍射喜誦孟軻書及左氏春秋初以准備
將討文州蕃部有功逮吳曦帥蜀爲興州正將開禧三

年正月聞曦叛亟歸與其兄對哭謀誅之會曦遣李貴
追殺宣撫程松貴語其徒曰朝廷重臣豈可殺耶好義
知貴赤心告之謀貴遂約李彪張淵陳立劉虎張海等
好義又密結親衛軍黃術趙亮吳政等及女弟夫楊君
玉好義初謀立長史安丙以主事既而李坤辰言丙亦
與楊巨源有謀好義因約巨源以報丙丙大喜遂與好
義約三月晦舉事時彪術貴等七十餘人士人路良弼
[illegible]刃誓焉好義夜饗士卒受甲既行小將祿禧以白
[illegible]黃帛爲號好義誓衆曰入宮妄殺人掠財
[illegible]好義率衆斧門以入大呼曰奉詔誅賊敢

[illegible]其族[illegible]走遂入[illegible]曦寢室
閉外門曦倉皇起露頂徒跣開寢戶欲遁見貴復止以手
持內戶貴斫曦戶戶絕折曦走貴追及手執其髻舉刃
中曦頰曦素勇有力撲貴仆地不能起好義急呼王換
斧其腰者二曦負痛手縱貴起遂斫其首引衆擁曦首
出宮巫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歡聲動天地撫定城中
市不改肆好義請乘時取關外四州丙從之遂以西和
委好義兵次獨頭嶺進士王榮仲兄弟率民兵合擊金
人死者敝路十戰至山砦高堡七日至西和以少擊衆
前無留敵金節使完顏欽奔遁好義欲乘勝徑取秦隴
以牽制淮寇而宣撫司令謹守故疆士氣皆沮好義以

中軍統制知西和州卒丙上其功特贈檢校少保後吳
獵爲請謚曰忠壯好義[illegible]時幼子植留家迄事人爭
冒功賞君玉欲注植名好義指心曰惟此物不可欺曦
既誅好義集丙家王喜後至心懷邪謀欲刃好義丙力
救解然日以殺好義爲心及好義守西和喜遣死黨劉
昌國聽節制好義與[illegible]酣飲[illegible]好義心腹暴痛洞
泄而昌國遁矣既殮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莫不冤之
慟如私親推鋒一世幾至於變既而昌國白日見好
義持刃刺之驚怖仆地發疽死喜曦大將也誅曦日不

[illegible]遣其徒入僞宫虜掠殆盡又取騰姬妻數人[illegible]後欲戕好義爲職復讎乃不能止便宜處以節度使知興州而恨猶未已嘗出兵船栅嶺爭未交棄軍遁朝廷慮喜爲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制而死

畢再遇字德卿兗州人父進從岳飛護衛八陵轉戰江淮間積階至武義大夫再遇以恩補官開禧北伐以殿帥郭倪招撫山東京東遣再遇與統制陳孝慶取泗州再遇請選新刺敢死軍爲前鋒倪以八十七人付之出其不意進薄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於石𪧐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陡山徑趨

東城南角先登殺敵數百守城者開北門遁西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大宋畢將軍在此爾等中原遺民也可速降於是遂降尋除環衛官倪調李汝翼郭倬取宿州遣孝慶等繼之命再遇爲先鋒取徐州至虹遇郭李兵果創旋問之則曰宿州大水我師不利統制田俊邁已爲敵擒矣再遇督兵疾趨次靈壁遇孝慶駐兵鳳凰山倪以書抵孝慶令班師再遇曰郭李軍潰賊必追躡吾當自禦之金果分兩道來再遇令敢死二千人守靈壁北門自領兵衝敵陣金人見其騎呼曰畢將軍來也遂遁再遇手揮雙刀絶水追擊殺敵甚衆甲裳盡[illegible]逐北三十里刺殺其驍將以功第一擢之除[illegible]將軍累遷左驍衛上將軍和好成累疏乞歸不允除[illegible]軍承宣使尋令帶職奏事提舉佑神觀後更他祠以武信軍節度使致仕卒年七十累贈太師謚忠毅再遇姿貌雄傑早以拳力聞臨時寢兵無所自見一旦邊事起諸將皆鼠竄再遇遂爲名將云

扈再興字叔起淮人有膂力善機變每戰被髮袒跣揮雙刀奮呼入陣人馬辟易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棗陽制置使趙方檄再興與孟宗政等禦之廼分陣設伏掩擊大敗金人授神勁統制金人又犯棗陽再興率師赴援

敵聞風夜潰既而益兵數萬復圍城相持九十日再興夜以鐵蒺藜密布地黎明佯遁金人馳中蒺藜者輒踣遂却走追至十五里岡已而金兵攻城東隅薄南門北角再興與宗政劉世興各當一面大戰數十合大敗金兵自是與宗政世興無日不戰事在宗政傳唐州之役再興獲其副統軍蒲咸將軍納蹉達金兵殲乃斂髑髏立人頭堠尋以病卒子世達亦名將官至都統制

孟宗政字德夫隨州人金人犯襄郢宗政率義士據險邀擊奪其輜重得補承節郎轉秉義郎京西鈐轄趙[illegible]襄陽嘉定中金人犯襄陽棗陽趙方檄宗政節制神勁

撫犢忠義三軍宗政與扈再興陳祥分軍設伏遮擊以
鄧兢敗走哥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至馳突
如神敵大駭背遁差權棗陽軍金帥完顏賽不擁步騎
圍城宗政與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敵
戰輒敗忿甚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許國援師至鼓
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敵奔潰轉武德郎明年金帥
完顏訛可復擁兵衛城宗政力戰焚其攻具敵進不得
志伐乘順風渡濠飛脂炬燒戰柵宗政激將士血戰射
殪其都統天及風敵愈忿怒會王大任領鋭卒一
千冒重圍轉鬭入城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

自晡至三更敵橫屍徧地訛可棄帳走捷至朝廷方錄
前功升武功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既而代許國爲荊
鄂都統制仍知棗陽中原遺民來歸者萬數發廩給田
贍之樹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
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病疽卒轉武功大夫防禦使
宗政好賢樂善有功者怨必賞有罪者親必罰未嘗學
兵法而暗與之合死之日邊城爲罷市子珙有傳
張威字德遠成州人策選鋒軍騎兵也開禧用兵威與
金人戰憮捷以功補將領吳曦既誅搶將收復諸州西
和之役威率衆先登敗金人戰于板橋遂取之升統制

閤遷威名大振天水縣當金人既入路乃升爲統制會
爲前度立奇功擢充利州副都統制歷沔州都統制嘉
定十二年金人分道入蜀連陷州軍兵是利州路安撫
使丁焴聞金人深入亟遣書招威救蜀又檄忠義總管
李好古北上措禦好古與統領張彪遇以彪棄迷竹關
啟斬之彪威弟也威聞彪死按兵不進焴聞之謂僚佐
曰金人所憚惟威今可無好古不可無威遂因好古入
見數其擅殺彪罪斬之揭書速威且使進屯以遂往說
之威感激於斗調發鼓行而前連破金兵大將包長壽
聞之宵遁與元叛兵張福莫簡作亂號紅巾隊安丙檄

威禽福等十七人戮之俄自殺賊遂平西夏來約夾攻
金人丙遣王仕信會于鞏又命威與利帥程信興帥陳
立等分道並進議初起威謂金人尚彊夏人叛復未可
輕動丙不聽卒遣威威勉而行令所部毋得輕發諸
將至城下無功而還丙怒奏罷其兵柄是歲卒于利州
終揚州觀察使威每戰輒克臨陣戰酣則精采愈奮兩
眼皆赤時號張紅眼又號張鶻眼威立濟天鶻旗以自
表每戰不操它兵有木棓號紫大蟲圜而不刃長不六
尺揮之掠陣敵皆靡荊鄂多平川廣野威曰是彼騎兵
之利也鐵騎一衝吾步技窮矣蜀中戰法不可用乃

制法名撒星陣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騎兵□□則整金一軍分爲數十簇金人隨而分兵則又鼓而聚之倏忽之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威御軍紀律嚴整兵行毋與百姓避路買食物則買倍於市迄無敢喧曉以嗜欲多疾故不壽云

論曰自孝宗與金再結盟頗無外憂然亦毋敢弛備迨寧宗開邊吳曦稱亂材武之士益賴其用若陣敏城楚州卻金兵張詔領興州得士心李好義協力討逆乘勝取關外地畢再遇扈再興孟宗政張威往往出奇陷堅爲虜所憚皆一時名將也惜僭賞逆黨俾好義負冤不伸豈駕御之道乎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一　　列傳九十三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史彌遠　鄭清之　史嵩之

史彌遠字同叔浩之子也淳熙中以蔭補宣義郎銓試第一調建康府糧料院改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第進士爲大理司直慶元二年改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對乞旌廉潔之士推舉濫之賞添滿加閘院防貧倉廩均賦役課農桑禁末作爲水旱之備葺城郭脩器械選將帥練士卒儲穀粟明烽燧爲邊鄙之防丞相京鏜屏左右曰君他日功名事業過鏜遠甚願以子孫爲託歷宗

正丞司外知池州遷提舉浙西常平開禧元年累遷至起居郎二年兼資善堂直講韓侂胄建開邊之議以隆寵固位已而邊兵大衄詔在位者言事彌遠上疏曰今之議者以爲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此爲將之事施於一勝一負之間則可以爭雄而捷出若事關國體宗廟社稷所係甚重詎可舉數千萬人之命輕於一擲乎京師根本之地今出戍既多留衛者寡萬一盜賊窺發誰其禦之若夫沿江屯駐之兵各當一面皆所以□遏行都尤當整備繼今勿輕調發則內外表裏俱有足恃兩淮荊襄之地多所遣撫諭之臣止令按歷[illegible]

宋[illegible]飾將士固可封[illegible]惡[illegible]以[illegible]
貪小利以滋敵之釁使民力愈[illegible]國[illegible]之機
以徼大舉實宗社無疆之福矣乃具客曰侂胄必以奏
識占人情太夫人年高能無貽測憂乎彌遠曰時事如
此言入而益於國利於人吾得罪甘心焉封鄞縣男兼
權刑部侍郎三年改禮部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
仍兼刑部兵端既開敗衂相屬累使求和金人不聽都
城震搖宮闈疑懼常若禍在朝暮然皆畏侂胄莫敢言
彌遠力陳危迫之勢皇子詢聞之亟具奏乃罷侂胄兵
陳自强右丞相既而侂胄就誅召彌遠對延和殿帝欲

命爲簽書樞密院事力辭乃遷禮部尚書兼國史實錄
院修撰詢立爲太子兼詹事遣使請金求和金人以大
散隔牙二關濠州來歸彌遠疏便宜謂當聘使既通之
後常如干戈未定之日推擇帥守以壯藩屏之勢選拔
雄勇以備緩急之求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進
封伯嘉定元年遷知樞密院事進奉化郡侯兼參知政
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傅進開國公以母憂
歸太子請賜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訪二年起復
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四年落起復彌遠寢[illegible]
[illegible]惡老[illegible]賜謚[illegible]正誣史[illegible]一時僞學黨人[illegible]

[illegible]年楊萬里呂祖儉雖已歿或褒贈易名或錄用其
後召還正人汝老于外寧宗崩擁立理宗語在鎮王竑
及余天錫傳封魏國公又進魯國公紹定六年拜太師
左丞相尋授保寧昭信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封會稽
郡王卒帝震悼贈中書令追封衛王謚忠獻賻金帛以
千計彌遠既誅侂胄相寧宗十有七年迨廢濟王立理
宗又獨相九年濟王不得其死識者羣起而論之而彌
遠用李知孝梁成大等爲鷹犬排擊君子貶竄斥逐不
遺餘力理宗德其立己故寵任終其身死猶優其子孫
厥後爲製碑銘題曰公忠翊運定策元勳云

鄭清之字德源鄞人列女傳覃之孫也初名爕字文叔
嘉泰中入太學登進士第調峽州教授帥趙方嚴重斬
許可清之往白事爲置酒命其子范葵出拜方敬清之
無答且曰他日願以二子相累歷國子學錄丞相史彌
遠與清之謀廢濟王語在鎮王竑傳俄以清之兼魏惠
憲王府教授遷宗學諭遷太學博士皆仍兼教授寧宗
崩丞相入定策詔旨皆清之所定理宗即位授諸王宮
大小學教授遷至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彌遠卒
命清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端平元年上既親總庶政
[illegible]獨斷而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召還眞德秀

孫丁翁甫與之李韋徐僑趙汝談尤焴游似洪咨夔
逮孝宗勉杜範徐清叟袁甫李韶時號小元祐大者相
繼爲宰輔惟與之終始辭不至遺逸如劉宰趙蕃皆見
旌異先時金雖亡而入洛之師大潰二年上疏乞罷不
允拜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三年八月霖雨大風四疏
均去九月禋祀雷變請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奉祠
嘉熙三年封申國公四年遣中使賜御書輔德明謨之
閣賜楮十萬緡爲築室清之乃日與賓客門生相羊山
水間淳祐四年連拜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
觀使兼侍讀封衛國公趣入見有旨賜第五年正月以

歸不允拜少傅仍前職封越國公尋拜少師奉國軍節
度使仍前職兩賜第于西湖之漁莊進讀仁皇訓典謂
仁祖之仁厚發爲英明故能修明紀綱無寬弛不振之
患孝宗之英明本於仁厚故能涵養士氣無矯勵峭刻
之習此仁祖孝宗所以爲盛也六年拜太保七年拜太
傅右丞相帝以邊事爲憂詔趙葵以樞使視師陳韡以
知樞密院事師湖廣二人交辭遜會清之再相力主之
葵韡遂往於是戰泗水渦口木庫皆以捷聞九年拜左
丞相封魏國公清之變通屯戍之法及蠲諸路星欠虧
隨停於江等州重賦兵民咸便之十年進十龜元吉歲

一持敬二典學三崇儉四力行五能定六明善七謹微
人察言九惜時十務實疏奏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難
天怒可畏而以爲易天休可喜而以爲難何哉蓋畏則
懼心生懼則怒可轉而爲休喜則玩心生玩則休或轉
而爲怒帝大喜命史官書之賜詔獎諭十一年十一月
以疾乞罷政不允奏不已拜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
泉觀使進封齊國公致仕卒帝震悼贈尚書令追封魏
郡王謚忠定清之代言奏對多不存稿有安晚集六十
卷湯巾嘗論事侵清之及清之再相巾求去清之曰巴
蜀作君子使誰爲小人力挽留之徐清叟嘗論列清之

乃引之共政迨暮年政節政歸妻子閒廢之人或因緣
以賄進而徑公許繳其子復官之命極力排之不免爲
世所少云

史嵩之字子由慶元府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歷京西
湖北制置使兼知襄陽府遷刑部侍郎端平元年破蔡
滅金獻俘上露布降詔獎諭進封子加食邑移書廟堂
乞經理三邊不合因祠歸侍手詔勉留之會出師與淮
閫協謀倚角嵩之力陳非計疏爲六條上之詔令嵩之
籌畫糧餉嵩之奏言良熟慮根本周思利害甘受遲鈍
之譏思出萬全之計荊襄連年饑饉極力振救尚不聊

生綏調飫繁夫豈堪命當此之際正恐重貽督府之虞矣若夫和好之與進取決不兩立臣受任守邊適當事會交至之衝議論紛紜之際靈周和附以致誤國其罪當誅確守不移之愚上迕丁寧之旨罪亦當誅迕旨則止於一身誤國則及天下丞相鄭清之亦以書言勿爲異同嵩之力求去與祠歸養田里尋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帝自師潰始悔不用嵩之言累遷右丞相兼樞密都督兩淮四川京西湖北軍馬進封公加食邑兼督江西湖南軍馬改都督江淮京湖四川軍馬邊境多以捷聞降詔獎諭乞祠趣召奏事轉三

官依前右丞相兼樞密使眷顧特隆賜賚無虛日淳祐元年進玉斧箴二年連進永國公加食邑四年遭父喪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手詔趣行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皆上書論嵩之不當起復不報將作監徐元杰奏對及劉鎮上封事帝意頗悟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以書諫其略曰伯父秉天下之大政必辨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任必能成天下之大功比所行寔不克終用人之法不待舉削而改官者

有之識者未幾而旋叢鑽營者有之守郡未幾[illegible]擢侍從者有之包苴公行政出多門[illegible]也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庫匱於應辦輦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曰一則督府二則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歸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督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荊湖不此之圖盡相藩籬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其如天下蒼生何是以饑民叛將乘虛擣危死殺降失信則前日徹驕之計不可復用矣

內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特几上之肉耳則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盍早爲之圖上以寬九重宵旰之憂下以慰雙親朝夕之望不然師老財殫績用不成主憂臣辱公論不容萬一不畏彊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其討罪不效之咎當此之時雖優游我水之養其可得乎異日國史載之不得齒於趙普開國勳臣之列而乃儕於蔡京誤國亂臣之後遺臭萬年果何面目見我祖父地下乎無何璟卿暴卒相傳璟卿劉漢弼徐元杰皆[illegible]之致毒云嵩之爲公論所不容居閒十三年寶祐[illegible]

虎賊欺罔趣行簡還拜左丞相樓鑰韓琦故事乞致[illegible]
計用命委執政請修中興五朝國史屢章請謝事[illegible]
逾年拜平章軍國重事封肅國公邊事稍寧復告老[illegible]
十八上四年加少師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封魯國
公卒于家年八十六贈太師謚文惠行簡歷練老成識
量弘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
吳如愚又皆當時隱逸之賢者所著有周禮總說孔山
文集

李宗勉字彊父富陽人第進士歷祕書郎紹定初遷著
作郎累遷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勉言今朝廷

安恬無興於當時以守禦猶不可而欲進取可乎已而
洛師潰又言昔之所慮若在當守而冒進今之所慮者
在欲守而不能何地可控扼何兵可調遣何將可捍禦
何糧可給餉皆當預作措畫又言內降之敝大臣所當
執奏夫先事而言見幾而諫不可謂之專善則行之否
則止之不可謂之專命出君上政歸中書不可謂之專
苟以專權爲嫌不以救過爲急每事希旨迎合迨其命
令已下闕失已彰然後言事之人從而論列之其累聖
德亦多矣況言之未必聽聽之未必行乎進左司
[illegible]兼侍講拜殿中侍御史詔侍從兩省臺諫條陳[illegible]

[illegible]宗勉率合臺奏蜀之四路已失其三成都隔絶莫知存
亡襄漢昨失九郡今郢破荆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
立陛下誠能亟下哀痛之詔以身率先深自貶損然後
勸諭戚畹世臣隨力輸財以佐調度分上流淮西淮東
爲三帥而以江淮大帥總之或因今任或擇長才分地
而守聽令而行以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潰卒募
流民之强壯者以充遊兵以補軍籍仍選沿流諸郡將
士爲捍禦之圖猶可支吾不然將水陸俱下大合荆楚
之衆擾我上流江以南震蕩矣或謂其勢强盛宜於講
和欲出金繒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也進工部

侍郎加兼給事中復上疏言陛下不開減退宮女而嬪
嬙已溢於昔時不閑褒錄功臣而節鉞先加於外戚不
聞出內貯以犒戰士而金帛多糜於浮費陛下之舉動
人心所視爲卷舒者也陛下既不以爲憂則誰復爲陛
下憂擢諫議大夫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史嵩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所主在和則凡有
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至虛捐歲月坐失事功進
參知政事及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守法度抑僥倖不私
親黨召用老成尤樂聞讜言時稱公清之相云以光祿
大夫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少師謚文清

[illegible]鍾字仲和蘭溪人嘉定二年第進士歷尚書[illegible]
崇政殿說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鍾對曰仁[illegible]
雖多事乃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于今日
帝悅累遷起居郎兼祭酒權兵部侍郎兼史職至權兵
部尚書兼侍讀嘉熙中連拜參知政事淳祐五年拜左
丞相兼樞密使封東陽郡公乞歸田里不許六年以與
游似不協固辭許之加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
讀辭不拜以保傅節乃提舉洞霄宮卒鍾爲相直清守
法重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
勉齊名贈少師謚文肅所著有禮記解

杜範字成之黃巖人第進士歷大理司直端平中自秘
書郎拜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
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
風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
奸邪然廟堂之上牽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
先行可同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牢收論罪之
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積除月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
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鑠朝廷紀綱昔之漸
[illegible]者日以壞理宗深然之又奏九江守何炳年老事[illegible]
不行範再奏曰一守臣之未能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

其事大[illegible]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廢而不行
此豈勵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
五上章何去行危機將發朋比禍作之語範遂自劾言
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獎臺諫間有因言而得
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含怒者也時清之妄邀邊功用
師河洛邊境騷然中外大困範率合臺論其事清之愈
恚之改太常少卿轉對謂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
之風而邊方帥臣其弊尤甚以致賞罰顚倒威令慢褻
望陛下嚴制宮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閫禁約閽寺不
復讒諂得以售其姦範自入臺屢乃祠至是復五上歸

田之請皆不允遷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拜殿中侍御
史辭不獲乃因講筵復奏臺諫失職之弊謂陛下以其
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爲仕途
之捷徑陛下外有好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
虛可以蓋實哉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淮震恐復言
清之橫啓邊釁幾危宗社及其子招權納賄貪冒無厭
併言簽書樞密院事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
結曲爲之地鳴復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
稷帝未即行範亦不入臺帝促之範奏鳴復不去臣[illegible]
[illegible]敢入方再奏之鳴復抗疏自辨言臺臣論臣不[illegible]

[illegible]何事豈以臣嘗上疏議刑宰太后退則安國[illegible]
穆死生以之矣則無家可歸惟有湘川江湖耳範又極
言其族孫鮮恥既而合臺劾之太學諸生亦上書交攻
之鳴復將出關帝又遣使召回範復與合臺奏鳴復欺
君罔上無所不至攻起居郎範奏臣論鳴復未見施行
忽拜左史之命臣嘗有仕途捷徑之疏不宜躬自蹈之
節渡江歸設江東提點刑獄尋改浙西範力辭而鳴復
亦出守越嘉熙二年範差知寧國府四年還朝首言今
日之內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醞成之如養護癰疽待
時而決耳端平號為更化而居相位者無能改於其舊

敗壞污穢殆有甚焉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怪
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觖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
旨酒有箴緝熙有記使持此一念振起頹惰宜無難者
帝撫勞備至遷權吏部侍郎兼侍講以久旱復言御私
忘公之害未幾復上疏謂陛下宮中宴賜未聞有所貶
損左右嬪嬖未聞有所放逐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遠
女冠請謁未聞有所屏絕朝廷政事未聞有所修飭庶
府積蠹未聞有所根革陛下盍亦震懼自省詔中外臣
庶各務悉力盡忠以陳持危制變之策拜吏部侍郎兼
中書舍人復極言宴賜不節修造不時玩寇縱欲數[illegible]

[illegible]舍人[illegible]三年擢
[illegible]書樞密院事範[illegible]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
[illegible]非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
四年還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範不肯與
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且敕諸城門不得出範
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嵩之嵩之令諫
議大夫劉晉之等論範及鳴復範遂行會嵩之遭喪謀
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範以遜遊似不許遂力疾
入覲範上五事曰正治本肅宮闈擇人才惜名器節財
用仍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求降恩澤

引前朝杜衍例範皆封還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
政事可行者範上十二事曰公用捨曰儲材能曰嚴薦
舉曰懲贓貪曰專職任曰久任使曰抑僥倖曰重閫寄
曰選軍實曰招土豪曰倣祖宗方田之制疏為溝洫
曰明於治邊善於理財[illegible]搜訪以聞時孟珙權重兵久
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
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以
術相籠絡非範所屑為也珙大感服未幾元軍大入鄂
[illegible]取壽春之計範命維[illegible]諸二帥各調兵東西來應
之以捷聞未幾罷贈少傅[illegible]所著有古律詩歌[illegible]

[illegible]文六卷奏[illegible]

[illegible]議三卷

[illegible]似字景仁仲鴻之子以進士第歷官吏部尚書入侍經筵理宗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如是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圖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仁期月而可王道豈不速乃摭太宗事以陳且請太宗矜心易啓漸弗克終僅比貞觀之治陛下嗣服十有五年艱危之勢滋甚迺視太宗治效敏速相越乃爾意者親儒而從諫敬畏以檢身未若貞觀之超卓乎節用以致愛選廉以共理未若貞觀之切至乎累擢知

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進爵郡公淳祐五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十上章乞歸不許後特授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國公又轉兩官致仕卒贈少師

趙葵字南仲京湖制置使方之子與兄范俱有志事功方器之聘鄭清之全子才為師又遣從南康李燔為有用之學葵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咸盡死力屢以此獲捷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圍棗陽方帥范葵往戰敗走之十三年方遣葵及都統扈再興攻金人至高頭奮擊殲之翌日進攻鄧州金人阻沘河以拒葵麾軍進楊義諸將繼至與[illegible]又大破之累功補承務郎知棗陽軍方卒起復直[illegible]通判廬州進大理司直淮西安撫參議官寶慶元年范知揚州乞調葵以遏勇雄邊軍五千屯寶應備賊葵坐言者奉祠三年起為將作監丞紹定初出知滁州初李全之獻俘也朝廷授以節鉞葵策其必叛及是全將入浙西告糴葵上書丞相史彌遠謂此賊包藏禍心不止於得粟若不痛抑其萌則肆行無憚恐畿內有不可勝諱之憂以滁當賊衝又與金人對境實兩淮門戶修城浚隍經武不少暇命秦喜守青平趙必勝守萬山以壯形勢葵母疾謁告省侍不得封股雜藥寄之母卒葵求

解官不允卒哭復視事全造舟益急葵復致書彌遠曰李全決非忠臣非孝子丞相苟聽葵言發兵討叛則豈獨可以強國勢安社稷葵父子世受國恩亦庶幾萬一之報使丞相不聽葵言不發兵討叛則豈獨不可以強國勢安社稷而葵亦不知死所不復可報君相之恩矣又言於朝詞甚激切彌遠意未決參知政事鄭清之力贊之乃加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范[illegible]日約葵葵帥雄勝寧淮武定強勇步騎萬四千命王[illegible][illegible]斌胡顯等將之以葵兼參議官全攻揚州東門葵親出[illegible]戰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及出全在隔壕立[illegible]

間勞苦左右欲射全葵止之問全來何爲全曰朝廷相
見猜號令復絶戊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責之
全無以對終乃抽矢向葵而去自是數戰皆捷以戰功
月遂殺全事見全傳遂進兵部侍郎六年詔授淮東制
置使兼知揚州入對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
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所難朕甚嘉
之端平元年金亡朝議收復三京葵上疏請出戰乃授
葵權兵部尚書京河制置使知應天府南京留守兼淮
東制置使時以趙范知開封府東京留守全子才知河
南府西京留守子才既入汴葵亦取泗州趨汴會之遂

遣將范用吉及楊誼等攻洛陽降其城屬盛暑汴隄決
水潦溢糧運不繼所復州郡皆空城無兵食可因後元
兵南下發水師衆多溺死師大潰葵與子才棄汴歸范
上表劾之詔各降一秩葵以兵部侍郎淮東制置使移
司泗州嘉熙元年以寶章閣學士知揚州仍制置使二
年以援安豐捷拜刑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兼本路屯田
使葵前後留揚八年墾田治兵邊備益飭淳祐二年賜
進士出身同知樞密院事數月罷知潭州改福州三年
孫母乞追服不允疏再上與祠不拜四年復授同知樞
密院事疏奏今天下之事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可用者

有幾吾欲其大者講明之疏其可用者任使之有爲
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有學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
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責
其成效遂拜樞密使兼參知政事督視諸路軍馬封長
沙郡公尋知建康府行宮留守江東安撫使九年授光
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封信國公固辭言者以宰相
須讀書人罷爲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仍奉朝
請尋判潭州湖南安撫使加特進歷荆湖江東西
宣撫使景定初授兩淮宣撫使判揚州封魯國公尋奉
祠咸淳初加少傅明年特授少師武安軍節度使封冀

國公致仕舟次小孤山卒年八十一是夕五洲星隕如
箕贈太傅謚忠靖初葵與兄范帥淮時全子才劉子澄
在幕子才輩入朝果議而入洛之師實由二人造詞恢
復以誑廟堂與帥府也葵從子淮在忠義傳
范字武仲少從父軍中嘉定中與弟葵屢敗金兵唐鄧
之役范與葵監軍孟宗政悍於供億使人問曰余人在
蘄黃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微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
唐鄧必將躡吾後耳蘄黃之寇正銳苟若先擣唐鄧以
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困俟其師
老而後蹙之可勝敵而無後患以功授制置安撫司參

樞丁父憂與葵並起復直祕閣通判揚州畧遷直徽猷
閣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時彭義斌使統領張北顯見
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告于制置使趙善湘不報丞相史
彌遠報范書令諭四總管各享安靖之福范所遣計議
官聞之曰但恐禍根轉深不得安靖爾各俾漸而歸會
全且至范又獻計曰撫機不發事已無及侯景困長河
南致毒蕭氏今逆全不得志於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
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變之於喪敗之餘者易圖之
於休息之後者難若廟算果定不欲出教令但得密賜
佑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義斌使自彼攻其所必救

則機會在我矣還報戒范無出位專兵范乃爲書謝廟
堂且決之曰賊見范爲備則必忌而不得以肆其姦他
日必將指范爲首禍之人劫朝廷以去范而范遂爲宋
晁錯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然殺犬固無益於弭盜
也欲望矜憐別與閑慢差遣彌遠得書爲之動心寶慶
二年春奉祠三年知池州繼兼江東提舉常平彌遠訪
將材於葵葵以范對進范直敷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
知滁州范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母老辭乃上書彌遠曰
淮東之事日異日新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
有不可勝諱者矣夫有過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

之兵賊不能深入擄掠無所獲而又懼見討之殲則必
反而求贍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
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連賊禍
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
運河豈可無備哉朝廷乃召范稟議復令知池州紹定
元年試將作監知鎮江府三年丁母憂求解官不許又
與葵並起復直徽猷閣淮東安撫副使尋轉右文殿修
撰不得已卒哭復視事又爲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
一請檄沿江制置司調王明本軍駐泰興港以扼泰州
下江之捷徑一請檄射陽湖人爲兵屯北平高郵以制

賊後屯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
六合諸軍圖救江西不然范雖死江皐無益也朝旨乃
許范刺射陽湖兵毋過二萬人就聽節制范又遺善湘
書曰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制使
與范及范弟葵耳賊若得志四家必無存理於是討賊
之謀遂決遂戮全進范兵部侍郎淮東安撫使兼知揚
州兼江淮制置司參謀官以次復淮東連進工部尚書
兩淮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全亡范與葵議收復三
京進范端明殿學士京河關陝宣撫使知開封府東京
留守兼江淮制置使入洛師潰乃改京湖安撫制置使

[illegible]襄陽府范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黃國弼數人爲
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illegible]
而北軍將卒爭范失於撫御於是北軍王旻內叛李伯
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軍大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友
因之劫掠城中倉庫所儲悉爲敵有蓋自岳飛收復百
三十年生聚繁庶一旦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劾降三官
落職依舊制置使尋奉祠以言罷論者未已再降兩官
建寧府居住久之敘復與祠已而知靜江府卒于家
徐方叔字德方成州人第進士歷官殿中侍御史請行
限田請錄朱熹門人胡安定呂燾蔡模詔皆從之累遷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淳祐九年拜參
知政事封永康郡侯十一年連拜左丞相兼樞密使進
封惠國公屬監察御史洪天錫論宦者盧允升董宋臣
跡留中不下大宗正丞趙崇璠移書方叔云閹寺驕
恣特甚宰執不聞正救臺諫不敢誰何一新入孤立之
察官乃銳意出身攻之此豈易得哉丞相得君最深名
位已極儻言之勝宗社賴之言之不勝則去去則諸君
必不容不爭是勝亦勝負亦勝況未必去耶方叔得書
有愧色翌日果得御筆授天錫大理少卿而天錫去國
[illegible]是太學生池元堅太常寺丞趙崇潹左史李昴英皆

[illegible]允升宋臣而讒者又曰天錫之論乃方叔意及天
錫去[illegible]然曰方叔意方叔疏辨爲監察御史朱應元論
罷允升等猶未快厚賂太學生林自養上書力詆天錫
方叔書既上學舍惡其黨姦相與鳴鼓攻之上書聲其
罪乃授方叔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復以監察御
史李衢兩劾褫職罷祠後依舊職與祠起居郎召澤中
書舍人林存劾罷監察御史章士元請更與降削竄廣
南景定二年請致仕乃敘復度宗即位方叔以一琴一
鶴金丹一鑪來進賈似道恐其希望諷言者相繼請奪
方叔官制置使呂文德願以己官贖之數年乃敘復致

仕卒贈少師方叔在相位子弟頗干政語在余玠傳
論曰或問相道有幾曰守法曰用賢史稱喬行簡歷練
多識達李宗勉抑僥倖收召老成當時評者乃謂喬失
之泛李失之狹中庸固難哉范鍾杜範繼宗勉後公清
之望殆相頡頏鍾與游似不協而去似毋媿於寅恭賦
趙葵拜相實以衛國勳言者少其非科目報罷殊不知
皐夔稷契何書可讀葵辭表若謙業自許也謝方叔子
弟干政弗能制權鑰既退復懷希望屑且陋矣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七

明南京工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董槐　程元鳳　吳潛　葉夢鼎
馬廷鸞　王爚　章鑑　陳宜中

董槐字庭植濠州人少喜言兵陰讀孫武曹操之書廣額而豐頤又美髯論事慷慨自方諸葛亮周瑜父永怒而啍曰不力學又自喜大言此狂生耳吾弗願也槐心愧乃益自摧折學於永嘉葉師雍聞輔廣者朱熹之門人復往從廣嘉定六年登進士第歷左司郎官進直龍圖閣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公事

親其賦則吏侵甚下教曰吾涖州而吏猶爲盜不自悔吾且誅之吏乃震恐願自新槐因除民患害凡利有宜興以利民惟恐不盡弛大計軍實常若敵且至郴將處淵凶猾不受命斬以徇軍中肅然又歷廣西運判兼提點刑獄至邕州上守禦七策又與交阯約五事一無犯邊二歸我侵地三還鹵掠生口四奉正朔五通貿易於是遣使來獻方物南方悉定累封至侯爵同知樞密院事寶祐二年進參知政事四川制置使余晦以戰敗奪官詔荊襄制置使李曾伯往視師曾伯辭槐曰事如此而可坐而睨乎上疏請行願重兵夔門以固荊蜀輔車

之勢[illegible]曰腹心之臣所與共理天下者也宜在朝廷不宜在四方復上疏曰天下之事不進則退人臣無敢爲岐意者苟以臣爲可任宜少聽臣自效即臣不足與輦旅之事願上官爵不許進封濠梁郡公帝日嚮用槐槐言事無所隱意在格心不爲容悅帝問糴民粟積邊則對曰吳民困甚有司急糴不復省夫民惟邦本願先垂意根本帝問邊事對曰外有敵國則其計先自強又言敵國在前宜拔材能用之士大夫有過失爲執法吏所刺劾終身擯弗用深爲朝廷惜此苟非姦豪皆願爲昭洗勿廢其他善又遷謫之臣久滯遐方稍稍內徙令

得生還顧弗用可矣槐每奏帝輒稱善三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槐自以爲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無不爲然務先大體任人先取故舊之在疏遠者在官者率滿歲而遷咨進者始不說矣槐又言於帝曰臣爲政而有害政者三帝曰胡爲害政者三對曰戚里不奉法一矣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二矣皇城司不檢士三矣將率不檢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聊執法威福擅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姦豪肆[illegible][illegible]而不出親戚不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illegible]者[illegible]政日廢願自[illegible]於是嫉之者滋甚帝

沒高槐柄獨斷綠臣無營意者乎大全尋爲[illegible]
史汾衙弄威權而帝兆覺但大全已爲侍御史遂劾[illegible]
綰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
幸爲謝丁君大全度槐弗善已銜甚乃日夜刻求槐短
槐入見極言大全姦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
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祇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
姦邪而禁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
爲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既出即上書乞骸骨不報四
年策免丞相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時大全亦
論劾槐書未下自發省兵迫遣之於是太學諸生陳宜

中等上書爭之詔見大全傳其後屢用祀明堂恩加食
邑進封許國公一夕天大雨烈風雷電槐起衣冠而坐
麗婦人出爲諸生說兌謙二卦問夜如何諸生以夜中
對遂卒贈太子少師謚文清帝遣使厚賻焉

程元鳳字申甫徽州人第進士淳祐初歷著作郎仍權
右司郎官輪對指陳時事當國者以爲厲已內外知饒
州郡初罹水災元鳳修城堞置義阡寬誅求察誣證進
江淮荆浙福建廣南都大提點坑冶仍兼知饒州冶司
舊有冬夏帳銀悉以補逋稅乏生冶所衆以治行之致
元鳳曰五穀熟則民蒙惠此不足異也累擢監察御史

[illegible]書丞相鄭清之爲臺官潘凱吳燧所論
之改遷之二人不拜命去元鳳疏清之罪凱燧得召還
十二年拜右正言兼侍講以祖諱辭詔權以右補闕整
銜上疏極剴切至謂華士大夫之風俗嘗華士大夫之
心術尤名言也余晦以從父天錫恃恩妄作三學生伏
闕上書司業蔡抗又力言之元鳳數其罪劾之奏上以
晦爲大理少卿抗爲宗正少卿元鳳又上疏留抗而黜
晦以安士心乃命抗仍兼司業晦予郡升殿中侍御史
仍兼侍講寶祐中累遷參知政事尋拜右丞相兼樞密
使進封新安郡公會丁大全謀奪相位元鳳力辭授觀

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開慶兵興手疏收人心重賞
罰團結民兵數事俄起判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連拜
特進依前職充醴泉觀使兼侍讀度宗立進少保咸淳三
年拜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吉國公以言罷語在
陳宜中傳明年罷觀使以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
卒贈少師初元鳳在政府一契家子求官令謝之其人
累請不許乃以先世爲言元鳳曰先公疇昔相薦者以
某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躐次豈先大夫意哉矧以
國家官爵報私恩某所不敢有嘗遭元鳳論列者其後
見其可用更薦拔之曰前日彈劾成其才也今日擢用

[illegible]其才也所著訥齋文集若干卷
吳潛字毅夫淵之弟也舉進士第一歷尚書金部員外
郎紹定四年遷尚右郎官都城大火潛疏致災之由謂
當恐懼修省毋飾虛文詔二三大臣和衷竭慮力解[illegible]
轍庶幾反災為祥矣又貽書丞相史彌遠論六事一曰
格君心其五皆切時務改吏部員外郎兼國史編修實
錄檢討遷太府少卿淮西總領又告執政論用兵河南
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
而為變今日之事豈容輕議厥後入洛師潰失亡不貲
如潛言遷太府卿兼權沿江制置知建康府江東安撫

留守上疏論保蜀之方護襄之策防江之算備海之宜
進取有甚難者三事端平初詔求直言潛陳九事近時
相罷奉千秋鴻禧祠累遷吏部尚書兼知臨安府論艱
屯蹇困之時非反身修德無以求亨通之理乞遴選近
族以係人心理宗嘉納兼侍讀經筵以臺臣徐榮叟論
列授寶謨閣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辭提舉南京
鴻慶宮後歷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改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進封金陵郡侯以亢旱乞罷免改資政
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改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徙知紹
興府浙東安撫使召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入對言

國家之不能無微猶人之不能無病今日之病不但[illegible]
希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怖矣願陛下篤任元老博采
輿論使臣輩得以效牛溲馬勃之助以不辱陛下知人
之明淳祐十一年入為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
明年以水災乞解機政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又四年授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至官條具軍民久
遠之計告于政府奏皆行之又積錢代民輸帛前後所
蠲五百萬有奇以久任匄祠且累章乞歸田里進封崇
國公判寧國府還家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召入對論畏
天命結民心進賢才通下情拜特進左丞相進封慶國

公改封許國公元兵渡江攻鄂州別將由大理下交阯
破廣西湖南諸郡潛奏令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
根良由近年姦臣憸士設為虛議迷國誤軍其禍一二
年而愈酷附和逢迎媕阿諂媚積至於大不靖臣年將
七十捐軀致命所不敢辭所深痛者臣交任之日上流
之兵已蹂黃漢廣右之兵已蹈賓柳謂臣壞天下之事
亦可哀已又論國家安危治亂之原蓋自近年公道晦
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
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積
為宗社之憂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illegible]

業來等群小噂沓沈炎實趙與懃之腹心爪牙[illegible]
臣耳爲之搏擊姦黨盤據血脈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
者皆此等小人爲之又乞令大全致仕炎等與祠高鑄
羈管州軍不報屬將立度宗爲太子潜密奏云臣無彌
遠之材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竟以炎論劾落職謫建
昌軍尋徙湖州責授化州團練使循州安置事在劉應
龍洪芹傳潜預知死日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大雷風
已而果然四鼓開霽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景定三
年五月也德祐初追復元官弁恩數繼贈少師
葉夢鼎字鎮之寧海人本陳待聘之子七歲後於母族

以太學上舍試入優等兩優釋褐出身授信州軍事推
官遷太學錄淳祐二年雷變上封事言召人才戒媟近
昵年輪對言君子直言軍制楮幣任官分闕六事歷軍
器少監兼兵部郎官轉對言國計邊事國體三事又言
外有窺邊之大敵內有伺隙之巨姦奇袤蠱媚於宮闈
熏腐依憑於城社强藩悍將不檗易搖草竊姦宄肘腋
潛變權知袁州十一年爲司封員外郎兼玉牒檢討官
以直祕閣江西提舉常平兼知吉州節制悍將置社倉
義倉平反李義山受贓之冤以國子司業召寶祐中累
[illegible]禮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升兼史職尋兼侍讀[illegible]

[illegible]英殿修撰知蘄州丁大全[illegible]
[illegible]謝之改知建寧又改知隆興開慶元年復知[illegible]
景定中累遷簽書樞密院事進封臨海郡公丞相賈似
道欲造關子罷十七十八兩界會子夢鼎以爲厲民乃
止罷十七界公田法行夢鼎又以爲厲民故行之浙右
而止進同知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奏免浙西經界理
宗崩議太子卽位太后垂簾聽政夢鼎曰母后垂簾豈
是美事進參知政事加食邑理宗復土攝少傅竣事引
疾歸里累詔力辭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
使咸淳三年再召爲參知政事加食邑六辭不許拜特

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辭不許迺與似道分任利州轉
運使王价寘以言去官非其罪也四川制置司已辟參
議及死其子愬求遺澤至是夢鼎明其無罪似道以爲
恩不己出罷右部吏數人榜其姓名于朝夢鼎怒曰我
斷不爲陳自強卽求去似道之母讓似道曰葉丞相安
於家食未嘗希進汝强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
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爲官不得不如此會太學諸
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乃悔悟屬府尹洪燾求解
而夢鼎屢上章乞閒[illegible]引咎求去愈力四年[illegible]楊妃
卒相[illegible]拜禮吏特拜夢鼎以笏揮之趣出明日乞[illegible]

皇詔勉留之進少保五年引杜衍致仕單車宵遁故事
累辭乃授觀文殿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進封信
國公不拜充醴泉觀使又不拜七年再充醴泉使九年
授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引疾力辭宰掾郎曹咨至趣
行扶病至嵊縣請辭不獲乞還山林扁舟徑歸使者以
禍福告夢鼎語之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
理似道大怒臺臣奏從歸田之請詔仍少保觀文殿大
學士醴泉觀使不請祠祿恭帝初即位咨訪故老夢鼎
上封事曰敦教道訓廉德厲臣節拯民瘼重士選勸吏
廉徵吏姦捕軍籍授判慶元府沿海制置大使力辭依

前醴泉觀使兼侍讀不拜二年益王即位于閩召爲少
師太乙宮使航海遂行道梗不能進南向慟哭失聲而
還後二年卒

馬廷鸞字翔仲樂平人丱貧力學登淳祐七年進士第
歷官太學錄召試館職時外戚謝堂厲文翁內侍盧允
升董宋臣用事廷鸞試策言強君德重相權收直臣防
近習大與時迕遷秘書省正字尤焴提舉史事辟爲史
館校勘初丁大全兪淳梁雅慕廷鸞彌欲鉤致之廷鸞
不爲動試策稍及大全及廷鸞當輪對大全私謂王特
厚徃瞯焉廷鸞要厚特屋且同館不虞其諜也密露大
意特屋紿曰君猶未改秩姑託疾爲後圖予廷鸞曰此
徼倖千一之遇其何敢不力特屋以告大全及條對殿
刑格不得見翌日以監察御史朱熠劾罷宋臣遣八廂
貌士索奏藁雖焚問者浸廣忌者愈深而廷鸞之名
重天下開慶元年吳潛入相召爲校書郎景定元年兼
沂靖惠王府教授時大全黨多斥宋臣尚居中言路無
肯言者諸學官抗疏疏上即行會日食與秘書省同守
局因相與草疏潛以書告廷鸞曰諸公言事紛紛皆疑
潛所嗾聞館中又將論列校書宜無與以重吾過廷鸞
對曰公論也不敢避私嫌越數月宋臣竟坐謫兼權樞

密院編修官時賈似道自江上退位望赫奕廷鸞未甞
[illegible]之輪對言國於東南者楚越霸而有餘東晉王而不
足乞遏惡揚善以順天舉直錯枉以服民歷權起居舍
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史院時召用宋臣廷鸞極言不可
從之薦士二十人進中書舍人多所繳駁遷禮部侍郎
度宗登極兼侍讀升直學士院累遷右丞相兼樞密使
咸淳八年九疏乞罷改九年奉祠度宗初年詔詢故老
尊以修攘大計川[illegible]葵極意指陳曰老臣出入兵間
備諳此事願朝廷謹之重之似道作色曰此三京敗事
者謂臣失言廷鸞每見文法密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

方升[illegible]稍越拘攣似道頗疑異己黜堂吏以[illegible]
相位帝慰留廷鸞言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illegible]
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
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
閫臣死且瞑目端宗即位召不至居家十七年而卒所
著六經集傳語孟會編楚辭補記洙泗裔編讀莊筆記
張氏祝氏皇極觀物外篇諸書

王爚字仲潛一字伯晦新昌人登進士第歷官兼侍讀
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極言正論太子聽而說之理
宗聞之甚喜遷禮部尚書權吏部尚書加龍圖閣學士

知平江府淮浙發運使進端明殿學士以內祠兼侍讀
咸淳初連拜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乞奉祠休假皆
不許最後乞祠祿乃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
制置使四辭不許七年台州言乞差爚充上蔡書院山
主詔從之十年十一月以爚爲左丞相章鑑爲右丞相
並兼樞密使尋授爚特進加食邑乞致仕再乞辭免皆
不許德祐元年兩乞改命經筵庶可優閒再乞以舊職
奉京祠侍讀皆不許右丞相章鑑參知政事陳宜中奏
乞留爚以鎮人心以康世道從之爚兩請毋署省牘不
[illegible]不許又奏乞將臣先賜罷斥臣本志誓死報國願假
臣以宣撫招討等職臣當招募忠義共圖興復鑑宜中
又奏爚單車絕江已至蕭山乞遣中使趣還治事乃授
觀文殿大學士浙西江東路宣撫招討大使置司在京
以備咨訪乞解大使職名不許進少保左丞相兼樞密
使尋加都督諸路軍馬累辭皆不許奏言今天下所以
大壞至此者正以一私蟠塞賞罰無章故也救之之策
在反其所以壞之之由大明賞罰動合乎天庶幾人心
興起天下事尚可爲也因言賈似道誤國喪師之罪於
是降詔切責似道不忠不孝進平章軍國重事事在宜
中傳辭不許爚奏請出陳宜中或留夢炎出督吳門否

則臣雖老無能爲效死封疆亦不敢辭詔三省集議乞
罷平章事不許京學生上書詆宜中宜中亦上疏乞骸
骨初宜中在相位政事多不關白爚或謂京學之論實
爚嗾之七月壬辰詔給舍之奏三入爚與宜中必難共
處兼爚近奏辭氣不平誠有如人言者遂罷爚平章依
前少保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爚清脩剛勁
似道歸天台葬母過新昌爚獨不見之後以元老入相
值國勢危亡天下所屬望也卒與宜中不協而去云

章鑑字公秉分寧人以別院省試及第累官同知樞密
院事咸淳十年王爚拜左丞相鑑拜右丞相並兼[illegible]

□率羣臣入宮請遷都不果伯顏將兵至皐亭山宜中
遁陸秀夫奉二王入溫州遣人召宜中俱入閩益
王立復以為左丞相井澳之敗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
先如占城諭意度事不可為遂不反後沒於暹羅宜中
為人多術數少為縣學士其父為吏受贓當黥宜中上
書溫守魏克愚請貸之克愚卒置之法其後宜中為浙
西提刑克愚郊迎宜中報禮不書銜亦云部下民陳某
訟克愚皇恐不敢受袖而謝之宜中陽禮之而陰摭其過
使所得其後克愚以事忤似道廢罷家居宜中入乃極
言克愚居鄉不法事似道令章鑑劾之貶嚴州以死

論曰寵無不妬權無不爭此女子小人之恒態也觀宋
末賢宰董槐等所遭不其然乎方丁大全當緣用事初
與程元鳳遂不安于朝賈似道繼大全後其横彌甚元
鳳既召而寢吳潛既黜而竄以死葉夢鼎馬廷鸞亦見
幾而避位矣章鑑依違正邪之間去留何足為輕重若
王爚陳宜中皆能暴似道誤國罪而正其罰顧乃挾朋
知要自相爭鬨豈天欲益亂而趣宋之亡耶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二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三　　列傳九十五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葛洪　陳貴誼　宣繒　薛極
曾從龍　鄭性之　陳卓　李鳴復
鄒應龍　余天錫　許應龍　林略
徐榮叟(弟清叟)　高定子　别之傑　劉伯正
金淵　李性傳　陳韡(從子□)

葛洪字容父東陽人從呂祖謙學登進士第嘉定間為
尚書工部員外郎兼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上疏言
今之將帥非必奮不顧死冒水火蹈白刃而後謂之忠

也第職思其憂謂之忠公爾忘私謂之忠純實不欺謂
之忠乞嚴飭將帥申敕軍實帝若有寇至之憂磨礪振
刷以求更新亦庶乎其有用矣寧宗嘉納理宗初累遷
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贊討平李全援王素諫仁宗却
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後以資政殿大
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守本官致仕卒謚端獻杜範
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風有奏議雜著二十四卷
陳貴誼字正甫福清人慶元五年進士後又中博學宏
詞科歷太學博士時議更楮幣法貴誼轉對言楮幣之
令使敛怨獲逞追路咨怨非所以祈天求命固結人心

又言明敏果敢之才足以集事而失於[illegible]
史之士足以厚俗而失於循理孰若舉之以[illegible]之以[illegible]
志議者摘其熙寧新法之語以激怒時相人爲危之[illegible]
遷將作監丞兼魏惠憲王府小學教授轉對謂言路壅[illegible]
閉觸犯忌諱者指爲好名切劘時政者指爲玩令利害
關於天下是非公於人心一人言之未已或至累十數
人言之則又指爲朋黨是非易位忠佞不分史彌遠益
不樂遷祕書郎出知江陰軍提舉江西常平召赴行在
未至授禮部郎官屬金人大擾淮蜀貴誼又指陳時弊
大要言人才倖進直言不聞賄賂公行軍法不振彌遠

滋不樂諷言者論罷主管崇禧觀起知徽州召授司封
郎官兼翰林權直理宗即位累遷中書舍人升兼直學
士院內侍藍受恩賞輒封還詔書將郊貴誼以民生實
艱吏員尚衆征斂幾於奪取公帑權爲私藏宜大明黜
陟庶有以見帝于郊遂至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
出師汴洛時貴誼已移疾倚上疏力爭五上章乞歸轉
四官加邑封致仕卒贈少保資政殿大學士

宣繒慶元府人嘉泰三年太學兩優釋褐歷官權兵部
尚書嘉定十五年自同知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理宗
即位兼同知樞密院事已而權監修國史日曆同提舉
[illegible]敕令後以資政殿學士奉祠端平三年[illegible]
大學士提舉洞霄宮以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少師
[illegible]繒[illegible]定策贈太師謚忠靖

薛極字會之武進人以父任調上元主簿中詞科累官
吏部尚書與宣繒俱爲史彌遠所昵嘉定十五年賜同
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理宗時遷拜
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封毗陵郡公以觀文殿大學
士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加少保和國公致仕卒

曾從龍字君錫公亮四世從孫初名一龍慶元五年擢
進士第一賜今名累官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太子

賓客改參知政事疾胡榘儉壬排沮正論陳其罪榘疾
言者劾罷奉祠起歷湖南安撫使撫安峒獠威惠並行
興學養士湘人紀之入石改知隆興府復與舊祠改萬壽
觀兼侍讀奉朝請端平元年遂進知樞密院事兼參知
政事後以樞密院使督視江淮荊襄軍馬卒贈少師弟
用虎天麟治鳳皆歷顯仕

鄭性之字信之初名自誠福州人嘉定四年進士第一
歷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端平元年召爲吏部侍郎入
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忠於愛君誰不欲言言
不切直何能感動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illegible]

以激敵言者多則易於取厭直言激則[illegible]
有厭倦動於詞色則讒諂乘間或不自知矣又[illegible]
下明詔百辟滌去舊汚一以清白相師權之所在勢所
必趨恐懼戒謹尤防其微以保終譽毋招謗議則朝綱
振而國體尊矣又曰爲君者不以堯舜自期則無善治
告君者不陳堯舜之道則無遠猷擢諫議大夫言臺臣
交章互詆願陛下公以處之乃得其當累遷知樞密院
事兼參知政事加觀文殿學士致仕卒
陳卓字立道紹熙元年進士最後知江州移寧國丞相
以故欲見之卓謝不往丞相益器之爲簽書樞密院事

未幾句祠還里平生不營產業閒居凡十有六年卒年
八十六謚清敏
李鳴復字成叔瀘州人登進士第歷官權刑部尚書兼
給事中端平嘉熙淳祐中兩入樞府三爲參知政事屢
爲臺臣所論語在杜範傳後出知福州福建安撫使尋
予祠監察御史蔡次傳投劾落職罷祠卒于嘉興
鄒應龍字景初慶元二年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兼[illegible]祠後
起徽猷閣學士知太平州以臣僚論罷又爲敷文閣學
士提舉玉隆萬壽宮拜禮部尚書兼侍讀嘉熙元年拜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資政殿學士[illegible]

兼侍讀[illegible]提舉洞霄宮卒贈少保
余天錫字純父昌國人丞相史彌遠延爲弟子師性謹
願彌遠器重之及時彌遠在相位久皇子竑深惡之余
欲有廢置會沂王宮無後丞相欲借是陰立爲後備天
錫秋告歸試于鄉彌遠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
具以來天錫道遇雨過全保長家保長知爲丞相館客
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曰此吾外孫也日者嘗
言二兒後極貴問其姓長曰趙與莒次曰與芮天錫憶
彌遠所屬其行亦良是告于彌遠命二子來彌遠善相
大奇之計事泄不便遽使歸逾年彌遠密諭曰二子

孰最貴宜撫於家遂載與歸天錫母朱爲沐浴教字
禮度益閑習未幾召入嗣沂王迄即帝位是爲理宗天
錫嘉定十六年第進士歷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侍讀
嘉熙二年遷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封奉化郡
公授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以觀文殿學
士致仕朱氏亦封周楚國夫人壽過九十將以生日拜
天錫爲相而天錫卒贈太師謚忠惠弟天任爲兵部尚
書兄弟友愛方貧時共更衣以出終歲同衾從子晦歷
官尚書出帥全蜀以直義稱以贍宗族然在蜀以避
輸知閬州王惟忠死士論少之

許應龍字恭甫閩縣人入太學第進士歷宗學博士
宗[illegible]倚再遷著作郎內外知潮州盜陳三槍起贛州出
沒江閩廣間勢熾甚而盜鍾全相挺為亂逼境上應龍
分扼要害明間諜守關隘斷橋閉塹斬木塞途嚴補親
兵日加訓閱既而橫岡桂嶼相繼以捷聞招捕司遣統
領官齊敏率師由漳趨潮截贛寇餘黨應龍諭敏曰兵
法攻瑕今鍾寇將窮陳寇猶微若先破鍾則陳不戰禽
矣敏惟命於是諸寇皆平方未解嚴時有行旅數人隅
總捜其橐中金指為賊黨應龍辨其非盜釋之皆羅拜
感泣始人疑應龍儒者不閑戎事及見其區畫事宜分

別齊民靜練雍容莫不歎服僚屬請上功應龍曰守職
捍城保民何功之云去之日闔郡遮道攀送端平初召
為禮部郎官入對帝謂應龍曰卿治潮與李宗勉治台
齊名應龍頓首曰民無不可化顧牧民者如何耳臣治
州幸免曠瘝皆陛下德化所暨臣非曰能之歷拜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累辭會正言郭磊卿論之以端
明殿學士奉祠卒年八十一贈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
大夫應龍不躁不競不激不隨不妄薦士而亦無傷人
害物之事潮州之治最可紀也
林略字孔英永嘉人慶元五年第進士歷左司諫兼侍
講首言帝曰虛心以為從諫之本從諫以為求治之本
嘉熙中遷至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以言罷提
舉洞霄宮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特贈宣奉大夫
徐榮叟字茂翁應龍之子第進士歷官司諫復兼說書
兼侍講嘉熙四年拜右諫議大夫入對言楮幣不通物
價倍長米運多阻粒食孔艱此見之京師者然也外而
郡邑苛征橫斂嚴刑峻罰民安得而不怨甚者富家巨
室武斷鄉間貴族豪宗侵牟民庶茹冤者不敢告負抑
者不得伸怨氣薰蒸天示之應此亢陽所以為沴也遷
權禮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淳祐二年拜參知政事數月乞歸田以資政殿大
學士奉祠數年轉一官致仕卒謚文靖弟清叟
清叟字直翁第進士歷官太常博士入對疏言原人倫
以釋羣惑惜名器以示正義因物望而進人才蓋欲理
宗復皇子竑王爵裁抑史彌遠恤典召用真德秀魏了
翁也累遷戶部侍郎再為侍右侍郎前後累典方州最
後知廣州兼廣東經略安撫使召還至禮部尚書簽樞
府封晉寧郡公淳祐末拜參知政事尋以元樞兼參政
言者先後論罷以之典外祠開慶初以內祠兼侍讀出
知泉州復與內祠後轉兩官致仕卒贈少師謚忠簡

學行風采凜然獨立能衰甫於公論少監武
高定子字瞻叔第進士授郫縣主簿吳曦叛定子棄官
歸曦誅調中江縣丞歷知綿州元兵穿鳳州塞破武休
下興元小校張鉞以其徒潰入文州殺守臣楊必復將
自龍趨綿以闖成都安撫使黃伯固聞之亟奏定子兼
參議官措置文龍備禦定子乃部分諸軍扼青塘嶺鉞
敗擒已而劍南大震定子語僚吏曰諸君去留不敢拘
若某則守城郭封疆之臣有死而已乃下令招潰卒人
給緡錢五千米一石諸軍雖受招不肯釋甲定子乃令
帳下卒衣巾於州廡以俟戒毋輕動俄而諸軍盛陳兵

以至吏士皆股栗定子坐堂上傳令勞苦之諸軍皆拜
定子開諭以理使還本部以俟給犒諸將聞之亦來上
謁定子復慰安之衆悅而去乃遣吏給犒如令闕寺觀
祠宇以舍之進直寶章閣再任頃之召入奏事吏民追
送莫不流涕鄰郡聞定子至焚香夾道舉手加額曰微
公吾屬塗炭久矣入對極言時敝時史彌遠執國柄久
定子曰陛下優禮元勛俾得以弛繁機而養靜壽朝廷
得以新百度而革因循不亦善乎既對人爲危之定子
曰窮達得喪是有命焉吾得盡言乃報君職分也越滿
月除選刑部郎中彌遠沒言之者紛然識者謂定子先

幾有言視諸人爲難尋以直寶謨閣江西道路轉運判
官上疏論邊事悲恣理宗嘉納累遷翰林學士知制誥
兼吏部尚書升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賜衣帶鞍馬定
子言人主寄耳目者臺諫也補耳目之所不逮者法從
之論思百官之輪對宜速返李韶以開不諱之門勉起
杜範以伸敢言之氣因乞歸山北力進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仍舊職知福州福建安
撫使固辭提舉洞霄宮因請致仕不許改知潭州湖南安
撫大使力辭退居吳中深衣大帶日以著述自娛以資
政殿學士轉一官致仕卒贈少保定子作同人書院于

吳江修長興學創六先生祠蓋以教化爲先務所著存
著齋文集北門類藁薇垣類藁經說紹熙講義奏議歷
官表奏行世
別之傑字宋才郢州人嘉定二年進士歷官直煥章閣
知江陵府湖北安撫副使以親年八十乞祠歸養從之
後累典方州被進擢淳祐二年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
參知政事進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以臺
臣論罷七年拜參知政事乞歸田里依前職知紹興府
復以兩浙轉運判官翁甫論罷卒贈少師
□漢正字直卿餘干人紹熙元年第進士歷監察御史

有非丁叩堂陛僶忽窒執事者鮮不離次御延立殿陛紳笏儼然辭色不動帝遂以大任期之遷左司諫除侍御刑部尚書兼侍讀淳祐四年遂拜參知政事以監察御史孫起予言罷與祠蔡次傳又言之降一官尋復舊官致仕卒贈正奉大夫加少保特論謂伯正立朝以靜重鎮浮不求名譽蓋藏其用云

余淵字淵叔臨安人嘉定第進士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淳祐四年拜端明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侍御史劉漢弼論淵尸位妨賢罷予祠復以監察御史劉應起等言削職遠州居住後其妻愬于朝詔移平江府卒

李性傳字成之舜臣子也嘉定第進士歷起居舍人兼侍講疏言東周以後諸侯卿大夫皆既葬而除服秦漢之際尤為淺促孝文定為三十六日之制則視孝惠以前已有加矣東漢以後又損之為二十七日謂之以日易月則薄之至也丁數百年惟晉武帝魏孝文為能復古之制而群臣沮格未克盡行惟孝宗通喪三年近古所獨陛下繼之至性克誠前烈有光乞以此跡付之史官照幾四海開風氏俗歸厚累遷權吏部尚書臣僚論罷臣立朝抗節事落職與祠淳祐中歷同知樞密院事未幾落職與郡復與祠寶祐二年與內祠兼侍讀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贈少保兄心傳道傳在儒林傳

陳韡字子華侯官人父孔碩為朱熹呂祖謙門人韡請父郊恩與弟韔登進士第從葉適學貫涉開淮閫辟京東河北幹官改淮東制置司幹辦公事歷倉部員外郎紹定二年冬盜起閩中帥王居安屬韡提舉四隅保甲韡有親喪辭之轉運使陳汶提舉常平史彌忠皆急于朝謂非韡莫可平明年以寶章閣直學士起復知南劍州提舉汀州邵武軍兵甲公事福建路兵馬鈐轄兼招捕使未幾加提點刑獄韡調兵督捕所至克捷汀境皆平四年二月躬往邵武督捕餘寇賊首晏彪迎降韡以

其力屈乃降卒誅之進右文殿修撰依舊職兼知建寧府平衢寇六年進寶章閣待制知隆興府贛寇陳三槍據松梓山砦出沒江西廣東所至屠殘韡遣官吏諭降賊輒殺之乃謂盜賊起於貪吏劾其尤者二人又謂寇盜稽誅以臣下欺誕事權渙散所致若決計蕩除數月可畢十一月詔節制江西廣東福建三路捕寇軍馬十二月兼知贛州端平元年正月進華文閣待制江西安撫使三月遂破松梓山三槍與餘黨縋崖而逝又縱火焚賊巢賊首張魔王自焚三槍至興寧就禽斬隆興帥湖賊跨三路數州六十砦皆平進權工部侍郎兼

總爲工部侍郎改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尋遷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淳祐七年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後以觀文殿學士兩爲福建安撫大使知福州久之提舉佑神觀力請致仕卒贈少師謚忠肅崔福者故羣盜嘗爲官軍所捕逸去因隷軍籍初從趙葵收李全有功名重江淮又累從韓捕賊積功至刺史大將軍後從韓留隆興旣而韓移金陵而福猶任隆興屬通判與郡僚燕滕王閣福恚其不見招道遇民訟冤者福携其人直至飲所責以郡官不理民事麾諸卒盡碎飲具官吏皆惴恐竄去莫敢嬰其鋒韓

知之遂檄建康署爲鈐轄福毋恣橫韓戒諭之不聽會淮兵有警步帥王鑑出師鑑請福行韓因厚遣之福不樂爲鑑用遇敵不擊託以兒女擅歸亦不關于制置司韓遂坐以軍法福勇悍善戰時論以爲良將難得而韓以私忿殺之然福亦有以取之也

論曰葛洪論女寵陳貴誼論近倖林略鄭性之導虛心從諫高定子請更宰臣稽因循之政理宗並不嫌拂逆竟畀兩府臣言而君行哉劉伯正鎭浮曾從龍疾惡陳韓侂胄武功許應龍優治行陳卓不肯諂當途李性傳徐榮叟兄弟無姚家與皆非附離倖進者史不載鄭應龍之行與若宣繒薛極余天錫爲史彌遠腹心刑之儆令潤李鳴復爲史嵩之羽翼非易所謂負乘者與

皮龍榮　王伯大　鄭寀　應繇
李曾伯　王埜　蔡抗　張磻
馬天驥　朱熠　饒虎臣　戴慶炣
沈炎

皮龍榮字起霖一字季遠醴陵人淳祐進士歷官權刑部尚書兼翊善景定二年自簽樞拜參知政事仍兼太子賓客進封壽沙郡公言者先後論龍榮削官它日帝問龍榮安在賈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李雷應劾

之謂毋對人言吾擁至尊于膝上詔徙衡州居住衡湖南屬也龍榮恐不爲雷應所容未至而歿龍榮少有志略精春秋學有文集三十卷性伉直似道當國不肯降志又以度宗舊學亦爲所擯德祐初復其官

王伯大字幼學福州人第進士歷江東提舉常平兼知池州端平中累遷直寶謨閣樞密副都承旨兼左司郎中進對言人主之患莫大乎處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危亡而不言陛下親政五年于茲盛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招天下謗議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爲商紂周幽之主

[illegible]習之撓政則天下將以爲恭顯許史武韋[illegible]之
朔議姦儔佞朋之誤國則天下又將以爲漢黨錮元祐
黨籍之君子陛下雖日御治朝日親儒者日修辭飾色
終莫能弭天下之議陛下誠能布所失於天下不必曲
爲回護凡人言所不貸者一朝赫然而盡去之務使蠹
根悉拔蘖種不留如日月之更如風雷之迅則天下之
謗不改而自息矣又極言邊事由詭情遷至參知政
事監察御史陳垓論罷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卒
鄭宷不知何郡人歷殿中侍御史奏劾王㰚龍基先胡
清獻錯秩罷祠皆從之三人者不才臺諫也遷侍御史

疏言比年以來舊章寖廢名器之輕莫此爲甚引事變
無窮而名器有限使名器常重於上則人心不敢輕視
於下非才而冒功者不得覬幸於其間則負慷慨之氣
懷功名之願者陛下始可得而鼓舞之矣遷左諫議大
夫淳祐七年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以監察御
史陳求魯論罷卒宷之居言路嘗按工部侍郎曹豳主
管吏部架閣文字洪芹則大傷公論云
應𦨭字之道昌國人嘉定末試南省第一遂第進士歷
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尚左郎官兼翰林權直又遷
作郎仍兼職以言罷淳祐二年敘復奉祠後累遷

學士兼中書舍人[illegible]山副[illegible]升參知政事封臨海郡侯
乞歸以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不祠寶祐三年殿中
侍御史丁大全論罷奪職德祐初詔復元職致仕
李曾伯字長孺覃懷人後居嘉興歷官通判濠州累遷
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使特賜同進士出身召赴闕加
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辭免以大學士提舉洞
霄宮起爲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兼節制廣南移治
靜江開慶元年進觀文殿學士以言者罷去景定五年
起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咸淳初爲言者論劾褫職
德祐初追復元官曾伯初與賈似道俱爲閫帥邊境之

事知無不言似道嫉之使不竟其用云
王埜字子文介之子也以蔭補官登嘉定進士第仕潭
時帥真德秀一見異之延致幕下遂執弟子禮歷樞密
院編修兼檢討史嵩之帥武昌首進和議埜言今日之
事宜先定規模乃上疏言八事繼爲副都承旨
奏請出師絕和使命淮東西夾攻理宗深然之嘉熙初
輪對言事係安危者四端而專以司馬光仁明武推說
復推廣前所言八事以爲宗請軍實激發帝意淳祐初
嵩之起復傾國爭之埜上疏乞聽終喪後又言嵩之當
顧絕而終斥爲嚴君子小人之限拜禮部尚書奏十事

修之日陛下一心十事之綱領也寶祐三年疏言國家
與蒙古本無深仇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啟
兵端二三狂妄如趙楷全子才劉子澄輩輕而無謀遂
致隻輪不返全子才誕妄慘毒今乃授劉子澄例自陳
改正乞寢二人之命罷其祠祿以爲喪師誤國之戒從
之時楚兼給事中尋拜簽書樞密院事封吳郡侯與宰
相不合言者攻之予祠卒贈少師位特進楚因德秀知
宗眞德秀之學知建寧府創建安書院祠德秀以德秀配有奏
議文集若干卷楚工于詩書法祖歐陽詢

蔡抗字仲節元定之孫紹定二年進士歷諸王宮大小

學教授疏奏權姦不可復用國本不可不早定理宗嘉
納又歷資善堂贊讀翊善寶祐四年由樞府爲參知政
事輒擅去國勉留不返落職奉祠尋坐論褫其命未幾
復端明殿學士予祠既而從所請轉一官致仕卒謚文
簡以犯祖諱更謚文肅

張磻字渭老福州人第進士累官禮部侍郎權吏兵二
部尚書右補闕程元鳳論罷之寶祐中起歷樞府拜參
知政事封長樂郡公轉三官致仕卒贈少師

馬天驥字德夫衢州人第進士歷官中外累典方州寶
祐中遷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講國子祭酒拜端
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信安郡侯言者劾其交
結[illegible][illegible]初知衢州復坐論與祠起知福州福建安撫使
以舉職進大學士歷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復予祠
尋褫職罷之咸淳中既信州居住逾年詔自便初理宗
之貴妃閻氏怙寵天驥與丁大全用事有書於朝門曰閻
馬丁當國勢將亡云

朱熠溫州人端平二年武舉第一累官知樞密院事兼
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以舊職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
奉祠爲監察御史胡用虎論罷言者相繼糾劾送處州
居住咸淳四年詔令自便五年侍御史章鑑復以爲言

驅之還鄉尋卒熠初居言路爲理宗言境土日蹙調度
日廣景德慶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
員之奉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
之冗官欲寬民力必汰冗員帝納焉惜其任情彈劾一
時名士若徐清叟呂中尤焴馬廷鸞亦皆不免云

饒虎臣字宗召寧國人登進士第歷官同知樞密院事
兼權參知政事景定元年拜參知政事殿中侍御史何
夢然連劾褫職罷祠四年復元官與祠卒德祐元年詔
守資政殿學士致仕

戴慶炣字[illegible]可永嘉人淳祐十年進士歷官侍御史兼

慶元初遷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未幾[illegible]
贈特進資政殿大學士
沈炎字若晦嘉興人寶慶二年進士累官同知樞密院
兼權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奉祠未幾進大學士致
仕卒贈少保炎居言路嘗劾高斯得李曾伯又劾左丞
相吳潛奸謀叵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鼎軸何其舛也然
劾罷右相丁大全及其黨與斯公論允

論曰王伯大王埜論議鯁切應繇蔡抗李曾伯清慎亮
直炎皆不幸遭讒去國皮龍榮不降志賈似道謫死尤
可惋傷張磻行事無所考若戴慶炣嘗直牟子才之枉

饒虎臣嘗列丁大全之罪他善茂如也希寵附勢如馬
天驥鄭宷朱熠沈炎並列政府所謂朝無人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四

明南京戶部主事柯維騏

吳淵　袁韶

曹彥約　范應鈴

吳淵字道父柔勝之子幼端重苦志力學嘉定中第進
士調建德縣主簿丞相史彌遠館留之語竟日大悅謂
曰君國器也今開化新造尉闕且可亡欲以此處君淵
對曰甫得一官何敢躐進況子有嚴君所當稟命彌遠
爲之改容不復強至官就辟令江東九郡之冤訟干諸
使者皆乞送淵改差浙東制置使司幹辦公事丁父憂

詔以前職起復力辭弗許再辭且貽書政府曰冒哀求
榮平生大節掃地矣他日何以事君特史嵩之方起復
或曰得無礙時宰乎淵弗顧詔從之服除歷右文殿修
撰樞密副都承旨兼右司兼檢正適政府欲用兵中原
以據關守河爲說淵力陳其不可大要謂國家力決不
能取縱取之決不能守丞相鄭清之不樂出補外御史
王定劾淵罷侍御史洪咨夔不直之劾定尋遷未幾邊
事果如淵言清之致書引咎異謝差知鎮江府定防江
軍之擾兼淮東總領兼淮權戶部侍郎職任如舊時淵
造闕下入對歷陳九事甫下殿御史王瓚擊之瓚蓋淵

朝請者也遂仍前職奉祠久之加寶章閣待制再知
鎮江兼總領未幾加戶部侍郎尋以寶章閣直學士知
太平州兼江東轉運使時兩淮民流徙入境者四十餘
萬淵亟加慰撫而賙濟之旁郡流民伏劫無虞日獨太
平境內肅然無敢譁者升華文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
安撫使兼轉運副使會歲大饑講行荒政全活者百萬
入加敷文閣學士改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沿海
諸州軍許浦澉浦等處兵船歲亦大饑因淵全活者六
十五萬人右正言三疏劾淵奪職尋復職奉祠後起龍
圖閣學士江西安撫使兼知江州歷兵部尚書知平江

府兼浙西兩淮發運使尋兼知平江歲亦大饑因淵全
活者四十二萬人兼浙西提點刑獄知太平州兼提領
兩淮茶鹽所以功進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
撫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
府兼三郡屯田使朝廷付淵以淮西制置淵步非凡翊司
空山燕家山金剛臺三大砦崚峨山嶼山什了山等二
十二小砦團丁壯立隊伍星聯棋布脈絡貫通無事則
耕有警則禦詔以淵興利除害加資政殿大學士與執
政恩例封金陵侯復賜錦繡堂忠勤樓大字進爵為公
督參知政事卒贈少師淵有材略迄濟事功所至興

學者上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illegible]
嫚訟之訴其弟淵亦數諫止之所著易解及詩經文集
奏議
袁韶字彥淳慶元府人第進士嘉泰中為吳江丞蘇師
旦恃韓侂胄威福姻黨亂役法韶請更定改知桐廬
縣桐廬多盜韶檢縣中無有善去者韶絕私謁興教捷
嘉定十三年為臨安府尹幾十年理訟精簡道不拾遺
里巷無呼偷之警十年平反冤獄甚多紹定元年升參知政
事本合楊州盜賊戕戮都城率有逃避者乃升
韶浙西制置使仍治臨安韶遣之丞相史彌遠徵韓侂

胄用兵事不欲聲討韶與范楷言於彌遠曰揚失守則
京口不可保淮將如下整進福皆可用彌遠從之遂討
全彌遠卒言者論韶阿附奪職罷祠卒累贈太師越國
公韶父為郡小吏給事通判廳因致豐饒夫妻俱年五
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置妾既得妾察之有憂色
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
以為歸葬計即送還之盡以囊中貲與之遂復歸妾迎
問告以其故且曰若有子必待他婦人乃有哉妻曰君
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生韶
王居安字資道黃巖人始名居敬字簡卿避祧廟嫌易

之入太學第進士歷官太學博士已而遷校書郎居安援故事乞召試執政曰朝廷於節度尚不較況館職乎居安因言文非位極武非勳高不能得節鉞何言不較也時蘇師旦命已下故居安言及之改司農丞御史迎意劾與祠踰年起知興化軍召爲祕書丞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檢討編修官兼權考功郎官韓侂冑之誅居安實贊其決翌日擢右司諫首論侂冑有非常之罪當伏非常之誅陳自强徒以肯賤私交自一縣丞超遷徑至宰輔姦險附麗黷亂國經乞追其誤寵又劾吳曦外姻郭倪郭僎竄嶺表天下快之繼兼侍講方侂冑用

事籍天下之口呂祖儉以論死呂祖泰流遠郡居安奏請明其寃以伸忠鯁之氣又疏言古今之治本亂階更爲倚伏人主公聽則治偏信則亂政事歸外朝則治歸内廷則亂問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亂大臣公心無黨則治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臣汙小臣貪則亂如用人稍誤是一侂冑死一侂冑生也趙彥逾與樓鑰林大中章燮並召居安言彥逾者獻汝愚之罪人蕭爲同惡非所以示趨向於天下也疏其有微聞者除目夜下遂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於是爲諫官才十有八日既供職奏曰一史得直前奏事而言法也遂極論之又言臣爲陛下耳目官諫紙未乾而以近權要徙他職不得其言則去臣不復留矣寧宗嘉改容中丞雷孝友論其越職奪一官罷太學生舉幡乞留踰年復官知太平州歷知隆興府初盜起郴黑風峒羅世傳爲之倡勢張甚湖南所在發兵扼要衝義丁表裏確援賊既乏食主兵者不能堅持反欲以買降爲功餽鹽與糧賊乃陰治械而外欵款仍受官峒中不至公府義丁皆怨曰作賊者得官我輩捐軀壞產業何所得於是五合六聚各以峒名其鄉李元勵陳廷佐之徒並起爲賊列城皆震朝廷恐遂以居安爲帥旋命節制

江池大軍駐廬陵督捕領郡事會元勵執練木橋賊首李才全至居安厚待才全而賞元勵衆皆感世傳果疑元勵之貳已遂交惡元勵率衆攻世傳世傳嗾練木橋賊黨襲元勵俘其孥脅元勵以獻世傳恃功驕蹇居亡何與兄世祿俱叛居安密爲方略遣兵合圍之世傳自經死斬其首以徇羣盜次第平始終用以賊擊賊之策故兵民無傷者江西人祠而祝之徙鎭襄陽以言者罷去久之召遷工部侍郎甫兩月奉祠未幾知溫州理宗即位移知福州升龍圖閣直學士轉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將行鹽寇起寧化居安以書諭汀守曰士瘠民貧

[illegible]奇[illegible]禁耶且彼執三首惡以自贖他奇勿[illegible]
彼者遣左翟軍將鄧起提兵往起貪夜冒險與寇鬪以
死軍潰民相驚逃去事聞命居安專任招捕居安旣留
募軍校劉華丘銳授以計畫至汀而賊已至郡矣賊知
師有撫納意卽引退華銳出入賊中指期約降而攝守
倔彊欲出不意爲巳功賊知其謀敗降約而建劒諸郡
並江西嘯聚蜂起矣居安議不合歎曰吾可復求焦頭
爛額功耶卽拜疏歸居安書生於兵事不學而能其誅
峒寇而降汀寇皆非苟然者卒累贈少保居安宅心公
明待物不貳有方巖集行世

曹彥約字簡甫都昌人淳熙八年進士嘗從朱熹講學
歷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知澧州未上薛叔似宣
撫京湖辟主管機宜文字漢陽闕守檄攝軍事時金人
大入郡兵素寡弱彥約搜訪土豪得許齒俾總民兵趙
觀俾防水道党仲昇將宣撫司軍屯郡城金重兵圍安
陸遊騎闖漢川彥約授方略擊敗之又刼其砦殺千餘
人以功進秩就知漢陽嘉定中歷湖南轉運判官時盜
羅世傳李元勵李新等相繼竊發桂陽茶陵安仁三縣
皆破壞地千里莽爲盜區彥約至彼督運人心始定盜
[illegible]融閑知潭州湖南安撫時江西言欲招安李元勵[illegible]

[illegible]下湖南議招討之宜彥約言曲徇招安失朝廷[illegible]
乃督諸將逼賊巢而屯焚破李新於鄧洣新中創死巢
推李如松爲首如松降遂復桂陽世傳素與元勵有隙
至是密請圖元勵以自效彥約付以賞格且告于朝又
予萬緡錢犒其師世傳遂禽元勵除黨衆平之池州副
都統許俊駐兵吉之龍泉厚賂以結世傳超格許轉官
資世傳遂以元勵解江西湖北爲右司欲以世傳盡統
諸峒而爲之帥悉徹江西湖南戍兵彥約固爭渠不悅
然世傳終桀驁不肯出山彥約密遣羅九遷爲閒誘胡
友睦許以重賞友睦遂殺世傳江西來爭功不與校擢

侍右郎官以右正言鄭昭先言罷其命久之以爲利路
轉運判官兼知利州時沔州都統制王大才驕橫制置
使董居誼不得其柄反曲意奉之彥約以兵權不一作
病夫議獻之廟堂累遷權戶部侍郎以寶謨閣待制知
成都彥約乞祠歸奏乞不允又申省乞入對不報改知
福州又改知潭州力辭自是再奉祠理宗卽位擢兵部
侍郎兼國史院同修撰命下詔求言彥約上封事曰陛
下孝友之行宜足以取信於天下然道路異說猶襲尺
布之謠臣以爲守法者人臣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
也漢淮南王欲危社稷張蒼馮敬等劾論如法文帝旣

赦其罪不幸而死封其二子於故地此往事之明[illegible]
朝太宗皇帝之所已行也今若銜文帝繼倩之義法太
宗繼絕之意雖不止謗而謗息矣尋兼侍讀遷禮部
侍郎加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授兵部尚
書力辭不拜改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既而提舉崇福
宮拜以華文閣學士轉通議大夫致仕贈宣奉大夫後
謚文簡
范應鈴字旂叟豐城人開禧初第進士歷知崇仁縣明
約束信期會聽訟發擿如神猾者亦無不心服眞德秀
而其堂曰對越將代整治如始至歲杪與百姓休息閣

債負蠲租稅釋囚繫恤生瘞死崇孝勸睦形之榜揭見
者嗟歎調提轄文思院幹辦諸軍審計添差通判撫州
以言者罷與祠後通判蘄州時江右峒寇爲亂吉州八
邑七被殘燬差知吉州應鈴慨然奉親以行既至以練
兵足食爲先務然後去冗吏覈軍籍汰老弱以次罷行
頭叛卒朱先賊殺主帥應鈴曰此非小變也密謀以
厚賞捕之部使者劾其輕發鐫一官閒居六年養親讀
書泊如也起廣西提點刑獄多所平反丁錢蘇民力參
究之召爲金部郎官入見言公論不出於君子而參以
小人紀綱不正於朝廷而牽於閽寺言皆讜直識者韙
之果遂直寶謨閣湖南轉運判官兼安撫司峒猺將何
三族聚千餘人執縣令殺二官帥憲招捕踰年不至應
鈴曰招之適以長寇即調飛虎等軍命隅總討之親臨
誓師士卒鼓勇禽將皆選父子及兇渠五人誅之脅從
者使之安業未一月全師而歸授直煥章閣上疏謝事
不允擢大理少卿再請又不允一日籍所佩核簿書處
決官事已遂及家務織悉不遺條爲勸以清心省事曰
生死數也平生學力正在今日卽別之樂問疾整冠肅
入言論如平常之樂退脩然而逝應鈴開明磊落不以
得失利害動其心書牘不交上官薦舉不徇權門嘗

而行無敢撓以非義所至無留訟無滯獄振樹風聲聞
者興起家居時人有不平不走官府而走應鈴之門爲
不善者輒相戒曰無使范公聞之所著有西堂雜著十
卷斷訟語曰對越集四十九卷徐鹿卿謂應鈴經術似
兒寬決獄似雋不疑治民似龔遂風采似汲黯理財似
劉晏而正大過之人以爲名言
論曰昔子產謂以猛治民譬諸烈火無敢玩狎故吳淵
用是濟事功亦史彌遠決策討叛衷部之力居多或病
其阿附何敢王居安曹彥約范應鈴皆儒而知兵鐵冠
[illegible]以匡王國詩曰文武是憲此之謂也

崔與之　劉宰　洪咨夔　袁甫
王遂　張虙　徐僑　葉適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遊太學第進士廣之士繇太學
取科第自與之始歷邕廣西提點刑獄瓊之人次北[illegible]
為海上澄清錄嶺海之大蠹皆用刑慘酷吏倚民乃
疏為十事申論而痛懲之嘗將刻傳號嶺海使民榜以
為金部員外郎金南遷汴朝議旋北道道將校節貳
詭閣權發遣揚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illegible]引
入內躬遊之既乃浚城濠創五砦金人不敢深入山東
李全以衆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名外兵以集事

者必有後患宰相欲圖邊功諸將皆僥倖都統劉琸
承密劃取泗州兵度淮而後牒報琸全軍覆沒與之憂
憤馳書告宰相以備敵及金人入境宰相連遣與之三
書俾議和與之答曰漣海二邑若為區處山東諸酋若
為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與之自劉琸敗亟修守
戰備選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召為
秘書少監軍民遮道乖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
趣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事可
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而後累疏數千
[illegible]養虎將自遺患升秘書監兼太子侍講權工部

侍郎遷為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時安丙
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
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初金人既斃率衆南歸者所
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
戶呼延棫等扣洋州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
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元既復鉞榜邊
關開諭招納金人諜得之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
志以至於亡與之以疾丐歸金諜知大入與之亟為臨
邊金人乃退召為禮部尚書不拜使道還蜀蜀人思之
肖其像於成都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理宗數召起皆

力辭繼授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亦辭俄授廣
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摧鋒軍戍建康
江西凡八年而上功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
倡亂長驅至廣州與之家居有與俗城曉以逆順禍福
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非定獨受禍遂率之逃去
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聞命亟拜帥家治事屬提
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無知者俄而漸調諸軍畢集
賊戰敗請降縱黠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帝於是
注想彌切拜參知政事拜右丞相皆力辭乃訪以政事
[illegible]人才當否與之力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

用惟觀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
論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陛下以正
人爲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
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
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
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
逐隨之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又曰京城之災七年
兩見豈數萬户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
人此陛下所當深察又曰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
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

問以群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
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
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辭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
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自領鄉郡不受
廪祿之入凡奉餘皆以均親黨卒時年八十二累封至
南海郡公謚清獻

劉宰字平國金壇人紹熙初第進士再調真州司法詔
任者非僞學不讀周惇頤程頤等書才得考試宰謂然
曰平生所學者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授泰興令免長
至京韓侂胄方謀用兵宰慮鄧友龍薛叔似極言輕挑
甚增爲國深害迄如其言爲浙東倉司幹官職事修舉
亟引去默觀時變頗不樂仕尋告歸監南岳廟江淮制
置使黄度辟之入幕辭嘉定四年堂審召命且再下不
至時相亦屢諷執政從官貽書挽宰宰峻辭以絕俄題
考功曆示決不復仕理宗立以爲籍田令屢辭改添差
通判建康府又辭乞致仕乃以直祕閣主管仙都觀既
而升直寶謨閣且盡還磨勘歲月未幾遷太常丞郡守
以朝命趣行不得已勉就道至吳門升疏徑歸一時聲
望收召略盡所不能致者宰與崔與之耳宰遷將作少
監又以直敷文閣知寧國府皆不拜進直顯謨閣主管

玉局觀帝猶趣宰一來也召奏事訖不爲起尋卒鄉人
罷市走送袂相屬者五十里人人如哭其私親宰剛大
正直明敏仁恕施惠鄉邦其烈實多置義倉創義役三
爲粥以與饑者自冬徂夏日食萬餘人薪粟衣纊藥餌
棺衾之須靡謁不獲生理表辦見義必爲既竭其力耤
貿貸以繼之隱居三十年平生無嗜好惟書靡所不讀
雖博考訓注而自得之爲貴有漫塘文集語錄行世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第進士復應博學宏詞科崔與
之帥淮東辟置幕府帥成都奏授籍田令通判成都府
及爲制置使首檄咨夔自近辭曰今當開誠心布公道

合爾南人物以濟國事乃一未有聞而先及門生故吏
死亦入私也卒不受尋知龍州毁鄧艾祠更祠諸葛亮
謂其民曰毋事仇讎而忘父母還朝爲祕書郎遷金部
員外郎會詔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盡言報主矣其父
見其疏曰吾能啖菜茹汝無憂也彌遠讀至濟王之
死非陛下本心大恚擲于地轉考功員外郎轉對復言
李全必爲國患臺諫李知孝梁成大交論鐫二秩讀書
竹山七年而彌遠死理宗親政數日以禮部員外郎召
入見乞養英明之氣及論君子小人之分翌日與王遂
並拜監察御史咨夔感激知遇謂遂曰上親擢臺諫

久矣要當極本窮原而先論之乃上疏曰陛下親政以
來大權大政亦略舉矣然中書之敝端其大者有四一
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於從容
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仰稱勵精更始之意帝嘉納又
首乞罷樞密使薛極以厲大臣之節章三上卒出之其
他得罪清議者相繼劾去朝綱大振京湖以完顏守緒
骨來獻時相侈大其事咨夔曰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歸
諸祖宗德澤況與大敵爲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可
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慕崇政
史丐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擢殿中侍御

史會王定入臺察乃誣排董珍咨夔乃抉究藏匿罪惡
乞罷之越三日左遷定而擢咨夔中書舍人尋兼權吏
部侍郎與真德秀同知貢舉俄兼直學士院時咨夔口
瘍已深復上疏謂當引咎悔過且乞祠謂臣數備臺諫
給舍皆不能遏六月之師何補於朝臣病久當去去猶
足裨風俗帝勉留之遷吏部侍郎兼給事中上在位踰
一紀國本未立未有敢深言之者咨夔乞擇宗室子養
之俟爲濟王立後擢給事中史嵩之入相進刑部尚書
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求去愈力加端明殿學士卒詔謂
其鯁亮忠慤與執政恩例特贈兩官有兩漢詔令擥抄

春秋說外內制奏議詩文行于世
袁甫字廣微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一歷校書郎轉
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安之根不去規摹終
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脉終不通忌嫉之根不去將帥
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兵財終不可治出通判湖州
遷祕書郎尋遷著作佐郎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學校訪
便民事上之父憂服除知衢州移提舉江東常平遂提
點本路刑獄連值水旱發廩賑恤且請于朝得度牒緡
錢以助費創藥院以療疾病則後持節江東五年所活
殆不可數計轉將作監領事如故繼力辭常平事尋兼

晁詔求直言上疏請變上下乂征之習以經[illegible]之臣
理宗親政以直徽猷閣知[illegible]寧府明年兼福建轉運判
官[illegible]祕書少監入見帝慰勞之又遷起居舍人兼崇政
殿說書於經筵奏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陛下徒慕漢
宣厲精爲治之名而乃墮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
帝文宗果斷不用於斥邪佞反用於逐賢人此二君不
識剛德之眞也兼中書舍人時相鄭清之以國用不足
履畝使輸券帖奏其害他日侍講筵帝問近事又奏履
畝事人心最不悅又嘗讀資治通鑑至漢高入關辭秦
民牛酒因奏今日無以予人反横科之其心喜乎怒乎

本朝立國以仁陛下以爲此舉仁乎否乎帝爲惻然時
朝廷以邊事爲憂史嵩之帥江西力主和議甫奏嵩之
主和其父彌忠每戒其輕易今朝廷甘心用父子異心
之人臣謂不特嵩之之易於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於
用人也疏入不報遂乞歸不允授起居郎兼中書舍人
未幾擢嵩之刑部尚書復奏疏云臣於嵩之本無仇怨
但國事所係誼難緘默嵩之誥命終不與書行迺出甫
知江州王遂抗疏力爭帝曰本以授其兄袁肅報行誤
耳今遂勉甫無它志翌日乃與肅江州而殿中侍御史
徐清叟復論甫贓六十萬湯巾等又爭之清叟亦悔未

幾改知婺州不拜嘉熙元年遷中書舍人入見陳心源
之說帝問邊事甫奏當以上流爲急議和恐誤事時清
叟與甫並召而清叟未至甫奏今人物眇然有如清叟
宜在朝廷辭避實惟臣故乞趣其赴闕又奏備邊四事
累遷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時邊遽日至甫條十事權
兵部尚書暫兼吏部尚書卒贈通奉大夫謚正肅有孝
說孟子解及文集行世甫少服父訓謂學者當師聖人
以自得爲貴又從楊簡問學自謂觀草木發生聽禽鳥
和鳴有契於心云

王遂字去非一字穎叔韶之玄孫後爲金壇人登進士

第歷官幹辦諸司審計司紹定三年福建寇擾甫定朝
廷選賢能吏勞來安集以遂知邵武軍兼福建招捕司
參議官遂過江山浦城道中遇邵武避地之人即遣金
爲歸資從者如市至郡撫摩創痍翦平兇孽民恃以安
未幾言者以遂妄自標致邀譽沽名罷改知安豐軍累
遷監察御史疏奏朝廷謂史嵩之小黠爲大智近功爲
遠略忽臣之言以欲饒倖嵩之於不敗非爲國至計也
遷右正言尋拜殿中侍御史疏言三十年來凶德參會
未有如李知孝梁成大莫澤肆無忌憚者三凶之罪上
通于天乞重其刑又請於兩淮置屯田且條上邊事曰

當今之急務在朝廷者五在邊閫者六又言君德必
于剛常背遷之遷戶部侍郎兼史院最後以華文閣直
學士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副使改知太平復知隆興
兼江西安撫使召赴闕授權工部尚書遂與同里劉宰
素同志遂守平江宰贈之言曰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
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毋爲私意
所牽薦士以才毋爲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視時而退
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回庶幾名節之全不愧簡冊
所載蓋格言也
張虙字子宓慈溪人慶元二年進士歷國子博士時以

旱求言即上疏曰上天之心即我祖宗之心數年以來
蓋有爲祖宗所不敢爲者議者惟知衰靡之俗不可不
振起圮壞之風不可不整刷抑不知振起整刷之術最
難施於衰靡圮壞之後何者元氣已傷而不可再擾人
心方蘇而不可駭動也且造楮初欲便民朝廷既以一
切之政驅其聽復以一定之價迫之從郡縣之間遂驟
然矣監司郡守老成循錄者悉擯不用而取夫新進喜
功名者爲之見事則風生臨事則痛決事未果集而根
本已搖矣凡此皆有累於祖宗仁厚之德此旱勢之所
以彌甚也兩遷秘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改兼莊文府

著作佐郎兼權都官郎官轉對言邊事有二弊談
貴合一而今則病乎襍體統貴合一而今則病乎分遣
祕書丞改著作郎以疾乞外知衢州府徙處州移溫州力
辭遂直祕閣主管千秋鴻禧觀除議制置使幕中使者
尚威力慢諫自用虙守正不阿每諷以寬大又上書論
海防利便主管玉局觀端平初召爲國子司業兼侍講
以禮記月令進讀至獄訟必端平之語因敷暢厥旨力
辭勸講之職升國子祭酒以爲月令之書雖出呂不韋
然人主後天而奉天時此書不爲無助乃因已講者爲
十二卷乞按月而觀之兼權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命

下不贈四官
徐僑字崇甫義烏人淳熙十四年第進士調上饒主簿
始登朱熹之門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名齋歷江東提
點刑獄以近史彌遠劾罷寶慶初葛洪喬行簡代爲請
祠迄不受祿紹定中告老得請端平初與諸賢俱被召
遷祕書少監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
切帝數然孫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可謂清
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爲貧僑曰陛
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盜賊並起
帑藏空虛民卒困窮而天子孤立臣不貧陛下乃貧耳

又言今女謁閹寺相爲[illegible]以爲二豎以處國[illegible]
下此之未慮而耽樂是從世若扁鵲將望見而卻走矣
嬪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倫論
及之帝爲之改容賜衡金帛其序倫固辭不受侍講陳
陳友愛大義用是復召子竑請從祀周敦頤程顥程
頤張載朱熹以備汝愚衛食寧宗皆如其請近承相意
乃可休致帝命留之勸遷工部侍郎辭益堅遂命以內
祠侍讀不得已就職過毋謊言以疾中前請乃以寶謨
閣待制奉祠卒諡文清其學一以真氏實踐爲尚守官
居家清苦刻厲之操人所難能也

吳昌裔字季永中江人蚤孤與兄泳痛自植立得程頤
張載朱熹書輒研繹不倦第進士閒漢陽守黃榦得熹
之學往從之歷通判眉州著書十篇慮蜀事悉端平
初爲軍器監簿連改太常少卿兼兵益王府教授轉對
首陳六事凡君臣之綱兄弟之倫舉世以爲大戒而不
敢言者皆痛陳之至於邊臣玩令陟罰無章亦條奏焉
拜監察御史冬洊雷春大雨雪昌裔齋宮秉燭草疏
凡上躬缺失宮庭燮私廟堂除授皆以爲言又念蜀事
隔危條四事以進時有果閬州守臣逃遁而進職有知
[illegible]寧李煒父子足迹不至邊庭而受賞僨軍之趙楷[illegible]
城之朱楊祖皆不知罰又劾臣趙彥吶年老智[illegible]甚又忌
滋刑贖貨士卒不用命安癸仲恥遭抨彈經營復用欲
起謫籍以代帥垣昌裔皆抗疏彈擊又歷言三邊之事
曰今朝廷之上百辟晏然言論多於施行浮文妨於實
務后族王宮之冗費列曹坐局之常程群工閑慢之差
除諸道非泛之申請以至土木經營時節宴遊神霄祈
禳大禮錫賚浮飾治具無異平時至於治兵足食之方
乃缺略不講且援靖康之敝痛哭言之出爲大理少卿
叅政李鳴復譏之以權工部侍郎出參贊四州宣撫司
軍事人曰此李綱救太原也昌裔曰君命也不可不亟

行慷慨襆被出關中道病甚帝聞之授祕閣修撰改嘉
興府昌裔累辭而言者以避事論矣後自宮祠起知婺
州加集英殿修撰卒以寶章閣待制致仕昌裔多習典
故嘗輯至和紹興諸臣奏議本末名儲鑑又會粹周漢
以至宋蜀道得失興師取財之所名蜀鑑有奏議四書
講義鄉約口義諸老記聞容臺議禮文集行于世初昌
裔與徐清叟杜範一日並入臺四方想聞風采作至和
三諫詩以侈之才七閱月以遷莫不悵惜云諡忠肅
論曰崔與之行類楊綰劉晏學宗程頤雖官崇卑不倫
[illegible]爲挺拔之彥端平初並膺大[illegible]優寵一歲屢遷至[illegible]

在轅從班以待終不能維而致之其皭然之志雖與日
月爭光可也維時同升者洪咨夔袁甫王遂張虙徐僑
皆以名儒在諫垣則多彈擊在講幄則多獻替孳孳夙夜
咸躋卿華豈以承明金馬亦足避世全身耶易曰君子
之道或出或處歸于是而已矣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四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五　　列傳九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楊簡 錢時附　汪綱　蔣重珍　傅伯成
唐璘　黃師雍　程公許　危稹
呂午 子沆　史彌鞏　陳塤 王萊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第進士歷官知樂平縣興學訓士
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楊石二少年爲民害簡寘獄中
諭以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爲恥夜無盜
警路不拾遺紹熙五年召爲國子博士二少年大帥縣
民隨出境外呼曰楊父會貶丞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
章辨之簡上書言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深辨臣
爲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忘義臣恥
之未幾亦遭斥奉祠再任轉朝奉郎嘉泰四年賜緋衣
銀魚朝散郎權發遣全州以言罷奉祠嘉定元年寧宗
更化授祕書郎歷著作郎將作少監入對答問往復漏
過八刻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
官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溫州勢家第宅障官河
即日撤之城中讙踊名楊公河在郡廉儉自將奉養菲
薄閭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畫像事之遷
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携緣道哭送累遷將作監兼史館

朝散大夫有疾請去兩浙轉運[illegible]宗
[illegible]進直學士後轉朝議大夫慈溪縣男尋授華文閣
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詔入見簡屢辭終寶謨閣
學士太中大夫致仕卒贈正奉大夫所著有甲稾乙稾
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等書簡師事陸
九淵而門人錢時最著
時字子是淳安人讀書不為世儒之習以易冠漕司既
而絕意科舉究明理學江東提刑袁甫作象山書院招
主講席郡守及新安紹興守皆延講郡庠論議宏偉聞
者皆有得焉丞相喬行簡薦授秘閣校勘未幾出佐浙

東倉幕太史李心傳奏召史館檢閱旋求去授江東帥
屬歸其書有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學詩管見春秋大旨
四書管見兩漢筆記蜀阜集冠昏記百行冠冕集
汪綱字仲舉黟縣人侍御史義和之子簽書樞密院勃
之曾孫也以祖任入官淳熙十四年中銓試調鎮江府
司戶參軍試湖南轉運司又中綱笑曰此豈足以用世
澤物耶乃刻意問學博通古今精究義理覃思大原歷
知蘭溪縣決擿如神歲旱郡符辦勸分綱謂勸分所以
助義倉一切行之非所謂安富恤貧也願假常平錢爲
糶米使得循環迭濟又躬勸富民浚渠塘堰大興水利
俾饑者得食其力全活甚衆以言去邑人相率投匭直
其事綱力止之後監知高郵軍范仲淹築堰以障鹵
毛澤民置石䃮函管以疏運河水勢歲久皆壞綱乃增
修之以勞加秋提舉淮東常平淮東煮鹽之利本居天
下半歲久敝滋鹽本日侵吏儲竭綱核隱伏凡虛
額無實諸爲出內飛走移易[illegible]曲防課乃更羨既盡
償所負又贏金三十萬緡爲椿辦庫以備鹽本之闕添
置新竈五十所諸場悉做乾倉符額課官吏之殿最綱
約己率下蔚臺郡之五餫獨增場官奉以養其廉擢戶
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軍馬財賦移疾乞閑待直祕閣知

婺州改提點浙東刑獄皆屢辭不許禱雨龍瑞宮有物
蜿蜒朱色盤旋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而已毋爲異
以惑衆言未竟雷雨大至歲以大熟進直煥章閣知紹
興府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提點刑獄爲邑諸縣瀕
海而諸暨十六鄉瀕湖蕩瀦浙之利甚博勢家巨室
率私植埂岸圍以成田湖流既束水不得去雨稍多則
溢入邑居田閭浸蕩瀕海港悉爲圍陂岸易圮鹹鹵害
稼歲損動數十萬畝綱往[illegible]計以綱言詔提舉常平
司發田園奇援巧請一切峻卻而湖田始復郡備緡錢
三萬畢備修築而海田始固兼權司農卿尋直龍圖閣

國拉理宗即位遷加寶謨閣待制值水災綱奏事曰賑
恤祈禳繇紹定元年召赴行在帝曰聞卿治行甚著越
中民力如何對曰十年之間千里晏安皆朝廷威德所
及臣何力之有權戶部侍郎越數月上章致仕特升二
秩守戶部侍郎卒越人聞之多隕涕有相率哭於寺觀
者綱於兵農醫卜陰陽律曆諸書靡不研究機神明銳
遇事立決在越佩四印文書山積而能操約御詳公庭
如水畢宜下吏一言中理慨然從之服用不立奢靡雖
敝不更所著有知齋拾左帑志漫存錄
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末舉進士第一歷簽判奉

國軍理宗召入對首以自天子至於庶人所當先知者
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爲言次論苞苴盛行民罹其害
遷秘書省正字屢乞祠遷校書郎辭不可明年待命雪
川移文閣門許對當路憚之添差通判鎮江府辭會行
都火應詔其略曰臣頃進本心外物界限之說蓋欲陛
下親攬大柄盡破私恩今臨御八年未聞有所作爲天
下皆曰此丞相意夫九州至重不防於火之未至而焦
頭爛額御全宰相之否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
不知有君父矣皆以芮兩入相數月即罷孝宗之報功
臣有窮已顧如此其亟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

貴不可久以權也上讀之感動授寶章閣主管[illegible]觀
則告吏部不受貼職祿不願貼職恩它日星變求言復
申前說又慮柄臣或果去位君心易縱大權旁落則進
爲君難六箴尋爲秘書郎兼莊文府教授端平初入對
上五事兼崇政殿說書戒冢宰勿以曰務積誠神以宿
上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啓則手書削藁帝稱其平
實累遷著作郎兼權司封郎官起居舍人言近者當侍
講席旋命止之或曰是日道流生朝大燕謝偶以他故
則當知雖聲樂措之難或所傳未得其實則當知聖心
持守之難帝曰非卿不聞此言爲洛師大刎謀復舉重

珍言恥敗而欲勝之則心不平而成忿氣不平而成怒
生靈之命豈可以忿怒用哉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
檢討官言更化以來得敵未大省五御私調停從護姑
息依違是也今又益之以輕易除起居郎以疾求去除
集英殿修撰知安吉州權刑部侍郎三辭不許促入覲
而疾亟詔守刑部侍郎致仕贈朝請大夫謚忠文
衡伯成字景初祖穗仕忠義衡伯成少從朱熹學登進
士第歷官知運江縣有惠政慶元初擢至大府寺丞屢
論事不合出知漳州以律己愛民爲本推熹遺意行之
遷工部侍郎時權臣方開邊語尚秘伯成言天下之勢

尋知泉州歲月既久鹽浦寖多奇衺旦夕循閣搢紳
欲微倖圖古人之所難臣則未之知也相府災同列相
率往唁或以為偶然者伯成正色謂官師相規時也以
為偶然乎丞相色動遂陳三事曰失民心隳軍政啓邊
釁進右司郎官權吏有私謁者皆峻拒之出為湖廣總
領朝議欲納金人之叛降者伯成言不宜輕棄信誓乞
戒將帥毋生事御史中丞鄧友龍遂劾罷之嘉定中歷
拜左諫議大夫抗疏十有二皆軍國大義或致史彌遠
意令有所彈劾將引共政伯成謝曰臣豈傾人以為利
哉疏乞詔大臣以公滅私左遷權吏部侍郎以集英殿

修撰知建昌府進寶謨閣待制知鎮江府召赴闕以病
辭除寶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理宗即位升直學
士落致仕予祠伯成辭免乃進顯明大常扶持人極之
說召進一官寶慶初與楊簡同召詔加寶文閣學士提
舉佑神觀奉朝請辭力以老病辭而愛君憂國之念不
少衰門人問理評事胡夢昱坐論事貶是然語所親曰向
呂祖儉之謫吾為小臣猶嘗抗論今蒙國恩叨竊至此
而不言誰當言者疏入不報明年加龍圖閣學士轉一
官提舉鴻慶宮復辭伯成純實無表裏洞達每稱人
善不啻如己出語及姦邪詞色俱厲嘗慕尸諫草疏畢

朝服而逝年八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簡
唐璘字伯玉古田人游太學嘉定十年第進士時臺臣
李安行奏次對官不許論邊事璘對策極詆之曰吾始
進可塞於天子之庭乎歷官知晉陵縣端平中擢監察
御史疏奏天變而至於怒民怨而幾於離海寧將傾天
下有不可勝諱之虞陛下謂此何時縱欲累德文過飾
非疏遠正人狎暱戚宦濁亂朝政有取覆亡宰相用時
文之才為經世之具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度事宜頓
空國帑委政厥子內交術人賄塗大開小雅盡廢瑣瑣
姻婭敢預邪謀視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為奇貨都人側

目朝士痛心盍正無將之誅以明不忠之戒崔與之操
行類楊綰雖修途莫景力不逮心而命下之日聞者興
起喬行簡頗識大體朝望稍孚而除授偏私事多遺忘
宜擇家和贊宗予輔民物以慰父母之望毋使天變寖
極人心愈離也理宗為改容又請號召士家經理荊襄
亟擇帥臣安集淮西帝嘉納至問邊事北思璘感激知
遇自足彈擊無所避而疏鄭清之妄相誤國子士昌招
權納賄鄭性之懦而多私嵩之姦邪卒昭復出心諂鄭
猜得為入朝又結史寅午得登政府會杜範亦論昭復
不行而範去璘遂力乞外疏七上授廣西運判改知潮

與府事改江東運判時邊事急置四察訪使[illegible]
建康太平池州江西尋加直華文閣知廣州廣東經略
安撫使明年上章乞致仕帝思見之亟命入奏擢太常
少卿尋丁內艱璘居喪哀毀不食久之疾甚卒璘初
受命皇駭不敢詰朔其母詰之對曰此官須爲朝廷爭
是非一咈上意或近權貴恐重爲大人累母曰吾有而
兄在而勿憂璘乃就職璘立朝僅百日世謂其介再見
至切劘上躬帝益嚴憚之蓋得母教之助云
黃師雍字子敬福州人少從黃榦學入太學寶慶二年
第進士爲楚州官爲秩滿恥出史彌遠門不往見調婺

州教授李宗勉趙必愿趙汝談皆薦之宗勉在政府力
言於丞相喬行簡行簡已許以朝除師雍以書見行簡
勸其歸老行簡不悅宗勉之請遂格知漳之龍溪行簡
罷宗勉與史嵩之入相召師雍審察將至而宗勉卒嵩
之延師雍密示相親意師雍不領遷糧料院又曰相府
密邇故以相處師雍亦不能嵩之獨相權勢浸盛傅士
劉應起疏論帝悟出遂嵩之師雍與應起相善故嵩之
疑師雍諷御史梅杞擊師雍差知興化軍旋奪之改知
邵武軍及應起爲監察御史師雍尋亦遷監察御史首
疏嵩之之黨金淵[illegible]之再疏趙綸項容孫史肎之皆斥

去嵩之之終喪也又言李昴英殿中侍御史章琰列疏
論竄斥師雍亦上疏論列帝即日勒令致仕權直舍人
院劉克莊封還詞頭乞貼職如宰臣故事遂得守金紫
光祿大夫觀文殿學士致仕議者曰大夫官也觀文職
也御筆但云守官無本官職之辭觀文之命自克莊啓
之朋邪顧望不可赦師雍遂劾克莊免所居官又乞籍
嵩之家隸張叔儀皆從之未幾昴英劾臨安尹趙與篙
及執政琰亦劾執政帝怒二人鄭寀乘間劾之又嗾同
列再疏以昴英觸其人琰觸師雍師雍毅然不從獨擊
葉閶乃與篙腹心也琰昴英去國寀復薦周坦葉大有

入臺日排擊善類江萬里吳潛皆不免而陳垓爲監察
御史與寀坦等合爲一師雍獨立寀惡之尤甚日圖去
師雍未得招四人共謀之會大旱求言應詔者率謂災
由寀坦等牟子才李伯玉盧鉞語尤峻坦等僞撰匿名
書論之師雍力辨謂匿名書條令所禁非公論也因發
其僞撰之迹適鉞疏譽師雍寀指爲阿附帝不聽擢師
雍左司諫未幾寀入政府謝方叔趙汝騰疏其姦遂罷
去師雍與丞相鄭清之故同舍然劾劉用行魏峴皆清
之親故清之不樂且言曰吾得所以去之矣遣其婦日
逆清之妻譖曰彼未用行峴乃去丞相之漸也帝將以

師雍爲侍御史清之曰如此則臣不可留遷起居舍人
兼侍講師力勾去清之徧覈師雍少貶師雍因吾欲爲
舍人終不屈數月坦卒劾師雍及高斯得俱罷久之以
直寶文閣奉祠陳垓又嗾同列寢之清之卒起爲左史
既而改江西轉運使遷禮部侍郎命下卒師雍簡淡寡
欲請厚有守言若不出口其於衷正之辨甚明故博采
公論當官而行愛護名節無愧師友云
程公許字季與一字希頴敘州人嘉定中第進士歷知
崇寧縣有惠政差通判簡州改隆州未上會金人犯閬
中制置使桂如淵遁三川震動朝廷擢李埴代之辟公

許通判施州行戶房公事當兵將奔潰之後公許盡力
佐之節浮費疏利源民不增賦而用足時諸將乘亂抄
劫事定自危以重賂結慕府大將和彥威懷金寶以獻
公許正色卻之彥威慚而退具彥名織僧牒於書尾以
進公許卷還之而責其使聞者畏服端平初授大理司
直遷太常博士嘉熙元年夏行都大火殿中侍御史蔣
峴逢君希寵劾爲邪說禁錮言者公許應詔曰陛下宜
以大舜無藏怒宿怨爲心而參酌於漢文帝待[illegible]我
太宗待秦邸故事以召和氣弭消災特在一念轉移之
頃耳遷祕書丞兼考功郎官竟爲峴劾去差主管雲臺
觀知衢州未上改江東宣撫司參議官不赴李宗勉入
相以著作佐郎召歷遷將作少監兼國史編修實錄檢
討淳祐元年遷秘書少監輪對言蜀事十條兼直學士
院升太常少卿力請外爲右正言[illegible]論罷去以直
寶謨閣知袁州[illegible]召爲宗正少卿再遷起居
舍人[illegible]繳還[illegible]有臣等恥與爲伍之語遂以舊職
提舉[illegible]御史[illegible]疏曰程季與昔與汝爲伍邪退處二
年召赴行在嵩之以父喪去位經筵起復公許密
奏[illegible]殿中侍御史王[illegible]奏[illegible]從而意
不悛及逐不才蔡謙擢公許起居郎兼直學士院居旦

晚命下嵩之罷起復相范鍾及杜範三制皆公許爲之
兼權中書舍人右史徐元杰暴亡司諫謝方叔御史劉
應起言不報公許亟奏於朝紳中選公正明決無所顧
忌者專蒞其事分列首從必誅無赦疏入不報物論沸
騰臨安尹趙與籌奏乞置獄天府帝從之公許繳奏與
籌乃嵩之死黨乞改送大理寺命臺臣董之詔殿中侍
御史鄭寀寀同惡首鼠事竟不白然公論莫不偉公許
權禮部侍郎[illegible]鄭清之以少保奉祠侍講經
中批復其子士昌官職與內祠且許侍養行在所公許
繳奏士昌罪重恐其積習沉痼重爲清之累莫若且與

[illegible]復少尉清之內祠侍養之命宜與收寢帝密以[illegible]
清之遷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公許自繳士昌之命清
之日夜於經筵短公許周坦妻與清之妻善因拜坦殿
中侍御史坦首疏劾公許以寶章閣待制知建寧府諫
議大夫鄭寀又劾之命遂寢清之再相公許歸居湖州
著四年再提舉玉隆觀起知婺州未上帝欲召為文字
官清之奏已令守婺帝曰朕欲其來乃授權刑部尚書
屢辭弗獲入對疏斥弊七事薦知名士二十九人時罷
京學類申散遣乞徒公許奏臣方還朝未敢強聒以撓
既出之命莫若權宜以五百為額仍用類申之法使遠

方遊學者得以肄習其間京邑四方之極而庠序一空
弦誦寂寥遂使逢掖皇皇市塵敢怨而不敢議非所以
作成士氣尊崇教化也清之益不樂授葉殿中侍御史
陳垓以劾公許參知政事吳潛奏留之帝夜半遣小黃
門取垓疏入同知樞密院徐清叟上疏論垓太學生劉
黻等百餘人布衣方和卿伏闕上書繼論之朝廷尋授
寶章閣學士知隆興府而公許已死矣進龍圖閣學士
致仕贈宣奉大夫公許沖澹寡欲晚年惟一僮侍食無
重味一裘至十數年不易家無餘儲敬愛親戚備至蜀
有兵難族姻來東南者多依公許以居所著有塵缶文

集內外制奏議奉常擬謚掖垣繳奏金華講義進故事
行世
危稹字逢吉臨川人舊名科第進士孝宗為更之歷諸
王宮教授嘉定九年新學成改充博士累升著作郎兼
屯田郎官稹始進對論和戰守利害而請斷意於守是
歲春至夏不雨稹應詔言安邊所征斂之害與無罪籍
沒之家楮幣之改以一易二鹽鈔之更以新廢舊至於
沮格軍賞放散死士皆足以召怨而致旱柴中行去國
稹賦詩送之迕史彌遠出知潮州尋以通徐僑指論罷
與祠久之知漳州漳俗不葬往往棲寄僧剎稹命營高

燥地為義塚二約期責之其無主名及力弗給者官為
葬凡二千三百有奇刻石以識郡有經總制無名錢歲
五千緡為民病前守趙汝讜奏蠲五之二稹疏于朝悉
罷之會常平使有言稹不欲辯即自請以歸久之提舉
崇禧觀與鄉里耆艾七人為真率會卒年七十四稹性
至孝真德秀嘗薦之又銘其墓所著有巽齋集諸經有
講義集解諸魏晉唐詩文皆有編輯先賢奏議曰王府
曰藥山弟和字祥仲亦登第歷知德興有惠政有蟾
文集
[illegible]孚字伯可歙縣人第進士歷當塗縣丞陳貴誼守太

□□安集淮南流民江東得疑似碑爲□□
忤逆史彌遠以言罷午後知餘杭縣亦以言罷然午自
此名益重浙東提舉章良朋留之幕旋兼沿海制置司
事差知龍陽縣彌遠雖非賢相猶道人才簿書賢士大
夫以待用而午治縣之政亦書之遷至大府寺簿拜監
察御史理宗親擢也鄭清之喪師至是丁黼死於成都
史嵩之孟珙任京湖嵩之尋升督府陳韡杜杲任淮西
王鑑在黃州計用兵十七萬人圍始解獨周葵在淮東
不出兵應援午疏論邊閫角立當協心釋嫌而乃幸災
樂禍無同舟共濟之心葵以爲午黨京湖制司而嵩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五　十四

亦憾午乃遷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
出知泉州初左相李宗勉以葵之言爲疑後察午獨立
無黨始賢之嵩之得彌遠人才簿心知敬午而內怨所
論邊事及午移浙東提刑嵩之令鄉咏嗾諸復守論罷
奉祠再移浙東提刑復爲監察御史已而兼崇政殿說
書嵩之雅不欲午在經筵以午宜効王瓚姻家史洽遂
以瓚爲右正言午即治裝去上手詔趣留議論愈不合
遷起居郎兼史院官至中奉大夫削官一級卒年七十
七累贈華文閣學士通奉大夫子沆
沆字叔朝以恩補將仕郎累遷通判婺州朱君章訟婺
田四十有二年吳王府爭訟二十有九年沆皆決之歷
四轄六院之文思官告皆擬尚左右郎官事賈似道議
行公田替是見沆論罷公田還民及理宗崩似道矯詔
發十七界會子行關子沆力言非便似道大怒調將作
監簿急令言者論褫之與雲臺觀起知興國軍未赴
論仍雲臺觀起知台州未赴與仙都觀德祐元年三學
伏闕上書訟沆屈召赴行在沆不復出卒年八十一
史彌鞏字南叔彌遠從弟也入太學升上舍時彌遠柄
國寄理不獲試澹仰十載嘉定十年始登進士第端平
初入監都進奏院轉對有君子小人才不才之奏請爵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五　十五

保江之奏嘉熙元年都城火應詔上書謂修省未至者
五且及濟邸冤謂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
其體魄於地下豈不干和氣召災異乎出提點江東刑
獄饒信南康三郡大侵謂振荒在得人俾釐戶爲五甲
乙振糶丙自給丁糶而戊濟全活百一十四萬人召爲
司封郎中以兄子嵩之入相引嫌乞祠遂以直華文閣
知婺州時年已七十仍祠里居絕口不道時事卒年八
十眞德秀嘗曰史南叔不登宗袞之門者三十年未仕
則爲其寄理已仕則爲其排擯皭然不汚有如此五子
長肎之終刑部郎官能之有之胄之俱進士肎之子□

瀏方進士爲學淹博著書立言一以朱熹爲法
陳塤字和仲鄞人試江東轉運司第一試禮部復第一嘉定十年登進士第調黃州教授丧父毀瘠考古禮行之忽歎曰俗學不足學乃師事楊簡攻苦食淡晝夜不怠免喪史彌遠當國謂之曰省元魁數千人狀元魁百人而恩數踰等耑今省元初授堂除教授當自君始塤謝曰廟堂之議甚盛舉自塤始得無嫌乎徑部注處州教授以去理宗詔求言塤上封事直聲聞天下與郡守高似孫不合去歸奉其母召爲太學錄踰年始至轉對言天道無親民心難保日月逾邁事會莫留上嘉納之

遷太學博士王宗正寺簿都城火塤步往玉牒所護藏玉牒于石室詔遷官不受應詔言應上天非常之怒者當有非常之舉動歷陳致災之由遷太常博士獨爲袁燮議謚餘皆閣筆因歎曰幽厲雖百世不改謚有美惡豈諛墓比哉會朱端常子乞謚塤曰端常居臺諫則逐善類爲藩牧則務刻剝宜得惡謚以戒後來乃謚曰榮愿李全在楚州有異志塤以書告彌遠蚤正典刑大明黜陟不納未幾賈貴妃入內塤又言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彌遠召塤問之曰吾甥殆好名邪塤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力丐去添差通判嘉興府彌遠卒召爲國史院編修官入對首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次言內廷當嚴宦官之禁外廷當嚴臺諫之選於是洶然除中丞監察御史王定劾塤出知常州改衢州改提點都大坑冶徙福建轉運判官侍御史蔣峴嘗與論中庸不合又劾之主管崇道觀踰年遷浙西提點刑獄安吉州俞珍與丞相李宗勉連姻恃勢黷貨塤親按臨之乃千戚福以從遊門功爲副尉宗勉倚之爲腹心恣橫貪虐塤至福閉風而去貽書宗勉曰塤治福所以報丞相也或傳貲先丞相所輔弼不宜有此宗勉答

書曰福罪惡貫盈非吾不能治宗勉雖不才不敢庇姦凶惟君留意及復福豫章加罪徇于市因之闔士以吏部侍郎召及爲國子司業諸生咸相慶以爲得師未幾兼玉牒檢討國史編修實錄修撰乃辭兼史館歷陳境上之廢民生之艱國計之匱又言任用混殽薰蕕同器遂使賢者恥與同群諫議大夫金淵見之怒塤乞補外不許又辭免和糴轉官賞亦不許知溫州未上以言罷塤家居時自娛於泉石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明白洞達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忽臥疾戒其子抽架上書占之得呂祖謙文集其墓志曰祖謙生於丁巳歲沒於辛

丑歲填曰異哉我生於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於是一甲矣吾死矣夫子嵩年十八上書萬言論國事吳子良奇之妻以女爲大府寺主簿入對極言賈似道爲相時國政闕失爲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汙貶建昌軍籍錄其家惟青氈耳德祐初禮部侍郎李玨乞放便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

論曰楊簡汪綱之學術度越世儒施諸政令人自世不畯思信乎學道愛人也蔣重珍積誠寤主亹亹獻替傳伯成好善疾邪垂沒不忘忠唐璘切劘闕失令天子嚴

憚皆古之遺直也黃師雍徐榮叟公許危稹呂午咸始終特立歷忤權相不少貶而史彌堅爲彌遠之弟陳塤其甥亦不附親昵圖速化其大節均足多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六　列傳九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危昭德　度正　吳泳　徐經孫
陳塏　劉應龍　洪芹　洪天錫
牟子才　朱貔孫　潘牥　鄒若水
馬去非　羅必元

危昭德邵武人寶祐元年進士歷遷秘書郎疏言國之命在民民之命在士大夫士大夫不廉朘民膏血爲已甘朘民不堪命矣進兼侍講又言欲壽國脈必厚民生欲厚民生必寬民力且條上厲民四獘又言願陛下爲

萬世根本之慮毋爲一時倉卒之防必求安節之亨毋招不節之咎嘗問之賈若省名藏之積自充上用足而下不匱矣累遷權工部侍郎兼史職乞致仕特轉一官昭德在經筵以易春秋大學衍義進講反覆規正者甚多所著春山文集子徹孫咸淳元年進士

度正字周卿合州人登進士第歷官國子監丞紹定中士大夫皆策本今必反毋敢言者正獨上疏極言之且獻替今三策其言鯁亮激切遷軍器少監輪對爲帝言陛下宜行聖學當自正家始進太常少卿適太廟災爲二說以獻其一則用朱熹之議其一則因宋朝廟制而

以熹之議累遷禮部侍郎轉一官守禮部侍郎致仕
贈四官所著有性善堂文集
吳泳字叔永潼川人嘉定二年進士歷著作郎兼權直
舍人院輪對言陛下養心以清明約己以恭儉進德以
剛毅毋以旨酒違善言毋以嬖御妨壯士毋以靡曼之
色伐天性不惟可以消弭災變殄滅寇賊雖以是建久
安長治之策可也他日入對又言誦往哲之讜言進謀
國之上策實不過曰內修政事而已然所謂內修者非
但車馬器械之謂也陛下退修於其上百官有司交修
於其下合內修外攘爲一事神州赤縣皆在吾指顧中

矣火災應詔上封有曰慘莫慘於兵而連年不戢則甚
於火矣酷莫酷於吏而頻歲橫征則猛於火矣理宗嘉
納遷秘書少監尋遷起居舍人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
士院疏言世之識治體而憂時幾者以爲天運將變矣
世道將降矣國論將更矣正人將引去而小人將登用
矣執持初意封植正論玆非砥柱傾頹之時乎若隨才
器使各盡其分則短長小大安有不適用者哉又言謹
政體正道揆厲臣節綜軍務四事權刑部尚書以寶章
閣直學士知寧國府奉祠進寶章閣學士差知溫州[illegible]
[illegible]救餓者五萬人事聞賜衣帶鞍馬改知泉州以言[illegible]

所著有鶴林集
徐經孫字中立初名子柔寶慶二年進士歷通判潮州
師陳韡雅相知事必咨而後行累遷監察御史劾罷尹
厲文翁言僞而辨疏入留中宣諭至再卽日出關上遣
使追之不及進直寶章閣福建提點刑獄號稱平允歲
餘升安撫使召爲秘書監兼太子諭德經孫爲安撫時
韡家居門人故吏有撓法者不得逞相與搖撼至是韡
[illegible]家判本郡懷私逞忿無復交承之禮卽日劾奏通判
語侵經孫通判坐罷削秩經孫造朝具白于政府事上
聞帝大怒欲罷韡經孫再詣政府言某韡門生也前日

之白公事也苟韡以是得罪人謂我何請之不置俾自
乞州明通判無罪識者韙之遷至刑部侍郎兼給事中
升太子左庶子太子詹事公田法行經孫條其利害忤
丞相賈似道升翰林學士知制誥未踰月諷御史舒有
開奏免罷歸竟授端明殿大學士閒居十年卒贈金紫
光祿大夫經孫所薦陳茂濂爲公田官聞經孫去國曰
我不可以負徐公遂以親老謝歸終身不起
陳塏字子爽嘉興人歷中外至右文殿修撰知平江
府兼淮浙發運使最聞特轉一官遷太府卿司農卿權
工部侍郎兼同詳定敕令官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

事人奏願陛下博務世道之樞機砥礪士大夫之
恥使知名義為重利欲為輕又言請以從官做言者人
從出藩之意其從臣為諸路監漕則以提點刑獄使轉
運使繫銜假之使名正與庶官別仍乞除授自此始後
屢以為言理宗不許以言罷未幾進集英殿修撰知婺
州政知太平州兼江東轉運副使累遷戶部尚書暫兼
吏部尚書以寶文閣學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召赴
闕以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加龍圖閣學士又乞加端
明殿學士卒謚清毅埴屢歷節鎮民多戴慕客感多
而埴又樂薦士所著可齋詩稾二十卷

劉應龍字漢臣高安人嘉熙二年進士自知崇仁縣擢
言職先是理宗久未有子以弟福王與芮之子為皇子
丞相吳潛有異論帝已不樂元兵渡江朝野震動遂丞
相丁大全復起潛為相帝問潛策安出潛對曰當遷幸
又問卿如何潛曰臣當死守於此帝泣下曰卿欲為張
邦昌乎潛不敢復言未幾北兵退帝語群臣曰吳潛幾
誤朕遂罷潛相帝怒潛不已應龍朝受命帝夜出象簡
書疏稾授應龍使劾潛應龍謂潛本有賢譽獨論事失
當臨變寡斷望姑從寬典以全體貌帝大怒逾拔擢丁
大全請加寵所遊言內莫急於蘇民瘼外莫急於討軍
又言時政四事[illegible]以[illegible]事已潛會京師米貴應龍[illegible]
[illegible]羅致官者收以[illegible]帝問知應龍所作問以治米價
商當亟處之以道[illegible]出不然應龍遂司農少卿尋以
右諫議大夫孫附鳳言遂去國景定三年湖南饑起提
舉常平以救荒功遷直寶章閣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累
擢戶部侍郎兼侍講時似道當國百官奏對稍切直
輒黜應龍言臣觀今日之事可言者多矣邇日以來以
論事為忌正臣奪氣鯁臣吃舌宜非盛世所有邇近當
路自侍從兩省以下無不切齒未幾以集英殿修撰知
建寧府亟辭中書舍人盧鉞希指封還錄黃久之起江
東漕使辭南海寇作乃以顯謨閣待制知廣州廣東經
略安撫使寇悉平南海大治屢遷兵部尚書寶章閣直
學士知贛州兼江西兵馬鈐轄清海軍節度使力辭冒

允峰子元高亦第進士
洪芹适之曾孫以大父澤入官登進士第累遷將作少
監屬詞臣無當上意慨然思得天下士丞相程元鳳言
今地望無踰洪芹者遂兼翰林權直祕書少監開慶
元年升直學士院繼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丁大全
相與鄉郡芹繳奏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乞追
[illegible]以伸國法沈炎乘上怒攻丞相吳潛芹劉徽[illegible]

所因本多虞將帥起廢理紀綱以諫爭爲多曰
爲升緩卒無如詩所謂將安將樂女轉棄予乎邊讒論
侍郎帝銳意鄉用而以論去退寓永嘉怡然自適咸淳
初起知寧國府卒有文集
洪天錫字君疇晉江人寶慶二年進士歷監察御史兼
說書寶祐中作佑聖觀以內侍董宋臣董之宋臣逢迎
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強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
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天錫累疏言天下
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善惟宋臣及謝堂厲文翁也
理宗力護之令吳燧宣諭再三又出御札俾天錫易疏

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奄人未嘗不畏人主之知
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恃愈張反不若未知之爲愈
也章五上出關待罪詔二人已改命宋臣續處之天錫
言臣留則宋臣去宋臣留則臣當斥願早賜裁斷越月
天雨土天錫以其異爲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蜀
中地震浙閩大水又言上下窮空遠近怨疾獨貴戚巨
閹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
天下乎會吳民仲大論等列愬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
事有司而申劾宋臣併盧允升枚數其惡上猶力護之
天錫疏上至十六七最後請還御史印言雖不果行然終

宋世閹人不能竊弄主威者皆天錫力而天錫亦自是
去朝廷矣起知潭州遷廣東轉運判官咸有治績兩擢
皆固辭度宗即位以侍御史兼侍讀召累辭不許監察
御史張桂劾罷之乃疏所欲對病民五事曰公田曰關
子曰銀綱曰鹽鈔曰賦役又言在廷無嚴憚之士遇事
無敢諍之臣累擢又皆辭既而改福建安撫使力辭不
許召爲刑部尚書詔守臣趣行不起久之進顯文閣直
學士奉祠三降御札趣之又力辭踰年進華文閣直學
士仍舊祠尋致仕加端明殿學士轉一官疾革草遺表
以規君相贈正議大夫謚文毅天錫言動有準繩居官

清介臨事是非不可回折所著奏議經筵講義味言發
墨陽藏文集
牟子才字存叟井研人少從其父客陳咸咸張樂大宴
子才閉戶讀書人咸異之學于魏了翁李方子嘉定末
舉進士對策詆丞相史彌遠調洪雅縣尉久之歷史館
檢閱蓋李心傳修中興四朝國史薦子才自助也子才
入對首言大臣不公不和六事次陳備邊三策理宗顧
問甚悉命宰相優擢之會李宗勉卒史嵩之獨相頗怨
子才言已子才亟請外通判吉州徙衢州日食求言極
陳時政既踰年自國子監簿兼史館校勘遷太常博士

鄭清之再相子才兩上封事言今日有[illegible]文
[illegible]濟王立後以回天怒校書郎徐霖言諫議大夫鄭
寀及臨安府尹趙與𥲅不報出關子才言陛下行霖言
則霖留不然則不留也寀遂罷至若嵩之謀復相清之
誤引嵩之黨別之傑共政皆歷歷爲上言之作書以孔
光張禹切責清之清之復書媿謝謁告還安吉州寓舍
遷秘書郎屢辭主管崇道觀踰年遷著作佐郎又辭清
之卒之明日詔子才還朝遷著作郎丞相謝方叔吳潛
交書道上意趣行益急乃至兼崇政殿說書復兼史館
檢討福建九郡同日大水子才言納私謁𨗉近習勞土

木庇小人失人心五者皆蹈宣和之失茍不恐懼修省
臣恐宣和京城之水將至矣左司徐霖言諫議大夫葉
大有帝大怒逐霖給事中趙汝騰繳之徙他官汝騰即
出關子才上疏留之大有遂劾汝騰子才上疏訟汝騰
誣及大有之欺未幾罷大有言職故事早講講讀官皆
在晚講惟說書一員宰相憚子才言已并晚講於早自
是不得獨對矣遷軍器少監御史蕭泰來劾高斯得徐
霖右司李伯玉言泰來所劾不當上切責伯玉降兩官
罷子才言陛下更化召用諸賢今汝騰斯得霖相繼劾
去伯玉又重獲罪善人盡矣兼直舍人院會泰來亦遷

[illegible]子才恥與同列上疏力辭上爲出泰來子才亦
請去不已上不允升兼侍講御史徐經孫劾府尹厲文
翁不報出關子才奏留之文翁改知紹興府又繳其命
任丞降官已逾年舍人院不敢行詞子才即書行爲叙
復地帝曰謫詞皆褒語可更之子才不奉詔丞相又道
帝意子才不可乃已淮東制置使賈似道以海州捷聞
子才草獎諭詔第述軍容之盛不言其功且語多戒敕
似道不樂湯漢黃蛻召試學士院子才發策蛻舉嵩之
罷蛻正字去遷起居郎言外郡以進奉易富貴左右以
土木蠱上心小人以讒競朋比陷君子此天災所以數

見也又言首蜀尾吳幾二萬里今兩淮惟賈似道荊蜀
惟李曾伯二人而已可爲寒心正月望召妓入禁中子
才言此皆董宋臣輩壞陛下素履權兵部侍郎屢辭帝
不允升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吳子聰之姑知古爲
女冠得幸子聰因之以進得知閤門事子才繳之帝曰
子聰之除將一月乃始繳駁何也子才曰錄黃二十餘
日乃至後省蓋欲俟其供職使臣不得繳之耳給舍紀
綱之地豈容此輩得以行私於是子聰改知[illegible]
州待次子才力辭去以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前是劇
盜摸領江淮茶鹽子才以不諳財賦免至郡首教民[illegible]

[illegible]以附人敘竹義木二詩刻須之間詣學為諸生講說[illegible]歲修戰艦造兵仗郡有平糴倉以米五十石益之又以緡錢二十六萬劑抵庫歲收息以助糴本召入對權工部侍郎時丁大全與宋臣表裏濁亂朝政子才累疏辭歸初子才在太平建李白祠自為記曰白之斥實由高力士激怒妃子以報脫鞾之憾也力士方貴倨豈其以奴隸自處者白非直以氣陵亢而已蓋以為掃除之職固當爾所以反其極重之勢也彼皆不知顧為逐其所忌力士聲勢益張宦官之盛遂自是始其後分提禁旅蹀血宮庭雖天子且不得奴隸之矣又寫力士脫鞾

及黃庭堅返桲二圖各系以贊庭堅守太平方九日被讒而罷事與白同也宋臣大全聞而銜之嗾御史劾子才在郡公燕及餽遺過客為贓降兩官猶未已帝疑之密以槧問安吉守吳子明子明奏曰臣嘗至子才家四壁蕭然人咸知其清貧陛下毋信讒言帝語經筵官曰牟子才之事吳子明乃謂無之何也衆莫敢對戴慶炣曰臣憶子才嘗繳子明之兄子聰帝曰然事遂解蓋嘗論所在雖仇讎不可廢也未幾大全敗宋臣斥謫劾子才者遷竄嶺海外乃復子才官提舉玉隆萬壽宮帝飾[illegible]子才會似道入相僅進寶章閣待制知溫州又嗾

御史造飛語目子才為潛黨將中以危禍上意不可遂以禮部侍郎召屢辭不許子才至北闕請內引奏事宦者在旁泄之帝特令見大說慰諭久之時似道自謂有再造功四方無虞皆其力故肆意逸樂惡聞讜言子才言開慶之時天下岌岌殆矣今幸復安不知天將去疾遂無復憂耶抑順適吾意而逆其時不可測之禍也累擢禮部尚書升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度宗在東宮雅敬子才言必稱先生即位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力辭請去不已進端明殿學士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贈四官有存齋集內制外制四朝史稾奏議經筵講義口義故

事四尚易編春秋輪輻子巘大理少卿

朱貔孫字興甫浮梁人淳祐四年進士歷授福州學教授差充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天久陰雨貔孫貽書政府言回積陰之道去姦邪罷手實蠲米稅姦邪指丁大全也丞相董槐得書嘉歎擢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宦者董宋臣寵任用事貔孫發策試胄子極論宦寺專權之患宋臣諷言者論罷之歷遷太學博士屬帝親擢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首疏論大全誤國之罪時有建議遷都四明者貔孫亟上疏言鑾輿若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蜂起必不可遂止貔孫在講

召曾及宋臣攬政事，近臣遷大理少卿，歷秘書監兼太子左諭德，改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姓名已付外矣，尋復改命浙西行公田。史嵩之緣爲姦，貌孫疏其敝，推春秋誅王紲霸之旨，勸帝崇仁政，用吉士，行正論，賜賚甚渥。擢殿中侍御史兼侍講，升侍御史侍讀。貌孫之再入臺屬，彊埸多事，屢陳備禦之策。理宗春秋高，倚成賈似道。似道擅命，貌孫隨事進諫，不肯阿附。至若行公田之政，屢於經筵密以告帝，似道自是深忌之。貌孫累疏求去。理宗崩，度宗即位，擢右諫議大夫，賜紫金魚袋，以疾乞辭言職，遷吏部尚書，不拜。帝以舊學故，雅欲留貌孫

使者旁午於道，而貌孫辭益力，以華文閣學士知寧國府。似道諷言者論罷久之，提舉太平興國宮，復華文閣學士，知袁州，升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未幾卒于袁之郡治，贈四官。有文集、奏議行世。

潘牥字庭堅，閩人。端平二年策進士，牥對曰：陛下手足之愛，生榮死哀，反不得視士庶人，宜厚東海之恩，裂淮南之土，以致人和。會殿中侍御史蔣峴劾方大琮、劉克莊、王邁前倡異論，併譏牥，比同逆賊，策語不順，請皆論以漢法。牥調鎮南軍節度推官，歷通判潭州。日食，應詔上封事曰：熙寧日食，鄭俠繪圖，著爲令。故王一杯殘

所爲亦大矣。請以王禮改葬，又移書丞相謝似中胥之似，以善其言。方將收用，而牥卒。

劉若水字平仲，井研人，博通經史，能文章。吳曦叛，州縣莫敢抗。若水爲布衣，憤甚，將殺縣令起兵討之，夜封縣與其僕曰：明日謁知縣，我顧汝即殺之。僕佯許諾。至期三顧不發，歸責其僕，僕曰：平人尚不可殺，況知縣乎？若水乃仗劒徒步如武興，欲手刃曦，道聞曦死，乃還。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時史彌遠柄國久，若水對策極論其姦，彌遠怒，將寘之罪，或爲之解乃已。理宗即位，應詔上封事，略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

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濟王，并殺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弒乎？非篡乎？非攘奪乎？爲陛下之計，莫若遵泰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心明于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弭大謗，策之上也。自古人君之權，鮮有不自廢立之際而盡失之。今宜繒辭極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知者其鷹犬也，馮榯其爪牙也。臣以爲不除此數凶，陛下非惟不足以弭謗，亦未可以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久而不爲哉？此臣所

[illegible]大格以固大位策之次也次而不行又有一焉曰
修德大臻然後可以息大難夫李全一流民耳寓食於我
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力非特盛也貫涉爲帥庸人
耳全不敢妄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即位乃敢
倔彊何也彼有辭以用其衆也陛下今日而誅彌遠之
徒則全無辭以用其衆矣制置司不敢爲附驛卻還之
以格當改官奏上彌遠取筆橫抹之而罷嘉熙間召爲
太學博士當對草奏數千言略曰寧宗不豫彌遠急欲
成其詐此其心豈復顧先帝之生哉先帝不得正其終
陛下不得正其始臣請發冢斷棺取其屍斬之以謝在

天之靈往年臣嘗上封事請禪位近屬以洗不義之汙
無路自達今其書尚在謹昧死以聞將對前一日假筆
吏於所親潘允恭允恭諭筆吏使竊錄之允恭懼并及
禍走告丞相喬行簡亦大駭翌日出若水通判寧國府
若水怏怏而退自知不爲時所容到官數月以言罷遂
不復仕隱太湖之洞庭山若水雅思其鄉乃從賈似道
辟叅京湖軍事因而歸蜀居山中有盜夜劫之若水危
坐不動盜擊其首流血被面亦不動乃舍去若水爲學
務躬行恥爲空言剏木爲主大書曰自古以來忠臣孝
子義夫節婦之位歲時祀之有一子膂力絶人梁山砦
以兵捍衛鄉井有破砦家遇害

馮去非字可遷都昌人父椅字儀之家居授徒著書二
百餘卷去非淳祐元年進士嘗幹辦淮東轉運司治儀
眞歐陽修東園在焉使者貴壽欲以爲佛寺將已許諾
去非力爭不得寧不受使者薦謁告而去寶祐四年召
爲宗學諭丁大全爲左諫議大夫三學諸生叩閽言不
可帝爲下詔禁戒詔立石三學去非獨不肯書名監察
御史吳衍翁應弼劾諸生下獄去非復調護之未幾大
全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蔡杭去國去非亦以言罷
歸舟泊金焦山有僧上謁秉閒致大全意願毋遽歸少

俟收召誠得尺書以往成命即下去非奮然正色曰斯
言何爲至我絶之不復與言

羅必元字亨父進賢人嘉定十年進士歷崇仁丞眞德
秀入叅大政必元移書曰老醫嘗云傷寒壞證惟獨參
湯可救之然活者十無二三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調
福州觀察推官行勢家李遇奪民荔支園必元直之遇
爲言官以私憾論罷知餘干縣淳祐中通判贛州賈似
道總領京湖剝刻苛甚必元上疏以爲蠹國脉傷民命
似道銜之改知汀州爲御史丁大全按去後起幹行在
[illegible]院帝召見曰見卿海花詩足知卿志度宗即位以

[illegible]宗學博士致仕卒年九十一必元嘗從[illegible]學最有淵源風節甚高至今鄉人猶尊慕之

論曰理宗初制於權臣繼惑於嬖倖歷年久積弊可勝道哉危昭德言省費始宮闈度正言聖學始正家吳泳言朔災以吏酷兵驕爲戒牟子才言不宜蹈宣和舛謬陳壎請砥礪士大夫廉恥徐經孫詆賈似道公田洪天錫斥貂璫孫夢觀論董宋臣等之害政劉應龍洪芹先後劾丁大全且白吳潛之枉斯於侍從臣道之職咸克舉矣若常楙鄧若水馮去非羅必元懇懇以敦倫斥姦爲己[illegible]爲[illegible]道忠讜謂小官能憂國忘身若茲耶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六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列傳九十九

李韶　劉漢弼　徐元杰

王萬　徐霖　江遇

李韶字元善彌遜之曾孫也父鏡爲台州司理參軍每謂人曰吾司臬多陰德後有興者韶五歲能賦梅花嘉定四年與其兄寧同舉進士調南雄州教授校文廣州時有當國之親故私謁所業韶卻之調慶元丞相史彌遠薦士充學職韶不與袁燮求學宮射圃益其居亦不與燮以此更敬韶以廉勤薦遷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太學正改太學博士上封事訟濟王竑獄且以書曉彌遠言甚懇到通判泉州改知道州紹定四年行都災韶應詔言事提舉福建市舶會星變又應詔言事端平二年連遷右正言奏乞以國事邊防二事專委丞相鄭清之喬行簡各任責論汰兵節財及襄蜀邊防又論史嵩之王遂和戰異議迄無成功請出遂於要藩易嵩之於邊面使各盡其才史宅之將守袁州韶率同列一再劾俱不報乞解言職拜殿中侍御史辭不允奏曰頃同臣居言職者四人未踰月徐清叟去未三月杜範吳昌裔[illegible]言三斥臣繼其說陛下初不加怒猶曰清叟

佞之也今匪與範鼻曾言未嘗不相表裏二臣出臣
[illegible]貲臣言不加切於二臣邪抑先去二臣以懲臣使
知懼而後言邪清史所言三漸臣猶以爲未甚切今國
勢有陵夷之漸士氣有委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
社有阽危之漸上下偷安以人言爲諱此意不改其禍
豈直三漸而已時魏了翁罷督予祠韶疏曰了翁剡志
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頃亟召還處以台
輔又劾奏宦寺陳洵益竊弄威權宜與外祠女冠吳知
古招權納賄宜出之禁庭帝怒韶還筠殿陛乞歸不許
歷起居舍人復疏論洵益知古不報辭新命不許應詔

上封事數千言帝諭左右曰李韶眞有愛君憂國之心
凡三辭不獲以生死祈哀乞去帝蹙額謂韶曰曲爲朕
留退復累疏匃外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號稱廉平嘉
熙中兩召赴闕辭遷戶部侍郎又辭皆不許改禮部侍
郎又辭詔所在州軍護遣至闕嵩之遣人謂韶曰毋言
濟邸宮媼國本韶不答上疏曰左氏載史墨言魯公世
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蓋言所由來者漸矣陛下臨御
日久宜深思熟念威福自己誰得而盜之哉舍此不爲
悠悠玩愒乃幾於左氏所謂世從其失者蓋以世卿屬
嵩之也嵩之不悅曰治春秋人下語毒當是時杜範亦

在列二人廉直中外稱爲李杜韶兼侍講及兼史職皆
辭遷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三辭不許淳祐二年疏言
陛下以腹心寄之大臣大臣以腹心寄之一二都司恐
不能周天下之慮故以之用人則能用其所知豈能用
其所不知以之守法則能守其所不與必不能守於其
所欲與又及濟王國本宮媼三上疏乞歸以寶章閣直
學士知泉州辭乞畀祠不許既歸三辭仍舊職提舉鴻
慶宮五年被召再辭詔本州勸勉赴闕遷權禮部尙
書復三辭不許入見疏曰陛下改畀政權並進時望天
下孰不延頸以覬大治臣竊窺之恐猶前日也君子小

人倫類不同惟不計近功不急小利然後君子有以自
見不惡聞過不諱盡言然後小人無以自託不然治亂
安危反覆手爾累擢翰林學士兼知制誥侍讀不拜詔
不許又三辭不許嵩之服除有鄉用之意殿中侍御史
章琰正言李昴英監察御史黃師雍論列嵩之甚峻詔
落職予祠韶同從官抗疏亟賜裁處詔嵩之勒令致仕
既而嵩之進觀文殿大學士韶上疏爭之甚力未幾琰
昴英他有所論列並罷言職韶復上疏留之七年詔十
上疏匃去以端明殿學士提舉玉隆宮時直學士院應
[illegible]中書舍人趙汝騰拜疏留韶內祠未報韶陛辭疏奏

[illegible]萬壽觀兼侍讀即出國門力辭遂入三[illegible]
[illegible]受命再辭仍奉祠玉隆八年被召辭不許再辭仍
[illegible]職奉內祠兼侍讀令守臣以禮趣行又辭不許九年
仍奉祠玉隆祠滿再任卒年七十五諡忠厚純實平粹
恬澹不溺於聲色貨利默坐一室門無雜賓云
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嘉定九年第進士歷官侍御史
兼侍講以戶部侍郎致仕漢弼學明義利之辨爲正字
爲校書郎爲著作爲考功員外所陳皆切時務理宗以
其純實不欺親擢言職漢弼疏三事上定規撫正體統
遠謀慮首論給事中錢相巧於迎合睥睨政地直學士

院吳愈不稱其職罷去之又劾中書舍人濮斗南左正
言葉賁疏留中不出賁爲時相史嵩之腹心漢弼由是
去國既復以左司諫召首贊帝分別邪正以息衆疑奏
疏論立聖心正君道謹事機作士氣收人才厲事實嘉
熙言併付外行之及爲侍御史密奏曰自古未有一日
無宰相之朝願聽史嵩之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帝
乃命范鍾杜範並相百官衆勿相慶漢弼之力爲多又
論爲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黨爲引例之地乞勑
令追服終喪以補名教漢弼以受知特異而姦邪未盡
屏汰論議未能堅定爲慮遂感末疾未幾卒太學生蔡
德潤等百七十八伏闕上書以爲暴卒而程公許書遺
[illegible]墓銘亦與徐元杰並言其旨微矣贈四官謚曰忠
徐元杰字仁伯上饒人陳文蔚講書鉛山實朱熹門人
往師之後師事真德秀紹定五年進士及第嘉熙二年
爲校書郎奏右轄久虛不可輕畀又言皇子竑當置後
及蚤立太子淳祐元年差知南劍州民訟以理化誨輸
苗聽其自槩闔郡德之免喪授侍左郎官兼崇政殿說
書拜將作監時天久不雨轉對極論修省之實丞相史
嵩之起復中外莫敢言惟學校叩閽力爭元杰時適輪
對言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

若也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
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爲而然人心天理
誰實無之非可使聞於鄰國也經筵復申前議未幾夜
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起復之命遂寢元老舊德次第
收召元杰亦兼右司郎官拜太常少卿兼給事中國子
祭酒權中書舍人杜範入相復延議軍國事爲書無慮
數十書隨削藁雖子弟無有知者五年六月朔以暴疾
謁告特拜工部侍郎隨乞納祿詔轉一官致仕夜四鼓
卒元杰未死日折簡察院劉漢弼起將以翌日奏事是夕
熱大作詰朝不能造朝夜煩愈甚指爪忽裂以死帝

寵以亟遣中使問狀太學諸生伏闕訟其中書言
人有傾君子者不過使之自死於蠻烟瘴雨之鄉今蠻
烟瘴雨不在嶺海而在陛下之朝矣望奮發睿斷大明
典刑於是三學諸生相繼訟冤臺諫交疏論奏詔付臨
安府逮醫者孫志寧及常所給使鞫治欲迄無成帝悼
念不已賜田五百畝緡錢五千給其家謚忠愍

王萬字處一家世婺州父遊淮間萬因生長濠州少忠
伉有大志究心當世急務尤精於邊防要害登嘉定十
六年進士第調和州教授端平初歷國子學錄明年添
差通判鎮江府時金初滅當路知其人豪咨問旁午鄭

清之初謀乘虛取河洛萬謂當急爲自治之規已而元
兵壓境三邊震動理宗下罪己詔吳泳起草又以咨萬
萬謂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
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爲條具沿邊事宜累數萬言其
施所敷陳往往類此授樞密院編修官嘉熙元年兼權
屯田郎中差知台州郡大治才五月乞祠去二年連遷
尚右郎官尋兼崇政殿說書四年擢監察御史首論史
宅之故相之子曩者弄權不當復玷從班上命丞相異
學諭旨迄不奉詔上不得已出宅之知平江府又論之
疏凡五上史嵩之自江上董師入相萬又首論之然嵩
將論相之事已決叩入遷大理少卿萬卽日還常熟誡
舍遷太常少卿尋知寧國府辭召赴行在奏事出爲
福建提點刑獄加直煥章閣四川宣諭司參議官皆力
辭乞休致詔特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帝之罷
相嵩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謂萬立朝蹇
諤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
念之賜新會五千貫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初萬之學
專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顧行言然而行未
然者非言之僞也習未熟也熟則言行一矣故終其身
行無不顧其言發於設施論諫皆根於中心遺文有時

習編及其他奏劄及論天下事者凡十卷

徐霖字景說西安人年十三取所作文焚之研精六經
之奧淳祐四年試禮部第一登第授沅州教授時宰相
史嵩之挾功要君植黨顓國霖上疏歷言其姦深之狀
以爲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
也奪豪傑之心擢祕書省正字會日食應詔上封事曰
宮闈之私昵未屏瑣闥之姦邪未辨臺臣之討賊不決
精祲感浹日爲之食又數言建立太子遷校書郎七年
夏大旱霖應詔言諫議大夫不易則不雨京兆尹不易
則不雨不報去國上遣著作郎姚希得留之不還御筆

改令入官洞改宣教郎霖辭曰向爲身死而不敢
其君父今爲官尙而自昧於平生失其本心何以暴其
忠志又曰志貴乎潔忠尙乎精卽有取則自蹈於垢汙
矣八年添差通判信州皆力辭詔令守臣勉諭之以宣
教郎主管雲臺觀霖遇升受十二年遷祕書省著作郎
累辭不許兼史職兼權尙左郎官兼崇政殿說書疏言
兼人有陰柔姦黠爲群憸冠不宜久長臺諫乞斥去不
報兼權左司霖知無不言於是讒嫉者思以中傷而上
亦不說乞補外知撫州幾一月而政舉以言去士民遮
道不得行及瞑始出徑以出最後知汀州卒度宗賜祭

田百畝以旌直臣霖閒居衢守游鈞築精舍聘霖爲學
者講道是日聽者三千餘人
王邁字實之僊遊人嘉定十年進士爲漳州觀察推官
調浙西安撫司幹官考廷試詳定官王元春欲私所親
寘高第邁顯擿其繆元春怒嗾諫官李知孝劾免調南
外睦宗院教授眞德秀方守福州邁竭忠以裨郡政赴
都堂審察丞相鄭清之曰學官掌故不足浼吾實之俄
召試學士院策以楮幣邁援據古今考究本末謂國貧
楮多弊始於兵又因此以及時事言君子之類雖進而
[illegible]遂泰行小人之跡雖斥而其心未服眞德秀聞而善
之邁又上封事言史嵩之不宜復相及吳知古陳洵益
擅政輪對又言君不可欺天臣不可欺君邁由此遂遭
究臆無隱理宗爲改容言者劾邁論邊事過實魏了翁
侍經筵爲帝言惜其去改通判漳州禋祀雷雨邁應詔
言麴蘖致疾妖冶伐性初秋踰旬暍人視事道路疊疑
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隱刺覆絕攸熾罔能綱淪法
斁上行下效京率外兵狃恃迭起此天與寧考之所以
怒也陛下不是之思方用漢災異免三公故事環顧在
廷莫知所付遂相崔與之臣恐與之不至政柄他有所
屬此世道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機也於是臺臣李大

同言邁交結德秀了翁及洪咨夔以收虛譽削一秩免
蔣峴劾邁前疏妄論倫紀請坐以非所宜言之罪削二
秩久之復通判贛州改福州建康府信州皆不行淳祐
改元通判吉州右正言江萬里袖疏榻前曰邁之才可
惜不卽召將有老不及之歎帝以爲然有尼之者遂止
亢旱詔求言邁知邵武軍驛奏七事以儆龍翔宮立濟
王後爲先鄭清之再相以左司郎官召力辭以直祕閣
廣東提刑亦辭改侍右郎官諫官焦炳炎論罷予祠卒
贈司農少卿李宗勉嘗論邁然邁評近世宰輔至宗勉
必曰賢相徐清叟與邁有違言邁晚應詔謂清叟有人

舉世服其公云
論曰史嵩之作相大紊朝綱及居喪奪情終遐覬若允
玷上節當時臺諫侍從若李韶王萬劉漢弼徐元杰各
深排力詆至於徐霖王遂特疏遠臣亦先後有言斯可
徵公議矣夫近風之木未有不先蹶者也韶雖被眷不
大用餘皆頓躓非偶而漢弼元杰竟坐是死易曰王明
並受其福理宗之非明也夫何福之有

徐鹿卿　趙逢龍　孫夢觀　楊大異
黃蒨　冷應澂　胡穎

徐鹿卿字德夫豐城人嘉定十六年進士調南安軍學

教授學田多在溪峒異時征之無藝歲病之鹿卿撫恤
無逋租者其後盜作環城皆燬惟學宮免曰是無擾我
者辟福建安撫司幹辦公事都城火鹿卿應詔上封事
言積陰之極其徵爲火指言惑嬖寵溺燕私用小人三
事尤切改知尤溪縣德秀守泉辟宰南安德秀尋帥閩
疏其政以勸列邑歲饑處之有法最聞令赴都堂審察
以母喪去詔服闋赴樞密稟議首言邊事楮幣士習官
吉除幹辦諸司審計司遷國子監主簿入對陳六事理
宗嘉納改樞密院編修官兼右司贊畫三府會右史方
大察編修劉克莊正字王邁以言事黜鹿卿贈以詩言
者併劾之太學諸生作四賢詩知建昌軍治行大平田
運歌誦擢度支郎官兼右司入對極陳時敝改侍右郎
官兼敕令删修官兼右司鹿卿又言當時並相之敝宰
相以書言誘鹿卿退語人曰是牢籠也吾不能爲宰相
私人言者以他事詆鹿卿主管雲臺觀越月起爲江東
轉運判官歲大饑出本司積米三千餘石減半賈以糶
及減抵當庫息出緡錢萬有七千以予貧民兼領太平
仍暫提舉茶鹽事移浙東提點刑獄加直祕閣兼提舉
常平鹿卿言罷淳鹽經界鹺地先撤相家所築就捕者
自言我相府人鹿卿曰行法必自貴近始卒論如法丞

相史彌遠之弟通判溫州利韓世忠家寶玩籍之鹿卿
奏削其官初鹿卿檄衢州推官馮惟說決獄大家不
快其爲會鄉人居言路迺屬劾惟說州索印紙惟說笑
曰是猶可以仕乎自題詩印紙而去衢州鄭逢辰以繆
舉鹿卿以委使不當相繼自劾且共和其詩御史兼二
人劾罷之後累擢皆辭淳祐三年以右司召猶辭丞相
杜範遺書曰直道不容使人擊節君不出豈以馮惟說
故耶惟說行將有命矣鹿卿迺出擢太府少卿兼右司
入對願蚤決大計上嘉納之歷兼權吏部侍郎時議使
執政分治兵財鹿卿執議不可以疾匄祠遷右文殿修

撰知平江府兼發運副使力匃祠上諭丞相挽留之召
權兵部侍郎固辭上令丞相以書招之鹿卿至又極言
君子小人切於當世之務兼國子祭酒權禮部侍郎兼
史院兼侍講兼權給事中上眷遇深篤而忌者寖多有
撰僞疏託鹿卿以傳播歷抵宰相至台執事鹿卿初不
知也遂力辨上前因乞去上曰去則中姦人之計矣令
臨安府根捕事連勢要獄不及竟遷禮部侍郎累疏告
老授寶章閣待制知寧國府而引年之疏五上不允提
舉鴻禧觀遂致仕進華文閣待制卒贈四官鹿卿居家
孝友喜怒不形恩怨俱泯宗族鄉黨各得歡心居官廉

約清峻毫髮不妄取一廬僅庇風雨所著有泉谷文集
手編漢唐文類文苑菁華諸書謚清正

趙逢龍字應甫鄞人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授國子正
太學博士歷知興國信衢衡袁五州提舉廣東湖南福
建常平爲政務寬恕撫諭惻怛民是以不忍欺居官自
常奉外一介不取遷將作監拜宗正少卿兼侍講奏疏
甚衆藁悉焚棄年八十八終于家逢龍家居講道四方
從遊者皆爲鉅公名士丞相葉夢鼎出判慶元修弟子
禮常謂師門庳陋欲市其鄰居充拓之逢龍曰鄰里粗
安一旦驚擾彼雖勉從我能無媿於心逢龍寡嗜欲不
好名歟歷日久泊然不知富貴之味或問何以裕後逢
龍笑曰吾憂子孫學行不進不患其飢寒也

孫夢觀字守叔慈溪人寶慶二年進士歷武學諭輪對
言人主不容有所憚尤不容有所玩憚則有言而不能
容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用力請外添差通判嚴州主
管崇道觀召遷至大宗正丞兼屯田郎官將作少監知
嘉興府仍舊班兼右司郎官將作監轉對極言風憲之
地未聞有十人疏攻一諫者封駁之司未聞有三舍人
不肯草制若當路者滋不悅出知泉州兼提舉市舶改
知寧國府戶部遣官督賦急闔郡皇駭夢觀曰吾寧委

官以去毋寧病民以留夢觀去寧國人言之爲之流涕
丞相董槐召還帝問江東廉吏槐首以夢觀對帝說乃
遷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贊讀輪對謂今內外之臣恃陛
下以各遂其私而陛下獨一無可恃可爲寒心遷大府
卿宗正少卿兼給事中兼權舍人起居郎八上章辭免
以監察御史吳燧論罷與祠授祕閣修撰江淮等路提
點鑄錢司公事甫至官卽復召爲起居郎兼侍右侍郎
給事中兼贊讀兼國子祭酒權吏部侍郎奏事抗論益
切以寵賂彰仁賢逝貨財偏聚爲言力求補外以集英
殿修撰知建寧府俄而得疾口授遺表不忘規諫遂卒

帝憫其賻銀帛三百端覩退然若不勝衣然義所當爲奮往直前其居敗屋數間布衣蔬食而重名節云

楊大異字同伯十世祖祚避地醴陵因家焉祥事親孝親亡泣血廬墓終身有白芝白烏白兔之瑞事聞于朝褒封至孝公賜名木植墓道以旌其孝大異從胡宏受春秋大義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累遷吉州戶曹改廣西經幹以弭盜賞除四川制置司參議官嘉熙三年元兵入成都大異從制置使丁黼巷戰黼敗死大異被創死復蘇闔門皆遇難詰旦其部曲負以逃獲免進朝奉郎宰石門縣就除通判溧陽攝州事皆有惠政去官之

日老弱攀號留之大異易服潛去擢知登聞鼓院遷大理寺丞平反冤獄者七召對極言時政得失迕宰相意出知澧州理宗曰是四川死節更生者楊大異耶論事剴切有用之材也何遽出之對曰是人尤長於治民命予節兼庾事進直祕閣提點廣東刑獄改廣西兼漕庾二司未六十即匄致仕不允章四上除祕閣修撰大中大夫提舉崇禧觀醴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歸里第與居民無異學者從之講肄食祠祿者二十四年卒年八十二子霆在李芾傳

黃㽦字子耕分寧人嘗從郭雍朱熹學舉太學進士歷官大理寺簿軍器監丞歲餘三遷㽦乃不樂閒行西湖慨然曰我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無不自題品今無復情味何邪匄外知台州謝良佐子孫居台者旣播越流落㽦求之民間收而教之勤苦夙夜郡稱平治遷袁州㽦從弟哀甚得疾卒所著有復齋集

冷應澂字公定分寧人第進士調廬陵主簿已著廉能聲歷知德慶府奏罷抑配鹽法及乞用楮券折銀綱等五事以紓民力理宗詔升本道提舉常平兼轉運使俾行其說最聞加直祕閣旋召爲都官郎官未行就升直寶章閣知廣州主管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司公事馬步

軍都總管領漕庾如故五司務劇應澂分時以理不擾不勸常曰治官事當如家事惜官物當如己物今國計內虛邊聲外震吾等受上恩安得清談誤世陶士行下望之吾師也自聞襄樊受圍日繕器械裕財粟以備倉卒後賴其用屢平大寇未嘗輕殺即笞杖亦審愼至其臨事輒斷雖勢要不爲奪卒于家

胡穎字叔獻湘潭人幼秀警趙范兄弟其諸舅也以類己每加賞鑒中童子科復從兄顯學弓馬母曰汝家世儒業毋復爾也遂感勵苦學尤精春秋紹定三年趙范討李全檄穎入幕全敗遣獻俘于朝以賞補官五年登

進士第授京秩歷官知平江府兼浙西提點刑獄移湖
南兼提舉常平卽家置司性不喜邪佞尤惡言神異所
至毀淫祠數千區以樞密都承旨爲廣東經略安撫使
潮州僧寺有巨蛇驚動人吏潮者皆信奉之頴檄僧歸
蛇至大如柱而黑色載以闌檻頴令之曰爾有神靈當
三日見變惟過三日則汝無神矣旣及期蠢然猶衆蛇
耳遂殺之毀其寺并罪僧移節廣西尋遷京湖總領財
賦咸淳間卒贈四官頴博學强記援筆千言立就正直
剛果臨政善斷不畏强禦在浙西榮王府有二人行刼
頴悉斬之他日輪對理宗曰聞卿好殺頴測意在浙獄

答曰臣不敢屈太祖法以負陛下非嗜殺也顯拳力絕
人趙方在襄陽每出師必命顯及子葵領精銳分道赴
戰摧堅陷陣聚散離合前無勍敵以功至檢校太尉
論曰仕至於侍從方州亦達矣徐鹿卿趙逢龍孫夢觀
咸勵廉尚斂廬蔬食如寠人非孟軻所謂富貴不淫大
丈夫歟楊大異蹈白刃恬榮進黃犫治先教化振賢者
之後冷應澂師陶卞有志事功胡頴不爲天子減屬提
刑祖宗法並負時名不虛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七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八　　列傳一百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孟珙　余玠　杜杲子庶　王登
王霆　楊掞　張惟孝

孟珙字璞玉棗陽人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團山父
宗政時爲趙方將以兵禦之珙料其必劫樊城獻策宗
政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越翌日諸軍臨渡布陣金
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半宗政被檄援棗陽臨陣甞父
子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
軍突陣遂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尉累功授承信郎丁

父憂制置使起復之珙辭訖葬趣就職又辭轉成忠郎
理宗卽位特授忠翊郎歷京西第五副將權管神勁左
右軍統制初宗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
命江海總之衆不安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爲三
衆乃帖然紹定中歷京西兵馬鈐轄棗陽軍駐劄仍總
三軍六年元將那顏倴盞追金主完顏守緒逼蔡檄珙
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特與武天錫及鄧守移剌
瑗相犄角爲金盡力欲迎守緒入蜀犯光化鋒剽甚天
錫者鄧之農夫乘亂聚衆二十萬爲邊患珙逼其壘一
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乃授江陵府副都

統制吳人犯呂堰珙承命諸軍追擊悉棄輜重走珙
其□由馬天章奉書請降得縣五鎮二十二珙入城撫
存恤下請死珙為之易衣冠以賓禮見七月己酉仙愛
將劉儀領壯士二百降珙問仙虛實儀陳仙所據九砦
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
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岵
山沙窩孤立三帥成禽矣珙翌日遣兵向離金金人不
疑為宋軍掩殺幾盡是夜壯士楊青等搗王子山砦護
帳軍刑殺王建入帳中斬金將首裴佩之平明視之金
小元帥也丙辰出師馬蹬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

邀截西路砦火燭天殺僇小積餘逸去者復為成明伏
軍所得師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是日三戰三克
珙料武仙將上岵山絕頂窺伺令樊文彬詰旦奪岵山
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
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壓谷山為之頳殺
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人夜召文彬等受方略明日冒雨
至石穴分兵攻九砦一時俱破武仙走追及於鮎魚砦
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軍又敗仙與五六
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人還軍襄陽轉修武郎
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元遣宣撫王檝約共攻蔡制置

使議於珙珙請以二萬人行因命珙盡護諸將之兵二
萬騎繇真陽橫山南來珙鼓行而前金人戰敗卻走蔡
至高黃陂斬首千二百級偽蔡遣兔花忒沒荷過出阿
悉三人來迓珙與射獵割鮮而飲馳入其帳偽蔡喜約
為兄弟酌馬湩飲之金兵萬人自東門出戰珙遮其歸
路擠入汝河擒其偏裨八十人得蔡降人言城中飢珙
曰已窘矣當盡死而守以防突圍命諸將伐柴潭樓俘
其將士五百人蔡人恃潭為固珙決之實以薪葦遂濟
師攻城金人驅其老稚熬為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慘
珙遣道士說止之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氣壓城上日

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韉敗鼓皆糜煮且聽
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
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己酉珙帥師競登
大戰城上降其丞相烏古倫栲栳殺其元帥兀林達倫
裨二百人門西開招偽蔡入江海執其參政張天綱以
歸珙問守緒所在天綱曰城危時即取寶玉置小室環
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煙焰未絕珙與偽蔡分守
緒骨還軍襄陽特授武功郎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公事
權建康府都統制兼權侍衛馬軍行司職事制置司奏
留珙襄陽兼鎮北軍都統制鎮北軍者珙所招中原精

峻數五千餘人分屯漢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俄令樞
密院稟議授帶御器械二年授主管侍衞馬軍司公事
駐劄黃州朝辭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
以俟機會帝問和議對曰臣介胄之士當言戰不當言
和賜賚甚厚兼知光州又兼知黃州三年元兵攻蘄州
珙遣兵解其圍又攻襄陽隋守張龜壽荊門守朱揚祖
郢守喬士安皆委郡去復州施子仁死之江陵危急詔
沿江淮西遣援衆謂無踰珙者乃先遣張順渡江珙以
全師繼之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封隋縣
男擢高州刺史忠州團練使兼知江陵府京西湖北安

撫副使未幾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元大將忒沒䚟入漢
陽口溫不花入淮甸蘄守張可大舒州李士達委郡去
光守董堯臣以州降合三郡人馬糧械攻黃守王鑑江
師萬文勝戰不利珙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卒全其
城二年授寧遠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鄂州江陵府諸軍
都統制未幾授樞密副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安撫制置
副使兼督視行府參謀官未幾升制置使兼知岳州三
年授樞密都承旨制置使兼知鄂州前後遣將盡復諸
州郡初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饋餉
[illegible]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略發兵深入所

至[illegible]奏曰[illegible]今百戰所[illegible]
加經理如護元氣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
軍以襄郢歸順人隸焉諜報元兵欲大舉臨江珙策必
道施黔以透湖湘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珙弟
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爲夔聲援元兵自隨覘江珙密
遣劉全拒敵遣伍思智以千人屯施州元大將塔海等
禿雪帥師入蜀號八十萬珙遣張[illegible]提兵間道抵均州
防遏元兵度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爲湖北安
撫副使知峽州急以書謀備禦珙請于督府帥師西上
璟調金鐸一軍迎拒于歸州大埡砦劉義捷于巴東縣

之清平村珙弟璋選精兵二千駐澧州防施黔路四年
進封子諜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
材于鄧之順陽乃遣張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焦進出
襄分路燒其勢遣王堅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
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制拜寧武軍
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招集㳂邊經戰之士號
寧武軍命璋領之進封漢東郡侯兼京湖安撫制置使
回鶻愛里八都魯帥壯士老稚人馬來降創飛鶻軍改
愛里名艾忠孝充總轄乞補以官黎守閻師古言大渡
[illegible]請道黎雅入貢珙報大理自通邕廣不宜取道川

劄之兼夔路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軍無[illegible]珙[illegible]
屯田上屯田始末與所減券食之數降詔獎諭淳祐三
年淮東受兵樞密俾珙應援遣李得帥精兵四千赴之
元兵至三川珙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
開州梁棟乏糧請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棟至夔州使高
達斬其首以徇由是諸將稟令惟謹元兵至瀘珙命重
慶分司發兵應援遣張祥屯涪州拜檢校少保進封漢
東郡公余玠宣諭四川道過珙珙以重慶積粟少餉屯
田米十萬石遣晉德帥師六千援蜀又經爲策應司
都統制四年兼知江陵府珙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

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珙往則彼禱吾虛
不往則誰實捍患識者是之五年御筆以職事修舉轉
行兩官許令回授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
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卽至城外蓋自城
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迺修復內隘十有
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
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
一隨其高下爲匱蓄泄三百里間淼然巨浸土木之工
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珙身鎮江陵而兄璟帥
[illegible]故事無兄弟同處一路者乞歸田不允珙奏璟當
易析土無所歸蜀士聚於公安襄士聚於郢渚臣作公
安南陽兩書院以沒入田廬隷之使有所教養請帝題
其榜賜焉初珙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旻軍亂鎮北
亦潰乃厚招之降者不絕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
受告爲質珙白于朝不從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
今志不克伸矣病革乞休授檢校少師寧武軍節度使
致仕九月卒于江陵府治是月朔大星隕境內聲如雷
卒之夕大風發屋折木計至帝震悼賻銀絹各千三贈
至太師封吉國公謚忠襄廟曰威愛珙在軍中與參佐
部曲論事言人人異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愜謁士遊

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惟建鼓旗臨將吏而色凜
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
遠貨色絕滋味其學邃於易六十四卦各繫四句名警
心易贊亦通佛學自號無庵居士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
爲白鹿洞諸生嘗携客入茶肆毆賣茶翁死脫身走襄
淮時趙葵爲淮東制置使以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幕
中以功補進義副尉累功至大理少卿淮東制置副使
進對言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卽戎卽
指爲麤人斥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爲一勿令偏有所

疆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理宗曰卿人物
論皆不當可獨當一面乃授權兵部侍郎四川宣諭使
帝從容慰遣之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還本朝其功日
月可冀尋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
兼四川總領兼夔路轉運使自寳慶至淳祐十六年間
凡授宣撫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
貪或慘或繆或遙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
於是東西川無復統律遺民咸不聊生及聞玠入蜀人
始有安土之志玠大更敝政遴選守宰築招賢之館供
張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

用蜀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播州冉氏兄弟
璡璞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堅不起聞玠
賢詣府上謁刺入即出見與分廷抗禮賓館之奉冉安
之若素有居數月請見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
少裨益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蜀口形勝
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
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吾固疑先
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不謀諸衆密
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璡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
爲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

讙然以爲不可玠怒曰事之不成乃玠之責諸君無預
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
壘碁布星分爲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爲必守計且誅潰
將以肅軍令又開屯田於成都蜀以富實十年冬玠率
諸將巡邊直擣興元與元兵大戰十三年又大戰于嘉
定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义恃功驕恣桀驁
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穴箕加頸四面然炬謂
之蟇蝕月以弓弦繫鼻下高懸於格謂之錯繫喉縛人
兩股以木交壓謂之乾榨油以脇取金帛稍不遂意卽
死其手蜀人悉苦之朝廷雖知其不法在遠不能詰也

大帥處分少不嗛其意則百計撓之使不得有所爲玠
又欲誅夔謀於親將楊成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
成代領其衆夔至斬之成因察其所與爲惡者數人稍
稍以法誅之玠乃薦成爲文州刺史戎帥欲舉統制姚
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敝遣都統金某往代
世安世安閉關不納且有危言然常疑玠圖己屬丞相
謝方叔家子姪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求方叔
爲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且旦夕有
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於是世安與玠
抗玠鬱鬱不樂寳祐初聞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下卒

敦譜仰藥死蜀人悲慕如失父母玠自入蜀累進徽猷
閣學士端明殿學士及召拜資政殿學士恩例視執政
其卒也特贈五官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
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
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
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
閫未有能及之者惜其遽以太平自詫進蜀錦蜀牋過
於文飾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讒賊
之口而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群
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於世安拒命玠威名頓

挫齎志以沒有子曰如孫取當如孫仲謀之義遭論改
師忠歷大理寺丞爲賈似道所殺

杜杲字子昕邵武人以父穎任歷官監崇明鎮與總領
岳珂議不合慨然引去珂出文書一卷曰舉狀也杲曰
此而得舉狀雖若丘陵弗爲淮西制置曾式中辟廬州
節度推官淨光兵變杲單騎往誅其渠魁守將餉金幣
悉封府將行屬通判鄭淮反之知六安縣民有嬖其妾
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無分法杲書其牘云傳
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爲令也父令子
違不可以訓然妾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識者
稱之歷知安豐元兵連歲圍城杲皆戰却之擢[illegible]
賜御書慰諭淮西擇帥遂以杲安撫兼廬州進太府卿
淮西制置副使兼轉運使復與元兵戰請老不許權刑
部尚書淳祐元年乞去愈力權工部尚書遂以直學士
奉祠帝欲起之帥廣西以言者罷帝曰杜杲兩有守功
若廢兵權使有後禍朕何以使人乃起知太平州俄擢
華文閣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行宮留守節制安
慶和無爲三郡累遷刑部尚書兼吏部尚書進徽猷閣
奉祠請老升寶文閣致仕帝思前功進龍圖閣而杲卒
贈開府杲淹貫多能善行草急就章晚歲專意理學嘗

言吾兵間無悖謀左書得於四書子庶
庶字康侯通宋典故善爲文從父兵間習邊事未入仕
已立戰功明堂恩補官杲帥淮西辟書寫機宜文字廬
州圍解庶白事朝堂諸將例金帛上功皆受之賞典
行歸悉反所餽遷籍田令歷司農丞知和州尋兼淮西
提點刑獄知眞州兼淮東提點刑獄踰年進直秘閣移
淮西兼廬州安撫副使人歡迎如見慈父治績甚多就
加刑部郎中升寶文閣與元兵戰於白沙城升華文閣
開慶中累遷直寶文閣知隆興府江西轉運副使卒

王埜字景宋德安人少讀書習古兵法出孟珙幕府又

之權知巴東縣獻俘制置司以登念奮自書生未不拜史自
不拜則不敢上薦之竟棄功去第淳祐進士奉將作監
丞丁內艱吳淵爲制置使邊事甚亟具書幣招之登方
與客奕發書衣冠拜家廟長揖出門淵曰事亟矣奈何
登曰亟呼諸將共議衆至騅躍曰景宋在此登曰用兵
患不一登書生不過憑軾觀戰請五大帥中擇一人爲
節制淵曰請監丞出正謂此也登誓衆竟立奇功於沮
河趙葵爲制置使見登拊手曰景宋一身膽惜相見晚
也俾參宣撫司兼京西兩節馬光祖爲制置使辟充參
謀官遷軍器少監京西提點刑獄登威聲日振余思忠

徐制幾讒於光祖出登屯郢州後思忠之黨在幕中文
傾之以是議論不合才略不能施開慶初提兵援蜀約
日合戰夜分經理軍事忽絕倒五臟出血幕客唐舜申
至尚瞪目視几上文書俄卒它日舜申舟經漢陽有屬
聲呼唐舜申者三左右曰景宋聲也是夕舜申暴卒
王霆字定叟東陽人高大父豪帥衆誅方臘以功補官
霆少有奇氣試有司不偶去就武舉嘉定四年中絕倫
異等授承節郎歷浙西副都監鎮江都統趙勝辟爲計
議官時李全寇鹽城攻海陵勝出戍揚州屬官多憚從
行霆慨然曰此豈臣子辭難之日旣至以帥憲之命董

三城事勝次第出城接戰霆必身先士卒大小十八戰
無一不利賊壕築土城焚城門賊氣爲懾差知應州
兼沿邊都巡檢使樞密院命節制黃甫後營彈壓諸道
軍馬諸道兵將往收復楚州霆帥所部爲犄角之助大
帥薦之理宗召試爲閤門舍人入對言恢復之說有二
曰規撫曰機會凡撫所定然後舉旗一麾諸道並進臣
爲尚壯願效前驅升武功大夫出知濠州尋差知安豐
軍臣僚言王霆任濠人甚安之不宜輕易詔再任職事
修舉特轉橫班北兵至浮光民奔逃相屬于道以霆知
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冒雪夜行倍道疾馳至州整飭

戰守之具大戰于謝家橋光人遂安尋爲吉州刺史仍
知光州霆固辭丞相鄭清之制置使史嵩之皆數以書
留霆霆不從且曰士大夫當以世從道不可以道從世
也累遷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淮西遊擊軍副都統制
論遊擊軍十事不報提舉崇禧觀知高郵軍時議出師
和者甚多霆以爲莫若遣間探覘敵情如不得已然後
行之否則無故自蕩其根本是外兵未至而內兵先慘
烈也諸軍畢行惟高郵逼之境內賴以安全由是與時
迕而讒者益衆提舉雲臺觀執政期論邊事且謂朝廷
旣有齊安之命霆曰秋防已急去此少需之乃授帶行左

領軍衛大將軍充沿江制置副使司計議官霆乃撰沿
江等證誌一編上之差知壽昌軍改蘄州嘗歎曰兩淮
藩籬也大江門戶也三輔堂奧也藩籬不固則門戶且
危門戶危堂奧能久安乎於是貽書丞相杜範乞瞰江
審察形勢置三新城不報卒有玉溪集行于世
楊掞字純父臨川人出杜杲幕府以奇策解安豐圍補
七官掞乃肄習騎射夜以青布藉地乘生馬以躍初過
三尺次五尺至一丈數閃跌不顧制置使孟珙辟于幕
嘗用其策未幾有六將立功珙坐受其拜掞爲動色因
歎曰信兜鍪不如毛錐子也於是謝絶賓客治進士業

遂登第調麻城尉向上壁守黃州檄入幕尋以戰功升
三官無何得心疾調潭州節度推官卒贈架閣
張惟孝字仲友襄陽人通春秋下第乃工騎射城中亂
爭出關惟孝挾劒殺數人趨白河奪舟遂郢州兵亂奔
沙洋趣耦池開慶初卜居江陵至沙市衆舟大集不可
涉惟孝提劒驅左右而出舉白旗以麾令衆船登岸毋
敢亂次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以告唐舜申舜申曰吾
故人也具言其平生蜚英謂曰今日正我輩立功之秋
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導宣撫姚
希得讌犒之宴仲宣樓蜚英酒酣曰天下如此將安歸

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蜚
英三十騎俱推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希得
大喜請所統姓名對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爲君侯
紓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禺澧五州危甚於是
鼙鼓燿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
文德招之不就物色之不可得後不知所終
論曰孟珙出將家通儒術豈韜術者倫其總戎重與蒙
古共滅完顏氏一洗先世之恥功在宗廟余玠杜杲皆
良帥王登王霆楊掞張惟孝皆奇士然掞厄於疾疢命
也玠等不獲伸其志盡其才誰之過乎

程珌　梁成大　李知孝
李大同

程珌字懷古休寧人光宗末登進士第歷事寧宗理宗
累官禮部尚書兼史職兼權吏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知
制誥兼修玉牒官進封新安郡侯最後知福州兼福建
安撫使再奉祠遷至龍圖閣學士以端明殿學士致仕
卒贈特進少師珌七歲詠冰語出驚人直學士院時寧
宗崩丞相史彌遠夜召珌舉家大驚珌妻丞相王淮女
也泣涕疑有不測使人瞷之知彌遠出迎而後收涕彌
遠與珌同入禁中草矯詔一夕爲制誥二十有五初許

[illegible]府楊晏居緘金一囊賜琰琰受之不辭[illegible]之大
憂不賞彌遠以是銜之卒不與共政云

梁成大字謙之福州人開禧元年進士素苟賤亡恥作
縣滿秩詣事史彌遠家幹萬昕昕言貞德秀當擊成大
曰某若入臺必能辨此事昕爲達其語通判揚州尋遷
宗正寺簿寶慶初轉對首言大佞似忠大辨若訥或好
名以自鬻或立異以自詭不察其真猶同器涇渭襍
流矣數日拜監察御史尋奏魏了翁已從追竄人猶以
爲罪大罰輕真德秀狂僭悖繆不減了翁相羊家食宜
削秩貶竄一等施行章既上不下者兩月或傳德秀有

衡陽之命時宰於帝前及之帝曰仲尼不爲已甚遂止
鑄三秩明年又奏楊長孺[illegible]命徐瑄追三秩移象州
居住胡夢昱移欽州編管[illegible]遷權刑部侍郎帝一夕降
旨黜之提舉千秋鴻禧觀[illegible]時兼給事中急於別興
上疏駁之遂寢祠命端平[illegible]洪咨夔吳泳交章論駁鑄
兩秩泳復上疏送泉州居[illegible]會王遂論亦上再鑄秩徙
潮州成大天資暴很心術[illegible]鹹四方賂遺列真堂廡箱
至則導之使觀尤嗜豪[illegible]之日朔命毀其廬雖小人
如李知孝亦曰所不堪者[illegible]日與成大同傳耳

李知孝字孝章光之孫嘉泰[illegible]二年進士嘗爲右丞相府
[illegible]不以爲恥差充幹辦諸司審計司拜監察御
史寶慶元年上疏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乃少而附
和浩激之意多始則慷慨而激烈終則懇切而求去蓋
陰詆真德秀等又奏洪咨夔鑄三秩放罷胡夢昱追毀
除名勒停羈管象州拜右正言又言德秀節改聖語繆
曆牒示導信邪說簧鼓同流其或再有妄言當追削流
竄以正典刑疏既上遂鏤榜播告天下又言趣召之人
率皆遲回久而不至以要君爲高致以共命爲常流時
召傅伯成楊簡劉宰等皆不至故知孝詆之又奏張忠
恕洛職罷郡累遷工部尚書兼侍讀進兵部理宗親政

以寶謨閣直學士出知寧國後省駁之與祠端平初監
察御史洪咨夔權直舍人院吳泳交章論駁鑄秩罷祠
泳復封駁繼送婺州居住殿中侍御史王遂且論之再
鑄秩徙瑞州知孝苟於仕進侵欲斂積不知紀極世指
知孝梁成大莫澤爲三凶卒以貶死天下快之

李大同字從仲東陽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秘書丞
兼崇政殿說書拜右正言兼侍講累遷殿中侍御史至
工部尚書以寶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宮乞致仕不許後卒于家大同以相臣喬行簡鄉
曲之舊[illegible]王遂真德秀魏了翁皆爲所論云

贊曰宣尼有訓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觀程珌李大同等錄錄梁成大李知孝與莫澤號三凶顧皆躐華階享不貲之祿夷考其故則或以史彌遠廢立預其謀也或以彌遠假手斥異已也或以喬行簡鄉曲所昵也是謂以道乎否耶珌與大同後依富貴以沒殆有天幸成大等不免竄死爲天下笑世之士大夫何樂於爲小人也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八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柯維騏撰

楊棟　姚希得　包恢
陳宗禮　常楙　馬光祖　高斯得
家鉉翁　張山翁附

楊棟字元極靑城人紹定二年進士第二歷校書郎擢密院編修官入對言祖宗立國不恃兵財法惟恃民心固結而已願陛下常存忠厚之意勿用峻急之人理宗悅以臣僚言奉祠起知興化軍孔子之裔有居涵頭鎭者棟爲建廟闢田訓其子弟遷福建提點刑獄歷遷宗正少卿進對帝曰只是正心修身之說乎棟對曰臣所學三十年止此一說用之事親取友用之治凋郡察讞獄至爲簡易遷太常少卿起居郎兼知滁州殿中侍御史周坦論罷起歷吏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又以集英殿修撰兼中書舍人兼侍講出知太平州右補闕蕭泰來復論之罷奉祠起知婺州召奏事又奉祠度宗立爲太子帝親擢棟詹事累官參知政事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言于朝乞棟爲山主詔從之因卜居于台累予郡不拜奉祠卒贈少保棟之學本諸周程氏負海內重望方貫以道入相登用故老列

之徙官棟亦預焉及彗星見棟乃言彗乃旗非彗也故
爲世所少云或謂棟姑爲是言以告于帝謀遂然遂歸
道覺之遂蒙疑而去所著有崇道集平舟文集
姚希得字逢原一字叔剛潼川人登寧宗末第進士理宗
累擢太府寺丞兼沂靖王府教授疏言自古甘蹈危亡
之機非獨闇主而明君亦有焉朝廷者萬化所自出也
實根於人君之一心夫何大明當天猶有可議者內小
學之建人皆知陛下有意建儲也然歲月逾邁未覩施
行人心危疑無所係屬秦漢而下嗣不蚤定事出倉卒
或宮闈出令或宦寺主謀或姦臣首議此皆足以危人

之國也陛下何憚而不蚤定大計邸第之盛人皆知爲
於親愛也然依憑者衆輕視王法請託之行捷於影響
楊干晉侯弟也亂行於曲梁而魏絳戮其僕晉侯始怒
而終悔晉卒以霸平原君趙王弟也不出租稅而趙奢
刑其用事者趙王賢而用之趙卒以彊皆足以與人之
國也陛下何爲而不少伸國法今女冠者流衆所指目
近璫小臣時竊威福此皆陛下之心乍明乍晦之所致
豈不謂之危乎陛下明於知人而於用人固無權姦侮
用之意然道路之人往往竊議此元祐紹聖將分之機
也禍根猶伏而未去不幾於殆乎危乎帝改容曰朕

不用史嵩之累遷宗正少卿兼權給事中兼權刑部侍
郎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時西方用兵有爲嵩之復
出計者謂非此人不能辦帝有意再用知希得必執之
出旨諭意希得毅然具疏密奏不報又繳鄧泳子祠之
命右正言邵澤監察御史吳衍殿中侍御史朱熠相繼
論罷之起歷戶部侍郎帝曰姚希得才望可爲閫帥
乃進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歷華文閣直
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希
得劾寧江軍自建康太平至池州列砦置屋二萬餘間
屯戍七千餘人帝聞之再降詔獎諭加寶章閣學士

尋加刑部尚書依舊任兼淮西總領景定五年連拜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兼權參知政事
度宗即位進授參知政事以言罷奉祠既而以資政殿
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依舊潼川郡公致仕卒贈少保
希得忠亮平實清儉自將好引善類不要虛譽蓋有誦
薦于上而其人莫之知者蜀之親族婣舊相依者數十
家希得廩之終身昏喪悉損己力晚年計口授田各有
差所著有續言行錄奏藁橘州文集
包恢字宏父建昌人自其父揚世父約叔父遜從朱熹
陸九淵學恢少爲諸父門人講大學諸父驚焉嘉定十

三年第進士自金谿主簿歷通判台州兼提點刑獄司
主管文字屢有捕寇功累遷福建提點刑獄兼知建寧
兼轉運判官以侍御史周坦論罷光州布衣陳景夏上
書言恢剛正不阿之臣言者汗蔑之耳起歷直顯文
閣浙西提點刑獄是時海寇為亂恢單車就道討平之
連進祕閣修撰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沉妖妓於水化
為狐人皆神之有母愬子者得其情孀居與僧通狀則
僧為之也因責子侍養跬步不離僧無由至母乃託夫
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帛因納僧以歸恢知之使
人舁之置籠公庫逾旬吏報籠中臭達于外命沉於江

又姑死者假子婦棺以斂家貧不能償婦愬于恢恢怒
買一棺給其婦卧棺中以試就掩而葬之改湖南轉運
使罷景定初累遷華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兼發運使
召赴闕辭改知紹興又辭度宗即位召為刑部尚書進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以資政殿學
士致仕恢歷仕所至破豪猾去姦吏治蠱獄課鹽理
銀欠政聲赫然嘗因輪對曰此臣心惻隱所以深切為
陛下告者陛下惻隱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之者
曰近習曰外戚耳參知政事董槐見而歎曰吾等有慚
色矣他日講官因稱恢疏剴切願容納理宗欣然曰朕

所[illegible]怒直言度宗亦敬重焉恢少侍其父疾滌濯扶除之
襪不命僮僕臨終舉盧懷慎以貧窮約事戒諸子斂以
深衣作書別親戚而後卒有光隕其地贈少保諡文肅
且厚賻焉

常挺字方叔福州人嘉熙二年第進士歷監察御史兼
崇政殿說書疏言邊關三事曰辟賢才奏實功招實兵
朝廷二事曰選良吏擢正人累遷吏部尚書咸淳三年
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封合沙郡公拜參知
政事明年致仕卒贈少保

陳宗禮字立之袁甫為江東提點刑獄宗禮往問學焉

淳祐四年第進士歷著作佐郎入對言天下方事於利
欲之中士大夫奔競趨利惟至公可以遏之後升著作
郎遷尚左郎官兼右司時丁大全擅國柄以言為諱宗
禮歎曰此可一日居乎陛對頗言腹心於忠良毋但寄
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以來天下人毋但旁蹊曲逕類
引貪濁遷至祕書監以監察御史虞慮言追兩官後求
州居住景定中起歷刑部尚書以起居舍人曾孝慶言
罷度宗即位兼侍講拜殿中侍御史疏言恭儉之德自
上躬始清白之規自宮禁始左右之言利者必斥蹊隧
之私獻者必誅以詩進講因奏帝王舉動無微不顯古

人所以貴於愼獨也權禮部侍郎兼給事中富弼欲
名曰排當理宗朝多內侍自爲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
事密啓帝即位欲盛至出内帑以益宗禮上疏請禁絶
不報再遷權禮部尚書乞祠不許以華文閣直學士爲
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卒贈開府儀同三司盱江郡侯
謚文定所著有恬操斐藁由櫝散木集兩朝奏議經筵
講義經史明辨經史管見人物論

常楙字長孺同之曾孫入太學淳祐七年第進士歷官
簽書臨安府判官不爲權勢撓有爲淮東提舉常平辟

宋史新編卷百五十九　六

楙提管楙知其不可與共事笑而卻之未幾政府強楙
行遂拂衣去後歷監察御史知無不言嘗論天變及賈
似道家爭田事論繼皇子竑嗣觸度宗怒遷司農卿尋
爲兩浙轉運使禁戢吏姦不以急符督常賦海鹽歲爲
鹹潮害稼楙請于朝捐金發粟復毀己帑大加修築新
塘三千六百二十五丈名曰海晏塘是秋風濤大作塘
不浸者尺許民得奠居歲復告稔邑人德之累遷刑部
侍郎平反全活者甚衆兼給事中封還隆國夫人從子
黃秩錄黃帝怒似道以御書令委曲書行楙迄不奉命
以寶章閣待制奉祠德祐元年拜吏部尚書辭不許尋

言趣行甚峻楙入見首言巴陵帝王之胄告變[illegible]
死不得血食沉冤幽憤鬱結四五十年不爲妖爲[illegible]
賊其中者幾希願陛下勿搖浮議特發神斷宗社幸甚
於是詔討論與故以開明堂禮成進端明殿學士提領
戶部財用與執政恩數楙以國步方艱非臣子貪榮之
時力辭恩數與廟堂議事不合以疾謁告二年春拜參
知政事爲夏士林繳駁拜疏出關數年卒

馬光祖字華父金華人寶慶二年進士歷直秘閣浙東
提舉常平起復軍器監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兼知鎮江
進直徽猷閣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以右正言劉

宋史新編卷百五十九　七

漢弼言罷後歷戶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帝
趣入覲乞嚴下海米禁蘇陳京師艱食和糴增價海道
致寇三害加寶章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
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兼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
郡屯田使進加寶章閣學士始至官即以常例公用器
皿錢二十萬緡支犒軍民減租稅養鰥寡孤疾無告之
人招兵置砦給錢助諸軍昏嫁拜端明殿學士荊湖制
置知江陵府去而建康之民思之不已帝聞命以資政
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江東安撫使再知建康士女相
慶光祖益思寬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爲蠲除前政

□□錢引餘萬緡魚利稅課悉罷減予民修飭以備□
□□害邊賴以安公田法行光祖移書賈似道言其擾
之不以及江東必欲行之罷光祖乃可進大學士兼淮
西總領召赴行在選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
安撫使進同知樞密院事尋差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以
侍御史陳堯道言罷提舉洞霄宮再以沿江制置江東
安撫使知建康郡民爲建祠六所乞致仕不許咸淳三
年拜參知政事五年拜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以監
察御史曾淵子言罷給事中盧鉞復繳奏新命以金紫
光祿大夫致仕卒謚莊敏光祖有剸劇才風績凜然三

至建康終始一紀威惠並行百廢無不修舉云

高斯得字不妄忠義傳稼之子也入太學第進士授利
路觀察推官辟差四川茶馬幹辦公事李心傳辟爲檢
閱文字端平二年稼戰歿于沔斯得與其僮潛往其處
得遺體奉以歸見者感泣歷軍器監主簿兼史館校勘
時丞相史嵩之柄國斯得迴對□□盡言應詔上封事
乞擇才並相由是忤嵩之意遷太常寺主簿仍兼史館
校勘時高定子以禮部尚書領史事嵩之恚使其黨言
斯得父兄子不可同朝以斯得添差通判紹興府又通判
台州召爲太常博士遷祕書郎淳祐六年正月朔日有
食之斯得應詔上封事時臺諫累疏論嵩之罪竟不允
行嵩因致仕乃祠范鍾獨當國過失日章斯得皆論□
之又言便嬖側媚之人尤足爲清明之累陰姦伏蠱豈
偏□女陛下之心至是其存者幾希矣又言群臣屈撓
宮禁奇袤潰貨外交並可坐視而不之問遂使衆臣爭
衡大權旁落養成偷轉之勢以開窺覬之漸於是群險
慄懼或泣愬上前或上章求去合力排擯斯得遂求補
外在告幾百餘日於是差知嚴州三請祠不許遷浙東
提點刑獄遂劾知處州趙善瀚知台州沈𫍽等七人倚
勢厲民不報改江西轉運判官斯得辭免上奏曰善瀚

者侍御史周坦之婦翁也沈𫍽者簽書樞密院事史宅
之妻黨也祖宗以來未有監司按吏一不施行者壞法
亂紀未有甚此臣身爲使者劾吏不行反叨易節若貪
榮冒拜則與世之頑頓無恥者何異乞併臣鐫罷以戒
奉使無狀者坦上章劾罷斯得未幾坦亦罷七人竟罷
去移湖廣提點刑獄攸縣富民陳衡老以家丁糧食資
彊賊劫殺平民斯得簿錄其家塔吳自性與衡老館客
太學生馮煒等謀中傷斯得盜折官積斯得白于朝復
正其罪出一篋書具得自性等交通省部吏胥情狀斯
得并言於朝下其事天府索出賕銀六萬餘兩黥配自

附宦寺高鑄等二千餘人初自性厚賂宦者言於上[illegible]曰斯得以緡錢百萬進願易近地一節理宗曰高硬漢安得有是而斯得力求去加直祕閣湖南轉運判官改尚右郎官未至改禮部郎中上疏極論時事改權左司力辭內批兼侍立修注官監察御史蕭泰來論罷踰年以直寶文閣知泉州力辭遷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朝廷行自實田斯得言按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令民自實田主上臨御適三十一年而與日書之史冊正與秦同丞相謝方叔大媿即為之罷董槐入相召為司農卿程元鳳入相改祕書監丁大全入相監察御史沈

炎論斯得以閩漕交承錢物下郡吏天府榜死數人先是吳自性之獄高鑄黥配至是為相府監奴嗾炎發其端京尹顧嵒傅會其獄安吉守何夢然奉行其事陵鑠甚至斯得不少挫竟無所得大全既謫朝廷罪其委任非人遂斬鑄斯得既拜浙西提刑之命炎浙西人泣於上前乞更之移浙東提舉常平命下給事中章鑑繳還斯得杜門不出彗星見應詔上疏曰陛下專任一相虛心委之若非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似道匿怨以閒度宗即位召為祕書監又論罷復還祕書監遷[illegible]不許累遷工部侍郎屢求補外以顯文閣待制知建

寧府度宗崩陳宜中入相以權兵部尚書召斯得奏激烈指陳當時之事無所遺擢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乎似贈太師臺諫徐直方等論似道誤國乞安置嶺表籍錄其家丞相留夢炎旅護之止令削官居住且詔籍錄擾及無辜斯得謂散官則安置降官分司則居住祖宗制也夢炎語塞夢炎乘間風諫去平章事王爚監察御史俞浙併罷斯得於是宋亡矣所著有詩膚說儀禮合抄增損刊正杜佑通典恥堂文集行世

家鉉翁眉州人以蔭補官歷戶部侍郎權侍右侍郎仍

兼樞密都承旨賜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欲加縛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堅奉表祈請于元以鉉翁介之禮成不得命留館中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元以其節高欲尊官之以示南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詭對鉉翁遂於春秋自號則堂改館河間遂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為諸生談宋故事及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元成宗即位放還賜號處士錫賚皆辭不受數年以壽終同時有張山翁者為荊湖宣撫司幹官鄂守張晏然議降元

以詩以書譏讓之婁然既降山翁被執元人諭曰若降
不從作頌官山翁酬對不屈元行省官賈思貞義之縱
不殺後居黃鶴山聚徒教授而終山翁字君壽晉州人
景定三年進士有南紀繙林藏雲山相鋤等集
論曰楊棟學宗伊洛晩昵賈似道爲名節玷包恢武健
爲紓弛政聲赫然至用肉刑督公田酷矣姚希得長者
馬光祖惠人常挺陳宗禮高斯得咸正直士常楙[illegible]
遠指將節不苟立乎家鉉翁義不仕元其顧視留夢炎
輩何啻犬彘也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九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　列傳一百二

明南京戸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趙景緯　李伯玉　楊文仲
歐陽守道　劉黻

趙景緯字德父於潛人有志程朱之學業味道謂之曰
度正吾黨中第一人遂往見首誨以求放心爲本由是
往來二人之門研索益精入太學登進士第授江陰軍
教授母喪除以祿不逮養不復出作讀易菴懸雷山召
爲史館檢閱累辭不許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崇道觀三
辭不許景定元年特授祕書郎遷著作郎皆辭不許以

疾匄祠以内祠兼史館校勘史成兩乞外祠許之進直
祕閣辭職名不許差主管崇禧觀依舊職差知台州再
辭不許趣命益嚴至郡取陳述古諭俗文書示諸邑且
自爲之說取孝經庶人章爲四言詠贊其義使朝夕歌
之至有爲之感涕者舉遺逸旌孝行建社倉浚河築隄
勸浮費進考功郎官再辭不許兼澄靖惠王府教授是
冬四辭新命且乞祠皆不許乃乞於赤城桐柏之間來
藥著書庶幾有補後學而病廢之身不爲無用於聖世
不許御筆兼崇政殿說書三辭不許乃造朝以易進講
曰惕厲祗懼乃天心之所存聖人先慮於憂故能無憂

[illegible]廢以飭故能無斥文論臟司守令曰與其私勠敗覺罰之後而未必盡得其情孰若精擇於未用之先而使之各稱其職豈出于柳應詔上封書曰損玉食不若損內帑卻貢奉之爲實避正殿不若塞倖門廣忠諫之爲實肆大眚不若擇循良黜貪暴之爲實蓋天意方回而未豫人心乍悅而旋疑此正陰陽勝復之會否命隆替之機也兼史職辭不許轉對言辨義利之限破繫吝之私毋以閨閫之賤干公議毋以戚畹之私紊國常乞歸田里不許拜太府少卿兼職仍舊辭不許復上疏乞歸不許以直敷文閣知嘉興府辭仍乞奉祠皆不許咸淳

元年至郡首以護根本正風俗爲先務拜宗正少卿御筆兼侍講辭不許乃還家三乞祠御筆趣行猶乞寬告不許至國門御筆兼權工部侍郎時暫兼權中書舍人三辭不許以禮記進講閑陳敬恕之義封還濫恩詞頭帝從之又言損德害身之大者過於嗜欲而窒欲之要莫切於思又曰雷發非時竊迹今日之事而有疑焉內批疊降而名器輕宮閫不嚴而主威褻橫恩之濫已收而復出戢貪之詔方嚴而隨弛陛下可不思致災之由而亟求所以正之哉進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再辭不許兼侍讀辭不許進聖學四箴一曰惜日力以致其功二曰精體認以充其知三曰屏嗜好以專其業四曰謹行事以驗其用屢乞歸田里帝勉留之請益力特授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辭不許乃還家召爲中書舍人三辭不許請益力進顯文閣待制依所乞予祠辭職名不許遂差提舉玉隆萬壽宮有疾謝醫却藥曰使我清心以順天命毋重惱我懷拱手三揖乃卒特贈四官至中奉大夫謚文安景緯天性孝友雅志沖澹視沒無意仕進故其立朝之日弗久云

牟伯玉字純甫餘干人端平二年進士第二初名誠以犯理宗潛諱改焉歷官校書郎奏言臺評迎合上意論

罷尤焴楊棟盧鉞三人忠袁不辨乞同罷帝不允監察御史陳垓連劾罷之奉雲臺祠累遷尚右郎官侍御史何夢然論伯玉迺吳潛死黨復奉祠遷至太府少卿祕書少監起居郎工部侍郎度宗即位兼侍講權禮部侍郎升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賈似道肯集百官議事忽厲聲曰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衆默然莫敢應者伯玉答曰伯玉殿試第二名平章不拔擢亦可至此既退即治歸以顯文閣待制知隆興府右正言黃萬石論罷召入覲擢權禮部尚書兼侍讀似道益專國政帝以伯玉舊學進之以內相對泣下欲用以參大政似

無忌之而伯玉尋病卒伯玉嘗請罷童子科以爲
務以成人材厚風俗趙汝騰嘗薦八士各有品目於伯
玉曰銅山鐵壁立朝風節大較似之所著有射峰集
楊文仲字時發彭山人淳祐七年以胄試第一入太學
九年又以公試第一升內舍時言路頗壅因季冬雷震
首帥同舍叩閽極言時事有曰天本不怒人激之使怒
人本無言雷激之使言一時爭傳誦之升上舍爲西廊
學錄寶祐初登進士第從父棟守婺州罷歸文仲往問
伊洛之學歷太學正升博士時棟爲祭酒講學益詣精
遂遷國子博士以外除差通判台州故事守貳尚華侈

正月望取燈民間吏以白文仲曰爲吾然一燈足矣劭
農東郊守因欲泛湖文仲即先馳歸除差通判揚州召
爲宗學博士近輔兵變水患輪對言春多沈陰豈但姦
秋之變於時爲大尤軫宸陛之慮天日則洪水發焉蘇
湖則弄兵興焉將習黃金橫帶之娛兵疲赤籍掛虛之
冗蚩蚩編氓得以輕統附瑣瑣警遽輒以憂朝廷設不
幸事有大於此者國何賴焉度宗諫聽顧問甚至遷太
常丞尋兼崇政殿說書再遷將作監帝以疾連不視朝
文仲奏聲色之事若識得破元無可好帝斂容端拱後
又□是建宗陽宮壞徙民居幾甸騷然文仲疏諫移

關之費爲香火之庭不得爲善計矣陛下紹祖宗之位
當以耆老之居爲輕重哉翌日面奏益懇丞相賈似道
怒曰楊文仲多言時爲卿監以上薦人才文仲薦陳存
呂折鍾季玉等十有八人名士二人金華王柏天台車
若水也兼國子司業兼侍立修注官又以抹太學教諭
彭成大近似道主管崇禧觀出知衡州召爲秘書少監
尋又兼崇政殿說書遷太常少卿兼國子司業遷起居
舍人恭帝即位授權工部侍郎兼權侍右郎官尋兼給
事中時丞相王爚陳宜中不協文仲上疏言事危且急
矣祖宗所深賴億兆所寄命在乎二相苟以不協之故

今日不戰明日不征時不再來後悔何及尋兼國子祭
酒時元兵渡江畿甸震動朝士多棄去者侍從班惟文
仲一人詔旌在列不去者二階文仲疾益甚句祠以集
英殿修撰知漳州再上章乞致仕改知泉州因將家避
嶺南待次卒而宋亡矣有見山文集
歐陽守道字公權一字近父吉州人初名巽自以更名
應舉非是當祭必稱巽少孤貧無師自力於學年未三
十翕然以德行爲鄉郡儒宗淳祐元年第進士授雩都
主簿調贛州司戶江萬里作白鷺洲書院首致守道
爲諸生講說湖南轉運副使吳子良聘爲嶽麓書院副

以長守道初升講發明孟氏正人心承三聖之說
悅服宗人新及子必泰北寓居長沙聞守道至往訪之
初猶未識也既語相歡守道即請于子良禮新爲書
書院講書新講禮記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一章守道起
曰長沙自有仲齊吾何爲至此仲齊新字也踰年新卒
守道哭之慟自銘其墓又薦必泰於當道子良代守道
復還吉州爲里入爲國子祭酒爲史館檢閱召試館
職授秘書省正字歷遷秘書郎轉對言欲家給人足必
使中外臣庶無復前日言利之風而後可以言能守道
徒步出錢塘門唯書兩篋而已度宗立特旨與祠少傅

邑文德應詔舉賢凡九十六人守道預焉添差通判建
昌軍以書謝廟堂曰史贊大將軍不薦士今大將軍薦
士矣而某何以得此於大將軍哉某甞蒙召擢備數三
館與時或者謂其放廢無聊託身諸貴人虧傷國體則
寧得而解願仍賦祠祿足矣遷著作佐郎兼崇政殿說
書兼權都官郎官經筵所進皆切於當世務上爲動色
遷著作郎卒家無一錢所著有易故文集

劉黻字聲伯樂清人淳祐十年試入太學時丁大全劾
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黻率同舍生伏闕上
書坐送南安軍安置至則盡取濂洛諸子書摘其精切
之語集爲十卷名曰濂洛論語及大全貶黻還太學未
幾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誣劾黃之純
俱罷去六館相顧失色黻又率諸生上書其略曰扶植
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
君子而抑小人昌公論而杜私說迺今老姦肆毒種
相仍以諂諛承風旨以傾險設機阱以澳忍盜官爵陛
下非不識拔群賢彼則忍於空君子之黨陛下非不容
受直言彼則勇於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負此輩而
彼乃負陛下至此耶陛下萬機之暇試以公許之純與
垓榮等熟思而靜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孰忠孰佞雖

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況以陛下明聖而顧不
察此且陛下擢用臺諫若磊卿咨夔等卓爲天下稱首
然甫入而遽遷或一鳴而輒斥獨垓榮輩久汙要津根
據而不拔劉向所謂用賢轉石去佞拔山者乃今見之
自昔天下之患莫大於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子我朝
本無大失德於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
始則邪正交攻更出迭入中則朋邪翼僞陰陷潛詆終
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不至於黨禍不止向使劉安世
陳瓘諸賢尚無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據臺綱其
禍豈至此烈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

心懷姦險者則以文藻飾佞舌志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持圓機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為陛下伸一喙者則其勢必終於空國無君子樂朝無公論脫有緩急彼一二憸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雖借尚方劍以礪其首尚何救於國事之萬一哉自昔大奸巨孽投閒散地惟覬朝廷意向以圖進用之機今右轄久虛姦臣垂涎有日矣聞之道路餽遺不止於鞭轡脉絡潛通於禁近若公論不明正人引去則遲回展轉鈞衡重寄必歸於章惇等乃止今日之天下乃祖宗艱難積累之天下豈堪此輩再壞耶又諫游幸疏曰堯舜禹湯文武之成業祇

懼終始憂勤曷嘗借祈禳之說以事遊觀之逸陛下春秋尚少貽謀垂憲之機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後嗣何觀以材署昭慶宮節度掌書記由學官試館職咸淳中拜監察御史論內降恩澤曰命令帝王之樞機必經中書參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三省者名曰斜封墨勑不足效也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詠於詩不專言出而必言納者蓋以命令不能皆中乎理於是有出而復有納焉改正字父喪除授集英殿修撰沿海制置知慶元府事遷至試吏部尚書兼工部尚書兼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兼侍讀以母憂去明年江上師潰丞相陳宜中起復黻為端明殿學士不起及賈似道貶竄死宜中謀擁二王由溫州入海以兵逆黻共政黻遜相位於是黻請宗祀於母弟遂起至羅浮卒初陳宜中夢人告之曰今年大災流行人死且半服大黃者生繼而疫癘大作服者果不死及黻病宜中令服之終莫能救其配林氏舉家踰海未幾海上事亦瓦解矣黻有蒙川集行于世

論曰趙景緯惠民輕爵祿李伯玉勁氣峻節不為權倖屈楊文仲多為士以道規人主歐陽守道古欲厚民生在百家不言利而身允踐之劉黻在太學兩上書扶正

抑邪及登朝論內降恩澤最後奪喪浮海從二少帝圖興復斃而後已噫若數儒者真可謂不負所學哉

向士璧　汪立信　孫子秀　陳仲微

向士璧字君玉常州人負才氣精悍甚有好紹定五年進士歷通判平江府屢立能聲至湖北安撫副使兼知峽州兼歸峽施黔南平軍紹慶府鎮撫使進至湖北國閫元兵犯蜀合州告急制置司檄赴援數立奇功帝詔群臣曰士璧不待朝命進師歸州且捐家資百萬以供軍賞其志足嘉進秘閣修撰樞密都承旨仍舊職兼督視兵部侍郎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升湖南制置副使

統制九良哈解兵自大江北還前鋒至城下攻圍急士璧極力守御間後隊且至遣王輔佑率五百人往覘之以易正大臨其軍遇於南岳市一戰有功潭州圍遂解事聞進兵部侍郎兼轉運使賈似道入相疾其功諷監察御史陳寅侍御史孫附鳳一再劾罷之淡潭州帥任又稽守城時所用金穀逮至行部責償嘉為方元善者極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妾徵之其後元善改知吉水縣饑歸得往來常呼士璧將輔佐亦遠謫及文天祥起兵召輔佑于謫所則死矣德祐初詔追復元官仍還從官恩數立祠潭州

汪立信徽從孫也居六安淳祐元年立信獻策招安慶劇賊借補承信郎六年登進士第歷通判建康府荊湖制置趙葵辟充策應使司及本司參議官鄂州圍解賈似道惡閫外之臣既已分功遂行打算法於諸路欲以軍興時冒費為罪擊去之馬光祖代葵且素與葵隙遂迎合似道意遣吏稽勾簿書卒不能得其疵乃以開慶二年正月望夕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為葵放散官物聞于朝立信時猶在幕力爭之曰方艱難時趙公在軍勤勞而公以非理擿拾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復效公所為可乎光祖怒曰吾不才不能為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君他日處此勉為之立信曰某必不效公所為也光祖益怒立信卽投劾去光祖悔而留之議遂寢初立信為通判葵辟以公事劾及在府亦謀議寡諧時論謂立信長者而鄙同時方元善之為向士璧為險薄也立信累遷權兵部尚書荊湖安撫制置知江陵府移書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為虞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以然此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趣事赴工之日也為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御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刀斗相聞饋

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任得其人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銜璧輿櫬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蓋以立信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咸淳十年元兵大入似道督諸軍出次江上以立信為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府庫募兵援江上諸郡立信既受詔以妻子託愛將

金明即日上道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問立信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爾既至則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蕪湖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酒酣召賓佐與訣手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

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遺表聞贈太傅伯顏入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其二策告伯顏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立信子鱗內書寫機宜文字在建康不肯從衆降崎嶇走閩以死

孫子秀字元實餘姚人紹定五年進士調吳縣主簿邑有妖人稱水仙太保子秀火其廬沈其人於太湖曰實汝水仙之名矣妖遂絕歷知金壇縣嚴保伍籍經界結義役崇學校訪郡初茅山書院故址新之以待遠方遊學之士通判慶元府主管浙東鹽事辟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衢州寇作水冒城郭部使者檄守屬子秀行子秀立保伍選用土豪旌常山縣令陳謙亨寓士周還淳然捍禦之勞申表於朝乞加優賞人心由是競勸未幾盜復起江山玉山間凡七日禽四十八人終子秀之任賊不復動水潦所及則爲治橋梁修堰閘完城壁浚水原助葺民廬招通鄰糴奏蠲秋苗代納其夏稅民用復蘇南渡後孔子裔孫寓衢州衢學奉祀因循踰年子秀撤廢佛寺奏立家廟如闕里以收族遷太常丞被讒罷未幾遷大宗正丞遷金部郎中遷左司兼右司尋兼金部與丞相丁大全議不合去國差知吉州尋鐫罷時發辟

考核凡三劾子秀開慶元年爲浙西提舉常平徙提點刑獄兼知常州尋以兼郡則行部有妨得請專臬事擊貪舉廉風采凜然行獄爲清進大理少卿直華文閣浙東提點刑獄兼知婺州婺多勢家以爲厲已嗾言者罷之尋遷湖南副漕以迎養非便辭移浙西憲遠近稱爲神明風聞者謂淩轢州縣劾罷之子秀笑而已後移江東度宗即位進太常少卿兼右司尋兼知臨安府以言罷起知婺州卒子秀少從劉漢弼遊磊落慷慨抵掌極談凡朋友死生患難營救不遺力聞一善則手錄之

陳仲微字致廣高安人其先居江州旌表義門嘉泰二

年第進士調莆田尉饗山洋爲與鄉學爭水利久不決
仲微援法曰曲在浮屠乃徙揭其事鐘上以爲冤且禦
祝詛然莫省爲仲微也仲微過寺見之曰吾何心哉吾
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死寓公有誦仲微於當路而
密授薦牘者仲微受而藏之踰年其家負縣租竟逮其
奴寓公有怨言仲微還其牘緘封如故其人慚謝終其
任不敢撓以私遷海鹽丞改知崇陽縣狼食公著旁曰
與父老樵竪相爾汝下情畢達通判黃州江州遷幹辦
諸司審計事知贛州江州提點刑獄迕丞相賈似道監
察御史舒有開言罷久之起知惠州遷太府寺丞兼權

侍右郎官輪對言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
豈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很士而不可以陸
況天下之英雄似道怒又諷言者罷奪其官久之復
咸淳末元兵陷樊城呂文煥以襄陽降國勢危甚仲微
上封事其略曰失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閫疲將孩兵也
君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今代言之知
體之士翹館鮮有識之人吮肯婦豢積習成痼君道相
業兩有所虧顧此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
衝之帥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爲也乃出仲微
江東提點刑獄德祐元年遷殿中侍御史端宗即位

海上拜吏部尚書給事中廣州兵敗走安南越四年卒
年七十二後其子文孫與安南王族人益稷降元鄉導
南征安南王憤伐仲微墓斧其棺仲微天稟穎悟雖生
長富貴而惡衣菲食自同寒人故能涵飫六經於諸子
百家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釋老之學靡不搜獵云
論曰宋自開慶以來元兵日逼宗社危如累卵當國者
協力百執事猶恍兆文何況賈似道專而復忌而忮耶
夫向士璧帥潭誠有捍禦功乃擠摭其罪斃於囹圄汪
立信自荊閫貽書責其耽樂且爲區畫數論寧非忠言
至計反懷忿而中以法孫子秀陳仲微之節操政績卓

爲世吏師亦繫不能容假臺論罷去他若吳潛皮龍榮
曹世雄皆以非辜死文天祥謝枋得皆以直道黜而善
類盡矣姦人逞私不恤國一至此極奚怪臣工多舉城
而叛官降敵者踵相接也詩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
之又生君子信讒其訓亡宋之君臣乎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道學

記曰人不學不知道然則舍道亦奚學矣在昔帝王盛時上無異教而下無異論周衰教弛天下之學術爲裂仲尼道大莫能容退而刪修六經以詔來世曾子子思孟軻各有講授斯道不絕如綫漢唐之儒擇不精語不詳而後進溺於見聞窮年仡仡曾不離記誦辭章之末何啻爲輪扁之所笑乎迨至有宋歷千數百年周邵二程張朱諸君子接踵而出皆挺然以道自任其所論述

足續孔孟道緒元儒劉因嘗評之曰邵至大周至精程至正朱子則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惜於張載弗之及以彼志道精思窮神知化當在周邵之間乎或問張南軒銳於希顏固也呂東萊扶持絕學與考亭南軒爲同道友玆傳何以獨遺豈博而未約與要之未及知命之年弗見其至耳嗟夫奎躔啓運諸儒殆不虛生其閒伊川考亭名最高嫉最衆至目爲僞學禁錮以老斯君相之過也身歿論定褒崇有加顧於宋何補矣讀史至此亦豈能一二歎

周敦頤　程顥　程頤　張載弟戩　邵雍子伯溫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一訊立辨部使者薦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歷合州判官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

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已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

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
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
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
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
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
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
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
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
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
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
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發明太極之蘊掾南安時程
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知道因與為
友使二子顥頤受業焉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
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
之意侯師聖學於頤未悟訪敦頤對榻夜談越三日乃
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
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
廟庭子壽寶文閣待制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徙河南高祖羽三司使父珦

太宗錄舊臣後以為黃陂尉歷知漢州熙寧法行珦
議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太中
大夫卒年八十五珦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唯恐
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前後五得任子以均
諸父之子孫所得奉祿分贍親戚之貧者官小祿薄克
己為義人以為難文彥博蘇頌等表其清節詔賜帛二
百官給其葬顥第進士調鄠主簿鄠南山有池產龍
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
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為晉城令
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

測相與詣縣叟出懷中書所記為驗曰某年月日抱兒
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
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伍保
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鄉必有校暇
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
不善則為易置民愛之如父母攻著作佐郎尋以御史
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
知顥名數召見從容咨訪一日論事久報正午始趨出
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不飾詞辯獨以誠意
感動上上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

嘗有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
因論人材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帝曰朕何敢如是王
安石更法令言者攻甚力顥被旨赴都堂議事安石方
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
以聽安石爲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顥每爲帝言君道以
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
水行其所無事也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
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
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徼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
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

善既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神宗亦重其去屢請不
許顥闔門待罪乃除提點京西刑獄固辭曰臣言是願
行之如其妄言願賜顯責改簽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
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顥公直以爲己所不如時內侍程
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
河顥以法拒之昉請於朝許調八百人天方大寒昉虐
用之衆逃歸群僚畏昉欲勿納顥曰彼逃死自歸弗納
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啓門撫勞約少休三日
復役衆讙踴而入具以事聞得不遣昉亦不敢訴曹村
埽決帥劉渙盡以廂兵付顥經度顥親臨決隄激勵士

卒數日而合顥求監局以便養得洛河竹木務歷年不
求進特遷太常丞帝欲命脩三經義執政沮之以知
扶溝縣境有廣濟蔡河瀕河惡子無生理專脅取行舟
財貨顥捕得一人盡得其黨類貫宿惡分地處之令以
挽繂爲業且察爲姦者自是境無焚剽患內侍王中正
按閱保甲權焰震灼隣邑競侈供張悅之主吏來請顥
曰吾邑貧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中正數往來境上卒
不入顥初領扶溝不數月以薦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
法之初首爲異論罷歸舊任歲餘坐獄囚逸責監汝州
鹽稅所創溝洫學校之法皆幾成而廢哲宗立召爲宗

正丞顥平生有意經濟及是徵還此方冀大用未赴而
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年五十四顥資性過人
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
未嘗見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
五六時與弟頤聞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
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六
經而後得焉顥慨秦漢以來斯文久湮欲振而起之其
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
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
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

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
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
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
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
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又所著究性書實闡
聖學之祕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天下學者咸傳誦之潞
公採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顥嘗爲安石條例司官
屬頤撰行狀諱之朱熹謂顥乃大賢以上作用云同敦
頤賜謚曰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廟
程頤字正叔少與兄顥受學周敦頤年十八上書闕下

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胡瑗試諸生
顏子所好何學論頤論謂學以至聖人之道大驚即延
見處以學職嘗應進士舉偵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哲宗
初司馬光呂公著執政共疏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
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
聖世之逸民詔爲西京國子教授辭尋以祕書省校書
郎召入見擢崇政殿說書疏言習與知長化與心成夫
主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
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分直以備
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宮中盥避蟻頤奏願推
此心以及四海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乞改賀
爲慰既除有司請開宴頤言除喪設宴兄喜之也蘇軾
素疾頤不近人情至以俚語相侮頤門人賈易朱光庭
不能平上疏攻軾胡宗愈顧臨因頤議更張國子條制
及請經筵坐講不合連章劾頤不宜用孔文仲又極論
請罷歸田里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力辭不報父喪終
三省奏除頤館職太皇太后謂其不靜蓋蘇轍沮之復
除西監加直祕閣力辭御史董敦逸摭疏中怨望輕躁
語去官紹聖追貶元祐諸臣目爲姦黨頤坐竄涪州李

清臣尹洛即日迫遣徽宗立移峽州俄敍復又奪於崇
寧黨禁弛復宣義郎致仕卒于家年七十五頤之學自
謂與兄同蓋以誠爲本以聖人爲師張載稱其兄弟得
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
德者尤尊崇之頤晚年著易春秋傳嘗言今農夫祁寒
暑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
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
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
人遺書庶幾有補爾師道尊嚴淵源所漸皆爲名士遊
久配於北嶽世稱伊川先生高宗詔贈直龍圖閣諡

賜諡曰正公封伊陽伯從祀孔廟
張載字子厚大梁人祖復集賢學士父迪殿中丞知涪
州卒于官遂家于郿載少喜談兵欲結客取洮西之地
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
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
釋老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
從者甚衆二程至與論易語人曰二程吾所弗及汝輩
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
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第進士爲祁
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

召鄉之高年者宴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
義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以
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召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終
苟道也授崇文院校書王安石問新政載曰公與人爲
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
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
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志道精思未
嘗須臾息也每告諸生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
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
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
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
辨鬼神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斂學校之法呂大防薦宜
還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
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年五十八門
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
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
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書曰正蒙又作西銘曰乾稱父
而坤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
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
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幼

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
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
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
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
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
伯子之顧養育英材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
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
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
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程頤
謂西銘明理一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

之論同功云同諸賢賜謚曰明公封郈伯從祀孔廟著
戩字天祺第進士熙寧初爲監察御史裏行累章論王
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
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與爲死黨李
定以邪諂竊臺諫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
豈宜勸講君側書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
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
少矣出知公安縣徙監司竹監至舉家不食筍常愛用
一卒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籜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
之復如初其德量如此卒于官年四十七

邵雍字堯夫河南人始爲學卽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
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吾獨未
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
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
學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之才之傳遠
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多其所自得嘉祐詔
求遺逸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
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
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每旦焚香燕坐晡時酌
酒三四甌微醺卽止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風雨常不
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
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
復稱其姓字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
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每私
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
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羣居燕
笑不爲甚異未嘗談人之短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
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是時洛中人才特盛而
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卒迫不可爲或投劾
去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

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
郎元祐中謚康節程顥初侍其父識雍退而歎曰堯夫
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
其心虛明自能知之雍疾病司馬光張載與顥兄弟晨
夕候之將終衆議喪葬事外庭雍皆知所言召子伯溫
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顥銘其墓謂純一
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
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
伯溫字子文父雍與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頤兄弟交
友伯溫入聞庭訓出則事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輩行

爲兩世交故學益博尤熟當世之務元祐中以應材擧
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蔡確之罷相也邢恕亦
從確移知河陽用道謁確於鄧謀造定策事恕出司馬
光之門又與子康同登科第及是康父喪除喪關恕約
康會河陽伯溫止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
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
從必爲異日之悔既而恕果薦康作書稱確有定策功
以爲他日全身保家計康竟如其請梁燾以諫議召恕
亦要至河陽日夜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爲證燾不悅
會吳處厚奏確詩謗朝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

恕罪亦命康分析康始悔不用伯溫言康卒子植幼宣
仁后憫之呂大防曰康素謂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爲西
京教授教之伯溫既至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
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力學不懈卒有立章惇常事雍
節及爲相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進吏部銓程頤
謂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
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猶薦之于朝伯
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秩滿惇
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
避惇也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大

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別君子小
人戒勞民用其語極懇至宣仁之謗伯溫既辨之又著
爲書名曰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
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嶽廟歷主管
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爲宣撫使士大夫求速
化者爭出其門伯溫聞貫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擢
提點成都路刑獄蜀人德之時有路轉運副使提舉太
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贈秘閣修撰初雍有言世
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溫以家使蜀故免於難
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

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
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劉摯
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以貽後日
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溫游及當相乞行
道錄始得贈焉鼎又嘗表伯溫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
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溫出
處云所著又有辨惑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皇極經
世序觀物內外篇解等書

劉絢　李籲　謝良佐　游酢
張繹　蘇昞　尹焞　楊時

羅從彥　李侗　　[illegible]程氏門人

劉絢字質夫其先常山人後徙河南祖舜卿虞部郎中父師旦朝散大夫絢以祖蔭爲壽安主簿後長子令督公遍知則而集迄去不皆一人歲大旱府尹視傷所蠲絢徐以二三絢力爭不得還其侍論易之當寤喚曰劉絢古縣令也元祐初大臣相繼以經明行修薦爲京兆府教授又爲太學博士卒年四十二絢自結髮從程顥學篤信而固守之顥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絢深於春秋作傳未就病劇尚以例類質其父將終啓手足自幽亞絕猶道詩書語可

謂力學者也

李顓字端伯洛陽人第進士元祐中爲秘書省校書郎李顓與劉絢才器志尚頗相同程頤嘗稱二子可以大受及相繼早沒追悼之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傚而信從者顓與絢有力焉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良佐第進士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良佐天資穎悟有未徹則顏有泚其憤悱如此記問該贍程顥誚爲翫史所引不爽一字顥以玩物喪志警之初未之信後乃省悟嘗頤與之別一年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曰頤稱之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者也良佐曉與朱震兄弟論學謂一部論語大義只師見見及予見齊表者二說可以該之蓋聖人之道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也所著論語說行於世尚大約亦同門也與大臨並附大防傳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與兄醇並以文行名程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顥興扶溝學酢應其招因受業焉元豐六年第進士調蕭山尉以薦爲太學錄遷博士乞外以便養得知河陽范純仁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

輒咨之純仁移守潁昌辟自隨爲學教授及入相復以爲太學博士純仁罷酢亦請外簽判齊州移泉州徵宗立擢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卒年七十一酢性穎悟有治劇才時脩奉祠館編氓困於征調所至騷然酢更數郡處之裕如民不勞而事集所著有易說詩二南義中庸義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

張繹字思叔河南人受業程頤頤賞其穎悟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卒頤嘗言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

蘇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學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呂大臨

縉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州卒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洛人祖源在文苑傳父林虞部員外郎焞少師事程頤紹聖中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嘆曰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頤沒焞聚徒洛中非吊喪問疾不出戶靖康初种師道薦焞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尚書梅執禮等合薦不報次年金人陷洛閤門遇害焞死復甦門人舁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僞師趙斌

以禮聘焞不從則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止于涪涪頤讀易地也闢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沖舉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范沖奏給五百金爲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親遣紹興六年始就道左司諫陳公輔疏攻程氏學焞至九江上奏曰焞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舍其所學是欺君父遂留不進復固辭以秘書郎兼說書趣赴之焞始入見就職八年除秘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足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除太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乞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聞金人來議和焞上疏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陛下信讎敵之譎詐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臣切爲陛下痛惜之又移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勿以小智孑義而圖大功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焞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當去者五乞放歸田里疏上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

仕焞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張浚趙鼎既去秦檜當國遂不復留十二年卒年七十二焞質直弘毅實體力行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于世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熙寧九年第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程顥於穎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顥死又見程頤於洛時年已四十事頤愈恭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時疑其近於兼愛與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

十年久之歷知劉逌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張舜民
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
德望日重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
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
置左右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
為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洪
範曰皇建其有極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
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
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
時遂陳時政之弊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

在無虞之時乞為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
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
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
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
收人心為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
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
已銜尾矣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
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當立統帥一
號令示紀律又言童貫為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
歸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

之戒[illegible][illegible]軍殺將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軍之轍不
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
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為朝廷重地而
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
兩端時抗疏曰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
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
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
留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不報李綱之罷太學
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
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遂以時兼國子祭酒

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今日
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
罷露臺安石乃謂守財之言非正理其後王黼以應奉
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為享上實安石倡之也其釋
鳧鷖守成之詩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為
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安石倡為此說以啟人主之
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為事安石邪說之害
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
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習王氏學取科
第已久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為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

洴力主王氏上疏詆時龍休遁尋累疏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辭直學士改待制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繼除兼侍讀累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從其請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年八十三卒謚文靖時將沉州縣四十七年歸居諫省僅九十日朱熹張栻得程氏之學其淵委脈絡皆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

羅從彥字仲素以累舉恩爲博羅主簿聞同郡楊時得程氏學慨然慕之時爲蕭山令從步往學焉見時三日

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即鬻田走洛見頤問之乃歸學業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明道者多故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於是明道者寡故忠義行之者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質

李侗字愿中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以書謁之其略曰天下有三本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一則本不立洙泗之從得夫子而益明孟氏之

後真儒不復見於世其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先生得不傳之道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莫知所以然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從之累年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既而退居山中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懽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以反身自得如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

幽潛心體認天理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遊
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又曰講學切在深
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嘗以黄庭堅之稱周
茂叔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常諷誦之而
顧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
其語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一篇之指要也其
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
形勢不同倘既閑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論事感激動
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人主當於此留意朱
松道于熹從學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

冰壺秋月瑩徹無瑕松以謂知言熹亦稱侗姿稟勁特
充養完粹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
斷以義理則截然不可犯卒年七十一子友直信甫皆
第進士信甫仕至廣東江東提刑嘗爲監察御史以特
立不容於朝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一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二　列傳一百四

明南京户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道學

朱熹　張栻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婺源人父松字喬年第進士歷
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與金媾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
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
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
異之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
年十八貢于鄉紹興十八年第進士主同安簿選邑秀

民充弟子員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
嶽廟明年輔臣薦召以疾辭孝宗即位求言熹上封事
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變自然意誠
心正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
之說誤之也願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勵風俗數
年之後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
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
之本也欲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隆興
元年復召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其
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

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初促就職既至而洪适方排
學論不合歸陳俊卿劉珙薦為樞密院編修官待次
丁內艱工部侍郎胡銓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
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
家奏宜褒錄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主管台
州崇道觀再辭不允淳熙二年除秘書郎力辭乃主管
武夷山沖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值歲不雨
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
學規俾守之明年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
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

以自立必人主心術公平正大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
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
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
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
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交通
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
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
知上讀之大怒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
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
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眾無乃適所以高之不

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為然
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
秘閣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
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
任人之說次言近習便嬖側媚之態足以蠱心志胥史
狡獪之術足以眩聰明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
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
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
計邪佞充塞貨賂公行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
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為動容所奏凡七事其

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拜命日鉤訪民隱郡縣官吏
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
必為經久之計復奏言為今之計獨有責躬求言君臣
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
費為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
稅詔宰臣沙汰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
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為
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
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
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

旨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疏詆程氏學且以沮熹淮又擢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道學者假名以濟僞願擯棄勿用蓋指熹也詔以熹主管台州崇道觀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淮熹相從入奏首言刑獄失當次言經總制錢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無乃燕閒蠖濩之中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

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時內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劾熹語在栗傳周必大薛叔似援之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葉適上疏與栗辨語在適傳胡晉臣論栗喜同惡異務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奉祠未踰月再召熹又辭始熹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

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陛下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稱職者鮮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參於

其間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若用剛明公正之人則恐其有妨而不得肆是以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

正之人猷乃得以箝六盤據於其間是以紀綱不正[illegible]
上風俗頹弊於下大率習爲軟美依阿𠀌者以金珠爲
[illegible]以契券爲詩文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
[illegible]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譏衆排指爲道學而
禁錮之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
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
曹歲入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
時之須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
以私人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甚衆其能易敵人
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

蹙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
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
下之私人而蘄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以付軍
中使自什伍以上保稱材武陛下以爲公薦可以得人
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彼智勇材略
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
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激勸士卒以彊國勢豈不誤哉
凡此六事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
正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
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修

[illegible]外祠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尋改[illegible]
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無名之賦減
[illegible]總制錢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
之常病經界不行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
訪事宜上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多以爲不可行
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
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閣
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再辭詔不允乃拜命除荊湖
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
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

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爲宮僚王府直
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
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僅詔不允辭乃拜命寧宗即
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
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
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今三月矣或反不能
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陛下盡負罪引慝之誠致溫凊
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時論者以爲上未還大
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三數
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

武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上帝震怒災異數出
不常興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饑饉百姓流
於死亡或能怨咨忿切以生他變又聞太上皇后惟怕
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
之說此又慮之過者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
時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
下罷修葺東宮之役回就慈福重華草創寢殿使粗可
居又願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
肅宗之改服紫袍執鞚馬前者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
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

則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一委之二三大臣反覆較
量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
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
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若夫山陵
之卜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
遺體得安而宗社生靈皆蒙福矣疏入不報熹又奏漢
文短喪歷代因之三綱不明千有餘年壽皇聖帝易月
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陛下以世嫡承大
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遂用漆紗淺黃之服臣竊痛
之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自太祖皇帝首尊四

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議遷僖祖於夾室後
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
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為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
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熹以為神宗得禮之正所
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為廟制以辨以為物豈
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即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
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胄用事熹憂其害政上
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
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
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

傅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驛封章交上熹行
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
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初趙汝愚既相
中外引領望治熹獨以侂胄為慮既屢為上言又數以
手書啓汝愚勿使得預朝政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為意
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
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依舊秘閣修撰沈繼
祖為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
送道州編管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從之卒年七十
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及諸門人黃榦以勉學及修正

讀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乞辨眞僞劉德秀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僞學大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

學日急選人余嚞至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屛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熹將卒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侂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諡曰文加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父病亟囑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屛山劉彥沖三人學有淵源吾即死汝往事之延平李侗老矣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熹沒學庸語孟訓說弁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俱立在學官淳祐元年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黃榦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蓋知言也熹季子在吏部侍郎曾孫浚兵部侍郎福安

府尹王剛中以城降元浚自殺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長師胡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蔭補官孝宗新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稽古親賢以自輔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

昔遂亡者以之功後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後
已汝上嘗第前畢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
讎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
遲以歲月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於上
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奏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
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
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亦有私
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兼權起
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栻見上曰臣切
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

誕謾不足倚輔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
也因出所奏疏讀之曰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
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修德立政用賢
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
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上爲
歎息褒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史正志爲發運使名
爲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
栻亦以爲言上閱其實即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
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因上陳祖
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此

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閤門事
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栻夜草疏極諫且詣朝堂質責
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
始栻奏并上命遂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栻知
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諠譁說竟以謫死栻在朝未期歲
而召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
讒諛於是宰相憚之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
念之除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部內荒殘多盜
栻簡州兵籍黥卒伉健者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
峒酋豪毋相殺掠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民告病

而馬不時至栻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歲
得善馬治行聞進秩直寶文閣尋除祕閣修撰荊湖北
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
人湖北多盜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
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群盜皆遁去並淮姦民出塞
爲盜者捕得數人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栻曰朝廷未能
正名討敵無使疆埸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以徇於境而
縛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
希賞栻劾請論罪不報栻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
武夷沖佑觀病且死手疏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

偽好惡公天下之理栻有公輔之望卒年四十八世
咸惜之栻嘗言學莫先於義利之辨有所爲而爲皆利
也朱子謂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云所著有論語說及
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等書

蔡元定子沈　黃榦　李燔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黃灝　俱朱氏門人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以
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
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飢啖
薺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

也不當在弟子列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
焉從臣尤袤楊萬里聯疏[illegible]召之堅以疾辭時韓
侂胄禁偽學臺諫承風肆[illegible]猶未敢誦言攻朱熹
至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illegible]并及元定元定曰化性起
偽惡得無罪遂謫道州州縣捕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
就道熹與從游數百人餞蕭寺中坐客有泣下者熹觀
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
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
杖屨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
舂陵遠近從者日衆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

心服謁拜人爲之語曰初不敢今納命愛元定者謂
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
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
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沈曰可謝客吾欲安
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既誅贈迪功郎謚文
節元定於書無不讀於事無不究凡奇與古書一過目
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
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參訂啓蒙一書則屬起藁
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
樂原辯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

爲之序及葬熹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
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見矣子淵沈並躬耕不仕淵
有周易訓解沈字仲默少從熹游熹書傳未及爲元定
洪範數未及論著皆以屬沈沈潛反復數十年然後
成書其序洪範數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
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象成於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
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八者
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
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
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

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
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傳會
自然之數益晦焉初從父謫道州楚粤辟僻常以理義
自怡悅父沒徒步護喪以還年僅三十余去舉子業一
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不屑
就次子抗別有傳

黃榦字直卿閩縣人父瑀任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篤
行直道著聞瑀沒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因命
受業朱熹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
倚或至達曙熹語東萊呂祖謙以所聞於熹者相質正

及張栻亡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所望於賢者不輕後
遂以其子妻榦寧宗即位熹命榦奉表補將仕郎銓中
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
甚衆熹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榦病革以深衣及所
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榦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
門酒庫歷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徵鞫和州獄獄故以
疑未決榦一夜夢井中有人果於廢井得尸寺知漢陽
軍值歲饑荒政具舉民大感悅即郡治後鳳栖山爲屋
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
沖佑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乃請于朝城
之以備戰守不俟報而興役榦日以五鼓坐于堂濠
寨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受命畢乃治府事命僚
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
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後二年金人破
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
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
于寇不溺于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珏辟爲參議官
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
禀議榦即日辭印趨制府先是榦移書珏有曰今日之
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

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爲之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
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珏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往
維揚視師與偕行榦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
其將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
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
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榦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
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閤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
珏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
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但聞請總領運使
至玉麟堂宴賞往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

[illegible]僚屬亦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illegible]
[illegible]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五關失守則蘄黃決不可保
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
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
後光黃蘄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俄再命知安慶不
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
仰其師舊跡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
御史李楠所劾初幹入荊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
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幹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
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幹倜儻有謀

及守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
出在位者益忌且慮幹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
是羣起擠之幹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
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
仕許之特授承議郎卒贈朝奉郎錄其子謚文肅有經
解文集行于世

李燔字敬子建昌人紹熙元年第進士授岳州教授未
上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燔退以弘
名其齋而自儆焉既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
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即武學諸生文
振而[illegible]高者拔之改襄陽府教授復往見熹熹嘉之凡
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燔侯有所發乃從熹折衷諸生畏
服熹沒學禁嚴燔率同列往會葬不少怵九江守爲召
郡學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
雲集除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洞寇
作亂燔請自往駐兵萬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
分兵守險馳辯士諭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漕司以十
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視民稅產物力各藏會子若
干官爲封識不時點閱人愛重之則價可增慢令者黥
籍而民譸張持空券益不售燔與國子學錄李誠之力

爭不能止燔又入劄爭之漕司即弛禁改通判潭州眞
德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燔不數月辭歸當是時
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是薦辟不復
出矣乃以直秘閣奉祠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士累
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且曰朱熹高弟經術行
義亞黃幹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然其言終不召也九
江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月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
謚文定錄其子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
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曰仕
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入仕凡四十二年而歷官不

[illegible]也考學者宗之與黃榦並稱孫鑑嘗進士第
張洽字元德臨江人父綬第進士洽少穎異從朱熹學
博極群書嘗取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
神將通之之語以為窮理之要熹嘉其篤志嘗行社倉
法洽嘗糶常平米二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鄉
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右經界不正洽請
行推排法令以委洽吏姦無所匿改袁州司理參軍有
盜黠甚辭不能折會有兄弟訟財者洽諭之曰冒法以
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訟者感悟盜聞之
自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洽治其獄無狀俄夢有人

拜于庭示以傷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知永新縣
湖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佐寓士交
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隅官訪利害而犒之又
結約土豪得其懽心未幾南安寇將犯境聞有備乃
去用薦通判池州歲大旱禱弗應洽言於提點常平袁
甫辯冤獄白守寬催科三日果大雨後從其請與祠時
袁甫提刑江東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為長洽曰是先
師之跡也其可辭已復謝病去端平初用薦召都堂審
察不赴除祕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帝數問張洽何時可
到將以說書待洽洽固辭遂除直祕閣主管建康崇禧
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數月卒年七十九卒後一日
有旨除直寶章閣洽自少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所
著有春秋集注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略
子楷樫賜同進士出身

陳淳字安卿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授以近思錄
淳遂盡棄其業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數語人
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
書不讀無物不格其語學者曰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
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
開拓心胸窮理明徹然後可以語孔孟之學須明三

代法度通之於今而無不宜然後可以語王佐事業至
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機如好好色惡
惡臭而為天理人欲强弱之證此語又中學者膏肓而
示以標的也淳性至孝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
宗族之喪無歸者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
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
都歸過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歎張陸
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
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為四章以示學者明
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卒年六

十五以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等書
本方子字公晦邵武人性端謹純篤初見朱熹謂曰觀
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充大中要規矩和緩中寓果決遂
以果名齋入太學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守眞
德秀以師友禮之故事秋祠必先通書廟學乃除方子
曰以書通是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
錄無何將遷入宮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
曰此眞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嘗語人曰吾於
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
不爲物欲所渀溺其亡也天子閔之與一子恩澤

黃灝字商伯都昌人入太學登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
德化縣以興學校崇政化爲本薦除登聞鼓院光宗即
位歷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時殍殣盈野
或食其子持一牒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蹙
然有旨停閣夏稅遂奏乞倂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
罪其專移居筠州已而寢謫命止削兩秩而從其獨閣
之請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告
老不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朱熹守南康灝執弟
子禮熹沒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二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三　　列傳一百五

明南京戶部主事崗山柯維騏編

儒林

儒家之學莫尚於儒自古非不運祚綿歷此知敦崇爲
致理之助哉五季構亂五十年忘上率抱經伏農野宋
興革僞文教物色儒術於是長孺大和興命有司父老
見而喜曰此書出天下必太平矣迨重熙累洽學校遍
州郡而俗以通經學古爲高紹興以後負盛名者遭嚴
譏終不肯自詳報其素業未造深奧不支已章芸猶獻
著述經義備日覩蓋祖宗依作所育之澤雖久而未

艾也抑考仲尼所稱儒行非賢哲何以與此後世君子
即希之而未逮亦儒之徒也宋舊史有胡旦陳暘議者
頗少其行矣可與孫復胡瑗諸人班乎他若任道者尚
志者及有文藻忠勳者已見別傳茲不復錄

聶崇義　邢昺　孫奭　王昭素
孔維　孔宜　崔頌 子偓附　尹拙
田敏　辛文悅　李覺　崔頤正 弟偓佺附
李之才

聶崇義洛陽人少舉三禮漢累官至國子禮記博士周
顯德中累遷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先是世宗以郊廟

儀注止由有司承襲製造年代浸久無所本乃命聶
崇義檢討摹畫以聞既上乃命有司別造五年將禘於太
廟言事者以宗廟無祧室不當行禘祫之禮崇義援引
故事上言其略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上僊至五
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茲後以五年爲禘且魏以武
帝爲太祖至明帝始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
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祠其太學博
士議云案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高祖至文帝裁
亦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
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

且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朝而行禘祫則知祭者
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
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
備與未備其證三也終從其議未幾世宗詔參定郊廟
祭玉又詔翰林學士竇儼統領之崇義取三禮圖再加
考正宋建隆三年四月表上之儼爲序太祖覽而嘉之
詔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參議苟有異同善爲
商榷五月賜崇義紫袍犀帶銀器繒帛以獎之拙多所
駁正崇義復引經釋之悉以下工部尚書竇儀裁定儀
上奏曰聶崇義耽味禮經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
罄所聞尹拙駁議及聶崇義答義各四卷臣詳閱增損
列於注釋共分爲十五卷以聞詔頒行之崇義復陳祭
玉鼎釜異同之說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昭等
奏議曰周禮玉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及璧
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之文卽無蒼璧黃琮之制洎代
諸儒頗多著述討尋祭玉並無尺寸之說魏晉之後鄭
玄王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六經無不論說亦不言祭
玉尺寸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璧以爲
祭玉又配合羨度肉好之言强爲尺寸於理未通又據
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

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
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倣地之數又引白虎通
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爲不合禮
臣等謹稽古訓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
長尺有二寸又裸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
行郊祭手秉尺二之圭神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裸
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理未爲失所
以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爲師法伏望依白
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爲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釜聶
崇義去釜畫鑊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釜無鑊按易說卦

三禮爲簽詩云惟鑄及釜其來尚矣崇義以周官祭祀
有省鼎鑊供鼎鑊又以儀禮有羊鑊豕鑊之文請兩圖
之未幾崇義卒三禮圖遂行於世幷畫於國子監講堂
之壁崇義爲學官兼掌禮僅二十年世推其該博郭忠
恕嘗以其姓嘲之曰近貴全爲聵攀龍即作聾雖然三
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對曰僕不能爲詩聊以一聯奉
答即云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蓋因其名以嘲之眞
儒者之戲云
邢昺字叔明濟陰人太平興國初舉五經廷試召升殿
講師比二卦又問以群經發題太宗嘉其精博擢九經

及第授大理評事知泰州鹽城監賜錢二十萬歷國子
博士賜緋選爲諸王府侍講累遷右諫議大夫咸平初
改國子祭酒二年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昺爲之受詔
與孫奭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
爾雅義疏遷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學士如故俄權知
審官院景德二年上幸國子監閱庫書昺曰臣少從師
業儒時經具有疏者百無一二蓋力不能傳寫今板本
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三年加刑
部侍郎昺居近職常多召對四年昺以衰老自陳曹州
故鄉願給假一年歸視田里上命坐慰勞之因謂曰便
可權本州何須假耶昺又言楊礪夏侯嶠同爲府僚並
臣屬皆贈尚書上憫之翌日謂宰相曰此可見其忠愨
即起拜工部尚書知曹州職如故大中祥符初上東封
泰山昺表曹州民請車駕經山本州仍令濟陰令王範
部送父老詣闕優詔答之俄召還判禮部尚書三年被
病請告上親臨問賜名藥白金繒絲國朝故事非宗戚
將相無省疾臨喪之禮特有加於昺與郭贄者以恩舊
故也未幾有旨命中書召其子太常博士知東明縣仲
甫國子博士知信陽軍若思還侍疾踰月卒年七十九
贈左僕射初雍熙中昺撰禮選二十卷獻之太宗採其

帙得文王世子篇觀之甚悅上嘗因內閣曝書覽而稱
獎召昺同觀作禮選者賜之先是咸平中王欽若知貢
舉有告其受舉人賄者下御史臺鞫得狀欽若自訴語
涉昺等罷推昺力爲辨欽若德之昺卒被寵顧欽若與有
功焉事在欽若傳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九經及第爲莒縣主簿上書願試
講說遷大理評事爲國子監直講太宗臨幸召奭講尚
書賜五品服眞宗以爲諸王府侍讀累擢龍圖閣待制
大中祥符初得天書召問宰相王旦等對曰天貺符命
實盛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召問奭對曰臣愚所聞

何以蓋豈有書也是歲天書復降帝以親受符命
議封禪四年又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價翔貴
奭上疏諫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符則行不習
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罷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
征五年慎重之意也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
其中興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姦回遠
勞民庶失民神之主也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
旱洊臻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唐明皇
以嬖寵姦邪內外交害身播國屯兵交闕下亡亂之迹
如此由狃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

故事以為盛烈道陛下而為之臣切為陛下不取臣言
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為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帝
遣內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陳勝起於徭戍黃巢
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
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
師涉仍歲荐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
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
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覬覦於邊陲乎先帝嘗欲北平幽
朔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群臣當獻一謀畫
進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

於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繼遷擬造祥瑞假託鬼神
纔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饑民冀其無事往還
便謂成大勳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姦邪僥倖
之資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後天下數有災變又言今
野鵰山鹿郡國交奏秋旱冬雷群臣率賀退而腹非竊
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為可罔下民為可愚後世為
可欺乎六年又上疏曰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為深戒者
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
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方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識
理不明寄任失所雖有悔已之言何所及也臣願陛下

早自覺寤斥遠邪佞罷興土木無為明皇不及之悔又
之以父老請歸田里不許以知鄧州居二年遷左諫議
大夫罷待制還糾察在京刑獄復出知河陽又求解官
就養還給事中徙兗州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書復上
疏曰昔漢文成五利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
用者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
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
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既惑
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
肯與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為或類於此不幾

[illegible]仁宗即位乃召為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illegible]
[illegible]子監丁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
[illegible]龍圖閣學士嘗畫無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三請
致仕不允求近郡優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詔須宴而
後行以恭謝恩改禮部尚書既而累表乞歸以太子少
傅致仕疾甚徙正寢屏婢妾曰無死婦人之手訃聞帝
悼甚贈左僕射諡曰宣奭性方重事親篤孝父亡舐其
面以代頮常掇五經切治道者為經典徽言五十卷又
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
諸經正義莊子爾雅釋文子瑜有傳見上

王昭素開封人少篤學不仕有至行為鄉里所稱常聚
徒教授以自給李穆與弟肅及李惲皆嘗師事焉鄉人
爭訟不詣官府多就昭素決之昭素博通九經兼究莊
老尤精詩易以為王韓注易及孔馬疏義或未盡是乃
著易論二十三篇開寶中穆薦之朝召見時年七十七
精神不衰太祖問曰何以不求仕進致相見之晚賜坐
令講易乾卦至飛龍在天對曰此書非聖人出不能合
其象因訪以民間事誠實無隱上嘉之以衰老求歸拜
國子博士致仕賜茶藥及錢二十萬留月餘遣之年八
十九卒於家昭素鬻市物還直不論高下縣人相告曰

[illegible]先生市物無得高取其價也家有一驢人多來假
[illegible]先問僮奴曰外無假驢者乎對云無然後出其為純
[illegible]若此子仁著亦有隱德
孔維字為則雍丘人乾德四年九經及第歷滁州軍事
推官太宗即位累擢為國子司業賜金紫會將有事籍
田維稽舊典起周禮至唐書凡沿革制度能錄以獻又
上書請禁原蠶以利國馬直史館樂史駮之曰古先哲
王厚農桑之業以其為衣食之原耳孔維徒引前經物
類同氣之文不究時事確當之理編民之內貧窶者多
春蠶所成止充賦調之備晚蠶繭利始及卒歲之資今

若禁其後圖民豈皇聖上覽之遂寢晚蠶之禁維復抗
疏曰按周禮夏官司馬職禁原蠶者為傷馬也原再也
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再蠶以益馬也按本草
注以僵蠶塗馬齒則不能食草物類相感如此月令仲
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皆謂天駟房星也為馬祈福謂
之馬祖為蠶祈福謂之先蠶是蠶與馬同其類爾蠶[illegible]
則馬損氣感之而然也臣謂依周禮禁原蠶為當上[illegible]
不用維言而嘉其援引經據以章付史館籍田畢拜國
子祭酒淳化初兼工部侍郎明年卒年六十四太宗尹
京日維為學官史館以經術受知即位後維求試[illegible]

爾以欽之及為祭酒又奏兼侍郎上從之然推衍
議者誅求無退讓之風貞宗錄其孫禹圭
孔宜字不疑兗州曲阜人孔子四十四世孫孔子生鯉
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求字子家
求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謙字子慎謙生鮒
字子魚以弟子騰爲嗣騰字子襄値秦難藏其家書于
屋壁騰生忠字子季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延年生
霸字次孺漢元帝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霸生福福生
房房生均字長平平帝封爲褒成侯追謚夫子爲褒成
宣尼公世祖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謚元成志生損襲

爵和帝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侯邑千戶子完嗣邑
百戶完早卒無子以弟子羨襲爵魏封宗聖侯羨生震
晉武帝徙封奉聖亭侯歷太常黃門侍郎震生嶷嶷生
撫舉孝廉歷豫章太守撫生懿懿生鮮宋文帝襲封奉
聖侯鮮生乘後魏孝文舉孝廉封爲崇聖大夫復十戶
以供洒掃乘生靈珍襲爵歷秘書郎改封崇聖侯靈珍
生文泰文泰生渠北齊文宣帝改封恭聖侯後周宣帝
進封孔子爲鄒國公以渠襲爵渠生長孫隋文帝復封
爲鄒國公長孫生嗣哲應制舉歷太子通事舍人改封
紹聖侯嗣哲生德倫唐太宗封褒聖侯德倫生崇基

中宗時以朝散大夫崇基生璲之玄宗追謚孔子爲文
宣王改封褒聖侯璲之爲襲文宣公兼兗州長史璲之
生萱歷兗州泗水令萱生齊卿德宗以爲兗州司馬陷
於東平卒憲宗元和十三年其子惟晊歸曾詔以爲兗
州參軍奉夫子祀惟晊生策歷國子監丞尚書博士自
璲之至策五世並襲封文宣公策生振懿宗咸通四年
舉進士甲科歷刑部員外郎振生昭儉歷兗州司馬曲
阜令昭儉生光嗣哀帝天祐中爲泗水主簿奉孔子祀
光嗣生仁玉後唐明宗遂襲丘令襲文宣公晉高祖改
曲阜令周高祖幸曲阜拜孔子廟及墓召仁玉賜五品

服復以爲本縣令仁玉四子長曰宜舉進士不第乾德
中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以爲曲阜主簿歷司農寺丞
知南康軍宜代還獻文賦數十篇太宗覽而嘉之召見
問孔子世嗣宜因言歷代不預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
田遂爲編戶乃下詔曰素王之道百代所宗傳祚襲封
抑在典制文宣王四十四代孫司農寺丞宜服勤素業
砥礪廉隅亟歷官聯洽聞政績聖人之後世德不衰俾
登朝倫以光儒冑可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復
其家遷至殿中丞雍熙北征受詔督儀涉拒馬河溺死
年四十六子延世特賜學究出身歷曲阜令襲封文曰

[illegible]進士及第至工部員外郎知浚儀縣次曰[illegible]城文
[illegible]次曰勗進士及第延世子聖祐景德初始九歲賜同
學究出身大中祥符元年眞宗封泰山聖祐衣綠陪
位綴京官班幸曲阜謁孔子廟行酌獻禮宗屬並命陪
祀又幸孔林又御北亭觀古碑加謚孔子為玄聖文宣王
追封孔子父齊國公母顏氏魯國太夫人伯魚母幵官
氏鄆國夫人擢聖祐太常寺奉禮郎又錄其近屬進士
謂同三傳出身習進士延祐習學究延渥延魯延齡並
同學究出身優賚以充奉祠廟延魯勗子也時勗為殿
中丞通判廣州王欽若薦其有識鄉曲召赴闕改太常

博士賜緋命知曲阜縣兼主祠廟聖祐後改大理評事
天禧五年授光祿寺丞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後改
名佑遷太子中舍卒年三十延魯復舉進士及第後改
名道輔易仕止見道輔傳

崔頌字敦美偃師人父協後唐門下侍郎平章事頌以
蔭補河南府巡官累擢左拾遺遷右補闕歷仕漢周至
左諫議大夫宋初判國子監太祖每臨幸召頌與語因
及經義頌應答無滯及郊祀以頌攝太僕升車執綏上
問以一時典禮頌占對閑雅上甚重之未幾坐請託有
司為所親求優官出為保大軍行軍司馬累得疾卒年
五十頌好誘諸善筆札篤信釋氏見佛像必拜故多[illegible]
在鄭州官舍嘗召圬墁者治堂室以帛蒙其目人皆笑
之子曉嘯俱登朝曉子文炳第進士溶雅有士行至太
常少卿判將作監卒

尹拙潁州汝陰人梁貞明五年舉三史調補下邑主簿
歷仕後唐晉漢周至檢校右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通判
太常禮院宋初改檢校工部尚書太子詹事判太府
寺遷秘書監判大理寺開寶元年告老以本官致事拙
性純謹博通經史周世宗北征命翰林學士為文祭白
馬祠學士不知所出咨訪於拙拙歷舉郡國祠白馬者

以十數當時伏其該洽卒年八十一

田敏淄州鄒平人少通春秋之學梁貞明中登科為國
子四門博士歷仕後唐晉漢周至工部尚書改太子少
保致仕恭帝即位加少傅開寶四年卒年九十二敏嘗
使湖南路出荊渚以印本經書遺高從誨從誨謝曰僕
但能識孝經耳敏曰讀書不必多十八章足矣敏雖篤
於經學亦好為穿鑿所校九經頗以獨見自任如改尚
書盤庚若網在綱為若綱在網又爾雅椵木槿注曰日
及改為白及如此之類甚衆世頗非之

李文悅者不知何許人以五經教授太祖幼時從其學

[illegible]顯德中夢激車偶請見既拜乃太祖也太祖亦[illegible]
其來謁太祖與之及登位召見授太子中允判太府寺
又有張遁張文旦者皆與太宗同學校太平興國中詣
闕自言各起家為主簿
李覺字仲明本長安人曾祖鼎唐國子祭酒蘇州刺史
唐末避亂徙家青州益都鼎生瑜本州推官瑜生成字
咸熙性曠蕩嗜酒喜吟詩善琴奕畫山水尤工人多傳
秘其蹟乾德中司農卿衛融知陳州聞其名召之成因
挈族而往日以酣飲為事醉死於客舍子覺太平興國
五年舉九經起家將作監丞通判建州秩將滿州人借

留有詔褒之就遷左贊善大夫知泗州轉秘書丞太宗
以孔穎達五經正義刊板詔孔維與覺等校定雍熙三
年與右補闕李若拙同使交州黎桓謂曰此土山川之
險中朝人乍歷之豈不倦乎覺曰國家提封萬里列郡
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險固此一方何足云哉桓默然色
沮還遷國子博士端拱元年春初令學官講說覺首預
焉俄獻時務策上頗嘉獎是冬以本官直史館右正言
王禹偁上言覺但能通經不當輒居史職覺倣韓愈毛
穎傳作竹穎傳以獻太宗嘉之故寢禹偁之奏遷司門
員外郎李子宥大中祥符五年進士

[illegible]頤正封丘人與弟偓佺並舉進士明經術頤正歷國
子監直講遷殿中丞太宗召見令說莊子一篇賜錢五萬
判監李至上言本監先校定諸經音疏其間文字訛謬
尚多伏見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奭皆苦心彊學博
貫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重加刊正從之真宗
召頤正於苑中說尚書大禹謨賜以牙緋自是日令赴
御書院待對說尚書至十卷頤正年老步趨艱蹇表求
致仕聽以本官致仕以充直講改國子博士卒年七十
九偓佺淳化中為直講太宗顧謂曰李覺嘗奏朕云四
皓中一先生或言姓[illegible]字加撇或云加點爾知否偓佺

曰昔秦時程邈撰隸書訓如僕隸之易使也今字與古
或異臣聞刀用為甪音祿兩點為角音鹿用上一撇一點俱
不成字真宗幸國學召說尚書郎特賜緋景德後令講
道德經日於崇文院候對終篇賜以白金繒綵卒年七
十九嘗撰帝王手鑑十卷并注曹唐大遊仙詩十五卷
其子世安上之特賜出身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為人質
朴無少矯厲師河南穆脩脩性寡合雖之才亦頻在訶
怒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脩之易受之种放放受
之陳摶源流最遠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

有御者之才初爲士主簿權共城令時邵雍居母憂于蘇
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之才扣門來謁
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
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
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以陸淳春
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終
焉之才器大難乎識者久不得調再調孟州司法參軍
時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送者
皆出境之才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及雍謫安
陸之才沿檄見之洛中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

恨知之晚尹洙以書薦於中書舍人葉道卿因石延年
致之曰參軍李之才年二十九能爲古文章語直意遂
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洙所敢品目而安於卑
位無仕進意人罕知之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於世必
過人遠甚延年素不喜謁貴仕凡四五至道卿門通其
書道卿爲之遂以改大理寺丞爲緱氏令未行會延年
與吳遵路調兵河東辟爲澤州簽署判官澤人劉羲叟
從受曆法世稱羲叟曆有揚雄張衡所未喻者實之才
授之在澤轉殿中丞以憂去未幾卒邵雍表其墓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四

明南京戸部主[illegible]

儒林

賈同　劉顏　高弁　孫復
石介　胡瑗　劉羲叟　林槩
李覯　何涉　王回弟向　周堯卿
王當　譙定　喻樗　洪興祖
高閌　程大昌　林之奇　林光朝
楊萬里

賈同字希得臨淄人初名罔字公疏著山東野錄七篇
賜進士出身眞宗命改今名拒王欽若延致坐是久淹

張知白薦通判兗州王聖初上書言祥符以來諫諍路
塞丁謂乘間爲欺罔今謂姦既白宜明告天下使先帝
免後世之議又言寇準忠規亮節宜還之內地皆人所
難言者再遷殿中丞知棣州卒劉顏謚曰存道先生
劉顏字子望彭城人舉進士出知龍興縣坐法免久之
授徐州文學採漢唐奏議爲輔弼名對蔡齊等上其書
除任城主簿李迪知兗州奏辟從事卒又有儒術通要
經濟樞言數十篇石介見而歎服焉子庠別傳
高弁字公儀濮州人弱冠徒步從种放學于終南山又

學古文辭柳開與張景齊名舉進士累官侍御史謫監
于清昭應宮降知廣濟軍尋以戶部判官試開封府進
士私發糊名奪二官稍復知單州邢州鹽鐵判官知陝
州卒弁性孝友守章祖六經及孟子揚言仁義有節則
三篇為世所傳后延年劉潛劉顏皆其門人也
孫復字明復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
尊王發微十二篇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
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
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宜因以成
丞相之賢名復乃聽介為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

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國
子監直講召為邇英閣祗候說書楊安國言其講說多
異先儒罷之孔直溫敗得所遺復詩坐貶翰林學士趙
槩等言復經為人師不宜佐州縣留為直講稍遷殿中
丞卒年六十六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
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
仁宗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祕閣特官其一子
石介字守道兖州人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篤學
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以論赦書罷
為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為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

憂耕徂徠山下葬五世七十喪以易教授于家魯人號
徂徠先生入為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衆嘗患文章
之弊佛老為蠹著怪說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
為又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無所諱忌
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
竦既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
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並為
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
德詩其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
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

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遠矣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
惟艱惟斷乃克既明且斷惟皇帝之德其言大姦蓋斥
竦也詩且出孫復曰子禍始於此矣介不自安求出通
判濮州未赴卒年四十一會孔直溫謀反搜其家得介
書夏竦銜介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
請發棺以驗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兖州以語官
屬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事具鼎臣傳提
點刑獄呂居簡亦曰介果走契丹非酷不然是國家無
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
者若闔無異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保介乃免斲棺于

[illegible]他州又之得還介家故貧妻子幾凍餒富弼韓
琦共分奉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於世
胡瑗字翼之泰州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祐
初范仲淹薦召與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虡丁
度等以為非古制罷之語在律曆志授試祕書省校書
郎仲淹經略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
湖州瑗教人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
子之禮其科條纖悉畢具存經義治事齋慶曆中興太
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召為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
為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

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于祕閣遂典作樂事歲餘授
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
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作
以太常博士致仕卒年六十七詔賻其家瑗居太學其
徒益眾太學至不能容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
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
不識皆知為瑗弟子也程頤常稱之曰安定之門人往
往知稽古愛民於為政也何有
劉義叟字仲叟晉城人歐陽脩薦其學術試大理評事
權趙州軍事判官及修唐史令專修律曆天文五行志

[illegible]脩官以祕書省著作佐郎以憂去詔令家居編
脩書成擢崇文院檢討未入謝疽發背卒義叟強記多
識尤長於星曆術數皇祐五年日食心時胡瑗鑄鐘不
和陝西又鑄大錢義叟曰此謂害金與周景王同占上
將有心腹之疾後仁宗果不豫他所占測皆驗語在天
文志預知死期自擇地先塋旁占庚穴以語其妻如其
言葬之著十三代史志劉氏輯曆春秋災異諸書
林槩字端父福清人父高太常博士有治行槩舉進士
歷知連州康定初上書謂古者民為兵而今兵食民
古馬寓於民而今不寄馬此兵與馬之大患也又行陣

無法而出於臨時將無素備而取於倉卒軍不予權而
監以宦侍若是者雖得古之材使循今之法亦必屢敗
而屢敗官至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卒著史論辨國語子
希自有傳
李覯字泰伯建昌人俊辯能文舉茂才異等不中親
老以教授自資從學者常數十百人皇祐初范仲淹薦
為試太學助教上明堂定制圖序略曰周禮言其屋而不
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
通亦無以知蔥闔之制也蔡邕崇義所謂秦人明堂圖著
其制有十二階古之遺法常亦取之若其建置之所則

[illegible]于登云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
[illegible][illegible]州於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是合今圖以九分
[illegible]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
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取
於考工記也一太室八方在今北九室室有四戶八牖
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協於戴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
三位本於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為一門門夾兩窗是為
八窗四闥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采於三禮圖也四面
各五門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嘉祐中用國子監奏
召為海門主簿大學說書卒熙寧中門人劉淵甫上其

退居類藁其所編纂詔官其子參曾詔為郊社齋郎

柯涉字濟川南充人汎覽博古一過目終身不忘登進
士第范仲淹辟彰武軍節度推官用龐籍奏遷著作佐
郎管勾鄜延等路經略安撫招討司機宜文字時元昊
擾邊軍中經畫涉預有力累官尚書司封員外郎卒詔
恤其家官其一子涉長厚有操行事親至孝平居未嘗
談人過所至多建學館勸誨諸生從之游者甚眾雖在
軍中亦為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橫經以聽著
治道要術春秋本意臨江集七十卷

王回字深父候官人父平言試御史回敦行孝友質直
平恕造次必循古人所為不為小廉曲謹求名譽嘗
士中第為衛真簿有所不合稱病自免作告友其略曰
古之言天下達道者五君之於臣也父之於子也夫之
於婦也兄之於弟也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故為上者
不敢不誨為下者不敢不諫處今之時而見古之道難
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友乎退居
潁州父之不肯仕治平中以薦為忠武軍節度推官知
南頓縣命下卒年四十三回在潁州與處士常秩友善
熙寧中秩上其文集補子汾郊社齋郎弟向

向字子直為文長於序事戲作公默先生傳托公議先

生與弟子任意相問答其末云先生之行已視世人所
不逮何等也曾未得稱高世而詆訶蜂起幾不得與妄
庸人伍者良以口禍也先生能不好議而好默是非不
交口而心存焉何疾於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先生能
用之乎公議先生喟然歎曰吁吾為爾用下策也任意
乃大笑顧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於世也請去公議為
公默先生弟同字容季性純篤亦善序事皆蚤卒仕止
於縣簿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人天聖二年第進士積官太常博
士范仲淹薦經行可為師表未及用卒年五十一堯卿

幼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毋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及
毋喪倚廬三年既葬慈烏百數銜土集隴上人以爲孝
感所致其於昆弟尤篤友愛爲人簡重不校慢已者必
遲爲禮愧之居官祿薄必以周宗族朋友闔而後已爲
學不專於傳注以孔子一言以蔽孟子以意逆志爲學
詩之法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
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其學春秋曰
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
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讀莊周孟子書曰周善言
理未至於窮理窮理則好惡不謬於聖人孟善言性未

至於盡己之性能盡己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可與天地
參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王當字子思眉山人舉進士不中退居田野歎曰士之
居世苟不見其用必見其言遂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
十卷元祐中蘇轍以賢良方正薦廷對慷慨不避權貴
策入四等調龍遊縣尉蔡京知成都舉爲學官不就京
相遂不復仕卒年七十二當邃於經學易春秋皆爲之
傳多得聖人之旨又有史論十二卷兵書十二篇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學易于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
學以入郭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
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定一日至汴聞程頤講道于
洛棄其學而學焉嘗有言曰學所以明心也禮所以行
敬也明心則知性矣行敬則至誠矣孔門以博文約禮
爲入道樞要正在於此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
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右
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邸舍窶
甚一中貴人偶與鄰愧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
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已將用之會金兵
至失定所在後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
指其地曰譙巖稱之曰譙夫子完易學得之程頤授之

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者也定
後不知所終初頤兄弟游成都見治篾箍桶者挾冊就
視則易也篾者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
問二程遜而問之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省翌日
再過之則去矣後閩人袁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
在蜀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
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語也時行行
成蜀人郭曩氏及篾叟醬翁皆蜀隱君子也

喻樗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後徙嚴建炎末樗第進士頗
直好議論趙鼎去樞筦居常山樗往謁因諷曰公之事

上嘗偃啓沃多而施行少啓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
言少鼎奇之引爲上客鼎都督川陝荊襄辟樗爲屬紹
興初高宗親征樗見鼎曰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
姑試一擲也當思歸路毋以貽遺君父憂鼎曰策安出
樗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閩今莫若使其爲江淮荊浙福
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闕宣撫來路即朝廷歸
路也鼎於是入奏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
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樗於是往來
鼎浚間多所裨益頃之以鼎薦授秘書省正字兼史館
校勘初金既退師鼎浚相得驩甚人知其將並相樗獨

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
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則必更
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稍如其言又嘗曰推車者遇
艱險則相詬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
亦若是而已先是樗與張九成皆言和議非便秦檜既
主和言者希旨劾樗與九成謗訕樗出知舒州懷寧縣
通判衡州已而致仕檜死復起歷提舉浙東常平以治
績聞淳熙中卒

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登政和上舍第高宗召試授秘
書省正字後爲太常博士上疏乞收人心納謀策安民
情壯國威又論國家再造一宜以藝祖爲法紹興四年
蘇湖地震興祖時爲駕部郎官應詔上疏其言朝廷紀
綱之失爲時宰所惡主管太平觀起知廣德軍視水原
爲陂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憂一新學舍因定從祀自十
哲曾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丘明而下二十
有六人歷擢知饒州先夢梓六刀覺曰三刀爲益今倍
之其饒乎嘗作程瑀論語解序言者希秦檜旨劾其怨
望遂編管昭州卒年六十六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
興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老莊本旨
周易通義繫辭要旨古文孝經序贊離騷楚詞考異行

于世

高閌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初以上舍選賜進士第歷官
權禮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面對言春秋之法莫大於
正名今樞密院號本兵柄而諸路軍馬盡屬都督是朝
廷兵柄自分爲二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官
屬猶得專達今一切拘以文法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
曹官屬乃與胥吏無異且祖宗時監察御史許言事今
則名爲臺官實無言責此皆名之未正也尋遷著作佐
郎以言者論罷主管崇道觀召爲國子司業時興太學
閌奏宜先經術條具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爲一場詩賦

歟之乎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太學課試及郡國科舉蓋以此為法新學成閱奏補試者六千人且乞臨雍於是帝幸太學秦熺執經閱講易泰卦賜三品服胡寅聞之以書責閱語在寅傳閱少宗程頤學楊時為祭酒閱為諸生胡安國至京師訪士於時以閱為首稱由是知名除禮部侍郎帝因問張九成安否明日復問秦檜檜疑閱薦中丞李文會承檜旨劾閱出知筠州不赴卒初秦檜帥請婚閱辭之有春秋集傳行于世

程大昌字泰之休寧人紹興中第進士獻十論言當世事連擢太學正試館職為秘書省正字孝宗即位遷著作佐郎會詔百官言事大昌奏曰漢石顯矯制人不復言國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自今御前直降文書皆申省審奏又言去歲完顏亮入寇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策勳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允文戰采石實屠亮之階今寶罷兵允文守夔此公論所不平也帝稱善遷國子司業兼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又除浙東提點刑獄徙江西轉運副使大昌曰可以興利去害行吾志矣會歲歉出錢十餘萬緡代輸清江縣舊有二堰後堰壞歲罹水患且四十年大昌力復其舊進秘閣修撰以為秘書少監帝勞之曰卿朕所簡記監司若人人如卿朕何憂累遷權吏部尚書會行中外更迭之制以大昌出知泉州遷知建寧府光宗嗣位徙知明州尋奉祠紹熙五年請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三謚文簡大昌篤學於古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貢論易原雍錄易老通言攷古編演繁露北邊備對行於世

林之奇字少穎候官人從呂本中學紹興中第進士歷官校書郎會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義之說之奇上言王氏三經率為新法地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或傳金人欲問侵之奇作書抵當路以為吾欲與

之和宜無憚於戰戰之所須不一而人才為先必求可與共患難者非得如龐士元所謂俊傑者不可也以疾乞外遂以祠祿家居自稱拙齋東萊呂祖謙皆受學焉卒年六十五有書春秋周禮說論孟揚子講義道山記聞等書行於世

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自光朝始然未嘗著書嘗曰道之全體全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注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年五十進士及第累官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兼史職是時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光朝不往賀遂出為廣西

社稷者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於擾者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爲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千羽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熒惑犯南斗邇日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爲必然也至於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

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曰大異乎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者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振救之動而有事將何以仰以爲資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閹官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怨糲食蹴而發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爲寒心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苻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迅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姑置不急之務精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於天變

下不墮於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以本原者東宮講官闕帝親擢萬里爲侍讀王淮爲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爲才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遷祕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太子悚然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享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指鹿爲馬孝宗不

從以直祕閣出知筠州光宗立召爲祕書監入對言天
下有無形之禍僭於權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
於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又論古帝王知攬權不知臣
下之竊權竊權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會奏進孝宗聖
政孝宗猶銜之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淮西江東
軍馬錢糧朝議欲行鐵錢於江南萬里疏其不便不奉
詔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祠除祕閣修撰提舉萬
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寧宗立召還辭乃進秩予祠既而
從其請以寶文閣待制致仕嘉泰三年進寶謨閣直學
士開禧元年[illegible]明年[illegible]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

贈光祿大夫萬里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
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冑用事屬記南園以掖
垣許之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侂冑恚改命他人臥
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時也侂冑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
成疾家人知之聞時政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
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冑姦臣專權
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
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萬里精於詩嘗著
易傳行於世光宗嘗爲書誠齋二字謚文節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四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五　列傳一百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儒林

劉子翬　呂祖謙　陸九齡兄九韶　陸九淵子持之
薛季宣　陳傅良　葉適　戴溪
蔡幼學　楊泰之　劉勉之　郭雍
劉愚　魏掞之

劉子翬字彥沖韐之仲子以父任補官韐死靖康之難
子翬痛憤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楊勍犯閩境
子翬畫計備禦如素服戎事者賊不敢犯子翬始執喪

致羸疾至是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事繼母呂
氏及兄子羽盡孝友而督教姪珙卒有立與胡憲劉勉
之交以講學爲事朱松且死託子熹於子翬及熹請益
告以易不遠復三言子翬少喜佛歸而讀易渙然有得
以爲學易當先復云卒年四十七學者稱屏山先生
呂祖謙字伯恭好問之孫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學本
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與
張栻朱熹友講索益精初蔭補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
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
復規模當定方略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

計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
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
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喪除奉祠越三年
除秘書郎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重修徽宗實
錄書成進秩嘗面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
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
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
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
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
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

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
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
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
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
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
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先是
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周必大言去取差謬委館職銓
擇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
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尋主管沖祐
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卒年四十五諡曰
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
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
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
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
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
皆可爲後世法脩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
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晚年
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沒郡人即而祠
之

陸九齡字子壽金溪人唐宰相希聲八世孫也父賀有

學行爲鄉里所宗九齡自幼穎悟稍長補郡弟子員秦
檜當國士無敢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說久之聞新
博士學黃老不事禮法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遂
歸家從父兄講學旁閱百家晝夜不懈悉通陰陽星曆
五行卜筮之說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入太學司業汪
應辰舉爲學錄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桂陽軍教授以
親老道遠改興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聲搖旁
郡舊有義壯以備寇郡從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
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調度屯禦皆有法寇雖不至
而郡縣倚以爲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

之事也及至興國俗倚儀衛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閒廢
俠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紛引翼士類興起服
除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興坐牀上與客語猶
以天下學術人才為念至夕整襟正臥而卒年四十九
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秘閣諡文達九齡與弟九淵
相為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廣漢張栻與九齡不
相識晚歲以書講學期以世道之重呂祖謙常稱之曰
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
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
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

九韶字子美九齡弟也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
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九韶以訓戒之辭為韻語晨
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所
著有梭山文集

陸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遂深
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謂人曰伊川之言奚
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初讀
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
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
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
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
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
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
同也登乾道進士第歷國子正除敕令所刪定官九淵
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復讎之志至是訪勇士與議恢
復大略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讎恥未復願博求天下
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
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
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為給事中王信
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湊稱象山先生

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
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
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
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
我註脚光宗即位差知荊門軍民有訴涉人倫者使自
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
之貪廉民俗之習向善惡皆素知之郡以為神申嚴保
伍之法盜賊息荊門為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為郡居
江漢之間為四集之路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
警商旅輻湊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故事

俾敦陳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爲其屬不限流品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每旱禱卽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亦相問必大稱九淵荊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云一日九淵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霽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年五十四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

有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于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傳其學子持之

持之字伯微韓侂冑將用兵持之憂甚乃歷聘時賢將有以告見徐誼於九江其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皆以血氣盛衰爲銳惰故三國兩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功名今公更天下事變多矣未舉一事而朝恩文惟利害先入于中患恐其爲之難也誼撫然又之[illegible]詣許叔似項安世之荊湖吳獵爭欲留之持皆謝歸著十編名類說嘉定三年試江西轉運司預選常平袁燮薦于朝不報穆宗建東湖書院延師以書幣邀持之長之十六年寧宗特詔持之祕書省讀書固辭不允既至入詔以迪功郎入省理宗轉修職郎差幹辦浙西安撫司以疾請致仕特命改通直郎所著有易提綱諸經雜說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徽言之子也年十七起從荊南帥辟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溉溉嘗從程頤學盡以其學授之季宣既得溉學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究講畫皆可行於時江淮仕者聞金兵且至皆預遣其孥而繫馬于庭以待季宣獨留家與民期曰

吾家卽汝家卽有急吾與汝偕死民亦自奮縣多盜季宣行保伍法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樞密使王炎薦于朝召爲大理寺主簿爲書謝炎曰主上天資英特羣臣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興之業徒僥倖功利夸言以眩俗雖復中夏猶無益也爲今之計莫若以仁義紀綱爲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可也時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宰相虞允文曰遣季宣行淮西收以實邊季宣爲表廢田相原隰以戶授屋以丁授田頒牛及田器穀種粟具家至秋乃止凡爲戶六百八十有五季宣還言於孝宗曰薛威之萌不在阿剛

淪實而存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柰何毀譽之人自
若乎文進言曰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
儻因貌言而聽之臣恐后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文言
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
主爲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
立帝稱善恨得李宜晚遂進兩官除大理正自是凡奏
請論薦皆報可以虞允文諱劇大不樂之俗乞出知
湖州改知常州未上卒年四十李宜於詩書春秋中庸
大學論語皆有訓義藏于家其稚者曰淇語集
陳傅良字君舉瑞安人爲文章擅當世當是時永嘉鄭

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傅良皆師事之及入太學與
張栻呂祖謙友善祖謙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
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爲多登進士甲科歷太學錄出通
判福州爲勢家所中罷歸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
歷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至是鬢
鬢無黑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傅良爲學自三
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而於太祖開創本原尤爲潛心
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
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上供
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沱今

[illegible]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鹽鈔於都茶場
鹽歸於榷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
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而民困極矣且言今天
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
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
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
寬民其道無繇帝勞之曰卿皆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
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之遷祕書少監兼
實錄院檢討官嘉王府贊讀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
年兼權中書舍人初光宗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時傳

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帝悟會疾亦稍
平過重華宮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百官力諫不
聽乃召內侍陳源爲內侍省押班傅良不草詞且疏請
過宮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
回傅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于庭后益怒傅良
下殿徑行詔改祕閣脩撰仍兼贊讀不受寧宗即位召
爲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錄院脩撰會詔朱
熹與外祠傅良不書行乃與熹州郡御史中丞謝深甫
論傅良言不顧行出奉祠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嘉泰
二年起知泉州辭授集英殿脩撰進寶謨閣待制終于

[illegible]年六十七謚文節有詩解詁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行
于世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歷太學正
士因輪對奏曰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
以爲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
我爲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爲難自爲
不可耳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讎而
廣兼愛之義自爲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爲奇謀祕畫
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親征遷都深沉慮
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

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
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
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堅
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
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
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
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
者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除太常博士
兼實錄院檢討官會朱熹爲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
劾熹罪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illegible]

[illegible]良受禍何所不有深入不報光宗嗣位出知蘄州
入爲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宮及孝宗
不豫羣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
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
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
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不能執喪將何辭以
謝天下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
同入奏立嘉王爲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退閒語
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
適告知閤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甯坐視乎蔡許諾

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閤門事韓侂胄
三人定計適白汝愚遣侂胄奏太皇太后遂立嘉王事
詳汝愚傳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遷國子司業汝愚
旣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効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
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
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
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
衡陽而適亦爲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罷主管沖佑觀
差知衢州辭起爲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言
於寧宗曰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臣欲人臣

[illegible]息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胄用事海內知名士[illegible]斥殆盡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丘崈黃度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網漸解矣除權兵部侍郎父喪除召至時有勸侂胄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胄然之將啟兵端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彊者興陛下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彊矣竊謂必先審知彊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修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為彊非有難也累遷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于朝乞節

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適謂劫營南人所長乃募市井悍少年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紘以往夜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馘以歸又遣石斌賢夏侯成等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遁去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初淮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墟落數十里內依山水險要為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緩急應援首尾聯絡因言堡塢之成有四利所謂用力寡而收功博也侂胄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胄用兵遂奪職自後奉祠者凡十三年至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卒年七十四贈光祿大夫諡忠定適雅以經濟自負方侂胄之欲開兵端也以適每有大讎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每奏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第出師之時適能極力諫止曉以利害禍福則可免南北生靈之禍議者不能不為之歎息焉

戴溪字肖望永嘉人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為別頭省試第一歷太學錄兼史職累遷兵部郎官開禧特出禮部郎中凡六轉為太子詹事兼秘書監景獻太子命溪講

中庸大學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資治通鑑各為說以進權工部尚書除華文閣學士嘉定八年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贈端明殿學士理宗賜諡文端溪父於宮僚以微婉受知然立朝建明多務秘密或議其殊乏骨鯁云

蔡幼學字行之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陳傅良有文名于太學幼學從之游月書上祭酒芮燁及呂祖謙連選校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孝宗聞之因策士將寘首列而是時外戚張說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其略曰陛下恥名相

不正更制近世二相並進以爲美談然或以虛[illegible]
縱自許立功或以緘默容身不能持正蓋指虞允文梁
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
而丞相輕公孫弘爲相衛青用事弘苟合取容相業無
稱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董爲始元之
禍今陛下使姨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
同列曾不羞耻按此罪名宜在公孫弘上蓋指張說也
帝覽之不懌虞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教授廣德軍歷
遷校書郎時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幼學上封事不報
寧宗即位詔求直言幼學又奏陛下欲盡爲君之道其

要有三事親任賢覽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帝稱善將
進用之時韓侂胄方用事指正人爲僞學與論者立黜
幼學遂力求外補特除提舉福建常平陛辭言今除授
命令徑從中出而大臣之責始輕諫者經筵無故能黜
而多士之心始惑或者有以誤陛下至此耶侂胄聞之
不悅既至官日講荒政時朱熹居建陽幼學每事咨訪
遂爲御史劉德秀劾能奉祠者凡八年起知黃州改提
點福建路刑獄未行有勸侂胄以收召海內名士者乃
召幼學爲吏部員外郎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皆兼權
中書舍人侂胄既誅餘黨尚塞正路幼學次第彈繳[illegible]

[illegible]在[illegible]幼稱職遷中書舍人兼侍講又兼直學士院
外尚谷溫醇雅厚號爲得體除刑部侍郎改吏部仍兼
權給師舜除知臨安府幼學言師舜以媚悅得進官三
尹京兆很籍無善狀詔必出褒語臣何辭以草命遂寢
改給侍讀師舜命乃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徙建康
福州進福建路安撫使政主寬大惟恐傷民因言錢幣
[illegible]均利耗無術乃求罷去遂升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
壽宮仍權兵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尋兼太子詹事卒年
六十四幼學早以文鳴于時而中年述作益窮根本非
關教化之大由情性之正者不道也器質凝重一語不

妄發及論義理縱橫闔闢雖辯士不能及嘗續司馬光
公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
要凡百餘卷傳于世
楊泰之字叔正眉州人少刻志于學臥不設榻幾十年
慶元初類試調瀘州尉歷知嚴道縣攝通判嘉定白崖
砦將王璮引蠻寇利店刑獄使者宜寘于法又胥[illegible]
人當坐死泰之劾知夷都寨[illegible]通利店夷都縣稱亂小[illegible]
引導因請釋之不聽乃去[illegible] 呂宜撫使安丙薦之以蜀中
名儒楊虞仲之子當逆臣[illegible] 大職之變勉有位者勿仕[illegible]
不用揃不而去史待八十 又柄必能見危致命[illegible]

[illegible]書以祭東脩得也乃已子克有詩名

魏掞之字子實初字元履建陽人師胡憲與朱熹游[illegible]以鄉舉試禮部不第嘗客衢守章傑所趙鼎謫死其子汾將喪過衢傑雅憾鼎又希秦檜意遣尉翁蒙之掩取鼎故舊簡牘家之先遣人告汾焚之逮至一無所得傑怒治蒙之拘汾且以告檜掞之以書責傑長揖徑歸築室讀書榜以艮齋人稱曰艮齋先生乾道中以遺逸召力辭宰相陳俊卿閩人雅知掞之招甚力乃以布衣入見極陳當時之務賜同進士出身守太學錄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爵程顥程頤列祀典不報復言大學之

教宜以德行經術為先其次則通習世務不可專取空言又不報遂丐去會曾覿秩滿還掞之累疏諫移疾杜門遺書責俊卿不能救止語甚切遂以迎親請歸行數日罷為台州教授居家謹喪祭重禮法行古社倉民賴以濟諸鄉社倉自掞之始或嘗其近名則愀然曰使夫人避此嫌為善之路絕矣病革母視之不巾不見召朱熹至委以後事卒年五十八贈直祕閣熹平日趣向頗同乾道中熹亦被召將行聞掞之去國乃止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六　列傳一百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儒林

范沖　朱震　胡安國（子寅 寧 從子憲）

陳亮　鄭樵（林霆附）　李道傳（兄心傳）

范沖字元長祖禹子也登紹聖進士第歷兩淮轉運副使紹興重修神哲實錄召為宗正少卿兼直史館初祖禹元祐中嘗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婿蔡卞惡之祖禹坐謫死嶺表至是復以命沖上曰兩朝大典皆為姦臣所壞故以屬卿遷起

居郎又升兼侍讀會皇子建國公瑗出就傅首命沖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為資善堂翊善而朱震兼贊讀沖震皆一時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遷翰林侍讀學士用其父故事也尋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卒年七十五沖之修神宗實錄為考異明示去取舊文墨書刪去者黃書新修者朱書世號朱墨史及修哲宗實錄又著辨誣錄沖性好義樂善司馬光家屬皆依沖所撫育之請以光之族曾孫宗召主光祀又嘗薦尹焞自代云

朱震字子發荊門人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稱胡安國薦於高宗召為司勳員外郎稱疾不至會趙鼎入

參知政事上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上乃召之擢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荊襄都督府詳議官遷祕書少監兼侍經筵轉起居郎建國公出就傅以震爲贊讀遷中書舍人兼翊善累遷翰林學士是時虔州民爲盜選良太守往慰撫之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願詔新太守到官之日條具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從之紹興七年震謝病丐祠旋知禮部貢舉會疾卒震經學深醇有漢上易解云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脩穆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

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脩以太極圖傳周惇頤惇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惇頤作通書程頤著易傳載造太和參兩篇臣今以易傳爲宗和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以王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爲非是故其於象數加詳焉其論圖書授受源委如此蓋莫知其所自云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入太學登進士第哲宗親擢第三爲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已異得簿言大喜命推鞫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復官父沒謂子弟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墓傍若將終焉宣和末以薦除屯田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居郎又辭朝旨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又言爲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同守故有

志必成治功可立欽宗曰比留詞掖相待已命召卿試矣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凡與已不合者即指爲朋黨乃言安國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答安國屢辭南仲又言安國不臣欽宗問其狀南仲曰往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欽宗曰渠自以病辭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僚登對欽宗輒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嘆息令勉受命既試除中書舍人南仲諷臺諫論其稽命不恭宜從黜削疏奏不下安國乃就職中書侍郎何㮚建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

實不待一面以衛王室捍彊敵安國言內外之勢
則安危輕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分爲四道擇忠
太重萬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尋以趙野總北道安國
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爲群盜
所殺西道王襄擁衆不復北顧如安國言李綱罷中書
舍人劉珏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衂坐貶安國封
還詞頭何㮚從而擠之詔與郡㮚以安國素苦足疾而
海門地甲滋乃除安國右文殿修撰知通州安國在省
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
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

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高宗即
位以給事中召黃潛善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其託疾罷
之三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所除給事中賜其子
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
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
先以時政論獻論入復除給事中其論之目曰定計建
都設險制國卹民立政覈實尚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
安國嘗謂雖諸葛復生爲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尋除
兼侍讀專講春秋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荊浙
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

附會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
憤憾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還
竄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
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
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況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苗劉之變能調護
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
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臣以講
春秋之時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時呂
頤浩再相欲傾右相秦檜謀於席益曰目爲黨可也今

黨魁胡安國在瑣闥當先去之乃降旨曰胡安國屢召
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
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奉祠
是夕彗出東南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
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
言安國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頤浩即黜給
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等二十餘人云應天變
除舊布新之象臺省一空勝非遂相安國竟歸五年除
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詔從其請與祠令纂修所著春
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內祠兼侍讀

陳公輔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本朝自
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
以道德名世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
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
其遺書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祕
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
除知永州辭復予祠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贈
四官又詔加賻賜田十頃恤其孤諡文定安國初問人
材於游酢酢以秦檜爲言且比之荀文若故安國力稱
檜賢檜亦力引安國及檜冊相誤國安國不及見也安

國強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
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然風度凝遠脩然塵表
視天下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
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
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
切切詢究至於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
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
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蠛蠓過前何足道
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侯
仲良歎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眞如浮雲者

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謝良佐曰胡康侯如
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自王安石
廢春秋不列學官安國謂先聖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
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殆由乎此故潛
心是書二十餘年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有文集十五
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三子寅宏寧從子憲
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寅將生弟婦以多男不欲舉安國
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
空閣上有雜木寅盡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
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游酢

雍中進士甲科靖康初以薦除秘書省校書郎楊時爲
祭酒寅從之受學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
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僞立寅
棄官歸言者劾其離次降一官建炎中遷起居郎金
人南侵時高宗在金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其略曰
自古中興之主所以能克復舊物者莫不本於憤恥恨
怒不能報怨終不苟已未有乘衰微闕絕之後固陋以
爲榮苟且以爲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今日圖復中興
之策莫大於罷絕和議以使命之幣爲養兵之資不然
則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邑納質則孰

要務二聖反復討之所謂乞和決無可成之理夫大亂
之後風俗靡然欲不變之在於務實效去虛文治兵擇
將誓戡大憝者孝弟之實也屈已求賢信用群策者求
賢之實也不惟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
納諫之實也擢智勇忠直之人待御以恩威結約以誠
信者任將之實也汰疲弱擇壯勇足其衣食申明階級
以變其驕惰之習者治軍之實也遴選守刺久於其官
痛刈姦贓廣行賞恤者愛民之實也君子小人勢不兩
立仁宗皇帝在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
則斥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故其成當世之功貽

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
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則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爲
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以致
二聖屈辱羿莽擅朝伏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
輕薄之害明主之所畏而深戒者也宰相呂頤浩惡其
切直除直龍圖閣奉祠紹興二年五月詔內外官各言
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寅以十事應詔曰修政事備
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
讒佞去姦慝疏上不報尋命知永州四年復召爲起居
郎遷中書舍人時議遣使入雲中寅上疏言女眞驚動

陵寢殘毀宗廟劫質二聖乃吾國之大讎也誤國之臣
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于茲其效如何幸陛下灼見
邪言漸圖恢復然後二聖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職舉
矣高宗嘉納召至都堂諭旨仍降詔獎諭既而右僕射
張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爲兵家機權寅反前旨復奏
疏言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用賢修德息兵訓民
以圖北向僕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夫二三其德無一
定之論必不能有所立寅既與浚異遂乞便郡就養除
徽猷閣待制知邵州辭改集英殿修撰復以待制改知
嚴州又改知永州徽宗皇帝寧德皇后訃至朝廷用故

事以日易月寅上疏言禮讎不復則服不除願降詔旨
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
兼直學士院父喪除適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士奉
祠俄乞致仕遂歸衡州檜既忌寅雖告老猶憤之坐與
李光書譏訕朝政落職右正言章夏劾寅責授果州團
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詔自便尋復其官卒年五十九
寅志節豪邁初擢第中書侍郎張邦昌欲以女妻之不
許始安國頗重秦檜之大節及檜擅國寅遂與之絕在
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皆行于世其
集曰斐然集

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
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紹興
間上書其略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察天理
莫如屛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試思今日之世事孰
爲大乎孰爲急乎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昔舜以
匹夫爲天子瞽叟以匹夫爲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不
足於窮約哉而瞽叟猶不悅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
而舜號泣有憂之若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徽欽二
帝劫於讎敵遠適窮荒引領東望九年于此矣在廷之
臣不能對揚天心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讎敵陛下自念

於舜何如也且群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
欲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爲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爲
必待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歸兩宮亦何誤耶
未言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然陳東以直
諫死于前馬伸以正論死于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
諛佞何推中正之力而去姦邪之難臣竊傷陛下威權
之不在己也高閌爲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
書責之曰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太上皇
帝劫制於強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嘗膽
宵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爲大
恩乎昔宋公爲楚所執及楚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
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
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
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爲大恩乎晉朝廢
太后董養游太學升堂歎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
矣則引遠而去今閣下偃然爲天下師儒之首旣不能
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
求舉太平之典又爲之詞欺天罔人孰甚焉宏初以蔭
補右承務郎不調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
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

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
寧字和仲以蔭補官試館職除敕令所刪定官遷祠部
郎官寧以父兄故召用及寅與檜忤乃出寧爲夔路安
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奉祠卒安國作春秋傳修
纂檢討盡出寧手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云
憲字原仲居建之崇安從從父安國學平居危坐植立
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以鄉貢入
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既而
學易於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唯
學乃可明耳憲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一

而相諸生歸故山力田養親以奉其親從游沂日樂
籍溪先生累召不起辭乃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添差
建州教授憲猶不起太守魏矼開學延之力遣不得已就
職訓諸生以爲己之學開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
所以修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郡
人程元以篤行稱譙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學
者自是大化因七年不徙官以母年高不樂居官舍求
監南嶽廟以歸父之起爲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與帥
張宗元不合復請祠去秦檜方用事諸賢零落憲家居
不出檜死召爲秘書正字既至疏言金人勢必敗盟元

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頗丞起之時兩人皆爲積毀所
傷未有敢顯言者憲疏入即求去上亦其忠詔改秩與
祠歸初憲與劉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翬朱松交松將
沒屬子熹從受學熹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
爲久方憲以館職召也適秦檜諱言之後憲與王十朋
馮方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爲五賢詩以歌之人
始信其不苟出而惜其不久于位云卒年七十七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
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考古人用兵成敗
之跡著酌古論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
息獨亮持不可發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
不報已而退修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
先是亮嘗圜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
西湖也至是孝宗即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
書其略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
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
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
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
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也
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

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
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
倡邪議以阻之忠臣義士斥死南荒而天下之氣惰矣
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
之大讎一切不復關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
戈爲何事也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
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爲禽獸皇
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
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
大讎此豈人道所可安乎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無

蠻夷猶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春秋之末楚
越起於小邦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
為中國之無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臣請為陛
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略論天下
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為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
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卒以成君弱臣
彊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
鎮拱手以趨約束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如臂使指無
有留難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紀綱總攝法令
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

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蚤夜
憂勤於其上以義理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
厚斯民之生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
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儆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
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契丹之所以立勝中國者
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慶曆諸臣亦嘗
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群臣爭進其說更
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
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此所以
不能救契丹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

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其實欲藉天下之
兵盡歸朝廷別行教閱以為強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朝
廷別行封椿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
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
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
恥於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
北征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
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
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
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

知立國之本末者眞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
復卒為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
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為
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况秦檜盡
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讎飾太平於一隅以為欺其罪可
勝誅哉陛下勵志復讎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為強括郡
縣之利以為富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
日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
取人以文法莅事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
外之用也藝祖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盡用今

遺恩□無□學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
以關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
具既窮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畢陳
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
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起王其地二百
年之間人物繁盛冠於東南及建炎紹興間爲六飛所
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
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
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
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

容萬乘而鎮壓於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
矣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
下場屋之士以千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
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
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
荊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
也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
於南陽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又百餘年而
晉氏南渡荊雍常雄於東西而東南往往倚以爲強梁
武以北伐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

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
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産卑薄至于建
炎紹興之際群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議者或以
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
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今況其東通吳會西連
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
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
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
長之常數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
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以是知陛下大

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
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
晉唐長短之由人人之際昭昭然可攷而知也始悟今
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
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
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
得富國彊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
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彊不知何
者謂之富彊乎陛下厲志復讎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
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

[illegible]以[illegible]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illegible]
[illegible]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臨聞之書奏[illegible]
[illegible]然震動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大臣交沮之
[illegible]有都堂審察之命竊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
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謂臣不勝忠憤
齋沐裁書猶得望見顏色待命十日未有聞焉臣恐天
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
成矣又上書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
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爲久臣不敢泄
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

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其一曰二聖北狩天下之公憤
也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
如報私讎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
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不給而
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本朝以儒
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
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
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臣所以爲
大臣論者其略如此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
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

落魄醉酒醉中戲爲大言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
侍郎何澹澹即繳狀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誣服爲
不軌事聞孝宗知爲亮冤陰遣左右廉知其事亮遂得
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次尹
其家疑事由亮聞于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淮知
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
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
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
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
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

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
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
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高宗崩亮感孝宗
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
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
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時孝宗將內禪不
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惟光宗策進士亮以君道師
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
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
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

而見諸施行矣竝徙一州四明而以爲京邑之大獄也
議時上不朝重華宮群臣迭諫皆不聽喜亮策謂善處
父子之間擢第一既知爲亮又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
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知皆喜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
公事未上卒亮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
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
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後吏部侍郎葉適請
于朝官其子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更與一子官

鄭樵字漁仲莆田人好著書不爲文章自負不下劉向
揚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游名山搜奇訪古遇
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趙鼎張浚而下皆器之初爲
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
辨紹興十九年上之以侍講王綸賀允中薦得召對因
言班固以來歷代爲史之非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
以御史葉義問劾之改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歸抄所著
通志書成入爲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攝檢詳諸房文字
因求入秘書省閱書籍未幾又坐言者寢其事卒年五
十九學者稱夾漈先生樵平生甘枯淡樂施與論者謂
其切切仕進蓋非察也同郡林霆字時隱擢進士第博
學深於象數與樵爲金石交林光朝嘗師事之聚書數千
卷皆自校讐謂子孫曰吾爲汝曹獲良產矣紹興中爲
敕令所刪定官力詆秦檜和議仍掛冠去當世高之

李道傳字貫之舜臣之子也稍長讀河南程氏書玩索
義理至忘寢食寧宗時登進士第歷遂州教授吳曦反
曦黨以曦意脅道傳道傳以義折之竟棄官歸曦平詔
進官二等累遷秘書郎著作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
不聞於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
未阜儲蓄未豐邊備未修將帥未擇風俗未能知義而
不偷人才未能蒸進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復以人才爲
要至於人才盛衰繫學術之明晦願下明詔崇尚正學

遷著作郎時薛極等以新進用事賄賂成風道傳言今
名優儒臣實取材吏刻剝殘忍誕謾傾危之人進矣遂
求補外知眞州除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初至郎
按部劾貪縱釋濫繫弛負錢夏大旱道傳應詔言楮幣
之換官民如讐鈔法之行商賈疑怨賦斂增加軍將推
剝皆切中時病遂條上荒政朝廷多從之與漕臣眞德
秀振饑窮冬行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全活甚衆徙
宣州守行未至詔令決諸郡翕然應命胡榘爲吏部侍
郎薦道傳自代引疾乞去不許召令奏事再辭又不許
遂入對言悉所請除兵部郎官監察御史李楠與當路

壹乞授以節鎮蜀遂出知果州道卒年四十八詔特贈一官致仕謚文節道傳篤於踐履氣節卓然歐樹屏間大書喚起截斷四字其慎獨如此兄心傳

心傳字微之慶元元年薦于鄉既下第絶意不復應舉閉戶著書晚因崔與之許奕魏了翁等之薦自制置司敦遣至闕下爲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都府尋遷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詔無入議幕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復赴闕爲工部侍郎言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于此災祥

饑饉史不絶書頒乞降罪己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不然民怨於內敵逼於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臣如雲猛將如雨亦不知所以爲策矣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湖州淳祐元年罷祠復予又罷三年致仕卒年七十八心傳有史才通故實然其作吳獵項安世傳褒貶有愧秉筆之旨蓋其志常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云所著成書有高宗繫年錄學易編誦詩訓春秋考禮辨讀史考舊聞証誤朝野雜記道命錄西陲泰定錄辨南遷錄又有詩文一百卷無子以道傳之子爲後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六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七　　列傳一百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儒林

程迥　劉清之　眞德秀　魏了翁

廖德明　湯漢　何基　王柏

徐夢莘弟得之從子天麟　葉宗道　王應麟　黃震

程迥字可久寧陵人後徙餘姚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知上饒縣已而奉祠寓番陽之蕭寺迥居官寬而明簡而信猾吏畏民仁感激慘惻懷表隱德潛善無間幽明聽決獄訟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辯不爲苟止迥

嘗授經學於岷山王葆嘉禾聞人茂德嚴陵喻樗所著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傳外編春秋傳顯微例目論語傳孟子章句文史評經史說諸論辨太玄補贊戶口田制貢賦書乾道振濟錄等書卒官朝奉郎朱熹以書告迥子絢曰敬惟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曾不得一試而奄棄盛時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絢以蔭仕恩調巴陵尉攝邑事能理冤獄孫仲熊亦有名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甘貧力學博極書傳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歷調萬安縣丞帥龔茂良以救荒畫策

閣下斬又借謝公鶚之教運使史正志按部督州賦
之賦清之不可有同年生在幕中謂曰侍郎將鶚子
矣貴以閑閑來清之貽之書謂贏貲者皆州縣侵刻於
民法所當禁某誠不敢盡侍郎知人之鑒鶚者兩有審
察之命清之竟不見丞相諸史部銓得知宜黃縣茂良
入參知政事與丞相周必大薦丁孝宗召對首論民困
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又言用人四事一辨賢否二
正名實三使材能四聽換授改太常寺主簿服除通判
鄂州茬權發遣常州改衡州先是郡餉廚傳以事常平
刑獄二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餽清之數曰此何時也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七　二

吾惟求無負於吾民足矣嘗作諭民書一編簡而易從
每因月講設酒肴宴諸生相與論學□近來者衆精舍
居之建興武場㧞籍召閑悉革隱占之弊創朱陵道院
以祠先代節義名臣及本朝寇準周敦頤胡安國部使
者惡其不能媚已諷臺臣論其勞民用財遂□祠歸纍
室授旄延臣多薦之光宗即位起知袁州而疾作猶貽
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往候疾不廢講論及周必大來謂
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微云無慮可澄遂卒清之
自舉進士有志義理之學所著有曾子內外雜篇訓蒙
新說外書孫子通錄等書

眞德秀字景元後更爲景希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
誦登慶元進士第授南劒州判官復中博學宏詞科入
閩帥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初遷博士累遷起居舍人奏
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
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
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擠之則嘉泰之失
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
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
繼以封駁論事去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
大利害羣臣皆喑默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勸訪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七　三

闕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法楮令行告訐繁興
抵罪者衆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或虧
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兼
太常少卿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爲
心使金道聞北國有難而返因請修墾田之政謂臣自
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野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强
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强兵足食爲進取資也
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爚曰吾
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
請出爲祕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廣德太平

德秀與留守憲司大講荒政自領廣德太平與廣
德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振給徽州寧國
守無善狀皆劾之而以李道傳攝徽先是都司胡榘薛
極每詆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聲日聞因倡言
旱傷本輕監司好名振贍太濫使峴劾庠以撼德秀德
秀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祠授庠新官道傳亦召還
德秀進秩知泉州海賊作亂官軍敗衄德秀親授方略
禽之復審視形勢增屯要害以備不虞進秩知隆興府
母喪除授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
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惇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

勉其士立惠民倉置社倉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
舉理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
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
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
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
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王本志願討論雍熙追封秦王
舍罪恤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上
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
不及舜明矣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何足
法也帝曰亦是一時倉卒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

益講學進德以掩前失帝曰善德秀又乞收人心略曰
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師王溥等議于朝堂者七十
有四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曆間求西帥必取當
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忘讎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
往者霅川之獄未聞參聽于公朝淮蜀二閫皆出僉論
所期之外天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此收人
心之一事也賞罰適平則人心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
賞罰異者若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
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
事也當乾淳間有位于朝以饋遺及門為恥受任于外

以苞苴入都為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果若息天下
之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
事也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曩以訛言之故
籍有譏呵之令焉譏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戮
焉都城之民搖手相戒宜解密網達下情此收人心之
四事也又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
富於經術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
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於諒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
未蒙記錄上嘉納之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
進曰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

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
德秀屢進鯁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
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暨盛章始駁德秀
除王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
閣待制奉祠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
御史梁成大又劾之請加竄殛上曰仲尼不為已甚乃
止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
我執此以往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
州迎者塞路城中歡聲動地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
嗇養精神德秀謂郡弊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

勉彌遠歿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召為戶部尚
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一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
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
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茲皆足
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
端平二年已得疾拜參知政事三乞祠祿上不得已進
資政殿學士以內祠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迄謝事
猶神爽不亂遺表聞上震悼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長
身玉立人咸以公輔望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
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

想見其風采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
交頌都城人時驚傳溳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
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
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尤世
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既衰矣自範乃攻清之誤
國且謂其貪黷史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
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豈知和而縱循醫之後一藥
之誤代為補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侂胄
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厲禁以絕
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

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
乙稿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諡文忠
魏了翁字華父蒲江人年數歲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
覽時稱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有作者風登進士第歷
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胄謀開邊了翁
上言盍亦急於內修姑迨外擾不然眾天下而試於一
擲宗社存亡係焉改秘書省正字明年遷校書郎以親
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又明年侂胄誅朝廷收召諸賢
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為力辭
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

舉十焓者開門授徒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差知漢
州又知眉州眉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了翁綽
者首拔俊秀行鄉飲酒禮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復蟇頤
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嘉定四年擢潼川路
提點刑獄公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上
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趣向
朝論韙之如其請歷知潼川府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五
事又論郡邑强幹弱枝之弊所宜變通蓋自了翁去國
十有七年矣至是上迎勞優渥嘉納其言進兵部郎中
俄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轉對論江淮襄蜀當

分爲四重鎮爲聯絡守禦之計次論蜀邊墾田及實錄
闕文等事皆下其章中書累遷祕書監尋爲起居舍人
再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
危鄰寇動靜其幾有五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
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其
言無所忌避時相始不樂矣寧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卽
位時事忽異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閒不得請遷起居
郎明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上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
了翁入對卽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
之外別有所謂天地[illegible] 明也咻 卽而求之則未然

亦而無事不可爲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浮淺宜[illegible]
犯顏敢諫之臣臨難無伏節死義之勇願數求碩儒丕
闡正學圖爲久安長治之計會濟王黜削以死有司預
望治罪非是了翁獨見上請厚倫紀以弭人言復縱論
言事最爲切至而了翁亦以疾求去右正言李知孝劾
胡夢昱竄嶺表了翁出關餞別遂指了翁爲黨論將
擊之彌遠外示優容改權尚書工部侍郎力以疾辭乃
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遂
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降三官靖州居住紹定四
年復職奉祠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寶章閣待制潼川

路安撫使知瀘州辦邊事上親政進華文閣待制遂
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上因民望與眞
德秀並召以爲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乞明
君子小人之辨次論故相二失猶存又及修身齊家皆
切上所難同修國史兼侍讀俄兼吏部尚書復條十事
以獻言者以爲迂闊而述事情上悉嘉納還朝六閱月前
後二十餘奏上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乃
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
淮督府曾從龍以憂畏卒併以江淮付了翁朝論大駭
三學亦上書論之適邊警沓至上心焦勞了翁嫌避

後改左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宣押同二府奏事進封臨
邛郡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辭而賜御
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
至臣欽代丁關外開幕府江州奏邊防十事帖二旬召
爲簽書樞密院事進闕奏事時以疾力辭尋落職改殿
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詔予祠未幾改知紹
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
乞骸骨不允疾革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後十日詔
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上震悼贈太
師謚文靖累贈秦國公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

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經史雜抄等書
廖德明字子晦順昌人受業於朱熹登乾道進士第知
莆田縣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
屬論之德明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不聞以土地與人
者守乃慙服累官知潯州有聲遷廣東提點刑獄彈劾
不避權要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德明曰此國家
公器也還其書不答時有鄉人爲主簿德明聞其能爲
之命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假官人觴豆甚盛德
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時
盜駱桂陽迫韶德明遣將馳韶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

乃分戍守遠斥堠明賞罰布威信招輯熙然如平時徙知
贛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德明初爲潯州教授爲
學者講聖賢心學手植三柏于學潯士愛之如甘棠在
南粵時立師悟堂刻朱熹家禮及程氏諸書遠近化之
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爲郡惟用三
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于世
湯漢字伯紀安仁人與其兄千巾中皆知名當時漢以
提刑趙汝騰薦差充象山書院堂長赴禮部別院試正
奏名授上饒縣主簿轉運使趙希塈言漢今海內知名
士也豈得使之州縣哉詔循兩資差信州教授兼象山

書院長淳祐十二年差充史館校勘改國史實錄院校
勘會大水未幾火災繼作漢乞從上封事授太學博士
轉對言太祖之天下壞其半者蔡京王黼也高宗之天
下壞其半者鄭清之也又曰苟有志焉則其紀綱必先
正根本必先强藩籬必先固夫然後泮渙優游其樂無
極舍此不務而徒以九重之深一笑之適以爲樂樂極
而悲之音有朝廷而不能治也有黎民而無與保也
起視四境而外侮又至矣雖有鄭衛之音燕趙之色雕
章之麗瓊林之積亦獨何樂哉召試館職遷秘書郎
轉對極言邊事以爲今日扶危救亂無復他策在于人

清心無欲盡用天下之財力以治其大臣公心無私
盡用天下之人才以彌未然幾尚有以亡爲存之理其
棲舉福建常平歷江東運判知隆興府召遷在太府少
卿兼太子諭德改祕書少監疏論北年董宋臣盤錯黨
灼其力能去之諫排大臣結連兇渠惡德參會以致其
戈相尋之禍陛下灼見其故斥而遠之舁斷於消而弭
凝冰解而驟合倪得自便則圖復用上下危懼大小切
齒而陛下方爲之辨明大臣方與之和解臣竊重傷此
過計也自古小人復出其害必慘將逞其積怨嘯其儔
伍顛倒宇宙甚可畏也乞休致擢太常少卿求補外以

祕閣修撰知福州福建安撫改知隆興府度宗即位累
遷權工部尚書兼侍讀已而奉祠以端明殿學士致仕
卒年七十一特贈正奉大夫謚文清漢介潔有守恬於
進取有文集六十卷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師事黃幹告以必有眞實心地刻
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待問淵源
之懿來學者裴王柏從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
往返甚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
多起疑論其文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十八卷景定
五年以處士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
辭未竟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
詔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國
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諡文定所著大學發揮中庸發
揮大傳發揮易啓蒙發揮通書發揮近思錄發揮

王柏字會之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父朝奉郎
瀚俱得伊洛之學柏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
三十始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
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
亟更以魯齋以何基嘗從黃幹得熹之傳卽往從之於
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爲精密作

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閤靜坐子弟白
事非衣冠不見也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
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
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
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
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以四成數而
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洪範初一曰五行以
下六十五字爲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
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
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

說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鄭衛
淫奔之詩又以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于
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不可為目定
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衣
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諡文憲
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
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
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
傳續國語等書
徐夢莘字商老臨江人幼慧耽嗜經史第進士歷官主

管廣西轉運司文字朝廷議易二廣鹽法遣廣西安撫
司幹官胡廷直與東西漕臣集議于覺夢莘從行議與
廷直不合後廷直為轉運使夢莘知賓州徇以前議為
梗法罷去夢莘恬於榮進念生於靖康之亂四歲而
江西阻訌母襁負亡去得免思究見顛末乃網羅舊聞
會粹同異為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自政和七年
海上之盟訖紹興三十一年完顏亮之斃上下四十五
年凡敕誥國書奏議記序碑志登載靡遺高宗聞而嘉
之除直祕閣夢莘平生多著述有集補會錄有讀書
記志有集醫錄有集仙錄皆以儒學為之卒年八十二

弟得之從子天麟俱舉進士得之字思叔終通直郎
仕安貧樂分著左氏國紀史記年紀等書天麟字仲祥
歷官權發遣廣西轉運判官所至有惠政著西漢會要
東漢會要等書晚作堂蕭灘之上畫嚴光像事之
葉味道初諱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溫州人師事朱熹
試禮部第一時禁偽學味道對策率本程頤無所避知
舉胡紘曰此必偽徒也黜之味道復從熹于武夷山中
學禁開乃登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熹之徒及所著
書部使者以味道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
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

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
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帝忽問鬼神之理疑伯有
之事涉於誕味道對曰陰陽二氣之散聚雖天地不能
易有死而猶不散者其常也有不得其死而鬱結不散
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正所以教
民親愛參贊化育今伯有為厲為之立子泄以奉其後
則庶乎鬼有所知而神莫不寧矣蓋諷皇子竑事也三
京用師廷臣邊閫交進機會之說味道進議狀以為科
配日繁餽餉日迫民一不堪命龐勛黃巢之禍立見是
先搖其本無益於外也遷祕書著作佐郎而卒帝出內

擢賜對撰升一官任其後故事未有也所著四書說六
學講義祭法宗廟郊社外傳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府人九歲通六經淳祐元年第進
士從王埜受學歷揚州教授初應麟登第言曰今之事
舉子業者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
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詞科自見假館閣書
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應麟與弟應鳳同日生開慶元
年亦中是科詔褒諭之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帝
御集英殿策士召應麟覆考帝欲易第七卷置其首應
麟讀之乃頓首爲得士賀遂爲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

也歷太常寺主簿面對言淮戍方警蜀道孔艱海表上
流皆有藩籬唇齒之憂軍功未集而吝賞民力既困而
重斂非修攘計也時大全諱言邊事於是應麟罷未幾
大全敗起應麟通判台州還至著作佐郎度宗即位累
遷著作郎守軍器少監經筵人日雪帝問有何故事應
麟以唐李嶠李乂等應制詩對因奏春雪過多宜謹感
召又累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忤賈似道以秘閣
修撰奉祠久之起知徽州其父撝嘗守是郡父老皆曰
此清白太守子也召爲秘書監權中書舍人力辭不許
兼史職兼侍講遷起居郎兼權吏部侍郎時朝臣無以

邊事言者應麟指陳成敗逆順之說帝不懌似道復諷
臺臣之適以憂去及似道潰師江上授中書舍人兼直學
士院即引疏陳十事進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
侍讀遷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日食應詔論消弭及備
禦之策皆不及用尋轉禮部尚書兼給事中丞相留夢
炎用徐囊爲御史擢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等應麟繳奏
曰囊與夢炎同鄉萬石麤戾無學與後省輕躁況夢
炎舛令慢諫讜言弗敢告今之賣降者多其任用之士
疏再上不報出關俟命再奏曰因危急而紊紀綱以偏
見而咈公議臣封駁不行與大臣異論勢不當留疏入

又不報遂東歸詔中使以翰林學士召識者以爲奪其
要路寵以清秩非所以待賢者應麟亦力辭後二十年
卒所著有深寧集玉堂類稿掖垣類稿詩攷詩地理考
漢藝文志攷證通鑑地理攷通鑑地理通釋通鑑答問
困學紀聞蒙訓小學紺珠玉海詞學指南詞學題苑筆
海等書
黃震字東發慈溪人寶祐四年登第度宗時爲史館檢
閱與修寧宗理宗兩朝國史實錄輪對言當時之大弊
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乞罷給度僧人
道亡牒使其徒老死即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

紓民力窮宮中建內道場故首及之帝怒批降三秩即
出國門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郡守賈蕃世以
權相從子驕縱不法震數與爭論是非蕃世積不堪疏
震撓政坐解官尋通判紹興府獲海寇繆之撫州饑起
震知其州多善政詔增秩遂升提舉常平初常平有慈
幼局爲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既
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而
貧者許里胥請于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
收家成活者衆改提點刑獄御史中丞陳堅以讒者言
劾震去遂奉雲臺祠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召將與

俞浙並爲監察御史有內戚畏震止之而浙亦以直
言去移浙東提舉常平時皇叔大父福王與芮判紹興
府遂兼王府長史震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
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爲其屬豈敢察其非
奈何自臣復壞其法固不拜長史命進侍左郎官及宗
正少卿皆不拜震嘗告人曰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
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恒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
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所著日抄一百卷其卒也
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七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八　列傳一百十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循吏

天子統御兆民所資以共理者吏也吏不擇人譬如土
偶被文繡何益於事甚者如猛虎毒蛇民其能堪乎漢
唐循吏之效尚矣宋懲五季藩鎮之弊者令朝臣出知
州縣躬召詢政事乃遣或詔有司保薦以充勝任與否
則督監司糾察或命使者巡察有佳政則賜璽書賚錢
帛或寵以章服其重吏如此累朝相承在位咸烝烝不
懈而樹有成績以贊仁厚之治者史不絕書亦云盛哉

茲從舊述得十有二人他不但以惠稱者見別傳

陳靖　張綸　邵曄　崔立
魯有開　張逸　吳遵路　趙尚寬
高賦　程師孟　韓晉卿　葉康直

陳靖字道卿莆田人好學頗通古今父仁璧仕陳洪進
爲泉州別駕洪進稱臣家猶有負險爲亂者靖徒步謁
漕使陳討賊策召還授陽翟縣主簿契丹犯邊靖上五
策曰明賞罰撫士衆持重示弱待利而舉帥府許自辟
士而將帥得專制境外太宗異之改將作監丞歷太常
博士太宗務興農事詔有司議均田法靖議曰法未易

遊行也宜先命大臣或三司使爲租庸使或兼屯田制置宜仍擇三司判官選通知民事者二人爲之副兩京東西千里檢責荒地及逃民産籍之募耕作賜耕者室廬牛犂種食別其課爲十分責州縣勸課分殿最爲三等候數歲盡罷官屯田悉用賦民然後量人授田度地均税太宗謂宰相曰朕欲復井田顧未能也靖此策合朕意乃召見賜食遣之他日帝又語輔臣三司衙議群議不同始罷之出靖知婺州再遷尚書刑部員外郎眞宗即位復列前所論又言國家禦戎西北而仰食東南東南食不足則誤國大計請自東西及河北諸州大行勸

農之法歲可省江淮漕百餘萬又下三司議皆不果行歷河南轉運使極論前李氏橫賦於民凡十七事詔爲罷其尤甚者徙知潭州歷度支鹽鐵判官累遷太僕卿集賢院學士知建州徙泉州拜右諫議大夫仍請與丁謂善謂貶黨人皆逐去復黜知信州御史王耿乃言靖老疾不宜久爲鄉里官於是以秘書監致仕卒年七十五多建畫而於農事尤詳嘗上勸農及喪葬錄然其說泥古多不可行

張綸字公信汝陰人少倜儻任氣舉進士不中補三班奉職遷右班殿直從雷有終討王均於蜀以功遷右侍禁夔州兵馬監押歷內殿崇班知鎭戎軍辰州溪峒彭氏入寇以綸爲辰澧鼎等州緣邊五溪十峒巡檢安撫使綸諭蠻酋歸所掠民道官與盟刻石于境上時嘉祐二年也久之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奏除鹽課宿負官助其器用入者倍其直由是歲增課數十萬石復置鹽場于杭秀海三州歲入課又百五十萬號五渠導太湖入于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築漕河堤二百里于高郵北旁錮鉅石爲十䃳以泄橫流泰州捍海堰壞歲患濤冒民田綸表請修復命兼權知泰州遂成堰凡百五十里復逃戶二千

州民利之爲立生祠累遷東上閤門使眞拜乾州刺史從知潁州卒綸有材略而性仁恕在江淮見漕卒凍餒道死推本錢市絮襦千數衣其不能自存者

邵曄字日華京兆人家桂陽幼嗜學恥從俗習太平興國八年登進士第歷遂州錄事參軍時傷令知州性悍率部民張道豐等三人被誣爲劫盜將斬其枉不署牘白全核實令不懸引抵法不服既而捕獲正盜三人遂得釋全坐削籍爲民曄代還引對太宗嘉獎賜錢五萬詔以全事戒諭天下授曄光祿寺丞歷遷工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景德中假光祿卿充交阯安撫國信使會

飛鈸之變帥以事聞改命爲緣海安撫使許以便宜從
事帥辭賄書諭朝廷威德俾速定位即聽命使還改兵
部員外郎賜金紫階上邕州至交州水陸路及宜州山
川等四圖頗詳控制之要俄判三司三句院坐所舉李
續犯贓當削一官上以其遠使之勞令停官後起知兗
州歷右諫議大夫知廣州州城瀕海每蕃舶至岸常苦
颶風帥鑿内濠通舟颶不能害未幾卒年六十三
崔立字本之鄢陵人祖周度仕周爲泰寧軍節度判官
慕容彥超叛周度以大義責之遂見殺立登進士第歷
官知江陰軍屬縣有利港久廢立濬治溉田數千頃及

開橫河六十里通運漕累遷太常少卿歷知棣漢相潞
兗鄆澶七州立性淳謹尤喜論事稍符封禪士大夫爭
奏符瑞獻贊頌立獨言水發徐州旱連江淮無爲烈風
金陵火天所以警驕怠戒淫泆也區區符瑞尚何足爲
治道言哉前後上四十餘事以右諫議大夫知耀州改
知濠州遷給事中告老進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立議
韓琦爲布衣以女妻之人服其鑒云
魯有開字元翰川從父宗道蔭入官歷知確山縣當驛
守務爲之以爲有古循吏風知金州有盜獄當死者數
十人有開曰安得若是衆邪訊之則誣天方旱獄白而
雨知南康軍代還熙寧行新法王安石問江南如何曰
法新行未見其患當在異日也以所對非其出通判杭
州知衛州從舊州河決或謂郡無水患何以役爲對
曰豫備不虞古之善計也卒成之明年河決水果至不
能冒隄而北朝廷遣使河北民遮道有開功狀召爲膳
部郎中元祐中歷知信陽軍洺滑州復守冀官至中大
夫卒
張逸字天隱滎陽人進士及第知襄州鄧城縣知州謝
泌待爲逸設几案置坐其上坐聽州事曰君它日爲朝廷
循良吏他日引對真宗問所欲何官逸對曰母老在

家願得近鄉幕職授澶州觀察推官母喪服除引對帝
又固問之對曰願得京官特改大理寺丞用泌薦也知
長水縣從青神縣縣東南有松栢灘夏秋暴漲多覆舟
逸禱江神不踰月灘爲徙五里特人異之累遷尚書兵
部郎中知開封府有僧求內降免田稅而逸固執不許
仁宗曰有司能守法朕何憂也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
逸凡四至蜀諳其民風華陽驛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縣
吏受財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氣
不直識守者因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爲
神卒于官

[illegible]字安道父淑見文苑傳遵路第進士累官[illegible]
[illegible]章獻太后稱制下莫敢言遵路條奏十餘事忤太
后意出知常州嘗預市米遵中以備歲儉已而果大乏
食民賴以濟自他州流至者亦全十八九累遷兵部郎
中權知開封府時宋庠鄭戩葉清臣皆宰相呂夷簡所
不悅遵路與三人雅相厚夷簡惡之出知宣州上御
戎要略邊防雜事二十篇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
彼病猶決事不輟手自作奏及卒仁宗聞而悼之遵路
博學知大體以喪嫠婦食給制性夷雅慎重寡言笑
善筆札其爲政簡易立朝敢言平居廉儉無他好身後

室無長物子瑛爲尚書比部員外郎不待老而歸

趙尚寬字濟之河南人安仁子也知平陽縣鄰邑有大
囚十數破械夜逸殺居民將犯境尚寬悉獲之知忠州
大化其俗嘉祐中以考課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
代亂土曠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爲邑尚寬曰
土曠可益墾辟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
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溉田
萬餘頃又教民自爲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
來者雲布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三司使包拯與
[illegible]使者交上其事仁宗下詔褒之進秩賜金留唐凡五
年民像以祠而王安石蘇軾作新田新渠詩以美之遷
[illegible]宿二州又徙梓州尚寬去唐數歲田日加闢戶日益
[illegible]朝廷推功自少府監以直龍圖閣知梓州積官至司
農卿卒詔賜錢五十萬

高賦字正臣中山人以父任爲右班殿直復第進士改
奉禮郎四遷太常博士歷知眞定縣通判劍州石州成
德軍知衢州俗尚巫鬼民毛氏柴氏二十餘家世蓄蠱
毒値閏歲害人尤多忿爭者輒遣其毒賦悉擒治伏辜
蠱患遂絕徙唐州州田經百年曠不耕前守趙尚寬菑
墾不遺力而榛莽者尚多賦繼其後益募兩河流民計

口給田作陂堰四十四再滿再留比其去田增闢三萬
一千三百餘頃戶增萬一千三百八十歲益稅二萬二
千二百五十七璽書褒諭宣布治狀以勸天下兩州爲
生立祠歷蔡潞二州入同判太常寺進集賢院學士在
朝累有建明神宗多施行之以通議大夫致仕卒年八
十四

程師孟字公闢吳人舉進士甲科累官知南康軍楚州
提點夔路刑獄夔部無常平粟建請置倉適凶歲振民
不足即矯發他儲不俟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俟報
[illegible]者盡爲殍矣竟發之徙河東路晉地多土山旁[illegible]川

咨春夏大雨二河如黃河俗謂之天河可疏濬師孟勸
民出錢開渠築堰淤良田萬八千頃裒其事爲水利圖
經頒之州縣爲度支判官知洪州歷江西轉運使加直
昭文館知福州治行最東南徙廣州州城爲儂智高所毀
師孟作西城及交阯陷邕管聞廣守備固不敢東時師
孟已召還朝廷念前功以爲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判都
水監賀契丹生辰至涿州與迎者抗禮不爲屈明日涿
人餞于郊疾馳不顧涿人移雄州以爲言坐罷歸起知
越州青州遂致仕以光祿大夫卒年七十八師孟累領
劇鎮爲政簡而嚴發隱擿伏如神豪惡不逞跌宕者必

痛懲艾之至斷絕乃已洪福廣越爲立生祠

韓晉卿字伯修安丘人以五經中第歷官知同州壽州
奏課第一擢刑部郎中元祐初知明州兩浙轉運使差
役法復行諸道處畫多倉卒失敘獨晉卿視民所宜而
不戾法指遷大理卿元豐置大理獄多內庭所付晉
卿持平考核無所上下神宗稱其才嘗被詔按治寧州
獄循故事當入對晉卿曰奉使有指三尺法具在豈應
刺候主意輕重其心乎受命即行議者欲引唐日覆奏
令天下庶獄悉奏決晉卿言可疑可矜者許上請祖宗
之制也四海萬里必須繫以聽命恐自今瘐死者多
於伏辜者矣朝廷皆行其說士大[illegible]推其忠厚不以法
家名之卒于官

葉康直字景溫建州人登進士第[illegible]光化縣時豐稷爲
穀城令亦以治績顯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
平如衡曾布行新法以爲司農屬歷陝西提點刑獄轉
運副使五路兵西征康直領涇原糧道內侍梁同以餉
惡妄奏神宗怒將誅之王安禮力救得歸故官元祐初
加直龍圖閣知秦州中書舍人曾肇蘇轍劾康直諂事
李憲免官究實無狀改知河中府復爲秦州進寶文閣
待制陝西都轉運使以疾請知亳州通濬積潦民獲田

數十萬畝召爲兵部侍郎卒年六十四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文苑一

古之文也質而典奧而不晦西漢世遵矩法猶存東漢迄五季愈變愈卑其振俗而追之古者千年間不過數人而已宋初楊億劉筠擅才藻未脫聲律之習柳開穆脩志欲變古而力弗逮仁宗朝歐陽脩以古文倡學者翕然宗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而曾鞏蘇軾又踵和之不幸宣政爭尚靡麗至孝宗升平名儒迭出復崇雅正號乾淳體合一代觀之斯文亦云盛矣若詩人則有梅

堯臣黃庭堅秦觀陳師道陳與義要亦一切名家夫詞章固末藝然非閎覽深研則莫能工況多出於節行之士哉茲錄槩因舊史其歐曾蘇三子見別傳

宋白　梁周翰　朱昂　趙鄰幾何承裕附

鄭起郭昱馬應附　和峴弟㠓附　馮吉　高頔

李度　韓溥　柳常　宋準

柳開　夏侯嘉正　羅處約　安德裕

錢熙　陳充　吳淑舒雅　黃夷簡盧稹謝炎許洞附

宋白字太素大名人建隆二年進士甲科乾德初獻文百軸試拔萃高等解褐授著作佐郎知蒲城衞南二縣太宗潛藩白贄文卽位擢左拾遺權知兖州歷翰林學士雍熙中召白與李昉集文士纂文苑英華一千卷後加禮部侍郎三掌貢士頗致譏議白嘗過何承矩家方陳倡優飲宴有進士趙慶者無行游承矩門因潛出拜白求薦後慶遂有名[illegible][illegible]常生尼安道與白為同年生厚善遂出白保大軍節度行軍司馬踰年抗疏自陳有來日苦少去日苦多之語太宗憫之召還遷戶部侍郎兼祕書監眞宗改吏部侍郎判昭文館先是白獻擬陸贄牓子集意求任用乃命知開封府試之既而白倦聽斷求罷拜禮部尚書白以學問宏博屬文敏贍然辭意

放蕩少法度在內署久厭番直草辭疏略不愜旨景德二年與梁周翰俱罷拜刑部尚書集賢院學士未幾引年以兵部尚書致仕進吏部尚書卒贈左僕射錄其後三人白贍濟親族文藝之上極意稱獎故為時彥所宗進士陳彭年輕俊喜嘲謗白惡而黜之彭年既顯為貢舉條制多所關防蓋為白設也會有司謚白文憲內出密奏言白素無檢操遂改文安有集百卷

梁周翰字元褒管城人周廣順進士歷開封府戶曹參軍宋爲祕書郎直史館高錫疏議太公配享諸賢內王僧辯恐非令德詩詔重銓定終始無瑕者方預焉周翰上

書天地以來覆載之內聖賢參稽古今同流校其頗采
鮮克具美周公聖人也盛德大勳蟠天極地外則淮夷
構難內則管蔡流言晃尾跋胡乖疐顛頓假不仕不僅
得辨明此可謂之盡美哉臣以爲非也孔子聖人也祖
述堯舜憲章文武雖試用於定哀曾不容於季孟又嘗
履盜跖之虎尾聞南子之佩聲遠辱慎名不見其可此
又可謂其盡善哉臣以爲非也自餘區區後賢所賢立
事比於二聖曾何足云而欲責其膽涅不渝始卒如一
者臣竊以爲難其人矣昉自唐室崇祀太公武臣陪饗
廟貌如文宣之制事雖不經義足垂勸況於褒日不之

通賢疑難討論亦云折中今若求其考頌別立否臧以
蒸袖之小疵忘狐裘之大善恐其所選僅有可存章行
高山更炎瞻於往躅英魂烈魄將有恨於明時願納微
忠特追明敕不報乾德中獻擬制二十篇擢爲右拾遺
會修大內上五鳳樓賦人多傳誦之五代以來文體卑
弱周翰與高錫柳開范杲習尚淳古齊名友善當時有
高梁柳范之稱歷通判綿眉二州坐杖人至死奪二官
起授太子左贊善大夫開寶三年遷左拾遺監綾錦院
改左補闕兼知大理正事俄坐杖錦工過差爲其所訴
太祖甚怒責之曰爾豈不知人之膚血與己無異何乃

遂令臨訊將杖之周翰自言臣負天下才名不當如此
太祖乃解止授左司農寺丞逾年爲太子中允太平興
國中知蘇州周翰善音律喜蒱博惟以飲戲爲務以本
官分司西京踰月授左贊善大夫仍分司俄除楚州團
練副使雍熙中歷遷起居舍人兼起居郎會考課京朝
官有敢隱前犯者皆除以爲民周翰被譴忘多所上有
司偶遺一事嘗充判館楊徽之奏二館與上請相府以
爲周翰非故有規避其所犯頗繁不能悉記於是止
罰金百斤至道中遷工部郎中真宗在儲宮知其名徵
之時爲左庶子因令取所爲文周翰悉纂以獻上答以

書及即位首擢駕部郎中知制誥俄判史館昭文館不
數年召入翰林爲學士歷工部侍郎卒帝憫之錄其子
周翰性踈儁卞急臨事廢暴故多躓敗晚年才思稍減
書詔多不稱旨有集五十卷及續因話錄
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徙家南陽父葆光家衡山昂
少與熊若谷鄧洵美同學朱遵度好讀書人號之爲朱
萬卷目昂爲小萬卷北游江淮韓令坤署權知揚州揚
子縣俟兵綏輯復逋亡者七千餘家令坤列表授本縣
令宋初爲衡州錄事參軍嘗讀陶潛閑情賦而慕之因
廣其辭曰維稟氣兮清濁獨得意兮虛徐亍何照兮無

貞素何散兮無裾務冥懷於得喪寧勤體乎[illegible]
周方姬孔抗跡孫遽精騖廣漠心游大虛傲朝曦兮南
榮遡夕飈兮北蹠非道之病惟情之舒繇是含穎懷粹
凝和習黯窈淪兮幽憂德芬馨兮周比并無渫兮泉
融珠潛輝兮川媚又何必陋雄之尚玄笑奕之心醉悲
墨之素絲嘆朕之下位苟因時之明揚乃斯文之不墜
睇烟景兮飄飄心懸旌兮搖搖感朝榮而夕落嗟蟋蟀
而鳴蜩姑藏器以有待因寄物而長謠願在首而爲弁
束玄髮而未衰命名器之有得與纓珥兮相宜願在足
而爲舄何坎險之避要欲效勤於豎亥思追蹤於浮丘

願在服而爲袂傅繒素而飾躬與化緇之色涅寧拭面
而道窮願在目而爲鑑分姸醜於崇朝驚青陽之難久
無白首以見招願在地而爲簟當暑溽而水寒伊膚革
之尚疚胡寤寐以求安願在觴而爲醴不亂德而溺眞
體虛受之爲器華謫性以歸淳願在握而爲劍每輔袵
而保裾殊鉛鈷之效用比硎刃而有餘願在橐而爲矢
美箭羽之斯全疇懋勳而錫晉射窮壘而刎燕願在體
而爲裘託針綫以成功非珍華而取飾將被服而有容
願在軒而爲竹帶歲寒而不改挺介節以自持鄭虛心
而有待人之願兮寔繁我之心兮若此書爲志兮璞藏

發爲文兮霧委既持璋兮掌瑜復握蘭兮執芷始無
兮植杖終俛首兮嗟靜振襟兮自適覩物兮解頤雲無
心兮遐舉離倚條兮叢滋想陵谷之變遷況玄黃之易
絲人可汰而可鍛巳不磷而不緇苟一鳴而驚人何五
鼎而勿飴已而撫膝清嘯顧懷自寬樞桑戶甕兮差樂
鳩飛捘躍兮胡斯指[illegible]兮爲伍仰蹤籍兮邀歡何孫
牧而伊耕何巢負而由憯澹我慮兮綠綺清我眠兮琅
玕周旋兮有則視終[illegible]兮自得奚休戚於
考槃累遷監察御史江南轉運副使太宗累遷水部郎
中直秘閣兼越王府記室參軍眞宗累遷翰林學士踰

年拜章乞骸骨乃拜工部侍郎致仕昂前後所得奉賜
以三之一購奇書以諷誦爲樂及是閑居自稱退叟著
資理論三卷上之晚歲自爲墓誌卒年八十三詔加賻
贈錄其孫門人謚曰正裕先生昂好學純厚有清節澹
於榮利進退存禮士類多之有集三十卷子正辭正辭
並登進士第正基虞部員外郎

趙隣幾字亞之須城人家世爲農隣幾少好學能作禹
別九州賦萬餘言人多傳誦在周第進士解褐秘書省
校書郎歷許州宋州從事太宗召爲左贊善大夫直史
館太宗北征後郭贄[illegible]薦之而帝又嘉其所獻頌遂

寄郎中歷京東轉運使峴性苛刻鄙嗇好殖財復嬖倡
人會以官船販易規利坐削籍配隷汝州起爲太常丞
分司西京端拱初上躬耕籍田峴表賀至闕下因以其
所著奉常集五卷秘閣集二十卷注釋武成王廟贊五
卷奏御上甚嘉之復授工部郎中判太常寺兼禮儀院
事未幾卒弟嶸

嶸字顯仁凝第四子也太平興國八年登進士第釋褐
霍丘主簿歷光祿寺丞先是凝取古今史傳斷獄事
案皆著爲疑獄集嶸因增爲三類分爲三卷表上之俄
獻所著文賦五十軸召試中書擢爲太子中允淳化初
補注疑所撰古今孝悌集成十卷以獻遂以本官直集
賢院中謝日賜緋魚三年春獻觀燈賦遷右正言太宗
謂李昉曰嶸宰相子勤學自立有文章能荷堂構如嶸
者不可多得也以本官知制誥不踰年加水部員外郎
知理檢院至道元年賜金紫與王旦同判吏部銓是秋
晨起將朝風眩暴作卒上聞之驚嘆賵賻加等錄其二
孤嶸好修飾容儀自五鼓張燈燭至辨色冠帶方畢上
嘗欲召入翰林不果嶸弟㠓始爲三班奉職淳化中獻
文求試上以故相之後改授大理評事

馮吉字惟一洛陽人周太師中書令道之子以父任歷

太常少卿吉嗜學善屬文工草隷然性滑稽無操行[illegible]
中書舍人缺宰相即欲用吉終以佻薄而止雅好琵琶
尤臻其妙父常戒令勿習不能改道欲辱之因家宴命
吉奏琵琶爲壽賜以束帛吉置於右抱琵琶按膝再
拜如伶官狀了無怍色家人皆大笑及爲少卿頗不得
意以杯酒自娛每朝士宴集雖不召常自至酒酣彈琵
琶已復賦詩詩成起舞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絶宋初受
詔撰述明憲皇太后謚議人稱於時

高頔字子奇雍丘人後唐舉進士乙科四遷魏博觀察
支使周顯德中符彥卿奏署掌書記時太宗親迎懿德

皇后于大名彥卿遣頔迎候日夕陪接尤伸款好後隨
彥卿鎮鳳翔會詔留彥卿洛陽頔復爲天雄軍掌書記
以病免雍熙中頔年八十餘太宗親試貢士頔子南金
舉學究自陳願賜一第庶獲寸祿及老父上問左右其
父何人宰相宋琪以頔對且言其素行縉紳推重上曰
此高頔子耶頔在大名幕中嘗與朕遊處迨踰旬月晨
夕對按飲食常拱手危坐未嘗少懈其恭謹蓋天性也
惜老矣不欲煩以官政即擢南金第拜頔左補闕致仕
賜錢一萬卒于家頔有清節力學彊記手錄書千餘卷
晚家畜馬老以疾飼之僕夫年七十待之如初時稱其長

太子中舍[illegible]進士至殿中丞

李度洛陽人周顯德中第進士度工於詩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之句時翰林學士申文炳知貢舉樞密使王朴移書錄其句以薦之文炳卽擢度爲第三人累遷殿中丞知歙州坐事左遷絳州團練使十年不調度在歙州嘗以所著詩刻於石有中黃門得其石本傳入禁中太宗見之詔宰相曰度今安在卽令召至對於便殿與語甚悅擢爲虞部員外郎直史館賜緋端拱初交州黎桓加恩以度借太常少卿爲副使上賜詩寵行未至交州卒于傳舍弟康亦善詩登進士第

韓溥京兆長安人唐相休之裔孫周顯德初第進士歷司門郎中溥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人談亹亹然可聽號爲近世肉譜縉紳頗推重之尤善箋札人多藏其尺牘弟洎亦進士及第

翰常字可久高密人父慶孫申州團練判官有詩名常漢乾祐二年登進士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周廣順中宰相范質奏充集賢校理出爲鄆州觀察支使歷數縣令開寶中趙普爲相擢爲著作佐郎時任此官惟常與楊徽之李若拙趙鄰幾四人皆有名於時常應舉時著四時成歲賦萬餘言又爲春蘭賦頗存興託後爲[illegible]

[illegible]子仲謀雍熙中進士弟愉周廣順中進士[illegible]

[illegible]準字子平雍丘人祖父俱爲京朝官準開寶中登進士甲科貢士徐士廉擊登聞鼓訴知舉李昉用情取捨太宗怒召準復試便殿見準形神偉茂程試敏速甚嘉之以爲宜首冠俊造由是復擢甲科卽授祕書省祕書郎直史館歷左拾遺知制誥加主客員外郎尋判大理寺被病遷金部郎中罷知制誥卒年五十二賜錢百萬準辭采清麗涖官所至有聲盧多遜之獄李穆坐同門生黜免左右無敢言者準因奏事盛言穆長者有檢操

常惡多遜專恣非其黨也上寤未幾復穆官時論稱之眞宗錄其子郊祁其族子也

柳開字仲塗大名人父承翰監察御史五代文格淺弱慕韓愈柳宗元爲文因名肩愈字紹元既而改名字以爲能開聖道之塗也著書自號東郊野夫又號補亡先生作二傳以見意尚氣自任不顧小節范杲好古學大重開文世稱爲柳范開寶六年第進士歷宋州錄事參軍太宗累遷殿中侍御史因事貶上蔡令時朝廷銳意北征開詣闕上書願效死戎行上憐之復授元職出使[illegible]州因抗疏曰臣受非常恩未有以報今契丹未滅[illegible]

馬步騎數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綏
復幽薊雖身沒戰場臣之願也上以五代以來用節鎮
至刺史皆用武臣不諳政事於是欲兼用文士以開爲
崇儀使知寧邊軍徙全州全州西延洞有粟氏聚族五百
餘人常鈔劫民口糧畜開爲作衣帶巾帽選牙吏勇辨
者得三輩諭降仰賦其居巢作寨鑑一箭約有戒之遂
其酋入朝授本州上佐賜開錢三十萬淳化初移知桂
州坐事黜爲復州團練副使移滁州復舊官知宋州三
年移邠州至州值城壘戰具諸將多異議不協開謂其
從子曰吾觀躔宿有光雲多從北來此境上寇將至矣

吾聞師克在和今諸將怨我一旦寇至必危我矣即求
換郡徙忻州刺史四年徙滄州道病卒年五十四
錄比子開善射喜奕棋有集十五卷作家戒千餘言刻
石以訓諸子性倜儻重義在大名嘗過酒肆飲有士人
在旁辭貌稍異開詢其名則至自京師以貧不克葬其
親聞王祐爲義將丐之開問所費曰二十萬足矣開即罄
所有得白金百餘兩益錢數萬遺之開兄肩吾至御史
肩吾二子湜灝沂並進士第
夏侯嘉正字會之江陵人太平興國中第進士歷官至
著作佐郎使于巴陵爲洞庭賦人多傳寫端拱初太宗
知其名召試詞賦擢爲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秘閣賜緋
嘗元夕上御乾元門觀燈嘉正獻五言十韻詩其末句
云兩制誠堪羨青雲侍上頭上依韻和以賜之有俠少
終雖寒通才列上第之句議者以爲識嘉正之好進也
未幾被病詔以爲益王生辰使所獲金幣得錢甚歸
家忽一縣自地起正及久而仆聞者異之嘉正疾遂篤
月餘卒
羅處約字思純華陽人父濟仕蜀爲升朝官歸朝至太
常丞處約輩作黃老先六經論人多重之登第爲臨渙
主簿再遷大理評事知吳縣王禹偁知長洲縣日以詩

什唱酬蘇杭間多傳誦後並召赴闕太宗自定題試之
以禹偁爲右拾遺處約著作郎皆直史館賜緋魚會下
詔求讜言處約奏論三司之制非古莫若復尚書都省
故事其尚書丞郎正郎員外郎主事令史之屬請依六
典舊儀以今三司錢刀粟帛筦榷支度之事均在二十
四司如此則各有司存可以責其集事今則金部倉部
安能知儲廩帑藏之盈虛司田司川孰能知屯役河渠
之遠近有名無實積久生弊復就三司之中吏分置僚
屬則愈失其本原矣受詔荊湖路巡撫使以詩察立名
所奏豹出衆淳化中卒兄貞昭進士第至員外郎處約

顯有制采而悉於進用時論亦以此誚之卒後錄爲[illegible]
王禹偁集其文凡十卷題曰東觀集易簡表上之蜀亡
又有嚴儲者太平興國中進士後直史館使河北陷于
契丹
安德裕字益之一字師皐河南人父重榮晉成德軍節
度五代史有傳德裕生于眞定未期重榮舉兵敗乳母
抱逃水竇中爲守兵所得執以見軍校秦習習與重榮
有舊匿養之因姓秦氏習世兵家以弓矢狗馬爲事德
裕孩提即喜筆硯遇文字輒爲誦讀聲既成童俾就學
遂博貫文史精於禮傳嗜西漢書習卒德裕行三年服

後還本姓習家貲以橐裝與之凡白金萬餘兩德裕却
之曰斯秦氏之蓄於我何有玖夫當自樹功名以取富
貴豈資於他人所有耶聞者高之開寶二年擢進士甲
科累遷金部郎中出知睦州還判太府寺咸平中卒德
裕性介潔以風鑑自負王禹偁孫何皆初遊詞場德裕
力爲延譽及領考試何又其首選然酣飲太過故不被
獎擢有集四十卷
錢熙字太雅泉州人陳洪進嘉其才以弟之子妻之將
署熙府職辭不就著擬鵬賦以見志尋復辟爲巡官奉
[illegible]歲奉洪進歸朝熙不敘舊職雍熙初登甲科補度州
[illegible][illegible]推官代還寇準掌吏部選[illegible]封[illegible]熙待試中書[illegible]
殿中丞賜緋魚著四夷來王賦以獻凡萬餘言太宗嘉
之即以本官直史館熙與楊徽之言及張洎錢若水
將被進用熙與劉昌言同鄉里相親善又詣少其事昌
言因以語洎洎疑熙交構訴之熙坐削職通判朗州俄
徙衡州就改太常博士眞宗即位遷右司諫尋通判杭
州改多事遷爲轉運使所奏從通判越州熙負氣好學
善談笑精術然操務進自罷職因憤恚成疾卒著擬
山樂府若雜言十數篇及措刑論爲識者所許有集十
卷子象吉亦進士及第

陳充字若虛成都人少以澤酒自娛雍熙中天府禮部
奏名皆爲進士冠廷試擢甲科歷刑部郎中大中祥符
六年以疾出權西京留守御史臺旋以本官分司卒充
詞學典贍唐牛僧孺著善惡無餘論言堯舜伯鯀俱不
能慶殃及其子充因作論以反之性曠達善談諧澹於
榮利自號中庸子臨終自爲墓誌有集二十卷
吳淑字正儀丹陽人父仕吳淑以校書郎直內史歸朝
久不調甚窘窘以近臣薦試學士院授大理評事歷著
作佐郎秘閣校理嘗獻九絃琴五絃阮頌太宗賞其[illegible]
博又獻事類賦百篇詔令注釋淑分注成三十卷上之

累遷職方員外郎疏請用古車戰法上嘉其博學淑性純謹好古有集十卷善草札好篆籀取說文有字義者千八百餘修撰說文字義三卷又著江淮異人錄三卷秘閣閒談五卷子安節張貴淵路皆進士及第

許雅字子正父化本氏入朝歷祕閣校理與吳淑齊名累遷職方員外郎請外得知舒州仍賜金紫雅悟於榮舒州之潛山靈仙觀有神仙勝迹郡秩滿即請掌觀事東封就加主客郎中改直昭文館轉刑部在觀累年優游山水吟詠自樂弟雄端拱二年進士

黃夷簡字明舉福州人爲錢惟治明州判官隨錢俶來

朝授從官爲俶掌書記後俶爲淮海國王封許王皆爲其府判官加倉部員外郎歸朝累遷檢校秘書監平江軍節度副使卒夷簡能文尤工詩詠老而不輟然士大夫薄其貪鄙浙右士之秀者又有盧稹謝炎許洞

盧稹字叔微杭州人幼穎悟及長曉五經大義酷嗜周易孟子端拱初登進士第調補眞定東鹿主簿未及赴官卒年二十七嘗著五帝皇極志孺子問翼聖書數十篇

謝炎字化南嘉興人慕韓柳爲文與盧稹齊名時謂之盧謝稹退懦炎勁急及相厚善端拱初第進士歷知華陰公安二縣卒集二十卷

許洞字洞天吳縣人父仲容太子洗馬洞精左氏傳咸平三年進士解褐雄武軍推官嘗詣府白事有卒踞坐不起即杖之時馬知節知州洞又移書責知節知節怒其狂悖不遜會洞輒用公錢奏除名歸吳中數年日以酣飲爲事常從民坊貰酒一日大署壁作酒歌數百言鄉人爭往觀其酤數倍乃讎洞所負景德二年獻所撰虎鈐經二十卷應洞識韜略運籌決勝科以負譴報罷就除均州參軍大中祥符四年祀汾陰獻三盛禮賦召試中書改烏江縣主簿卒有集一百卷又著春秋釋

幽五卷演玄十卷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九

明南京戶部[illegible]

文苑二

徐鉉　句中正　曾致堯　刁衎
姚鉉　李建中　洪湛　路振
崔遵度　陳越　穆修　石延年 劉潛附
蕭貫　蘇舜欽　尹源　黃亢
黃鑑　楊蟠　顏太初　郭忠恕
梅堯臣　江休復　蘇洵　章望之
王逵　孫唐卿 黃庠楊寘附　唐庚 兄伯虎附
文同　楊傑　賀鑄　劉涇
鮑由　黃伯思

徐鉉字鼎臣，廣陵人。十歲能文，不妄游，與韓熙載齊名江東，人謂之韓徐。仕吳爲校書郎，仕南唐李昇及景，試知制誥。宰相宋齊丘中以事，貶泰州司戶掾，俄復官。時景命二內臣營屯田於楚州，人不堪苛細，起爲盜，命鉉乘傳巡撫。鉉至，奏罷屯田，二內臣懼，逃罪，鉉捕之急，權近側目。及捕得賊首，即斬之，坐專殺，流舒州，徙饒州。久之，復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煜立，歷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宋師圍金陵，煜遣鉉求緩兵。時煜將朱令贇舉兵十餘萬自上江來援，煜以鉉既行，欲止令贇勿下。鉉曰：此行未保必能濟難，江南所恃者援兵爾，奈何止之。煜曰：方求和解，而復決戰，豈利於汝乎。鉉曰：要以社稷爲計，豈顧一介之使，置之度外可也。煜泣而遣之。及至，雖不能緩兵，而入見辭酬禮遇皆與常時同。及隨煜入覲，太祖責之，聲甚厲。鉉對曰：臣爲江南大臣，國亡罪當死，不當問其他。太祖嘆曰：忠臣也，事我當如李氏。命爲太子率更令。事訖五代史李景世家。鉉歷右散騎常侍，因事貶靜難行軍司馬。初鉉在京師，見被毛褐者輒哂之。邠州苦寒，終不御毛褐，致冷疾。一日晨起，方

冠帶，遽索筆手疏，約束後事，又別署曰：道者天地之母。書訖而卒，年七十六。鉉簡淡寡欲，質直無矯飾，好李斯小篆，臻其妙，隸書亦工。嘗受詔與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校說文。弟鍇亦善小學，嘗以許慎說文依四聲譜次爲十卷，目曰說文解字韻譜，鉉爲序，親爲之篆，鏤板行于世。鍇字楚金，李景以爲秘書省正字，累官內史舍人。因鉉奉使入宋，憂懼而卒。李穆使江南，見其兄弟文章，嘆曰：二陸不能及也。鉉有文集三十卷、質疑論若干卷，所著稽神錄多出於客蒯亮。鍇所著則有文集、家傳、方輿記、古今國典、賦苑、歲時廣記云。

句中正字坦然華陽人孟昶時授崇文館校書郎復舉進士及第歸朝補曹州錄事參軍汜水令又爲潞州錄事參軍中正精於字學古文篆隸行草無不工太平興國二年獻八體書召入授著作佐郎直史館被詔詳定篇韻歷著作郎與徐鉉重校定說文模印頒行太宗問中正凡有聲無字有幾何中正退條爲一卷以獻上曰朕亦得二十一字可并錄之也將又命中正與著作佐郎吳鉉大理寺丞楊文舉同撰定雍熙廣韻加太常博士廣韻成凡一百卷特拜虞部員外郎淳化中累遷屯田郎中杜門守道以文翰爲樂嘗以大小篆八分三體

書孝經摹石咸平三年表上之眞宗召見便殿賜坐問所書幾許時曰臣寫此書十五年方成上嘉歎賜金紫命藏於祕閣時乾州獻古銅鼎狀方而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人莫能曉命中正與杜鎬詳驗以聞援據甚悉卒年七十四中正喜藏書家無餘財子希古希仲並進士及第

曾致堯字正臣南豐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歷太常博士性剛率好言事前後屢上章奏辭多激訐眞宗即位累遷戶部員外郎因抗疏狂躁被黜奪金紫未幾復舊官累遷禮部郎中坐知揚州日冒請月奉降掌昇州榷酤轉戶部郎中卒致堯頗好纂錄所著有仙鳧羽翼廣中台志清邊前要西陲要紀爲臣要紀子易從易占皆登進士第

刁衎字元賓昇州人父彥能仕南唐爲昭武軍節度衎用蔭爲祕書郎集賢校理以文翰入侍甚被親昵金陵平從李煜歸宋太祖賜緋魚授太常寺太祝稱疾假滿寓居輦下者數歲太平興國初李昉扈蒙在翰林勉其出仕因撰聖德頌獻之詔復本官出知睦州桐廬縣會詔羣臣言事衎上諫刑書再遷大理寺丞獻文四十篇召試授殿中丞通判湖州歷虞部員外郎轉運使狀其

政績優詔嘉獎徙知廬州眞宗即位遷比部員外郎嘗上疏曰天下大器也群生衆畜也治大器者執一以正其度保衆畜者齊化以臻其原陛下纂圖茲始布政惟新所宜上順天心下從人欲若太祖之勤儉若太宗之惠慈答天地敷錫之意保祖宗艱難之業則周成漢文三宗之美不可同年而議也代還獻所著本說十卷得以本官充祕閣校理出知潁州入爲比部員外郎改直祕閣充崇文院檢討歷兵部郎中入朝暴中風眩卒年六十九衎始仕李氏權勢甚盛父爲藩帥家富於財被服飲膳極於侈靡歸宋以純澹夷雅知名于時性於

倜儻善談笑喜賓客交道敦篤士大夫多推重之子澥
渭皆登進士第澥子繹紹聖中並進士及第

姚鉉字寶之合肥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甲科歷起居
舍人兩浙轉運使鉉儁爽頗尚氣薛映知杭州與之不
協事多不合映摭鉉罪狀以聞除名長連州文學吉州
之萬安抵虔江有贛石所行其中湍險萬狀鉉溯感而
賦之以自況後再移舒州又授本州團練副使卒年五
十三鉉文詞敏贍善作札藏書至多頗有異本兩浙課
吏寫書亦薛映所倚之一事雖被竄斥猶傭人荷擔以
自隨有集二十卷又采唐人文章纂為百卷曰文粹

卒後子嗣復上其書詔授永城簿幼子稱俊頴頗善屬
辭裁十歲卒鉉紀其事為聰悟錄人多傳之

李建中字得中其先京兆人自其祖稠仕於蜀遂為蜀
人建中太平興國中進士甲科累官主客員外郎歷通
判河南府知曹解潁㐮四州景德中以久次進金部員
外郎建中性簡靜和風雅秀恬於榮利前後三求掌西
京留司御史臺尤愛洛中風土就構園池號曰靜居好
吟詠每遊山水多留題自稱巖夫民伯加司封員外郎
工部郎中建中善修養頗校定道藏文判大府寺卒年
六十九建中善書札行筆尤工多構新體草隸篆籀八
分妙人多摹習嘗手寫郭忠恕汗簡集以獻詔付史
館降詔嘉獎好古勤學多藏古器名畫有集三十卷
子周道周士並進士及第周民太子中舍

洪湛字惟清上元人自曾祖而下皆登仕湛幼好學五
歲能為詩未冠錄所著十卷為齠年集舉進士有聲雍
熙二年廷試已落復試擢置高等歷右拾遺直史館端
拱初通判壽許二州代歸朝與左正言尹黃裳馮拯右
正言王世則宋沆伏閤請立許王元僖為儲貳詞意狂
率太宗怒沆出知容州世則遜北部員外郎知郴舒二州
咸平二年召還命試舍人院復直史館其秋命使荊湖

按視民事條奏利病甚衆還判三司都磨勘司又與王
欽若同知貢舉未幾同修起居注時議城綏州邊臣互
言利害遣湛按視湛言城之利有七而害有二遂詔督
其役以勞人罷之湛美風儀俊辨有材幹凡五使西北
議邊要眞宗有意擢任頗遇甚厚曲宴苑中賦詩不移
晷以獻深被褒賞有河陰民常德方訟臨津尉任懿納
賂登第事下御史臺坐王欽若欽若方被寵顧乃詔翰
林侍讀學士邢昺等別鞫懿乃款坐湛遂削籍流儋州
事具欽若傳初王旦與欽若知舉出拜樞密副使以湛
代領其事湛之入貢院懿已試第三場畢及官收湛[illegible]

[illegible]修起居注[illegible]乃收以[illegible]
[illegible]惠州至化州調馬驛卒沖符二子偕行其幼卅
以明狀詔賜錢二萬令護還其喪振有集十卷子曉大
中祥符四年進士

路振字子發永州祁陽人唐相巖四世孫巖死嶺外其子
琛避地湘潭間遂居焉振父洞天事馬希杲爲連州從
事洞天終于家振幼穎悟十歲喪父[illegible]自言而止
涵美俾終其業振日百言識道泥炎洞天大奇之淳化
中舉進士太宗以詞場之弊多事輕淺不能該貫古道
因試卮言日出賦觀其學術時就試者數百人咸愕眙

忘其所出雖當時馳騁場屋者亦有難色振寒素遊京
師人罕知者所作賦尤爲典贍太宗甚爲之擢寘甲科
歷官左司諫知制誥振文詞溫雅屢奏賦頌爲名輩所
稱詩詠多警句及居文翰之職深愜物議自是彌加精
厲從祀譙亳東封汾陰皆奏頌應用無滯時推其敏
贍嘗同修起居注嗜酒得疾卒錄其子綸紳厚無城府
時人惜其才用之晚有集二十卷又嘗采五代末九國
君臣行事作世家列傳尚未成書云

崔遵度字堅白淄州人太平興國八年第進士累遷太
常丞直史館大中祥符初歷左司諫遵度與物無競過

不以是非滯淸素於勢利泊如也掌右史十餘[illegible]
[illegible]上常退匿樞閣處上之見善鼓琴得其深趣所[illegible]
[illegible]淡隙有小閣手植竹數本朝退默坐其上彈琴[illegible]
[illegible]然自適嘗著琴箋其略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
[illegible]太極之節也四時者兩儀之節也律呂者四時之節
[illegible]晝夜者律呂之節也刻漏者晝夜之節也節節相受
自細至大而歲成焉既不可使之節亦不可使之不節
[illegible]之自然者也氣既節矣聲同則應既不可使之應亦
不可使之不應數之自然者也既節且應則天地之交
成矣文之義也或任形而著或假物而彰日星文乎上

山川理乎下動物植物花者節者五色具矣斯任形者
也至於人常有五性而不著以事觀之然後著日常有
五色而不見以水觀之然後見氣常有五音而不聞以
弦設之然後聞斯假物者也是故聖人不能作易而能
知自然之數不能作琴而能知自然之節何則數本於
一而成於三因而重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及其應也一
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氣氣相召其應也必矣
卦既畫矣故畫琴焉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illegible]
於六焉節節相召其應也必矣易之畫也偶三爲六三
才之配具焉萬物由之而出雖曰六畫及其數也止[illegible]

□□□□□音也倚六□根於一一鎮著道之所生
□□□為一在律為黄在音為宮在木為根在四體為心
□微由之而生雖曰十三爻其節也止三而已矣卦之
德方緯也蓍之德圓緯也故萬物不能逃其象微三其
節緯也絃五其音緯也故衆音不能勝其文世稱其符
言與記注生謬詔降秩逾歲復之九年仁宗以詩眷郡
守開府遂命與張士遜並為王友改戶部員外郎賜服
金紫歷禮部郎中充諮議參軍儲宮建又加吏部兼左
諭德未幾命使契丹判司農寺遷度性寡合喜讀易嘗
云苟有疑則彈琴辨其數筮易觀其象無不究也天禧

四年卒年六十七錄其二子仁宗詔贈工部侍郎文錄
其孫二人有集二十卷

陳越字損之開封人祖父俱倅仕越少好學尤精歷代
史詞藻文氣俊拔咸平中詔舉賢良策入第四等解褐
將作監丞通判舒州歷擢右正言越耿㮣任氣喜箴切
朋友放曠孟淵間家徒壁立不以屑意縱嗜酒過差卒
祥符日亦用是遷及卒年四十無子越兄咸宜與進士
□弟以楊億杜鎬陳彭年言賜同三傳出身

穆脩字伯長鄆州人幼嗜學不事章句真宗東封詔
舉□□行之士脩預選賜進士出身調泰州司理參軍
負才與眾齟齬通判患之使人誣告其罪貶池州中道
亡□闕叩登聞鼓訴冤不報居貶所歲餘遇赦得釋遊
□居京師閒出遊何以給養父之祿頴州文學參軍徙
蔡州卒脩剛介好論斥時病詆誚權貴人皆貝人欲與
交結往往拒之張知白守亳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召
脩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五百金遺脩為壽且求載
名於記脩投金庭下趣裝去郡士謝之絕不受曰吾寧
餓死為旅人終不以匪人汙吾文也宰相欲識脩且將
用為學官脩終不往見母死自負櫬以葬不飯浮屠為
佛事脩雖窮厄然一時士大夫稱能文者必曰穆參軍

蓋與楊億劉筠爭衡之體云有集三卷

石延年字曼卿先幽州人晉以幽州遺契丹其祖眾族
南走家宋城延年跌宕任氣節為文勁健於詩最工且
善書真宗錄三舉進士以為三班奉職延年恥不就張
知白素奇之曰母老乃擇祿耶延年不得已就命歷太
子中允同判登聞鼓院嘗上言天下不識戰三十餘年
請為二邊之備不報及元昊反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
說延年嘗劇飲與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
一言王氏怪其飲多以為非常人益奉美酒肴果二人
飲啖自若至夕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傳王氏酒

獲有二仙來飲已乃知劉石也延年雖酣放若不可繩
以世務然與人論天下事是非無不當年四十八卒官
其一子當時有魏惟儀秘演者並工詞章負氣節隱於
浮屠與延年友善歐陽修皆稱爲奇男子云

劉潛字仲方定陶人少卓逸有大志好爲古文起家進
士爲淄州軍事推官嘗知蓬萊縣代還過鄆州方與曼
卿飲聞母暴疾亟歸母死潛一慟遂絕妻亦撫潛大號
而死同時以文學稱京東者楊城有李冠舉進士不第
得同三禮出身調乾寧主簿卒有東皋集二十卷

蕭貫字貫之新喻人俊邁能文尚氣槩舉進士甲科歷

知洪州降知饒州遷至兵部員外郎召還將試知制誥
卒貫臨事敢爲不苟合於時初感疾夢緋衣中人召至
帝所賦禁中曉寒歌詞語清麗人以比唐李賀

蘇舜欽字子美易簡之孫父耆有才名嘗爲工部郎中
直集賢院舜欽以父任補太廟齋郎調滎陽縣尉王清
昭應宮災舜欽年二十一詣登聞鼓院上疏援五行志
及劉向所論魯成公三年新宮災襄公九年春宋火二
事爲諫又上書曰歷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讜議然後
朝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進也昔晉
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
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故
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
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三老愚耄踈賤之至
也蓋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况國
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
乎第進士改光祿寺主簿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
京店宅務康定中河東地震舜欽詣匭通疏曰妖祥之
興神實尸之各以類告未嘗妄也臣竊見綱紀墮敗政
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槩舉謹條大者二事一曰正心
二曰擇賢陛下身既勤儉輔弼臺諫又皆得人則天下

何憂不治災異何由而生范仲淹薦其才召試爲集賢
校理監進奏院舜欽所論議既多侵權貴而婦父杜衍
與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
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爲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與
右班殿直劉巽輒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樂閒夕會賓客
拱辰廉得之諷其屬劾奏因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劾
治於是舜欽與巽俱坐自盜除名同時得罪者十餘人
世以爲過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
既放廢寓于吳中其友人韓維責以脩絕親交舜欽報
書曰蒙開貴以兄弟在京師不以義相就獨羇外數千

寧食取愁苦乎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樂也蓋畏會安逸而非愁苦哉昨在京師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心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幸適在嫌疑之地不能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捽去下吏人無敢言友讎一波共起誣譏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然後爲快來者往往鉤賾言語欲以傳播好意相恤者幾希矣故閉戶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寇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泊於江湖之上不唯衣食之累實亦少避機穽也況血屬之多資入之薄持國見之矣常相團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可閉

闔常不與人接乎不可也與人接必與之言與之言必與之還往使人人皆如持國則可不迨持國者必加釀惡言喧布上下使僕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爲重也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羸馬餓僕日栖栖取辱於都城使人指背譏笑哀閔亦何顏而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兄弟親戚相遠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閑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靜院明窗之下羅列圖史琴樽以自愉悅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閶二門吟嘯覽古於江山

之間渚茶野釀足以銷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外之又曰吾欲居九夷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學者欣然願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以彼此較之孰爲然哉人生內有自得外有所適固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爲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與親戚常相守耶予窘迫勢不得如持國意必使我尸轉溝洫肉餧豺虎而後以爲安所義何其忍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以恩誼

難必相拯救後章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友朋尚義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予於持國外兄弟也急難不相救又於未安寧之際欲以義相琢磨雖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二年得湖州長史卒年四十一舜欽數上書論朝廷事在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時發憤懣於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善草書每酣酒落筆爭爲人所傳及謫死世尤惜之妻杜氏有賢行兄舜元字才翁爲人精悍任氣節爲歌詩亦豪健尤善草書官至尚書度支員外郎三司度支判官

尹源字子漸少博學彊記與弟洙皆以文學知名洙字
論明辨果於有為源自晦不矜飾有所發即過人初以
祖蔭補官第進士歷通判涇州嘗作唐說及敘兵十篇
上之其唐說略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
于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
之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
王室為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
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
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
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趙燕彊相均地相

屬其勢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
過取霸于一方耳安能强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
之彊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唐之亡其由君
失道乎曰君非失道而才不至焉爾其亡也臣實主之
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貞觀之治而馭臣之才不能勝林
甫之姦於是有祿山之禍德宗非不欲平暴亂安四方
而君人之術不能勝盧杞之邪於是有朱泚之變以至
於僖昭其心皆欲去亂而即治也而才不逮於明皇德
宗輔臣之姦邪或過於林甫盧杞求國不亡安可得已
然迹其事君豈有失道乎故至賢之主與夫失道之主

其興其亡皆自取之此繫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illegible]
勝邪則治而安邪勝正則亂而亡此繫乎臣者也然則
唐之亡非君之為臣之為也其敘兵略曰唐之失失於
諸侯之不制非失於外兵之彊故有驕將卒閒有驕兵
今之失失於將太輕而外兵不足以應敵內兵無得其
用故有驕兵不聞有驕將且唐之所失者勢也今之所
失者制也勢也者不得已也制也者可為而不為也趙
元昊寇定川堡葛懷敏敗涇原兵救之源是時通判慶
州遺懷敏書曰賊舉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
不得而救者宜駐兵瓦亭擇利而後動懷敏不聽以敗

范仲淹韓琦薦其才召試學士院源素不喜賦請以論
易賦主試者方以賦進不悅其言第其文下除知懷州
卒

黃亢字清臣浦城人年十五以文謁翰林學士章得象
得象奇之遊錢塘以詩贈處士林逋逋尤激賞時王隨
知杭州奏禁西湖為放生池亢作詩數百言士人爭傳
之亢為人侏儒不飾小節對人野率如不能言然嗜學
彊記為文詞奇偉既卒鄉人類其文號東溪集

黃鑑字唐卿與亢同鄉里第進士歷國子監直講同郡
楊億喜其文詞由是知名累擢大常博士直集賢院以

入識西南夷布弓之兆織文乃堯臣詩也
江休復字鄰幾陳留人自少强學博習爲文淳雅尤善
於詩喜琴奕飲酒不以聲利爲意進士起家爲桂陽監
藍山尉騎驢之官無據鞍讀書不迷大道眾皆判拔萃
改大理寺丞遷殿中丞獻所著書召試爲集賢校理判
尚書刑部與蘇舜欽游坐預祠神會落職累遷尚書刑
部郎中卒休復外簡曠而內行甚飭仁宗皇嗣未立休
復著神告一篇假神告祖宗之意冀以感悟又嘗言昭
憲太后子孫多流落民間宜甄錄之著唐宜鑒十五卷
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蘇洵字明允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舉進士及
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爲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
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二子軾
轍來京師翰林學士歐陽脩上其所著文二十二篇既
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文章宰相韓
琦奏于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祕書省校書郎
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
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
書成方奏未報卒年五十八賜其家縑銀二百軾辭所
賜求贈官特贈光祿寺丞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

章望之字表民浦城人由伯父得象蔭爲祕書省校書郎
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作相
位以嫌柅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浮游江淮
間汲汲以營衣食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
縣忤其守被誣以贓望之號泣力訴於朝時袁
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卒脫拱之
冤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歐陽脩韓絳吳奎劉敞范
鎮同薦其才除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
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
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翺之說著救性

七篇歐陽脩論魏梁爲正統望之以爲非著明統三篇
江南人李覯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
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
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
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三十卷
王逢字會之當塗人其四世祖居巖仕唐爲驍衛長史
遭亂棄官歸居青山楊行密據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
居巖散遣其家人而以身歸行密授以湖州別駕卜遣
一日行密大會失居巖亟使人掩其家無一人在者其
後行人於嵩山見空石室詢之村叟或云有道人王居巖

嘗居此黃知所往逢博學能屬文尤長於講說教授諸州學者常數百人晚始登第歷國子監直講推判西京王宅教授久之以太常博士通判徐州卒逢爲人樂易篤於朋友與胡瑗最善有易傳十卷乾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妻陳氏亦有賢行

孫唐卿字希元青州人少有學行與黃庠楊寘有名一時唐卿初登第通判陝州於吏事若素習丁父憂毀瘠嘔血而卒詔賻其家

黃庠字長善洪州分寧人初至京師就舉國子監開封府禮部皆爲第一比引試崇政殿以疾不時入天子遣

內侍郎邸舍撫問賜以藥劑是時庠名聲動京師所作程文傳誦天下聞於外夷近世布衣罕比也歸江南卒

楊寘字審賢察之弟慶曆二年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至官持母喪病羸卒特詔賻恤其家先是其友夢寘作龍首山人寘自謂能首我四冠多士山人無祿位我其終是乎已而果然

唐庚字子西丹稜人第進士爲宗子博士以張商英薦除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相庚亦坐貶後復承議郎提舉上清太平宮歸蜀道卒年五十一庚爲文精密通於世務作名治察言閔俗諸篇時人稱之有文集二十卷予文若自有傳庚長兄瞻字望之後名伯虎字長孺治易春秋皆有家法元祐三年丁父游瀘南伯虎兄弟居母喪於丹山伯虎夜半蹴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吾心動矣起裹糧黎明走洪川蹴舟遇江漲聲涌數十里客舟皆艤岸不敢動伯虎彷徨堤上有漁者持小艇繫港中啗以厚利不許伯虎超入艇中叱僕夫解維漁者不得已從之二日至瀘而父果病甚是日疾少間伯虎具舟侍父以歸居數日疾復作遂卒元符二年庚以貢舉事繫獄臨邛語連伯虎臨邛弁械之凡對吏逾年掠治無完膚其詞確然一不及

兄以故獄久不具卒會赦除之伯虎性眞率無威儀人多易之至是皆大服以爲不可及伯虎仕於四方每數年一歸不過旬日復去後卒于家

文同字與可梓潼人漢文翁之後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同方口秀眉以學名世操韻高潔自號笑笑先生善詩文篆隸行草飛白又善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請者足相躡於門同厭之投縑於地罵曰吾將以爲襪好事者傳爲口實第進士稍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歷知湖州明年至陳州宛丘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有丹淵集四十卷行於世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文苑三

黄庭堅　晁補之（弟詠之）　秦觀　張耒
陳師道　李廌　劉恕　王無咎
蔡肇　李格非　呂南公　郭祥正
米芾（吳激 馬方國）　劉詵　倪濤　李公麟
周邦彥　朱長文　劉弇　陳與義
汪藻　葉夢得　程俱　張嵲
韓駒　朱敦儒　葛勝仲　熊克
張即之

黄庭堅字魯直分寧人李常之甥也第進士歷知太和縣哲宗立召為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累擢起居舍人丁母憂除為祕書丞提點明道宮兼國史編修官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又移戎州庭堅泊然不介意與蜀士講學不倦徽宗即位起監鄂州稅簽書寧國軍判官知舒州以吏部員外郎召皆辭不行丐郡得知太平州至之九日罷主管玉隆觀庭堅在河北與趙挺之有隙挺之執政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上其荊南承天院記指為幸災除名羈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聞命卒年六十一庭堅篤孝母病衣不解帶及亡廬墓下學問文章天成性得尤長於詩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為四學士蜀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故稱蘇黃軾為侍從時舉以自代有瓌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語初游灊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勝因自號山谷道人云

晁補之字無咎鉅野人宗慤之曾孫也父端有工於詩補之年十七從父官杭州粹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通判蘇軾稱其博辯俊偉絕人遠甚由是知名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皆第一歷著作佐郎章惇當國出知齊州坐修神宗實錄述貶監處信二州酒稅徽宗立復以著作召既至拜吏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兼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黨論起為諫官管師仁所論出知河中府修河橋以便民民畫祠其像徙湖州密州果州遂主管鴻慶宮還家葺歸來園自號歸來子慕陶潛為人大觀末出黨籍起知達州改泗州卒年五十八補之才氣飄逸文章溫潤典縟其凌麗奇卓出於天成尤精楚詞論集屈宋以來賦詠為變離騷等三書安南用兵著罪言一篇大意欲擇仁勇略吏為五管郡守及

備淮海上諸郡武備議者謂通達世務從弟詠之
詠之字之道以蔭入官復舉進士又舉博學宏詞科一
時傳誦其文爲河中教授元符末應詔上書論事罷官
久之爲京兆府司録事秩滿提點崇福宮卒有文集五
十卷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虚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
登第歷祕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紹聖初坐黨籍
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録貶監處州酒
稅又以謁告寫佛書爲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横州又
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出游華光亭爲

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先自作
輓詞其語哀甚讀者悲傷之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
觀未第時所作詩賦已爲蘇軾王安石稱賞及卒軾歎
曰世豈復有斯人乎弟覯字少章覿字少儀皆能文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幼穎異十七時作函關賦已傳人
口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軾游軾亦深知之
弱冠第進士歷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
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黄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起
爲通判黄州知兖州召爲太常少卿甫數月復出知
潁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初耒在
潁州聞蘇軾訃爲舉哀行服言者以爲言遂貶房州別駕安
置於黄五年得自便居陳州耒筆力絶健於騷詞尤長
嘗論人作文以理爲主嘗著論云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
工世未嘗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
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絶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
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飈怒之爲雷霆蛟龍魚
鼈噴薄出没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
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
虚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
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

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覆咀嚼
卒亦無有文之陋也學者以爲至言作詩晩歲亦務平
淡效白居易體而樂府效張籍久於投閒家益貧郡守
翟汝文欲爲買公田謝不取晩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
卒年六十一建炎初贈集英殿修撰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年十六以文謁曾鞏
一見奇之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
說遂絶意進取鞏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白
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傅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爲徐州
教授又用梁燾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

[illegible]吹教授潁州又論北邊非材第罷歸調[illegible]
[illegible]家素貧或終日不炊妻子慍見非恤也文之[illegible]
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師道安貧樂道其作詩自云
黃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去今
存者財十一世徒喜誦其詩文至若奧學至行或莫之
聞也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門傅堯俞欲識之
先以問秦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
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
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餽比至聽其
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于朝亦屬觀延

之師道答觀書曰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
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教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
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嘗
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
爲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敝必至自
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遂
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
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
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于此幸
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illegible]

[illegible]門外[illegible]文致意[illegible]
[illegible]蘇軾知州事待之絶席欲參諸門弟子間[illegible]
[illegible]首有衛來一辦香敬爲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是
[illegible]友婿趙挺之適預郊祀禮寒甚衣無綿妻就假挺
之家問所從得却去遂以寒疾死
李廌字方叔其先自鄆徙華廌謁蘇軾於黃州贄文求
知軾謂其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之
才萬人敵也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矣廌再拜受教又
數年再見軾閱其所著歎曰張耒秦觀之流也鄉舉試
禮部軾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責軾與范祖禹謀曰廌

雖在山林其文有錦衣玉食氣弃奇寶於路隅昔人所
歎我曹得無意哉將同薦諸朝未幾相繼去國不果軾
亡廌哭之慟即走許汝間相地卜兆授其子作文祭之
中年絶進取意謂潁爲人物淵數始定居長社卒年五
十一廌喜論古今治亂辨而中理元祐末言上忠諫書
忠厚論并獻兵鑒二萬言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父渙字凝之爲潁上令棄去家于
廬山之陽時年五十歐陽脩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美
之渙居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饘粥以爲食而游心
[illegible]之外超然無戚戚意以壽終恕少穎悟未冠舉[illegible]

試有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名應詔者才數十人恕獨
以第一恕文亦入高等而廷試不中格更下國子試經義
又復第一遂賜第調鉅鹿主簿和川令恕篤好史學自
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紀傳之外至私記雜說無
所不覽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名爲局僚王安石與之
有舊欲引寘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因言天子
方屬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
先至面刺其過安石怒變色如鐵恕不少屈或稱人廣
坐抗言其失無所避遂與之絕光出知永興軍恕亦以
親老求監南康軍酒以就養許即官修書官至祕書丞

卒年四十七恕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抄殆忘
寢食著五代十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秋又采太古以
來至周威烈王時事史記左氏傳所不載者爲通鑑外
紀家素貧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自洛南歸時
方冬無寒具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辭不獲強受
而別行及潁悉封還之好攻人之惡每自訟平生有二
十失十八蔽作文以自警亦終不能改也通鑑成追錄
其勞官其子義仲次子和仲有超軼材蚤夭

王無咎字補之南城人第進士歷天台令棄而從王安
石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復調南康簿已又棄去好
學力學者行役不暫釋所在學者歸之常數百人安
石爲政無咎至京師士大夫多從之游然與人寡合嘗
闔門治書惟安石言論莫逆也安石上章薦其文行該
備守道安貧詔爲國子直講命未下卒

蔡肇字天啓丹陽人能爲文最長歌詩初事王安石見
器重又從蘇軾游聲譽益顯第進士歷中書舍人踰月
罷爲顯謨閣待制知明州言者又論其非議碎紲奪職
奉祠會赦復之卒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登進士第歷太學博士以文章
受知于蘇軾嘗著洛陽名園記謂洛陽之盛衰天下治

亂之候也其後洛陽陷于金人以爲知言紹聖立局編
元祐章奏以爲檢討不就戾執政意通判廣信軍召爲
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禮部員外郎提點京東刑獄以黨
籍罷卒年六十一格非苦心工詞章嘗言文不可苟作
誠不著則不能工劉伯倫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字
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晉人之上其誠著也妻王氏拱辰
孫女亦善文女清照詩文尤有稱於時嫁趙挺之子

呂南公字次儒南城人一試禮闈不偶退築室灌園不
復以進取爲意益著書且借史筆以寓善貶惡遂以衮
名所居齋嘗謂士必不得已於言則文不可以不工

不減古人然因晝為累故世但以藝傳云
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踈儁少檢頗博涉元豐初獻汴都賦萬言神宗異之自太學諸生一命為正歷事哲徽至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知處州府卒贈宣奉大夫邦彥嘗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傳於世
朱長文字伯原蘇州人舉進士乙科以病足不試吏築室樂圃坊著書閱古吳人化其賢長吏至必造請謀政所急公卿多薦自代元祐中起教授於鄉遷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卒哲宗知其清則絹百有文三百卷六經皆爲辨說又著琴史其序云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制禮

作樂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虛文哉蓋立志如此
劉弇字偉明安福人登進士第繼中博學宏詞科歷官太學博士元符中有事南郊進大禮賦哲宗覽之動容以爲相如子雲復出除祕書省正字徽宗改著作佐郎實錄檢討官卒弇性嗜酒不事拘檢爲文辭劘刷瑕類卓詭不凡有龍雲集三十卷周必大序其文謂廬陵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繼之者弇也
陳與義字去非其先居京兆後爲洛人登上舍甲科歷太學博士擢符寶郎尋謫監陳留酒稅及高宗南遷遂避亂襄漢轉湖湘踰嶺嶠久之召爲兵部員外郎紹興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至參知政事以疾請與祠卒年四十九與義容狀儼恪不妄言笑雖謙以接物然內剛不可犯其薦士於朝退未嘗以語人士以是多之尤長於詩體物寓興清邃紆餘高舉橫厲上下陶謝韋柳之間嘗賦墨梅徽宗嘉賞之以是受知于上云
汪藻字彥章德興人入太學登進士第歷江西提舉學事司幹當公事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羣臣皆賡進惟藻衆莫能及時胡伸亦以文名人爲之語曰江左二寶胡伸汪藻累遷著作佐郎以忤時相王黼出通判宣州提舉江州太平觀終黼之世不得用欽宗即位召遷

至起居舍人高宗嗣位召試中書舍人時次揚州藻多所論奏宰相黃潛善惡之遂假他事與祠明年復召連拜翰林學士帝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以賜屬時多事詔令類出其手嘗論諸大將擁重兵寖成外重之勢且陳御將三事後十年卒如其策紹興二年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言古者有國必有史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今踰二十年無復日曆何以示來世乞即臣所領州許臣訪尋故家文書纂集元符庚辰以來詔旨爲日曆之

僞閒可俄以事暇秩停官起知撫州御史張致遠又論之奉祠六年修撰范沖言宜令就閒復卒前業詔賜史館餐錢聽辟屬編類書成上之凡六百六十五卷藻再進官升顯謨閣學士尋知徽州踰年徙宣州言者論其爲蔡京王黼客奪職居永州累赦不宥卒秦檜死復職官卅二子後徽宗實錄成以藻纂集詔旨有力詔贈端明殿學士藻通爍三十年無屋廬以居間候群書老不釋卷尤喜讀左氏傳及西漢書工儷語多著述

葉夢得字少蘊吳縣人嗜學蚤成多識前言往行談論亹亹不窮登進士第歷祠部郎官大觀初蔡京再相向

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夢得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上喜曰邇來士多朋比媒進卿言獨無觀望遂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能者有才常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願繼今用人以德爲先累遷翰林學士極論士大夫朋黨之弊專於重內輕外且乞身先衆人補郡明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汝州尋落職奉祠政和五年起知蔡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移帥潁昌府尋又奉祠自是或廢或起遜高宗駐蹕揚州遷翰林學士兼侍讀除戶部尚書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彊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內矣既而帝駐蹕杭州遷尚書左丞門下侍郎顏岐知杭州康允之皆嫉夢得又與宰相朱勝非議論不協會州民有上書訟夢得者上以夢得深曉財賦乃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尊一提領戶部財用辭不拜歸湖州紹興初起爲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壽春等六州宣撫使八年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又奏防江措置八事初建康屯兵歲費無筭榷貨務所入不足以支至是禁旅又與諸道兵咸集夢得兼總四路漕計

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詔加觀文殿學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平寇五十餘群然頗與監司異議上章請老特遷一官奉祠尋拜崇信軍節度使致仕卒湖州贈檢校少保

程俱字致道開化人以外祖鄧潤甫恩補官坐上書論事罷歸起歷著作佐郎宣和二年進頌賜上舍出身除禮部郎以病告老不俟報而歸建炎中爲太常少卿知秀州金兵南渡破崇德海鹽兀朮檄諭降俱率官屬棄城保華亭留兵馬都監守城朝廷命俱部僉帛赴行在既至以病乞歸紹興初始置祕書省召俱爲少監奏修日

閣秘書省長貳得預修纂自俱始時庶事草創百司文書
闕從省訖俱據三館書閣比次爲書名曰麟臺故事上
之擢中書舍人兼侍講俱論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
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言有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
齊今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故
雖有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相如不敢全璧
以抗秦通財如劉晏不敢言理財以贍軍僉事人人不
敢當事不敢盡謀則艱危之時誰與圖回而恢復乎武
功大夫蘇易轉橫行俱論文臣所謂庶官者轉一官得過
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徐俯爲諫議

大夫俱繳還以爲俯雖才俊氣豪所歷尚淺近聞俯與
中官唱和有魚須之句號爲聲援臣恐外人以此爲疑
仰累聖德不報後二日言者論俱前倅秀州城罷與祠
久之除徽猷閣待制俱晚病風痺衣檜薦俱領史事除
提舉萬壽觀使實錄院修撰免朝參俱力辭不至卒年
六十七俱爲文典雅閎奧爲世所稱

張嵲字巨山襄陽人宣和三年上舍選中第歷利州路
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母病去官紹興中召對嵲上疏論
專事召試除秘書省正字再遷著作郎既而何掄以升
改神宗實錄得罪語連嵲出爲福建路轉運判官上疏
[illegible]因古之人君其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illegible]
用不在於不知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爲意[illegible]
十年矣外有勍敵之國內有跋扈之兵下有窮困無聊
之民進言者多矣今皆以爲陝蜀可以取斯須之說任
事者衆矣今皆習是以爲當然而更爲訌擾之事此近
於納諫而不知用知利害而不知恤也除司勳員外郎
兼實錄院檢討官金人叛盟上命兩省卿監郎曹各草
檄獨取嵲所進者播之四方擢中書舍人升實錄院同
修撰未幾右正言万俟卨論嵲罷去頃之起知衢州除
敷文閣待制爲政頗尚嚴酷歲滿得請與祠時方修好

息兵朝廷講稽古禮文之事嵲作中興復古詩以進上
將召用俄卒

韓駒字子蒼仙井監人政和初以獻頌補假將仕郎召
試舍人院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尋坐爲蘇氏學
謫去召爲著作郎駒言祠事樂章辭多舛牾於是召三
館士分撰親祠明堂圜壇方澤等樂曲五十餘章多駒
所作除秘書少監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尋兼權直學
士院制詞簡重爲時所推未幾復坐鄉黨曲學與祠高
宗即位知江州又進一官致仕贈中奉大夫與道學三
人[illegible]其詩許下從蘇轍學評其詩似儲光羲其後[illegible]

嘗以進所頌爲識者所誚云

朱敦儒字希眞河南人父勃紹聖諫官敦儒志行高潔靖康中召至京師將處以學官曰麋鹿之性自樂閒曠爵祿非所願也固辭還山高宗即位部使者以敦儒應詔召之又辭避亂客南雄州張浚奏赴軍前計議弗起紹興二年以宣諭使明橐薦爲右迪功郎敦儒不肯受詔其故人勸之乃起既至命對便殿上悅賜進士出身爲秘書省正字俄兼兵部郎官遷兩浙提刑會諫議大夫汪勃劾敦儒專立異論與李光交通敦儒遂罷十九年上疏請歸許之敦儒素工詩及樂府時秦檜當國喜

獎用騷人墨客以文太平檜子熺亦好詩於是先用敦儒子爲刪定官復除敦儒鴻臚少卿檜死敦儒亦廢談者謂敦儒老懷舐犢之愛畏避竄逐故其節不終云

葛勝仲字魯卿丹陽人登進士第累遷太常卿宋自建隆至治平所行典禮歐陽脩嘗裒集爲書號太常因革禮徽宗詔勝仲續之及建春宮以勝仲兼諭德勝仲爲仁孝學三論獻之太子復採春秋戰國以來歷代太子善惡成敗之迹日進數事詔嘉之徙太常少卿除國子祭酒尋知汝州改湖州尋徙鄧州朱勔姝黨其短能歸高宗即位召還復知湖州未幾請祠去年七十三卒諡文康子立方官至侍從孫邲自有傳

熊克字子復建陽人御史大夫博之後紹興登進士第知諸暨縣部使者芮燁行縣至其境謂克曰曩知子文學而已今乃見古循吏爲表薦之入爲提轄文思院常以文獻曾覿覿薦于孝宗嘉之累遷學士院權直克自以見知於上數有論奏嘗言僉人雖講和而不能保於他日今宜以和爲守以守爲攻帝嘉其有志召草明堂赦書克言二浙荐饑蝗且起赦文不宜飾詞帝嘉其識體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以言者出知台州奉祠克博聞强記自少至老著述外無他嗜尤淹習宋朝典故

有問者酬對如響家素儉約雖貴不改人稱其清介卒年七十三

張郎之字溫夫參知政事孝伯之子以父恩授承務郎銓中兩浙轉運司進士舉歷司農寺丞知嘉興以言者罷予祠引年告老授直秘閣致仕寶祐四年制置使余玠入蜀以讒劾閬州守王惟忠沒入其貲下詔獄鍛鍊誣伏坐棄市惟忠臨刑謂其友陳大方曰吾死當上訴于天已揮刃不殊血逆流郎之雖閒居移書淮東制置使賈似道恤其遺孤又使從孫士倩娶惟忠孤女未幾似道入相中書舍人常挺亦以爲言因得給事中領

祠除秘閣[illegible]金壇田云郎之工翰墨金人尤號之惟恐[illegible]
何尊鄭人嘉定十三年進士
趙蕃字昌父其先鄭州人大父暘官萬玉山蕃以賜恩補官歷辰州司理參軍與郡守爭獄罷人以蕃爲直始蕃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蕃即丐祠從清之歸眞德秀書之國史曰蕃於師友之際蓋如此肯負國乎家居連書祠官之考者三十有一理宗即位以太社令與劉宰同召不拜特改奉議郎直祕閣又辭奉祠得致仕轉承議郎依前直祕閣卒年八十七蕃年五十猶問學於朱

熹既耄猶患末路之難命所居曰難齋蕃賦性樂易而剛介不可奪丞相周必大與蕃契厚加引薦竟不受寺臣乞錄蕃後詔其子遂補上州文學遂亦力辭又輒以承務郎致仕與一子恩澤景定三年謚文節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一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二　列傳一百十四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忠義

昔仲尼稱述古之賢人如伯夷叔齊比干之倫竝以仁許之於是徇國之士始重於後世作史者咸表見其事以勸世之爲人臣者夫攬節事讎委城降敵者逆行也臨難銷縮觸事緘默者懦夫也士大夫居常論議孰不切齒於若人及身履其地往往不能自決何者愛生之念勝也惟夫懷忠者不爲禍怵抱義者不爲利疚隨其所遇以身徇焉是故捍國難焉而死守封疆焉而死全

使節焉而死主辱國亡焉而死忤姦邪犯忌諱焉而死匪直死也雖剖心臠支體荼毒妻孥百口弗顧焉玆非烈丈夫能之哉抑食人之祿分宜爾也乃若謝仕閒居慷慨赴義甯布方外之士亦敢於嬰驪項啗虎口斯竝明哲所戒要亦忠義激發非苟而已也易曰過涉滅頂凶無咎是之謂乎宋承五季綱常頹壞之後而忠義相踵獨盛於前代論者謂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脩唐介諸賢實爲之倡嗚呼骨鯁之臣有裨風俗如此哉

蘇緘 宋旅附　傅察　張克戩 楊震張確孫益劉士英王稟附
李邈 石安民附　朱昭 史抗郭永王士言劉化源附　李若水

劉翰　林沖之　滕茂實　陳遘
吳革阮駿附　徐揆本末桓問進貞附

蘇緘字宣甫晉江人第進士再調陽武尉捕劇盜李囊囊馳馬逐斬其首遂以勇聞累遷祕書丞知英州以禦儂智高功換供備庫副使爲廣東都監陳曙失律誅緘亦坐貶十餘年始還職知廉州又知鼎州熙寧中交阯謀入寇緘自鈐轄進皇城使知邕州緘以書抵知桂州沈起及代者劉彝論事宜俱不聽八年蠻遂大入緘設方略拒守發神臂弓射賊殪甚衆蠻知外援不至或欲囊土傅城頃刻高數丈蟻附而登邕城遂陷緘猶領傷

卒戰愈厲而力不敵曰吾義不死賊手亟還州治殺其家三十六人藏于坎縱火自焚蠻至求尸不得屠郡民五萬餘隤三州城以塡江邕被圍四十二日糧盡泉涸人吸漚麻水多病痢相枕藉死無一叛者緘憤起與彝致寇又不救患道梗朝廷不得聞乃榜其罪于市神宗嗟悼贈緘奉國軍節度使諡忠勇錄子子元官次子子明子正孫廣淵直溫同死皆褒贈焉子元召對謂曰邕管賴卿父守禦昔張巡許遠以睢陽蔽遮江淮不能過也再授殿中丞通判邕州起彝皆坐謫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其衆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皇城領兵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爲緘立祠元祐中賜額懷忠

宋旅者字庭實莆田人第進士累官知剡縣方臘之亂旅遣妻子浮海歸閩獨與民據守以忠義激勸俄盜衆大至躬率壯銳冒矢石力不敵死之贈朝散郎錄其四子時鞠嗣復知休寧縣臘破縣脅使降罵之臘念有善政委之而去加直祕閣知睦州皆傷於賊未幾卒

傅察字公晦堯俞從孫也年十八登進士第李相蔡京遣子儵往見將妻以女拒弗答調青州司法參軍歷遷吏部員外郎宣和七年十月遣接伴金使是時金將渝盟朝廷未之知也察至燕聞金人入寇或勸毋遽行察

曰若君命何遂抵韓城鎮金人擁之東北去行百里許遇所謂二太子斡離不者領兵至譯道使拜察曰當以賓禮見何拜爲斡離不怒恚左右促使拜白刃如林或捽之伏地衣袂顛倒愈植立不顧反覆論辨竟殺之時年三十七贈徽猷閣待制孝宗賜諡忠肅察幼嗜學不與同輩嬉戲又恬於勢利故人鼎貴罕至其門云

張克戩字德祥耆曾孫也第進士歷衛尉丞初克戩從弟克公爲御史劾蔡京京再輔政脩怨於張氏以微罪黜克戩久之起歷庫部員外郎宣和七年知汾州數月金兵犯河東圍太原太原距汾二百里遣將來攻縱兵

四據兒皆畢力捍禦詔加直秘閣靖康元年金兵復至以城守有勞進直龍圖閣右文殿脩撰太原不守通判韓琬等相繼亡克戩召令兵民曰太原既陷吾固知亡矣然義不忍負國家辱父祖願與此城終始以明吾節諸君其自為謀皆泣不能仰視同辭而對曰公父母也願盡死聽命乃益厲兵儆守賊至身帥將士擐甲登陴雖屢却敵而援師不至具述危苦之狀募士間道言之朝不報金益萬騎來攻愈急度不得免手草遺表及與妻子遺書緘州兵持抵京師明日金兵從西北隅入克戩猶帥衆巷戰金人募生致之克戩歸索朝服焚

香南向拜舞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金將奉其屍禮葬于後園羅拜設祭為立廟平陽詔贈延康殿學士優恤其家表揭門閭紹興中諡忠確同時有楊震者字子發代州人知麟州建寧砦初契丹之亡其將小鞠轂西奔招合雜羌破豐州攻麟府諸城震父宗閔率兵擊摧敗之俘其父母妻子靖康元年十月太原陷鞠轂聚幽劇叛卒與奚人奚人圍建寧扣壁語震曰汝父奪我砦破我兵掩我骨肉我忍死到今急攻城降當全汝軀命震矢盡力乏城不守與子存中執中戰沒闔門俱喪唯長子存中從征河北獨免明年宗閔亦死事于長安贈侍

郎四十四高宗詔贈武經郎後與宗閔並賜[illegible]在存中傳又有張確者字子固宜祿人第進士知隆德府金兵圍太原確表言河東天下根本無河東豈特秦不可守汴亦不可都矣敵勢必南下若得秦兵十萬猶足以抗敵不然唯有一死報陛下耳書累上不報明年金兵至確拒守戰死欽宗悲悼優贈述古殿直學士又有孫益者以福州觀察使知朔寧府被命救太原冒圍至城下死之益初在朔寧察郡人孫谷可用奏為掾屬待之異於常僚益出師屬以後事益死敵騎來攻且朌命郡守衆議欲開關迎之谷爭弗得嘆曰吾身已許國

又不忍負孫公之託諸人不見容是吾死所也或舉刃脅之無懼容遂見殺當太原之陷也劉士英為通判王稟為副都總管稟負原廟太宗御容赴汾死士英持短兵接戰死太原守禦凡九月稟力為多金酋得稟屍戮而暴之高宗賜稟家田十頃

李邈字彥思臨江人唐宗室宰相適之之後少有才略見事風生以父任累擢通判河間府以迕蔡京童貫換右列由承議郎換莊宅副使知信安軍遷知霸州貫將連金人來攻遼邈有異議都轉運使沈積中据邈罪貶[illegible]以之監在京染院歷知嚴州代還密教貫陰佐遼以

□金人貫不能用乃乞糧付貫收復燕山奏邈知涿州
改易州皆辭不赴嘆曰國家禍亂自茲始矣金人犯京
闕詔趨入見邈慨然起就道既至會姚平仲戰不利京
師震動欽宗賜對問禦敵奈何邈言勝負兵家之常勢
陛下無過憂耿南仲方主和議不合乃換右文殿修撰
充議轉運使辭不拜金人猶駐毛駝岡乃以邈爲京城
西壁守禦使邈言姚平仲收績而敵猶不敢留是畏我
也不以种師道再戰已失機會尚可尾其行及河半渡
擊之猶足爲後戒議復格三上章致仕不允後歷青州
觀察使知眞定府金人至邈乞師于宣撫副使劉韐且

間道走蠟書上聞皆不報城被圍且戰且守相持四旬
城破邈巷戰不克將赴井左右持之不得入斡離不督
邈拜不屈以火燎其鬚髯及兩髀亦不顧乃拘于燕山
府欲以邈知滄州笑而不答且曰天下强弱之勢安有
常特吾中國適逢其隙耳金人命邈被髮左衽邈憤詆
毀甚力金人摘其口猶吮血噀之翌日自去髮爲浮屠
金人大怒遂遇害將死顏色不變燕人爲之流涕高宗
贈昭化軍節度使謚忠壯邈之被執也本路都鈐轄劉
翊猶集左右拒戰已而稍亡去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其
可受賊戮乎乃之孫氏山亭解絛自縊死同時有霍

安國知懷州金兵圍城安國□□禦不遺力鼎澧□□至
□□其守拜徽猷閣待制城陷將官王美投壕死安國
等俱被執粘罕引安國以下八人爲四行問不降者爲誰
安國曰守臣安國也通判州事直徽猷閣林淵兵馬鈐
轄濟州防禦使張彭年都監趙士許張諶于潛鼎澧將
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
皆不肯降酋令引於東北鄉望其國拜降皆不屈乃解
衣而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贈延康
殿學士
朱昭字彥明府谷人以效用進宣和末爲震武城兵馬

監押攝知城事金兵內侵夏人乘虛盡取河外諸城鎮
震武距府州三百里最爲孤絶昭率老幼嬰城拒敵是
時諸城降者多昭故人從旁語曰天下事已矣忠安所
施昭叱曰汝輩背義偷生不與犬彘尚敢以言誘我乎
我唯有死耳因大罵引弓射之衆走凡被圍四日城多
圮壞昭以智術禦皆合法然不可復支昭退坐廳事召
諸校謂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爲賊汙幸先戕我家而背
城死戰勝則東鄉圖大功不勝則暴骨境內大丈夫一
生之事畢矣衆未應昭幼子戲階下遽起手刃之長子
繼覩又殺之徑領數卒盡取其家人屍納井中部將賈

昭望海通過前昭起呼曰媼鄉人也吾不欲力請自以
并媼從之遂併覆以土將士將妻孥者又皆盡殺之昭
謂衆曰我與汝曹俱無累矣賊以利啗守兵得登城昭
勒衆于通衢接戰自暮達旦屍塡街不可行中矢而死
同時有史抗者濟源人爲代州沿邊安撫副使金人圍
代急抗夜呼其二子稽古稽哲謂曰吾將死事汝輩亦
勿以妻子爲念當令自裁然後同赴義二子泣曰唯吾
父命明日城果破父子三人突圍力戰死于城隅代州
西路都巡檢使李翼屯崞縣金人既取代執守將嗣本
還來諭降翼射却之率士卒堅守義勝軍統領崔忠殺

翼監張忠輔擲首陴外以示金人金兵夜入城翼搏戰
達旦力不敵被執怒罵不屈與縣令李聳丞王唐臣尉
劉子英監酒閻城將官折可與同死之又有郭滸者德
順軍安堡人爲涇原第八副將金人之犯陝西也渭帥
以下皆叛降獨滸義不許稱病去帥惡忌之傅致以罪
下之獄脅使俱降滸奮而呼曰大丈夫今得死所矣終
不能受汙叛逆大惡天地所不容吾雖死誓不爾貸當
訴于地下耳衆醜其語卽殺之贈武翼大夫忠州刺史
同滸死者涇原第一副將朱友恭西安人贈敦武郎又
有王士言者爲河東防秋將金人陷澤州士言巷戰死

贈忠州團練使又有劉化源者耀州人紹聖進士歷官
知隴州金兵至不肯降城陷被執金人使人守之不得
死遂驅入河北竄跡累隱民間者十年終不屈辱
李若水字清卿曲周人元名若冰上舍登第歷太學博
士靖康初欽宗選使金者議以賦入贖三鎮若水預焉
召對賜今名遷著作佐郎見粘罕于雲中纔歸兵已南
下復假徽猷閣學士副馮澥以往至懷州遇館伴蕭慶
挾與俱還及都門拘之于沖虛觀獨令慶澥入既所議
多不從粘罕急攻城若水入見帝道其語帝命何㮚行
㮚還言二人欲與上皇相見帝曰朕當往明日幸金營

逾信而歸擢若水禮部尚書固辭帝曰學士與尚書同
班何必辭請不已改吏部侍郎明年金人再邀帝出郊
帝殊有難色若水以爲無他慮扈從以行金人計中變
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出擊
之敗面氣結仆地衆皆散留鐵騎數十守視粘罕令曰
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
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
二主哉其僕亦來慰解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
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後旬日粘罕召計
事且問不肯立異姓狀若水曰上皇爲生靈計罷已內

皇聖上仁孝慈儉未有過行豈宜輕議廢立將眾皆莫
引決行若水曰若以失信爲過公其尤也歷數其五事
罵不絕口監軍者撾破其唇噀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
斷舌而死年三十五高宗即位贈觀文殿學士謚忠愍
有自北方逃歸者云金人相與言遼國之亡死義者十
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臨死無怖色爲歌詩卒曰矯首
問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聞者悲之
劉鞈字仲偃崇安人第進士累官知越州拜述古殿直
學士召爲河北河東宣撫參謀官歷知眞定建州福州
加延康殿學士因事罷起知荊南河北盜起復以守眞

十

定金人已謀南牧朝廷方從之求雲中地鞈諜得實急
以聞且陰治城守以待變是冬金兵抵城下知有備留
兵其旁長驅內嚮及還治梯衝設圍示欲攻擊鞈發強
弩射之金人乃退自金兵之來諸郡皆塞門民坐困鞈
獨縱樵牧如平日以時啓閉欽宗善之拜資政殿學士
昇時諸將救太原种師中姚古敗以鞈爲宣撫副使至
遼州招集糾募得兵四萬人與解潛拆可求約期俱進
兩人又繼敗太原陷召入覲爲京城四壁守禦使宰相
沮罷之京城不守始遣使詣營金人命僕射韓正館之
寺僧舍正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鞈曰偷生以事二姓有

死不爲也沐浴更衣酌巵酒而縊燕人歎其忠瘞之寺
西岡上遍題窗壁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殮顏色如生
年六十一建炎元年贈資政殿大學士後謚忠顯鞈雅
量寬厚與人交若有畏者至臨大事則毅然不可回初
在西州爲童貫所知故首尾預其軍事及以忠死論者
不復短其前失云子子羽子翼孫珙自有傳
林沖之字和叔莆田人元符末第進士靖康初爲主客
郎中副陳過庭使金同被拘守文廬中受其命金人亦
以是邀之沖之奮厲見詞色金人怒徙之奉聖州既而
過庭卒金人逼沖之仕僞齊不屈徙上京又不屈置顯

十一

州極北沍寒之地幽佛寺十餘年漸便飲茹以義命自
安髭髮還黑病亟語同難者曰吾年七十二持忠入地
無恨所恨者國讎未復耳南向一慟而絕子郁從子霆
霆郁字襲休宣和三年第進士調福建茶司幹官建州
勤王卒爲亂殺漕使毛奎等郁聞變急入諭卒遇害霆
字時英崇寧元年第進士歷祕書少監以不附二蔡有
聲崇寧大觀間霆字時隱政和五年第進士爲敕令所
刪定官紙紹興和議謂不宜置二帝萬里外不通問即
掛冠出都門權臣大恚怒亦廢放以死莆人稱爲忠義
林氏寶慶三年即其所居立祠後又給祀田百畝

滕茂實字秀穎臨安人第進士靖康初以工部員外郎
假工部侍郎副路允迪使金爲所留時茂實兄陶通判
代州已先降金粘罕素聞茂實名乃遷之代州又自京
師取其弟華實同居以慰其意欽宗自離都城舊臣無
敢候問起居者茂實聞欽宗將至即自爲哀詞且篆宋
工部侍郎滕茂實墓最示使黃幡裹之以授其友人朔
寧府司理董詵欽宗及郊茂實具冠幘迎謁拜伏號泣
金人諭之曰所以留公蓋將大用迫令易服茂實力拒
之茂實請從舊主北行金人不許憂憤成疾卒雲中詵
收殮言於張浚上其事贈龍圖閣直學士官其家三人

金人拘留使者率散處之有進武校尉朱勣分在粘罕
所勣遽求妻宗粘罕背命擇所虜內人妻之勣取最醜
者不半月亡去追之還粘罕大怒勣含笑死挺下蓋勣
求妻者所以固粘罕也明年有魏行可者以太學生應
募奉使假禮部侍郎以行仍命兼河北京畿撫諭使金
人知其布衣待之甚薄因留不遣行可嘗貽書金人譬
以不戢自焚之禍大國聚中原與劉豫劉氏何德趙氏
何罪若亟以還趙氏賢於秦劉氏萬萬也數年卒贈朝
奉郎祕閣修撰優錄其後其副乃吳人郭元邁以上舍
生爲和州團練使不肯髡髮換官亦卒于北

陳遘字亨伯其先自江寧徙家永州登進士第[illegible]
政績歷廣西轉運判官蔡京啓釁拓地建平從允三州
[illegible]言蠻人幸安靜輕擾以兆釁不可京惡之以他事罷
[illegible]知商州興元府累遷龍圖閣直學士經制七路治
于杭時縣官用度百出遘創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贏
號經制錢倣其式者號總制錢於是天下有經總制錢
實自茲始語在食貨志又進學士徙河北都轉運使進
延康殿學士歷知中山眞定河閒府欽宗立加資政殿
學士積官至光祿大夫復爲眞定又徙中山金人再至
遘冒圍入城堅辟一旺守詔康王領天下大元帥命遘爲

兵馬元帥受圍半年外無援師京都既陷割兩河求和
遘弟光祿卿適至中山臨城諭旨遘遙語之曰主辱臣
死吾兄弟平居以名義自處寧當負國家爲囚孥乎適
泣曰兄但盡力勿以弟爲念遘呼總管使盡括城中兵
擊賊總管辭遂斬以徇又呼步將沙振往振素有勇名
亦固辭遘固遣之振怒且懼潛衷刃入府害遘於堂及
其子錫并僕妾十七人長子鉅以官淮南獲免振出帳
下卒譟而前曰大敵臨城汝安得殺吾父執而捽裂之
身首無餘城中無主乃開門出降金人見遘屍歎其忠
斂而葬之建炎初贈特進諡忠愍性孝友爲人寬厚長者任

翻刺史二十年每出行郡邑必焚香祈天願不逢金寇
吏中山之難適亦被執以歸後死於雲中

吳革字義夫華陽人廷祚七世孫也少好學喜談兵再
試禮部不中乃從涇原軍以秉義郎幹辦經略司公事
金人南牧帥兵解遼州圍使粘罕軍庭揖不拜責其貪
利敗約粘罕少屈授書使歸欽宗問割地利害對曰金
人有吞噬意須悉起關中士馬赴都爲備詔以爲武功
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持節諭陝西行至朱仙聞金人犯
京師復還與張叔夜同入城陳事宜皆不聽上皇妃后
太子出郊革白孫傅乞留之不得乃與傅謀於啓聖僧

院置振濟局募士民就食一日之間至者萬計陰以軍
法部勒將攻金營又之遷于同文館所合已數萬多兩
河驍悍士既而有立張邦昌之議革謀先誅范瓊輩以
三月八日起兵謀既定前期二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
排闥入言邦昌以七日受冊請亟起事革乃被甲上馬
至咸豐門四面皆瓊黨紿革入帳即執之脅以從逆革
罵之極口引頸受刃其麾下百人皆死時河南府少尹
阮駿率所隸兵擁護神御殿抱神御罵聲不絕口卒被
害特贈朝議大夫駿興化軍人紹聖進士

徐揆衢州人入太學靖康元年試開封府進士舉首未
及大兵逼國難欽宗詣金營不歸揆帥諸生扣南薰門
以書抵二酋其略曰昔楚莊入陳欲以爲縣申叔時諫
復封之後世君子莫不多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
百歲之下猶想其風采本朝失信大國背盟致討元帥
之職也都城失守社稷幾亡而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
刃生靈幾死而活元帥之仁也元帥有存社稷之德活
生靈之仁而以金帛之故留質君父是猶愛人之子弟
而辱其父祖與不愛無擇願存始終之惠反其君父班
師振旅綏以時日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奉獻則楚封
陳之功不足道也二酋見書使以馬載揆至軍詰難揆

厲聲抗論爲所殺建炎二年追贈宣教郎官其後

李震者汴人爲小校靖康初金人迫京師震率所部出
戰已而被執金人曰南朝皇帝安在震曰我官家非爾
所當問虜怒縛諸庭柱臠割之膚肉垂盡罵不絕口

閻進者原隸宣武靖康從通問使至雲中金人拘留使
者散處之凡三亡乃見殺臨刑進謂行刑者昔南向受
刃南則我皇帝行在也行刑者反其背令面北進踊身
直起盤旋數四卒南鄉就死

眞寶者代州人爲五臺山僧正學佛能外死生靖康之
變與其徒習武事於山中欽宗召對便殿賜賚隆縟

寶雞山谷聚兵助討州不守敵衆大至晝夜拒戰殺敵尋舍盡焚四下令化敵所貲至則抗詞無撓爾舉之不忍殺也使郡守劉喝誘勸百方終不屈且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吾既許求吾帝以死當妄言也怡然受戮北人聞見者咸嘆異焉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二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三　　列傳一百十五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忠義

陳東　歐陽澈　唐重　徐徽言

向子韶　楊邦乂　劉汲　郭永

李彥仙　趙立

陳東字少陽丹陽人蚤有雋聲倜儻負氣以貢入太學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創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請追貫還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迫京師又請誅六賊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謫死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上書略曰在朝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棁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擯勳任事之臣乎陛下卽反前命復綱舊職付种師道以

國外[?]陛下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曰[?]
用[?]等可斥也軍民從者數萬傳旨慰諭衆莫肯去
[?]昇登聞鼓撾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臠而磔之
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金人既解去學官觀望時宰
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
獄人人惴恐朝廷用楊時爲祭酒復東職遣聶山詣學
撫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補東官賜出身除太學錄
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既歸復預
鄉薦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
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

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
勿幸金陵又不報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
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府尹孟庾召
東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
其尸瘞之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二越三年
高宗感悟並追贈優錄其後及駕過鎮江遣守臣祭東
墓紹興四年並加朝奉郎祕閣修撰官其後二人賜田
十頃
歐陽澈字德明崇仁人靖康初應制條敵政陳安邊禦
敵十策州未許發遂而復采朝廷之闕失政令之乖[?]

[?]復[?]書并上聞已而復論列十事言臣所遊三[?]
[?]爲切要然而觸權臣者有之迕天聽者有之或結怨
[?]貴之門或遺怒臺諫之官臣非不知而敢抗言者願
以身而安天下也高宗即位南京伏闕上封事極詆用
事大臣遂見殺見陳東傳死時年三十七許翰在政府
聞之遂力求罷爲東澈著哀詞澈所著飄然集六卷
唐重字聖任彭山人少有大志大觀三年進士累遷中
書舍人詞命多所繳奏又言近世不次用人其間致身
宰輔有未嘗一日出國門者乞先補外以爲之唱宰相
執奏以爲不可明日臺諫皆得罪重落職知同州金人

已陷晉絳將及同重度不能守乃開門縱州人使出自
以殘兵數百守城以示必死金人疑有備不復渡河而
返降詔獎諭擢天章閣待制二帝既北行重移檄川秦
十路帥臣各備禮物往軍前迎奉未幾高宗即位上疏
論今急務有四大患有五所謂急務者以車駕西幸爲
先次則建藩鎮封宗子通夏國之好繼青唐之後使相
犄角以緩敵勢所謂大患者法令滋彰朝綱委靡軍政
敗壞國用竭民心離欲救此者宜守祖宗成憲登用忠
直大正賞刑誠今日之急務以天章閣直學士知京兆
府兼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重前在同州凡三疏上

夫九州府之蚤臨關中以狩衆望且畫三鎮者引兵
度則國勢微弱人心離散此最無策暨至來與又六上
疏皆以車駕幸關中爲請行條奏關中事宜俱不報金
將婁宿渡河陷韓城縣時京兆餘兵皆爲經制使錢蓋
調赴行在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
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徇國
吾笑入地矣及金人入境重遺書轉運使李唐孺曰重
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瓴之勢庶
可以臨東方今汾的幸矣關陝又無重兵雖竭智力何
所施一死報上不足惜及金兵圍城城中兵不滿千固

守踰旬外援不至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
出降城陷重以親兵百人血戰諸將扶重去重曰死吾
職也戰不已衆潰重中流矢死初唐孺以其書聞俄以
死節報上哀悼之贈資政殿學士後謚恭愍時同死者
副總管楊宗閔轉運副使桑景詢判官曾謂經略主管
機宜文字王尚提點刑獄郭忠孝武功大夫程迪贈恤
有差宗閔瑗之父忠孝雍之父迪開封人亦謚恭愍父
博古部鄜延以戰死永樂云
徐徽言字彥猷西安人少爲諸生泛涉書傳負氣豪舉
喜談功名大觀二年賜武舉絶倫及第以功累遷武經
郎知晉寧軍兼嵐石路沿邊安撫使金人已[illegible]徽言徽遣
拔晉寧軍以除患建炎二年冬自蒲津涉河圍之先是徽
言移府州約折可求夾攻金人可求降金將婁宿挾至
城下以招徽言徽言故與可求爲姻娅登陴以大義譙
數之可求仰曰君於我胡大無情徽言攝弓厲言曰爾
於國家不有情我尚於爾何情寧惟我無情此矢尤無
情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遂斬婁宿孛堇之子
當是時環河東皆已陷獨晉寧屹然孤墉橫當强敵勢
相百不抗徽言能得衆心奮拊饑傷夷之餘衆折槊斷
刃以死固守既自度不支取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敵

遣人間道馳書其兄昌言曰徽言孤國恩死矣兄其勉
事君一夕裨校陰約婁宿啓外郭納金兵徽言與太原
路兵馬都監孫昂決戰門中所格殺甚衆退嬰牙城以
守金人攻之不已徽言置妻子室中積薪自焚仗劍坐
堂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蹴敵手因拔
佩刀自擬左右號救持之急金兵御至挾徽言以去婁
宿出金制曰能小屈當使汝世帥延安舉陝地弁有之
徽言怒罵曰吾荷國厚恩死正吾所此膝詎爲汝屈
耶飲以酒持杯擲婁宿曰我尚飲汝酒乎慢罵不已遂
射殺之粘罕聞其死怒婁宿曰爾麤很何專殺義人以

遂爾私治其罪甚慘事聞高宗撫几震悼顧謂宰相[illegible]
徐徽言報國死封疆過於顏眞卿段秀實遠矣詔贈晉[illegible]
寧贈彰化軍節度昂亦被執不屈死贈成忠郎團練使
徽言子岡既同死事而從孫適亦以守安豐死卽父翊
宣和末知汾寧府救太原死于陣各世著忠義云
向子韶字和卿開封人欽聖皇后再從姪也少學自奮
登元符三年進士第欽聖錫賚甚渥銓注保州司法參
軍有旨改承事郎蓋特恩也差監京炭場秩滿知吳江
縣縣人私鑄錢流布一路諸邑聽民自便子亦以爲
然子韶爲書極言其害禁之事聞詔獄諸邑皆曰太守

之命守意子韶必以抗論不從爲功比子韶至無一語
及守守德之以爲仁人君子也獄成守以下皆貶秩子
韶獨賞一官大觀三年除開封府右曹參軍有呂孝彪
章疏欲論蔡京擅權誤國者下彪詔獄有司欲當誘訕
重典子韶以未上爭之張商英爲相卒用子韶議薄彪
罪已而京復相流彪海島子韶追三官停任後敘復歷
官知淮寧府建炎二年金人犯淮寧子韶率諸弟城守
諭士民曰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援兵未至城陷子
韶率軍民巷戰力屈爲所執金人酌酒於前左右抑令
[illegible]子韶直立不動戟手責罵金人殺之其弟新知[illegible]

[illegible]與辭郎子家等與闔門皆遇害惟一子瀹[illegible]
得存初工部侍郎楊時聞金兵襲淮寧謂同列曰子韶
其死矣蓋知其素行云再贈通議大夫官其家六人謚
忠毅

楊邦乂字晞稷吉水人博通古今以舍選登進士第歷
婺源尉蘄廬建康三郡教授改秩知溧陽縣會妖卒周
德據府城殺官吏邦乂立縣因邁明於庭欲誅之因諭
之曰爾皆里中之豪誠能集爾徒爲邑人誅賊不惟有
罪當上功畀爵明卽請行邦乂飲之卮酒使自去越翌
日討平之建炎中金人至江上杜充率麾下降金人濟

江逼建康守陳邦光及督餉戶部尚書李梲具降狀逆
之十里亭金帥完顏宗弼既入城梲邦光率官屬迎拜
惟邦乂不屈膝以血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
臣宗弼遣人說以舊官邦乂首觸柱礎流血曰世豈有
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翌日宗弼等與梲邦光宴堂上
立邦乂于庭邦乂叱梲邦光曰天子以若扞城敵至不
能抗更與共宴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有劉團練者以幅
紙書死活二字示邦乂曰若無多云欲死趣書死字邦
乂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然未收害也已而宗弼
再引邦乂邦乂不勝憤遙望大罵宗弼怒遂殺之剖[illegible]

其忠許四十四事聞贈直秘閣即其地賜廟褒忠[illegible]
錄其四子紹興七年加贈徽猷閣待制增賜田[illegible]
乂少處郡學目不視非禮同舍欲隳其守拉之出詐言
故舊家邦乂不疑爲娼館也酒數行娼女出邦乂愕然
疾趨還舍解衣冠焚之流涕自責其立志如此
劉汲字直大丹陵人第進士歷通判隆德府方士林靈
素得幸徽宗郡人從之改易襲爵爲妖言以應靈素汲
據守土自欲靈素爲自有道命轉運使陳知存按驗掾
史懼欲逃汲貢數掾史知存憚之卒以實聞通判河
中府時開封府推官守相王黼初領應奉司汲對客輒

詆之黼聞奏謫監蓬州稅欽宗初對汲奏願驅馳外服
以衛京師時置京西轉運司于鄧州以汲添差副使范
致虛至陝汲貽書勸以一軍自蒲中趨河陽焚積聚一
軍直抵鄭許與諸道連衡敵必解散致虛以書謝汲而
行建炎元年金人再犯京師諸道不知朝廷動息者三
月馮延緒傳詔謂車駕出郊定和議令諸道罷兵汲謂
副總管高公純曰此金人脅朝廷以款勤王之師爾可
速進兵公純難之汲請自行公純不得已俱至南陽不
進汲獨馳數十騎赴都城二帝已北行汲素服慟哭卑
代公純爲帥事捐金帛饗士爲戰守計高宗立詔鄧州

[illegible]城池飭行闕所以待乘輿之具[illegible]
[illegible]龍圖閣知鄧州兼京西路安撫使金人急攻守門及
副總管侯成林守南陽金人夜至殺成林汲集將吏
謂曰吾受國恩恨未得死所金人來必死汝有能與吾
共死者乎皆流涕曰惟命敵大至汲死之贈太中大夫
謚忠介時有鄭驤者字潛翁王山人登進士第歷直秘
閣知同州兼沿河安撫使金將婁宿犯同州及韓城驤
遣兵擊之師失利金人乘勝徑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遁
去驤曰所謂太守者守死而已翌日城陷驤赴井死贈
通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謚威愍郝仲連者節制河東軍

馬屯河中權知府事婁宿以重兵壓城仲連率衆力戰
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城陷及其子皆死之後贈明
州觀察使

郭永大名人以祖任歷知大谷縣部使者及郡文移有
不便於民者必條利病反復或遂寢不行客謂世方雷
同毋以此買禍永曰吾知行吾志耳皇恤其它大谷人
安其政以爲自有令無永比者既去久復過之老稚遮
留如永始去累遷河北東路提點刑獄時高宗在揚州
命宗澤守京師澤厲兵積粟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要
[illegible]永與帥杜充漕張益謙相掎角永朝夕謀戰守具屬

[illegible]數日城破河朔亦陷汝州[illegible]
監軍金人亦畏之不敢動居亡何澤卒充守京師以
張益謙代之而裴億爲轉運使益謙億皆庸鄙小人也會
汜壞齊邦彥降去劉豫以濟南來寇大名城孤無援永
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徂擊會大霧四塞豫以車
發斷碑殘礎攻城樓櫓皆壞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以
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
卵覆汝輩亦何之然命也益謙億率衆迎降金人曰城
破始降何也衆以永對金人召之永正衣冠南向再拜
易幅巾入辭氣不屈金人奇其貌亟喻以富貴啗永瞋目

戟手罵不絕金人麾使去永厲聲曰胡不速殺我我死
當率義鬼滅爾曹大名人在縶者咸以手加額爲出涕
虜斷永所舉手并其家害之時年五十二建炎二年十
二月也永好學見古人立名節者則慨然慕之杜充守
大名名稱甚盛永書數策見之它日問其目曰未暇讀
也永數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
得名譽以此當大任鮮不顛沛者公等足與治乎充大
慚靖康時金人犯京師中外阻絕或以兩宮北狩告
永號絕仆地家人舁歸不食者數日聞元帥檄書始
強一餐紹興初贈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謚勇節官[illegible]

數人同永侑金兵陷濰州知州韓浩通判朱庭傑[illegible]
死權北海縣丞王允功司理參軍王鷹皆全家陷沒贈
錄有差浩琦之孫也州人朝議大夫周中率家人乘城
拒守中弟子盡散家財募士城陷闔門皆死
李彥仙字少嚴初名孝忠寧州人從种師中
部曲入雲中後首級補校尉靖康元年金人犯境郡縣
募兵勤王遂率士應募補承節郎李綱宣撫兩河上書
言綱不知兵恐誤國書聞下有司追捕乃亡去易名彥
仙以效用累功得知陝州兼安撫使遷武節郎閤門宣
贊舍人彥仙蒐軍實增陴濬湟繕爲戰守備盡取家屬

以來曰吾以家徇國與城俱存亡聞者感服金將烏魯
撒拔再攻陝彥仙極力禦之技窮而去從婁宿叅兵自
蒲解大入彥仙伏兵擊之婁宿僅以身免授右武功大
夫寧州觀察使兼同號州制置婁宿率叛將折可求衆
號十萬來攻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日與金人戰將士未
嘗解甲婁宿雅奇彥仙才欲啗以河南兵馬元帥彥仙
斬其使不是使人呼曰即降畀前秩彥仙曰吾寧爲宋
鬼安用汝富貴爲命彊弩一發斃之設鉤索日鉤取金
人舂斷城上殺傷相當守陴者傷夷且盡金益兵急攻
城陷彥仙率衆巷戰矢集身如蝟左臂中刃不斷戰[illegible]

乃金人重賞募人生致之彥仙易敝衣沉渡河曰吾宋
可以身受敵人之刃遂投河死年三十六舉家被害惟
[illegible]子毅得免張浚承制贈彰武軍節度使建廟商州
曰忠烈官其子給田宅孝宗易謚忠威彥仙頎而長嚴
厲不可犯與其下同甘苦故士樂為用有謀略善應變
出略地至青澗猝遇金人衆愕眙彥仙依山植疑幟徐
抵柳林解甲自如金人疑有伏引去彥仙追襲於隘蹦
死相枕關以東皆下陝獨存金人必欲下陝然後併力
西向彥仙以孤城扼其衝雖踰年大小二百戰金人不
得西至城陷民無貳心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金人哭

李觀察不絕金人怒屠其城金陝遂沒將裨將呂圓登
宋炎賈何閻平皆力戰死而邵雲被執大罵不屈金將
婁宿怒釘雲五日而磔之金人有就視者猶咀血噴其
面至抉眼摘肝罵不絕諡贈官錄其家

趙立徐州張益村人以敢勇隸兵籍靖康初數有戰功
為武衛都虞候建炎三年金人攻徐知州王復拒守命
立督戰中六矢戰益厲城陷立巷戰奪門以出金人擊
之死夜半得微雨而甦乃殺守者入城求復死慟哭手
瘞之結鄉民為收復計金人北還立率殘兵邀擊斷歸
路奪舟船金帛以千計軍聲復振復徐州詔授忠翊郎
[illegible]州事衆遷忠州刺史會金圍楚州[illegible]
[illegible]所部兵赴之且戰且行連七戰勝始達楚兩頰中
流矢不能言以手指麾既入城休士而後拔鏃詔以立
守楚州明年正月金人攻城立命撤廬屋城下然火池
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
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五月兀朮北歸築高臺六合
以輜重假道于楚立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屯絕
楚餉道立引兵出戰大破之會朝廷分鎮以立為徐州
觀察使泗州漣水軍鎮撫使兼知楚州立一日擁六騎
出城叫曰我鎮撫也可來接戰有兩騎將襲其背立奮

二矛刺之俱墮地奪兩馬而還承州既陷楚勢益孤立
遣人詣朝廷告急簽樞趙鼎欲遣張俊救之俊不肯行
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高宗以書趣光世會兵
等五光世訖不行金知外救絕圍益急九月攻東城[illegible]
礮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為國殄賊矣言
訖而絕年三十七衆皆哭以參謀官程括攝鎮撫使以
守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立家先殘于
徐以單騎入楚為人木彊不知書忠義出天性不喜聲
色財利與士卒均廩給嘗戒士卒不幸城破必巷戰決
死及陷衆如其言自金人犯中國率以虛聲脅降惟太

[illegible]守踰二年濮州城破殺傷大相當皆爲金人所燬
死立威名戰多咸出其下訃聞朝贈本國節度使開
府儀同三司官其子孫十人謚忠烈王復者歷官龍圖
閣待制其知徐州也與子倚同守城率軍民力戰城陷
被執粘罕欲降之復慢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獨子
倚先大州教授鄭褒與巡檢楊彭年並死節復贈
資政殿學士謚壯節立廟徐州號忠烈官其家五人有
孫守祖者淮寧大豪也紹興末官軍已復蔡州守祖遂
領民兵據淮寧執金知州完顏事狀以其城來歸命爲
武翼大夫忠州刺史知淮寧府金兵攻城守祖力戰死

之舉家五十餘人皆死贈蔡州觀察使廟號閔忠
朱蹕安吉人知錢塘縣建炎三年金人陷杭州初犯餘
杭守臣康允之退保赭山蹕門允之前路拒敵使杭民
爲逃死計行二十里遇金兵雖兩中流矢左右被至天
竺山猶能率鄉兵禦敵後數日遇害時兀朮自安吉進
兵過獨松關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
哉蹕事與胡斌相類斌潮州人殿前司將也提兵戍邵
武紹定三年盜至斌奮身迎戰格殺甚衆賊益生兵至
卒所存僅數十人或告以衆寡不敵盍避之斌曰郡民
數千人出東門而出我不緩其勢使得脫走則賊[illegible]

[illegible]逐巷戰大呼曰我死救百姓兵盡矢竭
[illegible]賜贈武節大夫錄其後上人爲立廟祀焉
[illegible]者開封人行在衛士也高宗航海避金兵琦以病
留越州守李鄴以州城降金琦不勝憤袖石伏道旁伺
守者琶八出擊之不中被執顧鄴曰我月給才石五斗
米不肯背其主爾享國厚恩乃甘心降虜豈復齒人類
哉詬罵不少屈琶八趣殺之至死不絕口論者謂自金
人內侵凡六年士大夫畏避至不敢稱虜爲賊視琦有
媿焉會稽帥傅崧卿請於朝爲立廟賜名旌忠
易青者歸善人爲都督行府摧鋒軍效用紹興六年十

月經略使連南夫與統制韓京會于惠州督諸兵以討
廣賊曾袞京募敢死士夜劫袞營青在行中爲賊所執
驅至後軍趙績砦外謂績曰汝大軍爲我擒甚衆青大
呼曰勿信所擒者我爾賊又言第令經略來招安吾不
殺青青又呼曰勿聽任賊殺我我惟以一死報國賊怒
焚之青罵不絕口死贈保義郎閤門祗候
范旺者順昌巡檢司軍校也初順昌盜余勝等作亂官
吏皆散士卒陳望謀衆皆應之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
子皆受國家廩食以活今力不能討反更助爲虐無
天地也凶黨忿剔其目而殺之一子曰佛勝年二十以

罵賊詐以父命召之至則俱死其妾馬氏聞之行且
哭罵賊脅之不從節解之肚死迹在地隱隱不沒紹興
六年贈承信郎賜廟曰忠節後又曰愍節

萬俊者或曰進太平州慈湖砦兵也紹興二年砦軍陸
德周青張順等據州叛青爲謀主約翌日屠老弱擁衆
渡江俊隷青左右得其謀陰結其徒十人殺賊然後諭
衆開門其徒許之俊歸語其妻孫氏與之訣至南門伺
青出上馬斫中頰九人懼不敢前俊與妻子皆遇害青
亦被傷臥旬日賊黨散官軍至德青逢伏誅贈俊修武郎
爲立祠號登勇

明南京戶部右侍郎柯維騏編

忠義

華岳　楊震仲 史次秦郭靖附　李誠之 李奈附
高稼　曹友聞 陳寅曹子坤附　劉鈗 趙之仲附
陳隆之 王忠植成湛附　王翊 …等附　陳元桂 …附
張順 張貴范天順牛富…附　陳炤 王安節劉師勇胡應炎徐道明等附
密佑　馬墍　張珏

華岳字子西爲武學生輕財好俠韓侂胄當國有事北
征岳上書略曰侂胄專執權柄公取賄賂賣名器私爵

賞呷暱神器窺覬宗社此外忠之居吾腹心者也朝臣
有以庸瑣之資請婣師旦驟入政府者有以諛佞之資
附阿侂胄致身顯貴者陳自強老不知恥貪不知止私
植黨與陰結門第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也蘇師旦
諸李之貪懦無謀倪僎倖異諸郭之膏梁無用諸吳之
恃寵專僭諸將之庸懦不肖皇甫斌魏友諒毛致遠秦
世輔之彫瘵軍心瘠瘝士氣以至陳孝慶夏興祖商榮
田俊邁之徒皆以一卒之才各得把麾專制平日剋實
刻削飢飽其佐皆以致逼飄饑寒之士咸願食其肉而不
可得焉一陛下付以大事設之首領自不可保奚暇爲

陛下討殺此外患之居吾爪牙者也程松之納宗求寵或以曹妹入府或以嬖妾入閤曾匯之貢子爲郎官宮之戚爲充位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蘇師旦以衙吏冒節鉞牙儈名曾周筠以隸卒冒戎鈐市易將相此外患之扼吾咽喉者也且所貴乎中國者皆聽命於陛下也今也與奪之命黜陟之權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佗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佗胄而出於蘇師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國也女真以區區之地猶能逼我淮漢曾謂外患之居吾腹心股肱耳目爪牙及吾咽喉而不爲陵吾之宗廟社稷乎曾謂一家之中自爲秦越一舟之中自爲敵國而能制遠人乎比年軍皆掊克而士卒自仇其將佐民皆侵漁而百姓自畔其守令此又啓吾中國億萬之仇敵也今不務去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咽喉與夫億萬之仇敵而欲空國之師竭國之財而與遠人相從於血刃相塗之地顧不外用其心歟書奏佗胄大怒下大理既建寧圜土中佗胄誅放還復入學登第爲殿前司官屬鬱不得志謀去丞相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寧宗知爵名欲生之彌遠曰是欲殺臣者竟杖死東市

楊震仲字革父成都人蚤負氣節雅有志當世[illegible]淳熙二[illegible]興元府通判權大安軍吳曦叛謀聞震仲名[illegible]招之震仲辭疾不行曦軍教授史次秦亦被檄謀於震仲震仲曰教授非城郭臣且有母在未可死欲去爲宜因屬次秦曰吾死以匹絹纏身斂以小棺足矣曦遣興州都統司機宜郭鵬飛代震仲趣其行益急鵬飛宴震仲終飲不見顏色歸舍然燭獨坐飲毒死次秦如其言斂而寘于蕭寺閬郡爲之流涕震仲之未死遺家人書曰武興之事從之則失節何面目在世間不從禍立見我死禍止一身不及妻子矣人孰無死死而有子能自立即不死自震仲死蜀之義士感慨奮發始有協謀誅逆者明年曦伏誅贈震仲朝奉大夫直寶謨閣錄其二子表其里曰義榮後又賜廟曰旌忠謚曰節毅史次秦者眉山人及進士第曦招次秦甚遽乃以毒藥傅兩目比至目益腫母年高而賢命家人以疾篤馳報且曰恐病不足取信以計聞可也曦乃聽還曦誅攻瘵至合州太守方曦之叛也四州之民不願臣金棄田宅携老稚順嘉陵而下過大安軍楊震仲計口給粟境內無餓死者曦遣驛騎移之民使還皆不肯行有[illegible]者高橋土豪巡檢也時亦在遣中至白厓關告北[illegible]家世爲王民不忍舍漢衣冠

願死於此爲趙氏鬼遂赴江而死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受學呂祖謙鄉舉第一入太學舍選亦第一慶元初釋褐爲饒州教授丁父母憂廬墓終喪歷官知蘄州蘄自南渡以來未嘗被兵誠之曰備禦無素長驅而來將何之何相視城壁而增益之教閱兩禁民兵激之以賞積粟四萬酒庫月解錢一無所受寄諸公帑以助兵食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人犯淮南誠之喟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郵行年七十抑又何求獨欠一死爾當與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乃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拒戰累日累敗之金人謀益

巧攻益力未幾傅城下鬬之數重又連敗之誠之料敵應變若熟知兵者金人卒不得志會黃州失守併兵爲一凡十餘萬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陷率兵巷戰殺傷相當子士允戰死誠之引劍將自刎呼其孥曰城已破汝等宜速死無辱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事聞贈朝散大夫秘閣修撰封正節侯賜廟曰褒忠厚䘏之仍賜爵二人士允贈通直郎妻以下並贈有差從誠之死者通判州事秦鉅

秦鉅字子野檜曾孫通判蘄州與守李誠之協力禦金兵城破鉅與誠之各以自隨之兵巷戰死傷略盡鉅歸[illegible]呼吏人劉迪令火諸倉庫乃赴一室自焚有老卒見煙焰中著白戰袍者識其鉅也冒火挽出之鉅叱曰我爲國死汝輩可自求生揮不就焚而死次子浚先往四祖山兵至亟進與弟灝從父偕死特贈鉅五官秘閣修撰封義烈侯與誠之同賜廟十蘄贈浚灝通直郎各理賻焉州學教授阮希甫防禦判官趙汝標蘄春主簿翁時鳳錄事參軍兼司戶林誥監蘄州都太監趙蘄口鎮倉庫嚴剛中各贈官有差時統制官孫中小將江士旺陳興曹全介下軍士李斌等皆鬬死淳祐十二年加封鉅義烈顯節侯

高稼字南叔蒲江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官直秘閣知沔州利州提點刑獄兼參議官始至告于神曰郡當兵難之後生聚撫摩所當盡力去之日誓垂橐以入劒門乃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來歸元兵入西和薄階州稼贊制置使趙彥吶登原督戰進稼二官兼關外四州安撫司公事措置西路屯田元兵自鳳州入東軍不能禦遂擣河池至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率逃議欲退保大安稼白彥吶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彥吶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元兵大至下沔州先二日子斯復侍以時危任重爲憂稼舉田承君五日不汗之言

諸之且曰吾得死所何憾又以書告李心傳曰祿必堅守沔無沔則無蜀矣自謂此舉可以無負知己城既陷遂死焉詔進七官爲正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謚曰忠後以子斯得執政累贈太師稼推轂人士常恐不及視財如糞土死之日聞者莫不流涕所著有縮齋類藁三十卷

曹友聞字允叔栗亭人彬十二世孫也少有大志與仲弟友諒不遠千里尋師取友登寶慶二年進士授綿竹尉改秩天水軍教授累立戰功積官眉州防禦使左驍衛大將軍利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兼沔州駐劄兼管

關外四州安撫權知沔州節制木府屯戍軍馬弟萬差知同慶府四川制置司帳前總管仍總管忠義軍節制屯戍軍馬董仙駐劄專與沔利兩司同共任責措置邊面明年友聞引兵扼仙人關諜聞元兵合西夏女直回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友聞語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惟當乘高據險出奇匿伏以待之元兵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制置使趙彦吶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馳書彦吶曰吾屯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入蜀又有曹萬士官首尾應援可保必捷大安平曠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步兵所短況衆寡不敵豈可捨險地禦彦吶不以爲然一日持小紅牌來速者七友聞歎爲以寡擊衆非乘夜出奇內外夾擊不可乃遣弟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鋭當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爲應元兵至萬出逆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烽友聞遣諸將分擊前後隊友聞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保捷軍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人衝前軍前軍不動虎衆銜枚突戰會大風雨諸將請俟少霽友聞斥曰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

闘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黎明元兵益增迺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沒元兵遂長驅入蜀事聞特贈龍圖閣學士太中大夫賜廟褒忠謚曰節萬特贈武翼大夫並錄其二子時端平三年也先是紹定中有陳寅者知西和州元兵入蜀寅散資財以結忠義爲必守之計元兵屢攻屢却之元兵增至數十萬圍州城援不至城遂陷寅顧其妻杜氏曰若速自爲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即登高堡自飲藥二子及婦

縱火毋傍寅斂而焚之乃朝服登戰樓望闕焚香號泣
曰臣始謀守此城爲蜀藩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臣不
負國臣不負國再拜伏劒而死賓客二十八人俱死一
子後至亦欲自裁軍士抱持之曰不可使忠臣無後與
俱縋城亦折足死詔所居鄉所守州立廟贈朝議大夫
華文閣待制謚襄節特進官賈子坤潼川人攝通判協
力城守城陷子坤朝服與其家十二口死之追贈承議
郎封其父崧官其子仲武仲試子昌忠純孝同登進士
純孝至朝散郎厓山師敗挽二女偕妻牟同蹈海死
劉鋭知文州端平三年元兵來攻鋭與通判趙汝鄉相

誓死守被圍久没道絶兵民死妻子之血無叛志時援
師不至鋭度不免先飲家人藥家素有禮法幼子同哥
才六歲下拜受藥俱死焉城垂陷汝鄉繒提雙刀入陣
中十六矢被執斷兩臂而後臠之鋭與二子登文王臺
自刎死汝鄉宣城人詔立廟賜謚是年元兵犯金州通
判寋彛拒戰兵敗被擒不屈而死子汞叔復力戰城破
舉家死焉參軍寋維之其弟也亦迎敵力戰而死寋潼
川人與維之俱第進士又有漢州人何充通判黎州攝
州事元兵至被殺妻陳罵敵不絶口東望再拜曰臣妾
婦雖死可以對趙氏無愧矣衆以石擊殺之

[illegible]隆之不知所仕履爲四川制置使淳祐九年十一月
[illegible]被圍瀰月弗下部將田世顯乘夜開門元兵突入
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漢州守
臣王夔降隆之呼夔語之曰大丈夫死爾毋降也遂見
殺特贈徽猷閣待制録其二子賜謚立廟初紹興中有
王忠植者本太行義士爲河東經略安撫使金人圍慶
陽急宣撫副使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赴陝西會合行
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械詣撒離曷不能屈使甲
士引詣慶陽城下諭使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
忠義人也爲金人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

守城壁忠植即死城下撒離曷怒殺之贈奉國軍節度
使開府儀同三司謚義節官其家十人後德祐中有趙
淮者爲淮東轉運使元兵至戰敗與其妾俱被執元將
阿朮使淮招降揚帥李庭芝許以大官淮至揚城下呼
庭芝如隆之言亦被殺

王翊字公輔郫縣人寶慶元年進士吳曦嘗招之入幕
及曦以蜀叛抗節不拜爲陳大義曦怒囚翊欲烹之曦
誅而免嘉熙元年制置使丁黼辟爲參議官先追其家
歸鄉里爲文訣先塋誓以身死報國及元兵至黼敗死
翊與司理王燦運司幹官李日宣募兵拒守兵入公署

見其朝服危坐問爲何人曰小官食天子之祿當與此城俱不
能救死有餘罪可速殺我又問何不走曰願與此城俱
亡元兵相謂曰忠臣也戒勿殺敵縱火大掠朔以朝服
赴井死轉運副使浙東卯亦死之元兵屠漢州權州事
劉當可判官邵復錄事參軍羅由司戶參軍趙崇啓知
雒縣羅君文皆不屈而死復乃雍六世孫也元兵入眉
州知丹陵縣馮仲煒死之取簡州簡守李大全死之邛
守趙晨親率兵出戰力盡而死至重慶進士胡天啓負
母而逃兵欲殺其母天啓妻張哀號願以身代不聽卒
殺之天啓與其妻呼天大駡於是夫婦同死至利州守

將南永忠降統制呂達戰死降慶敵授鄭炳孫不從永
忠降先縊殺妻女隨朝服自縊事聞達炳孫贈官錄其
子姪立廟賜謚餘從恤有差寶祐六年元兵破吉平隘
守將楊禮周德榮死之校張雷守將王佐父子俱死至
閬州推官趙廣死之至蓬州轉運使施擇善死之至順
慶帥守段元鑑城守麾下劉淵殺之以降

陳元桂撫州人第進士累官知臨江軍時聞警報築城
備戰以焦勞致疾開慶初元兵至元桂登城力疾督戰
力不能支左右屢勸之避去不從城陷罵敵以死初有
勸其移治者元桂曰時事如此與其死於饑饉死於疾
病死於[illegible]不若死於[illegible]之爲烈敵斬其首懸竿以示家人或
請發棺不許且戒之曰守臣家屬豈可先動以搖人心
贈寶章閣待制爲立廟錄其子謚曰正節繼後江西諸
郡皆降于元有唐震者字景實會稽人登第歷浙西提
刑嘗忤賈似道免官咸淳十年起知饒州元兵至震發
州民城守元兵使人入饒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風震降
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耶城中少年感震言殺使者
明年二月元兵大至都大提舉鄧益遁去震盡出府中
金錢書官資揭於城勞有能出戰者賞之衆懼不能戰
遂潰震入府中玉芝堂右項兵入執牘鋪案上使震署

降震擲筆于地不屈死之兄椿與家人俱死贈華文閣
待制謚忠介廟號襃忠官其二子震客馮驥何新之驥
後守獨松關新之守關之新壘皆戰死

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久受圍生兵日增援兵扼關隘
不克進乃咸淳八年五月朝廷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
求將得順與張貴命爲都統俗呼順曰矮張貴曰竹園
張俱智勇素諸將所服者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
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皆感奮漢水方生發舟百艘
進團山下越二日進高頭港夜漏下三刻起碇出江貴
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軍

城被圍已數月伯顏麾兵破城南門岜死之府兵巷戰數人請出北門走臨安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也矣日中兵至死焉伯顏之攻城也日殺人數萬作火炮城陷悉屠其民民皆曰心說戮無降者贈吉龍圖閣待制炤直寶章閣並官其子嘗參知政事希得子也

王安節者節度使堅之子累功為閤門祗候浙西添差兵馬副都監以功轉三官同姚訔守常城陷安節揮雙刀率死士巷戰臂傷被執有不其姓名者安節呼曰我王堅子安節也降之不得乃殺之

劉師勇者廬州人常州被圍加和州防禦使助姚訔以

守伯顏遣張彥招降師勇責以大義繼遣范文虎來射走之遂潛師復取呂城又加福州觀察使總統出戍兵城陷師勇戰且行歸從二少帝至海上憂憤縱酒卒

胡應炎者字煥卿常州人授溧水縣尉未赴守姚訔署為節度判官同禦元兵應炎歸謀父兄皆曰願同死國乃命其弟應發侍母護妻子出城以存宗祀應炎乃應告命屢出戰殺敵城陷猶巷戰手刃數人既被擒罵賊不屈腰斬之城將父聰兄應發俱遇害徐道明者亦州人乃天慶觀道士為管轄常取觀之文籍為石函投坎中元兵屠城道明危坐焚香讀老子書兵使之拜不屈而聲瑯然以刀脅之不為動遂死焉時有莫謙之者宜興僧也糾合義士捍禦鄉閭詔為溧陽尉戰死贈武功大夫

密佑廬州人咸淳十年為江西都統十一月元兵至隆興劉槃兵敗乃嬰城自守黃萬石時移治撫州將遁懼佑不從乃調佑兵援槃且戒以勿戰未至隆興槃已降也而元帥張榮實呂師夔從兵逼撫州佑率衆逆之進賢坪兵來呼曰降者乎鬭者乎佑曰鬭者也麾其兵突戰進至龍馬坪元兵圍之數重矢下如雨佑面中矢拔之復戰又身被四矢三槍衆皆死僅餘數十人佑乃揮

雙刀斫圍南走橋斷被執衆見其勇戒勿殺與歸隆興月餘終不屈嘗罵萬石為賣國小人使我志不得伸宋都將命劉槃呂師夔坐城樓引佑樓下以金符遺之許以官佑不受語侵槃師夔益不懌又令佑子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於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也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有朱立者淮人三世為將初從陳奕守黃州奕降元立潰圍出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署為帳前都統制元兵略江西立迎戰于江坊被執時萬石降元元遣萬石諭立立曰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為竟死之

[illegible][illegible]宕昌人一家父叔兄弟皆以忠勇爲名將而[illegible]
其兄埜特顯咸淳中塈知欽州徙知邕管閤門宣贊舍
人未幾以左武衞將軍徵入朝會恭帝入燕塈因留靜
江總屯戍諸軍護經略司印守城元將平章阿里海牙
攻廣西塈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
嚴關兵敗退保靜江平章使人招降塈發弩射之塈與
參議官劉子薦及蜀戍將婁貢又政協力守城凡三月夜
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城破塈
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殺之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
踰時始仆文政被執大詬不屈元人斷其舌以次剮肉

之文政含胡叱咄比死不絕聲子薦亦死之知靜江劉
得遇亦投江死書幅紙云宋室忠臣鄧氏孝子不忍偷
生寧甘溺死彭咸故居乃吾潭府屈公子平乃吾伴侶
慶哉游哉吾得其所時留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麒
以城降元獨塈部將婁鈐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
不下圍之十餘日婁從壁上呼曰吾屬饑不能出降苟
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
歸復閉壁元軍乘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臠咋啖
立盡鳴角伐鼓元諸將以爲出戰也甲以待婁乃令所
部人各擁一火砲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城皆崩煙氣漲

天外兵多驚死者火熄入視之灰燼無遺矣
張珏字君玉隴西人年十八從軍以戰功累官中軍都
統制又以功加寧江軍承宣使德祐元年升四川制置
副使知重慶府五月加檢校少保徵其兵入衞蜀道斷
不得達而瀘敘長寧富順開達巴渠諸郡不一月皆降
元元合兵圍重慶援絕糧盡珏屢以死士間入城許以
赴援且爲之畫守禦計二年正月遣其將趙安襲青居
執安撫劉才參議馬嵩歸二月遣張萬以巨艦載精兵
斷內水橋入重慶四月合重慶兵出攻鳳頂諸砦珏結
瀘士劉霖先坤朋爲內應六月遣趙安破神臂門執梅

應春殺之復瀘州重慶兵漸解去圍瀘州十二月趙定
應迎珏入重慶爲制置瀘州圍經年食盡安撫王世昌
自經死元兵會重慶駐佛圖關招降珏不從元兵破咸
淳皇華城軍使包申巷戰死旣而元兵破紹慶府珏率
兵出薰風門與元將也速解兒戰扶桑壩珏兵大潰城
中糧盡趙安以書說珏降不聽安乃與帳下韓忠顯夜
開鎮西門降珏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鴆飲左右匿鴆乃
以小舟載妻子東走涪中道大慽斧其舟欲自沉舟人
奪斧擲江中珏踊躍欲赴水家人挽持不得死明日萬
戶鐵木兒追及於涪執之重慶降制機曹琦自經死珏

至[illegible]西趙老庵其友諭以盡節亦自經死[illegible]
有趙立者字德修汴蜀人第進士以上書迕賈似道被
謫德祐初起爲太社令湖北提刑使蜀趣諸將入衛至
重慶則合州已降趙方城守爲後圖立無以復命遂
至涪沈水死時制幕趙酉泰亦自殺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四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五　列傳一百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忠義

李芾　尹穀　趙卯發　李庭芝（[illegible]附）
江萬里　文天祥　張世傑　陸秀夫
陳文龍（[illegible]）　徐宗仁（[illegible]）　謝枋得　高應松（[illegible]附）
李成大（[illegible]附）

李芾字叔章其先廣平人中徙汴高祖升起進士靖康
中金人破汴升前捍其父並遇害曾祖椿從衡州遂爲
衡人芾自少知樹立名其齋曰無暴棄魏了翁謂有祖

風易名曰肯齋以蔭補官辟祁陽尉遂攝令縣大治歷
知數州政教兼舉咸淳元年知臨安府忤賈似道使臺
臣黃萬石劾罷之元軍取鄂州始起爲湖南提刑未幾
似道兵潰蕪湖乃復芾官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時湖
北州郡皆已降元其友勸芾勿行曰無已卽以身行可
也芾泣曰我以家許國矣德祐元年七月至潭潭兵調
且盡倉卒召募不滿三千人乃結溪峒蠻爲聲援諸將
劉孝忠等皆得其死力元右丞阿里海牙分軍戍常德
遏諸蠻而以大兵入潭芾遣其將於興帥兵禦之于湘
陰興戰死九月元軍圍城芾與諸將分地而守十月攻

西壁孝忠輩奮戰芾親冒矢石督之城中矢盡伐故矢
皆羽敗芾命括民間羽扇羽立其文若食無鹽芾取庫
中積鹽席焚取鹽給之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
戰有來招降者殺之以徇十二月城圍益急除夕元兵
登城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
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
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盡醉
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
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同守城湖南安撫
司參議楊霆城破赴水死妻妾奔救之不及遂皆死幕

屬茶陵顏應焱安仁陳億孫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
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累累相比吳繼明以城降事聞
贈芾端明殿大學士諡忠節芾初至潭遣其子裕孫出
曰存汝以奉祀也其孫輔叔時亦親迎於溫皆得不死
端宗悉詔入閣官之芾好賢禮士雖一藝小善亦惓惓
獎薦之居官廉家無餘貲

尹穀字耕叟長沙人宋以詞賦取士季年惟閩浙賦擅
四方穀與同郡邢天榮董景舒歐陽逢泰諸人爲賦體
裁務爲典雅士爭學之由是湘賦與閩浙頡頏中年登
進士第調常德推官知崇陽縣所至廉正有聲丁內艱
[illegible]禮教不改儒素士雖有才思而不謹飭者擯不齒
[illegible]者必盛服端坐終日夜滅燭始免巾幘早作必
冠而後出帷行市中市人見其舉動有禮相謂曰是必
尹先生門人也詰之果然晚入李庭芝制幕用薦擢知
衡州需次于家元兵圍潭帥臣李芾禮以爲參謀共畫
備禦策援兵不至穀知城危與妻子訣曰吾以寒儒受
國恩典方州誼不可屈若輩必當從吾死耳召弟岳秀
使出以存尹氏祀岳秀泣而許之已乃積薪扃户朝服
望闕拜已先取歷官告身焚之即縱火自焚鄰家救之
火熾不可前但於烈焰中遙見穀正冠端笏危坐闔門

少長皆死時芾聞之命酒酹穀呼其號曰尹務實男子
也先我就義矣初潭士以居學肄業爲重州學生月試
積分高等升湘西嶽麓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
舍生潭人號爲三學生兵興時三學生聚居州學猶不
廢業穀死諸生數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激死義者

趙卯發字漢卿昌化人卯一作昴以上舍登第咸淳十
年權通判池州元兵渡江池守王起宗棄官去卯發攝
州事爲守禦計明年正月元兵且至都統張林屢諷之
降卯發忿氣填膺瞠目視林不能言有問以禔身之道
者卯發曰忠義所以禔身也此外非臣子所得言林以

兵出巡江陰降歸而陽助卯發爲守守兵五百餘捕斬
歸林卯發知不可守乃置酒會親友與飲訣謂其妻雍
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爲忠
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二月元兵薄池卯發晨起書
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與雍
盛服同縊從容堂死卯發始爲此堂名可以從容及兵
逮領客堂中指所題扁曰古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
義難此殆其兆也卯發死林開門降丞相伯顏爲具棺
衾葬於池上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謚文節
雍氏贈順義夫人錄二子官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後徙隨之應山
縣又徙隨壬旻爲守庭芝之年十八告諸父曰王公貪而
不恤下隨必亂請徙家德安以避諸父勉強從之未浹
旬旻果爲部曲挾之以叛嘉熙末江防甚急庭芝得鄉
舉不行以策干荊帥孟珙請自效時四川有警珙即以
權建始縣淳祐初始去舉進士中第辟珙幕中主管機
宜文字珙卒遺表舉賈似道自代而薦庭芝於似道庭
芝感珙知己扶其柩葬之與國葬官爲珙行三年喪似
道鎮京湖起爲制置司參議開慶元年似道宣撫京湖
留庭芝權揚州尋以元兵犯蜀奏知峽州丁母憂去奪

情主管兩淮制置司事守揚州揚民德之如父母咸淳
五年元兵圍襄陽詔夏貴范文虎之兵進皆少卻庭芝
以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陽時似道爲平章文虎貽
書似道乞無使聽命京闈似道即除文虎福州觀察使
其兵從中制之文虎日擕美妾走馬擊毬軍中爲樂庭
芝屢欲進兵曰吾取旨未至也明年六月始一出師未
至鹿門中道遁去庭芝數自劾請代不允竟失襄陽似
道兆文虎止降一官知安慶府而貶庭芝罷居京口未
幾元兵圍揚州起庭芝制置兩淮庭芝請分淮西夏貴
而已得専力淮東從之十年築清河口詔以爲清河軍

十二月元兵破鄂庭芝首遣兵勤王爲諸道倡德祐元
年春似道督兵潰于蕪湖沿江諸郡非降即遁獨庭芝
率所部郡縣城守加參知政事元將阿木攻揚久不拔
乃築長圍困之明年元伯顏兵迫臨安宋奉表降謝太
后諭庭芝降者再曰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尚爲誰守
之庭芝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退去時姜才亦在揚
出兵奪門宮不克復閉城守城中粟盡兵有烹子而食
者猶日出苦戰端宗立召爲少保右丞相庭芝以朱煥
守揚與姜才將兵七千人東入海至泰州阿木將兵追
圍之泰裨將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子至泰州城下

將孫貴胡惟孝等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不得死執
至揚州被殺揚民皆泣下宋應龍者爲泰州諮議官守
孫良臣弟舜臣來說降良臣召應龍與計應龍請殺舜
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
婦自經死提刑司諮議褚一正置司高郵督戰被創沒
水死知興化縣胡拱辰城破亦死鎮江錄事參軍陶居
仁城陷被執曰願以死報朝廷遂見殺
姜才者濠州人爲通州副都統驍將賈似道出師才
以兵爲孫虎臣爲先鋒諸軍潰才亦收兵入揚州與淮
東制置使知州事李庭芝協力守禦元兵乘勝攻揚州

才逆戰敗之又戰于揚子橋日暮兵亂流矢貫才肩才
拔矢揮刀而前所向辟易已而元兵築長圍務欲以久
困之時德祐元年也明年元兵日迫五奉使及一閭門
宣贊舍人持謝太后詔諭降才發弩射却之復以兵擊
五奉使于召伯堡大戰而退宋帝北遷至瓜洲才與庭
芝泣涕誓將士出奪乃盡散金帛犒賞以四萬人夜擣
瓜洲衆擁恭帝避去才進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朮
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耶庭芝召才計事
才期與俱死七月端宗立以保康軍承宣使召才將庭
芝之命且召才與俱東至泰州將入海阿朮以兵追圍之

使使者招之降不聽會才發疽不能戰諸將遂開門降
都統曹安國入才臥內執以獻阿朮愛其忠勇欲降而
用之才肆爲慢言阿朮責庭芝不降才曰不降者才也
復憤憤不已阿朮怒剮之揚州才臨刑夏貴出其傍才
切齒曰若見我寧不媿死耶貴爲淮西制置使送款于
元者也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爲鎮巢雄江左
軍統制鎮江降元福與子大淵大源下班祇候彭元亮
結貴軍復之加右武大夫知鎮巢貴既北降招福不聽
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攻城久不拔遣貴至城下好
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

責並殺大源大淵諱曰法止誅首謀何至舉家爲戮福
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耶次及福福大罵
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聞者流涕
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自其父燁始業儒大父璘鄉稱
善人其鄉史知縣者奇其能杖諱健士璘俛首不答歸
語燁曰史故寒士今忝官以杖士人自喜史氏且不昌
汝其戒之是夕燁妻陳夢一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
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里少神儁有鋒穎連舉于
鄉入太學有文聲理宗在潛邸嘗書其姓名几研間以
舍選出身歷尚右郎官兼侍講史嵩之罷相遷右正

言殿中侍御史又遷侍御史求及拜萬里謀以清議論
嚴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厚嘗勾祠省母疾不許屬
弟萬頃奉母歸南康旋以母病聞萬里不俟報馳歸至
祁門得訃而議者謂萬里母死祕不奔喪反俠妓勝白
隨於是側目者相與騰謗萬里無以自解坐閒廢十有
二年後陞德興賓辨其非辜於帝前賈似道督兵時爲
參謀官累遷刑部侍郎似道入相遷至同簽書樞密院
事兼太子賓客隨以言者去官後歷知福州兼福建安
撫使度宗即位連遷參知政事萬里始雖俛仰容默爲
似道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

每入不能久似道以去要君帝呼爲師相至涕泣拜留
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
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
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
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時王夫人
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爲笑似道聞之積慙怒謀逐之萬
里四勾祠不候報出關後數年自知太平州召拜參知
政事進封南康郡公既至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勾祠授
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壽于祠時咸淳九年萬
里年七十有六矣明年元兵渡江萬里隱草野間爲遊

兵所執大詬欲自戕既而脫歸先是萬里聞襄樊失守
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警報至執
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
存亡及犯饒州通判萬道同以城降軍士執萬頃索金
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
沼中積尸如疊鎬蓋蜀人王[illegible]爲後者也事聞贈太
傅益國公後加贈太師謚文忠萬頃歷守大郡爲提舉
江西常平茶鹽官至正郎城破時郴州守趙崇榞寓城
中亦死焉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美皙如玉顧盼燁然

年甫弱冠理宗親拔進士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
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開慶初元兵
伐宋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
入爲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心不報
即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爲都知天祥
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瑞州改江西提刑遷尚
書左司郎官累以臺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忤
賈似道又諷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斥援錢若
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見
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

洪天下道之責其在君乎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江上
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遂起兵諸豪傑皆應
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
曰是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
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
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
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
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
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罄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
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

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
府時以丞相陳宜中未還朝不遣十月宜中至始遣之
朝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侍郎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
賴以求好師孟益偃蹇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
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釁鼓以作
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
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寖弱中原陸沈痛悔何及
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中彼備多力分
疲於奔命敵不難卻也時議以天祥論闊遠不報是月
天祥入平江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宜中召天祥棄平

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宜中與
張世傑皆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
使如元軍請和與元丞相伯顏抗論皐亭山伯顏怒拘
之偕宰執吳堅賈餘慶謝堂家鉉翁劉岊至鎮江天祥
與其客杜滸十二人夜亡入眞州苗再成出迎陳興復
計天祥大稱善卽以書遺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祥
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眞州說降矣李
庭芝在揚遂疑天祥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
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
覘天祥果說降者卽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

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
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乃東入海
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
糁羹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
滸金應而去虞候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
獲滸應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
高郵應以憂憤死滸從天祥汎海至溫州端宗未立天
祥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州拜右丞相
尋與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
兵入汀州十月遣參謀趙時賞諮議趙孟濚將一軍取

[illegible]吳浚將一軍取[illegible]劉洙蕭明哲何時陳子
[illegible]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𣴎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元
兵攻之𣴎兵敗同起事者劉欽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巖
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
死於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明年吳浚降來說
天祥天祥縛縊之既而入興國遣兵復諸縣元將李恒
兵猝至天祥引兵走追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
女皆見執事在本紀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
我姓文衆以為天祥禽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孫㮚
彭震龍張汴鞏信俱遇害繆朝宗自縊死吳文炳林棟

劉洙皆被執歸臨刑洙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
於是棟文炳及蕭敬夫蕭燾夫皆不免天祥收殘兵奔
循州又明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端宗崩衛
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少保信國
公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
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十二月趨南嶺鄒𣴎劉子俊又
自江西起兵來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
嶺弘範兵突至被執天祥吞腦子不死鄒𣴎自頸死劉
子俊陳龍復蕭明哲蕭資皆死杜滸被執以憂死林琦
張唐熊桂吳希奭陳子全兵敗被獲俱死惟趙孟溁何

時陳子敬逃唐栻之後㮚朴之後潛範之從子也天祥
見弘範不拜弘範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為書招
張世傑不可索之固乃書零丁洋詩與之末云人生自
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
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
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
不能捄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
弘範義之遣使護送至燕天祥不食八日不死即復食
及至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乃移兵馬司
設卒守之丞相博羅等召見詰數端為天祥罪天祥辨

論不少貶博羅欲殺之元主及諸臣皆不可元主求才
方急遣南官王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
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
遽官之非直亡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
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南官留夢炎謝昌元等十人請
釋天祥為道士夢炎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
何地事遂已天祥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元
主知不可屈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遂
不果元主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對曰天祥受宋恩為宰
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

方從其請乃卽刑天祥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
嚮拜而死俄有詔止之無及矣數日妻歐陽氏收其屍
面如生年四十七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
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
幾無媿

張世傑范陽人金貞祐間河北盜起定興豪俠張柔聚
族黨結隊伍慕義之士多從之世傑與焉金主以柔為
中都留守行元帥事柔使世傑戍杞世傑見金事日非
元兵益強成勸柔歸正柔怒斥之將得罪世傑遂來歸為
宋隸小校累功至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又以功轉

十官加環衛歷知高郵軍安東州度宗末呂文煥以襄
陽降元命世傑將五千人守郢元兵不得前遣人招之
不聽元乃移兵攻鄂德祐元年世傑提所部兵入衛道
復饒州乃入朝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
來上下歎異自和州防禦使不數月累加至保康軍承
宣使總都督府兵遣將四出取諸郡復諸城兵勢頗振
七月與劉師勇諸將出師焦山操戰艦名黃鵠白鷂者
凡萬餘艘每十艘為一舫沉鐵碇於江非有號令不得
拔舟碇示以必死元將阿朮分為兩翼以火矢夾射篷
檣帆燃董文炳兵又合而擊之自辰至午師大敗投江
溺死數萬人無一降者世傑奔圌山上疏請濟師不報
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數日進沿江招討使改制置
副使兼知江陰軍已而元兵至獨松關以世傑為保康
軍節度使知平江尋亦召入衛加檢校少保明年正月
元軍迫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
一戰丞相陳宜中方遣人請和不可未幾和議亦沮元
兵駐皐亭山世傑提兵趨定海石國英遣都統卞彪來
世傑意從已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容說之降世
傑大怒斷其舌磔之巾子山遂從二王帝入福州與衆
共立端宗拜簽書樞密院事王世強導阿剌罕來攻世

傑奉帝航海由泉州入廣復潮州明年唆都遣人招帝
又遣孫安甫說世傑世傑拘安甫不遣劉深來攻淺灣
世傑兵敗移帝居井澳深復來攻井澳世傑戰却之因
徙碙洲帝崩奉弟昺嗣帝位拜少傅樞密副使世傑以
碙洲不可居再徙厓山封越國公祥興二年正月張弘
範等兵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若塞海口則我不能
進退盍先據之郎不利猶可西走世傑慮久在海上有
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
負衆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水砦為死守計已而
弘範果據海口樵汲道絕茹乾飲鹹輒嘔泄兵大困世

與蘇劉義方興大戰弘範者柔之子也宋亡降元
元還其舊職得便宜行事累封蔡國公恒媿世傑弘範
以世傑故父部曲令港外呼世傑與語借世傑不往
甥韓在弘範軍中使二至招之世傑曰吾知降生且富
貴但當爲主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乃二月癸未弘
範等攻崖山世傑敗走帝舟元兵薄中軍世傑斷維以
十餘艦奪港去還收兵崖山復欲奉楊太后求趙氏後
立之太后聞帝計亦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五月四日
世傑舟抵平章港颶風作世傑辦香祝天曰若天不欲
吾復存趙氏則大風覆吾舟舟遂覆死焉事詳本紀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人其父徙家鎮江景定元年登進
士第李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
多者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
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參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
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累擢至宗正少卿兼
權起居舍人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
而返與蘇劉義追從二少帝于溫州召陳宜中張世傑
等皆至遂相與立端宗于福州秀夫進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世傑
讓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皇恐亟召還

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疏略楊太后垂簾與群臣語猶
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
行中悽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屬井澳風帝以驚
疾崩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
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
卒數萬天若未欲絶宋此豈不可爲國邪又相與立衛
王昺嗣帝位時宜中往占城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
相與世傑共秉政世傑駐兵崖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
工役凡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
章句以勸講祥興二年二月崖山兵敗秀夫走帝舟而

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杖劍驅妻子入海
奏曰陛下當爲國死太皇太后辱已甚今不可再辱即
負帝赴海死年四十四
陳文龍字君賁興化人俊卿之後咸淳五年廷對第一
初名子龍度宗爲易焉文龍雅爲丞相賈似道禮重由
鎮東軍節度判官歷崇政殿說書秘書省校書郎數年
拜監察御史皆出似道力先時臺中相承凡有所建白
皆呈稿似道始行文龍獨不呈藁已忤似道洪起畏請
行類田似道主其說文龍上疏以爲不可襄陽久被圍
似道日恣淫樂不少加意文龍上疏極言其失范文虎

總師無功似道誆之以知安慶又除趙溍知建康皆逃
右知臨安文龍皆極論之似道大怒黜知撫州旋又使
臺臣李可劾罷之未幾元軍東下范文虎首迎降似道
兵潰曾港溍最先遁帝悔不用文龍言起為左司諫尋
遷侍御史時邊事甚急王爚與陳宜中不能畫一策而
日坐朝堂爭私意文龍上疏請召大臣同心圖治累遷
文龍至參知政事未幾議降文龍乃疏乞歸養既出國
門而悔復上疏求還不報乃歸五月益王即帝位于福
州復以文龍參知政事漳州畔以為閩廣宣撫使討之
文龍辟前守黃恮招撫民皆頓首謝罪興化石手軍畔

復命文龍為知軍平之已而叛將王世強導元軍入廣
建寧泉福皆降元知福州王剛中遣使徇興化文龍斬
之而縱其副以還使持書責世強剛中遂發民兵自守
城中兵不滿千元兵來攻不克使其將林華偵伺境上
華即降元且導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
與其家人至軍中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梃之文龍指其
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乃械繫送杭州文龍
去興化即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無
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
死眾歎曰有是母宜有是兒為收葬之元兵既歸文龍

之族人瓚復舉兵殺林華據興化未幾復破瓚死之
陳宗仁字求心永豐人淳祐十年進士歷官國子監主
簿開慶元年伏闕上書曰賞罰者軍國之綱紀賞罰不
明則綱紀不立今通國之所謂快罰者不過丁大全袁
玠沈翥張鎮吳衍翁應弼石正則王立愛高鑄之徒而
首惡則董宋臣也是以廷紳抗疏學校叩閽至有欲借
尚方劍為陛下除惡而陛下乃釋而不問天下之事勢
急矣朝廷之紀綱壞矣若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
不勇陛下亦嘗一念及此乎使言責者皆得以盡其
言則國論伸而國威振臣雖斥處山林亦有生氣累遷

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知寧國府監察御史
郭闓論罷德祐元年起歷權禮部尚書兼益王府贊讀
從端宗於海上厓山兵敗赴水死同赴水者樞密使高
桂吏部侍郎趙樵兵部侍郎茅湘俱死翰林學士劉鼎
孫沈海不死被執搒掠無完膚一夕得脫卒蹈海時湖
南制置使張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應厓山為阿里
海涯所敗烈良等舉宗及餘兵奔思州烏羅洞元兵襲
之俱戰死有哀天與者不知何許人第進士丁父憂未
仕厓山未亡人物此退伏草莽為自全計天與不聽結
義兵誓復州邑奮不顧身兵敗罵敵以死初與謝昌元

烈孟願約同死國無何二人並食元祿獨天與踐其言一門自盡者十七人只遺一子

謝枋得字君直弋陽人爲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過目終身不忘性剛好直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奮厲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絷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即棄去明年復出試教官中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未上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會鄧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摘似道政事爲問目言兵必至國必亡坐訕謗追兩官謫居

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放歸德祐元年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二年正月呂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敗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屨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納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爲子弟論學遂居閩中元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爲首辭不起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詔之執手相慰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材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眞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它志

哉終不行郭少師從恭帝北遷既而南歸與枋得道時事曰大元本無意江南張晏然上書乞斂兵從和上卽可之兵交二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擊數百年宗社而降因相與痛哭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求材欲薦枋得爲功枋得見天祐傲岸不爲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强之而北枋得卽日食菜果既至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棄於地終不食而死伯父徵明以特奏恩爲當陽尉攝縣事與元兵戰死之二子抱父屍亦死枋得妻亦死節在列女傳

高應松淳祐元年進士歷權禮部員外郎翰林權直元

皆同溯金門入舉朝奔竄從官留者九人應槐其一也
冕遷僉書樞密院事從恭帝入燕絕粒不語越七日卒
濟有徐應鑣字巨翁江山人爲太學生恭帝入燕三學
生百餘人皆從應鑣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
皆唯命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
不祐宋社稷爲墟應鑣死以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北將
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斁琦亦賦詩以
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諸僕醉卧應鑣率子女入梯
雲樓縱火自焚一僕未寐聞火聲起至樓下穴牖視之
父子儼然坐立如廟塑像走報諸僕壞壁入撲滅火應

鑣不能死與其子女怏怏出戶去倉卒莫知所之翌日
得其屍祠前井中端宗立褒贈朝奉郎秘閣修撰同舍
生私謚曰正節先生
林逢龍字慶雲平陽人弟廷龍字雷發俱爲太學生當
理宗末元兵入侵逢龍上書陳戰守計不報咸淳中同
廷龍叩閽言事性皆似道意歸鄉里後逢龍又上封事
乞正賈似道誤國之罪宜急調兵解襄樊圍似道怒削
其上籍押還本貫逢龍乃屛跡居山中德祐丙子元兵
至溫州素聞逢龍姓名令軍校至山中索之遂被執驅
過登舟入城元兵欲用之逢龍攘臂怒罵曰我宋書生
我肯爲胡虜用哉以腹觸其力而死廷龍亦被執不屈
閱日遇害
李成大字實夫建昌人迪之從子也第進士知金壇縣
德祐初元兵至與寄居官舍山縣尉胡傳心陽春主簿
潘大同弟濛梁主簿大本進士潘文孫潘雅奎率義旨
兵巷戰不勝大同等俱死吏民挾成大降乃潛與胡用
存謀復金壇事泄繫獄榜掠不屈殺其二子以怵之終
不屈笑曰子爲父死臣爲君死亦見殺事聞贈朝散大
夫直秘閣謚忠節吳楚材者亦建昌人起義兵欲復建
昌事敗父子俱死贈朝奉郎立廟曰忠勇尹玉者宜都

人爲贛州三砦巡檢秩滿城居亦起兵應文天祥常州
告急天祥命玉赴援兵敗被執死殘兵數百俱戰死生
還僅四人贈玉濠州團練使官其二子林空齋者永福
人舉進士爲縣令解官家居端宗立張世傑圍泉州乃
率鄉人黃必大劉全祖即其家開忠義局起義兵復永
福縣元兵至屠永福必大全祖等走它邑空齋盛服坐
堂上齧指血書壁云生爲忠義臣死爲忠義鬼俄見執
不屈而死又有劉士昭者太和人嘗爲鍛工太和陷士
昭與鄉人同謀恢復事敗血指書帛云生爲宋民死爲
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已因以帛自縊死其黨入獄多

乞憐苟免有王士敏者吉州人獨慷慨不屈題其裾云此生無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大地盡爲腥血汙好收吾骨首陽山臨刑嘆曰恨吾病失聲不能罵賊而死又有黃介者分寧人帥鄉民登龍安山爲保聚討元兵至砦衆奔潰介堅守不去顧謂家僮陳力曰爾盡力勿走力曰主在死生同之介身被鏃如蝟面頸復中十三矢倚柵而死力亦死妻劉被掠子用中逃得不死及壯求母四方逾十年得于京師以歸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六　列傳一百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孝義

俗之敝也人各私其妻子由是父母兄弟之間多慚德焉乃有終身而不斁纍與累世而不斁睦者有司必以聞天子皆從而褒獎之旌樹之風聲于以勵世而敦俗也宋治光敦化鼓舞漸摩雖閭巷細民率以孝義顯其間刲股療疾即非庸行均之至性所發非可強而能者旌典成著作史氏宜得書爰從舊述皆附之列傳云

李璘　徐承珪　劉孝忠　呂昇 王翰

羅居通　齊得一　李罕澄　邢神留

許祚 李琳等　胡仲堯　陳兢　洪文撫

易延慶　董道明　郭琮　顧忻

朱泰　成象　陳思道　方綱

龐天祐　劉斌　樊景溫　祁暐

何保之　李玭　侯義　王光濟

江白　裘承詢　常眞　杜誼

姚宗明　鄧中和　毛安輿　李訪

申積中　支漸　鄧宗古　沈宣

蘇慶文　仰忻　趙伯深　彭瑜

毛洵[illegible]楊慶　陳宗　郭義重
申世寧　苟與齡　王珠　顏詡
張伯威　蔡定　楊文倚

李璘河間人晉開運末契丹犯邊有陳友者乘亂殺璘父及家屬三人乾德初璘隸殿前散祗候友爲軍小校相遇於京師璘手刃殺友而不逃去自言復父讎案鞫得實太祖壯而釋之雍熙中又有鄂縣民甄婆兒母劉氏與同里人董知政忿競知政擊殺劉氏婆兒年始十歲避仇徙居後數年稍長謂其兄曰大讎不報何用生爲時方寒食婆兒具酒殽詣母墳慟哭歸取條桑斧置袖中往見知政知政方與小兒戲婆兒出其後以斧斫其腦殺之有司以其事上請太宗嘉其能復母讎特貸

爲

徐承珪萊州掖人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歷四十年所居木連理瓜瓠異蔓同實乾德元年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承珪嘗爲贊皇令

劉孝忠太原人母病經三年孝忠割股肉斷左乳以食母母病心痛劇孝忠然火掌中代母受痛母尋愈後數歲母死孝忠傭爲富家奴得錢以葬富家知其孝養爲己子後養父兩目失明孝忠爲舐之經七日復能視以親故事佛謹嘗於像前割雙股肉注油創中然燈一晝夜太祖征太原召見慰諭之

呂昇萊州人父權失明剖腹探肝以救父疾父復能視而昇不死冀州南宮人王翰母喪明翰自抉右目睛補之母目明如故淳化中竝下詔賜粟帛

羅居通成都人母死廬墓三年有甘露芝草之祥咸平四年以爲延長主簿大中祥符初齊州人黃德輿葬父母負土成墳甘泉涌其側降詔旌表

齊得一諸城人教授鄉里士大夫子弟不遠百里就肄業焉晉末王萬敢爲防禦使性貪暴親屬死者十餘人

得一與兄脫身僅免明年七訴萬敢坐削官判官胡縱坐死得一乃歸鄉里布衣蔬食不樂仕進開寶中詔舉廉退孝悌之士得授淳丘主簿

李罕澄阜城人七世同居漢乾祐中詔改鄉里名及旌其門閭太平興國六年復旌表焉

邢神留深州人父超毆殺里胥神留年十六詣吏代父死詔貸之端拱初海陵人沈正父爲屯田院衙官凶暴使酒毆平人死正中途見父兇摺道其故正即號呼械衣就毆其屍巡警者捕送官獄具怡然就聞者悲之

許祚江州人八世同居長幼幾八百口太宗旌其門閭

歲貸米千斛又有信州李琳十五世同居貝州田祚虔
兆惠從順十世同居鹽州趙廣順安軍鄭彥圭信州俞
偘八世同居陝州張文裕六世同居襄州張巨源劉芳
濰州瞿景鴻淄州陳偘江陵褚彥逢五世同居徐州彭
程四世同居皆賜詔旌表門閭巨源習法律賜明法及
第芳賜進士出身彥逢補教練使

胡仲堯奉新人累世聚居至數百口構學舍于華林山
別墅聚書萬卷大設廚廩以延四方游學之士南唐李
煜時嘗授寺丞雍熙二年詔旌門閭州境旱歉仲堯發
廩減市直以振饑民又以私財造南津橋太宗嘉之除

本州助教稍遷國子監主簿致仕卒弟仲容字咸和初
授試校書郎至光祿丞致仕卒仲容弟克順端拱二年
進士仲容子用之洎從子用莊用舟並進士及第

陳兢德安人陳宜都王叔明之後有伯宣者避難泉州
注司馬遷史記行於世後遊廬山因居德安嘗以著作
佐郎召不起伯宣子崇爲江州長史益置田園爲家法
戒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僖宗時嘗詔旌
其門南唐又爲立義門崇子江州司戶袞袞子試奉禮
郎昉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人無間言每
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一
槽共食一犬不至羣犬皆不食建書樓於別墅延四方
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爭訟稀少宋初平江南
仍舊免其徭役昉弟之子鴻鴻之弟兢淳化初詔本州
歲貸粟二千石後兢死其從父弟旭歲止受貸粟之半
云省嗇而食可及秋成猶歲儉穀貴或勸全受可邀善
價旭曰朝廷軫其乏食豈可見利忘義爲罔上之事乎
至道初遣內侍就賜御書還言旭家孝友儉讓近於淳
古太宗嘗對近臣言之眞宗以旭爲江州助教旭卒弟
蘊主家事仁宗又以蘊爲助教蘊卒弟泰主之泰弟
度太子中舍致仕從子延賞可並第進士

洪文撫建昌人本姓犯宣祖偏諱改焉曾祖諝唐司倉
參軍六世義居室無異爨就所居雷湖北創書舍招來
學者太宗遣內侍齎御書百軸賜其家又飛白一軸曰
義居人賜之文撫弟文舉以爲江州助教又詔表其門
閭文撫兄子待用登咸平二年進士第

易延慶字餘慶筠州人涉獵經史尤長聲律以父贇蔭
歷大理評事知臨淮縣乾德末贇卒延慶日出守墓夕
歸侍母紫芝生於墓數年又生玉芝服闋以母老稱疾
不就官母卒哀毀後出爲大理寺丞嘗司建安市征私
[illegible]年往墳而返坐擅去職免官復廬墓側母平生嗜

粟延慶樹二粟於墓二樹連理後知端州辛子綸大中
祥符元年進士及第
董道明蔡州人母死出葬道明潛居墓中人孫之經三
日家人發冢取之道明無恙終身廬於墓側
郭琮黃巖人幼孤事母極恭順娶妻有子移居母室忽
嘗不過中食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
歲耳目不衰太宗詔旌表門閭除其徭役又有滅州應
天寺僧者幼貧無以養母剃髮乞食以給晨夕母年一
百五歲而終長沙人邢倚任郴爲引贊吏性至孝父母
皆年八十餘轉運使表其事詔贊解職終養

顧忻泰州人十歲喪父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雖
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其所欲如此五十年
未嘗離左右母老目不能視物忻日夜號泣祈天刺血
寫佛經數卷母目忽明燭下能縫紝九十餘無疾而終
又有杭州人李瓊以鬻繒爲業事母孝夜常十餘起省
母母喜食時新瓊百方求市得必十倍酬其直
朱泰湖州人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一
日雞初鳴入山及明憩于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
已瞑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所恨母
無託爾虎忽棄泰於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
歸母杖持以泣泰竟無恙里人目爲朱虎殘
成象渠州人以詩書訓授里中事父母以孝聞母病割
股肉食之太宗詔賜束帛醪酒父母死廬墓側未嘗食
肉衣帛鬻百餘築廬中木生墓側吐九穗服終猶未還
家知禮者爲書諭之遂歸教授遠近目爲成孝子
陳思道江陵人以孝悌聞鬻鹽市側以給晨夕買物不
酬價如所索與之母既葬哀鬻鹽之利得錢十萬奉其
兄結廬墓側日夜悲慟其妻挾攜兒女詣之拒不與見
夏日種瓜以待過客晝則白兔馴狎夜則虎豹環其廬
而臥咸平元年詔賜束帛旌其門

方綱池州人八世同爨家屬七百口居室六百區每旦
鳴鼓會食嘗出稻五千斛振貸貧民景德二年詔旌其
門天禧中蠲其戶雜科
龐天祐江陵人以經籍教授里中父疾天祐割股肉以
食疾愈復病目喪明天祐號泣祈天舐之父卒結廬墓
側晝夜號不絕聲詔旌表門閭天祐居委巷中知府陳
堯咨爲徙里門之右榮闕表之
劉斌定州人父加文爲從弟志元所殺斌兄弟皆幼隨
母改適人比長斌兄弟挾刀伺志元於道刺之不殊即
詣吏自陳真宗詔釋斌等罪志元黥面配隸汝州

[illegible]溫城人榮恕旻歸侍人兄弟異居積年大中祥符中晁溫樗樹五枝并爲一恕旻家榆樹兩木自合兩頭感其異復義聚鄉人稱雍睦

祁暐字坦之萊州人第進士歷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出知濰州母卒解官廬墳側號泣蔬食經六冬隨足二指有白烏白兔馴擾太宗詔賜粟帛令長吏存問

荷保之梓州人母卒負土成墳廬其側日有羣烏集墳上哀鳴不去又有兔馴於坐隅眞宗降詔旌恤

李玭大名人力耕事母母卒讓田與其弟遂廬於葬所晝夜號泣負土築墳又以二代及諸族未葬者盡禮築

之凡三年成六墳不食肉衣帛不預人事復留守墳三年年六十餘足未嘗入縣門鄉人目爲李孝子天禧中詔賜粟帛里有毋在析產者聞玭被旌慚懼復同居

侯義楚丘人貧無產傭田以事母咸平中母卒義力自辦葬不掩墳壙晝則負土築墳夜則慟哭柩側踰年墳閒瓜異蔕木連理又有巨蛇遶其側不暴物野鵲飛而不去嘗遇盜劫其衣服既而知義物悉還之

王光濟廬州人喪母因刻像日夕奉事如平生咸平二年詔旌之時又有徐州人李祚親喪廬墓側凡二十七年益州人周善敏喪父廬於墓側又割股肉啖母疾愈[illegible]大中祥符九年詔旌表仍賜善敏粟帛存慰之

[illegible]建昌人景德二年進士父禹錫有節義同年不仕[illegible]自敘授大中祥符初獻東封詩十五篇詔賜粟帛遣使存問其卒也白自鄞尉罷還負土營葬廬於墓側藝麥芒蔚晝夜號泣將終制猶然詔賜粟帛醪酒

裘承詢會稽人十九世無異爨詔旌其門閭咸平後又有保定軍孫浦襄州常元紹蔡州黃美解州董孝章並十世同居莫州高璉永定軍朱仁貴潞州邢濬相州趙祚八世同居麟州楊榮隰州趙文開封李居正潁州張可象衞州張珪滄州崔諒七世同居邢州王覺趙州曹

遵六世同居兗州董升陳州樊可行京兆元守全平定軍段德五世同居開封張仁遇亳州王子上建昌軍瞿肅四世同居又河陰王世及大名李宗祐陳州劉閏宣州汪政潭州李耕或聚居至七百口累數十百年並旌表仍蠲其課調大中祥符初東封泰山王欽若言曲阜東野宜乾封賞益合居五六世有節行四年祀汾陽馬起言陝州張化基閻用和楊忠義聚族累世孝悌可稱並即行在所降詔褒美各優賜粟帛

常眞項城人父母死廬墓終喪不茹葷血周廣順中詔旌其門閭開寶七年再加旌表眞妻病子晏割股肉以

父母及死次子守規徒跣日一食廬墓三年大中祥符
八年詔旌表之又有亦州王淦河南李繼成滄州胡元
興並母死負土成墳晝夜哭不絕聲皆降詔旌門閭賜
粟帛

程誼字漢臣黃巖人事父母至孝父剛嚴誼獨失愛惴
惴不自容伺顏色而後進繼喪父母號慟晝夜不絕卜
葬徒跣負土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淵泥水沒骭雖大雨
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流血既葬遂表舍其旁日一飯
不葷事聞詔書嘉獎誼以祖垂象蔭入官至贊善大夫
通判梓州卒子揆纔十六歲哭誼甚勞卒

姚宗明河中人其十世祖栖雲當唐貞元中調卒戍邊
栖雲之父以兄嗣未立請代兄行遂戰沒塞上時栖雲
方三歲其母改適人栖雲養於伯母伯母亡栖雲葬之
又招魂葬其父扇父死於邊乃廬墓次終身哀慕不衰
縣令蘇徹為買地開阡刻石表之河中尹渾瑊上其事
詔加優賜表其門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敬愛
栖雲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師正自岳至師正四世廬
墓五世孫曰厚六世曰雅七世曰文八世曰敬真九世
曰直十世曰宗明慶曆初以十世同居詔復其家十一
世孫用和十二世曰士明十三世曰德自慶曆以後又
五十餘年而其家孝睦不替姚氏世爲農無爲學者家
有田數十頃聚族百餘人躬事農桑僅給衣食經唐末五
代兵戈亂離而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
下未或有焉

鄧中和字祖德開封人舉三禮喪親廬墓終其喪定省
往來如事生者二十年負土累墳高二丈

毛安輿嘉州人年九歲父死負土爲墳廬於側三年知
益州張方平遺以酒饌狀其事以聞

李訪韶州人業進士廬父母墓有虎暴傷旁人而不近
訪又有白烏集墓上

曾積中成都人[illegible]祿中楊繪從其父起求爲子及長知
非楊氏絕口不言年十九登進士第盡孝終身畢弟妹
婚嫁始歸其宗政和中以奉議郎通判德順軍翰林學
士許光凝以純孝薦召赴京師擢提舉永興軍學事道
卒光凝復與廷臣表其操行詔予一子官初光凝同薦
者三人其一河陽故大理丞陳芳十四世同居一鄧州
王襄經術登科年未六十請老事孀嫂如母養孤姪如
子教誨後進賙恤鄉里詔表芳門閭賜襄號處士

支漸資州人年七十持母喪既葬廬墓側負土成墳遂
首垢面哀毀殊甚白蛇貍兔擾其旁白雀白烏川集其

濺木迸泣龜雁萃集餘固鋼悲鳴有助哀者鄉人白之
旨遐歸省數父母離婚親漸至行深自悔責號慟而歸
孝養盡志鄉閭觀感而化者甚衆
鄧宗古簡州人父死自培土為墳廬其側晨夕號慟甚
哀降墓木甲中號為鄧孝子
沈宣汝州人母亡既葬不去墓門三十有六月晝負土
夜將楯而臥妻高氏亦有孝行漸以下三人元豐中皆
褒賜粟帛
蘇慶文臺州仙居縣人慶文事父母以孝聞繼母少寡
無子慶文戒其妻曰汝事吾母少不謹必逐汝妻奉教

母得安其室終身享亡盡元豐中朝廷修景靈宮調天
下畫工試其優者待詔翰林升以官祿亨名第一以父
老固辭歸養閭里賢之
仰忻字天貺永嘉人年五十餘執母喪盡孝禮躬自負
土廬于墓側有慈烏白竹之瑞大觀二年以行取上郡
以忻應詔未幾卒特贈將仕郎
趙伯深字逢原父子佪宣和間為棣州兵軍屬會兵動
燕雲子佪被擄往北伯深時尚幼與母張留棣州既
而金人渡河伯深母子相失子佪亦隔絕數年始得南
歸子佪卒伯深訪尋其母二十餘年一旦則在溫州徒
步入蜀間關累年乃得之相持號泣哀感行路
彭瑜字君王安福人熙寧間失其母瑜朝夕號泣祈天
願知母所在如是十餘年俄有人言母為泰和倪氏婦
瑜竟迎以歸
毛洵字子仁吉水人天聖二年進士又中夜萃科性至
孝凡守四官皆以親疾辭仕藥膳必而後進三月不之
寢室父應佺通判太平州卒母高繼卒持飾尚土為墳
手胝面黔親友不能識廬於墓凡二載朝夕哭踊食栽
脫粟諸生請問經義對之流涕未嘗言文抱疾歸數日
卒郡以孝聞賜其家粟帛兄溥字文祖亦以哀毀卒

李籌者洵同縣人字彥良與弟衡字平國生同乳二歲
喪母十歲喪父政和中改葬其母負土成墳廬于墓左
未幾廬所產木一本兩幹高丈許復合于一至其末乃
分兩幹五枝鄉人以為瑞有楊芾者亦同縣人字文卿
性至孝紹興五年大饑為親負米百里外遇盜欲兵之
芾慟哭曰吾為親負米不食三日矣盜義而釋之又有
鮑宗巖者字傅叔欲人子壽孫字子壽宋末盜掠里中
宗巖避地山谷間為賊所得縛樹上將殺之壽孫拜前
願代父死宗巖曰吾老矣僅一子奉祀吾願自死盜兩
釋之

傷足鄞人父病貧不能召醫割股肉啖之復以[illegible]後
母病不能食慶取右乳焚之以灰和藥進焉入口遂差
父之乳復生守仇念爲之請於朝詔表其門復之念曰
韓退之作鄠人對以毀傷支體爲害義而匹夫單人執
論之理未宏汲引之徒多附和之行成于内情發自天
使稍知詩書禮義之說推其所有出身事主臨難伏節
死義豈減介之推安金藏哉

陳宗永嘉人年十六母蔡病篤刲股爲餌病愈已復病
不救宗一慟而絶守陸德輿爲合葬榜曰陳孝子墓

郭義重字處仁興化軍人早遊太學以操尚稱年四十

餘客錢塘徒跣奔母喪每一慟嘔血家貧甚不受饋
遺聚土爲墳手蒔松竹而廬其旁甘露降烏鵲馴集焉
宗旌表其閭前安撫使左右建土臺高一丈二尺方正
下廣上狹飾白間以赤仍植所宜木義重後以特科奏
名補官歷慶州錄事參軍年六十始婚以高年終

申世寧鉛山人潘達兵襲縣父念未及出戶遇賊賊欲
殺之世寧年未冠亟引頸願代死賊感其孝兩全之

苟與齡字壽隆滁州人志尚高潔事其親生養死葬克
盡而禮盡廬母墓有芝十五莖生墓亭詔旌其門

王珠字仲淵龍泉人以孝謹聞建炎間居父喪[illegible]
生墓側倒植竹以爲杖復生柯葉紹興間旌其門
有雙竹靈芝之祥

顏詡眞卿之後眞卿曾孫[illegible]廢故詡爲永新人詡少孤
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一門千指家法嚴肅少長輯
睦匜架無主廚饌不異義居數十年終日怡愉家人不
見其喜慍年七十餘卒

張伯威大安軍人將家子也紹熙元年武舉進士調神
泉尉大母黃年九十八不忍之官黃疾瀕殆伯威刲左
臂肉食之遂愈繼母楊疾伯威復刲臂肉疾亦愈伯威
妹嫁崔均其姑王疾妹亦刲左臂肉以進逵且卽愈事
聞詔伯威與升擢倍賜其妹束帛

蔡定字元應會稽人家世微且貧父革依郡獄吏傭書
以生資定使學遊鄉校稍稍有稱獄吏坐舞文法被繫
革以詿誤年七十餘矣法當免繫鞫者削其籍年而入
之罪且與獄吏等定數詣府號慟請代繫弗許請效命
戎行弗許請隸五符爲兵又弗許定預爲墓志又爲狀
若請府者結置袂間冀其父之必免也以建炎元年十
二月甲申自赴河死府帥聞之立命出革厚爲具棺斂
事而撫周其家

楊文修字中理諸暨人年六歲視母食多寡爲飢飽母

病執不食年十五以母多疾遂棄舉子業讀岐黃書
父譏之從容答曰我母常病忍能一日去母從師耶母
病革藥弗效卽刲股肉和餌粥以進病遂已文脩頸下
生瘤大如覆杯一日山市歸卯中途値採藥者織瘤不可
近時恭而至從文脩求共語暨卽與共之行一里採瓢
者左手掐文脩瘤右手拊背曰瘤可醫汝何恨文脩
來心信別去數步顧瞻其人不見矣文脩大悔明旦視
頸下瘤忽不見家人驚怪問其背則瘤遂在背矣人謂
孝感所致母歿文脩躬捧土成墳種樹築廬墓上居之
童子婦人瞻其儀形咸手加額曰佛子佛子尊官鉅人

入其鄉必過其廬朱熹嘗以常平使者道經風橋聞佛
子名特就見與談名理竟夕乃去年九十九終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六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七　　列傳一百三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隱逸上

君子之生於世或出或處大致詎相懸哉孟軻蓋嘗論
之西山餓夫與商家元輔其趣一也陋巷寠儒與虞廷
勳臣其道同也何者各協于宜耳矣乃若希蹤巢許傲
世隱淪固辭蒲鵬之聘自甘衡泌之娛雖非中行亦可
謂離塵拔俗者也其下則乏實用而負虛名是謂之竊
緣捷徑以覬榮涂是謂之僞茲二者志士實恥之宋世
號隱逸者或未老求閒或蒙徵不屈咸足嘉尚獨种放

遘會改圖竟爲時議所短豈其不免於二者之病邪不
然時止時行與古君子等矣

戚同文　陳摶　种放　萬適
李瀆　魏野　邢敦　林逋
高懌　徐復　孔旼　何群
王樵　張愈　黃晞　周啓明
代淵　陳烈　孫侔　劉易
姜潛　連庶　章詧　王庠

戚同文字同文楚丘人幼孤事祖母以孝聞從楊慤授
五經慤妻以女弟晉亂不求祿仕且思見混一[illegible]字

[illegible]依將軍趙直疾亟以家事託同文[illegible]
[illegible]直復厚禮之爲築室聚徒登第者六十人多[illegible]
益尚同文純質尚信義不積財不營居室曰人生以行
義爲貴焉用此爲與宗翼爲友長子維仕隨州書記同
文就養卒於漢東年七十三好爲詩有孟諸集二十卷
楊徽之嘗與酬唱追號堅素先生[illegible]擬之陶隱居號堅
白云維太祝劉臬官職方郎中致仕卒年八十一弟綸
自有傳楊璞者虞城人力學勤志不求聞達宗翼者父
爲虞城主簿因家焉負米養母好學能屬文歐陽虞稱
書[illegible]得其楷法隱而不仕家無斗粟未嘗以貧屢干人

物不評價市人知而不欺嘗言晝夜者昏曉之辨也既
瞑未曙皆不出戶見鄰里卒年八十餘子度第進士
陳摶字圖南亳州眞源人始四五歲戲渦水岸側有青
衣媪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及長讀經史百家言一見成
誦無遺忘頗以詩名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
祿仕自言嘗遇孫君仿獐皮處士二人者高尚之人也
語摶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摶往棲焉因服氣辟
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
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好黃白術召
[illegible]中月餘從容問之對曰陛下爲四海之主當以致

治爲念奈何留意黃白之事乎世宗不之責命爲諫議
大夫固辭不受放還詔州長吏歲時存問太平興國中
再來朝太宗待之甚厚謂宰相宋琪等曰摶獨善其身
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自言經承五代離亂幸天
下太平故來朝覲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中使送至中書
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
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
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沖天亦何益於世
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眞
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

行修煉無出於此琪等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賜號希
夷先生仍賜紫衣留摶闕下上屢與之屬和詩賦數月
放還山端拱初忽謂弟子賈德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
石爲室吾將憩焉石室成摶手書數百言爲表其略曰
臣摶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某月某日化形於蓮花
峯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摶好讀易常自號扶搖子著
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導養及還丹之事宰相王溥亦著
八十一章箋其指摶又有三峯寓言及高陽集釣潭集
詩六百餘首摶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知道士
賈休復欲之輒取以與辭除隱士李琪自言唐開元郎

官已[illegible]百歲人罕見者關西逸人呂洞賓有劍術百餘
[illegible]童顏步履輕疾頃刻數百里世以為神仙皆數來
摶齋中宋祖既代周摶聞之曰天下自此定矣

种放字名逸洛陽人沉默好學七歲能屬文父詡嘗令
舉進士放以業未成辭每往來嵩華間慨然有山林意
未幾父卒數兄皆干進獨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
東明峯結草為廬以講習為業從學者衆得束脩以養
母放得辟穀術別為堂於峯頂盡日望雲危坐每山水
暴漲道路阻隔糧糗乏絕止食芋栗性嗜酒種秫自釀
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幅巾短褐負琴

攜壺泝長溪坐磐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值月夕
或至宵分自豹林抵州郭七十里徒步與樵人往返性
不喜浮圖裂佛經以製帷帳所著蒙書十卷及嗣禹說
表孟子上下篇太一祠錄多為歌詩自稱退士作傳以
述其志淳化三年轉運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
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果為
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其
母盡取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太宗嘉[illegible]
緡錢使養母不奪其志有司歲時存問咸平元年母卒
廬於墓側翰林學士宋湜等言其貧不克葬詔賜[illegible]

[illegible]年以兵部尚書張齊賢[illegible]詔遣赴闕賚裝錢[illegible]不
起明年齊賢出守京兆復薦陳放操行請加旌賞乃遣
官齎詔召赴闕賜帛百匹錢十萬九月放至對崇政殿
以幅巾見命坐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
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
昭文館賜巾服簡帶館于都亭驛大官供膳五日表辭
恩命上知放雅與陳堯叟游令堯叟諭意又謂宰相曰
朕求茂異以廣視聽資治道如放終未樂仕亦可遂其
請也中書傳詔放曰嚴猿溪鳥之性固不敢以祿仕為
意然主上虛懷待士旰食憂人之心亦不敢以羈束為

念遂詔不聽其讓數日復召見賜緋衣象簡犀帶銀魚
御製五言詩寵之賜昭慶坊第一區加帷帳什物銀器
五百兩錢三十萬中謝日賜食學士院自是屢召對六
年春表謝暫歸故山許之將行遷起居舍人命宴餞于
瓊林苑七賜詩三章十月遣使撫問[illegible]以
獻景德元年冬來朝二年擢右諫議大夫表乞嵩少養
疾許之宴餞于資政殿遣中使勞問賜以茶藥是冬
復來朝三年以兄喪請告歸終南營葬十月復至上遣
內侍齎詔諭以經國大猷致君遠略且有登用機衡[illegible]
成寡昧之語放上言曰臣列迹侍從[illegible]者

之感[?]忠規而屢陳而大君之明懼覽言之無補今又
獻以禮樂之制詢其刑政之方豈伊對非政頁論述伏
望震此過聽遂其夙心上曰放能守分懇讓益可嘉也
大中祥符元年命判集賢院從封泰山拜給事中二年
四月求歸山宴餞于龍圖閣上作詩卒章云我心虛佇
日無復隮山中初放作詩嘗有溪上隮眠都不知之句
故及之四年正月復來朝從祠汾陰拜工部侍郎放屢
至闕下俄復還山人有詐爲其出處之迹且勸以棄
位居巖谷放不答放終身不娶尤惡囂雜故京城賜第
爲擇僻處然祿賜既優頗飾輿服于長安廣置良

田歲利甚博亦有強市者遂致爭訟門人族屬依倚恣
橫王嗣宗守京兆放嘗乘醉慢罵之嗣宗屢奏放不法
仍條上其事詔推究會赦恩而止四月求歸山又賜宴
遣之所居山林紃民多縱樵採特詔禁止放遂表徙居
嵩山天封觀側遣內侍就興唐觀基起第賜之然猶往
來終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詬驛吏規
算繼且之直非議浸薄之嘗出宴令羣臣賦詩杜鎬以
素不喜譏誦北山移文以譏之上嘗語近臣曰放爲朕
言事甚衆但外廷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其目
曰議道議德議刑議器議文武議制度議教化議賞罰
議官司議軍政議獄訟議征賦議邪正八年十一月感
疾忽取前後章疏藁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於
次酒數行而卒訃聞上親製文遣內侍致祭歸葬終南
贈工部尚書錄其姪世雍

萬適字縱之宛丘人自號遺玄子精於道德經不求仕
進專以著述爲務有狂簡集百卷又有雅書志苑等書
淳化中韓丕任翰林學士上問曰卿早在嵩陽當時輩
流頗有遺逸否丕以適及楊璞田詰對上悉令召至闕
詔書下而詰卒璞既至對於便殿不願仕進上賜以束
帛遣還適最後至特授慎縣主簿數日卒田詰歷城人

好著述宋惟翰許衮皆其弟子也著作百餘篇傳於世
大率迂闊每構思必匿深草中絕不聞人聲俄自草中
躍出即一篇成矣楊璞字契玄鄭州人每乘牛往來郭
店自稱東里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絕處構思爲歌詩
凡數年得百餘篇璞既被召還作歸耕賦以見志眞宗
朝諸陵道出鄭州遣使賜之茶帛卒年七十八

李瀆洛陽人曾祖鄂仕梁歷後唐以太子少傅致仕祖
延昭殿中丞父瑩善詞賦周廣順進士蒲帥張鐸辟爲
記室因家河中乾德初爲殿中侍御史度支判官責授
右贊善大夫初瑩禱河祠而生瀆故名瀆字河神後改

字長源濮州人好古博學通經史杜門不仕王旦李宗諤與之世舊每勸其仕皆不答所乘馬嘗爲宗人借憩于廬闌人有見者以語瀆瀆即鬻之其惡貰如此州閭化其懷德眞宗祀汾陰以廷臣薦命使召見辭足疾不起再遣使存問瀆自陳世本儒墨習靜避世之意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羸養疾捨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嘗語諸子曰吾將與爾輩永訣爾輩當常在左右一日忽曰適有人至林下誦詩云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言訖不見吾當逝矣亟取堂集付諸子促家人置酒頃之卒時天禧三年十二月三日也年六十三四

年詔曰故處士李瀆簪纓傳緒儒雅踐方曠逸自居恬智交養特行貫典式慰營魂可特贈祕書省著作佐郎州縣存䘏

魏野字仲先陝人嗜吟咏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淸泉環遶旁對雲山景趣幽絶鑿土襄丈曰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肴從之游嘯詠終日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見出則跨白驢過客名士往來留題會話宿而去野爲詩精苦有唐人風格多警策句所有草堂集十卷大中祥符初契丹使來令部詔與之祀汾陰歲與李瀆並被薦遣陝令王旨詣之野上言麋鹿之性頓纓則狂望回過聽許令愚守詔長吏常加存撫又遣使圖其所居觀之後復遣內侍存問天禧三年十二月無疾而卒年六十明年詔曰故處士魏野服勤儒素刻意篇章篤淳古之行慕肥遯之風及此淪亡載深嗟悼可特贈祕書省著作郎州縣存䘏潛仲野中表兄也野卒後瀆六日時其卒焉

邢敦字君雅不知何許人家於琅邪嘗舉進士不第慨然有隱遯意性介僻不妄交友耽玩經史精於術數工繪畫頗嗜酒里中號邢夫子眞宗幸亳回邑人列上其事王曾以名聞詔授許州助教敦讓而不受乾興元年

無疾而卒年七十四

林逋字君復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淡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久之歸杭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眞宗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薛映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廬淸談終日而去嘗自爲墓於其廬側臨終爲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草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既卒仁宗賜謚和靖先生賻粟帛逋善行書喜爲詩其詞澄浹峭特多奇句既就稿隨輒棄之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况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篇

隱不娶無子教兄子右登進士甲科

高懌字文悅荊州高季興四世孫築室豹林谷從种放

學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蕘許勃號南

山三友詔取沈淪遯逸之士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錄國初侯

王後懌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懌講授

諸生席間常數十百人比行當召賜處士號乃命為大

理評事懌固辭仁宗嘉之賜號安素處士詔給良田五

百畝文彥博表其經術修明有高世之行詔賜第一區

嘉祐中就除光祿寺丞復固辭及道士持書召聘為白

鹿洞主卒有韓退者稷山人亦師事种放母死負土成

墳徒跣終喪去隱嵩山與遊路石延年論其高節詔賜

號安逸處士以壽終

徐復字復之建州人初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通流衍

卦氣法自筮知無祿遂亡進取意遊學淮浙間數年益

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他日聽其鄉人

林鴻範說詩且言詩之所以用於樂者忽若有得因以

聲器求之遂悟大樂於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

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胡瑗作鐘磬大變古法復

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

乎胡瑗制作皆不效范仲淹過潤州見復復劇所以當

用兵機其月日後無少差慶曆初與布衣郭京俱召見

帝問天時人事復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值年

月日時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其在觀乎帝又

問明年主何卦復曰乾卦用事說在九五盡而止帝又

問前年京師黑風何所應復曰其兆在內豫王薨其應

也明日命為大理評事固以疾辭乃賜號沖晦處士補

其子發試秘書省校書郎復性高潔而處世未嘗自異

後居杭州十數年卒郭京者少任俠不事家產平居好

言兵范仲淹滕宗諒數薦之

孔旼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汝州龍山之滍陽

城性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稅常為鄉里先遇歲

饑分所餘賙不足者未嘗計有無里人皆愛慕之葬其

父廬墓三年臥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墓間生紫芝數十

本州以行義聞賜粟帛又給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

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為國子監直講辭不赴遷

光祿寺丞頃之起知龍興縣復辭卒贈太常丞晚年惟

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為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

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

者與此無異也

何群字通夫西充人嗜古學喜激揚論議雖業進士非

樵誦說石介在太學四方諸生來學者數千人樵亦自
勵學介因館樵于其家使弟子推以爲學長樵愈自克
勵著書數十篇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目爲白衣
御史樵嘗言今之士語言脫易舉止惰肆者其衣冠不
如古之嚴也因請復古衣冠又上書言三代取士先行
誼後世專以文辭就文辭中害道者莫甚於賦請罷去
介稽其說會諫官御史亦以爲言下兩制議皆以爲
進士科始隋歷唐不爲不得人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
廢也樵聞其說不行乃慟哭取平生所爲賦八百餘篇
焚之講官視樵賦既多且工以爲不情黜出太學樵徑

歸遂不復舉進士嘉祐中龍圖閣直學士何剡表其行
義賜號安逸處士樵既死趙抃守益州奏樵遺藁有益
時政願詔果州錄上之云非若茂陵書起天子侈心也
報不下

王樵字肖望淄州人博通羣書尤善考易學者多從之
咸平中契丹度河舉家被掠樵僅妻入契丹訪父母累
年不獲還東山刻木招魂以葬服喪六年哀動行路又
爲翁之傳者次翁成服北望嘆曰身世如此自比於人
可乎遂與俗絕自稱贅世翁唯以論兵擊劍爲事一繼
有縱徒步千里晚年屢遊塞下書策干何承矩耿望求
減設遺歸不用乃於城門累磚自環謂之繭室銘其門
曰天生王樵薄命窮智材不濟時道號贅世生而爲室
以備不虞死則藏形不虞乃備病革入室自掩戶卒

張愈字少愚益州人遊學四方屢舉不第寶元初上書
言邊事以薦除試秘書省校書郎願以授父顯忠而隱
於家丁內艱鹽酪不入口再期植所持柳杖於墓忽生
枝葉後合抱六召不應喜奕棋樂山水嘗汎湘沅觀浙
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鶴以歸杜門著書未就妻
蒲氏名芝賢而有文爲之誄有曰㰅成遺址吳興高蹈
蹤石通逕依林架屋麋鹿同羣晝遊夜息嶺月破雲秋

霖灑竹清意何窮眞心自得放言遺慮何榮何辱

黃晞字景微建安人學者多從之游號贅隅子著歔欷
瑣微論十卷謂贅隅者棲物之名歔欷者歎聲瑣微者
述辭也石介在太學以禮聘召晞走匿樞密使韓琦表
薦爲太學助教致仕受命一夕卒

周啓明字昭回處州人四舉進士皆第一景德中舉賢
良方正科既召會東封泰山言者謂此科本因災異訪
直言非太平事遂報罷於是歸教弟子百餘人不復有
仕進意以薦賜粟帛仁宗除試助教就加廩給久之遷
太常丞卒啓明藏書數千卷多手自傳寫而能口誦

又有古律詩賦銘啓雜文千六百餘篇

趙淵字蘊之代州人唐末避地導江家世爲吏有陰德淵事親以孝聞舉進士甲科得清水主簿數日嘆不及親何所爲耶還家教授坐席常滿舉鳳州團練推官不就以薦授太子中允致仕謝絕諸生著周易旨要老佛雜說數十篇田況上其書自太常丞改祠部員外郎晚年日菜食巾褐山水間自號虛一子嘉祐二年九月有疾召術士擇日云丙申吉頷之先日沐浴而絕

陳烈字季慈候官人性介僻篤於孝友動遵古禮御童僕如對賓客里中人敬之從學者常數百皆以鄉薦試

京師不利即罷舉仁宗屢詔不起人問其故曰吾學未成也公卿大夫郡守鄉老交章稱其賢嘉祐中以爲本州教授歐陽修又言之召爲國子直講皆不拜已而福建提刑王陶言其爲妻林氏所訟因詆烈貪詐乞奪所受恩特司馬光爲諫官率同列爭曰烈雖有迂闊不合中道猶爲守節之士當保而全之若夫婦不相諧則聽之離絕毋使節行之士爲横辱所挫陶說遂不行元祐初部使者申薦之詔從其尚以宣德郎致仕明年復教授本州在職不受廩奉鄉里間遺絲毫無所受家私蓄餘則推以賙貧乏卒年七十六

侔字少述早孤事母盡孝志於禄養故屢舉進士及守病革自誓終身不求仕劉敞知揚州薦其孝弟忠信足以扶世矯俗詔爲揚州教授辭敞守永興辟入幕府亦辭治平中沈遘王陶韓維連薦之授忠武軍推官常州判官皆不赴少與王安石友善安石爲相過眞州與相見侔待之如布衣交卒年六十六初王回王令常秩與侔皆有盛名回令不壽秩爲隱不竟云

劉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喜談兵韓琦知定州上其所著春秋論授太學助教并州州學說書不能屈志仕進寓居於虢之盧氏嘗研穀術趙抃復薦其行詔賜

號退安處士治平末卒

姜潛字至之奉符人從孫復學春秋累薦爲國子直講韓王宮侍讀謁宗正允弼史引趨庭潛不答呼馬欲去遂以客禮見神宗聞其賢召對延和殿訪以治道何以致之對曰有堯舜二典在願陛下致之之道何如知陳留縣數月條例司劾科符住散青苗錢潛知不免移疾去縣人詣府請留之不得家居卒年六十六

連庶字居錫安州應山人第進士調商水尉壽春令以母老乞監陳州稅嘗送客出北門見日西風塵而冠蓋憧憧不已慨然有感即日求分司歸父之翰林學士歐

賜脩尊爲知崑山縣辭不行累遷職方員外郎卒庠始
長弟佇任鄉里時宋郊兄弟歐陽脩皆依之及二宋貴
達不可其志退居二十年守道好脩非其人不交非其
義秋毫不可汙也庠亦登科號良吏終都官郎中
章詧字隱之成都人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著發隱三
篇明用著索道之法如以數寓道之用三摹九據始終
之變循守累以逸民薦一賜粟帛再命州助教不就嘉
祐中賜號沖退處士王素時爲州因更其所居之鄉曰
處士里曰通儒坊曰沖退詧由是益以道自裕尊生養
氣多喜是非一不以撓其心里人范百祿從扣太玄詧

爲解述大旨再復擬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
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强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
太玄之道幾矣卒年七十六子祧亦好古學
王庠字周彥榮州人累世同居號義門王氏父夢易登
皇祐第嘗攝與州忤部刺史以事中之鐫秩罷歸卒母
向氏欽聖憲肅后之姑也庠幼穎悟有志謂弟序曰父
以直道見擯母撫柩誓言期我兄弟成立贈復父官乃
許歸葬相與勉之且制科先君之遺意也遂閉戶窮經
史百家書傳注之學尋師千里究其旨歸嘗以經說寄
蘇軾謂二帝三王之臣皆志於道惟其自得之難故守

之至學自孔孟作六經斯道有一定之論士之所養
不違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易忽而不行也軾以爲然
嘗紹聖諸臣用事罷制科庠嘆曰命也無憾先訓以之
行己足矣崇寧應能書爲首選京師蝗庠上書論時政
得失下第徑歸不親養志不應舉者八年大觀行舍法
於天下州復以庠應詔時嚴元祐黨禁庠自陳蘇軾蘇
轍范純仁爲知己呂陶王吉嘗薦舉黃庭堅張舜民王
鞏任伯雨爲交游不可入舉求仕願屏居田里以弟序
升朝贈父官始克葬母喪終復舉八行爲天下第一詔
旌其門朝廷知不可屈賜號處士尋改潼川府教授賜

出身及章服一日四命俱至竟力辭不受向后每欲官
之俱遜與弟姪及其甥既卒孝宗謚曰賢節序宣和閒
以恩倖至徽猷閣直學士庠浮沉其間各建大第或譏
謂晚節虧操少衰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隱逸下

俞汝尚　陽孝本　鄧考甫　宇文之邵
吳瑛　松江漁翁　杜生　順昌山人
南安翁　張舉　徐中行子庸附　蘇雲卿
王忠民　褚承亮　安世通

俞汝尚字退翁烏程人爲人有禮濟於勢利登第涉歷州縣無營進心王安石當國患大臣異已或言汝尚遠可寘之御史使彈擊乃驛召詣京師汝尚既知所以

薦用意乃辭章再上得免親故責以不能與子孫爲地汝尚笑曰是乃所以爲其地也還家苦貧未能忘祿養又從趙抃於青州以屯田郎中致仕卒孫倚敷文閣直學士

陽孝本字行先贛人學博行高隱於城西通天巖蘇軾自海外歸過而愛焉號之曰玉巖居士知其不爲戲以爲元德秀之流孝本隱遯二十年崇寧中舉八行解褐國子錄再轉博士以直秘閣歸卒年八十四

鄧考甫字成之臨川人第進士至奉議郎提點開封府界河渠事以太官逐閉戶者詩不復言仕元符求直言考甫年八十一上書論熙寧而下權臣迭起欺世誤國蔡京嫉之削籍竄均州崇寧大赦碑摩遂臣同類者五十三人惟考甫與范柔中封覺民獨否遂卒於均且死命幼孫名世執筆口占百餘言其略曰予自謂山中宰相虛有其才也自謂先生虛有其詞也不得大用於盛世亦無憾焉著有天命書所論述有卜世大寶通伊周素蘊義命雜著太平策要等凡二百五十餘篇

宇文之邵字公南綿竹人第進士爲曲水令神宗即位求言之邵上疏有曰京師者諸夏之視傚俗宜敦厚而俗薄浮侈是尚公卿大夫民之表也宜以名節自勵而

勢利合雜是先疏奏不報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致仕以太子中允歸時年未四十自強于學不易其志日與交友爲經史琴酒之樂退居十五年而終范鎮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二十一歲而先我掛冠使吾慊然司馬光亦亟稱之

吳瑛字德仁蘄春人以父遵路任至虞部員外郎治平三年年四十六致仕歸有田僅足自給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困臥花間客去亦不問有臧否人物者不酬一語但促奴行酒人咸愛其樂易而敬之[illegible]宗朝被薦召爲吏部郎中就知蘄州皆不赴卒

[illegible]近年感疾即閉閤謝賓客垂絕不亂卒年八十四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長橋往來波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過吳江遇而異焉過與語翁曰吾猒喧煩處閑曠遯迹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唯飽食以嬉且養吾心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之裕曰幸聞先生之高義敢問舍所在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況居室耶飲畢長揖使裕反其所鼓枻而去
杜生者潁昌人不知其名人呼爲杜五郎有屋兩間不

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問所以不出門之因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問所以爲生曰與人擇日賣醫藥以給飦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荷長者見憐與田三十畝自此食足由是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時盛寒布袍草屩室中枵然而氣韻閑曠言詞精簡蓋有道之士也問其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性質甚淳厚間一至縣買鹽酪可數行跡以待其歸未嘗旁游一步也軫嗟嘆留連久之乃去後至延安幕府爲沈括言之括時理軍書造夜半疲極求臥聞軫談頓忘其勞
順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孥至是邪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衆爭爲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爲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此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年矣
南安翁者漳州陳元忠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翁麻衣草屨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文籍散亂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入城市乎曰不出十五年矣問藏書何用

曰偶有之耳因雜以他語少焉風雨暴作其二子歸[illegible]鉏揖客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別去陳以事留城中翌日見翁倉遑行陳追詰何爲到此曰大兒鬻果失稅爲關吏所拘陳爲謁監征至則已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曰若渠不勝杖則翌日乏食矣願以身代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大兒又以罪在已甘心焉三人爭不決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之兒必欲前郡守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帶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翁急挽其衣使退曰兒狂妄言守詢誥敕在否兒曰

覓作一束寘壙中埋山下守立遺吏隨兒錄取其辭之
卻延翁上坐謝而釋其子次日訪之室已虛矣
張舉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
親不忍去左右親友强之仕乃調靑溪主簿亦不之官
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窮經著書至夜分不寐
元豐元祐中大臣累薦起教授穎州辭不就於是孫覺
胡宗愈范祖禹交章言曰舉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爲朝
廷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升秘書省校書郎敕郡縣致
禮敦遣竟不出舉孝弟脩於家忠信行於友聲名聞於
人蹈中守常從容不迫爲當時名流所蔡以不造門爲
恥崇寧四年卒明年詔賜諡正素先生
徐中行臨海人遊京師司馬光謂神清氣和可與進道
得胡瑗所授經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爐夜
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背小室竟日危坐所造詣人莫測
也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推其餘力葬內外親及州
里貧無後者十餘喪晚年教授學者甚友羅適持節本
路舉以自代又率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郡守李諤
又以八行薦一日去之黃巖會親友盡燬其所爲文幅
巾藜杖往來委羽山中客有詰以避舉要名者中行曰
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待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不被

[illegible]鄉人類與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陳瓘[illegible]
[illegible]孫積齊名呼爲八行先生季子庭筠童丱有志行孝
養天至既免喪猶不忍娶者十餘年黃巖尉鄭伯熊代
去請於庭筠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願安時處順主張
世道伯熊受其言迄爲名臣其學以誠敬爲主無惰容
無戲言不事緣飾不苟臧否年八十有五朱熹行部拜
墓下題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之句且大書表
之庭筠兄庭槐庭蘭皆有父風孫日升苦學有守於是
徐氏詩書不絕六世矣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人稱曰
蘇翁披荊發礫爲圃藝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
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
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
期輸直夜織屨堅韌過革爲人爭貿之以饋遠以故薪
米不乏溉園之隙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
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
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
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
詢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屏騎從更服爲遊士入其圃
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案

有西漢書一册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爲雲卿也既謁
没泉者名意稍款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
遠廣漢人翁嘗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
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
德遠今何官二客因出書縑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
咎歎者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遣使迎
伺則扃戶関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
遁矣竟不知所往帥漕復命浚拊几嘆曰求之不早實
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

王忠民穎陽人靖康以來數言邊方利害于朝累召不

至張浚授以迪功郎不受劉豫僭立忠民作九思圖及
定亂四象達之金主及鏤板印圖散于僞境以明天下
之義紹興三年翟宗薦其忠節于朝特授宣教郎詔津
遣詣行在既至上疏辭官言臣三上金主書乞還二帝
本心報國非冀名祿上不許忠民以詒宣牘中藏七寳
山下力懇求去復依鎮撫使董先遂不出時又有蘇庠
者頌之族紳之後也少能詩蘇軾見其清江曲大愛之
由是知名徐俯薦其賢累召辭疾不至以壽終

褚承亮字茂先眞定人有文名嘗爲蘇軾稱賞宣和五年
秋應鄉試第一明年登第調易州戶曹未赴會金帥斡
離不陷下破眞定籍境內進士試安國寺承亮亦在
籍中遁不出金帥知其才押赴燕諸生對策策問上皇
無道少帝失信衆承風旨極口詆毀承亮詰主文劉侍
中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劉爲之動
容時七十二人悉放第號七十二賢榜狀元許必仕金
爲郎官一日出左掖門墮馬首中闑石死餘皆無顯者
劉多承亮之誼薦知祭城縣設廨之即棄去卒年七十
門人謚曰玄貞先生

安世通號青城山道人本西人其父有謀策爲武官數
以言干當路不用遂自沉於酒而終世通亦隱居青城

山中不出吳曦反乃獻書於成都帥楊輔其略曰士大
夫皆酒缸飯囊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
知輕重如此所謂得因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
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
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
汗面戴天同爲叛民也輔不能決遂東如江陵請吳獵
舉兵以討曦未幾曦敗獵使蜀薦士以世通爲首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卓行

行出于衆謂之卓觀劉庭式之義朱壽昌之孝鄭德珪之友陳泳之忠侯可巢谷之交好斯皆人所難允徐積郝戫龔明之克孝且廉窮家之許迥乞遜允雖且多陰德哉曾叔卿等之處貧賤患難雖一節可以勵貪懦之夫矣古今士豈無負高行而名湮滅者彼以學士大夫為揄揚故後世述焉宜史遷有感於顏氏之附驥也

劉庭式字得之齊州人第進士蘇軾守密州庭式為通判初庭式未第時議娶鄉人女未納幣既登第女喪明女家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後死庭式喪之逾年不復娶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君其何居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為妻也耶庭式後監太平觀老于廬山絕粒不食目奕奕有光步上下峻坂如飛以高壽終

朱壽昌字康叔揚州人以父巽蔭歷官知廣德軍初巽守京兆妾劉氏方娠而出既而生壽昌數歲始歸父家母子不相聞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置飲食罕御酒肉言輒流涕用浮屠法灼背燒頂刺血書佛經力所可致無不為者熙寧初與家人辭決棄官入秦曰不見母吾不反矣遂得之於同州劉時年七十餘矣嫁黨氏有數子悉迎以歸京兆錢明逸以其事聞詔還就官由是以孝聞天下士大夫蘇頌蘇軾而下爭為詩美之壽昌以養母故求通判河中府數歲母卒壽昌居喪幾喪明既葬有白烏集墓上拊同母弟妹益篤又知鄂州擢崇禧觀累官司農少卿遷中散大夫卒年七十壽昌勇於義周人之急無所愛嫁兄弟兩孤女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天性如此

鄭綺浦江人通春秋穀梁學以肅睦治家九世不異爨四世孫德珪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几夜則同衾德璋與物多迕仇家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弟之見誣乃陽謂曰彼欲害吾何預爾事我往則姦狀白卽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珪紿以無往夜半間道逸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已

[illegible]遷慟絕數四負資鬻妻廢產再期猶一[illegible]
烏啓錄集不食儉珪之子幼鞠之如己子
陳洙字思道建陽人登進士第歷殿中侍御史嘉祐中
上疏助司馬光乞早建儲嗣且曰陛下以臣懷異日之
圖莫若殺臣亡一身用臣之言疏方上即仰藥以卒奏下
大計遂定仁宗聞洙死賜錢百萬元祐初用光言官其
一子
侯可字無可華陰人少倜儻不羈既壯篤學寖易前好
從孫沔征儂徭請參軍事奏功得官歷簽書儀州判官韓
琦鎮長安薦知涇陽縣浚渭源羌酋輸地八千頃因城

熙羊以撫之琦上其功又議復鄭白渠得召對旋以微
罪罷召至殿中丞卒于家年七十二可輕財樂義與田
顏爲友顏病甚爲千里求醫未歸而顏死目不瞑人曰
其待侯君乎且斂而可至拊之乃瞑顏無子不克葬可
辛勤百營鬻衣相役卒葬之方天寒脫衣以居有鬻百
金者顧顏之妹處室數以佐奩具一日自遠歸家以鬻
告適友人郭行扣門曰吾父病醫邀錢百千賣吾廬而
不售可惻然計橐中裝略當其數盡與之
巢谷初名穀字元修眉山人父中谷傳其學舉進士京
師谷素多力見舉武藝者心好之遂棄其舊學畜弓箭
人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驍勇爲四方冠去遊秦[illegible]
隴間所至友其秀桀與韓存寶尤相善教之兵書[illegible]
熙河名將會瀘州蠻乞弟擾邊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
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度
必死謂谷曰我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數百金
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金步往授其
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蘇軾責
黃州與谷同鄉幼而識之因與之遊及軾與弟轍在朝
谷浮沉里中未嘗一相見紹聖初軾轍謫嶺海平生親
舊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徒步訪之至梅州遺

轍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意自全不旬日必見死無
恨矣轍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
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三瘦瘠多病將復
見軾於海南轍愍而止之曰君意則善然循至儋數千
里當復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即死也公無
止我閱其橐中無數千錢轍方困乏亦強資遣之舟行
會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
死轍聞哭之失聲恨不用已言而致死又奇其不用已
言而行其志也
徐積字仲車山陽人三歲父死求之甚哀母使讀孝[illegible]

伊洛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從胡瑗之學所居一室寒一衲裘啜菽飲水龍之饋以食弗受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徒載而西登進士第舉首許安國率同年生入拜致百金爲壽謝却之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過之則怵然傷吾心母亡廬墓三年臥苫枕塊衰絰不去體當夜伏墓側哭不絕音翰林學士呂溱過其廬適聞之爲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甘露歲降兆域杏枝合幹既終喪不徹筵几起居饋獻如平生中年有聵疾屏處窮里自少及老日作一詩州以行聞詔賜粟帛元祐初近

臣合言積養親以孝著居鄉以廉稱道義文學顯於東南乃以揚州司戶參軍爲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者未之有也聞之者斂衽敬聽使者又交薦之轉和州防禦推官改宣德郎監中嶽廟卒年七十六政和六年賜謚節孝處士官其一子

郝戭字伯牙石州人家貧組織力營養或憐傷之貸錢數百萬使取息自贍戭留錢五六年不用復返之第進士歷通山令時年未五十以父樵老不第請致仕爲父求官執政諭使赴官而後請曰如是則可升朝籍遇恩及親矣於是留妻子於家獨奉父行踰歲貲謝事上官以其治績固留耆老拜庭遮道皆不能止得太子中允以歸樵卒自治土遣家人有助之者使還土家土去則隨撤之服除州以狀聞詔賜粟帛治平末翰林學士呂公著薦杞爲泰寧軍推官涇原經略使亦奏辟幕府戭曰向未老致仕欲官及親也既不能及尚庶幾以恩得贈

今則無及矣姻族詐其妻郝氏使勸戭仕曰吾不德無以助君子矧敢强所不欲以累其高哉戭忠信有將篤行苦節竟不仕卒司馬光爲銘其墓

龔明之字熙仲崑山人幼喪祖母李李自言少嘗大病神告曰與汝七十七及期果病且革明之齋心屏處灼香于頂夜禱于天乞減己年以益李壽詰旦李病良愈又五年乃卒宣和三年明之以諸生貢京師迎父母生已而母與弟繼歿去鄉數千里貧無以歸葬或使旅殯僧舍否則火之以其燼歸明之俱不從取其家所有自錢之直皆析賣之不足又乞貸於人竟護二喪以歸

浙西山先墓塚有大木萬株族人利其直悉斬而分之明之不能制獨泣且罵族伐一木仆地明之輒號慟聲震林谷紹興二十年鄉貢年已六十或勸少匿其數爲異日計笑曰吾平生未嘗妄語且不敢自欺乎書其實年逾八十授宣教郎致仕時李衡以忠諫去國德望絕人獨以兄事明之時人高之目爲二老明之生平不摘人短不作貌言每自謂平日受用惟誠字云

翁蒙之崇安人孝謹順悌兄歿撫其孤甚厚嫁其女先已女父引年恩讓以予弟家居不問有無仕宦不計升黜喜周人之急不復知有難易多寡之擇即有不逮雖奔走乞貸不憚也張孝祥忤秦檜逮繫廷尉親舊畏禍莫與通求所以爲橐饘費者無所得蒙之聞之慨然罄家貲得白金百兩遺之在江西時同寮劉氏子琦奔父喪病瘦甚殆人莫敢視蒙之輿致其家爲募躬治粥藥琦得不死其爲常山縣尉也適故相趙鼎死朱崖其柩將返葬常山郡將章傑希秦檜旨陽以善意檄蒙之護其喪陰囑之曰趙氏私爲酒以飲役夫亟捕寘之法且併披趙平日知舊往來書疏欲敗趙氏以自取美官蒙之不可啗以利又不可則脅以威往返再三蒙之度傑意堅或更囑他吏則事不可爲卽佯諾密以告趙氏

趙氏大驚悉燬之無片紙在翌日乃往爲披捕者而以無所得告傑怒誣蒙之他罪坐免官同郡朱熹稱其所爲多類此云

許迥字光遠祁門人父規南唐時遊宣歙間聞旁舍呻吟往問之其人曰吾病且死察君長者敢以骸骨累君因指橐中黃金贈之規許諾收負其骨與金走千里詣其家死者父母大驚因獻金如亡兒言以爲壽規不顧徑去迥其季子也迥事父及兄遜甚敦睦宋師伐南唐遜爲將分護北城迥同在軍中矢集如雨迥以身蔽遜被重傷不避及遜歸宋載其友金惟岳之族同寓京師惟岳有子因亂失所之後聞淝水鉅盜李某得以爲子惟岳泣謂迥曰吾止此息料公能出之迥卽請往既至盜遮刺之迥曰李氏若豪雄欲殺義士無所事刃盜驚止迥泣謂曰汝所得者吾兄弟子也吾聞義士能哀人之急汝豈效草間無知輩耶盜迎舍迥厚飲食之還金氏子是時迥以節勇聞河北大臣屢欲薦之迥曰寧浮游江淮不能就刀尺間以活竟終淮上遜從俱以孝悌稱大中祥符中封泰山加羣臣恩遜當遷以讓其兄乃以遜爲將作監主簿遜子俞登第授涇陽從事俞少喪母事父尤謹所欲千里必致既應貢不忍離左右扶

集以僧病篤滌濯必親不避汚穢父卒摧毀幾滅性盛
暑寒父所經由涕泣永日許氏世濟忠孝王安石爲作家
傳云
王遷穀城人平生輕財好義未嘗詈人一僕賜麥出
游值驟雨漂且盡杖之三終身以爲悔見鄉人鬻小女
於市以償債即與直曰迎日以女來作券既如期王遷
笑曰吾焉用汝女聊資君耳竟歸之所居去杜安鎮十
餘里有僧與鎮將那氏有怨導賊來劫且甘心焉遷聞
之因具牛酒待賊賊索問遷遷戒其徒無犯王君僧亦
感遷舊恩拜曰此來專欲謝公而報那也遷爲力解不

可遂醉而閉之亟遣告那舉族逃獲免市有一無賴子
與姪京不協京使酒而好鬬遷慮之呼無賴子與十萬
錢使市布於房陵無賴子盡其錢縱酒游惰遁去家人
皆咎遷遷乃告之故欲姪與無賴子兩全耳常曰家貲
非我獨有當三分之一以給家用一以奉官輸一以待
賓客賑貧窮故四方之士奔走其門凡婚嫁死喪及罷
官流落告匱者悉資其費遠近翕然呼曰無怨公云子
文遹父業世其德而不變南陽帥盛次仲卒于官且字
卜葬苦貧乃告文曰聞公高誼且多山林願得尋常地
爲先人宅兆文慨然曰惟君所擇既得卜凡葬事皆仰
給又館穀其家數百指不厭與從兄高相敬如賓三世
聚居門內百口同爨而食尊卑內外無異財鄉人取以
爲法云
曾叔卿南豐人鞏族兄也家苦貧心存不欺嘗買陶器
欲貿易於北方既而不果行有從之轉售者既受直矣
問將何之其人曰欲效君前策耳叔卿曰吾聞北方新
有災饉此物必不時泄余豈宜不告以誤于其人即取
錢去居鄉介潔非義一介不取妻子貧困而拊庇孤惸
唯恐失其意起家進士至著作佐郎熙寧中卒
劉永一陝州人兄泰爲醫助教居喪不飲酒食肉終三

年永一亦孝友持身廉潔熙寧初水溢縣城民多溺死
永一持竿立門他人物流入輒摘出有僧寓錢數萬無
何僧死永一詣縣請以錢歸其徒鄉人負債不肯償立
焚其券行事類此
馮貫道壽春人以訓童子爲業與人交淡而能久元祐
末門下侍郎蘇轍罷政斥外平昔翕翕走其門者皆諱
悔弗顧惟貫道朝夕往見且受其所寄錢越七年自謫
來歸許昌貫道即日訪焉還其向所寄者視其錢封識
如故紹聖中太府卿賈種民董領茶事人爭求爲邸肆
不許獨念貫道貧諭使出名可以端居不預而月獲錢

十許乎貫道謝曰我訓童子逾三十年矣口不輟聲手
不停筆竭日之力以脩吾職至勤苦也月所得不過數
千錢然頗無他虞今一旦坐獲厚利恐有意外災耶辭
貫道精五行數以人生年月日時推吉凶無不應以故
車馬常滿門有仕者雖權勢震赫非其所好不往也貫
道於吉者必曰當為善以承其吉於凶者必曰當為善
以避其凶凡所為類此談嚴君平云

高談字景遂光澤人紹定二年邵郡盜作諸子請避之
談曰昔楊子訓問避寇於胡文定公語之曰往歲盜起
燕山則河北關中可避入明[illegible]河南漢南可避今惟二

廣寧保無寇乎吾惟存心以俟命爾此格言也今南則
汀劍西則盱贛皆盜區守隸利人盡發指為諜剽殺之
將焉避乎盜入諸子又請談曰有廟在賊至談出曰
時和歲豐何忍為此盜曰吏貪暴民無所愬我為直之
談曰獨不能撾鼓上聞乎民何辜而殺之盜怒執談
遺之牛酒不釋遺之金帛不釋談曰然則將何為盜曰
我欲東破武陽若得耆老如爾者來是鄉子弟吾其[illegible]
乎談曰斯言矣為至我唾賊大罵遂遇害而[illegible]
免談平居言動必由禮法故鄉人敬而附之[illegible]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九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

明南京戶部[illegible]

列女

列女自漢紀之或甘貧共隱或獻規晰德或尋章致孝
或志節靡虧均謂之賢範宋史獨褒孝節膺非以二者
女德所先在常情尤難哉嗚乎古有師氏姆氏之訓衛
共姜宋伯姬僅見於經孰謂叔世教衰而窮巷幽閨克
播徽美有若而人乎易坤之辭曰妻道也臣道也褒列
女者所以勸為臣也

娥者上虞朱回女也母早亡養于祖媼娥方十歲里中無賴朱顏與媼競持刀欲殺媼一家驚潰獨娥號呼突前以身擁蔽其媼手挽顏衣曰寧殺我毋殺媼也媼以娥故得脫娥連被數十刀猶手挽顏衣不釋顏忿恚斷其喉以死事聞賜其家粟帛且後會稽令以配祀曹娥廟焉

張氏江夏民婦也里中惡少謝師乞者懷刀過其家逼欲與爲亂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張大罵曰庸奴我可死不可汙也至以刀斷其喉猶能走擒師乞以告隣人既死朝廷詔封旌德縣君表墳曰列女之墓賜酒帛令

郡縣致奠焉

彭列女生洪州農家從父泰入山伐薪父遇虎將不脫女拔刀斫虎奪其父而還事聞詔賜粟帛敕州縣歲時存問

郝節娥嘉州娼家女生十歲母娼苦貧賣於洪雅良家爲養女始笄母奪而歸欲令世其娼娥不樂母日逼之娥曰少育良家習織作組紃之事又輒精巧能給母朝夕欲求此身終爲良可乎母怒且箠且罵洪雅春時爲蠶叢祠娼與邑少年期因蠶叢具酒邀娥娼與娥徐往娥見少年倉皇驚走母挽捽不得已留坐中預酒食娥唾強飲之則嘔噦滿地少年卒不得侵凌暮歸過鴉鵲渡娥度他日必不可脫陽渴求飲自投于江以死

朱氏開封民婦也家貧賣巾屨簪珥以給其夫夫日與俠少飲博犯法徙武昌父母欲奪而嫁之一夕自經死且曰及吾夫未大使知我不爲不義屈也

崔氏合淝包繶妻繶拯之子早亡惟一稚兒拯意崔不能守也使左右嘗其心崔曰生爲包婦死爲包鬼誓無它也其後稚兒亦卒母呂自荊州來誘崔欲嫁之崔不從呂怒詬罵曰我寧死此決不獨還崔泣曰義不當使母獨還然到荊州儻以不義見迫必絕於尺組之下願

以屍還包氏遂偕去母見其誓必死卒還包氏

趙氏貝州人父嘗舉學究王則反聞趙有殊色劫致之趙知不脫乃紿曰必欲妻我宜擇日以禮聘賊信之使歸其家家人懼其自殞得禍于賊益使人守視賊具聘帛盛輿從來迎趙與家人訣曰吾不復歸此矣遂涕泣登輿而去至州廨舉簾視之已自縊輿中死矣

張晉卿妻丁氏鄭州人靖康中爲金兵所得掠之鞍上丁投于地戟手大罵復掖上馬罵不已縱擊死杖下

項氏古水人適孫氏爲里胥所逮至中途欲侵凌之項引刀自刺而死徽宗詔贈孺人旌表其廬

王氏二婦汝州人建炎初爲金人所掠擁置舟中遂投漢江以死屍浮出不壞人爲收葬江上爲雙塚表之

徐氏和州人閎中女也適同郡張弼建炎三年金人犯維揚官軍奔潰肆虜掠執徐欲汙之徐罵曰敵犯行在汝輩不能赴難又乘時爲盜我恨一女子不能引劍斷汝頭肯爲汝辱苟活耶賊慙恚殺之投江中

榮氏薿女弟也歸將作監主簿馬元穎建炎二年張遇寇儀眞榮與其姑及二女出走賊至脅之不從賊殺其女脅之益急榮厲聲詬罵遂遇害

何氏吳人吳永年之妻也金兵道三吳永年與姊及何奉母而逃爲賊所得將縶之何紿謂賊曰諸君何不武耶婦人東西惟命爾賊信之行次水濱謂其夫曰我不負君遂投于河其姊繼之

董氏滕縣人許適劉氏建炎初盜李昱剽縣悅其色欲亂之女終不屈斷其首二年盜馬進掠臨淮王宣要其妻曹氏避之曹曰我聞婦人死不出閨房遂遇賊不屈見殺四年盜祝友於滁州掠人爲糧東安民丁國兵及其妻爲所掠妻泣曰丁氏族流亡已盡乞存夫以續其祀賊遂釋夫而害之同時叛卒楊勍寇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毅然誓死不受汙遂遇害藉屍道傍賊退人爲收瘞屍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或削去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迹愈明

譚氏眞陽縣人曲江村士人吳琪妻也紹興五年盜起譚被執盜欲妻之譚罵曰良家女豈若偶耶遂遇害同時南雄李科妻謝氏保昌故村人因虜盜中數日欲犯之謝唾其面曰寧萬段我不汝徇也盜怒剸之

劉氏朐山人適同里陳公緒紹興末金人犯山東公緒倡義來歸時劉歸寧倉卒不得與偕惟挈其子庚以行宋授以八品官累功至正使劉留北方音問不通矢志靡他公緒亦不他娶庚浸長傾家貲結任俠奔走淮甸十餘年遂得母以歸劉在北二十五年緯蕭以自給

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則乙死于庫提點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殺乙以滅口遂命劾治并逮其女考掠無實母絕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女謂獄吏曰我不勝苦毒將死矣願一見母吏憐而許之謂母曰母寧死箠楚不可自誣女今死將訟冤于天言終而絕於是連三日地大震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提刑官李志寧疑其獄夕禱于天俄假寐夢擎枕有僕隆前獲藉索之不見志寧自念非殺人

者袁娃介門卒忽言張氏饋食之夫曰袁大明日袁至
執之袁遽曰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推鋪遂殺之
楊乃得免時女死才數日獄上郡牓所居曰孝感坊
師氏永豐人父驥宣和中為右正言十餘日凡七八疏
論權倖及廉訪使者之害而去女適范世雍子孝純建
炎初賊掠方城孝純先被害賊欲汙師氏許以不死師
罵曰我中朝言官女豈可受賊辱遂害之
陳堂前雒縣王氏女節行為鄉人所敬但呼曰堂前猶
私家尊其母也堂前年十八歸同郡陳安節歲餘夫卒
既葬其夫事親治家有法舅姑安之訓子日新入太學

二孫曰綱曰紱咸篤學舅姑亡夫之妹求分財產堂前
盡遺室中所有無靳色親戚貧窶不能自存者收養婚
嫁至三四十人自後宗族無慮百數子孫遵遺訓五世
同居並以孝友儒業著聞乾道九年詔旌門閭
廖氏臨江貢士歐陽希文之妻也紹興三年盜白氈笠
過臨江為所追廖以身蔽姑使希文負之逃賊執廖氏
廖正色叱之遂被害是年盜彭友犯龍泉李生妻梁氏
義不受辱赴水而死
王氏利州提點常平司幹辦公事劉當可之母也紹定
三年就養興元元兵破蜀提刑檄當可詣行司議事元
兵奄至興元王氏義不辱大罵投江而死婦杜氏亦效之
斃當可奔赴江滸得母喪以歸詔贈和義郡太夫人
曾氏婦晏安寧化人夫死守幼子不嫁紹定間寇至令佐
俱逃將樂縣宰黃垺令士豪王萬全王倫結諸砦以拒
賊晏首助兵給糧多殺獲賊集愈眾諸砦不能禦晏乃
依黃牛山自為一砦一日賊遣人索婦女金帛晏召田
丁諭曰賊意在我汝念主母各當用命不勝即殺我因
解首飾悉與田丁晏自捶鼓使諸婢鳴金以作其勇賊
復退敗鄰鄉依避難者甚眾復與倫萬全共措置析黃
牛山為五砦選少壯為義丁賊屢攻弗克所活數萬人

事聞詔封恭人賜冠帔其子補承信郎
王袤妻趙氏樂平人袤監上高酒稅金兵犯筠棄官逃
遇金人縛繫夫婦於市門而入剽趙宛轉解縛并解袤
謂曰君速去俄金人出趙他指以誤之虜怒殺趙
涂端友妻陳氏臨川人紹興九年盜起被驅入黃山寺
逼之不從以刃加其頸叱曰我良家子義豈辱賊幽
之屋壁居數日人咸齎金帛贖其孥賊引端友妻令歸
曰吾何面目登涂氏堂罵不絕竟死之
詹氏女蕪湖人父老而貧役經里中女與兄事之甚謹
閒取給女工手抄列女傳溫讀不輟紹興初年十七鬼

賊過號一窠蜂條破縣女歎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決
矣俄賊至欲加刃父兄女趨前拜曰妾願執巾帚以事將
軍贖父兄命賊釋之女麾手使亟去無顧我我得侍將
軍何憾哉隨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身入水死
劉生妻歐陽氏安福人以事出惡少來欲侵凌之歐陽
不受辱而死同縣朱雲孫妻劉氏姑病雲孫刲股以進
而愈姑復病劉亦刲股又愈時稱孝婦
謝泌妻侯氏南豐人盜起挾卑合殺人遠近逃避姑疾
篤不能去侯號泣姑側盜逼之侯曰寧死不從盜刃之
仆溝中賊退漸蘇後夫與姑俱亡子幼父母欲更嫁之

侯曰忍使謝氏無後乎寧貧以養其子雖餓死亦命也
同縣有樂氏二女父以鬻果為業父紹定二年挈家避
盜盜掠其舟將逼二女俱不從一赴水死一見殺
謝枋得妻李氏安仁人枋得起兵敗逃入閩武萬戶恐
其扇變購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攜二子匿貴溪山荊棘
中採草木而食景炎二年冬信兵蹤跡至山中令曰苟
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遂就俘
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沒入矣是夕自經
而死枋得母桂氏尤賢達自枋得遁播婦與孫幽遠方
無一怨語人問之曰義當然也

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元伯顏兵徇台州貞
婦家被執既而舅姑夫皆死主將見婦皆美欲內之婦
號慟欲自殺為奪挽不得死夜令婦人雜守之婦乃紿
謂主將曰舅姑夫皆死而不為之哀是不天也不天之
人將焉用之請為服期即惟命不然終死耳主將恐其
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嵊青楓嶺
下臨絕壑婦待守者少懈嚙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
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為石天
且陰雨即墳起如始書時至治中被旌曰貞婦郡守立
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

趙淮妾長沙人也淮事在忠義傳妾逸其姓名德祐中
從淮戍銀樹壩兵敗俱被執淮被害棄尸江濱妾俘一
軍校帳中乃解衣中金遺左右告之曰趙運使不葬妾
誠不能忘情願因公言使掩埋之當終身事相公無憾
矣軍校憐其言使數兵輿如江上妾焚淮骨置缶中自
抱持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慟哭躍水而死
譚氏婦趙氏永新人景炎二年元兵破其城趙氏抱嬰
兒隨舅姑匿邑校中為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
之趙罵曰吾寧從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
於禮殿兩楹之間入甎為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

謝或訐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煅以熾炭其狀益顯

吳中孚妻進賢人少寡景定元年兵亂攜孤女自沉于縣之梁步曰義不辱吾夫

呂仲洙女名良子眥汀人父疾瀕殆女焚香祝天刲股爲粥以進時夜中群鵲遶屋飛噪仰視空中大星爛熀如月者三越翌日父瘳守臣德秀表其居曰懿孝

林老女永春人及笄未昏紹定三年寇犯邑入山避之猝遇寇欲汙之不從度不得脫紿曰有金帛埋於家盍同取之甫入門大呼曰吾寧死於家決不辱吾身賊怒殺之越三日面如生

童八娜鄞人虎銜其大母女手拽虎尾祈以身代虎爲釋其大母銜女以去林栗聞于朝祠祀之

韓氏女字希孟巴陵人或曰琦之裔少明慧知讀書開慶初元兵至岳陽女年十有八爲卒所掠將挾以獻主將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尸於練裙帶有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王貞婦梁氏臨川人嫁夫才數月會元兵至與夫約曰吾義不受汙辱若後娶當告我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千户強使從已婦紿曰夫在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户以金帛與其夫并與一矢以拒後兵約行十餘里千户即之婦拒且罵曰吾與夫誓天地鬼神寔臨之乃被殺數年夫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于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爲君婦明日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同云

鄭覃妻董氏覃字季厚明州人靖康二年貢于鄉建炎四年春金人陷明州與兄覃俱被執脅以刃索金覃指所瘞釵遺之遂得釋而金兵相繼覃挈小舟與董同載顧謂覃曰萬一不得脫覃當北面事異國者兒勉主祭

祀果復爲兵所劫迫使之降覃厲辭罵不屈躍水死董哭曰夫亡矣與其受辱以生不如死亦自沈其後孫曾多舉進士而清之最顯貴累贈太師秦國公董秦國夫人

劉仝子妻林氏福清人仝子爲福建招撫使倡義抗元兵後亡命自經死有司執其妻具反狀林叱曰林劉二族世爲宋臣欲以忠義報國事不成天也何爲反乎汝知去歲有以血書壁而死者乎是吾兄也死且求治汝於地下可生爲汝等辱耶遂遇害兄指林空齋也忠義有傳

毛惜惜者高郵妓女也端平三年別將榮全據城畔制置使以武翼郎招之全僞降仍欲殺使者方與同黨王安等宴飲惜惜恥於供給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爲太尉更生賀今乃閉門不納使者縱酒不法乃畔逆耳妾雖賤妓不能事畔臣全怒遂殺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一　列傳一百二十三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方技

世傳方技尚矣王者使民趨吉避凶而免於札瘥夭昏之患惟占與醫尤爲急焉然非其人則罔攸濟甚者擾天紀而輕民命果何賴矣宋以二術名者頗衆以賢稱者亦不乏王處訥謂多殺短祚是仁人之言也皇甫坦謂心無爲則身安是道家之旨也郭天信不阿附姦相是忠臣之操也龐安時不盡納酬金是廉夫之行也君子擬之漢嚴君平唐李淳風云其他談神異者往往出

於方士如蘇澄隱柴通玄諸人養生延年庶幾陳摶之匹與夫蠱國亂政者奚可槩言哉

趙脩己　王處訥子熙元　苗訓子守信

馬韶　楚芝蘭　韓顯符　史序

周克明　劉翰　王懷隱　趙自化

馮文智　沙門洪蘊　蘇澄隱　丁少微

趙自然　賀蘭棲眞　柴通玄　甄棲眞

楚衍　僧志言　僧懷丙　許希

龐安時　錢乙　僧智緣　郭天信

魏漢津　王老志　王仔昔　林靈素

皇甫坦　王克明　莎衣道人　孫守榮

趙修己浚儀人精推步之學晉李守貞表爲司戶參軍漢乾祐中守貞鎮蒲津懷異志修己屢諭以禍福不聽遂辭疾去明年守貞敗修己得免於禍周祖鎮鄴奏爲軍謀會隱帝將害周祖修己知天命所在密謂曰公位極將相居功高不賞之地雖欲殺身成仁何益於事不如引兵南渡詣闕自訴則明公之命是天所與也天與不取悔何可追周祖遂決渡河之計及即位遷至司天監顯德中累加檢校戶部尚書宋初加太府卿卒

王處訥洛陽人少時有叟至舍煮河石如麪令食之曰

後當爲人師又感異夢因留意星曆占候之學仕漢判司天監周祖雅相善及舉兵入汴遂命訪求因問劉氏祚短事對曰以曆數推之其大祀猶永第多報讎殺人結怨天下所以運祚不長周祖瞷然太息於是漢大臣多得全活廣順中遷司天少監王朴作欽天曆處訥私示朴曰此曆不久即差朴深然之建隆應天曆處訥所造太平興國中又上新曆遷至司天監卒子熙元

熙元幼習父業自司天曆筭累遷少監奉詔纘陰陽十卷上之眞宗爲製序賜名靈臺祕要初上所修儀天曆秋官正趙昭益言其二年後必差又熒惑度數稍後果驗熙元頗伏焉熙元官終將作監致仕卒

苗訓河中人仕周爲殿前散員右第一直散指揮使陳橋推戴訓皆預白其事語在本紀擢至檢校工部尚書卒子守信

守信少習父業歷司天臺主簿知筭造太平興國中以應天曆小差詔與冬官正吳昭素主簿劉內眞造新曆及成太宗命衞尉少卿元象宗等同校定號乾元曆頗爲精密累遷少監卒

馬韶趙州人習天文三式太宗尹京韶一夕造親吏程德玄曰明日乃晉王利見之辰德玄惶駭遽入白太宗

太宗將聞于太祖詰旦果受遺踐阼韶以赦獲免踰月起家爲司天監主簿累遷太常博士歷長山令卒

楚芝蘭汝州人歷擢司天春官正判司天監事占者言五福太一臨吳分當於蘇州建太一祠芝蘭獨請建于京師輿論不能奪宮成特遷尚書工部員外郎淳化初同判監坐事出爲遂平令卒

韓顯符不知何許人少習三式歷靈臺郎累加司天冬官正顯符專渾天之學淳化初表請造銅渾儀候儀上其法要十卷其制有九事具天文志自是顯符專測驗渾儀累加春官正又轉太子洗馬改殿中丞兼翰林天

史序卒

史序字正倫京兆人補司天學生累遷知監事淳化三年司天鄭昭晏言臣測金火行度須有相犯令驗之天而火行漸南金度漸北有若相避序言此國家欽崇天道聖德所感也序後修儀天曆上之又嘗纂天文曆書爲十二卷以獻歷殿中丞權知少監卒

周克明字昭文曾祖德扶唐司農卿祖傑開成中進士歷弘文館校書郎僖宗在蜀傑上書言治亂萬餘言累遷司農少卿傑嘗以大衍曆數有差因敷衍其法著極衍二十四篇天復中棄官攜家避地嶺表劉隱素聞其

名每令占候傑恥以星曆事僭偽乃謝病不出龔襲位彊起之令知司天監事因問國祚脩短傑以周易筮之謂當五百五十龔僭國五十五年而滅蓋傑舉成數以避害耳詳具南漢世家遷太常少卿卒年九十餘傑生茂元亦世其學事龔至司天少監歸宋授監丞卒即克明父也克明開寶中累遷春官正景德初嘗獻所著文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三年有大星出氐西衆莫能辨或言國皇妖星爲兵凶之兆克明請對謂星名周伯所見之國大昌請許文武稱慶以安天下心上從其請拜太子洗馬殿中丞皆兼翰林天文又權判監事後坐

史序爲洗馬卒

劉翰滄州人世習醫業初攝護國軍節度巡官周顯德初諸闕獻經用方書三十卷論候十卷金體治世集二十卷世宗嘉之命爲翰林醫官建隆初加鴻臚寺丞乾德初考較翰林醫官藝術以翰爲優嘗被詔詳定唐本草歷翰林醫官使加檢校戶部郎中雍熙初滑州劉遇疾詔翰馳往視之翰還言遇必瘳既而即死坐責授和州團練副使起爲尚藥奉御復爲醫官使卒

王懷隱睢陽人初爲道士太宗尹京以湯劑祗事太平興國初詔歸俗累遷翰林醫官使詔與醫官陳昭遇等

編類經驗方一百卷太宗御製序賜名曰太平聖惠方昭遇本嶺南人醫術尤精驗後加光祿寺丞賜金紫

趙自化德州人高祖嘗爲景州刺史後挈家陷契丹父知喦脫身南歸寓居洛陽與二子自正自化周顯德中偕來京師悉以醫術稱知喦卒自正試方技補翰林醫學自化歷授醫官副使加至正使卒遺表以所撰四時養頤錄爲獻真宗改名調膳攝生圖仍爲製序自化頗喜爲篇什有詩集五卷

馮文智幷州人世以方技爲業事太宗真宗至醫官副使祀汾陰加檢校主客員外郎卒咸平中有軍士中流

炳真耳聾瞽不能取醫旨閣文顯以樂傳之修[illegible]
而錄出上命賜緋又有醫學劉翼亦善此術大武右廂
都指揮使韓晟從太祖征晉陽弩矢貫左髀鏃不出幾
三十年翼傅以藥出之步履如故特賜金遷醫官
沙門洪蘊本姓藍長沙人以醫術知名太祖召見賜紫
方袍號廣利大師真宗累轉左街副僧錄洪蘊尤工診
切每先歲時言人生死無不驗卒年八十八又有廬山
僧法堅亦以善醫著名久遊京師嘗賜紫方袍號廣濟
大師後還山卒
蘇澄隱字棲真真定人為道士住龍興觀得養生之術

年八十餘不衰老後唐以來屢有聘命並辭疾不至太
祖嘗召見行宮謂之曰師累辭召命豈懷土耶對曰太
梁帝宅浩穰繁會非林泉之士所可寄迹也賜茶絹又
幸其觀因問其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鍊氣耳帝
王養生即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
民自正無為無欲凝神太和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
道也上大悅賜紫衣金帛年僅百歲卒
丁少微亳州真源人為道士持齋戒奉科儀尤為精至
嘗隱華山潭谷與陳摶齊名少微志尚清潔摶嗜酒道
性其道不同未嘗相往還少微善服氣多餌藥年百餘

歲康強無疾太平興國二年召赴闕以金丹巨勝南芝
玄芝為獻留數月遣還山數年卒
趙自然繁昌人本名王九始十三疾甚父抱詣青華觀
許為道士後夢一老人出青柏枝令啗及覺遂不食惟
生果清泉而已歲餘復夢向見老人教以篆書數百字
或云此道家符籙耳嘗為元道歌言脩煉之要太宗召
赴闕賜道士服改名自然賚錢三十萬月餘遣還真宗
召至闕下屢得對賜紫衣改青華觀曰延禧自然以母
老求還侍養許之時又有鄭榮者本禁軍戍壁州還夜
遇神人謂曰汝有道氣勿火食因授以醫術救人上賜

名自清度為道士居上清宮所傳藥能愈大風疾民多
求之皆刺臂血和餅給焉又有秦州民家子趙抱一者
常牧羊田間一夕遇異人自是不喜熟食間亦飲酒貌
如嬰兒素不習文墨口占辭句頗成篇詠有道家之趣
大中祥符四年至京師猶丱角詔賜名度為道士自是
間歲或一至京師常令居太一宮
賀蘭棲真不知何許人為道士自言百歲善服氣不憚
寒暑間不食或時縱酒遊市廛間能啖肉至數斤始居
嵩山紫虛觀後徙濟源奉仙觀張齊賢與之善真宗[illegible]
[illegible]遣中使召赴闕賜號宗玄大師賚紫服及茶帛香藥

[illegible]之田租度其侍者求幾求還舊居卒賻太[illegible]
三日頂猶熱人多異之
裝通玄字又玄陝州人為道士於承天觀年百餘歲善
辟穀長嘯唯飲酒太宗召至闕下懇求歸本觀真宗即
位屢來京師召對語無文飾多以脩身慎行為說祀汾
陰召至行在命坐問無為之要上賜詩并賚茶藥繒帛
詔為脩道院度弟子二人明年春通玄作遺表自稱羅
山太一洞主遣弟子張守元李守一詣闕以龜鶴為獻
又召官僚士庶言生死之理夜分盥濯然香庭中望闕
而坐遲明卒同時又有華山隱士鄭隱敷水隱士李寧

真宗亦召見行在並如通玄所賜隱辭賜物不受隱業
儒遇道士傳辟穀鍊氣之法頗驗寧精於藥術老而不
衰賜號正晦先生
甄棲真字道淵單父人博學善詩賦一應進士舉不中
棄遂讀道家書久之為道士年七十五遇異人或以為
許元陽授鍊形養元之訣三年漸反童顏攀高攝危若
飛乾興元年秋謂其徒曰此歲之暮吾當逝矣即自營
殯室不食與所知敘別以十二月二日衣紙衣臥甎[illegible]
卒歲久形如生衆驚為尸解棲真自號神光子與隱人
海蟾子以詩往還論養生祕術目曰還金篇凡兩卷

楚衍開封人少通四聲字母於九章緝古綴術海島諸
算經尤得其妙明相法及聿斯經善推步語休咎無不
中嘗製崇天曆及司辰星漏曆官至管勾司天監卒
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落髮東京景德寺為清璲弟
子動止軒昂語笑無度多行市里衆裳疾趨舉指書空
佇立良久時從屠酤遊飲啗無所擇衆以為狂璲獨曰
此異人也人有欲為齋施輒先知以至不召款門指名
取供仁宗每延入禁中徑登坐結趺飯罷遽出未嘗揖
也王公士庶召即赴然莫與交一言者或陰卜休咎書
紙揮翰甚疾字體遒壯初不可曉其後多驗仁宗嗣未

立默遣內侍至志言所志言所書有十三郎字人莫測
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入繼衆始悟志言將死
作頌不可曉已而曰我從古始成就逃多國土今南國
矣仁宗遣內侍以真身塑像置寺中榜曰顯化禪師其
後善厚者禮之見額上熒然有光就視之得舍利
僧懷丙真定人巧思出天性非學所能至也河中府浮
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後水暴漲絕梁牽牛
沒于河募能出之者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
大木為權衡狀鉤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
以聞賜紫衣尋卒

[illegible]人以[illegible]宗不豫侍醫數進[illegible]下包絡之間亟愈命爲翰林醫官賜緋衣[illegible]及孫希拜謝已又西嚮拜帝問其故對曰扁鵲[illegible]師也安敢忘乎帝爲築廟于城西隅封靈應侯希至殿中省尚藥奉御卒著神應鍼經要訣行于世

龐安時字安常蘄州人父世醫授以脉訣安時曰是不足爲也取黃帝扁鵲之脉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出新意嘗曰扁鵲寓術於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後人自求之歟予之術蓋出於此又著難經辨數萬言作本草補遺爲人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門求診者爲辟邸

舍居之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帛謝不盡取也嘗詣舒之桐城有民家婦孕將產七日而子不下百術無所效安時度兒已出胞而手誤執母腸不能脫乃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即縮手遽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年五十八疾作門人請自視脉笑曰吾察之審矣胃氣已絕死矣遂屏卻藥餌後數日與客坐語而卒其鄉人屠光遠者嗜酒落魄頗能傳其鍼法云

錢乙字仲陽鄆州人父顥善醫然嗜酒喜游一旦東之海上不反乙方三歲母前死姑嫁呂氏哀而收養之長誨之醫乃告以家世即泣請往迹尋凡八九反積數[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已三十年矣初爲翰林醫學皇子病[illegible]乙進黃土湯而愈神宗問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擢太醫丞賜金紫由是公卿宗戚家延致無虛日王子病嘔泄他醫與剛劑加喘焉乙曰是本中熱脾且傷奈何復燥之將不得前後溲與之石膏湯王不信謝去信宿浸劇竟如言而效又乳婦因悸而病既癒目張不得瞑乙曰煮郁李酒飲之使醉即愈所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郁李能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則目能瞑矣飲之果效病攣免歸不復出乙於書無不闚不靳靳守古法時度越縱舍卒與

法會尤邃本草諸書卒年八十二

僧智緣隨州人善醫每察脉知人貴賤禍福診父脉知子吉凶所言若神士大夫疑古無此王安石曰醫和診晉侯知其良臣將死視父知子亦何足怪哉熙寧中王韶謀取青唐上言蕃族重僧而僧結吳叱臘主部帳甚衆請智緣與俱至邊神宗召見賜金帛遣乘傳而西遂稱經略大師智緣有辯口徑入蕃中說結吳叱臘歸化而他族皆因以書款部頗怨惡之言其撓邊事召還卒

郭天信字佑之開封人以技隷太史局徽宗爲端王退朝天信密遮白曰王當有天下既而即帝位因得[illegible]

[illegible]死武軍節度使佑神觀使頗與聞外[illegible]
[illegible]每託天文以撼之且云日中有黑子帝[illegible]
[illegible]京未已京出是黜爲京黨所陷逐貶行軍司馬竄新
州天信至數月死京已再相猶疑天信挾術多能死未
實令發棺驗視焉
魏漢津本蜀黥卒也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號李八百
者授以鼎樂之法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其下
必有玉即汲水抱石而出果玉也崇寧初朝廷協考鐘
律召見獻樂議言得黃帝夏禹聲律身度之說謂人主
稟賦與衆異請以帝指三節三寸爲度定黃鐘之律而

宋史新編卷一百全　十一

中指之徑圍則度量權衡所自出也當時以爲迂怪蔡
京獨神之於是請先鑄九鼎次鑄鐘器鼎成賜號沖顯
處士大晟樂成受羣臣朝賀加漢津虛和沖顯寶應先
生漢津死後即鑄鼎之所建寶成殿祀黃帝夏禹成王
周召而良漢津俱配食謚漢津爲嘉成侯有馬賁者出
京之門在大晟府十三年方議樂時依違其間無所[illegible]
明權至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名器之濫如此
王老志濮州人遇異人於丐中自言吾所謂鍾離先生
也予之丹服之而狂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時爲人[illegible]
休咎政和三年召至京師館蔡京第嘗緘書一封[illegible]

[illegible]徽宗啓讀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語也由[illegible]
信之封爲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其門如市嘗獻乾
坤鑑法命鑄之既成謂帝與皇后他日皆有難請時坐
鑑下思所以儆戒消變者亦歸未得請病甚始許歸濮
而死詔賜金以葬贈正議大夫
王仔昔洪州人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
法能道人未來事徽宗召見賜號沖隱處士嘗默祝爲
宮妃療赤目用其符法立愈進封通妙先生仔昔倨傲
又少識帝待以客禮故其遇巨閹殆若童奴及林靈素
有寵忌之陷以事下獄死仔昔之得罪宦者馮浩力最

宋史新編卷一百全　十二

多未死時書示其徒曰上蔡遇冤人其後浩南竄至上
蔡被誅
林靈素溫州人少從浮屠學苦其師笞罵去爲道士善
妖幻政和末王老志王仔昔既衰徽宗訪方士於左道
錄徐知常以靈素對既見大言謂帝爲長生大帝君下
降于世貴妃劉氏方有寵謂爲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
喜其事賜號通真達靈先生賞賚無算建上清寶籙宮
密連禁省天下皆建神霄萬壽宮其實無所能解惟稍
識五雷法召呼風霆間禱雨有小驗而已朝士之嗜進
者靡然趨之每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其

[illegible]二萬人遂立道學置郎大夫十等[illegible]
[illegible]釋氏以逞前憾既而改其名稱冠服靈素益尊重
[illegible]視中奉大夫升溫州為熊道軍節度加號元妙先生
金門羽客沖和殿侍晨出入呵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
稱曰道家兩府後遇皇太子弗避太子入訴帝怒斥還
故里又徙置楚州而已死遺奏至猶以侍從禮葬焉
皇甫坦夾江人善醫術高宗召見問何以治身坦曰心
無為則身安人主無為則天下治為太后治目疾立愈
帝厚賜之一無所受復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禁
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書清靜二字以

名其菴且繪其像禁中
王克明字彥昭樂平人後徙湖州烏程紹興乾道間名
醫也魏安行妻風痿十年不起克明施鍼而步履如初
盧州守王安道風噤不語旬日他醫莫知所為克明令
熾炭燒地灑藥置安道于上須臾而蘇僉使黑鹿谷過
姑蘇病班死克明治之明日愈名聞北方張子蓋救海
州戰士大疫克明時在軍中全活者幾萬人克明頗知
書好俠尚義常數千里赴人之急初試禮部中選累任
醫官王炎宣撫四川辟克明不就炎怒劾克明避事坐
賦秩後遷至額內翰林醫痊局賜金紫卒

[illegible]衷道人姓何氏名中立腐山人治進士業紹興末棄
平江倏若狂者衣白襴匃食于市夜止天慶觀久之衣
益敝以苧縫之遊妙嚴寺臨池見影豁然大悟問休咎
輒奇中孝宗在位夜夢有涉而跣哭而求弔問之曰臣
蘇人也詰其故則不肯言猶以語中官月餘成恭后崩
莊文繼即世中官因言臣微時聞蘇有何姓者類夢中
人帝大驚召之不至帝念恢復大計累歲未有所屬后
位虛且久乃焚香默祈遣中官致贄不言所以道人見
之掉首吳音曰有中國即有外夷有日即有月不須問
趣之去帝賜號通神先生為築菴觀中賜衣數襲皆不

受又嘗遣中官問中原事道人授紙筆口誦有胡孫拖
白不終場及也須還我二百州之語後頗驗光宗召之
亦不至慶元中卒道人耐寒暑啖肉至十數斤獨不飲
酒死前一日取寄衣於郭氏既至端坐而逝太皇太后
前兩夜夢其求衣亟命特賜後一日至遂易之以瘞
孫守榮富陽人幼病瞽遇異人授風角鳥占之術其法
以音律推五數播五行以知休咎復授以鐵笛守榮因
號富春子吹笛市中人初不異也寶慶間遊吳興聞譙
樓鼓角聲驚曰旦夕且有變士人當有典郡者越兩月
潘丙作亂王元春以告變功典郡自是富春子之名大

頭丞相史嵩之頗喜之一日庭鵲噪令之占曰來日晡
時當有賞物至明日李全果以玉柱斧為貢士大夫咸
詢蹤歷守榮不盡答私謂所知曰吾以育推諸朝紳互
有嬴縮宋祿其始終乎後為嵩之所忌誣以罪貶死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一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一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二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列傳一百二十四

外戚上

夫外戚之臣憑寵則驕據權則恣驕恣不已則亂自昔
然也宋懲前軌凡后妃家毋得除二府而駙馬都尉須
七年始遷其後雖母后臨朝無敢或紊成憲宋之家法
有足稱者矣雖然南渡韓侂胄賈似道非緣戚里進哉
蟻穴不塞終潰隄防可不慎歟

杜審琦 弟審瓊 審進 從子彥圭 彥鈞 孫守元 曾孫惟序　賀令圖 祖重進 附
王繼勳　劉知信 子承宗　劉文裕　符惟忠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二

李昭亮　郭崇仁　劉美 子從德 從廣 孫永年 馬季良 附
楊景宗　李用和 子璋 瑋 附　曹佾 從弟僧 子評 誘
張堯佐　柴宗慶

杜審琦安喜人昭憲皇太后之兄也弟審玉審瓊審進
審進世居常山以積善聞審琦仕後唐為義軍指揮使
卒審玉亦早卒太祖贈審琦左神武衛大將軍以其子
彥超為西京作坊使彥超卒贈左領軍衛大將軍
審瓊建隆初授檢校國子祭酒累遷右衛大將軍權判
右金吾街仗事又兼點檢侍衛步軍司事卒年七十諡
恭僖審瓊性醇質畏慎里閈清肅人皆稱之加贈太尉

[illegible]累遷官右驍衞上將軍出知滑州命司封郎中姚恕
通判州事以左右之未幾河大決太祖怒不即奏遣使
案鞫論恕棄市免審琦官俄復之令致仕卒謚溫肅加
贈太傅

審進建隆三年改右羽林大將軍乾德中歷知陝州運
改保義軍節度太宗累加至檢校太師上以審進年高
不堪煩以劇務授右衞上將軍奉給如故雍熙四年復
授靜江軍節度端拱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是歲卒年
七十九贈中書令謚恭惠審進鎮陝二十餘年勸農敦

本民庶便之雖位居節制無驕矜之色人推其醇厚景
德三年追封京兆郡王後贈尚書令子彥鈞彥彬

彥圭起家六宅副使累遷沙州觀察使出知定州雍熙
中北伐命副米信爲幽州西北道行營都部署彥圭不
容軍士餔食設陣不整以致亡失坐左遷均州團練副
使卒于貶所加贈太師子守元

彥鈞起家補供奉官累遷密州觀察使出爲并代副都
部署卒贈安化軍節度

守元歷遷如京洛苑使後領梧州刺史連爲并代鎮定
高陽關鈐轄卒

[illegible]功自三班奉職累功遷至大名府[illegible]
乾州團練使卒

賀令圖開封人父懷浦孝惠皇后兄也仕軍中爲散指
揮使後爲岳州刺史領兵屯三交雍熙三年從楊業
北征沒於陣令圖少謹愿隸太宗左右洎即位補供奉
官歷平州刺史充幽州行營壕砦使會父戰死起家爲
六宅使領本州團練使護瀛州屯兵先是令圖按兵邊
郡十餘年多言邊塞利害及幽薊可取之狀上信之故
有岐溝之衆既而師敗識者皆咎其貪功生事令圖輕
而無謀契丹將耶律遜寧號于越者使諜紿曰我獲罪

本國願歸南朝無路自拔幸君侯少留意焉令圖私遺
以重錦十兩是年十二月于越率衆入寇大將劉廷讓
與戰于君子館令圖爲先鋒被圍數重于越傳言軍中
願得見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而終獲大功即引麾下
數十騎逆之于越反縛令圖而去令圖與其父首謀北
伐一歲中父子皆陷焉令圖時年三十九是役也別將
楊重進亦死之

王繼勳孝明皇后同母弟也累遷保寧軍節度觀察留
後領虎捷左右廂都虞候權侍衞步軍司事繼勳所爲
多不法上[illegible]容不之罪也乾德四年爲部曲所訟詔中

責衛之解兵柄爲彰國軍留後奉朝請繼勳自以失職
常怏怏專以臠割奴婢爲樂前後多被害詔削奪官爵
俄又配流登州未至改右監門率府副率開寶三年命
分司西京繼勳殘暴愈甚洛民苦之而不敢告太宗即
位有訴者命甯德驤乘傳往鞫之繼勳具伏手所殺婢
百餘人乃斬繼勳洛陽市

劉知信字至誠邢州人父遇晉滑州奉國軍校從驍將
皇甫暉與遇行功早卒母即昭憲太后妹也知信三歲
而孤建隆三年起家授供奉官歷事三朝累官建武軍
節度觀察留後知永平軍府又再知天雄軍眞宗北巡

充駕前副都部署歷知河陽昇州景德元年車駕幸澶
淵命爲東京都巡檢使復知定州二年以疾求還京至
鎭州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天平軍節度知信中外踐歷
最爲舊故以循謹聞子承宗承渥

承宗幼善射兼習書數以蔭補殿直寄班祗候歷宮苑
使知雄州河北緣邊安撫使在郡有治迹詔書嘉獎累
遷東上閤門使從鄜延都鈐轄卒承渥蔭補殿直累任
使喜爲條奏至供奉官閤門祗候

劉文裕字以寧保州保塞人簡穆皇后從孫也祖正晉
幽州營田使兼平州刺史父審琦武牢關使從征李重
進戰死兄文遠建隆中爲供奉官亦死於王事弟文廣
別有傳文裕開寶四年起家補殿直太宗擢爲内弓箭
庫副使出爲秦隴巡檢有李飛雄者太保鍇之孫秦州
節度判官若愚之子性兇險不爲其家所容常往來京
師魏博間與無賴惡少游處縱酒摴博爲務以其父故
嘗知秦州倉庫所積及地形險易兵甲多少又有姊夫
張季英爲鳳翔盩厔尉飛雄自京師往省之因乘季英
馬詐爲使者夜抵廐置呼卒索馬卒乘炬出迎飛雄以
私市馬纓示之卒不能辨即授以馬一卒乘馬前導以
巡邊爲名因矯詔率巡驛殿直姚承遂等從行先是秦

州内屬羌人爲寇朝廷遣馮承瑨田仁朗王侁梁崇贇
韋韜馬知節及文裕領兵屯清水縣飛雄至稱制盡縛
之承瑨等見姚承遂數輩同至不覺其詐仁朗獨號泣
求詔書飛雄叱之曰我受密旨以若輩逗撓不用命令
盡誅汝豈不聞封州殺李鶴邪詔書汝豈得見上即位
時嶺南使者言封州李鶴不奉法詔即誅之故飛雄引
以爲言將械承瑨等詣秦州戮之因據城叛遂驅承瑨
等行初飛雄詐宣制時自言我上南府時親吏文裕因
哀告飛雄曰我亦嘗依晉邸使者豈不營救之乎飛雄
低語謂文裕曰爾能與我同富貴否文裕爲其詐許之

[illegible]卽[illegible]其[illegible]文裕策馬前附耳語仁朗仁朗[illegible]
若厥[illegible]狀飛雄共前視之又釋其縛仁朗[illegible]擒飛雄
與文裕共擒之送秦州獄鞫得實飛雄承遂等坐棄斬
夷飛雄家既置卒亦夷其族文裕後累遷高陽關都監
雍熙初徙屯三交加領順州團練使從潘美北征坐陷
失驍將楊業削籍配隷登州事具業傳歲餘上知其情
召文裕還遷至容州觀察使出爲鎭州兵馬部署卒於
屯所年四十五贈寧遠軍節度
符惟忠字正臣懿德皇后外家三世孫也以外祖母賢
靖大長公主蔭爲三班奉職後擢至西染院副使權提

舉倉草場提點開封府界縣鎭公事開封主簿樂諧宰
相王曾外孫也或風使薦之惟忠不從曰諧無善狀安
可以勢使我既而諧果以贓敗惠民河與刀河合流歲
多決溢害民田惟忠自宋樓鎭破瀆橫隴村置斗門殺
水勢以接鄭河圭河自是無復有水害累遷西上閤門
副使契丹遣使求地惟忠副富弼往報使遷閤門使道
卒贈客省使眉州防禦使
李昭亮字晦之明德皇后兄繼隆子也四歲補東頭供
奉官累遷至武寧軍節度使代李用和爲殿前副都指
揮使將承平久將士多因循樂縱弛昭亮本將家子雖
以恩澤進然習軍中事既統宿衛政尚嚴多所[illegible]
[illegible]軍庸博手勝負微[illegible]椽相擊士皆惶駭昭亮捕
斬之杖其主者禁兵自是頗肅歷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判大名府仁宗以塗金紋羅書曰李昭亮親賢勳舊
命其子惟賢持以賜徙定州改天平彰信泰寧軍節度
使在定州數言老疾不任邊事願還京師乃以爲景靈
宮使又改昭德軍節度使卒贈中書令謚良僖昭亮爲
人和易練習近事於吏治頗通敏故委任僚佐以故數
更藩鎭無他過惟賢字實臣以父蔭爲三班奉職累遷
四方館使卒惟賢善宣辭令習朝儀仁宗頗愛之

郭崇仁字求年守文之子章穆皇后弟也累擢捧日天
武四廂都指揮使賀州防禦使高陽關路馬步軍副都
總管以疾落軍職改磁州防禦使卒贈彰德軍節度觀
察留後崇仁雖外戚朝廷未嘗過推恩澤止爲解州團
練使十年不遷嘗除知相衞二州皆辭不行其性蓋愼
靜云
劉美字世濟并州人父通事在章獻皇后傳后通長女
也美后兄也歷官洛苑使領勤州刺史眞宗欲委兵柄
以后戚懇讓中輟者數四遷至侍衛馬軍都虞候加武勝
軍節度觀察留後卒贈太尉昭德軍節度錄其子從[illegible]

從廣后既爲太后臨朝遷從德至恩州兵馬都總管㓂州卒贈保寧軍節度使謚康懷恤典特厚詔花后錄子永年

從廣字景元娶荊王元儼女累遷宣州觀察使同勾當三班院請補外自效以知洺州漳水溢從廣穿所故渠以殺水勢洺人便之徙邢州召還復領三班院出知襄州徙眞定府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卒贈彰慶軍節度使謚良惠從廣性謹飭然喜交士大夫時頗稱之

永年字君錫生四歲授內殿崇班許出入兩宮仁宗使賦小山詩有一柱擎天之語帝奇之年十二始聽出外

累遷廉州團練使爲陝州都監以破賊功遷權幹辦皇城司歷知涇州又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凡三除防禦使皆爲言者所論而寢知代州契丹取西山木積十餘里稚載相屬於路前守不敢過永年遣人焚之一夕盡上其事帝稱善帝嘗問禦戎策對合旨書忠孝字以賜英宗立歷遷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太原定州路副都總管王師征安南永年請先士卒度富良江取賊以獻不許遷邕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卒贈崇信軍節度使謚莊恪

馬季良字元之開封府尉氏人家本茶商娶劉美女初[illegible]劉太后臨朝與季良[illegible]學士同知審官院假出爲江南安撫使召遷工部郎中太后崩換濠州防禦使赴本州言者論季良微倖得官降秩滁州安置減節從壽州致仕還京師卒

楊景宗字正臣保慶太后從父弟累遷成州防禦使其後坐事屢黜屢起爲汝州鈐轄祀明堂畢願還所攺官求爲郡仁宗謂輔臣曰景宗性貪虐老而益甚郡不可予也乃復以爲建寧軍留後提舉四園苑改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卒贈安武軍節度使兼太尉謚莊定景宗起徒中以外戚故至顯官然性暴戾所至爲人患復使

酒任氣奉賜隨輒無餘云

李用和字審禮仁宗母宸妃弟也少窮困劉美奏爲三班奉職累遷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靈宮使兼侍中卒贈太師中書令謚恭僖帝爲撰碑曰親賢之碑初帝念母不逮養故外家恩寵特厚用和列位將相能小心靜默推遠權勢論者稱之子璋

璋字公明以恩補三班借職累遷武勝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仁宗書忠孝李璋字并祕書賜之宴近臣擧王殿酒半命大盃三飲韓琦及璋如有所屬帝崩以武成軍節度使知鄆州守東謚白日殺縣令略人道中號

除賓司請擒植盜爲衆止發卒城州西關調火修路數丈
蜀兵道祖柳人指爲李公柳知鄭州坐失火改節度武
軍知郢州卒贈太尉謚良惠弟璋附
璋選尚周陳國大長公主積官濮州團練使以攢與
主不相能所生母又怜主故主中夜扣禁門入訴璋坐
恐自劾坐罰金後數年終不復協主除封還宮璋落駙
馬都尉知衞州未幾主徙封復璋都尉主薨璋以奉主
亡狀貶秩陳州安置赦還至建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師
卒贈太師中書令
衎字公粹以蔭爲閤門祗候累遷均州防禦使知相州

未幾遷相州觀察使時劉永年亦同除官知制誥楊畋
以爲不可聞僥倖之門御史范鎮復論之命遂寢熙寧
中遷宣州觀察使知穎州哲宗初進泰寧軍留後提舉
萬壽觀復知相州卒
曹佾字公伯彬之孫慈聖光憲皇后弟也性和易美儀
度通音律善奕射喜爲詩自右班殿直累遷至保靜保
平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專靈駕使加兼侍中
封濟陽郡王神宗每咨訪以政然退朝終日語不及公
事帝謂大臣曰曹佾端謹寡過善自保眞純臣也以護
國節度使司徒兼中書令爲太一宮使哲宗即位加
太保卒年七十二贈太師追封沂王從弟偕子評誘
偕字光道少以節俠自喜累官華州防禦使知相州徙
河陽總管卒嘗從梅堯臣學詩堯臣稱之
評字公正以父任累官至寧遠軍留後平海軍節度使
佑神觀使使契丹者四節伴者十二在閤門十二年預
修儀制多所增損性喜文史書有楷法尤善射左右手
如一夜或滅燭能中在戚里號爲淵厚卒年六十六贈
開府儀同三司
誘字公善以蔭遷至安德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與兄評
同日拜命立雙節堂於家戚里榮之性謹密習熟典故

卒年六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定
張堯佐字希元河南永安人溫成世父也第進士歷知
開州還判登聞鼓院時溫成方爲脩媛欲以門閥自表
異故堯佐稍進用權開封府推官又提點府界公事諫
官余靖言用堯佐不宜太遽未幾遷至給事中端明殿
學士拜三司使明年諫官包拯陳升之吳奎言法制刓
敝實自堯佐臣等竊惟姻昵之私聖人不免惟處之有
道使不踐危機斯爲得矣未幾連拜淮康軍節度使羣
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靈宮使賜二子進士出身擢
侍復言陛下即位僅三十年未有失道敗德之事乃五

大姦爽權用堯佐羣口竊議以謂其過不在陛下在女謁近習與執政大臣也蓋女謁近習知陛下繼嗣未立既有所私莫不潛有趨向執政大臣不能規諫乃從諛順旨高官要職惟恐堯佐不滿其意致陷陛下於私昵後宮之過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欲廷議不許是日堯佐辭宣徽景靈羣牧之命幾復以宣徽使判河陽舉正又抗論從鎮天平軍卒贈太師堯佐持身謹畏頗通吏治以戚里進遽至崇顯繇嬖恩寵為世所鄙從弟堯封介謹好學第進士為石州推官久女即溫成也累贈至中書令清河郡王 論晃思

柴宗慶字天祐大名人祖禹錫父宗亮宗慶尚太宗女升行為禹錫子拜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領恩州刺史歷拜彰德軍節度使仁宗連徙永清彰德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節武成軍出知澶州未行改陝州潞州後判鄭州以縱部曲擾民召還奉朝請久之出判濟州用御史中丞賈昌朝言留不遣卒贈中書令謚榮密主先宗慶沒宗慶歷官多過失性極貪鄙積財鉅萬而薄於自奉及終以無子獻其資產仁宗以幼女尚在不許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三　列傳一百二十五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外戚下

王貽永　李遵勗（子端懿 端愿 端愨 曾孫湑）

高遵裕（弟遵惠 從孫士林 士林子公紀 公紀子世則）　向傳範（從姪經 經子宗回 宗良）

張敦禮　任澤　孟忠厚（從□）　鄭興裔

韋淵　錢忱　邢煥　吳益（弟蓋）

潘永思　夏執中　李道　韓同卿

楊次山（子谷 石）

王貽永字季長溥之孫也初名克明頗通書不好聲妓尚太宗女升父行改今名授右衛將軍駙馬都尉歷遷節度使樞密使久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遂加兼侍中徙鎮海軍節度使以疾求罷仁宗眷其愈聽罷侍中徙鎮彰德至和初復以疾辭拜尚書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景靈宮使卒贈太師中書令謚康靖當時無外姻輔政者貽永能遠權勢迄無過人稱其謙靜

李遵勗字公武崇矩孫也好為文詞第進士大中祥符間召對便殿尚荊國大長公主初名勗帝益遵字升其行為崇矩子授左龍武軍駙馬都尉累遷寧國軍節度使徙鎮國軍知許州以疾請按唐韋嗣立故事求山林

[illegible]初夫聖問章獻太后屛左右問曰人有何言[illegible]
曷不答固問之曰臣無他聞但言天子既冠太后宜以
時還政太后曰我非戀此但帝少內侍多恐未能制也
又嘗上三說五事論時政補助居多師楊億爲文億卒
爲制服又與劉筠友善憮其遺孤通釋氏學將死與浮
圖楚圓爲偈頌卒贈中書令謚和文有閒宴集二十卷
外館芳題七卷主太宗女也善筆札能爲歌詩尤精女
工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華靡晚病目眞
宗親舐其翳左右感泣帝亦悲慟曰先帝伯仲之籍惟
大主在奈何嬰斯疾竟薨明年子端懿端愿端愨曾孫

涓

端懿字元伯性和厚喜問學頗通陰陽醫術星經地理
之學七歲授如京副使歷華州觀察使以母喪起復爲
鎭國軍節度觀察留後領絳州制許之服除提舉集禧觀
出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置弓手尙教以戰鬬遂
加精兵治汶陽堤百餘里以却水患民便之尋除寧遠
軍節度使知澶州御史中丞韓絳奏端懿無功不當得
旄節不拜以留後赴澶州數月卒贈感德軍節度使謚
良定再贈兼侍中端懿能自刻厲開善士傾身下之以
故士大夫與之游甚得名譽

端愿字公謹以蔭歷邢州觀察使鎭東軍留後知冀[illegible]
二州移廬州富弼語曰肥上之政何以減於襄陽端愿
曰初官喜事飾廚傳以干名則譽者至吏事既久知抑
豪彊制猾吏故毀隨之弼以爲然英宗拜武康軍節度
使知相州請歸除醴泉觀使神宗城[illegible]端愿手寫趙
普諫太宗北伐疏以聞逾年請老以太子少保致仕哲
宗立進太子太保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子評歷成州團
練使知蔡州卒贈龍州觀察使

端愨[illegible]道累官至安德軍留後卒贈昭德軍節度使
謚恭敏兄端懿在嘉祐時嘗密請建儲人無知者卒於

澶淵端愨走護其喪以歸元豐間因進對袖舊槀上之
神宗歎曰近世之賢戚也由是端懿之名益著

涓字浩然以蔭至通直郎知鄂州崇陽縣靖康元年京
城被圍羽檄召天下兵鄂部縣七當發一千九百人皆
未集涓獨以所募六百銳然請行募士多市人不能軍
涓出家錢買牛酒激犒之卽日引而東北過淮蒲圻嘉
魚二縣之兵始至合而前至蔡涓馳馬先犯敵鋒乘勝
追北十餘里人與敵遇飛矢蝟集二縣兵亟舍去涓創
甚猶血戰遂死焉年五十三贈朝奉郎官其三子

禹錫字公緖宣仁皇后之從父瓊之孫也以父任累

[illegible]路沿邊安撫副使時用王韶復洮隴以古渭
爲通遠軍命遵裕知軍事明年拊附順羌部圖籍及治
齎圖武勝形勢入獻擢引進副使帶御器械俾歸治師
師進營武勝城下羌衆逃去遂據其城詔建爲鎮洮軍
又命知軍事尋以熙河洮岷通遠爲一路進西上閤門
使榮州刺史充總管俄知通遠軍明年安撫使王韶欲
取河州遵裕曰古謂祭不先建堡砦以漸而進今兵糧
未備難以圖遠詔攻河州果不克神宗善遵裕議令專
管洮岷黨嚴未款附者既而從韶取岷州下之令士衆
曰生獲老幼與得級同全活者數萬捷聞加岷州刺史

明年羌圍河岷二州遵裕命將合擊之時朝廷以岷難
守議棄之詔至賊已潰矣以功進團練使龍神衛都指
揮使知熙州連坐事黜知淮陽軍元豐四年復知慶州
詔與諸路討夏國又命節制涇原兵劉昌祚先至靈州
幾得城遵裕嫉之故不用其計遂以潰歸語在昌祚傳
貶郢州團練副使哲宗立復右屯衛將軍主管中嶽廟
卒累贈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從弟遵惠

遵惠字子育以蔭爲供奉官熙寧中試經義中選換[illegible]
理評事歷遷戶部侍郎以龍圖閣學士知慶州卒年
[illegible]十八贈樞密直學士方宣仁后臨朝緝檢族人一以法
度乃擧家事付遵惠遵惠表率之人無間言亦能遠
嫌自保故不罹紹聖之禍從姪士林

士林字才卿宣仁皇后弟也累官內殿崇班殿直英宗
書謹守法律四字誨之曰能此則爲良吏矣每欲進擢
后屢辭輒止喜儒學涉閱經史通大義其卒也加贈昭
德軍節度使子公紀

公紀字君正歷遷永州防禦使集慶留後性儉約珍異
聲效無所好奉祿悉給諸族得任子恩均及孤遠卒贈
感德軍節度使謚懷僖高宗追封新興郡王子世則

世則字仲貽以恩補官歷康州防禦使知西上閤門事

宣和末金汶使至徽宗命世則掌客記問該洽應對有
據自是掌客多命世則金人軍城下又使其軍還進秩
二等遷知東上閤門使高宗爲康王在艱難中世則嘗
在左右寢處不少離及卽位累遷感德軍節度使充萬
壽觀使進開府儀同三司奉朝請賜第臨安除景靈宮
使兼判溫州尋以病匃罷後爲萬壽觀使紹興十四年
召入覲進少保懇求還卒贈少傅謚忠節

向傳範字仲模敏中之子以父任爲衞尉丞娶南陽郡
王惟吉女改內殿崇班帶御器械歷知鄆州兼京西路
安撫使以熙州觀察使卒贈昭德軍節度使謚惠節

[illegible]子聯戚里所至有能稱以橐中貲千餘萬[illegible]
人發廩者六十餘喪婭經綜
經字審禮篤部員外郎傳亮之子以蔭至虞部員外郎
神宗爲穎王選經女爲妃改莊宅使帝即位妃爲皇后
進光州團練使以維州防禦使知陳州歲大雪輒弛公
私逋錢以寬民有司持不可經曰上使我守陳民窮蓋
我責我自爲此不爾累也方鎮別賜公使錢例私以自
奉去則盡入其餘經獨斥歸有司知河陽會旱蝗民乏
食經度官廩歲用無餘乃先以圭田租入振救之富人
爭出粟多所濟活徙徐州累遷定國軍留後復出知青

州卒年五十四贈侍中謚康懿賜碑篆首曰忠勤[illegible]戚
經所至勤吏治事皆自省決頗欲以才見於用故數請
外補累世追封王爵語在敏中及后傳子宗回宗良
綜字君章知欽縣籍閭里惡少年有盜發用以推迹[illegible]
得歷知隨衛漳汾密棣沂七州性寬裕善治劇於[illegible]
不少怨官累中散大夫
宗回字子發歷官觀察留後詔鎮節度使檢校司空封
郡王開府儀同三司崇寧初有告其陰事者削官流[illegible]
州行二日聽家居省咎踰年盡還其故官宗回少驕[illegible]
有小才嘗權群牧都監數以奏[illegible]被賞出知蔡州[illegible]

[illegible]其黨類歲饑發廩與役饑者得濟而官舍矜廩一二
新卒贈檢校少師謚榮 縱
宗良字景弼歷觀察留後諸鎮節度使永嘉郡王開府
儀同三司欽聖后臨朝府陳瓘貴論其與蔡京相結及
預政事亦能恪共自守卒贈少保
張敦禮熙寧元年選尚英宗女授左衛將軍駙馬都尉
遷密州觀察使元祐初疏言變法易令始於王安石成
於蔡確近者退確進司馬光以臣觀之所得多矣進武
勝軍留後章惇爲政言敦禮詆毀先烈引與罪首責授
左千牛衛大將軍徽宗立遷至寧遠軍節度使諫官王

能甫言神宗禮遇優渥而敦禮詆毀盛德今復與之節
鉞無以傷陛下紹述之志乎乃奪節仍爲集慶軍留後
大觀初復節度寧遠軍徙雄武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任澤字天錫濮王夫人之弟也累官嘉州刺史卒贈崇
信軍節度使謚恭僖澤際會恩寵能自安繩檢英宗欲
廣其居固辭當任子弟請其篤謹如此
孟忠厚字仁仲昭慈皇后兄彥弼子也后被廢哲宗恩
眷不衰故忠厚得以仕進靖康元年權衛尉卿二帝北
遷張邦昌迎后聽政后遣忠厚持書遺康王王即位尊
后爲太后累除忠厚顯謨閣直學士臺諫六章論列高

宗以太后故難之后聞命即易武秩趙鼎請張浚白太
后纔辟其功甚大當推恩外家浚乃奏忠厚爲寧遠軍
節度使后崩以祔廟恩起復鎮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
三司及后大祥封信安郡王充禮儀使歷判紹興府兼
脩奉攢宮事加少保及管佑陵秦檜當爲總護使憚往
乃除忠厚樞密使代其行檜與忠厚係壻也然心實忌
之山陵事畢忠厚欲歸樞府檜諷言路引故事論列遂
判福州改判建康又改判紹興會郊赦加恩謝表中丞
詹大方希檜意論忠厚表辭譏侮罷爲醴泉觀使檜死
召還行在授保寧軍節度使判平江再改判紹興過闕

入見復詔充萬壽觀使提舉祕書省卒贈太保忠厚奉
太后訓避遠權勢不敢以私干朝廷明受之變太后垂
簾忠厚乞裁節本家恩澤帝念排佑功故眷忠厚特優
其卒也三子皆除直祕閣官其親屬六人從父彥卿爲
潭州通判建炎三年潰兵杜彥自袁州入瀏陽遂犯善
化長沙二縣彥卿率民兵拒之賊勢挫俄而民兵有自
潰者賊遂乘之斬彥卿支解以徇添差通判趙民彥以
民兵赴之鏖戰瀏陽城南爲賊所得邑士謝淳帥民兵
爲前鋒助民彥戰亦被執併遇害事聞並贈官錄其子
孫朱熹帥湖南請立廟從之

[illegible]興裔字光錫初名興宗父[illegible]和州防禦使[illegible]
[illegible]軍節度使曾祖紳太師封樂平郡王諡僖靖[illegible]
皇后父也興裔早孤[illegible]父藻以[illegible]之分以餘貲不受
請立義莊贍宗族及藻沒解官追報之義初以后恩
授成忠郎充幹辦祇候庫歷福建路兵馬鈐轄過闕入
見詢守令臧否對甚悉孝宗曰卿識時務習吏事行當
用卿會復置武臣提刑就命爲之加領高州刺史帝善
其數論事加成州團練使累遷浙東浙西江東提刑請
祠歸尋知閤門事兼幹辦皇城司又兼樞密副都承旨
軍婦楊殺鄰舍兒取其臂釧棄其屍獄成刑部以無證

左出之命興裔覆治得實帝喜賜居第遷至潭州觀察
使復請祠起知廬州移揚州郡大治紹熙初遷保靜軍
承宣使召領內祠充明堂大禮都大主管大內公事寧
宗立除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告老授武泰軍節度使
卒年七十四贈太尉諡忠惠興裔歷事四朝以材名結
主知中興外族之賢未有其比子損登進士甲科藻亦
以后恩至太尉保信軍節度使卒封榮國公諡端靖
韋淵顯仁太后季弟也端娯末官至忠州防禦使高宗
即位遙[illegible]州觀察使知東上閤門事言橫行五司尚未
遵元豐舊制乞併引進司歸客省東西上閤門合而爲

一欲有光贊從之遂命同知客省四方館事[illegible]
暴橫不循法度帝慮其有過難於行法遂遷福建路副
總管淵引疾匄祠許之久之落階官除德慶軍節度使
召赴行在除開府儀同三司帝久不予淵官聞太后將
入境乃封平樂郡王令逆于境上既從后歸卽令致仕
又詔奉朝請遷少師淵在內不得逞乞致仕任便居住
從之未幾帝恐其肆橫於外復詔落致仕還私第太
后朝景靈宮淵見后出言詆毀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
袁州安置數年復故職累遷太保太傅卒贈太師子三
人訊謙讜訊紹興中官至達州刺史坐過用太后旨降

宋史新編卷百八十　十

武德郎與嶺外監當謙好學能詩官至建康軍節度使
謙子璞累官明州觀察使十年不遷寧宗嘉其恬退授
清遠軍節度使致仕卒贈太尉

錢忱字伯誠吳越王俶五世孫父右領軍衛大將軍景
臻尚仁宗女生忱靖康之難主以先朝女幸而免先是
戚里例納節既而渡主爲忱請還舊官以爲瀘州節度
使進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紹興末以少師致仕卒
年八十餘贈太師忱歷事五朝靖共不渝高宗書忠孝
文家賜之子端禮自有傳

邢煥字文中開封人以父任歷開封府士曹儀曹詔[illegible]
其女爲康王妃王卽位遷進徽猷閣待制諫議大夫
[illegible]敏言后父不當班從臣遂改光州觀察使除樞密都
承旨煥屢奏馬伸言事切當宗澤忠勞可倚黃潛善汪
伯彥誤國其言多所裨益擢至慶遠軍節度使提舉洞
霄宮煥涉學有文節儉自持未嘗以恩私請識者取焉
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恭簡加贈少師追封嘉國公

吳益字叔謙蓋字叔平俱憲聖皇后弟也並以恩補官
高宗與后皆善翰墨故益蓋兄弟師法亦有書名帝爲
置皇后宅大小學教授以王[illegible]爲之益娶秦檜孫女又
與王繼先交相薦引故三家姻族皆躋美官益旣建節

宋史新編卷百八十　上

以檜故授文資累加秘閣修撰直徽猷閣又加直寶文
閣檜死又升敷文閣待制中丞湯鵬舉乞褫職名以示
至公自是不復遷顯仁太后葬爲攢宮總護使始進少
保孝宗嗣位再進太師封太寧郡王卒謚莊簡追封衛
王蓋亦至節度使累升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少保封新
興郡王卒贈太傅追封鄭王益子琚習吏事歷鎭安軍
節度使復以才選除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位至少師
判建康府兼留守琚嘗使金金人嘉其信義琚弟璹
子瓌並至節度使

潘永思賢妃叔父也建炎初爲閤門宣贊舍人帶御器

[illegible]之交結爲諫官吳表臣所論奪職[illegible]
徽宗言求忌嘗捕魔賊有功復爲御帶御器械未幾又坐
事追一官擢至右武大夫知閤門事卒
夏執中成恭皇后弟也累遷奉國軍節度使提舉萬壽
觀寧宗即位加少保執中既貴始從師學作大字頗工
復善騎射高宗行慶壽禮近戚爭獻珍環執中獨大書
一人有慶萬壽無疆以獻高宗喜錫賚甚渥嘗爲館伴
副使連射皆命中金人駭服孝宗聞其才將召用之謝
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
李道字行之相州人其中女爲光宗后初道與兄旺聚

衆歸宗澤澤因事斬旺命道掌其軍澤卒道引軍依襄
陽鎮撫使桑仲仲以爲副都統制兼知隨州奏于朝授
武義郎閤門宣贊舍人仲爲霍明所殺道與統制李橫
率兵縞素圍明于郢明亡去劉豫遣人持書招道道不
從執其使以聞詔嘉獎之豫怒遣將穆楷攻道道拒破
之領榮州團練使進武義大夫胡安中守唐州勢孤不
能自立遂附豫道招之安中復來歸會李成入寇鎮撫
使李橫棄襄陽去道亦棄隨南歸後累功至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遷鎮南軍承宣使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
揮使知荊南府隆興初湖北諸司劾其過帝曰道侍[illegible]

[illegible]可罷父之再爲湖北副總管及卒乃[illegible]
[illegible]度使贈太尉謚忠毅后既貴進封楚王孫孝友孝[illegible]
官至節度使
韓同卿恭淑皇后父也累遷慶遠軍節度使加太尉卒
贈太師謚恭靖同卿季父侂胄聲勢熏灼同卿每懼滿
盈不敢干政時天下皆知侂胄爲后族不知同卿乃后
父也侂胄敗人始服其識云
楊次山字仲甫恭聖仁烈皇后兄也其先開封人曾祖
全以材武奮靖康末捍京城死事祖漸以遺澤補官徙
東南家于越之上虞次山儀狀魁偉少好學能文補右

學生以后恩得官至岳陽軍節度使累加太保授安德
[illegible]慶節度使改封會稽郡王次山能避權勢不預國事
時論賢之卒年八十一贈太師追封冀王子二人谷至
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永寧郡王石字介之
乾道間入武學以后貴賜第至保寧節度使進封信安
郡侯又以檢校少保進封開國公寧宗崩宰相史彌遠
謀廢立命石與谷白后事在楊后傳理宗既立並授開
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時寶慶垂簾人多言本朝世
有母后之聖石獨曰事豈容槩言昔仁宗英宗哲宗[illegible]
[illegible]或尚在幼沖或素縣撫育軍國重事有所未諳[illegible]

[illegible]宜也今主上熟知民事天下悅服雖聖哲英邁慮不逮復政得無基小人離間之嫌乎乃密疏上之后覽奏即命擇日撤簾進后少保封永寧郡王後進太傅石性恬澹每拜爵命必力辭及恭聖祔廟除太師兄谷疑於辭受石力言吾家非有元勳盛德竊恐自速顛覆乃合疏懇辭至再三不受及屬疾除彰德集慶節度使進封魏郡王卒年七十一贈太師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三

明南京户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宦者

古者閽寺司宮門之禁令楊園畝丘之詞甚遜蓋其所處然也後世品秩寖優而謹飭幹敏者率蒙眷顧謀議不幸邪佞乘之非有內屬則有外虞若宋之童貫梁師成康履藍珪釀成靖康明受之禍方之昔轍矣異矣神宗之言曰人才無類祇供驅御何如歷代明君曷嘗不畀之事任然豈至於僭越陵夷也夫萁莠分虎列門戟典禁兵漢唐之紀綱大壞而徽宗崇以師傅尤可爲朝廷羞高宗之寵未極故其禍易弭然豺狼噬而殞首蝮蛇螫而斷腕均之爲身害也嗚呼率先訓者無忝政鑒前事者無後患奈二后之闕何

劉承規　秦翰 附閻承翰　王繼恩 附李順　李神福
周懷政　張崇貴　張繼能　衛紹欽
石全彬　雷允恭　任守忠　閻文應
藍繼宗　張惟吉　甘昭吉　李憲 宋用臣 王中正 石得一 附
張茂則　李舜舉　梁從吉 附李祥　陳衍
程昉　蘇利涉　童貫 附方臘　梁師成
楊戩　馮世寧　邵成章　關禮

[illegible]附[illegible]　馮益　張崇貴　陳源

[illegible]董宗臣

劉承規字大方　山陽人建隆中補高班歷事太宗眞宗
遷宣政使應州觀察使未幾以疾求致仕不允特置景
福殿使名以寵之班在客省使上仍改新州觀察使作
歌賜焉本名承珪上爲取道家易名度厄之義改珪爲
規疾甚再求罷以檢校太傅左驍衛上將軍安遠軍節
度觀察留後致仕卒贈左衛上將軍鎮江軍節度謚忠
肅承規掌內藏三十年勤著條式又製定權衡法語在
律曆志尤好伺察人多畏之眞宗崇瑞命修祠祀飾宮

觀承規皆預聞督玉清昭應宮尤爲精麗咸平中館閣
編著讎校之事悉與預頗好儒學喜聚書問彼名士賓
訪故實或密爲延薦自寢疾惟以公家務爲念云、
秦翰字仲文眞定人太平興國中從崔彥進擊契丹翰爲
都監以善戰聞累遷入內押班以擒趙保忠功加崇儀
副使歷靈環慶州清遠軍諸路都監眞宗時歷涇原儀
渭鈐轄遷至皇城使入內都知以翰在邊久特置[illegible]
寵之改昭宣使又爲群牧副使祀汾陰亳州翰爲從凡
行在鈕務悉令裁決加領平州團練使卒年六十四翰
倜儻有武力以方略自任前後戰鬪身被五十創帝閔

出使屢出入李繼遷帳中　曰太宗願手刺此賊死無
所恨性溫謹接人以誠　剛很者皆得其懽心輕財
好施衆樂爲用其歿有泣下者帝贈彰國軍節度詔楊
億撰碑文億以其不蓄財表辭所贈同時閻承翰積官
作坊使入內都知嘗歷川峽都監鎮定等路排陣都鈐
轄有功領群牧國信二司多規置然性剛強過檢察視
秦翰不逮云
王繼恩陝州人周爲內班高品初養於張氏名德鈞開
寶中復本宗賜名焉歷武德使太宗立累遷昭宣使賜
甲第蜀李順亂命爲劍南兩川招安使討順復之朝議

賞功欲除宣徽使上曰朕讀前史不欲令宦官預政宣
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請之力上怒別立宣政使序位
昭宣使之上授之進領順州路防禦使繼恩喜宴飲每
出入前後奏音樂以博局棋枰自隨僕使譽用事恣橫
縱所部剽掠軍士亦無鬪志餘賊復陷州縣上命入內
押班衛紹欽同領其事又遣樞密直學士張鑑等督之
高品王文壽者隸繼恩文壽御下嚴急爲指揮使張嶙
所殺嶙卽以所部與嘉州賊帥張餘合勢甚盛奏至近
臣請招撫因可破賊於是亡卒斬嶙函首送繼恩皆自
效求歸因使爲鄉導擊賊悉平　之至道二年春而太[illegible]

懷展詣闕奏繼恩功當秉機務上大怒以懷展為[illegible]春[illegible]面配崖州俄召繼恩還太宗崩按行山陵加領桂州觀察使繼恩初事太祖特承恩顧及崩夕中夜馳詣府邸請太宗入太宗忠之故寵遇莫比士大夫好進者悉趨焉真宗初益豪横頗欺罔泄機事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緘題往來多請託至有連宮禁者[illegible]明旦特將加恩密誘為褒辭又士人詩頌盈門坐朋比黜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籍沒貲產多竊上供擬物昌齡貴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旦削籍長流尋州繼恩卒貶所後追復官爵恤其家初李順之獲也侍御史知雜事呂

夷簡按奏以為非是真宗遣不問遠景祐中有人告李順尚在廣州巡檢使陳文璉捕得之囚赴闕覆按皆實朝廷以平蜀將士功賞已行不欲暴其事第斬順賞文璉二官順初起悉召鄉里富人大姓令具所有財粟據其生齒足用外一切發賑貧乏錄用材能存撫良善所至無所犯時兩川大饑旬日間歸者數萬人及敗人尚懷之故得脫去三十餘年始就戮云

李神福開封人少給事晉王府歷事真宗遷至宣政使授宮苑使領昭州防禦使先是諸司使止宣政特置使額寵之卒贈潤州觀察使[illegible]福恭愿每為衛紹欽詣[illegible]責不校侍禁闥五十年稱為長者然文學三班無[illegible]不能拒請託人識其所守同時內侍有竇神寶鄧守恩王仁睿與神福弟神祐並以謹恪稱云

周懷政并州人累至入內高品祥符大禮皆為都監遂至左藏庫使後領英州團練使加昭宣使懷政日侍內廷權任尤盛中外帑庫皆得專取多入其家位望居右者必排抑之酷信妖妄有朱能者本厮養為人凶狡遂賂懷政親信得見因與符卒姚斌妄談神怪以誅之懷政大惑援能至御藥使領階州刺史俄於終南山修道觀與劉益輩造符命託神言國家休咎否臧大臣寇準

鎮永興能為巡檢佑準舊望欲實其事準好勝喜其附已多依違之朝臣屢言懷政之妄真宗含忍不斥然漸疎遠之懷政憂懼會準罷相懷政愈畏獲譴不自安天禧四年七月謀潛召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懷吉閤門祗候楊懷玉會皇城司期以二十五日竊發殺丁謂等復相寇準奉帝為太上皇傳位太子前夕崇勳懷吉密告謂謂即夜偕二人至曹利用第計議翌日利用入奏收懷政斬于城西普安寺懷玉次日始詣樞密院自陳亦坐貶擢崇勳懷吉官遣入內供奉官盧守明鄧文慶馳驛捕朱能等能偵使者至束甲出殺守明以叛

□□擒之能入桑林自縊死都巡檢李興鄧州□
蠻寧首以獻劉益等十一人磔于市道士王先等處死
素與懷政能交結相稱薦皆論罪寇準再貶道州凡與
準厚善者悉降黜焉
張崇貴眞定人事太祖太宗嘗與李繼隆共討李繼遷
降之衆遷崇儀副使內侍右班副都知繼遷復叛圍靈
州急太宗將棄之廷議未決命崇貴與馮訥乘傳往議
其事乃益兵固守就命爲靈環慶州清遠軍路監軍又
爲排陣都監眞宗立拜洛苑使右班都知管勾并州軍
馬使繼遷還加六宅使咸平元年又命管勾鄜延屯兵

泊延安改駐泊都監又爲鈐轄其後繼遷復內擾崇貴
與張守恩擊敗之又與王榮禦賊再詔褒飭四年領獎
州刺史復涖鄜延仍制置沿邊青白監事景德元年繼
遷死子德明幼崇貴移書諭朝廷恩信自是邊防事宜
皆崇貴專主之二年春召赴闕面授方略許德明以定
難節度西平王聽回圖往來放青監禁凡五事而命德
明納靈州土疆遣子弟入宿衞凡七事德明悉如約惟
以子弟入質及納靈州爲難故亦禁監如舊不許回圖
三年九月以德明誓表來上拜皇城使內侍左右班都
知領昭州團練使大中祥符元年加昭宣使崇貴久在

邊習識羌戎情僞西人畏服焉德明有所論述及境上
交侵皆先付裁制嘗請置緣邊安撫使如北面之制上
曰增置署吏徒爲紛擾不若委卿務制之卒年五十七
贈豐州觀察使
張繼能并州太原人事太祖太宗遷高品契丹入寇
命爲高陽鎭定路先鋒都監累敗之轉殿頭高品後累
敗李繼遷遷至供備庫副使歷涇原儀渭都巡檢使眞
宗即位遷崇儀使歷邠寧駐泊都監夏人寇清遠坐逗
遛不時赴援長流儋州景德二年赦還歷鄜延都鈐轄
德明雖受朝命而羌部不絕寇境繼能日課卒截竹爲

簽署字其上且言以備將士記殺獲功狀賊聞之甚懼
歸朝兩坐事降遷至內園使掌瓊林苑卒贈汀州團練
使繼能性沉密知兵頗勇敢好讀書然好治生晚年急
於聚蓄衆以此少之
衞紹欽開封人由太宗藩邸被親倚累擢入內押班加
崇儀副使同王繼恩平蜀寇眞宗時歷昭宣使卒紹欽
苛偵少恩不爲衆所附太平興國中江東有僧詣闕請
修天台壽昌寺且言寺成願焚身以報太宗允其請命
紹欽往督營繕既訖役遽積薪於廷請僧如願僧言欲
見至尊面謝紹欽曰昨朝辭日親奉德音不煩致謝僧

[illegible]僧寨顧道俗望有救之者紹欽即促令縛薪上以
文析桉而焚之
石全彬字長卿眞定人父知顯由内中高品事太祖太
宗眞宗遷至莊宅使歷并代州鈐轄卒全彬以知顯奏
補至西頭供奉官管勾陝右[illegible]延州閤門除并代州
都監加内侍押班進鈐轄供奉延還為押班儂智高寇
廣南以爲湖南江西路安撫副使出桂林詔丁宣撫使
狄青顧獨當一隊以自效於是使將左方兵力戰于邕
州事平領綿州防禦使張貴妃之喪過制皆劉沆王洙
與全彬共爲之遷至入内副都知領信武軍留後後爲

延福宮使卒贈太尉定武軍節度使謚恭僖
雷允恭開封人初爲黃門以慧黠遷至西京作坊使晉
州刺史入内内侍右押班眞宗崩章獻后臨政丁謂潛
結允恭凡機密事令傳達禁中由是允恭勢橫中外及
爲山陵都監司天監邢中和爲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
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何不就中和曰恐下
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
和曰然恐覆按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
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入白其事章獻意不然曰
出與山陵使議可也時丁謂爲山陵使允恭具道所以
謂唯唯而已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竟以是
并坐盜金寶[illegible]死籍其家中和流沙門島謂竄海上
任守忠字稷臣以蔭入内黃門累轉上御藥供奉章獻時
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仁宗親政
連謫監英州酒稅遷至宣政使洋州觀察使爲入内都
知帝未有嗣屬意英宗守忠議援立昏弱以徼大利及
英宗立拜宣慶使安靜軍留後守忠又語言誣妄離間
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請誅之英宗猶未行宰相韓琦出
空頭敕一道參政歐陽修已簽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
韓公必自有說琦坐政事堂立守忠庭下曰汝罪當死

貶保信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塡敕即日押行琦意以
爲緩則中變也父之爲左武衞將軍致仕卒
閻文應開封人承翰子也遷至入内副都知仁宗時宰
相呂夷簡與文應相結郭后之廢文應有力焉后既廢
楊尚二美人益寵專夕仁宗體爲弊或累日不進食楊
太后亟以爲言仁宗未能去文應早暮入侍言之不已
仁宗厭其煩語文應曰諾文應即以氈車載二美人出二
美人涕泣詞說云云不肯行文應罵曰宮婢尚何言驅
使登車既而仁宗欲復后文應大懼會后有小疾挾醫
診視數日后暴崩[illegible]至昭宣使恩州團練使時諫官劾其

尹崇珂其子士良出之二嫁人之出宮也[illegible]氏
女入宮父號陳子城楊太后嘗許以爲后宋綬不可王
曾呂夷簡蔡齊相繼諫陳氏女將進御士良聞之遽見
仁宗曰子城使大臣家奴僕官名也陛下納其女爲后
無乃不可乎仁宗遽命出之文應後徙相州鈐轄卒贈
邠州觀察使

藍繼宗字承祖南海人事劉鋹爲宦者歸朝年十二遷
爲中黃門歷事太宗眞宗仁宗遷至左騏驥使忠州防
禦使歷昭宣宣政宣慶使累上章求致仕以景福殿使
邕州觀察使家居養疾卒謚僖靖繼宗謙謹每領職未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四　十

乆輒請罷家有園池退朝即亟歸謂同列曰我欲種花
卉弄游魚爲樂爾景福殿置使自大中祥符間至繼宗
授者纔三人

張惟吉字祐之開封人補入內黃門累遷如京使果州
團練使領皇城司卒謚忠安惟吉任事乆頗見親信而
言弗阿御[illegible]貴妃薨將治喪惟吉曰事干典禮須聞宰
相既而宰相不能執議惟吉深非之

甘昭吉字祐之開封人初以內侍殿頭爲英韶州巡檢
捕盜有功累遷入內副都知英宗以翊衛功遷至供備
庫使康州刺史昭吉奏曰先帝御臣朴直自小官擢用
[illegible]此分當從新今願得洒埽陵寢足矣[illegible]
永昭陵使加如京使還朝未辭職以左龍武軍大將[illegible]
致仕卒昭吉敦質慎密人士稱之

李憲字子範祥符人由入內黃門稍遷供奉官神宗初
試論邊事合旨王韶上書請復河湟命憲往視師與韶
會收河州遂爲熙河經略安撫司幹當公事會木征合
[illegible]攻破踏白城圍河州憲破木征降之以功加昭宣使
嘉州防禦使既還朝命乘驛計議秦鳳熙河邊事諸將
皆聽節度御史中丞鄧潤甫等極論其不可章再上弗
聽冷雞朴誘山後生羌擾邊木征請自效衆以爲不可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四　十

憲聽之往殺獲萬計斬冷雞朴董氈懼即遣使奉贄效
順累遷宣慶使時兵餉不繼詔憲兼經制財用裁冗費
行六元豐中五路出師討夏國憲領熙秦軍至西市新
城復蘭州城之請建爲帥府詔又詔憲領兵直趣興靈
會董氈亦稱欲往宜乘機協力入攻巢穴憲既不能至靈
州董氈亦失期師無功憲欲以開蘭會邀功强書同知
樞密院孫固論之帝釋弗誅復上再舉策兼陳進築五
利且從之命李舜舉入奏具陳師老民困狀乃罷兵趣
憲赴闕進景福殿使武信軍留後復景熙河仍兼秦鳳
軍馬置夏人入蘭州破西關降宣慶使又坐妄奏功狀罷

內省職事哲宗立收張興寵路副都總管供奉樂福等
御史中丞劉摯論憲貪功生事遂貶右千牛衛將軍分
司南京居陳州卒紹聖初贈武泰軍節度使謚敏恪同
時有宋用臣者神宗每訪以外事權勢震赫朝士好進
者爭諂附之元祐初自宣政使貶紹聖還至蔡州觀察
使入內副都知卒贈安化軍節度使謚僖敏王中正者
神宗命經度熙河言可取狀遂從王韶入治城壁守具
已而受詔會師涇州出塞糧絕士卒多死坐貶元祐再
貶紹聖復嘉州團練使卒石得一者元祐初坐管皇城
殘刻降左藏庫使卒贈隨州觀察使三人並開封人劉

摯論其罪合李憲爲四凶云
張茂則字平甫開封人歷事神宗進入內都知累乞退
休言廩食過量積而求請者三年乃令三司毀券詔褒
之仍進其官哲宗還寧國軍留後加兩省都都知卒年
七十九茂則性儉素紹聖論元祐人以茂則嘗預任使
追貶左監門衛將軍崇寧中入黨籍
李舜舉字公輔開封人神福其曾祖也舜舉少補黃門
事仁宗英宗神宗遷至內侍押班制置涇原軍馬五路
師出無功議所舉李憲督饋糧民徵前役死於涑然皆
憚行出錢百緡不能僱一夫至械縣令以督不能集舜
舉入奏乃罷兵退詣中書王珪迎勞之曰朝廷以邊事
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卿
大夫之辱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正
宜供禁庭灑掃豈可當將帥之任聞者代珪慙焉轉嘉
州團練使沈括城永樂遣舜舉計議被圍急斷衣襟作
奏曰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尋以死聞贈昭信
軍節度使謚忠敏舜舉資性安重與人言未嘗及宮省
事頗習書傳能文辭筆札神宗嘗書數語賜之曰李舜
舉公忠奉上恭勤檢身始終惟一以安以榮
梁從吉字君祐開封人補入內高班熙寧初爲邠寧環

慶路駐泊兵馬鈐轄敗夏人獲其首領又討平寧州叛
卒以功升都鈐轄累官永州團練使爲副都知贈成德
軍節度使謚敏恪李祥者亦開封人以材武爲兵馬都
鈐轄在熙河二十年以宣慶使內侍押班卒
陳衍開封人累官左藏庫使文州刺史出爲眞定路都
監紹聖中御史來之邵言衍在宣仁垂簾日怙寵驕肆
張商英亦論衍交通宰相御服爲之賜珠結託詞臣儲
祥爲之賜膳羞指呂大防蘇軾也衍坐貶監郴州酒稅
務劉惟簡以援引張士良梁知新以黨附皆得罪已又
編管白州徙配朱崖章惇起獄誣元祐諸大臣云結衍

書諫廢立士良皆與衍同在宣仁屬閣因郴州召使實之士良但言宣仁猶留之際衍嘗可否二府事及用御寶付外而已鍛鍊無所得安惇蔡京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十餘人于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意在動搖大逆不道乃詔處死

程昉開封人熙寧初爲河北屯田都監從遷達州防禦使制置河北河防水利悍慢豪傾爲御史盛陶所論始王安石興水利故驟用昉昉挾安石勢慢韓琦從安石覺其虛誕亦踈之以憂死贈輝州觀察使遂罷都大制置河防水利司

蘇利涉字公濟初爲入內內品歷事仁宗英宗神宗至內侍押班副都知轉海州團練使卒年六十四贈泰國軍節度使諡勤僖利涉嘗幹當皇城司衛故事邏卒邏報不皆以聞後石得一代之事無巨細悉以奏往往有緣飛語受禍者人始以利涉爲賢

童貫少出李憲之門性巧媚以供奉官主明金局于杭始與蔡京游京進貫力也京既相贊策取青唐因力薦貫用李憲故事監王厚軍累遷武康軍節度使加檢校司空恃功驕恣所置將吏皆捷取中旨不復關朝廷嘗牴京意及除開府京曰使相豈應授宦官不奉詔政和元年進檢校太尉使遼或言宦官爲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且因以覘國耳使還歷開府儀同三司簽書樞密院河西北兩房不三歲領院事更武信等九鎮太傅涇國公時稱蔡京爲公相因稱貫爲媼相將秦晉銳師深入河隴薄于蕭關古骨龍謂可制夏人死命遣大將劉法取朔方法不可貫逼之法不得已出塞遇伏死法西州名將既死諸軍恟懼貫隱其敗以捷聞百官入賀切齒莫敢言初使遼得馬植歸薦諸朝遂告謀取燕選健將勁卒刻日而發會盜方臘起即移師討臘以童貫譚稹爲宣撫制置使宣和二年十月也

三年四月生擒臘及妻子偽相方肥等四年餘黨平進貫太師徙國楚已而貫領陝西兩河宣撫使蔡攸副之貫與蔡京王黼共主馬植之謀鄭居中种師道先後力陳非計皆拒之遂督師道及辛興宗分兵伐遼並敗績遼以黨叛棄好遣使來責貫不能對語在師道傳七月貫與攸再舉伐遼朝散郎宋昭上書諫謂金必敗盟爲中國患乞誅童貫王黼馬植等昭坐竄十月貫遣將劉延慶同郭藥師取燕又敗績貫懼得罪密遣使懇金來攻金既克燕以六州地與宋貫以功爲眞三公加封徐豫兩國越兩月命致仕明年復起宣撫河北燕山七年

㬌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胙本邦跡王爵封廣
陽郡王時金復許宋雲中地帝遣貫往交割而金毀也
南下貫在太原得粘罕書責納張覺事且索河東河北
地以大河為界庶存宋宗社貫氣褫謀遁歸守張孝純
誚之曰王當合天下兵悉力枝梧何乃委之而去貫叱
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孝純嘆曰平生童太師作幾
許威望及臨事乃畏縮畏懾奉頭鼠竄何面目見天子
乎貫奔歸欽宗已受禪以為東京留守貫不受奉上皇
南幸物議蠭起連謫貫昭化軍節度副使竄吉陽軍未
至詔數十罪斬於南雄函首梟都市貫狀魁梧偉觀視

頤下生須十數不類閹人妃嬪以下皆獻餉結內握兵
二十年權傾一時輔弼岳牧多出其門云

方臘者青溪人世居縣堨村託左道惑衆因花石之
擾聚羣不逞以誅朱勔為名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
設將以巾飾為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脅居民益之不
旬日衆至數萬陷青溪陷睦州歙州武師蔡遵顏坦郭
師中知縣宋旅先後戰死又陷杭州殺制置使陳建廉
訪使趙約又陷婺州衢州衢守彭汝方罵賊而死屠其
城又陷處州凡得官吏必斷支體探肺腸或叢鏑亂射
備盡楚毒以償怨宰相王黼匿不以聞凶焰日熾附者
益衆東南大震發運使陳遘奏至徽宗始大驚罷應
奉局移童貫北伐之兵討之臘敗於秀州還據幫源峒
中為韓世忠所擒云

梁師成字守道慧黠習文法稍知書得幸徽宗冒名
進士籍積遷至節度使檢校太傅遂拜太尉開府儀同
三司徽宗留意禮文符瑞師成善逢迎御書號令皆出
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帝書雜詔旨外廷莫能辨師成自
言蘇軾出子是時天下禁誦軾文師成訴於帝自是軾
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為己任多置書畫卷軸於外舍邀
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密加汲引王黼父事之

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為隱相所領職局數十百
黼造伐燕議師成贊決之又薦譚稹為宣撫燕山平策
勳進少保益通賄謝鄆王楷寵盛有動搖東宮意師成
力保護欽宗立嬖臣多從上皇東下師成以舊恩留於
是太學生陳東布衣張炳論其擁定策功當正典刑帝
猶未誅言逐之久乃責彰化軍節度副使開封吏押行
次八角鎮縊殺之以暴死聞籍其家

楊戩少給事掖庭主掌後苑善測伺人主意自崇寧後
日有寵勢與梁師成埒歷節度使加至太傅遂謀擅東
宮有所更杜公才者獻策于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

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
耀公才爲觀察使宣和三年戩死李彥繼其職彥天資
很愎密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
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爲天荒魯山闔縣盡括爲公田
訴者輒加刑致死千萬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劉
寄任輝彥李士漁王滸毛孝立王隨江惇呂坯錢棫宋
憲皆助彥爲虐民不勝怨痛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勔如
龍鱗薜荔一本輦致之費踰百萬禍福轉手因之得美
官者甚衆頴昌兵馬鈐轄范寥不爲取竹誣刊蘇軾詩
文爲十惡勒停靖康初詔追戮官爵彥削官賜死籍其

家劉寄以下十人皆停廢復范寥官

馮世寧字靜之以入内黄門累遷昭宣使忠州團練使
入内押班歷事哲宗徽宗以内客省使彰化軍留後致
仕世寧出入禁闈六十年循謹無過卒贈開府儀同三
司謚恭節

邵成章初從高宗幸揚州金人掠陝西京東諸郡羣盜
起山東黄潛善汪伯彥匿不以聞及張遇焚真州去行
在六十里帝亦不之知也成章疏條二人罪曰必誤國
且申二人使聞之帝怒除名南雄州編管侍御史馬伸
言今何時以言爲諱久之帝召赴行在其徒忌之譖曰
邵九百來陛下無歡樂矣遂止之于洪州金人入洪聞
其名訪求得之謂之曰知公忠正能事吾主可坐享富
貴成章不應脅之以威亦不從金人曰忠臣也吾不忍
殺遣之金帛而去

闕禮高宗朝積官保信軍承宣使孝宗頗親信之後命
提舉重華宮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執喪樞密趙汝愚等
請建儲以安人心禮即入宮流告太后以時事可憂狀
遂立嘉王事具本紀及汝愚傳禮尋除入内内侍省都
知遷中侍大夫禮不以功自居乞致仕不許乞免推恩
又不許南渡後内侍可稱者惟邵成章與禮云

藍珪康履初皆爲康王府都監入内東頭供奉官既即
位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大將劉光世等多曲意事
之俄遷内侍省押班金州觀察使建炎三年帝在揚州
金兵卒至帝馳馬出門百官不戒備從行者惟履等五
六人自是履等益自衒愈有輕外朝心及幸浙道吳江
其黨競以射鴨爲樂比至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帳赫
然遮道統制苗傅等切齒與武功大夫劉正彥謀共除
之王淵除樞密正彥以爲由宦者所薦愈不平謀遂決
伏兵斬淵遣兵圍履家履馳入白帝傅等至厲聲乞康
履藍珪曾擇等誅之以謝三軍帝除傅等官傅等曰欲

遣骨鄉須捴兩匹馬與內侍何必爭此帝不得已遣人
康履至展望帝呼曰大家何獨殺臣遂以付傅卽腰斬
之梟其首帝幸睿聖宮傅等留內侍十五人奉左右尋
捕珪擇等皆編置遠州擇昭州行一程追還斬之事具
苗傅傳傅等誅贈履官諡榮節召珪等還遷至內侍省
都知珪與履同進而驕橫不及履故以壽終有安石者
與珪同姓爲內侍省副都知至崇福殿使湖州觀察使
卒贈保寧軍節度使諡良恪渡江後中官贈謚自安石
始又有與履同姓者名誼爲內侍省押班亦親幸用事
至均州觀察使卒贈保信軍節度使諡忠定

馮益初給事康王邸王卽位恃舊恩驕恣帝幸浙東益
與都統制張俊爭渡以語侵俊且訴于帝事下御史臺
侍御史趙鼎論之事乃已累遷明州觀察使會劉豫揭
榜山東言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語張浚請斬益
以釋謗帝不許鼎言事關國體當解職加罰自是家居
廩祠者十四年坐驗柔福帝姬不實送昭州編管尋以
皇太后連姻得免卒于家初徽宗攺公主爲帝姬靖康
之難女二十人俱北遷柔福其一也開封有尼李靜善
者內人言其貌似柔福靜善卽自稱柔福事聞高宗封
公主適防禦使高世榮其後內人從顯仁太后歸言其
妄靜善伏誅益遂抵罪云

張去爲內侍張見道養子也遷至入內內侍省都知高
宗末年去爲頗恃恩干外朝謀議金人叛盟陰沮用兵
進幸蜀之計宰相陳康伯力非之侍御史陳俊卿乞斬
去爲以作士氣杜莘老復以沮兵事彈治乃致仕及內
禪落致仕提舉德壽宮又特遷安慶軍承宣使卒

陳源淳熙中頗有寵頗恣孝宗聞而惡之詔與祠言者
劾之乃謫建州居住籍其貲進德壽宮言者猶未已移
源郴州源有園名小隱其制視禁籞有加高宗以賜王
才人光宗卽位復召還紹熙四年自永州防禦使除入

內內侍省押班帝以疾不朝重華宮源與內侍楊舜卿
林億年數有間言寧宗卽位御史章穎論之詔罷源等
官竄之後卒聽自便億年養娼女於別業源在貶所以
淫媟聞人疑其非宦者

甘昪內侍省押班澤之子累遷亦至押班乾道中昪頗
用事與曾覿王抃相盤結既而覿死抃逐獨昪在朱熹
力言之黃由對策亦及之後帝祭其姦遂抵罪籍其貲
竟以廢死弟昺寧宗初爲內侍省都知帝過壽康宮昺
有力焉遷官二秩頗貴寵昺同時王德謙亦以給事嘉
邸被親信遷至昭慶軍承宣使驕恣踰法外朝多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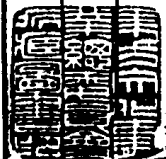
中書舍人王旦事之尤謹韓侂胄與德謙爭用事擠之
與外祠連被論廢斥以死

董宋臣有寵理宗朝聲焰薰灼洪天錫劾之天錫坐左
遷開慶初元兵駐江上京師大震宋臣贊帝遷寧海
軍簽判文天祥上疏乞誅之不報景定四年自保康軍
承宣使除入內內侍省押班廷臣論宋臣不置帝曲爲
諭解庇之既卒猶命轉節度使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四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五

明南京戶部主事柯維騏著

佞幸

甚矣哉小人之巧於取寵也其效勞似忠其順旨似敬
其獻訐似直其結援借譽似賢匪特近習爲爾士大夫
亦有之又匪特中材之主暱而莫悟明者或不免焉此
歷代之通患也宋徽宗不足論矣以太宗孝宗之厲精
而弭趙曾龍輩得恣胸臆寧二君察察自喜故彼有以
投其隙歟夫彔曼傾覆漢史之論殆未盡也茲述宋列
傳廣其說云

弭德超　侯莫陳利用　趙贊
王黼　朱勔　王繼先　曾覿龍大淵附
張說　王抃　姜特立譙熙載附

弭德超滄州人給事太宗晉邸即位累遷酒坊使歷鎮
州駐泊都監初太宗念邊戍勞苦月賜士卒銀謂之月
頭銀德超乘間以急變聞曰樞密使曹彬秉政歲久得
士衆心臣從塞上來聞士卒言月頭銀曹公所致又巧
誣彬他事上頗疑之出彬爲天平軍節度以王顯爲宣
徽南院使德超爲宣徽北院使並兼樞密副使德超謀
傾彬事成期得樞密使乃爲副使又柴禹錫與德超官

爲茶酒授班殿侍其上故德超視事月餘稱病詔旨居第
暇一日詬斷及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
得綫許大官汝等何人反在我上更令我効汝輩所爲
我實恥之又大罵曰汝輩當斷頭我度上無守珧爲汝
輩所眩惑顯告之帝怒遣官推鞫奪職與其家配隷瓊
州禁錮未幾死
侯莫陳利用成都人幼得變幻術太平興國初賣藥京
師言黃白事以惑人樞密承旨陳從信白於太宗即日
召見試其術頗驗授殿直累遷鄭州團練使前後賜與
甚渥依附者頗獲進用遂横恣無復畏憚居處服玩皆

僭乘輿人畏之不敢言會趙普再相廉知殺人及不法
事奏之太宗遣近臣按鞫得姦狀欲貸其死普固請曰
陛下不誅是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何足惜哉乃除名配
商州禁錮初籍其家俄詔還之普恐其復用因殿中丞
竇諲嘗監鄭州榷酤知利用每獨南向坐以接京使澶
州黃河清鄭州用爲詩題試舉人利用判試狀言甚不
遜召諲至中書詰實令上疏告之又京西轉運副使宋
沆籍利用家得書數紙言皆指斥切害悉以進上太宗
怒令中使斷殺之已復遣使貸其死無及矣
趙贊并州人性險詖辯給好言利害初爲軍小吏隸[illegible]
校不協誣營中謀叛劉繼元屠之無遺類贊得署右職
太宗平太原移隸三司爲走吏又訐本司補殿直太宗
頗信任遷供奉官閤門祗候提點京西陝西數州錢帛
發擿甚衆又自乞訴益卒求典得兵七流錢二百欲誅
諸州知府張齊賢奏詬釋之事聞贊坐停官數月復令
專鉤校三司簿令贊自選吏十數人爲耳目專伺中書
樞密及三司事架閣白之帝以爲忠無他腸中外益畏
其口會改三司官屬以爲西京作坊副使度支都監時
又有鄭昌嗣者宣州人亦起三司役吏稍遷侍禁使西
川回奏在官不治者數十人帝嘉其直時京城置雜買

務命昌嗣監之昌嗣乞著籍便殿門許非時入奏與贊
親近相表裏遷至西上閤門副使鹽鐵都監二人既得
聯事益横恣所爲皆不法帝頗知之以問左右無敢言
者至道元年上元節張燈帝以上清宮成臨幸贊與昌
嗣邀其黨攜妓樂登宮中玉皇閣飲宴至夜分掌宮
者不能止奏其事帝大怒黜贊官并其家配房州禁錮
昌嗣亦黜數日並賜死於路帝謂侍臣曰君子小人如
芝之與荊棘不能絕其類但人甄別耳苟盡君子則何用
刑罰焉準對曰帝堯之時四凶在廷則三代之前世質
民淳已有小人矣今之衣儒服居清列者亦頗有附小

人爲自安計如贊皇詞舜走賊吏不足言也

王黼字將明祥符人少跌宕多智善佞登崇寧進士第調相州司理參軍何執中薦之遷至符寶郎左司諫張商英在相位寖失帝意遣使以玉環賜蔡京於杭黼覘知之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并擊商英京復相德其助已除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御史中丞自校書至是財兩歲黼因執中進迺欲去執中使京顓國遂疏其二十罪不聽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京與鄭居中不合黼復內交居中京怒徙爲戶部尚書尋還爲學士進承旨遭父憂閱五月起復宣和殿學士復爲承旨拜尚書左丞中書侍

郎宣和元年拜特進少宰由通議大夫超八階前此未有也兩賜甲第寵傾一時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爲天下翕然稱賢相既得位乘高爲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儗禁省誘奪徽猷閣待制鄧之綱妾反以罪竄之綱嶺南加少保太宰請置應奉局自兼提領中外名錢皆許擅用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苛取於民進御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其家方臘起黼方文太平不以告遂致蔓延帝遣童貫平之猶以功轉少傅又進少師時朝廷已納趙良嗣計結女真共圖燕太臣多不可獨黼力主之帝以兵屬貫命以保民觀釁爲上策黼復貽貫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緡竟買空城五六而奏凱率百僚稱賀帝解玉帶以賜進太傅封楚國公聯從儀物幾與親王等身爲三公位元宰至陪曲宴親爲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欽宗在東宮惡其所爲鄆王楷有寵黼爲陰畫奪宗之策皇孫諶爲節度使崇國公黼謂但當得觀察使召宮臣耿南仲諭旨使草代東宮辭疏覓奪之蓋欲以是撼搖東宮帝逆黼序名其所居閣曰得賢治定爲書亭堂勝九有玉芝產堂柱乘輿臨觀之梁師成與連

牆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交結狀眷頓衰尋命致仕欽宗受禪黼惶駭入賀閤門以上旨不納金兵入汴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貶崇信軍節度副使籍其家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山遣武士躡及於雍丘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即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爲盜所殺云

朱勔蘇州人父沖狡獪有智數家本賤微傭於人梗悍不馴抵罪鞭背去之旁邑乞貸遇異人得金及方書歸設肆賣藥服之輒效遠近輻湊家遂富因葺園圃結游客致往來稱譽蔡京欲建僧寺閣費鉅萬僧言必欲集此緣非朱沖不可沖見京願獨任居數日大木數千章

稍遷丁宗大發陰器其能以其父子姓名竄童貫
軍籍中皆得官徽宗頗垂意花石京諷勔語其父密取
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歲率不過再三
貢貢物裁五七品至政和中舳艫相銜于淮汴號花石
綱置應奉局于蘇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
萬計延福宮艮嶽成奇卉異植充牣其中勔擢至防禦
使所貢物豪奪漁取於民毛髮不少償士民家一石一
木稍堪翫即領健卒直入用黃封表識使護視之及發
行必徹屋抉牆以出嘗得太湖石高四丈載以巨艦役
夫數千人所經州縣有折水門橋梁鑿城垣以過者既

至賜名神運昭功石所居直蘇市中孫老橋忽稱詔凡
橋東西四至壤地室廬悉買賜予已合數百家期五日
盡徙郡吏逼逐民嗟哭於路遂建神霄殿奉青華帝君
像其中監司都邑吏朔望皆拜庭下命士至輒朝謁然
後通刺詣勔主趙霖建三十六浦牐興必不可成之功
天方大寒役死者相枕藉霖志在媚勔益加苛虐吳越
不勝其苦于汝賢等召呼鄉州官寮頤指目攝皆奔走
聽命流毒州郡者二十年方臘起以誅勔為名寇平勔
復得志聲焰熏灼袁人織夫候門奴事自直秘閣至殿
學士如欲刑人不附者旋踵罷去時謂東南小朝廷帝

末年益親任之一歷隨州觀察使慶遠軍承宣使燕山奏
功進拜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一門盡為顯官騶儀
亦至金紫靖康之難欲為自全計倉卒擁上皇南巡且
欲邀至其第欽宗用御史言放歸田里凡由勔得官者
皆罷籍其貲財田至三十萬畝言者不已竄之衡州徙
韶州循州遣使即所至斬之

于繼先開封人姦黠善佞建炎初以醫得幸其後寢貴
寵世號王醫師諸大帥承順下風莫敢少忤其權勢與
秦檜埒檜使其夫人詣之敘拜兄弟表裏引援遷至昭
慶軍承宣使子弟通朝籍總戎寄姻戚黨與盤據要途

數十年間無能摇之者金兵將至劉錡請為戰備繼先
乃言新進主兵官好作弗靖若斬一二人和好復固帝
不懌曰是欲我斬劉錡乎侍御史杜莘老劾其十罪大
略謂繼先廣造第宅占民居數百家都人謂之快樂仙
宮奪良家婦女為侍妾鎮江有娼妙於歌舞矯御前索
之淵聖成服舉家燕飲令妓女舞而不歌謂之啞樂自
金使來日輦重貨之吳興為避走計奏入詔繼先福州
居住停三子及孫官籍其貲以千萬計天下稱快孝宗
即位詔任便居住毋至行在卒

曾覿字純甫其先汴人用父任補官與龍大淵同為建

在內知客孝宗受禪躐遷二人官諫議大夫劉度入對
首言潛邸舊人待之不可無節張燾新拜參政亦欲以
大淵覿決去就力言之遂以內祠兼侍讀劉度奪言職
運擢大淵爲宜州觀察使知閤門事覿文州刺史權知
閤門皆兼皇城司不數月間除命四變劉度出知建寧
府尋放罷羣臣既以言二人得罪去自是勢張甚士大
夫之寡恥者潛附麗之內侍押班梁珂者表裏用事右
正言龔茂良極論二人害政甚珂百倍累疏不報茂良
待罪出知建寧府一日右史洪邁過參政陳俊卿曰聞
將除右史邁遷西掖信乎俊卿曰何自得之邁以二人

告俊卿卽以語宰相葉顒魏杞而已獨奏之且以邁語
質之帝前帝怒卽出二人於外於是遷大淵爲江東總
管覿爲淮西副總管中外欣之尋改大淵浙東覿福建
乾道四年大淵死覿尚在福建帝憐欲召之樞密劉珙
奏曰此曹奴隷爾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官爵
使得與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整朝綱也命遂寢既而
覿垂滿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臺臣上疏
論之不報太學錄魏掞之亟上封事論列且見俊卿切
責之掞之得台州教官以出覿至龍山已久伺掞之去
然後入國門責中浙東之命且戒閤門吏趣朝辭覿由
是怏怏而去六年夏俊卿罷政十月覿以寄祠召七年
立皇子覿以伴讀勞升承宣使八年副姚憲使金歸除
武泰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淳熙元年除開府儀同三
司四年覿欲以文資官其子孫難茂良時以參政行丞
相事沮之覿大怒茂良退朝覿從騎不避茂良執而撻
之語在茂良傳謝廓然除侍御史遂論茂良貶英州皆
覿所使也覿前雖預事未敢肆至是士始側目重足矣
從班有韓彥古者覿之姻廓然之黨乃獻議助廓然使
人主疑大臣而信近習至是益甚六年加覿少保醴泉
觀使時周必大當草制人謂其必不肯從及制出乃有

敏故在尊賢之上之語士論惜之覿後與王抃甘昪相
蟠結文武要職多出三人門葉衡自小官十年至宰相
徐本中由小使臣積階至刺史知閤門事換文資歷集
英殿修撰奉內祠皆覿所進也著作郎胡晉臣極論近
習怙權遂出知濮州南康守朱熹應詔上書其言尤力
帝大怒陳俊卿守金陵過闕入見歷言招權納賂士大
夫公然趨附語在俊卿傳帝頗感悟覿用事二十年權
震中外至於黜逐大臣貶死嶺外自是寖衰其效嘗謂
左右曰曾覿誤我不少遂稍疏覿覿憂恚疽發背卒於
是凡論覿得罪者追錄贈云

張說[illegible]開封人以父任爲右職娶壽聖皇后女弟累遷知
閤門事孝宗遷至簽書樞密院事時兆復劉珙同知樞
密院珙恥與之同命力辭不拜命既下朝論譁然不平
莫敢誦言于朝者惟張栻在經筵力言之范成大不草
詞尋除說安遠軍節度使奉祠歸第不數月出知袁州
說既奉祠語人曰張左司不相樂固也范致能亦胡爲
見攻指所坐亭材植曰是皆致能所惠也未幾召內祠
簽書樞密院事右正言王希呂等交章論之起居郎莫
濟不書錄黃直院周必大不草答詔希呂貶遠小監當
濟必大皆與在外宮觀國子司業劉焞移書責說相言

說不當用亦坐黜於是說勢赫然無敢攖之者淳熙元
年帝廉知欺罔又被劾連降明州觀察使責居撫州三
年許自便後卒于湖州說嘗建議郎官卿監通差武臣
中書舍人留正以爲不可遂止與右相梁克家議使事
不合克家罷而說留其竊政權傾大臣類如此

王抃初爲國信所小吏乾道中積官至知閤門事帝親
信之淳熙中兼樞密都承旨與曾覿甘昪相結恃恩專
恣其門如市著作郎胡晉臣論之竟外補校書郎鄭[illegible]
宗正丞袁樞因轉對數爲帝言猶未之覺也吏部侍
郎趙汝愚力疏抃罪先是金使至帝以德壽宮之命
[illegible]受國書壽皇悔之八年金賀正旦使至復要帝起[illegible]
[illegible]舊儀帝遂入內抃擅許金使用舊儀見翌日汝愚[illegible]
殿上帝不懌數日汝愚因亟攻抃帝遂出抃外祠不復
召以福州觀察使卒

姜特立字邦傑麗水人父綬靖康時金人犯京師綬
以忠翊郎雅募往南京總管司調兵赴援乃封股藏蠟
書縋下南壁爲邏騎所獲厲聲叱罵死之特立以恩補
承信郎淳熙中累遷閤門舍人充春坊官兼皇孫平陽
王伴讀由是得幸於太子太子即位除知閤門事與譙
熙載皆以春坊舊人用事恃恩無所忌憚時人謂曾龍

再出爲留正所論奪職與外祠語在正傳帝念之復除
浙東馬步軍副總管詔賜錢爲行裝正言之不已不聽
正待罪國門帝不復召而特立亦不至寧宗受禪特立
遷和州防禦使再奉祠俄拜慶遠軍節度使卒熙載[illegible]
廉勤累官至忠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卒子介崔以恩補
官充王府內知客王卽位累遷至揚州[illegible]宣使謝[illegible]書拜
保成軍節度使帝書得朋知止名其堂檢校少[illegible]傅
太尉致仕卒贈開府階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姦臣

易內小人外君子曰否蓋小人當路則君子必不安於朝由是主勢孤而亂政作譬如天地之氣壅隔而庶物疵癘也宋東都昇平百餘年自元豐以來羣姦繼續用事是以貽靖康之難南渡既失中原高寧理度並倚任匪人是以趣閩廣之禍跡其誤國竊亂死不足償史家揭以姦臣之目所謂遺臭萬年者也彼徒竊權寵取快一時詎爲得計哉

蔡確　吴處厚附　邢恕　呂惠卿　章惇

曾布　安惇

蔡確字持正晉江人父徙陳確第進士調邠州司理參軍以賄聞轉運使薛向行部欲按治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奇之更加延譽韓絳王安石鄧綰交薦歷監察御史裏行王韶開熙河多貸公錢爲秦帥郭逵所劾詔杜紘鞫治得實安石卻其牘更遣確確希意直韶既而知神宗厭安石即疏其過以賈直州直集賢院遷御史知雜事范子淵浚河之役知制誥熊本按行以爲非是會爲子淵所訟確劾本附文彥博黜之代爲知制誥知諫院判司農寺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陳安民獄王珪奏遣確詰治潤甫均密奏確慘掠諸囚確偵知之即劾二人並有罪由是皆罷而確得中丞治太學生虞蕃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溷共爲一室久繫不問幸而得問無一事不承遂劾參知政事元絳有所屬請出知亳州確代其位確自知制誥爲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爲得計也吳充數爲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其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爲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

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元豐五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確既相屢興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確名爲次相實顓大政王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手而已帝雖以次敘相珪確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每罰輒門謝宰相罰金門謝前此未有人皆恥之哲宗立轉左僕射爲永裕山陵使御史劉摯王巖叟連擊之言確有十當去太皇太后猶不忍即退斥元祐元年閏二月始罷爲觀文殿學士知陳州明年坐弟碩事[illegible]徙安州又徙鄧初神宗疾革王珪議建儲事確與[illegible]

營在側知狀確自見得罪於世陰與章惇邢恕等合志邪謀謂珪首懷姦意賴已擁護故不得逞既失勢愈怨望恕又益爲往來造言識者以爲憂未有以發也確在安陸嘗游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上之以爲譏訕其用郝處俊事以斥東朝語尤切害於是張燾范祖禹吳安詩王巖叟劉安世連上章乞正確罪詔確具析確辨甚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其析此乃大臣委曲爲之地耳遂連貶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宰相范純仁左丞王存坐簾前出語救確御史李常盛陶翟恩趙挺之王彭年坐不舉劾中書舍人彭汝礪坐封

還詞命皆罷去確後卒于貶所紹聖元年馮京卒哲宗臨奠確子渭京壻也於喪次中闌訴明日詔復正議大夫加贈太師謚忠懷崇寧初配饗哲宗廟庭蔡京請徽宗書元豐受遺定策殊勳宰相蔡確之墓賜其家京與太宰鄭居中不相能居中以憂去京懼其復用而居中王珪壻也時渭更名懋京使之重理前事以沮居中遂追封確清源郡王擢懋同知樞密院事諸子諸壻皆擢官貴震當世高宗即位下詔暴群姦之罪貶確武泰軍節度副使竄懋英州凡所與濫恩一切削奪天下快之

吳處厚者邵武人登進士第歷將作丞蔡確嘗從處厚學賦及作相處厚通牋乞憐確無汲引意王珪用爲大理丞確救舒亶處厚不從確怒珪請除處厚館職確沮之珪爲永裕山陵使辟掌牋奏確代使出知通利軍又徙知漢陽處厚不悅會得確車蓋亭詩引郝甑山事乃牋釋上之云郝處俊封甑山公會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且用滄海揚塵事此蓋時運之大變尤非佳語確遂南竄擢處厚知衛州然士大夫由此畏惡之未幾卒紹聖間追貶歙州別駕

邢恕字和叔陽武人博貫經籍能文章喜功名從程顥學因出入司馬光呂公著門登進士第補永安主簿公

著薦于朝得崇文院校書諫官言新進士未歷官而館處館閣開奔競路出知延陵縣縣廢不復調浮湛陝洛間者七年復爲校書歷職方員外郎蔡確既相而神宗有復用光公著意確以恕於兩人爲門下客亟結納之恕亦深自附託帝不豫恕與確成謀密語宣仁后之姪公繪公紀曰蔡丞相令布腹心上疾不可諱延安沖幼宜早有定論雍曹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邪恕計不行則反宣言太后屬意雍王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約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劍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

千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猶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哲宗立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又爲公繪具奏乞尊崇朱太妃爲高氏與日討后詰之曰汝素不識字誰爲之者公繪不得隱以恕對且上其藁時恕方召試中書遂黜知隨州改汝襄河陽恕久斥外蓄怨憤間道謁確於鄧緒成前惡紹司馬光子康手書持以取信會確得罪恕亦責監永州酒紹聖初擢寳文閣待制知青州章惇蔡卞得政將甘心元祐諸人引恕自助遷吏部尚書兼侍讀改御史中丞恕旣處風憲遂誣宣仁后有廢立謀引司馬光言北齊婁后宣訓事詠高遵裕之子

士京追訟其父在日王珪令其兄士充來謀立雍王遵裕非之又教蔡懋上文及甫私牘詆梁燾劉摯陰圖不軌且加司馬光呂公著以凶悖名惇乃置獄同文館事在劉摯傳旣而惇恐恕大用切忌之恕亦揣帝稍薄惇屢白其短竟爲惇所陷歷知南安軍徽宗初言者論其矯誣責爲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居均州蔡京當國經營湟鄯欲使恕立方面之勳起鄜延經略安撫使旋改涇原擢至龍圖閣學士轉運使李復言恕所爲類兒戲不可用帝亦燭其妄京力主之已而夏人寇鎮戎欲趨渭州恕奏至京師日五六京懼始從恕太原連徙永興鄭

曷真定尋奪職久之復顯謨閣待制卒恕天資反覆行險數進爲司馬光客所陷光附章惇卽背惇至與三蔡爲腹心則之死弗替上謗母后下誣忠良幾於禍及宗廟建炎元年與蔡確同追貶子居實倞居實有異材八歲爲明妃引黃庭堅諸人皆見而愛之從恕守隨作南征賦蘇軾讀之歎曰此足以藉手見古人矣卒時年十九有遺文曰呻吟集倞及恕在時爲司農丞靖康初至少卿奉詔館金國使爲使人趙倫所紿激怒金主復提兵南下倞時出知岳州詔責其始禍削籍停官旣而京闕失守云

呂惠卿字吉甫晉江人父璹明習吏事爲漳浦令歷官開封府司錄鞫中人史志聰獄吏多爲之地璹窮治之志聰以謫去終光祿卿惠卿第進士爲眞州推官秩滿入都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熙寧初安石爲政惠卿方編校集賢書籍安石言於帝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以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擢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集賢校理判司農寺司馬光諫曰惠卿險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爲安石賢而愎

不閉世務惠卿爲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之議
爲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
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
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光又貽書
安石曰諂諛之士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
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會惠卿以父喪去服除召爲天
章閣侍讀同脩起居注進知制誥判國子監與王雱同
修三經新義又知諫院爲翰林學士安石求去惠卿使
其黨變姓名日投匭上書留之安石力薦惠卿爲參知
政事弟升卿無學術引爲侍講又用弟和卿計制五等

丁產簿使民自供手實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雞豚亦
偏抄之隱匿者許告而以貲三之一充賞民不勝其困
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使結甲赴官不遺一人上下
騷動鄭俠疏惠卿朋姦壅蔽惠卿怒又惡馮京異己而
安石弟安國惡惠卿姦諂面辱之於是乘勢併陷三人
皆獲罪安石以安國之故始有隙惠卿既叛安石凡可
以害王氏者無不爲韓絳爲相不能制請復用安石安
石至猶與共事御史蔡承禧等論之出知陳州後以資
政殿學士知延州元豐五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入見將
辭[illegible]惠卿云陝西之師非唯不可以攻亦不可

以守帝曰如惠卿言是爲陝西可棄也豈宜委以[illegible]
數[illegible]輕躁矯誣之罪斥知單州明年復知太原哲宗即
位惠卿知不容於時懇求散地於是右司諫蘇轍條奏
其姦曰惠卿懷張湯之辨詐有盧杞之姦邪王安石強
很傲誕惠卿指蹤教導以濟其惡又興起大獄塗汙公
卿安石於惠卿有卵翼之恩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
固爲一及勢力相軋化爲敵讎發其私書不遺餘力犬
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昔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
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
則反元顯故曹操桓玄終畏而誅之如惠卿之惡縱未

正典刑猶當投畀四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數其五罪
以爲大惡遂責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
蘇軾當制備載其罪天下傳頌稱快焉紹聖中復資政
殿學士知大名府加觀文殿學士知延州以築威戎威
羌城加銀青光祿大夫拜保寧武勝兩軍節度使徽宗
立易節鎮南因曾布有宿憾徙爲杭州而用范純粹帥
延治其上功罔冒事奪節度希去位復武昌節度使知
大名數歲又以事致仕崇寧五年起爲觀文殿學士知
杭州妖人張懷素事連其子淵配沙門島惠卿責祁州
團練副使安置宣州再移廬州復觀文殿學士爲醴泉

觀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初安石退處金陵往往
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惠卿所誤也雖章惇曾布蔡
京當國咸畏惡其人以是轉徙外服訖於死云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父俞徙蘇州惇豪儁博學善文進
士登名恥出姪衡下委勅而出再舉甲科調商洛令召
試館職王陶劾罷之熙寧初王安石悅其才用為編修
三司條例官加集賢校理中書檢正時經制南北江羣
蠻命為湖南北察訪使累擢知制誥直學士院判軍器
監又為三司使呂惠卿去位鄧綰論惇同惡出知湖州
徙杭州入為翰林學士元豐三年拜參知政事坐事罷

知蔡州又歷陳定二州五年召拜門下侍郎哲宗即位
知樞密院事宣仁后聽政惇與蔡確矯唱定策功確罷
惇不自安乃駮司馬光所更役法累數千言光議既行
惇憤恚爭辨簾前其語甚悖宣仁后怒劉摯蘇轍王覿
朱光庭王巖叟孫升交章擊之黜知汝州七八年間數
為言者彈治哲宗親政有復熙寧元豐意首起惇為尚
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於是專以紹述為國是凡元祐
所革一切復之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
翟思上官均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仇怨小
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輒及其孥甚至詆宣仁后謂老
姦擅國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斲其棺哲宗不聽惇
意不愜請編類元祐諸臣章疏遂治劉安世范祖禹諫
乳媼事又以文及甫誣書導蔡渭使告劉摯梁燾謀
逆同文館獄事見劉摯傳又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
南將盡殺流人哲宗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
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冤
之惇用邢恕為御史中丞共誣宣仁后語在恕傳遂追
貶司馬光王珪又欲追廢宣仁后自皇太后太妃皆力
爭之哲宗感悟焚其奏明日惇卞再言哲宗怒曰卿等
不欲朕入英宗廟乎乃已惇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
仁后所立迎合中官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祕獄廢之後

哲宗悔曰章惇壞我名節惇又結劉友端相表裏請建
劉賢妃於中宮既而肆用邊臣復棄青唐死傷不可計
知天下怨己請詔禁民間妄語用刑愈峻然不能遏也
哲宗崩無子惇有異議語在本紀中徽宗立遷惇特進
封申國公為山陵使言者劾其不恭罷知越州尋貶武
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右正言任伯雨論其欲追廢
宣仁又貶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
遂僦民屋惇又以為強奪民居下州究治以僦券甚明
遂已至是惇問舍其人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

今不可也從睦州守惇徽識知人數辭爵以獎寒不
皆登高爵私所親四子連登科獨季子援嘗為校書郎
餘皆隨牒東銓仕州縣訖無顯者妻張氏甚賢惇之入
相也張病且死屬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
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
之言惇無以對政和中追贈觀文殿大學士紹興五年
高宗閱任伯雨章疏手詔貶惇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
不得仕於朝海內稱快其家猶為辨誣論見者哂之
曾布字子宣學於兄鞏同登第歷開封令以韓維王安
石薦上書大率皆安石術也神宗召見論建合意授太

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加集賢校理判司農寺檢正中書
五房凡三日五受敕告與呂惠卿共創青苗助役保甲
農田之法一時故臣及朝士多爭之布疏言陛下以不
世出之資登延碩學遠識之臣思大有為於天下而大
臣玩令倡之於上小臣橫議和之於下人人窺伺間隙
巧言醜詆以譁眾罔上是勸沮之術未明而威福之用
未果也布欲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眾使毋敢言
故驟見拔用遂修起居注知制誥為翰林學士兼三司
使雖踦蹶論說法之害帝頗悟布遂為安石條析而破
之持之愈固熙寧七年大旱詔求直言布論判官呂嘉
問按效極市易本意下兩制議惠卿以為沮新法安石
怒布遂去位惠卿參大政置獄鞫劾黜布知饒州徙潭
州後果復翰林學士遷戶部尚書司馬光為政諭令增
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己手遽自改
易義不可為元祐初出知太原府歷數州紹聖初復自
翰林遷擢知樞密院事初章惇為相布草制極稱美冀
引其政惇忌之止薦為同知樞密院布力贊紹述
惇遂興大獄陷正人流貶鐫黜無虛日布多陰擠之被
廷詔獄付執政蔽罪法官詣厭逆事未成不當處極典
布曰驢媚蛇霧是未成否眾皆悚然於是死者三人惇

以士心不附詭情飾過薦引名士彭汝礪陳瓘張庭堅
等乞復司馬光呂公著贈謚勿毀墓仆碑布以為無益
之事又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台丞獅以至言者知
畏宰相不知畏陛下意傾惇也哲宗崩徽宗未立惇有
異議布叱惇使從皇太后命既即位曾布曰今上長君
皇太后豈可垂簾聽政請如慈聖故事力與蔡卞爭右
皆如布議惇以異議得罪罷拜韓忠彥左僕射布右僕
射忠彥柔懦事多決於布布猶不能容時議以元祐紹
聖均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乃改元建中靖
國邪正雜用忠彥遂罷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說從

紹聖初入權戶部尚書時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
久不決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行之爾何以講爲雇
役遂定擢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命窮治文及甫獄
京捕內侍張士良令述陳衍事狀卽以大逆不道論誅
并劉摯梁燾劾之衍死摯與燾亦貶死皆錮其子孫王
巖叟而下追貶范祖禹劉安世再遠竄元符三年徽宗立
諫官陳瓘論京交通近侍瓘坐斥京亦自承旨出知江
寧頗怏怏遷延不之官御史陳次升龔夬陳師錫交論
其惡奪職奉祠居杭州童貫以供奉官訪書畫奇巧留
杭京日與游貫附語言論奏至帝所由是帝屬意京又

因太學博士范致虛結左街道錄徐知常以達禁中謂
非相京不足以有爲已而宮妾宦官合詞譽京起知定
州崇寧元年徙大名府韓忠彥與曾布交惡謀引京自
助復用爲學士承旨徽宗有意修熙豐政事起居舍人
鄧洵武黨京撰愛莫助之圖以獻遂決意用京忠彥罷
拜尚書左丞俄代曾布爲右僕射制下之日賜坐延和
殿命之曰朕欲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願
盡死二年正月進左僕射京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
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之類用條例故
事卽都省置講議司自爲提舉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

徒爲僚屬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又用馮澥錢遹議復廢
元祐皇后罷科舉法推方田於天下榷江淮七路茶官
自爲市盡更鹽鈔法凡舊鈔皆弗用富商巨賈齎持數
十萬緡一旦化爲流丐甚者至赴水及縊死而開黔中
築靖州辰溪猺叛命舒亶守荊南以勦絕苗猺爲期西
收湟川鄯廓取牂牁夜郎地擢童貫領節度使其後楊
戩藍從熙譚稹梁師成皆踵之凡寄資一切轉行祖宗
之法蕩然無餘矣累轉司空封嘉國公時元祐羣臣貶
竄死徙略盡京猶未愜命等其罪狀首以司馬光目曰
姦黨刻石文德殿門仍自書爲大碑徧班郡國初元符

末以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寧紹聖之政則又籍范柔
中以下爲邪等在兩籍者凡三百九人悉錮其子孫不
得官京師及近甸五年正月彗星見帝以言者毀黨碑
其所建置一切停罷京免爲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乙宮
使其黨陰援於上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魏國公太廟
齋郎方軫上書論京請誅之其略曰蔡京睥睨社稷內
懷不道善則稱己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
後已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爲獻欲愚陛下使不知
天下治亂臣以爲京必反也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流
嶺南時南丹納土京躐拜太尉二年受八寶拜太師

年以臺諫交論致仕猶提舉實錄改封楚國太學生陳
朝老疏京惡十四事明年彗出奎婁御史張克公論京
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錫予以蠧邦用託爵祿以市私
恩脩塔以壯臨平之山決水以符興化之讖不軌不忠
數十事毛注復論之貶太子少保出居杭政和二年召
還徙封魯國三日一至都堂治事京去時中外學官多
以時政策士提舉淮西學士蘇棫獻議請索策問校之
以觀向背坐停替三十餘人京吏官名遂正公相位總
治三省追封王安石蔡確並爲王侍御史黃葆光力攻
之京中以事竄昭州按故吏魏伯芻領榷貨獻錢百萬

緡帝大喜示左右曰此太師與我奉料也京自崇寧以
來倡豐亨豫大之說以蕩上心謂泉幣積嬴五千萬和
足廣樂富足備禮於是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
作大晟樂製定命寶任孟昌齡爲都水繫大伾三山創
天成聖功二橋儲積爲竭民庶不聊生而京偃然自以
爲稷契周召也又欲廣宮室求寵媚召童貫等五人風
以禁中偪側狀俱聽命各視力所致以侈麗相夸延福
景龍艮嶽之役起矣京被眷五日一至都堂攸暨弟絛
儵子行並至大學士視執政鞗尚主帝屢微行幸其第
命坐賜觴用家人禮厮養居大官媵妾封夫人久而公

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因朱勔
復起仍領三省京目昏眊不能事事悉決於季子絛凡
京判皆出絛手恣爲姦利竊弄威柄宰臣白時中等唯
奉行文書而已既不能堪兄攸亦發其事上怒欲竄絛
京力匄免特勑停侍從未幾號絛侍讀毀賜出身赦京
亦令上章致仕欽宗立邊遽日急京盡室南下以避敵
天下罪京爲六賊之首以侍御史孫覿言逆貶崇信慶
遠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
年八十京性凶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顓祖伺爲固位
計謂當越拘攣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徽宗亦

知其姦屢罷屢起且擇與京異者執政以柅之京每聞
將罷輒入見祈哀蒲伏叩頭無復廉恥燕山之役京以
詩送攸陽寓不可之意爲自解地見利忘義至於兄弟
爲參商父子如秦越暮年心瞞忠失根株結盤牢不可
脫卒致宗社之禍云八子攸先死攸儵伏誅條流白州
死絛以帝壻免竄餘子孫皆分徙遠惡郡
卞字元度與京同年登第調江陰主簿王安石妻以女
因從之學元豐中遷至中書舍人兼侍講進給事中哲
宗立遷禮部侍郎使遼還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徙江
寧府歷揚廣越潤陳五州廣州寶貝叢湊一無所取及

[illegible][illegible]夷人清其去以薔薇露灑衣送之紹聖元年復爲
中書舍人上疏請更脩神宗實錄詔從之以卞兼國史
修撰初安石且死悔其所作日錄命從子防焚之防詭
以他書代至是卞取以上因芟落事實文飾姦偽盡改
所修實錄正史於是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皆
獲深譴遷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左丞專託紹述之說
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
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鉅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
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不
啓齒一時論者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見徽宗即位諫

官陳瓘任伯雨御史龔夬疏其兄弟姦惡瓘併數卞尊
私史以厭宗廟之罪伯雨言卞惡有過於惇去年封事
數千人皆乞斬惇卞公議於此可見矣遂陳其大罪有
六曰誣罔宣仁保佑之功欲行追廢一也凡紹聖以來
竄逐臣僚皆卞啓而後行二也哲宗疑宮中厭勝事未
知所處惇欲召禮法官通議卞云既犯法矣何用議爲
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牘萋菲語言被罪者
數千人議自卞出四也激怒哲宗致鄒浩遠謫又請治
親故送別之罪五也蹇序辰建看詳訴理之議章惇遲
疑未應卞即以二心之言迫之惇默不敢對即日置局

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六也連貶少府少監分司
池州繼踰歲起知大名府徙揚州召爲中太乙宮使躍
知樞密院時京居相位卞禮辭不許帝謀復湟鄯問於
卞卞以王厚高永年對與京合謀竭府藏以啗邊落酋
人運糧不復問其道費戕鄯廓至斗米錢四千束芻錢
千二百秦中騷困及取三州進金紫光祿大夫未年竟
爲帳下執去以降自是西方交兵連年不息追雖任伯
雨所言曲自辨理至欲會獄證治諸人坐貶兄晚達而
位在上致己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京於帝前
詆卞卞求去以天章閣學士知河南妖人張懷素敗卞

素與之游坐降職旋加觀文殿學士拜昭慶軍節度使
人爲侍讀進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易節鎮東政和
末謁歸上冢道死贈太傅謚文正高宗連追貶單州團
練副使

攸字居安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徽宗爲端
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問知爲蔡承
旨子心善之及即位遂有寵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二
年間至樞密直學士京再入相加龍圖閣學士兼侍讀
初置宣和殿命爲大學士改淮康軍節度使帝將去京
攸通籍禁庭聞其事亟請間百拜以狠心帝意遂解其後

專權勢日相軋浮薄者復間之父子各立門戶遂爲
仇敵攸別居賜第嘗詣京握父手爲胗視狀曰大人脈
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
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此兒欲以爲吾疾
而罷我也閱數日京果致仕以季弟絛鍾愛於京數請
殺之帝不許歷開府儀同三司鎮海軍節度使少保進
見無時益用事與王黼得預宮中祕戲或侍曲宴則短
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媟詼浪語
以蠱帝心妻宋氏出入禁掖子行領殿中監視執政帝
留意道家者說攸獨倡爲異聞謂有珠星壁月跨鳳乘

龍天書雲篆之符與方士林靈素等爭證神變事於是
神霄王清之祠徧天下矣童貫伐燕以攸副宣撫攸童
騃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之日二美嬪侍上側
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涿州留
守郭藥師降進攸少傅王師入燕進少師封英國公還
領樞密院王黼罷政帝欲大用攸既而悔之但進太保
從封燕靖康元年從上皇南下及還都始責爲太中大
夫繼而安置永州連徙潯雷京死御史言攸罪不減乃
父燕山之役禍及宗社驕奢淫佚載籍所無詔置萬安
軍尋遣使隨所至誅之

儵初以恩澤補官宣和中拜禮部尚書兼侍讀時朝
勢日異稍持正論故與京異加大學士提舉醴泉觀欽
宗立儵上募兵陝西策自請行又勸西幸帝頗采納俾
知京兆府討兵就攸忌其功成會徽宗南幸攸假徽宗
旨請儵守鎮江流言至京師謂將復辟於鎮江帝趣迎
上皇還而責儵昭信軍節度副使尋與攸併誅宗者京
族子也性嬌妄善談鬼神事崇寧初京黨以學行脩飭
聞諸朝與泉州布衣呂注皆著道士服召入謁累官拜
給事中兼侍讀京去位屢爲言者所攻奪職隨削其籍
京復相徽宗戒毋得用宗後復待制提點洞霄宮卒

趙良嗣本燕人馬植世爲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汙而
內亂不齒於人政和初童貫出使道盧溝植夜見其侍
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謁童貫載與歸易姓名李良
嗣薦諸朝良嗣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
若遣使結好約攻遼其國可圖也帝嘉納之賜姓趙以
爲祕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良嗣使金至六七頗能纖
煩盡心與金爭議進至龍圖閣直學士既得燕山又加
延康殿學士至光祿大夫良嗣言頃在北國結燕中豪
士欲挾幽薊歸朝瀝酒於北極祠下祈天爲約俟他日
功成即挂冠謝事以表本心賴陛下威靈今日之事幸

而爲檄所自之約豈可欺哉願許臣致仕使得買田歸耕奈有識者曰此平燕首謀之人得請閑退天下羨毒也凡三上章不許既而朝廷納張覺良嗣爭之云失信於金後不可悔坐削官靖康初御史胡舜陟論其罪特上竄柳州詔卽所至梟其首徙妻子于萬安軍

張覺亦名張瑴平州人仕遼第進士爲遼興軍節度副使天祚走山西平州軍亂殺節度使覺撫定亂者州人推領州事燕王淳建號未幾死覺知遼必亡籍丁壯爲備淳妻蕭氏遣時立愛來知州拒弗納金人至燕遼大臣左企弓康公弼等降粘罕訪覺情狀於公弼公弼言

彼何能爲當示以不疑乃以爲臨海軍節度使仍知平州既而粘罕又欲先下平州擒覺公弼曰如此是趣之叛也我請使焉而觀之覺之言曰契丹八路皆陷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蕭幹耳粘罕信之升平州爲南京加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驅企弓公弼與曹勇義虞仲文及燕之富民俱東徙燕民苦流離過平州訴於覺覺召僚屬議皆曰公能仗大義迎故主殺企弓諸人縱燕人歸燕南朝宜無不納況內用營平之兵外藉南朝之援何懼於金乎覺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爲然乃殺企弓等四人復稱保大三年繪天祚像每事告而後行燕人尚義趨響悉從於是遣使歸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往說知燕山府王安中曰覺文武全才必能屏翰王室安中具奏願以身任其責令安弼黨詣京師帝不欲違好金人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詹度密示覊縻而度數諷令內附宣和五年六月覺以書遣掌書記張鈞參謀軍事張敦固詣安撫司聽命金人聞覺叛遣兵來討覺拒退之朝廷遂建平州爲泰寧軍拜覺節度使以安弼黨鈞敦固皆爲徽猷閣待制詔命至覺喜遠出迎金人諜知復舉兵來覺不得返同其弟奔燕母妻先寓營州爲金人所得弟聞之

亟往降獻其詔敕金人既平二州來索覺王安中諱之索愈急乃斬一人貌類者金人曰此非覺也安中不得已引覺出數其過使行刑覺語殊不遜既死函首送之燕降將及常勝軍皆泣下郭藥師曰若來索藥師當奈何自是解體金人終用是啓釁云

郭藥師渤海鐵州人遼欲報怨女眞立怨軍於燕以藥師與張令徽劉舜仁甄五臣將之宣和四年燕王淳建號改爲常勝軍擢藥師至諸衛上將軍涿州留守淳死蕭妃立蕭幹專國人貳藥師謂左右曰此男兒取金帛時也遂擁所部奉涿易二州來歸童貫受之以聞詔授

興軍觀察使已而同劉延慶入燕爲蕭幹所敗再戰于
家清破之遷拜武泰軍節度使五年加檢校少保同知
燕山府詔入朝禮遇甚厚給甲第姬妾復解所御珠袍
及二金盆賜之加少傅後又加太傅初王安中知燕山
府詹度與藥師同知頗不協命度與河間蔡靖兩易靖
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爲抑損安中但諂事之朝
廷亦曲徇其意所請輒從藥師又結貫近璽言日聞專
制一路增募兵號三十萬而不改左衽朝論憂之亟拜
太尉召入朝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察其去就不然則
挾之偕來藥師出迎貫再拜帳下歸爲帝言藥師必能

抗虜蔡攸亦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
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輒不省七年十二月詹度言藥
師逆節已萌凶橫日甚願早圖之始詔詰問而金兵已
南下破檀薊至玉田蔡靖遣藥師張令徽劉舜仁帥師
出禦其夕令徽遁歸靖與部使者詣藥師計事藥師欲
降靖曰靖誓死報國此何言邪引佩刀將自剄藥師抱
持之并諸使者悉鎖于家斡離不及郊藥師率衆降遂
從以南叛報至帝猶祕之議封爲燕王無及矣虜趨
京城索宮省寶玩皆藥師能測宋之情得其肯綮也
金主以藥師爲燕京留守賜姓完顏海陵時例復本姓

故其子刑部尚書安國仍姓郭安國導海陵伐宋海陵
被弒安國亦爲諸軍所殺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姦臣

黃潛善　汪伯彥　秦檜

黃潛善字茂和邵武人登進士第至右司郎中宣和六年東都地屢震旣而蘭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沒入地而山下麥苗乃在山上徽宗懼欲棄燕潛善被命按視以不害聞遂詔天下起免夫錢圖固燕驟遷潛善戶部侍郎坐事謫亳州還知河間府靖康之難高宗開大元帥府檄潛善將兵入援張邦昌僭位潛善趨白帥府得拜

副元帥高宗卽位拜中書侍郎時右相李綱將奏逐潛善及汪伯彥右丞呂好問止之未幾潛善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遂罷太學生陳東論李綱不可去潛善伯彥不可任潛善恚會歐陽澈上書詆時事潛善乘間啓并東誅之明年金人攻陝西京東山東盜起潛善伯彥匿不以聞內侍邵成章疏二人誤國坐除名御史張所馬伸先後論劾坐謫伸道死潛善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鄭瑴相繼陷沒宿泗屢警右丞許景衡以扈衛單弱請帝避其鋒潛善謂不足慮率同列聽浮屠說法俄泗州奏虜且至帝大驚決策南渡御舟已戒潛善伯彥方

共食堂吏大呼曰駕行矣乃倉黃鞭馬南馳都人爭門而出死者枕藉人無不怨憤會司農卿黃鍔至江上軍士聞其姓以為潛善也爭數其罪揮刃而前鍔方辨非是而首已斷矣中丞張澂劾之罷知江寧府落職居衡州鄭慤王廷秀繼論責置英州尋卒于梅州潛善嫉害忠良李綱逐張慤宗澤許景衡相繼貶死中外為之切齒高宗末年以嘗任副元帥詔復元官

汪伯彥字廷俊祁門人登進士第積官直龍圖閣知相州高宗以康王使金至磁時金騎充斥嘗蹤跡王所在伯彥亟以帛書請王還相躬服櫜鞬部兵逆王于河上

王勞之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未幾王奉蠟書開元帥府以伯彥為副將張邦昌僭立王承制除伯彥顯謨閣待制升元帥進直學士王卽帝位擢知樞密院事未幾拜右僕射方高宗初政天下望治伯彥潛善踰年在相位專權自恣不能有所經畫御史諫官下至韋布內侍皆劾奏之罷知洪州改奉祠尋落職居永州紹興初再復再黜七年帝謂輔臣曰元帥舊僚往往淪謝惟汪伯彥實同艱難宜與牽復始伯彥之未第也受館于王氏秦檜嘗從之學而張浚亦伯彥所引二人在相位共贊焉累遷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請祠卒贈少

歸誅必先初伯彥既去相州金人執其子軍將送燕以
夕之乃還或云伯彥贖之似後更名召嗣
秦檜字會之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補密州教授繼中
詞學兼茂科歷太學學正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遣使
求三鎮檜上兵機四事不報遷左司諫金二酋堅欲
得地集百官議檜等三十六人持不可未幾除御史中
丞汴京失守二帝留金營金議立異姓意在張邦昌監
察御史馬伸言於衆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容坐視特檜
爲臺長即進狀請張邦昌在上皇時附會權倖共爲蠹
國之政君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傑必共起而誅

之終不足爲大金屏翰檜不顧斧鉞之誅言兩朝利害
願復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萬世利
也金人怒取檜詣軍前二帝北遷檜從至燕山又徙韓
州上皇聞康王即位作書貽粘罕與約和議俾檜潤色
之檜以厚賂達粘罕會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懶
爲任用撻懶攻山陽檜挈家自軍中取漣水軍水砦航
海歸行在建炎四年十月也檜入見拜禮部尚書賜銀
帛檜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奔舟而來朝士多疑之惟宰
相范宗尹同樞李回與善力薦其忠未對前一日帝命
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南自南北自北遂首

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不
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始朝廷數遣
使但且守且和而專與解仇議和實自檜始蓋檜在金
庭唱此議故撻懶縱之歸也紹興元年除參知政事傾
范宗尹罷之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
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八月拜右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九月呂頤浩再相檜風其
黨建言二相宜分任內外於是帝以檜專理庶務二年
檜奏罷修政局自爲提舉或議以非急務又謂非宰相
體皆不聽頤浩自江上還謀逐檜給事中胡安國每言

檜賢於張浚諸人遂目安國爲黨魁與檜所引諸賢先
後被斥而檜爲黃龜年所劾比之莽卓罷予祠龜年等
論不置落檜職榜朝堂示不復用事詳頤浩傳三年金
使來求盡還北俘與檜前議脗合識者益知檜共謀國
家之辱未已也五年金主既死撻懶主議卒成其和未
幾還復檜觀文殿學士歷知紹興府尋除醴泉觀使兼
侍讀充行宮留守以右相張浚薦赴講筵七年正月授
樞密使始張浚與趙鼎相得甚浚先達力引鼎甞共論
人才浚劇談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人無所措足矣
浚不以爲然故引檜共政浚以酈瓊叛求去帝許可仍

浚論及檜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於是趙鼎復相
檜因此憾浚浚之被論也鼎約同列救解及見帝檜獨
無一語浚遂謫遠州檜謂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
蓋欲鼎共擠也檜在樞府惟聽鼎鼎反深信之卒為所
傾鼎與浚晚遇於閩言及此始知皆為檜所賣八年三
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吏部侍郎
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五月金遣使議和與王倫
偕至帝愀然謂宰相曰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故不
憚屈己冀和議速成也十月宰執入見檜獨留身言臣
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

和乞顓與臣議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亦恐未便望陛
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
和甚堅檜猶以為未也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更
思三日容臣別奏帝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
知上意確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群臣預鼎力
求去出知紹興府初帝擇宗室育宮中者曰瑗曰璩瑗
先建節封建國公及是帝出御札除璩節度使封吳國
公樞密副使王庶呼曰並后匹嫡此不可行鼎約檜同
奏而納御筆及見帝檜亦無一語鼎曰今建國在上雖
未正天下之人知陛下有子矣今日禮數不得不異

[illegible]議明日檜復留身奏事俟鼎[illegible]參知
[illegible]大中參告亦以此為言故鼎與大中俱罷明年
[illegible]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鼎入辭出見檜一揖
而去檜亦憾之鼎既去檜獨專國決意議和中朝賢士
以議論不合相繼去王庶與檜尤不合謂檜曰而忘東
都欲存趙氏時何遣此敵邪檜方挾金人自重深恨庶
言故出之胡銓上疏願斬檜與王倫以謝天下貶昭州
凡排和議者相繼被謫擢勾龍如淵為中司有異議者
輒擊去金使張通古蕭哲以詔諭江南為名至淮安言
先歸河南地且開上為帝徐議餘事檜欲帝見金使行

屈己之禮帝不可命檜即館中見通古等受其書納禁
中張浚在永州馳奏力言以石晉劉豫為戒徐俯連南
夫岳飛皆因賀表寓諷他如祕書省正字汪應辰等咸
言金人叵測迪功郎張行成獻詢堯書皆豫備之策檜
悉加黜責十年金人果敗盟分四道入侵諸郡相繼陷
沒帝始大怪下詔罪狀兀朮御史中丞王次翁奏曰前
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
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為至戒帝
深然之次翁所奏蓋專為檜地故檜位復安公論不能
撼搖矣時岳飛克郾城幾獲兀朮張俊等所向皆捷

縱舉約束自檜擅政言者恐觸忌諱但請禁銷金鋪翠
及麑胎冠子以塞責故帝及之二十五年檜黨侍御史
徐嘉奏趙鼎子汾與趙令衿有密謀下大理獄使汾自
誣與張浚李光胡寅及令衿謀大逆凡當時賢士五十
三人皆與焉獄成而檜病不能書令衿方在宗室傳熺
奏請代居相位者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遂命學士草
檜父子致仕制熺猶遣熺與林一飛鄭柟夜見徐嘉張
扶謀奏熺帝不聽明日詔檜加封建康郡王熺進少師
皆致仕熺甚並予祠是夕檜卒贈申王謚忠獻賜碑額
曰決策元功精忠全德之碑檜陰險如崖穽深阻不可

測兩據相位凡十有九年倡為和議挾虜勢以劫制君
父一時忠臣良將誅鋤殆盡而阿附以苟富貴者爭以
檜陷善類為功其矯誣也無罪可狀第曰謗訕曰指斥
曰怨望曰立黨沽名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劾章疏皆
檜自操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陰結內侍及
醫官王繼先伺上動靜察事之卒布滿京城捕譏議者
中以深文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之
五以任之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解者其附己者立
擢用自其獨相以來易執政二十八人皆世無一譽柔
佞易制者如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翁范同万俟卨程
克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堯
弼巫伋章夏宋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之徒率拔
之冗散多自言官驟僭彈擊輒以政府報之然甫入即
罷去惟王次翁閱四年以金初敗盟次翁有力於檜也
又取士用王安石新經字說悉黜程頤之學天下道術
大壞矣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競進
之徒獻媚納交無所不至台州曾惇獻詩稱聖相靜江
有驛名秦城知府呂愿中率賓僚共賦秦城王氣詩張
扶請乘金根車又有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而帝
亦出意待之賜甲第用教坊樂導入數臨幸書其閣曰

一德格天之閣又賜祭器繪像自為贊生日賜宴優詔
不允辭至以申甫褒之皆異數也檜晚尤恣橫郡國事
惟申省無一上聞者檜死帝方言之且曰今日始免防
檜逆謀矣帝末年檜黨祖述餘說力持和議據相位者
尚數人至孝宗始蕩滌無餘開禧用兵追奪王爵改謚
謬醜其後史彌遠奏復之寶祐二年理宗復命太常議
正謂輔臣曰謚謬狠可也

万俟卨　韓侂胄　丁大全　賈似道

万俟卨字元忠開封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歷提點湖
北刑獄岳飛宣撫荊湖遇卨不以禮卨憾之卨入覲

[illegible]万俟卨希秦檜意譖飛于朝留爲監察御史擢右正言
時檜謀收諸將兵權卨力助之曰盍示以逗遛之罰啟
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知所懼既而檜令卨劾飛又令
治飛獄誣以淮西逗遛飛父子俱死凡言飛無罪及與
飛舊者皆劾去之參政范同或自奏事檜忌之卨再劾
同罪謫永州又爲檜劾李光鼓倡孫近朋比皆竄謫
梓宮還以卨爲攢宮按行使內侍省副都知宋唐卿副
之卨請與唐卿同班上殿奏事其無恥如此張浚寓居
長沙卨妄劾浚卜宅踰制至擬五鳳樓會吳秉信自長
沙還朔奏浚宅不過衆人常產可辦浚乃得免除參知

政事使金還檜假金人譽己數千言囑以間卨難之又
因檜除官與之異檜令李文會等劾卨連謫居歸州移
沅州紹興二十五年召還除參知政事尋拜尚書右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浚上書論之浚坐貶卨進金
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謚忠靖卨始附檜進及登政府不
能受鉗制遂忤檜去檜死帝親政將反檜所爲首召卨
還卨主和固位無異於檜士論甚薄之

韓侂胄字節夫琦曾孫也父誠娶高宗憲聖慈烈皇后
女弟侂胄以父任歷汝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孝宗崩光
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趙汝愚議定策立皇子嘉
王時憲聖太后居慈福宮而侂胄雅善慈福內侍張宗
尹汝愚乃使侂胄介宗尹以其議密啓太后不俟命既
而遇重華宮提舉關禮爲白憲聖乃可其議嘉王即位
是爲寧宗侂胄欲推定策恩汝愚但遷侂胄宜州觀察
使兼樞密都承旨侂胄始觖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
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朱熹嘗論奏其姦侂胄怒使優
人峩冠闊袖象大儒戲於上前熹遂去侂胄進保寧軍
承宣使提舉佑神觀自是侂胄益用事而以抑賞故怨
汝愚日深雲川劉弢者曩與侂胄同知閤門事頗以知
書自負方議內禪時弢弗得與聞內懷不平至是與侂

胄謀傾汝愚以內批除所知劉德秀楊大法劉三傑爲
臺諫汝愚之迹始危侂胄又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誣
以謀危社稷可也慶元元年引李沐爲右正言沐奏汝
愚將不利社稷汝愚罷相朝士以言侂胄遭責者數十
人已而侂胄拜保寧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又設僞學
之目以網括汝愚及熹門下士用何澹胡紘爲言官交
章論之汝愚謫永州慮他日復用密諭衡守錢鍪圖之
汝愚抵衡暴卒未幾侂胄加開府儀同三司時臺諫迎
合侂胄意以攻僞學爲言然憚清議不欲顯斥熹侂胄
意未快以陳賈嘗攻熹召除兵部侍郎未至改除[illegible]

[illegible]書十罪落職罷祠三年劉三傑入對
言前日偽黨今變而為逆黨侂冑即日除為右正言而
學偽黨得罪者六十人王沇姚愈以論偽學得遷官施
康年陳讜鄧友龍林采皆以攻偽學久居言路而張釜
張巖程松率由此秉政四年侂冑拜少保封豫國公進
太保封平原郡王六年進太傅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
侂冑決杖流欽州一時善類悉罹黨禍而謀貴始京鏜
鏜死侂冑亦稍厭前事張孝伯以為不弛黨禁後恐不
免報復之禍侂冑以為然追復汝愚朱熹職名留正周
必大亦復秩還政徐誼等皆先後復官黨禁寖解嘉泰

三年拜太師時侂冑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
棄疾陳謙皆起廢顯用當時固有困於久斥損晚節以
規榮進者矣侂冑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陳自
强至印空名敕劄授之惟所欲用三省不預知也而言
路厄塞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而已謂之月課或勸侂冑
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於是恢復之議興以吳曦為興
州都統識者言曦主西師必叛侂冑不省也開禧改元
詔中外諸將密為行軍之計武學生華岳扣閽乞斬侂
冑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諫議大夫李大異亦論止開
邊竄下大理勿罪編置大異斥去陳自强及鄧友龍相

[illegible]故事乞命侂冑兼領平章軍國事[illegible]
[illegible]時在太常論定典禮序班丞相之上三省印並納
其第侂冑怒蘇師旦為腹心除師旦安遠軍節度使自
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
未嘗奏禀人莫敢言於是左司諫易祓大理少卿陳景
俊太學博士錢廷玉皆起而言恢復之計侂冑既喪師
始覺為師旦所誤謫之韶州已而金人渡淮攻廬和眞
揚取安豐濠又攻襄陽圍棗陽乃以丘崈簽書樞密院
事督視江淮軍馬侂冑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丘
崈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謂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

斌所為非朝廷意金人答書辭甚倨又遣書許還河北
流民及今年歲幣金人乃有許意會郭倪兵敗吳曦叛
受金命崈乞移書敵營伸前議且謂金人指太師平章
為首謀宜免繫銜侂冑忿崈坐罷侂冑連遣方信孺使
北請和以林拱辰為通謝使金人欲責正隆以前禮賂
以侵疆為界且索犒軍銀凡數千萬而縛送首議用兵
之臣侂冑大怒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自兵興以來蜀
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
侂冑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史彌遠謀誅侂冑
議遂秘皇子榮王入奏楊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旨

頒邊以告參知政事錢象祖李壁御筆云韓侂胄輕啓
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重事與在
外宮觀陳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
出國門仍令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
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恐泄不可翌日侂胄入朝震呵
止於途擁至玉津園殛殺之後自強連貶雷州籍其家
友龍連貶循州師旦貶韶州尋誅師旦金人求侂胄首
乃斲棺取其首併師旦首函送之侂胄用事十四年威
行宮省權震寓內嘗鑿山爲園下瞰宗廟出入宮闈無
度孝宗時嘗思政之所侂然居之老宮人見之爲垂涕

顏棫草制言其得聖之清易被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
方投書獻頌者謂伊霍旦奭不足儗其勳有稱爲我王
者余嘉請加九錫趙師羿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皆當
之不辭所嬖妾皆封郡國夫人號四夫人每內宴與妃
嬪雜坐恃勢驕倨至是皆論罪有司籍其家多乘輿服
御之飾其僭紊極矣侂胄娶恭聖吳皇后姪女無子取
魯𧨏子爲後名珍削籍流沙門島云

丁大全字子萬鎮江人面藍色嘉熙二年第進士以戚
里婣婿夤緣取寵事內侍盧允昇董宋臣累官侍御史
兼侍讀劾奏丞相董槐草未下大全夜半調隅兵百餘
人露刃圍槐第以臺牒驅迫出北關而罷相之命下大
自是志氣驕傲道路以目遷至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
公太學生陳宗劉黻黃唯陳宜中林則祖等伏闕上書
訟大全臺臣翁應弼吳衍爲大全鷹犬鈐制學校屏逐
宗等開慶元年九月罷相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
言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
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謝天下自是臺臣屢以
爲言連削官移竄貴州團練使既而移置新州權直舍
人院劉震孫繳奏乞徙海島於是將官畢遷護送其行
舟過藤州擠於水而死時景定四年也初淮西總領鄭

羽富甲吳門大全欲結姻不從遂令卓夢卿彈之籍其
家爲子聘婦見其豔自取之爲世所醜

賈似道字師憲台州人少落魄游博以父涉蔭補嘉興
司倉會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爲貴妃遂詔赴廷對擢
太常丞軍器監益恃寵不檢縱游諸妓家理宗嘗夜憑
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
詢之果然累遷寶文閣學士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宋兵
以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年始三十餘寶祐二年加同
知樞密院事臨海郡開國公四年加參知政事五年加
知樞密院事六年改兩淮宣撫大使自端平初孟珙帥

既會元兵滅金約以陳蔡爲界師未還用趙范謀發兵據殽函絕河津取中原地爲元兵所敗遂啟兵端開慶初元兵攻鄂州又分兵趨廣西破湖南傳檄數宋背盟理宗大懼乃以趙葵軍信州禦廣兵以似道軍漢陽援鄂即軍中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鄂城告急死傷者萬三千人似道私遣宋京如元軍請輸歲幣稱臣元將忽必烈不許會元有內難似道遣京復請許之鄂圍遂解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兵明年爲景定元年傑作浮梁新生磯與湖南兵同濟而北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梁殺殿兵百七十人上表以肅清聞帝以其有再造功

召入朝授少師進封衛國公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久而元遣使郝經等持書申好息兵且徵歲幣似道方令館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似道密令淮東制置司拘之眞州不令入見語在本紀似道尋兼太子少師逾年加太傅似道既秉政頗忌功倖怨結臺諫何夢然孫附鳳桂錫孫多所彈擊初似道在漢陽丞相吳潛移之黃州而分曹世雄等兵屬江閫黃雖下流實兵衝似道銜潛以爲欲殺已也中以事連貶循州以死高達在圍中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則戲之曰巍巾者何能爲哉似道屢譏於帝欲不達

帝知達功免重譴曹世雄向士壁在軍中事不關白似以懷恨邊費貶遠州仍徵償以萬計士壁竟坐是死似道假會計以汚衊諸閫如趙葵史巖之皆不免劉整亦因是懼禍以瀘州降于元云時理宗在位久內侍董宋臣盧允升爲之聚斂以媚之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置諸通顯又用外戚子弟爲監司郡守作芙蓉閣香蘭亭宮中進倡優傀儡奉帝爲遊燕竊弄權柄臺臣有言之者帝宣諭去之謂之節貼似道入逐盧董所薦林光世等悉罷之勒外戚不得爲監司郡守子弟門客不敢干朝政由是權傾中外先朝舊法率意紛更增吏部七

司法買公田以罷和糴民因之破家者甚衆知平江包恢督買田至以肉刑從事復以楮賤作銀關銀關行物價益踊楮益賤五年彗出柳臺諫布章皆上書言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似道奏辨甚力建寧府教授謝枋得摘似道政事爲策問竄興國軍太學生蕭規葉李等上書言似道專政悉黥配之後又行推排法江南尺寸地皆有稅而民力弊矣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稱爲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周公咸淳元年穆陵甫畢事即棄官去使呂文德報北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度宗與太后手詔起之既至欲以經筵拜太師以

其[illegible]建節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粗人
之極致[illegible]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
丞命返之宋制節出有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
至是人皆駭歎然下沘之報質無卜也三年又乞歸養
遣大臣侍從傳旨留日四五至中使賜賚日十數至夜
即交卧第外守之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赴
都堂治事賜第葛嶺俾迎養其中吏抱文書就第署政
無大小悉決於堂吏翁應龍及廖瑩中宰執充位署紙
尾而已似道雖深居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
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李芾文天祥陳文龍陸達杜
淵張仲微謝章輩小忤意輙斥重則屏棄終身不錄趙
溍輩爭獻寶玉陳奕至以兄事其玉工陳振民以求進
一時貪風大肆五年復稱疾求去帝泣涕留之不得令
六日一朝六年命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出
殿廷始坐繼又令十日一入朝時襄陽圍已急似道惟
坐葛嶺起樓榭取宮人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事淫樂
侍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其妾有兄來立府
門若將入者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群妾踞地鬭蟋
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
閣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徇葬矣發其冢取

之人有物求不予輙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不從駕八年明堂禮成祀景靈宮天大雨似道期
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父顯祖為帶御器械請如開禧
故事却輅乘逍遙輦還宮帝曰平章云云顯祖紿曰平
章已允乘逍遙輦矣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
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留之不
可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始還似道既專恣日甚
畏人議己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又
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以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斷絕
威福肆行自圍襄陽以來似道每請出督而陰使臺諫
疏留呂文煥以急告似道復申請之監察御史陳堅等
請師臣宜居中以運天下乃就中書置機速房調邊事
文煥以襄陽降于元踰月似道始以聞曰向使早聽臣
行邊當不至此十年母胡氏卒詔以天子鹵簿葬之尋
起復入朝度宗崩元兵破鄂太學諸生亦群言非師臣
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臨安然憚劉整不
行明年正月整死似道欣然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
師至蕪湖俾宋京如元軍請輸歲幣稱臣如開慶約不
從夏貴自合肥以師來會袖中出編書示似道曰宋歷
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時孫虎臣戰失利夏貴遁

淮西似道與虎臣以單舸奔揚州明日敗兵蔽江而
下似道招之皆不至有為惡語慢罵之者乃檄列郡如
海上迎駕疏請遷都遂入揚州陳宜中請誅似道謝太
后止罷平章都督予祠繼又削三官然尚居揚不歸五
月王爚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死孝太后乃詔歸終喪
七月王爚入見太后曰不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
烈者始徙之婺州婺人聞似道將至率衆為露布逐之
監察御史孫嶸叟等又言之徙建寧侍御史陳文龍等
又言之始謫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家福王與芮
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送之貶所有縣尉鄭虎臣

欣然請行虎臣每名斥似道徹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
轎夫唱杭州歌謔之似道至古寺中壁有吳潛南行所
題字虎臣呼似道曰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慚不能對
八月至漳州木綿菴虎臣屢諷之自殺似道曰太皇許
我不死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杖殺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七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八　　列傳一百三十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叛臣上

宋之衰也內多變而外鄰寇奸雄往往乘間動於惡舊
史據為亂及降金者七人劉豫杜充傳次首領張邦昌
苗傅劉正彥吳曦李全而勦絕不旋踵降豫酈瓊等
與降元劉整等祠七人者大異殊僅一施宜生鼎亨餘
率終身享富貴又史成於虜人不與叛逆者比百世之
下有遺憾焉昔眉山蘇洵謂史為小人而作故以檮杌
名賊子亂臣其為譸切也大矣焉可隱哉焉可隱哉

張邦昌　劉豫　苗傅 劉正彥附
杜充　吳曦　酈瓊 徐文 施宜生 張中彥附

張邦昌字子能東光人第進士累官大司成以失職貶
歷尚書左右丞遷中書侍郎欽宗即位拜少宰金人犯
京師副康王為質以求成及肅王代康王邦昌乃還進
太宰兼門下侍郎邦昌力主和議命為河北路割地使
上書者目邦昌為社稷之賊遂黜奉祠罷割地議其冬
虜陷京師帝再出郊留青城明年春翰林承旨吳开吏
部尚書莫儔自金營持文書來令推立異姓百官計無
所出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外衆問虜意所在齊

[illegible]邦昌示之遂完議孫傅張叔夜不署狀余人執之留守王時雍再集議祕書省衆至即閉省門環以兵俾京城巡檢范瓊諭意衆唯唯有太學生不可瓊脅殺斬之遣歸學舍時雍先署狀率百官御史中丞秦檜抗言請立趙氏亦被執幷僑持狀赴軍前金以冊寶至邦昌北向受冊即僞位僭號大楚擬都金陵遂升文德殿設位御牀西受賀遣閤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外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謀舉義范瓊詐與合謀捕革幷其子殺之所襲殺百餘人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幷僑瓊等

欣然鼓舞若以爲有佐命功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幷權同知樞密院事僑權簽書樞密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時雍每言事邦昌前輒稱臣啓陛下邦昌斥之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呂好問爭之乃止金人將退師邦昌詣金營祖別服拓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悉如常儀時雍等皆從行虜退邦昌手書赦天下呂好問及監察御史馬伸請迎立康王邦昌從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他日噬臍悔無及已秉哲復贊之邦昌乃冊元祐皇后曰宋太后入御延福宮遣蔣師愈齎書康王自陳所以勉循衆情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敢有他乎尋遣謝克家獻大宋受命寶復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邦昌以太宰退處內東門資善堂尋謁王東京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即皇帝位相李綱徙邦昌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綱上書論邦昌僭逆黃潛善猶左右之綱又力言于上前而繼之以泣乃責邦昌昭化軍節度使潭州安置語在綱傳初邦昌僭居內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獻果實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

之語斥乘輿帝聞下李氏獄詞服詔數邦昌罪賜死潭州時雍秉哲幷僑等先已遠竄至是幷誅時雍

劉豫字彥游景州人世業農至豫登進士第歷殿中侍御史累章言禮制局事徽宗曰劉豫河北種田叟安識禮制黜兩浙察訪後爲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亂儀眞建炎二年用張慤薦除知濟南府時盜起山東豫請易東南一郡執政惡之不許豫忿而去是冬金人攻濟南豫遣子麟出戰敵解去因遣人啗豫以利豫懲前忿遂畜反謀殺其將關勝降金三年三月兀朮聞高宗渡江乃縱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

與濟南府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四年金人册豫爲
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豫即僞位赦境內奉金正朔以
張孝純爲丞相升東平爲東京改東京爲汴京降南京
爲歸德府以弟益爲汴京留守册母翟氏爲皇太后妻
錢氏爲皇后改明年元曰阜昌紹興元年六月豫以麟
爲兵馬大總管尚書左丞相置招受司于宿州誘宋逋
逃十月豫入寇二年二月知商州董先以商虢附于豫
襄陽鎮撫使桑仲上疏請正豫罪朝廷命仲兼節制應
援京城軍馬量度事勢復所陷郡三月仲爲其將霍明
所殺河南鎮撫使翟興出伊陽山豫患之陰結其麾下

楊偉殺興持興首降豫四月丙寅豫遷都汴奉祖考于
宋太廟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
斂煩苛民不聊生六月蘄黃鎮撫使孔彥舟叛降豫既
而襄陽鎮撫使李橫屢敗豫兵復潁昌三年三月豫闔
橫入潁昌求援于金粘罕遣兀朮赴之豫亦遣將李成
率師二萬逆戰於京城西北之牟駝岡橫敗績復陷潁
昌四月陷虢州統制官謝皋自剖心以死是月明州守
將徐文以所部浮海抵鹽城輸款于豫豫以文知萊州
俾寇通泰閏五月朝廷遣韓肖胄胡松年使僞齊十月
己亥賊將李成陷鄧州以齊安守之癸卯陷襄陽李橫

奔荆南知隨州李道棄城走成據襄陽以王嵩知隨州
甲寅陷郢州守臣李簡遁豫以荆超知州事十一月金
人遣李永壽王翊來報聘永壽等驕倨請還豫俘及西
北士民之流寓者復要畫江以益豫四年熙河路馬步
軍總管關師古與豫兵戰于左要嶺敗績遂降洮岷之
地盡歸豫矣五月知壽春府羅興叛降豫制置使岳飛
復襄陽李成遁尋復唐隨鄧三州豫聞岳飛取襄鄧遂
乞師於金九月豫下僞詔有混一六合之言遣麟入寇
及誘兀朮等分道南侵或勸帝他幸趙鼎曰戰而不捷
去未晚也張俊曰避將安之遂決意親征十月韓世忠

戰於大儀解元戰於承州皆捷十一月下詔討豫始暴
豫罪惡士氣大振欲濟江決戰趙鼎曰退固不可渡江
亦非策豫猶不親來至尊豈可與逆雛決勝負哉十二
月岳飛遣將牛皐徐慶敗金人於廬州金兵退麟棄輜
重宵遁六年豫聚兵淮陽又爲世忠所敗豫聞帝親征
告急於金主金主報豫自行姑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
釁豫於是籍民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由壽春犯廬
州猊出渦口犯定遠江東安撫使張俊拒戰詔俾以淮
西屬俊命殿帥楊沂中至泗州與俊合沂中遇猊兵越
破之猊遁麟聞亦拔砦走麟兵有自書鄉貫姓名而

齊豫由此失人心金人聞麟等敗詰豫罪狀始有廢豫
意矣豫嘗請立麟爲太子以覘其意金人答曰徐當遣
人咨訪河南百姓豫自麟敗意沮氣奪中原遺民日望
王師七年二月帝進駐建康八月統制酈瓊執呂祉以
兵三萬叛降豫[illegible]殺祉授瓊靜難軍節度使知拱州瓊
勸豫入寇豫復乞師于金且言瓊欲自效金恐豫兵衆
難制欲以計除之乃佯言瓊降恐詐命散其兵於是尚
書省奏豫治國無狀當廢乃廢爲蜀王初金主先令撻
辣兀朮僞稱南侵至汴紿麟出至武城壓騎圍而擒之
因馳至城中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

下馬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强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
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
小校巡閭巷間揚言曰自今不僉汝爲軍不取汝免行
錢爲汝敲殺貎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此由是人心稍
安置行臺尚書省於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以女
眞胡沙虎爲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宮
人出嫁豫願居相州韓琦宅許之後併麟徙臨潢封豫
爲曹王賜田居之紹興十三年卒豫僭王號凡八年未
廢之先齊境內數見怪兆梟鳴後苑龍撼宣德門減宣
德字大星隕平原鈲識者謂豫禍不出百日豫怒殺之

[illegible]果廢豫之僭逆也宋官淪陷民間者承務郎閻琦
匿不以聞尚書郎官李昱南京守臣凌唐佐遣人持蠟
書告其機事滄州進士邢希載上書乞通宋朝並遇害
脩武郎宋汝爲數言劉豫書被留不屈招東京留守上
官悟知楚州趙立與李道李横皆不從召迪功郎王寵
朝奉郎趙俊處士尹焞皆不至尉氏令姚邦基判原州
米璞簽書博州判官廳公事劉長孺俱不汙僞命乃若
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祈簡獻遷都國馬賦語多指斥
至如許清臣毀景靈宮孟邦雄發永安陵蹠犬吠堯蓋
無責焉

苗傅上黨人祖授在元豐中爲殿前都指揮使隆祐太
后南渡傅爲統制官以所部八千人扈衛駐于杭州有
劉正彥者不知何許人父法政和間爲熙河路經略使
死王事正彥歷武德大夫知濠州以平丁進功進武功
大夫威州刺史初正彥討進請劉晏偕行正彥恥已賞
薄而晏復峻遷由是觖望乃散所賜金帛與將士尋被
命從六宮皇子至杭州建炎三年二月高宗從王淵議
由鎮江幸杭州時諸大將如劉光世張俊楊沂中韓世
忠分守要害扈衛者獨苗傅先是王淵裝大船十數自
維揚來杭杭人相謂曰平陳通時殺奪富民家財也內

稍抑琪康履頗用事肆為暴橫傅等恨之曰天子播遷至此猶敢爾耶其黨張逵復激怒諸軍曰能殺淵及内侍則人人可富朝廷豈能徧罪哉三月辛巳拜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傅自負宿將疾淵驟貴正彥雖由淵進淵徼取所予兵亦怨之於是與王世修張逵王鈞甫馬柔吉等謀作亂誣淵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殺淵以兵圍履第分捕内官凡無須者盡殺之梟淵首引兵犯闕中軍統制吳湛守宮門潛與傅通導其黨入奏曰苗傅不負國止為天下除害知杭州康允之聞變率從官扣閣請帝御樓百官皆從傅見黄屋猶山呼而拜帝憑闌

呼二賊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軍士有功者不賞私内侍者即得美官黄潛善汪伯彥誤國猶未遠竄王淵遇敵不戰因交康履得除樞密臣立功多止作遙郡團練已斬淵首更乞斬康履藍珪曾擇以謝三軍帝諭以當流海島可與軍士歸營且曰已擢二人官矣賊不退帝問百官計安出軍器監葉宗諤曰陛下何惜康履遂命捕履傅即樓下腰斬履傅猶肆惡言謂帝不當即大位淵聖歸何以處也帝使朱勝非縋樓下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與金議和帝許諾即下詔請太后垂簾賊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太后

諭之曰皇帝聖孝無失德强敵在外使吾一婦人攜抱二歲兒何以令天下正彥等號泣固請語益不遜太后還入門帝遣人奏禪位勝非泣曰臣義當死乞下詰二凶帝屏左右曰當為後圖事不成死未晚是日帝幸顯忠寺甲申太后垂簾降赦帝留内侍十五人餘悉編置於是呂頤浩張浚等謀舉兵勝非内謀復辟從傅請改元明受詔在勝非專政以傅為武當軍節度使傅等欲以所部代禁衛又欲邀帝幸徽越張浚勝非曲諭止之馮轓者即馮康國也張浚遣說二凶反正傅怒遣歸浚復遣轓諭以禍福浚又復傅書謂其大逆不道傅

等初聞浚集兵未之信及得浚書始悟見討遣苗瑀馬柔吉將部曲駐臨平以拒諸將兵事在張浚及馮康國傅賊聞勤王之兵大集即呼馮轓勝非議復辟乃四月戊申朔帝還宮徙傅淮西制置使正彥副之詔復建炎號是日頤浩浚軍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兵阻河韓世忠率先鋒力戰張俊劉光世乘之翊敗走勤王兵進北關二凶引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逝既入城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吏遂斬吳湛事在世忠傳傅等所過燔橋以阻官軍進犯衢州常山世忠請任討賊詔以為江浙制置使五月世忠殺杭州賊黨張翼斬鈞甫及柔吉

守斎以降賊施浙城縣夾溪而屯據險設伏以邀官兵
統制官馬彦溥死之賊乘勝犯中軍世忠揮兵直前
彦陞馬生禽之賊將江池殺孟皋禽苗翊降衆悉解甲
張逵收餘兵入崇安喬仲福追殺之傅逃建陽士豪詹
標覺之執送世忠七月世忠俘傅正彦以獻磔于建康
市張逵苗瑀及傅二子俱已前死詔釋餘黨
杜充字公美相人登進士第歷集英殿修撰知滄州建
炎初爲北京留守遷樞密直學士提刑郭永嘗畫三策
獻充充不省永誚之語在永傳二年代宗澤爲留守兼
開封尹三年歷知宣武軍節度使進拜尚書右僕射同

平章事御營使初宗澤要結豪傑圖迎二帝澤卒充短
於撫御人心疑阻兩河忠義之士往往皆引去留守判
官宗穎嘗疏其失朝廷謂充有威望可屬大事呂頤浩
張浚亦薦之故有是命高宗將幸浙西命韓世忠屯太
平王𤫉屯常州以充爲江淮宣撫使留建康使盡護諸
將劉光世韓世忠憚充嚴急不樂屬充詔移他州時江
浙倚充爲重而充日事誅殺無制敵方識者寒心金人
窺江充遣將御之一日當晝敵對江列陣而佯退遂信
之守益懈敵諜知無備夜乘數十舟橫江直濟衆不能
禦遂登岸充亟命統制官陳淬合二萬人邀擊於馬家
渡俾王𤫉俱進敵鋒甚淬戰沒𤫉引兵遁充遂棄建
康遂陷充渡江保眞州充嘗痛繩諸將諸將銜之伺其
敗衆將廿心焉充不敢歸居眞州長蘆寺頗懷異志金
完顏宗弼遣人說充嘗許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
降事聞高宗謂輔臣曰朕待充不薄何乃至是哉下制
削充爵能其子及婿於廣州制罪薄充久之命知相州
累遷行臺右丞相紹興和議成而充死矣
吳曦璘之孫挺之中子以祖任至高州刺史挺卒起復
濠州團練使累遷武寧軍承宣使又遷太尉會韓侂胄
謀開邊曦潛蓄異志因附侂胄求還蜀陳自強納曦賂

陰贊侂胄遂命曦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
州利州西路安撫使曦至鎮謟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
更不除副帥而兵權悉歸於曦開禧二年朝廷議出師
詔曦爲四川宣撫副使仍知興州自紹興末王人出總
蜀賦移牒宣司勢均禮敵而侂胄以總計隸宣司副使
得節制按劾而財賦之權又歸於曦未幾兼陝西河東
招撫使曦與從弟晛及徐景望趙富米修之董鎮共爲
反謀陰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蜀王侂胄日
夜望曦進兵曦陽爲持重潛爲金人地以困王師侂胄
不之覺金人犯西和曦時已布腹心于金將士未之知

[illegible]鐵[illegible]喉之金陷大散關曦退屯置口與人陝[illegible]
節授釐上書言曦必叛侂胄不省十二月金遣吳端持
詔書金印至置口封曦蜀王曦密受之翌日曦召幕屬
諭意謂東南失守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騤之抗言曰如
此則相公八十年忠孝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
決卽詣甲仗庫集兵將官語故祿禧褚青王喜王大中
等皆稱賀聽命曦北向受印正使程松聞變棄興元去
三年正月曦遣將引金兵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爲界曦
遂乘黃屋左纛僭王位于興州卽治所爲行宮稱是月
爲元年曦所統軍七萬併松軍三萬分隸十統帥聲言

約金人夾攻襄陽覘爲曦謀宜收用蜀名士以係民心
於是陳咸自髡其髮史次秦塗其目楊震仲飲藥死王
翊家拱辰皆不受僞命楊脩年詹父中家大酉李道傳
鄧性善楊泰之悉棄官去合江倉官楊巨源與隨軍轉
運安丙共謀誅曦會李好義與兄好古李貴等皆有謀
交相結納二月甲戌夜漏盡巨源好義首率勇敢七十
人斧門以入李貴卽曦室斬其首裂其尸丙分捕其二
子及叔父柄弟旿覘賊黨米修之等皆誅之函曦首獻
于朝梓子孫徙出蜀玠子孫免連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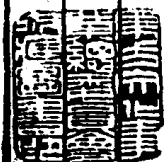
酈瓊臨漳人其父爲州學生後更習武藝從軍有功陞
[illegible]州安撫使淮南東路兵馬鈐轄累遷武泰軍承宣
使紹興七年兵部尚書呂祉爲都督府參謀節制淮西
軍將淮西將王德爲都統制瓊副之二人因事交訟于
督府瓊慮罪率所部十餘萬奔劉豫殺呂祉等詣在張
浚及祉傳豫授瓊靜難軍節度使知拱州金人廢豫以
瓊爲博州防禦使遷駮騎上將軍金人背和議兀朮率
諸將南侵瓊與焉瓊嘗語同列曰瓊每見元帥臨陣督
戰矢石交集而免冑指揮意氣自若身不避難將士孰
敢愛死宜其所向無前也江南諸帥才能不及中人每
當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督召軍旅易置

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
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體愚者喪師幸一小捷則露布
飛馳增加俘級以爲己功斂怨將士縱或親臨亦必先
遁而又國政不綱纔有微功已加厚賞或有大罪乃置
而不誅不卽覆亡已爲天幸何能振起耶衆以其言爲
然元帥卽兀朮瓊又告兀朮以宋事成敗曰宋任宰相
秦檜所謂亡國之大夫兢兢自守惟顚覆是懼吾以大
軍臨之彼之君臣方且心破膽裂將哀鳴不暇蓋傷弓
之鳥可以虛弦下也既果如其計兀朮大喜金兵初陷
亳州也瓊爲守及王德克復瓊乃遁去再陷再爲守及

六年遷至泰寧軍節度使文遂歸鄉尹加金紫光祿大
夫卒
徐文者膠水人少爲商後應募從軍能揮巨刀重五十
斤人呼爲徐大刀累有戰功高宗幸淮東浙西沿海
水軍都統制紹興二年立御前忠銳軍凡七將文其一
也大將閻皐與文有隙因譖其謀叛遣都統朱師敏襲
文文遂率戰艦數十艘泛海歸劉豫豫遣權文海道副
都統兼總管文教豫自海道襲臨安不果其後金人背
盟兀朮等南侵陷我州郡文效力居多累官定海軍節
度使致仕遷龍虎衛上將軍卒

施宜生者邵武人自少博聞強記未冠由鄉貢入太學
政和四年登上舍第試學官授穎州教授宜生困于場
屋遇一僧善相謂之曰子面有權骨當爲公卿然子身
之毛皆逆且覆椀必行以合乎此乃可貴也宜生大喜
會金兵入汴宜生南奔遂從巨盜范汝爲於建劍汝爲
敗宜生變服爲泰之吳翁家傭未幾歸劉豫爲陳取宋
之策授以官金人以其才藻擢至禮部侍郎翰林侍講
學士紹興末爲賀宋正旦使館伴張燾以首丘風之宜
生頗有貳志返國爲其介所發金主烹之
張中孚者其先自安定徙居張義堡父達累官太師封
慶國公中孚以父任補官金兵圍太原父戰沒中孚率
部曲十餘人入金軍中得其尸以還歷權知鎮戎軍兼
安撫使慶從吳玠張浚拒金兵浚退保巴蜀中孚權帥
事既而金兵次涇州中孚率將吏降金主以爲鎮洮軍
節度使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後爲陝西諸路
節制使知京兆府金人以河南地歸宋中孚遂入宋兀
朮再取河南陝西移文徵中孚復仕金連遷尚書左丞
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崇王卒弟中彥亦以父任歷涇
原副將知德順軍金人取陝西中彥遂降除招撫使以
功累至涇原路經略使知平涼府其後歸宋仕金並與

中孚同荐擢中彥封崇國公歷吏部尚書眞定臨洮二
尹熙秦諸路都總管加開府儀同三司卒中孚兄弟以
公卿子受宋厚恩且其父戰死於金蓋不共戴天之讐
也乃比肩北面爲之效忠君親之倫滅矣同時叛者又
有李成孔彥舟二人皆起盜賊是何足責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illegible]

叛臣下

李全　劉整　呂文煥（[illegible]）

夏貴　范文虎　留夢炎

李全濰州北海農家子也銳頭蜂目權譎善下人以弓馬趫捷能運鐵槍號李鐵槍初金主避元兵竄于汴民苦橫斂思亂於是劉二祖起霍儀繼之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等附之楊安兒起以舅劉全為帥閻通董友張正中孫武正等附之全與仲兄福聚眾數千劉慶

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于洋等咸附之元兵退金乃遣兵討捕安兒敗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等奉而統之稱曰姑姑眾尚萬餘全以其眾附楊氏通焉遂嫁之霍儀敗其徒彭義斌等歸李全有定遠民季先者安兒骨庇以軍賊及是會緣鎮江武鋒卒沈鐸見楚州守應純之道豪傑願附意時江淮制置李玨淮東安撫崔與之皆令純之沿江增戍恐不能禦乃命先為機察諭意羣豪敉復鐸為武鋒軍副將辟楚州郡監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攻金先遂以李全五千人附忠皎會兵攻剋海州全分兵襲破莒州禽其守臣別將于洋

又禽[illegible]州兒福又克青州全因得授武翼大夫京東副總管純之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丞相史彌遠密聞事不明招納密敕玨等尉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詔依武定軍生券例放錢糧萬五千人名忠義糧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遂輻湊漣水鐸納之全與劉全俱起羨心焉嘉定十一年全圍海城不下分兵襲密州禽黃摑十二年金人圍淮西急帥司調全與季先石珪軍援盱眙先進駐天長全進駐盱眙鼎立以待敵全至渦口值金將乞石烈牙吾答名盧鼓槌者將濟全掩擊之金兵溺淮者數千俘獲甚眾數日又與阿海戰化陂

湖大捷殺金數將得其金牌三團俱解全喪失亦眾阿海者金所謂四駙馬也全進達州刺史全說降金元帥張林以青莒等十二州來歸全與林結為兄弟表聞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兼總管餘授官有差授全廣州觀察使京東總管慶福義斌皆為統制先是制置使賈涉以朝命督戰立賞約全乃致金牌于涉云殺四駙馬所獲者故全有是授而四駙馬實不死也十三年全至楚州屬召先赴行在全自渦口之捷有輕諸將心獨先嘗策戰勛威望不下已忌之乃陰結制帥所任吏莫凱使譖先先卒全喜而心益貳涉乘先死欲收其軍[illegible]

劉陳選往漣水以總之先鋒裴淵宋德珍孫武正反生
義深張山張友拒而不受潛奉石珪爲統帥全伺知之
乃見涉請討珪珪素通好於元至是枝窮殺淵而挾孫
武正德珍與其謀王孟導歸元漣水軍未有所屬全求併
將之全又白制府請于朝以劉全爲總管駐揚州分數
千兵從之而將其衆十四年正月金人將南來全請於
涉欲與劉琸共圖泗州伐其謀涉許之全兵攻盱泗州
之西城入城布守琸從盱眙芻粟以實之未幾盧鼓槌
來取西城全戰敗統制賴興死全逍歸資糧器械悉以
委敵金人既陷蘄州再與趙范及其弟葵邀擊于天

長全隨行襲金人後謁而賀曰二監軍已立大功乞以
餘寇付全追之全追不甚力亦以是進承宣使十五年
二月琸再取西城盧鼓槌背城力戰戒張惠必獲全不
獲則斬惠即陳躍馬奔全壁棄所執兵請降全掖而起
之惠號賽張飛者也不數日惠戲下數千人皆潛至全
與惠歸請于制置司官之令自總一軍暌西當登寧海
之衝百貨輻湊全使其兄福守之爲窟宅計籠貨車夫
皆督辦於林林不能堪福怒謂曰若背恩耶待與都統
提兵殺若頭爾林懼歸于元福狼狽走楚州冬加全[illegible]
遣嗣節度林猶遣涉書詆全明已非叛涉以咎全全[illegible]

[illegible]取之乃撥師壁海州以遺林林走金遂入青州
十六年三月涉勸農出郊衆歸入門忠義軍遮道涉走
入楚楊氏楊氏馳出門佯怒忠義而揮之道開涉乃入
城自是以疾求去北力五月被召辛丑壽遇攝帥事全
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
申制閫一留全所庶功過有攷請給無弊壽遇善而諾
之全乃合帳前忠義悉籍之盡統其軍時人莫悟十一
月許國自武階換朝議大夫淮東安撫制置使先是國
奉祠家食數言全必反欲傾涉而代之會召國奏事國
疏全姦謀甚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當

也吏部侍郎喬行簡上疏論國望輕不宜帥淮不報山
陽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閫及聞國用晞稷觖望乃謄國
奏注釋以寄全全得報不樂十七年正月國之鎮楊氏
郊迓國辭不見楊氏慚以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
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賚十裁十八八月全謁國
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爲止全退怒甚國之客章夢先
王幕議劉慶福謁見夢先責客將令隔簾貌喏慶福甚
不能堪全欲往青州懼國苛留乃折節爲禮因命席設
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歡
甚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全

往青州寶慶元年全遣慶福還楚城使爲亂潛約盱
眙四軍相應四將不從於是慶福等謀中輟止欲快意
於許國馬國晨起莅事忽露刃充庭客駭走國厲聲因
求得無禮矣已及額流血蔽面閃走亂兵悉害其家人
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入賊國縋城走伏道堂中宿
爲走日慶福首殺夢先以報宿憾明日國縊于途時忠
義統領王文信提本部兵歸揚州謀縛守以其城獻事
泄爲鈐轄趙拱所阻文信遂與劉全還楚州盱眙總管
夏全聞山陽得志亦懷異圖劉琸厚賂之乃止及文信
亂琸懼夏全復動乃使卞整將兵三千視之使不敢動

整以邀文信爲辭引兵還揚州因僞言盱眙失守卞整
爲亂於是揚州復震城門晝閉史彌遠當國懼激他變
姑涵忍而後圖之謀帥莫可以徐晞稷嘗倅楚州守海
州得全歡心晞稷亦勇往乃授淮東制置使令亟意[illegible]
全特慶福以事濟報全全牒義斌等曰許國謀反已伏
誅矣爾軍並聽我節制義斌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
制使此事皆因我起我必報此讎乃斬齎牒人南向告
天皆衆見者憤激全自青州至楚城佯責慶福不能[illegible]
壓致此義之開斬數人請待罪朝廷未之詰趙范[illegible]
揚州遣捉點刑獄得制置印于潰卒中以授晞稷[illegible]

[illegible]晞稷已預晞稷入楚城劉全躍馬登廳晞稷
遽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四月
將青使人僞爲金兵道邳州出漣水奪全田租而伏騎
八百以待全引騎度淮與鬭伏發全敗閉之慶福以兵
往援全出全與慶福俱重傷歸楚州丁勝張世雄欲乘
全敗舉兵追北軍晞稷止之全後知其謀對晞稷詰之
二人不爲屈然懼禍及已晞稷乃潛授世雄勝軍統制
教使逃而陽索之北軍追世雄世雄且戰且走得達揚
州晞稷廢令全還戰馬軍器于制司全唯唯退招姚翀
及將校飲酒酣全語之故一人曰不若有官者棄官無

官者歸山東爲百姓一人抵掌憤然使全反全陽罵之
翀以告晞稷翌日全見晞稷求納官晞稷撫之而去自
是不復誰何其後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
倒置矣五月全取東平不克引兵攻恩州明日義斌出
兵與全鬭全敗慶福往救又敗全退保山崮抽山陽忠
義以北遣人求晞稷書與義斌連和義斌納全降兵兵
勢大振進攻眞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致書冷江
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時四總管亦移
道討議官致書乞助討賊范亦以爲言不報全貽書
制司誣義斌叛晞稷繳達之時朝廷知義斌之功懼[illegible]

未欲行賞未幾義斌俟命不至拓地而北與元兵戰于
內黃之五馬山元兵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宋臣且河
北山東皆宋民義豈爲他臣僕耶遂死之獻下王義深
等復歸全全使人說時青亦附全二年三月元兵攻青
州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朝廷初以力未能討
故用晞稷調護及傳全被圍稍欲圖賊晞稷畏懦詐全
未歸以苟歲月朝廷方謀易帥劉琸久在盱眙雅意建
閫又見賊勢稍孤意功名可立使鎮江副都統彭忯延
譽京師忯亦垂涎代琸從史尤力九月以琸知楚州兼
淮東制置使忯代知盱眙晞稷不知也乙亥晞稷以戶

部侍郎召已出知袁州十一月琸至楚州忯激夏全曰
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
在旦夕太尉宜往赴事會何端坐爲夏全欣然領兵徑
入楚城時青亦自淮陰移屯城內琸且駭且恐勢不容
卻復就二人謀焉時傳全已死福欲分兵赴援兵少卒
不往甲子琸令夏全盛陳兵楚城賊黨震恐楊氏賂夏
全求緩師乃止三年二月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
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死兎泣李氏滅夏氏寧獨存全許
諾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
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爲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

太尉有望即領此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
飲酣就寢如婦更與福謀逐琸辛卯全令賊黨圍州治
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琸精兵尚萬餘窘束不
能發一令夜半縋城僅以身免全既逐琸暮歸楊氏拒
之意楊氏反目圖己明日大掠趨盱眙欲爲亂張惠范
成進閉門不得入翱翔淮上惠成進出兵欲勦之夏全
狼狽歸金金人納之是舉也張正忠不從亂經妻女于
庭弃己自焚報至中外大恐劉琸自劾未幾死初姚翀
從賈涉辟楚州推官全喜其附己爲引重當路得改秩
全請以通判青州國之死全借翀撫定以誑衆以功入

朝三月以翀爲軍器少監知楚州兼制置翀辟鄭子恭
杜耒等爲幕客留母及其子于京買二妾以行至城東
艤舟以治事楊許翀入城乃入寄治僧寺極意娛之四
月李全欲歸元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
使鄭行德田四救之曰譬如爲衣有身愁無袖耶今北
歸蒙古未必非福全從之乃約降元元兵入青州承制
授全山東行省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爲厲階懷不自安
欲圖福以自贖福知之亦謀去慶福福僞病旬餘張甫
者素厚慶福懼福疑已乃勸慶福往問疾福殺慶福及
[illegible]金元帥封高陽公歸全者也福以慶福頭納翀

稍大喜未白慶福首禍一世姦雄今頭落措大手邪[illegible]
縱斧朝道于恭繼秦棣瑋之敗儲積帶地綱運不續賊
黨藉籍訴福所致福數見柳及僉幕從之皆謝以朝廷
殺降未下福曰朝廷建閫開幕不支忠義錢糧是欲立
制閫以困忠義也六月福悲衆怒與楊氏謀召柳飲柳
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柳命召諸幕
客以楊氏命召柳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往來朝
服至八字橋福兵腰斬之來南望再拜就斃二妾之入
柳及見之福兵欲害柳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須髮縋城
夜走徒步歸明州未幾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

莫肯往來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就以帥楊
紹雲兼制置改楚州名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
之若羈縻州然賊徒黨寨南門開北門支邑民田皆以
少價抑買之自收賦以贍兵錢糧不繼如故賊將國安
用閫通歎曰楚州物賤可以樂生而劉慶福為不善怨
仇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與張林邢德王義深五人共
議殺福及楊氏以獻於是衆帥兵邀楊氏家福出德手
刃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殺一婦
人以為楊氏函其首并福首馳獻紹雲紹雲驛送京師
傾朝甚喜檄彭忬張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便宜

[illegible]餘黨未幾傳楊氏故無恙所殺者乃全次妻劉[illegible]
也悒輕儇所供四總管弄戲得檄不敢自決力遜惠成
進二人即提兵入楚城與林等五人欵宴議分北軍為
五使五人分掌之請制府及朝廷處之廟議謂青望重
惟聽青區畫措置之不及惠成進青亦恐禍及密遣
人報全于青州遷延不決惠等歸盱眙賊黨復振紹雲
走樞密院議淮東總領岳珂攝制府事惠成進既歸錢
糧缺乏密約降全盧鼓槌許之二人紿忬曰南北軍易
致激變宜令出入無得帶刃忬從之二人每宴忬必備
迫卑隷忬皆不悟八月辛酉復燕忬酒半縛忬忬從者

無寸鐵且醉皆就縛即日渡淮輸款以盱眙附盧鼓槌
于泗州金兵至開門接之諸軍不戰皆降盧鼓槌與惠
釋憾連媚金官惠有加俾專制河南以拒元自是金人
窺淮東益急朝廷調京湖制置司兵萬人屯青平山以
備全全得青報慟哭力告元將求南歸不許斷一指示
不畔許之承制授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而歲獻
金幣十月丙辰全與元張宣差并通事數人至楚州服
元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號義深走金安用殺林德自
贖丁巳全邀青及張國明于淮陰國明辭疾青父子同
至全推殺其子者郭統制斬之全亦惡青反覆青與[illegible]

慘被害遂併青軍紹定元年春全厚募人爲兵不限南
北宋軍多亡應之又募南匠大治舡艦船自淮及海相
望其秋全及楊氏大閱戰艦于海洋十一月全至楚州
倉山東經理未定而貢于元歲不缺故外恭順于宋以
就錢糧往往貨賄輸元宋得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輟
二年四月全以糧少爲詞遣海州自蘇州洋入平江嘉
興告糴實欲習海道覘錢何也三年二月御前軍器庫
火得縱火者楚州軍穆椿全實遣之於是先朝兵甲盡
喪矣全擬先據揚州渡江衍德等曰通泰鹽場在焉莫
若先取爲家計全欲朝廷不絕錢糧乃挾元李宋二宣

差恫疑虛喝使國明達諸朝而元實未嘗資全兵有識
李宣差者曰此青州賣藥人也七月召國明眾議全以
寶王資其行宿從所過揚言李相公英略絕倫其射五
百步朝廷莫若裂地王之與增錢糧使當邊境偏師要
津求主此說既見廟堂以白山保全不叛八月全糴麥
舟過鹽城縣權制置翟朝宗喉尉兵奪之全怒水陸數
萬徑擣鹽城據之知縣陳遇踰城走公私鹽貨皆沒於
全朝宗乃遣卞整領兵扼境全留鄭祥董友守鹽城提
兵徃楚全言于朝辭遣兵捕盜過鹽城令自棄城遁慮
軍民驚擾未免入城安衆乃加全兩鎮節令釋兵遣官

[illegible]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朝廷[illegible]
[illegible]宗通判揚州趙璥夫暫攝事節制鎮江滁州軍馬趙
范趙葵慮全必反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納全造舟益
急至發冢取棺板鍊鐵錢爲釘熬人脂擣油灰列炬繼
晷招沿海亡命爲水手又給徹夫以元爲詞邀增五千
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即自轉
輸淮海入鹽城以贍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
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至不養北賊戕淮民之
語聞者太息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周安民等造浮梁
于諭口以便鹽城來往又開馬欄港壽河引淮船入湖

爲攻擾水砦計十月朝命趙善湘爲制置使以圖全全
言於善湘曰趙制置命總管二趙兄弟入自爲政使全
難處全欲決定去就竊往鹽城存劄若有疾全疑全者
如趙知府輩便可提兵決戰設能滅全高官重祿任彼
取之如或不能方表全心善湘甚憤范亦請調兵執政
鄭清之袁韶等議合力贊討全事遂決十二月金字牌
進善湘煥章閣學士江淮制置大使范直徽猷閣知揚
州淮東安撫副使弟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
滁州俱節制軍馬全子才軍器監簿制置司參議官下
詔辭李全罪削其爵停給錢糧勅善湘等討之仍促諸

襄淮西諸軍赴援全兵突至灣頭揚州副都統丁勝捍之時朝廷猶有內圖戰守外用調停之說墩夫得彌遠書許增萬五千人糧餉全歸楚州墩夫以授全全鄭書不受曰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紿耶遂引兵抵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入盡收子女貨幣及是全聞范葵已入揚州城谷衍德難之曰二趙入揚州矣江其可度耶令惟有徑擣揚州耳乃配兵守泰州悉出衆宜陵至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馬駐平山堂伺三城機便全攻城東門不利全隔濠見葵而去語在葵傳全連日接戰俱不利會襄兵萬人至真州上垻

統制張達監軍張大連不設備全哨馬帥田四擊之爲數截殺者五十遂大連死之城中不知也襄兵敗全兇焰益振復引輕騎犯州城南門統制陳達率勁弩射之范葵出城迎擊乃去是日全珍等距淮安七里焚全砦擒全將劉全出戰珍軍不利退屯寶應全志吞三城而兵每不得傅城下全乃用宗雄武計築長圍以困三城全張蓋奏樂平山堂布置築圍指揮閑暇范葵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堡砦西全分路鏖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越二日范出師大戰珍等破全將張友于都倉數日葵出戰又捷四年正月范葵累與

全戰俱捷始全反謀雖成然多顧忌好進言事者從賊爲重或陰贊之謂激作愈甚朝廷愈畏則錢糧愈增又許身任調停之責故全兵將舉而張國明先召全之託詞陳淵棄城及歸過三趙圖已蓋成謀也及三趙用宋師集諸關易國明沮制令官爵犒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自悔忽忽不樂常歎曰國明誤我望日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卒識其槍垂雙拂爲號以報范葵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服官軍裝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誘之范麾軍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

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寧淮軍蹙之賊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躁壤全騎陷淖不能拔制勇軍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曰無殺我我乃頭目先是令獲頭目無得爭以爲獻故羣卒碎其尸而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類非卒伍但不暇問三日間追賊黨連破之俘斬及奪回糧畜無算葵使人瘞新塘骸骨得左掌無一指蓋全支解也揚州平善湘以露布上帝驚喜太后舉手加額國明輩懼禍及已云全未死至資遊士刷榜之及泰州凱奏繼上浮言始定三月庚寅禡祭衛

梟鳴于牙占之吉別遣全子才率王旻等將萬五千人
攀子玠犄角取盱眙城四月壬戌范葵遣諸軍薄淮安城
下賊大敗死者萬餘五月丙戌朔官兵攻城自丑至未
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級生擒數百人燒砦柵萬餘家夷
五城餘址賊始懼己亥子才與趙必勝王旻軍移砦西
門道遇賊大戰又敗之楊氏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
槍天下無敵今事勢已去撐拄不行我欲歸老漣水
汝等請降可乎翌日楊氏絕淮而去賊黨遣使款軍門
范等密聞于朝不可范乃陽許以誤之衍德等自知降
亦不免始送款于金六月乙未大戰于河西三砦賊大

敗楊氏歸漣水甲子復大戰淮安遂平議乘勝復淮陰
兵未行淮陰降金繼得探報云宋師避一宿攻城淮安
亦爲金有矣於是全所據州悉平全之寇泰州官屬十
有九人皆迎降獨教授高夢月不汙又有海陵簿吳嘉
罵賊而死各褒贈錄其一子楊氏竄歸山東數年而後
斃全子松壽又名璮仕元爲江淮大都督亦嘗窺海道
犯淮安景定三年以漣海三城來歸獻山東郡縣請贖
父過詔授璮保信寧武軍節度使封齊郡王復全官爵
明年元兵圍濟南璮兵敗死焉
劉整鄧州人自金避亂入宋得隸荊湖制置使孟珙麾
下珙攻金信陽整爲前鋒夜縱十二勇士渡塹登城
擒其守還報珙大驚擬之唐李存孝十八騎拔洛陽也
乃書其旗曰賽存孝累遷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元
兵以內難解鄂州圍督師賈似道用整計殺殿兵以肅
清聞整與南方諸將多不相能制置使呂文德俞興尤
忌之會似道託會計邊費以陷諸閫整遂爲興所按整
懼乃籍州之十五郡戶二十萬降于元景定二年七月
也元主忽必烈授整夔府行省兼安撫使給以金符數
年爲鎮國上將軍都元帥總漢軍方整之叛也興率兵
討整屢爲所敗安撫高達兵亦屢敗四川都統張桂及

統制金文德曹顏俱戰死頭閧門死整每爲元主言宋
可圖宜益屯兵廣儲積又曰臣願效犬馬勞先攻襄陽
撤其捍蔽元之群臣沮之整又曰自古帝王非四海一
家不爲正統今何置一隅不問自棄正統耶於是元主
意決遣整同阿朮督兵圍襄陽城鹿門堡及白河口爲
攻取計既而築實心臺於漢水中流多置戰具又築外
圍以斷援兵造戰艦習水軍以奪中國長技皆整謀也
咸淳八年五月荊湖制置使李庭芝遣都統張順張貴
援襄陽整邀擊順死之惟貴得入城數月貴率兵出求
援整諜知迎戰于龍尾洲殺貴殲其衆庭芝以金印牙

衍機整漢軍都元帥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爲書
來寧僧持送整所以間整事覺整對元主曰宋設此以
殺臣臣實不知元主命整復書謂受元主命不敢負也
時襄陽拒守已五年整計襄樊唇齒宜先攻樊城九年
樊守將范天順牛富俱戰死整居其城遣所擒宋將唐
永堅諭襄帥呂文煥文煥遂降元主賜整田宅金幣良
馬整謂元主曰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將所練水軍乘
勝長驅長江必皆非宋有元主改整行淮西樞密院事
陞驃騎上將軍行中書左丞尋詔整別將兵出淮南整
銳欲渡江首將止之不果行及聞伯顏入鄂捷憤惋而

卒整乘蒙古方張之勢而效其知能以圖富貴宋之亡
皆整爲之忍矣哉

呂文煥安豐人文德之弟也文德有材勇淮帥趙葵招
致麾下累功擢夔路策應使景德二年授太尉京湖安
撫制置使兼知鄂州劉整叛俞興罷文德兼四川宣撫
使復瀘州遂授開府儀同三司四年浚築鄂常澧城池
迄事加寧武保康軍節度使度宗屢賜褒詔授少傅時
劉整獻計元主謂南人所恃惟文德然可以利誘乃遣
文德玉帶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仍築土墻以護居積
文德爲請於朝外通互市內固堡壁時出兵哨掠文德
[illegible]爲所賣後聞元人益兵圍襄樊爲必取之計文
煥曰誤國家者我也疽發背乞致仕授少師衛國公尋
薨贈太傅謚武忠德祐元年追封和義郡王呂文信者
亦文德弟也歷官武功大夫沿江制司諮議官德祐初
與元兵戰丁家洲死之贈定遠軍承宣使文煥度宗時
自帶行御器械改知襄陽兼京西安撫副使元阿术同
劉整攻襄陽文煥拒守凡九年頗有勞咸淳九年樊城
陷文煥遂納筦鑰與其子俱降元且爲畫攻鄂策請身
爲先鋒元主卽以文煥爲襄陽大都督恭帝卽位文煥
引元兵攻破沙洋城執守將王大用總管王虎臣翌日

連破新城殺都統邊居誼語在居誼傳未幾文煥帥兵
犯鄂州都統程鵬飛及權守張晏然以城降太皇太后
謝氏詔文煥息兵脩好不省及獨松關陷遣兵部侍郎
呂師孟等使元軍師孟文德子也因詔文煥贊和議亦
不省德祐二年伯顏兵至皐亭山太皇太后遣使奉璽
迎降伯顏令文煥慰諭太皇太后文煥因入內上表謝
而出有曰茲銜北命來撫南師視以犬馬報以仇讎非
曰予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伯顏拘文天祥
於軍中祈請使吳堅賈餘慶等繼往伯顏引天祥與同
坐天祥面斥餘慶賣國且讓伯顏失信文煥從旁諭解

天祥斥文煥及師孟謂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
死報國乃合族為逆文煥大慚恚師孟語在天祥傳中
呂文福者文煥從弟也歷典夕州擢知閤門事又擢常
德辰沅澧靖五郡鎮撫使知沅州恭帝立元兵日逼文
福以所部淮兵入衛降詔褒獎詩加福州觀察使又加
保康軍承宣使遣使趣之文福至饒州殺使者入江州
降元於是常德辰沅澧皆降矣呂師夔者亦文德子也歷
官提舉江州興國宮請募兵與元師許之德祐元年陳
奕既降元以元兵攻蘄州師夔適擢權刑部尚書都督
府參贊公事不受命乃與知江州錢真孫遣人如蘄州

請降伯顏入江州師夔設宴庾公樓飾宗室二女以進
伯顏卻之師夔與知信州謝枋得雅友善至是師夔以
元兵取江西攻信州枋得敗走鏤榜捕之執妻子下獄
妻李死焉端宗之趨廣也師夔同元帥阿里海牙及塔
出等率兵攻襲廣州諸郡故帝日航海無寧居云陳奕
者初諂事賈似道之玉工以求進自小官躐貴顯為制
置使知黃州程鵬飛既降元以元兵攻黃州奕遣人請
降于壽昌軍且求名伯顏曰汝率衆來歸何慮名爵許
以沿江大都督奕大喜遂以城降奕子巖知安東州奕
以書諭之巖亦出降元主擢文煥諸人至中書左右丞
並參知政事皆治行省事云
夏貴溧陽人理宗時為諸將累立戰功擢至保康軍承
宣使左金吾上將軍知淮安兼淮東安撫副使京東招
撫使賜金帶前後賜溧陽田六十頃既而知廬州兼淮
西安撫副使改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度宗又
賜金帶為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黃州累加檢校少保兼
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又為淮西安撫制置使兼知廬州
賜錢百萬激犒咸淳十年元兵逆攻陽邏堡夏貴兵俱
敗貴沿江縱兵大掠歸廬州德祐元年元兵與孫虎臣
戰于丁家洲虎臣兵敗於魯港貴不戰而去故諸軍盡

潰元兵日逼加貴開府詔以所部兵入衛時貴已蓄異
志縱北軍岳全還致款附意明年正月元兵犯臨安貴
遂以淮西降元貴遣從子招知鎮巢軍洪福福斬之既
而福被執貴詭殺其二子并殺福福數貴不忠大詬之
當妻才之被執臨刑也貴在傍亦為才所切齒詬在才
傳元主擢貴至江淮行省左丞致仕仍官其子孫
范文虎乃天順之從父呂文德之婿也景定中以戰功
遷至左領衛大將軍主管侍衛步軍司兼馬軍司尋以
白鹿磯功賞七官咸淳中遷殿前副都指揮使元兵犯
襄樊命文虎總統殿司兩淮諸軍援之賜錢[illegible]

[illegible]師夔文虎陰蓄異志貽書丞相賈似道請從中制勿[illegible]
爲閫帥李庭芝於是文虎日恣淫樂久不進兵北戰又
不力兵屢敗統制朱勝總管朱日新鄭阜先後被獲所
喪舟械甚衆及樊城陷襄陽降給事中陳宜中請誅文
虎似道庇之仍知安慶府事詳庭芝傳德祐元年正月
元兵犯江州文虎遣人以酒饌迎犒及犯安慶文虎遂
以城降伯顏授文虎兩浙大都督文虎持元主詔往諭
安豐壽州諸鎮復同夫里伯史樞率兵招安豐軍呂文
煥陳奕先已降元用事六年太后謝氏詔諭文虎三人
使通和議息兵文虎等六人爲元將兵日攻陷州郡乃

籍三人家二年正月元兵逼臨安恭帝降元駙馬都尉
楊鎮等奉二王渡浙江入閩伯顏諭文虎率勁兵五千
追之至婺州不及而還伯顏以臨安府爲兩浙大都督
府命文虎同忙古帶入城視事宋宗室孟桀謀起兵事
泄文虎執而斬之元主擢文虎參知政事至平章政事
皆治行省事云時諸城守將降元者甚衆若池州都統
張林京湖宣撫朱禩孫湖北制置副使知江陵府高達
成都安撫使昝萬壽知太平州孟之縉知平江府潛說
友嘉興安撫劉漢傑建康都統徐旺榮鎮江統制石祖
忠此其大者餘見本紀中元主嘗召詰其降之易對曰

[illegible]臣賈似道擅國柄每輕武臣故心離而體解[illegible]
[illegible]曰此惟似道一人之過耳汝主何負焉然則似道之
輕汝也固宜

留夢炎衢州人淳祐五年登進士第一咸淳元年自權
禮部尚書遷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進樞密
使四年以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德祐元
年六月入朝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兵馬臺臣
劾賈似道誤國請竄嶺表籍其家夢炎庇似道欲輕其
罰簽樞高斯得力辨之斯得與平章事王爚御史俞浙
相繼罷去皆夢炎爲之十月進左丞相時元兵日迫中

外文武諸臣率避禍逃竄太皇太后榜朝堂申以國法
弗能止乃十一月夢炎遁太皇太后兩遣使召之不至
以爲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二年元將唆都陷衢州
夢炎遂降宋亡丞相文天祥被執元主忽必烈欲官天
祥不爲屈曰倘得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
也王積翁同夢炎降者謀之夢炎欲合宋臣十人請於
元主釋天祥爲道士夢炎曰使天祥復號召江南置吾
十人何地天祥竟被誅元授夢炎禮部尚書至翰林學士
承旨元主嘗以夢炎葉李優劣問趙孟頫對曰夢炎臣
之父執重厚有大臣器葉李所讀書臣皆讀之所知所

原缺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世家上

夫百川朝宗于海其勢順也爝火不能與太陽爭明其分定也是故有王者作則萬姓戴羣雄歸苟負固相抗衡不可以言智矣自五季之亂豪傑蠭起各建號據土傳其子孫迄宋興凡五國三鎮江南則李煜西蜀則孟昶吳越則錢俶廣南則劉鋹太原則劉繼元湖南則周保權荊南則高繼沖漳泉則留從效陳洪進太祖平江湖蜀廣復得荊南太宗平太原復得漳泉吳越六十年

分裂之天下至是始合于一蓋天方贊宋誠難與爭知幾者無咎用壯者有悔厥效可覩已史列諸國於世家盖本歐陽脩五代史今因之若脩已述者不復及云

南唐李氏　西蜀孟氏　吳越錢氏

南唐李景徐州人父昪吳大楊行密將徐溫養子冒姓徐名知誥受吳禪國號齊改元昇元僭號居金陵復姓李改名昪自云唐宗室後改國號唐封景吳王改封齊王立七年卒景襲位改元保大周顯德中屢破景軍既連克揚州將議濟江景大懼請盡割江北地畫江為界歲貢數十萬許之於是遂稟正朔表稱唐國主世宗答[illegible]用唐報回鶻可汗之制云皇帝恭問江南國主[illegible][illegible]年太祖受命景屢遣使入貢太祖亦厚賜之初景襲位也屬中原多故跨據江淮三十餘州憑負險隘之利即山鑄錢物力富盛嘗試皆以上高祖入關詩頗有窺覦中土之意自世宗平淮甸遂以衰弱及太祖平揚州日習馬舫戰艦於京城之南池景懼甚其小臣杜著僞作商人由建安渡來歸又彭澤令薛良坐事責授池州文學亦挺身來奔獻平南策景聞之益懼太祖命斬著於下蜀市良配隸廬州衙校景乃安終以國境蹙弱不遑寧居遂遷於豫章俄而景卒太祖廢朝五日遣使弔祭贈

賻子煜請追尊帝號許之煜乃諡景為明道崇德文孝皇帝廟號元宗

煜字重光景第六子也本名從嘉善屬文工書畫知音律累封吳王建隆二年景立為太子監國未幾襲位居建康改名煜遣使來貢且奉表陳紹襲之意太祖詔答焉自景畫江內附周世宗貽書於景至是因煜之立始下詔而不名煜每聞朝廷出師克捷及嘉慶之事必遣使犒師修貢吉凶大禮皆別修貢助煜有母妻之喪亦遣使往弔開寶四年遣弟從謙來貢其數皆倍於前會冬以將郊祀又遣弟從善來貢會嶺南平煜懼上表遂

改唐國主爲江南國主唐國印爲江南國主印又書詔
請賜詔呼名許之煜又貶損制度官號多所改易五年
太祖以從善爲泰寧軍節度賜第留京師煜雖外示畏
服內實爲戰備太祖慮其難制令從善諭旨使來朝七
年秋詔煜赴闕煜稱疾不奉詔冬乃命曹彬潘美率兵
討之煜聞大兵將舉甚惶懼遣其弟從鎰及潘慎脩來
貢及至遂留於別館王師克池州大破其衆於采石磯
擒其將初朝廷將有事江表江南進士樊若水詣闕獻
策請造浮梁以濟師議者以爲古未有作浮梁渡大江
者恐不能就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渡

江若履平地八年春王師傅城下煜召朱令贇於上江
令連巨筏載甲士數萬人順流而下將斷浮梁未至爲
劉遇所破又募勇士五千餘人謀襲官軍皆素不習戰
宋師縱其至擊之殲焉又獲其將煜危迫甚遣其臣徐
鉉周惟簡奉方物來貢屢哀懇求罷兵太祖不許是年
冬城陷曹彬等駐兵于宮門煜率其近臣迎拜於門彬
等上露布以煜弁其宰相湯悅等四十五人上獻太祖
御明德樓以煜嘗奉正朔詔有司勿宣露布止令煜等
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賚有差詔曰江南
僞主李煜[illegible]其[illegible]包荒日彰勞斂旅以徂征傅孤墉
[illegible]泊闕危迫累示招攜何迷復之不悛果[illegible]之
[illegible]昔者唐堯光宅非無丹浦之師夏禹泣辜不赦防
風之罪朕以道在包荒恩推惡殺式優待遇盡捨尤違
可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仍封違命侯
以其子仲寓爲左千牛衛大將軍弟從鎰等姪仲遂等
俱進秩有差太宗卽位始去違命侯加特進封隴西郡
公卒年四十二贈太師追封吳王先是江南民間有服
玩侈靡之謠及煜時宮衣有天水碧之號皆歸宋之徵
也詳在五行志其國事詳見五代史
從善字子師僞封鄭王累遷太尉中書令後降封南楚

國公開寶四年春奉方物來貢授泰寧軍節度兗海沂
等州觀察等使留京師已復授節制仍賜甲第一區江
南平改右神武大將軍雍熙初再遷右千牛衛上將軍
出爲通許監軍卒
從諫本名從謙僞封吉王後降封鄂國公歸朝歷右龍
武大將軍知隋復成三州淳化五年上言貧不能自給
求外任許之子仲僾大中祥符八年進士
季操昇從父弟歸朝累遷左衛大將軍領康州刺史歷
知淮陽漣水二軍蔡舒二州卒
仲寓字叔章有文藝僞封清源郡公歸朝爲千牛衛大

[illegible]至煜卒宗族百餘口貧不能給上書自陳太宗授
州刺史為政寬簡部內甚治未幾卒
舒元潁州人少倜儻好學與道士楊訥講習於嵩陽通
左氏及公穀二傳與訥同詣李守貞館於門下守貞敗
元易姓朱楊訥更姓名為李平元事李景至淮南北面
招討使遣譖被代元憤怒自以戰功高又不忍負景欲
自殺門下客宋洎諫曰大丈夫何往不取富貴豈必為
妻子死哉元聽之將其衆歸世宗景盡誅其妻子世宗
素知元驍果得之甚喜以為檢校太保歷濠州防禦使
宋初從平李重進改沂州防禦使為滑州巡檢使詔元

復姓舒氏後為白皮兵馬都監卒特贈武泰軍節度次
子知雄歷鄜延路駐泊都監後辭疾居嵩山太宗召授
西京作坊副使泉福都巡檢使真宗初懇請入道歸嵩
陽舊隱復以薦授供備庫使歷知處州復求入道面賜
紫冠服號崇玄太師賞賜學冊圖有詔褒獎卒年八十
一
韓熙載字叔言濰州北海人後唐同光中第進士名聞
京洛父光嗣為平盧軍節度副使被誅熙載奔江南歷
仕李昇及子景擢至知制誥兵部尚書熙載善為文江
東士人道釋載金帛以求銘誌碑記者不絕又累獲[illegible]

[illegible]畜妓妾四十餘人多善音樂不加防閑恣其
入外齋以帷薄不脩責授右庶子分司洪州熙載盡斥
諸妓單車即路煜留之俄而復位諸妓復集如故煜歎
曰吾亦無如之何遷中書侍郎光政殿學士承旨開寶
中卒贈右僕射平章事諡文靖熙載才氣俊逸機用周
敏在高簡無所卑屈江左號為韓夫子云
馮謐本名延魯字叔文其先彭城人唐末南渡家于新
安與兄延巳俱以文學得幸李景歷工部侍郎東都副
留守周世宗下揚州謐髡髮為僧為所獲釋之數年拜
刑部侍郎放還為戶部尚書建隆三年煜遣來貢因表

求舒州田宅詔賜之後改常州觀察使卒子伉歸中朝
與兄儀价並登進士第伉文辭清麗嘗著孝普頌時人
稱之累遷殿中侍御史歷典潘郡皆有治跡咸平中知
福州卒
潘佑南唐散騎常侍處常之子少介僻杜門讀書不交
人事及長善屬文尤長於論議仕李景及子煜至知制
誥內史舍人有李平者本楊訥易姓名者也歷戶部侍
郎佑與平俱好神仙遂相善佑嘗建議復井田及依周
禮置牛籍薦平判司農寺以督之事行百姓大擾未幾
而罷佑自以為衆所排因憤怒歷詆大臣朋比謀絕[illegible]

爲平知省事又薦皇甫楊熙澄爲樞密使不報侯[illegible]
禁兵煜不納佑益忿抗疏請誅并相湯悅等數十人煜
手書敎戒之佑不復朝謁乃於家上書曰臣聞三軍可
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近者連上表章指陳姦惡何
面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縊死

皇甫繼勳江州節度使暉之子幼以蔭爲軍校父死難
於滁州累遷神衛統軍都指揮使貲産僕隷甲第含畜
妓樂極遊宴之娛及宋師至諸軍多敗衂繼勳欲煜之
速降每衆中流言頗道國小兵弱姪紹傑亦以繼勳故
爲巡檢常令紹傑入見煜陳歸命之計會有風雹繼勳

又忿陳滅亡之兆煜併紹傑誅之

周惟簡鄱陽人隱居好學問明易義李煜召爲國子博
士集賢侍講頃之以虞部郎中致仕宋師圍金陵張洎
薦惟簡有遠略可以談笑和解之召爲給事中與徐鉉
奉使至京師太祖召見詰責惟簡惶恐反言曰臣本居
山野無仕進意李煜強遣來耳臣聞終南多靈藥事寧
後願得棲隱太祖許之江南平命爲國子周易博士判
監事開寶九年上書述前志求解官非其心也改虞部
郎中致仕太宗立[illegible]詣闕求入見有司以非詔旨
卻之歲餘復上表自求用遷水部員外郎李子繕[illegible]進
[illegible]都官員外郎

後蜀孟昶初名仁贊其先邢州人父知祥事後唐
武皇以弟之子妻之歷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
事明宗即位命知祥討平東川知祥自領兩川節度明
宗即以授之長興四年封蜀王許行墨制五年閔帝立
乃稱帝於蜀改元明德時清泰元年也事具五代史昶
母李氏本莊宗嬪御以賜知祥知祥僭號以昶爲檢校
太保同平章事崇聖宮使東川節度知祥疾立爲皇太
子權監軍國明德元年七月知祥卒昶襲位年始十六
止稱明德年號委政於趙季良張知業李仁罕等二年

尊其母李氏爲皇太后四年改元廣政後以事誅仁罕
知業乃親政事周世宗時致書稱大蜀皇帝世宗怒其
無禮不答昶不自安乃於劒門夔峽多積芻粟增置師
旅用度不足遂鑄鐵錢禁境內鐵器場務之以專其利
立其子玄喆爲太子用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趙崇韜
等掌機要總內外兵柄母李氏謂昶曰吾嘗見莊宗跨
河與梁軍戰又見爾父在并州捍契丹定兩川當時主
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此輩素不知兵一旦邊
鄙有警急何以禦敵太祖下荊楚昶欲遣使朝貢昭遠
固止之乾德二年昶遣孫遇楊蠲趙彥韜爲諜[illegible]

彥韜取昶與并州劉鈞蠟丸帛書以告其書云儻見
伐之嘉音動輔車之喜色太祖曰吾用師有名矣卽命
王全斌等分路討之詔孫遇等指畫江山曲折之狀及
兵砦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之以授全斌全斌
等兵至昶遣王昭遠趙崇韜等來拒戰相繼就擒昶大
懼出金帛犒兵令其子玄喆統之以守劍門玄喆離成
都但攜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
至緜州聞宋師已破劍門遂遁歸昶益惶駭三年正月
昶遣其通奏伊審徵齎表詣全斌請降且言中外骨肉
二百餘人有親年幾七十願終甘旨之養免賜睽離之

責全斌等既受其降遣康延澤入城見昶諭以恩信留
三日盡封府庫而還昶又遣其弟仁贄詣闕上表待罪
太祖詔赦之昶乃舉族與官屬由峽江而下上洪遣使
迎勞之昶至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太祖御崇元殿備
禮見之昶及母以下賜賚有差卽日安於大明殿先是
詔有司起大第五百間以待昶供帳悉備至是賜之又
爲其官屬各營居第翌日詔拜昶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昶子玄喆弟仁贄等及官屬賒
拜有差昶數日卒年四十七太祖廢朝五日素服發哀
追封楚王諡恭孝昶之卒也其母李氏不哭以酒酹地

曰汝不能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
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生爲因不食數日卒太祖聞而傷
之賻贈加等贈昶殯殮一區初昶在蜀專務奢靡爲七
寶溺器他物稱是周世宗欲討之而未果至太祖乃平
之其所題桃符乃降宋之兆也語在五行志

玄喆字遵聖幼聰悟善隸書僭封秦王檢校太尉同平
章事判六軍諸衛事既而領武德軍節度又加兼侍中
未幾立爲皇太子入朝與昶同日宣制檢校太尉泰寧
軍節度移鎭貝州十餘年亦有治迹太平興國初移鎭
定州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四年從平太原就命爲鎭

州駐泊兵馬鈐轄又從征幽州率所部攻城之西面會
班師命帥兵歸屯定州俄與諸將校破契丹於徐河以
功封滕國公入爲左龍武軍統軍判右金吾衛仗未幾
知滑州淳化初以病求小郡養疾移知滁州卒年五十
五贈侍中有子十五人隆詔隆誥隆說隆詮並進士及
第玄喆弟玄珏歷右神武統軍出知滑州卒

仁贄字忠美僭封雅王檢校太傅既而領閬州保寧軍
節度加太尉歸朝授右神武統軍丁母憂起復領大同
軍節度西京都巡檢使卒贈太子太師

仁裕字鳴謙與仁贄同日封彭王後亦領節鎭加檢校

[illegible]歸朝授檢校太傅右監門衛上將軍遷右羽林統
卒贈太子太傅
仁操亦與仁贇同日封嘉王後亦領節鎮加檢校太尉
歸朝授右監門衛上將軍累遷右龍武統軍卒
伊審徵字中圖幷州人父延瓌隨知祥入蜀知祥僭位
以女妻之歷陵嘉眉三州刺史審徵幼以孝聞母病割
股肉啖之以父任歷武泰軍節度使選其子崇度尚公
主又改寧江軍節度同平章事與王昭遠俱掌機務常
自以康濟經略爲己任屬宋師入境審徵首奉降表詣
軍前昭遠將統軍敗走時人笑之審徵歸朝授靜難軍

節度太宗以判右金吾衛仗卒
韓保正字求吉潞州人父昭運從知祥入蜀及知祥僭
號署珍州刺史保正事知祥及昶累遷奉鑾肅衛馬步
軍都指揮使選其子崇遂尚主宋初荆南高繼沖納土
昶聞之以保正爲峽路都指揮制置使屯夔州以經畫
邊事遷檢校太尉兼侍中聞太祖將加兵以保正爲山
南節度興元武定緣邊諸砦屯駐都指揮使及王全斌
至保正棄興元保西縣爲史延德所破擒送全斌驛置
闕下未及命官卒贈右千牛衛上將軍
王昭遠成都人幼孤貧依東郭僧爲童子知祥飯僧府
[illegible]遠聰慧留給事昶左右嗣位累遷知樞密院事
歷夔州寧江軍節度未幾兼領山南西道節度同平章
事及入謝求解樞密許之昭遠好讀兵書頗以方略自
許宋師入境昶遣昭遠與趙崇韜率兵拒戰將至漢源
聞劍門已破昭遠股慄發言失次崇韜布陣將戰昭遠
據胡床臬恐不能起俄崇韜敗乃免冑走匿誦羅隱詩
云運去英雄不自由俄爲追騎所執送闕下太祖釋之
授左領軍衛大將軍
趙崇韜太原人父廷隱事知祥累功遷至太師中書令
宋王卒諡忠武崇韜驍果有父風昶累遷至左右衛聖

步軍都指揮使選其子文亮尚主加領洋州武定軍節
度山南武定緣邊諸砦都指揮副使漢源之戰獨策馬
先登及蜀軍敗猶手擊殺十數人爲宋師所擒
高彥儔太原人父暉宣威軍使彥儔仕知祥及昶累遷
夔州寧江軍都巡檢制置招討使加宣徽北院事利州
昭武軍節度及宋師至師敗城陷判官羅濟勸令單騎
歸成都彥儔曰我昔已失天水今復不能守夔州縱不
忍殺我亦何面目見蜀人哉濟又勸其降彥儔曰老幼
百口在成都若一身偷生舉族何負吾今日止有死耳
卽解符印授濟具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焚初

昶[illegible]謂昶惟彥儔可任及是果能死難
趙彥韜興州人爲本州義軍裨校昶遣與孫遇楊蠲爲
諜至都百因泄其事太祖弃赦遇蠲伐蜀以爲鄉導彥
韜歷遷澧州刺史卒
龍景昭興州人事蜀擢至施州刺史乾德中諸將伐蜀
兵將壓境景昭率官吏犒師迎入城蜀平即授本州刺
史秩滿改右千牛衛將軍卒
幸寅遜蜀人仕昶歷翰林學士加工部侍郎領簡州刺
史歸朝授右庶子嘗上疏諫獵太祖嘉之召見賜帛開
寶五年爲鎭國軍行軍司馬罷職年九十餘尚有仕進

意治裝赴闕未登路卒
李廷珪太原人仕至遂州武信軍節度領本鎭及保寧
軍都巡檢使其與玄喆拒宋師也狼狽而還所經州縣
盡焚儲蓄及全斌等入成都王仁贍案籍詰軍須康延
澤謂廷珪曰王公志在聲色苟得所欲則置不問矣廷
珪求女妓四人貸金帛數百萬遺之繇是獲免歸闕爲
右千牛衛上將軍卒廷珪諸人川中各有田宅昶降獻
於朝詔賜錢償焉
李昊字穹佐自言唐相紳之後嘗仕蜀王衍至中書舍
人翰林學士歷事知祥及昶累官門下侍郎兼戶部尚
[illegible]事監修國史俄加左僕射自知祥領蜀凡箋
[illegible]檄皆出昊手至是集爲百卷曰經緯略以獻俄命
判度支戶部廣政十四年修成昶實錄四十卷昶欲取
觀昊曰帝王不閱史不敢奉詔以判使洊集封趙國公
俄加司空領遂州武信軍節度出判鹽鐵加弘文館大
學士修奉太廟禮儀使又改判度支使其子孝連尚昶
女蜀平隨昶入朝太祖優待之拜昊工部尚書賜第一
子皆進秩卒昊前後仕蜀五十年昶之世昊位兼將相
秉利權資貨歲入鉅萬奢侈尤甚後堂妓妾曳羅綺數
百人昶與江南李景通好遣其臣趙季札至江南購得

唐李紳武宗朝拜相制書還以遺昊昊喜甚大會賓客
宴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季札初王衍降莊宗昊
草其表昶之降也其表亦昊所爲蜀人潛署其門曰世
修降表李家有集二十卷目爲樞機應用集孫德鋅進
士及第
毋守素字表淳河中人父昭裔仕蜀至宰相太子太師
致仕守素弱冠起家累遷工部尚書守素奉親頗勤至
雖隆暑暮歸必朝服執簡以申晨定之禮入朝授工部
侍郎坐咎父喪娶妾免開寶初起爲國子祭酒歷知密
州兼本管諸州水陸轉運使卒次子克恭尚昶女歸宋

至左監門衛將軍
歐陽迥益州人嘗事蜀王衍及知祥父子累官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歸朝歷左散騎常侍充翰林學士嶺南平議遣迥祭南海迥聞之稱病不出太祖怒罷其職分司西京卒贈工部尚書迥性坦率無檢操雅善長笛太祖召偏殿令奏數曲御史中丞劉溫叟聞之叩殿門求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誥命不可作伶人之事上曰朕嘗聞孟昶君臣溺於聲樂迥至宰司尚習此技故爲我擒所以召迥欲驗言者之不誣也溫叟謝曰臣愚不識陛下鑒戒微旨自是不復召迥好爲歌詩甚富

掌誥命非所長但蜀之卿相奢靡相尚迥能守儉素此其可稱也

吳越錢俶字文德臨安人本名弘俶以犯宣祖偏諱去之祖鏐因黃巢之亂據有吳越昭宗授以杭越兩藩節制封彭城郡王歷梁後唐加吳越國王卒子元瓘嗣元瓘卒子佐嗣佐卒弟倧嗣爲其大將胡進思所廢遂迎立俶事具五代史俶即元瓘之第九子也晉開運中爲台州刺史數月有僧德韶語俶曰此地非君爲治之所當速歸不然不利俶從其言即求歸國未幾有進思之變漢乾祐初授杭越等州大都督吳越國王賜號翊聖廣運同德保定功臣賜以金印玉冊歷事周恭帝加興崇仁昭德宣忠保慶扶天翊亮功臣建隆初授天下兵馬大元帥自太祖受命俶貢奉有加常數帝亦厚賚之乾德初改賜功臣號開寶五年又改賜開吳鎮越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封其妻孫氏爲賢德順穆夫人特命有司造大第於薰風門外連亙數坊儲偫什物無不悉具賜名禮賢宅以待來朝賜之詔諭旨於俶七年冬討江南詔以俶爲昇州東面招撫制置使賜戰馬旌旗劍甲令丁德裕以禁兵步騎千人爲俶前鋒盡護其軍李煜貽書於俶其略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

天子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答以書來上八年俶率兵拔常州加守太師詔俶歸國俶遣大將沈承禮等率兵水陸隨王師平潤州遂進討金陵江南平論將校功悉優擢九年二月俶與其妻孫氏子惟濬節度使孫承祐來朝上遣皇子德昭至睢陽迎勞居禮賢宅對於崇德殿貢白金四萬兩絹五萬匹賜襲衣玉帶金器千兩白金器三千兩羅綺三千段即日宴長春殿俶又賀平江左助郊祭皆有貢二月詔賜劍履上殿書詔不名以孫氏爲吳越國王妃宰相以爲異姓無封妃之典太祖曰行自我朝表異恩也俶獻白金六萬兩絹

興萬匯爲謝俶歸國太祖宴餞於講武殿俶涕泣言願
三歲一朝太祖曰川陸迂遠當俟詔旨即來覲也自俶
之至逮於歸國太祖所賜不可勝計俶既歸國省視事
功臣堂一日命坐于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
天威不違顏咫尺敢寧居乎太宗即位加食邑五千戶
俶貢品物倍萬又請歲增常貢詔不許太平興國三年
三月來朝對於崇德殿賜俶及賓佐衣帶器幣有差即
日宴俶長春殿命劉鋹李煜預坐俶以金幣珍寶土物
上獻四月會陳洪進納土俶上言曰臣伏有懇誠貯於
肺腑幸因入覲輒敢上聞蓋慶神道之害盈必冀天慈

之從欲乞納軍士器甲仍罷吳越國王及天下兵馬大
元帥職名凡頒詔命願復名呼優詔不許五月乙酉俶
再上表云陛下嗣守丕基削平諸夏凡在率濱之內悉
歸輿地之圖獨臣一邦僻介江表職貢雖陳於外府版
籍未歸於有司尚令山越之民猶隔陶唐之化太陽委
照不及蔀家春雷發聲兀爲異俗則臣實使之然也願
以所管十三州獻于闕下詔許之丁亥詔封俶爲淮海
國王仍改賜寧淮鎮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即以
禮賢宅賜之其子弟將校並進秩寵貌隆盛冠絕一時
是歲七月中元京城張燈命有司於俶宅前設燈山陳

聲樂以寵之八月命親屬及管內官吏悉歸朝四年五
月從征太原會劉繼元降上御連城臺誅軍中先亡命
太原者顧謂俶曰卿能保全一方以歸於我不致血刃
深可嘉也俶頓首謝還京策勳加食邑二萬戶實封二
千戶五年八月俶被病上臨問優賜之六年又被病賜
告久之上遣中使賜俶文楸棋局水精棋子乃諭旨曰
朕機務之餘頗曾留意以卿在假可用此遣日八年冬
累表求罷職優詔褒之但罷兵馬大元帥餘如故雍熙
元年改封漢南國王四年春出爲武勝軍節度改封南
陽國王又改封許王端拱元年春徙封鄧王會朝廷遣

使賜生辰器幣與使者宴飲至暮有大流星墮正寢光
燭庭是夕暴卒年六十俶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生至是八月二十四日卒復與父元瓘卒日同人皆異
之上爲廢朝七日追封秦國王諡忠懿仍正衙備禮發
冊有曰天道難諶梁木斯壞長沙既往空存甲令之勳
征虜云亡但見賢臺之像庸加典則以厚始終命中使
護其喪歸葬洛陽自鏐至俶世有吳越之地僅百年管
內諸州皆子弟將校授任而後請於朝有至使相者俶
善始令終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頗知書雅好
吟詠有詩數百首曰正本集陶穀爲之序性謙和未嘗

佇物崇信釋氏前後造寺數百歸朝又以愛子為僧署
草書上有玉硯象管蜀牋之賜初俶為胡進思所立廢
其兄倧徙越州進思屢請除之恐為後患俶泣曰若殺
吾兄吾終不忍汝欲行其志吾當退避賢路進思慙而
退俶慮進思害倧遣親將薛溫為倧守衛戒之曰委汝
以保全廢王苟有非常汝當以死捍之溫至越旬餘有
二卒夜持刃踰垣入倧閤戶拒之呼聲達於外溫領徒
入斃二卒於庭乃進思所遣也後左右屢有以倧為言
俶終拒之倧居越州二十餘年卒子惟濬惟治惟演惟
灝惟渭惟濟惟渲至韶州團練使惟灝賀州團練使惟

渭至左龍武將軍獎州刺史惟演惟濟皆童年召見慰
勞並起家諸衛將軍惟演自有傳神宗時以知杭州趙
抃言錢氏父祖妃夫人子孫墳廟在錢唐臨安者三十
餘所立表忠觀以時修治理宗給田三百畝付觀旌功
德焉

惟濬字禹川俶嫡子也甫數歲俶表授節度副使檢校
太保宋初領建武軍節度加至太尉後授鎮東等軍節
度浙江東西道觀察處置兩浙制置營田發運等使大
兵征金陵惟濬從俶下毗陵以功加平章事太宗即位
加兼侍中俶獻地改封惟濬亦從淮南節度以郊祀恩
[illegible]校太師從平太原征幽薊又從幸大名雍熙中歷
[illegible]安州端拱初封鄧國公俶卒起復加兼中書令淳化
初暴卒追封邠王謚安僖子守吉守讓守讓頗勤學為
文章退居多閑惟讀書屢獻歌頌真宗優詔褒獎有集
二十卷子如娶曹王元偁女

惟治字和世廢王倧之長子倧初遷於越而惟治生俶
愛之養為己子累遷檢校太保台州團練使乾德中制
授寧遠軍節度檢校太傅仍兼衙職與惟濬節旄同日
而至國人榮之王師討江南惟治從俶率兵下常州策
勳改奉國軍節度太宗即位進檢校太尉俶既納土惟

治歸朝改領鎮國軍節度惟治善草隸尤好二王書嘗
曰心能御手手能御筆則法在其中矣家藏書帖圖書
甚衆太宗命翰林書學賀不顯詣其第偏取視之曰諸
錢皆效浙僧亞棲之迹故筆力軟弱獨惟治為工耳惟
治嘗以鍾繇王羲之唐玄宗墨跡凡七軸為獻優詔褒
答雍熙三年大出師征幽州命惟治知真定軍府兼兵
馬都部署至則訓兵享士頗勤政務初惟濬雖俶嫡嗣
然俶以其放蕩無檢故器惟治洎入朝惟濬止奉朝請
而委惟治藩任焉俶卒起復檢校太師累上表請能節
[鉞]優詔不許惟治既病心恍惚家事不肅坐貶右監[illegible]

衛上將軍晚年頗貧寘其德中其弟惟演獻文上對
補稱其王公之後能苦心翰墨命訖其名因曰錢氏繼
世忠順子孫可念惟治頗貧乏尤可矜惻特轉右武衛
上將軍月給奉十萬累加左驍衛上將軍左神武統軍
卒年六十六贈太師惟治好學聚圖書萬餘卷多異本
慕皮陸爲詩有集十卷書迹多爲人藏祕工草字簡之
幼好學仕終光祿少卿
惟濟字巖夫生七歲以封漢南王奏補本府元從指揮
使歷東染院使拜封州刺史其後請試郡眞宗命知絳
州民有條桑者盜奪桑不能得乃自創其臂誣桑主欲

殺人久繫不能辨惟濟取盜與之食視之盜以左手舉
七筯惟濟曰以右手創人者上重下輕今汝創特下重
正用左手傷右臂非爾自爲之邪辭遂服歷事仁宗累
遷至保靜軍節度觀察留後惟濟喜賓客豐宴犒家無
餘貲卒贈平江節度使謚宣惠有玉季集二十卷惟濟
有吏幹能戢下而性苛忍所至系囚滿獄重囚棄市或
斷手足探肝膽云
儼字誠允俶異母弟也本名信淳化初改焉幼爲沙門
及長謹慎好學俶襲國封命爲鎮東軍安撫副使周顯
德中奏署衢州刺史宋累遷隋州觀察使兄儀爲金州
觀察使卒而儼代之出判和州在職十七年卒年六十
七贈昭化軍節度儼博涉經史少夢人遺以大硯自是
樂爲文辭頗敏速富贍當時國中詞翰多出其手歸京
師與文士遊歌詠不絕淳化初嘗獻皇猷錄咸平又獻
先聖錄所著有前後集吳越備史及備史遺事忠懿王
勳業志各若干卷又作貴溪叟自敘傳一卷善飲酒百
卮不醉居外郡嘗患無敵或言一軍校差可倫擬儼問
其狀曰飲益多手益恭儼曰此亦變常非善飲也
昱字就之佐之長子佐卒昱尚幼國人立俶遂以昱爲
咸寧大安二宮使歷台州刺史王師討江南爲東面水

陸行營應援使從俶入朝授白州刺史昱好學多聚書
喜吟詠多與中朝卿大夫唱酬嘗與沙門贊寧談竹事
迭錄所記昱得百餘條因集爲竹譜三卷歷官郢州團
練使卒昱善筆札工尺牘聰敏能覆棋工琴畫飲酒至
斗餘不亂善諧謔生平交舊終日談宴未嘗犯家諱有
集二十卷然貪很縱肆無名節可稱生子百數涉雍熙
中進士及第俶之群從又有昭序者字著明好學喜聚
書仕以勤幹聞至如京副使昭度字九齡至供奉官俊
敏工爲詩多警句有集十卷
孫承祐錢塘人俶納其姊爲妃因擢處要職至中吳軍

節度從俶京畿陵功居多詔改中吳軍爲平江軍眞拜
承祐節太平興國中俶來朝盡獻其地從承祐泰寧軍
節度使歷知滑州卒贈太子太師承祐在浙日恣藉親
寵恣爲奢侈每一飲宴殺物命千數常膳亦數十品方
下筯從東鴐北征以橐駝負大斛貯水養魚自隨至幽
州南村落間日巳旰石守信諸人尚未朝食適遇承祐
即延所止幕舍中膾魚具食翁極水陸人皆異之承祐
少時嘗夢人以蓍草一本增其一而授之既寤以語所
親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今增其一我壽止
於此乎果五十而卒

沈承禮烏程人錢元瓘以女妻之歷事佐及俶累官威
武軍節度事王師征江南錄功眞授福州節制後俶獻
地從承禮鎭密州卒贈太子太師初秦王廷美之敗也
有司按驗俶惟濬孫承祐及陳洪進皆嘗有贈遺獨承
禮無焉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一　列傳一百三十三

明南京戸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世家下

南漢劉氏　北漢劉氏　湖南周氏
荊南高氏　漳泉留氏　陳氏

南漢劉鋹其先上蔡人高祖仁安仕唐爲潮州刺史因
家嶺表仁安生謙爲封州刺史謙生隱代其任梁開平
初兼靜海軍節度使封南海王弟陟襲位貞明三年稱
帝號大漢改元乾亨改名巖又改龔終改龑龑讀爲儼
字書不載蓋其妄也晉天福七年卒子玢嗣爲弟晟所

殺晟遂自立盡殺群弟周顯德中卒事具五代史長子
鋹名繼興封衛王襲位改今名改元大寶性昏懦委政
宦者龔澄樞及才人盧瓊仙鋹日與宮人波斯女等游
戲增中官至七千餘有爲三師三公者女官亦有師傅
令僕之號目百官爲門外人群臣小過及七人釋道有
才略可備問者皆下蠶室令得出入宮闈作燒煮剝剔
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鬭虎抵象又賦斂煩重置媚
川都定其課令入海五百尺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玳瑁
飾之中官陳延壽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離宮數十鋹
常游幸以豪民爲課戸供宴犒費太祖聞其奢酷曰吾

[illegible]此一方民先是晟因湖南馬氏之亂襲取桂郴賀
[illegible]州開寶初鋹又舉兵侵道州刺史王繼勳上言請討
之太祖難其事令江南李煜遣使以書諭鋹使稱臣歸
湖南舊地鋹不從煜復遣給事中龔慎儀遺之書略曰
煜與足下情若弟兄義敦交契憂戚之患曷嘗不同每
思會面抵掌交議所短各陳所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
惑而相去萬里斯願莫伸凡於事機不得款會屢達誠
素冀明此心而足下視之謂書檄一時之儀近國梗槩
之事使忠告確論如水投石若此則又何必事虛詞而
勞往復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今大朝點閱大衆仍以

上秋爲期令弊邑以書復敘前意觀夫古之用武者不
顧小大强弱之殊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讎此必
戰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存亡之機以戰爲命此必戰
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
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進取
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此四者無故而坐
受天下之兵將決一旦之命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
不從有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夫稱帝稱王角立傑
出今古之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人亦古今之
常事也盈虛消息取與翕張屈伸萬端在我而已[illegible]

[illegible]矜而用壯輕禍而爭雄哉足下撫百越之衆北距[illegible]
嶺南負重溟衆數十萬表裏山川此足下所以慨然而
自負也然天方相楚尚未可爭大朝師武臣力實謂天
贊登太行而伐上黨士無難色絕劍閣而舉庸蜀役不
淹時是知大朝之力難測也萬里之境難保也十戰而
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人之情端
坐而思之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夫
坐思之時蓋有殊矣是以智者慮於未萌機者重其先
見圖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計禍不及慮福過之
良以福者人之所樂心樂之故其望也過禍者人之所

惡心惡之故其思也忽是以福或脩於慊望禍多出於
不期願脩祖宗之謀以尋中國之好蕩無益之忿棄不
急之爭知存知亡能强能弱屈己以濟億兆談笑而定
國家何必扼腕盱衡履腸蹀血然後爲勇也故曰知止
不殆可以長久又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此聖賢之事
業何恥而不爲哉況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
承五運而乃當正統度四方則咸偃下風力且過天下
之兵鋒俟貴國之嘉[illegible]則大國之義斯亦以善矣足下
之忿亦可以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
有利於黎元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無

一利黷武何用弭德修怨自生仇敵幸而小勝莫保其後
本兼而違心則大事去矣念頃者淮泗交兵疆陲多壘
吳越以累世之好首爲厲階惟有貴國情分論親雖盟
約篤在先朝感義情實慨然下走承基理難負德不能
自已又馳此緘近承大朝諭旨以爲足下無通好之心
必舉上秋之役即命弊邑速絕連盟雖善鄰之心期於
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因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臣
手之情尚不逾於三諫煜之極言於此三矣是爲臣者
可以逃爲子者可以泣爲交友者亦惆悵而遂絕矣鋹
得書遂囚愼儀驛書答煜言甚不遜煜上其書開寶三

年太祖命潘美尹崇珂討之時舊將多以讒構誅死宗
室翦滅殆盡掌兵者唯宦人數輩自晟以來耽於遊宴
城壁壕隍多飾爲宮館池沼樓艦皆毀兵器又腐內外
震恐九月美與崇珂圍賀州斬其大將伍彥柔翌日城
陷十月次昭州擒指揮靳暉城又陷十一月連州又陷
十二月美等攻韶州都統李承渥以兵數萬陣蓮華山
下初鋹教象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置陣
前以壯軍威至是與美遇美盡索軍中勁弩布前以射
之象奔踶乘象者皆墜反踐承渥軍遂大敗承渥僅以
身免城遂陷擒刺史辛延渥諫議大夫卿文遠鋹始

發廣州東壕遣郭崇岳統兵六萬屯馬逕列柵以拒之
四年正月美等破英雄二州都統潘崇徹來降翌日次
瀧頭鋹遣使請和且求緩師二月美等將至城鋹懼遣
其左僕射蕭漼奉表詣軍門乞降美諭太祖意詣在美
傳鋹又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奉迎爲郭崇岳所遏崇岳
無謀勇但祈禱鬼神復爲拒扞之備美等乃進攻保興
迎戰大敗崇岳死於亂兵城既破擒鋹及龔澄樞等與
宗室文武九十七人保興逃民家亦獲之悉部送闕下
斬閹工五百餘人至京有司以帛係鋹及其官屬獻太
廟太社太祖御明德門宣詔責鋹鋹對曰臣年十六僭

僞位澄樞等皆先朝舊人每事臣不得專遂伏地待罪
太祖命引澄樞及李托薛崇譽斬于千秋門外釋鋹罪
賜襲衣冠帶器幣鞍勒馬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
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朔會班上將軍之下以其
弟保興爲右監門率府率蕭漼等並授以官初龔召司
天監周傑筮之遇復之豐龔問曰享年幾何傑曰凡二
卦皆土爲應土之數五二五十也上下各五將五百五
十五乎及是果五十五年又廣州童謠亦驗語在五行
志鋹後進封彭城郡公太平興國初進衛國公五年卒
年三十九贈太師鋹有口辯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爲

雕刻之狀極其精妙以獻詔示諸宮官皆駭伏太祖曰
攻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太祖嘗賜鋹巵酒
鋹疑爲酖太祖取飲之鋹大慚語在本紀太宗將討晉
陽召近臣宴鋹預之自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
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
朝願得執梃爲諸國降王長太宗大笑賞賜甚厚其詼
諧此類也鋹子守節守正皆至崇儀副使守素至閤門
祗候守通供奉官其貧也朝廷屢優恤之
龔澄樞南海人幼事龔累遷內給事晟襲位擢知承宣
院兼內侍省改德陵使兼龍德宮使鋹嗣位加特進開

府儀同三司萬華宮使驃騎大將軍改上將軍左龍虎
軍觀軍容使內太師澄樞與李托薛崇譽置酷法之具
民甚苦之初巖改名龔有術者言不利遂改名龑後鋹
用澄樞以其姓不亡其國澄樞亦被誅
李托封川人以謹愿事龔爲內府局令歷晟及鋹遷至
驃騎上將軍內太師嘗納二女於鋹鋹以其長爲貴妃
次爲美人政事皆訪托而後行太祖命師伐鋹托堅沮
降議及軍敗又縱火焚府庫遂被戮
薛崇譽韶州人歷事晟及鋹遷至內中尉特進開府儀
同三司簽書點檢司事太祖命師克廣州崇譽縱火焚
倉[illegible]將[illegible]京與李托同戮
潘崇徹南海人事龔爲內侍省局丞頗讀兵書立戰功
歷事晟及鋹爲大將加西北面都統歲餘鋹頗疑崇徹
遣薛崇譽使其軍以察之崇譽言其淫樂不恤軍政鋹
怒乃歸奪兵柄自是居常怏怏太祖命師度嶺鋹復命
崇徹領兵五萬戍賀江崇徹不爲効命鋹敗至京太祖
知其事特赦之授汝州別駕卒
北漢劉繼元太原人祖崇漢祖之弟漢初爲太原尹隱
帝嗣位周祖爲樞密使崇謂判官鄭珙曰吾與郭樞密
素不協朝廷幼弱郭得志吾無類矣珙遂勸繕完甲兵

招集亡命爲自全計及聞隱帝遇害崇欲率兵南向會
漢太后下令迎崇子贇爲漢嗣崇信之謂賓佐曰吾兒
爲帝矣復何慮哉少尹李驤曰知幾其神時不可失揣
郭公之心必不以天下與人不如領精騎疾度太行控
孟津以觀其變崇大怒罵曰腐儒敢離間我父子遽斬
之驤曰僕負王佐才今日爲愚人畫計死固甘心但家
有病妻願同戮於市崇並殺之表其事於太后明無他
志俄周祖爲衆所推降封贇湘陰公贇隨死崇慟哭爲
驤立祠遂即皇帝位國仍號漢仍稱乾祐年改名旻以
子鈞爲太原尹齎重幣結契丹自言與周有隙願如晉

擾敗事約為父子契丹主許之策崇為大漢神武皇帝乾德元年崇卒鈞襲位改元天會以子繼恩為太原尹潛結江南西川為外援太祖即位李筠求援於鈞鈞自至太平驛與筠會遣兵赴之連為石守信等所破乾德元年八月王全斌率師攻樂平鈞與契丹兵來救三戰皆敗之遂下其城詔建為平晉軍以降兵為效順軍後李繼勳等攻遼州鈞遣兵來援戰于城下鈞大敗刺史杜延韜等籍部兵三千降于繼勳詔以效順懷恩為名自是降者相繼初鈞自李筠敗狼狽而歸旦夕懼宋師之至以趙文度為相召抱腹山人郭無為參議中書事

以五臺山僧繼顒為鴻臚卿參議國事因事誅樞密使段常契丹主遣使責鈞曰爾不稟我命其罪有三鈞皇恐曰父為手牘願赦罪契丹不報自是使契丹者被留不遣終以勢力寡弱憂憤成疾卒繼恩嗣位初太祖嘗因界上諜者謂鈞曰君家與周世讎宜其不屈今日何為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鈞遣諜者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終其世不加兵焉繼恩本姓薛父釗娶崇女釗死繼恩尚幼漢祖令鈞養為子遂冒姓劉迺開寶元年八月

太祖詔李繼勳等率兵伐繼恩俄繼恩為供奉官侯霸榮所弒特立六十日矣無為遣卒殺霸榮立其弟繼元初薛釗死崇以女再妻何氏生繼元何死鈞亦養繼元為子繼元既襲位改元廣運復結契丹為援二年春太祖親征至太原堰汾水灌其城閏五月南城為汾水陷水注城中太祖幸長連觀焉繼元殺其相郭無為城中紛擾俄而城兵自西長連城出將焚攻戰具反為攻兵擊走之斬首萬餘級太常博士李光贊請班師從之軍校趙贊等叩頭願乘城急擊以盡死力太祖曰汝曹我所訓練無不一當百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取太

原豈忍驅汝曹冒鋒鏑而蹈必死之地乎士皆感泣九年秋太祖又遣党進等討之前後俘獲甚眾十月太宗即位召諸將還太平興國四年始議討伐曹彬以為可語在彬傳宰相薛居正不以為然太宗曰朕計決矣卿勿復言遂遣潘美等率諸將分兵圍汾沁嵐諸州車駕遂親征以驍將郭進扼石嶺關斷契丹援路契丹果至進擊敗之繼元外援不至饟道又絕潘美等兵數十萬長圍四合自春徂夏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太宗奄至親督衛士急攻人百其勇城無完堞太宗屢以手詔諭繼元降城中危急一夕繼元遣其客省使李勳奉表請降

歸劉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詔釋之賜襲衣玉帶及文武官器幣有差授繼元特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其相李惲等授官有差繼元獻其宮妓百餘悉分賜立功將校令康仁寶護繼元親屬赴京賜京城甲第一區歲時優賚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雍熙三年建房州爲保康軍以繼元爲節度淳化中卒贈中書令追封彭城郡王賻加等子三猶六歲賜名守節授西京作坊副使劉崇自周廣順元年稱帝歷四主二十九年而亡繼元性殘忍臣下被殺傷不可勝紀及窮蹙始降太宗終保全之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

思蜀之對戲之云何乃似郤正之言此不仁之甚也亡國之君皆暗懦所致尚有遠識豈至滅亡此可愍傷何反戲侮乎劉繼元朕所勞者待之若賓客猶恐不慰其意爾守節後歷右驍衛將軍

衛融字明遠青州人晉天福初第進士劉崇稱帝授中書侍郎平章事宋初劉鈞援李筠遣盧贊監其軍贊與筠不協鈞遣融和解之會筠敗融被擒太祖責之曰汝何故勸劉鈞舉兵助李筠反耶融曰犬吠非其主臣四十口受劉氏豐衣美食不忍負之陛下縱不殺臣臣亦不爲陛下用終當間道走河東爾太祖怒令左右以鐵撾擊其首血出將斃之融大呼曰大丈夫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今之死正得其所爾太祖聞之曰此忠臣也遽命釋之以良藥傅其創賜襲衣金帶鞍勒馬既而欲放融歸令融先爲書諭鈞求侯周光遜等歸朝即遣融去鈞得書久無報乃授融太府卿賜第京城乾德初郊祀融獻郊禋大禮賦改司農卿出知陳舒黃三州卒子稱儔孫齊並進士及第

趙文度潞州人入洛舉進士擢甲科劉崇稱帝累官至翰林承旨兵部尚書天會四年授中書侍郎平章事轉門下侍郎兼樞密使加司徒久之與郭無爲不協出知

汾州徙嵐州太祖親征晉陽遣偏師圍嵐文度危蹙請降待罪行宮太祖命釋之文度本名弘以犯宣祖廟諱賜今名師還授檢校太傅安國軍節度歲餘徙華州又徙耀州卒文度善爲詩人多諷誦有觀光集文度之降也其母在太原世以不能死節罪之

李惲字孟深開封人漢乾祐第進士客游嵐州會劉崇自立署州從事擢知制誥翰林學士累至司空平章事太宗克太原爲殿中監知廣州遷司農卿連知許孟二州以足疾求解授忠武軍行軍司馬卒

馬峰太原人仕劉繼元至樞密使左僕射致仕太原平

世宗以爲將作監遷太府卿分司西京峯善服餌藥
體强無疾卒年八十餘
郭無爲青州人少博學有辭辯爲道士隱武當山漢乾
祐中周祖征河中無爲杖策謁於軍門周祖將留館門
下爲左右所沮遂拂衣去隱太原抱腹山後劉鈞召爲
諫議大夫尋遷户部侍郎參議中書事與趙文度同隸
政意好不協鈞乃出文度知汾州俄誅殺常遂以無爲
爲左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機務一以委之鈞嘗病與
無爲語及後事謂其子繼恩不才無爲亦言其然繼恩
旣立知其事欲誅無爲畏怯不能決月餘侯霸榮弑繼

恩無爲使人殺霸榮幷人疑無爲初授意於霸榮後殺
之以滅口也繼元立太祖遣李繼勳等討之仍詔許繼
元以青州節度無爲邢州節度無爲得詔色動有貳志
太祖親征長圍旣合無爲請將兵夜襲圍欲自拔來歸
値天陰晦而止事洩會太祖壅汾水浸城城中人情大
懼繼元乃殺無爲以徇
湖南周行逢朗州武陵人少無賴不事生產嘗犯法配
隸鎮兵以驍勇累遷裨校自唐乾寧二年馬氏專有湖
南二十州之地雖稟朝廷正朔其將帥官屬皆自署至
周廣順初兄弟爭國求援江南李景景遣大將邊鎬率
兵攻之圍下長沙遷馬氏之族於建康景遂以鎬爲湖
歸會朗州衆亂推衙將劉言爲留後言以行逢爲都指
揮使旣而言遣副使王進逵行逢何景眞與行逢帥舟
師襲破潭州鎬遁去行逢等據其城周祖仰以言爲朗
帥初朗人謂劉言爲劉皺牙馬氏將亂湘中童謠云馬
去不用鞭皺牙過今年及邊鎬得馬氏鎬爲劉言所逐
而言亦爲王進逵所害周祖仰以進逵爲朗州節度以
行逢領鄂州節度知潭州顯德中世宗將用師淮甸詔
王進逵出師入鄂州界進逵遣裨將潘叔嗣領兵三千
爲先鋒至鄂州叔嗣回戈襲進逵進逵趨武陵叔嗣攻

而殺之迎行逢爲節度行逢斬叔嗣以徇世宗乃授行
逢朗州大都督武平軍節度盡有湖南地宋初加兼中
書令條教簡約民皆悅之然性猜忌少怫意必寘於法
多署溪洞蠻酋爲司空太保一日謂天策府學士徐仲
雅曰吾奄有湖湘兵彊俗阜四鄰其懼我乎仲雅曰公
部內司空滿川太保徧地孰敢不懼其卒也追封汝南
郡王子保權起復檢校太尉朗州大都督武平軍節度
初行逢疾亟召將校託保權曰吾部內兇很者誅之
略盡惟張文表在焉吾死文表必亂必不得已當舉族
歸朝無令陷虎口行逢卒之明年文表果自衡州舉兵

[illegible]潭州將取朗陵滅周氏保權乞師於朝廷江陵高
繼沖亦以其事聞太祖遣慕容延釗等發安復十州兵會
襄陽討之師及江陵文表已爲保權之衆所殺保權牙
校張從富輩以爲文表已平而王師繼進不已懼爲襲
取相與拒守延釗以聞太祖遣中使諭曰無自取塗炭
重擾生聚保權出軍於澧州南未及交鋒望風而潰復
還朗州王師長驅而南獲從富首朗市又獲保權湖
湘悉平時乾德元年也保權至上章待罪優詔釋之賜
襲衣金帶鞍勒馬授右千牛衛上將軍賞京城舊邸院
爲第令居焉累遷右羽林統軍知并州卒年三十四

李觀象桂州人行逢署爲掌書記頗加信任臨終託以
後事及張文表難作王師壓境觀象謂保權曰高氏拱
手聽命朗州勢不獨全莫若幅巾歸朝則不失富貴保
權幼懦不能用其言及湖湘平太祖聞之以爲左補闕

張文表朗州人從王進逵周行逢舉兵逐邊鎬行逢署
文表衡州刺史頗心忌欲誅之行逢卒文表襲潭州時
行軍司馬廖簡知留後素輕文表不爲之備方宴飲閽
報謂四坐曰此黃口小兒至則成擒何足患也飲啖如
故俄文表率衆徑入遂害簡保權遣其將楊師璠悉衆
以禦遂破其衆擒文表臠而食之

高保融字德長其先陝州人祖季興唐末爲荊南
節度歷梁後唐封南平王卒子從誨嗣至太傅中書令
五代史有傳從誨生保融長興初以蔭補官歷晉漢周
累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江陵尹荊南節度荊歸峽觀察
使後加太師兼侍中中書令進封南平王加守太保宋
初守太傅連遣使貢獻恩禮甚厚卒贈太尉諡正懿保
融性迂闊渝緩一時衛略政事悉委於母弟保勗二子
繼沖繼允繼允至歸州刺史

保勗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保融同母弟也晉天福初起
家領漢州刺史周歷加檢校太尉充行軍司馬領寧江

軍節度保融卒保勗權知軍府奉章以聞太祖即授以
節度使初保融於絕南城北決江水豬之七里餘謂之
北海以閡行者太祖因保勗弟保寅入貢諭旨令決去
使道路無阻保勗幼淫泆無度政事不治未幾卒初保勗
在保抱從誨獨鍾愛故或盛怒見之必釋然而笑荊人
目爲萬事休及保勗之立淫政離弱卒裁數月遂失國
亦預兆也

繼沖字贊平保融長子也周顯德六年以蔭授檢校司空
爲荊南節度副使建隆三年保勗寢疾以繼沖爲節度
副使權知軍府保勗卒制授繼沖爲檢校太保江陵尹

寧濟節度使時湖南張文表叛周保權求救於朝廷詔繼
發水軍三千人赴潭州繼冲卽遣親校李景威將以
往二月王師至繼冲以牛酒犒師開門納慕容延釗等
師奉表納土太祖遣使賚衣服玉帶器幣鞍勒馬賜之
授繼冲馬步都指揮使依戚屬除授有差是歲將郊
祀表求入覲可之十月至闕下獻珍寶弓劍鞍勒賜賚
甚厚郊禮畢授繼冲徐州大都督府長史武寧軍節度
使徐宿觀察使繼冲鎮彭門幾十年委政僚佐部內亦
治卒年三十一贈侍中自高季興據有荆南歸峽之地
傳襲三世五帥凡四十餘年

保寅字齊巽晉天福七年以蔭授官宋興保勗既襲封
遣保寅入覲太祖召對便殿授掌書記遣還保寅語保
勗曰眞主出世天將混一區宇兄宜首率諸國奉土歸
朝無爲他人取富貴保勗不聽王師討武陵道出荆
渚保寅奉牛酒迎犒軍鋒太祖嘉之驛召赴闕授將作
監充內作坊使累遷光祿卿歷知光化軍卒年六十八
初保寅在懷州蘇易簡開王欽若竝妙年始趨學在同州
錢若水爲從事在光化軍張士遜其邑人也保寅一見
皆獎拔許以遠大世多其知人子輔政輔之輔堯輔國
並進士及第

孫光憲字孟文陵州人事高氏三世皆在幕府累官至
檢校秘書監兼御史大夫慕容延釗等救朗州光憲乃
勸繼冲獻三州之地太祖聞之甚悅授光憲黃州刺史
賜賚加等在郡亦有治聲乾德中卒光憲博通經史聚
書數千卷或自抄寫校讎老而不廢好著述自號
葆光子所著荆臺集鞏湖編玩筆傭集橘齋集北夢瑣
言蠶書又撰續通歷紀事頗失實太平興國初詔毀之
子謂讜並進士及第
梁延嗣京兆人事高氏歷四帥人稱其忠蓋嘗勸沖之
納土太祖嘉之授復州防禦使充湖南前軍步軍都指

揮使兼排陣使後因郊禮自復州入朝太祖慰撫之曰
使高氏不失富貴爾之力也改濠州防禦使有善政詔
書褒美延嗣頗知書好接士嘗暴疾禱於城隍神是夕
夢神人告以九九之數俄疾愈年八十一卒
漳泉留從效泉州永春人幼孤事母兄以孝悌聞頗知
書好兵法唐末王審知據有福建之地子延鈞後唐長
興中僭稱帝國號閩都福州爲其下所殺立審知次子
延羲晉天福末部將朱文進殺延羲據其位署其黨黃
紹頗爲泉州刺史程贇爲漳州刺史許文稹爲汀州刺
史時審知子延政爲建州刺史亦僭稱帝泉人念王氏

[illegible]舉逆分據州從效為泉州散指揮使與其黨[illegible]
[illegible]董思安及所親蘇光誨林與圖議興復王氏衆敢死
士得陳洪進等五十二人夜持白梃踰城而入劫庫兵
擒紹頗斬之立延政從子繼勳為刺史從效等三人自
署為統帥洪進等皆為指揮使繼勳介送紹頗首於建
州奉延政為主延政遂送款於江南李[illegible]文進率衆攻
泉州為從效所敗會景遣將討王氏之亂閩福州兩浙
錢氏發兵來援景將但克汀建而福州入於錢氏從
效以兵劫繼勳送江南自領漳泉二州留後李景即建
泉州為清源軍授從效節度泉漳等州觀察使閩中五

州自此分矣景累授從效同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封
鄂國公晉江王從效在郡專以勤儉養民為務常衣布
素置公服於中門之側出則衣之每言我素貧賤不可
忘本民甚愛之郡內安治每歲取進士明經謂之秋堂
世宗時潛表內附貢方物詔嘉納之宋初從效遂上表
稱藩貢奉不絕會李景遷洪州從效疑景討已頗懼遣
使厚幣獻景又遣使假道吳越入貢太祖特命使厚賜
以撫之使未至卒年五十七僞贈太尉靈州大都督從
效無嗣以兄從願之子紹錤紹鎡為子從效寢疾時從
願守漳州紹錤在金陵紹鎡尚幼及卒衙校張漢思[illegible]

[illegible]進有異謀漢思遂為留後未幾洪進又廢漢思而自
立語在洪進篇中從效再從弟仁誌淳化中為泗州長
史有清節官散奉薄雖藜藿不充未嘗苟干人太宗聞
之召赴闕特遷揚州觀察支使

陳洪進泉州人幼有壯節頗讀書習兵法長以材勇隸
兵籍從攻汀州先登補副兵馬使從留從效殺黃紹頗
以首送建州延政大悅以為本州馬步行軍都校時晉
開運元年也自是漳州將程贇迎延政從子繼成為刺
史許文稹以汀州降連重遇殺朱文進傳首建州福人
又殺重遇延政遂遣洪進歸泉州從效為清源軍節度

洪進為統軍使與副使張漢思同領兵柄累立戰功從
效卒少子紹鎡典留務月餘洪進誣紹鎡將召越人以
叛執送江南推張漢思為留後自為副使時建隆三年
也漢思年老醇謹不能治軍務事皆決於洪進漢思諸
子為衙將頗不平欲害之明年四月漢思大享將吏伏
甲於內將害洪進酒數行地忽大震棟宇將傾坐立者
不自持同謀者以告洪進洪進亟去衆驚悸而散洪進
子文顯文顓皆為指揮使勒所部欲擊漢思洪進不許
一日洪進袖置大鎖從二子常服安步入府中直兵數
百人皆叱去之漢思方處內齋洪進即鎖其門[illegible]

[illegible]思曰郡中軍吏請洪進知留務衆情不可違言以印見授漢思惶懼不知所為即自門間出印與之洪進即日遷漢思別墅遣使請命於李煜煜以洪進為清源軍節度泉南等州觀察使時太祖平澤潞下揚州取荆湖洪進大懼遣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聽朝旨太祖遣使齎詔撫諭又以其事諭李煜煜聽命乾德二年制改清源軍為平海軍授洪進節度泉漳等州觀察使檢校太傅賜號推誠順化功臣鑄印賜之以文顥為節度副使文顥為漳州刺史是年夏丁家艱起復洪進每歲以修貢朝廷多厚斂於民第民貲百萬以上者令差

入錢以為試協律奉禮郎蠲其丁役及江南平吳越王來朝洪進不自安遣子入貢太祖因下詔召之遂入覲道聞太祖崩歸鎮發哀太宗即位加檢校太師明年四月來朝禮遇優渥又增食邑以其子文顯為團練使文顗文頊並為刺史洪進遂上表請納土太宗嘉之以洪進為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留京師奉朝請諸子皆授以近郡優賜之後封杞國公進封岐國公洪進年老富貴目極上言求致仕優詔免朝請未幾卒年七十二贈中書令謚忠順洪進在泉州日方晝有蒼鶻翔集內齋前引吭向洪進洪進覩之有魚鯁其喉即以手探取之魚鯁遂鶻馴擾齋中數日而後去人皆異之洪進子文微初為泉州都指揮使開寶中授漳州刺史卒

文顯字仲達歷泉州馬步軍都軍使右軍押衙朝命為平海軍節度副使累加檢校太保洪進歸朝授通州團練使知泉州未幾代還又為青齊廬壽西京水南北陝州四州都巡檢使文顯與諸弟不睦咸平初為言者所劾詔誡諭之以疾改通許鎮都監卒

文顗初為泉州衙內都指揮使俄權知漳州朝命漳州刺史數年求還泉州署行軍司馬洪進歸朝授房州刺史換康州端拱初出知同州咸平初知耀州徙徐州坐

用刑失入貶官上念其父納土功復以為康州刺史祥符東封命知濮州馳道所出供擬頗勤至詔褒之改衡州代還以老疾請致仕卒

文顓始為泉州衙內都指揮使知漳州洪進歸朝加滁州刺史俄召歸奉朝請景德中換光州以久次領和州團練使歷知數州軍所至無能稱

文頊頗知書工畫不文顥孚也初洪進在泉州有相者言一門受祿當至萬石時洪進與三子皆領州郡而文頊始生乃以為己子欲應其言歷衙內都監使朝命領郢州刺史歸朝為登州刺史改舒州卒

論三臣

三臣者何韓通李筠李重進也宋有天下矣三臣擊之胡為者何明三臣之志也曷明三臣之志也食周厚祿義不為宋臣也然則宋有天下非耶曰否西山之餓夫洛邑之頑民豈為武王伐殷病哉是故有滅有興者天命之靡常也知其無可奈何而罔敢貳者臣子之自盡也三臣之志亦可哀矣或議三臣非臣唐首漢而目為智氏之豫讓信斯言也三臣將不得為義士乎哉

韓通　李筠　李重進

韓通太原人弱冠應募以勇力聞補騎軍隊長歷仕晉

漢周累功遷至歸德軍節度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通性謹厚周祖伐河中命以自隨鎮大名委以心腹入汴通甚有力為王彥超擊劉崇通副之敗崇于高平世宗時浚胡盧河築博野諸城契丹再至皆拒退之其攻秦鳳也通入大散關斷蜀餽道拔其城新築都城及廣舊城街道通總領其役初期以三年纔半歲而畢復命按行河北河隄浚汴渠數百里世宗將北征命通巡北邊自滏陽至淤口浦壞坊三十六遂通瀛莫初克益津關以為霸州通復董城役恭帝即位移領鄆州太祖為六軍推戴通在殿閣聞有變惶遽而歸軍校王彥昇遇通於路躍馬逐之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為所害妻子皆死太祖下詔贈中書令以禮收葬通剛愎寡謀言多忤物肆威虐眾謂之韓瞠眼其子頗有智略見太祖有人望常勸通早為之所通不聽後太祖幸開寶寺見通父子畫像于壁遽命去之

李筠太原人善騎射初隸後唐秦王從榮麾下從榮難作筠從至天津橋射殺十數人知事不濟棄馬遁去清泰初應募為內殿直遷控鶴指揮使開運末契丹德光滅晉其將趙延壽聞筠驍勇召置帳下及德光北歸道卒延壽至鎮州為兀欲所執惟耶律解里將二千騎

尚留筠與諸將謀伺間併擊控鶴左廂都校白再榮匿室中不敢應筠拔佩刀破幕引臂逼再榮行諸將次第赴之殺傷相當解里遂棄城去故相馮道與諸將議權推白再榮為留後以安人心再榮以鎮州送款漢祖乃授再榮留後授筠博州刺史筠以賞薄不悅周祖鎮天名表為先鋒指揮使又為北面緣邊巡檢周祖起兵入汴筠與郭崇從戰敗慕容彥超於留子陂累功遷至昭義軍節度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世宗時筠以奇兵擊敗契丹兵之援太原者加兼侍中其後屢破并眾多斬獲筠在鎮擅用征賦頗集亡命嘗以私忿囚監軍使世宗

心不能平但詔責而已恭帝立加檢校太尉宋初加兼中書令遣使諭以受周禪筠卽欲拒命左右爲陳曆數方僶俛下拜貌猶不恭及延升階置酒張樂遽索周祖畫像懸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臣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爲訝及太原劉鈞以蠟書約舉兵筠雖緘書上太祖心已首亂謀太祖手詔慰撫之是時筠子守節爲皇城使嘗泣諫筠不聽太祖又遣諭旨曰歸語汝父我未爲天子時任自爲之旣爲天子獨不能臣我耶守節白筠筠謀愈甚遂起兵檄辭多不遜從事閭丘仲卿獻策曰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援河東亦恐不得其力大梁兵甲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爭天下計之上也筠曰吾周朝宿將與世宗義同昆弟禁衛皆舊人必倒戈歸我況有儋珪槍撥汗馬何憂天下哉儋珪筠愛將有勇力善用槍撥汗筠駿馬日馳七百里故筠誇焉筠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往據其城劉鈞遂率兵與契丹數千衆來援至太平驛筠以臣禮迎謁見鈞兵衛寡弱甚悔之而業已然矣鈞封筠西平王召與語筠自言受周祖大恩敢愛死不諳鈞與周世讎鈞默然遂疑之命其宣徽使盧贊監筠軍筠心不能平頗不協鈞復命其相衛融和解

之筠留其子守節守上黨引衆南向太祖遣石守信等討之敕曰勿縱筠下太行急進師扼其險破之必矣太祖遂親征山路險峻多石不可行太祖先於馬上負數石群臣六軍皆負之卽日平爲大道與守信等會破筠衆於澤南殺盧贊筠走還保澤太祖親督戰拔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鈞懼而遁歸太祖進伐上黨守節以城降釋其罪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是日宴從官守節預焉以爲單州團練使餘官爵授秩有差時建隆元年六月也筠初名榮 周世宗諱改之性雖暴事母甚孝每怒將殺人母屛風後呼筠筠趨至母曰聞將殺人可免乎爲之 官增福 釋之筠有愛妾劉氏欲俱死筠以其有娠麾令 節守得臣歷和州團練使卒年三十三無後以劉氏所生之弟爲嗣

李重進其先滄州人生於太原周太祖之甥也仕晉爲殿直周廣順中累遷殿前都指揮使顯德初領武信軍節度重進年長於世宗周祖寢疾召重進受顧命令拜世宗以定君臣之分世宗立從征劉崇有功語在白重贊傳擢至歸德軍節度使兼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正陽之役重進與宣祖韓令坤擊兵擊吳師一鼓敗之斬首萬餘級追奔二十里獲其大將

[illegible]而爲廬壽等州招討使屯兵壽陽
屯下蔡與重進不協每宴將吏多暴重進短至謂
有姦謀密遣人驛告之世宗雖不之信然人情頗憂恐
重進單騎詣永德帳中命酒飲謂永德曰吾與公皆國
家肺腑相與戮力公何疑之深也永德意解三軍遂安
李景知之齎蠟書啗重進以厚利重進表其事行豫州
刺史齊藏珍亦說重進世宗知之假他事誅藏珍詔重
進夾淮城正陽下蔡既成上其圖俄又敗淮兵二千餘
於壽州北時圍壽春經年未下帝遣將許文縝率兵來
援重進擊敗之[illegible]詔有玉帶戎服器幣鞍馬之賜

及克加檢校侍中又改天平軍節度仍爲招
討濠州降關南與有勞恭帝立加檢校太尉改淮
南節度太祖受禪以韓令坤代爲侍衛都指揮使加重
進中書令既而移鎮青州加開府階重進與太祖俱事
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太祖太祖位愈不自安及聞移
鎮陰懷異志太祖遣六宅使陳思誨齎賜鐵券以安其
心重進欲治裝隨思誨入朝爲左右所惑猶豫不決又
自以周室近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隍繕兵甲遣
人求援李景景懼而不納聞之太祖太祖遣石守信等
率禁兵討之太祖謂左右曰朕於周室舊臣無所

重進不體朕心自懷反側今六師在野當暫[illegible]
爾遂親征徑至揚州城下即日拔之重進舉族赴火死
思誨亦爲其黨所害時建隆元年十二月也重進兄濬
州刺史重興聞其叛自殺弟解州刺史重贊子尚食使
延福並戮於市

明南京戶部主[illegible]

外國

夷狄國於四垂之外族類風俗不與華同故先王謂
之荒服當其内外無虞職貢時脩稍有瑕釁輒彎弓鳴
鏑以相加遺蓋山川阻深足以自固而狙詐獷悍其天
性也雖然少康與夏樂舞畢陳武王造周咎矢來獻歟
陽子迺謂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豈理之恒乎自
唐季迄五代德衰而威不振邊鄙蕩搖幽燕淪沒中國
之勢可深憂矣宋與太祖太宗剗除僭偽衆宇底寧于
時契丹貽書請成夏州戮力以從王事東若女眞高麗
渤海南若交阯占城勃泥眞臘蒲甘三佛齊西若天竺
于闐回鶻大食高昌沙州龜兹之屬或限重溟或隔沙
漠咸靡憚跋涉稽顙闕庭琛贄薦府無虚月而党項
吐蕃唃厮囉董氊瞎征諸部與夏州錯叛服無常亦終
有悛心且間獲其助焉方其來也優之宴賚寵之爵命
以廣恩也叛則討之服則舍之非黷武也先王柔遠之
制在宋復何加矣奈數世以降士馬創於西夏金幣[illegible]
於契丹疆守割於女眞而蒙古繼起滅宋尤非常之[illegible]
豈大往小來丁中華否運抑綏禦宏略非祖宗如耶夫

家杳不必論矣契丹女眞擧與西夏同叫昔撰史並例
宋並可乎禮四夷雖大皆曰子蓋卑之也春秋内中國
而外四夷所以立坊也兹尊宋統列遼金於外國與西
夏同詞庶無悖斯義云

遼國上

遼之先出鮮卑有莫那者自陰山徙遼西以之其衆散
處曰宇文氏曰庫莫奚曰契丹元魏以來契丹名見中
國歷隋唐漸拓大漠之境東接高麗西奚國南營州北
室韋阻冷陘山以自固風氣多寒畜牧畋漁以食皮毛
以衣轉徙隨時車馬爲家臣于突厥俗槩與突厥同其

酋姓大賀氏有勝兵四萬析爲八部貞觀時酋窟哥請
内附爲置松漠都督府賜姓李窟哥裔孫盡忠死於叛
餘衆悉降于突厥盡忠族人失活開元初復歸附以爲
松漠都督封郡王繼襲數世皆權臣可突于持國被放
弑者凡三遂脅奚衆降于突厥官軍屢爲所敗契丹衙
官李過折斬可突于之首以獻於是過折立未幾可突
于餘黨泥禮殺過折立迪輦祖里爲阻午可汗更號遙
輦氏泥禮即涅里亦曰雅里奇首之後阻午因立爲夷
離堇掌刑辟云天寶四年阻午來降仍賜姓李名懷秀
自失活至懷秀多尚公主懷秀殺公主叛爲安祿山所

於是楷落立自楷落已上悉賜王爵如失活故事遂開成朝獻不絕以其屬回鶻不復寵以官爵會昌二年回鶻破酋伍戍復來附于幽州節度使爲易回鶻印曰奉國契丹之印後其王習爾號巴刺可汗欽德號痕德董可汗勢稍强盛光啓中欽德鈔掠奚室韋小小部種皆役服之未幾耶律阿保機興

耶律阿保機小字啜里只迭刺部霞瀨益石烈鄉耶律彌里人英離董撒剌的之子泥禮六世孫也要述律氏亦曰蕭氏契丹故事八部大人推一尤者統其衆歲久及不任事則協議代之阿保機多勇略善騎射爲衆所

推立久不肯受代七部劫之乃建旗鼓自爲一部居古漢城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用述律計襲殺七部大人併其衆時梁將篡唐晉王李克用遣使通好遂率兵三十萬會克用于雲州約爲兄弟期共擊梁及梁稱帝反求梁封明梁許以共滅晉如所請竟不果阿保機多用漢人教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建宮室乃於有國九年稱皇帝述律氏稱皇后群臣上尊號曰天皇帝地皇后紀年曰神冊元年乃梁貞明二年也其年春三月立子倍爲皇太子七月親征突厥吐渾党項小蕃沙陀諸部皆平之凡得戶萬五千六百是役述律氏從室韋初欲乘虛掩襲遂律氏勒兵以待奮擊大破之名震諸夷八月陷朔州侵蔚新武嬀儒五州二年圍幽州爲晉將李嗣源等所敗三年建臨潢所居城是謂皇都四年修遼陽故城改爲東平郡六年十二月契丹上率兵侵幽州陷涿州復侵定州爲晉王李存勗所敗先是存勗命將討鎮州張文禮而定州王處直懼禍及己遣其子郁以利說契丹主入塞以牽晉兵契丹主悉衆而南方至郁之行也定人皆謂契丹以爲患故處直隨爲其假子郁所廢契丹主至涿州聞處直廢而郁立遂攻中山渡沙河都告急

於存勗將五千騎救之契丹主敗還存勗躡其後見其宿處環秸在地方隅整然雖去而不亂嘆曰虜法令嚴乃如此也明年改爲天贊元年二年爲後唐同光元年時契丹主有窺中國之志慮渤海直其後欲擊渤海慮中國乘其虛乃遣使通好于唐三年六月下令親征吐渾党項等部九月破胡毋思山諸番部十月遣兵踰流沙拔浮圖城盡取西鄙諸部四年十二月親征渤海明年正月拔扶餘城遂圍忽汗城國主諲譔降而復叛攻破之盡有其地方五千里兵數十萬城邑百有三二月改爲天顯元年改渤海國爲東丹冊子倍爲人皇王以

主之契丹主嘗自號曰天皇王云七月契丹主卒于扶餘年五十五改元者三凡二十一年述律氏護喪還西樓遂攝軍國事西樓即所都之地又有東樓南樓北樓各相距數百里阿保機常往來射獵四樓之間阿保機用武得國然崇祀先聖書前代近臣像爲招諫圖咸足稱者顧其弟剌葛安端與叔辖底謀叛僅縊叔而弟不之誅又復用之遂世有內難非貽謀過邪子德光立更父名曰億謚曰昇天皇帝廟號太祖

德光字德謹小字堯骨述律氏所生倍之母弟也貌嚴重而性寬仁軍國務多取決之天贊初授天下兵馬大

元帥所向奏功天顯初阿保機卒母意屬之倍遂讓德光於次年十一月嗣位仍以天顯紀年八月葬阿保機于祖陵置祖州述律氏欲以身殉群臣切諫因斷右腕納于柩三年三月契丹主得定州王都蠟丸書命奚禿里鐵剌赴援爲唐將王晏球所敗七月復命惕隱涅里衮都統查剌合鐵剌兵赴援又大敗鐵剌死馬涅里衮等數十人爲幽州趙德鈞所執八月遣使修好于唐十二月遷東丹民實東平升爲南京契丹主頗疑其兄倍故爲是舉明年復置衛士以伺倍動靜倍不自安唐明宗遣人潛召之倍謂左右曰我將遠適以成太伯之名

乃立木海上賦詩刻之攜高美人載書數千卷浮海南奔詳見隆先傳九年八月契丹主自將南侵捉剌解里手接飛鴈異之因以祭天地十一年七月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爲其主李從珂所討用掌書記桑維翰計求救契丹本表稱臣約事以父禮割壤酬之九月契丹主將兵抵晉陽援敬瑭唐將張敬達楊光遠大敗棄甲如山斬首數萬級敬達走保晉安十一月冊敬瑭爲大晉皇帝是爲晉天福元年閏月敬達被圍八十日食盡猶堅守光遠殺之以降契丹主聞其至死不變曰爲人臣當如此也命以禮葬未幾班師與敬瑭酌別執手噓

欷曰世世子孫勿相忘以兵送之洛從珂自焚敬瑭命桑維翰爲文紀契丹主援立功十三年晉主遣馮道等爲冊禮使復以伶官獻十一月改是年爲會同元年是月晉主遣使以幽薊瀛莫涿檀順嬀儒新武雲應朔寰蔚十六州幷圖籍以獻契丹主以皇都爲上京以幽州爲南京改南京爲東京新州爲奉聖州武州爲歸化州幽州後又號燕京云是時晉事契丹甚謹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及珍寶飲食之餽使者相屬於道初表稱臣尊契丹主爲父皇帝其後契丹主令易表稱晉臣稱兒皇帝如家人禮五年晉出帝新立契丹

主遣使讓來書何爲稱孫不稱臣景延廣答曰今上我國自立與先帝殊契丹主不悅其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明宗壻也謀欲代晉屢説契丹主南侵遂以經略中國之事委之且佯許當立汝爲帝六年十二月契丹主遣趙延壽等分道南侵自帥兵繼之七年正月陷貝州二月兵渡河爲晉師所敗三月契丹主自將兵十餘萬犯澶州不克而還八年正月契丹主分兵陷邢磁洺三州三月陷祁州已而晉師遇于陽城戰數十合適大風晝晦晉諸將奮擊呼大戰契丹兵稍却符彥卿以萬騎橫擊大敗之契丹主乘奚車退十餘里追急獲一橐駝乘

之而遁九年十一月契丹主復自將南侵晉師拒之於瀛州敗績追奔逐北僵尸數萬遣其二將進圍晉師於中渡用北院大王耶律圖魯計分遣將士據要害絕其餽道十二月晉將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等以食盡勢窮率所部二十萬衆降彥澤等持契丹主諭詔入汴殺開封尹桑維翰遷出帝於開封府署維翰嘗諫不宜絕好得收葬復田里厚恤其家契丹主將至汴出帝縞素牽羊率百官郊迎契丹主不受出帝降慰百官而遣之景延廣捕至以手詔數其罪凡八繫以北去道自殺明年正月契丹主備法駕入汴降封出帝爲負義侯

澤初入汴掠財賄亂宮掖諸將莫能禁至是斬彥澤以市汴人大悅以李崧爲樞密使馮道爲太傅和凝爲翰林學士隨命安置出帝於黃龍府后妃宗室俱行契丹主入居晉宮門廡殿庭皆磔犬掛皮以爲厭勝二月朔契丹主登正殿百官朝賀建國號曰大遼改是年爲大同元年升鎭州爲中京以魏王趙延壽爲留守三月契丹主議北歸省母時諸將蕭翰等肆鈔略遠近怨苦思叛晉北平王劉知遠舉義兵起太原諸州鎭多殺契丹守將降契丹主大懼又値炎熱患中濕乃北歸改汴州爲宣武軍以蕭翰爲節度使守之吏部尚書張礪諫宜

用中國人不聽四月契丹主發汴州以晉文武諸司僚吏嬪御宦寺方技百工圖籍曆象石經銅人明堂刻漏太常樂譜諸宮縣鹵簿法物及鎧仗悉載以行至相州攻城屠之既而謂侍臣曰朕此行有三失縱兵掠芻粟一也掠民私財二也不遽遣諸節度還鎭三也至欒城得疾卒國人剖其腹去胃腸實以鹽晉人謂之帝羓年四十六改元者二凡二十一年德光臻富强之業可謂雄才大略末年三失之訓視秦伯之悔過鄭伯之善處勝蓋無愧焉阮立謚曰嗣聖皇帝廟號太宗

阮字兀欲東丹王圖欲之長子德光以人望所歸篤愛

會同九年從德光滅晉大同元年二月封永康王四月德光道卒趙延壽銜德光負約即日引兵趨鎭州自稱權知南朝軍國事阮以兵繼至執延壽遂即帝位於柩前六月抵潢河祖母述律鍾愛其弟李胡欲立之乃與李胡整兵出禦相持數日用耶律屋質謀各罷兵趨上京旣而阮聞述律李胡復有異謀並囚于祖州九月羣臣上尊號曰天授皇帝改是年爲天祿元年追謚父曰讓國皇帝是年劉知遠稱帝國號漢自太原提兵向汴州殺蕭翰所立明宗子從益復以汴州爲東京二年契丹主納南唐蜡書諭攻漢其將郎五麻答棄定州孫方簡旣降漢自狼山率衆還據定州三年正月蕭翰謀叛伏誅二月遷晉出帝於建州給田八十頃十月遣將攻河北諸州漢遣郭威禦之四年契丹主率萬騎攻邢州陷內丘等城大獲而還五年正月漢郭威稱帝國號周遣使告即位旋遣使獻良馬九月契丹主自將南下欲會北漢兵伐周至新州祭其父于行宮羣臣皆醉泰寧王察割等弒之后撒葛只蕭氏乘步輦直詣察割請收殮并遇害年三十四改元者一凡五年阮輕躁乖周防耶律屋質常奏察割陰謀蕭塔剌葛常同察割侍宴以赤族戒之阮並不省其及禍宜也璟立謚曰孝和皇帝廟號世宗

璟字述律德光之長子會同二年封壽安王天祿五年九月察割等弒逆僭位號諸酋長奉璟攻之斃殺察割璟遂嗣帝位號曰天順皇帝改是年爲應曆元年越三年遣兵入定州周將楊弘裕敗之四年周世宗新立二月契丹主遣將合北漢兵擊周敗周將李筠三月周世宗自將兵大敗北漢兵于高平九年四月周世宗自將兵伐契丹其寧莫瀛三州及益津瓦橋二關相繼降孫行友復拔易州擒刺史李在欽世宗斬於都市遂以瓦橋關爲雄州益津關爲霸州關南悉爲周有契丹主謂其國人曰此本漢地今以還漢又何惜耶十年正月宋太祖代周是爲建隆元年是年契丹主叔父李胡坐其子喜隱謀叛下獄死十三年九月契丹主遣兵助北漢攻平晉軍宋將郭進敗却之十二月契丹主拘北漢使者劉繼文初北漢主歹事契丹貢使將至遡年讓其專擅每留使人不遣北漢主命其從子繼文請命仍留之前後凡十六人數年乃遣歸十四年契丹主遣撻烈將六萬騎援北漢於遼州宋將曹彬等敗之十八年三月畋潢河獲鴛鴦祭天地造大酒器刻爲鹿文名曰鹿甒貯酒以祭天十月宋圍太原北漢主乞兵命撻烈將諸

道兵起之十九年正月巳巳契丹主畋懷州獲熊歡飲
方醉馳還行宮夜分近侍小哥與盥人花哥庖人辛古
等六人弑之年三十九改元者一凡十九年璟好獵耽
酒嗜殺每與臣下酣飲夜以繼日或連飲經旬甚至浹
月以獲鴉除鷹坊刺面腰斬之刑俱鶩失期加炮烙鐵
梳以死寄班都知耶律夷臘葛屢以無辜輕殺諫不聽
而大臣蕭思溫與護思等並無一言匡救由是嗜虐益
恣五年之內殺狼人鹿人豕人鷹人鶻人雉人不可勝
計至一日殺鹿人四十四人近侍宰夫雖微過輒手刃
至有支解者於是人不能堪致斯變也賢立謚曰孝安

敬正皇帝廟號穆宗
賢字賢寧小字明扆阮之子璟愛之自幼育于宮
中應曆十九年正月璟遇弑賢率侍中蕭思溫樞密使
高勳等將兵奔行宮哭之慟羣臣勸進遂即帝位於柩
前號曰天贊皇帝改是年為保寧元年四月宋太祖親
征北漢契丹主遣將分道救之為何繼筠韓重斌所敗
斬獲甚衆憲州嵐州守臣並以城降宋二年四月契丹
主西巡次盤道嶺盜殺北院樞密使蕭思溫九月得國
舅蕭海只及海里殺思溫狀皆伏誅十一月契丹主發
兵攻定州宋將田欽祚拒退之六年二月契丹主命涿
州刺史耶律昌米貽書雄州請通好宋太祖命知州孫
全興答書許之十二月以沙門昭敏為三京諸道僧尼
都總管加兼侍中七年契丹主遣克沙骨慎思以書如
宋結成宋遣郝崇信呂端報聘自是吉凶慶弔並遣使
往還八年九月宋遣党進等圍太原契丹主命耶律沙
等將兵援之九年二月契丹主發粟二十萬斛助北漢
十一年乃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也正月太宗命潘美等
伐北漢契丹主遣使問故太宗答曰河東逆命所當問
罪若北朝不援和好如舊不然則戰二月太宗自將伐
北漢契丹主遣耶律沙等援之三月耶律沙等與宋將

郭進遇於白馬嶺敗績諸將敵烈等數人皆死五月北
漢兵失利劉繼文盧俊奔契丹六月太宗既滅北漢乘
勝欲取幽薊移兵抵易州契丹刺史劉宇以城降涿州
判官劉原德亦以城降進抵幽州城南契丹將北院大
王奚底等戰于沙河敗走太宗命諸將宋渥等分兵攻
幽州城圍之三市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將多降
宋七月順州薊州皆降宋太宗與契丹將耶律沙大戰
于高梁河沙小却適耶律休哥以援兵至乃與耶律斜
軫分左右翼以進復入戰太宗大敗引師還至涿州休
哥追急乃乘驢車走免是役宋兵死者萬餘人所喪資

械不勝計和好遂絕九月契丹主命韓匡嗣等分兵侵定州以報圍燕之役與宋將劉廷翰等戰于滿城大敗追至遂城匡嗣棄旗鼓遁惟耶律休哥整兵而退十一月改是年爲乾亨元年二年二月契丹兵抵鴈門爲宋將潘美所敗都指揮使李重誨被獲駙馬侍中蕭咄李死之三月契丹主在行宮有鵶止于幄獲以祭天十月契丹主自將圍瓦橋關太宗親征敗之數日復戰宋兵陣水南耶律休哥率精騎渡水擊敗宋兵追至莫州多殺獲三年五月宋降卒二百人在祖州劫立已廢宋王喜隱前此喜隱數反赦而用之既復有謀事泄因祖州

遂致是變乃賜死其子伏誅四年四月契丹主自將南侵戰于滿城兵敗太尉奚瓦里中流矢死九月契丹主獵于雲州得疾卒於焦山年三十五改元者二凡十二年賢與宋爭衡兵連禍結且崇信沙門縱恣相高動之不法政刑紊矣子隆緒立謚曰孝成皇帝廟號景宗

隆緒小字文殊奴賢之長子喜書翰多藝能乾亨二年封梁王四年九月賢卒即帝位於柩前時年十二明年六月尊母蕭氏爲承天皇太后攝國事羣臣上隆緒尊號曰天輔皇帝復國號曰大契丹改是年爲統和元年四年二月夏州李繼遷叛宋降契丹授夏州都督三月宋太宗遣曹彬米信潘美等分道取幽薊契丹主命耶律休哥及耶律斜軫等合兵禦宋契丹主與母蕭氏督之初戰涿州飛狐俱敗將大鵬翼等被獲相賀斯死之諸城守將艾正等先後降宋既而休哥敗宋兵復涿州事詳太宗本紀契丹主以復涿州告天地越三日諸將獻俘契丹主以近侍所進自落鵶祭天地五月曹彬米信自雄州復趨涿州休哥等以輕兵薄於途且戰且卻宋兵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兩邊而行炎暑乏井漉淖以飲凡四日始達于涿士卒乏糧又將盡契丹主與蕭氏援兵又至彬信大勢冒雨而退休哥出兵躡之戰

于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追及拒馬河溺死不可勝紀退屯易州方[illegible]沙河而爨聞休哥兵至驚潰墮岸相蹂死者過半沙河爲之不流棄戈甲山積宋知幽州劉保勳死之耶律斜軫亦敗潘美等兵復蔚州乘勝下靈丘飛狐又復寰州宋將楊業死之雲應朔諸州守將聞業死皆棄城遁十二月契丹主同母蕭氏復率衆南侵敗劉廷讓等于莫州誘執知雄州賀令圖陷邢深二州進薄代州知州張齊賢大敗之殺其二將是月李繼遷款塞祈婚契丹主以耶律襄女歸之自是累世通婚六年九月契丹主督兵攻涿州降其衆進攻長城士卒

潰圍委城遁招之不降契丹主邀擊殺獲殆盡因攻滿
城祁州及新樂皆陷七年二月契丹主督兵陷易州四
月宋將尹繼倫大敗耶律休哥兵于唐州八年十二月
契丹主遣使封李繼遷爲夏國王九年十月李繼捧叛
宋附契丹封爲西平王十一年正月契丹主遣將伐高
麗王治上表請罪十二年七月女眞遣使貢方物自是
通貢不絕十二月高麗進妓樂契丹主却之十三年正
月契丹主遣韓德威將萬騎誘党項勒浪等族侵府州
宋節度使折御卿敗之于子河汊勒浪等乘亂反擊德
威僅以身免宋知雄州何承矩修子河汊之捷以諭民

契丹愧忿未數月率兵抵城下欲襲取承矩承矩敗之
十一月契丹主冊王治爲高麗國王遂爲故事十四年
王治上表祈婚許之十五年三月契丹主封李繼遷爲
西平王遂爲故事十七年十月契丹主南侵與宋將康
保裔戰于瀛州保裔沒焉遂攻遂城十八年正月契丹
主聞宋眞宗親征遂大掠諸州而還宋將范廷召追敗
之十九年十月契丹主復南侵宋將王顯敗之於遂城
契丹主進攻滿城而還二十年契丹主遣將南侵連敗
宋師二十一年契丹主遣耶律奴瓜蕭撻凜南侵獲宋
將王繼忠于望都二十二年閏九月契丹主同母蕭氏

大舉南侵初與宋師戰唐興及遂城俱捷已而命蕭撻
凜攻威虜順安軍北平砦及保州俱敗乃與契丹主合
衆攻定州宋將王超拒于唐河十月契丹主分兵圍岢
嵐軍宋將高繼勳力戰禦之又攻瀛州爲宋將李延渥
所敗遂駐兵陽城淀號二十萬是月契丹主命宋降將
王繼忠通書議和十一月契丹主乘勝進逼澶州眞宗
自將禦之軍於城皐澶淵契丹兵直犯前軍西陣未接戰
蕭撻凜出按視地形中伏弩死撻凜即撻覽有機勇蕭
氏聞其死哭之慟明日眞宗渡河契丹主和議遂決各
遣使往復蕭氏謂宋使曹利用曰晉畀我關南周世宗

取之今宜見還十二月契丹主復遣姚東之持書以請
眞宗却之曹利用竟定議歲遺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
契丹主遂遣丁振持誓書結成南朝爲兄北朝爲弟各
罷兵自是吉凶慶弔各遣使如故事二十三年十月宋
遣使歸幣歲以爲常二十五年正月契丹主城遼西爲
中京二十八年五月契丹將蕭圖玉伐回鶻入甘州復
破肅州盡俘其民八月契丹主謂羣臣曰高麗西京留
守康肇弒君而立誦遂爲相宜發兵問罪國舅詳穩蕭
敵烈諫不聽遂自將伐之誦乞罷兵不許十一月契丹
主率兵伐高麗渡鴨淥江康肇拒戰竟就擒銅霍貴寧

州皆降詢上表請朝許之因以馬保佑等爲開京留
守遣乙凜將千騎護以往其守將卓思正殺契丹使者
韓喜孫等十人率兵出拒保佑等復還乙凜擊之思正
奔西京圍之五日不克契丹主駐兵于城西佛寺遣排
押益奴攻開京遇高麗兵敗之詢棄城遁遂焚開京至
清江而還二十九年正月契丹主班師所降高麗諸城
復叛至貴州南峻嶺谷大雨連日馬駝皆疲甲仗多遺
棄霽乃得渡明年改爲開泰元年四月高麗王詢遣使
乞稱臣如舊契丹主詔詢親朝八月詢上表稱疾不能
朝詔復取六州地二年三年兩遣耶律資忠使高麗取

六州地高麗不從乃命蕭敵烈等將兵討之高麗與女
直掩擊契丹兵大敗以捷聞四年五月復命耶律世良
等總兵伐高麗五年正月耶律世良等與高麗兵戰郭
州西破之斬首數萬級六年復命蕭隈洼及蕭合卓王
繼忠等兆後將兵伐高麗蕭合卓等攻興化軍無功而
還七年十月復命蕭排押等伐高麗且諭之降既至戰
于茶陀二河之間遼兵大敗將士沒溺者衆八年復命
將會兵伐高麗王詢遣使乞貢方物九年五月耶律資
忠使高麗還以詢降表進請稱藩納貢歸所留使者只
剌里契丹主遣使釋詢罪弁允其請只剌里留高麗凡

十八年能守忠節不屈契丹主以爲林牙明年十一月改爲
太平元年冊子梁王宗眞爲太子二年二月契丹主聞宋
眞宗訃不待使至先集蕃漢大王舉哀后妃以下皆爲
沾涕命憫忠寺設眞宗御靈建資福道場百日而罷仍
命國中避眞宗諱四年二月契丹主獵撻魯河改曰長
春河又改鴨子河曰混同江六年八月遣蕭惠將兵伐
甘州回鶻攻城不克而還自是諸部皆叛契丹兵爲所
敗喪其二將復遣耶律洪古等討之九年東京舍利軍
詳穩大延琳據城叛號其國爲興遼年爲天慶契丹主
遣蕭孝穆等討之十年八月東京賊將夜開門納蕭孝

穆等兵擒延琳渤海平十一年六月契丹主卒于大福
河年六十一改元者三凡四十九年隆緒在位理冤滯
察貪殘恤死事之孤振諸部之乏又能却高麗女樂之
獻雖不免黷武勞民亦可謂賢君也子宗眞立謚曰文
武大孝宣皇帝廟號聖宗

宗眞字夷不堇小字只骨隆緒元妃耨斤蕭氏所生其
嫡曰齊天皇后無子取養之封梁王太平元年冊爲皇
太子善騎射好儒術通音律十一年六月隆緒卒宗眞
卽位於柩前尊耨斤爲皇太后攝國事改是年爲景福
元年初齊天有巧思創宮殿車服之式甚麗隆緒寵之

不與耨斤隙及隆緒疾革耨斤詈齊天曰老物寵亦盡
旣耶護衛馮家奴喜孫等希旨誣國舅蕭匹敵等謀逆
以齊天攝政逮鞫連及齊天宗眞謂齊天有撫育恩旣
失皇太后又可罪乎耨斤慮其爲患不從遷之臨潢殺
匹敵等明年三月耨斤誣齊天罪遣人行弑齊天曰我
實無罪請具浴以就死有頃殂耨斤弟北府宰相孝先
實領謀北院樞密使蕭朴屢言齊天寃不報朴忿恚爲
嘔血云十月群臣上母后及契丹主尊號改是年爲重
熙元年三年耨斤陰召諸弟議立少子重元重元白於
契丹主乃收其符璽遷于慶州七括宮八年始迎還蓋

從臣僚請以覘宋歲聘之利然出入合止常相距十數
里陰爲之備十年乃宋仁宗慶曆元年也九月夏主元
昊以所獲宋將及生口獻契丹十一年契丹主謀侵宋
遣使索關南十縣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沿邊增戍疏濬
水澤之故諸部會師幽州命蕭惠將之以臨南境聲言
伐宋宋兩道知制誥富弼等議增歲幣契丹主以書答
之契丹主隨遣耶律仁先劉六符如宋定議歲增銀絹
各十萬與前共五十萬匹兩送至白溝以宋誓書還契
丹主感富弼和戰之說和好始定語在富弼傳中十二
年夏主元昊遣使上表請伐宋契丹主不從十三年五

月[illegible]遣兵與党項戰大敗將校多沒于陣元昊遣[illegible]
[illegible]叛契丹主親徵諸道兵會西南邊討之六月契丹主將
[illegible]兵十萬出金肅城九月命其弟重元將騎七千出南
路蕭惠將先鋒兵六萬出北路各濟河長驅夏境十月
元昊上表乞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復遣使進方
物契丹主遣蕭革迓之仍進軍次于河曲元昊親率党
項三部待罪契丹主命革詰其背盟納叛之故賜之酒
許其自新蕭惠等皆以爲大軍旣集宜加討伐元昊以
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
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遂許和元昊故遷延俟其弊擊

蕭惠營敗之乘勝攻契丹主營又大敗駙馬蕭胡覩被
執越數日元昊遣使歸其先所俘獲契丹主亦歸所留
夏使遂罷兵是年升雲州爲西京於是五京備焉十八
年夏主諒祚立契丹主親征八月渡河夏人遁乃還九
月蕭惠等爲夏人所敗十月耶律敵魯古率兵至賀蘭
山獲夏主母及官僚家屬以歸十九年復遣蕭蒲奴等
將兵伐之諒祚母遣使乞依舊稱藩未許諒祚復上表
乞如母訓二十年遣使如夏索党項叛户諒祚母表
乞代党項權進馬駝牛羊等物復遣使求唐隆鎮及罷
漲所建城邑契丹主不許諭令以諒祚母及前後所獲

悍涉首薊州二十一年夏主遣使乞弛邊備契丹主意許降二十四年二月契丹主如混同江召宋使釣魚賦詩八月卒于秋山年四十改元者二凡二十五年宗眞衡孝嶺武文性佻侻喜飲酒博鞠數變服入酒肆寺觀禁中夜宴自入樂隊酷信浮屠至拜僧爲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爛親策進士晚年與宋夏結和庶可稱云子洪基立謚曰神聖孝章皇帝廟號興宗

洪基字涅隣小字査剌宗眞之長子重熙二十一年以燕趙國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知惕隱事二十四年八月宗眞卒卽位於柩前改爲清寧元年二年十一月契

丹主上尊號曰天祐皇帝三年九月契丹主再遣使如宋求仁宗御容宋遣胡宿奉以往仁宗嘗却其初使諭之曰南朝叔父宜先致恭至是致其像乃許之契丹主迎謁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一都虞候耳七年北院樞密使蕭阿剌爲南院樞密使蕭惠所讒縊殺之事在阿剌傳九年七月契丹主田于太子山其太叔重元及其子楚王涅魯古等與北院樞密同知蕭胡覩等四百人謀作亂敦睦宮使耶律良上變契丹主命南院樞密使耶律仁先及良等率衞士數千人禦之母后撻里蕭氏親督戰賊黨多降南府宰相蕭德同詳穩耶律阿思射殺涅魯古斬其首以獻重元被傷而退是夜同黨立重元爲帝胡覩自爲樞密使黎日重元復率奚人二千犯行宮北院宣徽使蕭韓家奴諭奚人以禍福衆大投杖首服五院部節度蕭塔剌兵適召至仁先等共破之事詳仁先傳初重元以叔父被尊寵及事敗走大漠嘆曰涅魯古使我至此乃自殺胡覩遁投水死明年改爲咸雍元年正月契丹主冊子梁王濬爲皇太子二年正月契丹主復國號曰大遼十年遼主兩遣使如宋議河東疆界明年改爲大康元年二月遼主復遣使議疆界七月神宗遣使割河東地以分

水嶺爲界凡七百里六月遼主命子濬總領朝政濬生至是年十八矣十一月遼主賜后死族誅伶人趙惟一高長命后小字觀音姿容冠絕工詩詞美談論好音雅尤善琵琶生子濬有其母風濬自幼聰慧好學善騎射既總領朝政法度修明姦臣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不得逞其私忌之謀傾后宮婢單登教坊朱頂鶴誣后與惟一私乙辛以聞從而實之遂賜死歸其尸於家乙辛譽其姻家駙馬都尉蕭霞抹之妹坦思美宜正位中宮乃納爲惠妃二年以北面林牙蕭嚴壽言出乙辛爲上京留守惠妃立爲后援乙辛復集百官議召還契丹行

□□部署耶律撒剌三諫不聽竟召之三年五月乙辛
□右護衛太保查剌等告北院樞密使蕭速撒及撒剌
并巳寫巖壽等八人謀立濬遼主案無狀不治六月乙
辛復令牌印郎君蕭訛都斡等誣首嘗預速撒等謀遼
主信之杖濬命乙辛及其黨北府宰相張孝傑左夷离
畢耶律燕哥等鞫治濬具陳枉狀曰吾爲儲副尚何所
求公當爲我辨之燕哥易濬言爲款遼主怒誅速撒等
廢濬爲庶人囚之上京臣僚知其寃無敢言者惟北院
樞密副使耶律惟信數廷爭不聽濬將出曰我何罪至
是殿前點檢蕭十三叱令登車以去十三嘗爲乙辛言

太子若立吾輩措身何地而燕哥提濬伏款亦十三謀
也十一月乙辛遣其私人盜殺濬以卒聞遼主哀悼欲
召其妻乙辛陰遣人殺之四年蕭訛都斡以車服僭擬
誅臨刑語人曰前告耶律撒剌事皆乙辛教我今乙辛
殺我以滅口耳五年乙辛欲害濬子延禧而請宗室子
淳爲儲嗣及遼主出獵又請留延禧勿行北院宣徽使
蕭兀納等先後諫不可遼主頗疑之遼主又見黑山扈
從官多從乙辛後惡其專乃削乙辛一字王爵封混同
郡王六年正月出乙辛知興中府事三月封延禧爲梁
王是冬宰相耶律仁傑坐乙辛黨本曰張孝傑遼主賜

國姓更名以比伏梁公賓乙辛薦達也仁傑嘗對客言
嘗曰無百萬兩黃金不足爲宰相家其貪黷如此七年
十一月遼主出幸駙馬都尉蕭酬斡第方飲宰相梁穎
諫曰天子不可飲人臣家乃還宮十二月乙辛以罪囚
于萊州八年降坦思后爲惠妃出居乾陵先是坦思之
姊斡特懶已嫁乙辛子綏也后言其宜子命離昏納宮
中至是亦遣還其家九年六月進謚濬爲昭懷太子十
月乙辛謀奔宋及私藏兵甲事覺縊殺之十一月進封
延禧爲燕王十年十二月改明年爲大安元年是年宋
哲宗新立二年七月惠妃母削占以厭魅延禧事覺伏

誅竄其子酬斡妃廢爲庶人七年十月命延禧爲天下
兵馬大元帥總北南院樞密使事八年夏主遣使如遼
乞援師以拒宋十年拔思母達里底二部侵遼境遣兵
討之降而復叛又擊敗之明年爲壽隆元年四年三月
黃河清六月夏主復乞援師以拒宋十一月遼主遣使
諷宋與夏和六年生女真節度使盈歌破紇石烈部阿
踈之城取之先是阿踈奔訴于遼主遣使止勿攻盈歌
以計却遼使竟取之阿踈復訴于遼主遣使命盈歌曰
凡攻城所獲存者復與之否則備償盈歌與下謀曰若
償阿踈諸部不復可號令矣乃令主隈禿答兩水之民

阿骨打絕鷹路復誅他部謂遼主曰若開鷹路非生女
直節度使不可遼主即以命盈歌而阿疎城事遂止盈歌嘗
平鷹路而歸遼主賞其功七年正月遼主至于混同江
年七十改元者五凡四十七年洪基雅設賢良科置國
子監班五經傳疏優獎新文高八世同居頗有意於教
化然行謗訕之令重告訐之賞讒邪競進賊及骨肉末
年國基寖危諸部反側一日祝髮三千一歲飯僧三十
六萬遼之亡實階于此孫延禧立謚曰仁聖大孝文皇
帝廟號道宗

延禧字延寧小字阿果濬之子也大安七年以燕王總

北南院樞密使事加尚書令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壽隆
七年正月洪基卒即位於柩前號曰天祚皇帝二月改
為乾統元年六月追復祖母后號仍更謚合葬十月追
尊考妣為帝后廟號曰順宗二年四月誅耶律乙辛黨
竄其子孫發乙辛得里特及張孝傑蕭十三墓剖棺戮
尸以家屬分賜被害之家十三子二人皆伏誅三年正
月生女直誅遼叛將蕭海里函首以獻語在金國傳十
一月追尊阿保機之高祖曾祖及妣為帝后廟號高祖
曰肅祖曾祖曰懿祖其祖考妣在重熙末已追尊廟號
祖曰玄祖考曰德祖用翰林都林牙蕭韓家奴之議也

四年十月鳳凰見漷陰五年夏[illegible]乾順[illegible]據且
乞伐宋遼主遣使諷宋毋見和十年大饑明年改為天
慶元年二年遼主如混同江釣魚生女直酋長在千里
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酒酣遼主命諸酋次
第起舞獨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諭之再三終不
從他日遼主慮其雄豪為後患密謀於樞密使蕭奉先
欲誅之奉先謂無大過恐傷向化心且蕞爾何能為遼
主乃止其弟吳乞買粘罕等皆從獵能呼鹿刺虎搏熊
遼主輒喜加官爵無何阿骨打舉兵併旁近部族遼主
命咸州詳穩司詰責欲使自新三年阿骨打率五百騎

突至咸州辨對不屈送所司問狀一夕遁去自是召不
復至四年阿骨打兩遣使如遼索阿疎自遼主之立淫
酗好獵知北院樞密使事蕭胡篤每言從禽之樂以逢
其意故國政愈紊廢每歲市名鷹海東青于海上道出
女直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直怨苦之烏雅束屢請阿
疎不遣遂以為辭稍稍拒市鷹使者及是阿骨打屢請
亦不發仍遣使問女直境上多建城堡之故阿骨打慢
語答曰若還阿疎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也隨發兵欲
擒遼障鷹官已而會諸部兵于來流水數遼罪以誓眾
進攻寧江州遼兵大敗方 女直初起群臣請發兵乘其

術知北院樞密事蕭得里底獨沮之及攻寧江州遼主射鹿于慶州略不介意江州遂陷遼主乃遣蕭奉先弟嗣先等將奚軍禁兵及土豪武勇合七千人伐之屯于出河店阿骨打迎戰混同江會大風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獲免者僅十七人奉先懼嗣先獲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為患於是遼主但免嗣先官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從此士無鬬志遇敵輒潰五年正月阿骨打稱帝國號金遼主下詔親征數月之內累遣使如金諭降不從仍拘遼使語在金國傳八月遼主

督兵十餘萬命阿不奉先等分道伐金發數月糧期必剿滅九月先鋒部署耶律章奴反謀迎立耶律淳兵敗伏誅十二月駙馬蕭特末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從遼主至駞門會都監耶律張家奴反遼主引還金兵追戰于護步答岡遼兵大潰枕藉相屬百餘里輜重寶物悉為所獲六年正月朔東京惡少年十餘人夜入留守府殺蕭保先其裨將渤海高永昌據遼陽遠近響應因僭帝號建元隆基四月金將斡魯古攻高永昌殺之遂取東京州縣十二月遼主封庶人蕭氏為皇太妃以其弟酬斡為南女直詳穩七年九月遼主置怨軍八營募二萬人屯衛州蒺藜山以郭藥師等為帥欲報金怨號曰怨軍十二月耶律淳與金將斡魯古戰蒺藜山敗績顯州及旁邑七州皆降金自是宋徽宗與金密議夾攻遼語在金國傳八年遼主以金主求封冊乃遣使如金議和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上京中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為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以如約凡七遣使議乃定是歲遼山前諸路大饑人相食九年三月遼主遣蕭習泥烈等冊金主為東懷國皇帝七月金主遣烏林答贊謨責遼冊文無兄事語不

云大金而云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及有渠材二字涉於輕侮遙芬多戬等語皆非善意如更定然後可從十年金主遣使持書及冊文副本如遼遼主以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復遣習泥烈使金更議金主怒絕之未幾上京復陷明年改為保大元年都統耶律余覩降于金時遼主有數子長趙王習泥烈次晉王敖盧斡次秦王定次許王寧晉王文妃所生國人以其賢竊望之文妃嘗作歌諷遼主玩敵忌政忤遼主意秦許王之舅蕭奉先懼秦王不得立謀傾晉王文妃姊適耶律撻曷里妹適耶律余覩一日其姊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誣

[illegible]蕭昱及余覩等謀立晉王遼主誅昱撻曷里等賜
文妃死獨晉王未忍加罪余覩懼即率千餘騎奔金遼
主遣將蕭遐買等追及諸將衆議曰主上信蕭奉先之讒
吾輩蔑如也余覩宗室豪俊常不肯爲奉先下若擒余
覩他日吾黨皆余覩也不若縱之還即紿曰追襲不及
金主得余覩益知遼國事以爲先鋒將云二年正
月金兵克中京進下澤州遼主出居鴛鴦濼聞
余覩引金將婁室孛堇奄至蕭奉先謂遼主曰余覩欲
立其甥晉王耳若爲社稷計何惜一子遼主謀於樞密
使蕭得里底等唯唯無一言乃賜晉王死或勸晉王亡

答曰安忍爲最爾之軀失臣子之節遂就縊諸軍聞之
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余覩引金兵逼行宮遼主奔
雲中遺傳國璽于桑乾河三月遼主復避金兵奔白水
濼至女古底倉粘沒喝以精兵追襲遼主計不知所出乘
輕騎入夾山方悟奉先誤國遂之曰汝父子誤我至此誅
汝何益奉先哭拜而去行未數里左右執父子縛送金
軍長子昂被殺以奉先及次子昱械送金主遇遼兵奪
歸遼主並賜死時蕭得里底父子亦以誤國逐耶律高
山奴執送金軍其子死焉得里底亡歸爲耶律淳所得
淳已建號知不免不食死淳乃宗眞第四孫累封秦晉

國王遼主初奔雲中留宰相張琳李處溫等守燕
溫奉先黨也已而遼主入夾山數日命令不通處溫與
弟處能及子奭外藉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爲帝
琳不可竟勉從之遂與奚王回离保林牙耶律大石及
大臣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等援唐靈武故事
率吏民詣淳府勸進淳方出李奭被以赭袍淳驚駭固
辭不獲已從之號曰天錫皇帝改元建福降封天祚爲
湘陰王改怨軍爲常勝軍燕雲平及上京中京遼西六
路淳主之沙漠已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部
族仍隸天祚自此遼國分矣四月金將粘沒喝等取西

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天祚奔訛莎烈是月阿疎爲金
兵擒以歸五月徽宗命童貫督兵伐遼种師道趨白溝
辛興宗趨范村淳遣耶律大石蕭幹出禦連敗宋師隨
遣使責宋黨叛棄好語在种師道傳六月淳寢疾聞天
祚傳檄合諸蕃精兵五萬八月入燕淳驚甚命大臣議李
處溫蕭幹等有迎秦王拒湘陰王之說南面行營都部
署耶律寧不可衆問故寧曰天祚果能以諸蕃精兵大
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拒
則皆拒自古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衆以寧扇亂軍心
欲殺之淳欹枕長歎曰彼忠臣也天祚果來吾有死耳

促而淳死衆議立其妻蕭氏爲皇太后奉淳遺命迎立
秦王定改元德興諡淳爲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處溫父
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氏納土蕭氏數處溫罪賜死
斷頭磔之八月遼主遇金軍于石輦驛敗績數日會兵
于欻捷新查剌金兵追急棄輜重遁九月涿州留守郭
藥師以城降宋藥師同宋將劉延慶入燕爲蕭幹所敗
十一月蕭幹與郭藥師戰于永清敗績遼主聞金兵至
奉聖州率衞士屯于落昆髓蕭氏五表于金求立秦王
不許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崖石自崩戍卒多壓不
戰而潰金兵直抵燕京統軍蕭六斤等開門待之左企弓

率百官奉表降蕭氏與蕭幹趨天德軍於是遼五京悉
爲金有十二月遼主由歸里關出居四部族詳穩之家
三年正月奚王回离保即箭笴山自立號奚國皇帝建
元天復二月遼主殺蕭妃追降淳爲庶人釋其黨蕭幹
奔奚四月金兵圍遼主於青塚硬寨太保特毋哥竊其
子梁王雅里以遁秦王許王公主從臣皆陷沒數日遼
主復與金兵戰白水濼趙王習泥烈等皆被執遼主遁
去五月遼主奔西夏渡河止于金肅軍北遣使册李乾
順爲夏國皇帝人情惶懼軍將耶律敵烈等共劫梁王
雅里奔西北部立以爲帝建元神曆敵烈自爲樞密使

奚王回离保爲衆所殺十月遼主[illegible]不悅
遼雅里死敵烈立耶律述烈繼之未幾並爲亂兵所殺
四年五月平州張覺倡義迎遼主數左企弓等罪殺之
事詳覺傳遼主謀出兵收復燕雲耶律大石諫不聽大
石遂自立爲王率所部西遁遼主出夾山取天德等州
至武川與金人遇與戰不利奔陰山五年正月遼主奔
党項過沙漠金兵忽至遼主徒步走兒至天德過雪途
次絕糧左右惟齧冰雪以濟饑二月遼主至應州新城
東六十里爲金將完顏婁室等所獲以歸金主吳乞買降
封爲海濱王尋改封豫王在位二十四年改元者三後

以疾終年五十四延禧昏庸惟姦臣是崇是信盤游玩
寇刑政俱紊國本既搖羣下土崩遂至身虜而國滅凡
歷九主傳國百五十年而亡
耶律大石者阿保機八代孫也字重德第進士至節度
使協策立耶律淳淳死復歸天祚知天祚必亡率鐵騎
二百西遁會西部七州十八部王諭以興復事得精兵
萬餘假道回鶻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
者數國至起兒漫羣臣共册立爲帝保大五年二月五
日也改元延慶號曰天祐皇帝越三年班師東歸得善
地建都城號虎思斡魯朵虎思有力斡魯朵宮帳名

後改為康國元年十年卒在位二十年廟號德宗子夷列幼太后妻蕭氏稱制號感天太后改元咸清凡七年夷列立改元紹興十三年卒廟號仁宗子幼夷列妹普速完稱制號承天太后改元崇福普速完通於其夫駙馬蕭朵魯不之弟朴古只沙里出駙馬為東平王羅織殺之駙馬之父斡里剌以兵圍其宮射殺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其稱制凡十四年夷列次子直魯古立改元天禧立三十四年乃蠻王屈出律設伏伺其出獵擒之而據其位遂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為太上皇侍以終身自太后至直魯古幾九十年世號西遼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二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三　　列傳一百三十五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遼國下

耶律曷魯字控温一字兆隱夷离堇偶思之子質厚有謀阿保機信任之事必諮而後行曷魯每戰身先士卒或設奇掩擊故速克烏古室韋諸部奚部攻不下親抵其壘説降之嘗贊阿保機得聖人符瑞阿保機遂稱帝命曷魯總軍國事以討平剌葛之亂加授如其父官時民更兵燹頗抗秋曷魯簽輔行方畜牧繁滋國以富庶兵威益振拜為阿魯敦于越阿魯敦者盛名也自是代西南夷皆為先鋒及圍幽州還得疾卒遼主悼甚葬為立石紀功又為立祠上京開國凡二十一功臣各有所擬以曷魯為心以蕭敵魯為手以阿古只為耳蕭敵魯兄阿古只弟皆北府宰相也他如耶律斜涅赤為北院夷离堇其姪老古為右皮室詳穩並在功臣列老古弟頗德為南院夷离堇以彊直見重云

韓延徽字藏明幽州人刺史夢殷之子仕梁為本州觀察度支使出使為阿保機所留召與語合旨立命參軍事延徽為畫策攻下諸部落漢人降者樹城郭立市里以居之又定配偶教墾藝生養之以故少逃亡一日亡

然猶如失左右手已復走遼曰忘親非孝忘君非忠
也去而復來阿保機大悅即命爲守政事令崇文館大
學士當初元草創凡營建禮儀百度井井皆其力也天
贊四年以同破渤海功拜左僕射又與康默記攻長嶺
府拔之延徽在佐命功臣列歷事德光阮累官封魯國
公尚附宰相致仕卒贈尚書令世爲崇文令公子德樞
孫紹芳裔孫資讓延寧繼官位紹芳之兄紹勳官東京
戶部使會大延琳叛被執不屈賊以鋸解之慎罵至死
康默記本名照少亦漢人也爲薊州衙校阿保機侵薊
川得之愛其才以隸麾下一切蕃漢事訴表悉合旨時

諸部新附文法未備默記推析律意人人自以爲不冤
拜左尚書後爲皇都夷离董累有軍功在功臣列孫延
壽以功至保大軍節度使
高模翰一名松渤海人有膂力善騎射阿保機平渤海
模翰避地高麗王妻以女因罪亡歸坐使酒殺人繫獄
阿保機知其才貰之德光援石敬瑭挫唐兵逆下諸州
嘗模翰統師德光曰朕自起兵百餘戰卿功第一乃授
上將軍及晉背盟出師南伐下關南城邑數十又敗
於重威之師德光獎曰朕憑高觀兩軍接戰見卿勇銳
無敵雖鬼當圖形麟閣也時後晉及重威降德光欲
晉模翰自太傅加特進檢校太師封燕郡開國公歷中
院及環官至中臺省左相先是召爲右相東京父老皆
歡迎嘆爲鄉里榮論者謂功名始終爲時良將云同時
有趙思溫者字文美盧龍人初爲晉王李存勗驍將降
遼累立戰功至臨海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贈太師魏
國公二子俱至使相
張礪磁州人初仕唐爲翰林學士會遼將討石敬瑭援
張敬達以礪爲招討判官敬達敗礪入遼德光見礪剛
直有文彩如其本國官之礪臨事必盡言無所避由是
益見重未幾亡歸追之還德光責之對曰臣不習北方

土俗飲食居處常鬱鬱德光顧通事者曰朕嘗戒善遇
此人乃令失所耶杖之而謝礪會同初擢翰林承旨兼
吏部尚書從德光入汴滅晉諸將蕭翰等肆殺掠遠近
思叛翰被命爲節度使守汴礪奏宜用中國人以安人
心德光不聽翰聞而怨之改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
事德光卒于欒城礪在恆州翰以兵逼脅而數其離間
勳戚之罪曰今必殺汝趣令鎖之礪抗聲曰國家大體
安危所繫我實言之欲殺即殺何鎖爲翰不果殺是夕
礪憤恚卒
耶律吼字曷魯端慤好施不事生產德光特加倚任從

同六年爲南院大王恐事情簡人不敢以年少易之從
伐晉入汴諸將皆取內帑珍異吼獨取馬鎧德光嘉之于
從無遺詔軍中咸憂懼吼詣北院大王耶律洼議曰天
位不可一日曠若請於太后恐屬李胡恭戾殘忍詎能
子民必欲厭人望則當立永康王洼然之會宿衞耶律
安摶來議與吼合且贊其決吼與洼整軍召諸將令曰
永康王人皇王之嫡長天人所屬當立有不從者以軍
法從事諸將皆曰諾永康王既立吼以功加採訪使賜
以寶貨吼辭曰臣位已高敢復求富臣族子坐事籍沒
陛下見原臣受賜多矣許之仍賜宮戶五十時有取當

世名流作七賢傳者吼與其一年僅三十九卒吼之被
賜推也洼亦賜宮戶五十拜于越安摶賜奴婢百口仍
宿衞又拜北院樞密使其功同也厥後安摶事頗縱弛
察割兵犯主帳不能討爲中外所短應曆中以前定策
故不復委用竟坐誣下獄死

耶律屋質字敵輦性簡靜有器識重然諾遇事造次從
容處之人莫能測又博學諳天文會同間爲惕隱當述
律與李胡率兵拒永康王於潢河屋質實從自曰太
后宜與長策盍與約和因遣屋質授書於阮責其自立
阮遣宣徽使耶律海思復書辭多不遜屋質諫曰太后
宜遜謝太后以安社稷且陳倫訴事勢以感悟之乃遣
與太后相見先遣海思往往返數日議始定既相見怨
言交讓殊無和意屋質復委曲辨諭各回其不平心遂
律謂屋質曰和議定神器將安歸屋質曰太后若授永
康王順天合人李胡猶不從屋質曰公暴戾殘忍萬人
怨讟咸願立永康王不可奪也述律然之遂罷兵臣僚
咸錫先爲李胡所執者並從免天祿二年耶律天德等
謀爲亂屋質奏不宜輒恕即委訊天德伏誅三年表列
泰寧王察割陰謀事不聽五年察割果行弑屋質協力
討賊遣弟沖迎立壽安王璟既立命屋質知國事盡以

逆黨財產賜之屋質固辭應曆五年爲北院大王總山
西事保寧初帥兵援太原拒宋師以功加于越明年卒
年五十七子唐古事宗眞至節度使積粟練兵邊境晏
然上疏乞勒父功于石從之屋質同時有耶律撻烈者
爲南院大王俱有政迹朝議以爲富民大王云海思應
曆末坐謀叛死獄中

耶律賢適字阿古眞于越魯不古之子嗜學有大志于
越屋質器之事遼主璟及賢累有功歷節度使北院樞
密使兼侍中兩賜功臣號賢適忠介膚敏推誠待人雖
燕息不忘政務故百司罔敢媮墮累年滯獄悉決遼太

[illegible]學府龍納賂門若置區買適以聞不報識[illegible]
[illegible]職又不允令鑄手印行事乾亨初得請封西平郡王
詔時有郭襲者性端介識治體保寧中爲南院樞密使
加兼政事令上書諫罷游獵爲生靈社稷計被獎賜協
贊功臣拜武寧軍節度使卒

耶律隆先字團隱東丹王倍之子阮之弟也倍小字圖
欲讓國於唐事在德光傳中居明宗以莊宗后夏氏妻
之賜姓東丹名慕華改姓李名贊華歷拜節度使鎮滑
州性卞急婢妾微過輒刲灼夏氏懼求削髮爲尼倍後
爲李從珂所害子阮有國謚曰讓國皇帝後累加謚廟

號義宗隆先保寧元年封平王既又兼政事令留守東
京薄斂省刑鷹賢恤下同討高麗有功還卒隆先爲人
聰明博學能詩有閬苑集行世弟道隱性沉靜有文武
才歷南京留守號令嚴肅民獲安業封至荊王追封晉
王隆先子陳哥與渤海官屬謀弒父事覺車裂之

耶律合住字粘袞遼主近族也知而有文曉暢戎政每
從征有功保寧中宋師屢警拜涿州刺史西南兵馬都
監招安巡檢使務鎮靜不妄邀功嘗領數騎徑詣雄州
北門與郡將立馬陳兩國利害與周師侵邊本末辭氣
慷慨左右壯之自是疆圉數年無事識者謂合住一言
賢於數十萬兵既而宋遣人繼聘合住爲遼和[illegible]
邊境賴其力居多

室昉字夢奇幽州人自少謹厚篤學不出外戶者二十
年會同初第進士歷仕天祿應曆保寧間爲翰林學士
南京副留守累遷樞密使兼北府宰相加同政事門下
平章事統和初告老不許進尚書無逸篇以諫是時昉
與韓德讓耶律斜軫相友善同心輔政釐析積弊知無
不言務在息民薄賦以故法度修明朝無異議八年昉
復請致政詔入朝免拜賜几杖封鄭國公加政事令病
劇授中京留守加尚父卒贈尚書令遺言戒厚葬恐人

譽過情自志其墓云德讓斜軫當宋遼爭衡之際摧鋒
略地皆爲名將斜軫歷北院樞密使加守太保從承天
南伐卒于軍中德讓賜姓名耶律隆運後拜大丞相封
齊王改晉王總二樞府事卒贈尚書令謚文忠

邢抱朴應州人刑部郎中簡之子與弟抱質幼孤受經
于母陳氏後皆以儒術顯抱朴仕保寧統和間歷戶部
尚書翰林學士承旨拜參知政事奉詔按覈諸道守令
能否大協人望兩決南京滯獄人無冤者改南院樞密
使贈侍中抱質亦至侍中時人榮之陳氏貞靜柔順母
儀兼備其卒也詔刻石表其行遣使諭祭云

渴得臣幽州人好學博古善屬文尤長於詩立朝以
直稱統和初自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又兼諫議
大夫知宣徽院事上書引貞觀開元事以勸睦親講學
及罷毬馬之戲隆緒嘉歎良久卒贈太子太保同時有
蕭朴者亦起身文學事在宗眞傳中終南院樞密使封
魏王卒贈齊王
耶律休哥字遜寧祖父俱顯休哥初爲惕隱當應曆乾
亨間適宋太宗滅漢乘潘美銳師長驅取燕遼將屢敗
獨休哥高梁之戰大捷明年瓦橋之戰又捷遼主獎之
曰尔勇過於名拜爲于越統和初命總南面軍務以便

宜從事休哥均戍兵勸農桑疆境大治四年宋復遣曹
彬等分道來伐休哥大敗之于岐溝事詳遼主傳中休
哥收岐溝宋屍爲京觀封宋國王未幾又兩敗宋師自
是宋寢圖燕志矣休哥以燕民疲弊加意振恤戒戍兵
無犯宋境馬牛逸于北者悉還之遠近向化邊氓按堵
十六年卒詔立祠南京休哥料敵如神每讓功諸將故
人樂爲之用身更百戰未嘗殺一無辜二子高八至節
度使高十終于越孫馬哥亦至節度使
耶律海里字留隱天祿察割之亂其母的魯與焉遣人
召海里海里拒之亂平的魯以子故獲免海里儉素未
嘗擊利以射獵自娛雖居閒人敬之如貴宮於保寧間
自節度使遷惕隱秩滿稱疾不仕久之復爲南院大王
同諸將禦宋師有功賜資忠保義匡國功臣遼主嘗親
征海里在南院十餘年鎭以寬靜戶口增給封郡王遷
上京留守卒以家貧給葬具
蕭繼先字楊隱尚主拜駙馬都尉歷事隆緒拜北府宰
相繼先雖處富貴不改儉素所至以善治稱故將兵攻
戰未嘗失利名重戚里
張儉宛平人統和十四年進士第一調雲州幕官端愨
達世務故事遼主出幸州邑長吏當有獻是時隆緒獵

雲中州節度使奏曰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
敢以爲獻隆緒嘗夜夢四人侍側賜食人二口至聞儉
名悟而召之占奏三十餘事稱旨遂加顧遇踐清華太
平六年拜左丞相封韓王未幾受遺詔輔嗣君宗眞旣
卽位賜儉貞亮弘靖保義守節耆德功臣拜太師中書
令加尚父徙王陳儉衣惟紬帛食不重味俸餘以周親
舊宗眞憐其貧命恣取內府物儉惟持布三端而出又
欲賜其弟五人進士第儉固辭在相位二十年禪益爲
多年九十一卒
耶律鐸軫字敵輦仕統和開泰間多戰功至節度使及

[illegible]歸遼主隆緒親賜卮酒仍問所欲對曰臣幸被
聖恩得効駑力萬死不能報國又將何求隆緒愈重之
手書其衣裾曰勤國忠君舉世無雙

蕭孝穆小字胡獨堇女主耨斤之弟孝先孝友之兄也
歷官北府宰相南京東京留守北院樞密使將兵
禦敵討叛有功兩賜功臣號進封吳王重熙九年徙王
楚時四方無事戶口蕃息遼主宗眞欲一天下謀取三
關集群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贊之曰宋人西征有年
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宗眞以爲然
孝穆歷歷述祖宗與宋結好之利害以諫且曰宋人無

罪不可棄先帝盟約不聽以老乞骸骨不許史王齊卒
贈大丞相晉國王謚曰貞孝穆雖以貴戚重然始終兼
謹循禮法妻子亦無驕色宮中每有賜輒辭所薦拔皆
忠直士時大臣多親細務失大體沿襲已久孝穆語人
曰樞密選賢而用何事不濟又曰不能移風易俗偷安
爵位臣子之道如是乎時稱爲國賢臣目其文曰贅老
集子阿剌撒八阿剌字阿里歷駙馬都尉北院樞密使
累封陳王與蕭革同掌國政革諂諛不法阿剌爭之不
得告歸遼主洪基曰是惡阿剌覓爲革中傷縊殺之阿
剌性忠果曉世務有經濟才議者謂阿剌若在必無重

元乙辛之亂撒八字周隱尚主歷北院宣徽使重熙末
出爲西北路招討使武寧郡王撒八持行頗其父居官
以治稱卒追封齊王

孝先字延寧尚主歷北院樞密使封楚王耨斤弒齊天
謀廢立孝先皆預聞覺以耨斤故免謫重熙四年徙王
晉爲南京留守卒謚忠肅孫得里底爲樞密使坐誤國
死語在天祚傳

孝友字撻不衍歷北府宰相上京東京洛京留守拜中
書令加尚父累賜功臣號進封豐國公坐子胡覩與重
元作亂伏誅胡覩尚主歷同知北院樞密事事敗投水

死五子同日誅之

劉六符河間人唐盧龍節度怦之六世孫曾祖守敬祖
景皆仕遼爲南京留守景忠實優文學終武寧開遠二
節度使兼侍中父愼行初歷北府宰相多匡救終彰武
軍節度使六符與兄三嘏四端先後第進士六符重熙
初擢翰林學士同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使宋宋竟
增歲幣易十縣定名曰歲貢語在富弼傳加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宋幣至命爲三使受之或言六符受宋賂出
爲長寧軍節度使已復召爲三司使卒論者謂六符啓
釁邀功玷其門閥云按伐宋取十縣實樞密使蕭惠統

兵且嘗贊其議語在蕭孝穆傳及增幣患以首功進封
韓王後伐夏大衄亦不之罪致仕封魏王歲時賜賚不
絕惠與六符其失均然惠以廉名
楊佶字正叔幽州人進士第一開泰中累遷翰林學士
文章號得體燕饑疫多流殍以佶同知南京留守事發
廩振之黥子者計傭出之重熙中歷參知政事兼知南
院樞密使復出爲武定軍節度使時久旱苗槁佶視事
之夕雨沾足百姓喜而歌之灤陽水失故道以巳俸創
長橋人不病涉及被召郡民攀轅泣送遼主御殿宴勞
之即日除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佶以進賢爲巳任事總大綱責成百司人人樂爲之用
致政卒有登瀛集行于世
耶律韓八字嘲隱布衣時隆緒微服出獵遇與語識其
才會北院奏南京疑獄久不決即召韓八以審錄委之
朝士皆愕韓八量情處理人無冤者自是頗信任宗眞
立歷左夷离畢北院大王忠謹多補益死之日篋無舊
蓄櫬無新衣官給葬具平生不屑細務喜慍不形嘗失
所乘馬僮以同色者代之數月不覺
蕭韓家奴字休堅中書令安摶之孫少好學博覽通遼
漢文字爲彰愍宮使宗眞與語才之命爲詩友嘗從

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對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則大
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爲盡美蓋
嘗掌栗園故託以諷諫宗眞大笑宗眞制問省徭補役
恤民弭盜之策韓家奴對千餘言人曰遼之鼂董也擢
翰林都林牙兼脩國史暇日飲酒賦詩相酬酢君臣相
得無比上疏請倣唐高祖之制尊阿保機之父以上四
代爲皇帝於是始行追册二祖之禮有司奏獵秋山熊
虎傷死數十人宗眞見韓家奴書于册命去之既出復
書他日宗眞見之曰史筆當如是宗眞問祖宗以來孰
爲賢主韓家奴對曰穆宗賢宗眞不以爲然韓家奴對曰

穆宗雖暴虐省徭輕賦人樂其生無罪被戮未有過今
日秋山傷死者其舜事規諷如此與耶律庶成兩被詔
錄遙輦可汗至重熙事迹二十卷自天子達於庶人制
爲典禮三卷又詔譯諸書韓家奴譯通曆貞觀政要五
代史欲其知古今成敗也拜歸德軍節度使以善治聞
遣使問勞召脩國史卒有六義集十二卷行于世
蕭陶隗字烏古鄰宰相轄特六世孫咸雍初任馬群太
僕陶隗素知群牧名在實亡悉閱舊籍除其羸病錄實
數奏爲定式太康中累遷契丹行宮都部署耶律乙辛
有寵於洪基巳害儲嗣潛因薦宗室淳陶隗諫曰有媧

任不可以國與人洪基嘗謂群臣曰北樞密院久闕[illegible]律阿思蕭斡特剌二人孰愈群臣各舉所長陶隗獨默然洪基詰之對曰斡特剌懦而敗事阿思才而貪將為禍基不得已用敗事猶勝基禍不聽卒用阿思阿思銜之九年出為西南面招討使阿思陰與蕭阿忽帶誣奏其縱賊當死詔免官久之起為節度使未行疽發背卒陶隗剛直負氣怒則須髯輒張每有大議必毅然決之雖遼主有難色未嘗遷已見權貴無少屈故得罪云

耶律仁先字紀鄰南府宰相瑰引子也魁爽有智略受知宗眞仁先以為不世遇言無所隱使宋鎮邊皆有功

歷北院樞密使東京留守封吳王洪基立兩為南院樞密使更王許清寧七年洪基獵太子山太叔重元與其子涅魯古等謀逆洪基趣仁先捕之未及介馬重元兵犯帷宮洪基欲走北南院仁先曰若舍扈從而行賊必躡其後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仁先子撻不也曰聖意豈可違乎仁先怒擊其首洪基悟悉委仁先討賊事仍環車為營折行馬為兵仗率官屬三十餘騎陣柢柺外及交戰賊衆多降涅魯古中矢墮馬斬其首重元被傷而退仁先以五院部蕭塔剌所居最近亟召之分遣人集諸軍黎明重元復率奚人二千犯行宮蕭塔剌[illegible]適至仁先料賊勢不能久俟其氣沮攻之乃背營而陣乘便奮擊賊衆奔潰追殺二十餘里重元與數騎遁去洪基執仁先曰平亂皆卿之功也加尚父進封宋王為北院樞密使詔畫灤河戰圖以旌之咸雍元年加于越改封遼王與耶律乙辛共政乙辛恃寵不法仁先抑之由是見忌出為南京留守改王晉恤孤惸禁奸慝議者以為自于越休哥後惟仁先一人而已弟義先信先義先性剛直有禮法歷拜惕隱封郡王信先終南面林牙宗眞嘗以其父瑰引為刺血友故信先自幼養于宮父以信先請[illegible]封燕王撻不也至節度使太康中為西南面

招討使阻卜誘殺之

耶律玦字吾展重熙十年為樞密副使咸雍初兼北院副部署及遼主弟秦國王為西京留守請玦為佐歲中獄空者三召為敵隱玦不喜貨殖洪基知其貧賜宮戶十嘗謂宰相曰契丹忠正無如玦者漢人則劉伸而已然熟察之玦優於伸同時節度使耶律僕里篤知興中府亦以獄空聞所至皆稱職云

劉伸字濟時宛平人第進士為大理正因奏獄宗眞適與近臣語不顧伸進曰臣聞自古帝王必重民命願陛下省臣之[illegible]宗眞[illegible]斂容異伸明法而恕歷大理卿[illegible]

留守又擢點檢大理寺凡冤獄全活者衆及爲崇義軍節
度使政務簡靜民用不擾致烏鵲同巢之祥優詔褒之
改戶部使歲入羨錢三十萬拜參知政事與北院樞密
使耶律乙辛忤乙辛排詆出之終崇義軍節度使致仕
適燕薊民饑仲禧與致仕趙徽韓造日濟以糜粥所活不
勝算其卒也洪基悼甚賻贈加等
耶律儼字若思析津人也姓李父仲禧咸雍中爲樞密
使賜國姓封韓國公嘗黨耶律乙辛陷儲君濬云儼第
進士歷景州刺史有善政郡人刻石頌之改御史中丞
平反滯獄歷山西路都轉運使刮剔垢弊壽隆初自樞

密直學士拜參知政事洪基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擇
令各擲骰子以采勝者官之儼得勝采洪基曰上相之
徵也累知樞密院事賜經邦佐運功臣封越國公脩契
丹累朝實錄七十卷受顧命立天祚累封郡王卒贈尚
父謚忠懿儼博學廉介一芥不取於人獨惜以非道固
寵妻邢黯出入禁中戒勿失上意世以此哂之
蕭巖壽乙室部人爲人廉直遇事面折廷諍無所忌大康
初爲北面林牙密奏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忌皇太子
預政以與張孝傑相過從恐有陰謀動搖太子忤乙辛
也誣后罪賜死洪基頗悟出乙辛爲上京留守命之辛
生日洪基遣人賜物爲壽乙辛因私屬爲白曰臣見[illegible]
人在朝陛下孤危身雖在外竊用寒心洪基遂疑巖壽
出之而召乙辛仍流巖壽于烏隗路終身拘作未幾誣
巖壽與謀廢立事執還殺之天祚立贈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繪像殿中
耶律撒剌字董隱南院大王阿魯古之孫性忠直沉厚
歷契丹行宮都部署太康二年洪基詔百官廷議欲召
還耶律乙辛撒剌三進諫不納乙辛既入讓撒剌曰與
君無憾何獨異議對曰此社稷計何憾之有乙辛竟誣
與蕭速撒等同謀廢立殺之語在洪基傳天祚立追封

漆水郡王繪像殿中
蕭速撒字禿魯性沉毅歷北院樞密使嘗立軍功及經
略邊事稱旨太康二年耶律乙辛權寵方盛附麗者多
至通顯速撒未嘗造門乙辛銜之誣以首謀廢立殺之
語在洪基傳速撒尸諸原野盛暑色不變烏鵲不敢近
天祚立追封蘭陵郡王繪像殿中
耶律撻不也字撒班林牙高家之子累功遷至北院宣
徽使耶律乙辛謀害太子撻不也知其姦欲殺乙辛及
其黨蕭特里得蕭十三等乙辛覺誣以廢立事蕭撻不
也字斡里郡王高九之孫歷駙馬都尉漢人行宮都部

署與耶律撻不也善乙辛嫉之誣以廢立同見殺天
祚立並追封郡王繪像殿中又有蕭忽古者字阿斯性
忠直趫捷有力為護衛官嘗欲殺乙辛等乙辛知而械
繫之考劾不服流于邊及速撒獄成併召忽古殺之
天祚立贈龍虎衛上將軍又有耶律孟簡者字復易于
越屋質五世孫節度劉家奴之子優詞學當乙辛出為
留守也孟簡與耶律庶箴表賀未幾乙辛召還舊職流
孟簡保州孟簡雖放逐以道自安太康中始得歸鄉里
擢至昭德軍節度卒
蕭兀納一名撻不也字特免太康初為北院宣徽使時

耶律乙辛已害儲君濬又欲害其子燕王延禧而以宗
室子淳為請兀納諫不可以國與人洪基猶豫不決五
年洪基出獵乙辛請留延禧毋行兀納奏曰聞將留皇
孫臣請侍左右恐有他變洪基始疑乙辛即併淳等出
之以兀納同知樞密使封蘭陵郡王授殿前都點檢謂
侍臣曰兀納忠純屋質立穆宗無以過也卿等宜達燕
王知自是令兀納輔導益見優寵大安初詔尚主固辭
壽隆初拜北府宰相兀納數以直言忤燕王及嗣位出
兀納為節度使守太傅坐詐奪官既又歷東北路統軍
使前後數十上書言女直有異志朝廷宜早為備又言女
直志非小宜及其未發舉兵圖之不聽七年同知南
院樞密使事蕭陶蘇斡亦慮女直難制如兀納言亦不
聽時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忌其議也兀納尋因敗軍
免隨以拒叛臣耶律章奴功授副元帥終契丹都宮使
兀納近古社稷臣言行剴切惜天祚不能用云陶蘇斡
後以太子太傅致仕
大公鼎渤海人咸雍十年第進士調瀋州觀察判官遼
東大雨水北樞密院大發瀕河丁壯以完隄防公鼎曰
邊障甫寧大興役事非利國便農之道奏罷役水亦不
為災改良鄉令勸農興學部民服化徙長州錢帛都提

點拒公主假貸曰豈可徇人情廢官守耶俄拜大理卿
多平反天祚立歷東京戶部使盜殺留守蕭保先因而
倡亂民亦互作衛忠家自為鬪公鼎單騎行郡陳以禍
福衆皆投兵而拜曰是不欺我敢弗聽命安輯如故拜
中京留守賜貞亮功臣時盜賊充斥有過公鼎于路者
即叩馬乞自新公鼎給以符約俾還業聞者接踵而至
不旬日境內清肅加賜保節功臣公鼎以人心反側慮
生變請布恩惠以安之為之肆赦累表乞歸不許會奴
賊張撒八率無賴嘯聚公鼎欲擊而勢有不能嘆曰吾
欲謝事久矣為世故所牽不幸至此豈命也夫憂憤成

論曰遼世能吏有蕭文馬人望王棠楊遵勗耶律儼
公鼎為稱首
蕭札剌字虛輦北府宰相排押之弟性介特不事生業
歷寧遠軍節度使秩滿里居淡泊自適隆緒累召輒
以疾辭遂入頡山築室杜門不談時務人目曰頡山老
人云其後有耶律官奴者字奚隱林牙斡魯之孫沉厚
多學重熙中為宿直將軍以疾免既而宗眞兩命為節
度使輒請致政官奴與蕭蛙友善謂之二逸蛙謂官奴
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烈何屑屑為也吾與若居
林下以枕簟自隨觴詠為樂雖不官無慊焉又有蕭蒲

离不者字校懶魏王惠四世孫少失怙恃能力學於文
藝無不精天祚召欲官之皆以疾辭或勸之出以嗣先
世功名曰吾年踰強仕安能嗇主庇民乎晚年謝絶人
事卜居秩古山超然自得論者謂遼委權優寵之臣不
出宗室與后族其間不淫於富貴不謟於聲利若札剌
等三人者不亦卓乎
耶律中為五院都監天祚末金兵徇地嶺西盡徙其民
中死之韓慶民為宜州節度使金兵破宜州慶民死之
遼亡死事之臣他無所於考列婦可考者四人中與慶
民之妻與焉方中被召為都監謂妻挼蘭蕭氏曰我當
以死報國汝能從乎對曰謹奉教及中死挼蘭濯沐詣
中死所自殺慶民妻不知其姓氏慶民死金人以妻配
將士妻誓死不從遂自殺又其一則蕭意辛乃陶蘇斡
尚主所生女耶律奴之妻也奴與樞密使乙辛有隙被
誣流烏古部洪基念意辛主女欲使絶婚意辛辭曰夫
婦之義生死以之臨難乖離於禽獸何異乞與奴偕行
即死無恨從之意辛同奴在貶所久禮彼有加于舊洪
基喜其節召畢家還子國隱事天祚保大中意辛在臨
潢謂諸子曰吾與盧彥倫必叛汝輩速避我當死之賊
至遇害又其一則蕭訛里乃國舅宰董之女耶律木者

之妻也木者登朝早卒訛里極哀毀既葬謂所親曰夫
婦之道如陰陽表裏無陽則陰不能立無表則裏無所
附妾亦何聊賴耶何婢尉勉竟無回意自刃而卒
遼之境土內有五京六府上京道曰臨潢府即古遼東
郡東京道曰遼陽府即古朝鮮國中京道曰大定府與
中府即古遼西郡斯皆自唐以來契丹所有也南京道
曰析津府即古燕國西京道曰大同府即古雲中郡斯
皆德光援立石晉所得也州軍城百五十有六縣二百
有九東至海西至金山暨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
方岜部里內之部族拔里乙室已國舅石烈等凡五十

有四外之屬國女直突厥吐蕃奚室韋吐谷渾党項鐵凡五十有九部族分鎮邊圉寔爲爪牙屬國朝貢無滿或有期會及下令專征不從者討之助軍多寡隨其便無常額境内之民以畋牧爲稼穡故以兵馬爲徭賦勝甲冑者盡籍爲兵每兵一馬三器仗皆自備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給日用官無芻粮之費一有徵發卯命辰集居有宮衛謂之斡魯朵出有行營謂之捺鉢自禁軍而下爲名三十餘尤重者皮室屬珊二軍各隷以精兵數十萬凡二帳十二宮一府并五京有兵一百六十四萬部族屬國之兵不與焉分地牧馬屯田積

粟坑冶鑄錢又有關市之征鹽鐵之利雖頻歲軍興四時遊獵而調度不乏號稱富强其設官之制改夷离菫爲大王分爲北南院宰相樞密以至郎君護衛皆分北南然皆謂之北面也北南宰相兼總庶務北樞密視兵部南樞密視吏部北南二大王視戶部夷離畢視刑部宣徽視工部敵烈麻都視禮部曰惕隱者典族屬也曰林牙者典文翰也曰詳穩者將領之別名也曰于越者坐而論議象公師不輕授也是謂國制後得燕代十六州復設南面三師三公三省六部臺院寺監東宮王傅及諸衛點檢指揮諸州節度觀察防禦刺史縣令分布

五京是謂漢制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北面主之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政南面主之雖參用漢人然其國任事則惟宗室耶律外戚蕭氏二族而已武事既振文治漸興祀功德則建孔子廟崇學術則開進士科設貢舉六軍之仗制吉凶軍賓嘉之禮及雅樂大樂散樂鐃歌鼓吹樂皆唐晉之舊曆法初用乙未曆本何承天後用大明曆本祖冲之然與宋曆閏朔間有異焉乃若遼主與南面臣漢官用漢服女后與北面契丹臣僚用國服女后習射御便鞍馬畋獵軍旅未嘗不從有事神祇亦同展祀禱雨射柳或先祭而後射或先射而後祭謂之瑟瑟

儀出師以囚還師以俘縛置所向之方亂矢射之以祓不祥謂之射鬼箭遼主每歷十二歲擇季冬日於禁中除地設再生室母后室及先主神輿倒植三岐木其日羣臣迎國主入室釋服跣足以童子從三過岐木之下室中人呼曰生男遂拜先主宴羣臣謂之再生儀與所謂祭山儀柴冊儀春夏避暑秋冬違寒暨歲序雜儀又本國樂諸國樂斯皆循襲其故俗耳至於刑辟雖參漢制然炮烙車轘投崖砲擲梟磔生瘞支解剖心迄遼世莫之能革蓋武猛殘忍之性然也遼之政俗此可見其槩六

論曰阿保機滅諸酋而得國見於歐陽五代史及朱子通
綱目其說皆同遼史乃謂受禪於痕德菫可汗臣爲若
諱胡可信也阿保機威行大漠志窺中國德光繼之遂
奄有燕雲虜晉帝子孫襲其富強數寇掠邊鄙自非有
宋之隆寧能沮雄心而保信誓乎第忍恥結成歲輸五
十萬計國體既損大蠹之資亦不可支斯徽宗所以乘
天祚之隙協謀于金以甘心也雖然遼未亡則金不能
爲宋患以烏喙療飢可言智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四　列傳一百三十六

明南京戸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外國

金國一

金之先號靺鞨亦號勿吉元魏時勿吉有七部隋並號
靺鞨唐初惟有黑水粟末二部粟末始附高麗姓大氏
後爲渤海稱王傳十餘世黑水居肅愼地東瀕海南接
高麗亦附于高麗開元中來朝爲置都督府賜姓李名
獻誠其後屬渤海朝貢遂輟五代時遼盡取渤海地而
黑水屬于遼在南者籍遼號熟女眞在北者不在遼籍

號生女眞生女眞地有按出虎河有混同江有長白山
江又名黑龍謂之白山黑水本名女眞避遼主宗眞諱
曰女直宋初屢貢名馬及海東青太宗時請兵伐遼不
從遂不通使而歲貢于遼不絶其始祖曰函普者自高
麗來居完顏部時年六十餘能爲部內息爭配以六十
未嫁之女仍爲同部遂爲完顏部人生二子長曰烏魯
烏魯生跋海跋海生綏可綏可徙居海古水耕墾樹藝
始築室有定居綏可子石魯稍創條教以威諸部而石
魯子烏古遂役屬之遼主乃以烏古爲生女眞部族節
度使烏古不肯繫遼籍辭其印不受既爲節度使置官

屬紀綱漸立國中舊無鐵烏古傾貲償鄰國之鐵以請
者因之脩武備附者踵至時桓赧散達父雅達爲國相
烏古用幣馬求於雅達以予頗刺淑爲之國俗諸子長
各異居烏古知次子劾里鉢能成大事而四子頗刺淑
五子盈歌俱有勇略謂長子劾者三子劾孫柔和可治
家務乃以劾者與劾里鉢同居劾孫與頗刺淑同居劾
者劾孫不復與外事故烏古卒劾里鉢襲節度使頗刺
淑竭心匡輔値叔父跋黑有異志及桓赧散達諸部相
繼作難悉大破之隨降其衆劾里鉢娶拏懶氏生數子
長烏雅束次阿骨打劾里鉢襲位十九年陰有取遼之

志寢疾以阿骨打屬弟盈歌曰烏雅束善柔惟此子足
了契丹事既卒頗刺淑繼之頗刺淑卒盈歌繼之紇石
烈部阿疎叛盈歌攻其城取之事詳遼國傳天祚政衰
蕭海里叛盈歌屢執私交之使以獻遼兵與海里遇不
能克烏雅束阿骨打突戰射殺之盈歌卒烏雅束繼之
烏雅束卒於是阿骨打興

阿骨打又名旻多力善射知勇絕人在其父時遼主錄
功與其兄皆爲詳穩其克蕭海里也兵不滿千奮曰有
此甲兵何事不可圖烏雅束末年命諸部不得擅置信
牌以一號令皆其謀也及繼烏雅束稱都勃極烈自以
恃實邊國江為遼主所辱又知遼主荒酗不恤國政及
稱兵衙旁近諸族逾年督諸路兵得二千五百人數遼
侵侮及納叛臣阿疎罪伐之遼兵雖數十萬數爲所挫
出河店之戰殺獲尤衆遼人嘗言女眞兵若滿萬則不
可敵至是始滿萬云羣臣勸進遂卽皇帝位阿骨打曰
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然賓鐵終變壞惟金不變不
壞且完顏部色尚白故國號大金紀年曰收國元年正
月遼主遣將以三十萬兵戍邊且屯田爲長久計金主
率衆趨達魯古城大敗之三月遼主遣耶律張奴等六
人使金諭降金主以書辭慢留五人獨遣張奴還報書

亦如之六月遼主復遣張奴使金國書猶斥金主名報
書亦如之且諭遼降已而遼主復遣蕭辭剌使金金主
以書辭慢執之九月金主征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金
主使一人道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諸軍隨
之水及馬腹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既克黃龍還
至江徑渡如前冬遼主將兵七十萬伐金金主率諸將
禦之適遼聞內難而返襲敗于護步答岡時金兵僅二
萬云二年金主遣斡魯取遼東京州縣及南路繫遼女
直皆降明年曰天輔元年金主遣斡魯古取遼顯州其
乾懿豪徽成川惠七州皆降徽宗知金將滅遼遣登州

[illegible]馬政浮海往使金議夾攻及復石晉時陷入遼
地二年金主遣散覩報聘上表請所請地當與大朝夾
攻得者有之若本朝自取不在分割之議是後金主與
遼議和約遼上封冊以兄事之遼凡七遣使至金議冊
禮及冊至以非式責之而金主自定冊文遼主亦不可
再遣使議語在遼國傳金主怒謂其臣曰遼人屢敗遣
使求成惟飾虛辭以為緩師之計當議進討乃四年五
月金主自將攻遼上京克之其留守耶律撻不野以城
降五年遼都統耶律余覩降于金金主以余覩言議伐
遼命斜也為內外諸軍都統以粘罕斡本斡离不等副

之仍許便宜行事六年斜也等取中京復取西京遼主
遠遁獲阿踈以歸金主杖而釋之其冬金主率諸將兵
陷燕京遼大臣左企弓等上表降七年金主命平州官
與宋使分割燕京六州之地是時左企弓獻詩于金主
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主微背宋
約要求歲幣二十餘萬匹以代燕地之稅使者往返竟
如其意燕之金帛子女職官富民皆為金所掠而東宋
所得惟空城而已是月金主改平州為南京以張覺為
留守無何張覺叛金殺左企弓以州歸宋六月金主在
軍中有疾八月卒年五十六改元者二凡九年阿骨打

有大度既下遼諸州陵墓在乾禁無所犯凡克城邑往
往釋其俘亡去者亦戒諸將勿殺其後執高永昌妻子
以城降者乃寧江州所釋東京渤海人也所至除遼苛
政人心咸悅云有子十三人以弟吳乞買嗣立諡曰武
元皇帝廟號太祖

吳乞買又名晟阿骨打母弟也阿骨打卽帝位以吳乞
買為諳班勃極烈委以國事及阿骨打卒其子宗幹宗
峻率羣臣立吳乞買改天輔七年為天會元年夏與高
麗聞金主立先後奉表稱藩十一月斡离不與張覺戰
南京覺敗奔宋金人索覺急將攻燕徽宗乃斬覺函首

畀之事在覺傳三年八月婁室獲遼主天祚于余覩谷
至金降封海濱王遼自是亡但有西遼云十月金主詔
斜也等分道侵宋宋師屢敗郭藥師降金燕山州縣悉
復為金有四年正月金將斡离不取滑州遣吳孝民入
汴問宋納張覺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以黃河為界
納質奉貢俄而諸軍圍宋都城欽宗遣李梲謝罪且請
脩好納質割三鎮地增歲幣誓書稱姪大宋皇帝伯大
金皇帝金師解圍未幾金主叛盟復遣粘罕斡离不侵
宋乘勝陷都城明年執徽宗欽宗以歸號為庶人立宋
少宰張邦昌為大楚皇帝事詳欽宗本紀高宗嗣位遣

使如金奉表請和金主不從命進兵伐宋徽宗欽宗[illegible]至金金主封徽宗爲昏德公欽宗爲重昏侯已而徙居韓州數年復徙于鶻里改路亦名五國城是年金主立宋叛臣劉豫爲大齊皇帝脩子禮十三年卒年六十一改元者一吳乞買乘滅遼之威大舉入宋而背盟黷武荼毒中華俘人之君帝人之臣虐戾亦太甚矣特有子十四人舍之而立其兄之後人以爲難合剌立謚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

合剌又名亶阿骨打嫡子宗峻子也母蒲察氏吳乞買末年屬意合剌以爲諳班勃極烈蓋吳乞買胥居是官

及襲帝位遂以命弟斜也斜也卒吳乞買定議爲儲嗣故命合剌合剌繼吳乞買而立仍以天會紀年追尊考妣爲帝后考廟號徽宗又尊函普以下至烏雅東俱爲帝后廟號函普曰始祖綏可曰獻祖石魯曰昭祖烏古曰景祖劾里鉢曰世祖頗剌淑曰肅宗盈歌曰穆宗烏雅束曰康宗定烏古劾里鉢阿骨打吳乞買四人之廟皆不祧班曆曰大明殿劉豫爲蜀王立行臺尚書省于汴凡三年始改天眷元年乃紹興八年也先時宋遣王倫使金請還梓宮及河南地元帥撻懶言於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而東京留守訛魯觀亦云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羣臣皆云勿與使二人者附太師蒲盧虎蒲盧虎遂定議歸河南陝西地及是和議成金乃遣張通古偕王倫來言歸地以詔諭江南爲名明年王倫至汴見兀朮交割地界兀朮渡河而去移行臺于大名府兀朮言於金主曰撻懶蒲盧虎主河南地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因如金致使指遂拘之于河間而蒲盧虎撻懶相繼以謀反伏誅三年五月金主叛盟復命兀朮取河南撒离合取陝西所至州縣多迎降者九月殺左丞相完顏希尹父子及右丞相蕭慶明年改皇統元年金主初御袞冕二月改封徽宗爲天水郡王欽

宗爲天水郡公封天祚爲豫王九月兀朮復帥兵渡淮以書讓宋宋復書乞罷兵兀朮以使宜晝淮爲界語在本紀二年金主以和議成遣使以袞冕圭冊冊宋高宗爲大宋皇帝歸徽宗及三后梓宮隨遣宋使者朱弁張邵洪皓來歸四年金主以宋使者王倫爲平州轉運使不從遂遇害七年四月以便殿宴醉殺戶部尚書宗禮六月又殺節度使田瑴等八人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震壞寢殿鴟尾有火入寢燒幃幔金主趨避別殿丁丑有龍鬬於榆林河水上大風壞官民舍瓦木人畜皆飄揚十數里五月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

[illegible]以爲訓金主大怒命[illegible]
士撈鈞數百不死以手劍擲其首而醢之十月又殺其
二弟胙王常勝節度使查剌及左衛將軍特思十一月
殺后裴滿氏納常勝妻撒卯於宮中將立爲后數日殺
故鄧王子阿懶特懶又數日殺妃烏古論氏及夾谷氏
張氏十二月又殺妃裴滿氏於寢殿右丞相亮因羣臣
震恐陰謀宿衛夜半入宮爲亂遇弑卒年三十一改元
者二凡十五年合剌初年粗畢幹局不等相繼秉機務
吏清政簡百姓樂業及舊臣凋謝后裴滿氏干預政事
數年後繼嗣不立頗爲牽制內積不平無聊縱酒遂爲

暴虐之主禍起蕭墻宜也亮立降爲東昏王其後烏祿
立謚曰武靈皇帝廟號閔宗改號熙宗
亮字元功本名迪古乃阿骨打庶子宗幹子也嫡母徒
單氏母大氏合剌以嫡孫嗣位亮以己亦孫行且其父
庶長子也頗懷覬覦其爲中京留守結納猛安蕭裕裕
揣知其意因勸舉大事且曰願竭力以從皇統九年正
月亮由右丞相兼都元帥金主使小底大興國賜亮生
日禮物后亦附賜禮物金主不悅杖興國百追還所賜
亮不自安逆謀從茲萌矣三月拜太保領三省事五月
學士張鈞草罪己詔忤旨金主問誰使爲之左丞相宗

[illegible]曰太保實然遂出亮領行臺尚書省事過中京與
蕭裕定約而去至良鄉召還亮莫測所以大恐既至復
拜平章政事由是益危迫金主嘗以事杖左丞唐括辯
及右丞相秉德辯乃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而烏帶先
以此謀告亮他日亮與辯語及廢立事曰若舉大事誰
可立者辯曰胙王常勝乎問其次曰鄧王子阿懶亮曰
阿懶屬疏安得立辯曰公豈有意耶亮曰果不得已捨
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特思疑之發其
事金主怒復杖辯金主之弟止有常勝查剌亮秉此搆
常勝阿懶兄弟金主命特思鞫之無狀亮曰特思鞫不

以實遂俱殺之護衛十人長僕散忽土舊受宗幹恩徒
單阿里出虎與亮姻家大興國給事寢殿嘗以李老僧
屬亮得爲尚書省令史故使老僧結興國爲內應而興
國亦以被杖怨金主遂與亮約十二月丁巳忽土阿里
出虎內直是夜興國取符鑰啓門守者以辦駙馬不疑
內之亮與秉德辯烏帶徒單貞李老僧等俱得入及殿
門衛士覺拙刀劫之莫敢動至榻前金主求榻上常所
置佩刀不知已爲興國易置其處阿里出虎先進刃忽
土繼之金主已頓仆亮復前手刀之血濺滿其面與衣
秉德等未有所屬忽土贊其決乃奉亮坐皆拜稱萬歲

[illegible]金主亮命召大臣因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是年
秉德辨烏帶忽土阿里出虎貞與國並進秩改是年爲
天德元年追尊考為帝廟號德宗二年正月尊嫡母及
册皆為太后亮銜秉德首謀廢立不即勸進又忌吳乞
買諸子盛强將殺誅之乃是年四月命尚書省令史蕭
王上變逮大臣唐括辯秉德宗本宗美宗懿卞等殺親
屬殺之又殺吳乞買子孫七十餘人粘罕子孫三十餘
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十月亮殺太妃蕭氏及其子任王
偎喝使使殺宗室行臺左丞相撒离喝子汴并殺平章
政事宗義前工部尚書謀里野御史大夫宗安皆夷其

族以魏王斡帶之孫活里甲好脩飾亦族之三年廣燕
京城大營宮室以尚書右丞張浩燕京留守劉筈等監
護盛夏與役人多疾疫是年亮納所誅宗室諸婦于宮
中叔母與焉四年七月復命崇義軍節度使烏帶之妻
唐括定哥殺其夫而納之明年三月遷都燕京初備法
駕改是年為貞元元年改燕京為中都府曰大興汴京
為南京中京為北京廢上京為會寧府五月亮殺其弟
西京留守蒲家凡蒲家所善官屬皆殺之十二月亮召
濟南尹葛王烏祿妻烏林答氏其妻曰我不行禍必及
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行至中途自殺二年正月[illegible]

丞相蕭裕積疑謀反既款伏亮召詰其故自刺臂與涂
將面曰汝死後乃知朕無疑汝之心哭送出門殺之并
誅其黨前真定尹蕭馮家奴等三月太原尹徒單阿里
出虎坐陰謀伏誅并殺其妻命其子駙馬都尉木斯刺
焚其骨投水中十一月亮命諸從姊妹皆分屬諸妃與
為淫亂臥內徧設地衣裸逐為戲三年六月汴京火焚
宮室時亮有南侵之意倖臣李通張仲軻等從而導之
亮乃謀遷汴遣完顏長寧為留守繕葺其事及究杖殺
長寧明年改為正隆元年十月改葬其始祖以下十主
于燕之大房山二年十月命會寧府毀舊宮殿諸大族

第宅及儲慶寺仍夷其址而耕種之三年正月召張仲
軻等於便殿侍坐談及國家輻員仲軻曰今天下有四
主必一統乃可言大且宋有罪伐之不為無名亮喜曰
向者梁琉嘗言宋有劉貴妃姿質艷美今當一舉而兩
得之十一月命左丞相張浩參知政事敬嗣暉營汴京
宮室四年二月脩中都城造戰船于通州下詔伐宋調
諸路兵六年二月亮決意遷都發燕京尚書省以下諸
司皆從行三月丁亥將至徙嘉有男子上書言事斬之
所言莫得聞五月亮遣使于宋求淮漢地且詰宋焚汴
京宮室及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以為兵端六月癸亥遷

餘汝衞入汴京八月癸丑亮以嫡母徒單氏諫伐宋[illegible]
于寧德宮偽命宮中焚之棄其骨水中并殺侍婢七
餘人九月庚寅自將三十二總管兵伐宋以奔睹為
左領軍大都督李通副之紇石烈良弼為右領軍大都
督烏延蒲盧渾副之又設左右監軍及左右都監俱自
壽春入分命諸將一趨臨安一趨蔡州一趨鳳翔取散
關甲午亮戎服乘馬啓行十月至蒙城是時將士自軍
中逃歸者相屬于道皆公言於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
新天子矣十月丙午曹國王烏祿即位于遼陽改元大
定亮以丁未渡淮至廬州獲白鹿以為武王白魚之兆

諸將連取宋州郡聞失利十一月庚午亮駐和州始聞
烏祿事拊髀嘆曰我本欲滅宋後改元大定豈非天命
乎更以完顏元宜為浙西道兵馬都統制郭安國副之
亮駐軍江北遣武管阿憐先渡江與宋兵戰失利亮還
和州遂進兵揚州甲午會舟師于瓜州渡期以明日渡
江安國輕躁無方略奮勇為前鋒李通為謀主督責苛
急諸將皆怨甚乙未完顏元宜等軍反弒亮于揚州龜
山寺并通安國及其黨徒單永年皆殺之蓋諸將以南
軍有備不欲渡江亮性愎諫者輒死亡者衆刃斮之衆
不能堪故有此變初亮伐宋留太子光英于汴居守以

太子太師兼統軍使徒單訛里也護衛之左丞相張浩
參知政事敬嗣暉留治尚書省事及亮被弒都督府移
文訛里也殺太子趙師與宋和而浩等亦遣人同奔睹
等上表賀烏祿云亮死年四十改元者三凡十三年亮
剛愎淫虐滅絕綱常而意廣務逞父子為戮擬之古無
道主豈在隋煬下哉烏祿立之二年降封海陵郡王謚
曰煬後有司復奏亮罪削降庶人不得祔諸王域兆
烏祿又名雍阿骨打之孫宗輔子也母李氏烏祿偉姿
貌美髯髯長過其腹胸間有七子如北斗形性仁孝沈
靜明達善騎射國人稱為第一皇統間以宗室子封葛

王為兵部尚書後歷東西京留守改封曹正隆六年八
月起復東京留守副留守高存福女在海陵後宮海陵
使存福伺烏祿起居適烏祿以造兵器餘材造甲數十
存福因宣言留守何為造甲密報海陵遂與推官李彥
隆託為擊毬謀不利於烏祿烏祿覺海陵令謀良虎
圖淮北諸王偶值故吏六斤來傳自南來具言海陵殺
母及宗室大臣事且曰今復遣人來害宗室兄弟矣烏
祿益懼及聞存福圖己事且有迹託以議事召官屬會
清安寺彥隆先到存福累召始來並於座上執之十月
南征諸將完顏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奴等自山東來所

[illegible]殺數萬至完顏謀衍自長安領兵五千至俱入城
殺存祿等翌日諸軍勦進烏祿乃即帝位改是年爲大
定元年下詔暴揚海陵罪惡數十事尊考妣爲帝后者
廟號德宗遂如中都未幾海陵遇弒于揚州十二月烏
祿至中都受羣臣朝遣高忠建等以罷兵歸正隆所侵
地報于宋是月故遼人窩斡稱帝改元天正二年正月
以兵部尚書可喜延安府同知李惟忠謀反伏誅詔中
外惟忠即老僧海陵易是名是月遣右副元帥完顏謀
衍率師討窩斡二月補闕馬欽以諂事海陵除名降肅
王敬嗣暉許霖等官放歸田里九月元帥右都監完顏

思敬擒窩斡餘衆悉平十月金主以宋使書辭非皇統
舊式命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侵宋十一月復命右丞相
僕散忠義節制南侵諸軍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貢
禮如故則可罷兵三年正月取德順州四月取商虢環
州宋吳璘所復三路一十六州軍皆爲金有五月宋攻
宿州金將志寧復取之宋將李顯忠邵宏淵議不叶師
大潰于符離是年金將志寧致書于宋求海泗唐鄧四
州地及歲幣孝宗亦屢遣使報之最後孝宗命胡昉爲
報議官以宰相湯思退書與金將忠義其書稱姪國不
爲加世字忠義拘昉軍中四年金主聞昉被拘曰行人

何罪當即遣還八月金主促諸將伐宋十二月金將徒
單克寧敗宋兵取楚州數日金主復促進兵先是宋遣
魏杞使金軍金將以不如約却之至是復遣周葵王之
望致書約世爲姪國畧言不稱大字稱姪宋皇帝稱名再
拜奉書于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和議始成五年正
月孝宗遣魏杞以國書使金金主以歲幣悉賞諸軍七
年十二月東京留守徒單合喜北京留守完顏謀衍肇
州防禦使蒲察通朝辭金主賜之金帶諭之曰卿雖有
才能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以補外此賜答服
勞之久也又顧謂宣徽使敬暉曰如卿不可謂無才所

欠者純實耳十年閏五月孝宗遣范成大使金請陵寢
及更定起立受書之禮金主不從復書略云和好再成
界山河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洛以爲言既云廢禮欲
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卽侍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
櫬亦當竝發于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
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十一年正月汾陽軍
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當奪官金主謂宰相曰
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自今宰執樞密饋獻
亦宜罷去三月用一品禮祔葬欽宗於鞏洛之原十一
月金主幸其太子宮謂太子曰吾兒在儲貳之位朕爲

汝楷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脩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是年及十二年宋復遣使請更受書禮俱不從十三年三月金主謂宰臣曰自海陵遷都永安女眞人寖忘舊風朕時嘗見女眞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十四年金主圖畫開國功臣二十人于衍慶宮十五年九月高麗西京留守趙位寵以慈悲嶺至鴨淥江四十餘城附于金金主曰朕豈助叛臣爲虐執其使付高麗位寵伏誅二十二年東京留守徒單貞以與

海陵逆謀伏誅妻子並賜死海陵易大興國名曰邦基及是詔暴邦基逆謀磔于先主墓側海陵逆黨九人至是俱盡獨完顏元宜首弒海陵得正死人以爲恨二十四年三月金主將如上京命太子守國諭之曰以汝守國譬之農家種田商人營財但能不隳父業卽爲克家子二十五年四月金主在上京欲還都謂宗室戚屬曰太平歲久國無征徭汝等皆奢縱往往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先艱難二十八年宋高宗崩孝宗遣使獻遺留物金主頗怪禮物薄丞相徒單克寧諫曰此非常貢貢之近於好利金主然之乃以玉器五玻璃器二十及茶器弓劒之屬使還遺宋曰珍玩之物所宜寶護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不忍也二十九年卒年六十七改元者一烏祿孳孳爲治夜以繼日尚食庖人約量損減近臣獻琵琶却之且飭自今勿以聲技獻嘗謂宰臣曰朕觀在位之臣初入仕時競求聲譽以取爵位今既顯達卽循默苟容爲自安計朕甚不取又曰今在位不聞薦賢何也狄仁傑薦賢非婁師德何以自薦乎又曰人之幹能固不易得然不若德行之士最優也又曰朕於女眞人未嘗不加優恤然涉於贓罪雖朕子弟亦不能恕也又曰人多奉釋老意欲徼福夫上天立君

使之治民果能愛養下民上當天心福必報之又曰若遼日屠羊三百豈能盡用徒傷生耳彼身爲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是時南北講和封徼晏然上下相安家給人足而犯法者寡刑部歲斷死囚不過二十人號稱小堯舜至於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尤常情所難也孫璟立謚曰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廟號世宗

璟小字麻達太子允恭之嫡子母徒單氏璟初封金源郡王進原王大定二十六年四月拜尚書右丞相允恭既早卒乃立璟爲皇太孫二十八年受攝政之寶二十

年正月即位追尊考爲皇帝尊母爲太后考廟號顯宗改明年爲明昌元年八月金主諭宰臣何以使民棄末務本以廣儲蓄令百官議戶部尚書鄧儼請禁奢侈右丞移剌履等亦曰凡人之情見美則願若不節以制度則奢侈無極民之貧乏殆由此致方今承平之際正宜講究此事爲經久法金主從之二年六月禁稱本朝人及本朝言語爲蕃六年正月給諸扉前戚屬田宅明年改爲承安元年四年十二月進封淑妃李氏爲元妃先時胥持國應經童科入仕得侍金主於東宮及即位遂用爲參知政事持國知金主好色干以秘術又多賂遺

左右而所幸李妃自嫌門地寒薄欲藉外廷爲重亦數稱譽持國由是金主信任之持國與妃表裏擅政時人語曰經童作相監婢爲妃惡其卑賤庸鄙也張復亨等十人趨持國門俱爲臺官謂之胥門十哲嘗爲言者所論十人者與持國並坐免踰月持國復得召承安凡五年改明年爲泰和元年二年八月鳳凰見于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臺十一月更定德運爲土臘用辰十二月定人戶物力隨時推收法五年五月金主聞宋將用兵命平章政事僕散揆宣撫河南以備宋揆移文詰問宋兵之故宋以錯諭邊臣爲辭揆信之宋將郭倪等復衍

聞於揆揆白金主罷宣撫司六年四月金主聞宋出師規取唐鄧復命僕散揆領行省于汴盡徵諸道籍兵分守要害六月金主詔彰德府守臣護宋宰相韓侂胄祖琦墳墓凡宋宗族所居有司撫控之十月僕散揆督諸道兵侵宋十一月宋督視江淮軍馬丘崈兩遣使赴金軍議和十二月宋四川宣撫副使吳曦叛送款于金將完顏綱獻蜀四州求封蜀王丘崈復遣使議和是年金兵連陷西和等州遂破大散關事詳寧宗本紀七年二月宋督視江淮軍馬張巖遣方信孺赴金軍議和是月金主遣使冊吳曦爲蜀國王曦尋爲安丙所殺五月張

巖復遣方信孺議和增歲幣八月張巖復遣方信孺持國書誓草議和許通謝百萬緡金帥完顏宗浩變前說不許語在方信孺傳十一月韓侂胄遣王柟議和約稱伯增歲幣犒軍錢誅蘇師旦函首以獻既而宋誅侂胄宰相錢象祖移書于金金主遂決和議命元帥完顏匡移牒求函侂胄首以贖淮南故地八年二月錢象祖遣王柟議和復請川陝關隘四月錢象祖復遣王柟議和函韓侂胄蘇師旦首赴金軍完顏匡露布以聞五月金主命竿二首并縣畫象于通衢俾百姓縱觀漆而藏之軍器庫金遂罷兵六月金主以大散關及濠州歸于宋

初金伐宋之役以僕散揆爲元帥揆卒以命宗浩宗浩
卒以命完顔匡不三年而三易帥兵家所忌其成功者
幸也九月遣吏部尚書賈守謙等十三人與各路按察
司官推排民戶物力十一月金主卒年四十一改元者
三凡十九年璟際小康飾治具又數問羣臣漢室之核
實唐代之考課可謂有志然宦豎李新喜用事妃戚李
喜兒兄弟干政跋扈大臣如胡沙虎知之而不能去誅
求無藝民力寖竭翦除宗室傳授非人金源之業從此
衰矣永濟立謚曰憲宗天光運仁文義武神聖英孝皇帝
廟號章宗

永濟舊名允濟小字興勝烏祿第七子母李氏永濟歷
官至殿前都點檢更數鎮累封衞王璟初年雅愛諸王
置官屬以傳導之及趙王永中鄭王允蹈被誅由是疏
忌宗室以所置官屬檢制王家苛問嚴密門戶出入皆
有籍而允濟乃允蹈母弟柔弱鮮知能故璟愛之既無
繼嗣而諸叔兄弟多在璟皆不肯立惟欲立允濟泰和
八年十一月允濟自武定軍入朝是時璟已感嗽疾允
濟且辭行而璟意留之無何璟疾亟元妃李氏黃門李
新喜平章政事完顔匡定策比璟卒傳詔立允濟遂即
位于柩前明年改爲大安元年璟有遺腹二人遺命生

男則立爲儲貳至是平章政事僕散端左丞孫即康
合允濟意奏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則已出三
月范氏產期合在正月醫稱胎形已失范氏願削髮爲
尼於是允濟以范氏損其遺腹告中外有人告元妃李
氏令賈氏詐稱有身並賜死乃完顔匡欲專擁立功而
搆其罪也二年四月徐邳州河清五百餘里八月夏人
侵葭州是年蒙古主鐵木眞出兵屢犯金境初金主爲
衞王時受命往靜州受鐵木眞之貢奇其狀貌歸請以
事除之不許鐵木眞頗聞其事及金主嗣位有詔至蒙
古傳言當拜受鐵木眞問金使曰新君爲誰使曰衞王

也遂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作此等庸懦
亦爲之耶何以拜爲即乘馬北去金主聞之怒欲俟鐵
木眞入貢就害之鐵木眞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爲備
侵掠諸州其勢漸盛國人皇皇金主禁百姓不得傳說
邊事三年四月蒙古兵復侵金境金主遣使乞和不許
金乃戒嚴八月蒙古攻金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棄
城遁蒙古主以精騎馳之金兵屢敗蒙古遂取西京及
桓撫州九月尚書右丞千家奴參知政事胡沙並將兵
屯邊千家奴遇蒙古兵棄烏月營而遁胡沙亦奔宣德
敗績于會河堡蒙古兵遂入居庸關大掠而去中都戒

啟夫時楊安兒張汝楫兵起掠山東其德興弘州蔚
懷來縉山豐潤密雲撫寧集寧東過平灤南至清滄由
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歸于蒙古明年改爲崇慶
元年五月金諸路大饑劉二祖兵起掠山東明年五月
改爲至寧元年時蒙古兵在近故遼人耶律留哥又以
兵取遼東州郡金主起胡沙虎爲右副元帥領兵屯通
玄門外胡沙虎者即紇石烈執中也胡沙虎與經歷官
文繡局直長完顏醜奴提控宿直將軍蒲察六斤武衞
鈐轄烏古論奪剌謀作亂乃八月辛卯胡沙虎矯稱知
大興府徒單南平及其子刑部侍郎駙馬都尉沒烈謀

反奉詔討之南平姻家治中福海別將兵屯城北胡沙
虎以好語誘殺福海奪其兵壬辰自通玄門入使其黨
徒單金壽等先後召南平父子殺之福海子符寶郎都
陽都統完顏石古乃共召大漢軍五百人赴難與胡沙
虎戰於東華門外衆寡不敵皆死之胡沙虎扣東華門
遣人呼守直親軍百戶冬兒五十戶蒲察六斤俱不從
時有二蒲察六斤云都點檢徒單渭河縋而出見胡沙
虎令其衆斫焚東華門都登城護衞斜烈搭鍊啓門納
胡沙虎遂入宮盡逐宿衞以其黨代之自稱監國都元
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衞癸巳遣金主出宮錮守于故邸

胡沙虎取宣命之寶偽於府階出制除拜醜奴等數十
人官誘殺左丞完顏綱胡沙虎欲僭立猶豫未決訪在
告丞相徒單鎰鎰曰昇王衆心所屬若決策立之萬世
功也胡沙虎乃遣醜奴等迎珣於彰德遣宦者李忠中
弒金主於邸卒子從恪等六王皆廢錮立凡五年改元
者三永濟不德故主以怨報之忍也舊臣賈鉉孫鐸不
能任徒單鎰屢進讜言不能用完顏匡怙寵納賄不能
遠孫即康司筦之流躐而相之闇也政亂於內兵敗於
外身弒國覺覆亡之勢成矣珣立敕有司以禮改葬胡
沙虎議廢爲庶人禮部尚書奧屯忠孝兵部侍郎蒲察

思忠附和之珣不從乃降封海東郡侯久之追復衞王
謚曰紹
珣又名吾睹補太子允恭之長子璟之庶兄也母昭華
劉氏珣累封昇王判彰德等軍至寧元年九月珣念胡
沙虎擁立功而奧屯忠孝又力薦之遂以胡沙虎爲相
改是年爲貞祐元年十月金將术虎高琪與蒙古戰于
城北凡兩敗績初胡沙虎之督戰也高琪失期不至以
金主命免其死至是益兵令出戰戒之曰不勝斬汝及
兵敗高琪自度不免以兵殺胡沙虎于其第持其首詣
闕金主不能正高琪擅殺罪仍授左副元帥是冬夏人

取涇州節度使夾谷守中死之蒙古徇觀州刺史高守約死之破淄州判官齊鷹揚致仕忠留縣尉楊敏中州民張乞驢率兵巷戰死之時蒙古拔兩河山東凡九十餘郡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二年蒙古逼燕城北金主遣使求和蒙古主以公主請乃以衛王少女及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三千與之蒙古主既成婚乃引還出居庸關五月金主以兵弱財匱不能守京師議遷都參知政事耿端義請遷南京右丞相南京留守僕散端凡三上表請金主遂決意遷汴太學生趙昉等四百人上書極論利害左丞相徒單鎰諫

曰鑾輿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議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爲後圖策之次也翰林待制納坦謀嘉亦如鎰言俱不納於是偕六宮啓行留太子與都元帥完顏承暉左副元帥抹撚盡忠等守之先是金主欲遷乣軍於平州高琪難之及還汴行至良鄉以抹撚盡忠言命護衛乣軍悉納還元給鎧馬乣軍遂作亂殺主帥推斫答等三人易之降于蒙古蒙古主聞金南遷怒曰既和而遷是疑我也因受其降合兵以圍燕是年李全兵起于山東張鯨據錦州稱臨海王附蒙古

遂西州郡皆相繼降蒙古武州陷刺史完顏九住判官唐括孛果速皆死之隨州陷節度使宋扆死之嵐州陷節度使烏古論仲溫死之東明陷縣令王毅死之徇彰德知府黄摑九住死之徇順州勸農使王晦死之密雲陷留守术甲法心守將溫特罕咬查刺死之薊州陷節度判官蒲察乣舍縣令溫特罕十方奴死之三年正月夏人犯環州北京軍亂殺宣撫使奧屯襄中都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其軍降蒙古三月金主以完顏承暉告急遣元帥右監軍永錫左都監烏古論將兵御史中丞李英護饟並往援中都英馭衆素無紀律至霸州又被

酒爲蒙古所殺士卒殲焉永錫慶壽聞之皆潰歸四月蒙古攻曹州濟陰令馬驥死之五月承暉以救不至仰藥死蒙古入燕宮室爲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蒙古輦其府庫之實北去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抹撚盡忠不肯與承暉同死又不護妃嬪潛携愛妾先遁見金主於南京仍以爲平章政事十月盡忠坐謀逆弃其兄吾里也誅之是月夏人取臨洮蒙古兵攻潼關不克遂自嵩山趨汴兵敗乃還遼東宣撫使蒲鮮萬奴叛稱帝改元四年四月山東紅襖賊首郝定僭號陷滕兗單諸州萊蕪新泰等十餘縣河北行省侯摯討擒之餘

衆徵弗靖九月蒙古攻代州經略使奥屯醜和尚死之
十月蒙古攻潼關節度使泥厖古蒲魯虎死之十二月
蒙古攻平陽大名諸郡節度使吳僧哥護還朔州民死
之改明年爲興定元年金比年多難宋不復遣使輸幣
已啓兵端丞相朮虎高琪懼蒙古見逼欲南侵以避之
且疆土多沒於蒙古而欲于宋取償力排羣議以導其
主於是遣將分道侵宋宋隨下詔伐金互有勝負是冬
蒙古命太師木華黎圖金建行省于燕雲木華黎乃自
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下之又東擊齊定臨淄登萊等
州而去二年二月金兵圍棗陽焚大散關四月金兵陷

西和成階諸州八月蒙古將木華黎復攻陷河東州郡
行省李革守將從坦烏古論德升兀顏訛出虎納合蒲
剌都先後死之是冬金主遣使求和于宋至淮中流不
納而返自是和好遂絶金主命其太子守緒會兵南侵
三年金兵大舉犯西川淮西諸州郡事詳寧宗本紀三
月夏人破葭州之通秦砦金刺史紇石烈王家奴戰沒
四月金知眞定府事武仙與蒙古將張柔戰于滿城太
敗柔乘勝攻中山府仙遣別將兩戰俱敗柔威名震于
河朔自深冀以北鎭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降附十月
金汴京築城畢工初金主以京城闊遠難守故從朮虎

高琪議竭公私之力築之琪[illegible]忘功嫉
能惟以精兵屯駐河南苟且歲月[illegible]不復收
援金主久知其姦會琪令奴殺其[illegible]谷口事
覺下琪獄殺之金主嘗曰亂天下者家多高琪二人也
抹撚盡忠原名家多云十一月蒙古攻晉安府守將粘
割貞與府官十餘人皆死之四年正月蒙古徇霍州刺
史移剌阿里合節度副使孔祖湯等皆死之二月設諸
路三公府原爲招撫經略安撫節度等使者並就封公
爵鎭之於是封王福等凡九公並兼宣撫使賜號宣力
忠臣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斂財賦賞罰號令皆

得便宜行之五月蒙古破兗州節度使兀顏畏可死之
八月恒山公武仙以眞定降蒙古九月宋遣兵會夏人
共圍鞏州不克而還十月蒙古復徇霍州進士賈邦獻
被執欲以爲鎭西元帥不屈自殺五年五月蒙古取東
平唐州守將訛論與宋兵戰大敗死者七百人匿之而
以捷聞十月蒙古合夏兵取葭州徇綏德州十二月蒙
古下潼關京兆閏月又徇鄜州守將完顏六斤紇石烈
鶴壽蒲察婁室女奚烈資祿皆死之紅襖賊夜入蒙城
縣屠掠而去改明年爲元光元年二月遣將訛可時全
伐宋由金之倡議也三月渡淮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思

忠兵五月訛可欲引還爲特全所沮一夕大雨水漲爲
橋以渡宋師襲敗之以輕舟先濟者皆覆沒金之兵財
由是大竭金主數全罪誅之全與姪青皆起紅襖賊事
敗全歸金青歸宋青爲宋將全知而祕之是役敗全者
乃青也七月蒙古徇青龍堡平陽公胡入作降八月蒙
古破太原招撫使逵総殺妻子隨自殺十一月蒙古徇
同州節度使李復亨訛可皆自殺二年七月蒙古攻襄
垣知平陽府事王佐率兵赴援死之十二月金主卒年
六十一改元者三凡十一年珣性猜忌常任近侍局察
訪外事多失其實委政胡沙虎朮虎高琪高汝礪踈舊

臣斥正士惟獎用苛刻之吏胥輕棄中都黷武南宋兵
力旣分功不補患且諸將恃功跋扈莫能制而喪師冒
捷失律疲衆者率置不問豈其蔽於逸欲而忘朮虎鈞
壽鞠仗之諫忽宋珪元夕燈戲之諍語耶然則金惡得
不亡子守緒立謚曰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
帝廟號宣宗
守緒原名守禮又名寧甲速珣之第三子母王氏賜姓
溫敦氏守緒以遂王爲樞密使貞祐四年立爲皇太子
元光二年十二月卽位改明年爲正大元年正月有男
子服麻衣望承天門且笑且哭詰之則曰吾笑笑將相

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羣臣請寘重典詔杖而遣之七
月金主及夏平十一月蒙古浦化攻鳳翔府總管馬慶
祥治中胥謙及子嗣亨俱不屈死之四年三月蒙古陷
德順府五月陷臨洮府守將愛申馬肩龍兆滿胡上門
先後死之七月蒙古自鳳翔徇京兆關中大震六年十
月蒙古兵駐慶陽界詔陝西行省遣使奉羊酒幣帛乞
緩師請和七年冬以權參知政事蒲阿同平章政事合
達行省事于閿鄉以備潼關八年蒙古主窩闊台以兵
平鳳翔兩行省棄京兆遷居民於河南留慶山奴守之
蒙古駐河中慶山奴亦棄京兆東還都尉大婁室遇蒙

古於白鹿原與戰死之又陷河中行院事大訛可死之
元帥板子訛可提敗卒走閿鄉金主杖殺之兩訛可守
河中力竭而陷非戰之罪人冤板子蓋奉御六兒監戰
所譖也兩省軍入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皆引兵來
會隨與蒙古于禹山之前力戰數合蒙古稍却營於三
十里外兩省以大捷聞百官表賀河南避兵者率爲
所誤越三日游騎至皆遇害明年正月蒙古道唐州元
帥完顏兩婁室與戰褁城之汝墳被酒戰敗走汴京遣
完顏麻斤出等部民丁萬人決河水衛京城工未畢敵
騎奄至麻斤出等死之丁壯無二三百人得返者兩省

軍由鄭州赴汴京蒙古主自白波渡河薄鄭州元帥馬
伯堅以城降防禦使烏林答咬住死之汴京戒嚴議者
謂裏城不可守外城不可棄金主乃決計守外城脩樓
櫓增兵甲兩省軍與蒙古戰於三峰山軍大潰聲如山
崩將校多戰沒合達陳和尚楊沃衍走鈞州城破皆死
之阿蒲就執尋亦死自是金兵不復振是月改元開興
潼關守將李平以關降蒙古許州軍變殺元帥古里甲
石倫粘合仝周蘇椿等以城降蒙古二月慶山奴謀走
歸德遇蒙古兵徐帥完顏兀里戰死慶山奴被執使招
京城不從睢州刺史張元壽棄城從慶山奴皆死之蒙

古徇臨渙攝縣令張若愚死之數日蒙古兵至盧氏縣
關陝行省總帥兩軍及秦藍帥府軍棄潼關而東遇蒙
古兵于鐵嶺天大雪士卒困憊完顏重喜降蒙古斬于
馬前都尉劫苗膺降不從殺膺携其首以降於是士卒
大潰行省徒單兀典納合合閏奔匿山間被執皆殺之
秦藍總帥府經歷商衡不屈死之蒙古圍汴十六晝夜
內外死者以百萬計蒙古將速不臺知不可取乃爲好
語講和金遂遣使出酒炙犒兵賂以珍異四月速不臺
退軍河洛改是年爲天興元年詔上書不得言聖汴京
解嚴七月金飛虎卒申福等擅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

十餘人于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九月再括京城粟匿
者治罪貧富俱困連日有箭射入宮中書姦臣姓名十
一月河解元帥趙偉據陝州以叛殺行省阿不罕奴
十剌以下二十一人誣諸人以反狀金主不能詰其事
仍授偉行總帥府事偉尋歸蒙古是時亳州鎮安軍鎮
防軍徐州義勝軍宿州鎮防軍相繼殺逐官吏易主帥
語在劉均王賓傳十二月蒙古遣使約宋伐金金主出
奔以右丞相賽不平章白撒等帥諸軍扈從留參知政
事完顏奴申元帥崔立等守京城金主東行由陳留抵
黃陵堈遂幸河北速不臺知金主棄汴復帥師圍之二

年正月金主濟河會大風後軍不克濟蒙古將回古乃
追擊于南岸金將完顏猪兒賀都喜死之完顏兀論除
兵士溺死者千人金主次于漚麻岡遣白撒攻衛州白
撒聞蒙古主自河南渡河遂退師蒙古將史天澤以騎
兵躡其後戰于白公廟金兵敗績白撒棄軍東遁金主
進至魏樓村猶欲俟蒙古兵至決戰俄白撒至倉皇言
我軍已潰北兵已逼請幸歸德金主遂與副元帥合里
合等六七人夜登舟狼狽入歸德翌日諸軍始聞金主
棄師遂大潰白撒之往衛州也所過縱兵四掠哭聲滿
野一飯之費數十金公私皇皇民始思畔故衛城堅守

而敵兵之追無來援者金主暴其罪并其子皆賜死籍其家以散將士時速不臺攻汴城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二兩殍死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于市民有嫁妻飽一餐者至有自食其妻子者金主遣后弟徒單四喜奉御朮甲塔失不至汴迎兩宮人情益不安元帥崔立與其黨韓鐸藥安國等因舉兵為亂殺二相完顏奴申習揑阿不等諭百姓曰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為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立遂勒兵入宮集百官以母后命召衛王子從恪為梁王監國自稱左丞相都元帥尚書令百官遷擢有差開封判官李禹翼棄官去戶部主事

鄭著石不起點檢溫敦阿里完顏阿散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諫議大夫烏古孫奴申戶部尚書完顏珠顆員外郎聶天驥奉御忙哥講議蒲察琦並死之立遂起諭不臺軍以城降既還城盡燒樓櫓速不臺益信其實降也立性淫姣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屬軍民子女立聚之省中親閱日亂數人猶不足復禁民間嫁娶括京城財兩宮值變不果行四喜以其妻完顏氏荅失不以其發哎任奪門而出至歸德金主怒誅之二月蒙古忒木解帥兵圍亳州是月知歸德府事石盞女魯懽議散護衛兵就糧他州留元帥蒲察官奴忠孝軍四百五十人都尉馬用軍二百八十餘人于城中三月忒木解兵日濟歸德官奴請北渡河再圖恢復女魯懽阻之官奴又邀金主如海州金主不從官奴本輕馬用起於小校又以金主信任忌之積怨謀為亂乃以忠孝軍攻殺馬用女魯懽與左丞李蹊等三百餘人俱被害軍士死者三千人官奴提兵見金主謂女魯懽等反臣殺之矣金主不得已暴女魯懽罪人咸冤之官奴遂權參知政事以金主居照碧堂禁諸臣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日悲泣謂近侍曰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主但恨朕不知人為此奴所囚耳四月陳州都尉李順兒殺行省粘葛奴申及

招撫使劉天起唐括送款于崔立崔立以金主母后王氏后徒單氏及梁王從恪荊王守純族屬男女五百餘人衍聖公孔元措名儒梁陟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等赴青城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以后妃北還寶符李氏從至宣德州居訶摩院自縊於佛像前速不臺入汴道兵先入立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自外歸大慟而已城既陷完顏族盡屠之初立大中火風落左掖門鴟尾壞丹鳳門扉天興初荊王守純府第産肉芝一株高五寸色紅津濡地成血臭不可聞剗去復生者再夜則房榻間聲狐號鳴乘燭逐捕則失所在蓋亡國之兆云

月鄧州節度使移剌瑗以其城叛右司郎中白華將命
遊鄧州召兵入援瑗既拒命與俱亡入宋五月蒲察官
奴襲敗蒙古兵于亳州尋拜參知政事金主以慶陽總
管烏古論鎬言欲如蔡州遣徵適官奴自亳還沮之官
奴嘗過蔡知不足備禦力陳不可至扼腕頓足憝極亘
測出號于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以官奴爲無君勸金
主早爲計金主遂與内侍宋珪等謀殺官奴六月官奴
及其黨阿里合白進皆伏誅赦忠孝軍以安反側遂決
策遷蔡中京留守烏林答胡土棄城奔蔡城遂陷總帥彊
伸死之金主發歸德値久雨扈從卒執而下徒行泥水

中撥青衆爲糧數日足胝盡腫至亳從行纔二三百人
馬五十疋而已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金
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爲之一慟至蔡父老羅拜於道見
儀衛蕭條皆感泣金主亦欷歔久之然離敵差遠商販
稍集金主意頗安命修見山亭爲游息之所又遣宋珪
與總管烏古論鎬之妻選室女備後宮右丞忽斜虎諫
切諫金主罷工役所選皆聽自便只留識文義者一人
八月宋遣兵會蒙古將塔察兒取唐州九月金主遣使
如宋乞糧諭使人曰宋人負朕深矣蒙古滅國四十以
及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若與我連和所以
爲我者亦爲彼也卿其以此曉之至宋宋不許重九會
蒙古兵突至城下再接戰蒙古兵不利乃築長壘圍蔡
是月徐州守將郭恩殺逐官吏以叛行省賽不死之十
一月宋遣將孟珙江海兵二萬運米三十萬石助蒙古
攻蔡十二月宋兵決柴潭蒙古兵決練江並入汝水破
外城旬日又合攻破西城金主謂侍臣曰我自知平生
無大過惡死無恨矣所恨祖宗傳祚至我而絶與自古
荒淫暴亂之君等爲亡國獨此爲介介耳又曰亡國之
君往往爲人囚縶或爲俘獻或辱於階庭閉之空谷朕
必不至於此是時諸將多戰歿其砲軍總帥王鋭殺元

帥夾谷當哥率衆降蒙古三年正月戊申金主遜位于
元帥承麟改元者三凡十年守緒本庸才所任將相如
高汝礪則欺君固位白撒徒單兀典慶山奴則畜縮會
鄙闒兀盈朝近習干政而播越苟安殊乏臥薪嘗膽之
志亡國自身惡得無罪但不惜一死庶合禮耳承麟立
謚曰哀宗
承麟者劾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天興三年正月己酉
承麟即帝位亟出捍敵而南面已立宋幟已而四面呼
聲震天地南面守者啓門走孟珙招江海塔察兒之兵
以入忽斜虎帥千餘兵巷戰不能禦守緒還取寶玉置

于幽蘭軒環以草自縊死忽斜虎亦赴汝水死將士從
死者五百人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羣臣入哭奠
未畢而城潰諸禁近舉火焚之江海入宮執參知政事
張天綱孟珙與塔察兒分守緒骸骨及寶玉法物以歸
承麟爲亂兵所殺凡歷九主傳國百十有九年而亡

金國二

明南京戶部主事柯維騏著

撒改烏古乃之孫劾者長子也盈歌襲位念兄劾者最長
不得立因命撒改爲國相能馴服諸部獄訟悉得其情
時有言不見相國事何從決烏雅束襲位撒改與阿骨
打分治諸部阿骨打襲位屢敗遼兵撒改同諸將勸進
既稱帝撒改行國相如故伐遼之計雖決於迪古乃銀
术可實自撒改啓之進拜國論胡魯勃極烈卒後改贈
金源郡王配享阿骨打之廟謚忠毅迪古乃又名忠完
顏部人既與阿骨打言遼可取狀即以兵會伐屢敗遼
兵克東京及顯州降乾懿等州命爲耶懶路都勃堇天
眷中累加保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卒也
追贈配享並與撒改同

宗雄本名謀良虎烏雅束長子也幼善射及長辨智多
謹人愛敬之阿骨打屢伐遼宗雄皆身先士卒摧鋒逐
北一時罕有比者既取泰州宗雄包其土來奏曰其土
如此可種植也由是徙萬餘家屯田境中西京既降復
叛衆議欲罷攻宗雄曰西京都會也若委而去則降者
離心遼之餘黨與夏人得以窺伺矣乃立重賞激士心

兊克之仍與宗翰等大破敗守忠救兵七千于西京之
東未幾卒封楚王謚威敏與配享
阿离合懣烏古廼第八子也健捷善戰贊阿骨打伐遼屢
有功同宗翰等勸進曰大功已集宜有以繫天下心既
即位與宗翰同獻耕具九祝曰願毋忘稼穡之艱難阿
骨打以爲國論乙室勃極烈性聰敏凡一聞見終身不
忘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屬時事並能默記預脩譜牒阿
骨打幸其家問疾幷及國事對曰馬者甲兵之用國俗
以良馬徇葬可禁止之比亟猶有遺奏後改封隋國公
與配享謚剛憲

習不失本名辭不失石魯之孫健捷能左右射自劾里
鉢時已立戰功阿骨打出河店之戰惟習不失謀合卒
破十萬之師拜爲阿買勃極烈其後阿骨打每伐遼輒
命習不失與吳乞買居守倚任與撒改侔習不失父烏
骨出酗酒屢悖其母母殺之人謂習不失克蓋前人之
愆云卒後封金源郡王與配享謚忠毅子鶻沙虎亦名
將
斡魯宗室子也同諸將攻拔乾谿城又城高麗收國中
爲統軍與闍母蒲察斡魯古等伐高永昌城降永昌猶
執殺之於是遼南路係籍女眞及東京州縣盡降命斡
魯爲南路都統迭勃極烈燭隈水部叛斡魯殺其首惡
因入撫定餘衆遼西京破遼主奔陰山斡魯爲西南路
都統往襲之遼主奔應州宗翰爲西北西南兩路都統
也斡魯及蒲家奴副之斡魯兩奏疆埸事宜其六勿割
山西與宋與宗翰議同也宗翰等入宋斡魯行兩路都
統事天會中卒後封鄭國王與配享斡魯古亦宗室子
累功至咸州路都統其攻拔顯州降乾懿諸州功與斡
魯等以罪降爲謀克卒後贈特進同配享謚莊翼
宗翰本名粘沒喝漢語爲粘罕撒改長子也自少健勇
伐遼計議多與阿骨打合率群臣勸進授移賚勃極烈

既克臨潢宗翰請乘時進取中京乃副斜也等統師克
之遼護衞習泥烈被獲知遼主獵鴛鴦濼可襲而取爾
使人報斜也斜也意未決宗幹力贊宜如宗翰請斜也
因定約分軍追遼主遼主奔西京宗翰復追至白水濼
獲其寶貨西京降遣希尹等追遼主于乙室部遼主奔
陰山西京叛宗翰復取之悉撫定西路州縣部族又與
宗望等從阿骨打取燕京吳乞買立宗翰屢沮割山西
地與宋宗望亦以爲言已復並請南伐於是以斜也領
都元帥居京師宗翰爲左副元帥自太原路進師宗望
爲南京路都統自燕山路進師宗望克燕山至汴許宋

和解闍無何復攻汴宗翰亦克太原趨汴汴京破執二帝北歸語在欽宗本紀中宗翰賜鐵券高宗立復委宗翰等伐宋宗翰會宗輔自濮進師連克郡縣遣拔离速等襲高宗于揚州高宗渡江南遁奉書自貶大號稱宋康王趙構請存趙氏社稷不許分遣撻懶宗弼等南追至海不及而還語在高宗本紀中宗翰朝京師與宗輔宗幹希尹合議建儲以先帝嫡孫合剌冊三請合剌立宗翰自國論右勃極烈都元帥拜太保尚書令領三省事封晉國王卒贈秦王謚桓忠與配享子孫三十餘人悉遭海陵之禍

宗望本名斡魯補又作斡离不阿骨打次子也歷都統副元帥善用兵其擒遼主妻子得傳國璽殺張覺父子撫定南京降郭藥師董才獲其用伐宋夜破姚平仲襲營兵四十萬克汴執徽欽二帝北歸皆其功也餘見宗翰傳中克汴未幾卒後贈太師與配享改封宋王謚桓肅

婁室字斡里衍完顏部人佐阿骨打累敗遼兵降諸部落既克黃龍府命婁室爲萬戶守之進都統從斜也取中京追遼主同闍母攻破西京獲阿疎夏人救遼金兵兩爲所敗婁室與諸將合擊大破之遼都統大石犯奉聖州婁室擒大石其衆遂降夏人屯兵可敦館婁室破朔州西山兵二萬擒其帥趙公直遼主奔余都谷婁室襲而獲之賜鐵券惟死罪乃笞諸將侵宋婁室屢破宋兵其後婁室專事陝西連克州郡救者討平之殘破蕩析者置官府安輯之宗輔總戎陝西也婁室已有疾富平之戰宗弼左翼軍已却婁室力疾以右翼鏖戰張浚軍遂潰宗輔推服謂古名將無以加也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莘王以正隆例改贈金源郡王與配享謚莊毅子活女謀衍石古乃皆顯有戰功

銀朮可宗室子也初與習古迺如遼取阿疎還言遼可

取狀阿骨打意遂決阿骨打與遼將戰于達魯古城遼兵二十萬銀朮可與婁室率衆衝其中堅凡九陷陣輒戰而出遼兵大敗既爲謀克與婁室戍邊又同攻黃龍府敗遼兵萬餘于白馬濼斜也克中京婁室獲遼主宗翰定太原克汴京銀朮可皆與有功與希尹同賜鐵券天會十年爲燕京留守數年致仕加保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封蜀王卒後贈金源郡王與配享大定中謚武襄其二弟曰麻吉曰拔离速皆爲名將云銀朮可有妹沙里質嫁阿隣天輔六年黃龍叛卒鈔略部族時阿隣從軍沙里質糾集居民纔得男女

五百人樹營柵保守賊千餘來攻沙里質杖劍督戰凡
三日賊乃退以功封金源郡夫人
闍母阿骨打之異母弟也代斡魯古爲咸州副都統斜
也克中京宗翰克西京婁室略定天德等州獲阿踈闍
母有力焉興平中闍母爲南路都統嘗爲張覺所敗吳
乞買使宗望問收軍狀宗望遂以闍母軍討覺覺敗乃
赦闍母罪既而闍母克南京撫定兵民吳乞買詔褒之
闍母奏宋敗盟有狀遂爲都統同諸將南伐降燕山克
汴州師還下河間連有莫州滁州之捷及議伐高宗闍
母欲先定河北吳乞買酌群議並與師闍母年四十卒

後與配享封魯王謚莊襄阿踈者自頗剌淑時爲勃堇
盈歌嗣立阿踈叛歸遼語在遼洪基傳阿骨打伐遼每
以阿踈爲辭及被獲軍士問爾爲誰曰我破遼鬼也
斜也又名杲阿骨打母弟也初爲吳勃極烈取春州泰
州繼爲忽魯勃極烈都統內外諸軍取中京復取西京
時山西諸城雖降而人心未固斜也使宗望請金主臨
軍遂定燕京吳乞買立斜也爲諳班勃極烈與宗幹並
治國政未幾卒與配享謚知烈斜也同時諸將又有蒲
家奴撒离喝習失皆有勳勞烏祿圖畫勳臣于衍慶宮
自斜也至習失凡二十一人撒离喝歷事海陵至行臺

[illegible]丞相兼左副元帥爲所忌誣以謀叛族誅大定追封
金源郡王與配享謚莊襄斜也子孫亦爲海陵殺百餘
人
宗幹本名斡本阿骨打庶長子也佐阿骨打伐遼進退皆
中機會吳乞買立爲國論勃極烈天會三年獲遼主始
改女眞舊章用漢制度正官名定服色興庠序設選舉
治曆明時皆自宗幹啓之合剌立與宗翰並領三省事
進至太師封梁宋國王卒亮其子也既篡立加宗幹帝
謚升廟號烏祿立乃削奪封皇伯太師遼王謚忠烈明
昌升配享

宗弼本名兀朮又作斡啜亦作斡出或作晃斡出阿骨
打第四子而宗望之弟也從宗望宗輔先後伐宋凝高
宗于溫州又從宗輔定陝西取和尚原天眷中進都元
帥時置行臺於燕京詔宗弼爲太子兼領行臺尚書省
事蓋總軍旅與民訟錢穀也其誅撻懶恢復陝西河南
地與宋定畫淮之約語在宋本紀賜金券進至太師職
任如舊卒謚忠烈與配享烏祿嘗稱宗翰之後惟宗弼
一人云子孛迭歷東西京留守爲海陵所忌殺之大定
追封韓王
希尹原名谷神完顏部人曾祖佐金三世祖服諸部[illegible]

人以此名同故呼曰賢石魯以金祖爲勇石魯云賢石魯生劾孫舉部來歸劾孫生歡都事四上勤勞四十年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敏歡都生謀演希尹謀演以功贈太傅希尹自阿骨打舉兵常任行陣屢有功天會大舉伐宋爲元帥右監軍再伐宋執二帝以歸賜鐵券合剌即位希尹爲丞相坐譏斥其子誅之後知其非罪贈儀同三司邢國公爲改葬大定中謚貞憲希尹嘗製女眞字謂之大字合剌又製女眞字謂之小字俱行用孫守道事烏祿以忠勤被眷有諫無不從至左丞相謚簡靖蓋重其能全始終云

勗字勉道本名烏野盈歌第五子也宗翰等入宋金主吳乞買使勗就軍中往勞之宗翰等問所欲曰惟好書耳載數車而還女眞初無文字及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而完顏希尹依倣契丹字製女眞字於是始有記錄吳乞買復進士舉而韓昉輩皆在朝文學之士稍擢用天會六年命勗與耶律迪越掌國史採摭祖宗遺事皆得其實熙宗合剌累遷左丞相拜太師進封漢王合剌嘗與近臣連日酣飲或徹夜勗疏諫乃爲止酒亮方用事朝臣多附之者一日大臣會議亮後至勗面責之其剛正類此亮 簒立誅宗本等勗髡髮頂因園乃請致仕進封周宋國王後例降金源郡王卒大定末表章其諫疏詩文及所獻射虎賦子宗秀封廣平郡王

程寀者字公弼析津人遼第進士燕旣入金寀歷事合剌爲諫議大夫累疏請脩禮樂乃命有司議贈上阿骨打尊謚至彰德軍節度使卒寀剛直耿介不諂奉權貴以希苟進有古君子之風云

韓企先燕京人其先累世仕遼皆貴顯乾統間企先第進士回翔不振金克遼累擢西京留守天會六年代劉彥宗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十二年爲尚書右丞相時方議禮制度禮部尚書韓昉多有因革企

先博通經史咸與折衷務爲官擇人推轂善類一時臺省多君子至於關決大政與大臣謀議不使外人知之世稱賢相皇統六年封漢王卒正隆例降封齊國公大定配享吳乞買之廟後謚簡懿劉彥宗在遼登進士乙科至簽書樞密院事同左企弓等降金佐諸將經略專理州縣之事務農積穀供億賴之非武功預衍慶宮圖像者惟彥宗與企先耳韓昉亦燕京人遼天慶二年進士第一仕金爲禮部最久兼翰林學士太常卿歷參知政事雖貴猶好學不輟善屬文金朝大製作皆出其手外國亦敬慕之皇統六年以儀同三司致仕

宗賢本名賽里習不失之孫也累功至左丞相兼都元帥合剌之后其母黨也后專政未嘗附以進用合剌二子死請選後宮以廣繼嗣曾不顧忌於后海陵同在相位不肯稍假借海陵因與后力排出之宗賢不以是少變合剌納常勝妻於宮中將立為后未果為海陵所弑海陵欲并殺諸王大臣詭合剌命以立后召之宗賢謂人曰若立常勝妻吾當以死爭及被殺猶不知其為海陵也

蕭仲恭祖仕遼為司徒父為司空尚主仲恭性恭謹有禮節遼主天祚西奔天德仲恭為護衛太保兼領軍事

六日金兵奄至仲恭從遼主西走時雪寒乏食仲恭進衣并乾糒遼主困仲恭伏冰雪中遼主藉之以憩凡六日乃至天德始得食後與遼主俱見獲吳乞買以仲恭忠於其主特加禮待擢都點檢宗磐與宗幹爭辨金主合剌之前宗磐拔刀向宗幹仲恭呵之乃止累遷平章政事封濟王天祚死葬廣寧仲恭請往會葬合剌義而許之進尚書右丞相拜太傅領三省事天德封越國王除燕京留守卒謚貞簡正隆例改儀同三司鄭國公

張通古字樂之易州人遼天慶二年第進士補樞密院令史丁父憂起復懇辭不獲因遯去屏居興平阿背打宗燕京割以與宋宋以通古人望召之通古辭謝隱[illegible]太寧山下金復取燕遂通古以薦得進用歷四主至平章政事拜司徒致仕進封曹王通古官宰相自奉如寒素鞫胙王獄不肯阿附張浩張暉坐與磁州僧法寶款昵失大臣體海陵各杖二十獨稱通古三教該通足為儀表云

胡礪字元化武安人天會十年舉進士第一歷翰林脩撰禮部郎中一時典禮多所裁正礪性剛直位尊己者事之以正不少阿或有陵忽下寮者以禮折之海陵拜平章政事百官賀於廟堂礪獨不跪海陵問故礪以令

對且曰朝服而跪見君投禮也終翰林學士改刑部尚書

烏林答贊謨自收國以來與耨盌溫敦思忠皆司閤剌之任閤剌者漢語云行人也贊謨歷行臺參知政事時思忠為行臺尚書左丞贖貨無厭贊謨鄙之兩人由是交惡海陵殺左丞相秉德于行臺贊謨妻秉德乳母也思忠因構殺之遂納贊謨妻曹氏盡取其財產烏祿稱贊謨忠實剛毅贈特進環追還財產賜葬地思忠歷尚書令位丞相上海陵欲定封爵制度風思忠建白封王者皆降封惟封思忠廣平郡王後以諫伐宋頗見疏

高楨渤海人少好學業進士金將破永昌以楨同知東
京留守事海陵擢至司空兼太子太保行御史大夫進
封代王正隆例改冀國公海陵嘗幸中京楨爲留守警
夜嚴肅有倖臣夜飲于禁杖之瀕死在臺久彈劾無所
避每進對必以區別流品進善退惡爲言遂招憎怨幾
陷中傷疾革曰某事未決某事未奏死有餘恨平生家
居無聲伎之奉雖暑甚未嘗解衣緩帶對妻孥危坐終
日其方嚴簡靜如此

祁宰字彥輔江淮人在宋爲醫官金入汴得之累遷中
奉大夫太醫使數被賞賚常感激欲自效海陵將伐宋

上疏諫大略謂今謀臣猛將不如祖宗時而宋人無罪
兵出無名加以賦役煩重民人怨嗟此人事之不脩也
冱臣天時不順地利不便言甚激切海陵怒命戮於市
籍其家產大定明昌間贈資政大夫復田宅錄用其子
泰和初詔定功臣謚不及宰尚書省掾李秉鈞上言海
陵之大臣皆畏罪興忍曾不敢伸一喙畫一策爲社稷
計卒使立名死節之士顧出於醫卜之流亦可愧矣乞
賜謚以旌其忠得謚忠毅按秉鈞所斥大臣乃右丞相
張浩尚書左丞耶律安禮也安禮系出遼輦氏篤孝謹
廉斯可稱者浩渤海人天會賜進士及第無事不爲無
敢不從大定復用爲相至尚書令謚文康

蕭永祺字景純本名蒲烈通契丹大小字廣寧尹耶律
固作遼史未成永祺出其門繼成之作紀志傳共七十
五卷累官翰林學士遷承旨海陵欲以爲尚書左丞永
祺曰臣材識卑下不足以辱執政海陵曰今天下無事
朕方以文治卿爲是優矣永祺固辭謂人曰執政係天
下休戚貪冒寵榮如蒼生何海陵嘗選近臣備咨訪獨
永祺論議寬厚時推爲長者

宗敘本名德壽闍母子也歷事烏祿爲寧昌軍節度使
契丹擁衆猝至城中兵少宗敘自將擊之不敵被執久

而脫歸拜兵部尚書同諸將伐契丹禦宋兵皆屢捷宋
和議成除河南路統軍使河決李固渡分流曹單之間
詔遣都水監梁肅相度宗敘言河道塡淤不受水故決
溢今欲河復故道卒難成功幸而可塞他日亦不保沿
河數州驟興大役人心動搖恐宋人乘間構爲邊患梁
肅亦請聽兩河分流以殺水勢遂止不塞拜參知政事
出巡邊道卒遺表朝政得失及邊防利害烏祿深悼念
其勤勞國家云後與配享

宗憲本名阿懶撒改次子也少入太學兼通女眞契丹
漢字未冠從宗翰入宋破汴京衆爭趨府庫取財物宗

潦獨截圖書以歸金初制度多沿舊宗憲謂宜遠引前古何乃近取遼人合剌時尤多匡諫時議以來地與宋宗憲廷爭析之後卒用其策大定中拜太子太師平章事高山奴昔以罪廢烏祿以功臣裔召之宗憲曰傲很貪墨之人不可置之左右烏祿遂追還制命頒近臣曰此朕之過舉不可不改卿等當盡心以輔朕宗憲進拜右丞相卒

李石字子堅遼陽人歷興中尹石知海陵忌宗室而海陵又知石爲烏祿母舅石頗不自安秩滿託疾還鄉里烏祿留守東京而副留守高存福承海陵旨圖烏祿石

勸烏祿先除存福而後舉事既即位請亟趨中都據腹心以號令天下萬世之業也烏祿即日啓行石拜參知政事女納後宮是爲元妃歷太尉尚書令以太保致仕進封廣平郡王卒謚襄簡石嘗兼御史大夫糾劾不避樞要獨中年以冒衆見斥論者鄙之以大定定策功與配享同時有獨吉義者爲利涉軍節度使聞烏祿立即日來歸以爲參知政事烏祿問義曰若正隆返旆北指討將安出義曰正隆多行無道必自斃且將士在南家屬皆在北惟早幸中都爲便卒如所料云

蒲察鼎壽本名和尚上京曷速河人海陵女弟所生子也尚金主合剌女環之后父也鼎壽性沈厚有明鑒通契丹漢字長於吏事歷駙馬都尉義州刺史濟州防禦使有惠政兩州人刻石紀之又歷兩鎮節度使左右宣徽使河間尹有宗室居河間侵削居民鼎壽奏徙其族于平州郡內大治卒贈太尉越國公鼎壽長于辭不失凡三尚主蓋金制娶后嫁女不出蒲察徒單六七貴族若鼎壽則尤寵遇者也然未嘗以富貴驕人當時以爲外戚之冠云

紇石烈志寧上京胡塔安人海陵時副白彥敬爲都統討契丹撒八兩人聞烏祿有異志陰結節度使獨吉義

等圖烏祿而烏祿已立獨吉義即日歸附惟彥敬志寧不受烏祿招殺其使者九人既被伐力屈乃俱降烏祿不之罪會契丹餘孽窩斡稱帝元帥完顏謀衍完顏福壽並恃功怠事烏祿命僕散忠義代謀衍志寧代福壽窩斡平志寧爲副元帥經略宋事而忠義以丞相總戎居汴志寧與忠義協謀大破李世輔兵復同渡淮追宋宋孝宗遂定和議罷兵其敗宋兵及駮宋書辭語在烏祿傳忠義被命還京師志寧加平章政事駐汴蓋藉以規撫南服久之還京師拜樞密使以子諸神奴尚金主女大定九年拜右丞相志寧辭曰受詔征伐則不敢辭

爲宰相則誠不能累封金源郡王卒與配享
僕散忠義上京拔盧古河人阿骨打外家姻也貲爲博州防禦使公餘學女眞字及古算法閱月盡能通之在郡罷田獵燕遊以職業爲務境内翕然稱治其總戎平窩斡與宋定和議功與紇石烈志寧等召拜左丞相大定六年卒忠義動由禮法樂稱儒者善御將能得其死力及爲宰輔知無不言自古恩威鮮有兼任將相功名始終如忠義者謚武莊後又勒銘墓碑與配享閟像衍慶宮子揆尚金主女歷事璟至平章政事北征南伐累建大功詔以其子安貞尚女卒謚武肅徒單合喜者上

京速蘇海水人善料敵應變功著秦隴至平章政事封定國公同忠義配享云
紇石烈良弼本名婁室回怕川人自幼能習希尹文字年十四爲北京教授天德中歷刑部尚書賜之名海陵稱其不阿諂累遷尚書左丞烏祿即位盡黜海陵時僚祿偷安之臣以良弼嘗諫伐宋乃復用之遷至左丞相致仕卒追封金源郡王謚誠敏勒銘墓碑與配享良弼忠正敏辨善斷決爲宰相朝夕惕惕謀慮深遠舉人材常若不及居位二十年贊太平之功號賢相云唐括安禮者字子敬海陵時爲翰林學士改節度使烏祿遷至右丞相稱其正直練達與左丞相習顯無與其卒與配享文有移剌道者篤孝通女眞契丹漢字且清廉有幹局海陵謂有公輔器大定中歷翰林直學士遷至平章政事
石琚字子美定州人父皋爲郡吏廉潔多陰德琚博涉經史工文詞天眷二年進士第一歷吏部郎中侍郎尚書典選且十年凡宋齊換授官格南北通注銓法能纔指而次第之號爲詳明拜參知政事進左丞兼太子少師烏祿將行郊祀議配享琚曰配者侑神作主也漢魏晉皆以一帝配唐宋之初增及二宗終竟以一祖配宜

依古禮從之後由平章政事拜左丞相致仕卒烏祿留意政治琚裨贊爲多烏祿末年將立元妃爲后以問琚答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搖矣烏祿悟而止論者謂許敬宗一言幾亡唐祚琚之對爲金謀至矣謚文憲後圖像衍慶宮與配享
孟浩字浩然灤州人遼末第進士入金歷事合剌爲郎宰相韓企先拔擢一時賢能置機要以田轂爲吏部侍郎以浩爲左司員外郎既典選善銓量鑑別引用悉君子而小人蔡松年曹望之許霖求與轂相結轂鄙而拒之松年素得宗弼意宗弼當國引松年爲刑部員外郎

望之爲尚書省都事霖爲省令史三人怨毅等時時毀短於宗弼凡譖毅者一切指爲朋黨企先疾病宗弼問企先誰可繼丞相者企先舉毅而宗弼先入松年譖謂企先曰此輩可誅企先卒毅出爲橫海軍節度使選人龔夷鑑除名值赦赴吏部銓得預覃恩毅已除橫海意憫夷鑑密倒月日署之工部員外郎張子周素與毅隙嗾霖奏詆專擅朝政下詔獄毅與左司郎中奚毅翰林待制邢具瞻及王植高鳳庭王傚趙益興龔夷鑑並論死徙其妻子及所往來孟浩等三十四人於海上皇統七年六月也烏祿襄知毅等寃而浩等遇天德赦令還

鄉里多物故惟浩與毅兄穀及王補馮煦王中安在大定二年得召用浩篤實遇事輒言無所隱烏祿嘉其忠不次擢用至尚書右丞兼太子少傅罷爲眞定尹卒毅歷利涉軍節度使璟即位用劉仲洙言追復毅等官及子孫連坐者仲洙宛平人第進士終靖海軍節度使性剛直而訥於言時稱能吏云

梁肅字孟容奉聖州人天眷二年第進士歷事烏祿至吏刑二部尚書使宋定受書儀還擢至參知政事嘗疏論太平時刑罰宜用中典面諫春秋高頗罷畋獵爲宗社自重烏祿對宰相言梁肅知無不言正人也故宰使

肅至宋宋致禮物大使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副使半之幣帛雜物稱是及金制推排物力肅自以身爲執政昔嘗使宋所得禮物多當爲甿民率先乃自增物力六十餘貫時論多之以老請致仕卒謚正惠

移剌子敬字同文博通古今仕海陵至翰林待制嘗受詔監軍於邊遺以俘獲不受海陵以貧而能廉獎之凡同行官僚所取者皆沒入大定中歷秘書少監歷簽書樞密院事出爲河中尹改興中子敬女來興中省謁途遇盜剽掠行李既而還之謝曰我輩初不知爲府尹家尹有德于民忍侵犯耶徙咸平廣寧尹致仕卒子敬爲

少監時宰相完顏元宜求子敬良馬不與元宜罷政乃以馬賂嘗使宋及諸部進貢所受禮物皆散之親舊既卒家無餘貲其子質宅營葬事云時有移剌慥者本名移敵烈亦以清幹忠正稱大定中爲大理卿先是海陵暴虐紊亂條制慥受詔典領更定爲書十二卷詔頒行之歷刑部尚書西京留守終臨洮尹

賈少沖字若虛通州人家貧勤學道中得遺金訪其主歸之金徽民兵伐宋少沖甫冠代其叔行雜行伍間未嘗釋卷天眷二年第進士宣徽使劉筈欲以妹妻之力辭曰富貴當自致之其爲定安令也事刺史不少阿附

滅中府州官海陵復失道少沖知天下且亂秩滿不復
求仕大定乃調遷至刑部郎中執奏刑名堅拒遂秘
書少監兼起居注左補闕外家內附每從容極諫十四
年聘于宋宋方有祈請嘗餽之外別致珍異少沖卻曰
行人敢以賂辱君命乎使還加右諫議大夫終順天軍
節度使卒少沖雅不喜言利嘗教諸子曰讙所以庇身
莞庫不可為也子益亦第進士至節度使
梁襄字公贊絳州人大定第進士為薛王府掾烏祿將
畋金蓮川其地極邊荒涼比襄上疏極諫曰太康出畋
洛汭后羿拒河而失邦魏帝拜陵近郊司馬懿竊權而

篡國武帝幸甘泉遂中江充之奸太宗居九成幾致結
社之變隋煬海陵雖惡德貫盈止以離棄宮闕其禍遂
速皆可為殷鑒也反覆凡千六百言烏祿為罷行襄由
是以直道聞累遷保大軍節度使卒襄博學自蚤達至
晚貴居服常淡薄或譏其太儉云子持勝原名詢第進
士復中宏詞歷太常博士咸平路宣撫司經歷官興定
中宣撫使蒲鮮萬奴蓄異志欲棄咸平持勝力止之萬
奴杖持勝八十持勝走告上京行省太平太平已與萬
奴通謀詭稱持勝忠著左右司員外郎既而太平以萬
奴旨焚毀上京宗廟執元帥承充奪其軍持勝與

表滿賽不萬戶韓公恕約殺太平等事泄俱被害
張大節字信之五臺人第進士歷東京市令烏祿時判
留務甚愛重之烏祿改元於遼東或勸赴之言其可一
朝遂大節曰自有定分何遽行隨例補官累遷震武軍
節度使致仕卒大節廉勤好學能勉勵後進烏祿稱其
剛直忠實果於從政惜乎用之太晚其見知如此
楊伯仁字安道伯雄弟也歷翰林直學士禮部侍郎領
脩起居注卒伯仁父在翰林文詞典麗金主烏祿曰自
韓昉張鈞後則有翟永固近日則有張景仁鄭子聃今
則伯仁而已伯仁善鑒別文章讀孟宗獻發解程文曰

此人當成大名既而宗獻府試省試廷試皆第一號孟
四元云永固字仲堅良鄉人宋取燕舉進士第一金復
取燕中詞賦科海陵時為翰林學士承旨諫伐宋不從
乞致仕大定起歷真定尹致仕鄭子聃字景純大定府
人英俊有直氣文章亦然終翰林直學士
內族襄本名喚后魯五世孫參知政事阿魯帶之子也
璟立自右丞相拜左丞相襄被知遇故為將能立功其
駐軍臨潢也有以偽書遺西京留守徒單鎰欲構以罪
書聞金主以書畀襄其明信如此在政府二十年明練
故事簡重能斷器局尤寬大用人各得所長泰和二年

卒謚武昭預配享按金人初祀完顏有十二部後皆以
部爲氏見於紀錄親者稱宗室疎者稱完顏而異姓同
部亦稱完顏明昌以後避諱不曰宗室而曰內族書名
不書氏其制如此珣即位詔皆稱完顏不復別云
守貞本名左靨希尹之孫也大定中歷上京留守因事
除名烏祿愛其剛直起歷西京留守璟即位自參知政
事進尚書右丞明昌三年以旱災求解職歷西京留守
臺臣劾其不法不報拜平章政事封蕭國公守貞讀書
通法律明習故事將金有國七十年禮樂刑政率因遼
舊雜亂無貫璟任守貞等修正爲一代法守貞又喜推

轂善類接援後進金主嘗與泛論人才必迹其心術行
事臧否無少隱遂爲胥持國輩所傾盖指守貞持鎬王
永中事久不決也出知濟南府下詔切責承安元年降
授河中防禦使以南鄙用兵須大臣安撫乃移知濟南
卒守貞爲相日在廷名士皆在其門如趙陽丞李等號
咏歲十俊云後近臣上書願陛下辨君子小人金主問
其人曰君子故相完顏守貞小人今參知政事胥持國
也
徒單克寧本名習顯萊州人有勇略善騎射通女直契
丹字事海陵至葛櫓路兵馬都總管大定初從完顏謀
衍討窩斡兩與賊遇皆捷謀衍駐師玩寇克寧斥其逗
烏祿乃以僕散忠義代謀衍克寧與忠義協謀攻賊平
之已而爲山東路兵馬都總管行軍都統屢與宋將魏
勝戰竟射殺之取海州及淮陰縣是役也克寧功居多
宋自是懼遂定和議罷兵克寧歷遷平章政事授世襲
不扎上河猛安兼親管謀克歷升太尉左丞相將太孫
璟爲右丞相因使克寧輔導之烏祿以克寧言下詔立
璟爲皇太孫璟立徙封東平郡王進拜太傅兼尚書令
屬疾臨幸拜太師封淄王卒克寧爲相持正守大體其
輔導受顧命尤有勞遺表言人君往往重君子而反疎

之輕小人而終昵之願陛下慎終如始安不忘危云謚
忠烈圖像衍慶宮配享璟廟
夾谷衡本名阿里不大定中創設女直進士舉衡中第
四人遷至修起居注時徒單鎰尼厖古鑑皆出女直進
士中衡與二人並以才傑稱璟立歷參知政事詔賜今
名曰汝之所長衡實似之承安二年爲樞密副使行院
規畫邊事明年以修完封界賜詔褒諭又明年就拜平
章政事封國公卒謚貞獻
張萬公字良輔東阿人正隆二年第進士事烏祿歷刑
部侍郎以純直見重璟立歷升平章政事封壽國公

懸李淑妃欲立爲后御史大夫張㬢侍御史路鐸坐沮
議削官御史姬端脩上書言之杖七十以贖論淑妃竟
進封元妃又邊事方殷災異頻仍制度朝更夕改萬公
頗嫌畏不敢犯顏强諫累上表以病乞閑不允朝議聽
主兵者之請括冒稅民田分給戰士爲屯田萬公上書
言不可者五不報泰和以來堅請致仕六年伐宋起知
濟南府和議成復致仕未幾卒謚文貞後預配享萬公
淳厚剛正門無雜賓典章文物多所裁正輔政八年所
薦引多廉讓之士惜其附於羣說不得行其志焉

李愈字景韓正平人中正隆五年詞賦進士第歷事璟

至節度使刑部尚書前後所陳皆省費防邊屯田之策
泰和二年春璟將幸長樂川愈切諫不從夏四月愈復
諫曰北部侵我舊疆千有餘里不謀雪恥復欲北幸一
旦有警臣恐丞相襄樞密副使闍母等不足恃也况皇
嗣未立羣心無定豈可遠事逸遊哉璟異其言未幾出
知河中府尋致仕卒謚清獻自著狂愚集二十卷

路伯達字仲顯冀州人有器識博學能詩正隆五年第
進士歷事璟論事切時弊遷至太常卿拜武安軍節度
使使宋回獻所得黃金二百五十兩白金一千兩以助
邊未及上卒其妻傅氏言之詔太中大夫仍還其所獻
傅氏請弗許傅以伯達嘗修冀州學乃市信都棗强田
以贍學事聞賜號成德夫人子鐸鈞並負氣節鐸事璟
爲右拾遺改補闕以鯁切爲宰相所銜補外召爲翰林
脩撰言胥持國不可復用爲相其黨聞之愈怒改監察
御史遷侍御史因事解職復補外久之召爲翰林待制
累除孟州防禦使貞祐初城破投沁水死其文尚奇詩
溫潤精緻號虛舟居士集鈞大定中第進士

裴滿亨字仲通臨潢府人大定末由奉職第進士升奉
御一日烏祿問以上古爲治之道亨奏陛下欲興唐虞
之治要在進賢退不肖信賞罰薄徵斂而已璟卽位擢

監察御史內侍梁道兒恃恩驕橫朝士側目亨奏劾其
姦歷安武軍節度使轉河東南北路按察使隨處有政
績可紀卒贈嘉議大夫

閻公貞字正之宛平人大定七年第進士歷承安至大
理卿兼翰林侍讀學士公貞居法寺幾十年詳愼周密
未嘗有過舉被命校定律令多所是正金人以爲法家
之祖云

楊伯元字長卿尉氏人大定三年第進士歷官安武軍
節度使致仕伯元以才幹被委任凡兩爲推排定課使
累爲審錄官人稱其平每有疑獄必專決並明辨多中

官卒賜謚曰達
孟鑄大定末補尚書省令史事璟累遷御史中丞奏彈
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貪很擅恣璟頗知其跋扈第
以東宮舊人不深罪也鑄出爲絳陽軍節度使承濟末
年鑄復入臺執中難作召鑄及右諫議大夫張行信俱
至大興府曰汝輩向來彈我者耶二人各以正言答之
執中遣還曰且須後命既而執中死鑄亦尋卒
趙質字景道大定末舉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爲
業明昌間金主璟遊春水開弦誦聲幸其齋令見壁間
題詠賞其志趣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賜田千畝復之

終身卒年八十五時又有杜時昇者字進之信安人博
學知天文宰相數薦不肯仕承安泰和間時昇謂人曰
吾觀正北赤氣如血東西亘天天下當大亂亂而南北
當合爲一是時風俗侈靡紀綱大壞大定之業衰時昇
乃南渡河隱居嵩洛山中從學者甚衆大抵以伊洛之
學教人自時昇始正大間潼關拒蒙古甚堅衆皆相賀
時昇曰蒙古若假道於宋涉襄漢長驅南陽土崩之勢
也已而果然汴京遂不守凡所言皆驗云
宗端脩字平叔汝州人避宗輔諱改宗爲姬好學喜爲
歌詩大定第進士歷事璟爲監察御史李元妃兄弟干預

朝政端脩上書乞遠小人璟遣李喜兒傳詔問小人爲
誰端脩曰小人者李仁惠兄弟仁惠喜兒賜名也越二
年復言事削一官歷大理丞知大興府紇石烈執中陳
言下大理議端脩斥其言涉私忤旨解職久之爲節度
副使卒端脩終以直道不振於時自守愈篤及死獨居
二十年汝州司候游彥哲將之官問政端脩曰不過治
氣養心而已彥哲不達端脩曰心正則不私氣平則不
暴世以爲名言
張暐字明仲莒州人第進士歷仕大定明昌至右諫議
大夫兼禮部侍郎凡吉凶大典及制度因革多暐折衷

承安中爲御史大夫武安軍節度使致仕暐寡欲博古
爲禮官二十年最明古今禮學家法爲士族儀表子行
簡行信行簡字敬甫大定第進士歷事璟承濟至禮部
尚書翰林學士承旨同脩國史珣立進太子太傅致仕
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正行簡端愨孝友所著文章
十五卷禮例纂一百二十卷會同朝獻禘祫喪葬皆有
紀錄及清臺皇華戒嚴爲善自公等記藏于家論者謂
張氏父子專門之學爲金儒臣之冠云行信見下
劉從益字雲卿渾源人自高祖撝而下多由科第入仕
從益登大安元年進士第歷監察御史忤當路衎[illegible]

文之起爲巢令脩學訓俗減荒田之賦以惠民有古良
吏風被召授應奉翰林文字卒葉人間之以端午日罷
酒爲位而哭且立石紀德以致哀思從孫博學强記精
於經學善爲文章尤長於詩有蓬門集子祈字京叔爲
太學生有文名値金末喪亂作歸潛志以紀時事元人
修金史多採用之

党懷英字世傑馮翊人宋太尉進之裔第進士歷翰林
學士改泰寧軍節度使召爲學士承旨致仕卒謚文獻
懷英大定末與鳳翔府治中郝俣充遼史刊修官璟即
位頗尚文辭懷英獨被稱獎既卒遼史未就詔直學士

陳大任繼成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列傳一百三十八

金國三

賈鉉字鼎臣博平人性純厚好問學大定第進士歷左
諫議大夫兼工部侍郎上書言親民之官任情立威甚
者以鐵刃置杖端往往致死上干和氣願下州郡申明
舊章內庭勅斷亦依已定程式從之泰和三年自刑部
尚書拜參知政事事有未當雖已行猶執奏出爲武安
軍節度使改知濟南府致仕終衞紹王之世不復用

孫鐸字振之恩州人與賈鉉同第進士承安泰和中爲

戶部尚書與侍郎張復亨議改鈔請廢勿用辨詰久之
璟謂侍臣曰孫鐸剛正人雖古魏徵何加焉或指以怨
望黜後累遷參知政事左司郎中劉昂等十餘人坐私
議朝政下獄鐸曰昂等無他第如鄉人議鄉校耳璟悟
薄其罪又言鈔法擾民乞罷諸處鈔局從之大安初議
誅黃門李新喜鐸曰此先朝用之太過耳永濟不察即
曰卿今日始言之何耶遷尚書左丞因議鈔法忤旨猶
以論李新喜降黜歷絳陽軍節度使珣立除太子太師
未幾致仕卒

完顏綱字正甫本名元奴泰和六年與宗伐宋綱自宣

徽州為蜀漢路安撫使都大提舉兵事來濟並班尚書右丞至寧初綱行省事于縉山徒單鎰使人謂之曰术虎高琪駐兵縉山士皆思奮與其行省親往不如益兵為便綱不聽鎰復使人止之曰高琪措畫已定彼之功即行省之功又不聽綱至縉山兵大敗胡沙虎作難遷來濟于邸命綱子安和作家書使親信人召綱至則數其失四川敗縉山事殺之貞祐中安和訟寃乃復官綱不聽徒單鎰之言而及禍功名富貴惑之也

賈益謙字彦亨沃州人本名守謙大定十年詞賦進士泰和中為吏部尚書衛紹王立拜參知政事胡沙虎弑

衛王立珣益謙歷尚書左丞致仕衛王之弑也一時朝臣皆謂衛王失道天命已絕胡沙虎無罪且有推戴之功至是脩衛王實錄史官遣人訪衛王事於益謙益謙知旨謂之曰知衛王莫如我然我聞大定中禁近能暴海陵蟄惡者輒以美仕故當時史官脩實錄多附會衛王為人勤儉惜名器吾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年八十卒

張翰字林卿秀容人大定末第進士歷行省左右司郎中與平章政事獨吉思忠參知政事承裕論議不叶二人行事或乖翰輒爭皆不見省承裕就逮衛紹王知翰有直言召見慰撫之歷事珣為戶部侍郎蒙古逼中都翰與尚書任天寵規畫調度珣遷汴扈從供饋無缺遷中丞上書言強本足用防亂省事推恩九事略施行歷戶部尚書翰推有治劇才所至整辦是時初至汴都庶事草創翰經度區處皆有條理卒謚達義

周昂字德卿真定人父天錫第進士至節度使昂亦第進士為簿令有異政拜監察御史路鐸以言事被斥昂送以詩坐謗訕停廢海上十數年始入翰林言事愈切出佐三司非其所好從宗室承裕軍承裕失利跳走上谷衆欲徑歸昂獨不從城陷與其從子嗣明同死於難

昂平生孝友喜名節學術醇正文章古雅學者師尊之嘗謂王若虛從學教之為文曰文以理為主以詞為役主強而役弱則無命不從矣

完顏伯嘉字輔之北京路人明昌第進士歷監察御史劾奏宰相僕散揆不法興定二年自吏部尚書改御史中丞金主珣憂旱宰相請寃獄所致伯嘉奏曰旱暵乃人君自用亢極之應且燮和陰陽宰相之職顧歸之有司耶宰相請脩山寨以避蒙古兵伯嘉奏曰獨不見陳後主之入井乎人臣有忠國者有媚君者忠國者或拂君意媚君者不為國謀臣竊論之有國可以有君有君

宋必有國也高琪汝礪聞之怒四年秋河南大水伯嘉以中丞充宣慰副使按行京西御史据摭其罪下獄會赦免五年起歷翰林侍講學士坐言事過切謫官逾年遂授集慶軍節度使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于河中宰陝西精銳復河東卒伯嘉純直不能與時低昂故不安于朝貞祐以來王擴許古陳規程震完顏素蘭五人皆起進士多才敢言亦為宰相及群小所抑有劉炳者貞祐三年第進士卽日上書陳便宜十事金主復試以保城邑和兵民通鈔法平物價之術對皆切直不能用但補御史臺令史而已

承暉字維明本名福興歷刑部尚書改知大興府事宣者李新喜借府中妓樂元妃兄宣徽使李仁惠受賂干囑承暉皆拒之永濟卽位累遷尚書左丞坐承裕會河堡敗績除名珣卽位自尚書右丞拜平章政事兼都元帥遷汴拜左丞相封定國公與太子留守中都蒙古兵復圍中都承暉悉以兵事委平章政事抹撚盡忠已乃持大綱城被圍久太子去右副元帥蒲察七斤降承暉以礬寫奏告急宰相朮虎高琪忌承暉成功所遣救援諸將永錫等皆觀望且不知兵中道奔潰承暉辭家廟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表中歷數當時邪正人又為家書以從兄子永懷為後從容若平日安石將行承暉與飲酒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為虛文遂與之訣仰藥死貞祐三年五月二日也贈太尉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承暉常置宋司馬光蘇軾像於書室曰是吾師友也同時死者兵部尚書知大興府事權參知政事高霖字子約東平人大定進士贈翰林學士承旨謚文簡出走而遇害者戶部尚書任天寵字濟叔定陶人明昌進士謚純肅

和速嘉安禮字子敬本名酌大名人穎悟博洽大定第進士為泰安州刺史貞祐元年蒙古略山東郡縣望風

而遁安禮團練繕完為守禦計及兵至戰鬪日不能下城破被執不知為誰或妄以酒監對安禮曰我刺史也何以諱為使之跪安禮不屈遂以戈撞其胸而殺之贈泰寧軍節度使謚堅貞是時觀州刺史高守約亦被執不屈死贈崇義軍節度使謚忠敬鎮西軍節度使烏古論德溫亦被執不屈死贈資德大夫謚忠毅定海軍節度使王維翰與其妻姚氏俱被執不屈俱死贈維翰中奉大夫姚氏芮國夫人謚貞潔守約遼陽人德溫蓋州人維翰龍山人俱大定進士也

劉德基大興人貞祐元年特賜同進士出身守官邑

夏人攻城德基坐廳事積薪其傍謂家人曰城破即焚
我及城破家人不忍縱火遂被執脅使跪降德基不屈
同僚故人給夏人曰此人素病狂德基曰爲臣子當如
此非狂也夏人壯其義乃繫諸獄冀其改圖數日召問
德基大罵曰吾豈苟生者哉乃害之贈朝列大夫同知
通遠軍節度使事

李革字君美河津人穎悟過人大定末第進士歷事璟
永濟珣至參知政事時貞祐四年蒙古兵破潼關革引
咎罷爲絳陽軍節度使興定元年改知平陽府權參知
政事代胥鼎爲河東行省時議興兵伐宋革諫宜息民

安邊不納十月蒙古圍平陽徵諸州兵不時至裨將李
懷德縋城出降兵自城東南門入左右請革突圍出革
歎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乃自
殺贈尚書右丞革爲大興府治中時知府徒單南平貴
倖用事勢傾中外遣所親以進取誘革革拒之其素守
如此

徒單鎰本名按出上京路人大定九年試女眞進士及
第爲中都路教授璟即位由翰林待制累遷平章政事
封濟國公李淑妃兄弟恣橫朝士多趨北門會從興求
言鎰以近五常與五德正其薄俗順人心爲對因論爲[illegible]

甚務其一正臣下之心其一導學者之志璟問仲虞漢
高光優劣鎰曰光武無沈湎冒色之事高祖惑戚姬卒
至于亂蓋微諫也泰和四年罷予郡六年改知京兆府
充宣撫使節制陝西諸將屢破宋安丙軍求濟立自上
京留守拜右丞相監脩國史蒙古入侵鎰畫備禦計不
用遂不可支至寧以病告胡沙虎難作謀諸鎰迎立昇
王珣是爲宣宗拜鎰左丞相廣平郡王授中都路世襲
猛安蒲魯吉必刺謀克諫不宜棄京師而之汴不聽卒
鎰明敏方正學問該貫及門皆名士常嘆文士委頓雖
巧拙不同要以仁義道德爲本乃著學之急道之要二

篇大學諸生刻之石有弘道集六卷

把胡魯不詳其所起貞祐四年自參知政事權尚書右
丞左副元帥行尚書省元帥府于京兆奏駁朝議取會
州爲勞民費財纔又上言禦敵在乎強兵強兵在乎足
食今陝西置帥府者九部衆率不過三四千而長校猥
多虛糜廩給苟非邊要皆可罷去並從之蒙古入延安
胡魯遣將調兵捍禦城賴以完累遷平章政事正大元
年卒贈右丞相東平郡王胡魯爲人忠實愛國奉公及
亡朝廷公宰下逮吏民皆嗟惜之

孫德淵字資深興中州人第進士歷沙河令有[illegible]

省主逐捕之盜以又自刺其足面曰秋桑例不禁採訪
何得刺我上懼賂而求免盜不從訴之縣德淵曰若逐
捕而傷創必在後今在前乃自刺也盜引服丁外艱去
官民為刻石祠之累官河北西路按察轉運使改昭義
軍節度使潞州破被執俄有拜于前者皆沙河舊民密
護德淵由是得脫貞祐二年拜工部尚書攝御史中丞
尋致仕監察御史許古言德淵忠亮明敏請復用未幾
卒按金世多良吏德淵以前則有牛德昌李瞻劉敏行
傅慎微劉煥高昌福繼後則有蒲察鄭留女奚烈守愚
張轂武都紇石烈德張特立並起進士扶持衰社諸人
有力焉

王賓字德卿亳州人貞祐進士歷官尚書省令史坐事
罷歸鄉里揚春以州降蒙古而自以贏兵守之賓與前
譙縣尉王進及魏節亨呂鈞謀復其州春遂遁事聞授
進節度使賓同知節亨副使呂鈞判官春以兵來攻月
餘不能拔渡河而北守緒遷蔡賓迎於州北之高安擢
賓行部尚書世襲謀克亳褊協不充賓常吝惜之適賓
鈞與參政張天綱聚一樓上議功賞鎮防軍推復哥等
譁譟登樓天綱問故曰無預相公即執賓鈞往市中鈞
且行且跪涕淚俱下賓岸然不懼大叱曰不過殺我乃

諫害之節亨及節度判官孫良觀察副使孫九住皆被
害明日又殺節度使王進天綱以便宜授作亂者官亂
乃定是歲也徐州義勝軍校侯進杜正張興率所部降
蒙古蒙古兵至徐行省事從單益都力戰却之既而逋
亡命正與興慮為蒙古所圖窮窘自歸益都撫而納之
無何興及義勝統領封仙等作亂推興行省事國安用
隨入徐州殺興推仙為元帥益都走宿州宿州鎮防軍
校高臘哥等殺節度使紇石烈阿虎父子請益都主帥
事益都不從率將吏西走道遇蒙古兵不屈而死明年
都尉李順兒亦作亂於陳州行省粘葛奴申之死與王
賓事相類云

斜卯愛實字正之登策論進士第守緒即位累官翰林
直學士兼左司郎中愛實憤時相非其人歷數曰白撒
擊九外無一能賽不救麥不分顏盞世魯居位七八年
碌碌備員赤盞合喜一馬軍之材止矣倚注此類胡望
中興蒙古絕和圍汴京復飭備禦括城中粟既而罷括
粟以進獻取之前御史大夫完顏合周冀復進用建言
括粟可得百餘萬石遂以合周權參知政事與左丞李
蹊總領其事令各家自實書其數于門壯者存石有三
斗幼者半之匿者以升斗論罪城中三十六坊皆督以

深刻吏而完顏九住尤酷有貧家寡婦雜遂粃竹給饗
以爲罪杖死京師股栗投其餘于御澗中愛實上奏大
略謂罷括粟則改虐政爲仁政散怨氣爲和氣不報自
是貧富俱困枕藉而死守緒命出太倉粟作粥以食餓
者愛實歎曰與其食之寧如勿奪爲奉御所發又近侍
干預朝政將相大臣不敢與之抗愛實上章諫謂此輩
使令之材不可預大計近侍泣訴以激怒守緒送有司
近侍局副使李大節救解乃赦之出爲中京留守後不
知所終

師安石字子安清州人避諱改尹爲師承安五年詞賦

進士爲人輕財尚義受完顏承暉之託爲金主所知累
遷御史中丞上書言備禦二事嘉納之坐事奪官守緒
即位連擢尚書右丞會臺諫劾近侍張文壽等三人安
石亦論列不已守緒大怒出挫折語安石歸發腦死

張行信原名行忠字信甫行簡弟也大定末第進士事
衛紹王爲左諫議大夫劾已黜胡沙虎凶悖跋扈不宜
復用不報珣即位行信請立太子繫天下望胡沙虎爲
高琪所殺行信上書言正刑賞又劾將帥循偎不諳師
律者二人又請正都監訛可遇敵奔潰之罪皆嘉納中
訛受兵議和未決行信言宜飭將士拒戰使就少沮

利可成珣不能行所以事從缺詔括官民糧戶存兩
餘悉輸官酬以爵級銀鈔參知政事奧屯忠孝務多得
爲功民甚苦之行信以間遂詔從人便遷山東東路按
察使兼轉運使仍權本路宣撫使將行入見奏奧屯忠
孝慘刻不忠與胡沙虎爲黨請罷黜逾年改武安軍節
度兼冀州管內觀察使上書言四事皆當時急務興定
元年拜參知政事時高琪爲相專權用事會宋人來伐
諫官許古等議先遣使議和高琪等以爲失體行信歷
引先朝故事奏辨高琪不以爲然而高汝礪亦傅會高
琪議遂寢明年出爲彰化軍節度使兼涇州管內觀察

使元光初改保大軍移鄜州又改靜難軍移邠州致仕
守緒即位起爲尚書左丞言事稍不及前人望頓減尋
致仕築亭號靜隱卒于嵩山雖平昔甚媢忌者皆曰正
人亡矣

高汝礪者字巖夫金城人大定第進士守緒時
仍爲相平生以慎密循默固位雖廉潔練達人咸以欺
君目之劉祁曰金自南渡之後爲宰執者率無恢復之
謀臨事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災
異盜賊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事至危處輒罷散
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言當改革曰以生事抑之故當
用必擇軟熟無鋒鋩易制者蒙古壓境則君臣相對泣

下戚殿上發長吁而已兵退則大張具會飲黃閣中因
循苟且竟至亡國礽之言蓋指高汝礪完顏奴申諸人
也
胥鼎字和之尚書右丞持國之子也大定末第進士歷
官有幹濟才至寧初蒙古逼中都鼎以戶部尚書辦軍
饟拜參知政事貞祐初命知大興府兼中都路兵馬都
管民艱食立鬻爵法振之多全活拜尚書右丞金主珣
將南渡以鼎知平陽府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權宣
撫使未幾加本路宣撫使拜樞密副使權尚書左丞行
省于平陽前後屢有建白皆關社稷生靈大計多採納

鼎聞蒙古兵踰關奉詔提兵援京師倍道兼行奏乞委
知平陽府事王質及同知完顏僧家奴權左右監軍以
鎮守河東從之鼎進拜尚書左丞兼樞密副使興定元
年進拜平章政事封莘國公詔鼎舉兵伐宋且令勿復
有言以沮成算鼎已出兵乃疏條伐宋有不可者六謂
宜遴選將士分布近邊州郡敵至則追擊去則力田俟
他日士氣振民心固國用饒自可恢廓先業成中興之
功彼宋何足平耶下尚書省議宰臣以為諸軍既進無
復可議遂寢以伐宋功遷一階蒙古兵大舉入陝鼎移
料敵之策朝臣或從中沮之詔樞密不須遙授又[illegible]

鼎曰卿專方面何必每事從中覆徒延遲也屢請老
進封溫國公致仕守緒即位起拜平章政事封益國公
行尚書于衛州懇辭優詔不允未幾卒鼎通達吏事所
至鎮以安靜得人心論者謂珣南遷天命已去而未即
淪喪者鼎與侯摯等禦有力焉
侯摯字莘卿東阿人明昌第進士貞祐初蒙古圍燕都
摯為中都麴使請出募軍已而以嬰城功擢右補闕不
三年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于河北摯負應變才多故
之秋累有建白至是自言河北要地防秋在邇願出鎮
撫之故有是命北商敗眾渡河官遮糴其什八商遂不

行民饑益甚摯奏罷其令山東紅襖賊郝定僭號陷州
郡摯討擒之興定三年設京東西南三路行三司詔摯
居中總其事監察御史陳規論摯拔擢太驟勞效無聞
且躬按細務失大臣體不報明年遷榮祿大夫致仕守
緒即位兩起為平章政事封蕭國公行京東路尚書省
事不行都堂會議摯以國勢不支因論數事曰只是更
無擘劃白撒怒將置之不測曰平章出此言國家何望
耶衆不解之曰侯相言甚當白撒慚而罷摯未幾致仕
居汴崔立以汴城降蒙古摯遇害摯為人威嚴善御兵
臨洲過事敢言又喜薦士為南遷後名宰執云

[illegible]學之美樂平人明昌五年進士第一詞賦亦冠
乙科事永濟及珣歷禮部吏部尚書改御史中丞胥鼎
櫂油諫伐宋與宰相高琪不合繼而時全復倡議南伐
雲翼極陳利害勝負願毋悅甘言毋貽後悔不報全果
大敗於淮上一軍盡沒珣愧甚守緒時自翰林學士爲
禮部尚書兼侍讀益政院設以雲翼爲選首同翰林學
士趙秉文進君臣政要及龜鑑萬年錄雲翼患風痺愈
守緒問其方曰但治心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
卒謚文獻雲翼自律甚嚴國家事知無不言與趙秉文
代掌文柄時人號楊趙兼精術數曆法所著文集及續

通鑑各若干卷周禮辨左氏莊列賦五星聚井辨縣象
賦各一篇又有勾股機要象數雜說等書
趙秉文字周臣滏陽人大定第進士明昌六年同知制
誥上書論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金主璟召問
言頗差與命官鞫之秉文初不肯言詰其僚歷數交遊
者秉文乃言嘗與脩撰王庭筠等數人私議庭筠等并
下獄決罰時人語曰古有朱雲今有秉文朱雲攀檻秉
文攀人坐是久廢後起歷平定州刺史事守緒至翰林
學士兼益政院說書秉文年已老日以時事爲憂每聞
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拜章小則言之當路歷

亂不能自已積官資善大夫卒秉文自幼至老未一日
廢書所著文章有滏水集資暇錄易中庸語孟及諸子
書各有解注又歷富貴自養如寒士晚年頗以禪語自
汚或以爲恨云
康錫字伯祿趙州人至寧第進士守緒時爲御史劾近
侍局宗室散合輦驕勢熏灼請託公行不可使在禁近
閫帥紇石烈牙吾塔鷙很戾不喜文儒察屬有長裾
者輒以刀截去自先朝屢敗宋兵威震淮泗恃功跋扈
不聽節制朝使至往往陵侮嘗詣省堂詆毀宰執朝廷
每優容之又以銀符佩妓屢往州郡求索州將之妻皆

遠迓號省差行首厚賄之錫劾奏請保全其人宜加裁
制竟不問錫後爲河中路治中河中破從時帥李兵南
奔濟河船敗死爲人重厚忠實與雷淵冀禹錫齊名
賽不金同祖也狀貌魁偉有大略起親衛軍自璟至珣
歷官都總管招討觀察等使屢與宋夏戰有功遷至樞
密副使守緒即位拜平章政事轉尚書右丞楊居仁爲
吏部郎中上封事言宰相宜擇人守緒曰此事與郎曹
何與侍臣合辭以爲僭賽不徐進曰天下有道庶人猶
得獻言况郎官乎居仁乃免誌天興元年侯摯在都堂
議事觸白撒之怒賴賽不右之語在摯傳拜右丞相致

仕守緒遷歸德復起兼右副元帥封壽國公扈從至睢
德又致仕二年起行尚書省事于徐州守將郭恩作亂
賽不投河不沒軍士援出之數日自縊于州第子按春
正大中充護衛坐罪收係居許州蒙古兵至許按春開
門降從蒙古攻汴京已而逃歸詔押入省問事情時賽
不爲相奏曰老臣不幸生此賊今日恨不手刃之尚與
對面語乎按春行死獄中居仁大興人泰和第進士天
興末北渡舉家投黃河死
亦盞尉忻字大用上京人明昌第進士歷參知政事正
大初拜尚書右丞守緒欲脩宮室尉忻極諫至以臥薪

嘗膽爲言守緒悚然從之同簽書樞密院事內族撒合
輦以定策功見親信臺諫陳規等每以爲言母后亦戒
飭之守緒終不能去尉忻諫曰姦諛之臣在天子左右
非社稷之福乃出爲中京留守尉忻致仕居汴崔立之
變自縊死年六十三子名董七亦歿於兵間撒合輦妻
獨吉氏當蒙古攻城急自經死遺命焚其屍撒合輦哭
曰夫人不辱我我肯辱朝廷乎因命焚之少頃城破撒
合輦投濠死
劉均林慮人正大九年爲亳州判官州有鎮安軍乃紅
襖賊餘黨乃盡來歸變詐反覆節度使粘哥荊山頗防之
賊以其遷民爲軍又請於歸德得甲騎百餘鎮安以爲謀
已兼夜掩殺殆盡荊山出走提控楊春以州降蒙古脅
均同降均徉應之歸其家索朝服服之顧謂妻子曰我
起刀筆吏荷上知拔佐大藩死亦足矣今頭顱如此假
使有十年壽何以見先帝於地下耶仰藥而死
王晦字子明高平人少負氣自喜常慕張詠之爲人友
妻與人有私晦手刃殺之第進士歷戶部郎中貞祐初
蒙古兵逼中都或薦晦有將帥才俾募人自將得死士
萬餘護送通州饟入中都有功遷秩以所部兵守順州
通州圍急晦攻牛欄山以解其圍遷翰林侍讀學士加

勸農使未幾順州受兵晦誓不負國將士縋城出降晦
被執不屈遂就死愛將牛斗曰吾豈忍獨生併見殺贈
晦榮祿大夫樞密副使立祠祀之
烏古論德升本名六斤益都路猛安人第進士歷翰林
侍讀權參知政事與平章政事抹撚盡忠論近侍局干
政忤旨出爲節鎮歷知太原府權元帥左監軍興定元
年蒙古兵攻城急德升屢出戰糧道復通遷官一階二
年蒙古兵復至圍城數帀已破濠垣德升植柵爲距戰
家貲賞戰士及壞城西北隅以入德升燃車塞之三却
三登矢石如雨力窮城陷德升至府署與其姑及妻訣

自縊死姑及妻同自殺贈翰林學士承旨後數年有完
顏豬兒者從守緒爲南面元帥戰死黃陵岡妻尹氏聞
豬兒死盡焚家貲自縊
馮延登字子俊吉鄉人登詞賦進士第正大七年十二
月遷國子祭酒假翰林學士承旨充國信使以八年春
奉國書見蒙古主崗闊台於虢州軍中崗闊台問汝識
鳳翔帥否對曰識之又問何如人對曰敏於事者也又
問汝能招之使降卽貰汝死對曰招降非使職也明日
復再三問不爲屈又明日亦然叱左右以刀截去其鬚
眉延登岸然不動乃監之豐州踰二年放還歷刑部尚

書明年蒙古圍汴京延登倉卒逃難爲騎兵所獲擁之
北行延登辭情慷慨義不受辱躍城傍井中死時有宋
可者字子之武陟人輕財重義爲鄉里所推蒙古兵駐
山陽聞其名訪知所在質其子使人招之曰不我從汝
子死矣親舊競勸之往可皆謝不從曰吾有子無子與
吾子死生皆有命焉豈以一子故併平生所守亡之乎
後竟以無子
烏古孫仲端字子正本名卜吉登策論進士第歷官權
參知政事坐竹旨貶守緒將遷歸德召爲翰林學士承
旨留守汴京蒙古圍汴日久仲端度事變不測一日與
同年裴滿思忠小飲談曩事以爲笑因數言人死亦易
事思忠詰其故乃書一詩示之大意謂人生大似巢燕
或在華屋杏梁或在村居茅茨及秋社而臨皆當逝去
人生雖有富貴貧賤不同要之終有一死耳書竟速飲
數杯送思忠出門曰此別終天矣卽日自縊其妻亦從
死明日遂有崔立之變時有張潛者字仲升武清人少
慕豪俠及壯折節讀書敦行誼年五十始娶齊山孫氏
夫婦相敬如賓家故貧負薪拾穗行歌自得非義一介
不取里人目曰張古人天興間挈家避兵少室山不食
七日死孫氏亦投絕澗死焉

蒲察琦本名阿憐字仁卿陽信人以刑部掾冀謀克性
好讀書知古今事守緒遷歸德汴京立講議所琦與其
選與同事元好問交相得崔立變後令改易巾髻琦謂
好問曰此事在京人皆可獨琦不可今以一死付公然
死則卽死付公一言亦剩矣遂涕流而別琦至其家母
方晝寢驚而寤琦曰阿母何爲母曰適夢三人潛伏梁
間故驚寤琦跪曰梁上人鬼也兒意在懸梁母夢先兒
耳家人輩泣且勸曰君獨不念老母歟母曰毋庸勸兒
所處是矣卽自縊毋完顏氏以孝謹稱
王浩由吏起身初辟涇陽令廉自爲關輔第一有善政

民絲毫無所犯秦人為立生祠　南遷後為扶溝令開興
初縣民錢大亨等執縣官送款　于蒙古大亨以浩有恩
於民不忍加刃日遣所知勸之降浩終不聽於是殺之
無血簿劉坦尉宋乙並見害棄尸道傍自春徂夏獨浩
屍儼然如生目且不瞑烏犬莫敢近殆若有神護者時
又有石抹元趙重福皆起於吏屢轉運使以循良稱
陀滿胡土門字子秀登策論進士第為翰林待制正大
三年為臨洮總管四年蒙古攻城城破被執誘之降不
應使之跪不從以刀亂斫其脛終不屈遂殺之贈中京
留守妻烏古論氏崔立之變縉紳婦女多為所汚烏古

論氏自縊謂家人曰我豈敢辱吾夫與吾兄乎蓋其兄
伯祥登朝亦有盛名云當崔立時奉御完顏忙哥與其
妻溫特罕氏訣曰吾寧死不能受辱妻曰君為國家死
我不能為君死乎一婢曰主死婢將安歸是日夫婦以
一繩同縊婢從之又有總領完顏長樂之妻蒲察氏參
政完顏素蘭之妻並從容縊死于室以避崔立均謂之
烈婦焉按金有中原以來若義豐令李寶信妻王氏御
史中丞李英妻張氏縣司吏相琪妻欒氏進士張皓妻
馮氏司諫許古妻劉氏與其二女皆不為盜賊所汚而
死若康住住之自盡雷婦師氏之投井李婦史氏之投

崖皆不肯事二夫者豈其俗沾被先王之遺風千載猶
未泯歟

聶天驥字元吉五臺人第進士性簡靜不妄交雅道自
將不畏權倖歷右司郎中守緒遷歸德天驥留汴中崔
立之亂被創甚臥旬餘其女舜英謁醫救療至刲股肉
以進天驥嘆曰吾幸得死兒女曹尚欲我活耶竟鬱鬱
死女葬父之明日亦自縊死女適進士張伯豪而寡歸
父家年尚少云

張天綱字正卿益津人至寧詞賦進士直性正論造次
不少變累擢權參知政事扈從至蔡妖人烏古論先生

裸顛露足佯為狂態金主珣嘗召問秘術因出入戚里
大臣家頗有穢迹守緒敕有司掩捕遁去蔡帥烏古論
鎬為所惑營道宇居之守緒將至蔡先生欲遁無所往乃
自言能使軍士服氣不啖糧右丞完顏仲德欲假以駭
敵天綱力辨以為不可守緒乃止生自說有退敵策求
入見長揖大言欲出說為脫身計朝臣具言往日之奸
守緒殺之且曰向非張天綱幾為此賊所誑蔡城破天
綱為宋將所得至臨安命知府薛瓊詰問答辭不屈理
宗召見曰天綱真不畏死耶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
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理宗不聽有司令供狀必

書虜主夭綱但書故主而已後不知所終特爲古諭豁
亦被執以招息州不下爲所殺
完顏仲德本名忽斜虎合懶路人泰和第進士歷事守
緒累以樞密行院兼元帥府事所至增城浚濠列柵屯
田流亡來歸道不拾遺授鞏昌行省天興元年拜工部
尚書參知政事行省陝州守緒徵諸道兵入援仲德提
孤軍千人擷果菜爲食間關百死至汴至之日適守緒
東遷妻子在汴五年矣仲德不入其家趨見守緒於宋
門知欲北渡諫不如西幸秦鞏不聽進尚書右丞兼樞
密副使守緒自歸德遷蔡以仲德領省院徵兵繕甲未

嘗一日無西志左右幸安莘娶妻營業每沮西行仲德
常以爲恨守緒命有司脩見山亭及同知衙爲遊息之
所又選室女備後宮仲德連諫大意謂無恢復之略人
心將懈弛乃皆罷之仲德御軍嚴軍校有驕悍者小則
決大則誅迄于國亡不敢越紀律蔡被圍以來仲德日
夕督戰西城連破仲德率精兵巷戰既聞守緒自縊遂
赴汝水死參政孛朮魯婁室兀林荅胡土總帥元志元
帥王山兒紇石烈柏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人皆
從死仲德在軍旅手不釋卷家素貧敝衣糲食終其身
云

石抹世勣字景略詞賦經義兩科進士貞祐中累官太
常丞預講議所事時從河北軍戶於河南宰相議給田
世勣上言不便侍御史劉元規亦以爲言乃罷之歷禮
部尚書兼翰林侍講學士天興元年守緒將北渡世勣
率朝官劉肅田芝等二十人求見諫止守緒曰外無良
將安得不自行又指御榻曰此行豈有還期但恨我無
罪亡國耳我未嘗奢侈未嘗信任小人世勣應聲曰陛
下用小人則亦有之守緒詰其人世勣歷數移剌粘古
溫敦昌孫兀散惹完顏長樂以對世勣危從子嵩亦爲
應奉翰林文字蔡城破父子俱死嵩經義進士也

王若虛字從之藁城人經義進士也歷翰林直學士天
興二年崔立以汴京降蒙古附和者請爲立功德碑翟
奕以尚書省命召若虛爲碑文若虛自討必死姑先以
理喻之乃謂奕曰功德當指何事奕怒曰活百萬生靈
非功德而何若虛曰學士代王言此非其職也奕輩不
能奪以屬太學生劉祁麻革既草定左司員外郎元好
問意未愜乃自爲之文成以示若虛共刪定數字止直
敘其事而已後蒙古兵入城不果立金亡若虛微服北
歸鎮陽遊東山樂其勝自謂仙府因垂足憩石上瞑目
而逝年七十所著號慵夫集滹南遺老集

元好問字裕之秀容人父德明甘貧好學累舉不第以山水詩酒自娛所著有東巖集好問淹貫經傳工詩文從郝天挺問業興定五年第進士歷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所作七言古樂府不用古題恢幽奔慷慨之氣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爲一代宗工晚年構亭纂輯金源事跡名曰野史又有中州集壬辰雜編云天挺字晉卿陵川人多病厭科舉不復充賦謂好問曰讀書不爲藝文選官不爲利養唯通人能之又曰仕以貪敗皆苦飢寒丈夫不耐飢寒一事不可爲貞祐中居洛陽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窮困終不一至富豪之門焉

宋珪本名乙奴燕人爲內侍殿頭頗知書珣嘗以元夕欲觀燈戲命珪監作珪諫語云社稷棄之中都南京作燈戲有何看耶珣杖之尋悔守緒放鴿後苑鴿逸市中與之直乃得事聞守緒欲治其人珪諫曰貴畜賤人豈可宣示四方守緒杖之尋亦悔及守緒爲官奴所制珪以計誅之蔡城破珪與完顏斜烈焦春和等皆從死時有守恒者亦內侍也守緒自蒲城遷歸德道次民家守恒進櫛曰願還宮之日無忘此草廬中守緒爲欷嘆久之君子謂珪與守恒二人者其鐵中之錚錚耶

蒙古之境土東極吉里迷兀的改諸野人之境北自蒲與路之北三千餘里火魯火疃謀克地爲邊右旋入泰州婆盧火所浚界壕而西經臨潢金山跨慶桓撫昌淨州之北出天山外包東勝接西夏逾黃河復西歷葭州及米脂寨出臨洮府會州積石之外與生羌地相錯復自積石諸山之南左折而東逾洮州越鹽州循渭至大散關北並山入京兆絡商州南以唐鄧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爲界而與宋爲表裏初都會寧按出虎河之源出焉其俗言金爲按出虎故國號亦曰金源貞元都燕正隆都汴大定復都燕貞祐復都汴路分十九上

京路有會寧府肇隆等州金之舊土也咸平路有咸平府韓州東京路有遼陽府澄瀋等州北京路有大定臨潢等府瑞慶等州西京路有雲朔等州中都路有幽薊等州皆取之遼者也河南路即南京路有開封歸德府鄭蔡等州河北東路有河間府深冀等州河北西路有眞定彰德府邢洺等州山東東路有益都濟南府海密等州山東西路有東平府徐濟等州大名府路有大名恩濮等州河東北路有太原府晉汾等州河東南路有平陽河中府隰絳等州京兆府路有京兆府商虢等州鳳翔路有鳳翔平涼府秦隴等州鄜延路有延安府鄜

洮等州慶原路有慶陽府環邠等州臨洮路有臨洮府蘭鞏等州皆取之宋者也建五京置十一總管府其刪節鎮三十六防禦郡二十二刺史郡凡七十三州凡百七十九縣凡六百八十三蒲與路合懶路恤品路曷蘇館路胡里改路各置總管隸上京者也婆速府路總管隸東京者也部族節鎮八詳穩九群牧十有二隸西京者也內外官名初猶襲以本國語亦有雜遼人者官長曰勃極烈上加都者總百官也加諳班者尊且貴也加國論者尊禮優崇也加胡魯者統領也加移賚者位在第三也加阿買者治城邑也加乙室者主迎迓也加札

失哈者守官署也加昊者司陰陽也加迭者侔貳也曰乣曰詳穩者職邊戍也曰謀克者百夫長也曰猛安者千夫長也曰移里董者部落墟砦之首領也曰秃里者掌部落獄訟也天眷改定官制悉用中國之號獨猛安謀克世襲猶仍其舊盛時版籍凡女眞契丹漢戶七百六十八萬五千口千五百八十一萬七千丁壯盡簽爲兵平居聽以佃漁射獵習勞有警徵發車騎伙糗皆取備部長曰孛堇行兵則曰猛安謀克猛安之上置軍帥軍帥亦稱軍帥爲猛安軍帥之上置萬戶萬戶之上置都統都統之外又設總領故稱元帥爲總領神策等軍皆爲

名三十二外又招燕趙亡命爲忠義軍籍諸路歸正人及諸路所虜臨陣所獲爲忠孝軍如曰奚軍曰糺軍曰渤海軍皆遼舊名也天會入汴宋之禮器樂器及經史圖籍悉爲所得於是典禮樂文章方隆宣聖之祀曆法初用宋紀元曆稍增損之正隆以後始命趙知微改脩至於大定明昌典章文物粲然與中國埒其用女眞舊音度曲夫固不忘亡風而端午中元重九行拜天禮畢則射柳毬塲斯猶承遼俗耳娶后嫁女不出數部長曰徒單氏拏懶氏唐括氏蒲察氏裴滿氏紇石烈氏僕散氏烏林荅氏烏古論氏選舉諸科尤重進士而及第

出身或歉操行不得授清銜若乃以策論進士取國人而用女眞文字爲程文蓋就所長以收其用又欲行其國字令通習而不廢官田有租私田有稅租稅外筭園廬畜牧及藏鏹多寡徵錢曰物力物力之徵自公卿至庶人無免者近臣出使外國例受餽遺歸以增物力錢猛安謀克戶又有所謂牛頭稅者宰臣有納此稅庭陛間諸及增減則州縣徵求可知用刑以杖折徒累及二百有司奉法至置刃杖端虐於肉刑士大夫雖微過往往受決蓋欲强主威也宣宗遷汴後弊政尤多其大者用奉御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多被中傷又軍中監

戰動有牽制蓋蹈唐之覆轍云

論曰仲尼有言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漢唐以來匈奴突厥吐蕃回鶻雖嘗爲中國患未有若女真之慘以烈也初宋約攻遼高麗以虎狼戒之而徽宗自啓其患悔不可追汴京失守虜二帝暨族屬五百人宗社傾遷中原陷焉一時黠將粘罕謀力居多他日姬妾乞買子孫並遭海陵荼毒無噍類末年蒙古進破燕汴所俘掠俗戮尤甚端平時而孟珙夾攻守緒灰骨完顏之祀忽諸佳兵好還在宋亦可以釋憾也夫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六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七　列傳一百三十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外國

夏國

夏之先出党項部落以十數而拓拔最彊唐有拓拔赤辭者以地內屬太宗以爲西戎州都督居松州賜姓李後畏吐蕃之逼請內徙乃置靜邊等州處之其析居夏州者號平夏部天寶末平夏部有戰功擢容州刺史天柱軍使裔孫思恭咸通末據宥州討黃巢得權知夏綏銀節度使賊平封夏國公復賜李姓累傳至彝興加

定難軍節度使歷晉漢周加中書令封西平王累加太傅宋初加太尉卒贈太師追封夏王子克睿立彝興本名彝殷克睿本名光睿避宋諱也克睿授定難軍節度使率兵破北漢岢嵐獻其俘累加檢校太尉卒贈侍中子繼筠立授檢校司徒定難軍節度觀察留後卒弟繼捧立率族人入朝繼捧陳其諸父昆弟多怨願留京師乃遣使夏州護赴闕授繼捧彰德軍節度使繼捧之入也弟繼遷出奔後數爲邊患或有言繼遷悉知朝廷事蓋繼捧泄之乃出爲崇信軍節度使端拱初改感德軍既而用宰相趙普計令繼捧圖繼遷因召繼捧赴闕賜姓趙

氏更名保忠授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綏宥
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賜賚甚厚至鎮數月上
言繼遷悔過歸款加保忠特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淳
化五年繼遷攻靈州遣李繼隆討之保忠先携家壁野
外上言與繼遷解怨乞罷兵帝立遣中使督繼隆進軍
而保忠反爲繼遷所圖欲併其衆保忠走還城繼隆執
保忠送闕下帝詰責數四釋之詔責授右千牛衛上將
軍封宥罪侯遷金吾衛上將軍判岳州移復州景德元
年卒贈威塞軍節度使

繼遷繼捧族弟也高祖思忠嘗從兄思恭討黄巢拒賊

于渭橋表有鐵鶴射之沒羽賊駭之遂先士卒戰沒唐
僖宗贈宥州刺史祠于渭陽曾祖祖毉父俱仕于五代
繼遷生而有齒開寶七年授定難軍管內都知蕃落使
繼捧歸宋時繼遷年二十留居銀州及太宗召緦麻親
赴闕乃奔地斤澤太平興國八年知夏州尹憲與都巡
檢曹光實夜襲破之焚四百餘帳繼遷遁免獲其母與
妻繼遷復連娶豪族轉遷無常漸以彊大西人以李氏
世著恩德多歸之繼遷遂與弟繼沖起夏州乃詐降誘
殺曹光實于葭蘆川遂襲銀州據之雍熙二年二月也
三年契丹以女嫁繼遷冊爲夏國王淳化初奉表歸款

授銀州觀察使賜姓趙名保吉子德明管內蕃落使行
軍司馬其後繼遷復叛詔遣李繼隆等進討隨削所賜
姓名至道初繼遷遣左都押衙張浦獻橐駝良馬太宗
遣使拜繼遷鄜州節度使不受乃以浦爲鄭州團練留
京師繼遷以千騎攻清遠軍守臣張延擊退之二年春
命洛苑使白守榮等護送芻粟四十萬于靈州繼遷邀
擊于浦洛河運餉盡爲所得太宗聞之怒親部分李繼
隆等五路進討眞宗立繼遷請降乃復姓名授夏州刺
史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
使加食邑實封益功臣號張浦亦遣還繼遷遣弟繼瑗

來謝授繼瑗亳州防禦使封繼遷母衛慕氏衛國太夫
人子德明爲定難軍節度行軍司馬未幾復抄邊咸平
五年繼遷集蕃部攻陷靈州以爲西平府六年春都靈
州詔議和割河西銀夏等五州與之六月復圍麟州詔
金明巡檢李繼周擊之知州衛居實出奇兵突戰乃拔
去遂攻西蕃取西涼府時都首領潘羅支僞降繼遷受
之不疑景德元年羅支集六谷蕃部合擊繼遷大敗中
流矢卒年四十二德明立上尊號曰應運法天神智仁
聖至道廣德孝光皇帝元昊追謚曰神武廟號太祖

德明小字阿移母野利氏立時年二十三稍知衆宋累

遂以歸順逾年復奉誓表請藏盟府乃授特進檢校太
師兼侍中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國
充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
落等使西平王食邑六千戶食實封一千戶仍賜推忠
保順亮節翊戴功臣遣使錫賚因以子弟入質德明謂
非故事不遣乃獻御馬及散馬橐駝以謝大中祥符初
以東封遣使來獻累加兼中書令益食邑實封時契丹
亦遣使冊德明爲大夏國王三年境內饑表求粟百萬
事具王旦傳後因大禮進中書令又加守太保又加宣
德功臣九年表云自向敏中歸闕張崇貴云亡後來邊

臣罕守舊制各務邀功漸乖盟約詔答之天禧初加守
太傅三年加崇仁功臣五年契丹復加尚書令乾興元
年加純誠功臣仁宗卽位加尚書令德明娶三姓衞慕
氏生曩霄天聖九年德明卒年五十一宋贈太師尚書
令兼中書令遣使奠賻帝與皇太后成服于苑中曩霄
立謚曰光聖皇帝廟號太宗
曩霄本名元昊小字嵬理國語謂惜爲嵬富貴爲理性
雄毅多大略善繪畫能刱製物始曉浮圖學通蕃漢文
字案上置法律常攜野戰歌太乙金鑑訣弱冠獨引兵
襲破回鶻夜洛隔可汗王奪甘州遂立爲皇太子數諫

其父毋臣宋父輒戒之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
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
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爲德明卒授以父職
襲父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衣白窄衫氈冠紅裏冠
頂後垂紅結綬自號嵬名吾祖其官分文武班冠服各
別自中書令宰相樞使大夫侍中太尉已下皆分命蕃
漢人爲之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
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初宋改元明道元昊避
父諱稱顯道於國中景祐元年遂攻環慶路殺掠居人
下詔約束之是歲改元開運踰月或告以石晉敗亡年

號也乃改廣運母死遣使來告哀宋亦遣使弔贈慶州
柔遠砦蕃部巡檢嵬通攻破後橋諸堡於是元昊稱兵
報仇環慶路都監齊宗矩被執久之始放歸明年加兼
中書令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瓜沙
肅而洪定威龍皆卽堡鎮號州以興州爲都阻河依賀
蘭山爲固始大建官以嵬名守全張陟張絳楊廓徐敏
宗張文顯主謀議以鍾鼎臣典文書以成逋克成賞都
臥移如定多多馬竇惟吉主兵馬野利仁榮主蕃學置
十二監軍司委豪右分統其衆分兵以備遼又備環慶
又備鄜延又備西蕃回紇又駐兵爲鎮守總五十餘萬

元昊自製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字形體
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教國人紀事用蕃書而譯孝
經爾雅四言雜字爲蕃語復改元大慶宋寶元元年表
遣使詣五臺山供佛實欲窺河東道路與諸豪歃血約
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門砦赤城路三道並入遂築壇
受册即皇帝位時年三十明年遣使上表曰臣以往
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
塔張被交河莫不從伏輻湊屢期山呼齊舉再讓靡遑
群集又迫事不得已顯而行之伏望皇帝陛下許以西
郊之地册爲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魚來鴈往

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邊方之患詔削奪官爵
互市元昊又遣賀永年齎嫚書納旌節及所授敕告置
神明匣留歸娘族而去康定元年屢寇邊執將校事在
仁宗本紀慶曆元年二月攻渭州韓琦命任福桑懌等
併擊之福與懌循好水川西去未至羊牧隆城五里與
夏軍遇懌爲先鋒見道傍置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
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合中
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先犯中軍繼之自辰至
午酣戰陣中忽樹鮑老旗長二丈餘懌等莫測既而鮑老
麾右則右伏出揮左則左伏出翼而襲之宋師大敗諸
將戰歿事具任福傳是役死者萬三百人關右震動
軍須日廣三司告乏仁宗爲之旰食秋夏人轉攻河東
及麟府不克乃引兵攻豐州城孤無援遂拔之元昊雖
數勝然死亡創痍相半人困於點集財力不給國中爲
十不如之謠以怨之元昊乃歸塞門砦主高延德因乞
和知延州范仲淹爲書喻以禍福元昊復書語猶嫚時
知延州龐籍謀招附而知青澗城种世衡用計遺野利
旺榮書遂稱臣如籍事具世衡傳三年復大入戰于定
川宋師大敗葛懷敏死之直抵渭州焚掠而去復詔籍
招納元昊以書議和然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

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詔籍復書許之明年遣使
來猶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
而不稱臣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號議者謂改吾祖爲
兀卒特以侮玩朝廷不可許詔遣使更議且許封册爲
夏國主而元昊亦遣使繼來四年契丹以元昊納叛討
之遣使來告元昊始上誓表稱臣凡歲賜銀綺絹茶二
十五萬五千如常數許之未幾元昊與契丹和事在遼
國傳宋乃遣使行册禮賜夏國主印約稱臣奉正朔改
所賜敕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其國用賓客
禮置榷場于保安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然宋每遣

懷德但館于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北闕中自[illegible]
者也八年二月卒年四十六宋遣使如故事所賜爲元
昊生以五月五日凡五娶初娶契丹主宗眞女其二沒
藏氏生諒祚改元曰開運曰廣運曰大慶曰天授禮法
延祚凡十七年諒祚立謚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
諒祚小字寧令哥國語謂歡嘉爲寧令兩岔河名也母
從元昊出獵至此生諒祚遂名焉立時方期歲明爲夏
國主嘉祐元年母薨遣使弔慰諒祚幼養于母族訛龐
訛龐因專國政初麟州西城枕耶脫曰紅樓下瞰屈野
河其外距夏境尚七十里而田腴利厚多入訛龐歲東

侵不已至耕穫時輒屯兵二年知麟州武戡築堡于河
西以爲保障戡與夏人戰兵潰戡走兵馬監押劉慶等
被執安撫司議疆事而訛龐驁不聽久之乃合議築堠
九更新邊禁要以違約則罷和市自此始定諒祚忌訛
龐專或告將叛殺之夷其族已而請去蕃禮從漢儀云
嘗以此迎使者詔許之七年夏使至稱宣徽南院使詔
戒其僭擬夏使表求太宗御製草詩隸書石本且進馬
五十匹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詔惟賜九經還所獻馬
治平元年求復榷場不許遂出兵秦鳳涇原抄熟戶擾
邊寨詔問之諒祚遷延弗受已而獻表歸罪宋邊吏三

年大舉攻大順城圍柔遠砦燒屈乞村柵爲宋趙明[illegible]
退之詰之乃獻方物謝罪時英宗崩神宗立遣使賜遺
留物諒祚遣使弔慰進助山陵是年十月种諤取綏州
賜降族帳諒祚詐爲會議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事聞
命韓琦知永興軍經略西方諒祚錮送殺定者數人十
二月諒祚卒年二十一改元曰延嗣寧國曰天祐垂聖
曰福聖承道曰奲都曰拱化凡二十年子秉常立謚曰
昭英皇帝廟號毅宗
秉常立時年七歲母梁氏稱太后攝政熙寧元年殺楊
定者李崇貴至云定奉使諒祚嘗拜稱臣且許歸沿邊

熟戶諒祚遺之寶劍寶鑑及金銀物初定之歸以劍鑑
上而匿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擢知保安既而夏人失
綏州以爲定賣已殺之至是事露帝薄崇貴等罪而削
定官沒田宅萬計二年二月遣使冊秉常爲夏國主三
月進誓表乞班誓詔及請以安遠塞門二砦易綏州初
朝議欲官其首領計分其勢及是秉常不受詔來言曰
上方以孝治天下奈何教小國之臣叛其君乃罷前議
賜誓詔而夏主受冊不歸二砦且欲先得綏州又不欲
交地界於是易砦之議亦罷詔城綏州八月表請去漢
儀復用蕃禮從之三年五月夏人號十萬築鬧訛堡[illegible]

慶州李復圭遣將出戰爲所敗復出兵邛州堡夜襲金湯而夏人已去惟殺其老幼一二百人告捷而邊怨大起矣八月夏人遂大衆入環慶鈐轄郭慶高敏魏慶宗秦勃等死之四年正月种諤謀取橫山先城囉兀既而夏人陷撫寧諸堡殺將士詔棄囉兀城九月夏遣使入貢且乞綏州易二砦如舊約詔不允五年閏七月城武勝元豐四年四月有李將軍清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歸宋國母知之遂誅清而奪秉常政鄜延總管种諤乃疏夏國有亂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之會帝然之遂詔熙河李憲等大舉征夏王中正提兵六萬出麟

州高遵裕將步騎八萬劉昌祚將卒五萬出慶州諤將鄜延及畿內兵九萬出綏德城九月諤圍米脂夏人來救戰于無定川大破之斬首五千級十月遂克米脂降其守將中正度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沒遂繼諤趨夏州而民皆潰軍無所得遵裕至清遠軍攻靈州夏人決黃河灌營復抄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餘兵纔萬三千人遂歸夏人追戰將官俞平死之中正至宥州奈王井糧盡士卒死亡者已二萬乃引軍還諤兵無食會大雪凍死入塞者纔三萬人獨昌祚遇夏人于磨臍隘分兵渡葫蘆河奪其隘與統軍國母弟梁大王

戰遂大破之憲營于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統軍仁多唆丁敗之擒百人遂班師初夏人聞宋大舉梁氏問策于廷一老將曰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宋師卒無功五年五月沈括議築永樂城永樂依山無水泉种諤等極言不可徐禧率諸將竟城之賜名銀川砦屬曲珍守之永樂接宥州附橫山夏人必爭之地九月夏人來攻禧乃挾李舜舉來援而夏兵至者號三十萬翌日夏兵漸逼縱鐵騎渡河號鐵鷂子禧邀衝突大兵從之禧師敗績將校寇偉李思古高

世才夏儼程博古及使臣十餘輩士卒八百餘人盡沒夏人進圍城城中乏水鑿井不得泉渴死者大半援兵及餽運皆爲所隔城遂陷高永能戰沒禧舜舉運使李稷皆死於亂兵惟曲珍王湛李浦呂整裸跣走免番部指揮馬貴獨誓死殺數十人而沒是役也死者將校數百人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乃耀兵米脂城下而還宋自熙寧用兵以來凡得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粟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帝臨朝痛悼而夏人亦困弊夏西南都統昴星嵬名濟迺移書劉昌祚請復

撫封一萬里帶甲數十萬南有于闐作我歉鄰北有大燕爲我强援若乘間伺便角力競鬬雖十年豈得休哉至於魯國之憂不在顓臾隋室之變生於楊感此皆明公得於胸中不待言而後喻今天下倒垂之望正在英才何不進讜言闢邪議使朝廷與夏國歡好如初生民重見太平豈獨夏國之幸乃天下之幸也昌祚上其書帝喻答之六年二月夏人大衆圍蘭州敗走五月復來圍侍禁韋宂死之六月遣使請修貢詔歲賜如舊七年復圍蘭州攻德順軍及諸砦事在神宗紀八年三月神宗崩賜以遺留物七月遣使來奠慰十月母梁氏薨

計至亦遣使奠慰夏以上母遺留物來進元祐元年二月始遣使入貢五月遣使來賀即位六月復遣使來求所侵蘭州米脂等五砦蘇轍兩疏請因其請地而與之司馬光亦言羣臣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願決聖心爲兆民計文彥博議亦與光合遂從之秋七月乙丑秉常卒年三十改元曰乾道曰天賜禮盛國慶曰大安曰天安禮定凡二十年子乾順立謚曰康靖皇帝廟號惠宗

乾順母梁氏生甫三歲立遣使告哀詔元豐所得城砦待歸我陷執民當給還乃遣使奠慰賀夏亦遣使進馬

來賀龍興節元祐二年正月遣使冊乾順爲夏國主仍節度西平王七月夏人攻鎮戎軍諸堡三年以後累寇諸堡五年二月歸永樂所獲吏士百五十人遂以葭蘆米脂浮圖安疆四砦與之而畫界未定明年六月復來言詔諭如約九月夏人復圍麟府都監李儀等盡沒七年襲攻綏德城以重兵壓涇原境留五旬大掠八年復遣使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詔數其逆順不常却之紹聖元年復請詔不允三年九月大入鄜延十月忽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國主子母親督桴鼓縱騎四掠金明乃破守兵二千八百人惟五人得脫城中

糧積皆盡將官張輿死之元符二年梁氏薨遂遣使爲夏人議和夏人因上表謝過繼進誓表詔報歲賜仍舊三年哲宗崩徽宗立夏遣使來奠慰及賀即位復遣使來賀天寧節是時乾順始建國學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以廩食之崇寧初蔡京秉政使熙河王厚招夏國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云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宜數上不聽京愈責厚急乃遣弟詰保忠許還爲夏之邏者所獲京必令金帛招致之三年遂以女嫁乾順四年乾順遣使與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收汝者夏人遂入鎮戎略數萬口執知鄜州高永年而去又攻

自是兵連者三年大觀元年始遣人脩貢政和四年冬
乾順築臧底河城遂詔河東節度使童貫爲陜西經略
以討之五年春遣熙河經略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
州秦鳳經略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
州爲兩路聲援法與夏人右廂軍戰於古骨龍大敗之
斬首三千級貫奏凱皆遷秩秋仲武王厚復合涇原鄜
延環慶秦鳳之師攻夏臧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秦
鳳第三將全軍萬人皆沒厚懼賂貫而匿之六年春劉
法劉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仁多泉城受其降而
屠之种師道以十萬衆復攻臧底河城克之十一月夏

人大舉攻涇原靖夏城城陷復屠之而去宣和元年童
貫復逼劉法使取朔方法不得已引兵二萬出至統安
城遇夏國主弟察哥郎君大戰法敗走墜崖折足爲一
卒斬首而去是役死者十萬貫隱其敗而以捷聞夏人
遂乘勝圍震武劉仲武何灌等赴之俄解去震武在山
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自築三歲間知軍李明孟淸皆
爲夏人所殺當夏人之圍震武也察哥曰勿破此城留
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而宣撫司受解圍之賞者數百
人諸路所築城砦皆不毛夏所不爭之地而關輔爲之
蕭條果如察哥之言其冬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時關陜
旣困童貫諷夏人因遼進誓表納款遂詔六路罷兵及
夏使來投以誓詔不厎貫不能屈迫館伴強持還及邊
棄之而去貫炎徐而上之貫始大沮四年金兵陷遼中
京乾順使李良輔將三萬兵救之敗績已而金將斡离
不至陰山以便宜議和許以割地乾順遂上表於金請
以事遼之禮稱藩自是乾順遣使賀金正旦及生辰歲
以爲常欽宗立遣使來賀正旦靖康初夏人陷震威城
兵馬監押朱昭死之先是金滅遼割天德等四軍及武
州河東八館之地與夏人約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及
是金兀室陽爲出獵掩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有其地

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建炎元年九月金帥兀朮與夏
約侵宋十月金爲夏國請熙寧以來侵地蓋欲償其所
奪也二年朝廷遣主客員外郎謝亮等持詔書賜乾順
乾順見使者禮甚倨留居幾月始與約和罷兵亮歸而
夏兵已躡其後襲取定邊軍時方有金難夏人諜知關
陜無備遂檄延安府言金割鄜延須當理索敢違拒者
發兵誅討之帥臣王庶檄報數其乘難貪利之過且曰
節制之師尚堪一戰果能辦此何用多言因遣諜間其
用事臣李遇夏人竟不出三年知樞密院事張浚使川
陜謀北伐欲通夏國爲援卽開封尹宗澤之謀也浚請

國書從之浚既西行復遣謝亮再使夏國明年亮往遂
不得其要領而還紹興元年詔以夏本敵國毋復班曆
日其冬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始遣人通夏國書四年冬
玠奏夏國數通書有不忘本朝意九年夏人陷府州靈
芝生於後堂高守忠家乾順作靈芝之歌是年乾順卒年
五十七改元曰天儀治平曰天祐民安曰永安曰貞觀
曰雍寧曰元德曰正德曰大德凡五十四年子仁孝立
謚曰聖文皇帝廟號崇宗
仁孝母曹氏金人冊命加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自是
宋廢冊命夏人亦不復通使是年高宗詔還夏國之俘

百九十人明年詔胡世將與夏人議入貢夏人不報丞
明年六月夏樞密使慕洧弟慕濬謀反伏誅仁孝上尊
號曰制義去邪仁孝建學校于國中立小學于禁中親
為訓導尊孔子為文宣帝自仁孝之立其臣屢作難任
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二十餘年陰蓄異志誣殺宗
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乃乾道五年仁孝分西
南路及靈州囉龐嶺地與得敬自為國且為請封于金
金主不許得敬竟坐誅得敬嘗遣間使于宋以求助宋
以蠟丸書答之為仁孝所獲云紹熙四年九月仁孝卒
年七十改元曰大慶曰人慶曰天盛曰乾祐凡五十五
年子純祐立謚曰聖德皇帝廟號仁宗
純祐母羅氏立之明年改元天慶凡十四年開禧二年
正月鎮夷郡王安全廢之而自立純祐被廢閱月卒年
三十謚曰昭簡皇帝廟號桓宗
安全乾順之孫仁孝弟仁友之子其廢主自立也金人
以羅氏表請乃冊封安全為夏國王凡六年卒年四十
二改元曰應天曰皇建宗室遵頊立謚曰敬穆皇帝廟
號襄宗
遵頊始以進士及第為大都督府主金人冊為夏國王
夏自乾順稱藩於金八十餘年無干戈之警及是遵頊

為蒙古所攻金援不至銜之又乘金有蒙古之難侵掠
金境嘉定五年遣二僧齎蠟書來宋西邊欲與共圖金
人復侵地制置使黃諠不報其後金人南遷議徙都長
安遣元帥赤盞以重兵宿鞏州夏畏其侵迫屢議夾攻
秦鞏安撫安丙許之以奏朝諸朝不待報可命將大
舉卒無功十年蒙古率兵圍夏興州遵頊奔西涼十六
年遵頊自號上皇傳位於子德旺數年遵頊卒年六十
四改元曰光定凡十三年謚曰英文皇帝廟號神宗
德旺立念累年構難於金兩國俱弊乃矯前失與金議
和自稱兄弟之國寶慶二年蒙古入夏城邑多降德旺

以憂悸卒年四十六改元曰乾定廟號獻宗於是宗室南平王睍立二年為蒙古所取歷世凡二百五十八年而亡

夏之境土方二萬餘里其設官之制多與宋同朝賀之儀雜用唐宋而樂之器與曲則唐也河之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曰靈曰洪曰宥曰銀曰夏曰石曰監曰南威曰會河西之州九曰興曰定曰懷曰永曰涼曰甘曰肅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寧曰樂曰廓曰積石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甘涼之間則以諸河為溉興靈則有古渠曰唐渠曰漢源皆支引黃河故

灌溉之利歲無旱澇之虞其民一家號一帳男年登十五為丁率二丁取正軍得漢人勇者為前軍號撞令郎若脆怯無他伎者遷河外耕作或以守肅州有左右廂十二監軍司諸軍兵總計五十餘萬遇戰則先出鐵騎突陣陣亂則衝擊之步兵挾騎以進其人能寒暑饑渴出戰率用隻日避晦日齎糧不過一旬不恥奔遁敗三日輒復至其處捉人馬射之號曰殺鬼招魂篤信機鬼尚詛祝每出兵則先卜卜有四一以艾灼羊脾骨以求兆名炙勃焦二擗竹于地若揲蓍以求數謂之擗算三夜以羊焚香祝之又焚穀火布靜處晨屠羊視其腸胃通則兵無阻心有血則不利四以矢擊弓弦審其聲知敵至之期與兵交之勝負及六畜之災祥五穀之凶稔俗皆土屋惟有命者得以瓦覆之

論曰夏之先世有功於唐至宋興克繼前業為西土藩輔逆亂之萌實自繼遷德明效尤追陟僭擬及元昊遂顯然稱帝子孫襲以為常其間雖嘗遜辭結好要非由衷宋之封冊班曆祗虛文耳彼其桀驁之性撫之懷之徇不免侵軼况窮兵以逞是徼亂也神宗徽宗惑於邪議空儲資魚肉生靈爭無用之地宗社蒙殃有所從來矣蔡邕有言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

瘭疽三折肱於醫國者尚其鑒諸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illegible]

外國

高麗　交阯　大理

高麗本曰高句驪卽周之朝鮮漢之玄菟郡也漢魏以來嘗通好亦屢爲邊寇隋煬帝再舉兵唐太宗親御六師皆不克高宗命李勣征之遂拔其城分其地爲郡縣唐末中原多事遂自立君長後唐長興中權知國事王建承高氏之位三傳其孫昭累通朝貢事見前史建隆三年冬昭遣使來朝貢明年春冊爲開府儀同三司檢

校太師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高麗國王其後累加食邑及賜推誠順化守節保義功臣昭卒其子伷請朝旨襲封高麗國王太宗卽位改大義軍爲大順軍伷遣國人金行成入就學於國子監太平興國二年遣其子元輔以良馬方物兵器來貢其年行成擢進士第累歲貢獻不絕宋亦屢遣使至其國七年伷卒其弟治求襲位封高麗國王雍熙三年出師北伐以其國接契丹境詔諭申戒師徒迭相掎角淳化元年三月詔加治食邑遣戶部郎中柴成務等往使其俗多拘忌每朝廷使至必擇良月吉辰方具禮受詔成務在館踰月乃遺書於治曰書稱上日不拘六甲之元辰禮載仲冬但取一陽之嘉會儻屬綍無滯克彰拱極之誠則龍節有煇免貽辱命之責會霖雨不止仍以俟霽爲請成務復遺書責之治翌日乃出拜命三年上親試舉人詔賜高麗賓貢進士王彬崔罕等及第並授秘書郎遣還治表謝略曰彬罕等幼從匏繫嗟混迹於嵎夷不憚蓬飄早賓王於天邑縕袍短褐不恥於新豐豕食瓮飧若爲卒歲陛下豐其館穀之資畀以藝文之業去歲高懸軒鑑大選儒彬罕接武澤宮敢萌心於中鵠濫巾英域空有志於羨魚陛下以其萬里辭家十年觀國俾登名於桂籍仍命

秩於芸臺憫其懷土之心慰以倚門之望別垂宸旨令歸故鄉玄造曲成鴻恩莫報又上言願賜板本九經書用敦儒教許之五年六月遣使來乞師愬以契丹寇境朝廷以北鄙甫寧不可輕生事賜詔慰撫自是受制于契丹朝貢中絕治卒弟誦立賜誦鈿函詔一道令其國人朱仁紹齎與之明年誦遣使來朝謝恩誦爲其西京留守康肇所弑立誦從兄詢契丹討肇擒之先是契丹既襲高麗遂築六城曰興州曰鐵州曰通州曰龍州曰龜州曰郭州于境上契丹以爲貳已遣使來求六城詢不許遂舉兵奄至城下焚蕩宮室剽劫居人詢徙居昇

州以避之兵退乃遣使請和契丹堅以六城爲辭
是調兵守六城大中祥符三年大舉來伐詢與女眞設
奇邀擊殺契丹殆盡詢又于鴨淥江東築城與來遠城
相望跨江爲橋潛兵以固新城事詳遼國傳七年方遣
使來貢八年詔登州置館於海次以待使者其年又遣
御事民官侍郎郭元來貢九年辭還詔錄國朝登科記
及所賜御詩以歸從之天禧中詢求成于契丹自是稱
藩納貢受其封冊屢遣使入宋獻方物明州登州屢言
高麗海船有風漂至境上者詔給糧遣還著爲令詢遣
禮部侍郎韓祚等一百七十九人來謝恩且言與契丹

修好又表乞陰陽地理書聖惠方並賜之天聖初詢卒
子欽嗣立八年欽遣使奉表貢方物其後絕不通中國
者四十三年欽卒徽嗣立是爲文王熙寧二年聞宋欲
招接通好遂移牒福建轉運使羅拯其略云最爾平壤
邇于大遼久困羈縻難圖攜貳故違述職致有積年慶
卜雲祥雖美聖辰於中國空知日遠如迷舊路於長安
三年拯以聞朝廷議者亦謂可結之以謀契丹神宗許
焉命拯諭意徽遂遣民官侍郎金悌等百十人來詔待
之如夏國使往時高麗人往反皆自登州七年遣使來
言欲遠契丹乞改塗由明州詣闕從之九年復遣使來

待之濅厚賞賚伶官十餘輩曰夷樂無足觀止欲潤色
國史爾帝以其國尚文每賜書詔必選詞臣著撰而擇
其善者元豐元年始遣使往聘前此貢至輒下有司估
直償萬緍至是命勿估以萬緍爲定數六年徽卒在位
三十八年治尚仁恕爲東夷良主俗王女不下嫁臣庶
必歸之兄弟宗族貴臣亦然徽子運諫以爲旣通上國
宜以禮革故習徽怒斥之于外訃聞天子閔焉遣使奠
慰子勳嗣百日卒弟運嗣運仁賢好文內行飭備每市
書至潔服焚香對之哲宗立遣使奉慰致賀請市刑法
等書詔惟賜文苑英華運立數年卒子昱嗣數年卒叔

父熙立貢使久不至元祐四年其王子義天使僧壽介
至杭州祭亡僧言國母使持二金塔爲兩宮壽知州蘇
軾奏却之熙後避遼主諱改名顒旋復通使七年遣使
獻黃帝鍼經詔頒之時請市書甚衆蘇軾爲禮部尚書
言高麗入貢無絲髮利而有五害宜勿許不聽徽宗立
遣使來弔賀崇寧二年顒卒子俁嗣貢使接踵且令士
子金瑞等五人入大學朝廷爲置博士政和中升其使
爲國信與遼人皆隸樞密院改引伴押伴官爲接送館
伴賜以大晟燕樂籩豆簠簋鉶鼎及罍洗一尊一銘曰
惟爾令德孝恭是稱東藩有來顯相予一人嘉乃用錫

幷賜尊以寧爾祖考子子孫孫其永保之賜賓貢進士權適等四人上舍及第宣和四年俁卒子楷立俁嘗求醫於朝詔使二醫往及歸楷語之曰聞朝廷將伐遼遼兄弟之國足爲邊扞女眞狼虎耳不可交也業已然願報天子早爲備歸奏無及矣欽宗立賀使至明州御史胡舜陟言彼昔事契丹今必事金國宜止勿使來乃詔留館於明而納其贄幣明年始歸國自王徽以降雖屢通使然受契丹封冊奉其正朔歲六貢而誅求不已嘗詰其西向修貢事高麗表謝曰中國三甲子方得一朝大邦一周天每修六貢契丹悟乃得免高宗即位慮金

人通高麗命迪功郎胡蠡等使高麗以間之蠡之回史失書建炎二年浙東路馬步軍都總管楊應誠上言由高麗至女眞路甚徑請身使三韓結雞林圖迎二聖乃以應誠充使浙東帥臣翟汝文奏言若高麗辭以金人問津窺吳越其將何辭以對及應誠至果如汝文言終不奉詔應誠還對言狀上以楷負國恩怒甚尚書右丞朱勝非曰彼鄰金人與中國隔海利害甚明曩時待之過厚今安能責其報也其冬楷遣使奉表謝罪如禮遣還三年八月上謂輔臣曰聞上皇遣內臣宮女各二人隨高麗貢使來朕聞之悲喜交集呂頤浩曰此必金人

之意不然高麗必不敢安知非窺我虛實詔止之紹興二年閏四月楷遣使入貢答以溫詔遣還十二月聞高麗遣知樞密院事洪彝敘等六十五人來貢卒不至六年高麗持牒官金稚圭至明州賜銀帛遣之三十二年三月高麗綱首徐德榮詣明州言本國欲遣賀使守臣韓仲通以聞詔止之隆興二年四月明州言高麗入貢使不書引見日恐同彝敘之詐其後使命遂絕慶元間詔禁銅錢入高麗蓋絕之也初高麗入使明越困於供給朝廷館遇燕賚錫予之費以鉅萬計饋其主者不在焉我使之行費亦不貲蘇軾言于先朝謂高麗入貢有

五害以此也惟是國於吳會事兵東都昔高麗入使率由登萊山河之限甚遠今直趨四明四明距行都限一浙水耳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五百里西北接契丹恃鴨淥江以爲固江廣三百步其東所臨海水清澈下視十丈王居開州蜀莫郡曰開成府依大山置宮室立城壁名其山曰神嵩民居皆茅茨大止兩椽覆以瓦者才十二以新羅爲東州樂浪府號東京百濟爲金州金馬郡號南京平壤爲鎭州號西京西京最盛總之凡三京四府八牧郡百有十八縣鎭三百九十洲島三千七百郡邑之小者或只百家男女二百十萬口兵民僧各居

其一地寒多山土宜松栢有秔黍麻麥而無秫以秔爲酒多衣麻紵少絲綿以白金十兩易一縑王出令曰教曰宣臣民呼曰聖上私謂曰嚴公后妃曰宮主百官名稱皆勳功臣檢校頗類中朝士人以族望相高柳崔金李四姓爲貴種無宦者以世族子爲內侍六衛歲十二月朔王坐紫門小殿注官外官則付國相有國子監四門學學者六千人貢士三等王城曰土貢郡邑曰鄉貢他國曰賓貢所取不過三四十人王親試以詩賦論三題謂之簾前重試亦有制科宏詞之目然特文具耳士尚聲律少通經國無私田民計口授業十六以上則充

軍六軍三衛常留官府三歲以選戍西北半歲而更有警則執兵任事則服勞事已復歸農畝王亦有分地以供私用王母妃主世子皆受湯沐田上下以買販利入爲事日中爲虛用米布貿易地產銅崇寧後始學鼓鑄有海東通寶重寶三韓通寶三種錢然其俗不便也兵器踈簡無强弩大刀崇尚釋教雖王子弟亦常一人爲僧信鬼拘陰陽病不相視斂不撫棺貧者死則露置中野歲以建子月祭天王城有佛寺七十區而無道觀大觀中朝廷遣道士往乃立福源院置羽流十餘輩俗不知醫自王俁來請醫後始有道其術者人首無枕骨背

扁側男子巾幘如唐裝婦人鬢髻垂右肩餘髮被下約以絳羅男女許自昏夏月同川而浴樂聲甚下無金石音既賜樂乃分左右二部右曰鄉樂左曰唐樂左乃賜樂也拜無不答子拜父猶半答之性仁柔惡殺食羊豕則褁蒿以燔刑無慘酷科唯惡逆及罵父母者斬自明州定海便風三日入洋又五日抵墨山入其境又過島嶼詰曲礁石間舟行甚駛七日至禮成江江夾兩山束以石峽湍激而下所謂急水門最爲險惡又三日抵岸有館曰碧瀾亭由此崎嶇山谷四十餘里乃其國都其王自王建傳國數百年未嘗易姓亦外國所罕云

交阯本漢初南越地漢武分九郡置交阯刺史後漢置交州晉宋齊梁陳因之又爲交阯郡隋廢郡置州煬帝初廢州置郡唐武德中改交州總管府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貞明中爲土豪曲承美所據送款於宋授節鉞時劉隱擅命嶺表并有其地後楊延藝紹洪皆受廣南署繼爲交阯節度使紹洪卒州將吳昌岌遂居其位昌岌卒弟昌文襲乾德初昌文卒其參謀吳處玶等爭立管內一十二州大亂部民嘯聚起爲寇攻交州先是楊延藝以牙將丁公著攝驩州刺史兼御蕃都督子部領繼之至是部領與子璉率兵擊敗處玶等賊黨潰散

境內安堵交民德之乃推部領爲交州節帥號大勝王署
璉爲節度使凡三年遂璉位開寶六年璉以嶺表平遣
使入貢表內附授檢校太師充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
護八年璉復脩貢朝廷降制褒寵其父部領封交阯郡
王太宗時璉卒弟璿幼嗣立稱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
府事大將黎桓擅權樹黨遷璿於別第聚族禁錮之代
總其衆太宗聞之怒乃議舉兵太平興國五年秋詔孫
全興等分路進討桓遣使來貢仍爲丁璿上表求襲位
上察其欲緩王師不報王師進破萬衆斬首二千級六
年春又破之于白藤江口轉運使侯仁寶率前軍先進

全興等頓兵花步桓詐降以誘仁寶遂爲所害事聞班
師全興等誅戮抵罪有差仁寶贈工部侍郎七年春桓
復以丁璿爲名脩貢上表謝罪八年桓自稱權交州三
使留後遣使弃以璿讓表來上帝賜桓詔略曰朕凡
欲令璿爲統帥之名卿居副貳之任若璿將材無取童
心如故然奕世紹襲載綿星紀一旦捨去節鉞降同士
伍理既非便居亦難安宜遣璿母子盡室入朝即降制
授卿節旄凡茲兩途卿當審處其一桓不聽命雍熙三
年十月以桓遣使入貢上表求正領節鎭乃降制略曰
桓者丁璿方在童齡昧於撫綏桓乃肺腑之親專掌軍

衆之務號令自出厥愛益行璿盡解三使之權以徇衆
人之欲遠輸誠款求領節旄上變頒明化越俗而咸乂
尉佗恭順冥茨詔而無違宜正元戎之稱以列通侯之
貴可檢校太保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安南都護充
靜海軍節度交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封京兆郡侯仍
賜號推誠順化功臣後累加檢校太尉特進齊化二年
宋鎬等使還上令條山川形勢及黎桓事迹以聞鎬等
具奏曰去歲秋末抵交州境桓遣牙內都指揮使丁承
正等以九艘三百卒迎于太平軍由海口入大海風濤
危險經半月至白藤徑入海汊乘潮而行凡宿泊之所

皆有茅舍三間曰館驛至長州漸近本國自是宵征抵
海岸至交州僅十五里有茅亭五間題曰茅從驛至城
一百里俄而擁從桓至郊迎禮桓斂馬側身問皇帝
起居畢按轡偕行時以檳榔相遺馬上食之俗待賓然
也桓質陋而目眇自言近歲與蠻寇接戰墜馬傷足受
詔不拜信宿之後乃張筵飲宴又出臨海汊爲娛賓之
遊桓跣足持竿入水擊魚每中一魚左右皆叫譟歡躍
宴會數十人扛大蛇長數丈饋於使館且曰若能食此
當治爲饌以獻又羈送二虎以備縱觀皆却之士卒殆
三千人悉黥額曰天子軍糧以禾穗日給令自舂爲食

兵器止有弓弩木牌梭槍竹槍弱不可用地少寒冬月猶衣夾衣揮扇云四年進封桓交阯郡王明年遣使來修職貢然桓性本兇狠負固山海屢爲寇害漸失藩臣禮眞宗卽位進封桓南平王兼侍中桓屢遣使來貢欽州言交州効誠場民及頭首八州使黃慶集等數百人來投詔慰撫遣還本道黎桓附奏自今國朝加恩願遣使至本道以寵海嶠先是使至交州桓以供奉因緣賦斂上聞之止令疆吏召授命不復專使景德元年又遣其子攝驩州刺史明提來貢懇求加恩使至本道許之仍以明提爲驩州刺史三年桓卒立中子龍鉞龍鉞兄

龍全劫庫財而遁其弟龍廷殺龍鉞自立龍廷兄明護率扶蘭砦攻戰知廣州凌策等言桓諸子爭立衆心離叛頭首黃慶集黃秀巒等千餘人以不從驅率戮及親族來投廉州請發本道二千人平之慶集等願爲前鋒上以桓素忠順屢修職貢今幸亂而伐喪不可令緣海安撫使邵曄曉譬之曄貽書交州諭以朝廷威德如其自相魚肉久無定位偏師問罪則黎氏盡滅矣明護懼卽奉龍廷主軍事龍廷自稱節度開明王遂欲修貢曄以聞上曰遐荒異俗不識事體何足恠也令削去僞官許入貢四年龍廷稱權 安南靜海軍留後遣弟峰州刺史明昶殿中丞黃成雅來貢命會含光殿大宴上以成雅坐遠欲稍升位著訪於宰相王旦旦曰昔子產朝周周王饗以上卿之禮子產固辭受下卿之禮而還國家惠綏遠方優待客使固無嫌也乃升成雅于尚書省五品之次詔拜龍廷特進檢校太尉充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安南都護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封交阯郡王賜推誠順化功臣賜名至忠仍賜印給旌節又贈桓中書令南越王大中祥符初加至忠翊戴功臣又加同平章事二年遣使來貢三年遣使來朝表求邕州互市詔以舊制諭之至忠苛虐不法國人不附大校李公蘊尤

爲所親任嘗令以黎爲姓其年遂圖至忠逐之殺明提明昶等自稱留後遣使貢奉上曰黎桓不義而得公蘊尤而効之甚可惡也然以其蠻俗不足責遂用桓故事授特進檢校太傅封交阯郡王賜推誠順化功臣四年祀汾陰后土公蘊遣使來貢禮成加同平章事五年冬又加開府儀同三司賜翊戴功臣七年春又加保節守正功臣先是交州狄獠張婆看避罪來奔都巡檢臧嗣令如洪砦犒以牛酒交州偵知其事因捕狄獠故鈔如洪砦掠人畜甚衆詔轉運司督公蘊追索仍禁邊吏不得誘召蠻獠致生事公蘊或間歲或仍歲以方物入貢

天禧元年進封南平王二年又加檢校太尉每加恩普遣使將命至其境上仍賜器幣襲衣金帶鞍馬焉仁宗即位加公蘊檢校太師凡兩遣使來貢既而令其子弟及其壻申承貴率衆內寇詔廣南西路轉運司發溪峒丁壯討捕之未幾卒年四十四其子德政自稱權知留後事來告哀贈公蘊爲侍中南越王命使祭奠弁賜官告除德政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阯郡王天聖九年遣使來謝明道元年恭謝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祐中加檢校太師寶元元年進封南平王慶定慶曆間累貢不絕皇祐二年邕州誘其蘇茂州皇紹

嗣紹欽等三千餘人入居省地德政表求所誘詔盡還之仍令德政約束邊戶毋相侵犯其後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德政率兵二萬由水路欲入助王師朝廷優其賜而卻其兵至和二年卒其子日尊遣人告哀命使弔贈贈德政爲侍中南越王賻賚甚厚尋除日尊特進檢校太尉封交阯郡王嘉祐四年寇欽州五年又寇邕州詔安撫使余靖等會兵捕討靖道諜誘占城同廣南西路兵甲邀交阯日尊惶怖上表待罪詔罷兵八年遣使貢馴象仁宗崩英宗立以大行皇帝詔及遺留物賜日尊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治平初知桂州陸詵言交州來告儂宗旦男日新及欲取溫悶洞等地帝問交阯於何年割據輔臣具以對韓琦曰交州山路險僻多瘴癘毒之氣雖得其地恐不能守也神宗即位進封日尊南平王熙寧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年表言占城國久闕貢臣親帥兵討之虜其王日尊自帝其國僭稱法天應運崇仁至道慶成龍祥英武睿文尊德聖神皇帝尊公蘊爲太祖神武皇帝國號大越改元寶象又改神武五年三月日尊卒子乾德嗣命使弔贈六年封乾德爲交阯郡王乾德連歲寇欽廉諸州朝廷遣將致討敗之于富良江乾德詣軍門降遂班師事具本紀中元豐初

表乞予所奪州縣詔不許順州落南深置戍鎭守被罹瘴霧多病沒朝廷知其無用後悉以四州一縣還之然廣源舊隸邕管羈縻本非交阯所有也六年乾德以追捕儂智會爲辭犯歸化州又遣其臣黎文盛來廣西辨理順安歸化境界乃以八隘之外保樂六縣宿桑二峒予乾德哲宗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祐中又數上表求勿惡勿陽峒地詔不許其後遣使入貢進封南平王徽宗時累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大觀中詔以交人自熙寧以來全不生事特寬和市之禁宣和初加守司空紹興二年乾德卒贈侍中追封南越王子陽煥

嗣封交阯郡王八年陽煥卒遣使弔祭追封南平王子天祚嗣授官如其父初乾德有側室子奔大理變姓名為趙智之自稱平王聞陽煥死大理遣歸與天祚爭立求入貢欲假兵納之高宗不許二十一年累加天祚崇義懷忠保信鄉德安遠承和功臣二十五年進封南平王二十六年加檢校太師乾道六年累加歸仁協恭繼美遵度履正彰善功臣孝宗自即位屢却安南貢使九年復遣使求入貢帝嘉其誠許之淳熙元年二月進封安南國王加號守謙功臣二年賜安南國印三年賜安南國曆日天祚卒明年子龍幹嗣如故事封安南國王

仍賜推誠順化功臣示殊禮也五年貢方物表謝十六年累加龍幹守義奉國履常懷德功臣光宗即位奉表入貢稱賀寧宗朝賜衣帶器幣累加謹度思忠濟美勤禮保節歸仁崇謙協恭功臣嘉定五年龍幹卒遣使弔祭特贈侍中依前安南國王制以其子昊旵襲封給賜如龍幹後謝表不至遂輟加恩昊旵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遂為壻陳日煚所有李氏凡八傳二百二十餘年其名曰日乾曰陽曰天曰龍曰昊皆僭上之意然貢獻頗恭順云淳祐二年加賜日煚功臣號寶祐五年賜綸詔及器幣香茗六年詔安南情狀叵測申飭邊備景定三年表乞世襲詔日煚授檢校太師安南國大王男威晃授檢校太尉安南國王効忠順化功臣咸淳中父子累加恩焉

大理國即唐南詔也熙寧九年遣使來貢自後不常來亦不領於鴻臚政和五年廣州觀察使黃璘奏南詔大理國慕義懷徠願為臣妾欲聽其入貢詔璘置局於賓州凡有奏請皆俟進止六年遣使來詔璘等偕詣闕七年二月至京師貢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黃細氈碧玕山諸物制以其王段和譽為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雲南節度使上柱國大理國王朝廷以為璘功并其

子皆遷官已而知桂州周穜劾璘詐冒璘得罪自是大理復不通於中國間一至黎州互市紹興三年十月廣西奏大理國求入貢及售馬詔却之不欲以虛名勞民也淳熙二年知靜江府張栻申嚴保伍之禁又以邕管戍兵不能千人左右江峒丁十餘萬每恃以為藩蔽其邕州提舉巡檢官宜精其選以撫峒丁欲制大理當自邕管始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外國

占城國在中國之西南大小州三十八不盈三萬家無城郭風俗衣服與大食國相類官無奉祿令其所管土俗資給之文吏五十餘員有郎中員外秀才之稱分掌資儲寶貨等事詳具五代史建隆二年其王釋利因陁盤遣使來朝貢表章書于貝多葉盛以香木函其後嗣王貢使不絕宋亦厚賚之太平興國六年交州黎桓上言欲以占城俘九十三人獻于京師太宗令廣州存撫遣還雍熙二年其王施利陀盤吳日歡訴爲交州所侵詔答令保國睦鄰淳化元年新王楊陁排自稱新坐佛逝國訴爲交州所攻人民財寶皆爲所略上賜黎桓詔令各守其境三年賜其王白馬二遂爲常制熙寧初王師討交阯以其素仇詔使乘機協力除蕩其國選兵七千扼賊要路然亦不能成功元祐七年又表言如王師再舉願率兵掩襲朝廷以交阯不絕臣節難以興師敕書報之政和中授其王楊卜麻疊金紫光祿大夫領廉白州刺史楊卜麻疊言身慕化外不霑祿食願得溥授奉給壯觀小國許之宣和元年進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懷遠軍節度琳州管內觀察處置使封占城國王自是每遇恩輒降制加封邑紹興二十五年其子鄒時闌巴嗣立以其父初封之爵授之乾道三年子鄒亞娜嗣

掠大食國方物遣人來貢以求封爵爲其國人所訴詔卻之遂不議其封淳熙三年求通商詔不許慶元以來眞臘大舉伐占城以復讎殺戮殆盡俘其主以歸國遂亡其地悉歸眞臘

眞臘國亦名占臘其國在占城之南其縣鎮風俗同占城地方七千餘里其國有戰象幾二十萬政和六年遣使來貢宣和二年封其王與占城等建炎二年以郊恩授其王金裒賓深檢校司徒加食邑遂定爲常制慶元六年遣使奉表貢方物詔優其報賜以海道遠涉後毋再入貢

蒲甘國崇寧五年遣使入貢詔禮秩視注輦尚書省言注輦乃大國王不可下視附庸小國欲如大食交阯諸國禮從之

邈黎國元祐四年般次介修四抹眾遜等赍于闐國黑汗王并本國王表章來有司以其國未嘗入貢請視于闐條式從之

三佛齊國蓋南蠻之別種與占城爲鄰居眞臘闍婆之間所管十五州土有花酒椰子酒檳榔酒蜜酒皆非麴蘖所醞飲之亦醉亦有中國文字上章表即用焉累甓爲城周數十里用椰葉覆屋人民不輸租賦有所征伐

隨時調發立酋長率領皆自備兵器糗糧汎海便風二十日至廣州其王號詹卑其國居人多蒲姓唐天祐元年貢物授其使都蕃長蒲訶栗立寧遠將軍建隆元年其王悉利胡大霞里檀遣使來朝貢自此至高宗時累世貢獻不絕紹興二十六年其王悉利麻霞囉陀遣使入貢帝曰遠人向化嘉其誠耳非利乎方物也其王復以珠獻宰臣秦檜時檜已死詔償其直而收之淳熙五年復遣使貢方物詔免赴闕館於泉州

闍婆國在南海中西北汎海十五日至勃泥國又十五日至三佛齊國又七日至古邏國又七日至柴歷亭抵交阯達廣州其地平坦宜種植產稻麻粟豆民輸十一之租亦務蠶織室宇壯麗飾以金碧地不產茶其酒出於椰子及蝦蟆丹樹其樹華人未嘗見或以桄榔檳榔釀成亦甚香美不設刑禁罪隨輕重出黃金以贖惟寇盜者殺之以王子三人爲副王官有落佶連四人共治國事如中國宰相無月奉隨時量給土產諸物次有文吏三百餘員目爲秀才又有卑官殆千員其俗有名而無姓方言謂眞珠爲沒爹蝦羅謂牙爲家囉謂香爲崐燉盧林謂犀爲低密先是宋元嘉十二年遣使朝貢後絕淳化三年十二月其王穆羅茶遣使來朝貢云中國

有眞主本國乃修朝貢之禮使還賜金幣甚厚仍賜良馬戎具以從其請大觀三年遣使入貢詔禮之如交阯建炎三年以南郊恩制授闍婆國王懷遠軍節度琳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琳州諸軍事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闍婆國王紹興二年復加食邑實封

南毗國在大海之西南俗喜戰鬬習刀稍善射其國最遠番舶罕到時羅巴智力干父子其種類也居泉之城南自是船舶多至其國矣

勃泥國在西南大海中其國以版爲城所統十四州去

所居壓覆以貝多葉民舍覆以草其國鄰於底門國有
藥樹取其根煎爲膏服之及塗其體兵刃所傷皆不死
前代未嘗朝貢故史籍不載太平興國二年國王向打
遣使齎表貢方物元豐五年二月王錫理麻喏復遣使
貢方物其使乞從泉州乘海舶歸國從之
注輦國水行至廣州約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國有城
七重甎城四土城二中城以木竝高七尺植花果雜木
一至三皆民居環以小河四城四侍郎居之五城王四
子居之六城爲佛寺百僧居之七城卽王所居所統三
十一部落兵陣象居前弓矢在後四侍郎分領其衆自

昔不通中國大中祥符八年國王羅茶羅乍遣使貢珠
數萬兩珠衫帽各一及象牙香藥其表略曰二帝開基
聖人繼統登封太岳禮祀汾陰至德升聞上穹眷命臣
昌期斯遇吉語幸聞輒傾就日之誠仰露朝天之款離
本國凡千一百五十日至廣州宴賜與龜茲同天禧四
入貢明道二年王尸離囉茶印佗囉注囉遣使以泥金
表進方物熙寧十年王地華加羅遣使二十七人來貢
前後使至登陛以真珠龍腦金蓮花等向御座跪撒謂
之撒殿三佛齊國亦然蓋請從其國俗展至敬也
丹眉流國東北至廣州一百三十五程其俗以版爲屋

跣足衣布無紳帶以白紵纏其首貿易用金銀其王所
居廣袤五里無城郭出則乘象車亦有小駟地產犀象
鍮石紫草蘇木諸藥四時炎熱無霜雪未嘗至中國咸
平中國王多須機遣使來貢及還賜詔敦奬之
天竺國舊名身毒亦曰摩伽陀復曰婆羅門俗宗浮圖
不飮酒食肉漢武帝遣使數輩往爲昆明所閉至明帝
夢金人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由是其教傳中國梁
武帝後魏宣武皆來貢隋煬帝志通西域諸國多有至
者惟天竺不通唐貞觀以後朝貢相繼則天天授中五
天竺王竝來朝貢乾元末河隴陷沒遂不復至周廣順

中西天竺僧薩滿多等十六族來貢名馬宋初滄洲僧
道圓自西域還得佛舍利一水晶器貝葉梵經四十夾
來獻道圓晉天福中詣西域在塗十二年住五印度凡
六年五印度卽天竺也還經于闐與其使偕至明年僧
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詣闕上言願至西域求佛書許
之以其所歷甘沙伊肅等州焉耆龜茲于闐割祿等國
竝詔諭其國令人導之開寶後天竺僧持梵夾來獻者
不絕天竺之法國王死太子襲位餘子皆出家爲僧不
復居本國有曼殊室利者乃其王子也隨中國僧至焉
太祖令館於相國寺善持律爲都人所傾嚮財施盈室

衆僧頗嫉之以其不解唐言即僞爲奏求還本國許之
遲留數月而後去終不知所適太平興國七年益州僧
光遠至自天竺以其王沒徙曩表并釋迦舍利上進雍
熙中婆羅門僧永世與波斯外道阿里烟同至京師永
世自云本國名利得國王姓牙羅五得名阿喏你縛衣
黃衣戴金冠以七寶爲飾出乘象或肩輿多遊佛寺博
施貧乏其妃曰摩訶你歲一出多所振施五穀六畜果
實與中國無異市易用銅錢其國東行經六月至大食
國又二月至西州又三月至夏州阿里烟自云本國王
號黑衣姓張名哩沒用錦綵爲衣無錢貨以雜物貿易

其國東行經六月至婆羅門天聖中西印度僧愛賢智
信護等來獻梵經各賜紫方袍景祐三年僧善稱等九
人貢梵經佛骨及銅牙菩薩像賜以束帛

于闐國事見五代史其王李聖天自稱唐之宗屬建隆
二年十二月聖天遣使貢圭一玉枕一乾德三年五月
于闐僧善名善法來朝賜紫衣其國宰相因善名等來
致書樞密使李崇矩求通中國太祖令崇矩以書及器
幣報之其後數以方物來獻所貢珠玉珊瑚翡翠象牙
乳香木香琥珀花蘂布硇砂龍鹽西錦玉鞦轡馬腽肭
臍金星石水銀安息鷄舌香有所特無表章地產乳香
[illegible]負私與商賈牟利得善價故其來益多元豐初
詔以乳香無用不許貢神宗嘗問其使去國歲月對曰
去國四年道塗居其半元祐中以其使至無時令熙河
間歲一聽至闕知秦州游師雄言外夷慕義萬里而至
此非所以來遠人也從之自是訖于宣和朝享不絕

高昌國有高昌城後魏初沮渠無諱自署高昌太守無
諱死茹茹以闞伯周爲高昌王高昌有王始於此後魏
至隋皆來貢獻唐貞觀中侯君集平其國以其地爲西
州事具唐書安史之亂其地陷沒乃復爲國語訛亦云
高敞然其地頗有回鶻故亦謂之回鶻建隆三年西州

回鶻阿都督等四十二人以方物來貢太平興國六年
其王始稱西州外生師子王阿廝蘭漢遣都督麥索溫
來獻五月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等使高昌還敘其水
程自夏州歷數種至臥梁劾特族地有都督山唐回鶻
之地又歷拽利王子族有合羅川回鶻公主所居城基
尚在次至阿墩族經馬騣山望鄉嶺嶺上石龕有李陵
題字處又歷伊州州將陳氏其先自唐開元二年領州
凡數十世有唐時詔勅又歷數種乃至高昌其地南距
于闐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路涉雪山葱嶺皆
數千里地無雨雪而極熱每盛暑居人皆穿地爲穴以

處飛鳥羣萃河濱或起飛即爲日氣所爍墜而傷翼有
水源出金嶺導之周圍國城以溉田園作水磑地產五
穀惟無蕎麥用開元七年曆以三月九日爲寒食餘二
社冬至亦然佛寺五十餘區皆唐所賜額所統有南突
厥北突厥大衆熨小衆熨其名甚衆國中無貧民絶食
者共賑之人多壽者率百餘歲絶無夭死時四月師子
王避暑於北廷邀延德至其地由金嶺口至漢家砦五
日上金嶺嶺上有積雪行人皆服毛罽度嶺一日至北
廷擇日以見使者王及王子侍者皆東向拜受賜王之
兒女親屬皆出羅拜以受賜遂張樂飲宴爲優戲云八

年春延德與其謝恩使百餘人復循舊路還雍熙元年
四月至京師景德元年又遣使金延福來貢
回鶻後魏號鐵勒唐初號特勤後稱回紇元和中爲回
鶻事具唐書五代史唐及五代通好不絶宋興累世遣
使貢方物咸平四年可汗王祿勝遣使曹萬通來貢萬
通自言任本國樞密使本國東至黃河西至雪山有小
郡數百甲馬甚精習願朝廷命使統領使得縛繼遷以
獻因授萬通左神武軍大將軍優賜祿勝器服大中祥
符四年夜落紇遣使言敗趙德明立功首領請加恩賞
詔給司戈司階郎將告敕十道使得承制補署初回鶻

西奔族種散處故甘州有可汗王西州有克韓王新復
州有黑韓王皆其後焉天聖元年詔甘州回紇外甥可
汗王夜落隔通順特封歸忠保順可汗王熙寧初求買
金字大般若經以墨本賜之神宗問其國種落生齒幾
何曰三十餘萬壯可用者幾何曰二十萬明年勑李憲
擇使聘阿里骨使諭回鶻令發兵深入夏境憲以命殿
直皇甫旦且往不得前而妄奏功狀詔遣旦赴御史獄
抵罪然回鶻使不常來宣和中間因入貢散之陝西諸
州公爲貿易至留久不歸朝廷慮其習知邊事且往來
皆經夏國於循傳非便乃立法禁之

大食國本波斯之別種隋大業中自立爲王據有波斯
國之西境唐末徽以後屢來朝貢其王盆泥末換之前
謂之白衣大食阿蒲羅拔之後謂之黑衣大食乾德四
年僧行勤遊西域因賜其王書以招懷之開寶以後脩
貢不絶大中祥符五年廣州言大食國人無西忽盧華
百三十歲耳有重輪貌甚偉異自言遠慕皇化附古邏
國船舶而來詔就賜錦袍銀帶加束帛其國在泉州西
北舟行四十餘日至藍里次年乘風颿又六十餘日始
達其國地雄壯廣袤所產多寶玉珠貝又有火浣布民
俗侈靡甲於諸蕃天氣多寒其王錦衣玉帶躡金履朔

翠冠百寶純金冠其居以碼碯為柱綠甘為壁水晶為瓦碌石為磚活石為灰帷幕用百花錦官有丞相太尉各領兵馬二萬餘人馬高七尺士卒驍勇民居屋宇略與中國同市肆多金銀綾錦工匠技術咸精其能建炎三年遣使入貢帝謂侍臣曰大觀宣和間茶馬之政廢故武備不脩致金人亂華危亡不絕如綫今復捐數十萬緡以易無用之珠玉曷若惜財以養戰士詔張浚却之優賜以答遠人之意紹興元年復遣使貢文犀象齒朝廷亦厚加賜與而不貪其利故貢賦不絕云

層檀國在南海傍熙寧四年始入貢海道便風行百六

十日經勿巡古林三佛齊國乃至廣州其王名亞美羅亞眉蘭傳國五百年十世矣人語音如大食地春冬暖官有奉祿其法輕罪杖重罪死穀有稻粟麥食有魚畜有羊牛橐駝馬犀象所產有珍藥元豐六年遣使再至神宗念其絕遠詔頒賚如故事仍加賜白金二千兩

龜茲本回鶻別種其國主自稱師子王衣黃衣寶冠與宰相九人同治國事國城有市井而無錢貨以花蕋布博易有米麥瓜果或稱西州回鶻或稱西州龜茲又稱龜茲回鶻自天聖以來累使入貢

沙州漢燉煌故地唐天寶末陷于西戎大中五年張義潮以州歸順詔建沙州為歸義軍以義潮為節度使領河沙甘肅伊西等州觀察營田處置使義潮入朝以從子惟深領州事至朱梁時張氏絕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為帥義金卒子元忠嗣周顯德二年來貢授本軍節度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鑄印賜之建隆三年加兼中書令元忠卒子延祿脩貢贈元忠燉煌郡王咸平中封延祿為譙郡王為從子宗壽所害宗壽權知留後表求旌節乃授節度使宗壽卒子賢順嗣授節度使天聖以後累入貢

拂菻歷大食于闐回紇青唐乃抵中國歷代未嘗朝貢

元豐四年其王滅力伊靈改撒始遣使來獻鞍馬刀劒真珠言其國甚寒土屋無瓦產金銀珠錦獨峰駝樂有箜篌壺琴小篳篥偏鼓不尚戰鬭云

流求國在泉州之東有海島曰彭湖烟火相望其國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植棘為藩以刀矟弓矢劒鼓為兵器眎月盈虧以紀時無他奇貨商賈不通厥土沃壤無賦斂有事則均稅旁有毗舍邪國語言不通袒裸盱睢殆非人類淳熙間國之酋豪嘗率數百輩猝至泉之水澳圍頭等村肆行殺掠喜鐵器及匙筯臨敵用標鎗繫繩十餘丈為操縱蓋惜其鐵不忍棄也不駕舟楫惟縛竹

爲援急則犀舁之泅水而遁
定安國本馬韓之種爲契丹所攻破其酋帥糾合餘衆保于西鄙建國改元自稱定安國開寶三年其國王烈萬華因女眞遣使入貢乃附表貢獻方物太平興國中太宗方經營遠略討擊契丹因降詔其國令張掎角之勢其國亦欲依王師以攄宿憤得詔大喜六年冬會女眞遣使來貢附表來上答以詔書端拱淳化中復因女眞使表獻其後不復至

渤海本高麗之別種唐高宗平高麗徙其人居中國則天萬歲通天中契丹攻陷營府高麗別種大祚榮走保

遼東睿宗以爲急汗州都督封渤海郡王因自稱渤海國併有扶餘肅愼等十餘國歷唐梁後唐朝貢不絕後唐天成初爲契丹阿保機攻扶餘城下之改扶餘爲東丹府命其子突欲留兵鎭之阿保機死渤海王復攻扶餘不能克歷長興淸泰道使朝貢周顯德初其酋豪崔烏斯等三十人來歸其後隔絕不能通中國太平興國四年太宗平晉陽移兵幽州其酋帥大鸞河率小校李勛等十六人部族三百騎來降以鸞河爲渤海都指揮使六年將征契丹賜烏舍城浮渝府渤海琰府王詔諭以協力雪恥明年春宴大明殿因召大鸞河慰撫之人

日本國者本倭奴國也後漢始朝貢雍熙元年日本國僧奝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獻銅器十餘事幷本國職貢今王年代紀各一卷問其風土云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並得自中國土宜五穀而少麥交易用銅錢文曰乾文大寶畜有牛羊多犀象產絲蠶樂有國中高麗二部國之東境接海島夷人所居身面皆有毛東奧州產黃金西別島出白銀以爲貢賦文武僚吏皆世官其所記略云初主號天御中主次曰天村雲尊其後皆以尊爲號至彥瀲尊凡二十五世並都於筑紫日向宮彥瀲第四子號神武天皇入居大和州橿原

宮卽位元年甲寅當周僖王時也自是皆以天皇爲號傳至符平天皇卽今王也凡六十四世國有五畿七道三島凡三千七百七十二郡四百一十四驛八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九課丁皆奝然所記云太宗召見奝然存撫甚厚賜紫衣上聞其國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因歎息謂宰相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蓋古之道也中國自唐季之亂寓縣分裂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冑鮮能嗣續朕雖德慙往聖常夙夜寅畏講求治本亦以爲子孫之計使大臣之後世襲祿位此朕之心焉明年歸其國後數年遣其弟子奉表來謝

略云傷鱗入夢不忘漢主之恩枯骨合歡猶亢魏氏之敵雖云羊僧之拙誰忍鴻霈之誠陛下惠溢四溟恩高五嶽世超黃軒之古人直金輪之新奝然空辭鳳凰之窟更還螻蟻之封縱粉百年之身何報一日之惠染筆拭淚伸紙搖魂不勝慕恩之至稱其本國永延二年實端拱元年也又別啓貢佛經及方物天聖四年十二月明州言日本國太宰府遣人貢方物而不持本國表詔却之其後亦未通朝貢熙寧五年有僧誠尋至台州止天台國清寺願留州以聞詔使赴闕誠尋獻方物神宗以其遠人而有戒業處之開寶寺盡賜同來僧紫方袍

是後連貢方物而來者皆僧也乾道九年始附明州綱首以方物入貢淳熙二年倭船火兒滕太明毆鄭作死詔械太明付其綱首歸治以其國之法後日本之舟屢為風所泊而至者並振給遣歸

党項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後周世始強盛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亂氏房當氏米禽氏拓拔氏最為強族唐貞觀至上元間內附散居西北邊元和以後頗相率為盜會昌初武宗置三使以統之在邠寧延者為一使在鹽夏長澤者為一使在靈武麟勝者為一使五代亦皆入貢今靈夏綏麟府環慶豐州鎮戎天德振武軍並其族帳建隆二年代州刺史折乜埋來朝乜埋党項之大姓世居河右有捍邊功故授方州開寶元年直蕩族首領啜佶等引并人入寇為王師所敗詔內屬羌部十六府大首領屈遇與十二府領羅崖領所部誅啜佶啜佶懼以其族歸順以屈遇為檢校太保歸德將軍羅崖啜佶並為檢校司徒懷化將軍太平興國二年靈州部送歲市官馬賂所過族帳物粗惡羌人恚不受知州比部郎中張全操捕得十八人殺之沒入其兵仗羊馬戎人遂擾上遣使齎金帛撫賜其族與之盟始定全操決杖流登州沙門島是歲靈州通遠軍

界嚟啼族折四族吐蕃村族奈喝三家族尾落族奈家族嚟泥族剽略官綱詔靈州安守忠通遠軍董遵誨討平之雍熙初諸族渠帥附李繼遷為寇詔田仁朗王侁等相繼領兵討擊并賜麟府銀夏豐州及日利月利族敕書招諭之二年四月侁等破悉利諸族斬首三千六百餘級梟偽署代州刺史折羅遇并弟埋乞五月又破保寺保香族梟其首領埋乜已等五十七人又破保洗兩族降五十五族侁等又言麟州及三族砦羌人二千餘戶皆降酋長折御乜等六十四人獻馬首罪願改圖自効為國討賊遂與部下兵入濁輪川斬賊首五十級

酋豪二十人李繼遷及三族砦監押折御乜皆遁去雄
命內客省使郭守文亟往與王侁等同領邊事五月王
侁李繼隆等又破銀州杏子平東北山谷內没邵浪悉
訛等族及濁輪川東兎頭川西諸族招降千四百五十
二戶六月夏州尹憲等引兵至監城吳移越移等四族
來降憲等撫之岌伽羅賦十四族拒命憲等縱兵斬首
千餘級又降銀麟夏等州三族砦諸部一百二十五族
合萬六千一百八十九戶酋豪折御乜窮蹙來歸守文
置部下又夏州咩嵬族魔病人乜崖在南山族結黨爲
寇招懷不至擒之梟首徇衆并滅其族淳化元年藏才

三族都判𠰵尾卒其子𠰵香來請命乃令代其父二年
七月以黃乜族降戶七百餘散千銀夏州舊地處之十
一月繼遷寇熟倉族刺史咩嗻率來離諸族擊退之四
年鄭文寶獻議禁青鹽羌族四十四首領引兵入寇詔
弛其鹽禁由是部族寧息五年六月繼遷所驅脅內屬
戎人橐駝路熟藏族首領乜遇率部族反攻繼遷其弟
力戰而死既敗繼遷之衆復來歸附以遇爲檢校司空
領會州刺史至道二年三月以府州界五族大首領折
突厥移爲安遠大將軍父死來請命也六月勒浪族副
首領遇兀等百九十三人歸附貢馬七匹遇兀舊隷契

丹淳化初遷族帳於府州界至是始朝貢上召問慰勞
賜袍錦銀帶遇兀言部族多良馬今始來朝所貢未備
上曰吾嘉爾忠順之節慕化來歸固不以多馬爲意也
咸平元年十月兀泥族大首領怩州刺史黃羅對于崇
德殿兀泥族領族帳千五百戶初隷繼遷後投府州淳
化中數敗契丹及與繼遷相攻擊繼遷內附黃羅懼北
徙過黃河今還舊地遂入貢且言繼遷既受朝命不敢
侵伐上面加獎慰賜賚甚厚四年九月環州言繼遷所
掠羌族嵬逋等徙帳來歸又繼遷諸羌族明葉示及撲
咩訛猪等首領率屬內附詔令給善地處之五年咩逋

族開道使貴州刺史泥埋遣子城逋入貢上嘉泥埋數
與繼遷戰鬬有勞授錦州團練使其餘授官有差六年
三月以咩逋族首領泥埋領鄯州防禦使充靈州河外
五鎮都巡檢使特潘羅支已授河西節制上以泥埋實
與羅支掎角捍賊故加恩寵四月繼遷寇洪德砦酋長
慶香與乩都慶族合勢擊之以砦兵策援大敗繼遷正
悉與所獲物加賜銀綵以慶香領順州刺史乩都慶領
羅州刺史景德元年正月麟府路言附契丹戎人言泥
族拔黃太尉率三百餘帳內屬詔府州厚賜茶綵給公
田依險居之二年原州野狸族首領所多道丹率其孥

阿酌代爲首領乞奉料詔諭有功則賜三年十一月鎮戎軍曹瑋言叛去酋長蘇尚娘復求歸附詔不許曰尚娘反覆無信恐誤邊吏又使德明緣此爲詞也大中祥符二年六月麟府鈐轄言杜慶族依援唐龍鎮數寇別帳請發熟戸兵合擊上曰戎落皆吾民宜以道撫之四年藏才西族中族首領奴移横全等並遣子來朝七年涇原鈐轄曹瑋請著熟戸百帳以上大首領爲大族軍主次指揮使次副指揮使百帳而下爲本族指揮使從之天禧四年五月環州七臼族軍主近臓納質歸化以近臓領順州刺史首領惹都等十五人補官有差

吐蕃本漢西羌之地或云南凉禿髮利鹿孤之後其子孫以禿髮爲國號語訛故謂之吐蕃唐大中五年其國沙州刺史張義潮以瓜沙伊肅十一州來獻唐末瓜沙之地復爲所隔然而其國亦自衰弱族種分散自儀渭涇原環慶及鎮戎秦州曁于靈夏皆有之各有首領內屬者謂之熟戸餘謂之生戸事具唐書五代史建隆二年靈武五部以橐駝良馬致貢秦州首領尚波于傷殺采造務卒知州高防捕繫其黨四十七人以狀聞上乃以吳廷祚爲雄武軍節度代防安輯之尚波于等感悅是年秋乃獻伏羌地太平興國中秦州諸族數來寇略

太宗詔諭曰豈朕信之未孚而吏撫之不至並爾纍各特示威懷後又謂宰相曰以國家兵力雄盛聊舉偏師便可驅逐數千里外但念其種類蕃息安土重遷倘因攘除必致殺戮所以置於度外存而勿論也淳化五年知秦州溫仲舒上言每歲伐木多爲蕃族攘奪今已驅其部落於渭北太宗慮生邊患乃以知鳳翔薛惟吉對易其任咸平元年十一月河西軍左廂副使歸德將軍折逋游龍鉢來朝游龍鉢四世受朝命爲酋雖貢方物未嘗自行今始至獻馬二千餘匹河西軍卽古凉州舊領姑臧神烏蕃禾昌松嘉麟五縣城周回十五里相傳

李軌舊治也皆龍鉢自述云詔以龍鉢爲安遠大將軍四年知鎮戎軍李繼和言西凉府六谷都首領潘羅支願戮力討繼遷請授以刺史仍給廩祿經略使張齊賢又請封六谷王兼招討使上以問宰相皆曰羅支已爲酋帥授刺史太輕未領節制加王爵非順招討使號不可假外夷乃以爲鹽州防禦使兼靈州西面都巡檢使六年原渭蕃部三十二族納質來歸羅支又遣蕃官吳福聖臘來貢表言感朝廷恩信憤繼遷倔彊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乃以羅支爲朔方軍節度靈州西面都巡檢使賜以鎧甲器幣又以吳福聖臘爲安

遂授軍次首領元佐等七人爲懷化將軍十一月繼遷
攻西蕃遂入西涼府知州丁惟清陷沒羅支僞降未幾
集六谷諸豪及者龍族合擊繼遷繼遷大敗中流矢遁
死景德元年二月來獻捷六月又遣其兄邦逋支入奏
且欲更率部族及回鶻精兵直抵賀蘭山討除殘孽願
發大軍援助詔從之先是繼遷種落迷般嘱及日逋吉
羅丹二族亡歸者龍族而欲陰圖羅支是月會遷黨攻
者龍羅支率百餘騎急赴將議合擊遂爲二族戕于帳
詔贈羅支武威郡王遣使賻恤其家者龍凡十三族而
六族附迷般嘱及日逋吉羅丹西涼府聞羅支遇害乃

率龕谷蘭州宗哥覓諾諸族攻者龍六族六族悉竄山
谷中詔使者安集之六谷諸豪乃議立羅支弟厮鐸督
爲首領且言鐸督剛決平恕數更戰討威名甚著詔授
鐸督鹽州防禦使靈州西面沿邊都大巡檢使上以遷
黨未平藉其腹背攻制遂加鐸督朔方軍節度押蕃落
等使西涼府六谷大首領渭州言龕谷懶家族首領尊
氈磨壁余龍及便嘱等獻名馬願率所部助討不附者
又言河西諸蕃四十五族內附其年遷黨寇永樂爲渠
令族合蘇擊敗之斬首百餘級二年厮鐸督遣其甥呵
昔米貢仍上與趙德明戰鬭功狀又言蕃帳周斯那支

南會勇以祭謀議請授以六谷都巡檢使上嘉獎從其
請仍賜茶綵又追錄潘羅支子丁失吉爲歸德將軍厚賜
器幣者龍七族首領有捍寇之勞並月給千錢舊制弓
矢兵器不入外夷時西涼樣丹族上表求市弓矢上以
樣丹宣力西陲委以捍禦特令渭州給賜因別賜厮鐸
督以重恩意三年又以者龍族合窮波黨宗族業羅等
爲本族首領檢校太子賓客皆鐸督外姻也五月鐸督
言部落疾疫詔賜白龍腦犀角硫黃安息香白紫石英
等藥使者感悅而去又制加鐸督檢校太傅其族帳李
波逋等四十九人爲檢校太子賓客充本族首領九月

詔釋西面納質戎人先是諸蕃有鈔劫爲惡背經和斷
者恐異時復叛故收其子弟爲質乃有禁錮終身者上
憫而縱之族帳感恩皆稽顙自誓不爲邊患大中祥符
五年八月曹瑋言伏羌砦厮雞波與宗哥族李磨論聚
爲文法領兵趣之悉潰散夷其城帳天禧元年十月秦
州部署言鬼留家族累歲違命討平之二年又言吹麻
城及河州諸族皆破宗哥文法來附唃厮囉少衰數爲
囉脣力骨所困今還舊地諸砦羌族及空俞厮雞波等
納質者凡七百五十六帳

唃厮囉者緒出贊普之後本名欺南陵溫籛逋籛逋猶

贊普也訛爲禁逋生高昌磨榆國既十二歲河州羌何
郎業賢客高昌見廝囉貌奇偉挈以歸置𢈔心城而大
姓聳昌廝均又以廝囉居移公城欲於河州立文法河
州人謂佛唃謂兒子廝囉自此名唃廝囉於是宗哥僧
李立遵邈川大酋溫逋哥略取廝囉如郭州尊立之部
族寖彊乃徙居宗哥城立遵爲論逋佐之論逋者相也
立遵貪且喜殺戮國人不附既與曹瑋戰三都谷不勝
又襲西涼爲所敗廝囉遂與立遵不協更徙邈川以溫
逋哥爲論逋有勝兵六七萬與趙德明抗希望朝廷恩
命知秦州張佶奏請拒絕涇原鈐轄曹瑋上言宜厚唃

廝囉以扼德明而立遵屢表求贊普號朝議以贊普戎
王也立遵居廝囉下不應妄予乃用廝鐸督恩例授立
遵保順軍節度使大中祥符八年廝囉立文法聚衆數
十萬請討平夏以自效上以戎人多詐或生他變命閤
文質監涇原軍曹瑋知秦州兼兩路沿邊安撫使以備
之明道初即授廝囉寧遠大將軍愛州團練使授逋哥
歸化將軍已而逋哥爲亂因廝囉置穽中出收不附已
者守穽人間出之廝囉集兵殺逋哥徙居青唐景祐中
以廝囉爲保順軍節度觀察留後數以奇計破元昊[illegible]
不敢窺其境寶元元年加保順軍節度使仍兼邈川大

首領府以元昊反累詔諭廝囉使背擊元昊以披其勢
然終不能有大功後累加恩兼保順河西節度使洮涼
兩州刺史又加階勛檢校官功臣食邑治平二年冬廝
囉死年六十九其三子董氊嗣

董氊母曰喬氏廝囉三妻也董氊自九歲請朝命爲會
州刺史其二妻皆李立遵女生瞎氊及磨氊角李氏寵
衰斥爲尼置郭州其子結母黨李巴全竊載其母奔宗
哥磨氊角因撫有其衆累奉貢歷授思州團練使卒所
部立其子瞎撒欺丁嘉祐三年命欺丁爲順州刺史瞎
氊居龕谷亦屢通貢授澄州團練使先卒子木征居河

州母弟瞎吳叱歸銀川廝囉地既分董氊最彊獨有河
北之地其國大抵吐蕃遺俗也貢獻謂之般次自言不
敢有貳則曰心由向漢云初廝囉死董氊嗣爲保順軍
節度使檢校司空神宗即位加太保進太傅熙寧元年
封其母安康郡太君以其子藺逋比爲錦州刺史三年
夏人寇環慶董氊乘虛入其境大克獲賜璽書袍帶獎
激之王韶既定熙河其首領青宜結鬼章寇河州踏白
城景思立死焉帝命邊臣招來之十年以鬼章及阿里
骨皆爲刺史董氊貢方物改西平節度使方鬼章犯境
[illegible]列帳訥兒溫及蘇尊率部族叛附之既來降又陰與

訖氈逋元豐初詔知岷州种諤集酋長斬之以妻女田
產賜降將俞龍珂四年王師討夏會其兵董氈由常樂
郡公進封武威郡王鬼章阿里骨党令支皆團練使心
牟欽氈阿星李叱臘欽爲刺史知邈川事力固不足與
夏人抗但欲解散其謀而已故終不能大有功哲宗立
加檢校太尉未幾卒蘭逋比巳死養子阿里骨嗣
阿里骨本于闐人少從其母給事董氈故養爲子元豐
蘭州之戰最有功進至防禦使既嗣事遣使脩貢元祐
元年爲河西軍節度使封寧塞郡公里骨頗峻刑詔飭
諭之二年遂遣鬼章使率衆拒洮州羌結藥密者使所

部怯陵來告里骨執怯陵結藥密懼携妻子南歸鬼章
又使其子結呃齪入寇八月鬼章就擒檻送京師尋赦
之授陪戎校尉遣居秦州聽招其子以自贖明年里骨
奉表謝罪詔熙河無復出兵許貢奉如故加金紫光祿
大夫檢校太保紹聖三年卒年五十七子瞎征嗣
瞎征即邦彪篯也紹聖四年爲河西軍節度使檢校司
空寧塞郡公性嗜殺部曲睽貳大酋心牟欽氈之屬有
異志忌其季父蘇南党征雄勇多智共誣其謀逆瞎征
殺之盡誅其黨獨篯羅結逃奔溪巴溫溪巴溫者董氈
疏族也篯羅結奉溪巴溫長子杓拶據溪哥城瞎征討

殺杓拶篯羅結奔河州說王贍以取青唐之策已而溪
巴溫入溪哥城自稱王子元符二年七月贍取邈川八
月瞎征自青唐脫身來降欽氈迎溪巴溫入青唐立木
征之子隴拶爲主九月贍軍至青唐隴拶出降以邈川
爲湟州青唐爲鄯州二酋雖降然其種人本無歸漢意
議者謂不先修邈川以東城障而遽取青唐非計也青
唐不可守者有四道險地遠聲援不相及一也羌若斷
橋塞隘我雖有百萬之師倉卒不能進二也孤軍無援
必生他變三也內地無糧可運難以久處四也官軍自
會州還者皆憔悴衣屨穿決器仗不全羌視之有輕漢

心旦夕必叛逾月欽氈等果與青唐城中人相結謀復
奪城山南諸羌亦叛贍遣將破之戮結呃齪及欽氈等
九人青唐圍解而邈川益急夏人十萬助之總管王愍
以死戰固守乃得免贍棄青唐歸溪巴溫與其子溪賒
羅撒據之朝論請幷棄邈川且謂董氈無後隴拶乃木
征之子唃廝囉嫡曾孫最親於是以隴拶爲河西軍節
度使知鄯州封武威郡公充西蕃都護依府州折氏世
世承襲尋賜姓名曰趙懷德其弟邦辟勿丁呃曰懷義
爲廓州團練使同知湟州加瞎征校尉太傅懷遠軍節
度使三年三月懷德入見徽宗命樞臣問何以招致溪

巴盧對曰譬如乳牛繫其子卽毋須來繫其毋卽子須來俟至岷州當遣人往諭使之歸漢遂與瞎征俱還湟州溪賒羅撒謀襲殺懷德懷德奔河南瞎征不自安求內徙詔居鄧州崇寧元年卒二年王厚復湟鄯語在厚傳懷德至京師拜感德軍節度使封安化郡王

趙思忠卽瞎氈之子木征也青唐族酋迎居洮州欲立以復洮岷疊宕武勝軍諸羌秦州以其近邊逐之乃還河州後徙安江城弟瞎吳叱別居銀川有哥家山至和初補本族副軍主嘉祐中河州刺史王韶遣僧智圓往說之啖以厚利因隨以兵前後殺其老弱數千焚族帳

萬數得腹心酋領十餘人又禽其妻子皆不殺遂以熙寧七年四月舉洮河二州來降賜以姓名拜榮州團練使封其母妻弟董谷賜名繼忠補六宅副使結吳延征賜名濟忠瞎吳叱曰紹忠巴氈角曰醇忠巴氈林曰存忠長子邦辟勿丁呃曰從義次盍呃曰秉義皆超拜官以思忠爲秦州鈐轄不莅事而乞上熙河羌部經略司以爲不可詔以二州給地五十頃後遷合州防禦使卒贈鎭洮軍節度觀察留後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九

宋史新編卷二百　　列傳一百四十二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蠻夷

楚粤巴黔諸蠻椎髻跣足涉險如鶩所居依壑箐叢林爲固無君長以材力相雄勇於戰鬭至推刃父子兄弟先王禽獸視之謂之要服云後世版圖盡西南之疆而諸蠻錯處往往款附而州郡之然叛服無常時肆鈔略勞王師彼其獷悍之性易動於惡矧鎭撫者失其職而啓之釁哉是故善制御者不役其人不征其賦樹之酋長聊羈縻焉蓋服遠者先自近堂上不糞曷瞻郊草曠

芸乎宋之失策莫神徽爲甚所爭蠻夷地槩與西夏震武諸城同何補中國之虛匱耶噫可鑒哉

西南溪峒諸蠻　梅山峒蠻　誠徽州蠻
南丹州蠻　撫水州蠻　廣源州蠻
黎峒蠻　環州蠻　西南諸夷
黎州諸蠻　敘州三路蠻　威茂渝州蠻
黔涪施高徼外諸蠻　瀘州蠻

西南溪峒諸蠻皆盤瓠種周世其衆彌盛時爲中國患宣王命方叔伐之其後服於楚秦昭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置黔中郡漢改爲武陵建武中大爲寇鈔遣馬援

尋擊破之歷晉宋齊梁陳或叛或服隋置辰州唐置錦州溪州巫州敘州皆其地也唐季之亂蠻酋分據其地自署爲刺史晉天福中馬希範承襲父業據有湖南時蠻猺保聚依山阻江殆十餘萬至周行逢時數出寇邊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無寧歲宋太祖既下荆湖擇猺人爲蠻黨所伏者得秦再雄擢爲辰州刺史予一州租賦再雄訓練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猿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部蠻諭旨莫不風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改辰州團練使再雄盡瘁邊圉五州連袤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庾終太祖世邊

境無患其後諸州多歸順者太平興國八年錦溪敘富四州蠻相率詣辰州言願比內郡輸租稅不許咸平五年夔州路轉運使丁謂言溪蠻入粟實邊頓省饋餉臣觀自昔和戎安邊未有境外轉糧給我戍兵者先是中國嚴鹽禁故蠻人數擾上詢知其故乃詔諭丁謂傳告羣蠻感悅因相與盟約不爲寇鈔負約者衆殺之且曰天子濟我以食鹽我願輸與兵食自是邊穀有三年之積初益州軍亂議者恐緣江下峽乃集施黔高溪蠻豪子弟捍禦羣蠻因熟漢路寇掠而歸丁謂等至即召與盟令還漢口六年有生蠻違約謂遣兵擒獲六百餘人

奪還漢口四百餘人焚其室廬皆震懼伏罪謂乃置尖木砦施州界以控扼之自是寇鈔始息邊溪峒田民得耕種大中祥符元年夔州路言五團蠻嘯聚謀劫高州欲令暗利砦援之上以蠻夷自相攻不許發兵六年辰州溪峒都指揮使覃進武率山猺數寇城砦朝廷不欲發兵窮討降詔招諭七年進武詣吏請罪天禧二年知辰州錢絳等入下溪州破砦柵斬蠻六十餘人刺史彭儒猛亡入山林執其子仕漢等赴闕儒猛自訴求歸詔辰州召與歃血要盟遣之富州刺史向通漢上五溪地理圖願留京師上嘉之特授檢校太傅本州防禦使還

賜疆土署其子光澤等三班職名通漢再表欲留京師不允乃爲光澤等求內地監臨從之三年通漢卒以其子光憲知州事其後光澤不爲親族所容上表納土上察其意不許初北江蠻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龍賜天賜忠順保靜感化永順州六懿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高州十一總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十九州皆隷焉謂之誓下州將承襲都誓主率羣酋合議子孫若弟姪親黨之當立者具州名移辰州爲保證申鈐轄司以聞乃賜敕告印符受命者隔江北望拜謝州有押案副使及

校吏聽自補置彭氏自允殊文勇儒猛相繼爲下溪州
刺史至仕漢爲殿直留西京後輒遁歸天聖初以狀白
辰州自言父老兄亡潛歸本道願放還家屬詔從其家
京師舍以官第未幾儒猛言仕漢逃歸誘羣蠻爲亂遣
别子仕端等殺之朝廷嘉其忠降詔獎諭將儒猛爲檢
校尚書右僕射特遷左僕射又以仕端爲檢校國子祭
酒知溶州彭氏有文綰者知中彭州卽忠順州也三年
儒猛攻殺文綰其子儒索率其黨九十二人來歸補儒
索復州都知兵馬使餘官爲稟給五年儒猛死仕端命
知下溪州明道初仕端死復命弟仕羲爲刺史累遷檢

校尚書右僕射自允殊至仕羲五世矣仕羲有子師寶
景祐中知忠順州慶曆四年以罪絕其奉貢蓋自咸平
以來始聽二十州納貢歲有常賜蠻人以爲利有罪則
絕之其後師寶數自訴請知上溪州皇祐二年始從其
請朝貢如故既而師寶妻爲仕羲取去師寶忿恚至和
二年與其子知龍賜州師黨舉族趨辰州告其父之惡
將起爲亂於是知辰州宋守信等議率兵討伐以師寶
爲鄉導兵至而仕羲遁入他峒不可得俘其孥及銅柱
而官軍戰死者十六七守信等皆坐貶自是蠻僚數入
寇鈔邊吏不能制朝廷姑欲無事聞遣吏諭旨許以攻

劫內歸嘉祐二年仕羲乃歸所掠兵丁械甲率蠻衆七
百飲血就降辰州亦還其孥及銅柱特師寶已死遣師
黨歸知龍賜州戒勿殺自是仕羲歲承職貢然黠驁數
盜邊熙寧三年爲其子師綵所弒師綵專爲悖虐其兄
師晏攻殺之并誅其黨納誓表于朝乃命師晏襲州事
五年詔進爲下溪州刺史賜母妻封邑章惇經制南北
江湖北提點刑獄李平招納師晏誓下州峒蠻張景謂
等各以其地歸版籍師晏遂降詔修築下溪州城并置
砦於茶灘南岸賜新城名會溪新砦名黔安戍以兵隸
辰州出租賦如漢民遣師晏詣闕授禮賓副使京東州

都監官其下六十有四人是時天子方用兵以威四夷
湖北提點刑獄趙鼎言峽州峒酋刻剝亡度蠻衆願內
屬辰州布衣張翹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遂以章惇察
訪湖北經制蠻事而南江之舒氏北江之彭氏梅山之
蘇氏誠州之楊氏相繼納土刱立城砦使之比內地爲
王民北江彭氏已見前南江諸蠻自辰州達于長沙邵
陽各有溪峒曰敘曰峽曰中勝曰元則舒氏居之曰獎
曰錦曰懿曰晃則田氏居之曰富曰鶴曰保順曰天賜
曰古則向氏居之皆受朝命張翹言南江諸蠻雖有十
六州之地惟富峽敘僅有千戶願先招富峽二州俾納

十則餘州自歸并及彭師晏之屬弱皆可郡縣詔下蠻
辰州劉策商度策請如魏言熙寧五年以石鑑爲湖北
鈐轄兼知辰州且助章惇經制明年富州向恩緒求爲
順獨田氏有元猛者頗桀驁難制異時數侵奪舒向二
族地惇進兵破懿州南江州峒悉平遂置沅州以懿州
新城爲治所尋又置誠州元祐初傅堯俞王巖叟言沅
誠州捌建以來設官屯兵布列砦縣募役人調戍兵費
鉅萬公私騷然荊湖兩路爲之空竭又自廣西融州捌
開道路達誠州增置潯江等堡其地無所有湖廣移賦
以給一方民不安業願斟酌廢置朝廷以沅州建置至

是十五年蠻情安習已久但廢誠州爲渠陽軍而沅州
仍爲郡云既而諸蠻復叛朝廷方務休息痛懲邀功生
事詔諭湖南北及廣西路曰國家疆理四海務在柔遠
頃湖廣諸蠻近漢者無所統壹因其請吏量置城邑以
撫治之邊臣邀功獻議捌通融州道路侵逼峒穴致生
疑懼朝廷知其無用旋即廢罷邊吏失於撫遏遂爾扇
搖其叛酋並免追討諸路所開道路捌置堡砦並廢自
後五溪郡縣棄而不問崇寧以來開邊拓土之議復熾
於是安化上三州及諸酋各願納土輸貢賦又令廣西
招納左右江四百五十餘峒宣和中議者以爲招致熟

荒擾武請吏竭金帛繒絮以啗其欲捐高爵厚奉以侈
其心開辟荒蕪草捌城邑張皇事勢僥倖賞恩入版圖
者存虛名充府庫者亡實利不毛之地既不可耕狼子
野心頑冥莫革建築之後西南夷獠交寇而溪峒子蠻
亦復跳梁士卒死於干戈官吏沒於王事肝腦塗地往
往有之以此知納土之議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所由生
也乃詔悉廢所置州郡其餘諸蠻自乾興以來或叛或
服其類不一有蠻猺者居山谷間其山自衡州常寧縣
屬于桂陽郴連賀韶四州環紆千餘里蠻居其中不事
賦役謂之猺人慶曆三年出桂陽藍山縣華陰峒害巡

檢李延祚都監張克明事聞擢楊畋提點刑獄督攻討
事久之不克遂詔招撫始於湖南置安撫司四年冬知
潭州劉沆招降二千餘人五年春餘黨唐和等復內寇
詔沆等便宜從事沆檄楊畋等八路入討覆蕩巢穴然
唐和等猶未平是冬復入寇殺將校沆畋坐黜以劉夔
代沆爲安撫使夔言唐和等寖爲邊患願以詔書招安
就補溪峒首領詔可是時湖湘騷動兵不得息明年夏
仁宗謂輔臣曰官軍久戍南方夏秋之交瘴癘爲虐其
令太醫定方和藥遣使給之唐和之屢寇也朝廷初議
討除招安二策既而以知桂陽監宋守信奏大發兵討

之其衆果懼遁入郴州黄莽山由趙峒轉寇英韶州依山自保是冬帝閔士卒暴露復諭執政密戒主帥安恤七年唐和遣其子執要領請官自言願貸糴米居所保峒中時楊畋復爲湖南鈐轄詔趣連韶州山下與廣南東西轉運使共告諭之使以兵械上官贊北親屬詔補唐和盤知諒等五人爲峒主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知諒等[illegible]府和黨也至冬其衆悉降紹興六年知鼎州張觷言事宜詔荊湖北路帥司相度帥司是觷議言營田四州舊置弓弩手練習武事散居邊境平居事耕作緩急備戰守靖康調援河

東全軍陷沒今辰沅澧靖等州乏兵防守竊慮蠻夷生變叵測若將四州弓弩手減元額定爲三千五百人分處要害量給土田以所餘閒田募人耕作歲收其租其於邊防財賦兩得其便詔從之二十四年俞楊正修及其弟正拱鞫治斬之初正修侍其父再興入覲獻還省民疆土遂命以官建炎後與弟正拱率九十團峒傜人出武岡軍縱火殺掠民財爲亂紹興間潭州帥司嘗招徠之後復作亂屢抗官軍至是伏誅乾道元年宜章峒賊李金陷郴州焚桂陽軍州將棄城遁世忠峒李昂霄以率壯丁禦賊民恃以安湖南提舉常平鄭丙請發鄉

遣軍討平之三年靖州界傜人姚明教等作亂詔荊鄂駐劄明椿選將率精銳千人會屯戍官合擊之十一月南郊禮成詔緣邊溪峒反側逃竄者並加寬宥能復業者罪一切置不問互市如故烝聽其便守臣常加撫問以稱綏遠之意六年盧陽西[illegible]傜楊添朝寇邊知沅州孫叔傑調兵數千討之敗績死者十七八初傜人與省戶交爭殺二人死叔傑輒出兵破其十三棚奪還所侵地於是傜人相結爲亂宰臣虞允文奏曰蠻夷爲變皆守臣貪功所致今傜人仇視守臣若更去叔傑畢遣官軍示以兵威徐與盟誓自可平定帝允其奏俾葉行代

叔傑遂招降之八年孝宗問左右曰靖隸湖北今聞抑給廣西何也趙雄對曰靖州本溪峒神宗時㧗爲誠州元祐間廢尋復爲軍徽宗朝始改靖州與桂府爲鄰故令廣西給其金穀之費近歲漕司匱乏乃責辦諸州以故不能如約宜復舊制俾廣西漕臣如期饋運靖州屯戍官兵聽守臣節制於事爲便帝從之十年四月全州上言本州密邇溪峒山徑非止一途遊民惡少之棄本者商旅之避征稅者盜賊之亡命者往往由之以入萃爲淵藪交相鼓扇深爲邊患爲今計者宜徙開地巡檢兵及分遣士卒屯諸溪谷山徑間俾湖南北廣西[illegible]

總其役庶幾事權有歸號令可行也嘉定元年郴州黑
風峒猺人羅世傳寇邊飛虎統制戚寧戰沒江西湖南
驚擾知隆興趙希懌知潭州史彌堅共招降之二年李
元礪羅孟二寇江西攻破龍泉縣李再興戰敗死之江
州駐劄都統制趙選亦戰死其後命工部侍郎王居安
知豫章擒獲之溪峒略平七年臣僚上言辰沅靖三州
之地多接溪峒其居內地者謂之省民熟戶山猺峒丁
乃居外爲捍蔽其初區處詳密立法行事悉有定制峒
丁等皆計口給田多寡闊狹疆畔井井擅鬻者有禁私
易者有罰一夫歲輸租三斗無他繇役故皆樂爲之用

邊陲有警衆庶雲集爭負弩矢前驅出萬死不顧比年
防禁日弛山猺峒丁得私售田田之歸於民者常賦外
復輸稅公家因資之以爲利故謾不加省而山猺峒丁
之常租仍虛掛版籍責其償益急往往不能聊生反寄
命猺人或導其入寇爲害滋甚宜敕湖廣監司檄諸郡
俾循舊制毋廢庶邊境綏靖而遠人獲安也
梅山峒蠻舊不與中國通其地東接潭南接邵其西則
辰其北則鼎澧而梅山居其中開寶以來往往寇掠邊
界招諭不聽太宗討平之嘉祐末湖南轉運副使范子
奇表蠻恃險爲邊患宜臣屬而郡縣之熙寧五年乃詔
章惇等招納守道喬執中知全州而大田諸蠻納款遂
檄諭開梅山蠻猺爭闢道路以待得其地東起寧鄉縣
司徒嶺西抵邵陽白沙砦北界益陽四里河南止湘鄉
佛子嶺籍其民得主客萬四千八百九戶萬九千八十
九丁田二十六萬四百三十六畝均定其稅築武陽開
峽二城詔以山地置新化縣并二城隸邵州
誠徽州唐溪峒州宋初楊氏居之號十峒首領以其族
姓散掌州峒太平興國中首領楊蘊始內附楊通寶始
入貢命爲誠州刺史元豐三年知邵州關杞請於徽誠
則融嶺擇要害地築城砦以絕邊患從之元祐二年廢

誠州爲渠陽軍有楊晟臺者秉間寇文村堡知渠陽軍
胡田措置亡術蠻結西融州蠻砦粟仁催往來兩路爲
民患朝廷方務省事廢堡砦徹戍守而以其地予蠻乃
復以渠陽爲誠州擇授土官崇寧初改誠州爲靖州
南丹州蠻亦溪峒之別種也地與宜州及西南夷接壤
開寶以來酋帥莫洪皛始求內附歲入貢雍熙四年洪
皛族人知實隆鎮莫淮閼誘羣蠻爲寇知宜州侯汀失
於備禦坐免官詔諭安上厚生保境延世或尚恣於睦
梁當盡勤其族類自是不復爲寇洪皛卒其弟洪能襲
稱刺史洪皓卒長子淮勍襲父任俄爲弟淮汕攻南丹

州淮逌帥屬來奔其宗詔宜州賜閑田資給之後淮逌老自言願傳其子世漸仁宗從之以淮逌爲懷遠大將軍致仕世漸爲刺史檢校工部尚書又以故事補親黨數十人爲檢校官世漸死命其子公帳襲之有世忍者亦淮逌子也初率其屬入內附治平初逃歸攻殺公帳奪其地自首請於朝廷願授刺史如其請神宗時徭賊殺人世忍執以獻大軍討安化世忍獻弓矢自言願世世爲外臣脩貢不懈遷至檢校戶部尚書世忍死子公佞襲大觀元年廣西經略使王祖道以公佞相命擒而殺之改南丹爲觀州以都巡檢劉惟忠守之詳見祖道

傳公佞之死人以爲冤其弟公晟結溪峒圖報復連歲攻圍觀州惟忠中傷死繼以黄璘亦以疾告罷其後遂棄而不守高宗謂朱勝非曰前日用事之臣貪功生事公爲欺罔其實勞民費財使遠俗不安也又用廣南經略安撫使劉彥適言以公晟知南丹州兼溪峒都巡檢使捉舉盜賊公事紹興二十四年公晟始貢馬率諸蠻來歸遂以延沈襲公晟職是年廣西經略安撫使呂愿中諭降諸蠻三十一種皆爲羈縻州縣云後延廣延甚延廕相繼襲職知南丹州事嘉泰五年襲延廕職者其子光熙也

撫水州在宜州南有縣四曰撫水曰京水曰多逢曰古勞唐隸黔南酋皆蒙姓同出有上中下三房及北遐一鎮民則有區廖潘吳四姓亦種水田採魚其保聚山險者雖有畬田收粟甚少但以藥箭射生取鳥獸盡即徙他處地曰帚洞五十里至前村川原稍平合五百餘家夾龍江居種稻似湖湘中有樓屋戰棚衛以竹柵即其酋所居善爲箭中者信宿死得邕州藥解之即活雍熙以來叛服無常咸平四年酋蒙瑛等來納兵器毒箭誓不復犯邊祥符末復叛數入寇詔招撫酋拒命帝以轉運使俞獻可請詔曹克明爲宜融等州都巡檢安撫使

王文慶等爲都監上意其道險難進師第令設方略撫之二人請便宜掩擊乃領兵徑入運破之追斬殆盡克明等知其窮蹙乃曉諭恩信許以改過於是酋蒙承貴等面縛詣軍自首歃血立誓自言奴山摧倒龍江西流不敢復叛克明等師還宜州蠻人納器甲凡五千數願遷還漢地者七百餘口詔分置廣西及荆湖州軍給以田糧凡立功使臣將士遷補賜賚者千八百人承貴因請改州縣名以固歸順之意詔以撫水州爲安化州撫水縣爲歸仁縣京水縣爲長寧縣寶元元年其黨復以寇融宜州殺遝運鏈官吏踰年乃平慶曆嘉祐中屢以

方物入貢熙寧初土人羅世念等復搆亂大發兵討之
明年世念等出降各拜官崇寧二年其酋蒙光有爲寇
未幾以三州一鎮戶口六萬一千來上乾道以後宜州
蠻莫才都等安化蠻蒙光漸等往往猖獗或討平或招
降又有融州屬蠻大丘峒首領楊光朝等至和後請內
附皆納之而王祖道開邊諸蠻納土隸黔南所謂平州
者初亦屬融州紹興三年廣南東西路宣諭使明槖請
罷平觀二州從之觀州即南丹州事見前篇
廣源州蠻在邕州鬱江之源地產黃金丹砂俗椎髻左
衽輕死好亂其先首領韋黃周儂四姓相劫掠唐經略

使徐申厚撫之黃氏納質而十三部二十九州蠻皆定
自交阯據安南廣源號羈縻州實服役於交阯有儂全
福者知儻猶州其弟存祿知萬涯州妻弟儂當道知武
勒州全福殺存祿當道幷有其地交阯執以歸其妻阿
儂遂嫁商人生子名智高因冒儂姓母又嫁特磨道儂
夏卿父之智高復與其母出據儻猶州建國曰大曆交
阯擒智高釋其罪使知廣源州又以雷火頻婆四洞及
思浪州附益之居四年內怨交阯襲據安德州僭稱南
天國改年景瑞皇祐中來貢不納智高遂招納亡命與
廣州進士黃瑋黃師宓及其黨儂建侯儂志忠等謀入

寇一夕焚巢穴紿其衆曰積聚已盡無以爲生計窮矣
當拔邕州據廣州以自王否則必死四年四月率衆五
千沿鬱江東下破邕州執知州陳珙及司戶參軍孔宗
旦廣西都監張立害之僭號仁惠皇帝改年啓曆師宓
以下皆稱中國官名是時天下久安兵起倉卒守將多
棄城遁故智高所嚮得志相繼破橫貴龔潯藤梧封康
端九州害知封州曹覲知康州趙師旦及監押馬貴餘
殺官吏甚衆進圍廣州五十七日不克解去繇清遠濟
江擁婦女作樂行過張忠戰于白田忠死之去攻賀州
不克夜害將佾于太平場九月庚申破昭州害王正倫

等于館門十月破賓州復據邕州大將陳曙擊之敗績
宣撫使狄青斬曙以徇未幾智高爲青所敗焚城遁入
大理事具青傳智高起幾一年暴踐一方如行無人之
境吏民不勝其毒朝廷爲下赦令優除復百姓始得更
生先是謠言農家種羅家收至是如其謠智高母有計
謀攻陷城邑多用其策僭號皇太后性慘毒嗜小兒肉
每食必殺小兒智高既敗入保特磨依儂夏卿收殘衆
三千餘人習騎戰復欲入寇至和初余靖督兵入特磨
掩襲之獲其母及智高弟智光子繼宗繼封檻至京師
衆欲殺蓋以誘智高或傳智高死乃悉棄市既而西川

儂智高未死然智高卒不出存亡莫可知儂氏又有
宗旦者知雷火洞稍桀黠嘉祐中嘗入寇後内屬父之
知順安州而儂夏卿儂平儂亮亦自持磨來歸皆其族
也治平中宗旦棄其州内徙命為右千牛衛將軍廣源
又為劉紀所據熙寧末王師下廣源得紀以州為順州
元豐初還之語見交阯傳
有甲峒蠻者姓甲氏役屬交阯與李公蘊世為婚姻最
為邊患蘇茂州蠻亦近邕州至和嘉祐中皆嘗擾邊
黎峒唐故瓊管之地在大海南其地有黎母山黎人居
焉舊說五嶺之南人雜夷獠朱崖環海豪富兼并役屬

貧弱婦人服緦緶績木皮為布陶土為釜器用瓠瓢人
飲石汁又有椒酒以安石榴花著甕中即成酒俗呼山
嶺為黎黎居其間者號曰黎人其服屬州縣者為熟黎其
居山峒無征徭者為生黎時出與郡人互市至和以來
亦時犯邊乾道九年樂昌縣黎賊劫省民焚縣治為亂
黎人王日存王承福陳顏招降之瓊管安撫司上其功
得借補承節郎淳熙元年詔王日存子孫許襲職初三
十六峒都統領王氏居化外世立邊功受封爵高宗朝
瓊山民許益為亂王母黃氏撫諭諸峒無敢從亂者以
功封宜人後黃氏年老無子請以其女襲封孝宗詔從
之十二年樂會縣白沙峒黎人王邦佐等率眾為旅殺
掠官軍保義郎陳升之撫降其眾俘獲林智福等十六
年詔以大寧砦黃弼補承信郎彈壓本界黎峒瓊管司
言弼沉鷙有謀為遠近推服故用之弼宜人黃氏姪也
嘉定中詔王宜人女吳氏襲封統領諸峒
環州蠻區氏州隸宜州羈縻領思恩都亭二縣有區希
範者思恩人也狡黠頗知書嘗舉進士試禮部後與其
叔正辭應募從官軍討安化州叛蠻既而希範擊登聞
鼓求錄用仁宗下其事宜州而知州馮伸已言其妄編
管全州正辭亦嘗自言功不報二人皆觖望希範後輒

遁歸與正辭率其族人及白崖山酋蒙趕荔波峒蠻謀
為亂將殺伸已且曰若得廣西一方當建為大唐國乃
擇日殺牛建壇場祭天神推蒙趕為帝正辭為奉天開
基建國桂王希範為神武定國令公桂州牧又以區丕
績為宰相餘皆偽立名號補置四十餘人慶曆四年正
月率眾五百破環州以環州為武城軍又破帶溪砦下
鎮寧州及普義砦有眾一千五百宜州捉賊李德用擊
卻之明年轉運使杜杞大引兵至環州誘趕等出降給
與盟置曼陀羅花酒中飲者皆昏醉擒之後數日又得
希範臨以賜諸蠻續其五藏為圖傳於世餘黨悉平

西南諸夷漢牂牁郡地唐置費珍莊琰播郎牂牁牂夷等州其地北距充州百五十里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距交州千五百里西距昆明九百里無城郭散居村落土熱多霖雨稻粟皆再熟無徭役隋大業末首領謝龍羽據其地勝兵數萬人唐末王建據西川由是不通中國後唐天成二年牂牁清州刺史宋朝化等來朝其後孟知祥據西川復不通朝貢乾德三年平孟昶五年知西南夷南寧州蕃落使龍彥瑫等遂來貢詔授彥瑫歸德將軍南寧州刺史蕃落使開寶四年彥瑫卒子漢瑭嗣詔襲父職太平興國五年夷王龍瓊琚遣子弁諸

州蠻七百四十四人以方物名馬來貢六年保州刺史董奇死以其子紹重繼之雍熙二年夷王龍漢璿自稱權南寧州事兼蕃落使遣牂牁諸州酋長來獻方物名馬弁上蜀孟氏所給符印授漢璿歸德將軍南寧州刺史其後夷王龍漢興龍漢曉相繼遣使貢方物授漢曉寧遠大將軍封歸化王景德四年西南蠻羅甕井都指揮使顏士龍等來貢士龍種落遐阻未嘗來朝今始至詔館餼賜予如高溪州大中祥符五年黎洞夷人互相殺害巡檢使發兵掩捕上聞而切責之曰蠻夷相攻許邊吏和斷安可擅發兵甲或致擾動 即令有司更選可

任者代之是年晏州多剛縣夷人斗望等劫淯井監殺駐泊借職平言大掠資畜知瀘州江安縣奉職文信領兵趨之遇害民皆驚擾走保戎州轉運使寇瑊上言斗望等屢爲寇鈔恃寬赦不悛悪今請發嘉眉屯兵捕剪以震懼之六年九月詔王懷信爲嘉眉戎瀘等州水陸都巡檢使康訓符承訓爲都同巡檢使及發虎翼神虎等兵三千餘人令懷信與瑊商度進討瑊乃分兵合擊連破之七年正月又大敗之夷人震讋詣軍首服因殺三牲盟誓辭甚懇苦即犒以牢酒感悅而去嘉祐中鵝州亦遣人貢馬有董氏世知保州曰仲元者襲是州二

十餘年矣至是益州鈐轄司表其善拊蠻夷命爲本州刺史鵝州保州皆西南邊地也又有夷在瀘州部亦西南邊地所部十州曰鞏曰定曰高曰奉曰淯曰宋曰納曰晏曰投附曰長寧皆夷人居之依山險善寇掠淯井監者在夷地中朝廷置吏領之以拊御夷衆或不得人往往生事皇祐中知益州田況奏夷衆連年爲亂繇主者非其人請令轉運鈐轄司舉官爲知監監押代還日特遷一資從之瀘州部舊領姚州廢已久有烏蠻王子得蓋者來居其地部族最盛數遣人詣官自言願得州名以長夷落嘉祐中因賜號姚州鑄印予之夔州路又

敘瀘南二州夷頗盛彊皇祐初詔自今歲遣使存問雅州西山野川路蠻者亦西南夷別種有部落四十六唐以來皆爲羈縻州太平興國初首領馬令膜等來貢乃上唐朝勅書告身凡七通咸賜冠帶其首領授以官

黎州諸蠻凡十二種曰山後兩林蠻曰邛部川蠻曰風琶蠻曰保塞蠻曰三王蠻亦曰部落蠻曰西箐蠻曰淨浪蠻曰白蠻曰烏蒙蠻曰阿宗蠻凡風琶兩林邛部皆謂之東蠻其餘小蠻各分隸焉夷俗尚鬼謂主祭者鬼主故其酋長號都鬼主開寶以後諸蠻遣使來貢其酋及使咸授以官邛部於諸蠻中最驕悍狡譎招集蕃漢

亡命侵攘他種閉其道以專利曰大雲南蠻曰小雲南蠻即唐南詔今名大理國自有傳部落蠻有劉楊郝三姓孝宗時五部落蠻貢馬三百疋求內附詔許通互市却所貢後吐蕃青羌首領奴兒結等爲邊害十餘年制置使留正以計禽殺之盡殲其黨趙汝愚代爲制置使奴兒結弟三開復叛汝愚懸重賞以間羣蠻三開不能孤立以憂死汝愚以定青羌功加秩云

敘州三路蠻西北曰董蠻正西曰石門部東南曰南廣蠻董蠻在馬湖江右夾侯國也其酋董氏南廣蠻在敘州慶符縣大觀三年有夷酋羅永順楊光榮李世恭等各以地內屬詔建滋純祥三州後皆廢石門蕃部與臨洮土羌接唐與播等十二州之地其人精悍善戰鬬自馬湖南廣諸族皆畏之蓋古浪稽魯望諸部也

威州保霸蠻者唐保霸二州也天寶中所置後陷沒酋董氏世有其地與威州相錯因羈縻焉嘉祐熙寧中常請朝命政和初知成都龐恭孫建言開拓置官吏迺以保州地爲祺州霸州地爲亨州授其酋刺史團練使

茂州諸部落蓋塗靜當直時飛宕恭等九州蠻也自推一人爲州將治其衆常詣茂州受約束茂州居羣蠻之中地不過數十里宋初無城隍惟植鹿角自固蠻乘夜

擾入寇民甚苦之熙寧八年城茂州蠻以爲侵其地率衆奄至知州范百常擊走之既而合羣蠻復至相距七十日詔遣王中正將陝西兵來援入恭州宕州誅殺頗衆蠻遂降政和五年有直州將郅永壽陽延俊董承有等各以地內屬詔以永壽地建壽寧軍延俊承有地置延寧軍然與亨祺二州皆非拓境之所未幾皆廢

渝州蠻者古板楯七姓蠻唐南平獠也治平中熟夷李光吉梁秀等三族據其地各有衆數千家間以威勢脅誘漢戶有不從者屠之沒入土田官軍追捕輒遁去習以爲常密賂黠民覘守令動靜稍築城堡繕器甲擾邊

檄之熙寧三年轉運使孫固判官張詵使兵馬使馬儀
弁簡杜安行圖之以禍福開諭因進兵復賓化砦平蕩
三族以其地賦民凡得租三萬五千石以賓化砦爲隆
化縣隸涪州建榮懿扶歡兩砦其外銅佛壩者隸渝州
南川縣地皆膏腴自光吉等平他部族據有之朝廷因
補其土人王才進充巡檢委之控扼才進死部族無所
統數出盜邊朝廷命熊本討平之建爲南平軍以渝州
南川涪州隆化隸焉大觀二年木攀首領趙泰播州夷
族楊光榮各以地內屬詔建溱播二州後皆廢
黔州涪州徼外有西南夷部漢牂牁郡唐南寧州牂牁

昆明東謝南謝西趙充州諸蠻也宋初以來有龍蕃方
蕃張蕃石蕃羅蕃者號五姓蕃皆常奉職貢受爵命熙
寧之後諸族繼來龍蕃衆至四百人往返萬里神宗憫
其勤詔五姓蕃五歲聽一貢人有定數無輒增及別立
首領以息公私之擾命宋敏求編次諸國貢奉錄客省
四方館撰儀皆著爲式元豐中張蕃乞添貢奉人至三
百詔不許故事蠻夷入貢雖交阯于闐之屬皆御前殿
見之獨此諸蕃見於後殿蓋卑之也諸蕃部族數十獨
五姓最著程氏韋氏比附五姓號西南七蕃云
施州蠻者夔路徼外熟夷蓋唐彭水蠻也咸平中施蠻
嘗入寇詔以鹽與之且許其以粟轉易蠻大悅自是不
爲邊患後因饑又以金銀倍實直質于官易粟官不能
禁熙寧六年詔施州蠻以金銀質米者估實直如七年
不贖則變易之著爲令熊本經制淯井事蠻酋田現等
內附施黔比近蠻子弟精悍戰鬬驕捷朝廷皆團結爲
忠義勝軍其後瀘州淯井石泉蠻叛皆獲其用
高州蠻故夜郎也宋初其酋田仙以地內附賜名珍州
拜爲刺史仙以郡多火災請易今名大觀二年有駱解
下上族納土復以珍州名云
瀘州西南徼外古羌夷之地被邊十餘郡綿亘數千里

剛夷惡獠殆十萬計自治平之末訖于靖康大抵皆通
互市奉職貢亦時有剽掠淯水夷者羈縻十州五團蠻
也雜種夷獠散居溪谷中慶曆初瀘州言管下溪峒十
州有唐及本朝所賜州額今烏蠻王子得蓋居其地旁
有舊姚州廢已久得蓋願得州名以長夷落詔復建姚
州以得蓋爲刺史得蓋死其子竊號羅氏鬼主鬼主死
子僕射襲其號浸弱不能令諸族烏蠻有二酋領曰晏
子曰斧望箇恕晏子所居直長寧寧遠以南斧望箇恕
所居直納溪江安以東皆僕夜諸部也二酋浸強大擅
劫晏州山外六姓及納溪二十四姓生夷夷弱小皆相

[illegible]其實熙寧七年六姓夷自脊弁謀入寇命熊本經
制之景思立戰沒本將蜀兵募土丁及夷界黔州弩手
以毒矢射賊賊驚潰於是山前後長寧等十郡八姓及
武都夷皆內附提點刑獄范百祿作文誓之立石武寧
砦熊本言二酋桀黠不羈縻之則諸蠻未易服遂遣人
說誘招納於是晏子斧望箇恕及僕夜皆願入貢受王
命晏子未及命而死乃以箇恕知歸來州僕夜知姚州
以箇恕之子乞弟晏子之子沙取祿路並為把截將西
南夷部巡檢十年羅苟夷犯納溪砦提點刑獄穆珦請
加誅乃詔涇原副總管韓存寶擊之存寶召乞弟等持

角討蕩五十六村十三囤蠻乞降願納士承賦租乃詔
罷兵元豐元年乞弟率晏州夷合步騎六千至江安城
下責平羅苟之賞數日乃引去知瀘州喬敘要欲與盟
癸以乞弟襲歸來州刺史乞弟不肯出拜敕遣就賜之
亦不見第令小蠻取敕以去喬敘因沙取祿路以賄招
乞弟乃肯來三年盟于納溪蠻以為畏已益悖慢盟五
日遂以衆圍羅箇牟族羅箇牟熊本所團結熟夷也王
宣往救之宣與一軍皆沒事遂張騏召存寶授方略統
三將兵萬八千趨東川存寶怯懦不敢進乞弟送款紿
降存寶信之遂休兵于綿梓遂資間四年詔以[illegible]制
總管林廣代存寶按寶逗撓誅之林廣與南平熟夷相
先襲同力討賊乞弟恐復送款帝以其前後反覆無眞
降意督廣進師廣遂破樂攻城至斗蒲村斬首二千五
百級次落婆乞弟乃納降廣盛陳兵以受之對語良久
乞弟疑有變引衆遁廣帥兵深入會大雨雪浹旬始次
老人山山形劍立度黑崖至鴉飛不到山五年正月次
歸來州天大寒然桂為薪軍士皆凍墮指留四日求乞
弟不可得有密詔如已破其巢穴雖未得乞弟亦聽班
師軍中皆呼萬歲乃以衆還捷書聞赦梓州路以歸來
州地賜羅氏鬼主乞弟既失土窮甚往來諸蠻間無所

依帝猶欲招來之會其死於是羅始党斗然斗更等諸
酋請依十九姓團結新收生界八姓兩江夷族請依土
姓團結皆為義軍從之自是瀘夷震慴不復為邊患淺
取祿路死子黨弊承襲政和五年晏州夷卜漏叛招討
使趙遹討平之事見趙遹傳

宋史新編卷二百終

頌

文奎聚宿開祚精華沴消五季瀕亟一家十有六主
德寡愆尤奔亡海島講筵弗休家傳內法而過漢唐
矧乎理學兩代炙當如山如河君子多福旣而道衰
舟淪霜木汴京汗牘富視石渠三朝兩朝四朝有書
元豐付誰會氏椽筆洪際淳熙九朝合一南渡長編
王紀亦盡得失非眞史奚以信勝國儒臣歐揭其選
輯宋全編四百餘卷遙輦狄裔聲迹扶餘傳禪可汗
遼斥其墟審吉造邦肅愼徼外侵宋并遼完顏用大

凡歷二百相望僭吞豈惟降㙈溢我中原史流法苑
正統無歸華夷有界大分已微
明興以來幾開史局纂要爰脩綱目載續達理制事古
難其人紛出諸手組麗摩均文安著論文莊提綱吁
哉前美承者未遑狀元家世太守名郎領鑒玄達適
世翔翔入奉
清問一口起曹十有一閏韞玉林阜不目除目何損道
心亟騰薦剡孰過德音九冬有隙三餘暇時尺陰尺
璧念茲在茲代樹萱蘇汎遊藝圃分漏分更心苦擬
若少治春秋微言隱故喟歎史經治世全務權衡一
字殺亂折平公穀可濟左氏可與六經而下遷史堪
尤又欵司馬善學春秋考要之作功多於遷宋材命
世其然又然次弟帮史隨世曲常研求宋簡未悉三
長當勝國初於宋為近詞彥之宗凡抱碩蘊時政聖
政寶典訓曲傅考旁搜可徵著説策書大體焉支焉
離或失則戾或失則遺能讀丘索自許史才論世兩
宋昭往詔來首之以紀遡自系原兼錄制令以備王
言次之以志彙附門分最詳象諱測應具存表專宰
輔觀世汙隆宗室別述系在其中列傳之目重道崇
儒叛人徽利罔逃顯誅遼金國事收而夷之書名書

字西夏同詞春秋之旨馬遷之文纂敘鴻業冊府餘
芬漢臣三篋梁相五車羽陵嵩嶽綠字無涯新編之
作因舊功崇趙家通典天地與終
歲舍壬子春分日葭蒼洲人鄭應旂謹書于寄寄窩

宋史新編附錄終

宋史新編後序

宋史新編者吾友柯奇純氏之所著也編成秦泉黄公既序於首矣乃授簡屬余敘諸後余惟史之難久矣非網羅千古兼備三長不足以綜覈前聞獨起往乘非窮居隱約謝絕世紛不足以專情探索一意編摩故古今稱司馬遷有良史才而史記一書乃於幽憤中得之柯子思遠而志弘識高而才敏少承學士竹巖公家學之傳妙年登第與父兄師友互相刮磨多其所自得者筮仕南司徒郎即乞疾引歸林臥三十餘年杜門卻書浮囂旂利而所學益大以肆讀宋史慨其義例欠精編次失當而宋遼金三史並列尤失春秋之義乃覃思發憤遠紹博稽釐覆訂謬舉偏補漏凡二十餘寒暑始克成編斯其志亦勤矣首本紀而次志表先道學而後循吏爲得其敘略細務而挈宏綱刊繁誤而存典實爲得其要論讚之詞直而不刻辯而不浮爲得其體其最大者尊宋之統附遼金爲外國傳尤爲得義例之精於是數百年之書一旦釐正視元人所修何啻千百其有功於史大矣向使柯子身不隱窮不久雖勳烈當有可觀必不能潛心大業卓見旁通以成玆典以此視彼其所得孰多

耶載攷宋之立國以揖遜開基以忠厚傳世以恩禮待士夫以至誠待夷狄宋臣謂其超越古今語非夸也惟是兵力稍弱國勢寖衰然雖南渡偏安而紀綱尚在至於厓山播遷綴旒已絕而忠藎之臣伏節死義猶斌斌相望論者以爲祖宗三百年禮士之報觀遼金夷俗德義不修攻敓是逞者邈庭遠矣是編尊宋統而附遼金豈非古人一斷案也哉昔朱子作綱目取法春秋黜吳魏而帝昭烈君子謂正統以明柯子蓋治春秋而有得於綱目者余不佞職史多年深慚載筆覽公之編而有感焉謹列其大都以告後之讀是史者

嘉靖三十六年歲次丁巳夏五月

賜進士出身南京禮部右侍郎前翰林院侍講學士掌院事　春宮諭德同脩
國史會典同邑礪峰康大和撰

宋史新編後序終

宋史新編二百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柯維騏撰維騏字奇純莆田人嘉靖癸未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未任事而歸事迹具明史文苑傳史稱其家居三十載乃成是書沈德符敝帚軒剩語稱其作是書時至於發憤自宮以專思慮可謂精勤之至凡成本紀十四卷志四十卷表四卷列傳一百四十二卷糾謬補遺亦頗有所考訂然托克托等作宋史其最無理者莫過於道學儒林之分傳其最有理者莫過於本紀終瀛國公而不錄二王及遼金兩朝各自爲史而不用島夷索虜互相附錄之例蓋古之聖賢亦不過儒者而已無所謂道學者也如以爲儒者有悖於道則悖道之人何必爲之立傳如以爲儒者雖不悖道而儒之名不足以盡道則孔子之詔子夏其訓示以取法乎下耶妄生分別徒滋門戶且太平御覽五百十卷中嘗引道學傳二條一爲樂鉅一爲孔總乃淸淨棲逸之士襲其舊目亦屬未安此必宜改者也而維騏仍之至於元破臨安宋統已絕二王崎嶇海島建號於斷檣壞櫓之間偷息於魚鼈黿鼉之窟此而以帝統歸之則淳維遠遁以後武庚搆亂之初彼獨非夏商嫡冢神明之胄乎何以三代以來序正統者不及也他如遼起滑鹽金興肅愼並受天明命跨有中原必仍元經帝魏盡黜南朝固屬一偏若夫南北分史則李延壽之例雖朱子生於南宋其作通鑑綱目亦沿其舊執未以爲非元人三史並修誠定論也而維騏强援蜀漢增以景炎祥興又以遼金二朝置之外國與西夏高麗同列又豈公論乎大綱之謬如是則區區補苴之功其亦不足道也已